#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三二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35-3
9 787533 305352 >

3B82/06

#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三二

（大陸版　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印刷廠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6.375 印張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35－3

Z・37　史部定價：87600 圓

# 史部第三二册目次

## 史部·別史類

刪補晉書一百三十卷（二）　〔唐〕房玄齡等撰　〔明〕蔣之翹刪補並輯評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崇禎十二年蔣氏家塾刻本……一
閲史約書五卷　〔明〕王光魯撰　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明崇禎刻本……七四一

# 删補晉書一百三十卷（二）

〔唐〕房玄齡等撰

〔明〕蔣之翹删補並輯評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崇禎十二年蔣氏家塾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晉書别本一百三十卷》提要

---



竟陵鍾惺原評　檇李蔣之翹刪定　太倉張采叅挍

## 王渾　子濟

蔣云王渾傳補救似無奇致及述子濟處又不過雜摭世說成文今稍汰之

太原詠　蔣云瑯琊王戎父亦名渾

王渾字玄沖太原晉陽人也父昶魏司空渾沉雅有器量襲父爵京陵侯咸熙中為越騎校尉武帝受禪以東中郎將累遷安東將軍



蔣云敘渾伐吳所在皆克事歷歷如指掌此渾洽所以與王濬爭者故不得不詳細備述耳

都督揚州諸軍事鎮壽春吳人大佃皖城圖為邊害渾遣揚州刺史應綽督淮南諸軍攻破之并破諸別屯焚其積穀百八十餘萬斛稻苗四千餘頃船六百餘艘渾遂陳兵東疆視其地形險易歷觀敵城察攻取之勢及大舉伐吳渾率師出橫江遣參將陳愼都尉張喬攻尋陽瀨鄉又擊吳牙門將孔忠皆破之獲吳將周興等五人又遣殄吳護軍李純據高望城討吳將俞恭破之多所斬獲吳厲武

將軍陳代、平虜將軍朱明、懼而來降、吳丞相張悌、大將軍孫震等、率衆數萬、指城陽、渾遣司馬孫疇、揚州刺史周浚、擊破之、臨陣斬二將、及首虜七千八百級、吳人大震、孫皓司徒何植、建威將軍孫晏、送印節詣渾降、既而王濬破石頭、降孫皓、威名益振、明日渾始濟江、登建鄴宮、釃酒高會、自以先據江上、破皓中軍、案甲不進、致在王濬之後、意甚愧恨、有不平之色、頻奏濬罪狀、時人譏之、帝下詔曰、渾



督率所統、遂逼秣陵、令賊孫皓、救死自衞、不得分兵上赴、以成西軍之功、又摧大敵、獲張悌、使皓塗窮勢盡、面縛乞降、遂平定秣陵、功勳茂著、其增封八千戶、進爵爲公、轉征東大將軍、復鎭壽陽、渾不尚刑名、處斷明允、時吳人新附、頗懷畏懼、渾撫循羈旅、虛懷綏納、座無空席、門不停賓、於是江東之士、莫不悅附焉、徵拜尚書左僕射加散騎常侍、會朝臣立議齊王攸當之藩、渾上書諫曰、昔周氏建國

大封諸姬、以藩帝室、至於公旦、武王之弟、左右王事、輔濟大業、明至親義著、不可遠朝故也、是故周公得以聖德光弼幼主、忠誠著於金縢、光述文武仁聖之德、攸於大晉、姬旦之親也、宜贊皇朝、與聞政事、實爲陛下腹心不貳之臣、且攸爲人、修潔義信、志存忠貞、今陛下出攸之國、假以都督虛號、而無典戎幹方之實、實虧友于欵篤之義、懼非陛下追述先帝文明太后待攸之宿意也、若以攸望重於



事、宜出者、今以汝南王亮代攸、亮宣皇帝子、文皇帝弟、伷駿各處方任、有內外之資、論以後慮、亦不爲輕、攸今之國、適足長異同之論、以損仁慈之美耳、而令天下窺陛下有不崇親親之情、臣竊爲陛下不取也、若以妃后外親、任以朝政、則有王氏傾漢之權、呂產專朝之禍、若以同姓至親、則有吳楚七國逆亂之殃、歷觀古今、苟事輕重所在、無不爲害也、唯當任正道而求忠良、若以智計猜物、雖親見

瑋若得渾之自爲則晉與也觀成敗關係亦仍然北人

疑、至於疎遠者、亦何能自保乎、人懷危懼、非
爲安之理、此最有國有家者之深忌也、愚以
爲太子太保攸、宜留攸居之、與太尉汝南王
亮、衛將軍楊珧、共爲保傅、幹理朝事、三人齊
位、足相持正、進有輔納廣義之益、退無偏重
相傾之勢。令陛下有篤親親之恩、使攸蒙仁
覆之惠。此事之盡善者也。帝不納。太熙初遷
司徒。惠帝即位加侍中、又京陵置士官如雎
陵。及楚王瑋亂、將害汝南王亮也、公孫宏說



瑋曰、昔宣帝廢曹爽、引太尉蔣濟參乘、以增
威重、大王今舉非常事、宜得宿望、鎮厭衆心、
司徒王渾、宿有威名、爲三軍所信服、可請同
乘、使物情可憑也、瑋從之、渾辭疾歸第、以家
兵千餘人、閉門距瑋、瑋不敢逼、俄而瑋以矯
詔伏誅、渾乃率兵赴宮、尋錄尚書事、前渾所
歷職、皆以能稱、及居台輔、聲望日減、故事無
可進、卒謚曰元、子濟嗣

濟字武子、少有逸才、風姿英爽、好騎射、勇力
絕人、善易及莊老、文詞秀茂、與和嶠裴楷齊
名、尚常山公主、年二十起家拜中書郎、以母
憂去官、起爲驍騎將軍、累遷侍中、與侍中孔
恂、王恂、楊濟同列、爲一時秀彥、武帝常會公
卿藩牧於式乾殿、顧濟恂曰、朕左右可謂恂
恂濟濟矣、每侍見、未嘗不諮論人物、及萬機
得失、濟善於清言、修飾辭令、諷議將順、朝臣
莫能尚焉、帝益親貴之、仕進雖速、論者不以
主婿之故、咸謂才能致之、然外雖弘雅、而內



多忌刻、好以言傷物、皆以其父之故、每排王
濟、時議譏焉、齊王攸當之藩、濟既陳請、又累
使公主與甄德妻長廣公主、俱入、稽顙泣、請
帝留攸、帝怒謂侍中王戎曰、兄弟至親、今出
齊王、自是朕家事、而甄德王濟、連遣婦來生
哭人、以忤旨左遷國子祭酒、數年入爲侍中
時渾爲僕射、主者處事或不當、濟明法繩之、
濟從兄佑素與濟不協、因毀濟不能容其父、
帝由是疎濟、出爲河南尹、未拜、坐鞭王官吏

劉云以此為快其驕無怖亦意也要乃君失馭之

蔣云此王下所未知作世說作以人乳飲㹠更奇

陳云濟不容其父面訴其君眞諍子也

鍾云太白詩驢鳴不肯似憐惜

免官。濟性豪侈，時移第北芒山下。洛京地甚貴，濟欲買地為馬埒，編錢滿之，時人謂為金溝。王愷以帝舅奢豪，有牛名八百里駮，常瑩其蹄角。濟請以錢千萬與牛對射而賭之，（孫云也公又殺乃成工有快小爭[illegible]與賭斯）愷亦自恃其能，令濟先射，一發破的，因據胡牀叱左右速探牛心來，須臾炙至，一臠便去。帝嘗幸其宅，濟供饌，悉貯琉璃器中，蒸肫甚美，帝問其故，答曰，以人乳蒸之。帝色甚不平，食未畢而去。帝嘗謂和嶠曰，我將罵濟而後官



之，何如。嶠曰，濟俊爽，恐不可屈。帝因召濟切讓之，既而曰，知愧不。濟答曰，尺布斗粟之謠，常為陛下恥之。他人能令親疏，臣不能使親親，（蔣云世說上句作疎親下句作親疎乃為允愜）以此愧陛下耳。帝默然。尋使白衣領太僕。先渾卒，追贈驃騎將軍。及葬，時賢無不畢至。孫楚雅敬濟而後來，哭之悲，賓客莫不垂涕。哭畢，曰，卿常好我作驢鳴，（劉云王仲宣好驢鳴魏文帝會葬作驢鳴以送之人之好尚乃爾）我為卿作之。體似聲真，賓客皆笑。楚顧曰，諸君不死而令王濟死乎。濟善解馬性，嘗乘一馬，著連乾鄣泥，

陳說句本此

前有水，終不肯渡。濟云，此必是惜鄣泥。使人解去，便渡。故杜預謂濟有馬癖云。初濟尚主，主兩目失明，而妒尤甚，終無子，有庶子二人。卓嗣拜給事中，次聿襲公主封敏陽侯。

## 王濬

鍾云濬兩上書自理詞旨甚順而氣皆不平雖不能有以奪之然終非人主所心善者此賞之所以不酬其功也渾濬爭功帝嘗遣劉頌校其事頌以渾為上功濬為中功帝以頌失評左遷其官由此觀之帝未嘗不直濬濬自不善處耳晉責之以不受節度是陳湯矯制之說猶為有體王責之以取吳寶物與漢之以貪罪湯何異正使有之不足以掩其功況濬本無此乎濬後一書尤工益所以加之者其詞愈枉則所以自辨者其詞愈直將將之難如此



王濬字士治，弘農湖人也。家世二千石。濬博涉墳典，美姿貌，不修名行，不為鄉曲所稱。晚乃變節，疏通亮達，恢廓有大志。嘗起宅，開門路廣數十步，曰，吾欲使容長戟幡旗。眾咸笑之，濬曰，陳勝有言，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州郡辟河東從事。守令有不廉潔者，

鍾云濟其所欲四字是千古馭英雄法然惟英雄始可馭之否則徒僨乃事耳

輒自引去。刺史燕國徐邈有女才淑、自擇婿。邈乃大會佐吏、令女於內觀之、女指濬告母、遂妻之。後參征南軍事、羊祜深知待之。祜兄子暨白祜、濬奢侈不節、不可專任。祜曰、濬有大才、將以濟其所欲、必可用也。轉車騎從事中郎、識者謂祜可謂能舉善焉。除巴郡太守。郡邊吳、兵士苦役、生男多不養。濬乃嚴其科條、寬其徭課。其產育者皆與休復。所全活者數千人。轉廣漢太守、垂惠布政、百姓賴之。濬

晉書　卷四十二　傳

嘗夜夢懸三刀於臥屋梁上、須臾又益一刀、意甚惡之、主簿李毅再拜賀曰、三刀為州、又益一者、明府其臨益州乎、及賊張弘殺益州刺史皇甫晏、果遷濬為益州刺史、濬發兵擊弘、斬之、以勳封關內侯、懷輯殊俗、明立威信、蠻夷來歸、徵拜右衛將軍、除大司農、時帝與羊祜陰謀伐吳、祜以為伐吳宜藉上流之勢、乃密表留濬、復為益州刺史、使治水軍、尋以謠言、拜龍驤將軍、監益梁諸軍事、事在羊祜傳

孫云兵貴奇而此不然知孫皓失衆益所以降吳人心耳

譚云此知何殊手聚散符一般父勉其子其勉其夫何事不濟

於是詔濬罷屯田軍、大作舟艦、濬乃作大船連舫、方百二十步、受二千餘人、以木為城、起樓櫓、開四出門、其上皆得馳馬來往、又畫鷁首怪獸於船首、以懼江神、舟楫之盛、自古未有、時濬作船、木柿蔽江而下、（柿芳廢反、說文、削木札樸也）吳建平太守吾彥取流柿以呈孫皓曰、晉必有攻吳之計。宜增建平兵、建平不下。終不敢渡。皓不從、時朝議咸諫伐吳、濬乃上疏曰、臣數參訪吳楚同異、孫皓荒淫凶逆、荊揚賢愚、

晉書　卷四十二　傳

莫不嗟怨、且觀時運、宜速征伐、若今不伐。天（鍾云與羊祜同見）變難預。令皓卒死。更立賢主。文武各得其所。則強敵也。臣作船七年。日有朽敗。又臣年已七十。死亡無日。三者一乖。則難圖也。誠願陛下無失事機。帝深納焉、乃詔大舉伐吳、分命諸方節度、濬於是統兵、先在巴郡之所全育者、皆已堪役、其父母戒之曰、王府君生爾、爾必勉之、無愛死也、太康元年正月、濬發自成都、率巴東監軍廣武將軍唐彬、攻吳丹陽、克

陳云鐵鎖沉江吾彥之策亦妙未可以成敗論也

之、擒其丹陽監盛紀、吳人於江險磧要害之處、竝以鐵鎖橫截之、又作鐵錐長丈餘、暗置江中、以逆距船、先是羊祜獲吳閒諜、具知情狀、濬乃作大筏數十、亦方百餘步、縛草爲人、被甲持仗、令善水者以筏先行、筏遇鐵錐、錐輒著筏去、又作火炬、長十餘丈、大數十圍、灌以麻油、在船前、遇鎖、然炬燒之、須臾融液斷絕、於是船無所礙、二月庚申、克吳西陵、獲其鎮南將軍留憲、征南將軍成據、宜都太守虞



忠、壬戌、克荊門夷道二城、獲監軍陸晏、乙丑、克樂鄉、獲水軍督陸景、平西將軍施洪等來降、乙亥、詔進濬爲平東將軍、假節、都督益梁諸軍事、濬自發蜀、兵不血刃、攻無堅城、順流長趨建鄴、皓遣遊擊將軍張象率舟軍萬人禦之、象軍望旗而降、濬旌旗器甲、屬天滿江、威勢甚盛、吳人大懼、用光祿勳薛瑩、中書令胡沖計、乞降、遣太常張夔等奉所佩璽綬、委質請命、壬寅、濬入石頭、皓乃素車白馬、肉袒

面縛、銜璧牽羊、大夫衰服、士舁櫬、率其僞太子瑾、瑾弟魯王虔等二十一人、造于壘門、濬躬解其縛、受璧焚櫬、送于京師、收其圖籍、封其府庫、軍無私焉、帝遣使者犒濬軍、初詔書使濬下建平、受杜預節度、至秣陵、受王渾節度、預至江陵、謂諸將帥曰、若濬得下建平、則順流長驅、威名已著、不宜令受制於我、若不能克、則無緣得施節度、濬至西陵、預與之書曰、足下既摧其西藩、便當徑取秣陵、討累世



之逋寇。釋吳人於塗炭、自江入淮、逾于泗汴、泝河而上。振旅還都、亦曠世一事也。濬大悅、表呈預書、雖云以一人而受兩人節度庸人不能甘況濬乎觀杜元凱於此先衆處分妙有伸縮而形迹不露蓋爭競於事後所振已多調停於事前所全甚大預手江陵與諸將語杜渾之情形所透王西陵所與濬書進止機宜實不出此不偶謙避而已明辟事權而睛投方界自處地步甚高濬盛受預節度而不知矣學問人當撫妙用夫豈渾之所及觀濬得預書大悅則其不平於渾可知然渾亦終不能節度濬而發讒德部之稱乃知君臣朋友之閒處之不盡其道非皆不學之過也若唐李愬入蔡州致吳元濟櫜鞬而迎裴度度避之愬曰使蔡人知朝廷之尊度卒受其禮若二子者一將一相皆學問中

徵云士治懸師征西之禍故立功之後每況曲防乃其中懇詞理明世足以折服人言

陸稼天云二表藉教皆緣西漢風氣猶未泯派

體國人臣匡形迹體貌不足言也及濬升師過三山王渾遣信要濬過論事濬舉帆直指報曰風利不得泊也王渾久破皓中軍斬張悌等頓兵不敢進而濬乘勝納降渾恥且忿乃表濬違詔不受節度誣罪狀之有司遂按濬檻車徵帝弗許詔讓濬以不從渾命而於事終恃功肆意朕將何以令天下濬上書自理曰臣前被庚戌詔書曰軍人乘勝猛氣益壯便當順流長騖直造秣陵臣被詔之日卽便東下又前被



詔書云太尉賈充總統諸方自鎮東大將軍伷及渾濬彬等皆受充節度無令臣別受渾節度之文臣自達巴丘所向風靡知孫皓窮蹙勢無所至十四日至牛渚去秣陵二百里宿設部分為攻取節度前至三山見渾在北岸遣書與臣可暫來過共有所議亦不語臣當受節度之意臣水軍風發乘勢造賊城加宿設部分行有次第無緣得於長流之中迴船過渾令首尾斷絕須臾之間皓遣使歸命

薪云已上不作一辨論只是平平敘去此事已個瞭然可稱能品

臣卽報渾書并寫皓牋具以示渾使速來當於石頭相待軍以日中至秣陵暮乃被渾所下當受節度之符欲令臣明十六日悉將所領十六日若十五之明日故云還圍石頭備皓越逸又索蜀兵及鎮南諸軍人名定見謂見在行軍人數臣以爲皓已來首都亭無緣共合空圍又兵人定見不可倉卒皆非當今之急不可承用中詔謂臣忽棄明制專擅自由伏讀嚴詔驚怖悚慄不知軀命當所投厝豈惟老臣獨懷戰灼



三軍上下咸盡喪氣臣受國恩任重事大常恐託付不效孤負聖朝故投身死地轉戰萬里被蒙寬恕之恩得從臨履之宜是以憑賴威靈幸而能濟皆是陛下神策廟算臣承指授效鷹犬之用耳有何勳勞而恃功肆意寧敢昧利而違聖詔臣以十五日至秣陵而詔書以十二日起洛陽其間懸闊不相赴接則臣之罪責宜蒙察恕假令孫皓猶有螳蜋舉斧之勢而臣輕軍單入有所虧喪罪之可也

臣所統八萬餘人。乘勝席卷。皓以衆叛親離。
無復羽翼。匹夫獨立。不能庇其妻子。雀鼠貪
生。苟乞一活耳。而江北諸軍。不知其虛實。不
（按云此渾之所以敗且忿也）
早縛取。自為小誤。臣至便得。更見怨恚。並云
守賊百日。而令他人得之。言語噂𠴲。不可聽
聞。案春秋之義。大夫出疆。猶有專輒。臣雖愚
慤、以為事君之道、唯當竭節盡忠、奮不顧身、
量力受任、臨事制宜、苟利社稷、死生以之、若
其顧護嫌疑、以避咎責、此是人臣不忠之利、
實非明主社稷之福也、臣不自料、忘其鄙劣、
披布丹心、輸寫肝腦、欲竭股肱之力、加之以
忠貞、庶必掃除兇逆、清一宇宙、願令聖世與
唐虞比隆、陛下粗察臣之愚款、而識其欲自
效之誠、是以授臣以方牧之任、委臣以征討
之事、雖燕王之信樂毅、漢祖之任蕭何、無以
加焉、受恩深重、死且不報、而以頑疏、舉錯失
宜、陛下弘恩、財加切讓、惶怖怔營、無地自厝、
願陛下明臣赤心而已、渾又騰周浚書云、濬

濬云若此諸在罪文明將士治可有余理率武帝寬優少忌耳



軍得吳寶物、（欲其書使上聞）濬復表曰、被壬戌詔書
下安東將軍所上揚州刺史周浚書、謂臣諸
軍得孫皓寶物、又謂牙門將李高放火燒皓
偽宮、輒公文上尚書、具列本末、又聞渾案陷
上臣、臣受性愚忠、行事舉動、信心而前、期於
不負神明而已、秣陵之事、皆如前所表、而惡
直醜正、實繁有徒、欲構南箕、成此貝錦、公於
聖世、反白為黑、夫佞邪害國、自古而然、故無
極破楚、宰嚭滅吳、及至石顯傾亂漢朝、皆載
在典籍、為世所戒、昔樂毅伐齊、下城七十、而
卒被讒間、脫身出奔、樂羊既反、謗書盈篋、況
臣頑疏、能免讒慝之口、然所望全其首領者、
實賴陛下聖哲欽明、使浸潤之譖、不得行焉、
然臣孤根獨立。朝無黨援。久棄遐外。人道斷
絕。而結恨強宗。取怨豪族。以累卵之身。處雷
霆之衝。繭栗之質。當豺狼之路。其見吞噬。豈
抗脣齒。夫犯上干主。其罪可救。乖忤貴臣。則
禍在不測。故朱雲折檻。嬰逆鱗之怒。慶忌救

之。成帝不問。望之周堪違忤石顯。雖閻朝蹉歎。而死不旋踵。此臣之所大怖也。今渾之支黨姻族。內外皆根據磐牙。並處勢位。聞遣人在洛中。專共交構。盜言孔甘。疑惑觀聽。今曾參之不殺人。亦以明矣。然三人傳之。其母投杼。今臣之信行。未若曾參之著。而讒構沸騰。非徒三夫之對。外內扇助。爲二五之應。夫猛虎當途。麒麟恐懼。況臣脆弱。敢不悚慄。僞吳君臣。今皆生在。便可驗問。以明虛實。前僞中



郎將孔攄說。去二月武昌失守。水軍行至。皓案行石頭還。左右人皆跳刀大呼云。要當爲陛下一死戰決之。皓意大喜。謂必能然。便盡出金寶。以賜與之。小人無狀。得便持走。皓懼。乃圖降首。降使適去。左右劫奪財物。略取妻妾。放火燒宮。皓逃身竄首。恐不脫死。臣至。遣參軍主者救斷其火耳。周浚以十六日前入皓宮。臣時遣記室吏往觀書籍。浚使收縛。若有遺寶。則浚前得。不應移蹤後人。欲求苟免也。臣前在三山。得浚書云。皓散寶貨以賜將士。府庫略虛。而今復言金銀篋笥。動有萬計。疑臣軍得之。言語反覆。無復本末。臣復與軍司張牧、汝南相馮紞等。共入觀皓宮。乃無席可坐。後日又與牧等共視皓舟船。渾又先臣一日上其船。船上之物。皆渾所知見。臣之案行。皆出其後。若有寶貨。渾應得之。又臣將軍素嚴。兵人不得妄離部陣。間在秣陵。諸軍凡二十萬衆。臣軍先至。爲土地之主。百姓之心



皆歸仰臣。臣切勅所領。秋毫不犯。諸有市易皆有伍任證左。明從券契。有違犯者。凡斬十三人。皆吳人所知也。餘軍縱橫。詐稱臣軍。而臣軍類皆蜀人。幸以此自別耳。豈獨浚之將士皆夷齊。而臣諸軍悉聚盜跖邪。時有八百餘人。緣石頭城劫取布帛。臣牙門將軍馬潜即收得二十餘人。并疏其督將姓名。移以付浚。使得自科結。而寂無反報。疑皆縱遣。絕其端緒也。又聞吳人言。前張悌戰時。所殺財有

二千人、而渾濬露布言以爲計、以吳剛子爲主簿、而遣剛至洛、欲令剛增斬級之數、可具問孫皓、及其諸臣、則知其定審、若信如所聞、濬等虛詐、尚欺陛下、豈惜於臣、云臣屯聚蜀人、不時送皓、欲有反狀、又恐動吳人、言臣皆當誅殺、取其妻子、冀其作亂、得騁私忿、謀反大逆、尚以見加、其餘謗嗜、故其宜耳、渾案臣瓶罄小器、蒙國厚恩、頻繁擢敘、遂過其任、渾此言最信、內省慙懼、今年平吳、誠爲大慶、於



臣之身、更受咎累、既無孟側策馬之好、而令濟濟之朝、有讒邪之人、虧穆穆之風、損皇代之美、由臣頑疎、使致於此、拜表流汗、言不識次、濬至京都、有司奏濬表、既不列前後所被七詔月日、又赦後違詔、不受渾節度、大不敬、付廷尉科罪、詔曰、濬有征伐之勞、不足以一眚掩之、有司又奏濬赦後燒賊船百三十五艘、輒勑付廷尉禁推、詔曰勿推、拜濬輔國大將軍、領步兵校尉、舊校唯五、置此營、自濬始

郭云此事曷于平吳而反不能放月滕之清大師

也、有司又奏輔國依比未爲達官、不置司馬不給官騎、詔依征鎮給五百大車、增兵五百人、爲輔國營、給親騎百人、官騎十人、置司馬封爲襄陽縣侯、邑萬戶、封子彝楊鄉亭侯、濬自以功大、而爲渾父子及黨與所挫抑、每進見、陳其攻伐之勞、及見枉之狀、或不勝忿憤徑出不辭、帝每容恕之、益州護軍范通謂濬曰、卿功則美矣、然恨所以居美者、未盡善也卿旋旆之日、角巾私第、口不言平吳之事、若



有問者、輒曰、聖主之德、群帥之力、老夫何力之有焉、如斯、顏老之不伐、龔遂之雅對、將何以過之、藺生所以屈廉頗、王渾能無愧乎、濬曰、吾始懼鄧艾之事、畏禍及、不得無言、終不能遣諸胸中、是吾褊也、時人咸以濬功重報輕、爲之憤邑、博士秦秀等並上表訟濬之屈帝乃遷濬鎭軍大將軍、王渾詣濬、濬嚴設備衛、然後見之、居但玉食錦服、縱奢侈以自逸、其有辟引、皆蜀人、示不遺舊也、後又轉濬

撫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特進散騎常侍太康六年卒諡曰武葬栢谷山塋周四十五里子矩嗣矩弟暢散騎郎濟有二孫過江不見齒錄安西將軍桓溫鎮江陵表言之曰臣聞崇德賞功為政之所先興滅繼絕百王之所務故撫軍王濬今有二孫年出六十室如懸磬餬口江濵四節蒸嘗菜羹不給昔漢高定業求樂毅之嗣世祖旌賢建葛亮之胤夫效忠異代立功異國尚通天下之善使不泯棄況濬建元勲於當年著嘉慶於身後靈基託根於南垂皇祚中興於江左舊物克彰神器重耀豈不由伊人之功力也哉誠宜加恩垂卹追錄舊勲纂錫茅土者也表上卒不見省



## 唐彬

蔣云彬始終只佐伐吳一事故初起處便以此為論雖無大奇敍法亦縝密

唐彬字儒宗魯國鄒人也父臺泰山太守彬有經國大度而不拘行檢少便弓馬好游獵身長八尺走及奔鹿強力兼人晚乃敦悅經史尤明易理恒教授生徒數百人初為郡門下掾轉主簿刺史王沈集諸參佐盛論拒吳之策以問九郡吏彬與譙郡主簿張惲俱陳吳有可兼之勢沈善其對又使彬難言吳未可伐者而辭理皆屈還遷功曹舉孝廉州辟主簿累遷別駕彬忠肅公亮盡規匡救不顯諫以自彰又奉使詣相府計事于時僚佐有薦彬於文帝者帝以問參軍孔顥顥忌其能良久不荅陳騫在坐斂板稱曰彬之為人勝騫甚遠帝笑曰但能如卿固未易得何論於勝因辟彬為鎧曹屬帝問曰卿何以致辟對曰修業陋巷觀古人之遺迹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帝顧四坐曰名不虛行也倶除尚書水部郎泰始初賜爵關內侯出補鄴令彬導德齊禮期月化成遷弋陽太守明設禁防百姓安之以母喪去官時朝議以益州

蔣云機謀相府計事一段為得

[illegible]

晉之伐吳附傳宗誠爲伐吳之功
參之傳者矣文立以爲彬多財欲似未可獄

東接吳寇，監軍位缺，欲用武陵太守楊宗及彬，武帝以問散騎常侍文立，立曰，宗彬俱不可失，然彬多財欲，而宗好酒，惟陛下裁之，帝曰，財欲可足，酒者難改，遂用彬，尋又詔彬監巴東諸軍事，加廣武將軍，上征吳之策，甚合帝意，後與王濬共伐吳，彬屯據衝要，爲衆軍前驅，應機制勝，陷西陵樂鄉，自巴陵沔口以東，諸賊所聚，莫不震恐，倒戈肉袒，彬知賊衆已殄，孫皓將降，未至建鄴二百里，乃稱疾遲



留，以示不競，於時有先到者爭物，後到者爭功，故有識者莫不高彬此舉云，吳平，詔以彬爲右將軍都督巴東諸軍事，徵拜翊軍校尉改封上庸縣侯，食邑六千戶，後北虜侵掠北平，以彬爲使持節監幽州諸軍事，領護烏丸校尉右將軍，彬既至鎮，訓卒利兵，廣農重稼，震威燿武，宣喻國命，示以恩信，於是鮮卑二部，大莫廆擿何等，並遣侍子入貢，兼修學校，海誘無倦，仁惠廣被，遂開拓舊境，却地千里，

復秦長城塞，自溫城洎于碣石，緜亙山谷，且三千里，分軍屯守，烽堠相望，由是邊境獲安，無犬吠之警，自漢魏征鎮，莫之比焉，鮮卑諸種畏懼，遂殺大莫廆，彬欲討之，恐列上俟報，虜必逃散，乃發幽冀車牛，參軍許祗密奏之，詔遣御史檻車徵彬付廷尉，以事直見釋，百姓追慕彬功德，刊石紀頌，彬初受學於東海閻德，門徒甚多，獨目彬有廊廟才，及彬官成而德已卒，乃爲之立碑，元康初拜使持節



前將軍領西戎校尉雍州刺史，下教曰，此州名都，士人林藪，處士皇甫申叔，嚴舒龍，姜茂時，梁子遠等，並志節清妙，履行高潔，踐境望風，虛心飢渴，思加延致，待以不臣之典，幅巾相見，論道而已，豈以吏職，屈染高規，郡國備禮發遣，以副於邑之望，於是四人皆到，彬敬而待之，元康四年卒於官，諡曰襄

史臣曰，孫氏負嵎江山，抗衡上國，渾既獻捷，濬亦克濟，于時討定之功，此焉爲最矣，向使

弘范父之不伐。慕陽夏之推功。上稟廟堂。下憑將士。豈非懋勳懋德。善始善終者歟。此而不存、彼焉是務、或矜功負氣、或恃勢驕陵、競構南箕、成茲貝錦、遂乃喧黷宸扆、斁亂彝倫、既爲戒於功臣、亦致譏於淸論、豈不惜哉、王濬遂驕父之褊心、乖爭子之明義、僞材雖多、亦奚以爲也。唐彬畏避交爭、屬疾遲留、退讓之風、賢於渾濬、傳云、不拘行檢、安得此長者之行哉、

晉書卷四十二 傳 言

列傳第十二 晉書四十二 終

列傳第十三 晉書四十三 三徑藏書

竟陵鍾惺原評 檇李蔣之翹刪定 古董錢肅樂篠校

山濤 子簡

鍾云山巨源仕宦富貴中人而大有權術浮沉於稽阮之中每有七賢之名而又能善荀勗鍾會輩使不害已居世則賢奸其賞居身則仕隱兼收受爭無餘而作用不露間有一二持正臣時為身名地者皆相機候隙不中不然占盡便宜盛第一微巧人也孫鋒害歸之言其仕不仕隱不隱可為確論若山季倫人知其任誕耳不知其全其一片濟世肝腸觀時不可

晉書卷四十三 傳 一

為而後瞬于高陽之遊悲慨之感深矣居濮污不忙泰使流所數語真心畢露不失為晉忠臣也○濤云山公無大達豎所可見者始終以老疾圖諒耳然其懷進人才內外用倫此是賁心質事大臣體度乃見於此若以老疾困諒為高不免為一時習氣所中武帝諸儲歸其備承可觀

孫云竹林七人而顏延年五君詠巨源與濬沖何獨含旨可見

山濤字巨源、河內人也。父曜、宛句令。濤早孤、居貧、有器量、介然不群、性好莊老、每隱身自晦。與嵇康呂安善、後遇阮籍、便爲竹林之遊、著忘言之契。康後坐事、臨誅、謂子紹曰、巨源在、汝不孤矣。濤年四十始爲郡主簿功曹上

計掾、舉孝廉、州辟部河南從事、與石鑒共宿、濤夜起蹴鑒曰、今爲何等時而眠邪、知太傅臥何意、鑒曰、宰相三不朝、與尺一令歸第、卿何慮也、濤曰、咄、石生、無事馬蹄間邪、投傳而去、未二年、果有曹爽事、遂隱身不交世務、濤與宣穆后、有中表親、嘗見景帝、帝曰、呂望欲仕邪、命司隸舉秀才、除郎中、轉驃騎將軍王昶從事中郎、久之拜趙國相、遷尚書吏部郎、文帝與濤書曰、足下在事清明、雅操邁時、念



多所乏、今致錢二十萬、穀二百斛、晚與尚書和逌交、又與鍾會、裴秀並申款昵、以二人居勢爭權、濤獨平心處之、俱無恨焉、遷大將軍從事中郎、鍾會作亂、文帝將西征、時魏諸王公並在鄴、帝謂濤曰、西偏吾自了之、後事深以委卿、以本官行軍司馬、給親兵五百人鎮鄴、咸熙初封新沓子、轉相國左長史、典統別營、時帝欲以齊王攸繼景帝後、嘗問裴秀、秀以爲不可、又問濤、濤對曰、廢長立少、違禮不

祥、國之安危、恆必由之、太子位於是乃定、及武帝受禪、以濤守大鴻臚、泰始初加奉車都尉、進爵新沓伯、及羊祜執政、時人欲危裴秀、濤正色保持之、由是失權臣意、出爲冀州刺史、冀州俗薄、無相推轂、濤甄拔隱屈、旌命三十餘人、皆顯名當時、人懷慕尚、風俗頗革、後除太常卿、以疾不就、會遭母喪歸鄉里、詔以濤爲吏部尚書、濤辭以喪病、章表懇切、會元皇后崩、遂扶輿還洛、逼迫詔命、自力就職、選



舉、周徧內外、而並得其才、咸寧初、轉太子少傅、加散騎常侍、除尚書僕射、加侍中、領吏部、固辭、表數十上、久不攝職、爲左丞白褒所奏、帝曰、濤以病自聞、但不聽之耳、使濤坐執銓衡則可、何必上下邪、不得有所問、濤不自安、表謝曰、古之王道、正直而已、陛下不可以一老臣爲加曲私、臣亦何心、屢塵日月、乞如所表、以章典刑、帝再手詔曰、白褒奏君甚妄、所以不即推直、不喜凶赫耳、君之明度、豈當介

蔣云時陸充賈充所昏帝欲用之與濤意異乎之下從充亦難為斷張濤試可為知人矣

意邪、便當攝職、令斷章表也、濤辭不獲已、乃起視事、濤再居選職、十有餘年、每一官缺、輒擇才資可為者、啓擬數人、詔旨有所向、然後顯奏之、故帝之所用、或非舉首、衆情不察、以濤輕重任意、讒之於帝、故帝手詔戒濤曰、夫用人惟才、不遺疎遠單賤、天下便化矣、而濤行之自若、一年之後、衆情乃寢、濤所奏、甄拔人物、各為題目、時稱山公啓事、濤在朝中立、晚值后黨擅政、不欲任楊氏、多有諷諫、帝雖



悟不改、後以年衰疾篤、上疏告退、曰臣年垂八十、救命旦夕、若有毫末之益、豈遺力於聖時、迫以老耄、不復任事、今四海休息、天下思化、從而靜之、百姓自正、但當崇風尚教、以敦之耳、陛下亦復何事、臣耳目聾瞑、不能自勵、君臣父子、其間無文、是以直陳愚情、乞聽所請、乃免冠徒跣、上還印綬、詔曰、天下事廣、加吳土初平、凡百草創、當共盡意化之、君不深識朕心、而以小疾求退、豈所望於君邪、朕猶

蔣云抑極婉至趁勢一抑一揚甚潤圓活

蔣云緣論以山公不學孫吳而闇與之理會府料山公甚淺

側席、未得垂拱、君亦何得高尚其事乎、當崇至公、勿復為虛飾之煩、濤苦表請退、詔又不許、太康初遷右僕射、加光祿大夫、侍中、掌選如故、濤又以老疾固辭、手詔曰、君以道德為世模表、況自先帝識君遠意、吾將倚君以穆風俗、何乃欲舍遠朝政、獨高其志耶、吾之至懷、故不足以喻乎、何來言至懇切也、且當以時自力、深副至望、君不降志、朕不安席、濤又上表固讓、不許、吳平之後、帝詔天下罷軍役、



示海內大安、州郡悉去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帝嘗講武於宣武場、詔濤乘步輦從、因與盧欽論用兵之本、以為不宜去州郡武備、其論甚精、帝稱之曰、天下名言也、而不能用、及永寧之後、屢有變難、寇賊猋起、郡國皆以無備不能制、天下遂以大亂、如濤言焉、後拜司徒、濤復固讓、詔不許、濤又表乞骸骨、詔曰、君翼贊朝政、保乂皇家、匡佐之勳、朕所倚賴、司徒之職、實掌邦教、故用敬授、以答

蔣云死後贈官既不刻印而以蠟為之詞之下衣印蜜何蠟也出宋書禮志補後劉氏據為壯詞徒紅綬來云紫青綬下于九天重疊加累于後後本此

群望、豈宜沖讓以自抑損邪、已勑斷章表、使者乃臥加章綬、濤曰、垂沒之人、豈可污官府乎、輿疾歸家以太康四年薨、策贈司徒蜜印紫綬侍中貂蟬新沓伯蜜印青朱綬祭以太牢諡曰康、初濤布衣家貧、謂妻韓氏曰、忍飢寒、我後當作三公、但不知卿堪作夫人不耳、及居榮貴、貞慎儉約、雖爵同千乘、而無嬪媵、祿賜俸秩、散之親故、初陳郡袁毅嘗為鬲令、貪濁而賂遺公卿、以求虛譽、亦遺濤絲百斤、



濤不欲異於時、受而藏於閣上、後毅事露、檻車送廷尉、凡所受賂、皆見推檢、濤乃取絲付吏、積年塵埃印封如初、濤飲酒、至八斗方醉、帝欲試之、乃以酒八斗飲濤、而密益其酒、濤極本量而止、有五子該淳允謨簡

簡字季倫、性溫雅有父風、年二十餘、濤不之知也、簡歎曰、吾年幾三十、而不為家公所知、後與譙國嵇紹、沛郡劉謨、弘農楊准齊名、初為太子舍人累遷太子庶子黃門郎出為青

蔣云此言心苦旁觀人以為樂耳

州刺史、徵拜侍中頃之轉尚書歷鎮軍將軍荊州刺史領南蠻校尉不行復拜尚書光熙初轉吏部尚書永嘉初出為雍州刺史鎮西將軍徵為尚書左僕射領吏部簡上疏欲令朝臣各舉（蔣云李重傳有文以見）所知、以廣得才之路、朝廷從之、永嘉三年出為征南將軍都督荊湘交廣四州諸軍事假節鎮襄陽于時四方寇亂、天下分崩、王威不振、朝野危懼、簡優游卒歲、惟酒是耽、諸習氏、荊土豪族、有佳園池、簡每出遊嬉、



多之池上、置酒輒醉、名之曰高陽池、時有童兒歌曰、山公出何許、往至高陽池、日夕倒載歸、酩酊無所知、時時能騎馬、倒著白接䍦、舉鞭向葛彊、何如并州兒、彊家在并州、簡愛將也、尋加督寧益軍事時劉聰入寇京城危逼簡遣督護王萬率師赴難次于涅陽為宛城賊王如所破、遂嬰城自守及洛陽陷沒簡又為賊嚴嶷所逼乃遷于夏口招納流亡、江漢歸附、時華軼以江州作難、或勸簡討之、簡曰、

與彥夏舊交，爲之悵恨，簡豈利人之機以爲功伐乎，其篤厚如此。時樂府伶人避難多奔河漢，讌會之日，僚佐或勸奏之，簡曰，社稷傾覆，不能匡救，有晉之罪人也，何作樂之有，因流涕慷慨，坐者咸愧焉。卒追贈征南大將軍儀同三司，子遐

史臣曰，若夫居官以潔其務，欲以啓天下之方，事親以終其身，將以勸天下之俗，非山公之具美，其孰能與於此者哉，自東京喪亂，吏



曹湮滅，西園有三公之錢，蒲陶有一州之任，貪饕方駕，寺署斯滿，時移三代，世歷九王，拜謝私庭，此焉成俗，若乃餘風稍殄，理或可言，委以銓綜，則群情自抑，通乎魚水，則專用生疑，將矯前失，歸諸後正，惠絕臣名，恩馳天只，世稱山公啓事者，豈斯之謂歟，若盧子家之前代，何足筭也，

王戎　從弟衍　澄　附郭舒

蔣云王戎貪汙小人固無事足述而此傳全根柗世說成文已屬可惜況

王敬美云戎與謝乃推芳舊賢亭栽何也

復考核未實餘啟失次邪然讀史蔗者稱精神稱脉絡此四字可弗論矣

予故以簡法點易稍欲其王史體耳

王戎字濬沖，琅邪臨沂人也，祖雄，幽州刺史，父渾，涼州刺史，貞陵亭侯，戎幼而穎悟，神彩秀徹，視日不眩，裴楷見而目之曰，戎眼爛爛如巖下電，年七歲，於宣武場觀戲，有虎在檻中，虓吼震地，衆皆奔走，戎獨立不動，神色自若，魏明帝於閣上見而奇之，阮籍與渾爲友，戎年十五，隨渾在郎舍，少籍二十歲，而籍與



之交，籍每適渾，輒去，過視戎，良久然後出，謂渾曰，阿戎清賞，非卿倫也，共卿言，不如共阿戎談，及渾卒於涼州，故吏賻贈數百萬，戎辭而不受，由是顯名，爲人短小，任率，不修威儀，善發談端，賞其要會，府鍾會伐蜀，過與戎別，問計，戎曰，道家有言，爲而不恃，非成功難，保之難也，及會敗，議者以爲知言，襲父爵，辟相國掾，歷吏部黃門郎，散騎常侍，河東太守，荊州刺史，坐遣吏修園宅，應免官，詔以贖論，遷

孫云吾世斷將
山吏部絲百斤
劉肇賂戎布五

千匹今持此二
略是權門之奴
輩尚有以為不
足者乃復為何
議論耶

豫州刺史，加建威將軍，受詔伐吳。戎遣參軍羅尚、劉喬領前鋒，進攻武昌，吳將楊雍、孫述、江夏太守劉朗各率眾詣戎降。戎督大軍臨江，吳牙門將孟泰以蘄春、邾二縣降。吳平，進爵安豐縣侯，增邑六千戶。戎渡江，綏慰新附，宣揚威惠。吳光祿勳石偉方直，不容於皓，稱疾歸家。戎嘉其節，表薦之。荊土悅服，徵戎為侍中。南郡太守劉肇賂戎筒中細布五十端，為司隸所糾，以知而未納，故得不坐。帝謂朝



臣曰：戎之為行，豈懷私苟得，正當不欲為異耳。帝雖以是言釋之，然為清慎者所鄙，由是損名。後遷光祿勳、吏部尚書，以母憂去職。性至孝，不拘禮制，飲酒食肉，或觀弈棋，而容貌毀悴，杖然後起。裴頠往弔之，謂人曰：若使一慟能傷人，濬沖不免滅性之譏也。時和嶠亦居父喪，以禮法自持，量米而食，哀毀不踰於戎。帝謂劉毅曰：和嶠毀頓過禮，使人憂之。毅曰：嶠雖寢苫食粥，乃生孝耳。至於王戎，所謂

死孝，陛下當先憂之。戎先有吐疾，居喪增甚，帝遣醫療之，并賜藥物。楊駿執政，拜太子太傅。駿誅之後，東安公繇專政，威振外內。戎誡繇曰：大事之後，宜深遠之。繇不從，果得罪。轉中書令，加光祿大夫，給恩信五十人。遷尚書左僕射，領吏部。戎始為甲午制，凡選舉皆先治百姓，然後授用。司隸傅咸奏戎曰：書稱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今內外群官，居職未期而戎奏還，既未定其優劣，且送故迎新，相望道



路，巧詐由生，傷農害政。戎不仰依堯舜典謨，而驅動浮華，虧敗風俗，非徒無益，乃有大損。宜免戎官，以敦風俗。時戎與賈郭通親，竟不坐。尋轉司徒。但以苟媚取容，屬愍懷之廢，曾無一言以匡諫之。裴頠，戎之壻也，頠誅，戎坐免官。齊王冏起義，孫秀錄戎於城內，趙王倫子欲取戎為軍司。博士王繇曰：濬沖譎詐，安肯為少年用？乃止。惠帝反宮，以戎為尚書令。既而河間王顒遣使就說成都王穎，將誅齊

王冏，檄書至，冏謂戎曰，孫秀作逆，天子幽逼，孤糾合義兵，掃除元惡，臣子之節，信著神明，二王聽讒，造搆大難，當賴忠謀，以和不協，卿其善爲我籌之。戎曰，公首舉義衆，匡定大業，開闢已來，未始有也。然論功報賞，不及有勞，朝野失望，人懷貳志，今二王帶甲百萬，其鋒不可當，若以王就第，不失故爵，委權崇讓，此求安之計也。冏謀臣葛旟怒曰，漢魏以來，王公就第，寧有得保妻子乎，議者可斬。於是百



官震悚，戎僞藥發墮厠，得不及禍。戎以晉室方亂，慕蘧伯玉之爲人，可國 與時舒卷，無蹇諤之節，自經典選，未嘗進寒素，退虛名，但與時浮沈，戶調門選而已，追爲司徒 雖位總鼎司，而委事僚寀，閒乘小馬，從便門出遊，見者不知其三公也。故吏多至大官，道路相遇，輒避之。性好興利，廣收八方，園田水碓，周徧天下，積實聚錢，不知紀極，每自執牙籌，晝夜算計，恒若不足。而又儉嗇，不自奉養，鍾云戎田園水雅徧天下持籌

庾云二語[illegible]

未已或曰用以自晦耳此一語獄爲貪鄙人藏身之地士夫若亂世浮沈混迹猶不失爲保身之智若稍曰王尊之請田蔵何之致產尊利聚斂此取怨招禍之道也何保身之爲古人有言居亂世富而能貪得免於難戎獨不聞乎家有好李，賣之，恐人得種，恒鑽其核，以此獲譏於世。其後從帝北伐，王師敗績於蕩陰，戎復詣鄴，隨帝還洛陽。車駕之西遷也，戎出奔于郟，在危難之閒，親接鋒刃，談笑自若，未嘗有懼容。時召親賓，歡娛永日。永興二年，薨于郟，諡曰元。戎有人倫鑒識，族弟敦有高名，戎惡之。敦每候戎，



輒託疾不見。敦後果爲逆亂。初戎爲尚書令，着公服，乘軺車，經黃公酒壚下過，顧謂後車客曰，吾昔與嵇叔夜、阮嗣宗酣暢於此，竹林之遊，亦預其末。自嵇阮云亡，吾便爲時所羈紲，今日視之雖近，邈若山河。竹林七賢論曰俗傳若此潁川庾爰之嘗以問其伯文康文康云中朝所不聞江左忽有此論蓋好事者爲之耳子萬有美名，少而大肥，戎令食糠而肥愈甚，年十九卒。有庶子興，戎所不齒，以從弟陽平太守愔子爲嗣。

鍾云衍千古勢利中僞人小才虛名足以[illegible]能一世勢窮情見破石勒一言[illegible]照膽看出訣其快甚所云未卑見此人之[illegible]破壞天下正是不[illegible]罪歸衍[illegible]始終與山濤並[illegible]識[illegible]不其亦異事也

衍字夷甫、神情明秀、風姿詳雅、總角嘗造山濤、濤嗟歎良久、既去、目而送之曰、何物老嫗、生寧馨兒、（容齋隨筆云今吳中人語尚多用寧馨字爲言猶言何也）然誤天下蒼生者、未必非此人也、父乂爲平北將軍、常有公事、使行人列上、不得報、衍時在京師、造僕射羊祜、申陳事狀、辭甚清辯、祜名德貴重、而衍幼年無屈下之色、衆咸異之、楊駿欲以女妻焉、衍恥之、遂陽狂自免、泰始八年、詔舉奇才可以安邊者、衍初好論從橫之



術、故尚書盧欽舉爲遼東太守、不就、於是口不論世事、惟雅詠玄虛而已、父卒、送故甚厚、爲親識所借貸、因以捨之、數年間、家資罄盡、出就洛城西田園而居焉、後爲太子舍人、遷尚書郎、出補元城令、尋入爲中庶子黃門侍郎、初魏正始中、何晏王弼等、祖述老莊、以爲天地萬物、皆以無爲爲本、無也者、開物成務、無往不存者也。陰陽恃以化生、萬物恃以成形、賢者恃以成德、不肖恃以免身。故無之爲

孫云王衍口不言錢王敦口不言邑亭無欺爲王衍王敦兩[illegible]食巢市無[illegible]爲吳國之[illegible]亦存千人[illegible]耶

陳云清談之倡始於何晏公孫[illegible]與晉異同生於[illegible]若王衍者又不過何晏矣

用。無爵而貴矣。衍甚重之、惟裴頠以爲非、著論以譏之、而衍處之自若、衍既有盛才、明悟若神、常自比子貢、妙善玄言、惟談老莊爲事、義所不安、隨即改更、世號口中雌黃、朝野翕然謂之一世龍門矣、累居顯職、後進之士、莫不景慕放效、矜高浮誕、遂成風俗焉、衍妻郭氏、賈后之親、剛愎貪戾、聚斂無厭、好干預人事、衍患之而不能禁、時有鄉人幽州刺史李陽、京師大俠也、郭氏素憚之、衍謂郭曰、非但（劉云丈夫）我



言卿不可、李陽亦謂不可、郭氏爲之小損、衍疾郭之貪鄙、故口未嘗言錢、郭欲試之、令婢以錢繞牀、使不得行、衍晨起見錢、謂婢曰、舉阿堵物却、其措意如此、後歷北軍中候、中領軍、尚書令、女爲愍懷太子妃、太子爲賈后所誣、衍懼禍、自表離婚、賈后既廢、有司奏衍曰、衍與司徒梁王肜書、寫呈皇太子手與妃及衍書、陳見誣之狀、肜等伏讀、辭旨懇惻、衍備位大臣、應以義責也。太子被誣得罪。衍不能

評云嬰敗曰我見有三府留得兒共死耳後衍不免于洛下之死三府安在哉當日清談之爲害而衍之誤尤其可悲矣

守死善道。卽求離婚。得太子手書。隱蔽不出，志在苟免。無忠蹇之操。宜加顯責。以厲臣節，可禁錮終身。從之。及趙王倫誅，拜河南尹，轉尚書，又爲中書令，以病去官。成都王穎以衍爲中軍師，累遷尚書僕射，領吏部，後拜尚書令、司空、司徒。衍雖居宰輔之重，不以經國爲念，而思自全之計。說東海王越曰，中國已亂，當賴方伯，宜得文武兼資以任之。乃以弟澄爲荊州，族弟敦爲青州。因謂澄、敦曰，荊州有



江漢之固，青州有負海之險，卿二人在外，而吾留此，足以爲三窟矣。識者鄙之。及石勒、王彌寇京師，以衍都督征討諸軍事、持節、假黃鉞以拒之。衍使前將軍曹武、左衞將軍王景等擊賊，退之，獲其輜重。遷太尉，封武陵侯，不受。時洛陽危逼，議欲遷都以避其難，而衍獨賣牛車以安衆心。及越之討苟晞也，衍以太尉爲太傅軍司。越薨，衆共推爲元帥。衍以賊寇蜂起，懼不敢當。辭曰，吾少無宦情，隨牒推

評云勒悅衍處忱得有超越衍處想得有識

移，遂至於此，今日之事，安可以非才處之。俄而舉軍爲石勒所破。勒呼王公，與之相見，問衍以晉故。衍爲陳禍敗之由，云計不在己。勒甚悅之，與語移日。衍自說少不豫事，因勸勒稱尊號，冀以自免。勒怒曰，君名蓋四海，身居重任，少壯登朝，至於白首，何得言不豫世事邪。破壞天下，正是君罪。使左右扶出，謂其黨孔萇曰，吾行天下多矣，未嘗見如此人，當可活不。評云勒旣知衍破壞天下何復育衍之爲人如此時衍等多畏死俱自陳說推



襄陽王範神色儼然顧可之日今日之事何復紛紜故勒與孔萇有此一番議論耳與衍何預

萇曰，彼晉之王公，必不爲我盡力，又何足責乎。勒曰，要不可加以鋒刃也。使人夜排牆填殺之。衍將死，顧而言曰，嗚呼，吾曹雖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虛，戮力以匡天下，猶可不至今日。子玄，字眉子，少慕簡曠，亦有俊才，與衞玠齊名。荀藩用爲陳留太守，屯尉氏。玄素名家，有豪氣，荒弊之時，人情不附，將赴祖逖，爲盜所害焉。

王敦夫云兄弟閒此遲累書

澄字平子、生而警悟、雖未能言、見人舉動、便
識其意、兄衍有重名、時人許以人倫之鑒、尤
重澄、及王敦庾敳、嘗爲天下人士目曰、阿平
第一、子嵩第二、處仲第三、澄亦嘗目衍曰、兄
形似道而神鋒大儁、衍曰、誠不如卿落落穆
穆然也、澄由是顯名、有經澄所題目者、衍不
復有言、輒云、已經平子矣、少歷顯位、累遷成
都王穎從事中郎、穎嬖豎孟玖譖殺陸機兄
弟、天下切齒、澄發玖私姦、勸穎殺玖、穎從之



及穎敗、東海王越請爲司空長史、以迎駕勳
封南鄉侯、遷建威將軍、雍州刺史、不之職、時
王敦謝鯤庾敳阮修、皆爲衍所親善、號爲四
友、而亦與澄狎、又有光逸胡毋輔之等、亦豫
焉、酣讌縱誕、窮歡極娛、惠帝末、衍白越以澄
爲荊州刺史、敦爲青州、衍因問以方略、敦曰
當臨事制變、不可豫論、澄辭義鋒出、一坐嗟
服、將之鎭、送者甚衆、澄見樹上鵲巢、便脫衣
上樹、探鷇 公豆反 而弄之、神氣蕭然、傍若無人、

術云澄平生事使權用郭舒一節差不謬耳餘不免稱于氣所以爲劉越不能料其始終也

劉琨謂澄曰、卿形雖散朗、而內實動俠、以此
處世、難得其死、澄默然不荅、澄既至鎭、日夜
縱酒、不親庶事、雖寇戎急務、亦不以在懷、擢
順陽人郭舒於寒悴中、以爲別駕、委以州府
會巴蜀流民、散在荊湘者、與土人忿爭、遂殺
縣令、屯聚樂鄉、澄使成都內史王機討之、賊
請降、澄僞許之、既而襲之於寵洲、以其妻子
爲賞、沉八千餘人於江中、於是益梁流民四
五萬家、一時俱反、推杜弢爲主、南破零桂、東



掠武昌、敗王機於巴陵、澄亦無憂懼之意、但
與機飲酒博奕而已、乃殺富民李才、取其家
資以賜郭舒、南平太守應詹驟諫不納、於是
上下離心、內外怨叛、澄望實雖損、猶傲然自
得、後出軍擊杜弢、次于作塘、故山簡參軍王
沖、又叛于豫州、自稱刺史、澄懼、使杜蕤守江
陵、徙治孱陵、尋又奔沓中、郭舒諫曰、使君臨
州、雖無異政、未失衆心、今西收華容向義之
兵、足以擒此小醜、奈何自棄、澄不從、會元帝

澂云春以名收
之敦以名教之

徵澄爲軍諮祭酒於是赴召時王敦爲揚州進屯豫章原史作爲江州鎮豫章按敦時爲揚州刺史都督征討諸軍非爲江州也澄過詣敦澄自以盛名素出敦右猶以舊意侮敦敦益忿怒請澄入宿欲殺之而澄左右二十人持鐵馬鞭爲衛澄手嘗捉玉枕以自防故敦未之發後敦賜澄左右酒皆醉借玉枕觀之因下牀謂澄曰何與杜弢通信澄曰事自可驗敦欲入內澄手引敦衣至於絕帶乃登於梁因罵敦曰行事如此殃將及焉



敦令力士路戎搤殺之載尸還其家劉琨聞澄之死歎曰澄自取之及敦平澄故吏佐著作郎桓稚上表理澄請復澄本官謚曰憲

郭舒字稚行幼請其母從師歲餘便歸粗識大義鄉人少府范晷宗人武陵太守郭景咸稱舒當爲後來之秀終成國器始爲領軍校尉坐擅放司馬彪繫廷尉世多義之刺史夏侯含辟爲西曹轉主簿含坐事舒自繫理含事得釋刺史宗岱命爲治中喪母去職劉弘

按六年舒從師
粗識大義便歸
此乎闕中已見
了了即請歸武
侯須當晦刊火
置二意

牧荊州引爲治中弘卒舒率將士推弘子璠爲主討逆賊郭勱莫敗反滅之保全一州王澄聞其名引爲別駕澄終日酣飲不以衆務在意舒常切諫之及天下大亂又勸澄修德養威保完州境澄不能從荊土士人宗廞嘗因酒忤澄澄怒叱左右棒廞舒厲色謂左右曰使君過醉汝輩何敢妄動澄恚曰別駕狂邪誣言我醉因遣掐其鼻灸其眉頭舒跪而受之澄意少釋而廞遂得免澄之奔敗也以舒



領南郡澄又欲將舒東下舒曰舒爲萬里紀綱不能匡正令使君奔亡不忍渡江乃留屯沌口采稆湖澤以自給稆音呂自生稻也舒少與杜曾厚曾嘗召之不往曾銜之至是澄又轉舒爲順陽太守曾密遣兵襲舒遁逃得免王敦召爲參軍轉從事中郎襄陽都督周訪卒敦遣舒監襄陽軍甘卓至乃還朝廷徵舒爲右丞敦留不遣敦欲謀爲逆舒諫不從使守武昌荊州別駕宗澹忌其才數譖之於王廙

舒云王處仲雖叛逆本是地高明人胸中亦以古人自居者也故公勝堯舜一語便令惙然

祿舒與甘卓同謀密以自救，敦不受。高官都護繆坦，嘗請武昌城西地爲營，太守樂凱言於敦曰，百姓久買此地，種菜自贍，不宜奪之。敦大怒。舒曰，公聽舒一言。敦曰，平子以卿病狂，故搯鼻灸眉頭，舊疾復發邪。舒曰，古之狂也直，周昌、汲黯、朱雲不狂也。昔堯立誹謗之木，舜置敢諫之鼓，然後事無枉縱。公爲勝堯舜邪。乃逆折舒使不得言，何與古人相遠。允繆坦小人，疑誤視聽，奪人私地，以強陵弱。晏



子稱君曰其可，臣獻其否，以成其可。是以舒等不敢不言。敦即使還地，衆咸壯之。敦重舒公亮，給賜轉豐，數詣其家，表爲梁州刺史，病卒。

樂廣

頃云樂廣於悠懷之麻名士本領當於此求之既以詩正亦能全身人之所難入將云清談者祖老莊若樂令平之不但不清失爲名士亦不失爲得時者

樂廣字彥輔，南陽人也。父方，參魏征西將軍夏侯玄軍事。廣時年八歲，玄常見廣在路，還謂方曰，向見廣神姿朗徹，當爲名士，必能興卿門戶也。方早卒。廣孤貧，僑居山陽，寒素爲業，人無知者。性冲約，有遠識，寡嗜慾，與物無競。尤善談論，每以約言析理，厭人之心，其所不知，默如也。裴楷嘗引廣共談，竟夕，歎爲不如。王戎爲荊州，乃舉廣爲秀才。楷又薦於賈充，遂辟太尉掾，轉太子舍人。尚書令衛瓘，朝之耆舊，逮與魏正始中諸名士談論，見廣而



奇之，曰，自昔諸賢既沒，常恐微言將絕，而今乃復聞斯言於君矣。命諸子造焉，曰，此人之水鏡，見之瑩然，若披雲霧而覩青天也。王衍自言與人語甚簡至，及見廣，便覺已之煩。其爲識者所歎美如此。出補元城令，遷中書侍郎，轉太子中庶子，累遷侍中、河南尹。廣善清言而不長於筆，將讓尹，請潘岳爲表。岳曰，當得君意。廣乃作二百句語，述已之志。岳因取次比，便成名筆。時人咸云，若廣不假岳之筆，

鑑云廣辭之風趣此一言祇往禁有論復嘴置耳

傳云王衍與樂令俱宅心事外此但表其婚蠏樂萇不保灣一

岳不取廣之旨無以成斯美也廣所在爲政無當時功譽然每去職遺愛爲人所思凡所論人必先稱其所長則所短不言而自見矣人有過先盡弘恕然後善惡自彰矣廣與王衍俱宅心事外名重於時故天下言風流者謂王樂爲稱首焉少與弘農楊準相善準之二子曰喬曰髦皆知名準使先詣裴頠頠性弘方愛喬有高韻謂準曰喬當及卿髦少減也又使詣廣廣性清淳愛髦有神檢謂準曰



喬自及卿然髦亦清出準笑曰我二兒之優劣乃裴樂之優劣也論者以爲喬雖有高韻而神檢不足樂爲得之矣是時王澄胡毋輔之等皆以任放爲達至於醉狂裸體不以爲非廣聞而笑曰名教內自有樂地何必乃爾其居才愛物動有理中皆此類也值世道多虞朝章紊亂清已中立任誠保素而已時人莫有見其際焉惡懷太子之廢也詔東宮故臣不得辭送衆官不勝憤歎皆冒禁拜辭司

劉云二語絕妙最風之

隸校尉滿奮勅河南中部收縛拜者送獄廣即便解遣（梁時爲河南尹）衆人代廣危懼孫琰說賈謐曰前以太子罪惡有斯廢黜其臣不懼嚴詔冒罪而送是繫之是彰太子之善不如釋之謐然其言廣故得不坐遷吏部尚書左僕射後東安王繇當爲僕射轉廣爲右僕射領吏部代王戎爲尚書令始戎薦廣（廣大東爲秀才）而終踐其位時人美之（時）成都王穎廣之壻也及與太尉長沙王乂遘難而廣既處朝望或讒諸乂



乂以問廣廣神色不變徐荅曰廣豈以五男易一女哉（謂附穎則五男皆被誅也）乂猶疑之廣竟以憂卒

史臣曰漢相清淨見機於曠務周史清虛不嫌於尸祿豈台揆之任有異於常班者歟濬沖善發談端夷甫仰希方外登槐庭之顯列顧漆園而高視彼既憑虛朝章已亂一則取容於世旁委貨財一則自保其身寧論宗社及三方構亂六戎猜手犬羊之侶鋒鏑如雲

夷甫區區、焉俟彼兕渠、以求容貸、頹墻之隕、猶有禮也、平子肆情傲物、對境難堪、終夭厥生、自貽伊敗、且夫衣服表容、珪璋範德、鞶鵜宮羽。彩照山華。布武有章。立言成訓。澀之冥器。不已甚乎。若乃解袒登枝、裸形捫鵲、以此爲達、謂之高致、輕薄是效、風流詎及、道揆將墜、事乖餅指矣、昔晏嬰哭莊公之尸、樂令解慇懷之客、豈聞伯夷之風歟、愼夫能立志者也、



列傳第十三　晉書四十三終

列傳第十四　晉書四十四　三逕藏書

竟陵鍾惺原評　檇李蔣之翹刪定

同里陸鈿叅投

鄭袤　子默

鄭袤字林叔、滎陽開封人也、高祖衆、漢大司農、父泰、揚州刺史、有高名、泰沒、袤蚤具識鑒、荀攸見之曰、鄭公業爲不亡矣、隨叔父渾避難江東、時華歆爲豫章太守、渾往依之、歆素與泰善、撫養袤如己子、魏武帝初封諸子爲侯、精選賓友、袤與徐幹俱爲臨淄侯文學、轉司隸功曹從事、遷尚書郎、出爲黎陽令、吏民悅服、爲諸縣之最、遷尚書右丞、歷轉濟陰廣平二郡太守、徵拜侍中、百姓戀慕、涕泣路隅、遷少府、高貴鄉公卽位、袤與河南尹王肅備法駕奉迎於元城、封廣昌亭侯、徙光祿勳、領宗正、毌丘儉作亂、景帝自出征之、百官祖送於城東、袤以疾不預、帝謂王肅曰、唯不見鄭光祿爲恨、肅以語袤、袤自輿追帝、及於近道、

帝笑曰，故知侯生必來也。遂與袤共載，問許
袤曰，昔與儉俱爲臺郎，特所知悉。其人好謀
而不達事情。自昔建勳幽州，志望無限。文欽
勇而無筭。今大軍出其不意，江淮之卒銳而
不能固，深溝高壘以挫其氣，此亞夫之長也。
帝稱善。轉太常。高貴鄉公議立明堂辟雍，精
選博士，袤舉劉毅、劉寔、程咸、庾峻，後並至大
位。及常道鄉公立，進封安城鄉侯，邑千戶。景
元初，疾病失明，屢乞骸骨，不許，拜光祿大夫。



五等初建，封密陵伯。武帝踐阼，進爵爲侯。雖
寢疾十餘年，而時賢並相推薦。泰始中，詔以
袤爲司空，天子臨軒，遣五官中郎將國坦就
第拜授。袤前後辭讓，遣息稱上送印綬，至于
十數。謂坦曰，魏以徐景山爲司空，吾時爲侍
中，受詔𧬈旨。徐公語吾曰，三公當上應天心，
苟非其人，實傷和氣，不敢以垂死之年，累辱
朝廷也。終於不就。遵大雅君子之跡，可不務
乎。固辭，以侯就第。卒，謚曰元。有子六人，長子

郭云傳先書立詔旨述景良弘恐使人易從

郭云默傳敘次亦於四有律在晉書中可爲尚徵潸

默嗣，次質、舒、謝、稱、子位，並列卿。
默字思元，起家秘書郎，考覈舊文，刪省浮穢。
中書令虞松謂曰，而今而後，朱紫別矣。轉尚
書考功郎，專典伐蜀事，封關內侯，遷司徒左
長史。武帝受禪，與太原郭奕俱爲中庶子。朝
廷以太子官屬宜稱陪臣，默上言，皇太子體
皇極之尊，無私於天下，宮臣皆受命天朝，不
得同之藩國。事遂施行。出爲東郡太守，值歲
荒人饑，默輒開倉賑給，乃舍都亭，自表待罪。



朝廷嘉默憂國，詔書褒歎，比之汲黯，班告天
下，若郡縣有此比者，皆聽出給。入爲散騎常
侍。初，帝以貴公子當品，鄉里莫敢與爲輩，求
之州內，於是十二郡中正僉共舉默。文帝與
袤書曰，小兒得廁賢子之流，愧有竊賢之累。
及武帝出祠南郊，詔使默驂乘，因謂默曰，卿
知何以得驂乘乎。昔州里舉卿相輩，常愧有
累淸談。遂問政事，對曰，勸穡務農，爲國之基，
選人得才，濟世之道，居官久職，政事之宜，明

王元粲去欽諱以當治理經濟食盡此

愼默此勑戒之由宗尚儒素化導之本如此
而已矣帝善之後以父喪去官尋起爲廷尉
批云掉入袁毅事有波瀾
是時鬲令袁毅坐交通貨賂大興刑獄在朝
多見引逮唯默兄弟以潔愼不染其流遷太
常時僕射山濤欲舉一親識爲博士謂默曰
卿似尹翁歸令吾不敢復言默爲人敦重柔
而能整如此及齊王攸當之國下禮官議崇
錫典制博士祭酒曹志等並立異議默容過
其事坐免尋拜大鴻臚遭母喪舊制既葬還



職默自陳懇至久而見許遂改法定令聽大
臣終喪自默始也服闋爲大司農轉光祿勳
太康元年卒諡曰成尚書令衛瓘奏默才行
名望宜居論道五升九卿位未稱德宜贈三
司而后父楊駿先欲以女妻默子豫默曰吾
每讀雋不疑傳常想其人畏遠權貴奕世所
守遂辭之駿深爲恨至此駿議不同遂不施
行

李胤

批云[illegible]孝心[illegible]可想

李胤字宣伯遼東襄平人也祖敏漢河內太
守去官還鄉里遼東太守公孫度欲彊用之
敏遂輕舟浮滄海莫知所終胤父信追求積
年不得欲行喪制服則疑父尚存情若居喪
而不聘娶後有鄰居故人與其父同年者亡
因行喪制服里人徐邈以不孝莫大於無後
勸使娶妻旣生胤遂絕房室恒如居喪禮數
年而卒胤旣幼孤母又改行有識之後降食
哀戚亦以喪禮自居又以祖不知存亡設木



主事之由是以孝聞容貌質素頹然若不足
者而知度沈邃言必有則初仕郡上計掾後
文帝引爲大將軍從事中郎遷御史中丞恭
恪直繩百官憚之旣爲河南尹封廣陸伯泰
始初進爵爲侯遷吏部尚書僕射尋轉太子
少傅詔以胤忠允高亮有匪躬之節使領司
隸校尉胤屢自表讓不許咸寧初轉拜侍中
加特進俄遷尚書令胤雖歷職內外而家至
貧儉兒病無以市藥帝聞之賜錢十萬後爲

司徒在位五年簡亮持重稱為任職卒諡曰成

## 盧欽 從子志

蔣云盧欽傳無足取志傳但筆力相勁不入細耶有議論間闊自好

盧欽字子若范陽涿人祖植漢侍中父毓魏司空世以儒業顯欽清澹有遠識篤志經史宣帝為太傅辟從事中郎出為陽平太守遷淮北都督伏波將軍甚有稱績徵拜散騎常侍封大梁侯武帝受禪以為都督沔北諸軍



事平南將軍假節欽在鎮寬猛得中疆場無虞入為尚書僕射加侍中奉車都尉領吏部咸寧四年卒諡曰元所著詩賦論難數十篇名曰小道

志字子道欽弟衛尉卿珽之子初辟公府掾尚書郎出為鄴令成都王穎之鎮鄴也愛其才量委以心膂遂為謀主齊王冏起義遣使告穎穎召志計事志曰趙王篡逆人神共憤今殿下總率三軍應期電發子來之衆不召

汲云傳兩不可只考成都王也

自至掃夷凶逆必有征無戰矣然宜旌賢任才以收時望穎深然之遂以志為諮議參軍仍補左長史時穎前鋒都督趙驤為倫所敗士衆震駭議者多欲還保朝歌志曰今我軍失利敵新得勝彼必輕我若頓兵不進三軍畏衂女六反懼不可再用且戰何能無勝負不若更選精兵星行倍道出賊不意此用兵之奇也穎從之及倫敗志勸穎曰齊王衆號百萬與張泓等相持不能決大王逕得濟河



勳莫之比而齊王今欲與大王共輔朝政志聞兩雄不並立宜因太妃微疾求還定省推崇齊王此計之上也穎納之遂以母疾還藩委重於冏由是穎獲衆望天下歸心朝廷封志為武強侯加散騎常侍及河間王顒納李含之說欲內除二王樹穎儲副遣報穎穎將應之志正諫不從及冏滅穎遂執朝權遂懷缺望之心以長沙王乂在內不得逞其所欲密欲去乂時荊州有張昌之亂穎表求親征

蔣云按以志計兵迎帝始末肇補有作

朝廷許之會昌等平乃迴兵以討乂志諫曰公前有大勳而委權辭寵時望美矣今若頓軍關外文服入朝此霸王者之事也穎不納及乂死穎表志爲中書監留鄴參署相府事乘輿敗于蕩陰穎遣志督兵迎帝及王浚攻鄴志勸穎奉帝還洛陽時甲士尚萬五千人志夜部分至曉衆皆成列而程太妃戀鄴不欲去穎未能決俄而衆潰唯志與子謐兄子綝殿中虎賁千人而已志復勸穎早發時有



道士曰黃聖人者太妃信之及使呼入道士求兩杯酒飲乾擲杯而去於是志於營陣間得數乘鹿車司馬督韓玄收集黃門百餘人志入告帝曰賊去鄴尚八十里而人士一朝駭散太弟今欲奉陛下還洛陽帝曰甚佳於是御犢車便發屯騎校尉郝昌先領兵八千守洛陽帝召之至汲郡而昌至兵仗甚盛志喜於復振啓帝大赦既達洛陽乂啓以滿奮爲司隸校尉奔散者多還百官粗備帝悅賜

河間王顒聞王浚起兵遣右將軍張方救鄴方聞成都軍敗頓兵洛陽不敢進縱兵剽掠宥欲遷都長安將焚宗廟宮室以絕人心志說方曰昔董卓無道焚燒洛陽怨毒之聲百年猶存何爲襲之乃止方遂逼帝幸其壘帝垂泣就輿唯志侍側曰陛下今日之事當一從右將軍臣駑怯無所云補唯知盡微誠不離左右而已停方壘三日便西志復從至長安穎被黜志亦免官及東海王越奉迎大駕



顒啓帝復穎還鄴以志爲魏郡太守加左將軍隨穎北鎮行達洛陽而平昌公模遣前鋒督護馮嵩拒穎穎還長安未至而聞顒斬張方求和於越穎住華陰志詣闕陳謝卽還就穎於武關奔南陽復爲劉陶所驅迴詣河北及穎薨穎官屬先皆奔散唯志隨從至死不怠收而殯之越遂命志爲軍諮祭酒遷衛尉永嘉末轉尚書洛陽沒志將妻子北投并州刺史劉琨至陽邑爲劉粲所虜弗次子謐

詵等俱遇害長子謙沒於石氏

華表 子廙 廙子恒 廙弟嶠

華表字偉容平原高唐人父歆清德高行爲魏太尉表年二十拜散騎黃門郞後遷尙書五等建封觀陽伯泰始中拜太子少傅轉光祿勳遷太常卿數歲以老病乞骸骨司徒李胤司隸王宏等並歎美表清澹退靜以爲不可得貴賤而親疏也咸寧元年卒諡曰康有六子廙岑嶠鑒澹簡



廙字長駿弘敏有才義少爲武帝所禮泰始初歷黃門侍郞散騎常侍都督河北諸軍事父疾篤輒還仍遭喪舊例葬訖復任廙因辭迕旨又中書監荀勖先爲中子求廙女廙不許爲恨因密啓帝以爲令袁毅貨賕誣廙免爲庶人朝議以廙子混嗣表混遂逃避斷髮佯狂病瘖不能語故得不拜世咸稱之廙棲遲家巷十餘年教誨子孫講誦經典集經書要事名曰善文行於世與陳勰共造搆閘於宅側帝嘗出視之問其故左右以實對帝心憐之帝後又登陵雲臺望廙苜蓿園阡陌甚整依然感舊（一種淒涼景況偏從無意處最足動人然有情人能動無情者決不能動）太康初大赦乃得襲封後歷位尙書令卒諡曰元三子混薈恒

恒字敬則尙武帝女滎陽長公主拜駙馬都尉愍帝卽位以恒爲尙書進爵苑陵縣公頃之劉聰逼長安詔出恒爲鎭軍將軍領潁川太守以爲外援恒興合義軍得二千人未及



西赴而關中陷沒時群賊方盛所在州郡相繼奔敗恒亦欲棄郡東渡而從兄軼爲元帝所誅以此爲疑先書與驃騎將軍王導以舊於帝帝曰兄弟罪不相及況群從乎卽召恒補光祿勳恒到未及拜更以爲衛將軍加散騎常侍本州大中正尋拜太常議立郊祀尋以疾求解轉恒爲廷尉太寧初遷驃騎將軍督石頭水陸諸軍事又領太子太保成帝初恒更以討王敦功封苑陵縣侯復領太常蘇

新云任讓亦射殺夫猜所北匯入耳

峻之亂、恒侍帝左右、從至石頭、備履艱危、困悴踰年、初恒爲州大中正、鄉人任讓、輕薄無行、恒黜之、及讓在峻軍中、任勢多所殺害、見恒、輒恭敬、不肆其虐、鍾雅劉超之死、亦將及恒、亦以讓得免、及帝將行冠婚禮、時以寇難之後、典籍靡遺、無所依據、恒推尊舊典、撰定禮儀、并郊廟辟雍朝廷軌則、事竝施用、遷左光祿大夫、固讓未拜、會卒、謚曰敬、恒清恪儉素、雖居顯列、常布衣蔬食、年老彌篤、死之日、家無餘財、唯有書數百卷、時以此貴之、子俊嗣



嶠字叔駿、才學深博、少有令聞、文帝爲大將軍、辟爲掾屬、轉車騎從事中郎、泰始初、賜爵關內侯、遷太子中庶子、更拜散騎常侍、典中書著作、領國子博士、遷侍中、元康初、封宜昌亭侯、誅楊駿、改封樂鄉侯、遷尚書、後以嶠博聞多識、屬書典實、轉秘書監、加散騎常侍、班同中書、寺爲內臺、中書、散騎、著作、及治禮音

新云嶠性嗜酒平常沉酔所撰十典未成而死子徵補之終不發讓

律、天文數術、南省文章、門下撰集、皆典統之、初嶠以漢紀煩穢、慨然有改作之意、會爲臺郎、典官制事、由是得徧觀秘籍、遂就其緒、起于光武、終于孝獻、一百九十五年、爲帝紀十二卷、皇后紀二卷、十典十卷、傳七十卷、及三譜序傳目錄、凡九十七卷、嶠以皇后配天作合、前史作外戚傳、以繼末編、非其義也、故易爲皇后紀、以次帝紀、又改志爲典、以有堯典故也、而改名漢後書奏之、詔朝臣會議、時中



書監荀勗、太常張華等、咸以嶠文質事核、有遷固之風、藏之秘府、元康三年卒、謚曰簡、有三子、頎、微、暢

## 石鑒

石鑒字林伯、樂陵厭次人也、出自寒素、雅志公亮、仕魏歷遷御史中丞、多所糾正、朝廷憚之、出爲幷州刺史、假節護匈奴中郎將、武帝受禪、封堂陽子、入爲司隸校尉、轉尚書、時秦涼爲虜所敗、遣鑒都督隴右諸軍事、坐論功

鑒石石鑒承深之枝幾陷杜預于死到此乃就保持汝南王亮二事善惡殊絶乃偁

虛僞免官後爲鎮南將軍豫州刺史坐討吳賊虛張首級詔曰昔魏尚以斬首不實受刑田順以詐增虜獲自殺誣罔敗法古今所疾鑒備大臣吾所取信往者西事公欺朝廷以敗爲得竟不推究中間黜免未久尋復授用冀能補過而乃與下同詐所謂大臣義得爾乎有司奏是也顧未忍耳今遣歸田里終身不得復用勿削爵土也久之拜光祿勳復爲司隸校尉遷右光祿大夫太康末拜司空領



太子太傅武帝崩鑒與中護軍張劭監統山陵時大司馬汝南王亮爲太傅楊駿所疑不敢臨喪出營城外時有告亮欲舉兵討駿駿大懼白太后令帝爲手詔詔鑒及張劭使率陵兵討亮劭駿甥也便率所領催鑒速發鑒以爲不然保持之遣人密覘視亮已別道還許昌於是駿止論者稱之山陵訖封昌安縣侯元康初爲太尉年八十餘克壯慷慨自遇若少年尋薨謚曰元

溫羨附

列傳第十四　晉書四十四終

蔣史先云兩晉有兩劉毅東晉乃盧劉毅為劉寄奴所殺

# 列傳第十五　晉書四十五

竟陵鍾　惺原評　　檇李蔣之翹刪定

海昌吳繼修叅校

## 劉毅　子暾

蔣云劉毅可方漢張釋之故此傳叙次亦極似釋之但述子暾處則片爾近方

劉毅字仲雄東萊掖人漢陽城景王章之後父喈丞相屬毅幼有孝行風厲清節然好臧否人物王公貴人望風憚之僑居平陽太守杜恕請為功曹沙汰郡吏百餘人三魏稱焉為之語曰但聞劉功曹不聞杜府君魏末本郡察孝廉辟司隸都官從事京邑肅然毅將（蔣云根以數語而語亦奇）彈河南尹司隸不許曰攫虎之犬鬩鼠蹈其背毅曰既能攫虎又能殺鼠何損於犬投傳而去同郡王基薦毅於公府太常鄭袤舉博士文帝辟為相國掾辭疾積年不就人謂毅忠於魏而帝怒其顧望欲加之罪毅懼應命轉主簿武帝受禪為尚書郎駙馬都尉遷散騎



常侍國子祭酒帝以毅忠蹇正直使掌諫官轉城門校尉遷太僕拜尚書坐事免官咸寧初復為散騎常侍博士祭酒轉司隸校尉糾繩豪右無所顧忌司部守令望風投印綬者甚衆時人以毅方之諸葛豐蓋寬饒皇太子朝鼓吹將入東掖門毅以為不敬止之於門外奏劾保傅以下詔赦之然後入帝嘗南郊禮畢喟然問毅曰卿以朕方漢何帝也對曰桓靈帝曰吾雖德不及古人何至於此對曰桓靈賣官錢入官庫陛下賣官錢入私門以此言之殆不如也帝大笑曰桓靈之世不聞此言今朕有直臣固為勝之在職六年遷尚書左僕射時龍見武庫井中帝親觀之有喜色百官將賀毅獨表曰昔龍降鄭時門之外子產不賀龍降夏庭沫流不禁卜藏其漦至周幽王禍釁乃發易稱潛龍勿用陽在下也證據舊典無賀龍之禮詔報曰政德未修誠未有以膺受嘉祥省來示以為瞿然賀慶之事

蔣云桓靈一論若清倘來甚戲

[illegible]偉婥

孫云說得可畏至此若此礙得人亦人材大幸也惟最可念奸處最可風行

宜詳依典義，動靜數示。尚書郎劉漢等議以爲潛之爲言，隱而不見。今龍彩質明煥，示人以物，非潛之謂也。況引衰世妖異，以疑今之吉祥。毅應推處詔不聽。初，陳群以吏部不能審覈天下之士，故令郡國各置中正，州置大中正，皆取本土之人任朝廷官者爲之，列爲九品，吏部憑之以補授，行之浸久，弊敗日滋。毅乃上疏曰：臣聞立政者，以官才爲本，官才有三難，而興替之所由也。人物難知，一也；愛憎難防，



二也；情僞難明，三也。今立中正，定九品，高下任意，榮辱在手，操人主之威福，奪天朝之權勢，愛憎決於心，情僞由於己，公無考校之負，私無告訐之忌，用心百態，求者萬端，廉讓之風滅，苟且之俗成，天下訩訩，但爭品位，不聞推讓，竊爲聖朝恥之。夫名狀以當才爲清，品輩以得實爲平，安危之要，不可不明。清平者政化之美也，枉濫者亂敗之惡也，不可不察。然人才異能，備體者寡，器有大小，達有早晚。

前鄙後修，宜受日新之報；抱正違時，宜有質直之稱；度遠闕小，宜得殊俗之狀；任直不飾，宜得清實之譽；行寡才優，宜獲器任之用；是以三仁殊塗而同歸，四子異行而均義。陳平、韓信，笑侮於邑里，而收功於帝王；屈原、伍胥，不容於人主，而顯名於竹帛，是篤論之所明也。今之中正，不精才實，務依黨利；不均稱尺，務隨愛憎。所欲與者，獲虛以成譽；所欲下者，吹毛以求疵。高下逐強弱，是非由愛憎。隨世



興衰，不顧才實，衰則削下，興則扶上，一人之身，旬日異狀。或以貨賂自通，或以計協登進，附託者必達，守道者困悴。無報於身，必見割奪；有私於己，必得其欲。是以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暨時有之，皆曲有故。慢主罔時，實爲亂源。損政之道一也。置州都者，取州里清（謂中正）議，咸所歸服，將以鎮異同，一言議。不謂一人之身，了一州之才，一人不審便坐之，若然，自仲尼以上，至於庖犧，莫不有失，則皆不堪，何

獨責於中人者哉、若殊不修、自可更選、今重其任而輕其人、所立品格、還訪刁攸、（刁攸不知所考）（佃是小物而參管銓序 或令中都令史輩邪）攸非州里之所歸、非職分之所置、今訪之歸正於所不服、决事於所不職、以長讒搆之源、以生乖爭之兆、似非六都之本旨、治俗之深防也、主者既善刁攸、攸之所下、而復選以二千石、已有數人、劉良上攸之所下、石公罪攸之所行、駁違之論、橫於州里、嫌讐之隙、結於大臣、夫桑妾之訟、禍



及吳楚、關雞之變、難興魯邦、況乃人倫交爭而部黨興、刑獄滋生而禍根結、損政之道一也、本立格之體、將謂人倫有序、若貫魚成次也、為九品者、取下者為格、謂才德有優劣、倫輩有首尾、今之中正務自遠者、則仰剖一國使無上人、穢劣下比、則拔舉非次、幷容其身公以為格、坐成其私、君子無小人之怨、官政無繩姦之防、使得上欺明主、下亂人倫、乃使優劣異地、首尾倒錯、推貴異之器、使在凡品之下、負戴不肖、越在成人之首、損政之道三也、陛下踐阼、開天地之德、弘不諱之詔、納忠直之言、以覽天下之情、太平之基、不世之法也、然賞罰自王公以至于庶人、無不加法、置中正、委以一國之重、無賞罰之防、人心多故、清平者寡、故怨訟者衆、聽之則告訐無已、禁絕則侵枉無極、與其理訟之煩、猶愈侵枉之害、今禁訟訴、則杜一國之口、培一人之勢、使得縱橫無所顧憚、諸受枉者、抱怨積直、獨不



蒙天地無私之德。而長壅蔽於邪人之銓、使上明不下照、下情不上聞、損政之道四也、昔在前聖之世、欲敦風俗、鎮靜百姓、隆鄉黨之義、崇六親之行、禮教庠序以相率、賢不肖於是見矣、然鄉老書其善、以獻天子、司馬論其能、以官於職、有司考績以明黜陟、故天下之人、退而修本、州黨有德義、朝廷有公正、浮華邪佞、無所容厝、今一國之士、多者千數、或流徙異邦、或取給殊方、面猶不識、況盡其才力

而中正知與不知、其當品狀、采譽於臺府、納毀於流言、任己則有不識之蔽。聽受則有彼此之偏。所知者。以愛憎奪其平。所不知者。以人事亂其度。既無鄉老紀行之譽。又非朝廷考績之課。遂使進官之人。棄近求遠。背本逐末。位以求成。不由行立。品不校功。黨譽虛妄。損政五也。凡所以立品設狀者、求人才以治物也、非虛飾名譽、相爲好醜、雖孝悌之行、不施朝廷、故門外之事、以義斷恩、既以在官、職



有大小、事有劇易、各有功報、此人才之實效、功分之所得也、今則反之、於限當報、雖職之高、還附卑品、無績於官、而獲高敘、是爲抑功實而隆虛名也、上奪天朝考績之分、下長浮華朋黨之士、損政六也、凡官不同事、人不同能、得其能則成、失其能則敗、今品不狀才能之所宜、而以九等爲例、以品取人、或非才能之所長。以狀取人。則爲本品之所限。若狀得其實。猶品狀相妨。繫縶選舉。使不得精於才

宜。況今九品。所疏則削其長。所親則飾其短。徒結白論。以爲虛譽。則品不料能。百揆何以得理。萬機何以得修。損政七也、前九品詔書善惡必書、以爲褒貶、當時天下、少有所忌、今之九品、所下不彰其罪、所上不列其善、廢褒貶之義、任愛憎之斷、清濁同流、以植其私、故反違前品、大其形勢、以驅動衆人、使必歸己、進者無功以表勸、退者無惡以成懲、懲勸不明、則風俗汙濁、天下人焉得不解德行而銳



人事、損政八也、由此論之、選中正而非其人、授權勢而無賞罰。或缺中正而無禁檢。故邪黨得肆。枉濫縱橫。雖職名中正。實爲姦府。事名九品。而有八損。或恨結於親親。猜生於骨肉。當身困於敵讎。子孫離其殃咎。斯乃歷世之患。非徒當今之害也。是以明主觀時立法、防姦消亂、靡有常制、故周因於殷、有所損益、至于中正九品、上古聖賢皆所不爲、豈蔽於此事而有不周哉、將以政化之宜、無取於此

也、自魏立以來、未見其得人之功、而生讐薄
之累、毀風敗俗、無益於化、古今之失、莫大於
此、愚臣以爲宜罷中正、除九品、棄魏氏之弊
法、立一代之美制、疏奏優詔答之、後司空衞
瓘等亦共表宜省九品復古鄕議里選、帝竟
不施行、毅夙夜在公、坐而待旦、言議切直、無
所曲撓、爲朝野之所式瞻、嘗散齋而疾、其妻
省之、毅便奏加妻罪、而請解齋、妻子有過、立
加杖捶、其公正如此、然以峭直、故不至公輔、

帝以毅清貧賜錢三十萬日給米肉、年七十
告老、以光祿大夫歸第、後司徒舉毅爲青州
大中正、尚書以毅懸車致仕、不宜勞以碎務、
陳留相樂安孫尹表之曰、昔鄭武公年過
八十、八爲周司徒、雖過懸車之年、必有可用、
毅雖身偏有風疾、而志氣聰明、一州品第、不
足勞其思慮、臣州茂德惟毅、越毅不用、則淸
談倒錯矣、由是毅遂爲州都、銓正九流、淸濁
區別、其所彈貶、自親貴者始、太康六年卒、武
帝撫几驚曰、失吾名臣、不得生作三公、卽贈
儀同三司、使者監護喪事、二子暾總
暾字長升、正直有父風、太康初爲博士、會議
齊王攸之國、加崇典禮、暾與諸博士坐議迕
旨免官、後爲酸棗令、轉侍御史、會司徒王渾
主簿劉輿獄辭連暾、將收付廷尉、渾不欲使
府有過、欲距劾、自舉之、與暾更相曲直、渾怒
便遜位還第、暾乃奏渾距扞詔使、既與刑獄
怨懟而退、舉動輕速、無大臣之節、請免渾官

右長史楊丘亭侯劉肇便辟善柔、苟於阿順、
請大鴻臚削爵土、諸聞暾此奏者皆歎美之
其後武庫火、尚書郭彰率百人自衞而不救
火、暾正色詰之、彰怒曰、我能截君角也、暾勃
然謂彰曰、君何敢恃寵作威福、天子法冠而
欲截角乎、彰伏不敢言、暾遷太原內史、趙王
倫篡位、假征虜將軍、不受、與三王共舉義、惠
帝復阼、暾爲左丞、正色立朝、三臺淸肅、尋兼
御史中丞、奏免尚書僕射東海公繇及王粹

黃艾等十餘人。朝廷嘉之，遂卽真，遷中庶子、左衞將軍、司隸校尉，奏免武陵王澹及何綏、劉坦、溫畿、李晅等。長沙王乂討齊王冏，暾豫謀，封朱虛縣公，千八百戶。乂死，坐免。頃之，復爲司隸。及惠帝之幸長安也，留暾守洛陽。河間王顒遣使鴆羊皇后，暾乃與留臺僕射荀藩、河南尹周馥等上表理后無罪，語在后傳。顒見表大怒，遣陳顏、呂朗率騎五千收暾，暾東奔高密王略。會劉根作逆，略以暾爲大都督討根。暾戰失利，還洛至酸棗。時東海王越奉迎大駕，帝還洛，羊后反宮。后遣使謝暾曰：「頼劉司隸忠誠之志，得有今日。」以舊勳復封爵，加光祿大夫。暾妻前卒，先陪陵葬。尋遷尚書僕射。越憚暾久居監司，又爲衆情所歸，乃以爲右光祿大夫、領太子少傅，加散騎常侍，外示崇進，實奪其權。懷帝又詔暾領衞尉。後復爲司隸，加侍中。以暾五爲司隸，允協物情故也。王彌入洛，百官殲焉。彌以暾鄉里宿望，



特免於難。暾因說彌東王本州，可成鼎峙之事。彌以爲然，使暾于青州與曹嶷謀，且徵之。暾至東阿，爲石勒所獲，見彌與嶷書，大怒，乃殺之。

程衞　刪

和嶠

雖云嶠侍帝數語，詞雖婉而理甚正，居然寫出一骏人在前非一意周旋語蜀志光語任正天下未定智意爲先以淳古人當多腐之故而作天子又何必荒亂無道而後及于敗也

和嶠字長輿，汝南西平人也。父逌，魏吏部尚書。嶠少有風格，慕舅夏侯玄之爲人，厚自崇重。有盛名於世，襲父爵上蔡伯，起家太子舍人。累遷潁川太守，爲政清簡，甚得民歡心。中書郎庾顗見而歎曰：「嶠森森如千丈松，雖磊砢多節目，施之大廈，有棟梁之用。」賈充亦重之，稱於武帝，入爲給事黃門侍郎，遷尚書令。舊監令共車入朝，時荀勗爲監，嶠鄙勗爲人，以意氣加之，每同乘，高抗專車而坐，乃使監令

許玉史云甚乎詞令字字題朝

許云八字爲出忠臣不忘社稷一段纏綿心腑最有深味

興車，自嶠始也。與平以參謀議功轉侍中。愈被親禮，與任愷、張華相善。嶠見太子不令，因侍坐曰：皇太子有淳古之風，而季世多偽，恐不了陛下家事。帝默然。後與荀顗、荀勖同侍，帝曰：太子近入朝，差長進，卿可俱詣之，粗及世事。既奉詔而還，顗、勖並稱太子明識弘雅，誠如明詔。嶠曰：聖質如初耳。帝不悅而起。嶠退居，恒懷慨歎，知不見用，猶不能已。在御坐言及社稷，未嘗不以儲君爲憂。帝知其言忠，



每不酬和。後與嶠語，不及來事。或以告賈妃，妃銜之。太康末，爲尚書，以母憂去職。及惠帝即位，拜太子太傅。太子朝西宮，嶠從入。賈后使帝問嶠曰：卿昔謂我不了家事，今日定云何？嶠曰：臣昔事先帝，曾有斯言。言之不效，國之福也。臣敢逃其罪乎？（許云[illegible]亦直而遜）元康二年卒，策謚曰簡。嶠家產豐富，擬於王者，然性至吝，以是獲譏于世，故杜預以嶠爲有錢癖云。

武陔 删

漢云出鎮亦失之輕允

## 任愷

鍾云：賈充出鎮長安，愷可謂抄於去君側之惡矣。然盧杞薦顏真卿使賊庭，安知非出此故智乎？君子遠小人者，小人即以之傾君子，作法自斃，不可不知也。

任愷字元褒，樂安博昌人也。少有識量，尚魏明帝女，累遷中書侍郎、員外散騎常侍。晉國建，爲侍中，封昌國縣侯。愷有經國之幹，萬機大小，多管綜之。性忠正，以社稷爲己任，帝器而暱之。泰始初，賈充久執朝政，愷甚惡其爲人，每裁抑焉。充病之，不知所爲。後承間言愷忠貞（奸），宜在東宮，帝遂以愷爲太子少傅，而侍中如故。會秦雍寇擾，天子以爲憂。愷曰：秦涼覆敗，關右騷動，此誠國家之所深慮。宜速鎮撫，自非威望重臣有計略者，無以康西土也。帝曰：誰可者？愷因薦充，中書令庾純亦言之。於是詔充西鎮長安。充用荀勖計（始婚太子）得留。充既爲帝所遇，欲專名勢，而庾純、張華、溫顒、向秀、和嶠之徒，皆與愷善，楊珧、王恂、華廙等，充所

前云昔人斷立朝綱欲必無黨不變官必無欲是天下亦未有不壞于朋黨者但小人之黨散復聚故其禍延而黨亦易破有一陰陽君子而實行小人事者其黨尤牙懋根蒂固不可拔當今者能弗戒之哉

親敬、於是朋黨紛然。帝知之、召充愷宴於式乾殿、謂曰、朝廷宜一、大臣當和。充愷各拜謝而罷。既而充愷等以帝已知而不責、愈無所憚、外相崇重、內怨日深。或爲充謀曰、愷總門下樞要、得與上親接、宜啓令典選、便得漸疎。此一都令史事耳、且九流難精、間隙易乘。充以爲然因薦愷爲吏部尚書。愷由是侍覲轉希、充與荀勗馮紞承間浸潤、謂愷豪侈、用御食器、遣尚書右僕射高陽王珪奏愷、遂免官。有司收

晉書卷四十五傳 丰

太官宰人、詮覈是愷妻齊長公主得賜魏時御器也。愷既失職、乃縱酒耽樂、極滋味以自奉。初何劭以公子奢侈、每食必盡四方珍饌、愷乃踰之、晉稱愷一食萬錢云云此即劭父事何必復撮之故删愷時因朝請、帝或慰諭之、愷初無復言、惟泣而已。後起爲太僕、轉太常、終不得志、竟以憂卒。諡曰元。子罕字子倫、幼有門風、才望雖不及愷、以淑行致稱、爲清平佳士、歷黃門侍郎散騎常侍兗州刺史大鴻臚

孫云任愷庾純致怨于賈充者一惡其令出傅太子一忌其女爲齊王妃皆非出于公心此二人者非能賢于充特以充太奸惡于愷與純正所以深斥充耳

## 崔洪

崔洪字良伯、博陵安平人也。高祖寔著名漢代、父讚魏吏部尚書左僕射、以雅量見稱。洪少以清厲顯名、骨鯁不同於物、人有過、輒面折之、而退無後言。武帝世爲御史治書、朝廷憚之。尋爲尚書左丞、時人爲之語曰、叢生荊刺、來自博陵。在南爲鷂、在北爲鷹。遷吏部尚

晉書卷四十五傳 夫

書、舉用甄明、門無私謁。薦雍州刺史郤詵代己爲左丞。詵後糾洪、洪謂人曰、我舉郤丞而還奏我、是挽弩自射也。詵聞曰、昔趙宣子任韓厥爲司馬、以軍法戮宣子之僕。宣子謂諸大夫曰、可賀我矣。我選厥也任其事。今崔侯爲國舉才。我以才見用。惟官是視。各明至公。何故私言至此。洪聞其言而重之。楊駿誅、洪與都水使者王佑親、坐見黜。後爲大司農、卒於官。子廓、散騎侍郎、亦以正直稱。

謂天人惟少所服者最能虚心

郭奕

郭奕字大業太原陽曲人也少有重名、山濤稱其高簡有雅量、初爲野王令、羊祜常過之、奕嘆曰、羊叔子、何必減郭大業、少選復往、又歎曰、羊叔子去人遠矣、遂送祜出界數百里、坐此免官、咸熙末爲文帝相國主簿、武帝踐阼、初建東宮以奕及鄭默並爲中庶子、遷右衛率驍騎將軍封平陵男、咸寧初遷雍州刺史鷹揚將軍尋假赤幢曲蓋鼓吹、奕有寡姊



隨奕之官、姊下僮僕、多有姦犯、而爲人所糾奕省按畢、曰大丈夫豈當以老姊求名、遂遣而不問、太康中徵爲尚書有重名時帝委任楊駿奕表駿小器不可任以社稷帝不聽駿後果誅、及奕疾病詔賜錢二十萬日給酒米太康八年卒太常上謚爲景、有司議以貴賤不同號謚、與景皇同、不可、請謚曰穆、詔曰、謚所以旌德表行、按謚法一德不懈爲簡、奕忠毅清直。立德不渝。於是遂賜謚曰簡

侯史光 刪

何攀 刪

列傳第十五　晉書四十五終

竟陵鍾惺原評
檇李蔣之翹刪定
松陵計名參校

## 劉頌

晉六劉頌便宜一疏竟帝六千餘言力氣精健立論明備亦可謂能言矣但反覆措意封建以為晉之國本在是此與曹冏陸機同旨乎則以為晉之國本其宜思後不在是也故狀頌意而存其神理去其浮靡以備其說可耳若柳河東封建論自是古今通議

劉頌字子雅、廣陵人、漢廣陵厲王胥之後也



父觀平陽太守、頌少能辨物理、為時所稱、文帝辟為相府掾、奉使于蜀、時蜀新平、民饑土荒、頌表求振貸、不待報而行、由是除名、武帝踐阼、拜尚書三公郎、典科律、申寃訟、累遷中書侍郎、咸寧中轉黃門郎、遷議郎、守廷尉、時尚書令史扈寅非罪下獄、詔使考竟、頌執據無罪、寅遂得免、時人以頌比張釋之、在職六年、號為詳平、會滅吳、諸將爭功、遣頌校其事、以王渾為上功、王濬為中功、帝以頌析法失理、左遷京兆太守、不行、轉任河內、臨發、上便宜、多所納用、郡界多公主水碓、遏塞流水、轉為浸害、頌表罷之、百姓獲其利、尋以母憂去職、服闋、除淮南相、在官嚴整、甚有政績、舊修芍陂、年用數萬人、豪彊兼并、孤貧失業、頌使大小戮力、計功受分、百姓歌其平惠、頌在郡上疏曰、臣聞不憚危悔之患、而甑獻所見者、盡忠之臣也、垂聽逆耳、甘納苦言者、濟世之君也、臣以期運、幸遇無諱之朝、雖嘗抗疏陳

律云析決猶析私之析指本旨

作抄者誤

郝云頌疏論事中情文詞精微史臣謂文衡華蛇而理歸切要夫切要正不在華蛇華蛇是六朝之文



辭、汎論政體、猶未悉所見、指言得失、徒荷恩寵、不異凡流、臣竊自愧、不盡忠規、無以上報、謹列所見如左、臣誠未自許所言必當、然要以不隱為快、為上報之節、若萬一足採、則微臣更生之年、如皆瞽妄、則國之福也、願陛下缺半日之間、垂省臣言、伏惟陛下雖應天順人、龍飛踐阼、為創業之主、然所遇之時、實是叔世、天地之位始定、四海洗心整綱之會也、然陛下猶以用才因宜、法寬有由、積之在素、

胥云不泥何異
盡言立事流業
不加伐子往昨

興於漢魏之先。三祖崛起易朝之爲。未可一旦直飛御下。誠時宜也。然至所以爲政、矯世衆務、自宜漸出公塗、法正威斷、日遷就肅、譬由行舟、雖不橫截迅流、然俄向所趣、漸靡而往、終得其濟、積微稍著、以至於今、可以言政

自泰始以來、將三十年、政功美績、未稱聖旨、凡諸事業、不茂既往、以陛下明聖、猶未反叔世之弊、以成始初之隆、傳之後世、不無慮乎、夫顧惟萬載之事、理在二端、天下大器、一安



難傾、一傾難正、故慮經後世者、必精目下之政、政安遺業、使數世賴之、若乃兼建諸侯而樹藩屏、深根固蒂、則祚延無窮、可以比跡三代、如或當身之政、遺風餘烈、不及後嗣、雖樹親戚、而成國之制不建、使夫後世獨任智力、以安大業、若未盡其理、雖經異時、憂責猶追在陛下、將如之何、願陛下善當今之政、樹不拔之勢、則天下無遺憂矣、夫聖明不世及、後嗣不必賢、此天理之常也、故善爲天下者、任

勢而不任人、任勢者、諸侯是也、任人者、郡縣是也、郡縣之察、小政理而大勢危、諸侯爲邦、近多違而遠慮固、聖王推終始之弊、權輕重之理、包彼小違、以據大安、然後足以藩固內外、維鎮九服、夫武王聖主也、成王賢王也、然武王不恃成王之賢而廣封建者、慮經無窮也、且善言今者、必有驗之於古、唐虞以前、書文殘缺、其事難詳、至於三代、則並建明德、及興王之顯親、列爵五等、開國承家、以藩屏帝



謝云後世擇守
令以治郡邑亦
足以致太平豫
之事不在此

室、延祚久長、近者五六百歲、遠者僅將千載、逮至秦氏、罷侯置守、子弟不分尺土、孤立無輔、二世而亡、漢承周秦之後、雜而用之、前後二代、各二百餘年、挍其封建不同、雖強弱不適、制度舛錯、不盡事中、然跡其衰亡、恒在同姓失職、諸侯微時、不在強盛、昔呂氏作亂、幸賴齊代之援、以寧社稷、七國叛逆、梁王捍之、卒弭其難、自是之後、威權削奪、諸侯止食租俸、甚者至乘牛車、是以王莽得擅本朝、遂其

姦謀、傾蕩天下、毒流生靈、光武紹起、雖封樹子弟、而不建成國之制、祚亦不延、魏氏承之、圈閉親戚、幽囚子弟、是以神器速傾、天命移在、陛下、長短之應、禍福之徵、可見於此、臣又聞國有任臣則安、有重臣則亂。聞君在位、則重臣盈朝、明后臨政、則任臣列職。夫任臣之與重臣、俱執國統而立斷者也。然成敗相反、邪正相背、其故何也。任臣假所資以樹私、任臣因所籍以盡公、盡公者、政之本也、樹私者



批云語語切說明一針

亂之源也。借令愚劣之嗣、蒙先哲之遺緒、得中賢之佐、而樹國本根不深、無幹輔之固、則所謂任臣者化而爲重臣矣。何則。國有可傾之勢、則挾權者見釁、衆釁難以自信、而甘受死亡者、非人情故也。若乃建基既厚、藩屏彊禦、雖置幼君赤子而天下不懼。曩之所謂重臣者、悉令反忠而爲任臣矣。何則。理無危勢、懷不自猜、忠誠得著、不惕於邪故也。是以周室自成康以下、逮至宣王、宣王之後、到于赧

批云武帝使諸王分鎮而內不足以齊之此頌之所深慮者

王、其間歷載、朝無名臣、而宗廟不隕者、諸侯維持之也。故曰、爲社稷計、莫若建國。夫邪正逆順者、人心之所繫服也。今之建置、宜審量事勢、使諸侯率義而動、同忿俱奮。令其力足以維帶京邑、若包藏禍心、惕於邪而起、孤立無黨、所蒙之籍、不足獨以有爲、然齊此甚難。陛下宜與達古今善識事勢之士、深共籌之。周之封建、使國重於君、公侯之身輕於社稷。故無道之君、不免誅放、敦興滅繼絕之義、故



國祚不泯。不免誅放則群后思懼、胤嗣必繼、是無亡國也。諸侯思懼、然後軌道、下無亡國、天子乘之、理勢自安、此周室所以長在也。漢之樹置、君國輕重不殊。故諸王失度、陷於罪戮。國隨以亡、不崇興滅繼絕之序、故下無固國。下無固國、天子居上、勢孤無輔、故姦臣擅朝、易傾大業。今宜反漢之弊、修周舊跡、臣之愚、願陛下置天下於自安之地、寄大業於固成之勢、則可以無遺憂矣。然天下至大、萬事

至衆、人君至少、同於天日、故非垂聽所得周覽、是以聖王之化、執要於己、委務於下、而不以事自嬰也、分職既定、無所與焉、非憚日昃之勤、而牽於逸豫之虞、誠以政體宜然、事勢致之也、何則、夫造創謀始、逆闓是非、以別能否、甚難察也、既以施行、因其成敗、以分功罪、甚易識也、易識在考終、難察在造始、故人君恒居其易則安。人臣不處其難則亂。今陛下每精事始而略於考終、故群吏慮事、懷成敗之懼。輕飾文采。以避目下之譴重。此政功所以未善也。今人主能恒居易執要以御其下。然後人臣功罪。形於成敗之徵。無逃其誅賞、功不可誣。則能者勸。罪不可蔽。則違慢日肅。此為國之大略也。故古者六卿分職、冢宰為師、秦漢已來、九列執事、丞相都總、今尚書制斷、諸卿奉成、於古制為重、事所不須、然今未能省并、可出衆事付外寺、使得專之、尚書為其都統、若丞相之為、歲終臺閣課功、校簿而



已、此為九卿造創事始、斷而行之、尚書書主、賞罰繩之、其勢必愈考成司非而已、今親掌者、動受成於上、上之所失、不得復以罪下、歲終事功不建、不知所責也、夫監司以法舉罪、獄官案劾盡實、法吏據辭守文、大較雖同、然至於施用、監司與夫法獄、體宜小異、獄官惟實、法吏惟文、監司則欲舉大而略小、此為政之要也、近世以來、為監司者、類大綱不振、而微過必舉、微過不足以害政、舉之則微而益亂、大綱不振、則豪強橫肆、豪強橫肆、則百姓失職矣、此錯所急而倒所務之由也、今宜令有司反所常之政、使天下可善化、及此非難也、人主不善碎密之案、必責犯強舉尤之奏、當以盡公、則害政之姦、自然禽矣、夫大姦犯政而亂兆庶之罪者。類出富強。而豪富者。其力足憚。其貨足欲。是以官長顧勢而頓筆。下吏縱姦。懼所司之不舉。則謹密網以羅微罪。使奏劾相接。狀似盡公。而撓法不亮。固已在

其宇矣。非徒無益於政體、清議不由此而益傷乎。政務多端、世事之未盡治者、雖偏以疏衆、振領總綱、要在三條、凡政欲靜。靜在息役、息役在無爲、倉廩欲實。實在利農。利農在平糴、爲政欲著信。著信在簡賢。簡賢在官久。官久非難也、連其班級、自非才宜、不得傍轉以終其課、則事善矣。平糴已有成制、其未備者、可就周足、則穀積矣。無爲匪他、却功作之勤、抑似益而損之利、如斯而已、則天下靜矣。此



三者既舉、雖未足以厚化、然可以爲安有餘矣。是以創業之美、顯在垂統、使夫後世蒙賴以安、其爲安也、雖昏猶明、雖愚若智、濟世功者、寔在善化之爲、要在靜國、至夫修飾宮署、凡諸作役、務爲恒傷過泰、不患不舉、此將來所不須於陛下而自能者也、至於仰蒙前緒、所憑日月者、實在遺風繫人心、餘烈匡幼弱、而今動所不須、以傷所憑、鈞此二者、何務孰急、陛下少垂恩迴慮、詳擇所安、則大理盡矣、若所以資爲安之理、或未盡善、則恐良史書勳、不得遠盡弘美、甚可惜也、然不可使夫知政之士、得參聖慮、經年少久、終必有成、願陛下少察臣言。又論肉刑見刑法志。元康初、從淮南王允入朝、會誅楊駿、頌屯衛殿中、其夜詔以頌爲三公尙書。又上疏論律令事、爲時論所美。久之轉吏部尙書、會趙王倫篡、詔孫秀等推崇倫功宜加九錫、百僚莫敢異議、頌獨曰、昔漢之錫魏、魏之錫晉、皆一時之用、非



可通行。今宗廟久安、雖嬖后被退、勢臣受誅、周勃誅諸呂而尊孝文、霍光廢昌邑而奉孝宣、並無九錫之命、違舊典而習權變、非先王之制、九錫之議、請無所施。倫黨張林積忿、以頌爲張華黨、將害之、孫秀曰、誅張裴已傷時望、不可復誅頌、林乃止、於是以頌爲光祿大夫、尋病卒、謚曰貞、無子、

## 李重

李重字茂曾、江夏鍾武人也、父景秦州刺史、

重少好學、有文辭、早孤、與群弟居、以友愛著稱、弱冠爲本國中正、遜讓不行、後爲始平王文學、上疏陳九品、遷太子舍人、轉尚書郎、時太中大夫恬和表陳便宜、稱漢孔光、魏徐幹等議、使王公已下制奴婢限數、及禁百姓賣田宅、中書啓可、屬主者爲條制、重奏曰之、和表無施、太熙初遷廷尉平、遷中書郎、每大事及疑議、輒參以經典處決、多皆施行、遷尚書吏部郎、務抑華競、不通私謁、特留心隱逸、由



是群才畢舉、拔用北海西郭湯、琅邪劉珩、燕國霍原、馮翊吉謀等、爲秘書郎、及諸王文學、故海內莫不歸心、時與李毅同爲吏部郎、（毅字茂彥、晉史闕其行事）王戎爲尚書、重以清尚見稱、毅淹通有智識、雖二人操異、然俱處要職、戎以識會待之、各得其所、尋出爲行討虜護軍、平陽太守、崇德化、修學校、清簡無欲、正身率下、在職三年、彈黜四縣、弟嶷亡表去官、永康初趙王倫爲相國、欲收人望、選用海內名德之士、乃以重爲左司馬、重知倫有異志、辭疾不就、倫逼之不已、憂憤成疾、扶曳受拜、數日而卒、重家貧、宅宇狹小、無殯斂之地、詔於典客署營喪、追贈散騎常侍、謚曰成、子式

列傳第十六



晉書四十六終

竟陵鍾惺原評　檇李蔣之翹刪定
句章錢光繡參校

## 傅玄　子咸　咸從父弟祗

鍾云人臣居科諍之地胸中不必先着正直忠厚兩念要不當以喜心出之若傅玄等前整簪諫諍不能足何等念頭共一徉共難其慎知不得已之心可謂出稱可通神明此直臣本領也士人大一作評文官爵不足翁人品名節聽命於此有如始之以游獻終之以緒羽拮至為要扶為報復為案貴兵法名為見刑為網据此其不可辭也



傅玄字休奕北地泥陽人也父幹魏扶風太守玄少孤貧博學善屬文解鍾律郡上計吏再舉孝廉太尉辟皆不就州舉秀才除郎中與東海繆施俱以時譽選入著作撰集魏書後參安東衛軍軍事轉溫令再遷弘農太守領典農校尉所居稱職數上書陳便宜多所匡正五等建封鶉觚男武帝為晉王以玄為散騎常侍及受禪進爵為子加駙馬都尉帝初即位廣納直言開不諱之路玄及散騎常

猶愛先云晉人清談而此云無清議可知清議與清談不止相別且相妨也

蔣云清遠虛鄙四字寫來妙二

舉人入品如此不得多有

侍皇甫陶共掌諫職玄上疏曰臣聞先王之臨天下也明其大教長其義節道化隆于上清議行于下上下相奉人懷義心亡秦蕩滅先王之制以法術相御而義心亡矣近者魏武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魏文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其後綱維不攝而虛無放誕之論盈于朝野使天下無復清議而亡秦之病復發于今陛下聖德龍興受禪弘堯舜之化開正直之路體夏禹之至儉綜殷周之典文臣



詠歎而已將又奚言惟未舉清遠有禮之臣以敦風節未退虛鄙以懲不恪臣是以猶敢有言上嘉納其言使玄草詔進之玄復上疏陳尊儒尚學貴農賤商爲事業之要務書上優詔答之俄遷侍中初玄進皇甫陶及入而抵玄以事與陶爭言諠譁爲有司所奏二人竟坐免官泰始四年以爲御史中丞玄復上疏上便宜五事詔曰得所陳便宜言農事得失及水官興廢又安邊御胡政事寬猛之宜

蔣云不能有所容故盡玄一生矣直剛勁氣概被於玄後弘而為國家舉奸者亦何妨此有容也哉

申省周備一二具之。此誠為國大本。當今急務也。如所論皆善。深知乃心。廣思諸宜。動靜以聞也。咸寧四年蔣云原史此作五年旣不著咸寧之數與上泰始卌業赦矣況下云獻皇后崩在咸寧四年并所謂五年者不又誤乎故特改之而復若其況加此遷太僕。時比年不登、羌胡擾邊、詔公卿會議。玄應對所問、陳事切直、雖不盡施行、而常見優容。轉司隸校尉。獻皇后崩于弘訓宮、設喪位、舊制司隸于端門外、坐在諸卿上、絕席。其入殿、按本品秩在諸卿下、以次坐不



絕席。而謁者以弘訓宮為殿內、制玄位在卿下。玄恚怒、厲聲色而責謁者。謁者妄稱尚書所處、玄對百僚而罵尚書以下。御史中丞庾純奏玄不敬、玄又自表不以實、坐免官。然玄性峻急、不能有所容。每有奏劾、或值日暮、捧白簡、整簪帶、竦踊不寐、坐而待旦。由是貴游索懾、臺閣生風。尋卒于家、諡曰剛。玄少時避難于河內、專心誦學、後雖顯貴、而著述不廢、撰論經國九流及三史故事、評斷得失、各為

蔣云世襲、兼自是有國者大本所在故傅氏世以此事為言迄及惠帝之世文斧止總數下

區例、名傅子、為內外中篇、凡有四部、六錄、合百四十首、數十萬言。玄初作內篇成、子咸以示司空王沈、沈與玄書曰、省足下所著書、言富理濟、經論政體、存重儒敎、足以塞楊墨之流遁、齊孫孟于往代、每開卷、未嘗不歎息也。不見賈生、自以過之、乃今不及、信矣。後追封清泉侯。子咸嗣。

咸字長虞、剛簡有大節、風格峻整、識性明悟、疾惡如仇、推賢樂善、常慕季文子仲山甫之



志、好屬文論、雖綺麗不足、而言成規鑒。潁川庾純常歎曰、長虞之文、近乎詩人之作矣。咸寧初、襲父爵、拜太子洗馬、累遷尚書右丞。出為冀州刺史、繼母杜不欲隨咸之官、自表解職。三旬之間、遷司徒左長史。時帝留心政事、詔訪朝臣政之損益、咸上言以為公私不足、誠由官衆事殷、復除猥濫、蠶食者多、而親農者少也。舊都督有四、今并監軍、乃盈于十、夏禹敷土、分為九州、今之刺史、幾向一倍、戶口

魏周之為郡以侯帝則傅氏一家云可不深長思乎

至元美云京尚致

比漢十分之一而置郡縣更多空校牙門無益宿衞而虛立軍府動有百數五等諸侯復坐置官屬諸所廩給皆生于百姓一夫不農有受其飢今之不農不可勝計此其所以困乏也當今之急先并官省事靜事息役上下用心惟農是務而已咸在位多所執正豫州大中正夏侯駿上言魯國小中正司空司馬孔毓四移病所不能接賓求以尚書郎曹馥代毓旬日復上毓為中正司徒三卻駿故據



正咸以駿與奪惟意乃奏免駿官時司徒魏舒駿之姻屬也屢卻不署咸據正甚苦舒終不從咸遂獨上舒奏咸激訕不直詔轉咸為車騎司馬咸以世俗奢侈又上書曰臣以為穀帛難生而用之不節無緣不匱故先王之化天下食肉衣帛皆有其制竊謂奢侈之費甚于天災古者堯有茅茨今之百姓競豐其屋古者臣無玉食今之賈豎皆厭粱肉古者后妃乃有殊飾今之婢妾被服綾羅古者大夫乃不徒行今之賤隸乘輕驅肥古者人稠地狹而有儲蓄由于節也今者土廣人稀而患不足由于奢也欲時之儉當詰其奢奢不見詰轉相高尚昔毛玠為吏部尚書時無敢好衣美食者魏武帝歎曰孤之法不如毛尚書令使諸部用心各如毛玠風俗之移在不難矣又議移縣獄于郡及二社應立朝廷從之遷尚書左丞惠帝即位楊駿輔政咸言于駿曰事與世變禮隨時宜諒闇之不行尚矣



由世道彌薄權不可假故雖斬焉在疚而躬覽萬機也今聖上欲委政于公諒闇自居此雖謙尚之心而天下未以為善明公處之固未為易也竊謂山陵之事既畢明公當思隆替之宜周公聖人猶不免謗況聖上春秋又非成王之年乎得意忘言言未易盡苟明公有以察其悾款言豈在多時司隸荀愷從兄喪自表赴哀詔聽之而未下愷乃造駿咸因奏愷急諂媚之敬無友于之情宜加顯貶復

鍾云此淺生之言也恐釋其忠

直自不爲偶所悟自古持正人閉中先以遠識識符不定脈必不堅

釋云咸性剛直其辭頗激切南王亮亦偉然人傑矣何時習郭說政事所不爲而咸無一言

與駿雙諷切之、由是駿意漸不平、欲出咸爲
郡守、駿甥李斌曰、斥出正人、將失人望。乃止
駿弟濟素與咸善、與咸書曰、江海之流混混、
故能成其深廣也。天下大器、未可稍了。而相
觀每事欲了。生子癡了官事。官事未易了也。
了事正作癡。復爲快耳。左丞總司天臺、維正
八坐、此未易居、以君盡性、而處未易居之任、
益不易也。想慮破頭、故具有白。二句謂咸以直言賈禍
故云咸答曰、衛公云酒色之殺人、此甚于作直。



坐酒色死。人不爲悔。逆畏以直致禍。此由心
不直。正欲以苟且爲明哲耳。自古以直致禍
者。當自矯枉過直。或不忠允。欲以亢厲爲聲。
故致忿耳。安有悾悾爲忠益。而當見疾乎。居
無何駿誅咸轉爲太子中庶子遷御史中丞
時太宰汝南王亮輔政、亮欲取悅於衆、乃論
誅楊駿功、大行封賞、咸致書曰、駿之見討、發
自天聰、孟觀李肇、與知密旨耳、至于論功、當
歸美于上、群下則以實裁、而遂扇動、東安封

汲之何也

王、孟李郡公、餘侯伯子男、既妄有加、復又三
等超遷、此之熏赫、震動天地、自古以來、封賞
未有若此者也。無功而厚賞、莫不樂國有禍。
禍起當復有大功也。人而樂禍、其可極乎、作
此者、皆由東安公、謂殿下至止、當有以正之、
正之以道、衆亦何所怒乎、衆之所怒、在于不
平耳、而今皆更倚論、言亮論功行賞又信于東安也莫不失
望、咸竊以爲殿下論功之事、實未易可處、
莫若坐觀得失、有居正之事宜也。咸復以亮



輔政專權、又諫曰、楊駿有震主之威、委任親
戚、此天下所以讙譁、今之處重、宜反此失、靜
默頤神、有大得失、乃維持之、自非大事、一皆
抑遣、比過宰門、冠蓋車馬、塡塞街衢、此之翕
習、既宜弭息、又夏侯長容、無功而公驟擢之
爲少府、論者云、長容則公之姻、故至于此、一
犬吠形、群犬吠聲、懼于群吠、遂至叵聽也。咸
之爲人、不能面從而有後言、嘗觸楊駿、幾爲
身禍、況于殿下而當有惜、往從駕、殿下見語、

張受先云粹切后慎宗布放中外咸欲以直䂓義物不亦通乎然宰得善然後是猥與柄攻力耳

卿不識韓非逆鱗之言耶、而欲摩天子逆鱗
○再○云○非○稱○有○許○消○土○今○人○改○色○
自知所陳、誠頷頷觸猛虎之鬚耳、所以敢言、
庶殿下嘗識其不勝區區、前摩天子逆鱗。欲
以盡忠。今觸猛虎之鬚。非欲爲惡。必將以此
見怒。亮不納、長容者、夏侯駿也、咸再爲本郡
中正遭繼母憂去官頃之起以議郎長兼司
隸校尉咸前後固辭不聽勅使者就拜咸復
送還印綬公車不通催使攝職咸以身無兄
弟喪祭無主重自陳乞乃使于官舍設靈坐



時朝廷寬弛、豪右放恣、交私請託、朝野溷淆、
咸奏免河南尹澹、左將軍倩、廷尉高光、兼河
南尹何攀等、京都肅然、咸累自上。稱引故事。
條理井井。朝廷無以易之。吳郡顧榮、常與親
故書曰、傅長虞爲司隸、勁直忠果、劾按驚人、
雖○非○周○才、○偏○亮○可○貴○也、元康四年卒官詔贈
司隸校尉謚曰貞有三子敷晞纂
祗字子莊父嘏魏太常祗性至孝早知名武
帝始建東宮起家太子舍人累遷散騎黃門

陳云古今至痛之深

郎賜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母憂去職及葬
母詔給太常五等吉凶導從其後諸卿大夫
葬給導從自此始也服終爲滎陽太守自魏
黃初大水之後、河濟汎溢、鄧艾常著濟河論、
開石門而通之、至是復浸壞、祗乃造沉萊堰、
至今兗豫無水患、百姓爲立碑頌焉、尋表兼
廷尉、遷常侍左軍將軍及帝崩、梓宮在殯、而
太傅楊駿輔政、欲悅衆心、議普進封爵、祗與
駿書曰、未○有○帝○王○始○崩、○臣○下○論○功○者○也、駿不



從入爲侍中時將誅駿而駿不之知、祗侍駿
坐、雲龍門閉、內外不通、祗請與尚書武茂聽
國家消息、揖而下階、茂猶坐、祗顧曰、君非天
子臣邪。今內外隔絕。不知國家所在。何得安
坐。茂乃驚起、駿既伏誅、裴楷息瓚、駿之壻也、
尚書左僕射荀愷與楷不平、因奏楷是駿親
收付廷尉、祗證楷無罪、詔赦之、時又收駿官
屬、祗復啓曰、昔魯芝爲曹爽司馬。斬關出赴
爽。宣帝義之。尚遷青州刺史。駿之僚佐。不可

加罰詔又赦之祗多所維正如此除河南尹未拜遷司隸校尉以討楊駿勳封靈川縣公千八百戶時氐人齊萬年舉兵反以祗爲行安西軍司加常侍率安西將軍夏侯駿討平之遷衛尉以風疾遜位就拜常侍食卿祿秩及趙王倫輔政以爲中書監常侍如故祗辭之以疾倫遣御史輿祗就職王戎陳準等相與言曰傅公在事吾屬無憂矣其爲物所倚信如此倫篡又爲右光祿開府加侍中惠帝



還宮祗以經受僞職請退不許子宣尚弘農公主尋遷太子少傅懷帝即位遷光祿大夫侍中未拜加右僕射中書監時太傅東海王越輔政祗旣居端右每宣君臣謙光之道由此上下雍穆祗明達國體朝廷制度多所經綜遷司徒以足疾詔版輿上殿不拜時大將軍苟晞表請遷都使祗出詣河陰修理舟楫爲水行之備及洛陽陷沒遂共建行臺推祗爲盟主以司徒持節大都督諸軍事傳檄四方遣子宣將公主與尚書令和郁赴告方伯徵義兵祗自屯盟津小城劉聰乃使其子粲攻之會祗以暴疾薨祗自以義誠不終力疾手筆勑厲其二子宣暢辭旨深切覽者莫不感激慷慨祗著文章駁論十餘萬言

宋全古云晉許臣若傅玄者猶不能多行而此贊亦能求直之冀乎他作之變將

史臣曰武帝覽觀四方平章百姓永言啓沃任切爭臣傅玄體強直之姿懷匪躬之操抗辭正色補闕弼違諤諤當朝不忝其職者矣及乎位居三獨彈擊是司遂能使臺閣生風



貴戚斂手雖前代鮑葛何以加之然而惟此褊心乏弘雅之度驟聞競爽爲物議所譏惜哉古人取戒于韋弦良有以也長虞風格端峻弗墜家聲及其納諫汝南獻書臨晉居諒直之地有先見之明矣傅祗名父之子早樹風猷崎嶇危亂之朝匡救君臣之際卒能保全祿位可謂有道存焉

列傳第十七 晉書四十七 終

竟陵鍾　惺原評
檇李蔣之翹刪定
雲間周立勳參校

## 向雄

譚云雄辭令似左氏不衒氣發許正企以前妙動人然執理有氣直論亦不忠不同妙且淵愛而淒能同妙亦共氣之不屈也○蔣云向雄傳頭緒不多敘其情法亦宛可撋晉書中屈爾索者

向雄字茂伯河內山陽人初仕郡為主簿事太守王經及經之死也雄哭之盡哀聞者莫



不流涕後太守劉毅嘗以非罪笞雄及吳奮代毅又以少譴繫雄于獄司隸鍾會于獄中辟雄為都官從事後會死人無殯斂收其屍者雄迎喪而葬之文帝召雄責曰往者王經之死卿哭于東市我不問也今鍾會躬為叛逆又輒收葬若復相容其如王法何雄曰昔者先王掩骼埋胔仁流朽骨當時豈先卜其功罪而後收葬哉今王誅既加于法已備雄感義收葬教亦無闕法立于上教弘于下

[illegible]先王[illegible]恆好名[illegible]上以名法[illegible]必貴制無聞

何必使雄違生背死以立于時殿下讎枯骨而捐之中野為將來仁賢之資不亦惜乎帝甚悅與談宴而遣之累遷黃門侍郎時吳奮劉毅俱為侍中同在門下雄初不交言武帝聞之敕雄令復君臣之好雄不得已乃詣毅再拜曰向被詔命君臣義絕如何于是即去帝聞之怒詰雄雄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今之進人若加諸膝退人若墜諸川劉河內于臣不為戎首亦已幸甚安復為君

譚云論進得附忘宿憾論意氣則報厭默惟咸劉毅亦孟浪



臣之好帝從之累遷秦州刺史咸寧初入為御史中丞遷侍中又出為征虜將軍太康初為河南尹賜爵關內侯齊王攸將歸藩雄諫曰陛下子弟雖多然有名望者少齊王臥在京邑所益實深不可不思帝不納雄固諫忤旨起而徑出遂以憤卒蔣云護軍羊琇亦以留攸不果憤怨而死

此兩人似俱不值得

## 段灼

蔣云向雄之於鍾會段灼之於鄧艾閻纘之於楊駿三人皆高誼烱烱者

故合 傳

段灼字休然，敦煌人也。世為西土著姓。果直有才辯，少仕州郡，稍遷鄧艾鎮西司馬，從艾破蜀有功，封關內侯，累遷議郎。武帝即位，灼上疏追理艾曰：故征西將軍鄧艾，心懷至忠而荷反逆之名，平定巴蜀而受三族之誅，臣竊悼之。惜哉，言艾之反也！以艾性剛急，矜功伐善，而不能協同朋類，輕犯雅俗，失君子之心，故莫肯理之。臣敢昌死言艾所以不反之



評云歷敘艾功
筆意才動有態

狀。艾本屯田掌犢人，宣皇帝拔之于農吏之中，顯之于宰府之職，處內外之官，據文武之任，所在輒有名績，固足以明宣皇帝之知人矣。會值洮西之役，官兵失利，刺史王經困于圍城之中。當爾之時，二州危懼，隴右懍懍，幾非國家之有也。先帝以為深憂重慮，思惟可以安邊殺敵，莫賢于艾，故授之以兵馬，解狄道之圍。圍解，留屯上邽。承官軍大敗之後，士卒破膽，將吏無氣，倉庫空虛，器械殫盡。艾欲

積穀彊兵，以待有事。是歲少雨，又為區種之法，手執耒耜，率先將士，所統萬數，而身不離僕虜之勞，親執士卒之役，故落門段谷之戰，能以少擊多，摧破彊賊，斬首萬計。遂委艾以廟勝成圖，指授長策。艾受命忘身，龍驤麟振，前無堅敵。蜀地阻險，山高谷深，而艾步乘不滿二萬，束馬懸車，自投死地，勇氣凌雲，將士乘勢，故能使劉禪震怖，君臣面縛，軍不踰時，而巴蜀蕩定。此艾固足以彰先帝之任矣。



評云始與鍾會
訌艾修遣用談
段艾首尾出壯

艾功名已成，亦當書之竹帛，傳祚萬世。七十老公，復何所求哉！艾以禪初降，遠郡未附，矯令承制，權安社稷。雖違常科，有合古義，原心定罪，事可詳論。故鎮西將軍鍾會有吞天下之心，恐艾威名，知必不同，因其疑似，構成其事。艾被詔書，即遣彊兵，束身就縛，不敢顧望，誠自知奉見先帝，必無當死之理也。會受誅之後，艾參佐官屬、部曲將吏，愚戇相聚，自共追艾，破壞檻車，解其囚執。艾在困地，是以狼

尚在此故此疏特附其事

狽失據。夫反非小事、若懷惡心、卽當謀及豪
傑、然後乃能興動大衆、不聞艾有腹心一人
臨死口無一言、獨受腹背之誅。腹在前背在後謂前後皆不免於誅豈不哀哉。故見之者垂涕、聞之者歎息。
此賈誼所以慷慨于漢文、天下之事可爲痛
哭者、良有以也。陛下龍興、闡弘大度、受誅之
家、不拘敘用、聽艾立後、祭祀不絕。昔秦人憐
白起之無罪、吳人傷子胥之冤酷、皆爲之立
祠。天下之人、爲艾悼心痛恨、亦由是也。謂可



聽艾門生故吏、收艾尸柩、歸葬舊墓、還其田
宅、以平蜀之功、繼封其後、使艾闔棺定謚、死
無所恨。赦冤魂于九泉、收信義于後世、則天
下徇名之士、思立功之臣、必投湯火、樂爲陛
下死矣。灼後復陳時宜、以爲太宰司徒衞將
軍三王、宜留洛中鎭守、其餘諸王、自州征足
任者、年十五以上、悉遣之國。又陳昔伐蜀、涼
州兵士、宜蒙爵賞。凡灼前後奏事、帝輒皆覽、
甚嘉其意、然身微宦孤、不見進序、乃取長假

還鄉里、臨去、遣息上表曰、臣聞忠臣之于其
君、猶孝子之于其親、進則有欣然之慶、非貪
官也。退則有戚然之憂、非懷祿也。其意在于
不忘、光君榮親。情所不能已已者也。臣伏自
惟、私懷至恨、生長荒裔而久在外任、自還抱
疾、未嘗覲見陛下、竟不知臣何人、此臣之恨
一也。遭運會之世、値有事之時、而不能垂功
名于竹帛、此臣之恨二也。逮事聖明之君、而
尩悴羸劣、陳力又不能、當歸死于地下、此臣



之恨三也。哀二親早亡隕、兄弟並凋喪、孝敬
無復施于家門、此臣之恨四也。夏之日忽以
過、冬之夜尋復來、人生百歲、尚以爲不足、而
臣中年嬰災、此臣之恨五也。慚月月之所養
愧昊蒼而無報、此臣之所以懷五恨而歎息
臨歸路而自悼者也。語有之曰、華言虛也。至
言實也、苦言藥也。甘言疾也。臣欲言天下太
平、而靈龜神狐未見、仙芝萐莆未生、麒麟未
游乎靈禽之囿、鳳皇未儀於太極之庭、此臣

之所以不敢華言而爲佞者也、今之言世者皆曰堯舜復興、天下已太平矣、臣獨以爲未、亦竊有所勸焉、且百王垂制、聖賢吐言、來事之明鑒也、孟子曰、堯不能以天下與舜、則舜之有天下也、天與之也、曩昔西有不臣之蜀、東有僭號之吳、三王鼎足、並稱天子、魏文帝率萬乘之衆、受禪于麻陂、而自以德同唐虞、以爲漢獻即是古之堯、自謂即是今之舜、乃謂孟軻孫卿、不通禪代之變、遂作禪代之文、



刻石垂戒、班示天下、傳之後世、亦安能使將來君子、皆曉然心服其義乎、然魏文徒希慕堯舜之名、推新集之魏、欲以同于唐虞之盛、忽骨肉之恩、忘藩屛之固、竟不能使四海賓服、混一皇化、而于時群臣莫有諫者、不其過矣哉、孫卿曰、堯舜禪讓、是不然矣、天下者、至重也、非至彊莫之能任、至大也、非至辯莫之能分、至衆也、非至明莫之能見、此三至者、非聖人莫之能盡、由此言之、孫卿孟軻、亦各有

所不取焉、陛下受禪、從東府入西宮、兵刃耀天、旌旗翳日、雖應天順人、同符唐虞、然法度損益、則亦不異于昔魏文矣、故宜資三至以彊制之、而今諸王、有立國之名、而無襟帶之實、又蜀地有自然之險、是歷世姦雄之所闚闞、逋逃之所聚也、而無親戚子弟之守、此豈深思遠慮、杜漸防萌者乎、陛下自初踐阼、發無諱之詔、置箴諫之官、赫然能與諤諤之臣、以明好直言之信、恐陳事者、知直言之不用、



皆杜口結舌、祥瑞亦爲由來哉、臣無陸生之才、不在顧問之地、蓋聞主聖臣直、義在于有犯無隱、臣不惟疏遠、求信而言、敢歷論前代隆名之君、及亡敗之主、廢興所由、又博陳舉賢之路、廣開養老之制、崇必信之道、又張設譏者之難、凡五事以問、臣之所言、皆直陳古今已行故事、非新聲異端也、辭義實淺、不足採納、然臣私心、誠謂有可發起覺悟遺忘、願陛下察臣愚忠、愍臣狂直、無使天下以言者

為戒，疾痛增篤，退念桑梓之詩，惟狐死之義，輒取長休，歸近墳墓，瞻顧宮闕，繫情皇極，不勝丹款，謹息頴表言，所言五事見原史書奏，帝覽而異焉，擢為明威將軍、魏興太守，卒于官。

閻纘

閻纘字續伯，巴西安漢人也。祖圃為張魯功曹，勸魯降魏，封平樂鄉侯。父璞嗣爵，仕吳至牂牁太守。纘僑居河南新安，少游英豪，多所交結，博覽墳典，該通物理。父卒，繼母不慈，纘恭事彌謹，而母疾之愈甚，乃誣纘盜父時金寶，訟于有司，遂被清議，十餘年，纘無怨色，孝謹不怠。母後意解，更移中正，乃得復品，為太傅楊駿舍人，轉安復令。駿之誅也，纘棄官歸，要駿故主簿潘岳、掾崔基等共葬之。基、岳畏罪，推纘為主。墓成當葬，駿從弟模告武陵王澹，將表殺造意者，眾咸懼，填冢而逃。纘獨以家財成墓，葬駿而去。國子祭酒鄒湛以纘才堪佐著，薦于秘書監華嶠，嶠曰：此職閑廩重，



貴勢多爭之，不暇求其才，遂不能用。河間王顒引為西戎校尉司馬，有功，封平樂鄉侯。愍懷太子之廢也，纘與棺詣闕上書，理太子之冤，曰：伏見赦文及榜下前太子遹手疏，以為驚愕，自古以來，臣子悖逆，未有如此之甚也。幸賴天慈，全其首領。臣伏念遹生于聖父而至此者，由于長養深宮，沉淪富貴，受饒先帝，父母驕之。每見選師傅，下至群吏，率取膏粱擊鍾鼎食之家，希有寒門儒素，如衛綰、周文、石奮、疏廣，洗馬舍人亦無汲黯、鄭莊之比，遂使不見事父事君之道。臣案古典，太子居以士禮，與國人齒，以此明先王欲令知先賤，然後乃貴。自頃東宮亦微太盛，所以致敗也。非但東宮，歷觀諸王師友文學，皆豪族力能得者，率非龔遂、王陽能以道訓友，無亮直三益之節，官以文學為名，實不讀書，但共鮮衣好馬，縱酒高會，嬉游博弈，豈有切磋，能相長益。臣常恐公族遲陵，以此歎息，今遹可以為戒，

恐其被斥、棄逐遠郊、始當悔過、無所復及、昔
戾太子無狀、稱兵距命、而壺關三老上書、有
田千秋之言、猶曰子弄父兵、罪應笞耳、漢武
感悟之、築思子之臺、今遹無狀、言語悖逆、受
罪之日、不敢失道、猶爲輕于戾太子、尚可禁
持、重選保傅、如司空張華、道德深遠、乃心忠
誠、以爲之師、光祿大夫劉寔、寒苦自立、終始
不衰、年同呂望、經籍不廢、以爲之保、尚書僕
射裴頠、明允恭肅、體道居正、以爲之友、置游
晉書卷四十八 傳 十二
談文學、皆選寒門孤宦以學行自立者、及取
服勤更事、涉履艱難、事君事親、名行素聞者、
使與共處、使嚴御史監護其家、絕貴戚子弟
輕薄賓客、如此左右前後、莫非正人、師傅文
學、可令十日一講、使共論議于前、敕使但道
古今孝子慈親、忠臣事君、及思愆改過之義、
皆聞善道、庶幾可全、昔太甲有罪、放之三年、
思庸克復、爲殷明王、又魏文帝懼于見廢、夙
夜自祇、竟能自全、及至明帝、因母得罪、廢爲
平原侯、爲置家臣庶子師友文學、皆取正人
共相匡矯、兢兢慎罰、事父以孝、父沒、事母以
謹、聞于天下、于今稱之、漢高皇帝數置酒于
庭、欲廢太子、後四皓爲師、子房爲傅、竟復成
就、前事不忘、後事之戒、孟軻有云、孤臣孽子、
其操心也危、慮患也深、故多善功、李斯云、慈
母多敗子、嚴家無格虜、由陛下驕適使至于
此、庶其受罪以來、足自思改、方今天下多虞、
四夷未寧、將伺間隙、儲副大事、不宜空虛、宜
晉書卷四十八 傳 十二
爲大計、小復停留、先加嚴誨、依平原侯故事、
若不悛改、棄之未晚也、臣素寒門無力、仕宦
不經東宮、情不私遹、念昔楚國處女、諫其王
曰、有龍無尾、言年四十未有太子、臣皆備近
職、雖未得自結天日、情同閽寺、悾悾之誠、皆
爲國計、臣老母見臣爲表、乃爲臣卜卦云、書
御即死、妻子守臣、涕泣諫止、臣獨以爲類見
拔擢、皆爲近職、此恩難忘、何以報德、惟當陳
誠、以死獻忠、輒具棺絮、伏須刑誅、書御不省、

案云死而有知
猶恐不亦

稍云悠悖之宛古王公卿相無一人有能理者張華之姉引古義係邀出之耳長傾雖苗稔按傳書者亦不敢竟其說若閑此肯字字丑血字了是汏欲抉大子欲下敢明太子之無罪與陵宮之所評而但請加辰海若不悛改棄之下磯此無一片若心有出于生死身家之外實氏雖暴亦不敢加許自是誠想動人無終不見者何也如此書苦出之張集手則懋懷戒可免邪今育求及趙王伯不免交淺言深尚歎其一貼之乎

倫矯詔廢賈后，陰謀篡位，欲先除朝望，張華
遇害，纘獨撫華尸慟哭曰：早語君遜位而不
肯，今果不免，命也夫。過見賈謐尸，叱曰：小兒
亂國之由，誅其晚矣。皇太孫立，纘復上疏，稱



引漢周昌相趙，邴吉拒命，以及田叔孟舒，侍
從趙王張敖故事，以爲歷觀古人，雖不避死，
亦由世教寬以成節。假令如今，用法太嚴，動
輒滅門，則誰敢復爲殺身成義者哉。今皇孫
沖幼，去事多故，若有不虞，彊臣專制，姦邪矯
詐，雖有相國保訓東宮，擁佑之恩，同于邴吉，
適可使玉體安全，宜開來防，可著于令，自今
已後，諸有與駭愈卒，群臣皆得輒嚴，須錄詣
殿前面受口詔，然後爲信，得同周昌不遣王

節下聽臣子隱親，得如田叔孟舒，不加罪責，
則永固儲副，以安後嗣之遠慮也。纘又陳今
相國雖已保傅東宮，保其安危，至于旦夕訓
誨，輔導出入，動靜劬勞，宜選寒苦之士，忠貞
清正，老而不衰，如城門校尉梁柳，白衣南安
朱沖比者，以爲師傅，其門篤行，學問素士，更
成險易，節義足稱者，以備群臣，可輕其禮儀，
使與古同，于相切磋，爲益也，況天子之子，不
患不富貴，不患人不敬畏，患于驕盈，不聞其



過，不知稼穡之艱難耳。至于甚者，乃不知名
六畜，可不勉哉。昔周公親撻伯禽，曹參笞窋
二百，聖考慈父，皆不傷恩。今不忍小相維持，
令至闕失，頓相罪責，不亦誤哉。纘又陳世俗
淺薄，士無廉節，賈謐小兒，恃寵恣睢，而淺中
弱植之徒，更相翕習，故世號緣公二十四友。
又謐前見臣表理太子，曰闍兒作此爲徒，然
觀其意，欲與諸司馬家同，皆爲臣寒心，伏見
詔書稱明滿奮樂廣，侍郎賈胤，與謐親理而

嶷受先云如此
人不即今係還
太孫而出作太
子晉猶安得其

亦疏遠,徃免父喪之後,停家五年,雖爲小屈
有識貴之,潘岳繆徵等皆謚父黨,共相沉浮,
人士羞之,聞其晏然,莫不爲怪,今詔書暴揚
其罪,竝皆遣出,百姓咸云清當,諱云初潛同岳收皆陽
驗岳畏罪爲王從至此身名俱泰臣獨而岳竟自殺人亦何悟而不爲義也
詔非但岳徵,二十四人,宜皆齊黜,以肅風教,
朝廷善其忠烈,擢爲漢中太守,趙王倫死,既
葬,纘以車轢其冢,時張華兄子景後徙漢中,
纘又表宜還,纘不蔑細行,而慷慨好大節,卒



于官。

史臣曰,愍懷之廢也,天下稱其寃,然皆懼亂
政之慘夷,懾淫嬖之凶忍,遂使謀臣懷忠而
結舌,義士蓄憤而吞聲,閻纘伯官既微于侍
郎,位不登于執戟,輕生重義,視死如歸,伏奏
而待嚴誅,輿棺以趨鈇鑕,察言觀行,豈非忠
直壯乎,顧視晉朝公卿,曾不得與其徒隷齒
也,茂伯篤終,哭王經以全節,怵然追遠,理鄧
艾以成名,故得義感明時,仁流枯骨,雖朱勃
追論新息,欒布奏事彭王,非之尚也。

列傳第十八 晉書四十八 終

竟陵鍾惺原評
檇李蔣之翹刪定
廣陵蘇文韓參校

阮籍 兄子咸 咸子瞻 孚 從子脩 族弟裕

王元美云人謂籍以酒全其天非也
籍乃以巧全其天者也籍故知司馬
之必篆而不欲爲之臣又自傾其罷
落不觴之才欲絶之而不可得但恐
司馬氏欲用之而不爲之用必死爲
之用而不預其謀亦必死死耳不足
以成其名故北而遠之醉凡所爲皆
自遠於名教之外皆以爲不死地也
然逌慮司馬氏之識之故其乞但東平
陣勸受九錫帝示若爲之用者特不



勝好酒之一含耳代己事[illegible]
之愛而含之以終保膽者巧也昔人
謂登公以石虎爲海鷗鳥若籍者殆
以司馬氏爲海鷗鳥乎又不知者乃
以勸進九錫車短籍按進章未謂大
魏之德光於唐虞明公盛勲超於恒
文然後游滄洲而謝支伯登箕山而
揖許由然則風之終讓也非游進也
不然以炎之爲所豈不足爲名公王
恭者而至飮一醉六十日而不之許
也○將云弁州此言可謂曲盡嗣宗
苦心至於九錫進章雖勸百諷一不
免泰狀之沫然猶曰司馬氏三世執
政大勢已成搞縱弗勸不至于發不
已也但士君子立身行道出處之際
不可不審當北天下已微籍者閉戶
累月登山忘返辭太尉辟而復却大
將半之召可謂知幾守道士矣吾以

新云作有向緻
素忍尤露

爲北山東所可然可魚蘇門長燭紛
非吾阡予而獨乎舉於司馬氏父予
兄弟者噫呢澤諧不亦甚可鄙哉益
一晦而不欲類者事逵已顯而後欲
晦者事勞茲籍之臥酒案乞步兵甚
至役行踰閒以自逵於名教者皆弁
州所謂釋之巧于自全而吾所謂籍
之攄于自全也本傳刻畫太過加以
藻績此皆求詣林世說訣耳當非嗣
宗賀錄故精情變法之然三國江載
規氏依於一稍其文字最
峻深所筆力猶而可觀ミ

阮籍字嗣宗陳留尉氏人也父瑀魏丞相掾
知名於世籍容貌瓌傑志氣宏放傲然獨得
任性不羈而喜怒不形於色或閉戶視書累
月不出或登臨山水經日忘歸博覽群籍尤
好莊老嗜酒能嘯善彈琴當其得意忽忘形
骸時人多謂之癡惟族兄文業每歎服之以
爲勝己由是咸共稱異兗州刺史王昶請與
相見終日不得一言自以不能測也太尉蔣
濟聞其才而辟之籍詣都亭奏記（選見文）初濟恐
籍不至得記欣然卒迎之而籍已去濟大怒
於是鄉親共喻之乃就復爲尚書郎少以病
免及曹爽輔政召爲參軍又以疾辭歸田里

詳云太傅蘇年時事改易似時以上有此數語作御傅便是一兵文字

歲餘爽誅、宣帝為太傅、命籍為從事中郎、及帝崩、復為景帝大司馬從事中郎、高貴鄉公即位、封關內侯、徙散騎常侍、籍本有濟世志、屬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與世事、遂酣飲為常、文帝初欲為武帝求婚於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鍾會數以時事問之、欲因其可否致之罪、皆以酣醉獲免、及文帝輔政、籍嘗從容言於帝曰、籍平生曾遊東平、樂其風土、帝悅、即拜東平相、籍



乘驢到郡、壞府舍屏鄣、使內外相望、法令清簡、旬日而還、帝引為大將軍從事中郎、有司言有子殺母者、籍曰、嘻、殺父乃可、至殺母乎、坐者怪其言、籍曰、禽獸知母而不知父、殺父禽獸之類也、殺母禽獸之不若、眾乃悅服、籍聞步兵廚營人善釀、有貯酒三百斛、乃求為步兵校尉、遺落世事、雖去佐職、恒遊府內、朝宴必與焉、會帝讓九錫、公卿將勸進、使籍為其辭、籍沈醉忘作、臨詣府、使取之、見籍方據

詳云劉氏史通辨此二事以為非彼人情不可信子曰此發木鼓盆莊耳何所不可姑存之

案醉眠、使者以告、籍便書案、使寫之、無所改竄、辭甚清壯、其後籍母終、籍正與人圍棊、對者求止、籍留與決、既而飲酒二斗、舉聲一號、吐血數升、及將葬、食一蒸肫、飲酒二斗、然後臨訣、直言窮矣、舉聲一號、因又吐血數升、遂毀瘠骨立、殆致滅性、裴楷往弔之、籍散髮箕踞、醉而直視、楷弔唁畢便去、或問楷、凡弔者主哭、客乃為禮、籍既不哭、君何為哭、楷曰、阮籍既方外之士、故不崇禮典、我俗中之士、故



懷云此與名教自有樂地俱勝

詳云王濬二字少何嗣宗身上

以軌儀自居也、籍嫂嘗歸寧、籍相見與別、或譏之、籍曰、禮豈為我設邪、其所為不率常檢、皆類此、嘗登廣武、觀楚漢戰處、嘆曰、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乎、登虎牢山、望京邑而嘆、為賦豪傑詩、時或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跡所窮、輒痛哭而反、籍平生口不臧否人物、而發言自然玄遠、又能為青白眼、對人、見禮法之士、則以白眼、由是為何曾輩深所讎疾、而文帝稱其至慎、每保持之、卒以壽終、時景元四

嘗人丹暇魚濩詞宗知己文王者幽谷論事本殊未免爲嗣宗瞞過夢礁此疎名士趁習斉不相妨

揚云魏禪扶倩傳則取此傳之歌詞者則取此傳之緒論卷歌以見其所懷論以本其行事耳

年冬也。籍能屬文、初不留思、著達莊論、以敘無爲之貴、又作詠懷詩八十餘篇、爲世所重。文多不錄。籍少時、嘗於蘇門山、遇孫登、與商略終古、及栖神導氣之術、登皆不應、[illegible]籍因長嘯而退、至半嶺、聞有聲若鸞鳳之音、響乎巖谷、乃登之嘯也。遂歸著大人先生傳、其略曰、世之所謂君子、惟法是修、惟禮是克、手執圭璧、足履繩墨、行欲爲目前檢、言欲爲無窮則。少稱鄉黨、長聞鄰國、上欲圖三公、下不失九州牧。獨不見群蝨之處褌中。逃乎深縫。匿乎壞絮。自以爲吉兆也。行不敢離縫際。動不敢出褌襠。自以爲得繩墨也。然炎丘火流。焦邑滅都。群蝨處於褌中而不能出也。君子之處域內。何異夫蝨之處褌中乎。此亦籍之胸懷本趣也。子渾、字長成、有父風、亦欲作達、籍謂曰、仲容已豫吾此流、汝不得復爾。（揚云此二語幾見嗣宗作用當時諸賢作達禮教尚峻迨元康中遂放蕩越禮清談頓廢嗣宗已若見之爭者故其抑渾乃爾）



楊用修云阮咸累騎之訊經還清泠之界襟一有汗隆高風一也○揚云非復人情又甚于飲酒食肉者

咸字仲容。父熙、武都太守。咸任達不拘、少[illegible]欲、哀樂至到、過絕於人。與叔父籍、爲竹林之遊。咸嘗幸姑之鮮卑婢、及居母喪、姑當遠徙、初云留婢、既自從、咸方對客、遽借客驢、著重服、自追之、與婢累騎而還。於是時論紛然自魏末、沈淪閭巷、逮晉咸寧中、始歷仕爲散騎侍郎。（按竹林七賢論如此原史失置于散騎侍郎後誤矣）山濤乃舉咸典選曰、阮咸貞素寡欲、深識清濁、萬物不能移、若在官人之職、必絕於時。武帝不用。太原郭奕見之心醉、不覺嘆服、爲咸妙解音律、善彈琵琶、雖處世不交人事、惟共親知絃歌酣宴而已。與從子脩特善、每以得意爲歡。時諸阮皆居道北、咸與籍居道南。北阮富而南阮貧。七月七日、北阮盛曬衣、錦綺粲目、咸以竿掛大布犢鼻於庭、人或怪之、咸曰、未能免俗、聊復爾耳。荀勗每與咸論音律、自以爲遠不及之。疾之、出補始平太守。二子瞻、孚。瞻字千里、性清虛寡欲、自得於懷、讀書不甚

劉云將無同一語耳何謂三語將云乎人語首蓋問且為兩可之詞將無蓋疑詞渾非是同也

研求、而默識其要、遇理而辯、辭不足而旨有餘。善彈琴、人多求聽、不問貴賤長幼、皆為彈之。神氣沖和、而不知向人所在。識者歎其恬淡、不可榮辱矣。見司徒王戎、戎問曰、聖人貴名教、老莊明自然、其旨同異。瞻曰、將無同。戎咨嗟良久、卽命辟之、時人謂之三語掾、（按將三云語、按世說本作王衍阮修、如此、衍嘲之曰、一言可辟、何假於三、修曰、苟是天下人望、亦可無言而辟、復何假一、遂相與為友、予以為晉書最信世說、而此事一依世說、亦不謬、修傳何獨不然、而改之為阮瞻耶、若當時咸王諸書以及名士別傳或有異同、則劉注必截之矣、仍存此以俟考）

晉書卷四十九　傳　七

太尉衍亦雅重之。瞻常群行、冒熱、及井、人競趨之、瞻逡巡須飲者畢、乃進、其夷退無競如此。東海王越鎮許昌、以瞻為記室參軍、與王承、謝鯤、鄧攸俱在越府。越與瞻等書曰、禮、年八歲出就外傳、明始可以加師訓之則、十年曰幼學、明可漸先王之教也。然學之所入淺、體之所安深、是以閑習禮容、不如式瞻儀度、諷誦遺言、不若親承音旨。小兒毗既無令淑之質、不聞道德之風、望諸君時

劉云甚美有味

孫云孚何令放自任但氣數國事耳

以閑豫周旋誨接。永嘉中、為太子舍人、後卒於倉垣。

孚字遙集、（孚母卽咸所幸姑之婢也、本鮮卑人、孚初生、咸與姑書曰、胡婢遂生胡兒、其姑因取魯靈光殿賦胡人遙集於上楹而字焉）性跅誕、少有門風、避亂渡江、元帝以為安東參軍。時帝方用申韓以救世、而孚自蓬髮飲酒、不以王務嬰心、轉丞相從事中郎、恒為有司所按。琅邪王裒為車騎將軍、鎮廣陵、高選綱佐、以孚為長史。帝謂曰、卿既統軍府、郊壘多事、宜節飲也。孚對曰、陛下不以臣不才、委之以戎旅之重、臣僶俛從事、不敢有言者、竊以今王莅鎮、威風赫然、皇澤遐被、賊寇斂迹、氛祲既澄、日月自朗、臣亦何可爝火不息、正應端拱嘯詠、以樂當年耳。遷黃門侍郎、散騎常侍、嘗以金貂換酒、復為所司彈劾、帝宥之。轉太子中庶子、左衛率、領屯騎校尉。明帝卽位、遷侍中。從平王敦、賜爵南安縣侯。轉吏部尚書、領東海王師、稱疾不拜。詔就家用之、尚書令郗鑒以為

晉書卷四十九　傳　八

眉云選集知幾太不符此數語不受顧命便可見

眉云脩實名士惟只在簡任二字已盡

非禮、帝曰、就用之、誠不快、不爾、便廢木及帝
疾大漸、溫嶠入受顧命、過乎、要與同行、升車
乃告之、曰、主上遂大漸、江左危弱、實資群賢
共康世務、卿時望所歸、今欲卿同受顧託、乎
不答、固求下車、嶠不許、垂至臺門、告嶠內迫
求暫下、便徒步還家、咸和初、拜丹陽尹、時太
后臨朝、政出舅族、乎謂所親曰、今江東創業
尚淺、主幼時艱、運終百六、而庾亮年少、德信
未孚、以吾觀之、將兆亂矣、遂苦求出、為廣州



刺史假節未至鎮卒尋蘇峻作逆、識者以為
知幾、初乎性好屐、或有詣乎、見自吹火、爇屐、因歎曰、未知一生、當著幾兩屐、神色閑暢、時
祖約性好財、並自經營而為一累、時人以為
乎勝之云、
脩字宣子、好易老、善清言、性簡任、不脩人事、
絕不喜見俗人、遇便舍去、意有所思、率爾褰
裳、不避晨夕、至或無言、但欣然相對、家無儋
石之儲、晏如也、嘗步行以百錢挂杖頭、至酒
家、便獨酣暢、雖當世貴盛而不肯顧、與兄弟
同志、常自得于林皐之間、王衍當時談宗、自
以論易略盡、然有所未了、每云、不知比沒當
見能通之者不、衍族子敦、謂衍曰、阮宣子可
與言、衍曰、吾亦聞之、但未知其壁壘之處、定
何如耳、及與脩談、言寡而旨暢、衍乃歎服焉
梁國張偉、志趣不常、自隱于屠釣、脩愛其才
美、而知其不真、偉後為黃門郎、陳留內史、果
以世事受累、脩居貧、年四十餘、未有室、王敦



等、斂錢為婚、皆名士也、時慕之者、求入錢而
不得、王敦時為鴻臚卿、謂脩曰、卿常無食、鴻
臚丞差有祿、能作不、脩曰、亦復可爾耳、遂為
之、轉太傅行參軍太子洗馬、避亂南行、至西
陽為賊所害
裕字思曠、放弟也、宏達不及兄、而少有德行
大將軍王敦聞其名、命為主簿、知敦不臣、乃
自終日酣觴、以酒廢職、敦謂裕非當世實才
徒有虛譽而已、遂出為溧陽令、復以公事免

劉云安石渚會稽地名

鍾云思曠理致想高故有知此道語如此行不足勝厚俗淺也

官由是得遠致難論者貴之咸和初除尚書郎不拜臨海東陽二郡不守後徵侍中不就以疾卜居會稽剡山有肥遁之志人以問王羲之羲之曰此公近不驚寵辱雖古之沈冥何以過此成帝崩裕赴山陵至都不往殷劉許事畢便還諸人相與追之裕亦審其必追而疾去至方山不相及劉惔歎曰我入當泊安石渚下耳不敢復近思曠傍裕雖不博學論難甚精嘗問謝萬云未見四本論君試為言之萬敘說畢裕以傅嘏為長傅嘏等論才性同異鍾會集之為四本論言才性同才性異才性合才性離也於是構辭數百言精義入微聞者皆嗟味之裕嘗以人不須廣學正應以禮讓為先故終日靜默無所修綜而物自宗焉在剡曾有好車借無不給有人葬母意欲借而不敢言後裕聞之乃歎曰吾有車而使人不敢借何以車為遂命焚之在剡山久之徵為散騎常侍領國子祭酒俄復以為金紫光祿大夫領琅邪王師並不就或



鍾云達人作俗事自有深意妙在人之不及言者而自表白故為過人大抵士未有不近情而能全節者但不可為俗人語者耳

問裕曰子屢辭徵聘而宰二郡何邪裕曰雖屢辭王命非敢為高也吾少無宦情兼拙于人間既不能躬耕自活必有所資故曲躬二郡豈以騁能私計故耳故時論以裕氣骨不及逸少簡秀不如真長韶潤不如仲祖思致不如殷浩而兼有諸人之美云

## 嵇康

鍾云晉書絕無筆力大都悲悵文而硬人語林諸編事者務以博取勝便不顧儀冗不辨真偽在嵇阮二傳尤甚故一一點竄之○又云自東市罷

慄而中散才多識寡之譏千古莫逃矣然中散才固多識亦非寡嘗其時士君子日周旋於亂臣賊子間使能潔身遠害顧善終年誠為保身之哲此中散初念也不得已而事與願違殺身明志以成仁不可為中散之辯念乎故其書絕巨源絕司馬也慨士季慢司馬也非薄湯武論著管蔡托籛太師欲助毋丘之與義友呂安亦至烈有濟世志力是皆所以大義非具二十分大識者誰與為此而必苟全性命乃為多識敏但孫公和本養生者流以養生而觀喪生是誠然矣在他人豈得染以此論短之

嵇康字叔夜其先姓奚會稽上虞人也以避怨徙於譙之銍縣地有嵇山因家其側遂氏

焉、虞預晉書曰、取稽字之上山以爲姓、蓋以志其本也。父昭、魏督軍糧治書侍御史。兄喜、歷太僕・宗正。康蚤孤、有奇才、風姿特秀、高亮任性、含垢匿瑕、寬簡有大量、學不師授、博洽多聞、與魏宗室婚、拜中散大夫。常好老莊、恬靜寡慾、以脩養性服食之事、彈琴詠詩、自足于懷、以爲神仙稟之自然、非積學所得、至于導養得理、則安期・彭祖之倫可及也、乃著養生論。又以爲君子無私、其論曰、夫稱君子者、心不措乎是非、而行不違



鑑云此猶阮作人之末弄則道者不能默於此

乎道者也。何以言之、夫氣靜神虛者、心不存乎矜尚；體亮心達者、情不繫於所欲。矜尚不存乎心、故能越名教而任自然；情不繫於所欲、故能審貴賤而通物情。物情順通、故大道無違；越名任心、故是非無措也。是故言君子、則以無措爲主、以通物爲美；言小人、則以匿情爲非、以違道爲闕。何者、匿情矜吝、小人之至惡；虛心無措、君子之篤行也。是故傲然忘賢、而賢與度會；忽然任心、而心與善遇；儻然無措、而事與是俱也。其略如此。時康寓居山陽、所與交者、惟陳留阮籍・河內山濤・河南向秀・沛國劉伶・籍兄子咸・琅邪王戎、遂爲竹林之遊、世所謂七賢也。康居貧、性絕巧而好鍛、宅中有一柳樹甚茂、乃激水圜之、每夏月嘗與向秀居其下、鍛以自給。時潁川鍾會貴公子也、精練有辨才、爲文帝所昵。聞康名而造之、康方箕踞而鍛、會至、不爲禮、向秀爲佐鼓排、康揚槌不輟、傍若無人、良久會去、康謂

徐堅月云作史傳貴能寫生所羽欲能令人飛注能令人泣也



死皆中散貫事世說巳詳述之矣備諸公乃選之今併此一本恣筆學者可爲復瞞生而

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會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遂深銜之。及山濤爲選曹郎、將去、舉康自代、康與濤書告絕、見文選因自說不堪流俗、而非薄湯武、文帝聞而怒焉。初、康與東平呂安友善、安每一相思、輒千里命駕、會安兄巽誣安不孝、囚之、安引康爲證、康義不負心、保明其事、并復收康。鍾會因是譖於文帝曰、康嘗欲助毋丘儉反、賴山濤不聽。昔齊戮華士、魯誅少正卯、誠以亂時害政、故聖

王元美云、筆欵嵇生琴及嵇酉、今千古成人對之、恰爲下當況其身千與歌、上自祭罰缺管、超絕人果然哉、歎絕

賢去之、且安康㊟有盛名於世、而言論放蕩、晉云并酉其所蕩之非毀典謨、王者所不宜容、宜因豐除之、以淳風俗、帝昵聽之、遂殺安及康、康將刑東市、太晉云學生三千人、請以爲師、弗許、康神氣不變、顧文士傳視日影、語林如在目前索琴彈之、曰、昔袁孝尼嘗從吾學廣作文平引陵散、吾每靳固之、廣陵散於今絕矣、時人莫不痛之、帝亦尋悟焉、初康採藥於汲郡共北山中、見隱者孫登、康與之言、登默然不對、踰時、康將去、曰、先生竟無言乎、登乃曰、子才多識寡、



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康及遭呂安事、爲詩自幽憤詩見文選責、有曰、欲寡其過、謗議沸騰、性不傷物、頻致怨憎、昔慚柳下、今愧孫登、謂此也、康善談理能屬文、其高情遠趣、率然玄遠、撰上古以來聖賢隱逸遁心遺名者、凡百一十有九人、集爲傳贊、蓋自欲友其人於千載也、又所著諸文論六七萬言、皆爲世所玩詠、子紹、別有傳

## 向秀

向秀字子期、河內懷人也、清悟有遠識、少爲

劉云、何此篇殊勁淑哀

同郡山濤所知、又與譙國嵇康、東平呂安友善、並有拔俗之韻、其進止亦無不同、故嘗佐康鍛於洛邑、又共呂安灌園於山陽、旨視誠莫逆者、後二人既以事見法、秀遂應本郡計入洛、文帝問曰、聞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秀曰、以爲巢許猖介之士、未達堯心、豈足多慕、帝甚悅、秀乃自此役、作思舊賦見文選、後爲散騎侍郎、轉黃門侍郎、散騎常侍、在朝不任職、容迹而已、秀雅好老莊學、初注莊子者、數十



家、莫能究其旨要、秀乃於舊注外、爲之隱解、舊子康見地於是府始欲注、秀嘗以告康安、康安咸曰、此書詎復於廢事須注、正是妨人作樂耳、及書將成、康見曰、殊復勝不、安亦驚曰、莊周不死矣、其後秀卒、二子純悌皆幼、義遂零落、然猶有別本、惠帝世、爲河南郭象所得、象爲人薄行有儁才、以秀義不傳、遂竊爲己注、但補秀闕注者、秋水至樂二篇、又易馬蹄一篇、其餘或定點文句而已、後秀義別本出、故今有向郭二莊、其義一

也。秀嘗又注周易，其大義亦有可觀。

## 劉伶

劉伶字伯倫，沛國人也。容貌甚陋，放情肆志，常以細宇宙齊萬物為心。澹默少言，不妄交游，與阮籍、嵇康相遇，欣然神解，携手入林。常乘鹿車，携一壺酒，使人荷鍤而隨之，謂曰：「死便埋我。」或酣縱裸形在屋中，人見譏之，伶曰：「吾以天地為宅舍，屋宇為幝衣，諸君自不當入我幝中，又何惡乎？」其自任如此。常渴甚，求



酒于其妻，妻捐酒毀器，涕泣而諫。不聽。嘗醉，與俗人相忤，其人攘袂而前，伶徐曰：「雞肋不足以安尊拳。」其人笑而止。伶雖陶兀昏放，而機應不差。未嘗厝意文翰，終其世，惟著酒德頌一篇而已。嘗為建威參軍。泰始初，對策盛言無為之化，時輩皆得高第，伶獨以無用罷。竟以壽終。

鍾云晉文帝日嗣宗為至與常加保護可謂極相知者矣王敦謂思曠虛寡無賢出之於外與伯倫并來以無用見罷可謂不相知也然其為保身則一慎之一宇材達曠觀笑傘眼孔不必言日無實日無川明哲之士生於末亂乃具所求必名于世而不可必得者也

評云謝幼輿是任達中勁一人

## 謝鯤

謝鯤字幼輿，陳國陽夏人也。少知名，通簡，有高識，不脩威儀，好老易，王衍、嵇紹並奇之。永興中，長沙王乂入輔政，時有疾鯤者，言其將出奔，乂欲鞭之，鯤解衣就罰，曾無忤容。既舍之，又無喜色。太傅東海王越聞其名，辟為掾，尋坐家僮取官稾除名。鯤聞之，方清歌鼓琴，不以屑意，莫不服其遠暢，越尋更辟之，轉參



軍事。鯤以時方多故，乃謝病去職，避地豫章。左將軍王敦引為長史，以討杜弢功，封咸亭侯。母憂去職，服闋，遷敦大將軍長史。時王澄在敦坐，見鯤，惟歎謝長史可與言，都不眄敦。鯤不徇功名，無砥礪行，居身于可否之間，雖自處若穢，而動不累高。敦有不臣之迹，顯于朝野，鯤知其不可以道匡弼，乃優游寄遇，不屑政事，從容諷議，卒歲而已。遂與王澄、畢卓之徒，慕竹林諸人，散髮縱酒，裸袒箕踞，自謂

傳云字字有斟酌欣判傳鯤鯤慨切雅正皆此類也

任達、故嘗挑隣家女以折齒。鯤既歸、傲然長嘯曰、猶不廢我嘯歌。時人聞之、為語曰、任達不已、幼輿折齒。然敦以其名高、雅相賓禮。常使至都、明帝在東宮、見之、甚親重、問曰、論者以君方庾亮、自謂何如。答曰、端委廟堂、使百僚準則、鯤不如亮。一丘一壑、自謂過之。及敦將為逆、謂鯤曰、劉隗奸邪、將危社稷、吾欲除君側之惡、匡主濟時、何如。對曰、隗誠始禍、然城狐社鼠也。後漢虞延曰城狐社鼠不畏熏燒謂有所憑托也以諭君之左右敦怒曰、君庸才、豈達大體。乃出鯤為豫章太守、又留不遣、特以鯤劇時望、逼與俱下。敦據石頭、歎曰、吾不復得為盛德事矣。鯤曰、何為其然、但使自今以往、日忘日去耳。言日復一日忘前事則君臣嫌疑之迹亦日去耳初敦謂鯤曰、吾當以周伯仁為尚書令、戴若思為僕射。及至都、復曰、近來人情何如。鯤對曰、明公之舉、雖欲大存社稷、然悠悠之言、實未達高義。周戴南北人望、明公舉而用之、群情帖然矣。敦曰、君麤疎耶、



劉云深是晉人

二子不相當、吾已收之矣。鯤愕然自失。參軍王嶠以敦欲誅顗、切諫之、敦大怒、欲斬嶠、衆懼莫敢言者。鯤曰、明公舉大事、不戮一人、嶠以獻替忤旨、便以釁鼓、不亦過乎。敦乃止。敦既誅害忠賢、而稱疾不朝、將還武昌、鯤喻敦曰、公大存社稷、建不世之勳。然天下之心、實有未達。若能朝天子、使君臣釋然、萬物之心于是乃服。仗衆望以順群情、盡沖退以奉主上。如斯則勳侔一匡、名垂千載矣。敦曰、君能保無變乎。對曰、鯤近日入覲、主上側席、遲得見公、宮省穆然、必無虞也。公入朝、鯤請侍從。敦勃然曰、正復殺君等數百人、亦復何損于時。竟不朝而去。軍還、敦使之郡、莅政清肅、百姓愛之。尋卒官。溫嶠嘗謂鯤子尚曰尊大君豈惟識量淹遠至于神鑒沈深雖諸葛瑾之喻孫權不過也其為有識者推崇如此。後追贈太常、謚曰康。子尚別有傳。

鍾云謝鯤從諫有過於信阮非所為者至正故乃達觀為之步步卻縫飾節匡救苦

心妙手銳弄海鷗於掌而用捽佐虎之勢
雖其言不盡用而所持者正所全者多之益
遺矣嘗年乃英雄窮路盡頭無可奈何之甘
想宵人順導之而正士逆折之是以自甘
從逆覷意在先引教于善而其逆自消使
社稷陰受其福共正喻不減陳玄伯妙用
才下溫太眞才誠相合膽識交濟晉之忠
臣亦能臣也童七賢巷名全身者可及即
訪進一文阮公亦自有愧而歎以逵之
可歎也黃魯直有言臨大節而不可奪乃
共不俗人也今作達者輒自謂不俗
知此而謂不俗則達故未易言也

## 胡毋輔之

蔣云自胡毋輔之以下諸傳俱敘得有醴悖無廉繩削

胡毋輔之字彥國泰山奉高人也高祖班漢



執金吾父原爲太尉長史終河南令輔之少擅高名有知人之鑒性嗜酒任縱不拘小節與王澄王敦庾敳俱爲太尉王衍所昵號曰四友澄嘗與人書曰彥國吐佳言如鋸木屑霏霏不絕誠爲後進領袖也辟別駕太尉掾並不就以家貧求試守繁昌令始節酒自厲甚有能名遷尚書郎豫討齊王冏賜爵陰平男累轉司徒左長史復求外出爲樂安太守與郡人光逸晝夜酣飲不視事時成都王穎

爲太弟召爲中庶子遂與謝鯤王澄諸人俱爲放達嘗過河南門下飲河南騶王子博箕坐其傍輔之叱使取火子博曰我卒也惟不乏吾事則已安復爲人使輔之因就與語歎曰吾不及也薦之河南尹樂廣廣召見甚悅之擢爲功曹其甄拔人物若此東海王越聞輔之名引爲從事中郎復補振威將軍陳留太守越薨避亂渡江元帝以爲安東將軍諮議祭酒遷湘州刺史假節到州未幾卒子謙



之字子光才學不及父而傲縱過之輔之嘗酣飲謙之闚而厲聲呼其父字曰彥國年老不得爲爾將令我尻（苦高反）背東壁輔之歡笑呼入與共飲其所爲如此

## 畢卓

畢卓字茂世新蔡人也少爲胡毋輔之所知太興末爲吏部郎常飲酒廢職比舍郎釀熟卓因醉夜至其甕間盜飲之爲掌酒者所縛明旦視之乃畢吏部也遽釋其縛卓遂引主人

實于爽側，致醉而去。卓嘗謂人曰：得酒滿數百斛船，四時甘味置兩頭，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螯，拍浮酒船中，便足了一生矣。及過江，爲溫嶠平南長史，卒。

## 王尼

王尼校：通鑑考異作尼本古仁字，又音或尼字孝孫，或當讀爲仁字 廿

王尼字孝孫，城陽人也，或云河內人，本兵家子，寓居洛陽，卓犖不羈。初爲護軍府軍士，胡毋輔之與琅邪王澄、北地傅暢、中山劉輿、潁



川荀邃、河東裴遐迭屬河南功曹甄述及洛陽令曹攄請解之，攄等以制旨所及，不敢，輔之等齎羊酒詣護軍門，門吏疏名呈護軍，護軍嘆曰：諸名士持羊酒來，將有以也。尼時以給府養馬，輔之等入，遂坐馬廐下，與尼炙羊飲酒，醉飽而去，竟不見護軍。護軍大驚，即與尼長假，因免爲兵。東嬴公騰辟爲車騎府舍人，不就。時尚書何綏奢侈過度，尼謂人曰：綏居亂世，矜豪乃爾，將死不久。人曰：伯蔚聞言必相危害。尼曰：伯蔚比聞我語，已死矣。未幾，綏果爲東海王越所殺。初入洛，尼詣越不拜，越問其故，尼曰：公無宰相之能，是以不拜。因數之，言甚切。又云：公負尼物。越大驚曰：寧有是也。尼曰：昔楚人亡布，謂令尹盜之，今尼屋舍資財悉爲公軍人所略，尼今飢凍，是亦明公之負也。越大笑，即賜絹五十匹。諸貴人聞，競往餉之。洛陽陷，避亂江夏。時王澄爲荊州刺史，遇之甚厚。尼早喪婦，有一子，無居宅，惟



畜露車，有牛一頭，每行，輒使御之，暮則共宿車上。常歎曰：滄海橫流，處處不安也。俄而澄卒，荊土饑荒，尼不得食，乃殺牛壞車，煮肉噉之。既盡，父子俱餓死。

許云尼殆是有道者觀其料何綏之死其識若神何異孫登之決中散況露車無定隨處山水亦何擇多子蔭門一餐否耶

## 羊曼

步騎

羊曼字祖延，太傅祜兄孫也。父暨，陽平太守。曼少知名，避難渡江，元帝以爲鎮東參軍，轉

丞相王導委以機密歷黃門侍郎尚書吏部郎晉陵太守以公事免曼任達頗縱好飲酒與溫嶠庾亮阮放桓彝同志友善並為中興名士時州里稱陳留阮放為宏伯高平郗鑒為方伯泰山胡毋輔之為達伯濟陰卞壼為裁伯陳留蔡謨為朗伯阮孚為誕伯高平劉綏為委伯而曼為黜伯黜字晉書音義無訓按頗二相字訓當是轄字宗訓日晉中興書太山羊曼常頏徵云云兗州號為濌伯此字少無音訓案孝元帝當謂晉日內來不識惟張簡志見敘呼為疑美之疑伯附便遂承之亦不知所出附志是



湘州刺史張顗蘊也江南號為顗學家法處世代殊近當是耆老相傳俗間又有韜諺語蓊無所不施無所不容之意也顧野王玉篇誤為黑傍奇頗雖傳物倚出簡害孝元之下而二人皆云重邊者所以數本並無作黑省重者足多饒積厚之意從黑更無義訓凡八人號兗州八伯蓋擬古之八俊也王敦既與朝廷乖貳羈錄朝士曼為右長史曼知敦不臣終日酣醉諷議而已敦以其士望厚加禮遇不委以事故得不涉其難敦敗代阮孚為丹陽尹時朝士過江初拜官相飾供饌曼拜丹陽客來早者得佳設日晏則漸罄不復

及精隨客早晚而不問貴賤有羊固拜臨海太守竟日皆美雖晚至者猶獲盛饌論者以固之豐腆乃不如曼之眞率蘇峻作亂加前將軍率文武守雲龍門王師不振或勸曼避峻曼曰朝廷破敗吾安所求生勒衆不動為峻所害峻平追贈太常子賁嗣少知名尚明帝女南郡悼公主除秘書郎早卒弟聃字彭祖少不經學時論皆鄙其凡庸先是兗州有八伯之號其後更有四伯大鴻臚陳留江泉



以能食為穀伯豫章太守史疇以大肥為笨伯散騎郎高平張嶷以狡妄為猾伯而聃以狼戾為瑣伯蓋擬古之四凶云

光逸

光逸字孟祖樂安人也初為博昌小吏縣令使逸送客冒寒舉體凍濕還遇令不在逸解衣炙之入令被中臥令還大怒將加嚴罰逸曰家貧衣單沾濕無可代若不暫溫勢必凍死奈何惜一被而殺一人乎君子仁愛必不

特云胡毋先同之屬臣子同逆王平稱與選光孟祖自是別具急眼十八何嗎被相士而在皮毛者寡可恨可惜

爾也、故寢而不疑、令奇而釋之。後爲門亭長
迎新令至京師、胡毋輔之與荀邃共詣令家
望見逸、謂邃曰、彼似奇才、便呼上車、與談良
久、果俊器、令怪客不入、吏白與光逸語、令大
怒、除逸名、斥遣之。後舉孝廉、爲州從事、棄官
投輔之、輔之時爲太傅越從事中郎、薦逸於
越、越以門寒不召、越後因閑宴、責輔之無所
舉薦、輔之曰、前舉光逸、公以非世家不召、非
不舉也。越即辟焉、書到郡縣、皆以爲誤、審知

是逸、乃備禮遣之。尋以世難、避亂渡江、復依
輔之、初至、屬輔之與謝鯤、阮放、畢卓、羊曼、桓
彝、阮孚、散髮裸袒、閉室酣飲、已累日、逸將排
戶入、守者不聽、逸便於戶外脫衣露頭、於狗
竇中窺之而大叫、輔之驚曰、他人決不能爾。
必我孟祖也。遽呼入、遂與飲、不捨晝夜、時人
謂之八達。元帝以逸補軍諮祭酒、中興建爲
給事中、卒官。
史臣曰、夫學非常道、則物靡不通、理有忘言

理云狀才權蘊有當權執其中一勝先可引以之其文

則在情斯遣、其進也、撫俗同塵、不居名利、其
退也、餐和履順、以保天眞、若乃一其本源、體
無爲之用、分其華葉、開寓言之道、是以伯陽
埀範、鳴謙置式、欲崇諸己、先下於人、猶大樂
無聲、而跡斯應者也。莊生放達其旨、而馳
辯無窮、棄彼榮華、則俯輕爵位、懷其道術、則
傾蔑王公、舐痔兼車、鳴鳶吞腐、以茲自口、於
焉翫物、殊異虛舟、有同攘臂、嵇阮竹林之會、
劉畢芳樽之友、馳騖莊門、排登李室、若夫儀

天布憲、百官從軌、經禮之外、棄而不存、是以
帝堯縱許由於埃壒之表。光武舍子陵於潺
湲之瀨、松蘿低舉、用以優賢、嚴水澄華、茲焉
賜隱。臣行厥志、主有嘉名、至於嵇康遺巨源
之書、阮氏創先生之傳、軍諮散髮、吏部盜罇、
豈以世疾名流、茲焉自垢、臨鍛竈而不迴、登
廣武而長嘆、則嵇琴絕響、阮嘯徒存、通其旁
徑、必彫風俗、召以效官、居然尸素、軌躅之外、
或有可觀者焉、咸能符契情靈、各敦終始、愴

神交於晚節，或相思而動駕。史臣是以拾其遺事，附于篇云。

列傳第十九　晉書四十九



列傳第二十　晉書五十　三經義書

竟陵鍾惺原評　檇李蔣之翹刪定

太倉張采　恭校

## 曹志

曹志字允恭，魏陳思王植之孼子也。少好學，以才行稱，夷簡有大度，兼善騎射。植曰：此保家主也。立以爲嗣。後改封濟北王。武帝爲撫軍將軍，迎陳留王于鄴，志夜謁見帝，與語，自暮達旦，甚奇之。及帝受禪，降爵鄄城縣公，爲



樂平太守，志在郡上書以爲宜尊儒重道，請爲博士置吏卒。遷章武趙郡太守，雖累郡職，不以政事爲意，晝則游獵，夜誦詩書，以聲色自娛，當時見者未審其量也。咸寧初，詔爲散騎常侍國子博士。帝嘗閱六代論，問志曰：是卿先王所作邪？志對曰：先王有手所作目錄，尋按無此。帝曰：誰作？志曰：是臣族父冏所作，以先王文高名著，欲令書傳于後，是以假託。帝曰：古來亦多有是。顧謂公卿曰：父子證明

張云時因太子不慧故群從諸嘴皆在齊王然制國之道當使輕重相權爲不可動本可恃一人爲安危也使於王秉政雖能外鎮群心未能內消隱禍機爲禁如後強制之事未可料也

評云文氣嫩剴不特秦平切而造詞亦膩固不負爲谷父之子

自今可無復疑、後遷祭酒、齊王攸將之國、下太常議崇錫文物、時博士秦秀等、以爲齊王宜內匡朝政、不可之藩、志因愴然歎曰、安有如此之才、如此之親、不得樹本助化、而遠出海隅、晉朝之隆、其殆乎哉、乃奏議曰、伏聞大司馬齊王當出藩東夏、備物盡禮、同之二伯、今陛下爲聖君、稷契爲賢臣、內有魯衛之親、外有齊晉之輔、坐而守安、此萬世之基也、古之夾輔王室、同姓則周公、異姓則太公、皆身



在內廷、五世反葬、後雖有五霸代興、終于尾大不掉、豈與召公之歌棠棣、周詩之詠鴟鴞同日論哉、今聖朝創業之始、始之不諒、後事難工、幹植不强、枝葉不茂、骨鯁不存、皮膚不克、自羲皇以來、豈一姓所能獨有、欲結其心者、當有磐石之固、夫欲享五世之利者、當與天下議之、故秦魏欲獨擅其威、而財得沒身、周漢能分其利、而親疏爲用、此自聖王之深慮、事雖淺、當深謀之、言雖輕、當重思之、志備位儒官、若言不及禮、是志寇竊、知忠不言、議所不敢、志以爲當如博士等議、帝覽之、大怒曰、曹志尚不明吾心、況四海乎、以議者不指答所問、橫造異論、策免太常鄭默、于是有司奏收志等結罪、詔惟免志官、以公還第、其餘皆付廷尉、頃之、志復爲散騎常侍、遭母憂、居喪過禮、因此篤病、喜怒失常、九年卒、太常奏以惡謚、崔褒歎曰、魏顆不從亂、以病爲亂故也、今謚曹志而謚其病、豈謂其病不爲亂乎、



于是謚爲定、

## 庾峻

庾峻字山甫、潁川人也、父道、廉退貞固、養志不仕、牛馬有踶齧者、恐傷人、不貨于市、及諸子貴、賜拜大中大夫、峻少好學、有才思、歷郡功曹、舉計掾、州辟從事、太常鄭袤見峻、大奇之、舉爲博士、時方重莊老、謂六經爲聖人糟粕、而峻獨悵雅道浸衰、乃潛心儒典、屬高貴鄉公幸太學、問尚書義于峻、峻援引師說、申

予云庾山濤不喜老莊而所言者皆老莊之術，然欲進賢先須退不肖，亦是明論

暢疑滯、對答詳悉、遷秘書丞。長安有大獄、久不決、拜峻侍御史、往斷之、朝野稱允。武帝踐阼、賜爵關中侯、累遷侍中、加諫議大夫、常侍帝講詩、中庶子何劭論風雅正變、峻起難往反、四坐莫屈之。是時風俗趣競、禮讓陵遲、峻上疏曰、臣聞黎庶之性。人衆而賢寡。設官分職。則官寡而賢衆。爲賢衆而多官。則妨化。以無官而棄賢。則廢道。是故聖王之御世也、因人之性、或出或處、故有朝廷之士、佐主成化、猶人之有股肱心膂、共爲一體也、山林之士、被褐懷玉、太上棲于丘園、高節出于衆庶、其次輕爵服、遠耻辱、以全名、最下就列位、惟無功而能知止、彼其清劭足以抑貪汙、退讓足以息鄙事、斯所以爲美也、先王嘉之、故大者有玉帛之命、其次有几杖之禮、以厚德載物、出處有地、旣廊廟多賢才、而野人亦不失爲君子、此先王之弘也、夫不革百王之弊。徒務救世之政、文士競智而務入。武夫恃力而爭



先。又國無隨才任官之制。俗無難進易退之耻。是以普天之下。尤競而後讓。舉世之士。有進而無退。大人溺于動俗。執政撓于群言。衡石爲之失平。清濁安可復分也。臣愚以爲古者大夫七十懸車、自今非元功國老、三司上才、可聽七十致仕、則士無懷祿之嫌矣、其父母八十、可聽終養、則孝莫大于事親矣、吏歷試無績、依古終身不仕、則官無秕政矣、能小而不能大、可降還涖小、則使人以器矣、人主進人以禮、退人以禮、人臣亦量能受爵矣、其有孝如王陽、臨九折而去官、潔如貢禹、冠一免而不著、及知止如王孫、知足如疏廣、雖去列位而居東野、與人父言依于慈、與人子言依于孝、此其出言合于國檢、危行彰于本朝、是故先王許之、而聖人貴之、夫人之性陵上、猶水之趣下也、益而不已必決。升而不已必困。始于匹夫。行義不敦。終于皇輿。爲之敗績。固不可不慎也。又疾世浮華、不修名實、著論

以非之、文繁不載。九年卒、三子珉、琮、敳。蔣云原史作二子、珉、敳。今按峻三子、長珉、次琮、次敳、琮字子躬、有厥族甚知名、家在長城西、號曰城西公府、仕至太尉掾、有女嫁王衍長史濠其外孫也。世說云王丞相目子躬門人理弘然我已上人。庾預晉書亦稱琮爲峻第二子、此峻之有三子固無疑者、但不知此書何以疎畧至是。

珉字子琚、性淳和好學、少歷散騎常侍、本國中正、侍中、封長岑男。懷帝之沒劉聰也、原史作劉元海、誤。珉從於平陽、聰大會、因使帝青衣行酒、珉大號哭、賊惡之。會有告珉及王儁等謀應劉琨者、聰遂圖弒逆、珉等並遇害。初、洛陽未陷、珉爲侍中、直省內、謂同僚曰、世路如此、禍難將及。吾當死此屋耳。及是竟不免焉。太元末追謚曰貞。

敳字子嵩、長不滿七尺、而腰帶十圍、雅有遠韻。自始職以至終、未嘗以事嬰心、從容酣暢、寄通而已。時人稱之、以爲善於託大、長於自藏。劉云自是論難字法嘗讀莊子、既掩卷、嘆曰、正與人意闇同。太尉王衍雅重之。爲陳留相、數見王室多難、知不免於禍、乃著意賦以自廣、衍賈誼之服鳥也。從子亮見賦、問曰、若有意也、非賦所盡。若無意也、復何所賦。答曰、正在有無之間耳。郝云此所謂精名理也、捕風從影、落無棲泊、迄至於此遷吏部郎。參東海王越太傅軍事、轉軍諮祭酒。豫州牧長史原史大武誤汲考非衆之職、此五字舊在河南字上、非是時越府多儁異、敳在其中、常自神王。二字諸本誤刻作補先是、河南郭象善老莊、敳甚知之、每曰、郭子玄何必減庾子嵩。象後爲太傅主簿、任事專勢、敳謂象曰、卿自是當世才。我疇昔之意、都已盡矣。其伏理推心、皆此類也。數有重名、爲搢紳所推、而聚歛積實、談者譏焉。故都官從事溫嶠嘗奏之、蔣云世說庾子嵩目和嶠森森如千丈松、雖磊砢有節目、已載和嶠傳矣、此復以太真聞名、又謂義此曰、嶠奏之、敳更加嶠目、於云云作史策此與今人可笑人矣時左長史劉輿亦欲擠敳於越、無迹可間、乃亦以敳雄於貲、說越令就換錢千萬、越遂於衆坐中問敳、是時敳已醉酣、幘墮几上、以頭就取穿幘、徐答云、下官家有二千萬、隨公所取。輿於是乃服。越甚悅、曰、是不可以小人之慮、度君子之心也。至永嘉中、爲石勒所執、與王衍俱被害。

再云此一條令賈充亦不得下死此條爲虛云卿并賁等州下貴冀得善

郭象

庾純

荊云庾純傳不過是酒訟耳乃締此特大案中語表議亦俱有神采淵汝甚丁

庾純字謀甫，峻弟。博學有才義，郡補主簿，仍參征南府，累遷黃門侍郎，封關內侯，歷中書令、河南尹。初，純以賈充姦佞，與任愷共舉充西鎮關中，充由是不平。充嘗宴朝士，而純後至，充謂曰：君行常居人前，今何以在後？純曰：旦有小市井事不了，是以來後。世言純之先嘗有伍伯者，充之先有市魁者，充、純以此相譏焉。充自以位隆望重，意殊不平。及純行酒，充不時飲。純曰：長者爲壽，何敢爾乎！充曰：父老不歸供養，卿爲無天地。純怒曰：賈充！天下兇兇，由爾一人。充曰：充輔佐二世，蕩平巴蜀，有何罪而天下爲之兇兇？純曰：高貴鄉公何在？衆坐因罷。充左右欲執純，中護軍羊琇、侍中王濟佑之，因得出。充慙怒，上表解職。純亦上河南尹、關內侯印綬，上表自劾。御史中丞孔恂劾純，請免官。詔曰：先王崇尊卑之禮，明貴賤之序，著溫克之德，記沈酗之禍，所以光宣道化，示人軌儀也。昔廣漢陵慢宰相，獲犯上之刑；灌夫託醉肆忿，致誅斃之罪。純以凢才，備位卿尹，不惟謙敬之節，不忌覆車之戒，陵上無禮，悖言自口，宜加顯黜，以肅朝倫。遂免純官。又以純父老不求供養，使據禮典正其臧否。太傅何曾、太尉荀顗、驃騎將軍齊王攸議曰：凡斷正臧否，宜先稽之禮律。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新令亦如之。按純父年八十一，兄弟六人，三人在家，不廢侍養。純不求供養，其于禮律未有違也。司徒石苞議：純榮官忘親，惡聞格言，不忠不孝，宜除名，削爵土。司徒西曹掾劉斌議以爲：敦敘風俗，以人倫爲先；人倫之教，以忠孝爲主。忠故不忘其君，孝故不忘其親。若孝必專心于色養，則明君不得而臣；忠必不顧其親，則

張云純本以大
猥有兄而以醉
自詆爲時所責也

評云擬賈公辭
一時無其疑似

父母不得而子也。是以爲臣者必以義斷其恩。爲子者必以情割其義。在朝則從君之命，在家則隨父之制。然後君父兩濟，忠孝各序。純兄峻，以父老求歸，峻若得歸，純無不歸之勢。峻不得歸，純無得歸之理，純雖自聞，而不見聽。河南功曹史龐札等表曰：尹少履清苦，事親色養，歷職內外，公廉無私，其行已也恭，率下也敬，先衆後己，實是宿心，一旦由醉，責以暴慢，按奏狀不忠不孝，群公建議，削除爵



土，此愚臣所以自悲自悼，拊心泣血也。尹以犯違受黜，而所由者醉。公以敘義是責，而所因者忿。積忿以立義，由醉以得罪。禮律不復爲斷。文致欲以成法，是以愚臣敢冒死云之誅。而恥不伸于盛明之世，惟蒙哀察。帝復下詔曰：自中世以來，多爲貴重順意，賤者生情，故令釋之定國，得揚名于前世。今議責庾純，不惟溫克，醉酒沉湎，此責人以齊聖也。疑賈公亦醉，若其不醉，終不于百客之中，責以不

里老御舉諸頭
畢白大事也一
延守此處可施
刪無當于節冊
然此是小事大
恐既或用狂庆
純又裝無協罰
兄則斷技實難
若非以紀綱出
之當不能了此
案耳。

孫云讓諸侯王
說制政者惟東
可十餘斗

去官供養也。大晉依聖人典禮，制臣子出處之宜，若有八十，皆當歸養，亦不獨純也。古人云：由醉之言，俾出童羖，明不責醉。恐失度也。所以免純者，當爲將來之醉戒耳。齊王劉掾議當矣。復以純爲國子祭酒，加散騎常侍。遷侍中，以父憂去官。起爲御史中丞，轉尚書，除魏郡太守，不之官，拜少府，卒。子旉。

旉字允臧，少有清節，歷位博士。齊王攸之就國也，下禮官議崇錫之物，旉與博士太叔廣



劉暾、繆蔚、郭頤、秦秀、傅珍等上表諫曰：大晉龍興，隆唐周之遠跡，王室親屬，佐命功臣，咸受爵土。今詔大司馬齊王出統方嶽，當遂撫其國家，將準古典，以垂永制。昔周之選建明德，以左右王室也，則周公爲太宰，康叔爲司寇，聃季爲司空，及召南畢毛諸國，皆入居公卿之位，明股肱之任重，守地之位輕也。漢諸侯王，在丞相三公上，其入贊朝政者，乃有兼官，其出之國，亦不復假台司虛名爲隆寵也。

陳云夏侯駿稱官銜。

今使齊王賢邪。則不宜以母弟之親尊居魯衛之常職。不賢邪。不宜大啓土宇。表見東海也。古禮三公無職。坐而論道。不聞以方任嬰之。惟周室大壞。宣王中興。四夷交侵。救急朝夕。然後命召穆公征淮夷。故其詩曰。徐方不回。王曰旋歸。宰相不得久在外也。今天下已定。六合為家。將數延三事。與論太平之基。而更出之。去王城二千里。違舊章矣。專草議。先以呈父純。純不禁。太常鄭默博士祭酒曹志。



竝過其事。武帝以博士不荅所問。荅所不問。大怒。事下有司。尚書朱整褚䂮等。奏專等僥官離局。迷罔朝廷。崇飾惡言。假託無諱。請收專等。付廷尉科罪。專父純。詣廷尉自首專以議草見示。愚淺聽之。詔免純罪。廷尉劉頌奏專等大不敬。當棄市。尚書奏請報聽廷尉行刑。尚書夏侯駿謂朱整曰。國家乃欲誅諫臣。官立八座。正為此時。卿可共駁正之。整不從。駿怒起曰。非所望也。乃獨為駮議。左僕射魏舒。右僕射下邳王晃。亦從駿議。奏留中七日。乃詔曰。專等備為儒官。不念奉憲制。不指荅所問。敢肆其誣罔之言。以干亂視聽。而專是議主。應為戮首。但專及家人。竝自首。大信不可奪。秦秀傅珍。前者虛妄。幸而得免。復不以為懼。當加罪戮。以彰凶慝。猶復不忍。皆丐其死命。專秀珍等。竝除名。後數歲復起為散騎侍郎。終于國子祭酒

秦秀



蔣云此傳不盡載秀所議散見尚多同此但理論侃侃文字極典核但局面近方予待賓共自共識見是不肯隨人觀場者

秦秀字玄良。新興雲中人。父朗。魏驍騎將軍。秀少敦學行。以忠直知名。咸寧中為博士。何曾卒。下禮官議謚。秀議曰。故太宰何曾雖階世族之胤。而少以高亮嚴肅。顯登王朝。事親有色養之名。在官奏科尹模。此二者。實得臣子事上之槩。然資性驕奢。不循軌則。以古義言之。非惟失輔相之宜。違斷金之利也。穢皇

舊云作謚以親録今宜作謚事耳觀秀二議尚是直道在于人心然皆不爲從而人主自執之雖賈充不爽矣惟論其何以謚

代之美，壞人倫之教，生天下之醜，示後生之傲，莫大于此。宰相大臣，人之表儀，若生極其情，死又無貶，是則帝室無正刑也，王公貴人復何畏哉。謹按謚法，名與實爽曰繆，怙亂肆行曰醜。曾之行已，皆與此同，宜謚繆醜公。時雖不同秀議，而聞者懼焉。秀性惡讒佞，疾之如讐，素輕鄙賈充。及伐吳之役，聞其爲大都督，謂所親曰：充文按小才，乃居伐國大任，吾將哭以送師。或止秀曰：昔蹇叔知秦軍必敗，



故哭送其子耳。今吳無道，有自亡之形，群率踐境，將不戰而潰，子之哭也，既爲不智，又不赦之罪。于是乃止。及孫皓降于王濬，充未知之，尚以吳未可平，抗表請班師，時與告捷表同至。故朝野以充位居人上，智出人下，僉謂秀爲知言。及充薨，秀議曰：充舍宗族弗授，而以異姓爲後，悖禮溺情，以亂大倫。昔鄫養外孫莒公子爲後，春秋書莒人滅鄫。聖人豈不知外孫親邪，但以義推之，則無父子耳。又按

見充傳

詔書云云，則以外孫爲後，自非元功顯德，不之得也。天子之禮，蓋可然乎。絶父祖之血食，開朝廷之禍門。謚法，昏亂紀度曰荒。請謚荒公。不從。先是王濬有平吳勳，爲王渾所譖，又誣濬得吳寶物，帝雖不聽，無明賞罰，止以濬爲輔國大將軍，天下咸爲之怨。秀上言曰：自大晉啓祚，輔國之號，率以舊恩，此爲王濬無功之時受九列之顯位，立功之後，更得寵人之辱號也。四海視之，孰不失望。蜀小吳大，平



蜀之後，二將皆就加三事。今濬還而降等，天下安得不惑乎。吳之未亡也，雖以三祖之神武，猶躬受其屈，以孫皓之虛名，足以驚動諸夏。每一小出，雖聖心知其垂亡，然中國輒懷惶怖。當爾時，有借天子百萬之衆，平而有之，與國家結兄弟之交，臣恐朝野實皆甘之耳。今濬舉蜀漢之卒，數旬而平吳，雖舉吳人之財寶以與之，本非已分有焉，而據與計校乎。帝乃還濬。後與劉暾等同議齊王攸事，忤旨，

除名。尋復起爲博士。秀性悻直。與物多忤。爲

博士前後垂二十年。卒于官。

列傳第二十　晉書五十　終



列傳第二十一　晉書五十一　三

竟陵鍾　惺原評

檇李蔣之翹刪定

臨安陸彥龍參校

皇甫謐　子方回

[illegible]

皇甫謐字士安。初名靜。安定朝那人。漢太尉嵩之曾孫也。出後叔父。徙居新安。年二十。不好學。游蕩無度。或以爲癡。嘗得瓜果。輒進所後叔母任氏。任氏曰。孝經云。三牲之養。猶爲不孝。汝今年餘二十。目不存教。心不入道。無以慰我。豈我教有所闕。何爾魯鈍之甚也。因對之流涕。謐乃感激。就鄉人席坦受書。勤力不怠。居貧。躬自稼穡。帶經而農。遂博綜典籍百家之言。沈靜寡欲。始有高尚之志。以著述

爲務，自號玄晏先生。著禮樂聖真之論。後得
風痹疾，猶手不輟卷。或勸謐修名廣交，謐以
爲非聖人孰能兼存出處。居田里之中，亦可
以樂堯舜之道，何必崇接世利，事官鞅掌，然
後爲名乎。作玄守論以答之曰：或謂謐曰，富
貴人之所欲，貧賤人之所惡，何故委形待于
窮而不變乎。且道之所貴者，治世也。人之所
美者，及時也。先生年邁齒變，飢寒不贍，轉死
溝壑，其誰知乎。謐曰：人之所至惜者，命也。道



之所必全者，形也。性形所不可犯者，疾病也。
若擾全道以損性命，安得去貧賤存所欲哉。
吾聞食人之祿者，懷人之憂。形強猶不堪，況
吾之弱疾乎。且貧者士之常，賤者道之實。處
常得實，沒齒不憂，孰與富貴擾神耗精者乎。
又生爲人所不知，死爲人所不惜，至矣。喑聾
之徒，天下之有道者也。夫一人死而天下號
者，以爲損也。一人生而四海笑者，以爲益也。
然則號笑非益死損生也。是以至道不損，至

德不益，何哉。體足也。如迴天下之念，以追損
生之禍，運四海之心，以廣非益之病，豈道德
之至乎。夫唯無損，則至堅矣。夫唯無益，則至
厚矣。堅故終不損，厚故終不薄。苟能體堅厚
之實，居不薄之真，立乎損益之外，游乎形骸
之表，則我道全矣。遂不仕。耽翫典籍，忘寢與
食，時人謂之書淫。或有箴其過篤，將損耗精
神。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況命之修短分定
乎。叔父有子既冠，謐年四十，喪所生後母，遂



還本宗。城陽太守梁柳，謐從姑子也，當之官，
人勸謐餞之。謐曰：柳爲布衣時過吾，吾送迎
不出門，食不過鹽菜，貧者不以酒肉爲禮。今
作郡而送之，是貴城陽太守而賤梁柳，豈中
古人之道，是非吾心所安也。時魏郡召上計
掾，舉孝廉，景元初相國辟，皆不行。其後鄉親
勸令應命，謐爲釋勸論以通志焉。其後武帝
頻下詔敦逼不已，謐上疏自稱草莽臣曰：臣
以尪弊，迷于道趣，因疾抽簪，散髮林阜，人綱

[illegible]云二語從被褐出[illegible]復古與

又云六朝貴族華病輒用散以爲任性往死而不悔至唐尚有之蓋金石之毒也晉人有寒食散論傳世

不閑、鳥獸為群。陛下披榛採蘭，并收蒿艾。是以皋陶振褐，不仁者遠。臣惟頑蒙，備食晉粟，猶識唐人擊壤之樂，宜赴京城，稱壽闕外。而小人無良，致災速禍，久嬰篤疾，軀半不仁，右脚偏小，十有九載。又服寒食藥，違錯節度，辛苦荼毒，于今七年。隆冬裸袒食冰，當暑煩悶，加以咳逆，或若溫瘧，或類傷寒，浮氣流腫，四肢酸重。于今困劣，救命呼噏，父兄見出，妻息長訣。仰迫天威，扶輿就道，所苦加焉，不任進



路，委身待罪，伏枕歎息。臣聞韶衛不並奏，雅鄭不兼御，故郤子入周，禍延王叔；虞丘稱賢，樊姬掩口。君子小人，禮不同器，況臣糠䵃，古猛反糅之彫胡，庸夫錦衣，不稱其服也。竊聞同命之士，咸以畢到，惟臣疾疢，抱釁牀蓐，雖貪明時，懼斃命路隅。設臣不疾，已遭堯舜之世，執志箕山，猶當容之。臣聞上有明聖之主，下有輸實之臣；上有在寬之政，下有委情之民。惟陛下留神垂恕，更旌瓌俊，索隱于傅巖，收

郝云處士借天子書洵是士林佳話

釣于渭濱，無令泥滓久濁清流。謐辭切言至，遂見聽許。歲餘，又舉賢良方正，並不起。自表就帝借書，帝送一車書與之。謐雖羸疾，而披閱不怠。初服寒食散，而性與之忤，每委頓不倫，嘗悲恚，叩刃欲自殺，叔母諫之而止。濟陰太守蜀人文立，表以命士有贄為煩，請絕其禮幣。詔從之。謐聞而歎曰：「亡國之大夫，不可與圖存，而以革歷代之制，其可乎！夫束帛戔戔，易之明義，玄纁之贄，自古之舊也。棄之如



何？政之失賢，于此乎在矣。」咸寧初，又詔曰：「男子皇甫謐沈靜履素，守學好古，與流俗異趣，其以謐為太子中庶子。」謐固辭篤疾。帝初雖不奪其志，尋復發詔徵為議郎，又詔補著作郎。司隸校尉劉毅請為功曹，並不應。著論為葬送之制，名曰篤終。太康三年卒，子童靈、方回等遵其遺命。謐所著詩賦誄頌論難甚多，又撰帝王世紀、年歷、高士、逸士、列女等傳、玄晏春秋，並重于世。門人摯虞、張軌、牛綜、席純

皆爲晉名臣、
方回少遵父操、永嘉初、博士徵不起、避亂荆州、閉戶閑居、未嘗入城府、蠶而後衣、耕而後食、先人後己、尊賢愛物、南土人咸敬之、刺史陶侃每造之、著素士服、望門輒下而進、王敦遣從弟廙代侃、遷侃爲廣州、侃將詣敦、方回諫曰、吾聞敵國滅、功臣亡、足下新破杜弢、功莫與二、欲無危、其可得乎、侃不從而行、敦果欲殺侃、賴周訪獲免、廙既至荆州、大失物情、百姓叛廙、迎杜弢、廙大行誅戮以立威、以方回素爲侃所敬、責其不來詣己、乃收而斬之、聞者莫不流涕、

晉書卷五十一 傳

## 摯虞

蔣云晉史博士議可取者秦秀摯虞而已然秀特以倖直見轉而虞之討論制度見于禮志爲多皆能綜覈明盡倫生得其時置之散棄之地以此雍容冏雅質可扮飾太平奈何卒以餒死士生至亂亦大不幸矣哉

摯虞字仲洽、京兆長安人、父模、魏太僕卿、虞少事皇甫謐、才學通博、著述不倦、郡檄主簿、

蔣云一尺耳許出許大議論著讀人謏以爲迂

舉賢良、與夏侯湛等十七人策爲下第、拜中郎、武帝復詔諸賢良方正直言、會東堂策問、虞對稱旨、擢爲太子舍人、除聞喜令、時天子留心政道、又吳寇新平、天下又安、上太康頌以美晉德、會遭母憂、解職、久之、召補尚書郎、將作大匠陳勰掘地得古尺、尚書奏今尺長于古尺、宜以古爲正、潘岳以爲習用已久、不宜復改、虞駁曰、昔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其形容。象物制器、以存時用、故參天兩地、

晉書卷五十一 傳

以正算數之紀。依律計分、以定長短之度、其作之也有則、故用之也有徵、考步兩儀、則天地無所隱其情、準正三辰、則懸象無所容其謬、施之金石、則音韻和諧、措之規矩、則器用合宜。一本不差、而萬物皆正、及其差也、事皆反是、今尺長于古尺、幾于半寸、樂府用之、律呂不合、史官用之、歷象失占、醫署用之、孔穴乖錯、此三者、度量之所由生、得失之所取徵、皆絓閡而不得通、故宜改今而從古也、唐虞

之制、同律度量衡、仲尼之訓、謹權審度、今兩尺並用、不可謂之同、知失而行、不可謂之謹、不同不謹、是謂謬法、非所以軌物垂則、示人之極、凡物有多而易改、亦有少而難變、亦有改而致煩、有變而之簡、度量是人所常用、而長短非人所戀惜、是多而易改者也、正失于得、反邪于正、一時之變、永世無二、是變而之簡者也、憲章成式、不失舊物、季末苟合之制、異端雜亂之用、當以時釐改、貞夫一者也、臣



以爲宜如所奏、又表論封禪、見禮志、虞以漢末喪亂、譜傳多亡失、雖其子孫、不能言其先祖、撰族姓昭穆十卷、上疏進之、以爲足以備物致用、廣多聞之益、以定品違法、爲司徒所劾、詔原之、元康中、遷吳王友、時荀顗撰新禮、使虞討論得失、而後施行、元皇后崩、杜預奏諒闇之制、乃自上古、是以高宗無服喪之文、而文惟稱不言、漢文限三十六日、魏氏以降、既虞爲節、皇太子與國爲體、理宜釋服、卒哭

隆云既虞卒哭除服正依論者未紛紛異要以喪終制之名而諒闇宗章則闕叔之于晉所文

便除、虞答預書曰、唐稱遏密、殷云諒闇、各舉事以爲名、非既葬有殊降、周室以來、謂之喪服、喪服者以服表喪、今帝者一日萬機、太子監撫之重、以宜奪禮、葬訖除服、變制通理、垂典將來、何必附之于古、使老儒致爭哉、皇太孫尚薨、有司奏御服齊衰朞、詔令博士議、虞曰、太子生來、以成人之禮、則殤理除矣、太孫亦體君傳重、由位成而服全、非以年也、從之、虞又議玉輅兩社事、見輿服志、後歷秘書監、

之于周畢祀之禮並居已世焉周公共入其也以權拂爲可武



衛尉卿、從惠帝幸長安、及東軍來迎、百官奔散、遂流離鄠杜之間、轉入南山中、糧絕飢甚、拾橡實而食之、後還洛、歷光祿勳太常卿、時懷帝親郊、自元康以來、不親郊祀、禮儀弛廢、虞考正舊典、法物粲然、及洛京荒亂、盜竊縱橫、人饑相食、虞素清貧、遂以餒卒、虞撰文章志四卷、注解三輔決錄、又撰古文章類聚、區分爲三十卷、名曰流別集、各爲之論、辭理愜當、爲世所重、虞善觀玄象、嘗謂友人曰、今天

蔣云據王隱晉書，皙父名惠，兄名衆，今此本不知更何所考，異同乃爾。

下方亂，避難之國，其惟涼土乎。性愛士人，有表薦者，恒為其辭。東平太叔廣樞機清辯，廣談，虞不能對；虞筆，廣不能答，更相嗤笑，紛然于世云。

束皙

蔣云皇甫謐傳載釋勸論，束皙傳載玄居釋，雖供案牘之需，然其文意寡詞衍，徒無助于操觚，仍無當于記注者也，故竝從刪。

束皙字廣微，陽平元城人，漢太子太傅疏廣之後也。王莽末，廣曾孫孟達避難，因去疏之疋，蔣云疋原史作足，按疏與疋同，本从疋，非足也，故正之。遂改姓焉。祖混，隴西太守。父龕，馮翊太守。皙博學多聞，與兄璆俱知名。少游國學，博士曹志曰：「陽平束廣微好學不倦，人莫及也。」還鄉里，察孝廉，舉茂才，皆不就。璆娶石鑒從女，棄之，鑒以為憾，諷州郡公府不得辟，故皙等久不得調。太康中，郡界大旱，皙為邑人請雨，三日而雨注，衆謂皙誠感，為作歌曰：「束先生，通神明，請天三日甘雨零。我黍以育，我稷以生。何以疇之，報



陸云田穀收刈，古今異議之多方矣，此為簡當而宜時，然統已無不備。

束長生。」皙性沈退，不慕榮利，嘗作玄居釋以擬客難，張華見而奇之。石鑒卒，王戎乃辟璆，華召皙為掾，又為司空下邳王晃所辟。華為司空，復以為賊曹屬。時欲廣農，皙上議曰：伏見詔書，以倉廩不實，關右饑窮，欲大興田農，以蕃嘉穀，此誠有虞戒大禹盡力之謂。然農穰可致，所由者三：一曰天時不愆，二曰地利無失，三曰人力咸用。若必春無霢霂之潤，秋繁滂沱之患，水旱失中，零穰有請，雖使羲和平秩，后稷親農，理疆甽于原隰，勤藨蔉于中田，猶不足以致倉庾盈億之積也。然地利可以計生，人力可以課致，詔書之旨，亦將欲盡此理乎。今天下千城，民多游食，廢業占空，無田課之實，較計九州，數過萬計，可申嚴此防，令監司精察，一人失課，負及郡縣，此人力之可致也。又州司十郡，土狹民繁，三魏尤甚，而猪羊馬牧，布其境內，宜悉破廢，以供無業，業少之民，雖頗割徙，在者猶多，田諸苑牧，不樂

殿受先云牧馬言制置監官擘之有方唐人言馬蕃息得此法

曠野，貪在民間，故謂北土不宜畜牧，此誠不然。案古今之語，以爲馬之所生，實在冀北，大賈牂羊，取之清渤，放豕之歌，起于鉅鹿，是其效也。可悉徙諸牧，以充其地，使馬牛猪羊，齕草于空虛之田，游食之人，受業于賦給之賜，此地利之可致者也。昔騑駆在坰，史克所以頌魯僖，郝馬務田，老氏所以稱有道，豈利之所以會哉。又如汲郡之吳澤，良田數千頃，泞水停洿，民不墾植，聞其國人，皆謂通泄之功，



不足爲難，舄鹵成原，其利甚重，而豪彊大族，惜其魚捕之饒，構說官長，終于不破，此亦谷口之謠，載在史篇，謂宜復下郡縣，以詳當今之計，荆揚兗豫，汙泥之土，渠塲之宜，必多此類，最是不待天時，而豐年可獲者也，以其雲雨生於畚臿，多稌生於決泄，不必望朝隮而潢潦臻，禜山川而霖雨息，是故兩周爭東西之流，史起惜漳渠之浸，明地利之重也。宜詔四州刺史，使謹按以聞。又昔魏氏徙三郡民

蔣云王隱晉書稱賈謐請皆爲著作郎

在陽平頓丘界，今者繁盛，合五六千家，二郡田地逼狹，謂可徙還西州，以充邊土，賜其十年之復，以慰重遷之情，一舉兩得，外實內寬，增廣窮民之業，以闢西郊之田，此又農事之大益也。轉佐著作郎，撰晉書帝紀、十志，遷博士，著作如故。初太康二年，汲郡人不準，盜發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書數十車，其紀年十三篇，記夏以來，至周幽王，爲犬戎所滅，以事接之，三家分，仍述魏事，至安釐王之



二十年，蓋魏國之史書，大略與春秋皆多相應，其中經傳大異，則云夏年多殷，益干啓位，啓殺之，太甲殺伊尹，文王殺季歷，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非穆王壽百歲也，幽王既亡，有共伯和者，攝行天子事，非二相共和也，其易經二篇，與周易上下經同，易繇陰陽卦二篇，與周易略同，繇辭則異，卦下易經一篇，似說卦而異，公孫段二篇，公孫段與邵陟論易，國語三篇，言楚晉事，名三篇，似禮記，又似爾雅，

論語、師春一篇、書左傳諸卜筮、師春、似是造書者姓名也、瑣語十一篇、諸國卜夢妖怪相書也、梁丘藏一篇、先敍魏之世數、次言丘藏金玉事、繳書二篇、論弋射法、生封一篇、帝王所封、大曆二篇、鄒子談天類也、穆天子傳五篇、言周穆王游行四海見帝臺西王母、圖詩一篇、畫贊之屬也、又雜書十九篇、周食田法、周書、論楚事、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大凡七十五篇、七篇簡書折壞不識名題、冢中又得



銅劍一枚、長二尺五寸、漆書皆科斗字、初發冢者燒策照取寶物、及官收之、多燼簡斷札、文既殘缺、不復詮次、武帝以其書付秘書校綴次第、尋考指歸、而以今文寫之、皙在著作、得觀竹書、隨疑分釋、皆有義證、遷尚書郎、武帝嘗問摯虞三日曲水之義、虞對曰、漢章帝（晉云孫士記作郭虞其說五女不同）時、平原徐肇以三月初生三女、至三日俱亡、村人以為怪、乃招攜之水濱洗祓、遂因水以汎觴、其義起此、帝曰、如所談、便非好事、皙進

（晉云曲水之義一段純採續齊諧記為之殊亦以屬傳首）

曰、虞小生、不足以知、臣請言之、昔周公城洛邑、因流水以汎酒、故逸詩云、羽觴隨波、又秦昭王以三日置酒河曲、見金人奉水心之劍、曰、令君制有西夏、乃霸諸侯、因此立為曲水祠、二漢相緣、皆為盛集、帝大悅、賜皙金五十斤、時有人于嵩高山下得竹簡一枚、上兩行科斗書、傳以相示、莫有知者、司空張華以問皙、皙曰、此漢明帝顯節陵中策文也、檢驗果然、時人伏其博識、趙王倫為相國、請為記室



皙辭疾罷歸、教授門徒、年四十卒、元城市里為之廢業、門生故人立碑墓側、皙才學博通、所著三魏人士傳、七代通記、晉書紀志、遇亂亡失、其五經通論、發蒙記、補亡詩、文集數十篇、行于世云、

王接

王接字祖游、河東猗氏人、漢京兆尹尊十世孫也、父蔚世修儒史之學、官夏陽侯相、接幼喪父、渤海劉原為河東太守、好奇、以旌才為

務、同郡馮收薦接于原、原即禮命、接不受、原
乃呼見曰、君欲慕肥遯之高邪、對曰、接薄祜
少孤而無兄弟、母老疾篤、故無心爲吏、及母
終、柴毀骨立、居墓次積年、備覽衆書、多出異
義、性簡率、不修俗操、鄉里大族、多不能善之、
惟裴頠雅知焉、後爲郡主簿迎太守溫宇、宇
奇之、轉功曹史、州辟部平陽從事、時泰山羊
亮爲平陽太守、薦之於司隸校尉王堪、出補
都官從事、永寧初舉秀才、友人滎陽潘滔遺

接書曰、摯虞卞玄仁、並謂足下應和鼎味、可
無以應秀才行、接報書曰、今世道交喪、將遂
剝亂、而識智之士、鉗口韜筆、禍敗日深、如火
之燎原、其可救乎、非榮斯行、欲極陳所見、冀
有覺悟耳、是歲三王義舉、惠帝復阼、以國有
大慶、天下秀才一皆不試、接以爲恨、除中郎、
補征虜將軍司馬、時河間王顒欲遷駕長安、
與關東乖異、以接成都王佐、難之、表轉臨汾
公相、因及東海王越率諸侯討顒、尚書令王
堪統行臺、上請接補尚書殿中郎、未至而卒、
接學雖博通、特精禮傳、常謂左氏辭義贍富、
自是一家書、不主爲經發、公羊附經立傳、經
所不書、傳不妄起、于文爲儉、通經爲長、任城
何休訓釋甚詳、而黜周王魯、大體乖硋、且志
通公羊、而往往還爲公羊疾病、接乃更注公
羊春秋、多有新義、又撰列女後傳、七十二人、
雜論議詩賦碑頌駁難十餘萬言、喪亂盡失、
長子愆期、流寓江南、緣父本意、更注公羊、又

集列女後傳云
列傳第二十一　晉書五十一

竟陵鍾　惺原評
檇李蔣之翹删定
古鬫許　豸參校

郤詵

蔣云郤詵阮仲華譚各不相涉持以貝對策得名故並列之然其策施已不如郤華復不如阮矣或存式渦予正寓其優劣也

郤詵字廣基，濟陰單父人也。父晞，尚書左丞。詵博學多才，瓌偉倜儻，不拘細行，州郡禮命竝不應。泰始中，詔天下舉賢良直言之士，太守文立舉詵應選。下詔策問詵對曰：伏惟陛下以聖德君臨，猶垂意于博採，故招賢正之士，而臣等薄陋，不足以降大問也。是以竊有自疑之心，雖致身于闕庭，亦僶俛矣。伏讀聖策，乃知下問之旨篤焉。臣聞上古推賢讓位，教同德一，故易簡而民化。三代世及，季末相承，故文繁而後整。虞夏之相因，而損益不同，非帝王之道異，救弊之路殊也。周當二代之流，承彫僞之極，盡禮樂之致，窮制度之理，其



文詳備，仲尼因時宜而曰從周，非殊論也。臣聞聖王之化先禮樂，五霸之典勤政刑。禮樂之化深，政刑之用淺。勤之則可以小安，墮之則遂陵遲，所由之路本近，故所補之功不倖也。而齊桓失之葵丘，哀吾淪于小器，功止于霸，不亦宜乎。策曰：建不刊之統，移風易俗，使天下洽和，何脩而嚮茲？臣以為莫大于擇人而官之也。今之典刑，雖無一統，宰牧之才，優劣異績，或以之典，或以之替，此蓋人能弘政，非政弘人也。舍人務政，雖動何益？臣竊觀乎古今而考其美惡，古人相與求賢，今人相與求爵，古之官人，君責之于上，臣舉之于下，得其人有賞，失其人有罰，安得不求賢乎？今之官者，父兄營之，親戚助之，有人事則通，無人事則塞，安得不求爵乎？賢苟求達，達在脩道，窮在失義，故靜以待之也。爵苟可求，得在進取，失在後時，故動以要之也。動則爭競，爭競則朋黨，朋黨則誣罔，誣罔則臧否失實，眞僞

相冒，主聽用惑，姦之所會也。靜則貞固，貞固
則正直，正直則信讓，信讓則推賢，推賢不伐
相下無廢，主聽用察，德之所趣也。鍾云士大夫處求利之際胸中靜躁關人品之高下小鬪因運之存亡大從古鬪亡於黨禍人人知之說動關爭競爭競則闘則蒙云云此下國之求以躁進始以亡國終可只哉鄙夫以患失無所不至只躁進一念耳然處必爭之地而敢之以靜止幾火止沸之道也限以勢之所不得不止則不期靜而自靜威以勢之所不得則不期而自動動靜二字尿委甚透上之政冶下之風俗皆分於此止踩之法正不出人情僞失之外而得之有世道之責者不可不知也
故能使之靜。雖曰高枕而人自正。不能
禁動。雖復夙夜，俗不一也。且人無惡智，咸蒙
名官，莫不飾正於外，藏邪於內，故邪正之人
難得而知也。任得其正，則衆正𥘉至，若得其
邪，則衆邪亦集，物繁其類，誰能止之，故國亡
失世者，未嘗不爲衆邪所積也。方其初作，必
始於微，微而不絕，其終乃著，天地不能頓爲
寒暑，人主亦不能頓爲隆替，故寒暑漸于春
秋，隆替起于得失，當今之世，官者無關梁，邪
門啓矣，朝廷不責賢，正路塞矣，得失之源，何



以甚此，所謂責賢，使之相舉也。所謂關梁，使
之相保也。賢不舉則有咎，保不信則有罰。故
古者諸侯必貢士，不貢者削，貢而不適亦削。
夫士者難知也，不達者薄過也，不得不責
其所不知也，罰其所不逮，深其薄過，非怨也。
且天子于諸侯，有不純臣之義，斯責之矣。施
刑之道，寧縱不濫之矣，今皆反是，何也。夫賢
者天地之紀，品物之宗，其急之矣，故寧濫以
得之，無縱以失之也，今則不然，世之悠悠者
各自取辨耳，故其材行，並不可必，于公則政
事紛亂，于私則汙穢狼籍，自頃長吏特多此
累，有亡命而被購懸者矣，有縛束而絞戮者
矣，貪鄙竊位，不知誰升之者，獸兕出檻，不知
誰可咎者，網漏吞舟，何以過此，人之于利，如
蹈水火焉，前人雖敗，後人復起，如彼此無已，
誰止之者，風流日競，誰憂之者，雖今聖思勞
于夙夜，所使爲政，恒得此屬，欲聖世化美俗
平，亦俟河之清耳，若欲善之，宜創舉賢之典，

峻關梁之防、其制既立、則人慎其衆而不敢
則賢者可知、知賢而試、則官得其人矣、官得
其人、則事得其序、事得其序、則物得其宜、物
得其宜、則生生豐植、人用資給、和樂興焉、是
故寡過而遠刑、知恥以近禮、此所以建不刊
之統、移風易俗、刑措而不用也、策曰、自頃夷
狄內侵、災眚屢降、將所任非其人乎、何由而
至此、臣聞蠻夷猾夏、則皐陶作士、此欲善其
末則先其本也、夫任賢則政惠、使能則刑怨



政惠則下仰其施、刑怨則民懷其勇、施以殖
其財、勇以結其心、故民居則資贍而知方、動
則親上而志勇、苟思其利而除其害、以生道
利之者、雖死不貳、以逸道勞之者、雖勤不怨、
故其命可授、其力可竭、以戰則克、以攻則拔、
是以善者慕德而安服、惡者畏懼而斂迹、止
戈而武、義實在文、惟任賢、然後無患耳、若夫
水旱之災、自然理也、故古者三十年耕、必有
十年之儲、堯湯遭之而民不困、有備故也、自

頃風雨雖頗不時、考之萬國、或境土相接、而
豐約不同、或頃畝相連、而成收異流、故非天
之必害于人、人實不能均其勞苦、失之于人、
而求之于天、則有司惰職而不勸、百姓怠業
而咎時、非所以定人志、致豐年也、宜勤人事
而已、臣誠愚鄙、不足以奉對聖朝、猶進之于
廷者、將使取諸其懷而獻之乎、臣懼不足也、
若收不知言以致知言、臣則可矣、是以辭鄙
不隱也、策奏、居上第、拜爲議郎、以母憂去職、



詵母病、苦無車、及亡、不欲車載柩、家貧無以
市馬、乃于所住堂北壁外、假葬、開戶、朝夕拜
哭、養雞種蒜、竭其方術、喪過三年、得馬八匹、
輿柩至冢、負土成墳、未畢召爲征東參軍、從
尚書郎轉車騎從事中郎、吏部尚書崔洪薦
詵爲左丞、及在職、嘗以事劾洪、洪怨詵、詵以
公正距之、語在洪傳、累遷雍州刺史、武帝于
東堂會送、問詵曰、卿自以爲何如、詵對曰、臣
舉賢良對策、爲天下第一、猶桂林之一枝、崑

山之片玉。帝笑。侍中奏免詵官。帝曰、吾與之戲耳、不足怪也。詵在任、威嚴明斷、甚得四方聲譽。卒于官。子延登爲州別駕。

阮种

阮种字德猷、陳留尉氏人、弱冠有殊操、爲嵇康所重。康著養生論所稱阮生、卽种也。察孝廉、爲公府掾。是時西虜內侵、災眚屢見、百姓饑饉、詔三公卿尹、常伯牧守、各舉賢良方正直言之士、于是太保何曾舉种賢良、策曰、戎



蠻猾夏。种對曰、戎蠻猾夏、侵敗王略、雖古盛世、猶有此虞。故詩稱獫狁孔熾、書歎蠻夷率服。自魏氏以來、夷虜內附、鮮有桀悍侵漁之患。由是邊守遂怠、鄣塞不設。而令醜虜內居、與百姓雜處。邊吏擾習、民又忘戰、受方任者、又非其材。或以狙詐、侵侮邊夷、或干賞啗利、妄加討戮。夫以微羈而御悍馬、又乃操以煩策。其不制者、固其理也。是以群醜蕩駭、緣間而動。雖三州覆敗、牧守不反、此非胡虜之甚勁、蓋用之者過也。臣聞王者之伐、有征無戰、懷遠以德、不聞以兵。夫兵凶器、而戰危事也、兵興則傷農、衆集則費積。農傷則民匱、積費則國虛。昔漢武之世、承文帝之業、資海內之富、役其材臣、以甘心匈奴、競戰勝之功、貪攻取之利。良將勁卒、屈於沙漠、勝敗相若、克不過當。天下百姓之命、塡餓狼之口。及其以衆制寡、令匈奴遠迹、收功祁連、飲馬瀚海、天下之耗、以過太半矣。夫虛中國以事夷狄、誠非計



之得者也。是以盜賊蜂起、山東不振。暨宣元之時、趙充國征西零、馮奉世征南羌、皆兵不血刃、摧抑強暴、擒其首惡、此則折衝厭難、勝敗相辨、中世之明效也。又問經化之務、對曰、夫王道之本、經國之務、必先之以禮義、而致民于廉恥。禮義立、則君子軌道而讓于善。廉恥立、則小人謹行而不淫于制度。賞以勸其能、威以懲其廢、此先王所以保乂定功、化洽黎元、而勳業長世也。故上有克讓之風、則下

有不爭之俗，朝有矜節之士，則野無貪冒之人。夫廉恥之于政，猶樹藝之有豐壤，良歲之有膏澤，其生物必油然茂矣。若廉恥不存，而惟刑是御，則風俗凋弊，民失其性，雖刀之末，皆有爭心，雖峻刑嚴辟，猶不勝矣。其于政也，猶農者之殖磽野，旱年之望豐穡，必不幾矣。此三代所以享德長久，風醇俗美，皆數百年保天之祿，而秦二世而弊者，蓋其所由之塗殊也。其餘多多，不錄。時种與郤詵及東平王康俱居上第，即除尚書郎。然毀譽之徒，或言對者因緣假託，帝乃更延群士，庭以問之，詔曰：「前者對策，各指答所問，未盡子大夫所欲言，故復延見，其具陳所懷。又此年遭有水旱災眚，雖戰戰兢兢，未能究天人之理，當何修以應其變？民遇水旱饑饉者，何以救之？中間多事，未得寧靜，思以省息煩務，令百姓不失其所。若民有所患苦者，有宜損益，使公私兩濟者，委曲陳之。又致在得人，而知之至難，唯

晉書　卷五十二　列傳　十

阮种傳此對策前所刊尚有代策但是宗常係郤耳數舉不全

有因人視聽耳。若有文武隱逸之士，各舉所知，雖幽賤負俗，勿有所限。故虛心思聞事實，勿務華辭，莫有所諱也。」种對策奏，帝親覽焉，乃擢為第一。轉中書郎，進止有方，正己率下，朝廷咸憚其威容。每為駁議，事皆施用，遂為楷則。遷平原相。時襄邑衛京，自南陽大守遷于河內，與种俱拜，帝望而歎曰：「二千石皆若此，朕何憂乎！」种為政簡惠，百姓稱之，卒于郡。

## 華譚

華譚字令思，廣陵人也。祖融，吳左將軍、錄尚書事。父諝，吳黃門郎。譚齔歲而孤，母年十八便守節鞠養之。及長，好學，爽慧有口辯，為鄉里所重。揚州刺史周浚引為從事史，愛其才器，待以賓友之禮。太康中，刺史嵇紹舉譚秀才。至洛，武帝親策之，時九州秀孝策無逮譚者。譚素以才學為東土所推，同郡劉頌時為廷尉，見之歎息，博士王濟甚禮之，尋除郎中，遷太子舍人、本國中正，以母憂去職，服闋為

晉書　卷五十二　列傳　十

鄄城令、過濮水、作莊子贊、以示功曹、而廷掾張延爲作答教、其文甚美、譚異而薦之、遂見升擢、及譚爲廬江、延已爲淮陵太守、又舉寒族周訪爲孝廉、訪果立功名、時以譚爲知人以父墓毀去官、尋除尚書郎、永寧初出爲郟令、于時兵亂之後、境內饑饉、譚傾心撫卹、司徒王戎聞而善之、出穀三百斛以助譚、甚有政績、再遷廬江內史、加綏遠將軍、時石冰之黨陸珪等屯據諸縣、譚遣司馬褚敦討平之



又遣別駕擊水都督孟徐獲其驍帥、以功封都亭侯、食邑千戶、陳敏之亂、吳士多爲其所逼、顧榮先受敏官、而潛謀圖之、譚不悟榮旨露檄遠近、極言其非、由此爲榮所怨、又在郡政嚴而與上司多忤、揚州刺史劉陶素與譚不善、因法收譚下壽陽獄、鎮東將軍周馥與譚素相親善、理而出之、及甘卓討馥、百姓奔散、謂譚已去、遣人視之、而更移近馥、馥歎曰吾嘗謂華令思是臧子源之儔、今果效矣、甘

卓嘗爲東海王越所捕、下令敢有匿者誅之卓投譚而免、及此役也、卓遣人求之曰、華侯安在、吾甘揚威使也、譚答不知、遺絹二匹以遣之、使反告卓、卓曰、此華侯也、復求之、譚已亡矣、後爲紀瞻所薦、而顧榮抑之、遂數年不得調、建興初、元帝命爲鎮東軍諮祭酒、譚博學多通、在府無事、乃著書三十卷、名曰辨道、上牋進之、帝親自覽焉、轉丞相軍諮祭酒領郡大中正、譚薦干寶、范珧于朝、乃上牋求



退、不聽、建武初、授秘書監、固讓不拜、太興初拜前軍、以疾復轉秘書監、自負宿名、恒快快不得志、時晉陵朱鳳、吳郡吳震、並學行清修老而未調、譚皆薦爲著作佐郎、或問譚曰、諺言人之相去、如九牛毛、寧有此理乎、譚對曰昔許由巢父讓天子之貴、市道小人爭半錢之利、此之相去、何啻九牛毛也、聞者稱善、戴淵弟邈、譚女婿也、譚平生時、常抑淵而進邈淵每銜之、殆用事、恒毀譚于帝、譚每懷觖望

汧云馬汧彤說晉律中將有此勝非到吳生治人可疑

嘗從容言於帝曰、臣已老矣、將待死秘閣、浟黜之言、復存于今、帝不憚久之、加散騎常侍以疾辭及王敦作逆譚疾甚不能入省坐免卒于家謚曰胡二子化茂

袁甫

淮南袁甫字公胄、亦好學、與譚齊名、以詞辯稱。嘗詣中領軍何勗、自言能爲劇縣、勗曰、唯欲宰縣、不爲臺閣職、何也、甫曰、人各有能有不能。譬繒中之好、莫過錦。錦不可以爲帢。穀

晉書卷五十二 傳 圭

中之美、莫過稻。稻不可以爲齋。是以聖王使人。必先以器。苟非周材。何能悉長。黃霸馳名于州郡、而息譽于京邑。廷尉之材。不爲三公自昔然也。勗善之、除松滋令、轉淮南國大農郎中令。石珩問甫曰、卿名能辨、豈知壽陽已西、何以恆旱、壽陽已東、何以恆水、甫曰、壽陽已東、皆是吳人、夫亡國之音哀以思、鼎足強邦。一朝失職。憤歎甚積。積憂成陰。陰積成雨。雨久成水。故其域恆澇也。壽陽已西、皆是中國、新平彊吳、美寶皆入、志盈心滿。用長歎嫉公爭有言、貪倨甚悅。故致旱。京師若能抑彊扶弱。先疏後親。則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矣。觀者歎其敏捷、年八十餘卒于家

鉀云春秋書災異不書事應然然則人事關於災異乎日其也事應之於災異不可強附而自有妙合其理有所不可易而其說有所不可執如求此希從來未有以憂喜分屬水旱者而一經說破即成至理喜怒哀樂中和位育貫境可從此悟出然執憂喜以求水旱得乎此春秋所以不書事應也然其說自洪範來

晉書卷五十二 傳 十二

列傳第二十二 晉書五十二

列傳第二十三　晉書五十三

竟陵鍾惺原評

檇李蔣之翹刪定

豫章陳際泰參校

愍懷太子

鍾云武帝以愍懷太子英妙不廢惠帝然惠帝立而愍懷太子益有天意焉愍懷征恃亦非人事明帝言如此晉所以失得長其端非見此矣然恐不至如本傳所稱之其或賈后與其黨文致其說而史遂承之以著者也自誣目已以後每一廢立必有一篇文字如彈章如訪單然相沿久矣後太子與其妃告離書言賈后羅織眾煉始末甚悉此備錄之蓋借此一書爲太子分訴也○蔣云愍懷一小慧八尚未脫稗子行逕者也傳載諸事即未必皆實據江統所陳諫者皆誣使其承年亦未必文孝武流耳故身居闇主虐后間而無保身之術宜矣詠辛輔弑太后而愍懷不得但踵以死者廣城君力也廣城之保護太子正以保護女后及諸賈郭氏也賈后不悟乃至一于此然當此廢立一大關係處曾無一人爲太子死者亦足徵太子平日不能尊重保傅下賢好士矣獨一司馬閻纘已自分必死而不使之死至衍請義俱可死而惟恐及死張華裴頠即下死而不死者而亦不肯死諍乃皆俊碌卒歲坐觀成敗死潘岳詐作書草語語倉猝語語死案此文士以筆墨贊奸甚于武夫以干戈佐逆難而愍懷其何以不死乎



愍懷太子遹字熙祖惠帝長子母曰謝才人事詳后妃傳太子幼而聰慧武帝愛之恒在左右宮中嘗夜失火武帝登樓望之太子時年五歲牽帝裾入闇中帝問其故太子曰暮夜倉卒宜備非常不宜令照見人君也由是奇之嘗從帝觀豕牢言於帝曰豕甚肥何不殺以享士而使久費五穀帝嘉其意即使烹之因撫其背謂廷尉傅祗曰此兒當興我家嘗對群臣稱太子似宣帝於是令譽流於天



蔣云晉東宮六傅惟此時具官

下時望氣者言廣陵有天子氣故封爲廣陵王邑五萬戶以劉寔爲師孟珩爲友楊準馮蓀爲文學惠帝即位立爲皇太子盛選德望以爲師傅以何劭爲太師王戎爲太傅楊濟爲太保裴楷爲少師張華爲少傅和嶠爲少保元康元年出就東宮詔曰遹尚幼蒙今出東宮惟當賴師傅群賢之訓其游處左右宜得正人使共周旋能相長益者於是使太保衛瓘息庭司空泰息略太子太傅楊濟息毖

太子少師裴楷息憲、太子少傅張華息禕、尚書令華廙息恒、與太子游處、以相輔導焉。及長、不好學、惟與左右嬉戲、不能尊敬保傅。賈后素忌太子有令譽、因此密敕黃門閹宦媚諛於太子曰、殿下誠可及壯時極意所欲、何爲恒自拘束。每見喜怒之際、輒歎曰、殿下不知用威刑、天下豈得畏服。太子所幸蔣美人生男、又言宜隆其賞賜、多爲皇孫造玩弄之器、太子從之。于是慢弛益彰、或廢朝侍、恒在



後園游戲、愛埤車、小馬、令左右馳騎、斷其鞅勒、使墮地爲樂、或有犯忤者、手自捶擊之。性拘小忌、不許繕壁修牆、正瓦動屋。而于宮中爲市、使人屠酤、手揣斤兩、重輕不差。其母本屠家女也、故太子好之。又令西園賣葵菜、藍子、雞、麪之屬、而收其利。東宮舊制、月請錢五十萬、備于衆用、太子恒探取二月、以供嬖寵。洗馬江統陳五事以諫之、太子不納、語在統傳。中舍人杜錫以太子非賈后所生、而后性兇暴、深以爲憂、每盡忠規勸太子修德進善、遠于讒謗。太子怒、使人以針著錫常所坐氈中而刺之。太子性剛、知賈謐恃后之貴、不能假借之。謐至東宮、或捨之而于後庭游戲。詹事裴權諫曰、賈謐甚有寵于中宮、而有不順之色、若一旦交構、大事去矣。宜深自謙屈、以防其變、廣延賢士、用自輔翼。太子不能從。初、賈后母郭槐欲以韓壽女爲太子妃、太子亦欲婚韓氏以自固。而壽妻賈午及后皆不聽、



而爲太子聘王衍小女惠風。太子聞衍長女美、而賈后爲謐聘之、心不能平、頗以爲言。謐嘗與太子圍棊、爭道、成都王穎見而訶謐、謐意愈不平、因此譖太子于后曰、太子多畜私財、以結小人者、爲賈氏故也。密聞其言云、皇后萬歲後、吾當魚肉之。非但如是也、若宮車晏駕、彼居大位、依楊氏故事、誅臣等而廢后于金墉、如反手耳。不如早爲之所、更立慈順者以自防衛。后納其言、宣揚太子之短、布

諸遊近、於時朝野咸知賈后有害太子意、中護軍趙俊請太子廢后、太子不聽。九年六月、有桑生於宮西廂、日長尺餘、數日而枯。十二月、賈后將廢太子、詐稱上不和、呼太子入朝。既至、后不見、置於別室、遣婢陳舞賜以酒棗、逼飲醉之。使黃門侍郎潘岳作書草、若禱神之文、有如太子素意、因醉而書之、令小婢承福以紙筆及書草使太子書之。文曰：「陛下宜自了；不自了、吾當入了之。中宮又宜速自了；



不了、吾當手了之。并謝妃共要刻期而兩發、勿疑猶豫、致後患。茹毛飲血於三辰之下、皇天許當掃除患害、立道文為王、蔣為內主。願成、當三牲祠北君、大赦天下。要疏如律令。」太子醉迷不覺、遂依而寫之、其字半不成。既而補成之、后以呈帝。帝幸式乾殿、召公卿入、使黃門令董猛以太子書及青紙詔曰：「遹書如此、令賜死。」徧示諸公王、莫有言者、惟張華、裴頠證明太子。賈后使董猛矯以長廣公主辭白帝曰：「事宜速決、而群臣各有不同、若有不從、詔宜以軍法從事。」議至日西不決。后懼事變、乃表免太子為庶人、詔許之。於是使尚書和郁持節、解結為副、及大將軍梁王肜、鎮東將軍淮南王允、前將軍東武公澹、趙王倫、太保何劭、詣東宮、廢太子為庶人。是日太子游玄圃、聞有使者至、改服出再拜受詔、步出承華門、乘粗犢車。澹以兵仗送太子及妃王氏、三皇孫虨甫斤反、臧、尚同幽於金墉城。妃父王



衍自表離婚、許之。妃慟哭而歸。考竟謝淑妃及太子保林蔣俊。明年正月、賈后又使黃門自首、式救反欲與太子為逆、詔以黃門首辭班示公卿。又遣澹以千兵防送太子、更幽於許昌宮之別坊、令治書御史劉振持節守之。太子至許、遺妃書曰：「鄙雖頑愚、心念為善、欲盡忠孝之節、無有惡逆之心。雖非中宮所生、奉事有如親母。自為太子以來、勅見禁檢、不得見母。自宜城君亡、不見存恤、恒在空室中坐。

吳受先云敘事情理悽惻不忍竟讀

孫云一句一轉制等頓挫何等深心

去年十二月、道文疾病困篤、父子之情、實相
憐愍、於時表國家、乞加徵號、不見聽許、疾病
既篤、爲之求請恩福、無有惡心、自道文病、中
宮三遣左右來視、云天教呼汝、到二十八日
暮、有短函來、題言東宮發疏云、言天教欲見
汝、郎便作表求入、二十九日早、入見國家、須
臾遣至中宮、中宮左右陳舞見語、中宮旦來
吐不快、使住空屋中坐、須臾中宮遣陳舞見
語、聞汝表陛下爲道文乞王、不得王、是成國

晉書卷五十三　傳　七

耳、中宮遙呼陳舞、昨天教與太子酒棗、便持（[illegible]云自此）
（[illegible]）三升酒、大盤棗來見與、使飲酒啖棗盡、鄙素
不飲酒、即便遣舞啓說不堪三升之意、中宮
遙呼曰、汝常陛下前、持酒可喜、何以不飲、天
與汝酒、當使道文差也、便答中宮、陛下會同
一日見賜、故不敢辭、通日不飲三升酒也、且
實未食、恐不堪、又未見殿下、飲此或至顛倒
陳舞復傳語曰、不孝邪、天與汝飲酒、不肯飲
中有惡物邪、遂可飲二升、餘有一升、求持還

孫云諸語眞直動人情事宛宛如昨

孫云由太子者賈氏殺太子者孫秀也

東宮飲盡、逼迫不得已、更飲一升、飲已、體中
荒迷、不復自覺、須臾有一小婢、持封箱來、云
詔使寫此文書、鄙便驚起、視之有一白紙、一
青紙、催促云、陛下停待、又小婢承福持筆硯
墨黃紙來、使寫急疾、不容復視、實不覺紙上
語輕重、父母至親、實不相疑、事理如此、實爲
見誣、想衆人見明也、太子既廢、衆情憤怨、右
衞督司馬雅、宗室之疏屬也、與常從督許超
並有寵於太子、二人深傷之、說趙王倫謀臣

晉書卷五十三　傳　八

孫秀曰、國無適嗣、社稷將危、大臣之禍必起
而公奉事中宮、與賈后親密、太子之廢、皆云
豫知、一旦事起、禍必及矣、何不先謀之、秀言
於趙王倫、倫深納焉、計既定、而秀說倫曰、太
子爲人剛猛、若得志之日、必肆其情性矣、明
公素事賈后、街談巷議、皆以公爲賈氏之黨
今雖建大功於太子、太子雖將含忍宿忿、必
不能加賞於公、當謂公逼百姓之望、翻覆以
免罪耳、若有瑕釁、猶不免誅、不若遷延卻期

賈后必害太子，然後廢賈后，爲太子報讎，猶足以爲功，乃可以得志。倫然之。秀因使反間，言殿中人欲廢賈后，迎太子。（謂殿中人指司馬雅等也）賈后聞之憂怖，乃使太醫令程據合巴豆杏仁丸。三月，矯詔使黃門孫慮齎至許昌以害太子。初，太子恐見酖，恒自煮食於前。慮以告劉振，振乃徙太子於小坊中，絕不與食，宮中猶於牆壁上過食與太子。慮乃逼太子以藥，太子不肯服，因如廁，慮以藥杵椎殺之，太子



大呼，聲聞于外。有司將以庶人禮葬之，賈后表請以廣陵王禮葬之。及賈庶人死，乃誅劉振、孫慮、程據等，冊復太子，帝爲太子服長子斬衰，群臣齊衰，使尚書和郁率東宮官屬具吉凶之制，迎太子喪于許昌。喪之發也，大風雷電，幃蓋飛裂。又爲哀策，帝臨軒使洗馬劉務告于太子之殯，謚曰愍懷。六月己卯，葬于顯平陵。帝感閻纘之言，立思子臺，故臣江統陸機並作誄頌焉。太子三子：虨字道文，永康

元年正月薨，四月，追封南陽王。臧字敬文，永康元年四月封臨海王，己巳，詔立爲皇太孫，還妃王氏以母之，稱太孫太妃，太子官屬即轉爲太孫官屬，趙王倫行太孫太傅。五月桑復生于西廂，在後太孫廢，乃枯。永寧元年正月，趙王倫篡位，廢太孫爲濮陽王，與帝俱遷金墉，尋被害。太安初，追謚曰哀。尚字敬仁，永康元年四月封襄陽王。永寧元年五月立爲皇太孫，明年三月薨，帝服齊衰朞，謚曰沖太



孫。

史臣曰：愍懷挺岐嶷之姿，表夙成之質，武皇鍾愛，既深詒厥之謀；天下歸心，頗有后來之望。及于繼明宸極，守器春坊，四教不勤，三朝或闕，豹姿未變，鳳德已衰，信惑姦邪，疏斥正士，好屠酤之賤役，耽苑囿之佚游，可謂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者也。既而中宮凶忍，久懷危害之心，外戚諂諛，競進讒邪之說，坎牲之謀已搆，躄犬之讒遂行，一人乏探隱之聰，百辟

紛爭臣之節遂使宛逾楚建酷甚殷園雖復
禮備哀榮情深惻慟亦何補于荼毒者哉

列傳第二十三　晉書五十三終

晉書卷五十三

列傳第二十四　晉書五十四　三徑藏書

竟陵鍾　惺原評

檇李蔣之翹刪定

同郡周九畟參校

陸機　孫拯附　弟雲　耽

蔣云士衡兄弟文章足以命世而無擇主之明委身成都卒爲所害人皆爲士衡惜之而予尚以爲士衡幸也如士衡先死於建春之敗積屍七里稱中此不過與賈後十六人譽野惟嘗嘆人才孟玫所搆人皆以其兄弟傳蓋致之故爲古今倫才者所大息也幸也著論者曰陸先世皆吳大臣宗社稷役已便入洛其視于房元荒何如予日此大節也可望於功名之士耶○又云此傳列之文苑最爲允當但其筆力纖弱且多率語居天予傳制敘論而不令群臣加意哉之不知何故



陸機字士衡吳郡人也祖遜吳丞相父抗吳大司馬機身長七尺其聲如鐘少有異才抗卒領父兵爲牙門將年二十而吳滅退居舊里閉門勤學十餘年以孫氏在吳而祖父世爲將相有大勳于江表深慨孫皓舉而棄之乃論權所以得皓所以亡遂作辯亡論二篇見文選至太康末與弟雲俱入洛造太常張華

機雲俱亦二十四友之一也
以謐功士平載

華一見而奇之，曰：伐吳之役，利獲二俊。遂爲
廷尉，薦之諸公。太傅楊駿辟爲祭酒，會駿誅，
累遷太子洗馬、著作郎。范陽盧志于衆中問
機曰：陸遜、陸抗于君近遠？機曰：如君于盧毓、
盧珽。志默然。既起，雲謂機曰：殊邦遐遠，容不
相悉，何至于此。機曰：我父祖名播四海，寧不
知邪。時吳王晏出鎮淮南，以機爲郎中令，遷
尚書中兵郎，轉殿中郎。趙王倫輔政，引爲相
國參軍。豫誅賈謐功，賜爵關中侯。倫將篡位，



以爲中書郎。倫之誅也，齊王冏以機職在中
書，九錫文及禪詔，疑機與焉，遂收機等九人
付廷尉。賴成都王穎、吳王晏並救理之，得減
死，徙邊，遇赦止。機友人顧榮、戴淵等咸以
中國多難，勸機還吳。機負其才望，而志匡世
難，故不從。冏既矜功自伐，受爵不讓，機惡之，
作豪士賦以刺（見選文）冏，冏不悟而竟以敗。機又
以聖王經國，義在封建，因采其遠指，著五等
論（見文選）。時成都王穎推功不居，勞謙下士。機

既感全濟之恩，又見朝廷屢有變難，謂穎必
能康隆晉室，遂委身焉。穎以機參大將軍軍
事，表爲平原內史。太安初，穎與河間王顒起
兵討長沙王乂，假機後將軍、河北大都督，督
北中郎將王粹、冠軍牽秀等諸軍二十餘萬
人。機以羈旅入宦，頓居群士之右，而王粹、牽
秀等皆有怨心，固辭都督，穎不許。機鄉人孫
惠亦勸機讓都督于粹，機曰：將爲首鼠
避賊，適所以速禍也。遂行。穎謂機曰：若功成



事定，當爵爲郡公，位以台司，將軍勉之矣。機
曰：昔齊桓任夷吾以建九合之功，燕惠疑樂
毅以失垂成之業，今日之事，在公不在機也。
穎左長史盧志心害機寵，言于穎曰：陸機自
比管、樂，擬君闇主，自古命將遣師，未有臣陵
其君而可以濟事者也。穎默然。機始臨戎而
牙旗折，意甚惡之。列軍自朝歌至于河橋，鼓
聲聞數百里。長沙王乂奉天子與機戰于鹿
苑（惠帝紀作建春門），機軍大敗，赴七里澗而死者如

孫云使機用孫拯之言斬孟超是穰豈之徵貫要也由此爲穎所殺豈不復偉哉

積水爲之不流、將軍賈稜、皆死之、初宦人孟
玖、弟超、並爲穎所嬖寵、超領萬人、爲小都督、
未戰、縱兵大掠、機錄其主者、超將鐵騎百餘
人、直入機麾下奪之、顧謂機曰、貉奴能作督
不、機司馬孫拯、勸機殺之、機不能用、超宣言
于衆曰、陸機將反、又還書與玖、言機持兩端
故軍不速決、及戰、超不受機節度、輕兵獨進
而沒、玖疑機殺之、遂譖機于穎、言其有異志、
將軍王闡、郝昌、公師藩等、皆玖所引用、與牽



孫云語林載機一疏中闡祭角類孫拯口閏不如華亭鶴人臨刑亦有哀

秀等、共證之、穎大怒、使秀密收機、其夕機夢
黑幰繞車、手決不開、天明而秀兵至、機釋戎
服、著白帢、與秀相見、神色自若、謂秀曰、自吳
朝傾覆、吾兄弟宗族、蒙國重恩、入侍帷幄、出
剖符竹、成都命吾以重任、辭不獲已、今日受
誅、豈非命也、因與穎牋、詞甚悽惻、臨刑、嘆曰、
華亭鶴唳、豈可復聞乎、二子蔚夏、亦同被害
士卒莫不流涕、是日昏霧晝合、大風折木、平
地尺雪、議者以爲陸氏之冤、機天才秀逸、辭

六說附 孫云五行陸機作以此服士務實用圖竟負才

藻宏麗、妙解情理、爲作文賦、見文張華嘗謂
之曰、人之爲文、常恨才少、而子更患其多、弟
雲嘗與書曰、君苗見兄文、輒欲燒其筆硯、後
葛洪著書、稱機文猶玄圃之積玉、無非夜光
焉、五河之吐流、泉源如一焉、其弘麗妍贍、英
銳漂逸、亦一代之絕乎、其爲人所推服如此、
然好游權門、與賈謐親善、以進趣獲譏、所著
文章凡二百餘篇、並行於世、孫拯者、字顯世、
富春人、能屬文、仕吳爲黃門郎、孫皓世、侍臣



孫云孫惜晉春秋作孫承其敘事皎此書尤詳能寫拯生平義

然如面如訪戲尸爲之下猶之尚可挹遺復起欸予佇頂以捕之

多得罪、惟拯與顧榮、以智全、吳平、後爲涿令、
有稱績、辟爲機司馬、機既爲孟玖等所誣、穎
又收機弟雲、耽、及拯、皆下獄、令獄吏考掠、拯
兩踝骨見、終言機冤、吏知拯義烈、謂拯曰、二
陸之枉、誰不知之、君可不愛身乎、拯仰天嘆
曰、陸氏兄弟、世之奇士、吾蒙知愛、今既不能
救其死、忍復從而誣之乎、玖等知拯不可屈、
乃令獄吏許爲拯辭、穎既殺機、意悔之、及見
拯辭、大喜、謂玖曰、非卿之忠、不能窮此姦、拯

雖云亦見可疾

門生費慈宰意、二人詣獄明拯、拯譬遣之曰、吾義不可誣枉知故。卿何宜復爾。二人曰、僕亦安得負君、拯遂死獄中、而慈意亦死、

雲字士龍、六歲能屬文、性清正、有才理、少與兄機齊名、雖文章不及機、而持論過之、號曰二陸。幼時吳尚書廣陵閔鴻見而奇之曰、此兒若非龍駒、當是鳳雛、後舉雲賢良、時年十六。吳平入洛、機初詣張華、華問雲何在、機曰、雲有笑疾、未敢自見、俄而雲至、華爲人多姿



制、又好帛繩纏鬚、雲見而大笑不已、先是嘗著縗絰上船、于水中顧見其影、因大笑落水、人救獲免。刺史周浚召爲從事、謂人曰、陸士龍、當今之顏子也。俄以公府掾爲太子舍人、出補浚儀令、縣居都會之要、名難理、雲到官肅然、下不能欺、市無二價、人有見殺者、主名不立、雲錄其妻、無所問、十許日、遣出、密令人隨後、謂曰、去不出十里、當有男子候之與語、便縛來、既而果然、問之具服、云與此妻通、共

殺其夫、于是一縣稱其神明、郡守害其能、屢譴責之、雲乃去官、百姓追思之、圖畫形像、配食縣社。尋拜吳王晏郎中令、雲勸於諫啓輔導實多。尋入爲尚書郎、侍御史、太子中舍人、中書侍郎。成都王穎表爲清河內史、穎將討齊王冏、以雲爲前鋒都督、會冏誅、轉大將軍右司馬。穎晚節政衰、雲屢以正言忤旨、孟玖欲用其父爲邯鄲令、左長史盧志等、並不敢違、而雲固執不許、曰、此縣公府掾資、（言歷此縣者其資級可得公府掾也）



宜有黃門父居之邪、玖深怨之。會機之敗也、并收雲。穎官屬江統、蔡克、棗嵩等、上疏曰、聞重教以機圖爲反逆、應加族誅、未知本末者、莫不疑惑、直以機計慮淺近、不能董攝群帥、致果殺敵、進退之間、事有疑似。故令聖鑒未察其實耳。刑誅事大、宜令王粹牽秀、檢校其事、令事驗顯然、暴之萬姓、然後加雲等之誅、未足爲晚、今此舉措、實爲太重、得則足令天下情服。失則必使四方心離、不

鍾云、陸氏感事、深睠毒兆形形、詳情不足以敘、論其徵

可不令詳愼、須不納、統等重請、穎進廻者三日、蔡克入至穎前叩頭流血曰、實爲孟玖所怨、遠近莫不忿今果見殺、罪無彰驗、將令群心疑惑、竊爲明公惜之、僚屬隨克入者數十人、流涕固請、穎惻然有宥雲色、孟玖扶穎入、催令殺雲、夷三族、雲有二女無男、門生故吏迎喪葬清河、所著文章三百四十九篇、又撰新書十篇、並行于世、雲弟耽爲平東祭酒、亦有清譽、與雲同遇害、大將軍參軍孫惠與淮



南內史朱誕書曰、馬援擇君、凡人所聞、不意三陸、相攜闇朝、一旦湮滅、道業淪喪、痛酷之深、荼毒難言、國喪儁望、悲豈一人、其爲州里所痛悼如此、後東海王越討穎、移檄天下、亦以機雲兄弟枉害罪狀穎云、

制曰、古人云、雖楚有才、晉實用之、觀夫陸機陸雲、實荆衡之杞梓、挺珪璋於秀實、馳英華於早年、風鑒澄爽、神情俊邁、文藻宏麗、獨步當時、言論慷慨、冠乎終古、高詞迥映、如朗月

孫云文采輝映

之懸光、疊意廻舒、若重巖之積秀、千條析理、則電拆霜開、一緒連文、則珠流璧合、其詞深而雅、其義博而顯、故足遠超枚馬、高躡王劉、百代文宗、一人而已、然其祖考重光、羽楫吳運、文武奕葉、將相連華、而機以廊廟蘊才、瑚璉標器、宜其承俊乂之慶、奉佐時之業、申能展用、保譽流功、屬吳祚傾基、金陵畢氣、君移國滅、家喪臣遷、矯翮南辭、翻棲火樹、飛鱗北逝、卒委湯池、遂使穴碎雙龍、巢傾兩鳳、激浪



之心未騁、遽骨修鱗、凌霄之意將騰、先灰勁翮、望其翔躍、焉可得哉、夫賢之立身、以功名爲本、士之居世、以富貴爲先、然則榮利人之所貪、禍辱人之所惡、故居安保名、則君子處焉、冒危履貴、則哲士去焉、是知蘭植中塗、必無經時之翠、桂生幽壑、終保彌年之丹、非蘭怨而桂親、豈塗害而壑利、而生滅有殊者、隱顯之勢異也、故曰、衒美非所、罕有常安、韜奇擇居、故能全性、觀機雲之行己也、智不逮言

矣。觀其文章之誠，何知易而行難，自以智足安時，才堪佐命，庶保名位，無忝前基。不知世屬未通，運鍾方否，進不能闢昏匡亂，退不能屏跡全身，而奮力危邦，竭心庸主，忠而獲譏，而不諒，謗緣虛而見疑，生在已而難長，死因人而易促，上蔡之犬，不誡于前，華亭之鶴，方悔于後，卒令覆宗絕祀，良可悲夫。然則三世為將，釁鍾來葉，誅降不祥，殃及後昆。是知西陵結其凶端，河橋收其禍末，干寶晉紀云：初抗之克步闡也，誅及嬰孩，識者尤之曰：後世必受其殃。其天意也，豈人事乎。

晉書卷五十四　傳　十

第二十四　晉書五十四　終

列傳第二十五　晉書五十五

檇李蔣之翹删定

竟陵鍾惺原評

太倉張采參校

夏侯湛

夏侯湛字孝若，譙國人魏征西將軍淵曾孫也。湛幼有盛才，文章宏富，善構新詞，而美容觀，與潘岳友善，每行止同輿接茵，京都謂之連璧。辟太尉府，泰始中舉賢良，對策中第，拜郎中，累年不調，乃作抵疑以自廣。後選補太

晉書卷五十五　傳　十

子舍人，轉尚書郎，出為野王令，以郵隱為急而緩於公調，政清務閑，優游多暇，作昆弟誥，王元美云：湛傳不載東方朔贊而取昆弟誥，亦無識者。爰述曆祖父母德業，以勸勉昆弟，淳琬琦說抱膺，居邑累年，朝野多歎其屈。除中書侍郎，出補南陽相，家艱乞還，頃之，遷為太子僕，未就命而武帝崩。惠帝即位，以為散騎常侍，從班制也。元康初，卒於延喜里第。著論三十餘篇，別為一家言。初，湛作周詩成，以示潘岳，岳曰：此非徒溫雅，乃別見孝悌之性。岳因此遂

作家風詩。湛族爲盛門，性頗豪侈，侯服玉食，窮滋極珍。及將沒，遺命小棺薄斂，不修封樹。論者謂湛雖生不砥礪名節，死則儉約令終，是深達存亡之理者。

潘岳　從子尼

純云潘岳詐作愍懷書以致之死文人作惡如是可恥亦可恨嗾誅之報在此矣躁進之患在文士尤甚戒之戒之岳達拙敘貪躁不休仕進一不如志作閑居賦以寄熱中之意反引母爲名假與一語至今進爲佳話仕進則云爲母而出閑居則云爲母而隱利與名身有之而用母以市千古仕宦人運奪賣自岳開之若潘尼作安身論眞有以自處者蓋親見才士生亂世以躁進致敗始末甚悉故言之深切如此語語是安仁對病之藥



陸御天云周禮市師之政因忌之服多爲後人典利之路爲此條約若以官擁爲逆旅者更宜

潘岳字安仁，滎陽中牟人也。父芘，琅邪內史。岳少而才穎，鄉邑稱爲奇童。弱冠辟司空太尉府，舉秀才。泰始中，武帝躬耕藉田，岳作賦以美其事，（見文選）由此才名冠世，爲衆所疾，遂栖遲十年。出爲河陽令，轉懷令。時以逆旅逐末廢農，姦淫亡命，多所依湊，敗亂法度，勑當除之。十里一官攤，使老小貧戶守之，又差吏掌主，依客舍收錢。岳議曰：謹案逆旅，久矣其所由來也。行者賴以頓止，居者薄收其直，交易貿遷，各得其所，官無役賦，因人成利，惠加百姓而公無末費。語曰，許由辭帝堯之命，而舍於逆旅。外傳曰，晉陽處父過甯，舍於逆旅。魏武皇帝亦以爲宜，其詩曰，逆旅整設，以通商賈。然則自堯到今，未有不得客舍之法，唯商鞅尤之，固非聖世所言也。方今四海會同，九服納貢，八方翼翼，公私滿路，近畿輻湊，客



舍亦稠。冬有溫廬，夏有涼蔭，芻秣成行，器用取給。疲牛必投，乘涼近進，發槅寫鞍，皆有所憇。又諸劫盜皆起於迥絕，止乎人衆。十里蕭條，則姦軌生心；連陌接館，則寇情震懾。且聞聲有救，已發有追，不救有罪，不追有戮，禁暴捕亡，恒有司存。凡此皆客舍之益，而官攤之所乏也。又行者貪路，告糴炊爨，皆以昏晨。盛夏晝熱，又兼星夜，既限早閉，不及橍門。或避晚關，迸逐路隅，祗是慢藏誨盜之原。苟以客

舍多敗法、致官守棘㒞、獨復何人、彼河橋孟
津、降券輸錢、高第督察、數入校出、品郎兩岸
相檢、猶懼或失之、故懸以祿利、許以功報、令
賤吏疲人、獨專㒞稅、管開閉之權、藉不校之
勢、此道路之蠹、奸利所殖也、率歷代之舊俗
獲行留之權心、使客舍灑掃、以待征旅、擇家
而息、豈非衆庶顒顒之望、請曹列上、朝廷從
之、岳頻宰二邑、勤於政績、調補尚書度支郎、
遷廷尉評、以公事免、楊駿輔政、高選吏佐、引
晉書卷五十五　傳　四
岳為太傅主簿、駿誅、除名、初譙人公孫宏少
（潘、云、於、然、為、士、所、選、）
孤貧、客田於河陽、善鼓琴、頗屬文、岳之為河
陽令、愛其才藝、待之甚厚、至是宏為楚王瑋
長史、專殺生之政、時駿綱紀、皆當從坐、同署
主簿朱振、已就戮、岳其夕取急在外、宏言之
瑋、謂之假吏、故得免、未幾選為長安令、作西
征賦、述所經人物山水、文清旨詣、辭多不錄、
徵補博士、未召以母疾、輒去官免、岳自傷其
仕宦不達、乃作閑居賦以述情焉、見文選　尋徵

為著作郎、轉散騎侍郎、遷給事黃門侍郎、岳
性輕躁、趨世利、與石崇等、諂事賈謐、每候其
出、與崇輒望塵而拜、構愍懷之文、岳之辭也、
謐二十四友、岳為其首、謐晉書限斷、亦岳之
辭也、其母數誚之曰、爾當知足、而乾沒不已
乎、（晉書注、得利為乾、失利為沒、）而岳終不能改、以及於禍、
初芘為琅邪內史、孫秀為小吏、給岳、而狡黠
自喜、岳惡其為人、數撻辱之、（王隱晉書作蹴蹋之、）秀常
銜忿、及趙王倫輔政、秀為中書令、岳於省內
晉書卷五十五　傳　注
謂秀曰、孫令猶憶疇昔周旋不、答曰、中心藏
之、何日忘之、岳於是自知不免、俄而秀遂誣
岳及石崇歐陽建謀奉淮南王允齊王冏為
亂、誅之、夷三族、岳將詣市、與母別曰、負阿母、
時石崇已被收、先送市、俱不相知、岳至、崇曰、
安仁、卿亦復爾邪、岳曰、可謂白首同所歸、（林詣云、潘石同刑東市、石謂潘曰、天下殺英雄、卿復何為、潘曰、俊士填溝壑、餘波來及人、又與
此不同、）初岳金谷集詩、有投分寄石友、白首同
所歸、故云、岳母及兄侍御史釋、弟燕令豹、司

眉云正叔少清安身論以自勗

其後三王戰爭而位居顯要能以從容全免史臣稱其玉質金相斯其度歟

徙椽據、掾弟詵、兄弟之子、已出之女、無長幼
一時被害、唯釋子伯武逃難得免、而豹女與
其母相抱號呼、不可解、會詔原之、岳美姿儀、
辭藻絕麗、尤善爲哀誄之文、少時常挾
彈、出洛陽道、婦人遇之者、皆連手縈繞、投之
以果、遂滿車而歸、岳從子尼
尼字正叔、祖勗、漢東海相、父滿、平原內史、並
以學行稱、尼少有清才、與岳俱以文章見知、
性靜退不競、唯勤學著述爲事、著安身論、

晉書卷五十五 列傳

以明所守、其辭曰、蓋崇德莫大乎安身、安身
莫尚乎存正、存正莫重乎無私、無私莫深乎
寡欲、是以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
語、定其交而後求、篤其志而後行、夫然、用能
免或繫之凶、享自天之祐、故身不安則殆、言
不從則悖、交不審則惑、行不篤則危、四者行
乎中、則患憂接於外矣、憂患之接、必生於自
私、而興於有欲、自私者不能成其私、有欲者
不能濟其欲、理之至也、欲苟不濟、能無爭乎、

眉云誹名近冬爭

私苟不從、能無伐乎、人人自私、家家有欲、衆
欲並爭、群私交伐、爭則亂之萌也、伐則怨之
府也、怨亂既搆、危害及之、得不懼乎、然棄本
要末之徒、知進忘退之士、莫不飾才銳智、抽
鋒擢穎、傾側乎勢利之交、馳騁乎當塗之務、
黨與熾於前、榮名扇其後、握權則赴者鱗集、
失寵則散者瓦解、求利則託刎頸之懽、爭路
則搆刻骨之隙、於是浮僞波騰、曲辯雲沸、寒
暑殊聲、朝夕異價、駑蹇希奔放之迹、鉛刀競

晉書卷五十五 列傳

一割之用、至於愛惡相攻、與奪交戰、誹謗噂
沓、毀譽縱橫、君子務能、小人伐技、風頹於上、
俗弊於下、禍結而恨爭之不強、患至而悔伐
之未辯、大者傾國喪家、次則覆身滅祀、其故
何邪、豈不始於私欲、而終於爭伐哉、君子則
不然、知自私之害公也、故後外其身、知有欲
之傷德也、故遠絕榮利、知爭競之遘災也、故
犯而不校、知好伐之招怨也、故有功而不德、
安身而不爲私、故身正、則私全、慎言而不適

欲、故言濟而欲從、定交而不求益、故交立而益厚、謹行而不求名、故行成而名美、止則立乎無私之域、行則由乎不爭之塗、必將通天下之理、而濟萬物之性、天下猶我、故與天下同其欲、己猶萬物、故與萬物同其利、夫能保其安者、非謂崇生生之厚、而耽逸豫之樂也、不忘危而已、有其進者、非謂窮貴寵之榮、而藉名位之重也、不忘退而已、存其治者、非謂嚴刑政之威、而明司察之禁也、不忘亂而已、



故安也者、安乎道者也、進也者、進乎德者也、治也者、治乎心者也、未有安身而不能保國家、進德而不能處富貴、治心而不能治萬物者也、若乃弱志虛心、曠神遠致、徙倚乎不拔之根、浮游乎無垠之外、不自貴於物而物宗焉、不自重於人而人敬焉、可親而不可慢也、可尊而不可遠也、親之如不足。天下莫之能狎也。舉之如易勝。而當世莫之能困也。達則濟其道而不榮也。窮則善其身而不悶也。用則立於上而非爭也。舍則藏於下而非讓也。夫榮之所不能動者。則辱之所不能加也。利之所不能勸者。則害之所不能嬰也。譽之所不能益者。則毀之所不能損也。今之學者誠能釋自私之心、塞有欲之求、杜交爭之原、去矜伐之態、而以造化爲工匠、天地爲陶鈞、名位爲糟粕、勢利爲埃塵、治其內而不飾其外、求諸己而不假諸人、忠肅以奉上、愛敬以事親、可以御一體、可以牧萬民、可以處富貴、可



以安貧賤、經盛衰而不改、則庶幾能安身矣、初應州辟、後以父老辭位致養、太康中舉秀才、爲太常博士、歷高陸令、淮南王允鎮東參軍、元康初拜太子舍人、上釋奠頌、出爲宛令、在任寬而不縱、恤隱勤政、厲公平而遺人事、入補尚書郎、俄轉著作郎、爲乘輿箴、以爲王者膺受命之期、當神器之運、總萬機而撫四海、簡群才而審所授、孜孜於得人、汲汲於聞過、雖廷爭面折、猶將祈請而求焉、至於箴

規諫之順君、爲獨附之哉、是以不量其學
陋思淺、因負擔之餘、嘗試撰而述之、不敢斥
至尊之號、故以乘輿目焉、蓋帝王之事至大
而古今之變至衆、文繁而義詭、意局而辭野
將欲希企前賢、髣髴崇軌、譬猶丘垤之望華
岱、恒星之繫日月也、其不逮明矣。及趙王倫
纂位、孫秀專政、忠良之士皆罹禍酷、尼遂稱
疾取假、聞齊王冏起義、乃赴許昌、冏引爲參
軍、與謀時務、兼管書記、事平、封安昌公、歷黃



門侍郎、散騎常侍、侍中、秘書監。永興末、爲中
書令、時三王戰爭、皇家多故、尼職居顯要、從
容而已、雖憂虞不及、而備嘗艱難。永嘉中、遷
太常卿、洛陽將沒、攜家屬東出成皋、欲還鄉
里、道遇賊不得前、病卒於塢壁。

張載 弟協 亢

張載字孟陽、安平人也。父收、蜀郡太守。載性
閑雅、博學有文章、初不得志、嘗爲権論以自
廣、曰、夫賢人君子、將立天下之功、成天下之
名、非遇其時、曷由致之哉、故嘗試論之、殷湯
無鳴條之師、則伊尹有莘之匹夫也、周武無
牧野之陣、則呂牙渭濱之釣翁也、若茲之類、
不可勝紀、蓋聲發響應、形動影從、時平則才
伏、世亂則奇用、豈不信歟、設使秦莽修三王
之法、時致隆平、則漢祖泗上之健吏、光武舂
陵之俠客耳、況乎附麗者哉、故當其有事也、
則足非千里、不入於輿、刃非斬鴻、不韜於鞘、
是以駑蹇望風而退、頑鈍未試而廢、及其無



事也、則牛驥共牢、利鈍齊列、而無長塗犀革
以決之、此離朱與瞽者同眼之說也、處守平
之世、而欲建殊常之勳、居太平之際、而吐違
俗之謀、此猶郤步而登山、鬻章甫於越也、漢
文帝見李廣而歎曰、惜子不遇、當高祖時、萬
戶侯豈足道哉、故智無所運其籌、勇無所奮
其氣、則勇怯一也、才無所騁其能、辯無所展
其說、則頑慧均也、是以步檝越船、不能無水
而浮、青虯赤螭、不能無雲而飛、故和璧之在

荊山。隋珠之潛畫川。非遇其人。焉有進城之
價。照乘之名乎。青骹繁霜。縶於籠中。何以效
其擬東郭於韝下也。白猨玄豹。藏於靈檻。何
以知其接垂條於千仞也。屠夫與烏獲訟力。
非龍文赤鼎。無以明之。盜跖政與荊卿爭勇。
非強秦之威。孰能辨之。故飢夫庸隸。抱關居
鈞之倫。一旦而都卿相之位。建金石之號者。
或有懷顏孟之術。抱伊管之略。沒世而不齒
者。此言有事之世易爲功。無爲之時難爲名



也。若斯湮滅而不稱。曾不足以多說。況夫庸
庸之徒。少有不得意者。則自以爲枉伏。莫不
飾小辯。立小善。以偶時。結朋黨。聚虛譽。以驅
俗。進之無補於時。退之無損於化。而世主相
與雷同。齊口吹而煦之。豈不哀哉。今士循常
習故。規行矩步。積階級。累閥閱。碌碌然以取
世資。若夫魁梧儁傑。卓躒俶儻之徒。直將伏
死嶔岑之下。安能與步驟共爭道里乎。至如
軒冕黻班之士。苟不能匡化輔政。佐時益世。

而徒俯仰取容。要榮求利。厚自封之資。豐私
家之積。此沐猴而冠耳。尚焉足道哉。載又爲
濛汜賦。司隸校尉傅玄見而嗟歎。以車迎之。
言談盡日。爲之延譽。遂知名。太康初。入蜀省
父。道經劍閣。載以蜀人恃險好亂。因著銘以
作誡。益州刺史張敏見而奇之。乃表上
其文。武帝遣使鐫之於劍閣山焉。（蔣云此事晉載權論）
（濛汜賦前子校傳玄卒于咸寧四年則太康間事宜列於後況堂堂天子遣使鐫刻其文）
（豈海內尚不知名而必待司隸校尉之延譽耶）



因起家佐著作郎。出
補肥鄉令。復爲著作郎。轉太子中舍人。遷樂
安相。弘農太守。長沙王乂請爲記室督。拜中
書侍郎。復領著作。載見世方亂。無復進仕意。
遂稱疾篤。告歸。卒於家。
協字景陽。少有儁才。與載齊名。辟公府掾。轉
秘書郎。補華陰令。征北大將軍從事中郎。遷
中書侍郎。轉河間內史。在郡清簡寡欲。于時
天下已亂。所在寇盜。協遂棄絕人事。屏居草
澤。守道不競。以屬詠自娛。擬諸文士作七命。

蔣云二陸三張當時節以陸爲虎張爲彈蓋算之也

蔣云晉陽秋稱岳文爲絹縠世奏邑未能過此云憎證不知又何所出

見文選 世以爲工。永嘉初，復徵黃門侍郎，不就，
終於家。

亢字季陽，才藻不逮二昆，亦有屬綴，又解音樂伎術。時人謂載、協、亢、與陸機、陸雲曰，二陸三張。中興初，過江，拜散騎侍郎。秘書監荀崧舉亢領佐著作郎，出補烏程令，入爲散騎常侍，復領佐著作。進贊一篇，見律歷志

史臣曰：孝若挺蔚春華，時標麗藻，覩其抵疑詮理，本竊通於自天，作誥敷文，流英聲於孝



惕，言深致遠，殊有大雅之風烈焉。安仁思緒雲騫，詞鋒景煥，前史儔於賈誼，先達方之士衡，賈論政範，源王化之幽賾；潘著哀詞，貫人靈之情性。機文喻海，韞蓬山而育蕪；岳藻如江，濯美錦而增絢，混三家以通侔，爲二賢之亞匹矣。然其挾彈盈果，拜塵趨貴，茂弄觭門之訓，乾沒不逞之間，斯才也而有斯行也，天之賦也，何其駁歟！正叔含咀藝文，履危居正，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言，著論究人道之綱，裁箴懸乘輿之纍，可謂玉質而金相者矣。孟陽鐫石之文，見奇於張敏；濛汜之詠，取重於傅玄，爲名流之所挹，亦當代之文宗矣。景陽摛光王府，棣萼相煇，洎乎二陸入洛，三張減價，考覈遺文，非徒語也。

列傳第二十五　晉書五十五終

列傳第二十六　晉書五十六　三徑藏書

竟陵鍾惺原評
檇李蔣之翹刪定
同郡陸上瀾參挍

江統

鍾云、傳玄上封事、亦言鄧艾欲取一時之利、不慮後患、使鮮卑數萬散居人間、後必爲患、深憂微慮、逆見五胡之禍、而其時郭欽亦進徙戎之論、然人但知論徙戎有江統、而不知有傳玄郭欽也○蔣云、郭欽疏徙戎則云宜及平吳之威、統則云宜及會舊年時兵威方盛、可謂所見略同、然欽亦據統爲暢其文、圓滿淋漓、兼徵首尾、絕不冗懈、只一味透快、無事求工于字句者、而字句亦無不工



張受先云、方武帝時、江東未平、俄有秦涼之變、及天下一統、則設包荒以示大平、於時大封同姓、隆制二軍、亦八獨未爲穩、歷也、及諸王遣兵、胡人雜之中華、患爲丘墟、若使國家鋪陳斗來

江統字應元、陳留圉人也、靜默有遠志、時人爲之語曰、嶷然稀言江應元、與鄉人蔡充俱知名、襲父爵、父祚、安南大守、除山陰令、時關隴屢爲氐羌所擾、孟觀西討、自擒氐帥齊萬年、統深惟四夷亂華、宜杜其萌、乃作徙戎論、其辭曰、夫夷蠻戎狄、謂之四夷、春秋之義、內諸夏而外夷狄、以其言語不通、贄幣不同、法俗詭異、種類乖殊、或居絕域之外、山河之表、崎嶇川

至此論也、識云得兩道徵、長長沙深辨封建、同占先者也、七國叛亂侯滅、而五胡之禍作、夜二百餘年、蝗曰人事、抑亦天道乎

谷阻險之地、與中國壤斷土隔、不相侵涉、賦役不及、正朔不加、故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禹平九土、而西戎卽敍、其性氣貪婪、凶悍不仁、四夷之中、戎狄爲甚、弱則畏服、强則侵叛、雖有賢聖之世、大德之君、咸未能以通化率導、而以恩德柔懷也、當其强也、以漢高祖困於白登、孝文軍於霸上、及其弱也、以元成之微、而猶四夷賓服、此其已然之效也、故匈奴求守邊塞、而侯應陳其不可、單于屈膝未央、



望之議以不臣、是以有道之君、牧夷狄也、惟以待之有備、禦之有常、雖稽顙執贄、而邊城不弛固守、爲寇賊强暴、而兵甲不加遠征、期令境內獲安、疆埸不侵而已、及至周室失統、諸侯專征、以大兼小、轉相殘滅、封疆不固、而利害異心、戎狄乘閒、得入中國、或招誘安撫、以爲己用、自是南夷與北狄、交侵中國、不絕若綫、逮至始皇之併天下也、南兼百越、北走匈奴、五嶺長城、戎卒億計、雖師役煩殷、寇賊

橫暴、然一世之功、戎虜奔邦、當時中國無復四夷也、漢建武中、以馬援領隴西太守、討叛羌、徙其餘種於關中、居馮翊河東空地、而與華人雜處、數歲之後、族類蕃息、既恃其肥彊、且苦漢人侵之、永初之元、群羌叛亂、覆沒將守、屠破城邑、鄧騭之征、輿尸喪師、至於南入蜀漢、東掠趙魏、唐突軹關、侵及河內、及遣北軍中候朱寵、將五營士、於孟津距羌、十年之中、夷夏俱斃、任尚馬賢、僅乃克之、此所以爲



害深重、累年不定者、雖由禦者之無方、將非其才、亦豈不以寇發心腹、害起肘腋、疢篤難療、瘡大遲愈之故哉、自此之後、餘燼不盡、小有際會、輒復侵叛、中世之寇、惟此爲大、魏興之初、與蜀分隔、疆埸之戎、一彼一此、魏武帝令將軍夏侯妙才、討叛氐阿貴千萬等、後因拔棄漢中、遂徙武都之種於秦川、欲以弱寇彊國、扞禦蜀虜、此蓋權宜之計、一時之勢、非所以爲萬世之利也、今者當之、已受其弊矣、

張受先云此旨則得扶衆若兵力一以便不可徒

夫關中土沃物豐、厥田上上、加以涇渭之流、溉其舃鹵、鄭國白渠、灌浸相通、黍稷之饒、畝號一鍾、百姓謠詠其殷實、帝王之都、每以爲居、未聞戎狄宜在此土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戎狄志態、不與華同、而因其衰弊、遷之畿服、士庶翫習、侮其輕弱、使其怨恨之氣、毒於骨髓、至於蕃育衆盛、則坐生其心、以貪悍之性、挾憤怒之情、候隙乘便、輒爲橫逆、而居封域之內、無障塞之隔、掩不備之人、收散野之



積、故能爲禍滋蔓、暴害不測、此必然之勢、已驗之事也、當今之宜、宜及兵威方盛、衆事未罷、徙馮翊北地新平安定界內諸羌、著先零罕开析支之地、徙扶風始平京兆之氐、出還隴右、著陰平武都之界、廩其道路之糧、令足自致、各附本種、反其舊土、使屬國撫夷就安集之、戎晉不雜、並得其所、上合往古即敘之義、下爲盛世永久之規、縱有猾夏之心、風塵之警、則絕遠中國、隔閡山河、雖爲寇暴、所害

一解云得此一難論甚精確明盡所爲自建爲學自設下文今人攻擊不辨

不廣，是以充國、子明，能以數萬之衆，制羣羌之命，有征無戰，全軍獨克，雖有謀謨深計，廟勝遠圖，豈不以華夷異處，戎夏區別，要塞易守之故，得成其功也哉。難者曰：氐寇新平，關中饑疫，百姓愁苦，咸望寧息，誠宜鎮之以安豫，而子欲使疲悴之衆，徙自猜之寇，恐勢盡力屈，緒業不卒，前害未及弭，而後變復橫出矣。答曰：子以今者群氐爲尚挾餘資，悔惡反善，懷我德惠，而來柔附乎？將勢窮道盡，智力



俱困，懼我兵誅，以至於此乎？曰：無有餘力，勢窮道盡故也。然則我能制其短長之命，而令其進退由己矣。夫樂其業者不易事，安其居者無遷志，方其自疑危懼，畏怖促遽，故可制以兵威，使之左右無違也，迨其死亡散流，離逷未鳩，逷他歷反遠也與關中之人，戶皆爲讎，故可遐遷遠處，令其心不懷土也。夫聖賢之謀事也，爲之於未有，理之於未亂，道不著而平，德不顯而成，其次則能轉禍爲福，因敗爲功，值

困必濟，遇否能通。今子遺弊事之終，而不圖更制之始，愛易轍之勤，而得覆車之軌，何哉？且關中之人，百餘萬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處之與遷，必須口食，若有窮乏糝粒不繼者，故當傾關中之穀，以全其生生之計，必無擠於溝壑，而不爲侵掠之害也。今我遷之，傳食而至，附其種族，自使相贍，而秦地之人，得其半穀。言秦中戎狄居半今遷使歸則秦中百姓得食其所積之穀亦半矣此爲濟行者以廩糧，遺居者以積倉，寬關中之逼，



去盜賊之原，除旦夕之損，建終年之益。若憚暫舉之小勞，而忘永逸之弘策，惜日月之煩苦，而遺累世之寇敵，非所謂能開物成務，創業垂統，崇基拓跡，謀及子孫者也。并州之胡，本實匈奴桀惡之寇也。建安中，使右賢王去卑誘質呼廚泉，聽其部落散居六郡。咸熙之際，以一部太彊，分爲三率。泰始之初，又增爲四，於是劉猛內叛，連結外虜。近者郝散之變，發於穀遠。縣名今五部之衆，戶至數萬，人口之盛，

遁於西戎、然其天性驍勇、弓馬便利、倍於氐
羌、若有不虞風塵之慮、則并州之域、可爲寒
心、滎陽句驪、本居遼東塞外、正始中、幽州刺
史毋丘儉、伐其叛者、徙其餘種、始徙之時、戶
落百數、子孫孳息、今以千計、數世之後、必至
殷熾、今百姓失職、猶或亡叛、犬馬肥充、則有
噬齧、況於夷狄、能不爲變、但顧其微弱、勢力
不陳耳、夫爲邦者、患不在貧而在不均、憂不
在寡而在不安、以四海之廣、士庶之富、豈須



夷虜在內、然後取足哉、此等皆可申諭發遣、
還其本域、慰彼羇旅懷土之思、釋我華夏纖
介之憂、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德施永世、於計
爲長、帝不能用、未及十年、而夷狄亂華、時服
其深識、遷中郎、選司轉太子洗馬、在東宮累
年、甚被親禮、太子頗闕朝覲、又奢費過度、多
諸禁忌、統上書諫陳五事、一曰、六行之義、以
孝爲首、太子以朝夕視君膳爲職、自頃聖體、
屢有疾患、數闕朝侍、遠近疑惑、伏願殿下、雖

覽愛先云此篇特爲遊盡善實所以太子少有今因節豐其貲財開倒其德慮元深知此所及太子識有節自埋東宮失之消處者此實辭要哉

有微苦、可堪扶輿、則宜自力、二曰、殿下天挺
逸才、聰鑒特達、臣謂猶宜時發聖令、諮詢保
傅、訪逮侍臣、三曰、古之聖王、莫不以儉爲德、
故堯稱采椽茅茨、禹稱卑宮惡服、以身先物、
政致太平、及末世失之者、則有瑤臺瓊室、玉
杯象箸、肴膳之珍、則熊蹯豹胎、酒池肉林、亦
罔不亡國喪宗、醜名彰聞、以爲後戒、竊聞後
園鏤飾金銀、刻磨犀象、畫室之巧、課試日精、
臣等以爲上之所好、下必從之、是故居上者



當必愼其所好也、後園雜作、一皆罷遣、肅然
清淨、優游道德、則日新之美、光于四海矣、四
曰、周禮三市、旦則百族、晝則商賈、夕則販夫
販婦、買賤賣貴、販鬻菜果、收十百之盈、以救
旦夕之命、故公儀子相魯、則拔其園葵、言食
祿者不與貧賤之人爭利也、今西園賣葵菜
藍子雞麪之屬、虧敗國體、貶損令問、五曰、竊
見禁土令、不得繕脩動土、臣以爲拘攣小忌
而廢弘廓大道、宜可蠲除、於事爲宜、朝廷善

之、及太子廢、徙許昌、賈后諷有司不聽宮臣追送、統與宮臣、冒禁至伊水、拜辭道左、悲泣流漣、都官從事悉收統等、付河南洛陽獄、付郡者、河南尹樂廣、悉解遣之、繫洛陽者、猶未釋、都官從事孫琰、說賈謐曰、所以廢徙太子、以爲惡故耳、東宮故臣拜辭路次、不顧重辟、邪之、乃更彰太子之德也、不如釋之、謐語洛陽令曹攄、由是皆免、後爲博士尚書郎參大司馬齊王冏軍事、遷廷尉正、每州郡獄、斷

晉書卷五十六 傳

處從輕、成都王穎請爲記室、以母憂去官、服闋爲司徒左長史、東海王越爲兗州牧、以統爲別駕、委以州事、書舉高平郗鑒爲賢良、陳留阮脩爲直言、濟北程收爲方正、時以爲知人、尋遷黃門侍郎散騎常侍、領國子博士、永嘉四年、避難奔于成皐、病卒、二子、彩、惇、彩字思玄、爲尚書僕射、哀帝即位、援周貴人名號所宜、彩議見禮志、後領國子祭酒、惇字思俊、高節邁俗、性好學、每以爲君子立行。應依禮而動、雖隱顯殊途、未有不傍禮教者也、若乃放達不羈、以肆縱爲貴者、非但動違禮法、亦道之所棄也。乃著通道崇檢論、世咸稱之、蘇峻之亂、避地東陽山、將東陽太守阮裕、長山令王濛、迹與游處、永和九年卒

## 孫楚 孫綽

孫楚字子荊、太原中都人、魏驃騎將軍資孫也、才藻卓絕、爽邁不群、多所陵傲、缺鄉曲之譽、年四十餘、始參鎮東軍事、文帝遣符劭、孫

晉書卷五十六 傳 十

郁使吳、將軍石苞、令楚作書遺孫晧、論以存亡、見文選 劭等至吳、不敢爲通、楚後遷佐著作郎、復參石苞驃騎軍事、楚既負材氣、頗侮易於苞、初至長揖曰、天子命我參卿軍事、因此構隙、苞奏楚與吳人孫世山共毀時政、楚亦抗表自理、紛紜經年、事未判、又與鄉人郭奕忿爭、武帝雖不顯明其罪、然以少賤受責、遂湮廢積年、初參軍不敬府主、楚既輕苞、遂制施敬、自楚始也、征西將軍扶風王駿、與楚舊、

尚云龍見象也由于井宮爲大不祥此劉殷實有此意而不敢明言者予則謂似象書郎有所警耳

好起爲參軍，轉梁令，遷衛將軍司馬。時龍見武庫井中，群臣將賀，楚上言曰：頃聞武庫井有二龍，群臣或謂之禎祥，或謂之非祥者，皆非也。夫龍或俯鱗潛于重泉，或仰攀雲漢，游乎蒼昊。今蟠於坎井，同於蛙蝦者，豈獨管庫之士，或有隱伏，厮役之賢，沒於行伍。故能見先景，有所感悟。願陛下保賢才，起淹滯，無繫世族，必先逸賤。此爲觀妖知懼者也。惠帝初爲馮翊太守。太康三年卒。



王敬美云誤語乃得佳處爲口實此王子敬書嶋也

初，楚與同郡王濟友善，濟爲本州大中正，訪問銓邑人品狀，至楚，濟曰：此人非卿所能目，吾自爲之。乃狀楚曰：天才英博，亮拔不群。楚少時欲隱居，謂濟曰：當欲枕石漱流，誤云漱石枕流。濟曰：流可枕，石可漱乎？楚曰：所以枕流，欲洗其耳；漱石，欲厲其齒。楚當除婦服，作詩以示濟，濟曰：未知文生於情，情生於文。王元美云此語極有致文生於情世所恒有情生於文則未易論蓋有出之者偶然而覽之者實際也吾平生時遇此境亦見同調中有覽之悽然，增伉儷之重。三子：衆、洵、纂。纂

王敬美云此匠不得以羽翼解鼓吹二字妙絕

子統、綽並知名。

綽字興公，博學善屬文，少與高陽許詢俱有高尚之志。居于會稽，游放山水，十有餘年，乃作遂初賦以致其意。嘗鄙山濤，而謂人曰：山濤吾所不解，吏非吏，隱非隱，若以元禮門爲龍津，則當點額暴鱗矣。絕重張衡、左思之賦，每云三都、二京，五經之鼓吹也。除著作佐郎，襲爵長樂侯，補章安令，徵拜太學博士，遷尚書郎。會稽內史王羲之引爲右軍長史，轉永



綽云溫請遷都揚州刺史王述曰溫欲虛聲以朝廷且非事實也深識從之事畢不行然綽之詆溫已不如王述之忠讜矣其終緯而不肯者天何如

嘉太守，遷散騎常侍，領著作郎。時大司馬桓溫欲經緯中國，以河南粗平，將移都洛陽。朝廷畏溫，不敢爲異，而北土蕭條，人情疑懼，雖並知不可，莫敢先諫。綽乃上疏曰：伏見征西大將軍臣溫表，便當躬率三軍，討除二寇，蕩滌河渭，清灑舊京，然後神旂電舒，朝服濟江，反皇居於中土，正玉衡於天極，斯超世之弘圖，千載之盛事。然臣之所懷，竊有未安。以爲帝王之興，莫不藉地利人和，以建功業，貴能

以義平暴，因而撫之。懷愍不建，淪胥秦京，遂令胡戎交侵，神州絕綱，天祚未革，中宗龍飛，非惟信順協於天人，實賴萬里長江，畫而守之耳。易稱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義大矣哉，斯已然之明效也。今作勝談，自當任道而遺險。校實量分，不得不保小以固存，自喪亂已來，六十餘年，河洛丘墟，函夏蕭條，井堙木刊，阡陌夷滅，士民播流江表，已經數世，存者長子老孫，亡者丘隴成行，雖北風之思，感



其素心，目前之哀，實爲交切。若遷都旋軫之日，中興五陵，卽復緬成遐域，泰山之安，既難以理保，烝烝之思，豈不纏於聖心哉。溫今此舉，誠欲大覽始終，爲國遠圖，而百姓震駭，同懷危懼者，豈不以反舊之樂賒，而趣死之憂促哉。何者？植根江外，數十年矣，一朝拔之，頓驅踧於空荒之地，提挈萬里，踰險浮深，離墳墓，棄生業，田宅不可復售，舟車無從而得，捨安樂之國，適習亂之鄉，將頓仆道塗，飄溺江川，僅有達者。夫國以民爲本，疾寇所以爲民，衆喪而寇除，亦安所取哉？此仁者所宜哀矜，國家所宜深慮也。自古今帝王之都，豈有常所，時隆則宅中而圖大，勢屈則遵養以待會。使德不可勝，家有三年之積，然後始可謀太平之事耳。今天時人事，有未至者矣，一國欲一宇宙，無乃頓而難舉乎？臣之愚計，以爲且可更遣一將有威名資實者，先鎭洛陽，以奉衞山陵，埽平梁許，淸一河南，運漕之路既通，



然後盡力於開墾，廣田積穀，漸爲徙者之資，如此賊見亡徵，勢必遠竄。如其迷逆不化，復欲送死者，南北諸軍，風馳電赴，若身手之救痛痒，山陵既固，中夏小康。陛下且端委紫極，增修德政，躬行漢文簡樸之至，去小惠，節游費，審官人，練甲兵，以養士滅寇爲先，十年行之，無使隳廢，則貧者殖其財，怯者充其勇，民知天德，赴死如歸，以此致政，猶運諸掌握。何故捨百勝之長理，舉天下而一擲哉？桓溫見

緯表，不悅，曰，致意興公，何不尋君遂初賦，知人家國事邪。尋轉廷尉卿，領著作。子綽有緯風，文章相亞，官中軍參軍。

列傳第二十六　晉書五十六　終



列傳第二十七　晉書五十七

竟陵鍾　惺原評　檇李蔣之翹輯訂

同里卜鄣三恭校

## 羅憲

羅憲字令則，襄陽人。父蒙，蜀廣漢太守。憲年十三能屬文，早知名。師事譙周，周門人稱爲子貢。仕蜀爲太子舍人、宣信校尉。時黃皓預政，衆多附之，憲獨介然。皓恚之，左遷巴東太守。時大將軍閻宇都督巴東，拜憲領軍，爲宇副。魏之伐蜀，召宇西還，憲守永安城。及成都敗，城中擾動，邊江長吏皆棄城走，憲斬亂者一人，百姓乃安。知劉禪降，乃率所統臨于都亭三日。吳聞蜀敗，遣將軍盛憲西上，外託救援，內欲襲憲。憲曰，本朝傾覆，吳爲脣齒，不恤我難而邀其利。不義甚矣。且漢已亡，吳何能久。吾寧當爲吳降虜乎。於是保城繕甲，告誓將士，厲以節義，莫不憤激。及鍾會、鄧艾死，百城無主，吳又使步協西征，憲大破其衆。孫

新云謚下只欠一兩

休怒、又遣陸抗助協、憲被攻凡六月、救援不
至、城中疾疫大半、或勸南出牂牁、北奔上庸、
憲曰、夫為人主、百姓所仰、既不能存、急而棄
之、君子不為也、畢命於此矣。會文帝遣荊州
刺史胡烈等救之、抗退、加憲陵江將軍、監巴
東軍事、使持節、領武陵太守、封萬年亭侯、泰
始初入朝、六年卒、謚烈。兄子尚字敬之、一名
仲、父式、牂牁太守。尚少孤、依憲。太康末、為益
州刺史、事詳載記李特傳

晉書卷五十七　傳　二

滕脩 刪

馬隆

馬隆字孝興、東平人、少而智勇、好立名節。魏
兗州刺史令狐愚死、人無敢收者、隆以武吏
託稱愚客、以私財殯葬、服喪三年、列植松柏、
禮畢乃還、一州以為美談。署武猛從事。泰始
中、將興伐吳之役、下詔普告州郡、有壯勇秀
異、才力傑出者、皆以名聞、勿限所取。兗州舉
隆、稍遷司馬督。初、涼州刺史楊欣失羌戎之

劉云隆才略必徹欲顯至前規

之言朝臣莫對才欲以試以此自能耳

和、隆陳其必敗、俄而欣與樹機能之黨若羅
拔能等戰於武威、敗死、河西斷絕、帝每有西
顧之憂、臨朝歎曰、誰能為我討此虜、通涼州
者乎。朝臣莫對。隆進曰、陛下若能任臣、臣能
平之。帝曰、必能滅賊、何為不任、顧卿方略何
如耳。隆曰、陛下若能任臣、當聽臣自任。帝曰
云何。隆曰、臣請募勇士三千人、無問所從來、
率之而西、稟陛下威德、醜虜何足滅哉。帝許
之、乃以隆為武威太守。公卿僉曰、六軍與州

晉書卷五十七　傳　三

郡兵、但當用之、不宜橫設賞募、隆小將妄說、
不可從也。帝弗納。隆募限腰引弩三十六鈞、
弓四鈞、立標簡試、自旦至中、得三千五百人。
隆曰、足矣。因請自至武庫選仗、武庫令與隆
忿爭、御史中丞奏劾隆、隆曰、臣當畢命戰場、
以報所受。武庫令乃給以魏時朽仗、不可復
用、非陛下使臣滅賊意也。帝從之、又給其三
年軍資。隆於是西渡溫水、樹機能等以衆萬
計、或乘險以遏隆前、或設伏以截隆後、隆依

沫云武庫令術少才於不能制家之念猶日可宮吉今多半此忘故軍事覺於紀足不如斷於一人

得云瞵曰偏石攻擬狀本草注催磨過十數斛乃至一二斤止耳未有以一石而附人作之重尚粘足不得行者況此石況丹上身而夫近者尚不加從何所御見降將士接者亦不能如此之多恐其說近誕故司馬公不取

通鑑爾不載取良有以也

八陣圖，作偏箱車，地廣則鹿角車營，路狹則為木屋，施於車上，轉戰千里，殺傷甚衆，或夾道累磁石，賊負鐵鎧，行不得前，隆卒悉被犀甲，無所留礙，賊咸以為神。自隆之西，音問斷絕，朝廷憂之，或謂已沒，後隆使夜到，帝撫掌歡笑，詰朝召群臣謂曰，若從諸卿言，是無秦涼也。乃詔曰，隆以偏師寡衆，奮不顧難，冒險能濟，其假節宣威將軍，加赤幢曲蓋鼓吹。隆到武威，虜大人猝跋韓、且萬能等，率萬餘落



歸降，前後誅殺及降附者以萬計，又率善戎沒骨能等，與樹機能大戰，斬之，涼州遂平。朝議將加隆將士勳賞，有司奏隆將士皆先加顯爵，不應更授。衛將軍楊珧駁曰，前精募將士，少加爵命者，此適所以為誘引，今隆全軍獨克，西土獲安，不得便以前授塞此後功，宜皆聽許，以明要信。乃從珧議。太康初，朝廷以西平荒毀，宜時興復，以隆為平虜護軍、西平太守，又給牙門一軍，屯據西平。時南虜成奚每為邊患，隆帥軍討之，虜據險距守，隆令軍士皆負農器，將若田者，虜以隆無征討意，御衆稍怠，隆因其無備，進兵擊破之，畢隆之政，不敢為寇。太熙初，封奉高縣侯，加授東羌校尉。時略陽太守嚴舒與楊駿通親，密圖代隆，毀隆年老謬耄，不宜服戎，於是徵隆，以舒代鎮，氐羌聚結，百姓驚懼，朝廷恐關隴復擾，乃免舒，遣隆復職，竟卒於官，子咸嗣。



## 胡奮

附云蕃亦浙攸及狗充災江對北特大狀

胡奮字玄威，安定人，魏車騎將軍遵之子也。奮性開朗，有籌略，少好武事，宣帝之伐遼東也，以白衣侍從左右，甚見接待，還為校尉，稍遷徐州刺史，封夏陽子。匈奴中部帥劉猛叛，使驍騎路蕃討之，以奮為監軍、假節，頓軍硜北，為蕃後繼，擊猛破之，猛帳下將李恪斬猛而降，以功累遷征南將軍、假節、都督荊州諸軍事，遷護軍，加散騎常侍。奮家世將門，晚乃好學，有刀筆之用，所在有聲績，居邊特有威惠。

王元美云九天九地皆傷腦語 剪一折一紙

泰始末，帝怠政事而耽於色，大採擇公卿女以充六宮，貴女選入為貴人。貴唯有一子，為南陽王友，早亡。及聞女為貴人，哭曰：「老奴不死，唯有二兒，男入九地之下，女上九天之上。」貴既舊臣，兼有椒房之助，甚見寵遇，左僕射，加鎮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時楊駿以后父驕傲自得，貴謂駿曰：「卿恃女更益豪邪？歷觀前代，與天家婚，未有不滅門者，但早晚事耳。」駿曰：「卿女不在天家乎？」貴曰：「我女與卿女作婢耳，何能損益！」後卒於官，贈車騎將軍，諡曰壯。



貴兄弟六人，兄廣，弟烈，並知名。烈字武玄，為將伐蜀，鍾會之反也，烈與諸將皆被閉。烈子淵，時年十八，為士卒先，攻殺會，名震遠近。烈為秦州刺史，及涼州叛，烈屯於萬斛堆，為虜所圍，無援遇害。

陶璜

陶璜字世英，丹陽人也。父基，吳交州刺史。璜仕吳歷顯位。孫晧時，交趾太守孫諝貪暴，為百姓所患，會察戰（吳官）鄧荀至，擅調孔雀三千頭，遣秣陵，民既苦遠役，咸思為亂，郡吏呂興殺諝及荀，以郡內附。武帝拜興安南將軍、交趾太守。尋為其功曹李統所殺，帝更以爨谷為交趾太守，谷又死，更遣巴西馬融領其職，皆死，南中監軍霍弋又遣犍為楊稷為之。吳交州刺史劉俊、大都督修則、將軍顧容，前後三攻交趾，稷與將軍毛炅、九真太守董元等，自蜀出交趾，破吳軍於古城，殺劉俊、修則。吳遣虞汜為監軍，薛珝為威南將



軍、大都督，璜為蒼梧太守，攻稷，戰于分水，璜敗，退保合浦，亡其二將。珝怒，謂璜曰：「若自表討賊而喪二帥，其責安在？」璜曰：「下官不得行意，諸軍不相順，故致敗耳。」珝怒，欲引軍還。璜夜以數百兵襲董元，獲其寶物，船載而歸，珝乃謝之，以璜領交州，為前部督。璜從海道出於不意，徑至交趾，大破元等，以前所得寶船上錦物數千匹，遺扶嚴賊帥梁奇，奇將萬餘人助璜。元有勇將解系同在城內，璜誘其弟

錯云舊史載稷乞降事與此說相乖不可得合故削之

象使爲書與系、又使象乘璜軺車、鼓吹導從而行、元等曰、象尚若此、系必有去志、乃就殺之、城中糧盡援絕、遂爲璜所陷、吳因用璜爲交州刺史。璜有謀策、周窮好施、能得民心、滕修數討南賊不能制、璜曰、南岸仰吾鹽鐵、斷勿與市。皆壞爲田器。如此二年、可一戰而滅也。修從之、果破賊、初修則既爲毛炅所殺、則子允、隨璜南征、城陷、允求復讎、璜不許、炅密謀襲璜、事覺、收炅、呵曰、晉賊、炅厲聲曰、吳



狗、何等爲賊、允剖其腹、曰、復能作賊不、炅猶罵曰、吾志殺汝孫皓、汝父何死狗也、璜既擒稷等、並送之、稷至合浦歐血死、九真郡功曹李祚保郡內附、璜遣將攻之、不克、祚舅黎晃隨軍勸祚令降、祚答曰、舅自晉將。祚自晉臣、唯力是視耳。踰時乃拔、皓以璜爲使持節都督交州諸軍事前將軍交州牧、武平、九德、新昌、土地阻險、夷獠勁悍、歷世不賓、璜征討、開置三郡、及九真屬國三十餘縣、徵璜爲武昌都督、以合浦太守修允代之、交土人請留璜以千數、於是遣還、皓既降晉、手書遣璜息融勅璜歸順、璜流涕數日、遣使送印綬、詣洛陽、帝詔復其本職、封宛陵侯、改爲冠軍將軍、吳既平、晉減州郡兵、璜上言曰、交土荒裔、斗絕一方、或重譯而言、連帶山海、又南郡去州海行千有餘里、外距林邑纔七百里、夷帥范熊世爲逋寇、自稱爲王、數攻百姓、且連接扶南、種類猥多、朋黨相倚、負險不賓、往隸吳時、數



作寇逆、攻破郡縣、殺害吏民、臣以尫駑、昔爲故國所採、偏戍在南十有餘年、雖前後征討、翦其魁桀、深山僻穴、尚有逋竄、又臣所統之卒、本七千餘人、南土溫濕、多有氣毒、加累年征討、死亡減耗、其見在者、二千四百二十人、今四海混同、無思不服、當卷甲消刃、禮樂是務、而此州之人、識義者寡、厭其安樂、好爲禍亂、又廣州南岸、周旋六千餘里、不賓屬者乃五萬餘戶、及桂林不羈之輩、復當萬戶、至

於服從官役，總五千餘家。二州唇齒，唯兵是鎮。又寧州與古，接據上流，去交阯郡千六百里，水陸並通，互相維衛。州兵未宜約損，以示單虛。夫風塵之變，出於非常。臣亡國之餘，議不足採，聖恩廣厚，猥垂飾擢，蠲其罪釁，改授方任，去辱即寵，拭目更視，誓念投命，以報所受，臨履所見，謹冒瞽陳。璜在南三十年，感恩肆著，及卒，舉州號哭，如喪父母。朝廷乃以散騎常侍吾彥代璜。彥卒，又以顧秘代彥。秘卒，



州人逼秘子參領州事。參尋卒，參弟壽求領州，州人不聽，固求之，遂領州。壽乃殺長史胡肇等，又將殺帳下督梁碩，碩走得免，起兵討壽，禽之，付壽母，令鴆殺之。碩乃迎璜子蒼梧太守威，領刺史，在職甚得民心，三年卒。威弟淑、子綏後並為交州，自基至綏四世，為交州者五人。

吾彥

蔣云吳既失守荷積江之鐵鎖遂為千古笑端然吾彥之策亦不參使無間諜得之工潮不先為之所則大船連舫決鬪飛渡矢人亦為巧拙若出人之所不備雖拙亦巧反是雖巧亦拙其槩可以成敗論乎哉

吾彥字士則，吳郡人。出自寒微，有文武才幹。身長八尺，手格猛獸，膂力絕群。仕吳為通江吏。時將軍薛珝杖節南征，軍容甚盛，彥觀之，慨然而歎。有善相者劉札謂之曰：「以君之相，後當至此，不足慕也。」初為小將，給吳大司馬陸抗。抗奇其勇略，將用之，患眾情不允，乃會諸將，密使人陽狂拔刀跳躍而來，坐上諸將



皆懼而走，唯彥不動，舉几禦之，眾服其勇，乃擢用焉。稍遷建平太守。時王濬將伐吳，造船於蜀，彥覺之，請增兵為備，皓不從，彥乃輒為鐵鎖，橫斷江路。及師臨境，緣江諸城皆望風降附，或見攻而拔，唯彥堅守，大眾攻之不能克，乃退舍禮之。吳亡，彥始歸降，武帝以為金城太守。帝嘗從容問薛瑩曰：「孫皓所以亡國者何也？」瑩對曰：「皓暱近小人，刑罰妄加，大臣大將各不自安，敗亡之釁，由此而作矣。」其後

帝又問彥對曰、吳主英俊、宰輔賢明、帝笑曰、君明臣賢、何爲亡國、彥曰、天祿永終、歷數有屬、所以爲陛下擒耳、帝甚嘉之、轉在敦煌、威恩甚著、遷雁門太守、時順陽王暢驕縱、前後內史皆誣之以罪、及彥爲順陽內史、彥潔身率下、威刑嚴肅、衆皆畏懼、暢不能誣、乃更薦之、冀其去職、遷員外散騎常侍、帝嘗問彥陸喜陸抗二人誰多也、彥對曰、道德名望、抗不及喜、立功立事、喜不及抗、會交州刺史陶璜



卒、以彥爲南中都督交州刺史、重餉陸機兄弟、機將受之、雲曰、彥本微賤、爲先公所拔、而答詔不善、安可受之、機乃止、因此每毀之、長沙孝廉尹虞謂機等曰、自古由賤而興者、乃有帝王、何但公卿、若何元幹侯孝明唐儒宗張義允等、並起自寒微、皆內侍外鎮、人無譏者、卿以士則答詔小有不善、毀之無已、吾恐南人皆將去卿、卿便獨坐也、於是機等意始解、初陶璜之死也、九真戍兵作亂、逐其太守、九真賊帥趙祉圍郡城、彥悉討平之、在鎮二十餘年、威恩宣著、南州寧靖、自表求代、徵爲大長秋、卒於官

張光

趙誘 削

列傳第二十七　晉書五十七

蔣云處惡未回何[illegible]虎父亡何[illegible]

列傳第二十八　晉書五十八　三[illegible]藏書

竟陵鍾惺原評　檇李蔣之翹刪定

閩中許豸參校

周處　子玘　札　[illegible]

鍾云自古受[illegible]多[illegible]大將在外人欲害其成功者其道自一[illegible]一日奈制二[illegible]其[illegible]功[illegible]以[illegible]殺之[illegible]駿西[illegible][illegible]而伐[illegible]虞敘于[illegible]將[illegible]殺[illegible]然以[illegible]為[illegible]所[illegible]大也[illegible]以[illegible]哉[illegible]其[illegible]人[illegible]之[illegible]可[illegible]生[illegible]害之人○蔣云可[illegible]而[illegible]不可[illegible]惡之念[illegible]蛟虎美惡之害之人[illegible]少年[illegible]之[illegible]急[illegible]善之勇惟剛者能之[illegible]處少年之[illegible]急

周悪也此以一悔悟剛為善加此其力千載之下覺其道[illegible]尚令人觀想其人亦何偉而不遂其世之來惡者豈不於談笑中而終身不知悔悟者與周處之罪人歟

周處字子隱，義興陽羨人。父魴，吳鄱陽太守。處少孤，未弱冠，膂力絕人，好馳騁田獵，不修細行，縱情肆慾，州曲患之。處自知為人所惡，乃慨然有改勵之志，謂父老曰：今時和歲豐，何苦而不樂耶？父老歎曰：三害未除，何樂之有！處曰：何謂也？荅曰：南山白額虎，長橋下蛟，并子為三矣。處曰：若此為患，吾能除之。乃入山求虎，射殺之，因投水搏蛟，蛟或沉或浮，行數十里，而處與之俱，經三日三夜，人謂處已死，皆相慶。處反，聞之，[illegible]知人患己甚矣。

鍾云自知[illegible]人所患[illegible]知人[illegible]已之其見回共頭[illegible]不[illegible]人[illegible]不言[illegible]若不敢人[illegible]之[illegible]其[illegible]試[illegible]終[illegible]馬[illegible]告[illegible]無乃為之[illegible]

乃入吳尋二陸，時機不在，見雲，具以情告，曰：欲自修而年已蹉跎，恐將無及。雲曰：古人貴朝聞夕改，君前塗尚可，且患志之不立，何憂名之不彰！處遂勵志好學，有文思，志存義烈，言必忠信克己。朞年，州府交辟。仕吳為東觀左丞。孫晧末，為無難督。及吳平，王渾登建鄴宮釃酒，既酣，謂吳人曰：諸君亡國之餘，得無戚乎？處對曰：漢末分崩，三國鼎立，魏滅於前，吳亡於後，亡國之戚，豈惟一人！渾有慚色。入洛，稍遷新平太守。撫和戎狄，叛羌歸附，雍土美之。轉廣漢太守。郡多滯訟，有經三十年而不決者，處詳

蔣云處仕吳書業大常東觀令[illegible]司空[illegible]王[illegible]為[illegible]封[illegible]國山[illegible]此[illegible]

[illegible]

評云以孝侯之忠勇而不使其稱背一面致賴身于戰一死不可復生淒涼千古

共枉直、一朝決遣。以母老罷歸。尋除楚內史，未之官，徵拜散騎常侍。處曰：古人辭大不辭小。乃先之楚。而郡既經喪亂，新舊雜居，風俗未一、處敦以教義，又檢尸骸無主及白骨在野、收葬之，然後就徵，遠近稱歎。及居近侍，多所規諷。遷御史中丞，凡所糾劾，不避寵戚。梁王彤違法，處深文按之。及氐人齊萬年反，朝臣惡處強直，皆曰，處名將子、乃使隸夏侯駿西征。伏波將軍孫秀知其意，謂曰，卿有老母，



可以此辭也。處曰，忠孝之道，安得兩全，既辭親事君、父母復安得而子乎。萬年聞之，曰，周府君昔臨新平，我知其為人，才兼文武，若專斷而來，不可當也，如受制於人、此成擒耳。既而梁王彤為征西大將軍都督關中諸軍事。處知彤不平、必當陷己，自以人臣盡節，不宜辭憚，乃悲慨即路，志不生還。中書令陳準言於朝曰，駿及梁王皆貴戚，非將帥之才、京侯皇后夏氏侯進不求名，退不畏咎，周處吳人，忠勇果

評云處與齊萬年戰處此一人耳神仙難救奇計孫秀傳可統編根在大將軍處戰云兵敗

梁國入山處共事見陵佛竹見此

勁，有怨無援，宜詔孟觀以精兵萬人，為處前鋒，必能殄寇，不然，彤當使處先驅，以不救而陷之，其敗必也，朝廷不從。時賊屯梁山，有眾七萬，而駿逼處以五千兵擊之，處曰，軍無後繼、必敗，雖在亡身，為國取恥，彤復命處進討，乃與振威將軍盧播、雍州刺史解系攻萬年於六陌，將戰，處軍人未食，彤促令速進，而絕其後繼、處知必敗，賦詩曰，去去世事已，策馬觀西戎，藜藿甘粱黍，期之克令終，言畢而戰，



自旦及暮，斬首萬計，弦絕矢盡，播系不救，左右勸退，處按劍曰，此吾效節授命之日也，況大臣以身殉國，不亦可乎，遂力戰而沒。追贈平西將軍，賜錢百萬，葬地一頃，京城地五十畝為第，又賜王家近田五頃，詔曰，處母年老，加以遠人，朕每愍念，給其醫藥酒米，賜以終年。及元帝為晉王，將加處策謚，太常賀循議曰，處履德清方，才量高出，歷守四郡，安民立政，入司百僚，貞節不撓，在戎致身，見危授命，

此皆忠賢之茂實，烈士之遠節，按諡法執德
不回曰孝，遂以諡焉。處著默語三十篇，及風
土記，并撰集吳書。有三子：玘、靖、札。靖早卒。玘、
札並知名。
玘字宣佩，彊毅有父風，除議郎。太安間，石冰
之亂，玘密欲討冰，潛結前南平內史王矩，共
推吳興太守顧秘都督揚州九郡軍事，同起
義兵，斬冰所置將吏。冰遣其將羌毒距玘，玘
臨陣斬毒。時右將軍陳敏自廣陵率衆助玘，



因與玘俱前。及冰死，徐揚並平。永興二年，陳
敏僭反于揚州，以玘為安豐太守，玘稱疾不
行，密遣使告鎮東將軍劉準，令發兵臨江，已
為內應，翦髮為信。準在壽春，遣督護衡彥率
衆而東。時敏弟昶為廣武將軍、歷陽內史，以
吳興錢廣為司馬，玘密諷廣殺昶，玘與顧榮
甘卓等以兵攻敏，敏衆奔潰，單馬北走，獲之
斬於建康。東海王越聞其名，召為參軍，詔補
尚書郎、散騎郎，並不行。元帝初鎮江左，以玘

為倉曹屬。將吳興人錢璯自號平西大將軍
八州都督，劫孫皓子充，立為吳王，既而殺之，
來寇玘縣。帝遣將軍郭逸、郡尉宋典討之，玘
復率合義衆，與逸等俱進，討璯，斬之。玘三定
江南，開復王略，帝嘉其勳，以玘行建威將軍
吳興太守，封烏程縣侯，乃以陽羨及長城之
西鄉、丹陽之永世，別為義興郡，以彰其功焉。
玘宗族彊盛，人情所歸，帝疑憚之。于時中州
人士佐佑王業，而玘自以為不得調，內懷怨

晉書卷五十八 傳

望，復為刁協所輕，恥恚愈甚。時鎮東將軍祭
酒王恢亦見侮於周顗，乃與玘陰謀誅諸執
政，推玘及戴淵與諸南士共奉帝以經緯世
事。先是流民帥夏鐵等寓淮泗，恢陰與鐵通，
令起兵，會臨淮太守蔡豹斬鐵以聞，恢懼，奔
于玘，玘殺之，埋于豕牢。帝聞而秘之，召玘為
鎮東司馬，未到，復改授建武將軍、南郡太守。
玘既南行，至蕪湖，又下令以為軍諮祭酒、將
軍如故。玘忿於迴易，又知其謀泄，遂憂憤發

[illegible]

背，將卒，謂子勰（音協）曰，殺我者諸傖，子能復之，乃吾子也。吳人謂中州人曰傖，故云。勰字彥和，常銜父言。時中國亡官失守之士避亂來者，多居顯位，駕御吳人，吳人頗怨。勰因之欲起兵，潛結吳興郡功曹徐馥。勰使馥矯稱叔父札命以合眾，豪俠翕然附之，以討王導、刁協爲名。孫晧族人弼亦起兵於廣德以應之。馥殺吳興太守袁琇，有眾數千，將奉札爲主。札聞而大驚，以告義興太守孔侃。勰知札不



[illegible]

同，不敢發，馥黨懼，攻馥殺之。孫弼亦死。元帝以周氏吳之豪望，故不窮治，撫之如舊。勰爲札所責，失志歸家，淫侈縱恣，每謂人曰，人生幾時，但當快意耳。終臨淮太守。

札字宣季，性矜險好利，外方內荏。元帝末爲右將軍、都督石頭水陸軍事。王敦舉兵攻石頭，札開門應敦，故王師敗績。敦轉札爲光祿勳，尋補尚書。頃之，遷右將軍、會稽內史。時札兄靖子懋、筵、贊、縉，次兄子勰，並居列位，一門五侯，吳士貴盛，莫與爲比，王敦深忌之。及敦疾，錢鳳以周氏宗彊，與沈充權勢相侔，欲自託於充，因勸敦除周氏，敦納之。時有道士李脫者，以鬼道療病，人多信事之。敦使廬江太守李恒告札及其諸兄子與脫謀圖不軌。時筵爲敦諮議參軍，即營中殺筵及脫，又遣參軍賀鸞就沈充於吳，盡掩殺札兄弟子，既而進軍會稽，襲札。札率麾下數百人距戰，死。



札性貪悋，以紫產爲務，兵至之日，庫中有精仗，外白以配兵，札猶惜不與，以弊者給之，其鄙吝如此。及敦死，札故吏並詣闕爲札訟冤，乞加贈謚，尚書卞壼議以爲札石頭之役，開門延寇，追贈意所未安。司徒王導議以往年之事，敦姦逆未彰，自臣等有識以上，與札情豈有異，既悟其姦，札便以身許國，尋取梟夷，臣謂宜與周顗、戴淵等同例。尚書令郗鑒議曰，夫褒貶臧否，宜令體明例通。今周、戴以死節復位，周札以開門同例，事異賞均，意所疑

譚云熊批尋云而反一片有此于二段特緊以釋導耳

感、如司徒議、謂往年之事、自有識以上、皆與札不異、此爲邪正坦然有在。昔宋文失禮、華樂荷不臣之罰、齊靈失德、崔高厚有從昏之戮、以古況今、譙王周戴宜受若此之責、何加贈復位之有乎。今據已顯復、則札宜貶責明矣。導重議、以爲札與譙王周戴各以死衛國、斯皆人臣之節也。但所見有同異、然期之於必忠、故宜申明耳。郗鑒又駁不同、而朝廷竟從導議、追贈札衛尉。蔣云鑒駁札不可贈諡其義正矣王導欲與爲同

晉書卷五十八　傳二十八

側澗逆不等意概加導欲恕人反文已遇故耳等生平中此類甚多未予有言王導相紊只周旋人選史贈專年同事就功夫吉門事洗功乃其昭乾人之功予

陳云此事尋能樹緣什人不決喻予

筵卓犖有才幹、拜征虜將軍吳興太守、遷黃門侍郎。徐馥之役、札子續亦聚衆應馥、元帝議欲討之、王導以爲兵少則不足制寇、多遣則根本空虛。續族弟黃門侍郎筵忠烈至到、意謂直遣筵足能殺續。於是詔以力士百人給筵、還陽羨、晝夜兼行、旣至郡、將入、遇續於門、筵謂續曰、宜與君共詣孔府君、有所論。續

又云周周身所既皆怯以實紀得果事事皆新何叙不帳獲

不肯入、筵逼牽與俱。坐定、筵謂孔侃曰、府君何以置賊在坐。續衣中帶小刀、便操刃逼筵、筵叱郡傳教吳曾以刀環築殺之。筵因欲誅勰、札拒不許、委罪於從兄邵、誅之。筵不歸家省母、遂長驅而去。母狼狽追之、其忠公如此。遷太子右衛率。及王敦作難、加冠軍將軍、率水軍三千人討沈充、未發而王師敗績。筵聞札開城納敦、憤咤慷慨、形于辭色。敦素以筵爲諮議參軍、遂見害。

晉書卷五十八　傳二十八

周訪　孫虓

蔣云周訪實中興名將故傳此者事力絕高亦工練有血脈有情致昔人許史記敘項羽作處之最日傾附最肖意之篇太史公最得之文吾於此亦云

周訪字士達、本汝南人。漢末避地江南、至訪四世。吳平、因家廬江尋陽焉。祖纂、吳威遠將軍。父敏、左中郎將。訪少沈毅、果於斷割、周窮振乏、家無餘財。爲縣功曹、時陶侃爲散吏、訪薦爲主簿、相與結友、以女妻侃子瞻。訪察孝

羿云翼傳作舊典說亦有一說三王之外

廉除郎中，上甲令，詣不之官。及元帝渡江，命參鎮東軍事。時有與訪同姓名者，罪當死，吏誤收訪，訪奮擊收者數十人，皆散走，而自歸於帝，帝不之罪。尋以為揚烈將軍，領兵三千二百，屯尋陽鄂陵，與甘卓、趙誘合兵討江州刺史華軼。軼眾潰，訪執軼斬之，遂平江州。帝以訪為振武將軍、尋陽太守，復命訪與諸軍共征杜弢。弢作桔槔打官軍船艦，訪作長岐棖以距之，桔槔不得為害。而賊從青草湖密



抄官軍，又遣其將張彥陷豫章，焚燒城邑。王敦時鎮湓口，遣督護繆蕤、李恒受訪節度，共擊彥。蕤於豫章石頭，與彥交戰，彥軍退走。訪率帳下將李午等追彥，破之，臨陣斬彥。時訪為流矢所中，折兩齒，形色不變。及暮，訪與賊隔水，賊眾數倍，自知力不能敵，乃密遣人如樵採者出，於是結陣鳴鼓而來，大呼曰：「左軍至！」士卒皆稱萬歲。至夜，令軍中多布火而食，賊謂官軍益至，未曉而退。訪謂諸將曰：「賊必引退，然終知我無救軍，當還掩人，宜促渡水北。」既渡，斷橋訖，而賊果至，隔水不得進，於是遂歸湘州。訪復以舟師造湘城，軍達富口，而弢遣杜弘出海昏。時湓口騷動，訪步上柴桑，偷渡，與賊戰，斬首數百。賊退保廬陵，訪追擊敗之，賊嬰城自守。尋而軍糧為賊所掠，退住巴丘。糧廩既至，復圍弘於廬陵。弘大擲寶物於城外，軍人競拾之，弘因陣亂，突圍而出。訪率軍追之，弘入南康，太守將率兵逆擊，又破



之，奔于臨賀。王敦表為豫章太守，賜爵尋陽縣侯。時梁州刺史張光卒，愍帝以侍中第五猗為征南大將軍（此愍紀作安南將軍），監荊梁益寧四州，出自武關。賊率杜曾、摯瞻、胡混等並迎猗，奉之，聚兵數萬，破陶侃於石城，攻平南將軍荀崧於宛，不克，引兵向江陵。王敦以從弟廙為荊州刺史，令督護征虜將軍趙誘、襄陽太守朱軌、陵江將軍黃峻等討曾，與曾戰於女觀湖，誘、軌並遇害。曾遂逐廙，徑造沔口，大為

宛害。元帝命訪擊之。訪有衆八千，進至沌陽。曾銳氣甚盛，訪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軍之善謀也。使將軍李恒督左甄，許朝督右甄。戰陳云

有左右拒，拒方陣也，人自左右[illegible]甄[illegible]也，左右甄之[illegible]見左傳[illegible]宋公[illegible]右[illegible]鄭伯[illegible]左[illegible][illegible]將[illegible]張云[illegible]

訪自領中軍，高張旗幟，曾果畏訪，先攻左右甄，訪自於陣後射雉以安衆心。令其衆曰，一甄敗，鳴三鼓，兩甄敗，鳴六鼓。趙誘子胤領其父餘兵屬左甄，力戰，敗而復合。



胤馳馬告訪，訪怒，叱令更進，胤號哭還戰，自旦至申，兩甄皆敗。訪選精銳八百人，自行酒飲之，勑不得妄動，聞鼓音乃進。賊衆未至三十步，訪親鳴鼓，將士皆騰躍奔赴，曾遂大潰，殺千餘人。訪夜追之，諸將請待明日，訪曰，曾驍勇能戰，向之敗也，彼勞我逸，故克之，宜及其衰乘之，可滅也。鼓行而進，遂定漢沔，曾走固武當。訪以功遷梁州刺史，屯襄陽。訪謂其僚佐曰，昔城濮之役，晉文以得臣不死而有憂色，今不斬曾，禍難未已，出兵，又擊破之。訪部將蘇溫收曾詣軍，訪斬之，并獲第五猗、胡混、摯瞻等，送於王敦。又白敦以猗本中朝所署（有大名），實逼於曾，不宜殺，敦不從而斬之。進位安南將軍，餘如故。初，王敦懼杜曾之難，謂訪曰，擒曾，當相論為荊州。及是而敦不用。至王廙去職，詔以訪為荊州。敦以訪名將，勳業隆重，有疑色。其從事中郎郭舒說敦曰，鄙州雖荒弊，實用武之國，若以假人，將有尾大之患，公宜



自領，訪為梁州足矣。敦從之。訪大怒，敦手書譬釋，并遺玉環玉椀，以申厚意。訪投椀于地，曰，吾豈賈豎，可以寶悅乎。既在襄陽，務農訓卒，勤于採納，守宰有缺，輒補，然後言上。敦患之而憚其強，不敢有異。訪威風既著，遠近悅服，智勇過人，為中興名將。性謙虛，未嘗論功伐。或問訪曰，人有小善，鮮不自稱，卿功勳如此，初無一言，何也。訪曰，朝廷威靈，將士用命，訪何功之有。士以此重之。訪練兵簡卒，欲宜

力中原，與李矩、郭默相結，慨然有平河洛之志，善於撫納，士衆皆為致死。聞敦有不臣之心，恒為切齒。陰欲圖之，故敦雖懷逆謀，而終訪之世不敢發。太興三年卒，帝哭之慟，詔贈征西將軍，謚曰壯，立碑於本郡。二子：撫、光。撫為益州刺史，三十餘年，平隗文、鄧定、蕭敬文三寇。光為尋陽太守，王敦死，捕錢鳳詣闕。蘇峻作逆，隨溫嶠力戰有功，賜爵曲江男。撫子楚，為犍為太守，世在梁、益，甚得物情，平司馬勳之亂，妖賊李弘稱號，改年鳳皇，楚遣其子瓊討平之。瓊子虓，字孟威，有傳。

虓少有節操，州召為祭酒，後歷位至西夷校尉，領梓潼太守。寧康初，苻堅將楊安寇梓潼，虓固守涪城，遣步騎數千，送母妻從漢水將抵江陵，為堅將朱彤邀而獲之，虓遂降于安。堅欲以為尚書郎，虓曰：「蒙國厚恩，以至今日，但老母見獲，失節於此，母子獲全，秦之惠也。雖公侯之貴，不以為榮，況郎任乎！」堅乃止。自是每入見堅，輒箕踞而坐，呼之為氐賊。堅不悅。屬元會，威儀甚整，堅因謂虓曰：「晉家元會何如此？」虓攘袂厲聲曰：「戎狄集聚，譬猶犬羊相群，何敢比天子！」及呂光征西域，堅出餞之，戎士二十萬，旌旗數百里，又問虓曰：「朕衆力何如？」虓曰：「戎狄已來，未之有也。」堅黨以虓不遜，請除之，堅待之彌厚。虓乃密書與桓沖說賊姦計。太元三年，虓潛至漢中，堅追得之，後又與堅兄子苞謀襲堅，事泄，堅引虓問其狀，

晉書卷五十八　列傳

虓曰：「昔漸離、豫讓，燕、智之微臣，猶漆身吞炭，不忘忠節，況虓世荷晉恩，豈敢忘也。生為晉臣，死為晉鬼，復何問乎！」堅曰：「今殺之，適成其名矣。」遂撻之，徙于太原。後堅復陷順陽、魏興，獲二守，皆執節不撓，堅歎曰：「周孟威不屈於前，丁彥遠潔己於後，吉祖沖不食而死，皆忠臣也。」虓竟以病卒於太原。其子興，迎致其喪，冠軍將軍謝玄親臨哭之，因上疏請表其節。孝武帝詔曰：「虓厲志貞亮，無愧古烈，未及旌

身、徇隕厥命、顯表義節、國之典也。贈龍驤將軍益州刺史賻錢二十萬布百疋又贈賜其家



列傳第二十八　晉書五十八 終

列傳第二十九　晉書五十九　三俘藏書

竟陵鍾　惺原評　檇李蔣之翹刪定

婁東張　溥參校

八王

張云惠帝之世戕以家人懷愍之際戕以夷虜禍僅一家人始而宗社隨之即論八王者謂穎頤允賢於倫度同賢於穎頤允乂賢於冏越賢於乂亦彼善於此之書要其紛紛皆晉罪人也荒氏不代太后藉王之兵不興趙王不廢惠帝責成都河間之師不出冏以驕敗穎以逆斃顒皆自取乂死於顒穎顒死於南陽越死於石勒之入寇其遇哉有是恐者然骨肉用



兵賢愚同盡內難日深外寇必趣張方之大掠即劉聰劉曜之先驅也所門而樹之又盡戮宗室以資之讎爭之始國有諸王而無帝久之則諸王與帝皆無矣惠之中毒獄存在越雄愍連執咎則謙歸太傅無治郡之才瑯琊失計賊之義下邳梁武侯景之劉臺城而不救湘東發門內而無遺亂臣賊子屏於一室共禍同也

自古帝王之臨天下也、皆欲廣樹藩屏、崇固維城、然而玉帛會于塗山、雖云萬國、垂於分疆胙土、猶或未詳、洎乎周室、粲焉可觀、封建親賢、並爲列國、當其興也、周召贊其休、年、及

其衰也、桓文輔其危亂、故得卜世之祚克昌卜年之基惟永、爰及暴秦、并吞天下、罷侯置守、獨尊諸己、枝葉微弱、宗祐孤危、內無社稷之臣、外闕藩維之助、陳項一呼、海內沸騰、漢祖勃興、爰革斯弊、於是分王子弟、列建功臣然而矯枉過直、懲羹吹韲、土地封疆、踰越往古、始則韓彭葅醢、次乃吳楚稱亂、然黜免滅權偪、猶足維翰王畿、魏武忘經國之宏規、行忌刻之小數、徒分茅社、遺傳虛爵、有晉思改



覆車、復隆磐石、或出擁旄節、莅嶽牧之榮、入踐台階、居端揆之重、然而付托失所、授任乖方、政令不恒、賞罰斯濫、或有才而不任、或無罪而見誅、朝為伊周、夕為莽卓、機權失於上橫亂作於下、楚趙諸王、相仍構釁、徒興晉陽之甲、竟匪勤王之師、遂使昭陽興廢、有甚奕棊、乘輿幽縶、更同羑里、胡羯陵侮、宗廟丘墟良可悲也、夫為國之有藩屏、猶濟川之有舟楫、安危成敗、義實相資、向使八王之中、一遵

緊賴、如梁王之禦大敵、若朱虛之除大憝、縱令天子暗劣、鼎臣奢放、雖或顛沛、未至土崩何以言之、琅邪譬彼諸王、權輕衆寡、度長絜大、不可同年、遂能匹馬濟江、奄有吳會、存重宗社、百有餘年、雖曰天時、抑亦人事、豈如趙倫齊冏輩、家國俱亡、身名並滅、善惡之數、此非其效歟、西晉之政亂朝危、雖由時主、然而煽其風、速其禍者、咎在八王、故序而論之、總為其傳云耳、



## 汝南王

汝南文成王、字子翼、宣帝第四子也、少清警有才用、仕魏為散騎侍郎、萬歲亭侯、武帝踐阼、封扶風郡王、邑萬戶、持節、都督關中雍涼諸軍事、會秦州刺史胡烈為羌虜所害、亮遣將軍劉旂救之、旂觀望不進、坐貶為平西將軍、旂當斬、亮與軍司曹冏上言、節度之咎由亮而出、乞丐旂死、詔曰、若罪不在旂、當有所在、乃免亮官、頃之拜撫軍將軍、咸寧初以

溥云亮以大司馬出鎮未行而居府内不敢入宮臨喪而設衛于司馬門外君父之喪哭下門外非禮也

扶風池陽四千一百戶、爲太妃伏氏湯沐邑、
置家令丞僕、後改食南郡枝江、太妃嘗有小
疾、祓於洛水、亮兄弟三人侍從、並持節鼓吹、
震耀洛濱、武帝登陵雲臺望見曰、伏妃可謂
富貴矣、其年進號衛將軍加侍中、時宗室殷
盛、無相統攝、乃以亮爲宗師、本官如故、使訓
導觀察、有不遵禮法、小者正以義方、大者隨
事聞奏、三年徙封汝南、出爲鎮南大將軍都
督豫州諸軍事假節、之國、頃之徵爲侍中、遷



太尉錄尚書事領太子太傅侍中如故、及武
帝寢疾、爲楊駿所排、乃以亮爲侍中大司馬
假黃鉞大都督督豫州諸軍事出鎮許昌、未
發、帝大漸、詔留亮委以後事、楊駿聞之、從中
書監華廙索詔視、遂不還、帝崩、亮懼駿疑己、
辭疾不入、於大司馬門外敘哀而已、出營城
外、表求過葬而行、時駿欲討亮、亮知之、問計
於廷尉何勗、勗曰、今朝廷皆歸心於公、公不
討人而懼爲人討邪、或說亮率所領入廢駿、

亮不聽、夜馳赴許昌、故得免、及駿誅、詔以亮
爲太宰、與太保衛瓘皆錄尚書事輔政、亮欲
取悅衆心、論賞誅楊駿功、督將侯者千八十
一人、由是失望、楚王瑋有勳而好立威、亮憚
之、欲奪其兵權、瑋甚憾、乃承賈后旨、誣亮與
瓘有廢立之謀、矯詔遣其長史公孫宏與將
軍李肇、夜以兵圍之、亮帳下督李龍白外有
變、請距之、亮不聽、俄而楚兵登牆大呼、亮驚
曰、吾無貳心、何至於是、詔書其可見乎、宏等



不許、促兵攻之、長史劉準謂亮曰、觀此必是
姦謀、府中俊乂如林、猶可力戰、又弗聽、遂爲
肇所執、歎曰、我之忠心、可破示天下也、兵人
坐亮于車下、及日中、無敢害者、瑋出令曰、能
斬亮者賞、遂爲亂兵所害、及瑋誅、追復亮爵
位、喪葬之禮如安平獻王孚故事、有五子粹
矩羕宗熙、粹早卒、矩與亮同被害、羕太康末
封西陽縣公、亮之被害也、羕時年八歲、鎮南
將軍裴楷攜之、一夜八遷、故得免、元康初進

蔣云南頓謀反事尚未實此皆

庾亮爲之故南頓死帝問庾公何當日白頭公何在也

封郡王、後與弟南頓王宗俱渡江、元帝嗣、竝見寵任、羕進位太宰、領太尉、與王導同受顧命、輔成帝、咸和初、坐弟宗免官、降爲弋陽縣王、及蘇峻作亂、羕詣峻稱述其勳、峻大悅、矯詔復羕爵位、峻平、賜死、宗元康中、封南頓縣侯、以討劉喬功、進封王、明帝時爲長水校尉、轉左衞將軍、爲帝所昵、委以禁旅、宗嘗連結輕俠、以爲腹心、王導庾亮竝以爲言、帝轉宗爲驃騎將軍、宗遂怨望、形於辭色、咸和初、御



史中丞鍾雅劾宗謀反、亮使右衞將軍趙胤收之、宗以兵距戰、爲胤所殺、貶其族爲馬氏、徙妻子于晉安、熙封汝陽王、永嘉末沒於石勒

## 楚隱王瑋

楚隱王瑋字彥度、武帝第五子也、初封始平王、太康末徙封於楚、出之國、都督荊州諸軍事、歷鎭南將軍、武帝崩、入爲衞將軍、領北軍中候、楊駿之誅也、瑋屯司馬門、汝南王亮、太

蔣云只少年果銳四字璪一生人品性命俱斷送於此

保、衞瓘、以瑋少年果銳、性很戾、多立威刑、不可大任、建議使與諸王之國、瑋甚忿之、長史公孫宏、舍人岐盛、皆有寵於瑋、勸瑋自昵於賈后、后留瑋領太子少傅、盛素善於楊駿、衞瓘惡其反覆、將收之、盛遂與宏謀、因積弩將軍李肇、矯稱瑋命、譖亮瓘於賈后、后使帝作手詔曰、太宰太保、欲爲伊霍之事、王宜宣詔、令淮南長沙成都王、屯宮諸門、廢二公、夜使黃門齎以授瑋、瑋欲復奏、黃門曰、事恐漏泄、



陳云此一着妙

非密詔本意也、瑋乃止、遂勒本軍、復矯詔召三十六軍、告以二公潛圖不軌、吾今受詔都督中外諸軍、諸在直衞者、皆嚴加警備、其在外營、便相率領、逕詣行府、助順討逆、又矯詔赦亮瓘官屬以下、一無所問、若不奉詔、便軍法從事、遂收亮瓘、殺之、岐盛說瑋可因兵勢誅賈郭、匡正王室、以安天下、瑋猶豫未決、會天明、帝用張華計、遣殿中將軍王宮、齎騶虞幡麾衆曰、楚王矯詔、衆皆釋仗而走、瑋左右

又云瑋欲假亂惡還為自殺

無復一人，窘迫不知所為，惟一奴年十四，駕
牛車，將赴秦王柬。帝遣謁者詔瑋還營，執之
於虎賁署，遂下廷尉。詔斬之。瑋臨死，出其懷
中青紙詔，流涕以示監刑尚書劉頌曰：「受詔
而行，謂為社稷，今更為罪。託體先帝，而受
枉乃如此乎！」時賈后先惡瑋，又忌瑋，故以
計相次誅之耳。其公孫宏、岐盛並夷三族。瑋
素剛，濟好施，能得眾心，及死，百姓莫不隕淚，
為之立祠。永寧元年，追贈驃騎將軍，封其子
範為襄陽王，後為石勒所害。



趙王倫

羅云國家大事知討賊誅亂必有正人君子足為舉事者所恃正人君子不足行使舉事之人不得已而聽於匪人苟且依違以求一濟其究未有不同歸於盡者也知司馬雅等謀討賈后使廢華廙顧能為內主名正書順事方不患不成奈二子理經守文不可與謀變使雅孤寄無節以假之趙王倫之手嗟乎知此大事比之匪人雖所利在廢賈后以為功然不利於復太子以明其罪凡亦事理之易見者也卒之歸秀乃倫謀詩大子死而後廢后一段蒙求免供小人貪目之同而同歸于盡此烏喙攻病府

晉書卷五十九 列傳

趙王倫字子彝，宣帝第九子也。母曰柏夫人。
魏嘉平初，封安樂亭侯。五等建，改封東平子。
拜諫議大夫。武帝受禪，封琅邪郡王。咸寧中，
改封於趙。元康初，為征西將軍，開府儀同三
司，鎮關中。倫刑賞失中，氐羌反叛，徵還。拜車
騎將軍。深交賈郭，諂事中宮，賈后大親信之。
倫因求錄尚書，又求尚書令。張華、裴頠固執
以為不可。愍懷太子廢，使倫領右軍將軍。時
右衛督司馬雅、及常從督許超，傷太子之無
罪，與殿中中郎士猗等謀廢賈后，復太子，以
華、頠不可移，難與圖權，倫執兵之要，性貪冒，
可假以濟事，乃因嬖人孫秀說倫，倫用孫秀
計，反徵泄其謀，使賈后害太子，以絕眾望。語在
愍懷太子傳。太子既遇害，倫秀將謀討賈后，
告右衛佽飛督閭和，和從之，期四月三日丙
夜一籌，以鼓為應。至期，乃矯詔敕三部司馬
曰：「中宮與賈謐等殺吾太子，今使車騎入廢

去而身死者也，可不戒哉

中宮、汝等皆當從命、賜爵關中侯、不從、誅三
族。衆皆從之。又矯詔開門夜入、陳兵道南、遣
翊軍校尉齊王冏將百人排閤而入、華林令
駱休爲內應、迎帝幸東堂。遂廢賈后爲庶人、
幽之于建始殿。收吳太妃、趙粲及韓壽妻賈
午等、付暴室考竟。詔尚書以廢后事、仍收捕
賈謐等、召中書監、侍中、黃門侍郎、八坐、皆夜
入殿、執張華、裴頠、解結、杜斌等、於殿前殺之。
尚書始疑詔有詐、郎師景露版奏請手詔、倫



斬之以狗。明日、倫坐端門、遣尚書和郁持節
送賈庶人于金墉。內外多所黜免。倫尋矯詔
自爲使持節、大都督、督中外諸軍事、相國、侍
中、一依宣文輔魏故事、置官屬及兵萬人。以
其世子散騎常侍荂領冗從僕射；子馥前將
軍、封濟陽王；虔黃門郎、封汝陰王；詡散騎侍
郎、封霸城侯。孫秀等封皆大郡、並據兵權、文
武官封侯者數千人。百官總己以聽於倫。倫
素庸下、無智策、復受制於秀、秀爲中書令。威

蔣云晉臣子凡欲爲逆謀者必云一依宣文輔魏故事可見君以此始亦以此終作法于涼慎之哉

振朝廷、多殺不辜、以逞私欲。淮南王允、齊王
冏以倫秀有異志、謀討之。秀等亦深忌焉、乃
出冏鎮許、奪允護軍。允發憤起兵、伐而敗滅。
倫迭自加九錫、增封五萬戶。又以孫秀爲侍
中、輔國將軍、相國司馬、右率如故。張林等並
居顯要、增相府兵爲二萬人、與宿衛同、又隱
匿兵士、衆過三萬。倫既無學、不知書；秀亦狡
黠貪淫、所共立事者、皆邪佞之徒、惟競榮利、
無深謀遠略、志趣乖異、互相憎毀。秀子會爲



射聲校尉、形貌短陋、如奴僕之下者、秀使尚
帝女河東公主。聞者莫不怪之。時倫秀並惑
巫鬼、當密使牙門趙奉、詐傳宣帝神語、命倫
早入西宮、又言宣帝於北芒爲趙王佐助、於
是別立宣帝廟於芒山。時散騎常侍義陽王
威、望之孫也、素諂事倫、倫以威兼侍中、使威
逼奪帝璽綬、矯作禪讓之詔、以禪位于倫。左
衛王輿與前軍司馬雅等率甲士入殿、譬諭
三部司馬、示以威賞、皆莫敢違。其夜使張林

蔣云處小淨河處患帝反正川阿皮校長術等投單叙不可不毅清北

等屯守諸門、漏未盡、倫備法駕入宮、乃僭即帝位、大赦、改元建始、帝乘雲母車、鹵簿數百人、自華林西門、出居金墉城、倫使張衡將兵守之、遂立世子荂為太子、封子馥為京兆王、虔為廣平王、詡為霸城王、孫秀為侍中中書監、張林等、皆登卿將、列大封、其餘同謀者、咸超階越次、不可勝紀、至於奴卒廝役、亦加爵位、每朝會、貂蟬盈坐、時人為之諺曰、貂不足、狗尾續、是歲天下所舉賢良秀孝、皆不試、郡



國計吏、及太學生、年十六以上、皆署吏、守令赦日在職者、皆封侯、郡綱紀並為孝廉、縣綱紀並為廉吏、府庫之儲。不充於賜。金銀冶鑄。不給於印、故應侯者。或以白版封之。君子恥服其章。人皆知其不終矣、然孫秀倫既以其立非常之事、盍敬禮之、事無巨細必諮而後行、倫之詔令、秀輒改革、有所與奪、自書青紙為詔、或朝行夕改、百官轉易如流、時齊王冏河間王顒、成都王穎並擁彊兵、各據一方、秀

韓云倫以林茂汀秀非以彈兵而救汀之嘔伏實不知具行敗日子兵耳

知冏等必有異圖、乃選親黨及倫故吏、為三王參佐及郡守、衛將軍張林素與秀有隙、且怨不得開府、潛與荂牋、具說秀專權逆眾、而功臣皆小人、撓亂朝廷、可悉誅之、荂以書白倫、倫以示秀、秀勸倫收林殺之、誅三族及三王起兵討倫、檄至、倫秀大懼、遣其上軍將軍孫輔、折衝將軍李嚴、率兵七千、自延壽關出、征虜張泓、左軍蔡璜、前軍閭和等、率九千人、自堮坂關出、鎮軍司馬雅、揚威莫原等、率八

晉書卷五十九 列傳 第二十九

千人、自成皋關出、召東平王楙為衛將軍、都督諸軍、以距義師、又遣樓虔、率兵八千、為三軍繼援、倫秀日夜祈請厭勝、以招福祐、使巫覡選擇戰日、又使人於嵩山著羽衣、詐稱仙人王喬、作書述倫祚長久、以惑眾、時泓雅等連戰輒勝、義軍散而輒合、雅等不得前、許超等與成都王穎軍、戰于黃橋、殺傷萬餘人、泓徑造陽翟、又於城南破齊王冏輜重、殺數千人、遂據城保邸閣、而冏軍已在潁陰、去陽翟

四十里、冏分軍渡潁、攻泓等不利、泓乘勝至
潁上、夜臨潁而陣、冏縱輕兵擊之、諸軍不動
而孫輔徐建軍夜亂、徑歸洛、自首云、齊王兵
盛不可當、泓等已沒、倫大恐、秘之而召虔及
超還、會泓敗冏露布至、倫喜、乃復遣之、泓等
悉率諸軍濟潁、攻冏營、冏出兵擊其別率孫
髦司馬譚等、皆破之、士卒散歸洛陽、泓等乃
退、孫秀知三方日急、詐傳已破冏營、擒得冏
令百官皆賀、而士猗伏胤孫會皆杖節各不



相從、倫復授太子詹事劉琨節、督河北將軍
率步騎千人、催諸軍戰、會等與義軍戰于激
水、大敗、退保河上、劉琨燒斷河橋、自義兵之
起、百官將士咸欲誅倫秀以謝天下、秀懼不
敢出省、及聞河北軍敗、憂懣不知所為、許超
士猗孫會等還、乃與秀謀、或欲收餘卒出戰、
或欲焚燒宮室、誅不附已者、挾倫南就孫旂
孟觀、或欲乘船東走入海、計未決、左衛將軍
王輿、乃自率營兵七百餘人、自南掖門入、敕
宮中兵、各守衛諸門、三部司馬為應於內、攻
孫秀許超士猗於中書省、皆斬之、遂殺孫奇
孫弼、及前將軍謝惔、黃門令駱休等、王輿屯
雲龍門、召八座皆入殿中、使倫為詔曰、吾為
孫秀所誤、以怒三王、今已誅秀、其迎太上復
位、吾歸老于農畝、傳詔以騶虞幡、敕將士解
兵、黃門將倫自華林東門出、及荂、皆還汶陽
里第、於是以甲士數千、迎天子于金墉、百姓
咸稱萬歲、帝自端門入、升殿、御廣室、群臣頓



首謝罪、詔送倫及荂等、付金墉城、梁王肜表
倫父子凶逆、宜伏誅、百官會議于朝堂、皆如
肜表、遣尚書袁敞持節、賜倫死、飲以金屑苦
酒、倫慚、以巾覆面曰、孫秀誤我、孫秀誤我、於
是收荂馥虔詡、付廷尉獄考竟、百官是倫所
用者、皆斥免之、臺省府衛、僅有存者、自兵興
六十餘日、戰所殺害、近十萬人、凡與倫為逆
豫謀大事者、張林為秀所殺、許超士猗孫弼
謝惔殷渾與秀、為王輿所誅、張衡閭和孫髦

高越、自陽翟還、伏胤、戰敗還洛陽、皆斬于東市、蔡璜自陽翟降齊王冏、還洛自殺、王輿以功免誅、後與東萊王蕤、謀殺冏、又伏法、

齊王冏

蔣云倫傳極曲折肖節事不令人可讀便可笑若齊王冏名父之子但不善居功竟以驕恣失之惜哉故此傳頒錯無多中其孫懟一書是亦以空言代敘事矣

齊武閔王冏字景治獻王攸子也少稱仁惠有父風、永康中為翊軍校尉趙王倫密與相



結廢賈后以功轉游擊將軍冏意不滿有恨色孫秀覺之且憚其在內出為平東將軍鎮許昌、倫纂遷鎮東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欲以寵安之、冏因眾怨、潛與離狐王盛、潁川王處穆、謀討倫、倫遣腹心張烏覘之、冏恐事泄乃與軍司管襲、殺穆、送首於倫、以安其意、謀定、乃收襲殺之、蔣云三十六國春秋載王盛處穆聚衆於濁澤倫以其將官張烏同軍司討盛穆斬之冏因收襲殺之其說與此不同遂與豫州刺史何勗龍驤將軍董艾等起軍、遣使告成都

蔣云冏敘二行京驕奢甚矣前河民士庶不足成口

河閒常山新野四王、移檄天下征鎮州郡縣國、咸使聞知、揚州刺史郗隆承檄、猶豫未決參軍王邃斬之、送首于冏、冏屯軍陽翟、倫遣其將閭和張泓等出戰、事已具倫傳、及王輿廢倫、惠帝反正、冏率眾入洛、頓軍通章署、甲士數十萬、旌旗器械之盛、震於京都、天子就拜冏大司馬、加九錫之命、備物典策、如宣景文武輔魏故事、冏於是輔政、居攸故宮、置掾屬、大築府第、壞公私廬舍以百數、其制與西



宮等、鑿千秋門牆、以通西閣、後房施鐘懸、前庭舞八佾、沉于酒色、不入朝見、坐拜百官、符勑三臺、選舉不均、惟寵親昵、遂以何勗領中領軍、董艾典樞機、又封其將佐有功者葛旟路秀衛毅劉真韓泰、皆為縣公、號曰五公、委以心膂、殿中御史桓豹奏事、不先經冏府、即加考竟、於是朝廷側目、海內失望矣、南陽處士鄭方發憤、步詣洛陽、自稱荊楚逸民、露版極諫、冏含忍答之、主簿王豹、亦屢致箋、多所

孫云二句文氣甚健者

廉規，竝不能用，乃奏殺豹，冏驕恣日甚，終無
悛志。前賊曹屬孫惠復上諫曰：惠聞天下五
難、四不可，而明公皆以居之矣。捐宗廟之兵
忽千乘之重，躬貫甲冑，犯冒鋒刃，此一難也。
奮三百之卒，決全勝之策，集四方之衆，致英
豪之士，此二難也。舍殿堂之尊，居單幕之陋，
安歸塵之慘，同將士之勞，此三難也。驅烏合
之衆，當凶彊之敵，任神武之略，無疑阻之懼，
此四難也。檄六合之內，著盟信之誓，升幽宮



之帝，復皇祚之業，此五難也。大名不可久荷，
大功不可久任，大權不可久執，大威不可久
居。未有行其五難而不以為難，遺其不可而
謂之為可。惠竊所不安也。今公宜放桓文之
勳，邁臧札之風，崇親推近，功遂身退，委萬機
於二王，命方嶽於群后，垂拱青徐之域，高枕
營丘之藩，金石不足以銘高，八音不足以贊
美。今明公忘亢極之悔，忽窮高之凶，外以權
勢受疑，內以百揆損神，雖處高臺之上，逍遙

重仞之墉，及其危亡之憂，過於穎翟之慮也。
冏不納。後河間王顒、用翊軍校尉李含計，遣
諜誅冏，上表陳冏罪狀，且言勒兵十萬，與州
征竝協忠義，共會洛陽，請長沙王乂廢冏還
第，以成都王穎代冏阿衡之任。顒表既至，冏
大懼，會百僚曰：孤糾合義衆，掃除元惡，臣子
之節，信著神明。今二王聽讒搆難，當賴忠謀
以和不協耳。司徒王戎、司空東海王越說冏
委權崇讓。冏從事中郎葛旟怒曰：三臺納言



不恤王事，賞報稽緩，責不在府。讒
言僭逆，當共誅討，虛承偽書，令公就第。
漢魏以來，王侯就第，寧有得保妻子者乎？議
者可斬。百官震悚失色。長沙王乂徑入宮，發
兵攻冏府，冏遣董艾陳兵宮西。乂又遣宋洪
等縱火燒千秋神虎門，冏令黃門令王湖悉
盜騶虞幡唱云：長沙王矯詔。乂又稱大司馬
謀反。是夕城內大戰，飛矢雨集，火光屬天。帝
幸上東門，矢集御前，群臣死者相枕。明日冏

敗，乂擒冏至殿前，帝惻然，欲活之，乂叱左右
促牽出，冏猶再顧，斬於閶闔門外，徇首六軍。
諸黨屬皆夷三族。幽其子淮陵王超、樂安王
冰、濟陽王英于金墉。暴冏尸三日，莫敢收斂。
冏故掾屬荀闓等表乞殯葬，許之。永興初，詔
以冏輕陷重刑，前勳不宜湮沒，乃赦其三子
皆還第，封超為縣王，以繼冏祀。光熙初，追冊
冏復本封。永嘉中，懷帝下詔，重述冏唱義元
勳，還贈大司馬，加侍中、假節，追謚。及洛陽傾



覆，超兄弟皆沒于劉聰，冏遂無後。

長沙王乂

蔣云：謚法，殺戮無辜曰厲。按乂所殺冏亦不為無罪，況其決火并乂，咎在於顒。乂不得其死，而加以惡謚，此顒黨為之耳，實於義未協。

長沙厲王乂字士度，武帝第六子，楚王瑋同
母弟也。太康十年封。武帝崩，乂時年十五，孺
慕過禮。及瑋誅二公，乂守東掖門。會騶虞幡
出，乂投弓流涕曰：「楚王被詔，是以從之，安知
其非。」瑋既誅，乂亦貶為常山王，之國。乂身長

蔣云：乂亦一朴賢顒逸人氣濩濮榭非衷。

七尺五寸，開朗果斷，虛心下士，流名譽，才力
絕人。三王之舉義也，乂率國兵應之，過趙國，
房子令距守，乂殺之，進軍為成都後繼。常山
內史程恢貳於乂，乂到鄴，斬恢及其五子。至
洛，拜撫軍大將軍，領左軍將軍。遷驃騎將軍、
開府，復本國。乂見齊王冏漸專權，嘗與成都
王穎俱拜陵，謂穎曰：「天下者，先帝之業也，王
宜維之。」聞其言者，莫不憂懼。及河間王顒將
誅冏，傳檄以乂為內主。冏遣其將董艾襲乂，



乂將左右百餘人，馳赴宮，閉諸門，奉天子與
冏相攻，連戰三日，冏敗，斬之，并誅諸黨二千
餘人。顒本以乂弱冏強，冀乂為冏所擒，然後
以為辭而討之，因廢帝，立成都王，己為宰相，
專制天下。既而乂殺冏，其計不果，顒遂與穎
同攻京都。穎進刺客圖乂。時左常侍王矩侍
直，見客色動，遂殺之。詔以乂為大都督以距
顒，連戰自八月至十月。朝議以乂、穎兄弟，可
以辭說而釋，乃使中書令王衍、光祿勳石陋

使說顒、令與乂分陝而居、顒不從。乂因致書於顒曰、先帝應乾撫運、統攝四海、勤身苦己、克成帝業、六合清泰、慶流子孫。孫秀作逆、反易天常、卿興義衆、還復帝位。齊王恃功、肆行非法、上無宰相之心、下無忠臣之行、遂其讒惡、離逖骨肉、主上怨傷、尋已蕩除。吾之與卿、友于十人、同產皇室、受封外都、各不能闡敷王教、經濟遠略、今卿復與太尉、共起大衆、阻兵百萬、重圍宮城、群臣同忿、聊即命將、示宣



國威、未擬摧殄、自投溝澗、蕩平山谷、死者日萬、酷痛無罪、豈國恩之不慈、則用刑之有常。卿所遣陸機、不樂受卿節鉞、將其所領、私通國家、想來逆者、當前行一尺、却行一丈、卿宜還鎮、以寧四海、令宗族無羞、子孫之福也。如其不然、念骨肉分裂之痛、故復遣書。顒不聽、復書但請斬右僕射羊玄之、左將軍皇甫商首、則引兵還鄴而已。乂前後破顒軍、斬獲六七萬人、戰久糧乏、城中大饑、雖曰疲弊、將士

將云袁詞不多
書疏得乃甚
賢明

同心、皆願效死、而乂奉上之禮未有所失、而將張方以為未可克、欲還長安、而東海王越慮事不濟、潛與殿中將收乂、送金墉城。乂表曰、陛下篤睦、委臣朝事、臣小心忠孝、神祇所鑒。諸王承謬、率衆見責、朝臣無正、各慮私困、收臣別省、送臣幽宮、臣不惜軀命、但念大晉衰微、枝黨欲盡、陛下孤危、若臣死國寧、亦家之利、但恐快凶人之志、無益於陛下耳。殿中左右恨乂功垂成而敗、謀劫出之、更以距穎。



越懼難作、欲遂誅乂。黃門郎潘滔勸越密告張方、方遣部將郅輔勒兵三千、就金墉收乂至營、炙而殺之。乂冤痛之聲達於左右、三軍莫不垂涕。乂將殯於城東、官屬莫敢往、故掾劉佑獨送之、步持喪車、悲號斷絕、哀感路人。張方以其義士、不之問也。初、乂執權之始、洛下謠曰、草木萌牙殺長沙。乂以正月二十五日廢、二十七日死、如謠言焉。永嘉中、懷帝以乂子碩嗣、拜散騎常侍、後沒于劉聰。

成都王穎

蔣云讀成都王穎傳當與齊志傳相參穎之得譽處皆志所爲也冏之而不可久而穎之本色露矣其失及乘輿傷帝頰而殺嵇侍中與趙王倫一間耳故紫陽著綱目獨於穎顯直以反書有以哉

成都王穎字章度，武帝第十六子也。太康末封邑十萬戶，後爲散騎常侍、車騎將軍。元康間出爲平北將軍，鎮鄴，轉鎮北大將軍。趙王倫之篡也，進征北大將軍，加開府儀同三司。及齊王冏舉義，穎發兵應冏，以鄴令盧志爲左長史，頓丘太守鄭琰爲右長史，黃門郎程收爲左司馬，陽平太守和演爲右司馬。使兗州刺史王彥、冀州刺史李毅、督護趙驤、石超等爲前鋒，羽檄所及，莫不響應。至朝歌，衆二十餘萬。趙驤至黃橋，爲倫將士猗、許超所敗，死者八千餘人，士衆震駭。穎欲退保朝歌，用盧志、王彥策，復率諸軍擊之，猗既戰勝，有輕驤之心，未及溫十餘里，復大戰，猗等奔潰。穎遂乘勝長驅濟河，左將軍王輿既幽倫，迎天



子反正。穎入京都，使趙驤、石超助齊王冏討張泓，泓等降。冏自以首建大謀，遂擅威權。穎營于太學。及入朝，天子親勞焉。穎拜謝曰：「此大司馬之勳，臣無預焉。」見訖，即辭出，不復還營，便謁太廟，出自東陽城門，遂歸鄴。遣信與冏別。冏大驚，馳出送穎，至七里澗及之。穎住車言別，流涕，不及時事，惟以太妃疾苦形於顏色，由是士民之譽皆歸穎。至鄴，詔遣兼太尉王粹加九錫，進位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假節，加黃鉞、錄尚書事，入朝不趨，劍履上殿。穎受大將軍，讓九錫殊禮。表論興義功臣盧志、和演、董洪、王彥、趙驤等，皆封公侯。又表稱大司馬前在陽翟，與賊相持既久，百姓困敝，乞運河北邸閣米十五萬斛，以振陽翟饑民。穎乃造棺八千餘枚，以成都國秩爲衣服，斂祭黃橋戰士，仍表其門閭，加常戰亡二等。又命河內溫縣，瘞趙王倫戰士萬四千餘人。皆盧志之謀也。穎形美而神昏，不知書，然器

晉書卷五十九　列傳

蔣云前左將軍王輿以謀害冏而見殺此又一王輿以欲襲穎而見殺名同而事亦同乃誤

性敦厚、委事於志、故得成其美焉。詔復遣使喻穎入輔、并使受九錫、穎猶讓不拜、尋加太子太傅、穎嬖人孟玖不欲還洛、又程太妃愛戀鄴都、以此議久不決、及冏敗、穎懸執朝政、長沙王乂、雖在朝廷、事無巨細、皆就鄴諮之、後張昌擾亂荊土、穎拜表南征、所在響赴、既恃功驕奢、百度弛廢、甚於冏時、猶嫌乂在內、不得恣其欲、欲去之、遂與河間王顒表請誅后父羊玄之、左將軍皇甫商等、檄乂使就第、

晉書卷五十九　列傳

乃與顒將張方率兵向洛陽、穎次朝歌、以平原內史陸機為前將軍、前鋒都督、督北中郎將王粹、冠軍將軍牽秀等、進軍屯河南、阻清水為壘、造浮橋以通河北、以大木函盛石、沉之以繫橋、名曰石鼈、陸機戰敗、死者甚眾、機又為孟玖所譖、夷其三族、語在機傳、於是進攻京城、時常山人王輿、合眾萬餘、欲襲穎、會乂被執、其黨斬輿降、穎既入京師、復旋鎮于鄴、增封二十郡、拜丞相、河間王顒表穎宜為

儲副、遂廢太子覃、立穎為皇太弟、丞相如故、制度一依魏武故事、乘輿服御皆遷于鄴、表罷宿衛兵屬相府、更以王官宿衛、僭侈日甚、有無君之心、委任孟玖等、大失眾望、永興初、左衛將軍陳眕及長沙故將上官巳等、奉大駕討穎、馳檄四方、赴者雲集、軍次安陽、眾十餘萬、鄴中震懼、穎欲走、會其眾問計東安王繇、乃曰、天子親征、宜罷甲、縞素出迎、請罪、穎不從、乃遣奮武將軍石超、率眾五萬、次于蕩

晉書卷五十九　列傳

陰、眕二弟匡規、自鄴赴王師云、鄴中皆已離散、由是不甚設備、超眾奄出、王師敗績、矢及乘輿、侍中嵇紹死於帝側、左右皆奔散、乃棄帝於藁中、超遂奉帝幸鄴、穎改元建武、害東安王繇、恐其使己縞素請罪也署置百官、殺生自己、立郊於鄴南、安北將軍王浚、寧北將軍東嬴公騰、殺穎所置幽州刺史和演、穎徵浚、浚屯冀州不進、與騰及烏丸羯朱、襲穎候騎、至鄴、穎遣幽州刺史王斌、及石超李毅等、距浚、為羯

朱等所敗、鄴中大震、百僚奔走、士卒分散、穎懼、將帳下數十騎、擁天子、與中書監盧志、單車至洛、爲朱追至朝歌、不及而還。河間王顒遣張方救穎、方乃挾帝擁穎及豫章王、幷高光、盧志等、歸長安、顒廢穎歸藩、以豫章王爲皇太弟。穎既廢、河北思之、穎鎮鄴初有時譽人情厭亂而思舊故懷之鄴中故將公師藩、汲桑等、起兵以迎穎、衆情翕然、顒復拜穎鎮軍大將軍、都督河北諸軍事、給兵千人、鎮鄴。穎至洛、而東海王越



率衆迎大駕、所在蜂起、穎以北方盛強、懼不可進、自洛陽奔關中。値大駕還洛、穎自華陰趨武關、出新野。帝詔鎮南將軍劉弘、南中郎將劉陶收捕穎。穎渡河、赴朝歌、收合故將士數百人、欲就公師藩、頓丘太守馮嵩執之、送鄴。范陽王虓不忍殺而幽之。屬虓暴薨、虓長史劉輿以穎素爲鄴人所附、秘不發喪、僞令人爲臺使、稱詔夜賜穎死、幷殺其二子。鄴中哀之。其後汲桑害東嬴公騰、稱爲穎報讐、遂出穎棺、載之於軍中、每事啓而後行。桑敗、棄棺於故井中。穎故臣收之、改葬于洛陽。懷帝加以縣王禮。

## 河間王顒

河間王顒字文載、安平獻王孚孫、太原烈王瓌之子也。初襲父爵。咸寧二年就國。三年改封。元康九年代梁王肜爲平西將軍、鎮關中。石函之制、非親親不得都督關中、顒與諸王爲疏、特以賢舉。及趙王倫篡位、齊王冏謀討



之、前安西參軍夏侯奭、在始平合衆、得數千人以應冏、遣信要顒、顒遣河間國人張方討擒奭、及其黨、腰斬之。冏檄至、顒執冏使送於倫、復遣張方將兵爲助。方至華陰、顒聞二王兵盛、乃加長史李含龍驤將軍、追方軍廻、以應二王。義兵至潼關、而倫秀已誅、天子反正、含方各率衆還、及冏論功、雖怒顒初不同、而終能濟義、進位侍中太尉、加三賜之禮。後含爲翊軍校尉、與冏參軍皇甫商司馬趙驤等

有憾，遂奔顒，詭稱受密詔，使顒誅冏，因說利謀。顒納之，便發兵，遣使邀成都王穎，以含爲都督，率諸軍屯陰盤，前鋒次于新安，去洛百二十里，檄長沙王乂討冏。及冏敗，顒以含爲河南尹，使與馮蓀、卞粹等潛圖害乂。商知之，具以告乂，乂乃誅含等。顒卽起兵，以討商爲名，使張方爲都督，領精卒七萬，向洛。張方攻商，商距戰而潰，方遂進攻西明門。乂率中軍左右衛擊之，方衆大敗，死者五千餘人。方初



於驍水橋西爲營（帝紀作十三里橋），於是築壘數重，外引廩穀以足軍資。乂復從天子出攻，方戰輒不利。及乂死，方掠洛中官私奴婢萬餘人，西還長安。詔以顒爲太宰、大都督、雍州牧。及左衛將軍陳眕奉天子伐穎，顒又遣方率兵二萬救之。天子已幸鄴，方屯洛陽。及王浚等伐穎，穎挾天子歸洛陽，方將兵入殿中，逼帝幸其壘，於是軍人便亂入後宮，掠府庫，多割流蘇武帳而爲馬帴。方將焚宮廟，以絕衆心，因盧志諫

乃止。越三日，方又逼天子幸長安。顒乃遣置百官，改秦州爲定州。及東海王越起兵徐州西迎大駕，關中大懼，方謂顒曰：「方所領猶有十餘萬衆，奉送大駕還洛宮，使成都王反鄴，公自留鎮關中，方北討博陵，如此，天下可小安，無復舉手者。」顒慮事大難濟，不許。乃假劉喬節，進位鎮東大將軍，遣成都王穎總統樓褒、王闡等，據河橋以距越。王浚遣督護劉根將三百騎至河上，闡出戰，爲根所殺。穎



頓軍張方故壘。范陽王虓遣鮮卑騎與平昌、博陵衆襲河橋，樓褒西走，追騎至新安，道路死者不可勝數。初，越以張方劫遷車駕，天下怨憤，唱義與山東諸侯，剋期奉迎，先遣說顒，令送帝還都，與顒分陝而居。顒欲從之，而方不同。及東軍大捷，成都等敗，顒乃令方帳下督郅輔夜斬方，送首以示東軍，尋變計，更遣刁默守潼關，乃咎輔殺方，又斬輔。顒先遣將呂朗等據滎陽，范陽王虓司馬劉琨以方首

示朗、於是朗降、時東軍既盛、破刁默以入關、顒懼、又遣馬瞻、郭偉於霸水禦之、瞻等戰敗散走、顒單馬逃于太白山、東軍入長安、大掠旋、以太弟太保梁柳爲鎮西將軍、守關中、馬瞻等因共殺柳、與始平太守梁邁合從、迎顒於南山（即太白山終南太白本一山也）、弘農太守裴廙、秦國內史賈龕、安定太守賈疋（音雅）等、起義討顒、斬馬瞻、梁邁等、東海王越遣督護麋晃、率國兵伐顒、（牽秀將作顒書遣使詣越求迎越遣將麋晃迎顒其說與此不同）至鄭、顒遣將牽秀、屯馮翊、顒長史楊騰、詐稱顒命、使秀罷兵、遂斬秀、降於晃、義軍據有關中、顒保城而已、永嘉初、詔書以顒爲司徒、乃就徵、南陽王模、遣將梁臣、於新安雍谷、車上扼殺之、并其三子、

東海王越

東海孝獻王越字元超、高密王泰之次子也、少有令名、謙虛持布衣之操、初拜散騎侍郎、歷左衞將軍、加侍中、討楊駿有功、封五千戶侯、後別封東海王、食六縣、永康初、爲司空、領中書監、成都王穎攻長沙王乂、乂固守洛陽、越密與左衞將軍朱默夜收乂、事定、加守尚書令、太安初、帝北征鄴、以越爲大都督、六軍敗、越奔下邳、徐州都督東平王楙不納、越徑還東海、穎以越兄弟宗室之美、下令招之、越不應命、帝西幸、以越爲太傅、與太宰顒夾輔朝政、讓不受、東海中尉劉洽勸越、發兵以備穎、越以洽爲左司馬、尚書曹馥爲軍司、既起兵、楙懼、乃以州與越、越以司空領徐州都督、以楙領兗州刺史、越兄弟並據方任征伐、（越弟畧都督青州模都督冀州）輒選刺史守相、朝士多赴之、而河間王顒挾天子、發詔罷越等、皆令就國、越唱義、奉迎大駕、還復舊都、率甲卒三萬、西次蕭縣、豫州刺史劉喬不受越命、遣子祐距之、時范陽王虓遣督護田徽、以突騎八百迎越、祐衆潰、越進屯陽武、山東兵盛、關中大懼、顒斬送張方首求和、越不許、率諸侯及鮮卑許

扶歷、駒次、宿歸等、步騎迎惠帝反洛陽、詔越以太傅錄尚書、以下邳濟陽二郡增封。及懷帝即位、委政於越、吏部郎周穆、清河王覃舅、越之姑子也、與其妹夫諸葛玫、共說越曰、主上之爲太弟、張方意也、清河王本太子、爲群凶所廢、先帝暴崩、多疑東宮、公盍思伊霍之舉、以寧社稷乎、言未卒、越怒斬之、帝始親萬機、留心庶事、越不悅、求出藩、帝不許、越遂出鎮許昌。永嘉初、自許昌率苟晞、及冀州刺史丁劭、討汲桑、破之、越還于許、長史潘滔說之曰、兗州天下樞要、公宜自牧、乃轉苟晞爲青州刺史、由是與晞有隙、越自爲丞相、領兗州牧、督兗豫司冀幽并諸軍事、然恐清河王覃終爲儲副、乃矯詔收付金墉城害之、越自許遷于鄄城、鄄音絹 無何、王彌寇許、越遣左司馬王斌、率甲士五千人、入衞京都、鄄城自壞、越惡之、移屯濮陽、又遷于滎陽、召田甄等六率、不受命、越遣監軍劉望討甄、初東嬴公騰之



孫云自是疑有脫越殺人

鎮鄴也、携并州將田甄、甄弟蘭、任祉、祁濟、李惲、薄盛等、部衆萬餘人至鄴、遣就穀冀州、號爲乞活、及騰敗、甄等邀破汲桑於赤橋、越以甄爲汲郡、蘭爲鉅鹿太守、甄求魏郡、越不許、甄怒、故召不至、望既渡河、甄退、李惲、薄盛斬田蘭、率其衆降、甄、祉、濟棄軍、奔上黨、越自滎陽還洛陽、以太學爲府、疑朝臣貳己、乃誣帝舅王延、中書監繆播等爲亂、遣王秉率甲士三千人入宮、收延等、付廷尉、殺之、越解兗州牧、領司徒、越既與苟晞構怨、又以頃興事、多由殿省、乃奏宿衞有侯爵者、皆罷之、時殿中武官並封侯、由是出者略盡、皆泣涕而去、乃以何倫爲右衞將軍、王秉爲左衞將軍、領東海國兵數百人宿衞、越自誅王延等、大失衆望、而多有猜嫌、散騎侍郎高韜有憂國之言、越誣以訕謗時政、害之、然胡寇日盛、心不自安、乃戎服入見、請討石勒、且鎮集兗豫、帝曰、今逆虜侵逼郊畿、王室蠢蠢、莫有固志、朝廷

[illegible]

社稷，倚賴於公，豈可遠出，以孤根本。對曰，臣今率衆邀賊，勢必滅之，宣暢國威，藩所之宜也。若端坐京輦，以失據會，則釁弊日滋，所憂逾重。遂行，留妃裴氏、世子毗、及龍驤將軍李惲幷何倫等，守衛京都，表以行臺自隨，用太尉王衍爲軍司，率甲士四萬，東屯于項，王公卿士隨從者甚衆。詔加九錫，越乃羽檄徵天下兵，皆不至，而苟晞又表討越，語在晞傳，越以豫州刺史馮嵩爲左司馬，自領豫州牧，越



專擅威權，圖爲霸業，朝賢素望，選爲佐吏，名將勁卒，充于己府，不臣之迹，四海所知，而公私罄乏，所在寇亂，州郡攜貳，上下崩離，禍結釁深，遂憂懼成疾，以後事付王衍，永嘉五年薨于項，秘不發喪，衍及襄陽王範相與奉越喪還葬東海，石勒乃率輕騎追之，及於苦縣寧平城，將軍錢端出兵距戰，死，軍潰，勒命焚越柩曰，此人亂天下，吾爲天下報之，故燒其骨以告天地，於是數十萬衆，勒以騎圍而射之，相踐如山，王公士庶，死者十餘萬，王彌弟璋焚其餘衆，幷食之。天下歸罪於越，帝發詔貶越爲縣王。何倫李惲聞越死，奉妃裴氏及毗，出自京邑，從者傾城，所經暴掠，至洧倉，又爲勒所敗，毗及宗室三十六王（帝紀作四十八王），俱沒于賊。李惲殺妻子，奔廣宗，何倫走下邳，裴妃爲人所掠賣，大興中，得渡江，初元帝之鎮建鄴，裴妃意也，故帝德之，厚加存撫，以第三子沖奉越後。



史臣曰，昔高辛撫運，釁起參商，宗周嗣歷，禍纏管蔡，詳觀曩冊，逖聽前古，亂臣賊子，昭鑒在焉。有晉鬱興，載崇藩翰，分茅錫瑞，道光恆典，儀古飾袞，禮備彝章，汝南以純和之姿，失於無斷，楚隱習果銳之性，遂成凶很，或位居朝右，或職參近禁，俱爲女子所詐，相次受誅，雖曰自貽，良可哀也。倫實庸瑣，見欺孫秀，潛構異圖，煽成姦慝，乃使元良遘怨酷，上宰陷誅夷，乾耀以之暫傾，皇綱於焉中圮，遂裂冠

毀冕、幸百六之會、稱璽揚纛、窺九五之尊、夫神器焉可偷安、鴻名豈容妄假、而欲託茲淫祀、享彼天年、凶闇之極、未之有也。冏名父之子、唱義勤王、摧僞業於既成、拯皇輿於已墜、策勳考績、良足可稱、然而臨禍忘憂、逞心縱欲、曾不知樂不可極、盈難久持、笑古人之未工、忘己事之已拙、向若採王豹之奇策、納孫惠之嘉謀、高謝袞章、永表東海、雖古之伊霍何以加焉、長沙材力絕人、忠概遺俗、投弓被



門、落落標壯夫之氣、馳車魏闕、懍懍懷烈士之風、雖復陽九數屯、在三之情無奪、撫其遺節、終始可觀、穎既入總大權、出居重鎮、中臺藉以成務、東夏資其宅心、乃協契河間、共圖進取、而顒任李含之狙詐、仗張方之陵虐、遂使武閔喪元、長沙授首、逞其無君之志、矜其不義之强、鑾駕北巡、異乎有征無戰、乘輿西幸、非由望秩觀風、若火燎原、猶可撲滅、矧茲安忍、能無及乎、東海糾合同盟、創爲義舉、匡

孫云監本古使爲雖

復之功未立、陵替之釁已彰、釐彼東徒、固求出鎭、既而帝京寡弱、狡寇憑陵、遂令神器劫遷、宗社顚覆、數十萬衆、並垂餌於豺狼、三十六王、咸隕身於鋒刃、禍難之極、振古未聞、雖及焚如、猶爲幸也、自惠皇失政、難起蕭牆、骨肉相殘、黎元塗炭、胡塵驚而天地閉、戎兵接而宮廟隳、支屬肇其禍端、戎羯乘其間隙、悲夫、詩所謂誰生厲階、至今爲梗、其八王之謂矣、



列傳第二十九　晉書五十九

竟陵鍾惺原評
檇李蔣之翹刪定
同郡錢士馨參投

## 解系

解系字少連，濟南人，父脩，魏琅邪太守、梁州刺史，考績為天下第一。武帝受禪，封梁鄒侯。系及二弟結、育並清直，甚得聲譽。系後為雍州刺史、揚烈將軍、西戎校尉、假節。會氏羌叛，與征西將軍趙王倫討之。倫信用佞人孫秀，與系爭軍事，更相表奏，朝廷知系守正不撓，而召倫還。系表殺秀以謝氏羌，不從。倫、秀譖之，系坐免官，以白衣還第，闔門自守。及張華、裴頠之被誅也，倫、秀以宿憾收系兄弟。梁王彤救之，倫怒曰：我於水中見蟹，[illegible]且惡之，況此人兄弟輕我邪！此而可忍，孰不可忍！彤苦爭之不得，遂害之，并戮其妻子。時結女適裴氏，明日當嫁而禍起，裴氏欲認活之，女曰：家既若此，我何活為！亦坐死。朝廷遂議革舊制，女不從坐，由結女始也。後齊王冏起義，時以裴、解為冤首，倫誅，冏乃表贈系光祿大夫，改葬，加弔祭焉。

結字叔連，累遷魏郡太守、御史中丞。育字稚連，弘農太守。

孫旂

孟觀

牽秀　並刪

## 繆播

繆播字宣則，蘭陵人。父悅，光祿大夫。播才思清辯，有意義。高密王泰為司空，以播為祭酒，累遷太弟中庶子。惠帝幸長安，河間王顒欲挾天子，令諸侯。東海王越將起兵，奉迎天子，以播父時故吏，委以心膂。播從弟右衛率胤，顒前妃之弟也，越遣播、胤詣長安，說顒令奉帝還洛，約與顒分陝為伯。播、胤素為顒所敬信，既見，虛懷從之。顒將張方自以罪重，懼為誅首，謂顒曰：今據形勝之地，國富兵彊，奉天子以號令，誰敢不服。顒惑方所謀，猶豫不

陳云趙固播兄弟以克河間令又授之權勢亦寧可氏哉

決方惡播兄弟爲越游說，陰欲殺之。時越兵鋒盛，顒以爲憂，播亂乃復說顒急斬方以謝，可不勞而安。顒從之，於是斬方。帝反舊都，播亦從太弟還洛，契闊艱難，深相親狎。及帝崩，太弟即位，是爲懷帝，以播爲給事黃門侍郎，俄轉侍中，徙中書令，尋管詔命。帝甥散騎常侍王延、尚書何綏、太史令高堂冲、播弟太僕卿胤，竝參機密。時越威權自己，帝力不能討，心甚惡之，以播等有公輔之量，又盡忠於



國，故深爲信任。越懼爲己害，因入朝，以兵收官，執播等於帝側。帝歎曰：姦臣賊子，無世無之，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哀哉！起執播等，害之，酒歎欷，不能自禁。越遂害之，朝野憤惋，咸曰：善人，國之紀也，而加虐焉，其能終乎？及越薨，帝贈播衛尉，祠以少牢。

皇甫重

皇甫重字倫叔，安定朝那人也。性沈果，有才用，爲司空張華所知，稍遷新平太守。元康中，

祥云顒與含二傳皆云顒表含爲河南復與此不同

華版爲秦州刺史。齊王冏輔政，以重弟商爲參軍。冏誅，長沙王乂又以爲參軍。時河間王顒鎮關中，其將李含先與商、重有隙，每銜之，及此，說顒曰：商爲乂所任，重終不爲人用，宜急除之。可表遷重爲內職，因其經長安，執之。重知其謀，乃露檄上尚書，以顒信任李含，欲爲亂，遂發隴上兵討含。乂以兵興始息，表請遣使詔重罷兵，徵含爲河南尹。含既就徵，重不奉詔，顒遣金城太守游楷、隴西太守韓稚



又云北防秋皇甫重一提堅城之氣情神之猖獗

等四郡兵攻之。頃之，成都王穎與顒起兵，共攻乂，以討羊玄之及商爲名。乂以商爲左將軍、河東太守，領萬餘人於門門距戰，爲顒將張方所破。乂既屢敗，乃使商間行齎帝手詔，使游楷盡罷兵，令重進軍討穎。商行過長安，至新平，遇其從甥，從甥素憎商，以告顒，顒捕商殺之。乂既敗，重猶堅守，閉塞外門，城內莫知，而四郡兵築土山攻城，重輒以連弩射之。所在爲地窟，以防外攻，兵不得近城。中將士

廟爲之死戰，順知不可救，乃上表求遣御史
宣詔喩之，令降，重知非朝廷本意，不奉詔，獲
御史騶人問曰，我弟將兵來，欲至未，騶云，已
爲河間王所害，重失色，立殺騶，於是城內知
無外救，遂共殺重。先是重被圍急，遣養子昌
請救於東海王越，越以顒新廢成都王穎，與
山東連和，不肯出兵，昌乃與故殿中人楊篇
詐稱越命，迎羊后於金墉城，入宮，以后令發
兵討張方，奉迎大駕，事起倉卒，百官初皆從
晉書卷六十　傳　注
之，俄而又共誅昌

張輔　以下三傳並刪

李含

張方

史臣曰，晉氏之禍難荐臻，實始藩翰，解系等
以干時之用，處危亂之辰，並託迹府朝，參謀
王室，或抗忠盡節，或飾詐懷姦，雖邪正殊途，
而咸至誅戮，豈非時艱政紊，利深禍速者乎，
古人所以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戒懼於此也。

閻鼎

閻鼎字台臣，天水人也，初爲太傅東海王越
參軍，轉卷令，行豫州刺史事，屯許昌，遭母
喪，乃於密縣間鳩聚西州流民數千，欲還鄉
里，值京師失守，秦王鄴出奔密，司空荀藩、藩
弟司隸校尉組，及中領軍華恒，河南尹華薈，
在密縣建立行臺，以密近賊，南趣許潁，司徒
左長史劉疇在密爲塢主，中書令李暅（況晚反）王
（荀傳作恒）太傅參軍騶捷、劉蔚，鎮軍長史周顗，司
晉書卷六十　傳　六
馬李述，皆來赴疇，僉以鼎有才用，且手握強
兵，勸藩假鼎冠軍將軍、豫州刺史，蔚等爲參
佐。鼎少有大志，因西土人思歸，欲立功鄉里，
乃與撫軍長史王毗、司馬傅遜，懷翼戴秦王
之計，謂疇捷等曰，山東非霸王處，不如關中，
河陽令傅暢，亦遺鼎書，勸鼎奉秦王過洛陽，
謁拜山陵，徑據長安，綏合夷晉，興起義衆，克
復宗廟，雪社稷之恥。鼎得書，便欲詣洛，流民
謂北道近河，懼有抄截，欲南自武關向長安

孫云[illegible]方擁淮臣降心相從協力以輔王室[illegible]及況自

[illegible]于長安之歌[illegible]見於此

時捷等、皆山東人、咸不願西入、並逃散、鼎追藩、組不及、殺李昕等、唯顗逃走、得免、遂奉秦王行止上洛、為山賊所襲、殺百餘人、率餘衆西至藍田、鼎使人告雍州刺史賈疋、疋遣人迎秦王、遂至長安、而與大司馬南陽王保、衛將軍梁芬、京兆尹梁綜等、並同心推戴、立王為皇太子、登壇告天、立社稷宗廟、以鼎為太子詹事、總攝百揆、梁綜與鼎爭權、鼎殺綜、以王毗為京兆尹、鼎首建大謀、立功天下、始平



太守麴允、撫夷護軍索綝、並害其功、且欲專權、馮翊太守梁緯、北地太守梁肅、並綜母弟、綝之姻也、謀欲除鼎、乃證其有無君之心、專戮大臣、請討之、遂攻鼎、鼎出奔雍、為氐竇首所殺、

## 索靖 子綝

索靖字幼安、敦煌人也、父湛、北地太守、靖該博經史、兼通內緯、與鄉人氾衷、張甝、索紾、索永、號稱敦煌五龍、武帝時、靖為尚書郎、與襄

[illegible]云[illegible]河[illegible]石合[illegible]

陽羅尚、河南潘岳、吳郡顧榮同官、咸器服焉、靖與尚書令衛瓘、俱以善草書知名、帝愛之、瓘筆勝靖、然有楷法、遠不能及靖、靖在臺積年、除鴈門太守、遷魯相、又拜酒泉太守、惠帝即位、賜爵關內侯、靖有先識遠量、知天下將亂、指洛陽宮門銅駝、歎曰、會見汝在荊棘中耳、（齋云、以賈后之淫、諸王之強宗在外、群小在內、稍有知識者便知將亂、幼安銅駝一嘆、是與麋鹿姑蘇同其感慨可耳、固不必誇多于先見也）元康中、西戎反叛、拜靖大將軍梁王彤左司馬、加蕩寇將



軍、屯兵粟邑、擊賊敗之、遷始平內史、及趙王倫簒位、靖應三王義舉、以左衛將軍討孫秀有功、加散騎常侍、遷後將軍、太安末、河間王顒舉兵向洛陽、拜靖使持節、監洛城諸軍事、游擊將軍、領雍秦涼義兵、與賊戰、大破之、靖亦被傷而卒、追贈太常、後又贈司空、進封安樂亭侯、謚曰莊、靖著五行三統正驗論、辯理陰陽氣運、又撰索子、晉詩、各二十卷、又作草書狀、其辭曰、聖皇御世、隨時之宜、倉頡既生、

書契是爲、科斗鳥篆、類物象形、叡哲變通、意巧茲生、損之隸草、以崇簡易、百官畢脩、事業竝麗、蓋草書之爲狀也、婉若銀鉤、漂若驚鸞、舒翼未發、若舉復安、蟲虵虯蟉、或往或還、類阿那以羸形、欻奮釁而桓桓、及其逸遊盼嚮、乍正乍邪、騏驥暴怒逼其轡、海水窊（烏瓜反）隆揚其波、芝草蒲陶還相繼、棠棣融融載其華、玄熊對距于山獄、飛燕相追而差池、舉而察之、又似乎和風吹林、偃草扇樹、枝條順氣、轉



相比附、窈嬈廉苫、隨體散布、紛擾擾以猗靡、中持疑而猶豫、玄螭狡獸嬉其間、騰猨飛鼬相奔趣、淩魚奮尾、駭龍反據、投空自竄、張設牙距、或若登高望其類、或若既往而中顧、或若倜儻而不群、或若自檢於常度、於是多才之英、篤藝之彥、役心精微、耽此文憲、守道兼權、觸類生變、離析八體、靡形不判、去繁存微、大象未亂、上理開元、下周謹案、騁辭放手、雨行氷散、高音翰厲、溢越流漫、忽班班而成章、

信奇妙之煥爛、體磥落而壯麗、姿光潤以粲粲、命杜度運其指、使伯英迴其腕、著絕勢於紈素、垂百世之殊觀、靖有五子、鯁、綣、璆、聿、綝、皆舉秀才、聿安昌鄉侯、卒、少子綝最知名、

綝字巨秀、少有逸群之量、靖每曰、綝廊廟之才、非簡札之用、州郡吏不足汙吾兒也、舉秀才、除郎中、嘗報兄讎、手殺三十七人、時人壯之、歷轉南陽王模從事中郎、劉聰侵掠關東、以綝爲奮威將軍擊之、斬聰將呂逸、又破聰



黨劉豐、遷新平太守、聰將蘇鐵、劉五斗等、劫掠三輔、除綝安西將軍、馮翊太守、綝有威恩、華夷嚮服、賊不敢犯、及長安失守、愍帝蒙塵、模亦被害、綝泣曰、與其俱死、甯爲伍子胥、乃赴安定、與雍州刺史賈疋、扶風太守梁綜、安夷護軍麴允等糾合義眾、頻破賊黨、修復舊館、遷定宗廟、進救新平、小大百戰、綝手擒賊帥李羌、與閻鼎立秦王爲皇太子、及即尊位、是爲愍帝、綝遷侍中、太僕、以首迎大駕、功封

弋居伯、又遷前將軍、尚書右僕射、領吏部、京兆尹。尋又詔綝爲衛將軍、領太尉、軍國之事悉以委之。及劉曜侵逼王城、以綝爲都督、征東大將軍、持節討之。破曜將呂逸、王呼延莫、以功封上洛郡公。劉曜入關、芟夷苗稼、綝又擊破之。自長安伐劉聰、聰將趙染杖其累捷、有自矜之色、帥精騎數百與綝戰、大敗之、染單馬而走。轉驃騎大將軍、尚書左僕射、錄尚書、承制行事。劉曜復率衆入馮翊、帝累徵兵於南陽王保、保左右議曰、蝮蛇在手、壯士解其腕、（漢書齊王曰、蝮螫手則斷手、蓋以爲不如此則流毒于一身至于死也。）今胡寇方盛、且斷隴道以觀其變。從事中郎裴詵曰、蛇已螫頭、頭可截不。保以胡崧行前鋒都督、須諸軍集、乃當發。麴允欲挾天子趣保、綝以保必逞私欲、乃止。自長安以西、不復奉朝廷、百官饑乏、採稆自存。後劉曜又率衆圍京城、綝與麴允固守長安小城。胡崧承檄奔命、破曜于靈臺。崧慮國家威舉、則麴索功盛、乃



陳云張軌父子盡忠晉氏及涼州義衆是第一流人也

存云曜語污穢於然王者之師

案兵渭北、不進、遂還槐里。時城中饑窘、人相食、死亡大半、逃亦不可制、唯涼州義衆千人（張軌父子所遣兵也）守死不移。帝使侍中宋敞送牋降於曜。綝潛留敞、使其子（不元）說曜曰、今城中食猶足支一歲、未易可克也。若許綝以車騎、儀同、萬戶郡公者、請以城降。曜斬而送之、曰、帝王之師、以義行也。孤將兵十五年、未嘗以譎詭敗人、必窮兵極勢、然後取之。今索綝所說如是、天下之惡一也、輒相爲戮之。若審兵食未盡者、便可勉強固守、如其糧竭兵微、亦宜早悟天命。孤恐霜威一震、玉石俱摧。及帝出降、綝隨帝至平陽、劉聰以其不忠於本朝、戮之東市。

## 賈疋

賈疋字彥度、武威人、魏太尉詡之曾孫也。少有志略、器望甚偉、士卒見之者、莫不悅服、願爲致命。初辟公府、遂歷顯職、遷安定太守。雍州刺史丁綽貪橫、失百姓心、乃譖疋于南陽

王模、模以軍司謝班代之，疋奔廬水，與胡彭
蕩仲及氐竇首結爲兄弟，聚衆攻班，綽邪武
都，疋復入安定，殺班。懷帝原作愍帝據史校改以疋爲驃
騎將軍、雍州刺史，封酒泉公，不死、帝蒙塵，
時諸郡百姓饑饉，白骨蔽野，百無一存，疋起
義衆，其推疋爲平西將軍，帥戎晉五萬餘人，
將伐長安，新平原作十城匠太守竺恢亦固守，劉
粲聞之，使劉雅、劉雅及趙染距疋，先攻恢，不
克，疋邀擊大敗之，雅中流矢，退走，疋自渭橋



襲蕩仲，殺之。於是疋等兵勢大振，關西戎晉
翕然應響，遂迎秦王鄴奉爲皇太子，建行臺
於長安，加疋征西大將軍，後蕩仲子天護帥
群胡攻疋，疋距之，天護陽不勝而走，疋追之，
夜墮澗中，爲天護所害。帝紀作疋討賊張連遇害疋勇略
有志節，以匡復晉室爲己任，不幸顛墜，人咸
痛惜之。

史臣曰：自永嘉蕩覆，寓內橫流，億兆靡依，人
神乏主。于時武皇之胤，惟有建興，衆望攸歸，
曾無與二，閻鼎等忠存社稷，志在經綸，乃契
潤艱難，扶持幼孺，遂得篡堯承緒，祀夏配天，
校績論功，有足稱矣。然而抗滔天之巨寇，接
彫弊之餘基，威略未申，尋至傾覆，昔宗周遭
犬戎而東徙，有晉逢僭伏而西遷，彼既靈慶
悠長。此則禍難遄及，豈恐皇地非與王。將繼
允材謝輔臣。何修短之殊途，而成敗之異數
也。

晉書卷六十

列傳第三十　　晉書六十　終

竟陵鍾惺原評　檇李蔣之翹删定

海昌郭濬參校

周浚　子嵩　從父弟馥

蔣云周浚一傳俱寫述何惲事然浚非惲亦不成其矣則此傳亦可無作但渾欲爭功惲既贊與浚云云而浚仰陳王渾渾不能用其說明矣何以王濬傳又云渾騰浚書証濬與實物若然豈浚陽止之而實陰和之邪或渾所假托之辭未可知也惲背面責渾有不得不止二語殊是快人

周浚字開林，汝南人也。性果烈，以才理見知，有人倫鑒識。鄉人史曜素微賤，眾所未知，浚獨引之爲友，遂以妹妻之。浚初不應州郡之辟，後仕爲尚書郎，累遷揚州刺史，隨王渾伐吳，攻破江西屯戍，與孫皓中軍大戰，斬偽丞相張悌等首級數千，俘馘萬計，進軍屯于橫江。時聞龍驤將軍王濬既破上方，別駕何惲說浚曰：張悌率全吳之精銳，殄滅於此，朝野莫不震懾。今王龍驤既破武昌，兵勢甚盛，順流而下，所向輒克，土崩之勢見矣。（晉云兵法洞見）謂宜速渡江，直指建鄴，大軍卒至，奪其膽氣，可不戰而擒。浚善其謀，便使白渾。惲曰：渾闇於事機，而欲慎己免咎，必不我從。浚固使白之，渾果曰：受詔但令江北抗衡吳軍，不使輕進。貴州雖武，豈能獨平江東！今者違命，勝不足多；若其不勝，爲罪已重。且詔令龍驤受我節制，但當具君舟楫，一時俱濟耳。惲曰：龍驤克萬里之寇，以既濟之功來受節度，未之聞也。且握兵之要，可則奪之，所謂受命不受辭也。今渡江必全克獲，將有何慮？若疑於不濟，不可謂智；知而不行，不可謂忠。實鄙州上下所以恨恨也。渾執不聽。居無何而濬至，渾召之不來，乃直指三山，孫皓遂降於濬。渾深恨之，而欲與濬爭功。惲牋與浚曰：書貴克讓，易大謙光，前破張悌，吳人失氣，龍驤因之，陷其區宇。論其前後，我實緩師，動則爲傷，事則不及，而今方競其功，彼既不吞聲，將虧雍穆之弘，興矜爭之鄙，斯愚情之所不取也。浚得牋，即諫止

蔣云晉之克吳全在因巴蜀順流之勢前司馬錯時便已料理

仰此故有論者皆以是爲詞獨王渾則大不然及此耳

渾、渾不納、遂相表奏、浚既渡江、與渾共行吳
城壘、綏撫新附、以功封成武侯、食邑六千戶
明年、移鎮秣陵、晁揚州治壽春晉平吳乃移於秣陵時吳初平
民之未服者、屢為寇亂、浚頻討平之、賓禮故
老、搜求俊乂、甚有威德、吳人悅服、初吳之未
平也、浚在弋陽、南北為互市、而諸將多相襲
奪以為功、吳將蔡敏守于沔中、其兄珪為將
在秣陵、與敏書曰、古者兵交、使在其間、軍國
固當舉信義以相高、而聞疆埸之上、往往有



襲奪互市、甚不可行、弟慎無為小利而忘大
備也、候者得珪書以呈浚、浚曰、君子也、及渡
江、求珪得之、問其本、曰汝南人、浚戲之曰、吾
固疑吳無君子、而卿果吾鄉人、遷侍中、武帝
問浚卿宗後生、稱誰為可、答曰、臣叔父子恢
稱重臣宗、從父子馥、稱清臣宗、帝並召用、浚
轉少府、以本官領將作大匠、改營宗廟訖、增
邑五百戶、後代王渾為使持節都督揚州諸
軍事安東將軍、卒于位、三子顗嵩謨、顗嗣爵

年云梓宮舊京
此渡江君臣情
不樂聞者所以
嵩為忤旨江表
終偏安耳

別有傳
嵩字仲智、狷直果俠、每以才氣陵物、元帝作
相、引為參軍、及帝為晉王、又拜奉朝請、奉朝請者
奉朝會請召已見百官志而時百官勸帝推崇等號、帝辭
許之、嵩上疏、以為古之王者、必應天順時、義
全而後取、讓成而後得、是以享世長久、重光
萬載也、而議者云云、臣謂今梓宮未反、舊京
未清、義夫泣血、士女震動、宜深明周公之道
先雪社稷大恥、盡忠言嘉謀之助、以時濟弘



仁之功、崇謙謙之美、推後己之誠、然後揖讓
以謝天下、誰敢不應、由是忤旨、出為新安太
守、嵩怏怏不悅、臨發、與散騎郎張嶷在侍中
戴邈坐、褒貶朝士、又詆毀邈、邈密表之、帝召
嵩入、面責之曰、卿矜豪傲慢、敢輕忽朝廷、由
吾不德故耳、嵩跪謝曰、昔唐虞至聖、四凶在
朝、陛下雖聖明御世、亦安能無碌碌之臣乎
帝怒收付廷尉、以嵩大不敬棄市、時兄顗方
貴、帝詔原之、補廬陵太守、不之職、更拜御

鍾云嵩有才致，亦不勝其憤，兄弟之難，不能不已。

史中丞。是時帝以王敦勢盛，漸疏忌王導等，嵩上疏，（丞言）導等忠素竭誠，輔成大業，是不宜聽孤臣之言，惑疑似之說，放逐舊德，以佞伍賢，虧既往之明，近招當時之患。夫安危在號令，存亡在寄任，以古推今，豈可不寒心而哀歎哉。疏奏，帝感悟，故導等獲全。王敦既害顗，而使人弔嵩，嵩曰：亡兄天下人，為天下人所殺，復何所弔。敦甚銜之，尋引為從事中郎。然嵩以顗橫禍，意恒憤憤，（時敦無子，養王

晉書　卷六十一　傳

含子應為嗣，）嵩嘗眾中云，應不宜統兵，敦尤惡嵩，遂誣周莚及嵩俱為妖人李脫黨，害之。嵩感於佞佛，臨刑猶於市誦經云。（鍾云：人知周伯仁申救王導，導卒殺伯仁，不知嵩亦上書理導功，尤異。多周家兄弟何負于導，導非惟負顗，亦負嵩矣。若謂導不知顗狀，已故聽敦殺顗，顗人望也，必知其狀已而後報之，豈大臣也贊。總之頻兄弟忠于周嵩于友，然剛而近劇，不能知人，頻云慾義吹繫，亦人情也，嵩之見既為王敦所狀，而敦復引用，嵩此意不可知。手阮乃其用，而又意抑憤憤，又云不宜使應統兵，是皆令人不可解者，嵩徒自取禍于耳。）

又云其詣可笑，世亦知此甚多。

馥字祖宣，浚從父弟也。父纘，安平太守。馥少

鍾云顗上書邀，斯其意孫忠耐。

與友人成公簡齊名，俱起家為諸王文學，司徒王渾表馥理識清正，兼有才幹，請補尚書郎。（累）遷御史中丞、侍中，拜徐州刺史，加冠軍將軍、假節。徵為廷尉，惠帝幸鄴，成都王穎以馥守河南尹。李聆、上官巳等奉清河王覃為太子，加馥衛將軍、錄尚書，馥辭不受。覃令馥與上官巳合軍，馥以巳小人縱暴，終為國賊，乃共司隸滿奮謀除之，（事泄，）為巳所襲，奮被害，馥走得免。及巳為張方所敗，召馥還攝河

晉書　卷六十一　傳

南尹。暨東海王越迎大駕，以馥為中領軍，未就，遷司隸校尉，加散騎常侍、假節、都督諸軍事，屯澠池。帝還宮，出為平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代劉準為鎮東將軍，與周玘等討陳敏，滅之，以功封永寧伯。馥自經世故，每欲維正朝廷，中情懇至。以太傅越不盡臣節，每言論厲然，越深憚之。馥覩群賊孔熾，洛陽孤危，乃建策迎天子，遷都壽春。（時）越與苟晞不協，以馥不先白於己，而直上書，大怒，召馥及淮

宗廟王越以共不與己謀之以反並有人臣上書天子言事而又先白於[illegible]一人者乎且[illegible]得作偏人臣之而不利于己者輒以天子命討之[illegible]之曰反[illegible]伐之[illegible]賊據除異己之者共[illegible]哉

南太守裴碩。馥不肯行，令碩率兵先進，碩貳於馥，乃舉兵稱馥擅命，已奉越密旨圖馥，遂襲之，爲馥所敗。碩退保東城，求救於元帝。帝遣揚威將軍甘卓等攻馥於壽春，安豐太守孫惠帥衆應之，使謝擒爲檄。擒，馥之故將也。馥見檄，流涕曰：必謝擒之辭。擒聞之，遂毀草。旬日而馥衆潰，奔于項，爲新蔡王確所拘，憂憤發病卒。初，華譚之失廬江也，往壽春依馥。及馥敗，歸于元帝。帝問曰：周祖宣何至于反？



譚對曰：周馥雖死，天下尚有直言之士。馥見寇賊滋蔓，王威不振，故欲移都以紓國難。方伯不同，遂致其伐。曾不踰時，而京都淪沒。若使從馥之謀，或可後亡也。原情求實，何得爲反。帝曰：馥位爲征鎮，握兵方隅，召而不入，危而不持，亦天下罪人也。譚曰：然，馥振纓中朝，素有俊彥之稱，出據方嶽，實有偏任之重，而高略不來，往往失和，危而不持，當與天下共受其責，然謂之反，不亦誣乎。帝意始解。蔣云自波

從來賊臣竊國命將欲移尚必先遷都以自便董卓以漢遷長安高歡以魏徙于鄴亦皆傾人社稷而其[illegible]遷都本不可輕易之其時[illegible]當此孤危關而復兵馬存亡王[illegible]遷易也使當時從祖宣之謀則留[illegible]不必承制況[illegible]帝[illegible]之[illegible]文護江東[illegible]不即見十承嘉于其亡帝之爲[illegible]及後與華譚所識正[illegible]者此意至若以董高爲擊不達則君臣皆無是心也

## 苟晞

苟晞字道將，河內山陽人也。少爲司隸部從事，校尉石鑒深器之。東海王越爲侍中，引爲通事令史，累遷陽平太守。齊王冏輔政，晞參



冏軍事，拜尚書右丞，轉左丞，廉察諸曹，八座以下，皆側目憚之。及冏誅，晞亦坐免。後爲長沙王乂從事中郎。惠帝征成都王穎，以爲北軍中候。及帝還洛陽，晞奔范陽王虓，虓承制用晞行兗州刺史。汲桑之破鄴也，東海王越出次官渡以討之，命晞爲前鋒。桑素憚之，於城外爲柵以自守。晞將至，頓軍休士，先遣單車示以禍福。桑衆大震，棄柵宵遁，嬰城固守。晞陷其九壘，遂定鄴而還。初晞西滅呂朗，又

從高密王略（苟作蔡誤名泰之弟也）討青州賊劉根，破汲桑故將公師藩，敗石勒於河北，特威名甚盛，人皆擬之韓白。進位撫軍將軍、假節、都督青兗諸軍事，封東平郡侯，邑萬戶。晞善治繁劇，用法嚴峻。其從母依之，晞奉養甚厚。從母子求為將，晞距之，曰：「吾不以王法貸人，將無後悔邪？」固欲之，晞乃以為督護。後犯法，晞仗節斬之，從母叩頭請救，不聽。既而素服哭之流涕曰：「殺卿者兗州刺史，哭弟者苟道將也。」

（將云晞之殺弟史臣稱其仗法嘗聞之先正云此晞特借弟以立威名耳能以情用之輒以法殺之何也終能仗法以殺之豈其始不能挾法以罪之乎蓋其言皆不以王法貸人時而殺弟之意已決矣素服之哭既竟得無還掩面自哂邪）

晞見朝政日亂，懼禍及己，而多所交結，每得珍物，即貽都下親貴。兗州去洛五百里，恐不鮮美，募得千里牛，每遣信，旦發暮還。初，東海王越以晞復其讎恥，甚德之，引升堂，結為兄弟。越司馬潘滔說曰：「兗州要衝，魏武以之輔相漢室。苟晞有大志，非純臣，久令處之，則患生心腹矣。若遷于青州，厚其名號，晞必悅。公自牧兗州，經緯諸夏，藩衛本朝，此所謂謀之於未有，為之於未亂也。」越以為然，乃遷晞征東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假節、都督青州諸軍事，領青州刺史，進為郡公。晞至青州，乃多置參佐，轉易守令，以嚴刻立功，日加斬戮，流血成川，民不堪命，號曰屠伯。頓丘太守魏植為流民所逼，衆五六萬，大掠兗州，晞出屯無鹽，以弟純領青州，刑殺更甚於晞，百姓號小苟酷於大苟。晞尋破植。時潘滔及尚書劉望等共誣陷晞，晞怒，表求滔等首，又請越從事中郎劉洽為軍司，越皆不許。晞於是昌言曰：「司馬元超（越字）為宰相不平，使天下淆亂，苟道將豈可以不義使之？韓信不忍衣食之惠，死於婦人之手。今將誅國賊，尊王室，桓文豈遠哉！」乃移告諸州，稱己功伐，陳越罪狀。時懷帝亦惡越專權，乃詔晞統六州，使施檄備告，協同大衆，翦除國難焉。晞乃移諸征鎮州郡曰：「天步艱

險、禍難殷流、劉淵造逆於汾陽，石勒階亂於三魏，游食幾甸，覆喪鄴都，結壘近郊，仍震兗豫，害三刺史，殺二都督，郡守官長堙沒數十，百姓流離，肝腦塗地。晞以虛薄，負荷國重，是以奔命海嵎，援枹曹衞，猥被中詔，委以關東，督統諸軍，欽承詔命，剋今月二日，當西經濟黎陽，即日得滎陽太守丁嶷白事，李惲、陳午等救懷諸軍與羯大戰，皆見破散，懷城已陷，河內太守裴整為賊所執，衘衘鬬之。天子蒙



難，宗廟之危，甚於累卵，承問之日，憂歎累息。晞以為先王選建明德，庸以服章，所以藩固王室，無俾城壞。是以舟檝不固，齊桓責楚；襄王逼狄，晉文致討。夫翼獎皇家，宜力本朝，雖陷湯火，大義所甘。加諸方牧，俱受榮寵，義同畢力，以報國恩。晞雖不武，首啓戎行，秣馬裹糧，以俟方鎮，凡我同盟，宜同赴救。顯立名節，在此行矣。」會王彌遣曹嶷破琅邪，北攻齊地，苟純閉城自守，嶷衆轉盛，連營數十里。晞還

救青州，與賊連戰，輒破之。後因大風揚塵，乃為嶷所敗，晞棄城奔高平，收邸閣，募得數千人。帝又密詔晞討越，晞皆隨詔表聞，言當祗奉明詔，部分諸軍，遣王讚率陳午等將兵詣項，龔行天罰。初，越疑晞與帝有謀，使游騎於成皋間獲晞使，果得詔令及朝廷書，遂大構疑隙。越出牧豫州以討晞，復下檄晞罪惡，遣從事中郎楊瑁為兗州，與徐州刺史裴盾共討晞。晞使騎收潘滔，滔夜遁，乃執尚書劉曾、

晉書卷六十一 傳 十三

侍中程延，斬之。會越薨，盾敗，詔晞為大將軍、大都督、督青徐兗豫荊揚六州諸軍事，增邑二萬戶，加黃鉞，先官如故。晞以京邑荒饉日甚，寇難交至，表請遷都，遣從事中郎劉會領船數十艘、宿衛五百人、獻穀千斛以迎帝。朝臣多有異同。俄而京師陷，晞與王讚屯倉垣。豫章王端及和郁等東奔晞，晞率群官尊端為皇太子，置行臺。端承制以晞領太子太傅、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自倉垣徙屯蒙城，讚

蔣云閻父子俱以諫猶明能爲乃于水深火熱之朝獨能犧志事小試其言併制一州鎮閩而有喪身之禍此非所謂之術殊也屠伯之廉蓋其于烈烈之南風耳

屯陽夏。晞出於孤微、位至上將、志頗盈滿、奴婢將千人、侍妾數十、終日不出戶庭、刑政苛虐、縱情肆欲、遼西太守閻亨、纘之子也、以書固諫、晞怒殺之、晞從事中郎明預有疾居家、聞之、乃自轝入諫、晞怒曰、我自殺閻亨、何關人事、而轝病罵我、左右為之戰慄、預曰、明公以禮見進、預以禮自盡。今明公怒預。其若遠近之怒明公何。昔堯舜之在上也。以和順而興。桀紂之在上也。以惡逆而滅。天子猶且如



此、況人臣乎。願明公且置其怒、而思預之言、晞有慚色、由是衆心稍離、加以疾疫饑饉、其將溫畿、傅宣皆叛之、石勒攻陽夏、滅王讚、馳襲蒙城、執晞、鎖晞頸、以為左司馬、月餘乃殺之、晞無子、弟純亦遇害

## 華軼

蔣云華彥夏一腐儒耳逢衰亂而重儒林祭酒琅邪承制日吾欲見詔書皆不失為正此蓋知經而不知推者也却枉一死惜乎然如此人須邪尚當從容而諭亦不宜遽臨以兵凡此皆孫恩之心失之所以君子于江州

魏云閻諫盛于士亦得此二希曲足默知已

之役而識頭智之終不能一就矣

華軼、字彥夏、平原人、魏太尉歆之曾孫也、軼少有才氣、聞於當世、汎愛博納、衆論美之、永嘉中、歷振威將軍、江州刺史、雖逢喪亂、每崇典禮、置儒林祭酒、以弘道訓、俄被東海王越檄、使助討諸賊、軼遣前江夏太守陶侃為揚武將軍、率兵三千、屯夏口、以為聲援、軼在州甚有威惠、州之豪士、接以友道、得江表之心、流亡諸民士、赴之如歸、時天子孤危、四方瓦



解、軼有匡天下之志、每遣貢獻入洛、不失臣節、謂使者曰、若洛都道斷、可輸之琅邪王、以明吾之為司馬氏也、軼自以受洛京所遣、而為壽春所督、故云時洛京尚存、不能祇承元帝教命、郡縣多諫之、軼不納、曰、吾欲見詔書耳、時帝遣揚烈將軍周訪、率衆屯彭澤以備軼、訪過姑孰、著作郎干寶見而問之、訪曰、大府受分、令屯彭澤、彭澤、江州西門也、華彥夏有憂天下之誠、而不欲碌碌受人控御、頃來

紛紜、粗有嫌隙、今又無故、以兵守其門、將成
其釁、吾當屯尋陽故縣、既在江西、可以扞禦
北方、又無嫌於相逼也、尋洛都不守、司空荀
藩移檄、以元帝爲盟主、既而帝承制改易長
吏、軼又不從命、於是遣左將軍王敦、都督甘
卓周訪宋典趙誘等、討之、軼遣別駕陳雄、屯
彭澤以距敦、自爲舟軍、以爲外援、武昌太守
馮逸、次于湓口、訪擊逸破之、前江州刺史衛
展、不爲軼所禮、心常怏怏、至是、與豫章太守



周廣爲內應、潛軍襲軼、軼衆潰奔于安城追
斬之及其五子傳首建鄴、時軼西曹掾高悝、
匿軼二子、及妻、崎嶇經年、既遇赦、始出、帝聞
而有之、

劉喬

劉喬字仲彥南陽人其先漢宗室封安衆侯
父阜陳留相、喬少爲秘書郎王戎引爲參軍
伐吳之役戎使喬與羅尚濟江破武昌還授
滎陽令遷太子洗馬以誅楊駿功賜爵關中
侯、拜尚書右丞、豫誅賈謐、封安衆男、累遷散
騎常侍、齊王冏爲大司馬、初嵇紹爲冏所重、
每下階迎之、喬言於冏曰、裴張之誅、朝臣畏
憚孫秀、故不敢不受財物、嵇紹今何所逼忌
故畜裴家車牛、張家奴婢邪、樂彥輔來、公未
嘗下牀、何獨加敬於紹、冏乃止、項之、遷御史
中丞、冏腹心董艾、勢傾朝廷、百僚莫敢忤旨
喬二旬之中奏劾艾罪狀者六、艾諷尚書右
丞荀晞、免喬官、復爲屯騎校尉、張昌之亂、喬



出爲威遠將軍豫州刺史與荊州刺史劉弘
共討昌進左將軍惠帝西幸長安喬與諸州
郡舉兵迎大駕東海王越承制轉喬安北將
軍冀州刺史以范陽王虓領豫州刺史喬以
虓非天子命、不受代、發兵距之、潁川太守劉
輿昵於虓、喬上尚書、列輿罪惡、河間王顒得
喬所上、乃宣詔、使鎮南將軍劉弘、征東大將
軍劉準、平南將軍彭城王稱晉作釋非是與喬并
力攻虓於許昌、與劉輿率衆救虓、表至而虓

毀攄，乃與琨俱奔河北。未幾，琨率突騎五千濟河攻喬，喬劫琨父蕃，以檻車載之，據考城以距攄。衆不敵而潰，喬復收敗卒，屯于平氏。河間王顒進喬鎮東將軍、假節，以其長子祐為東郡太守，又遣劉弘、劉準、彭城王釋等率兵援喬。東海王越將發兵討喬，弘遣喬及越書，欲使之解怨釋兵，同獎王室，皆不聽。弘又上表曰：「范陽王虓欲代豫州刺史喬，喬舉兵逐虓。司空東海王越以喬不從命，討之。臣以



為喬忝受殊恩，顯居州司，自欲立功於時，以徇國難，無他罪闕，而范陽代之，代之為非。然喬亦不得以虓之非，專威輒討，誠應顯戮，以懲不恪。然自頃兵戈紛亂，猜禍鋒生，恐疑隙搆於羣王，災難延于宗子，權柄隆於朝廷，順逆効於成敗，今夕為忠，明旦為逆，翩其反而，互為戎首。載籍以來，骨肉之禍未有如今者也。臣竊悲之，痛心疾首。今邊陲無備豫之儲，中華有杼軸之困，而股肱之臣不惟國體，職競尋常，自相楚剝，為害轉深，積毀銷骨。萬一四夷乘虛為變，此亦猛虎交鬭，自效於卞莊者矣。臣以為宜速發明詔，詔越等令兩釋猜嫌，各保分局。自今以後，其有不被詔書擅興兵馬者，天下共伐之。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若誠濯之，必無灼爛之患，永有泰山之固矣。」時河間王顒方距關東，倚喬為助，不納其言。東海王越移檄天下，帥甲士三萬，將入關迎大駕，軍次于蕭，喬懼，遣子祐距越於蕭縣



之靈壁。劉琨分兵向許昌，許昌人納之。琨自滎陽率兵迎越，遇祐，衆潰見殺，喬衆遂散，與五百騎奔平氏。帝還洛陽，大赦，越復表喬為太傅軍諮祭酒。越薨，復以喬為都督豫州諸軍事、鎮東將軍、豫州刺史。卒于官。愍帝末，追贈司空。

史臣曰：周浚人倫鑒悟，周馥理識精詳，華軼勤顧禮經，劉喬志存諒直，所能歷官內外，咸著勲庸，而祖宣獻策遷都，乖忤於東海，彥夏

係心宸極，獲罪於瑯邪，乃被以惡名，加其顯戮，豈不哀哉。向若違左衽於伊川，建右社於淮服，據方城之險，藉全楚之資，簡練吳越之兵，漕引淮海之粟，縱未能澌天永命，猶足以紓難緩亡，嗟乎，不用其良，覆俾我悖，其此之謂也。苟晞擢自庸微，位居上將，釋位之功未立，貪暴之釁已彰，假手世龍，以至屠戮，斯所謂殺人多矣，能無及此乎。

晉書卷六十一

列傳第三十二　晉書六十二　三　經藏書

竟陵鍾惺原評　檇李蔣之翹刪定　雲間夏允彝參校

劉琨　兄輿

荀云晉傳多脫悞余訛不見以見現未斗明展傳紙今今年日詞憫明年后詩勃其多則於力將為人所阻亨至貪收君子服其志而哀其不遇可也本傳烏可闕其事耶烏傳工之況現乃心王室即其忠純畔原倚廬一本平詞厚格何等苦境苦心晉陽之退在滄滄時羗一氣吐盧巳始終能為現用矣奈何一旦內㬜相猜身死國滅此天之亡亡痛以亡現也現之

晉書卷六十二

亡天以繼劉乃耳精瀘口懷木可咸不其然乎區區成敗豈可以論越石哉

按云雄豪二字現有名在此誌何稿本在此

劉琨字越石，中山魏昌人，漢中山靖王勝之後也。父蕃，光祿大夫。琨少得儁朗之目，與范陽祖納俱以雄豪著名。年二十六，為司隸從事。時石崇於河南金谷澗有別廬，冠絕時輩，引致賓客，日以飲酒賦詩，琨預其間，由是琨兄弟與崇同在賈謐二十四友之列。太尉高密王泰辟為掾，頻遷著作郎、太學博士、尚書

郎、趙王倫執政、以琨為記室督、轉從事中郎、及篡拜太子詹事倫子荂、即琨姊壻也、琨父子兄弟、並為倫所委任、然至倫敗、齊王冏以其皆有才望、特宥之、拜兄輿為中書郎、琨為尚書左丞、轉司徒左長史、冏敗、范陽王虓鎮許昌、引為司馬、及惠帝幸長安、東海王越謀迎大駕、以琨父蕃為淮北護軍、豫州刺史、劉喬攻范陽王虓於許昌也、琨與汝南太守杜育等、率兵救之、未至而虓敗、琨與虓俱奔河北、琨之父母、遂為劉喬所執、琨乃說冀州刺史溫羨、使讓位于虓、及虓領冀州、遣琨詣幽州乞師於王浚、浚以突騎資之、與虓濟河、按劉晉傳琨率突騎五千濟河攻喬、北傳作八百、恐太少不可集事、或下文迎東海王之數致有此誤耳、今闕疑共破東平王楙於廩丘、南走劉喬、得其父母、又斬石超、降呂朗、因統諸軍、奉迎大駕於長安、以勳封廣武侯、邑二千戶、永嘉元年、為并州刺史、加振威將軍、領匈奴中郎將、琨在路上表曰、臣以頑蔽、志望有限、因緣



際會、遂忝過任、九月末得發、道險山峻、胡寇塞路、輒以少擊衆、冒險而進、頓伏艱危、辛苦備嘗、即日達壺口關、臣自涉州疆、目覩困乏、流移四散、十不存二、攜老扶弱、不絕於路、及其在者、鬻賣妻子、生相捐棄、死亡委厄、白骨橫野、哀呼之聲、感傷和氣、群胡數萬、周匝四山、動足遇掠、開目覩寇、唯有壺關、可得告糴、而此二道、九州之險、數人當路、則百夫不敢進、公私往反、沒喪者多、嬰守窮城、不得薪采、耕牛既盡、又乏田器、以臣愚短、當此至難、憂如循環、不遑寢食、臣伏思此州雖去邊朔、實邇皇畿、南通河內、東連司冀、北捍殊俗、西禦強虜、是勁弓良馬勇士精騎之所出也、當須委輸、乃全其命、今上尚書請此州穀五百萬斛、絹五百萬匹、綿五百萬斤、願陛下時出臣表、速見聽處、朝廷許之、時東嬴公騰自晉陽鎮鄴、并土饑荒、百姓隨騰南下、餘戶不滿二萬、寇賊縱橫、道路斷塞、琨募得千餘人、轉鬭

至晉陽於是翦除荆棘收葬枯骸造府朝建市獄寇盜互來掩襲恒以城門爲戰場百姓負楯以耕屬鞬而耨琨撫循勞來流亡稍復鷄犬之音復相接矣劉淵遣其子聰及王彌共攻壺門以石勒爲前鋒琨遣護軍黃肅韓述救之爲聰所敗皆死上黨太守龐淳以其郡降琨即遣都尉張倚領上黨太守據襄垣又以鐵弗氏劉虎與白部皆附於淵勢益盛琨乃自將討之遣使卑辭厚禮說拓跋猗盧以請兵得二萬騎進敗劉虎白部屠其營琨與猗盧結爲兄弟表遣使言於太傅越請出兵共討聰勒越忌苟晞馮嵩恐爲後患不許琨而以琨爲平北大將軍（此皆在永嘉閒本傳繫之今據琨集及十六國春秋考補）時京師饑困琨父蕃自洛赴琨人士奔迸者多歸之但琨善懷撫而短於控御一日之中歸者數千去者亦以相繼（蔣云短於控御終是以成敗論人義乎世說注之言曰琨以并州空城寇盜四攻孑然其閒而能抗行淵勒十年之中敗而復振非書于控御者不得若此泥四竟之日千里蕭烟）



蔣云忿爭不足爲訓是規模宏遠當可理也

（蓋一日有數千人歸之者一日數千人去之耳何能自有以思對大敵哉此皆非實錄也）然學素奢豪嗜聲色雖自爲矯厲而時不見縱逸河南徐潤者以音律得幸於琨琨署爲晉陽令潤驕恣干預琨政護軍令狐盛數以爲諫并勸琨除潤琨不納初拓拔猗盧以助討劉虎白部之功琨表之爲大單于封代公與琨族人稍合衆於中山王浚以琨侵己之地數來擊琨琨不能抗由是聲實稍損徐潤又譖令狐盛於琨曰盛將勸公稱帝矣琨不之察便殺之琨母曰汝不能弘經略駕豪傑專欲除勝己以自安當何以濟如是禍必及我（時琨方移檄州郡刻期會衆以擊聰滅舒）泥乃奔聰具言虛實聰大喜遣劉粲劉曜將兵寇并州以泥爲鄉導琨聞之東出收兵於常山及中山使其將郝詵張喬率衆拒粲俱敗死粲及令狐泥乘虛襲晉陽太原太守高喬以郡降琨父母並遇害琨求救于猗盧帥衆數十萬琨收散卒數千并力攻粲大敗

之，死者十五六。琨欲乘勝追之，猗盧曰，劉聰未可滅也。遺琨牛羊車馬而去，留其將箕澹、段繁等戍晉陽。琨志在復讐，而屈於力弱，泣血尸立，撫慰傷痍，移居陽邑城，以招集亡散。愍帝即位，拜大將軍、都督并州諸軍事，加散騎常侍、假節。琨又與猗盧會於陘北，謀聰。琨進據藍谷，猗盧遣普根屯於北屈，琨遣監軍韓據自西河而南，將攻西平，時聞聰盛，爲之備，皆引兵還。及麴允敗劉曜，斬趙冉，琨上表曰，逆胡劉聰，敢率犬羊，憑陵輦轂，人神發憤，遐邇奮怒。伏省詔書，相國南陽王保，太尉、涼州刺史軌，糾合二州，同恤王室，冠軍將軍允、護軍將軍綝，總齊六軍，勠力國難，王旅大捷，俘馘千計，旌旗首於晉路，金鼓振於河曲，崤函無虔劉之警，汧隴有安業之慶，斯誠宗廟社稷陛下神武之所致。含氣之類，莫不引領，況臣之心，能無踊躍。臣前表當與鮮卑猗盧剋今年三月都會平陽，會匈羯石勒，以



三月三日，徑掩薊城，大司馬、博陵公浚受其僞和，爲勒所虜，勒勢轉盛，欲來襲臣，城塢駭懼，志在自守。又猗盧國內欲生奸謀，幸盧警慮，尋皆誅滅，遂使南北顧慮，用愆成舉，臣所以泣血宵吟，扼腕長歎者也。勒據襄國，與臣隔山，寇騎朝發，夕及臣城，同惡相求，其徒實繁。自東北八州，勒滅其七，先朝所授，存者唯臣。是以勒朝夕謀慮，以圖臣爲計，闚伺間隙，寇抄相尋，戎士不得解甲，百姓不得在野。天網雖張，靈澤未及，唯臣孑然與寇爲伍。自守則稽聰之誅，進討則勒襲其後，進退唯谷，首尾狼狽。徒懷憤踊，力不從願，慚怖征營，痛心疾首，形留所在，神馳寇庭。秋穀既登，胡馬已肥，前鋒諸軍並有至者，臣當啓首戎行，身先士卒。臣與二虜，勢不並立，聰、勒不梟，臣無歸志。庶憑陛下威靈，使微意獲展，然後隕首謝國，沒而無恨。三年，帝遣兼大鴻臚趙廉持節拜琨爲司空、都督并冀幽三州諸軍事。琨上

專恣自撥死干
没兵之手著者
在清其闇于知
人不知琨之下
之功業見匹磾
亦欲與猗于笄
改不顧幽討下
末柸之表此在
匹磾亦由之意
外促趍下乎名

表讓司空，受都督，剋期與猗盧討劉聰。尋猗
盧父子相圖，盧及兄子根皆病死，部落四散。琨
子遵先質於盧，眾皆附之。及是，遵與箕澹等
帥盧眾三萬人，馬牛羊十萬，悉來歸琨，琨由
是復振，率數百騎自平城撫納之。屬石勒攻
樂平，太守韓據請救於琨，而琨自以士眾新
合，欲因其銳以威勒。箕澹諫曰：此雖晉人，久
在荒裔，未習恩信，難以法御。今內收鮮卑之
餘穀，外抄殘胡之牛羊，且閉關守險，務農息

晉書卷六十二　傳

士，既服化感義，然後用之，則功可立也。琨不
從，悉發其眾，命澹領步騎二萬為前驅，琨自
為後繼。勒先據險要，設伏以擊澹，大敗之，一
軍皆沒，并土震駭。琨長史李弘，又以并州降
於勒。琨窮蹙不能復守，幽州刺史鮮卑段匹
磾數遣信要琨，欲與同獎王室，琨由是率眾
赴之。從飛狐入薊，匹磾見之，甚相崇重，與琨
結婚，約為兄弟。是時西都不守，元帝稱制江
左，琨乃令長史溫嶠勸進，於是河朔征鎮夷

弱其明于知人
闇於不審料王
盧華惜之忽死
誤不影響身罪
不能成功具抗
而爲崇溫太眞
之才可以佐輔
中興故備使之
終能致此大勳
十今為烈氏太
異評大運堅行
材不所以直江
分東必家乃少
其死于段氏而
惜之

夏一百八十人，連名上表，語在元帝紀。令澈
曰：豺狼肆毒，荐覆社稷，億兆顒顒，延首罔繫。
是以居于王位，以答天下，庶以克復聖主，掃
蕩讐恥，豈可假當隆極，此孤之至誠，著於遐
邇者也。公受奕世之寵，極人臣之位，忠允義
誠，精感天地，實賴遠謀，共濟艱難，南北迥邈，
同契一致，萬里之外，心存咫尺，公其撫寧華
戎，致罰醜類，動靜以聞。建武元年，琨與匹磾，
期討石勒，匹磾推琨為大都督，喢血載書，檄

晉書卷六十二　傳

諸方守，俱集襄國，琨、匹磾進屯固安，以
俟匹磾從弟末柸。（後魏書作末波，本書王浚傳及匹磾傳俱作末柸，故從舊）
之，納勒厚賂，獨不進，乃沮其計，遂以勢弱而
退。是歲，元帝轉琨為侍中、太尉，其餘如故，又
贈琨名刀二，琨荅曰：謹當躬自執佩，馘截二
虜。匹磾奔其兄喪，琨遣世子群送之，末柸率
眾要擊匹磾，匹磾敗走，群為末柸所得，厚禮
之，許以琨為幽州刺史，欲與之襲匹磾，密遣
使齎群書，請琨為內應，為匹磾邏騎所得。時

稍云叔軍之見亦是但琨死而卻琢曾不附匹磾終為石勒禽者何哉

琨別屯征北小城，不知也。來見匹磾，匹磾以琨書示琨，曰：意亦不疑公，是以白公耳。琨曰：與公同盟，志獎王室，仰憑威力，庶雪國家之恥。若兒書密達，亦終不以一子之故，負公忘義也。匹磾雅重琨，初無害琨意，將聽還屯。其弟叔軍諫匹磾曰：吾胡夷耳，所以能服晉人者，畏吾衆也。今我骨肉構禍，是其良圖之日，若有奉琨以起，吾族盡矣。匹磾遂留琨。琨之庶長子遵懼誅，與琨左長史楊橋等閉門自守。匹磾諭之不得，因縱兵攻之。琨將龍季猛迫於乏食，遂斬橋而降。初，琨之去晉陽也，慮及危亡而大恥不雪，亦知夷狄不可以義伏，冀輸寫至誠，以僥倖萬一。每見將佐，發言慷慨，悲其道窮，欲率部曲死於賊壘，斯謀未果，竟為匹磾所拘。自知必死，神色怡如也。謂別駕盧諶曰：我受國重恩，不能克報。雖才不及，亦由遇此厄運。人誰不死，死生命也。惟恨下不能效節於一方，上不能歸誠於朝廷耳。又

晉書卷六十二　傳　三十二

祥云附臣之忠志臣無所不至死為匹磾所執此猶中夷耳害安所忍而必使殺之何也

詞云只乘月中夜而後殿官的盡清嘯之節之以味之勝清虜

為五言詩贈諶（見文）託意非常，攄暢幽憤，遠想張陳，感鴻門、白登之事，用以激諶。諶素無奇略，以常詞酬和，殊乖琨志。（時代郡太守辟）閭嵩與雁門太守王據、後將軍韓據潛謀襲匹磾，事泄，匹磾執據、嵩及其徒黨誅之。會王敦又密使匹磾殺琨，琨聞敦使至，謂其子曰：處仲使來而不我告，是殺我也。（匹磾果稱有）詔收琨，遂縊（殺）之，子姪四人俱被害。朝廷以匹磾尚彊，（冀其能平河朔）乃不為琨舉哀。三

晉書卷六十二　傳　三十二

年，琨故從事中郎盧諶、崔悅等上表理琨，太子中庶子溫嶠亦上疏稱琨盡忠帝室，家破身亡，宜在褒卹。帝乃下詔使弔祭，贈侍中、太尉，諡曰愍。琨少負志氣，有縱橫之才，善交勝己，而頗浮誇。與范陽祖逖為友，聞逖被用，與親故書曰：吾枕戈待旦，志梟逆虜，常恐祖生先吾著鞭。其意氣相期如此。在晉陽，嘗為胡騎所圍數重，城中窘迫無計，琨乃乘月登樓清嘯，賊聞之，皆悽然長歎。中夜奏胡笳，賊又流

人多少聞尋行
子

潸歔欷有懷土之思，向曉復吹之，賊並棄圍
而走。子群沒於胡，為石虎中書令，及冉閔敗
遇害

輿字慶孫，偽則有才局。辟宰府尚書郎、趙王
倫輔政，以輿為散騎侍郎。齊王冏以輿為中
書侍郎。范陽王虓之領豫州也，以輿為潁川
太守，及河間王顒檄劉喬討虓於許昌，矯詔
稱輿迎脇范陽王虓，造構凶逆，其令鎮南大
將軍劉弘等、各勒所領，與喬并力，以大將軍



疑云别兵營梓

張方為大都督，率步騎十萬，同會許昌，以除
輿兄弟。虓敗，輿兄弟與之俱奔河北，虓既鎮
鄴，以輿為魏郡太守。虓薨，東海王越將召之，
或曰：輿猶膩也，近則汙人。及至，越疑之。輿密
視天下兵簿及倉庫牛馬器械水陸之形，皆
默識之。時軍國多事，每會議，自長史潘滔以
下，莫知所對。輿應機辯畫，越傾膝酬接，即以
為左長史。輿乃說越遣琨與并州，以為越北
面之重，越許之。越既總錄，以輿為上佐，遠近

書記，日有數千，終日不倦。或以夜繼之，命議
如流，酬對款備，時人服其能。越誅繆播、王延
等，皆輿謀也。延愛妾荊氏，有音伎，延尚未殯
輿便聘之，未及迎，又為太傅從事中郎王儁
所奪。御史中丞傅宣劾奏，越不問輿而免儁
官。洛陽未敗，病卒。子演嗣

祖逖 兄納

錢云琨與逖書曰有恢復之志然琨
浮而逖貴琨躁而逖靜琨踈而逖細
獨其收攬豪傑撫循人衆有相似者
琨禮士而不能擇撫衆而不能馭則



皆不能為我用而皆足為累甚至以
新附之衆未得其情而輕試于其方張
之否勦其謀抑又甚矣若祖逖則進
未竟其成功退而周所以自處琨則擬
是也觀逖所位置經營非事有本末
步步有節奏強敵制賊首尾分有應集
然衛決號不能遠計動而恒為勒所
畏不若琨之見輕於物也總之為逖所
若心而附者皆琨所處素而出之者
也琨以孔文舉逖以陳元龍然二子
皆不利于王敦侍其必皆死而後可
畢其逆謀厚存內大臣在外安危之
計可不
審哉

祖逖字士稚，范陽遒人也。世吏二千石，為北
州舊姓。父武，上谷太守。逖少孤，兄弟六人。兄

該、納等並開爽有才幹。逖性豁蕩，不修儀檢，然輕財好俠，慷慨有節尚，每至田舍，輒散穀帛以賙貧乏，鄉黨宗族以是重之。往來京師，見者謂逖有贊世才具。僑居陽平。年二十四，陽平辟察孝廉，司隸再辟舉秀才，皆不行。與中山劉琨俱為司州主簿，同寢，中夜聞荒雞鳴，蹴琨覺曰：「此非惡聲也。」因起舞。每語世事，或中宵起坐，相謂曰：「若四海鼎沸，豪傑並起，吾與足下當相避於中原耳。」辟齊王冏大司



馬掾、長沙王乂驃騎祭酒，轉主簿，累遷太子中舍人、豫章王從事中郎。從惠帝北伐，王師敗績於蕩陰，遂退還洛。東海王越以逖為典兵參軍、濟陰太守，母喪不之官。及京師大亂，逖率親黨數百家避地淮泗，以所乘車馬載同行老疾，躬自徒步，藥物衣糧與眾共之，又多權略，是以少長咸宗之，推逖為行主。達泗口，元帝逆用為徐州刺史，尋徵軍諮祭酒，居丹徒之京口。逖以社稷傾覆，常懷振復之志。賓客義徒皆暴桀勇士，逖遇之如子弟。時揚土大饑，此輩多為盜竊，攻剽富室，逖撫慰問之曰：「比復南塘一出不？」或為吏所繩，逖輒擁護救解之。談者以此少逖，然逖自若也。時帝方拓定江南，未遑北伐，逖進說曰：「晉室之亂，非上無道而下怨叛也，由藩王爭權，自相誅滅，遂使戎狄乘隙，毒流中原。今遺黎既被殘酷，人有奮志。大王誠能發威命將，使若逖等為之統主，則郡國豪傑必因風向赴，沈溺之



士欣於來蘇，庶幾國恥可雪，願大王圖之。」帝乃以逖為奮威將軍、豫州刺史，給千人廩，布三千匹，不給鎧仗，使自招募。仍將本流徙部曲百餘家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辭色壯烈，眾皆慨歎。屯于淮陰，起冶鑄兵器，得二千餘人而後進。初，流民塢主張平、樊雅等在譙，平稱豫州刺史，雅為譙郡太守，其董瞻、于武、謝浮等十餘部，眾各數百，皆統屬平。平因數逆參軍

殷乂，勒兵固守，逆攻之不下。逖乃誘浮使取平，於是進據太丘。樊雅遣衆夜襲逖，遂入壘，拔戟大呼，直趣逖幕，軍士大亂。逖命左右距之，督護董昭與賊戰，走之。逖率衆追討，而張平餘衆助雅攻逖。時蓬陂塢主陳川，遣將李頭率衆援逖，逖遂克譙城。初樊雅之據譙也，逖以力弱，求助於南中郎將王含，含遣桓宣領兵助逖。逖既克譙，宣乃去。石虎聞而引衆圍譙，含又遣宣救逖，虎聞宣至而退。宣遂留



助逖，討諸屯塢未附者。李頭力戰有功，逖嘗厚遇之。頭每歎曰：若得此人爲主，死無恨矣。川聞而怒，遂殺頭。頭親黨馮寵率其屬四百人歸逖。川益怒，大掠豫州諸郡，逖遣將軍衛策邀擊於谷水，破之。川大懼，遂以衆附石勒。逖率衆伐川，勒遣石虎領兵五萬救川，戰于浚儀，逖兵敗，退屯梁國。勒又遣桃豹將兵至蓬關，逖退屯淮南。蔣云：參考同時諸書，多本如此。逖敗本不必諱，舊傳飾以大捷言之，非是。虎徙陳川還于襄國，留桃豹守川

蔣云：囊土以迷賊，先死之亂人耳，未耐飢示以實也，弱出于萬一，非賊智謀之今人誅疑。

陳云：諸臣皆受逖節度，中興一大機括，可惜。

故城，住西臺。逖遣將韓潛鎮東臺，同一大城，賊從南門出入，逖軍開東門，與相守，凡四旬。而賊進。先是逖以布囊盛土如米狀，使千餘人運上臺，又令數人擔米，僞爲疲極而息於道，賊果逐之，皆棄擔走。賊獲米，謂逖士衆豐飽，而胡戍飢久，益懼，無復膽氣。石勒將劉夜堂以驢千頭運糧饋桃豹，逖知之，密遣韓潛、馮鐵等追擊於汴水，盡獲之，豹以此宵遁，退屯東燕城，逖使潛進屯封丘以逼之。馮鐵據



二臺，逖鎮雍丘，數遣軍要擊石勒，勒屯戍漸蹙。叛勒來歸附者日滋衆。時趙固、上官巳、李矩、郭默等各以詐力相攻擊，逖馳使和解之，示以禍福，遂皆受逖節度。逖愛人下士，雖疏交賤隸，皆恩禮遇之。其有微功，賞不踰日。由是黃河以南盡爲晉土。河上堡固先有任子在胡者，皆聽兩屬，晉兩不之上者，聽其兩屬，內以爲間。時遣遊軍僞抄之，明其未附。諸塢主感戴，胡中有異謀，輒密以聞。前後克獲，亦由此也。逖勤督農

何焯泉云：晉人譏逖怏怏發病，非聞道者。夫逖功名十九中[illegible]之[illegible]表在其後，其不遂有死而已，請納印綬，逖之所自處乎？

桑，約已務施。不畜資產，子弟耕耘，負擔樵薪，又收葬枯骨，爲之祭醊，百姓感悅。嘗置酒大會，耆老中坐流涕曰：「吾等老矣！更得父母，死復何恨！」乃歌曰：「幸哉遺黎免俘虜，三辰既朗遇慈父，玄酒忘勞甘瓠脯，何以詠恩歌且舞。」其得人心如此。故劉琨與親故書，盛贊逖威德。詔進逖爲鎮西將軍。石勒不敢窺兵河南，使成皋縣修逖母墓，因與逖書，求通使互市，逖不報書，而聽互市，收利十倍，於是公私豐贍，士馬日滋。方當推鋒越河，掃清冀朔，會朝廷將遣戴若思爲都督，逖以若思是吳人，雖有才望，無弘致遠圖，且已翦荊棘，收河南地，而若思雍容，一旦來統之，意甚怏怏。且聞王敦與劉隗等構隙，慮有內難，大功不遂，感激發病，乃致妻孥汝南大木山下。時中原士庶咸謂逖當進據虎牢，而反置家險阨，或諫之，不納。逖雖內懷憂憤，而圖進取不輟，營繕虎牢城，城北臨黃河，西接成皋，四望甚遠。逖恐南無堅壘，

晉書卷六十二　傳

王段英云：才[illegible]人之識，以王[illegible]，此明二婢換得一奴，於納誤矣。如此然論其賤，以可入德行，此已入排調又。

必爲賊所襲，乃使從子汝南太守濟率汝陽太守張敞、新蔡內史周閎率衆築壘，未成而逖病甚。先是有妖星見於豫州之分，歷陽陳訓謂人曰：「今年西北大將當死。」逖亦見星，曰：「爲我矣！方平河北，而天欲殺我，此乃不祐國也。」俄卒於雍丘，豫州士女若喪考妣，譙梁百姓爲立祠。冊贈車騎將軍。王敦久懷逆亂，畏逖不敢發，至是始得肆意焉。（孫云：祖逖雖死，而溫郗已在晉朝[illegible]）以逖弟

晉書卷六十二　傳

約代領其衆，約別有傳。逖兄納。

納字士言，最有操行，能清言，文義可觀，性至孝，少孤貧，常自炊爨以養母。平北將軍王乂聞之，（乂原史作狄誤）遺其二婢，辟爲從事中郎。有戲之曰：「奴價倍婢。」納曰：「百里奚何必輕於五羖皮邪？」轉尚書三公郎，累遷太子中庶子，歷官多所駁正，有補於時。齊王冏建義，趙王倫收冏弟北海王寔，前黃門郎弘農董祚弟艾與冏俱起，將害之，納上疏救焉，並見宥。後

爲中護軍太子詹事封晉昌公以洛下將亂欲避地東南元帝作相引爲軍諮祭酒納好奕棋王隱謂之曰禹惜寸陰不聞數棋對曰我亦忘憂耳初邪約與逖同母偏相親愛納與約異母頗有不平乃密以啓帝稱約懷陵上之性抑而使之可也今顯侍左右假其權勢將爲亂階人謂納與約異母忌其寵貴乃露其表以示約約憎納如讎朝廷因此棄納納既閑居但清談披閱文史而已及約爲逆



朝野歎納有鑒裁焉溫嶠以納州里父黨敬而拜之嶠既爲時用盛言納有名理除光祿大夫卒於家

張天如云劉琨祖逖兩人志存晉室相距三有餘年皆哀不中歲路強盛退入三泉命志不謝哉于武侯之謂南矣史臣惜清琨獨絜疏亂陶圍異猜猶當其少馬奇操交賢諸人趙王倫集人延縱巧臥何之不幸多所見非北至祖逖聞難超舞又薪以悲聞風知答論者謂彼素懷負亂何以服義士之心哉乞帝本懸志北伐逖請渡江人君忍棄劉陵以衛清中原者兵不爲判自獨當千戲下李綱宗澤所以叫號于未高也然阿未提而身死功將立而人云彼金宗之胥如明軍而遇窮于乘輕安

境之患抑斧鉞而命厄于姜維妖星已見舉丘之變天真不祐晉歟

列傳第三十二　晉書六十二　終

蔣云敘次緊飭其作矣只此傳日中已極傳神續筆其執以對勒語固應愛敬百蠻事作常非是以送死被刪

列傳第三十三　晉書六十三　三徑藏書

竟陵鍾　惺原評　檇李蔣之翹刪定

西吳沈象先參校

邵續

邵續字嗣祖魏郡人朴素有志烈初為成都王穎參軍穎將討長沙王乂續諫曰兄弟如左右手今明公當天下之敵而欲去一手乎穎不納後為苟晞參軍除沁水令時天下漸亂續去縣還家糾合亡命得數百人王浚假



續樂陵太守屯厭次以續子乂為督護浚敗續附於石勒勒亦以乂為督護既而段匹磾在薊遺書要續與俱歸元帝續從之或曰今棄勒歸匹磾其如乂何續泣曰我出身為國豈得顧一子而為叛臣哉遂絕於勒勒乃害乂舉兵八千騎圍續匹磾遣弟文鴦救之勒素畏鮮卑聞文鴦至乃走續與文鴦追勒至安陵不及遷匹磾既殺劉琨與晉多怨叛遂率其徒依續勒南和令趙領等率廣川渤海

陳云續屢嬖臣於干操續所以令生致人也看不得輒從之俊已耳

千餘家背勒歸續而帝以續為平原樂安太守右將軍冀州刺史進平北將軍假節封祝阿子俄而匹磾率衆攻末杯勒知續勢孤遣石虎乘虛圍續騎至城下掠其居民續率衆出救虎伏騎斷其後遂執續使降其城續呼兄子存竺等謂曰吾志雪國難以報所受不幸至此汝等努力奉匹磾為主勿有貳心時帝聞續已沒遂下詔以續本位即授其子緝使總率所統虎遣使送續於勒勒以為忠釋



而禮之以為從事中郎令自後諸克敵擒俊皆送之不得輒害續既為勒所執身灌園鬻菜以供衣食勒屢遣察之歎為高人亙并存竺等與匹磾嬰城拒寇勒復遣虎攻之悉見獲續竟亦遇害

李矩

蔣云本傳稱矩勇毅多權略圍多僅略叙其序次情景往往如事中體不入郭淵兩人事錯綜寫來邦冷練不覺為參雖北法是得之史漢但不多竹節萌但耳

李矩字世迴，平陽人也。童亂時，與群兒聚戲，便爲其率，計畫指授，有成人之量。及長，爲梁王彤牙門，伐氐齊萬年有功，封東明亭侯。還爲本郡，輒謝病去。屬劉聰攻平陽，百姓奔走，矩素爲鄉人所推，以爲塢主，東屯滎陽，後移新鄭。矩勇毅多權略，志在立功，東海王越以爲汝陰太守。永嘉初，使矩與汝南太守袁孚率衆修洛陽千金堨，以利運漕。及洛陽不守，太尉荀藩奔陽城，衛將軍華薈奔成皐。時大



饑，賊帥侯都等每略人而食，藩、薈部曲多爲所啖。矩討都等，滅之，乃營護藩、薈，各爲立屋宇，輸穀以給之。及藩承制建行臺，假矩滎陽太守。矩招懷離散，遠近求附。石勒親率大衆襲矩，矩遣老弱入山，令所在散牛馬，因設伏以待之。賊爭取牛馬，伏發，齊呼，聲動山谷，遂大破之，勒退。藩表元帝，矩進封陽武縣侯，領河東、平陽太守。會長安群盜東下，矩遣部將擊破之，盡得賊所略婦女千餘人。諸將以非

新云同一事耳趙王倫行之以爲異李矩行之以爲賢何也此知[illegible]之稱也

矩所部，欲遂留之。矩曰：「俱國家臣妾，焉有彼此！」乃遣之。時河內太守郭默爲劉淵所逼，乞歸於矩，矩將使其甥郭誦迎之，兵少不敢進。會劉琨遣參軍張肇率鮮卑五百餘騎往長安，屬默被圍，道路不通，將還，過矩營，矩說肇使爲默聲援。賊望見鮮卑，不戰而走。誦潛遣輕舟濟河，使勇士夜襲懷城，掩賊留營，又大破之。默遂率衆歸矩。後劉聰遣從弟暢步騎三萬攻矩，屯韓王故壘，相去七里。矩未暇爲



備，遣使奉牛酒詐降于暢，潛匿精勇，見其老弱。暢不以爲虞，大饗渠帥，皆醉。矩謀夜襲之，兵士皆以賊衆有懼色。矩令郭誦禱鄭子產祠曰：「君昔相鄭，惡鳥不鳴。凶胡臭羯，何得過庭！」使巫揚言曰：「東里有教，當有所遣以相助。」衆皆踴躍。乃使誦及督護楊璋等選敢勇千人，夜掩暢營，斬首數千級，暢僅以身免。初，郭默聞矩被攻，遣弟芝率衆援之。既破暢，矩乃與芝分軍爲三道，夜追賊，復大獲而旋。先是聰

使其將趙固鎮洛陽。長史周振與固不協，密陳固罪。矩之破劉暢也，帳中得聰書，敕暢平矩訖，過洛陽收固斬之，便以振代固。矩送以示固，固卽斬振父子，率騎一千來降。矩還令守洛。後數月，聰遣子粲率劉雅生等步騎十萬屯孟津北岸，分遣雅生攻趙固於洛。固奔陽城山，矩遣郭誦屯洛口以救之。誦使將張皮簡精卒千人，夜渡河，粲候者以告，粲恃其衆不為虞。既而誦等奄至，十道俱攻，粲衆驚潰，殺傷



大半。及旦，粲見皮等人少，更與雅生悉餘衆攻之，苦戰二十餘日不能下。矩進救之，使壯士三千泛舟迎皮。賊臨河列陣，作長鉤以鉤船，連戰數日不得渡。矩夜遣部將格增潛濟入皮壘，與皮殺所獲牛馬，焚其軍資，夜突圍而出，奔虎牢。帝嘉矩功，除都督河南三郡軍事，封脩武縣侯。及劉聰死，粲嗣，粲暴虐日甚。其將靳準乃殺粲，并其宗族，發聰冢，斬其尸，遣使歸矩，稱劉元海屠各小醜，因大晉事故之際，作亂幽并，矯稱天命，至令二帝幽沒虜庭。輒率衆扶侍梓宮，因請上聞。矩馳表于帝，帝遣太常韓胤等奉迎梓宮。未至，而準已為石勒、劉曜所沒。矩以衆少，不足立功，每慷慨憤歎。及帝踐阼，以為都督司州諸軍事、司州刺史，改封平陽縣侯，將軍如故。時劉粲故將尹安、宋始、宋恕、趙慎四軍並屯洛陽，降於石勒。勒遣石生引兵赴之，安等復背勒，降於矩。矩使郭默將兵入洛，石生以四將相謀，不



能自安，乃虜宋始一軍，北渡河，（舊作渡河而南決）百姓相率歸矩，於是洛中遂空。矩乃表郭誦為揚武將軍、陽翟令，阻水築壘，且耕且守，為滅賊之計。屬趙固死，石生虜遣騎襲誦，不能克，生怒，又自率四千餘騎，暴掠諸縣，因攻誦壘。須臾退罩壁坂，誦率衆追攻生於磐脂故亭，又大破之。表誦封吉陽亭侯。後勒遣其將石良率衆襲矩，矩逆擊不利，郭誦弟元復為賊所執。賊遣元以書說矩曰：去年東平曹嶷西

質猗盧、矩如牛角、何不歸命、矩以示誦、誦曰、昔王陵母在賊、猶不改意、弟當何論。勒復遣誦麾尾馬鞭以示殷勤、誦不答。勒將石生屯洛陽、大掠河南、矩默大懼、默因說矩降曜、矩既爲石良所破、遂從默計、遣使於曜、曜遣從弟岳軍于河陰、欲與矩謀攻石生、勒使將倜岳、岳閉門不敢出、默復爲石念所敗、自密南奔建康、矩聞之、大怒、遣其將郭誦等齎書與默、又勒誦曰、汝不識唇亡之說乎、郭默不返、



皆由於卿、誦追及襄城、默自知負矩、棄妻子而遁、誦擁之以歸、矩待其妻子如初、劉岳以外援不至、降于石虎、矩所統將士、有陰欲歸勒者、矩知之、不能討、乃率衆南走、將歸朝廷、衆皆道亡、惟郭誦及參軍郭方、功曹張景、主簿苟遠、將軍騫韜、江霸、梁志、司馬尚季弘、李璩、段秀等、百餘人、棄家送矩、至於魯陽縣、矩墜馬卒、

## 段匹磾

[illegible]

磾、東部鮮卑人、種類勁健、世爲大人、父務勿塵、助東海王越征討有功、封遼西公、懷帝即位、以務勿塵爲大單于、匹磾爲左賢王、率衆助國征討、假撫軍大將軍、務勿塵死、弟涉復辰以務勿塵子疾陸眷襲號、初王浚遣督護王昌等、率疾陸眷及弟文鴦、從弟末柸



攻石勒於襄國、勒敗還壘、末柸追入壘門、爲勒所獲、勒質末柸、求和於疾陸眷、疾陸眷許之、文鴦諫曰、受命討勒。寧以末柸一人、故縱成擒之寇。既失浚意、且有後憂。不可。疾陸眷不聽、以鎧馬金銀贖末柸、勒歸之、又厚以金帛報疾陸眷、疾陸眷令文鴦與石虎同盟、約爲兄弟、遂引騎還、昌等不能獨守、亦還建武及王浚敗、匹磾領幽州刺史、劉琨自并州依之、復與匹磾結盟、同討石勒、[illegible]

是匹磾推叱爲大都督、命檄涉復辰疾陸眷
末杯等、會於固安、以候衆軍。勒懼、遣間使賂
末杯。然末杯既懷其德、且因匹磾在外、遂襲
奪其國。乃間匹磾於涉復辰疾陸眷曰、以父
兄而從子弟邪。雖一旦有功、匹磾獨收之矣。
涉復辰等以爲然、引軍而還。匹磾亦止。疾
陸眷病死、匹磾自薊奔喪、至右北平、末杯宣
言匹磾將篡、出軍擊敗之。末杯遂害涉復辰
及其子弟黨與二百餘人、自立爲單于。於是



匹磾走還薊、因殺劉琨、恐爲末杯黨、遂殺琨
語在琨傳 後匹磾復爲末杯所敗、士衆離散
不能自固、乃棄妻子、奔樂陵、依邵續。末杯又
攻敗之。匹磾被瘡、謂續曰、吾夷狄慕義、以至
破家。君若不忘舊要、與吾進討、君之恩也。續
許之、遂并力追末杯、斬獲略盡。又令文鴦北
討末杯弟於薊城、及還、去厭次八十里、聞續
已沒、衆懼而散、復爲石虎所遮。文鴦以其親
兵數百人力戰破之、始得入城。虎復抄城下、

文鴦欲擊之、匹磾不許。文鴦曰、我以勇聞、故
百姓杖我。見人被略而不救、非丈夫也。令衆失
望、誰復爲我致死乎。遂將壯士數十騎出戰
殺胡甚多。遇馬乏、伏不能起。虎呼曰、兄與我
俱戎狄、久望共同、[illegible] 天不違願、今
相見中也、何爲復戰、請釋仗。文鴦罵曰、汝爲
寇賊、久應死矣。吾兄不用我計、故令汝得至
此。我寧鬭死、不爲汝屈。遂下馬苦戰、槊折、執
刀戰不已。虎兵四面解馬羅披自鄣、前捉文



鴦。文鴦戰自辰至申、力竭、後被執。城內大懼、匹磾
欲單騎歸朝。續弟樂安內史洎勒兵不許。洎
復欲執臺使王英、送於虎。匹磾正色責之曰、
卿不能遵兄之志、逼吾不得歸朝、亦已甚矣。
復欲執天子使者邪。因謂英曰、匹磾世受重
恩、不忘忠孝。今日事逼、欲歸罪朝廷、而見逼
如此。忠款不遂。若得假息、未死之日、心不忘
本。遂渡黃河南 洎等與櫬以降、匹磾著朝服
持節、賓從出見石虎曰、我受國恩、志在滅汝。

不幸至此。既不能死，又不能為汝敬也。勒茨

虎素與匹磾結為兄弟，虎起而拜之。至襄國

勒以匹磾為冠軍將軍，匹磾不為勒禮，常著

朝服，持晉節。經年，國中謀推匹磾為主，事露

被害，文鴦亦被鴆死，惟末杯存焉。

魏浚 刪

郭默 刪

列傳第三十三　晉書六十三　終

卷六十三　傳

列傳第三十四　晉書六十四　主儒藏書

竟陵　鍾惺　原評

檇李　蔣之翹　刪定

侯官　曹學佺　參抄

## 武十三王

武帝二十六男，楊元后生毗陵悼王軌、惠帝、秦獻王柬，審美人生城陽懷王景、楚隱王瑋、長沙厲王乂，徐才人生城陽殤王憲，匱才人生東海沖王祗，趙才人生始平哀王裕，趙美人生代哀王演，李夫人生淮南忠壯王允、吳孝王晏，嚴保林生新都懷王該，陳美人生清河康王遐，諸姬生汝陰哀王謨，程才人生成都王穎，王才人生孝懷帝，楊悼后生渤海殤王恢，餘八子不顯母氏，並早夭。其琅又親有傳。

蕭云：什三王傳，自柬、允、乂、穎之外，皆兄錄本以下，為闕而嚴然封國追諡，其有加丁穎之列，其可哂矣，況殤無為人父之道。此書有云年七歲無子，亦曾見七歲有子者否？故資充嗣以子給民，三歲而死，亦為追贈立嗣，此例其濫觴乎。

毗陵悼王軌 刪

秦獻王柬，字弘度，沈敏有識量。泰始六年封

卷六十四

汝南王咸寧初徙封南陽王拜左將軍武帝
嘗幸宣武場以三十六軍兵簿令柬料校柬
一省便擿脫謬帝異之於諸子中尤見寵愛
爲天下所屬目性仁訥無機辯之譽太康十
年徙封於秦邑八萬戶於時諸王封中土者
皆五萬戶以柬與太子同產故特加之轉鎮
西將軍西戎校尉假節與楚淮南王俱之國
及惠帝即位來朝拜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二
司錄尚書事進位大將軍時楊駿伏誅柬憵

晉書卷六十四 列傳

痛舅氏覆滅常有憂危之慮屢述武帝旨請
還藩而汝南王亮留柬輔政及亮與楚王瑋
被誅時人謂柬有先識元康元年薨
城陽懷王景以下三王俱殤
東海沖王祗
始平哀王裕
淮南忠壯王允字欽度咸寧三年封濮陽王
太康十年徙封仍之國都督揚江二州軍事
鎮東大將軍假節元康九年入朝初愍懷之

廢議者將立允爲太弟會趙王倫廢賈后遂
詔爲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領中護軍允
性沈毅宿衛將士皆畏服之允知倫既有異
志陰養死士潛謀誅倫倫甚憚之轉爲太
尉外示優崇實以奪其兵也允稱疾不拜倫
遣御史逼允收官屬以下劾以大逆允恚視
詔爲孫秀手書乃大怒收御史斬之御史
邢走而獲免斬其令史二人厲色謂左右曰
趙王欲破我家遂率國兵及帳下七百人直

晉書卷六十四 列傳

出大呼曰趙王反我將攻之佐淮南者左袒
於是歸者甚衆允將赴宮尚書左丞王輿閉
東掖門不得入遂圍相府允所將兵皆淮南
奇才劍客也倫與戰屢敗死者千餘人太子
左率陳徽勒東宮兵鼓譟於內以應允結陣
於承華門前弓弩齊發射倫飛矢雨下主書
司馬眭秘以身蔽倫箭中其背而死倫官屬
皆隱樹而立每樹輒中數百箭時中書令陳
淮徽之兄也言於帝乃遣麾騶虞幡以解鬬

按與此互有不同，應別有據

倫子虔為侍中，在門下省，密要壯士，約以富貴，乃遣司馬督護伏胤，領騎四百，從宮中出，舉空版，詐言有詔助淮南王允。允不之覺，開陳納之，下車受詔，為胤所害。初，倫敗，皆相傳曰：「已擒倫矣。」百姓大悅，既聞允死，莫不為之歎息。允三子皆被害，坐允夷滅者數千人。

代哀王演 附

新都王該 附

清河康王遐，字深度，美容儀，既受封，出繼叔

晉書卷六十四　列傳

父城陽哀王兆，太康十年，徙封渤海郡，元康初，徵撫軍將軍，加侍中。及楚王瑋之舉兵也，使遐收衛瓘，而舍人榮晦遂盡殺瓘子孫，遐不能禁，為世所尤。永康元年薨，四子：覃、籥、銓、端。覃嗣立，及齊王冏表立為皇太子。既而河間王顒逼遷大駕，表成都王穎為皇太弟，廢覃復為清河王。永嘉初，前北軍中候呂雍等謀立覃為太子，事覺，幽於金墉城，被害。銓初封上庸王，懷帝即位，更封豫章

按云東晉成帝亦諱衍

王，二年立為皇太子，洛京傾覆，沒于劉聰。端初封廣川王，東奔苟晞，於蒙城立為皇太子，七十日為石勒所沒。

汝陰哀王謨 附

吳敬王晏，字平度，太康十年受封，後出淮南王允，收付廷尉，趙王倫欲殺之，傅祗於朝堂正色而爭，乃貶為賓徒縣王。後徙封代王。倫誅，詔復本封，永嘉中，為太尉、大將軍。晏於武帝諸子中最劣，又少有風

晉書卷六十四　列傳

疾，後轉劇，不堪朝覲。及洛陽傾覆，亦遇害。帝即位，追贈太保，[illegible]長子不順名，與晏同沒。餘三子，祥、固、衍。

渤海殤王恢 附

元帝四王

元帝六男，宮人荀氏生明帝及琅邪孝王裒，石婕妤生東海哀王沖，王才人生武陵威王晞，鄭夫人生琅邪悼王煥及簡文帝。

琅邪孝王裒，字道成，母荀氏以微賤不齒，元

帝命虞妃養之。裒初繼叔父長樂亭侯渾，後徙封宣城郡公。及帝爲晉王，有司奏立太子，帝以裒有成人之量，過於明帝，從容謂王導曰：立子以德不以年。導曰：世子、宣城俱有朗雋之目，固當以年。於是太子位遂定，更封裒琅邪，嗣恭王後，改食會稽、宣城邑五萬二千戶，拜散騎常侍、使持節、都督青徐兗三州諸軍事、車騎將軍，徵還京師。建武元年薨。

東海哀王沖



武陵威王晞字道叔，太興元年受封。建元初，領秘書監。穆帝即位，轉鎮軍大將軍，遷太宰。晞無學術而有武幹，爲桓溫所忌。及簡文帝即位，溫乃表免晞官，以王歸藩，并免其世子梁王綜官。又逼新蔡王晃，使自誣與晞及著作郎殷涓等謀逆，遂收付廷尉，請誅之。帝不許，溫於是奏徙新安郡，家屬悉從之，而族誅殷涓等，廢晃徙衡陽郡。太元六年，晞卒于新安，孝武帝三日臨于西堂，詔曰：感惟摧慟，便奉迎靈柩，并改移妃應氏及故世子梁王諸喪，家屬悉還。復下詔曰：故前武陵王體自皇極，克己思愆，仰惟先朝仁宥之旨，豈可情禮靡寄。其追封新寧郡王，邑千戶。晞三子：綜、瑾、遵。以遵嗣。

忠敬王遵字茂遠，初襲封，時年十二，受拜流涕，哀感左右。右將軍桓伊嘗詣遵，遵曰：門衛爲通桓氏。左右曰：伊與桓溫疎宗，相見無嫌。遵曰：我聞人姓木邊，便欲殺之，況諸桓乎？由



是少得聰慧。位歷散騎常侍、秘書監、太常、中領軍。桓玄篡位，廢爲彭澤侯，遣之國，行次石頭，夜濤水入淮，船破，未得發。會義旗興，復還國第，稱受寄詔，使遵總攝萬機，移入東宮，內外畢敬，遷轉百官，稱制書，敕稱令。尋安帝反正，拜太保。義熙四年薨，詔賜東園溫明秘器，策贈太傅。子季度立，宋興，國除。

琅邪悼王煥嗣恭王後，年二歲薨。永昌元年立煥母弟昱爲琅邪王，即簡文帝也。咸和二

年徙封會稽，以康帝爲琅邪王。康帝即位，哀
帝爲琅邪王。哀帝即位，廢帝爲琅邪王。廢帝
即位，又以簡文帝攝行琅邪王國祀。簡文登
阼，國遂無嗣。帝臨崩，封少子道子爲琅邪王。
太元十七年，道子爲會稽王，更以恭帝爲琅
邪王。恭帝即位，於是琅邪國除。

簡文三子

簡文帝七子：王皇后生會稽思世子道生，皇
子俞生；胡淑儀生臨川獻王郁，皇子朱生；王

淑儀生皇子天流；李夫人生孝武帝、會稽文
孝王道子。俞生、朱生、天流，並早夭。

會稽思世子道生

臨川獻王郁 並闕

會稽文孝王道子字道子，出後琅邪孝王。少
以清澹爲謝安所稱。太元初，拜散騎常侍、中
軍將軍，進驃騎將軍。後公卿奏：道子親賢莫
二，宜正位司徒。固讓不拜。使錄尚書六條事，
尋加開府，領司徒。及謝安薨，詔領揚州刺史、
錄尚書、都督中外諸軍事。年又領徐州刺史、
太子太傅。于時孝武帝不親萬機，但與道子
酣飲爲務，又崇尚浮屠，窮奢極費，姏姆尼僧
尤爲親暱。凡所幸接，皆出自小豎，郡守長吏
多爲道子所樹立。旣爲揚州總錄，勢傾天下，
自是朝野奔湊。中書令王國寶性卑佞，特爲
道子所暱，官以賄遷，政刑謬亂。太元以後，爲
長夜之宴，蓬首昏目，政事多闕。桓玄嘗候道
子，值其醉，賓客滿坐，道子張目謂人曰：「桓溫

晚塗欲作賊，云何？」玄伏地流汗不得起。長史
謝重舉板答曰：「故宣武公黜昏登聖，功超伊
霍，紛紜之議，宜裁之聽覽。」道子頷曰：「儂知，儂
知。」因舉酒屬玄，玄乃得起。由是玄不自安，切
齒於道子。于時朝政旣紊，左衛領營將軍會
稽許榮上疏，並不省。中書郎范甯又深陳得
失，帝始不平于道子，然外每優崇之。國寶，
甯之甥也，以諂事道子，甯奏請黜之。國寶懼，
使陳郡袁悅之因尼妙音致書與太子母陳

淑媛，說國寶忠謹，宜見親任。帝怒，以他事斬之。國寶懼，復與道子共諧寵，出為豫章太守。道子由是專恣，嬖人趙牙出自倡優，茹千秋本錢唐捕賊吏，皆以諂賂得進。道子以牙為魏郡太守，千秋驃騎諮議參軍。牙為道子開東第，築山穿池，列樹竹木，功用鉅萬。道子使宮人為酒肆，沽賣於水側，與親暱乘船就之飲宴，以為笑樂。帝嘗幸其宅，謂道子曰：府內有山，因得遊矚，甚善也。然修飾太過，非



示天下以儉。道子無以對。帝去，道子謂牙曰：上若知山是版築所作，爾必死矣。牙曰：公在，牙何敢死！營造彌甚。千秋賣官販爵，聚資貨累億。又道子既為皇太妃所愛，親遇同家人之禮，遂恃寵乘酒，時失禮敬。帝不悅，友見博平令吳興聞人奭疏言道子引用匪人，竊弄威權，帝益不能平，而逼於太妃，無所廢黜，乃出王恭為兗州，殷仲堪為荊州，王珣為僕射，王雅為太子少傅，以張王室，而潛制道子也。

道子亦委任王國寶，及其從弟琅邪內史緒以為心腹，由是朋黨競扇，友愛道盡。太妃每和解之，而道子不能改。中書郎徐邈言於帝曰：昔漢文明主，猶悔淮南；世祖聰達，負愧齊王。兄弟之際，實宜深慎。帝納之，復委任道子如初。及恭帝為琅邪王，道子受封會稽國，并宣城為五萬九千戶。安帝踐阼，有司奏道子宜進位太傅、揚州牧，假黃鉞，固辭不拜。又解徐州，詔內外眾事動靜諮之。帝既加元服，道



子倦於歸政，王國寶始總國權，勢傾朝廷。王恭乃率兵討之。道子懼，收國寶付廷尉，斬之以謝恭，恭乃罷兵。道子乞解都督，尚書以謝方鎮，詔不許。道子世子元顯年十六，為侍中，心惡恭，請道子討之，乃拜元顯為征虜將軍，其先衛府及徐州文武悉配之。王恭威振內外，道子懼甚，復引譙王尚之、弟休之以為腹心。尚之說道子曰：藩伯強盛，宰相權輕，宜衛樹置，以自藩衛。道子從之，乃

以其司馬王愉爲江州刺史以備恭日夜與
尚之等謀議以伺四方之隙王恭知之復舉
兵以討尚之爲名荊州刺史殷仲堪豫州刺
史庾楷廣州刺史桓玄並應之道子使人說
楷曰本情相與可謂斷金往年帳中之飲結
帶之言寧可忘邪卿今棄舊交結新援忘王
恭昔陵侮之恥乎若欲委體而臣之使恭
得志必以卿爲反覆何富貴可保禍敗亦旋
及矣楷怒曰王恭昔赴山陵相王憂懼無計



我知事急即勒兵而至去年之事亦俟命而
奮我事相王無相負者既不能距恭反殺國
寶自爾已來誰復敢攘袂於君之事乎庾楷
實不能以百口助人屠滅當與天下同舉誅
鉏荅書正信反朝廷憂懼於是內外戒嚴元
顯攘袂慨然謂道子曰去年不討王恭致有
今役今若復從其欲則太宰之禍至矣道子
日飲醇酒委事於元顯元顯雖年少而聰
明多涉志氣果銳以安危爲己任時相傅會

陳云王孝伯方 [illegible]

者皆謂元顯有明帝神武之風於是以爲征
討都督假節統前將軍王珣左將軍謝琰及
將軍桓之才毛泰高素等伐恭滅之既而楊
佺期桓玄殷仲堪等復至石頭元顯於竹里
馳還京師遣丹陽尹王愷等發京邑士庶數
萬人據石頭以距之道子將出頓中堂忽有
驚馬蹂藉軍中因而擾亂赴江死者甚衆仲
堪既知王恭敗死狼狽西走與桓玄屯于尋
陽朝廷嚴兵相距內外騷然元顯自加散騎



常侍中書令又領中領軍持節都督如故會
道子有疾加以昏醉元顯知朝望去之乃諷
帝解道子揚州司徒而道子不之覺元顯自
以少年不欲頓居權重乃以琅邪王德文領
司徒自爲揚州刺史既而道子酒醒方知去
職大怒無如之何廬江太守張法順以刀筆
才爲元顯謀主元顯性苛刻生殺任意法順
屢諫不納又發東土諸郡免奴爲客者謂奴放有出官放者占發以爲客戶故云
號曰樂屬移置京師以充兵

役、東土囂然、民不堪命。既而孫恩乘釁作亂、加道子黃鉞、元顯為中軍以討之、又加元顯錄尚書事。然道子更為長夜之飲、政無大小、一委元顯。時謂道子為東錄、元顯為西錄。西府車騎填湊、東第門下可設雀羅矣。元顯無良師友、所親者、皆諂佞之徒、或以為一時英傑、或以為風流名士、由是元顯驕倨日增、諷禮官下議、稱己德望、既錄百揆、內外皆宜盡敬、於是公卿皆拜。于時軍旅荐興、國用虛竭、



自司徒已下、日廩七升、而元顯聚斂不已、富過帝室。及謝琰為孫恩所害、元顯求領徐州、詔以為後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十六州諸軍事、領徐州刺史、封其子彥璋為東海王。尋以星變、元顯解錄、復加尚書令。會孫恩至京口、元顯柵斷石頭、率兵距戰、頻不利。道子無他謀略、唯日禱蔣侯廟而已。漢末秣陵尉蔣子文討賊戰死鍾山下孫權為之立廟既而孫恩遁於北海、桓玄復據上流、致牋於道子曰：「賊造近郊、以風不得進、以雨不致火、食盡故去耳、非力屈也。昔國寶卒後、王恭不乘此威入統朝政、足見其心非侮於明公也、而謂之非忠。今之貴要腹心有時流清望者誰乎？豈可云無佳勝、直是不能信之耳。江東人士其名位通顯時有華謂之佳勝名勝用理之人、然後可以信義相期、求利之徒、豈有所惜而更委信邪？爾來一朝一夕、遂成今日之禍矣。阿衡之重、言何容易、求福則立至、干忤或致禍。在朝君子、豈不有懷、但懼禍及身耳。玄



忝任在遠、是以披寫事實。」元顯覽而大懼。張法順謂之曰：「桓玄承藉門資、素有豪氣、既并殷、楊、專有荊楚、第下之所控引、止三吳耳。孫恩為亂、東土塗地、公私不贍、玄必乘此縱其姦凶、竊用憂之。」元顯曰：「為之奈何？」法順曰：「玄始據荊州、人情未輯、及此發兵誅之、使劉牢之為前鋒、而第下以大軍繼進、玄可取也。」元顯以為然。遣法順至京口、謀于牢之。法順還說元顯曰：「觀牢之顏色、必貳於我、不如殺之、

不爾，敗人大事。元顯不從。道子尋拜侍中、太傅，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四人，崇異之儀，備盡盛典。其驃騎將軍僚佐文武，即配太傅府。加元顯征討大都督、督十八州諸軍事，加黃鉞，以伐桓玄，竟以牢之爲前鋒。法順又言於元顯曰：「自舉大事，未有威斷，桓謙兄弟每爲上流耳目，斬之以孤荊楚之望。且事之濟不，在于前軍，牢之之萬一有變，則禍敗立至。可令牢之殺謙兄弟，以示不貳，若不受命，當逆爲其所。」元顯曰：「非牢之無以當桓玄，且始事而誅大將，人情必動。」再三不可。于時揚土饑虛，運漕不繼，玄斷江路，商旅遂絕，於是公私匱乏，士卒唯給粰橡。（粰，芳尤反。博雅曰：粰，[illegible]也。又曰：[illegible]也。粰，穀皮也。橡，栩實也。）大軍將發，玄從兄驃騎長史石生馳使告玄，玄進次尋陽，傳檄京師，罪狀元顯。帝戎服餞元顯于西池，始登舟而玄至新亭。元顯棄船，退屯國子學。明日，列陣于宣陽門外。佐吏多散走，或言玄已至大桁，劉牢之遂降於玄。元顯迴入宣陽門，牢之參軍張暢之率衆逐之，衆潰。元顯奔入相府，唯張法順隨之。問計於道子，道子但對之涕泣。玄遣太傅從事中郎毛泰收元顯送于新亭，縛于舫前而數之。元顯答曰：「爲王誕、張法順所誤。」于是送付廷尉，并其六子，皆害之。玄又奏道子酣縱不孝，當棄市，詔徙安成郡，使御史杜竹林防衛，竟承玄旨，酖殺之。

[illegible]



史臣曰：泰始之受終也，乃憲章往昔，稽古前王，廣晉山河，大開藩屏，文昭武穆，分篤於魯衛，應韓磐石，犬牙連衛於吳楚齊代。然而作法於亂，付託非才，何曾歎經國之無謀，郭欽識危亡之有兆。及宮車晏駕，墳土未乾，難荐臻，朝章弛廢，重以八王繼亂，九服沸騰，戎羯交馳，乘輿幽逼，瑤枝瓊蕚，隨鋒鏑而消亡；朱芾綠車，與波塵而殄瘁。遂使茫茫禹跡，咸窟穴於豺狼；憔悴周餘，竟淪於塗炭。嗚呼！運極數窮，一至於此，詳觀載籍，未或前聞。道

下地則親賢任惟元輔，旣荒廸蘖，信惑讒諛
遂使尼媼竊朝權，姦邪制國命，始則彝倫敗
斁，終則宗社淪亡。元顯以童丱之年，受棟梁
之寄，專制朝廷，陵蔑君親，韜庸瑣之常材，抗
姦兇之巨寇，喪師殄國，不亦宜乎。斯則元顯
爲安帝之孫強，道子實晉朝之辜魁者也。列
代之崇建維城，用藩王室，有晉之分封子弟
實樹亂階。詩云：懷德惟寧，宗子維城，無俾城
壞，無獨斯畏。城旣壞矣，畏也宜哉。與午之喪
晉書卷六十四　傳　六
亂弘多，皆此之由矣。

列傳第三十五　晉書六十五　三径藏書

竟陵鍾惺原評　檇李蔣之翹刪定

雲間陳繼儒恭校

王導　子悅　恬　洽　洽子珣

陳云諸存兗王學告游戈吾學如下
夫爭止存一甬着不尚宅則中心被
閉不若不活此前屏也著共品一精
郁盡殊死而後已一清蔣蓀交死而
後已尚下何害天詞○蔣云王導佐
元帝草創江左不爲無功晉陽秋云
導引接應會少有牾者賊疏支常賓
一以多論寫款減自謂爲導所謂同
之舊匱導之取樂蓋以此已後析奈
便但惜憒共曰後人正思此憒憒歎

晉書卷六十五　傳　一

人之言也貴東婺揚用修脫之不[illegible]
力論者以其過刻然其反覆於去[illegible]
來兵處導華百日實奚能拼矣貴[illegible]
之逆不必贊予姊論共敦始傳兵[illegible]
向導開其寢疾便串子弟爲之欲[illegible]
士卒以敗死成有咎志本傅稱之[illegible]
以爲此晉社之壺非導之力也霄[illegible]
時朝廷方出師討敦一旦間敦已[illegible]
不幾今將驕士怠先自成一敗下[illegible]
勢乎北已似兵法多方以誤之之[illegible]
也否則姑持兩當聽人自取以之[illegible]
奮則奮之以之而忌則急之北又[illegible]
可知者蓋導此法不但處致爲然[illegible]
其於蘇峻之亂亦者是苟全止恥[illegible]
有所畜發有爲子其創也哉氏使[illegible]
而得志導嚴然一安平王孚也[illegible]
得志導又儼然一王祥何皆也昔[illegible]
有書曰江左夷吾然與否邪○又[illegible]

此傳簡節見琅邪之有江左皆導爲之且紀而傳之者不及約周旋好史筆千載之下人亦易曉讀但新亭宴飲數語差強人意耳

王導字茂弘，覽之孫也。父裁，鎮軍司馬。導少有風鑒，識量清遠。年十四，陳留高士張公見而奇之，謂其從兄敦曰：此兒將相器也。初襲祖爵即丘子。後參東海王越軍事。時元帝爲琅邪王，與導素親善。導知天下已亂，遂傾心推奉，潛有興復之志。帝之在洛陽也，導每勸令之國。會帝出鎮下邳，請導爲安東司馬，軍謀密策，知無不爲。及徙鎮建康，吳人不附，居月餘，士大夫莫有至者，導患之。會三月上巳，帝親觀禊，乘肩輿，具威儀，導及諸名勝皆騎從。晉書云晉史載元帝觀禊事會王敦來朝敦[illegible]按懷帝永嘉元年帝鎮建康[illegible][illegible]鎮建康已三年矣安得言居月餘乎故刪導[illegible]吳人紀瞻、顧榮等見之，咸驚異，乃相率拜於道左。導因說帝曰：古之王者，莫不賓禮故老，存問風俗，虛己傾心，以招俊乂。況天下喪亂，九州分裂，大業草創，急於得人者乎。



顧榮、賀循，此土之望，未若引之以結人心。帝乃使導躬造循、榮，二人皆應命而至，由是吳會風靡，百姓歸心焉。俄而洛京傾覆，中州士女避亂江左者十六七，導勸帝收其賢才，與之圖事。時荊揚晏安，戶口殷實，導爲政務在清靜，每勸帝克己勵節，匡主寧邦。於是尤見委杖，號爲仲父。帝嘗從容謂導曰：卿，吾之蕭何也。對曰：大王方立命世之勳，一匡九合，管仲、樂毅，於是乎在，豈區區小臣所可擬議。願弘深神慮，廣擇良能，以盡優禮，則天下安矣。帝納焉。永嘉末，遷丹陽太守，辭拜寧遠將軍。愍帝即位，徵吏部郎，不拜。晉國既建，以導爲丞相軍諮祭酒。桓彝初過江，見朝廷微弱，謂周顗曰：我以中州多故，來此求全，而寡弱如此，將何以濟。往見導，極談世事，還謂顗曰：向見管夷吾，無復憂矣。過江人士，每暇日，相與出新亭飲宴。周顗中坐歎曰：風景不殊，舉目有江山之異。皆相視流涕。惟導愀然變色曰：

導不共坐不可
改升牀[illegible]

當共戮力王室，克復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對
邪。（[illegible]）眾收淚謝
之。俄拜右將軍、揚州刺史，遷驃騎將軍，都督
中外諸軍、領中書監、錄尚書事。導以敦統六
州，固辭中外都督。于時軍旅不息，學校未修，
導上書請帝崇道前典，興復道教，擇朝之子
弟並入于學，選明博修禮之士為之師，以敎
之。帝嘉納焉。及帝登尊號，百官陪列，命導（[illegible]）
升御牀共坐。導固辭曰：「若太陽下同萬物，蒼
生何由仰照。」帝乃止。進驃騎大將軍、儀同三
司，以討華軼功，封武岡侯，進位侍中、司空、假
節、錄尚書，領中書監。會太山太守徐龕反，帝
訪可以鎮撫河南者，導舉太子左衛率羊鑒。
既而鑒敗，抵罪，導以所舉失人，乞自貶，詔不
許。尋代賀循領太子太傅。時帝知敦有不臣
之心，以其宗族強盛，稍欲抑損其權，乃引用
劉隗、刁協等以為心膂，導亦漸見疏遠，然導
任真推分，澹如也。有識者以其善處興廢，稱



之。王敦之反也，劉隗勸帝悉誅王氏，導率群
從昆弟子姪二十餘人，每旦詣臺待罪。帝以
導忠節有素，特還朝服，召見之。導稽首謝曰：
「逆臣賊子，何世無之，豈意今者近出臣族。」帝
跣而執之曰：「茂弘，方託百里之命，是何言邪！」
乃詔曰：「導以大義滅親，可以吾為安東時節
假之。」敦既得志，加導守尚書令。初，西都覆沒，
海內思主，群臣及四方並勸進於帝。時敦以
有專天下之心，乃憚帝賢明，欲更議所立，導
固爭乃止。及此役也，敦謂導曰：「不從吾言，幾
至覆族。」導猶執正議，敦無以能奪。先是，帝愛
琅邪王裒，將有奪嫡之議，導日夕陳諫，故太
子卒定。（語在裒傳）帝崩，明帝即位，導受遺詔
輔政，解揚州，遷司徒，一依陳群輔魏故事。敦
又舉兵內向，導聞敦寢疾，便率子弟為敦發
哀，眾以為敦死，咸有奮志。及帝伐敦，假導節，
都督諸軍，領揚州刺史。敦平，進封始興郡公，
邑三千戶，進位太保，司徒如故，寵以殊禮。固

陳云案之意峻是先帝之非矣王導自言之能直雙手遂與之朴

顯帝崩、導復與庾亮等同受遺詔、共輔幼主、是爲成帝、及石勒侵阜陵、詔加導大司馬、假黃鉞、出討之、軍次江寧、帝親餞於郊、俄而賊退、解大司馬、庾亮將徵蘇峻、訪之於導、導曰、峻猜險、必不奉詔、且山藪藏疾、宜包容之、固爭不從、亮遂召峻、難作、六軍敗績、導入宮侍帝、峻以導德望不加害、猶以本官居己之右、峻又逼乘輿幸石頭、導爭之不得、峻日來帝前肆醜言、導深懼有不測之禍、時路永、匡術、



錢云書至于賊而出大臣之節尙無足取

賈寧並說峻令殺導等諸大臣、更樹心腹、峻不納、故永等貳於峻、導使參軍袁耽潛諷誘永等、謀奉帝出奔義軍、而峻衛御甚嚴、事遂不果、導乃攜二子隨永奔于白石、及賊平、宗廟宮室並爲灰燼、溫嶠議遷都豫章、三吳之豪請都會稽、二論紛紜、未有所適、導曰、建康古之金陵、舊爲帝里、又孫仲謀、劉玄德俱言王者之宅、古之帝王不必以豐儉移都、苟弘衛文大帛之冠、則無往不可、若不績其麻、則

錢云王導如此貴計之餘矣在並導在君前誠乎此一段貢市耳

又云晉以用之遵者極者謂之明

樂土爲虎矣、且北寇游魂、伺我之隙、一旦示弱、竄於蠻越、求之望實、懼非良計、今特宜鎮之以靜、群情自安、由是嶠等謀並不行、導善於因事、雖無日用之益、而歲計有餘、時帑藏空竭、庫中惟有練數千端、鬻之不售、而國用不給、導患之、乃與朝賢俱制練布單衣、於是士人翕然競服之、練遂踊貴、乃令主者出賣、端至一金、其爲時所慕如此、六年冬蒸、詔歸胙於導、曰無下拜、導辭疾不敢當、初帝幼沖、



見導每拜、又嘗與導書手詔、則云惶恐言、中書作詔、則曰敬問、於是以爲定制、自後元正、導入、帝猶爲之興焉、時大旱、導上疏遜位、詔不許、導簡素寡欲、倉無儲穀、衣不重帛、帝知之、給布萬匹、以供私費、導有羸疾、不堪朝會、帝幸其府、縱酒作樂、後令輿車入殿、其見敬如此、時石虎掠騎至歷陽、太守袁耽表之、朝廷大驚、加導大司馬、假黃鉞以討之、俄而賊已退、解大司馬、復轉中外大都督、進位太傅

又拜丞相、依漢制、罷司徒官以并之、冊曰、朕夙罹不造。肆陟帝位。未堪多難。禍亂旁興。公文貫九功。武經七德。外緝四海。內齊八政。天地以平。人神以和。業同伊尹。道隆姬旦。朕思唐虞。登庸俊乂。申命郡官。允釐庶績。朕思憑高謨。弘濟遠猷。維稽古建爾于上公。永為晉輔。往踐厥職。敬敷道訓。以亮天工。不亦休哉。公其戒之、于時庾亮以望重地逼、出鎮於外、南蠻校尉陶稱、間說亮當舉兵內向、或勸導密為之防、導曰、吾與元規休戚是同。悠悠之談。宜絕智者之口。（言有智者不當傳說此悠悠之談）則如君言。元規若來。吾便角巾還第。復何懼哉。又與稱書、以為庾公帝之元舅、宜善事之、於是讒間遂息、然亮既據上流、擁彊兵、遂執朝廷之權、趣勢者多歸之、導內亦不能平、常遇西風塵起、舉扇自蔽、徐曰、元規塵污人、自漢魏以來、群臣不拜山陵、導以元帝睠同布衣、匪惟君臣而已、每一崇進、皆就拜、不勝哀戚、由是



詔百官拜陵、自導始也、咸康五年薨（原史作成和九）、帝舉哀於朝堂三日、喪葬之禮一依漢博陸侯及安平獻王故事、中興名臣莫與比焉、諡曰文獻、導六子悅恬洽協劭薈、

悅字長豫、弱冠有高名、事親色養、導甚愛之、導嘗共悅弈棋爭道、導笑曰、相與有瓜葛、那得為爾邪、導性儉節、帳下甘果爛敗、令棄之云、勿使大郎知、悅少侍講東都、歷吳王友中書侍郎、先導卒、諡貞世子、先是悅與導語、恒以慎密為端、導還臺及行、悅未嘗不送至車後、又恒為母曹氏襞斂箱篋中物、悅亡後、導還臺、自悅常所送處、哭至臺門、共母長封作篋、不忍復開、

恬字敬豫、少好武、不為公門所重、導見悅輒喜、見恬便有怒色、州辟別駕不行、襲爵即丘子、性傲誕不拘禮法、謝萬嘗造恬、既坐、恬便入內、萬以為必厚待己、久之、乃沐頭散髮而出、據胡床、於庭中曬髮、神氣傲邁、竟無賓主

新云津語引作其情態仰令前述之恐未必如此欤欤

之禮、萬悵然而歸。晚節亦好士、多技藝、善奕棋、為中興第一。遷中書郎、帝欲以為中書令、導固讓、從之。導薨、起為後將軍、鎮石頭、轉吳國、會稽內史、加散騎常侍、卒、諡曰憲。

洽字敬和、導諸子中最知名、與荀羨俱有美稱。後為吳郡內史、徵拜領軍、尋加中書令、固讓。穆帝詔曰、敬和清裁貴令、昔為中書郎。吾時尚小。數呼見。意甚親之。今所以用為令。既機任須才。且欲時時相見。共講文章。待以友



臣之義、而累表固讓。甚違本懷。其催洽令拜。苦讓、遂不受。升平二年卒、二子珣、珉。

珣字元琳、弱冠與陳郡謝玄為桓溫掾、俱為溫所敬重、嘗謂之曰、謝掾年四十、必擁旄杖節、王掾當作黑頭公、皆未易才也。珣轉主簿、時溫經略中夏、竟無寧歲、軍中機務、並委珣焉、從討袁真、封東亭侯、累遷給事黃門侍郎。珣兄弟皆謝氏婿、以猜隙、太傅安既與絕婚、乃出珣為豫章太守、不之官、除散騎常侍、不

[illegible]

拜、遷秘書監。安卒後、遷侍中、孝武深杖之、轉輔國將軍、吳國內史、在郡為士庶所悅。徵為尚書右僕射、領吏部、轉左僕射、加征虜將軍、復領太子詹事。時珣與殷仲堪、徐邈、王恭、郗恢等並以才學文章見昵於帝。及珣端右、珣夢人以大筆如椽與之、既覺、語人云、此當有大手筆事。俄而帝崩、哀冊謚議、皆珣所草。隆安初、國寶用事、謀黜舊臣、遷珣尚書令。王恭赴山陵、欲殺國寶、珣止之曰、國寶雖終為禍



亂、要罪逆未彰、今便先事而發、必大失朝野之望、況擁強兵、竊發於京輦、誰謂非逆。恭乃止。既而謂珣曰、比來視君一似胡廣。珣曰、王陵廷爭。陳平慎默。但問歲終何如耳。恭尋起兵、國寶將殺珣等、僅而得免、語在國寶傳。二年恭復舉兵、假珣節、進衛將軍、都督琅邪水陸軍事。事平、上所假節、加散騎常侍。四年以疾解職。歲餘卒、諡曰獻穆。桓玄與會稽王道子書曰、珣神情朗悟、經史明徹、風流之美、公

私所寄，雖逼嫌謗，才用不盡，然君子在朝，弘益自多。時事艱難，忽爾喪失，歎懼之深，豈但風流相悼而已。其崎嶇九折，風霜備經，雖賴明公神鑒，亦識會居之故也。卒以壽終，殆無所哀，但情發去來，寘之未易耳。珣五子並有名于宋世。

珉字季琰，善行書，名出珣右。仕爲侍中，代族兄獻之爲長兼中書令。二人素齊名，世謂獻之爲大令，珉爲小令。



史臣曰：中原蕩覆，江左嗣興，兆著玄石之圖，乖少康之祀夏，時無思晉之士，異文叔之興劉。輔佐中宗，艱哉甚矣。茂弘思建克復之功，用成翼宣之道。於是王敦內侮，憑天邑而狼顧；蘇峻連兵，指宸居而隼擊。實賴元宰，潛運忠謨，乃誠貫日，主垂餌以終全，貞志陵霜，固綴旒而不滅。觀其開設學校，存乎沸鼎之中，爰立章程，在乎櫛風之際，雖則世道多故，而規模弘遠矣。恬、珣踵德，副呂虔之贈刀；謐乃隤聲，懸劉毅之徵璽。劭子謐爲司徒，桓玄篡位，奉璽冊。後玄誅，劉毅常問謐曰：璽綬何在？語曰：深山大澤，有龍有蛇，實斯之謂也。



列傳第三十五　晉書六十五

竟陵鍾惺原評　　檇李蔣之翹刪定

維揚李清參技

## 劉弘

蔣云劉弘晉純臣也覽其遺事緯飲手扠子絶無一點矯情習氣全以天下尊王室為心知劉喬與荊陽擒雅弘各遣書爾卽可卽巳乎皆淵洲軍事不欲令其隋為裏陽阿共公之諸討侃者日至而將以討陳敵任之抑向嘲也然弘之明由于至公為之不公出不從則矣今用人者非頓爽蹈短則門生敵史耳惡能辨別贊不肯爲天下國家計哉善乎弘之言曰



蔣云晉時又一劉弘京兆人寄所涿州天橋山以共討張

紘天下者宜與天下同心云云其不與天下同心者直弘之罪人也

劉弘，字和季，沛國相人也。祖馥，魏揚州刺史。父靖，鎮北將軍。弘有幹略政事之才，少家於洛陽，與武帝同居永安里，又同年，共研席，以舊恩起家太子門大夫，累遷率更令，轉太宰長史。張華甚重之，由是為寧朔將軍、假節、監幽州諸軍事，領烏丸校尉，甚有威惠，封宣城公。太安中，張昌作亂，轉使持節、南蠻校尉、荊州刺史，率前將軍趙驤等討昌，屯於宛，及新野

蔣云如此府胯治不能文采而已

王歆敗，以弘代為鎮南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餘官如故。弘遣南蠻長史陶侃為大都護，參軍蒯恆為義軍督護，牙門將皮初為都戰帥，進據襄陽。張昌并軍圍宛，敗趙驤軍，弘退屯梁。侃、初等累戰破昌，前後斬首數萬級。昌懼而竄于下雋山，弘遣軍討斬之。初，弘之退屯於梁也，范陽王虓遣長水校尉張奕領荊州。弘至，奕不受代，舉兵距弘，弘討奕，斬之。時荊部守宰多闕，弘請補選，帝從之。弘敘功銓德，隨才補授，甚為論者所稱。乃表皮初補襄陽太守，朝廷以初雖有功而望淺，乃更以前東平太守夏侯陟為之。陟，弘之壻也。弘下教曰：「夫統天下者，宜與天下同心；化一國者，宜以一國為任。若必姻親然後可用，則荊州十郡，安得十女壻然後為政哉！」乃表陟姻親，舊制不得相監，皮初之勳，宜見酬報。詔聽之。弘於是勸課農桑，寬刑省賦，歲用有年，百姓愛悅。弘嘗夜起，聞城上持更者歎聲甚苦，遂呼

省之，兵年過六十，羸疾無襦，弘愍之，乃謫罰主者，遂給韋袍複帽，轉以相付。又酒室中云齋中酒、聽事酒、猥酒，同用麴米，而優劣三品。弘令投醪當與三軍同其薄厚，不得分別。時益州刺史羅尚為李特所敗，遣使告急，請權。弘綱紀以運道懸遠，文武匱乏，欲使以零陵米五千斛與尚。弘曰：天下一家，彼此無異，吾今給之，則無西顧之憂矣。遂以三萬斛給之，尚賴以自固。于時流民在荊州十餘萬戶，羈

晉書 卷六十六 傳 三

旅貧乏，多為盜賊。弘大給其田及種糧，擢其賢才，隨資敘用，流民遂安。其總章大樂伶人，避亂多至荊州，或勸可作樂者。弘曰：昔劉景升以禮壞樂崩，命杜夔為天子合樂，樂成，欲庭作之。夔曰：為天子合樂而庭作之，恐非將軍本意。吾常為之歎息。今主上蒙塵，吾未能展效臣節，雖有家伎，猶不宜聽，況御樂哉。乃下郡縣使安慰之，須朝廷旋返，送還本署。論平張昌功應封次子一人縣侯，弘上疏固讓，

許之。進拜侍中、鎮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惠帝幸長安，河間王顒挾天子，詔弘為劉喬繼援。弘以張方殘暴，知顒必敗，乃遣使受東海王越節度。時天下大亂，弘專督江漢，威行南服。謀事有成者，則曰某人之功，如有負敗，則曰老子之罪。每有興發，手書守相，丁寧款密，所以人皆感悅，爭赴之，咸曰，得劉公一紙書，賢於十部從事。前廣漢太守辛冉說弘以從橫之事，弘大怒，斬之。又河間

晉書 卷六十六 傳 四

王顒使張光為順陽太守，南陽太守衛展說弘曰，張光太宰腹心，公既與東海，宜斬光以明向背。弘曰，宰輔得失，豈張光之罪。危人自安，君子弗為也。展深恨之。及陳敏寇揚州，引兵欲西上，弘乃解南蠻以授前北軍中候蔣超，統江夏太守陶侃、武陵太守苗光，屯于夏口。又遣南平太守應詹督水軍繼蔣超。侃與敏同郡，（皆江夏人）又同歲舉吏，或有間侃者，弘不之疑，乃以侃為前鋒督護，委以討敏之

佐。侃遣子及兄子為質，弘遣之，曰：「賢叔征行，君祖母年高，便可歸也。匹夫之交，尚不負心，何況大丈夫乎！」陳敏竟不敢闚境。永興三年，詔進號車騎將軍，開府及。東海王越奉迎大駕，弘遣參軍劉盤為督護，率諸軍會之。盤既旋，弘自以老疾，將解州及校尉，適分授所部，未及表上，卒于襄陽。士女嗟痛，若喪所親矣。初，成都王穎南奔，欲之本國，弘距之。及弘卒，弘司馬郭勱欲推穎為主，弘子璠追遵弘志。於是璠經率府兵討勱，斬之，襄沔肅清。東海王越表贈弘新城郡公，謚曰元。以高密王略代鎮，寇盜不禁，詔起璠為順陽內史，江漢之間，翕然歸心。及略薨，山簡代之。簡至，知璠得衆心，恐百姓逼以為主，乃表璠為越騎校尉。南夏由是遂亂，父老莫不追思劉弘，雖甘棠之詠召伯，無以過也。

陶侃　兄子臻　輿

連云蘇峻之亂陶士行以不與顧命怏怏非忠貞實潰退皆之言幾成

晉書卷六十六　列傳　五

孫云世史評而在…沒…傳云在世說不妨詳史傳只須如此

陶侃字士行，鄱陽人也。吳平，徙家廬江之尋陽。父丹，吳揚武將軍。母湛氏。侃早孤，家貧，為縣吏。鄱陽孝廉范逵素知名，嘗過侃，時倉卒無以為供，其母乃截髮得雙髲，以易酒肴，與飲極歡，雖僕從亦過所望。一種云陶母直斬苦心盛意 及逵去，過廬江太守張

其子亦是太狠人有此行不思怪此了

士行甚矣觀士行在西藩臨末為晉
有非望之圖哉甚至寫史曰侃夢習
八州并上流握強兵潛有窺窬之志
每思折翼之夢而止是皆因侃一書
而充其意如此故君
子言不可以不慎也

傍觀誇外之智矣近世王介州以為
非絲臣不知收勝能臣歷未嘗以純
擇自與虞以後代有天下之人孰弗
育汚於岡者家當貴破半屬他人吾
取諸他人之于不以況其亡而自有
之諸愈了懷諸其之而奪之者判格
而後皆是物也使侃居恪之時則小
為祿所為耳前以異志自謹哉然[illegible]
說豹終躬量邊恤終忠人臣非格此
也羽豈在忠過於保而才不知居論
世無才亦何貴於忠哉○辨云君行
有一言之累小人無終身之懲此書
秋貴備賢者意耳陶士行功業循州
其人品盡在太負下識但其于緣安
之彼答太負云云是不免以他陶主
觀君父之雖保要小原變術此等拜
氣不罰士行而者為之此失言也語
曰士行于此欲收德人之判別又[illegible]

晉書卷六十六　列傳　五

顏稱美之。遂召侃為督郵，領樅陽令，有能名，遷主簿。會州部從事之郡，欲有所按，侃閉門部勒諸吏，謂從事曰：「若鄙郡有違，自當明憲直繩，不宜相逼。若不以禮，吾能禦之。」從事即退。長沙太守萬嗣過廬江，見侃異之，命其子與之結交而去。夔察侃為孝廉，至洛陽，除郎中。時豫章國郎中令楊晫，侃州里也，為鄉論所歸。侃詣之，晫曰：「易稱貞固足以幹事，陶士行是也。」與同乘見中書郎顧榮，榮甚奇之。吏

晉書卷六十六　列傳　七

部郎溫雅謂晫曰：「奈何與小人共載？」晫曰：「此寒俊也。」後補武岡令，與太守呂岳有嫌，棄官歸，為郡小中正。會荊州刺史劉弘將之官，辟侃為南蠻長史，遣先向襄陽討張昌，破之。弘既至，謂侃曰：「吾昔為羊公參軍，謂吾後當居身處。（晉書人多為身）今觀卿，必繼老夫矣。」後以功封東鄉侯，邑千戶。陳敏之亂，弘以侃為江夏太守，侃備威儀，迎母官舍，鄉里榮之。敏遣其弟恢來寇武昌，侃出兵禦之。隨郡內史扈瓌

間侃於弘曰：「侃與敏有鄉里之舊，居大郡，統彊兵，脫有異志，則荊州無東門矣。」弘曰：「侃之忠能，吾得之久矣，豈有是乎！」侃聞之，遣子洪及兄子臻詣弘以自固，弘引為參軍，資而遣之，又加侃為督護，侃乃以運船為戰艦，或言不可，侃曰：「用官船討官賊，但須列上有本末耳。」於是擊恢，所向必破，侃戎政齊肅，凡有虜獲，皆分士卒，身無私焉。後以母憂去職，服闋，參東海王越軍事，江州刺史華軼表侃為揚

晉書卷六十六　列傳　八

武將軍，屯夏口，又以臻為參軍。軼與元帝素不平，臻懼難作，託疾而歸，白侃曰：「華彥夏有憂天下之志，而才不足，且與瑯邪不平，難將作矣。」侃怒，遣臻還軼。臻遂東歸於帝，帝見之大悅，命臻為參佐，加侃奮威將軍，假赤幢曲蓋軺車、鼓吹。侃乃與華軼告絕，頃之，遷龍驤將軍、武昌太守。時天下饑荒，山夷多斷江劫掠，侃令諸將詐作商船以誘之，劫果至，生獲數人，乃西陽王羕之左右也。侃即遣兵逼羕，

平江賊

令出向賊、侃整陣於釣臺爲後繼、蒙鈎送帳下二十人、侃斬之、自是水陸肅清、流亡者多歸之、侃竭資振給焉、又立夷市於郡東、大收其利、于時帝使侃擊杜弢、令振威將軍周訪、廣武將軍趙誘、受侃節度、侃令二將爲前鋒、兄子輿爲左甄、擊賊破之、時周顗爲荊州刺史、先鎮潯水城、爲弢所困、侃使部將朱伺救之、賊退保泠口、侃謂諸將曰、此賊必步向武昌、吾宜還城、晝夜三日行可至、卿等誰能忍



補云吳寄之言不特壯氣足以屯田議相爲表裏許才奇才

饑鬭邪、吳寄曰、要欲十日忍饑、晝當擊賊、夜分捕魚、足以相濟、侃曰、卿健將也、賊果增兵來攻、侃使朱伺等逆擊、大破之、遣參軍王貢告捷於王敦、敦曰、若無陶侯、便失荊州矣、伯仁方入境、便爲賊所破、不知那得刺史、貢對曰、鄙州方有事難、非陶龍驤莫可、敦然之、即表侃爲使持節寧遠將軍南蠻校尉荊州刺史、鎮于沌口、又移入沔江、帝紀作侃屯林障水經注林障故城在沔南所謂林障也江故山簡參軍王沖、自稱荊州刺史、據江陵反、王貢自敦所還、至竟陵、矯侃命以杜曾爲大督護、進軍斬沖、悉降其衆、侃召曾不至、貢恐以矯命獲罪、遂與曾舉兵擊侃督護鄭攀於沌陽、破之、又敗朱伺於沔口、侃欲退入涢中、部將張奕將貳於侃、詭說曰、賊至而動衆、必不可、侃惑之、無何賊至、果爲所敗、賊鉤侃所乘艦、侃窘急、走入小船、朱伺力戰、僅而獲免、張奕竟奔于賊、侃坐免官、王敦表以侃白衣領職、侃復率周訪等、進軍入湘、



使都尉楊舉爲先驅、擊杜弢、大破之、敦於是奏復侃官、弢將王貢精銳三千、出武陵江、誘五谿夷以舟師斷官運、徑向武昌、侃使鄭攀及伏波將軍陶延、夜趣巴陵、潛師掩其不備、大破之、貢遁還湘城、賊中離阻、杜弢遂疑張奕而殺之、衆情益懼、來降者滋多、王貢復挑戰、侃遙謂之曰、杜弢爲益州吏、盜用庫錢、父死不奔喪、卿本佳人、何爲隨之、天下寧有白頭賊乎、貢初橫腳馬上、聞侃言、斂容下腳、

平杜弢

知其可動復令諭之截髮為信貢遂來降俄
梟首敗走道死侃與南平太守應詹進克長
沙湘州遂平時王敦深忌侃功侃將還江陵
欲詣敦別皇甫方回及朱伺等諫以為不可侃
不從敦果留侃不遣左轉廣州刺史以其從
弟廙為荊州侃之佐吏將士詣敦請留侃敦
怒不許侃將鄭攀蘇溫馬儁等不欲南行遂
西迎杜曾以距廙敦意攀承侃風旨被甲持
矛將殺侃出而復迴者數四侃正色曰使君



之雄斷當裁天下何此不決乎因起如廁諮
議參軍梅陶長史陳頒言於敦曰周訪與侃
親姻如左右手安有斷人左手而右手不應
者乎敦意遂解於是設盛饌以餞之侃便夜
發敦引其子瞻為參軍侃進至始興先是廣
州人背刺史郭訥迎長沙人王機為刺史機
復遣使詣王敦乞為交州敦從之而機未發
會杜弘據臨賀因機乞降勸弘取廣州弘遂
與溫邵及交州秀才劉沈俱謀反或勸侃且

斬王機

住始興觀察形勢侃不聽直至廣州弘遣使
偽降侃知其詐先於封口起發石車俄而弘
率輕兵而至知侃有備乃退侃追擊破之執
劉沈於小桂又遣部將許高討機斬之傳首
京都諸將皆請乘勝擊溫邵侃笑曰吾威名
已著何事遣兵但一函紙自足耳於是下書
諭之邵懼而走追獲於始興以功封柴桑侯
食邑四千戶侃在州無事輒朝運百甓於齋
外暮運於齋內人問其故答曰吾方致力中



平梁碩

原過爾優逸恐不堪事故自勞耳太興初進
號平南將軍尋加都督交州軍事及王敦舉
兵反詔侃以本官領江州刺史尋轉都督湘
州刺史敦得志上侃復本職加散騎常侍時
交州刺史王諒為賊梁碩所陷侃遣將高寶
進擊平之詔以侃領交州刺史進號征南大
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及王敦平遷都督荊雍
益梁州諸軍事領護南蠻校尉征西大將軍
荊州刺史餘如故楚郢士女莫不相慶侃性

聰敏、終日斂膝危坐、閫外多事、捻摒無遺、遠
近書疏、莫不手答、引接疏遠、門無停客、常語
人曰、大禹聖者、乃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
陰、豈可逸遊荒醉、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
是自棄也。諸參佐或以談戲廢事者、命取其
酒器、蒱博之具、悉投之于江、吏將則加鞭扑、
曰、樗蒱者、牧猪奴戲耳、（首人多好蒱以五木鄉之其采有黑犢）
（有准自當何當者脉）老莊浮華、非先王之法言、不可行
也、君子當正其威儀、何有亂頭養望、自謂宏

達邪、侃嘗造船、其木屑竹頭、悉令舉掌之、咸
不解所以、後正會積雪始晴、聽事前餘雪猶
濕、於是以屑布地、及桓溫伐蜀、又以侃所貯
竹頭作釘裝船、其綜理微密、皆此類也、暨蘇
峻作逆、京都不守、侃子瞻爲賊所害、平南將
軍溫嶠要侃同赴朝廷、初明帝崩、侃不在顧
命之列、深以爲恨、荅嶠曰、吾疆場外將、不敢
越局、嶠固請之、因推爲盟主、侃乃遣督護龔
登、率衆赴嶠、而又追迴、嶠以峻殺其子、重遣

書以激怒之、侃妻亦固勸自行、於是便戎服
登舟、星言兼邁、瞻喪至不臨、五月、與溫嶠庾
亮等、俱會石頭、諸軍即與決戰、侃以賊盛不
可爭鋒、當以歲月智計擒之、旣而累戰無功、
監軍部將李根、建議請立白石壘、侃從之、夜
修壘訖、賊見壘大驚、賊攻大業壘、侃將救之、
長史殷羨曰、若遣救大業、步戰不如峻、則大
事去矣、但當急攻石頭、則大業自解、侃又從
羨言、峻果棄大業而救石頭、諸軍與峻戰陳

陵東、侃督護竟陵太守李陽部將彭世、斬峻
於陣、賊衆大潰、峻弟逸復聚衆、侃與諸軍斬
逸於石頭、初庾亮少有高名、以明穆皇后之
兄、受顧命之重、蘇峻之禍、職亮是由、及石頭
平、懼侃致討、亮用溫嶠謀、詣侃拜謝、侃遽止
之、曰、庾元規乃拜陶士行邪、王導入石頭城、
令取故節、侃笑曰、蘇武節似不如是、導有慚
色、使人屏之、侃旋江陵、尋以爲侍中太尉、加
羽葆鼓吹、改封長沙郡公、邑三千戶、加都督

討五谿夷

交廣寧七州軍事。以江陵偏遠，移鎮巴陵。遣諮議參軍張誕討五谿夷，降之。屬後將軍郭默矯詔襲殺平南將軍劉胤，輒領江州。侃聞之曰：此必詐也。遣將軍宋夏、陳脩率兵據湓口，侃以大軍繼進。默遣使妓婢絹百匹，寫中詔呈侃。參佐多諫曰：默不被詔，豈敢爲此，若進軍，宜待詔報。侃厲色曰：國家年小，詔令不出胸懷。且劉胤爲朝廷所禮，雖方任非才，何緣猥加極刑。郭默虓勇，所在暴掠，以大難新

晉書卷六十六　列傳

斬郭默

除，威網寬簡，欲因隙會騁其縱橫耳。發使上表討默，與王導書曰：郭默殺方州，即用爲方州；害宰相，便爲宰相乎。導答曰：默居上流之勢，加有船艦成資，故苞含隱忍，使其有地。一月潛嚴，足下軍到，是以得風發相赴，豈非遵養時晦以定大事者邪。侃省書笑曰：是乃遵養時賊也。侃既至，默將宋侯縛默父子五人及默將張丑詣侃降，侃斬默等。默在中原，數與石勒等戰，賊畏其勇，聞侃討之，兵不血刃

而擒也。益畏侃。初，蘇峻將馮鐵殺侃子，奔于勒，爲戍將。侃告勒以故，勒召而殺之。詔侃都督江州，領刺史，增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四人，掾屬十二人。侃旋于巴陵，因移鎮武昌。侃命張夔子隱爲參軍，范逵子珧爲湘東太守，辟劉弘曾孫安爲掾屬，表論梅陶，凡微時所荷，一餐咸報。遣子斌與南中郎將桓宣西伐樊城，走石勒將郭敬。使兄子臻、竟陵太守李陽等共破新野，遂平襄陽。拜太尉，

走郭敬

晉書卷六十六　列傳

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讚拜不名。上表固讓曰：臣非貪榮於曩昔，而虛讓於今日，事有合於時宜，臣豈敢與陛下有違。理有益於聖世，臣豈與朝廷作異。臣常欲除諸浮長之事，遣諸虛假之用。非獨臣身而已。若臣仗國威靈，梟雄斬勒，則又何以加。咸和七年六月，疾篤，又上表遜位曰：臣少長孤寒，始願有限。過蒙聖朝歷世殊恩，陛下睿鑒，寵靈彌泰，有始必終，自古而然。臣年垂八十，位極人臣，啓手啓足

豈復何恨、但以陛下春秋尚富。餘寇不誅。山
陵未反、所以憤慨兼懷、不能已已、臣雖不知
命、年時已邁、國恩殊特、賜封長沙、隕越之日
當歸骨國土、臣父母舊葬、今在尋陽、緣存處
亡、無心分違、已勑國臣修遷之事、剋以來秋、
奉迎窀穸、葬事訖、乃告老下藩、不圖所患、遂
爾綿篤、伏枕感結、情不自勝、臣間者猶為犬
馬之齒、尚可小延、欲為陛下西平李雄、北吞
石虎、是以遣毋丘奧於巴東。授桓宣於襄陽。



良圖未敘。於此長乖。此方之任、內外之要。願
陛下速選臣代。使必得良才、奉宣王猷。遵成
臣志、則臣死之日。猶生之年。陛下雖聖姿天
縱。英奇日新。方事之殷、當賴羣儁、司徒導鑒
識經遠、光輔三世、司空鑒簡素貞正、內外惟
允、平西將軍亮雅量詳明、器用周時、卽陛下
之周召也、獻替疇諮、敷融政道、地平天成、四
海幸賴、謹遣左長史殷羨、奉送所假節麾、幢
曲蓋、侍中貂蟬、太尉章、荊江州刺史印傳棨

戟、仰戀天恩、悲酸感結、以資器仗、牛馬舟船、
皆有定簿、封印倉庫、自加管鑰、以後事付右
司馬王愆期、加督護、統領文武。侃輿車出臨
津就船、將歸長沙、顧謂愆期曰、老子婆娑、正
坐諸君輩、明日卒于樊谿、成帝下詔追贈太
司馬、諡曰桓、祠以太牢、侃在軍四十一年、雄
毅善斷、識察機密、人不能欺、自南陵迄於白
帝數千里中、路不拾遺、嘗課諸營種柳、都尉
夏施盜之、植於己門、侃後見駐車問曰、此是



武昌西門前柳也、施惶怖謝罪、時武昌號為
多士、殷浩、庾翼等、皆為佐吏、侃每飲酒有定
限、常歡有餘而限已竭、浩等勸更少進、侃悽
懷良久曰、年少曾有酒失、亡親見約、故不敢
踰、議者以武昌北岸有邾城、宜分兵鎮之、侃
每不荅、而言者不已、侃迺渡水獵、引將佐語
之曰、我所以設險而禦寇。正以長江耳。邾城
隔在江北、內無所倚、外接群夷。夷中利深、晉
人貪利。夷不堪命。必引寇虜。迺致禍之由、非

禦寇也。且吳時此城、乃三萬兵守、今縱有兵
守之、亦無益於江南、若羯虜有可乘之會、此
又非所資也、後庾亮戍之、果大敗。及侃沒、尚
書梅陶與親人曹識書曰、陶公神機明鑒似
魏武、忠順勤勞似孔明、陸抗諸人不能及也。
謝安每言陶公雖用法、而恆得法外意。其為
世所重如此。侃有子十七人、唯洪、瞻、夏、琦、旗、
斌、稱、範、岱見舊史。瞻字道真、少有才器、歷廬
江、建昌二郡太守、遷散騎常侍、都亭侯、為蘇

晉書卷六十六 傳三六

峻所害。以夏為世子。及送侃喪還長沙、夏與
斌及稱、各擁兵數千以相圖、既而解散、斌先
往長沙、悉取國中器仗財物、夏至殺斌。庾亮
上疏曰、斌雖醜惡、罪在難忍、然王憲有制、骨
肉至親、親運刀鋸、以刑同體、傷父母之恩、無
惻隱之心、應加放黜、以懲暴虐。亮表未至都
而夏病死。詔復以瞻息弘襲侃爵。稱性尤兇
勇不倫、後為南中郎將、以本所領二千人自
隨、到夏口、輕將二百人下見亮、亮大會吏佐
責稱前後罪惡、稱拜謝、因罷出、亮使人於閤
外收之棄市。
臻字彥遐、賜爵當陽亭侯、咸和中為南郡太
守、謚曰肅。弟輿、果烈善戰、以功累遷武威將
軍。初侃與杜弢戰敗、賊以桔槔打沒官軍船
艦、軍中失色、輿率輕舸、出其上流以擊之、所
向輒克、賊又率衆將焚侃輜重、輿又擊破之。
自是每賊輒克、賊望見輿軍、相謂曰、避陶武
威、無敢當者。後與杜弢戰、輿被重創卒、侃哭

晉書卷六十六 傳三六

之慟曰、喪吾家寶、三軍皆為之垂泣、詔贈長
沙太守。
史臣曰、古者明王之建國也、下料疆宇、列為
九州、輔相玄功、咨于四岳、所以仰希齊政、俯
寄宣風、備連率之儀、威騰閫外、總頒條之務、
禮縣區中、委稱其才、甘棠以之流詠、據非其
德、蔽偭以是興嗟、中朝叔世、要荒多阻、分符
建節、並紊天綱、和季以同里之情、申盤維之
契、居方牧之地、振吳越之風、自幽徂荊、亟斂

射、須之迹、烝賢登善、竊探孔翠之毛、由是史民畢力、華戎順命、一州清晏、恬波於滄海之中、百城安堵、靜殿於稽天之際、猶獨稱善政、何其察歟、易云、貞固足以幹事、於征南見之矣、士行望非世族、俗異諸華、拔萃陬落之間、比肩髦儁之列、超居外相、宏總上流、布澤遺愛、則嚴城靜柝、釋位匡主、則淪胥再寧、元規以戚里之崇、挹其膺而下拜、茂弘以保衡之貴、服其言而動色、望隆分陝、理則宜然、至於



時屬雷屯、窺逾天府、潛有包藏之志、顧思折翼之祥、悖矣、夫子曰、人無求備、斯言之信、於是有徵、

列傳第三十六　晉書六十六

列傳第三十七　晉書六十七　三征藏書

竟陵鍾惺原評

鶴李將之翺刪定

海日吳繼修參校

溫嶠

孫云作史者為太真此等人立傳最易有光彩有氣識閑習術候寫意態直無不盡而此但一味平衍念冗則念決矣予改列其錄王敘詞與五亭恣深盎太真以功業普本不在議前服重正知太史公傳置讀與居原台則意在翻騷太何這有諸奏疏便啓之不入後人不能知此剩搭速無奇文字耳



溫嶠字太眞、司徒羨弟憺之子也、性聰敏有識量、風儀秀整、美於談論、見者皆愛悅之、年十七、州郡辟召、皆不就、司隸命爲都官從事、散騎常侍庾敳有重名、而頗聚斂、嶠舉奏之、京都振肅、後舉秀才灼然、司徒辟東閤祭酒、補上黨潞令、時大將軍劉琨妻、嶠從母也、琨深禮之、請爲從事中郎上黨太守加建威將軍將兵討石勒有功、琨遷司空、以嶠爲右司馬、于時幷土荒殘、寇盜群起、劉石跨帶疆埸、

評云舊史嶠討[illegible][illegible]太延排消[illegible]晉春秋不知[illegible]說何簡今改正之

嶠為之謀主，琨所憑恃焉。屬二都傾覆，元帝初鎮江左，琨誠嶠曰：昔班彪識劉氏之復興，馬援知漢光之可輔。今晉祚雖衰，天命未改，吾欲立功河朔，使卿延譽江南，子其行乎？對曰：嶠雖不敏，才非昔人，明公有桓、文之志，欲建匡合之功，豈敢辭命！乃以為左長史，檄告華夷，奉表勸進。嶠既至，引見，具陳琨忠誠，屬說社稷無主，天人係望，辭旨慷慨，舉朝屬目，帝器而嘉焉。王導、周顗、庾亮等並與親善，



雅求反命，不許。會琨死，除散騎侍郎。初，嶠欲將命，其母崔氏固止之，嶠絕裾而行。至是，聞母亡，固讓不拜，苦請北歸。詔曰：凡行禮者，當使理可經通。今桀逆未梟，諸軍奉迎梓宮，猶未得進，嶠以一身，於何濟其私難，而不從王命邪！嶠不得已乃受拜。

評云李[illegible]甫曰以溫嶠[illegible]王陵母目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情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人之見一也[illegible]人[illegible]之義[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人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終不免為名[illegible]而以[illegible]一[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人矣[illegible]使太真[illegible]母而[illegible]寵[illegible]甚[illegible]有[illegible]于[illegible]者[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云[illegible][illegible]後歷[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于邪族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故予削之[illegible]

[illegible]云[illegible]太真[illegible][illegible]王[illegible]全亂以[illegible]取[illegible]風[illegible][illegible]所謂[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延[illegible]之使其[illegible]不[illegible]行者是也[illegible]之法[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者占一[illegible]先乎

王導長史，遷太子中庶子。深見寵遇，太子與為布衣之交。數陳規諷，又獻侍臣箴，甚有弘益。時太子起西池樓觀，頗勞費，嶠上疏以為朝廷草創，巨寇未滅，宜應儉以率下，務農重兵，太子納焉。王敦舉兵內向，六軍敗績，太子將率將自出決戰，嶠執鞚諫曰：臣聞善戰者不怒，善勝者不武。如何萬乘儲副，而以身犯天下！太子乃止。及太子即位，拜侍中，俄轉中書令。嶠有棟梁之任，機密大謀，皆所參綜，帝



親倚之，甚為王敦所忌，因請為左司馬。敦阻兵不朝，多行陵縱，嶠知其不可諫，於是謬為設敬，綜其府事，干說密謀，以附其欲。深結錢鳳，為之聲譽，每曰：錢世儀（鳳字）精神滿腹。嶠素有知人之稱，鳳聞而悅之，深結好於嶠。會丹陽尹缺，嶠說敦曰：京尹輦轂喉舌，宜得文武兼能，公宜自選其才。若朝廷用人，或不盡理。敦然之，問嶠誰可者，嶠曰：錢鳳可。鳳亦曰溫嶠可。嶠偽辭之，敦不從，遂表補丹陽尹。

不貞知嗟
不敢附于行伯
忠貞遠之所以
俠居大難夫
假之年功業未
止此

嶠僞懼錢鳳爲之姦謀，因敦餞別，嶠起行酒，
至鳳前，鳳未及飲，嶠僞醉，以手版擊鳳幘墜，
作色曰：錢鳳何人，溫太真行酒而敢不飲。
敦以爲醉，兩釋之。臨去言別，涕泗橫流，出閤
復入，如是再三，及發後，鳳入說敦曰：嶠與朝
廷甚密，而與庾亮深交，未可信也。敦曰：太真昨
醉，小加聲色，便相讒貳。嶠既還都，具奏敦
逆謀，請先爲之備。及敦構逆，加嶠中壘將軍、
持節、都督東安北部諸軍事。敦與王導書曰：



太真別來幾日，作如此事！表誅姦臣，以嶠爲首。
募生得嶠者，當自拔其舌。及王含、錢鳳奄至
都下，嶠燒朱雀桁以挫其鋒，帝怒之，嶠曰：
今宿衛寡弱，徵兵未至，若賊豕突，危及社稷。
陛下何惜一橋。賊將不得渡，嶠自率衆與賊夾
水戰，擊王含敗之，復督劉遐追錢鳳於江
寧。事平，封建寧縣開國公，進號前將軍。時制
王敦綱紀除名，參佐禁錮，嶠上疏曰：王敦剛
愎不仁，忍行殺戮，親任小人，疏遠君子，朝廷

非云骨肉一語
也乃王導所撰

所不能抑，骨肉所不能諫，處其朝者，恆懼危
亡。故人士結舌，道路以目，誠賢人君子道窮
數盡，遵養時晦之辰也。且敦爲大逆之日，拘
錄人士，自免無路，原其私心，豈遑晏處。如陸
玩、羊曼、劉胤、蔡謨、郭璞常與臣言，備知之矣。
必其凶悖，自可罪人斯得，如其枉入姦黨，宜
施之以寬。加以玩等之誠，聞於聖聽，當受同賊
之責，實負其心。陛下仁聖含弘，思求允中，
臣階緣博納，于非其事，誠在愛才，不忘忠益。



帝從之。是時天下凋弊，國用不足，詔公卿以
下詣都坐論時政之所先，嶠因奏軍國要務，
其議，多納之。帝疾篤，嶠與王導、郗鑒、庾亮、陸
曄、卞壺等同受顧命。時歷陽太守蘇峻[illegible]
驕溢，藏匿亡命，朝廷又畏征西將軍陶侃有
威名于西夏，故使嶠爲上流形援，[illegible]
應詹爲江州刺史、持節、都督、平南將軍，鎮武
昌，甚有惠政。及聞蘇峻之徵也，嶠慮其必有
變，求還朝以備不虞，不聽，未幾蘇峻果反，嶠

屯尋陽、遣督護王愆期、西陽太守鄧嶽、鄱陽
內史紀瞻等、率舟師赴難、及京師傾覆、嶠
知之、號慟、人有候之者、悲哭相對、俄而庾亮
來奔、宣太后詔、進嶠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
司、嶠曰、今日之急、殄寇爲先、未效勳庸而逆
受榮寵、非所聞也、何以示天下乎、固辭不受、
時亮雖奔敗、嶠每推崇之、分兵給亮、遣王愆
期等要陶侃同赴國難、侃恨不受顧命、不許、
嶠初從之、後用其部將毛寶說、復固請侃行、



語在寶傳、初嶠與庾亮相推爲盟主、嶠從弟
充言於嶠曰、征西位重兵強、宜共推之、嶠於
是遣王愆期奉侃爲盟主、侃許之、遣督護龔
登率兵詣嶠、嶠於是列上尚書、陳峻罪狀、有
衆七千、灑泣登舟、移告四方征鎮曰、賊臣祖
約蘇峻、同惡相濟、用生邪心、天奪其魄、死期
將至、譴負天地、自絕人倫、寇不可縱、宜增軍
討撲、惟屯次湓口、即日護軍庾亮至、宣太后
詔、寇逼宮城、王旅撓敗、出告藩臣、謀寧社稷、

後將軍郭默、冠軍將軍趙胤、奮武將軍龔保、
與嶠督護王愆期、西陽太守鄧嶽、鄱陽內史
紀瞻、率其所領、相尋而至、逆賊肆凶、陵蹈宗
廟、火延宮掖、矢流太極、二御幽逼、宰相困迫、
殘虐朝士、劫辱子女、承問悲惶、精魂飛散、嶠
闇弱不武、不能殉難、哀恨自咎、五情摧隕、慚
負先帝託寄之重、義在畢力、死而後已、今躬
率所統、爲士卒先、催進諸軍、一時電舉、西陽
太守鄧嶽、尋陽太守褚誕等、連旗相繼、宜城



內史桓彝、已勒所屬、屯濱江之要、江夏相周
撫、乃心求征、軍已向路、昔包胥楚國之微臣、
重趼致誠。義感諸侯。藺相如趙邦之陪隸。恥
君之辱、按劍秦庭。皇漢之季、董卓作亂、劫遷
獻帝、虐害忠良、關東州郡、相率同盟、廣陵功
曹臧洪、郡之小吏耳。登壇歃血。涕淚橫流。慷
慨之節。實厲群后。況今居台鼎、據方州、列名
邦、受國恩者哉、不期而會、不謀而同、不亦宜
乎、二賊合衆、不盈五千、且外畏胡寇、城內饑

乏、後將軍郭默、即於戰陣俘殺賊千人、賊今雖殘破都邑、其宿衛兵人、即時出散、不爲賊用、且祖約情性褊阨、忌刻不仁、蘇峻小子、惟利是視、殘酷驕猜、權相假合、江表興義、以抗其前、彊胡外寇、以躡其後、運漕隔絕、資食空懸、內乏之外孤、勢何得久、群公征鎮、職在與侮、征西陶公、國之耆德、忠肅義正、勳庸弘著、諸方鎮州郡、咸齊斷金、同稟規略、以雪國恥、苟利社稷、死生以之、嶠雖怯劣、忝據一方、賴忠



賢之規、文武之助、君子竭誠、小人盡力、高操之士、被褐而從戎、負薪之徒、匍匐而赴命、率其私僕、致其私仗、人士之誠、竹帛不能載也、豈嶠無德而致之哉、士稟義風、人感皇澤、且護軍庾公、帝之元舅、德望隆重、率後軍郭趙胤三將、與嶠戮力、得有資憑、且悲且慶、若朝廷之不泯也、其各明率所統、無後事機、賞顯之信、明如日月、有能斬約峻者、封五等侯、賞布萬匹、夫忠爲令德、爲仁由己、萬里一契、義

不在言也、時陶侃雖許自下而未發、復追其督護龔登、嶠重與侃書曰、僕謂軍有進而無退、宜增而不可減、近已移檄遠近、言於盟府、刻後月半大舉、南康建安晉安三郡軍並在路次、同赴此會、惟須仁公所統至便齊進耳、仁公今召軍還、疑惑遠近、成敗之由、將在於此、僕才輕任重、實憑仁公篤愛、遠稟成規、至於首啟戎行、敢不有辭、僕與仁公、當如常山之蛇、首尾相衛、又脣齒之喻也、恐惑者不達



高旨、將謂仁公緩於討賊、此聲難追、僕與仁公、並受方嶽之任、安危休慼、理既同之、且自頃之顧、綢繆往來、情深義重、著於人士之口、一旦有急、亦望仁公悉衆見救、況社稷之難、惟僕偏當一州、州之文武、莫不翹企、假令此州不守、約峻樹置官長於此、荊楚西逼強胡、東接逆賊、因之以饑饉、將來之危、乃當甚於此州之今日也、以大義言之、則社稷顛覆、主辱臣死、公進當爲大晉之忠臣、參桓文之義、

開國承家，銘之天府；退當以慈父雪愛子之痛。約、峻凶逆無道，囚制人士，裸其五形。近日來者，不可忍見。骨肉生離，痛感天地，人心齊一，咸皆切齒。今之進討，若以石投卵耳。今出軍既緩，復召兵還，人心乖離，是為敗於幾成也。願深察所陳，以副三軍之望。峻時殺侃子瞻，由是侃激厲，遂率所統，與嶠、亮同赴京師，戎卒六萬，旌旗七百餘里，鉦鼓震天，直指石頭，次蔡洲。侃屯查浦，嶠屯沙門浦。時祖約據



歷陽，與峻為首尾，見嶠等軍盛，謂其黨曰：「吾因知溫嶠能為四公子事，今果然矣。」峻聞嶠將至，乃逼帝於石頭。是時義軍屢戰失利，軍食亦盡，陶侃怒曰：「使君前云不憂無將士，惟得老僕為主耳。今數戰皆北，良將安在？荊州接胡蜀二虜，倉廩當備不虞，若復無食，僕便欲西歸，更思良算，但今歲計，殄賊不為晚也。」嶠曰：「不然。自古成監，師克在和，光武之濟昆陽，曹公之拔官渡，以寡敵衆，仗義故也。峻、約

小豎，為海內所患，今日之舉，決在一戰。峻勇而無謀，藉驕勝之勢，自謂無前，今挑之戰，可一鼓而擒也。奈何捨垂立之功，設進退之計！且天子幽逼，社稷危殆，四海臣子，肝腦塗地，嶠等與公並受國恩，是致命之日。事若克濟，則臣主同祚。如其不捷，身雖灰滅，不足以謝責於先帝。今之事勢，義無旋踵，騎猛虎，安可中下哉。公若違衆獨反，人心必沮，沮衆敗事，義旗將迴指於公矣。」侃無以對。嶠於是創建



行廟，廣設壇場，告皇天后土祖宗之靈，親讀祝文，聲氣激揚，流涕覆面，三軍莫能仰視。其日侃督水軍向石頭，亮、嶠等率精勇一萬，從白石挑戰。時峻勞其將士，因醉突陣，馬躓，為侃將所斬。峻弟逸及子碩嬰城自固。嶠乃立行臺，布告天下，凡故吏二千石、臺郎御史以下，皆令赴臺。於是至者雲集。賊將匡術以臺城來降，為逸所擊，求救於嶠。江州別駕羅洞曰：「今水暴長，救之不便，不如攻榻杭。榻杭軍

蔣云不有之乎蘇峻本不必討陶士行但欲將其兵共食所以數數溫忌留討耳

若敗，衛冏自解，嶠從之，遂破賊石頭軍。奮威長史滕含抱天子奔于嶠船。時陶侃雖為盟主，而處分規略，一出於嶠。及賊滅，拜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封始安郡公，邑三千戶。初，峻黨路永、匡術、賈寧中途悉以眾歸順，王導將褒顯之，嶠曰：術輩首亂，罪莫大焉。晚雖改悟，未足以補前失，全其首領，為幸已過，何可復寵授哉。導無以奪。朝議將留輔政，嶠以導先帝所任，固辭還藩。復以京邑



荒殘，資用不給，嶠借資蓄，具器用，而後旋于武昌。嶠先有齒疾，至是拔之，因病風卒，時年四十二。江州士庶聞之，莫不垂泣。帝下冊書曰：朕以眇身，纂承洪緒，不能光闡大道，化洽時雍，至乃狂狡滔天，社稷危逼。惟公明鑒特達，識心經遠，懼皇綱之不維，忿凶寇之縱慝，唱率群后，五州響應，首啟戎行，元惡授馘，王室危而復安，三光幽而復明，功格宇宙，勳著八表。方賴大猷，以拯區夏，天不憖遺，早世薨

殂，朕用痛悼於厥心。夫褒德銘勳，先王之明典。今追贈公侍中、大將軍、持節、都督、刺史，公如故，賜錢百萬，布千匹，謚曰忠武，祠以太牢。初葬于豫章，後朝廷追嶠勳德，將為造大墓于元明二帝陵之北，陶侃表之，以為嶠忠誠著于聖世，勳義感于人神，臨卒之際，與臣書別，臣省其情旨，死不忘忠，身沒黃泉，追恨國恥，使亡而有知，豈樂今日勞費之事，願陛下慈恩，停其移葬。詔從之。子放之嗣爵，以貧求



為交州，朝廷許之。王述與會稽王牋曰：放之溫嶠之子，宜見優異，而投之嶺外，竊用愕然。時竟不納。放之既至南海，甚有威惠，征林邑，平之，卒于官。弟式之，新建縣侯，位至散騎常侍。

郗鑒　子愔　愔子超　子曇　曇子恢

蔣云郗道徽與溫太真陶士行休況雁行于敘峻之斯三人共一不可故

此傳能寫出同時協力國事一段光景敘首尾極峻整有綱但敘事無奇其佳處全在議論上

郗鑒字道徽，高平金鄉人，漢御史大夫慮之
後也。少孤貧，好學博覽，雖不及章句，而多所
通綜，躬耕隴畝，自以儒雅著名，不應州命。趙
王倫辟為掾，稱疾去職。及倫篡，其黨皆至大
官，而鑒閉門自守，泊如也。惠帝反正，參司空
軍事，累遷太子中舍人、中書侍郎。及永嘉閒，
京師不守，寇難蜂起，鑒遂陷於陳午賊中。邑
人張寔先求交于鑒，鑒不許。至是，寔於午營
來省鑒疾，既而卿鑒。鑒謂寔曰：「相與邦壤，義



不及通，何可怙亂至此邪！」午黨散，鑒得歸
鄉里。于時所在饑荒，州中之士素有感其恩
義者，相與資贍，謂曰：「今天子播越，中原無伯，
當歸依仁德，可以後亡。」遂共推鑒為主，舉千
餘家俱避難於魯之嶧山。元帝初鎮江左，承
制假鑒龍驤將軍、兖州刺史，鎮鄒山。時荀藩
用李述，劉琨用兄子演，竝為兖州，各屯一郡，
以力相傾，又徐龕、石勒左右交侵，日尋干戈，
外無救援，百姓饑饉，或掘野鼠蟄燕而食之，

終無叛者。三年間，眾至數萬。永昌初，徵拜領
軍將軍，既至，轉尚書，以疾不拜。時明帝初即
位，王敦專制，內外危逼，欲以鑒為外援，復拜
兖州刺史、都督揚州江西諸軍、假節，鎮合肥。
敦忌之，表為尚書令，徵還，道經姑孰，敦與之
論西朝人士，曰：「樂彥輔短才耳，考其實，豈勝
滿武秋邪？」鑒曰：「彥輔道韻平淡，處傾危之朝，
不可得而親疏。及愍懷之廢，柔而能正。武秋
失節之士，安得擬之！」（趙王倫篡 本紀故云）敦曰：（當是）



時，交有危機之急，人何能以死守之乎！」鑒曰：
「丈夫既潔身北面，義同在三，豈可偷生屈節，
靦顏天壤邪！苟道數終極，固當存亡以之耳。」
敦惡其言，不復相見，久留不遣。敦之黨皆勸
敦殺之，敦不從，乃放還臺。鑒遂與帝謀滅敦。
既而敦使錢鳳攻逼京都，假鑒節，加衛將軍、
都督從駕諸軍事。鑒以軍號無益事實，固辭
不受。時議者以王含、錢鳳眾力百倍，苑城小
而不固，宜及軍勢未成，大駕自出距戰。鑒曰：

舉云鑒此議王導亦不能無愧

頤增之謂導之意也是故帝從之可長者二字宜亦缺

陳云足以塞奸佞之口

群逆縱逆，其勢不可當，可以算屈，難以力競。且含等號令不一，抄盜相尋，百姓懲往年之暴，皆人自為守，乘逆順之勢，何往不克。且賊無經略遠圖，惟恃豕突一戰，曠日持久，必啓義士之心，令謀猷得展。今以此弱力敵彼彊寇，決勝負於一朝，定成敗於呼吸，雖有申胥之徒，義存投袂，何補於既往哉。帝從之。鑒以尚書令領諸屯營。及敦平，溫嶠上議請宥敦佐吏，鑒以為先王崇君臣之教，故貴伏死之



節。昏亡之主，故開待放之門。王敦佐史，雖多逼迫，然居逆亂之朝，無出關之操，準之前訓，宜加義責。卒從嶠議。封鑒高平侯，帝以其有器望，萬機動靜，輒問之，乃詔鑒特草上表疏，以從簡易。王導議欲贈周札官，鑒以為不合，語在札傳。導不從。鑒於是駁之曰：「敦之逆謀，履霜日久，緣札開門，令王師不振。若敦前者之舉，義同桓文，則先帝可為幽厲邪？」朝廷雖無以難，而不能從。俄而遷車騎將軍、都督徐

舉云討賊誓詞具古意

兗青三州軍事、兗州刺史，假節，鎮廣陵。尋帝崩，鑒與王導、卞壼、溫嶠、庾亮、陸曄等並受遺詔，輔少主，進位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咸和初，領徐州刺史。及祖約、蘇峻反，鑒聞難，便欲率所領東赴，詔以北寇不許。於是遣司馬劉矩領三千人宿衛京都。俄而王師敗績，矩遂退還。中書令庾亮宣太后口詔，進鑒為司空。鑒去賊密邇，城孤糧絕，人情業業，莫有固志，奉詔流涕，設壇場，刑白馬，大誓三軍曰：



「賊臣祖約、蘇峻不恭天命，不畏王誅，凶戾肆逆，干國之紀，陵汩五常，侮弄神器，遂制脅幽主，拔本塞源，殘害忠良，禍虐黎庶，使天地神祇，靡所依歸。是以率土怨酷，兆庶泣血，咸願奉辭罰罪，以除元惡。昔戎狄泯周，齊桓糾盟；董卓陵漢，群后致討。義存君親，古今一也。今主上幽危，百姓倒懸，忠臣正士，志存報國。凡我同盟，既盟之後，戮力一心，以救社稷。若二寇不梟，義無偷安。有渝此盟，明神殛之。」鑒登

文云晉書鑒處城據運付伸三與故欲先斷東道上孜蘇峻之亂臣復之議郗鑒爲多

增嫌慨、三軍爭爲用命。乃遣將軍夏侯長等間行、謂溫嶠曰、今賊謀欲挾天子東入會稽、宜先立營壘、屯據要害、旣防其越逸、又斷賊糧運、然後靜鎮京口、淸壁以待賊、賊攻城不拔、野無所掠、東道旣斷、糧運自絕、不過百日、必自潰矣、嶠深以爲然。及陶侃爲盟主、進鑒都督揚州八郡軍事。時撫軍將軍王舒、輔軍將軍虞潭、皆受鑒節度、率衆渡江、與侃會于茄子浦。鑒築白石壘而據之。會舒潭戰不利、



鑒與後將軍郭默還丹徒、立大業曲阿庱亭三壘以距賊。庱抽陵反而賊將張健來攻大業、城中乏水、郭默窘迫、遂突圍而出、三軍失色。參軍曹納以爲大業、京口之扞、一旦不守、賊方軌而前、勸鑒退還廣陵、以俟後舉。鑒乃大會僚佐、責納曰、吾蒙先帝顧託之重、正復捐軀九泉、不足以報。今强寇在郊、衆心危迫、君腹心之佐、而生長異端、當何以率先義衆、鎮一三軍邪。將斬之、久而乃釋。會峻死、大業圍解、

考云鑒代劉遐爲一州刺史殊

年以府事付州遐北所劉遐也

及蘇逸等走吳興、鑒遣參軍李閎追斬之、降男女萬餘口。拜司空、加侍中、解八郡都督、更封南昌縣公、以先爵封其子曇。時賊帥劉徵聚衆數千、浮海抄東南諸縣、鑒遂城京口、加都督揚州之晉陵吳郡諸軍事、率衆討平之。進位太尉。嘗詠同坐曰、平生意不在多、値世故紛紜。遂至台鼎、朱博翰音、實愧於懷。漢書朱博傳爲丞相臨升有大聲如鍾鳴揚雄曰人君不聰空名得進則有無形之聲從云後寢疾、遂以府事付長史劉遐、上疏乞骸骨山云



臣所統錯雜、率多北人、或逼遷徙、或是新附、百姓懷土、皆有歸心、臣宣國恩、示以好惡、處與田宅、漸得少安。聞臣疾篤、衆情駭動、若當北渡、必啓寇心。將謀欲從京口之衆渡江而北故云大常臣謨、平簡貞正、素望所歸、謂可以爲都督徐州刺史。疏奏、以蔡謨爲鑒軍司、鑒薨、帝朝晡哭于朝堂、遣御史持節護喪事、贈賻一依溫嶠故事、册贈太宰、諡曰文成。初、鑒値永嘉喪亂、在鄉里甚窮餒、鄉人以鑒名德、傳共飴之、時兄

孫云兩頰所存能救足哺二兒兒非甚小在穀亂不能可哀哉

于邁外甥周翼並小，常攜之就食，鄉人曰，各
自饑困，以君賢，欲共相濟耳，恐不能兼有所
存，鑒於是獨往，食訖，以飯著兩頰邊，還吐與
二兒，後並得存，同過江，（蔣云文字苟若無奇忽出此一段便覺生）
（濾色　鼎）邁位至護軍，翼爲剡縣令，鑒之薨也，翼
追撫育之恩，解職而歸，席苫心喪三年，二子
愔　曇

愔字方回，少不交競，襲爵南昌公，徵拜中書
侍郎，時吳郡守闕，欲以愔爲太守，愔自以資



望少，不宜超莅大郡，朝議嘉之，轉爲臨海太
守，會弟曇卒，益無處世意，在郡優游，頗稱簡
默，與王羲之許詢並有邁世之風，以疾去職，
乃築宅章安，居久之，人事頓絕，簡文帝輔政，
與僕射江虨等薦愔以爲執德存正，識懷沉
敏，而辭職遺榮，有不拔之操，成務須才，豈得
遂其獨善，宜見徵引，以參政術，於是徵爲光
祿大夫，既到，更除太常，固讓不拜，深抱沖退，
樂補遠郡，大司馬桓溫以愔與徐兖有故義，

乃遷愔徐兖二州刺史，假節，雖居藩鎮，非其
好也，尋用其子超計，解職爲會稽內史，（王奇　圖情）
（故改太守爲內史）及帝踐阼，就加鎮軍都督浙江東
五郡軍事，後以年老乞骸骨，因居會稽，拜
司空，固辭不起，太元九年卒，三子超融沖，超
拔知名，

鍾云思孝敬無二理絕倫敬亦不卓犖者加亦可見當時風氣[illegible]

超字景興，一字嘉賓，少卓犖不羈，有曠世之
度，父愔好聚斂，積錢數千萬，嘗開庫任超所
取，超散施親故，一日都盡，其任心獨詣如此，



愛其名以佯所去千載而下尚爲傾心

後爲大司馬桓溫參軍，溫英氣高邁，罕有所
推，與超言，常謂不能測，遂禮待之，超亦深自
結納，時王珣爲溫主簿，亦爲溫所重，府中語
曰，髯參軍，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超髯
珣短故也，尋除散騎侍郎，時愔在北府，徐州
人多勁悍，溫恒云，京口酒可飲，兵可用，（鈔云京口）
（兵可用蓋山川氣然也豈必主巽玄川之面殺敵人知其武）深不欲愔居
之，而愔暗於事機，乃遣溫牋，欲共獎王室，請
督所部，出河上，超取視，寸寸毀裂，乃更作牋

譚云此段史下[illegible]

劉云古人常借此等興從人從今人則不然

劉云郗超大有智策而乃式射溫古今誤之矣以事之忠而

有絕亦消孤留伏之十件謀居者後之千亂也

旄、自陳非將帥才、不堪軍旅、老病乞閑地自養、勸溫并領己所統、溫得箋大喜、即轉愔爲會稽太守。溫懷不軌、超爲之謀主、謝安王坦之嘗詣溫論事、溫令超帳中臥聽之、風動帳開、安笑曰、郗生可謂入幕之賓矣。太和中、溫將伐慕容氏於臨漳、超諫以道遠、汴水又淺、恐運道不通、溫不從、遂引軍自濟入河、超又進策于溫曰、清水入河、無通運理。自清水入河皆是泝流又道里回遠故云若寇不戰、運道又難、因資無所、實爲深慮也。今盛夏悉力、徑造鄴城、彼伏公威略、必望陣而走、退還幽朔矣。若能決戰、呼吸可定。設欲城鄴、難爲功力。百姓布野、盡爲官有、易水以南、必交臂請命。但恐此計輕決、公必務其持重耳。若此計不從、便當頓兵河濟、控引糧運、令資儲充備、足及來夏、雖如賒遲、終亦濟克。若舍此二策而連軍西進、進不速決、退必愆乏、賊因此勢、日月相引、僶俛秋冬、船道澀滯、且北土早寒、三軍裘褐者少、



劉云初超與坦山謀遂使欲覆父子閒散之端及溫死不足倚乃以父位在人下意怕憤憤此長覆小人也

恐不可以涉冬。此大限閡、非惟無食而已。溫不從、胡身之云郗超之謀略遠常人所及識在恒溫重之也重之而不從其計者直趨鄴城決勝負于一戰溫所不敢頓兵河濟以待來年使燕得爲備溫亦不敢爲也果有枋頭之敗、溫深慙之。尋克壽陽、問超曰、此足以雪枋頭之恥乎。超曰、未厭有識之情也。既而超就溫宿、中夜謂溫曰、明公都有慮不。溫曰、卿欲有所言邪。超曰、明公既居重任、天下之責、將歸於公矣。若不能爲伊霍之舉、不足以鎮壓四海、豈不可深思哉。溫既素有此計、深納其言、遂定廢立、超始謀也。遷中書侍郎、時朝中以溫故、皆畏事之、謝安嘗與王坦之共詣超、日旰未得前、坦之欲去、安曰、不能爲性命忍俄頃邪。及溫死、轉司徒左長史、母喪去職、常謂其父名公之子、位遇應在謝安右、而安入掌機權、愔優游而已、恒懷憤憤、發言慷慨、由是與謝氏不穆、安亦深恨之。服闋、除散騎常侍、不起、以爲臨海太守、先愔卒。初超雖寔于桓氏、以愔忠於王室、不令知之、將

郗云方回是朴
實人竟生此殺
點兒

言，出一箱書，付門生曰，本欲焚之，恐公年尊，
必以傷愍為弊，我亡後，若大損眠食，可呈此
箱，不爾，便燒之。愔後果哀悼成疾，門生呈箱，
皆與溫往反密計，愔於是大怒曰，小子死恨
晚矣，遂不復哭。
曇字重熙，少賜爵東安縣開國伯，後領徐兗
二州刺史，假節，鎮下邳，與賊帥傅末波等戰
失利，降號建威將軍。子恢，字道胤，少襲父爵，
散騎侍郎，領太子右衛率。恢身長八尺，美鬚

晉書卷六十七　傳　晉

髯，孝武帝深器之，以為有藩伯之望。會朱序
自表去職，擢恢為雍州刺史，假節，鎮襄陽。恢
甚得關隴之和，降附者動有千計。時苻堅
遣其將竇衝數來攻恢，恢遣將軍趙睦守金
墉城，河南太守楊佺期率眾次湖城，皆擊衝
走之。尋而慕容垂圍慕容永於潞川，永窘蹙，
遣其子弘求救於恢，并獻玉璽一紐。恢獻璽
於臺，又陳垂若并永，其勢難測，今於國計，謂
宜救永，永垂並存，自為仇敵，連雞不棲，無能

為患，然後乘機雙斃，則河北可平。孝武以為
然，詔王恭庾楷救之，未及發而永沒。後恢以
功進征虜將軍，又領秦州刺史，加督隴上軍。
時魏氏彊盛，山陵危逼，恢遣江夏相鄧啓方
等以萬人距之，與魏招戰於滎陽，大敗
而還。及王恭舉兵反，桓玄殷仲堪楊佺期皆
應之，恢倜為朝廷犄角，玄等、襄陽太守夏侯
宗之、府司馬郭毗並以為不可，恢皆殺之。既
而玄等退守尋陽，恢為佺期所襲，將家還都，

晉書卷六十七　傳　晉

至楊口，仲堪陰使人殺之，及其四子，託言群
蠻所殺，喪還京師，贈撫軍將軍。

列傳第三十七　晉書六十七　終

儁李蔣之翹刪定

竟陵鍾　惺原評　同里儲　本參校

## 顧榮

蔣云此傳文字頗峻潔能彰出彥先履出峭崛一種習力人不可及處至今色勁然其間雜用瑣事皆句點染尤佳

顧榮字彥先吳人也爲南土著姓祖雍吳丞相父穆宜都太守榮機神朗悟弱冠仕吳爲黃門侍郎太子輔義都尉吳平與陸機兄弟



同入洛例拜爲郎中歷尚書郎太子中舍人廷尉正恒縱酒酣暢謂友人張翰曰惟酒可以忘憂但無如作病何耳會趙王倫誅淮南王允收允寮屬付廷尉皆欲誅之榮平心處當多所全宥及倫篡倫子虔爲大將軍以榮爲長史初榮與同僚宴飲見執炙者貌甚俊有欲炙之色榮割炙啗之坐者問其故榮曰豈有終日執之而不知其味者及倫敗榮被執而執炙者爲督率遂救之得免齊王冏召

蔣云讀敏作傳亦知近名上計已以當十山爲譽之非宜猶爲名士所訴耳

爲大司馬主簿冏擅權驕恣榮懼及禍終日飲不綜府事以情告友人馮熊熊謂冏長史葛旟曰以顧榮爲主簿所以甄拔才望委以事機不復計南北親疏欲平海內之心也今府大事殷非酒客之政旟然之白冏以爲中書侍郎在職不復飲酒人或問之曰何前醉而後醒邪榮懼罪乃復更飲與州里楊彥明書曰吾爲齊王主簿恒慮禍及見刀與繩每欲自殺但人不知耳及冏誅榮以討葛旟功



封嘉興伯轉太子中庶子長沙王乂爲驃騎復以榮爲長史乂敗轉成都王穎丞相從事中郎惠帝幸臨漳以榮兼侍中遣行園陵會張方據洛不得進及帝西遷長安徵爲散騎常侍以世亂不應遂還吳東海王越聚兵於徐州以榮爲軍諮祭酒屬廣陵相陳敏反南渡江逐揚州刺史劉機丹陽內史王曠阻兵據州分置子弟爲列郡凡江東豪傑名士咸加收禮假榮右將軍丹陽內史榮數踐危

亡之際，恒以恭遜自免。會敏疑諸人，終不爲已用，欲盡誅之。榮說敏曰：「中國喪亂，胡夷內侮，觀太傅今日不能復振，榮常憂無孫、劉之策，有以存之耳。今將軍懷神武之略，勳效已著，帶甲數萬，舳艫山積，若能委信君子，各得盡懷，散蒂芥之恨，塞讒諂之口，則上方數州可傳檄而定。不然，其事未可圖也。」敏納其言。時吳王常侍甘卓亦在敏所，敏遣卓攻其弟昶司馬錢廣，出橫江，堅甲利器，盡以委之。榮

晉書　卷六十八　傳　王

私於卓曰：「若江東之事可濟，當共成之。然卿觀事勢，當有濟理不？敏既常才，本無大略，政令反覆，計無所定，然其子弟各已驕矜，其敗必矣。而吾等安然受其官祿，事敗之日，使江西諸軍函首送洛，題曰逆賊顧榮、甘卓之首，豈惟一身顛覆，辱及萬世，可不圖之！」卓從之。明年，與周玘、紀瞻等潛謀起兵攻敏。榮廢橋斂舟於南岸，敏率萬餘人出，不獲濟，榮以白羽扇麾之，其衆皆潰走。事平，還吳。永嘉初，徵

許云此傳廣陵求之事疑剩語與同一段反又云云傳若表之至人王人

拜侍中，行至彭城，見禍難方作，遂輕舟而還，語在紀瞻傳。元帝始過江，以榮爲軍司，謂榮曰：「寄人國土，心常懷慚。」榮對曰：「臣聞王者以天下爲家，是以耿亳無定處，九鼎遷洛邑，願陛下勿以爲念。」時帝所幸鄭貴嬪有疾，以祈禱廢務，榮上牋諫。又南土之士，未盡才用，榮爲言陸士光、貞正清貴，金玉其質；甘季思忠款盡誠，膽幹殊快；殷慶元質略有明規，文武可施用；榮族兄公讓明亮守節，困

晉書　卷六十八　傳

不易操；會稽楊彥明、謝行言皆服膺儒教，足爲公望；賀生沉潛，青雲之士；陶恭兄弟，才幹雖少，實事極佳。凡此諸人，皆南金也。書奏，皆納之。六年，卒官。帝臨喪盡哀，表贈侍中，謚曰元。及帝爲晉王，追封爲公，開國食邑。榮素好琴，及卒，家人常置琴於靈座。適張翰哭之慟，既而上牀鼓琴數曲，撫琴歎曰：「顧彥先復能賞此不？」因又慟哭而去。子毗嗣。

紀瞻

斠云此於覇進云云抃相對語耳以詞命調行之故其味能符霽帥神筆氣亦進勁有餘王輿大本對策及諸殷疏及淺沛不足觀故從刪之

紀瞻字思遠，秣陵人。祖亮，吳尚書令。父陟，光祿大夫。瞻性靜默，少交遊，好讀書，兼解音樂。有文武才，少以方直知名。吳平，徒家歷陽郡。察孝廉，不行。後舉秀才。永康初，州又舉寒素，大司馬辟東閤祭酒。其年，除鄮陵公國相，不之官。明年，左降松滋侯相。太安中，棄官歸家，與顧榮等共誅陳敏，語在榮傳。召拜尚書郎，與榮同赴洛，至徐州，聞亂日甚，遂不欲進。會刺史裴盾得東海王越書曰：「若榮等顧望，以軍禮發遣。」益懼，乃與榮及陸玩等各解船棄車牛，一日夜行三百里，得還揚州。元帝為安東將軍，引為軍諮祭酒，轉鎮東長史。帝親幸瞻宅，與之同乘而歸。以討周馥、華軼功，封都鄉侯。石勒入寇，加揚威將軍、都督京口以南至蕪湖諸軍事，以備勒。勒退，除會稽內史。時有詐作大將軍府符收諸暨令，令已受



拘，瞻覺其詐，便破檻出之，訊問使者，果伏詐妄。尋遷丞相軍諮祭酒。論討陳敏功，封臨湘縣侯。西臺除侍中，不就。及長安不守，與王導俱入勸進。帝不許。瞻曰：「陛下性與天道，猶復役機神於史籍，觀古人之成敗。今世事舉目可知，不為難見。二帝蒙塵，宗廟虛廢，神器去晉，于今二載，梓宮未返，人神失御。陛下膺籙受圖，特天所授。使六合革面，遐荒來庭，宗廟既建，神主復安，億兆向風，殊俗畢至，若列猶之綰北極，百川之歸巨海，而猶欲守匹夫之謙，非所以闡七廟，隆中興也。但國賊宜誅，當以此屈己謝天下耳。而欲逆天時，違人事，失地利，三者一去，雖復傾匡於將來，豈得救祖宗之危急哉！適時之宜萬端，其可綱維大業者，惟理與當。晉祚屯否，理盡於今，促之則得，可以隆中興之祚；縱之則失，所以資姦寇之權。此所謂理也。陛下身當危運，纂承帝緒，顧望宗室，誰復與讓！當承大位，此所謂當也。四

祖廟開宇宙，大業如此。今五都燔爇，宗廟無主，劉聰竊弄神器於西北，陛下方欲高讓於東南，此所謂揖讓而救火也。臣等區區尚所不許，況大人與天地合德，日月並明，而可以失機後時哉。帝猶不許，使殿中將軍韓績徹去御座。瞻叱績曰：「帝座上應星宿，天文志：帝坐在紫宮中。敢有動者斬。」帝為之改容。及帝踐位，拜侍中，轉尚書，上疏諫諍，多所匡益，帝甚嘉其忠烈。會久疾，不堪朝請，上疏自免，尋除尚書右



僕射，屢辭不聽，稱病篤，還第，不許。時郗鑒據鄒山，屢為石勒所逼，瞻以鑒有將相材，恐朝廷棄而不恤，上疏請徵之。明帝嘗獨引瞻於廣室，慨然憂天下，曰：「社稷之臣，欲無復十人，如何？」因屈指曰：「君便其一。」瞻辭讓。帝曰：「方欲與君善語，復云何崇謙讓邪？」瞻轉領軍將軍，當時服其嚴毅。雖恒疾病，六軍敬憚之。瞻又以久病請去官，不聽，復加散騎常侍。及王敦之逆，帝使謂瞻曰：「卿雖病，但為朕臥護六軍，所益多矣。」乃賜布千匹。瞻以分賞將士。賊平，復自表還家，帝不許，固辭不起。詔曰：「瞻忠亮雅正，識局經濟，屢以年耆病久，逡巡告誠，朕深明此操，重違高志。今聽所執，其以為驃騎將軍，常侍如故。服物制度，一按舊典。」遣使就拜，止家為府。尋卒，冊贈本官、開府儀同三司，謚曰穆。後論討王含功，追封華容子，降先爵二等，封次子一人亭侯。瞻愼行愛士，老而彌篤。尚書閔鴻、太常薛兼、廣川太守河南褚



沉、給事中宣城章遼、歷陽太守沛國武嘏，並與瞻素疏，咸藉其高義，臨終託後於瞻。瞻悉為營護之，少與陸機兄弟親善，及機被誅，瞻卹其家周至，及嫁機女，資送同於所生。長子景早卒。景子友嗣。

## 賀循

賀循字彥先，會稽山陰人也。其先慶普，漢世傳禮，世所謂慶氏學。族高祖純，博學有重名，漢安帝時為侍中，避安帝父諱，改為賀氏。曾

祖齊，仕吳為名將。祖景，滅賊校尉。父邵，中書
令，為孫皓所殺，徙家屬邊郡。循少嬰家難，流
放海隅。吳平，乃還本郡。操尚高厲，童齔不群，
言行進止，必以禮讓。國相丁乂請為五官掾。
刺史嵇喜舉秀才，除陽羨令，以寬惠為本，不
求課最。後為武康令，俗多厚葬，及有拘忌迴
避歲月，停喪不葬者，循皆禁焉。政教大行，鄰
邑宗之。然無援於朝，久不進。序著作郎陸機
上疏薦循為尚書郎，稱其德量邃茂，才鑒清



遠，久之召補太子舍人。趙王倫篡位，轉侍御
史，辭疾去職。後除南中郎長史，不就。會張昌
起兵江夏，征鎮不能討，昌別帥石冰，略有揚
州，逐會稽相張景，以前寧遠護軍程超代之，以
其長史宰與領山陰令。前南平內史王矩、吳
興內史顧祕、議郎周玘等，唱義傳檄州郡以
討冰，循亦合眾應之。冰將抗寵有眾數千，屯
郡講堂，循移檄於寵，為陳逆順，寵遁走，超、與
皆降，循既迎景還郡，即謝遣兵士，杜門不出，

論功報賞，一無豫焉。及陳敏之亂，詐稱詔書
以循為丹陽內史，循辭以腳疾，手不制筆，又
服寒食散，露髮袒身，示不可用。是時州內豪
傑皆見維縶，或有老疾，就加秩命，惟循與吳
郡朱誕得免。及敏敗，征東將軍周馥上循領
會稽相，尋除吳國內史，公車徵賢良，皆不就。
元帝為安東將軍，復上循為吳國內史，與循
言及吳時事，因問曰：「孫皓嘗燒鋸截一賀頭，
是誰邪？」循未及言，帝悟曰：「是賀邵也。」循流涕



曰：「先父遭遇無道，循創巨痛深，無以上答。」帝
甚愧之。東海王越命為參軍，徵拜博士，並不
起。及帝遷鎮東大將軍，以軍司顧榮卒，引循
代之。循稱疾篤，牋疏十餘上。帝遺之書曰：「決
百行不同，故出處道殊，因性而用，各任其真
耳。當宇宙清泰，彝倫攸敘，隨運所遇，動默在
己。或有遐棲高蹈，輕舉絕俗，逍遙養和，恬神
自足，斯蓋道隆民逸，勢使其然。若乃時運迍
弊，主危國急，義士救時，驅馳拯世，燭之武乘

朱金甫云屬雅
实忝

緄以入泰。閣、綺彈冠而臣漢。豈非大雅君子卷舒合道、虛薄寡德、忝備近親、謬荷寵倖、受任方鎮、餘服玄風、景羨高矩、常願棄結駟之軒軌、策柴篳而造門、徒有其懷、而無從賢之實者何、良以寇逆殷擾、諸夏分崩、皇居失御、黎元荼毒、是以日夜憂懷、慷慨發憤、志在埽除、耳前者頤公臨朝、深賴高算、元凱既登、巢許獲逸、至於今日所謂人之云亡、邦國殄悴、群望顒顒、實在君侯、苟義之所在、豈得讓



勞居逸、想達者亦一以貫之也、應寡微獻、以弘遠規、今上尚書屈德為軍司、謹遣參軍沈禎銜命奉授、望必屈臨、以副傾遲、循猶不起。及帝承制、復以為軍諮祭酒、循稱疾、敦逼不得已、乃轝疾至、帝親幸其舟、因諮以政道。循羸疾不堪拜謁、乃就加朝服、賜第一區、車馬、牀帳、衣褥等物、循辭讓一無所受。時廷尉張闓居小市、將奪左右民廬以廣其宅、乃私作都門、啓閉不時、人以為患、訟於州府、皆不見

許云讀論改正文字與他文不同只要氣習正義理便令人覺悟不則況篤學[illegible]

省、密循出、家詣循質之、循曰、見張廷尉、當為言之、闓聞而遽毀其門、詣循致謝。建武初為中書令、加散騎常侍、又以老疾固辭、帝下令曰、孤以寡德、忝當大位、若涉巨川、罔知所憑。循言行以禮、乃時之望、俗之表也、實賴其謀猷、以康萬機、疾患有素、猶望臥相規輔、而固守撝謙、自陳懇至、此賢履信思順、苟以讓為高者也、今從其所執、於是改拜太常、常侍如故、循以九卿舊不加官、今又疾患、不宜兼處



此職、惟拜太常而已。時朝廷草創、宗廟始建、舊儀多闕、或以惠懷二帝、應各為世、則潁川世數過七、宜在迭毀、事下太常。循議以為禮兄弟不相為後、不得以承代為世、殷之盤庚不序陽甲、漢之光武、不繼成帝、別立廟寢、使臣下祭之、此前代之明典、而承繼之著義也。惠帝無後、懷帝承統、弟不後兄、則懷帝自上繼世祖、不繼惠帝、當同殷之陽甲、漢之成帝。議者以聖德沖遠、未便改舊、諸如此禮、通所

未論。是以惠帝尚在太廟，而懷帝復入，數則盈八。盈八之理，由惠帝不出，非上祖宜遷也。下世既升，上世乃遷，遷毀對代，不得相通，未有下升一世，而上毀二世者也。惠懷二帝俱繼世祖，兄弟旁親，同為一世，而上毀二為一世，今以惠帝之崩，已毀豫章，懷帝之入，復毀潁川，如此則一世再遷，祖位橫析，求之古義，未見此例。惠帝宜出，尚未輕論，況可輕毀一祖而無義例乎？潁川既無可毀之理，則見神之數，居然自八，此盡有由而然，非謂數之常也。既有八神，則不得不於七室之外，權安一位也。至尊於惠懷，俱是兄弟，自上後世祖，不繼二帝，則二帝之神，行應別出，不為廟中恆有八室也。又武帝初成太廟時，正神止七，而楊元后之神，亦權立一室。永熙元年，告世祖謚於太廟八室，此是苟有八神，不拘於七之舊例也。又議者以景帝俱已在廟，則惠懷一例。景帝盛德元功，王基之本，義著祖宗，百世



不毀，故所以特在本廟，且亦世代尚近，數得相容，安神而已，無逼上祖，如王氏昭穆既滿，終應別廟也。以今方之，既輕重義異，又七廟七世之親，昭穆，父子位也，若當兄弟旁滿，輒毀上祖，則祖位空懸，世數不足，何足於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然後成七哉。今七廟之義，出於王氏，從禰以上至於高祖，親廟四世，高祖以上，復有五世六世無服之祖，故為三昭三穆，并太祖而七也。故世祖郊定廟禮，京兆、潁川，曾高之親，豫章五世，征西六世，以應此義。今至尊繼統，亦宜有五六世之祖，豫章六世，潁川五世，俱不應毀。今既云豫章先毀，又當重毀潁川，此謂廟中之親，惟從高祖以下，無復高祖以上二世之祖，於王氏之義，三昭三穆，廢闕其二，甚非宗廟之本所據承，又違世祖祭征西豫章之意，於一王定禮，所闕不少。時尚書僕射刁協與循異議，循答義深備，辭多不載，竟從循議焉。循為當世儒宗，朝廷

疑滯，皆就諮之，循輒依經禮而對，其後帝以循清貧，賜六尺牀薦席褥并錢二十萬，循又讓，不許，不得已留之，不為服用。及帝踐位，有司奏琅邪恭王宜稱皇考，循又議曰：按禮子不敢以己爵加父，帝納之。俄以循行太子太傅，太常如故，循自以枕疾廢頓，臣節不修，累表固讓，帝不許，命皇太子親往問焉。循有羸疾，而恭於接對，詔斷賓客，疾漸篤，表乞骸骨，上還印綬，改授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



帝臨軒，遣使持節加印綬，循雖口不能言，指麾左右，推去章服，車駕親幸，執手流涕，太子親臨者三，往還皆拜，其崇遇如此。太興二年卒，帝素服哭之，慟，贈司空，謚曰穆，將葬，帝又出臨其柩，遣兼侍御史持節監護，皇太子追送近塗，望船流涕。循少玩篇籍，善屬文，博覽衆書，尤精禮傳，雅有知人之鑒，拔同郡楊方於卑陋，卒能成名。方官高梁太守，所著有五經鉤沈、吳越春秋，子隰，康帝時官臨海太守。

楊方

薛兼

列傳第三十八　晉書六十八

列傳第三十九　　晉書六十九　三[illegible]叢書

竟陵鍾惺原評

檇李蔣之翹刪定

同郡陸上淵參校

## 劉隗

蔣云士君子無能剛方者內剛中無欲故雖百折而不可屈若刁隗料譚不避權貴頗稱強項矣史獲一言其權求人主意則此五字便是隗一生罪狀終古臣跟不能爲此是以臨難苟免甘心臣虜而不惜也然此時劉刁之剛訐致怨王導之侵游義奸雖情事稍殊其爲罪等耳

劉隗字大連，彭城人，漢楚元王交之後也。父砥，東光令。隗少有文翰，起家秘書郎，稍遷冠軍將軍、彭城內史。避亂渡江，元帝以爲從事中郎。隗雅習文史，善求人主意，帝深器遇之。遷丞相司直，委以刑憲。時建康尉收護軍士，而爲府將篡取之，隗奏免護軍將軍戴若思官。南中郎將王含以族強顯貴，驕傲自恣，一請參佐及守長二十許人，多取非其才，隗劾奏，文致甚苦（謂深文致其罪），以事雖被寢，而王氏深忌疾之。隗之彈奏不畏強禦，皆此類也。建興末，



蔣云元帝不欲出師已既悖無刻日督運四方故斬淳于伯以塞衆口此豈附會實以罪帝也帝不知淳于而使刁遁自愧汀右成事在此

丞相府斬督運令史淳于伯而血逆流，隗又奏曰：「古之爲獄必察五聽，三槐九棘以求民情，雖明庶政不敢折獄。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續。是以明王哀矜用刑，曹參去齊，以市獄爲寄。自頃蒸荒，殺戮無度，罪同斷異，刑罰失宜。謹按行督運令史淳于伯刑血著柱，遂逆上終極柱末二丈三尺，旋復下流四尺五寸。百姓喧譁，士女縱觀，咸曰其冤。伯息忠訴辭稱枉，云伯督運訖去二月，事畢代選，無有稽乏，受賕使役，罪不及死。軍是戍軍，非爲征軍，以軍興論，於理爲枉。四年之中，供給運漕，凡諸徵發租調百役，皆有稽停，而不以軍興論，至於伯也，何獨明之？捶楚之下，無求不得，囚人畏痛，飾辭應之。理曹國之典刑，而使忠等稱冤明時。謹按從事中郎周筵、法曹參軍劉胤、屬李匡，幸荷殊寵，並登列曹，當思敦奉政道，詳法慎殺，使兆庶無枉，人不稱訴。而令伯枉同周青，冤魂哭於幽都，訴靈恨於

黃泉，嗟嘆甚於杞梁，血妖過於崩城。故有隕霜之人，夜哭之鬼。伯有晝見，彭生為豕，刑殺失中，妖眚並見，以古況今，其揆一也。皆由筵等不勝其任，請皆免官。於是右將軍王導等上疏引咎，請解職。帝曰：政刑失中，皆吾闇塞所由，尋示愧懼，思聞忠告，以補其闕，而引過求退，豈所望也。由是一無所問。晉國既建，拜御史中丞。太興初，表兼侍中，賜爵都鄉侯。尋代薛兼為丹陽尹，與尚書令刁協並為元帝所寵，欲矯時弊，排抑豪彊。諸刻碎之政，皆云隗、協所建。時隗雖在外，其萬機秘密，皆豫聞之。拜鎮北將軍、都督青徐幽平四州軍事、假節，加散騎常侍，率萬人鎮泗口。初，隗以王敦威權太盛，終不可制，勸帝出腹心以鎮方隅，故以譙王承為湘州，續用隗及戴淵為都督。敦甚惡之，與隗書曰：頃承聖上顧眄足下，今大賊未滅，中原鼎沸，欲與足下周生之徒戮力王室，共靜海內。若其泰也，則帝祚於是乎隆；若其否也，則天下永無望矣。隗答曰：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莊子大宗師之言）竭股肱之力，效之以忠貞，（晉大夫荀息之言）吾之志也。敦得書甚怒。及敦作亂，以討隗為名，詔徵隗還京師，百官迎之於道，隗岸幘大言，意氣自若。及入見，與刁協奏請誅王氏，帝不從，有懼色。帝使隗率衆屯金城。及敦據石頭，隗攻之不拔，入宮告辭，帝雪涕與之別。隗至淮陰，復為劉遐所襲，攜妻子及親信二百餘人奔于石勒，勒以為從事中郎、太子太傅。務帝時，隗孫波還，官秉城太守，後督淮北諸軍、冀州刺史，以疾不行，上疏極論時政得失，帝嘉之，而不能從。

胡三省之云成帝咸和八年有劉隗從石勒死于涂間其卽此劉隗邪



評云觀劉刁前後行事似全用韓非之學元帝亦嘗以此書賜太子蓋本也然其術可以聚亂而不可以守因致劉刁卒受其殃若曰王敦之亂由此召之則敦之不臣已非一日矣焉可以證之哉

## 刁協

刁協字玄亮，渤海饒安人也。少好經籍，博聞

頤記，釋褐濮陽王文學，累遷太常博士、本郡大中正。成都王穎請爲平北司馬，後歷趙王倫相國參軍，長沙王乂驃騎司馬。及東嬴公騰鎮臨漳，以協爲長史，轉潁川太守。永嘉初，爲河南尹，未拜，避難渡江。元帝以爲鎮東軍諮祭酒，轉長史。愍帝卽位，徵爲御史中丞，例不行。元帝爲丞相，以協爲左長史。中興建，拜尚書左僕射。于時朝廷草創，憲章未立，朝臣無習舊儀者。協久在中朝，諳練舊事，凡所制



度，皆稟於協焉。太興初，遷尚書令，在職數年，加金紫光祿大夫，令如故。協性剛悍，與物多忤，每崇上抑下，故爲王氏所疾。又使酒，侵毀公卿，見者莫不側目。然悉力盡心，志在匡救，帝甚信任之。其以奴爲兵，取將吏客使轉運，皆協所建也，由是衆庶怨協。及王敦構逆，屯蕪湖，又上疏罪協。帝使協出督六軍。既而王師敗績，協與劉隗俱入宮，見帝於太極東除，帝執協、隗手，流涕嗚咽，勸令避禍。協曰：「臣當

羣云帝字宜衍。刁協作賊者江公行矣

隆云刁令雖無功而與逆戰作敵，孫谷野次冰足當尚可相明，但謝猶信

守死，不敢有貳。」帝曰：「今事逼矣，安可不行！」乃令給協、隗人馬，使自爲計。協老，不堪騎乘，素無恩紀，（恩紀謂恩情相親也，此言刁協素無恩意念收拾人也）募從者，皆委之。行至江乘，爲人所殺，送首於敦，帝痛協不免，密捕送協首者誅之。敦平後，周顗、戴淵等皆被顯贈，惟協以出奔不與其例。咸康中，協子彝上疏訟之。在位者多以明帝之世褒貶已定，非所得更議，且協不能抗節隕身，乃出奔遇害，不可復其官爵也。丹楊尹殷



融議，以爲協之比君，在於義順，且中興四佐，位爲朝首，于時事窮計屈，奉命違寇，非爲逃刑，謂宜顯贈，以明忠義。時庾冰輔政，疑不能決。左光祿大夫蔡謨與冰書曰：「夫爵人者宜顯其功，罰人者宜彰其罪，此古今之所慎也。凡小之人，猶尚如此，刁令中興上佐，有死難之名，天下不聞其罪，而見其貶，致令刁氏稱冤，此乃爲王敦復讎也。內沮忠臣之節，論者惑之。若實有大罪，宜顯其事，令天下知之，明

聖朝不貶死難之臣。春秋之義，以功補過，過
輕功重者，得以加封；功輕過重者，不免誅絕；
功足贖罪者，無黜；雖先有邪佞之罪，而臨難
之日，黨于其君者，不絕之也。孔寧、儀行父，親
與靈公淫亂於朝，君殺國滅，由此二臣，而楚
尚納之，傳稱有禮，不絕其位者，君之黨也。若
刁令有罪，重于孔、儀，絕之可也；若無此罪，宜
見追論。或謂明帝之世，已見寢廢，今不宜復
改。吾又以為不然。夫大道宰世，殊塗一致，萬



機之事，或異或同，同不相善，異不相譏，故堯
抑元凱而舜舉之，堯不為失，舜不為非，何必
前世所廢，便不宜改乎。漢蕭何之後，坐法失
侯，文帝不封，而景帝封之；後復失侯，武昭立
帝不封，而宣帝封之。近去元年，車駕釋奠，拜
孔子之坐，此亦元、明二帝所不行也。又刁令
但是明帝所不贈耳，非誅之也。王平子、第五
猗，皆元帝所誅，而今日所贈，豈以改前為嫌
乎。凡處事者，當上合古義，下準今例，然後談
者不惑，受罪者無怨耳。按周僕射、戴征西本
非王敦所讎也，事定後，乃見害耳；周莚、
郭璞等，並亦非為主禦難也，自平居見殺耳，
皆見褒贈。刁令事義，豈輕於此乎。自頃員外
散騎，尚得追贈，況刁令位亞三司，若先自壽
終，不失員外散騎之例也，就不蒙贈，不失以
本官殯葬也。此為一人之身，壽終則蒙贈，死
難則見絕，豈所以明事君之道，厲為臣之節
乎。宜顯評其事，以解天下疑惑之論。又聞談



者亦多謂宜贈。凡事不允當而得眾助者，若
以善柔得眾，而刁令麤剛多怨；若以貴也，刁
氏今賤；若以富也，刁氏今貧。人士何故，反助
寒門而此言之。足下宜察此意。冰然之。事奏，
成帝詔協追贈本官，祭以太牢。彝字大倫，少
遭家難。敦誅後，彝斬讎人黨，以首祭父墓，詣
廷尉請罪，朝廷特宥之，由是知名。歷尚書吏
部郎、吳國內史，累遷北中郎將、徐兗二州刺
史、假節，領廣陵相，卒於官。

戴淵 彩選

若云人俊有其帽名決可能如皆然此時可分男子英過者不過此士衛則此事中亦不得埋

投劍少英雄

陸云君部某谷如此白足鈎張者惜之

戴淵字若思，廣陵人。祖烈，吳左將軍。父昌，會稽太守。淵有風儀，性閑爽，少好遊俠，不拘操行。嘗在江淮間，劫掠商旅。遇陸機赴洛，船裝甚盛，遂與其徒掠之。淵獨在岸，據胡牀，指麾左右，皆得其宜。機察之，知非常人，登舫屋遙謂之曰：卿才器如此，乃復作劫邪。淵感悟，因流涕投劍就機。機與言，深賞異之，遂定交焉。淵後舉孝廉，入洛，機薦之於趙王倫曰：蓋聞繁弱登御，然後高墉之功顯；孤竹在肆，然後降神之曲成。是以高世之主，必假遠邇之器；蘊匱之才，思託太音之和。伏見處士廣陵戴淵，清沖履道，德量允塞，思理足以研幽，才鑒足以辯物，安窮樂志，無風塵之慕，砥節立行，有井渫之絜。誠東南之遺寶，宰朝之奇璞也。若得託迹康衢，則能結軌驥騄；曜質廊廟，必能垂光璵璠矣。



明公垂神採察，不使忠允之言，以人而廢。倫乃辟之，除沁水令，不就。後為東海王越軍諮祭酒，出補豫章太守，以討賊有功，賜爵秣陵侯。拜散騎侍郎。元帝召為鎮東右司馬。將征杜弢，加淵前將軍，未發而弢滅。帝為晉王，以為尚書。中興建，為中護軍，轉護軍將軍、尚書僕射，皆辭不拜。出為征西將軍、都督兗豫幽冀雍并六州諸軍事、假節，加散騎常侍。發投刺王官千人為軍吏，調揚州百姓家奴萬人為兵配之，以散騎常侍王遐為軍司，鎮壽陽。與劉隗同出，帝親幸其營，勞勉將士，臨發祖餞，置酒賦詩。淵至合肥，而王敦舉兵，詔追淵還鎮京都，進驃騎將軍，與右衛將軍郭逸夾道築壘於大桁之北。尋而石頭失守，淵與諸軍攻敦，為敦所敗。淵率麾下百餘人赴宮受部，與公卿百官於石頭見敦。敦問淵曰：前日之戰，有餘力乎。淵曰：豈敢有餘，但力不足耳。又曰：吾此舉動，天下以為如何。淵曰：見形者

是、諂邪對共諂佞得意中自有一種措身不安之意足亦勢已至此無可奈何耳

謂之逆，懼誠者謂之忠。敦笑曰，卿可謂能言。
敦參軍呂猗，昔爲臺郎，性姦諂，淵爲尚書，惡之，至是乃說敦曰，周顗、戴淵皆有高名，足以惑衆，近者之言，曾無愧色，公若不除，恐爲將來憂耳。敦以爲然，又素忌之，俄而遣鄧嶽、繆坦收淵而害之。淵素有重望，四海之士，莫不痛惜焉。敦平，冊贈右光祿大夫，儀同三司，謚曰簡。
邈字望之，少好學，尤精漢史，才不逮淵，而儒



博，過之。弱冠舉秀才，尋遷太子洗馬，出補鄱陽內史。永嘉中，元帝版行邵陵內史，丞相軍諮祭酒，出爲征南軍司。于時凡百草創，學校未立，邈上疏曰，臣聞天道之所大，莫大於陰陽，帝王之至務，莫重於禮學，是以古之建國有明堂辟雍之制，鄉有庠序黌校之儀，皆所以抽導幽滯，啟廣才思，蓋以六四有困蒙之吝，君子大養正之功也。昔仲尼列國之大夫耳，興禮修學於洙泗之間，四方髦俊，斐然向

謂云學之原詞猶言達有謂有風致制足草創而便漫誤及此端本之論也在因不在文章而文章亦無不存

風，身達者七十餘人，自茲以來，千載絕塵，豈天下小於魯衛，賢哲乏於曩時，勵與不勵故也。自頃國遭無妄之禍，社稷有綴旒之危，寇羯飲馬於長江，兇狡鴟張於萬里，遂使神州蕭條，鞠爲茂草，四海之內，人跡不交，霸王有旰食之憂，黎元懷荼毒之苦，戎首交拜於中原，何遑俎豆之事哉。然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況曠載累紀，如此之久邪。今末進後生，目不覩揖讓升降之儀，耳不



聞鐘鼓管絃之音，文章散滅，圖讖無遺，此蓋聖達之所深悼，有識之所嗟嘆也。夫平世尚文，遭亂尚武，文武遞用，長久之道，譬之天地昏明之迭，自古以來，未有不由之者也。今或以天下未一，非興禮學之時，此言似之，而不其然。夫儒道深奧，不可倉卒而成。古之俊乂必三年而通一經。比天下平泰，然後修之，則功成事定。誰與制禮作樂者哉。又貴遊之子未必有斬將搴旗之才。亦未有從軍征戍之

役不及盛年講肄道義。使明珠加磨瑩之功，荊璞發採琢之榮。不亦良可惜乎。臣愚以世我道久，人情玩於所習，純風日去，華競日彰，猶火之消膏而莫之覺也。今天地告始，萬物權輿，聖朝以神武之德，值革命之運，蕩近世之流弊，繼千載之絕軌，篤道崇儒，創立大業，明主唱之於上，宰輔督之於下。夫上之所好，下必有過之者焉，是故雙劍之節崇，而飛白之俗成；挾琴之容飾，而赴曲之和作。君子之



德風，小人之德草，實在感之而已。臣以為漢不能遠識格言，奉誦明令，慷慨下風，謂宜以三時之隙，漸就脩建。疏奏，納焉。於是始脩禮樂。代劉隗為丹陽尹。王敦作逆，加左將軍。及淵遇害，邈坐免官。敦誅，後拜尚書僕射，卒官。贈衛將軍，謚曰穆。子謐嗣，歷義興太守、大司農。

## 周顗

王元美云周伯仁吾所不解過江淵
後諸彼遊其亂之根雅北身之非者

或散髮裸閑或偭遲冗列用拙推系
以酒散身可也阮居九列象客議面
縱飲沉湎任僻廢禮几夫容蔣申教
始與而不言德因若長者夫以元老
故交哀呼求救了不之盼臨左佑
云今年殺諸賊奴取金印如斗大繫
肘案能不使之飲恒慎勝邪伯仁若
思卽始與救之久亦必殺但小援耳
伯仁死始興不能爲罪救表
而立以清滿諸子循悳獎哉

周顗字伯仁，父浚，別有傳。顗有風流才氣，少知名，正體嶷然，儕輩莫能媟也。同郡賁嵩有清操，見顗嘆曰：「汝潁固多奇士，自頃陵遲，雅道殆衰，今復見周伯仁，將振起舊風，清我邦族矣。」



矣。廣陵戴淵，東南之美，舉秀才入洛，聞顗名，往候之，終坐而出，不敢顯其才辯。由是人士益宗附之。州郡辟命，皆不就。弱冠，襲父爵武城侯，拜秘書郎，累遷尚書吏部郎。東海王越子毗為鎮軍將軍，以顗為長史。永嘉之亂，與豫州刺史閻鼎等，共奉愍帝，不協，奔江左。元帝請為軍諮祭酒，尋以顗代王澄為荊州刺史。始到州，而建平流民傅密等叛，迎杜弢，以顗狼狽失據。武昌太守陶侃救之，得免，因奔

王敦於豫章，敦留之。帝召顗，復以為軍諮祭酒，尋轉右長史。中興建，補吏部尚書。頃之，以醉酒，為有司所糾，白衣領職。復坐門生斫傷人，免官。太興初，更拜太子少傅，尚書如故。顗上疏固讓，詔曰：「紹幼沖，便居儲副之貴，當賴軌匠，以祛蒙蔽。望之儼然，斯不言之益，何學之習邪！所謂與田蘇遊，忘其鄙心者，便當副往意，不宜沖讓。」轉尚書左僕射，領吏部如故。時帝讌群公于西堂，酒酣從容曰：「今名臣共集，何如堯舜時邪？」顗醉厲聲曰：「今雖同人主，何得復比聖世！」帝大怒而起，手詔付廷尉，將加戮，累日方赦之。及出，諸公就省，顗曰：「近日之罪，固知不至于死。」尋代戴淵為護軍將軍。尚書紀瞻置酒請顗及王導等，顗荒醉失儀，復為有司所奏。詔曰：「顗參副朝右，職掌銓衡，當敬慎德音，式是百辟。屢以酒過，為有司所繩。吾亮其極懽之情，然亦是濡首之誡也。顗必能克己復禮者，今不加黜責。」及王敦構逆

晉書卷六十九　列傳

刁協、陳東宮庶子溫嶠謂顗曰：「大將軍此舉似有所在，當無濫邪？」顗曰：「不然，人主自非堯舜，何能無失，人臣豈得舉兵以脅主！共相推戴，未能數年，一旦如此，豈云非亂乎！處仲剛愎强忍，狼抗無上，其意寧有限邪！」既而王師敗績，顗奉詔詣敦，敦曰：「伯仁，卿負我！」顗曰：「公戎車犯順，下官親率六軍，不能其事，使王旅奔敗，以此負公。」敦憚其辭正，不能荅。帝召顗於廣室，謂之曰：「近日大事，二宮無恙，諸人平安，大將軍故副所望邪？」顗曰：「二宮自如明詔，於臣等故未可知。」護軍長史郝嘏等勸顗避敦，顗曰：「吾備位大臣，朝廷喪敗，寧可復草間求活，外投胡越邪！」俄而與戴淵俱被收，路經太廟，顗大言曰：「賊臣王敦傾覆社稷，枉殺忠臣，陵虐天下，天地先帝之靈，當速殺之，無令縱毒！」語未終，收人以戟傷其口，血流至踵，顏色不變，容止自若，觀者皆為流涕。遂於石頭南門外并淵害之。初，敦之舉兵也，劉隗勸帝

晉書卷六十九　列傳

淩牟公云顗性寬裕以下乃增[illegible]

盡除諸王，司空導率群從詣闕請罪，值顗將入，導呼顗謂曰：「伯仁，以百口累卿。」顗直入不顧。既見帝，言導忠誠，申救甚至，帝納其言。顗喜，飲酒致醉而出。導猶在門，又呼顗。顗不與言，顧左右曰：「今年殺諸賊奴，取金印如斗大，繫肘。」既出，又上表明導，言甚切至。導不知而銜之。敦既得志，問導曰：「周戴南北之望，當登三司，無疑也。」導不荅。又曰：「若不三司，便應令僕邪？」又不荅。敦曰：「若不爾，正當誅爾。」導又無



言，敦乃殺之。斠注云此直王導情於敦以救顗耳顗之處導直入不顧而救有殺諸賊云云正顗之深心妙用昔漾漾集欲誅群陽侯群陽侯急則使人見平原若平原辭以獄急不可見陰求見華恩華乃臣大署釋之恬辟罪以平原倍已大怒既釋乃大此顗之救導正用平原之術也王導詖人事耳不及乃德而反殺之則導固負顗哉後料檢中書故事，見顗救己之表，執之流涕，告其諸子曰：「吾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幽冥之中，負此良友矣。」敦平後追贈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謚曰康，祀以少牢。顗性寬裕友愛過人，弟嵩嘗飲酒瞋目謂顗曰：「君才不

若正…之死庚凡以之作代文令木…之獻頭緒極多而標理脉然倫有歷例體法

增云二語名士未領

詳云伯仁中救王導豈乘人之弊者邪然殺諸凡氏一言導乃怨其乘人弊耳

及弟，乃橫得重名！」以所燃燭投之，顗無作色，徐曰：「阿奴火攻，固出下策耳。」[illegible]王導甚重之，嘗枕顗膝而指其腹曰：「卿此中何所有？」答曰：「此中空洞無物，然足容卿輩數人。」導亦不以為忤。初，顗以雅望獲海內盛名，儀容弘偉，善於俛仰，應答精神，足以蔭映數人，澹自持，能致人而未嘗往焉，後頗以酒失，太折資望，為僕射，略無醒日，時人號為三日僕射。庾亮曰：「周侯末年，所謂鳳德之衰



也。」顗聞之曰：「吾若萬里長江，何能不千里一曲邪。」顗兄弟皆居顯職，母嘗舉酒賜之曰：「吾本謂渡江托足無所，今復何憂。」嵩起曰：「不然。伯仁為人志大而才短，名重而識闇，好乘人之弊，此非自全之道。嵩性狼抗，亦不容於世。惟阿奴碌碌，當在阿母目下耳。」阿奴，顗次弟謨小字也。其後皆如嵩言。顗將殺，聯敦坐有一參軍，樗蒲馬於博頭被殺，因謂敦曰：「周氏奕世令望，而位不至公。及伯仁將登而墜，有

似下官此馬。敦曰、伯仁總角、於東宮相遇、一面披襟、便許之三事、何圖不幸、自貽王法、敦素憚顗、每見顗、輒面熱、雖復冬月、扇面手不得休、敦使繆坦籍其家、收得素簏數枚、盛故絮而已、酒五甕、米數石、在位者皆服其清約云、三子閎、恬、頤、閎字子驁、方直有父風、官至秘書監、謚烈、

史臣曰、夫太剛則折。至察無徒。以之爲政。則害于而國。用之行己。則凶于乃家。誠以器乖



容衆。非先王之道也。大連司寇、除侯王情、當約法之秋、獻斲棺之議、丞相行參軍宋挺以罪病死、劉隗請追貶挺官、引鄭人斲子家之棺以爲例、故云、玄亮剛愎、與物多違、雖有崇上之心、專行刻下之化、同薄相濟、並運天機、是使賢宰見疎、致物情於解體、權臣發怒、借其名以誓師、既而謀人之國、國危而苟免、見眤於主、主辱而𫠧生、自取流亡、非不幸也、若思閑爽、照理研幽、伯仁凝正、處腴能約、咸以高才雅道、叅際嚮容、及京室淪胥、抗言無撓、甘赴鼎而全操、蓋亦君而盡節者歟、雖頗於時論、尤其酒德、禮曰瑕不掩瑜、未足韜其美也、

列傳第三十九　晉書六十九　終

竟陵鍾惺原評　檇李蔣之翹刪定

句章張嘉炳參校

## 應詹

應詹字思遠、汝南南頓人、魏侍中璩之孫也、詹幼孤、事祖母甚謹、弱冠知名、性質素弘雅、物雖犯而弗之校、以學藝文章稱、司徒何劭見而奇之、初辟公府、為太子舍人、趙王倫以為長史、倫誅坐免、成都王穎辟為掾、時驃騎從事中郎諸葛玫委長沙王乂奔鄴、盛稱乂之非、玫有才辯、臨濟人士無不詣之、詹與玫有舊、歎曰、諸葛仁林、八字何與樂毅之相詭乎、評較道燕王書云云卒不見之、玫聞甚愧、鎮南大將軍劉弘、詹祖舅也、請為長史、委以軍政、著績漢南、遷南平太守、及洛陽覆沒、詹攘袂流涕、勸荊州刺史王澄赴援、澄使詹為檄、辭義壯烈、見者慷慨、然卒不能從、時天門武陵谿蠻並反、詹討降之、徙績面破割牲與盟、故其後天



伴云乃所較諸穹史亦是異提以為宋後稱易一不字更深

味云甲乃汁大右出也

下大亂、詹境獨全、百姓歌之曰、亂離既普、殆為灰朽、僥倖之運、賴茲應后、歲寒不凋、孤境獨守、拯我塗炭、惠隆丘阜、潤同江海、恩猶父母、其得人情如此、會蜀賊杜疇作亂、來攻詹郡、詹力戰摧之、尋與陶侃破杜弢於長沙、賊中多金寶、詹一無所取、唯收圖書、莫不歎之、於是元帝假詹建武將軍、賜爵潁陽鄉侯、會陳人王沖擁衆荊州、素服詹名、迎為刺史、詹以沖無賴、棄之、還南平、沖亦不怨、遷益州刺史、領巴東監軍、詹之出郡也、士庶攀車號泣、若戀所生、俄拜後軍將軍、詹上疏陳便宜曰、元康以來、賤經尚道、以玄虛宏放為夷達、以儒術清儉為鄙俗、永嘉之弊、未必不由此也、今雖有儒官、教養未備、非所以長育人材、納之軌物也、宜修辟雍、崇明教義、先令國子受訓、然後皇儲親臨釋奠、則普天尚德、率土知方矣、元帝雅重其才、深納之、頃之、出補吳國內史、以公事免、鎮北將軍劉隗出鎮

陸劉天云條詔切要為之後批亦皆深合時代宜并從之實行

以詹為軍司，加散騎常侍，累遷光祿勳。詹以王敦專制自樹，故優游諷詠，無所標明。及明帝將討敦，以問詹，詹厲聲慷慨曰：「陛下宜奮赫斯之威，臣等當負戈前驅，庶憑宗廟之靈，有征無戰。如其不然，王室必危。」帝以詹為護軍將軍、都督前鋒及朱雀橋南諸軍事。賊從竹格渡江，詹與建威將軍趙胤等擊之，斬賊率杜發，及敦平，封觀陽縣侯，食邑一千六百戶。上疏讓，不許。尋遷江州刺史。詹將行，上疏



曰：「自經荒弊，綱紀頹陵，清直之風既澆，糟粃之俗猶在，誠宜濯以滄浪之流，漉以吞舟之網，則幽顯明別，於變時雍矣。弘濟茲務，在乎官人。今南北雜錯，屬託者無保負之累，而輕舉所知，此博采所以未精，職理所以多闕。今凡有所用，宜隨其能，不而與眾主同乎褒貶，則人有慎舉之恭，官無廢職之咎。昔冀缺有功，胥臣蒙先茅之賞；子玉敗軍，子文受蔿賈之責。古既有之，今亦宜然。漢宣帝時二千石

清云何所不有四字有不可言不忍言不勝言之慨千里而來一種感慨可想

有居職修明者，則入為公卿，其不稱職，免官者皆還為平民，懲勸必行，故歷世長久。中間以來，遷不足競，免不足懼，或有進而失意，退而得分，莅官雖美，當以素論降替，在職實劣，直以舊望登敘，校游談為多少，不以實事為先後，以此責成，臣未見其兆也。今宜峻左降舊制，可二千石免官，三年乃得敘用，長史六年，戶口折半，道里倍之。此法必明，使天下知官難得而易失，必人慎其職，朝無惰官矣。」時



敦初平，人情未安，詹撫而懷之，莫不得其歡心，百姓賴之。疾篤，與陶侃書曰：「每憶密計，自沔入湘，頡頏繼絕，齊好斷金，子南我東，忽然一紀，其間事故，何所不有。足下建功嶠南，旋鎮舊楚；吾承乏幸會，來忝此州，圖與足下進共竭節本朝，報恩幼主，退以申尋平生，纏綿舊好。豈悟時不我與，長即幽冥，永言莫從，能不慨悵！今神州未夷，四方多難，足下年德並隆，功名俱盛，宜務建洪範，雖休勿休，至容

薄宏事方量得只一段便可存四注讚雅若其用疑不用及備三括宝許在所伝耳

至平、至謙至順、節自天祕之、苟無不利、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足下察吾此誠、以咸和元年卒。（元年晉作六年誤）册贈鎮南大將軍、儀同三司、諡曰烈。子玄嗣、位至散騎侍郎。初、京兆韋泓、喪亂之際、親屬遇饑疫竝盡、客遊洛陽、遂依詹。詹視之、情若兄弟、隨從有年、為營伉儷、置居宅。時元帝為丞相、詹并薦之曰、自遭喪亂、人士易操、至乃任運固窮、耿介守節者、鮮矣。伏見議郎韋泓、執心清沖、才識備濟、躬耕隴畝、



不煩人役、靜然居常、不豫政事、昔年流離、來在詹境、經寇喪資、一身特立、短褐不掩形、藜藿不充、朝而抗志彌篤、不遊非類、顏回稱不改其樂、泓有其分、明公輔亮皇室、恢維宇宙、四門開闢、英彥鳧藻、收春花於京輦、採秋實於巖藪。而泓抱璞荊山、未剖和璧。若蒙銓召、付以列曹、必能協隆雨味、緝熙庶績者也。帝即辟之、自後位至少府卿。詹卒、泓遂製朋友服、喪止宿草、追趙氏祀程嬰、杵臼之義、祭詹終身。

## 甘卓

陳云甘卓能與顧榮等共圖陳敏而不能與熊王承合謀武昌其兩甚人○蔣云之寫卓多疑少決情事不遺餘力讀書如見其人然以卓有可為之勞而復得貌該之忠果鄧奪本謀慨為之詠陽其剛百叩而百不惠其若木土偶人不死何俟○又云卓僧隹虎生在鄭寒謀論處此是以客作主法太史公往往市之

甘卓字季思、丹陽人、曾祖寧、為吳將、祖述、吳尚書、父昌、太子太傅。吳平、卓退居自守。郡



義計石冰州舉秀才、為吳王常侍。卓見天下大亂、棄官東歸、至歷陽、陳敏遂為其子景娶卓女、共圖縱橫之計、會周玘唱義、密使錢廣攻敏弟昶、敏遣卓討廣、頓兵朱雀橋南。會廣殺昶、玘告丹陽太守顧榮、共邀說卓、卓從之、遂詐疾迎女、斷橋收船南岸、共滅敏、傳首於京都。元帝初渡江、授卓前鋒都督揚威將軍、歷陽內史。其後討周馥、征杜弢、多所擒獲、以功賜爵南鄉侯、拜豫章太守、尋遷湘州刺史、

胡身之云：王敦憚周訪而不敢為逆，至其舉兵也，不以甘卓為慮，亦可謂奸雄矣。

將軍如故，進爵于湖侯。中興初，遷安南將軍、梁州刺史、假節、督沔北諸軍，鎮襄陽。卓外柔內剛，為政簡惠，善於綏撫，西土稱之。會王敦舉兵，遣使告卓，約與之俱下，卓乃偽許，而心不同。及敦升舟，卓不赴，使參軍孫雙詣武昌諫止敦。敦驚曰：甘侯前與吾語云何，而更有異，正當慮吾危朝廷耳。吾今下唯除姦凶，若事濟，當以甘侯作公。雙還報卓，卓不能決。或說卓且偽許敦，待敦至都而討之。卓曰：昔陳敏之亂，吾亦先從後圖，而論者謂懼逼而謀之，雖吾情本不爾，而事實有似，心恒愧之。今若復爾，誰能明我。卓遣使以敦旨告順陽太守魏該，該以親去其，該嘆拒之。時湘州刺史譙王承亦遣主簿鄧騫說卓曰：劉大連雖乘權寵，非有害於天下也。大將軍以其私憾稱兵向闕，雖託討亂之名，實失天下之望，此忠臣義士竭節之時也。昔魯連匹夫，猶懷蹈海之志，況受任方伯，位同體國者乎。今若舉



陳云邵人復益之疑

人之心，當桓文之舉，仗大順以撫逆節，擁義兵以勤王室，斯千載之運，不可失也。卓笑曰：桓文之事，豈吾所能，至於盡力國難，乃其心也。當共詳思之。參軍李梁說卓曰：昔隗囂跋扈，竇融保河西以奉光武，卒受其福。今將軍有重名於天下，但當案兵坐以待之。使大將軍事勝，當崇將軍以方面；如不勝，朝廷必以將軍代之。奈何釋此廟勝，決存亡於一戰邪。騫謂梁曰：光武創業之初，故隗竇得以文服從容顧望。今將軍之於本朝，非竇融之喻也；襄陽之於大府，非河西之固也。且人臣之義，安忍國難而不陳力，何以北面於天子邪。使大將軍平劉隗，還武昌，增石城之守，絕荊湘之粟，將軍安歸乎。勢在人手，而曰我處廟勝，未之聞也。卓尚持疑未決，騫又謂卓曰：今既不義舉，又不承大將軍檄，此必至之禍，愚智所見也。且議者之所難，以彼彊而我弱耳。今大將軍兵不過萬餘，其留者

蔣云決亦疑是缺耳

不能五千、而將軍見衆、既倍之矣、將軍威爲
天下所聞也、此府精銳、戰勝之兵也、擁毅鼎
精威名、仗節而行、豈王含所能禦哉、泝流之
衆、勢不自救、將軍之舉武昌、若摧枯拉朽、何
所顧慮乎、武昌既定、據其軍實、鎮撫二州、施
惠士卒、使還者如歸、此呂蒙所以克關羽也、
今釋必勝之策、安坐以待危亡、不可以言知
矣、願將軍熟慮之、時敦以卓不至、慮爲後患、
遣參軍樂道融苦要卓俱下、道融本欲背敦



因說卓襲之、語在融傳、卓素不果、至是得融
融說、遂決曰、吾本意也、乃與巴東監軍柳純、
南平太守夏侯承、宜都太守譚該等十餘人、
俱露檄遠近、陳敦肆逆、率所統致討、遣參軍
司馬讃孫雙奉表詣臺、參軍羅英至廣州、與
陶侃刻期、鄧騫虞沖至長沙、令譙王承堅守、
征西將軍戴淵在江西、先得卓書、表上之、臺
內皆稱萬歲、武昌大驚、傳卓軍至、人皆奔散、
詔遷卓爲鎮南大將軍侍中都督荊梁二州

蔣云事ヶ北淌復缺耳

諸軍事、陶侃得卓信、即遣參軍高寶率兵北
下、敦懼、遣卓兄子行參軍印說卓曰、君此自
是臣節、不相責也、吾家計急、不得不爾、想便
旋軍襄陽、當更結好、卓雖慕忠義、其性多
疑少決、軍次堵口、欲待諸方軍同出、稽留
旬不前、時敦既入建康、乃遣臺使以騶虞幡
駐卓、卓聞周戴遇害、流涕謂印曰、吾之所憂、
正謂今日、每得朝廷人書、常以胡寇爲先、不
惜忽有蕭牆之禍、且使聖上元吉、太子無恙、



陳云多首少快王祉身而川

吾臨敦上流、亦未敢便危社稷、吾適徑據武
昌、敦勢逼、必劫天子、以絕四海之望、不如還
襄陽、更思後圖、即命旋軍、都尉秦康說卓曰、
今將軍欲取敦不難、但分兵斷彭澤、使敦上
下不得相越、其衆自然離散、可一戰擒也、將
軍既有忠節、中道而廢、更爲敗軍、竊爲將軍
不取、且將軍之下、士卒各欲其利、便求西還、
亦恐不可得守也、卓不從、樂道融亦日夜勸
卓速下、卓性先寬和、忽便彊塞、徑還襄陽、意

氣騷擾，衆動失常，識者知其將死矣。王敦何
無忌及家人皆勸卓令自警，卓聞諫輒怒，遂
散兵使大佃而不爲備，功曹榮建固諫不納。
襄陽太守周慮，密承敦意，詐言湖中多魚，勸
卓遣左右皆捕魚，乃襲卓于寢室，殺之，傳首
于敦，并殺其四子。鄧騫字長真，長沙人，爲譙
王丞主簿，使說卓，欲留爲參軍，騫不可，及反
承爲魏乂所敗，乂求騫甚急，鄉人皆爲之懼。
騫笑曰，欲用我耳，彼新得州，多殺忠良，是其

求賢之時，豈以行人爲罪，乃往詣乂，乂喜曰，
君所謂古之解揚也。見左傳以爲別駕。

## 卞壼

蔣云望之之仗節圖難無論已卽其正色立朝欲推奏任達諸人可厚識左祇柱凡所建議並是巖然可見壯君子平居在朝有敢言之忠斯爲臨難有敢死之志耳

卞壼字望之，濟陰人父粹，以清辯鑒察稱。兄
第三人，並登宰府，世稱卞氏六龍，玄仁無雙。
玄仁，粹字也。惠帝初爲尚書郎，及楊駿誅，粹
右丞，封成陽子，稍遷至右軍將軍。張華之誅，
粹以華壻免官。齊王冏輔政，爲侍中、中書令，
進爵爲公，後同河南尹李含、侍中馮蓀謀誅
長沙王乂，事泄，爲乂所害。壼弱冠有名譽，以
家禍隱居鄉里，永嘉中，除著作郎，襲父爵，征
東將軍周馥請爲從事中郎，不就，遭本州傾
覆，東依徐州刺史裴盾，盾以壼行廣陵相。元
帝鎭建鄴，召爲從事中郎，委以選舉，甚見親
待，出爲明帝東中郎長史，遭繼母憂，既葬，遂

復舊職，不就，壼上牋自陳，帝以其辭苦，不之
逼，服闋，爲世子師，壼前後居師佐之任，盡匡
輔之節。一府貴而憚焉。中興建，補太子中庶
子，轉散騎常侍，侍講東宮，遷太子詹事，以公
事免，尋復職，轉御史中丞，忠於事上，權貴屏
跡。時淮南小中正王式，繼母前夫終，更適式
父，式父終，喪服訖，議還前夫家，前夫家亦有
繼子，奉養至終，遂合葬於前夫。式自云父臨
終，母求去，父許諾，於是制出母齊衰朞，壼奏

曰就如式父臨終許諾，必也正名，依禮爲無
所據。若夫有命，須顯七出之責，當存時棄之，
無緣以絕義之妻，留家制服。若式父臨困謬
亂，使去留自由者，此必爲相要以非禮，則存
亡無所得從，式宜正之以禮。魏顆父命不從
其亂，陳乾昔欲以二婢子殉，其子以非禮不
從，春秋禮記善之，並以妾媵猶正以禮，況其
母乎。式母於夫，生事奉終，非爲既絕之妻。夫
亡制服，不爲無義之婦。自云守節，非爲更嫁，

晉書卷七十　列傳

離絕之斷，在夫沒之後。夫之既沒，是其從子
之日。而式以爲出母，此母以子出也。致使存
無所容居，沒無所託也。寄命於他人之門，埋
尸於無名之冢。若式父亡後，母尋沒於式家，
必不以爲出母明矣。許諾之命，一耳，以爲母
於同居之時，至沒前子之門而許以爲母此
爲制離絕於二居，裁出否於義斷，離絕之斷，
非式而誰。假使二門之子，皆此母之生，母沒
前子，求去永絕，非禮於後家，還反又非禮於

前門，去不可去，還不可還，則爲無寄之人也。
式必內盡匡諫，外極防閑，不絕明矣。何至守
不移於至親，略情禮於假繼乎。繼母如母，聖
人之教，式爲國士，閨門之內，犯禮違義，開闢
未有，於父則無追亡之善，於母則無孝敬之
道，存則去留自由，亡則合葬路人，可謂生事
不以禮，死葬不以禮者也。虧損世教，不可以
居人倫銓正之任。疏奏，式付鄉邑清議，廢棄
終身。壼遷吏部尚書。王含之難，加中軍將軍。

晉書卷七十　列傳

含滅，以功封建興縣公。尋遷領軍將軍。明帝
不豫，領尚書令，與王導等俱受顧命輔幼主。
復拜右將軍。帝崩，成帝即位，群臣進璽，司徒
王導以疾不至。壼正色於朝曰：「王公豈社稷
之臣邪。大行在殯，嗣皇未立，豈人臣辭疾之
時。」導聞之，輿疾而至。皇太后臨朝，壼與庾亮
對直省中，共參機要。時召南陽樂謨爲郡中
正，潁川庾怡爲廷尉評，謨、怡各稱父命不就。
壼奏曰：「人無非父而生，職無非事而立。有父

壼云阮以禮法 [illegible]

必有命，居職必有悔，有家必私其子，此為天
者無民，而君臣之道廢矣。樂廣、庾珉、受寵聖
世，身非己有，況及後嗣而可專哉，所居之職，
若順夫群心，則戰戍者之父母，皆當命子，不
以處也。誠怡不得已，各居職，是時王導稱疾
不朝，而私送車騎將軍郗鑒，壼奏以導虧法
從私，無大臣之節，請免官，雖事寢不行，舉朝
憚之。壼幹實當官，[illegible] 以褒貶為己任，勤於吏事，
欲軌正督世，不肯苟同時好，然性不弘裕，才



不副意，故為諸名士所少，阮孚謂之曰，卿無
閑泰，常如含瓦石，不亦勞乎。壼曰，諸君以道
德恢弘，風流相尚，執鄙吝者，非壼而誰。時貴
遊子弟，多慕王澄、謝鯤為達，壼厲色於朝曰，
悖禮傷教，罪莫大焉，中朝傾覆，實由於此。欲
奏推之，導、亮不從，乃止。壼息婚，朝廷以壼居
甚貧約，詔特賜錢五十萬，不受。尋拜光祿大
夫，加散騎常侍。時庾亮將徵蘇峻，言於朝曰，
峻狼子野心，終必為亂，今日徵之，縱不順命，

為禍猶淺，若復經年，不可復制，此晁錯勸漢
景帝削七國事也。當時議者，無以易之。獨壼
固爭，謂亮曰，峻擁強兵，多藏無賴，且逼近京
邑，路不終朝，一旦有變，易為蹉跌，宜深思遠
慮，恐未可倉卒。亮不納。壼知必敗，與平南將
軍溫嶠書曰，元規召峻意定，此國之大事。峻
已出狂意，而召之，是更速其禍也，必縱毒蠚
以向朝廷。朝廷威力雖盛，不知果可擒不。王
公亦同此情。吾與之爭甚懇切，不能如之何。



本出足下，為外藩任，而今恨出足下在外。構
得相與共諫止之，或當相從耳。壼司馬任台
勸壼宜畜良馬，以備不虞。壼笑曰，以逆順論
之，理無不濟，如其不然，豈須馬哉。峻果稱兵
詔復以壼為尚書令、右將軍、領右衛將軍。峻
至東陵口，詔壼都督大桁東諸軍事，與侍中鍾
雅，率郭默、趙胤等，及峻戰於陵西，壼等大敗，
死傷者以千數。壼、雅並還節，詣闕謝罪。峻進
攻青溪，壼率諸軍距擊，不能禁。賊因放火燒

宮寺，六師敗績。壼時發背創，猶未合，力疾收散衆及左右吏數百人，攻賊麾下，苦戰，遂死之。二子眕、盱，以父沒，相隨赴敵，同見害。壼妻裴氏撫二子尸哭曰：「父為忠臣，汝為孝子，夫何恨乎！」徵士翟湯聞之，亦嘆曰：「父死於君，子死於父，忠孝之道，萃於一門矣。」及峻平，朝議贈壼驃騎將軍，加侍中。尚書郎弘訥以為未副衆望，於是改贈侍中、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忠貞，祠以太牢。子眕散騎侍郎，眕弟盱奉車都尉。眕子誕。咸康六年，成帝追思壼，下詔曰：「壼立朝忠恪，喪身寇難，封懸遠，租秩薄少，妻息不贍，以為慨然。可給實戶廩。」其後盜發壼墓，尸僵，鬢髮蒼白，面如生，兩手悉拳，爪甲穿達手背。安帝乃詔給錢十萬，以修塋兆，王今猶任。



劉超

蔣云患者易作恚氣譖者迸于遠逊凡兩字恆著相背到世殊能皆有之故史亦積續不厭煩瑣慎狀無遺行似漢書萬石君傳

劉超字世瑜，其先為漢城陽王，七世封琅邪臨沂之慈鄉，因家焉。超少有志尚，為縣小吏，稍遷國記室掾，以忠謹清慎為元帝所拔，恆親侍左右。從渡江，轉安東府舍人，專掌文檄。相府建，又為舍人。于時天下擾亂，伐叛討貳，超自以職在近密，而書跡與帝手筆相類，乃絕不與人交書。時出休沐，閉門不通賓客，由是賜爵原鄉亭侯，食邑七百戶，轉行參軍。中興建，為中書舍人，拜騎都尉、奉朝請。時臺閣初



建，庶績未康，超職典文翰，而畏慎靜密，彌見親待。加以處身清苦，衣不重帛，家無儋石之儲。每帝所賜，皆固辭曰：「凡陋小臣，橫竊賞賜，無德而祿，殃咎是懼。」帝嘉之，出補句容令，推惠政，為民所懷。常年賦稅，主者常自四出結評民家貲。至超，但作大函，特別付之，使各自書家產，投函中，訖，送還縣。民皆依實投上，課輸所入，有踰常年。入為中書通事郎，以父憂去官。既葬，屬王敦反，詔超復職，又領安東上

先得之耳

將云君子營故摧仕但恨不紛

將軍，尋六軍敗散，唯超案兵直衞，帝感之，遣歸終喪禮。及錢鳳構禍，超帥合義士，從明帝征鳳。事平，封零陵伯。帝以超家貧，妻子恒[illegible]不贍，手詔褒之，賜以魚米，不受。超後須純色牛，市不可得，啓買官外廐牛，詔賜之。出為義興太守，未幾，徵拜中書侍郎，拜受往還，朝廷莫有知者。會帝崩，穆后臨朝，遷射聲校尉。時軍校無兵，義興人多義，隨超，因統其衆以宿衞，號為君子營。咸和初，遭母憂去官，哀服不離身，朝夕號泣，朔望輒步至墓所，哀感路人。及蘇峻謀逆，超代趙胤為左衞將軍。時京邑危逼，朝士多遣家人入東避難，義興故吏咸迎超家，超不聽，盡以妻孥入處宮內。及王師敗績，王導以超為右衞將軍，親侍成帝。屬太后崩，衞禮章損闕，超躬率將士奉營山陵。峻遷車駕从石頭，時大雨，道路沈陷，超與侍中鍾雅步侍左右，賊給馬不肯乘，而悲哀慷慨。峻聞而惡之，然未敢害也。以其親信許方



等補司馬督、殿中監，外託宿衞，內實防禦超等。時饑饉米貴，峻問遺一無所受，繾綣朝夕，臣節愈恭。帝時年八歲，雖幽厄之中，超猶啓授孝經、論語。會溫嶠等至，蘇峻誅，後超與懷德令匡術、建康令管旆等謀欲奉帝出躋沐。及期事泄，峻弟逸使任讓將兵入收超及鍾雅。帝抱持悲泣曰：「還我侍中、右衞！」讓奉而殺之。及賊平，陶侃與任讓有舊，為請其死，帝曰：「是殺我侍中、右衞者，不可赦。」遂誅讓。及超將改葬，帝痛念之不已，詔遷高顯近地葬之，使出入得瞻望其墓，追贈衞尉，謚曰忠。子膺嗣，歷中書侍郎、下邳內史。

## 鍾雅

鍾雅字彥冑，潁川人，少孤，好學有才志，舉四行，除汝陽令，入為佐著作郎，丁母憂去官，服闋復職。東海王越請為參軍，遷尚書郎，避亂東渡，元帝以為丞相記室參軍，頃之，拜散騎郎，轉尚書右丞，尋補宣城內史。錢鳳作逆，

廣武將軍，率衆屯青弋。廣德人周玘起兵應鳳，雅督玘斬之。欲拜尚書左丞。明帝崩，遷御史中丞。時國喪未朞，而尚書梅陶私奏女妓，雅劾奏曰：「臣聞放勳之殂，八音遏密，雖在凡庶，猶能三載。自茲以來，歷代所同。肅祖明皇帝崩背萬國，當朞來月，聖主縞素，泣血臨朝，百僚慘愴，動無歡容。陶無大臣忠慕之節，家庭侈靡，聲妓紛葩，絲竹之音，流聞衢路，宜加放黜，以整王憲。」時穆后臨朝，特原不問。雅直



法繩違，百僚皆憚之。北中郎將劉遐卒，遐部曲作亂，詔郭默討之，以雅監征討軍事。事平，拜驍騎將軍。蘇峻之難，詔雅爲前鋒監軍、假節，領精勇千人以距峻。雅以兵少，不敢擊，退還。拜侍中。尋王師敗績，雅與劉超並侍衛天子。或謂雅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古之道也。君性亮直，必不容於寇讎，何不隨時之宜，而坐待其斃乎？」雅曰：「國亂不能匡，君危不能濟，各遜遁以求免，吾懼董狐執簡而至矣。」時庾

亮奔於尋陽，將去，顧謂雅曰：「後事深以相委。」雅曰：「棟折榱崩，誰之責也。」亮曰：「今日之事，不容復言。」雅曰：「想足下不愧荀林父耳。」見左傳。及峻逼遷車駕幸石頭，雅與右衛將軍劉超流涕步從。明年，並爲賊所害。追贈光祿勳。

列傳第四十 晉書七十 終

竟陵鍾　惺原評　檇李蔣之翹删定
雲間李　雯叅校

孫惠　删

熊遠

熊遠字孝文、南昌人、祖翹、嘗爲石崇蒼頭、而性廉直、有士風、黃門郎潘岳見而稱異、勸崇免之、乃還鄉里、遠有志尚、縣召爲功曹、不起、彊與衣幘、扶之使謁、十餘日、薦於郡、郡辟爲文學掾、遠曰、辭大不辭小也、固請留縣、州辟主簿、別駕、舉秀才、除監軍華軼司馬、領武昌太守、元帝爲丞相、召爲主簿、遂就刻、多所奏記、皆稱因大義、時議美之、建興初、正旦將作樂、遠諫曰、昔堯崩、四海遏密八音、禮、內年天子微樂滅勝、孝懷皇帝、梓宮未反、豺狼當塗、人神同忿、公明德茂親、社稷是賴、況社稷璣聚湘川、比歲征行、百姓疲弊、故使義衆奉迎未舉、誠復端正始之初、貢士鱗萃、南北靈集、有識之士、於是覩禮、昔齊桓貫澤之會、有憂中國之心、不召而至者數國、及葵丘自矜、叛者九國、人心所歸、惟道與義、今明公將紹皇綱於既往、恢霸業於來茲、當必表道德之軌、闡忠孝之儀、明仁義之統、弘禮樂之本、使四方之士、退懷嘉則、若徒棨耳目之觀、崇戲弄之好、懼違雲韶雅頌之美、非納軌物、有塵大教、謂宜設饌、以賜群下而已、元帝納之、轉丞相參軍、是時琅邪國侍郎王鑒、勸帝親征杜弢、遠以自渡江來、文武將吏、度支籌量、舟輿器械、未能足用、乃上疏止之、會弢已平、轉從事中郎、累遷太子中庶子、尚書左丞、散騎常侍、帝每謂遠曰、卿在朝正色、忠亮至到、可謂王臣也、吾所欣賴、卿其勉之、及中興建、轉御史中丞、時尚書刁協用事、衆皆憚之、尚書郎盧綝將入直、遇協于大司馬門外、協醉、使綝避之、綝不廻、協令威儀牽捽綝墮馬、至協車前而後釋、遠奏免協官、時冬雷電、且大雨、


晉書卷七十一　傳　十一

前云三失雖平
寧郁負存選官
用人成故以下
執經或摘野或
被防議書亞今
敘約為此詞理
詩然有實際專
文文字大約用
東京調云

帝下書，責躬引過。遠復上疏曰：「被庚午詔書，
以雷電震，暴雨非時，深自刻責，雖禹湯罪己，
未足以踰。臣闇於天道，竊以人事論之，陛下
節儉敦朴，愷悌流惠，而王化未興者，皆群公
卿士不能夙夜在公，以益大化，素飡負乘，秕
穢明時之責也。今逆賊猾夏，暴虐滋甚，二帝
幽殯，梓宮未反，四海延頸，莫不東望，而未能
遣軍北討，讎賊未報，此一失也。昔齊侯既敗，
七年不飲酒食肉，況此恥尤大，臣子之責，寧



在枕戈，為王前驅，若此志未果者，當上下克
儉，恤民養士，徹樂減膳，惟修戎事。陛下憂勞
於上，而群官未同戚容於下，每有會同，務在
調戲酒食而已，此二失也。選官用人，不料實
德，惟在白望，不求才幹，鄉舉道廢，請託交行，
有德而無力者退，修望而有助者進，稱職以
違俗見譏，虛資以從容見貴，是故公正道虧，
私塗日開，強弱相陵，冤枉不理。今當官者以
理事為俗吏，奉法為苛刻，盡禮為諂諛，從容

為高妙，放蕩為達士，驕蹇為簡雅，此三失也。
世所謂失者，公法加其身，私議貶其非，轉見
排退，陸沈泥滓；世所謂善者，王法所不加，清
論美其賢，漸相登進，仕不輟官，攀龍附鳳，翱
翔雲霄，遂使世人削方為圓，撓直為曲，豈待
顧道德之清塗，踐仁義之區域乎。是以萬機
未整，風俗偽薄，皆此之由。不明其黜陟，以審
能否，此則俗未可得而變也。今朝廷群司，以
從順為善，相違見貶，不復論才之曲直，言



得失也。時有言者，或不見用，是以朝少辯爭
之臣，士有祿仕之志焉。郭廣上書，武帝擢為
屯留令，又置諫官，所以容受直言，誘進將來。
故人得自盡，言無隱諱，任官然後爵之，位定
然後祿之，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此
猶歷試諸難，而今先祿不試，甚違古義，亂之
所由也。求才急於疏賤，用刑先於親貴，然後
令行禁止，野無遺滯。堯取舜於仄陋，舜拔賢
於巖穴，姬公不尚繩於夫倫，仲尼不虧法於

孔懷、分朝廷法吏、多出於寒賤、是以章書日
奏、而不足以懲物、官人選才、而不足以濟事。
宜招賢良於屠釣、聘耿介於丘園、若此道不
改、雖并官省職、無救弊亂也。能哲而惠、何憂
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
此官得其人之益也。累遷侍中、出補會稽內
史。時王敦作逆、沈充舉兵應之、加建威將軍、距
不受、不輸軍資於充、保境安衆而已。敦至石
頭、深憚其正而有謀、諷朝廷徵還、拜太常卿、



加散騎常侍、乃自引為長史、數月病卒。

王鑒

蔣云此傳無他事惟有請親征一疏雖日熙達讓沮湘賊自平而此疏幾若虛設然其詞義激烈能令聽者致協不可自安若中興建復舒如此一疏以勸帝北伐則祖士稚事業尚易與耳

王鑒字茂高、堂邑人也。少以文筆著稱、初為
元帝琅邪國侍郎。時杜弢作逆、江湘流弊、王
敦不能制、朝廷深以為憂。鑒上疏勸帝征之、
曰、天禍晉室、四海顛覆、喪亂之極、開闢未有。

明公遭歷運之厄、當陽九之會、聖躬負伊周
之重、朝廷匡合之望、方將振長轡而御八
荒、掃河漢而清天塗。所藉之資、江南之地。蓋
九州之隅角、垂盡之餘民耳。而百越鴟視於
五嶺。蠻蜀狼顧於湘漢。江州蕭條、白骨塗地、
豫章一郡、十殘其八。繼以荒年。公私虛匱。倉
庫無旬月之儲。三軍有絕乏之色。賦斂搜奪、
周而復始。卒散民流。相望於道。殘弱之源、因
深。全勝之勢未舉。驚懼雲旗反旆。元戎凱入、



未在旦夕也。昔齊旅未捷。而申侯懼其老。況
暴甲三年。介冑生蟣蝨。而可不深慮者哉。況
揚本六郡之地。一州封域耳。若兵不時戢。民
不堪命。三江受敵。彭蠡振擀。是賊踰我垣牆
之內。闚我室家之好。瀆武之衆易動。驚弓之
鳥難安。鑒之所甚懼也。去年已來、累喪偏將、
軍師屢失、送死之寇、兵厭奔命、賊量我力矣。
雖繼遣偏裨、懼未足成功也。愚謂尊駕宜親
幸江州、然後方召之臣、其力可得而宜。熊羆

將云語辯析劍有詞於世淡流不知其質訖江在其文又應練矣

之士，其銳可得，而畬進左軍於武昌，爲賊[illegible]之重，建名將於安成，連甘卓之壘，而堅文夷西撫鐵火，要害之地，勒勁卒以除之，深溝堅壁，按精甲而守之，六軍既贍，戰士思奮，爾乃乘隙騁奇，擾其窟穴，顯示大信，開以生塗，杜弢之頸，固以鎖於麾下矣。議者將以大舉役重，民不可擾，鑒謂不擾以制敵，愈於放敵而常擾也。夫四體者，人之所甚愛，苟宜伐病，則側肌剖骨矣，然守不可虛，鑒謂王導可委以



蕭何之任，或以小賊方斃，不足動千乘之重。鑒見王彌之初，亦小寇也，官軍不重其威，使逆得肆其變，卒令溫懷不守，三河傾覆，致有今日之弊，此已然之明驗也。蔓草猶不可長，況虎兕之寇乎。當五霸之世，將非不良，士非不勇，征伐之役，君必親之，故齊桓免胄於邵陵，晉文擐甲於城濮，昔漢高光武二帝，征無遠近，敵無大小，必手振金鼓，身當矢石，櫛風沐雨，壺漿不贍，馳騖四方，匪遑寧處，然後皇

基克構，元勳以融，今大弊之極，劇於喪代，崇替之命，繫我而已，欲使鑾旂無野次之役，聖躬違風塵之勞，而大功坐就，鑒未見其易也，魏武既定中國，親征柳城，勞於盧龍之嶺，頓轡重塞之表，非有當時烽燧之虞，鑒一日縱敵，終已之患，雖戎軒蒙嶮，不以爲勞，況急[illegible]此者乎。劉先主躬踰漢山，而夏侯之鋒摧，吳僞祖親泝長江，而關羽之首懸，袁紹猶豫後機，挫衄三分之勢，劉表臥守其衆，卒亡全楚



之地，歷觀古今撥亂之主，雖聖賢未有高拱閑居，不勞而濟者也，前鑒不遠，可識著龜，議者或以當今暑夏，非出軍之時，鑒謂今宜嚴戒，須秋而動，高風啟塗，龍舟電舉，終不十日可到豫章，豫章去賊，尚有千里之限，但聯之以威靈，則百勝之理濟矣，既掃清湘野，滌蕩楚郢，然後班爵序功，酬將士之勞，卷甲韜旗，廣農桑之務，播愷悌之惠，除煩苛之賦，比及數年，國富兵彊，龍驤虎步，以威天下，何患而

壽云頵所言凡其無補漂游事事皆可行於江左者臣所不能行者則二者懸亡可勝大息

不服，何往而不濟。桓文之功，不難想也。今借一衆之勞，而緩垂死之寇。誠國家之大恥，臣子之深憂也。鑒以凡瑣，謬蒙獎育，思竭愚忠，以補萬一。芻蕘之言，聖主不棄，戍卒之謀，先後採之。乞留神鑒，思其所陳。疏奏，帝深納之，帥命中外戒嚴，將自征咬，會咬已平，故止。中興建，拜駙馬都尉、奉朝請，出補永興令，大將軍王敦請為記室參軍，未就而卒。文集傳於世。



陳頵

陳頵字延思，陳國人也。少好學，有文義。父旂，立宅起門，頵曰："當使容馬車。"旂笑而從之。仕為郡督郵，撿獲隱匿者三千人，為廿州最。太守劉享拔為主簿，州辟部從事，乘馬車還家，宗黨榮之。劾按沛王韜獄未竟，會解結為刺史，韜因河間王顒屬結，至大會，結問主簿史鳳曰："沛王貴藩，州據何法而擅拘邪？"時頵在坐，對曰："甲午詔書，刺史銜命，國之外臺，其非

朱全古云匯憲趙齊多有不背於見造所救之承可為擬制

陳云頵真名士

所部而在境者，刺史並糾，事微文墨，前後列上，七被詔書，如州所劾，無有違謬。"結曰："人言不足懇也。"元康中，舉孝廉，齊王冏起義，州遣頵將兵赴之，拜駙馬都尉，尋避亂江西，歷陽內史朱彥引為參軍，領東從事中郎，袁琇薦之於元帝，遷鎮東行參軍事、典法兵二曹。頵與王導書曰："中華所以傾弊者，正以取才失所，先白望而後實事，浮競驅馳，互相貢薦，言重者先顯，言輕者後敘，遂相波扇，如水波遷風相扇而



乃至凌遲。加有莊老之俗，傾惑朝廷，養望者為弘雅，政事者為俗人，王職不恤，法物墜喪。夫欲制遠，先由近始，故出其言善，千里應之。今宜改張，明賞信罰，拔卓茂於密縣，顯朱邑於桐鄉，然後大業可舉，中興可冀耳。"導不能從。述與初版補錄事參軍，參佐掾屬多設解故以避事，任頵議諸僚屬乘昔西臺養望餘弊，小心恭肅，更以為俗，偃蹇倨慢，以為優雅，至今朝士縱誕，臨事遊行，漸弊不革，以至

傾陷，故有邪之屋，突直而焚燎，千里之隄，蟻垤而穿敗。古人防小以全大，愼微以杜萌。自今臨使稱疾者，皆免官。初，三王之誅趙王倫也，制己亥格以賞功，自此循而用之。頵上言曰：聖王懸爵賞功，制罰糾違，斯道苟明，人赴水火。凡名器之貴，不可妄假，非才謂之致寇。寵厚戒在斯言。昔趙王篡逆，惠皇失御，三王起義討之，故設己亥義格，厚賞以結人心，此自一切之法，非常倫之格也。其後功無大小，



皆以格所，乃至金紫佩士卒之身，符策委庸隸之門，使天官降辱，王爵黷賤，非所以正皇綱、重名器之謂也。請自今以後，宜停之。頵以孤寒，數有奏議，朝士多惡之，出除譙郡太守。太興初，以疾徵，久之，白衣兼尚書，因陳時務以爲：昔江外初平，中州荒亂，故貢舉不試，宜漸循舊制，試以經策。又馬隆孟觀，雖出貧賤，勳濟甚大，以所不習而統戎事，鮮能以濟。宜開舉武略任將率者，言問核試，盡其所能，然後隨才授任，舉十得一，猶勝不舉，況或十得二三。且爲降卒，七世內侍，由余戎狄，入爲秦相，豈藉華宗之族，見齒於奔競之流乎？宜引幽滯之雋，抑華校實，則天清地平，人神感應矣。後拜天門太守，殊俗安之，選腹心吏爲荊州參軍，若有調發動靜，馳白，故恒得宿辦。陶侃征遷，頵先至巴陵上禮，侃以爲能，表爲梁州刺史，綏懷荒弊，皆有威惠。梁州大姓區……嫉妬流言，頵老疾不堪政，侃召頵還，以西……



太守蔣英代之。尋卒。

高崧　闕

列傳第四十一　　晉書七十一　終

竟陵鍾惺原評

檇李蔣之翹刪定

同邑湯孫叅挍

## 郭璞

鍾云郭景純生亂世知王敦作逆方
不能救而又度不能免至自肆于文
章不可自晦于仙術不可無已而托
之嗜酒好色此信陵君飲醇酒近婦
女及范文子使祝宗祈死意也至是
一片宿促悲憤所出觀其哭陳遂有
焉知非禍之言則璞之嗜酒好色者
負情遇見於此矣士生太平安得雄
之○蔣云璞卜筮厭勝之術其事序
茂童兒狀豎莫不眩耀好事者因附



[illegible]
璞省刑疏中觀象告咎論非拔象荼
不遇拂理所及能致微與耳則所其
神鬱見懸除忽幻封之說非也璞書
南郊賦帝見而嘉之召馬若作是執
自帝草率時便漢其告成之墻及攻
一符驗反漢不為之毀與而乃以詞
試見知則所載底井衆睽之占非也
璞云我命盡今日日中亦知生死有
命不可少假片刻則謂不自免何以
福人所謂路福代王導之袁宥誅教
既馬之死非也況璞莽夫任容就云
爲固以禮正不闢以奇邪璞固敦神
術而不為悖網可知所謂於節王人
婣而殺赤衣之鬼以恐之者非也其
涎者自不足論弟為之乾璞言璞亦
可彥知數而不何雖者矣發其所受
有不歎而故機其敢以哉生豈所畫

舊云他忽事義
河媽似到學力
亦滑

然術不誠修身以俟者邪果知術歟
亦云則璞字終有懸一陸欲死不得
之況殊為可爲乃復謬寺仮發術乃
段設達道于洞曷之則河為也盡乎
故為之則次其傳歸不能盡除怪圖
之論亦庶幾漢傳東方京房遺意矣

郭璞字景純，河東聞喜人也。父瑗，尚書都令史。時尚書杜預有所增損，瑗多駁正之，以公方著稱，終於建平太守。璞好經術，博學有高才，而訥於言論，詞賦為中興冠。有郭公者，客居河東，精卜筮，璞從受業。公以青囊中書九卷與璞，由是遂洞五行、天文、卜筮之術，雖京



管不能過也。惠懷之際，河東先擾，璞筮之，投策而嘆曰：嗟乎，黔黎將湮於異類，桑梓其翦為龍荒乎。於是結姻昵及交遊數十家，欲避地東南。抵將軍趙固，會固所乘良馬死，固惜之，不接賓客。璞至，門吏不為通。璞曰：吾能活馬。吏驚入白固。固趨出曰：君能活吾馬乎？璞曰：得健夫二三十人，皆持長竿，東行三十里，有丘林社廟者，便以竿打拍，當得一物，急持歸。得此，馬活矣。固如其言，果得一物，似猴，持

評曰可曰景純
閔時救之深衷
不自靖獻江流
以見志亦將有
據汾之意焉爾
讀者謂以中興
王宅江外云云
論非其志矣

蹄，此物見馬死，便噓吸其鼻頂之，馬起，奮迅
嘶鳴，食如常，不復見向物。固奇之，厚加資給。
行至廬江，太守胡孟康被丞相召為軍諮祭
酒，時江淮清晏，孟康安之，不應命。璞為占曰，
敗。康不信，從數旬而廬江果陷。璞既過江，宣
城太守殷祐引為參軍。時有物大如水牛，灰
色卑腳，腳類象，胸前尾上皆白，力大而遲鈍，
見於城下，祐使人伏而取之，家莫能識，令璞
作卦，遇遯之蠱，其卦曰，艮體連乾，其物壯巨，



山潛之畜。十兕匪虎，身與鬼并，精見二牛。
卦名之，是為驢鼠。王導深重之，逆請參己軍
事。璞著江賦，其辭甚偉，為世所稱。太無熟
帝有事於南郊，璞復作南郊賦，獻之，帝見而
嘉焉，以為著作佐郎。于時陰陽錯繆，而刑獄
繁興，璞上疏曰，臣聞春秋之義，貴元慎始，故
分至啟閉，以觀雲物，所以顯天人之統，存休
咎之徵。臣不揆淺見，輒依歲首粗有所占，卦
得解之既濟，按爻論思，方涉春，木王龍德之

時，而為廢水之氣，來見乘加，升陽未布，隆陰
仍積，坎為法象，刑獄所麗，變坎加離，厥象不
燭，以義推之，皆為刑獄殷繁，理有壅濫。又
去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太白蝕月，月者屬坎，
群陰之府，所以照察幽情，以佐太陽者也。
太白金行之星，而來犯之，天意若曰，刑理失
中，自壞其所以為法者也。臣術學庸近，不練
內事，卦理所及，敢不盡言。又去秋以來，沉雨
跨年，雖為金家涉火之祥，然亦是刑獄充濫



怨歎之氣所致。往建興四年十二月中，行丞
相令史淳于伯刑於市，而血逆流長標。伯者
小人，雖罪在未允，何足感動靈變，致若斯之
怪邪。明皇天所以保祐金家，子愛陛下，屢見
災異，殷勤無已。陛下宜側身思懼，以應靈譴。
皇極之謫，事不虛降。不然，恐將來必有愆陽
苦雨之災，崩震薄蝕之變，狂狡蠢戾之妖，以
益陛下旰食之勞也。臣謹尋按舊經，尚書有
五事供禦之術，京房易傳有消復之救，所以

繇咎而致慶，因異而邁政。故木不生庭，太戊無以隆；雉不鳴鼎，武丁不為宗。夫寅畏者所以享福，怠傲者所以招患，此自然之符應，不可不察也。案解卦繇云：「君子以赦過宥罪。」既濟云：「思患而豫防之。」臣愚以為宜發哀矜之詔，引在予之責，蕩除瑕釁，贊陽布惠，使幽斃之人應蒼生以悅育，否滯之氣隨谷風而紓散。此亦寄時事以制用，藉開塞而曲成者也。臣竊觀陛下貞明仁恕，體之自然，天假其祚，



奄有區夏，啟重光於已昧，廓四祖之遐武，祥靈表瑞，人鬼獻謀，應天順時，殆不尚此。然陛下即位以來，中興之化未闡，雖躬綜萬機，勞逾日昃，玄澤未加於群生，聲教未被乎宇宙，臣主未寧於上，黔細未輯於下，鴻雁之詠不興，康衢之歌不作者，何也？杖道之情未著，而任刑之風先彰，經國之略未震，而軌物之迹屢遷。夫法令不一則人情惑，職次數改則覬覦生，官方不審則秕政作，懲勸不明則善惡

蔣云曰有黑氣
陰侵陽也時王
敦驕悍浸於敵
衆見如此幾紀
豈不深之而於
更為散乎

渾，此有國者之所慎也。臣竊為陛下惜之。夫以區區之曹參，猶能遵蓋公之一言，倚清淨以鎮俗，寄市獄以容非，德音不忘，流詠於今。漢之中宗，聰悟獨斷，可謂令主，然厲意刑名，用虧純德。老子以禮為忠信之薄，況刑又是禮之糟粕者乎！夫無為而為之，不宰而宰之，固陛下之所體者也。恥其君不為堯舜者，亦豈惟古人！是以敢肆狂瞽，不隱其懷。若臣言可採，或所以為塵露之益；若不足採，所以廣



聽納之門。願陛下少留神鑒，賜察臣言。疏奏，優詔報之。其後日有黑氣，璞復上疏，以為頃首純陽之月，日在癸亥，全陰之位，而有此異，殆元首供御之義不顯，消復之理不著之所致也。但赦不宜數，實如聖旨。然子產之鑄刑書，非政事之善，然不得不作者，須以救弊故也。今之宜赦，理亦如之。項之遷尚書郎。數言便宜，多所匡益。明帝之在東宮，與溫嶠、庾亮並有布衣之好，璞亦以才學見重，埒於嶠、亮，

事此為餘之詞

論者美之然性輕易不修威儀嗜酒好色時
或過度干寶常誡之曰此非適性之道也璞
曰吾所受有本限用之恒恐不得盡卿乃憂
酒色之為患乎璞既好卜筮搢紳多笑之又
自以才高位卑乃著客傲其辭曰客傲郭生
曰玉以兼城為寶士以知名為賢明月不妄
映蘭葩豈虛鮮今足下既以拔文秀於叢薈
蔭弱根於慶雲淩扶搖而竦翮揮清瀾以濯
鱗而響不徹於一皋價不登乎千金傲岸榮



悴之際頡頏龍魚之間進不為諧隱退不為
放言無沉冥之韻而希風乎嚴先徒費思於
鑽味搴洞林乎連山尚何名乎夫攀驪龍之
髯撫翠禽之毛者而不得絕霞肆跨天津者
未之前聞也郭生粲然而笑曰鷦鷯不可與
論雲翼井蛙難與量海鼇雖然將祛子之惑
訊以未悟其可乎乃者地維中絕乾光墜采
皇運暫迴廓祚淮海龍德時乘群才雲駭藹
若鄧林之會逸翰爛若溟海之納奔濤不煩

將云吾然典詞
曲是謙乎關百
則本為懿者孔
為撰作

咨嗟之訪不假蒲帛之招羈九有之奇駿咸
總之於一朝豈惟豐沛之英南陽之豪昆吾
挺鋒驌驦軒髦杞梓競敷蘭荑爭翹嚶聲冠
於伐木援類繁乎拔茅是以水無浪士巖無
幽人刈蘭不暇爨桂不給安事錯薪乎且夫
窟泉之潛不思雲翥熙冰之采不羨旭晞混
光耀於埃藹者亦曷願滄浪之深秋陽之映
乎登降紛於九五淪湧懸乎龍津蚓蛾以不
才陸槁蟒蛇以騰騖暴鱗連城之寶藏於褐



裏三秀雖艷糜於龐采香惡乎芬貫惡乎納
是以不塵不冥不驪不騂支離其神蕭悴其
形形廢則神王跡麤而名生體全者為犧至
獨者不孤傲俗者不得以自得默覺者不足
以涉無故不恢心而形遺不外累而智喪無
巖穴而冥寂無江湖而放浪玄悟不以應機
洞鑒不以昭曠不物物我我不是是非非忘
意非我意意得非我懷寄群籟乎無象域萬
殊於一歸不壽殤子不夭彭涓不壯秋毫

小太山。蚊淚與天地齊流。蜉蝣與大椿齒年。然一闔一闢。兩儀之跡。一沖一溢。懸象之節。渙沍期於寒暑。凋蔚要乎春秋。青陽之翠秀。龍豹之委頹。駿狼之長暉。玄陸之短景。故臯壤爲悲欣之府。胡蝶爲化物之器矣。夫欣黎黃之音者。不顧蟪蛄之吟。慕雲臺之觀者。必閱帶索之歡。縱蹈而詠採薺。擁璧而歎抱關。戢機心以外物。不能得意於一弦。悟往復於嗟歎。安可與言樂天者乎。若乃莊周偃蹇於



漆園。老萊婆娑於林窟。嚴平澄漠於塵肆。梅真隱淪乎市卒。梁生吟嘯而矯跡。焦光混沌而槁杌。阮公昏酣而賣傲。翟與遯形以倏忽。吾不能幾韻於數賢。故寂然玩此員策與智骨。永昌元年。璞復上疏請因皇太孫生下赦令。帝從之。明年大赦改元。時暨陽人任谷因耕息於樹下。忽有一人著羽衣就淫之。既而不知所在。谷遂有娠。積月將產。羽衣人復來。以刀穿其陰下出一蛇子。便去。谷遂成宦者。後詣闕上書。自云有道術。帝留谷于宮中。璞復上疏曰。任谷所爲妖異。無有因由。陛下玄鑒廣覽。欲知其情狀。引之禁內。供給安處。臣聞爲國以禮正。不聞以奇邪。所聽惟人。故神降之吉。陛下簡默居正。動遵典刑。按周禮奇服怪人不入宮。況谷妖詭怪人之甚者。而登講肆之堂。密邇殿省之側。塵黷日月。穢亂天聽。臣之私情。竊所以不取也。陛下若以谷信爲神靈所憑者。則應敬而遠之。夫神聰明正直。



接以人事。若以谷爲妖蠱詐妄者。則當投畀裔土。不宜令褻近紫闥。若以谷或是神祇告譴。爲國作咎者。則當克己修禮。以弭其妖。不宜令谷安然自容。肆其邪變也。臣愚以爲陰陽陶烝。變化萬端。亦是狐狸魍魎。憑陵作慝。願陛下採臣愚懷。特遣谷出。臣以人乏。忝荷史任。敢忘直筆。惟義是規。其後元帝崩。谷因亡走。璞以母憂去職。卜葬地於暨陽。去水百步許。人以近水爲言。璞曰。當即爲陸矣。其後

沙漲，去城數十里，皆為桑田。未幾，王敦起璞為記室參軍。是時潁川陳述〔宋本作述，於字嗣祖為合，周朝諸本皆作逑，誤〕為大將軍掾，有美名，為敦所重，未幾而沒。璞哭之哀甚，呼曰：「嗣祖，嗣祖，焉知非福！」未幾而敦作難。時明帝即位，踰年未改號，而熒惑守房。璞時休歸，帝乃遣使齎手詔問璞。會暨陽縣復上言曰赤烏見。璞乃上疏請改元肆赦。璞素與桓彝友善，彝每造之，或值璞在婦間，便入。璞曰：「卿來，他處自可徑前，但不



可廁上相尋耳。必客主有殃。」彝後因醉詣璞，正逢在廁，掩而觀之，見璞裸形被髮，銜刀設醊。璞見彝，撫心大驚曰：「吾每屬卿勿來，反更如是！非但禍吾，卿亦不免矣。天實為之，將以誰咎！」璞終嬰王敦之禍，彝亦死蘇峻之難。王敦之謀逆也，溫嶠、庾亮使璞筮之，璞對不決。嶠、亮復令占己之吉凶，璞曰：「元吉。」嶠等退相謂曰：「璞對不了，是不敢有言，或天奪敦魄。今吾等與國家共舉大事，而璞云『元吉』，是事有成也。」敦將舉兵，又使璞筮。璞曰：「無成。」敦固疑璞之勸嶠、亮，又聞卦凶，乃問璞曰：「卿更筮吾壽幾何？」答曰：「思向卦〔青云下必當有脫，只作事亦知也〕，明公起事，必禍不久。若住武昌，壽不可測。」敦大怒曰：「卿壽幾何？」曰：「命盡今日日中。」敦怒，收璞，斬之。及王敦平，追贈弘農太守。初，庾翼幼時，嘗令璞筮公家及身，卦成，曰：「建元之末丘山傾，長順之初子凋零。」及康帝即位，將改元為建元，或謂庾冰曰：「子忘郭生之言邪？丘山上名，此號不宜用。」冰撫



心歎恨。及帝崩，何充改元為永和，庾翼歎曰：「天道精微，乃當如是！長順者，永和也，吾庸得免乎！」其年翼卒。冰又令筮其後嗣，卦成，曰：「卿諸子並當貴盛，然有白龍者，凶徵至矣。若墓碑生金，庾氏之大忌也。」後冰子蘊為廣州刺史，妾房內忽有一新生白狗子，莫知所由來，其妾秘愛之，及長，蘊入見狗身至長而弱，異於常狗，蘊甚怪之，將出共視，在眾人前，忽失所在。蘊慨然曰：「殆白龍乎！庾氏禍至矣。」又墓

碑生金，俄而為桓溫所滅，終如其言。璞之占驗，皆如此類也。璞撰前後筮驗六十餘事，名為洞林。又抄京費諸家要最，更撰新林十篇、卜韻一篇。注釋爾雅，別為音義、圖譜。又注三蒼、方言、穆天子傳、山海經及楚辭、子虛上林賦數十萬言，皆傳於世。所作詩賦誄頌亦數萬言。子驁，官臨賀太守。

## 葛洪

蔣云學仙與晉書兩事俱英雄失路中自來北一退步非得已也留侯從

赤松子遊太史公作史記甚已直[illegible]此意故郭景純葛稚川或庶幾之[illegible]郭用其術以求速死而不能免竊[illegible]用其術以希長生而終無所及此[illegible]仕善藏與不善藏之故耳

葛洪字稚川，丹陽句容人也。祖系，吳大鴻臚。父悌，吳平後入晉，為邵陵太守。洪少好學，家貧，躬自伐薪以貿紙筆，夜輒寫書誦習，以學知名。性寡欲，無所愛翫，不知棊局幾道，摴蒱齒名。為人木訥，不好榮利，閉門却掃，未嘗交遊。於餘杭山見何幼道、郭文舉，目擊而已，各無所言。或時尋書問義，不遠數千里，崎嶇冒涉，期於必得，遂究覽典籍，尤好神仙導養之法。從祖玄，吳時學道得仙，號曰葛仙公，以其丹術授弟子鄭隱。洪就隱學，悉得其法焉。後以師事南海太守上黨鮑玄。玄亦內學，逆占將來，見洪深重之，以女妻洪。洪傳玄業。太安中，石冰之亂，吳興太守顧秘為義軍都督，與周玘等起兵討之，秘檄洪為將兵都尉，攻冰別率，破之，遷伏波將軍。冰平，洪不論功賞，徑

晉書卷七十二　傳

至洛陽，欲搜求異書以廣其學。洪見天下已亂，欲避地南土，乃參廣州刺史嵇含軍事。及含遇害，遂停南土多年，征鎮檄命一無所就。後還鄉里，禮辟皆不赴。元帝為丞相，辟為掾。以平賊功，賜爵關內侯。咸和初，司徒導召補州主簿，轉司徒掾，遷諮議參軍。於時千寶，與洪友善，薦洪才堪國史，選為散騎常侍，領大著作，洪固辭不就。以年老，欲煉丹以希長生，聞交阯出丹，求為句漏令，帝不許。洪曰，非欲為

王元美云太白用句肘穿

榮以有丹耳帝從之洪遂將子姪俱行至廣州刺史鄧嶽留不聽去洪乃止羅浮山居焉嶽表補東官太守又辭不就嶽乃以洪兄子望為記室參軍在山積年優游閑養著述不輟其自序曰洪體乏進趣之才偶好無為之業假令奮翅則能陵厲玄霄騁足則能追風躡景猶欲戢勁翮於鷦鷃之群藏逸迹於跛驢之伍豈況大塊稟我以尋常之短羽造化假我以至駑之蹇足自卜者審不能者止又



豈敢力蒼蠅而慕沖天之舉策跛鱉而追飛兔之軌飾嫫母之篤陋求媒陽之美談推沙礫之賤質索千金於和肆哉夫僬僥之步而企及夸父之蹤近才所以躓礙也要離之羸而強赴扛鼎之勢秦人所以斷筋也是以望絕於榮華之途而志安乎窮圮之域藜藿有八珍之甘蓬蓽有藻梲之樂也故權貴之家雖咫尺弗從也知道之士雖艱遠必造也考覽奇書既不少矣率多隱語難可卒解自非

溥云予前后公論服仙不如才見可且伸仙志必循書肘擬川又神仙中之濟述者

至精不能尋究自非篤勤不能悉見也道士弘博洽聞者寡而意斷妄說者衆至於時有好事者欲有所修為倉卒不知所從而意之所疑又無足諮今為此書粗舉長生之理其至妙者不得宣之於翰墨蓋粗言較略以示一隅冀悱憤之徒省之可以思過半矣豈謂闇塞必能窮微暢遠乎聊論其所先覺者耳故予所著子言黃白之事名曰內篇其餘駁難通釋名曰外篇大凡內外一百一十六篇



雖不足藏諸名山且欲緘之金匱以示識者自號抱朴子因以名書其餘所著碑誄詩賦百卷移檄章表三十卷神仙良吏隱逸集異等傳各十卷又抄五經史漢百家之言方技雜事三百一十卷金匱藥方一百卷肘後要急方四卷洪博聞深洽江左絕倫又精辯玄賾析理入微一日忽與嶽疏云當遠行尋師剋期便發嶽得疏狼狽往別而洪坐至日中兀然若睡而卒時年八十一

史臣曰：景純篤志綈緗，洽聞强記，在異書而畢綜，瞻往滯而咸釋。情源秀逸，思業高奇。襲文雅於西朝，振辭鋒於南夏。爲中興才學之宗矣。但語怪徵神，伎成則賤。前修貽訓，鄙乎兹道。景純之探策定數，考往知來，邁京管於前圖，軼梓竈於遐篆。而宦微於世，禮薄於時，區區然寄客傲以申懷，斯亦伎成之累也。若夫大塊流形，玄天賦命，吉凶修短，定乎自然。雖稽象或通，而厭勝難恃，稟之有在，必也無



差。自可居常待終，頹心委運，何至衛刀被髮，遑遑於幽藪之間哉。晚抗忠言，無救王敦之逆；初慙智免，竟斃山宗之謀。仲尼所謂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悲夫！稚川束髮從師，老而忘倦，紬奇冊府，總百代之遺編；紀化仙都，窮九丹之秘術。謝浮榮而捐雜藝，賤尺寶而貴分陰，游德棲眞，超然事外。全生之道，其最優乎！

贊曰：景純通秀，夙振宏材。沈研鳥冊，洞曉龜枚。匪寧國釁，坐致身災。稚川優洽，貧而樂道。載範斯文，永傳洪藻。

列傳第四十二　　晉書七十二　終

竟陵鍾　惺原評
檇李蔣之翹刪定
虎林陸雲龍參技

## 庚亮　子龢　弟懌　冰　翼

蔣云王導庾亮兩人品格正堪伯仲而開罪國家亦復相似一以依違養王敦之奸一以激蘇峻之亂然王敦蘇峻有導亮固反即無導亮亦反也後亮終以導交比無賴欲率衆黜導予以爲導誠可黜也亮止須同二三大臣連章奏劾請帝自廢之庶有詞於托寄若曰率衆不先自居之一反局乎故亮與郗鑒一成其意良是倘見于行事便王敦桓溫作用耳



庾亮字元規，明穆皇后之兄也。父琛，在外戚傳。亮美姿容，風格峻整，善談老莊，有德量，時人方之夏侯太初、陳長文之倫。年十六，東海王越辟爲掾，不就，隨父在會稽，嶷然自守。人皆憚之，觀接之者數人而已。元帝爲鎮東時，聞其名，辟西曹掾。及引見，風情都雅，過於所望，甚器重之。由是聘亮妹爲皇太子妃。亮固讓，不許。轉丞相參軍。預討華軼功，封都亭侯，轉參丞相軍事，掌書記。中興初，拜中書郎、領著作，侍講東宮。其所論釋，多見稱述。與溫嶠俱爲太子布衣之好。時帝方任刑法，以韓非書賜太子，亮諫以申韓刻薄傷化，不足留聖心。太子甚納焉。累遷給事中、黃門侍郎、散騎常侍。時王敦在蕪湖，帝使亮詣敦籌事。敦與亮談論，不覺前席，既而曰：「庾元規賢於裴頠遠矣。」因表爲中領軍。明帝即位，以爲中書監，亮以於帝有姻婭之嫌，上書固讓（詞見文選中書監文選作中書令誤）。帝納其言而止。

蔣云孔明嘗親手寫申韓進太子而元規乃諫止之此如用藥湯在對病耳

王敦既有異志，內深忌亮，而外崇重之。亮憂懼，以疾去官。復代王導爲中書監。及敦舉兵，加左衛將軍，與諸將同討敦。事平，以功封永昌縣開國公，固讓不受。轉護軍將軍。及帝疾篤，不欲見人，羣臣無得進者。撫軍將軍南頓王宗、右衛將軍虞胤等素被親愛，與西陽王羕將有異謀。亮直入臥內見帝，流涕不自勝。既而正色陳羕與宗等謀廢大臣，規共輔政，社稷安否，將在今日，辭旨切至。帝感悟，引亮升御座，遂與

司徒王導受遺詔，輔幼主，加亮給事中、徙中書令。太后臨朝，政事一決於亮。先是王導輔政，以寬和得衆，亮任法裁物，頗以此失人心。又先帝遺詔褒進大臣，而不及陶侃、祖約，二人皆疑為亮刪之，遂流怨言。亮懼亂，於是出溫嶠為江州以廣聲援，修石頭以備之。會南頓王宗復謀廢執政，亮殺宗而廢宗兄羕。然宗於帝為近屬，羕又先帝保傅，天下咸以亮翦削宗室。琅邪人卞咸，宗之黨也，與宗俱誅，



咸兄闡亡奔蘇峻，亮符峻送闡，峻保匿之。峻又多納亡命，專用威刑，亮知峻必為禍亂，徵為大司農。舉朝謂之不可，平南將軍溫嶠亦累書止之，皆不納。峻遂與祖約舉兵反。溫嶠聞峻不受詔，便欲下衛京都，三吳亦起義兵，亮並不聽，而報嶠書曰：「吾憂西陲，過於歷陽，西陲謂侃足下無過雷池一步也。」既而峻將韓晃寇宣城，亮遣距之，不能制，峻乘勝至京都。詔假亮節、都督征討諸軍事，戰于建陽門外。

未及陣，士衆皆棄甲走，亮乘小船西奔尋陽。亂兵相剝掠，亮左右射賊，誤中柂工，應弦而倒，船上咸失色欲散。亮不動容，徐曰：「此手何可使著賊！」衆乃安。亮攜其三弟懌、條、翼奔於溫嶠，嶠素重亮，雖在奔敗，猶欲推為都統。亮固辭，乃與嶠推陶侃為盟主。侃至尋陽，既有憾於亮，議者咸謂侃欲誅執政以謝天下。亮甚懼，及見侃，引咎自責，風止可觀，侃不覺釋然，乃謂亮曰：「君侯修石頭以擬老子，今日



反見求邪！」便談宴終日，遂同趣建康。亮進督護王彰討峻黨張曜，反為所敗。亮送節傳以謝侃，侃答曰：「古人三敗，謂魯將曹沫君侯始二，當今事急，不宜數耳。」又曰：「朝政多門，用生國禍，喪亂之來，豈獨由峻也。」亮時以二千人守白石壘，峻步兵萬餘四面來攻，衆皆震懼。亮激厲將士，並殊死戰，峻軍乃走，追斬數百級。峻平，帝幸溫嶠舟，亮得進見，稽顙鯁噎。詔群臣與亮俱升御座。亮明日又泥首謝罪，乞骸

庾云亮自留此一段公案

骨，欲闔門投竄山海。帝遣尚書侍中手詔慰喻曰：此社稷之難，非舅之責也。亮上疏自陳曰：臣凡鄙小人，才不經世，階緣戚屬，忝受顧命，實以田夫之交，猶有寄託，況君臣之義，道貫自然，哀悲眷戀，不敢違距。且先帝謬顧，情同布衣，既今恩重命輕，遂感遇忘身，是以激節驅馳，雖知無補，志以死報，而才下位高，知進忘退，乘寵驕盈，漸不自覺，遂使四海側心，謗議沸騰。祖約、蘇峻不堪其憤，縱肆兇逆，事由



臣發。社稷傾覆，宗廟虛廢，先后以憂逼登遐，陛下旰食踰年，四海哀惶，肝腦塗地，臣之罪也。朝廷寸斬之，屠戮之，不足以謝祖宗七廟之靈，塞四海之責。臣負國家，其罪莫大，又不能伏劍北闕，偷存視息，雖生之日，亦猶死之年。朝廷復何理齒臣於人次，臣亦何顏自次於人理。臣欲自投草澤，思譬之心也，而明詔謂之獨善其身，聖旨不垂矜察，所以重其罪也。願陛下覽先朝謬授之失，雖垂寬宥，全其

又云亮[illegible]

首領，猶宜棄之，任其自存自沒，則天下粗知勸戒之綱矣。優詔不許。亮又欲遁逃山海，自暨陽東出，詔有司錄奪舟船。亮乃求外鎮自效，出為都督豫州揚州之江西宣城諸軍事、豫州刺史，領宣城內史。亮遂受命鎮蕪湖。頃之，後將軍郭默據溢口以叛，亮表求親征，於是以本官加征討都督，率將軍路永、毛寶、趙胤、匡術、劉仕等步騎二萬，會太尉陶侃俱討破之。亮還蕪湖，辭爵賞不受。侃移書曰：夫賞



罰黜陟，國之大信，竊怪矯然獨為君子。亮曰：元帥指撝，武臣效命，亮何功之有。辭進號鎮西將軍，又固讓。初以誅王敦功，封永昌縣公。亮比陳讓，疏數十上，至是許之。陶侃薨，遷亮都督江荊豫益梁雍六州諸軍事，領江荊豫三州刺史，進號征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假節。亮固讓開府，乃遷鎮武昌。時王導輔政，主幼時艱，務存大綱，委任諸將趙胤、賈寧等，並不奉法，大臣患之。陶侃嘗欲起兵廢導，而郗

懸不從、乃止、至是亮又欲率衆黜導、又以諮
鑒、而鑒又不許、亮與鑒牋曰、昔於蕪湖反覆
謂彼罪雖重、而時弊國危、且令方嶽道勝、亦
足有所鎮壓、故共隱忍、解釋陶公、自茲迄今
曾無悛改、主上自八九歲以及成人、入則在
宮人之手。出則唯武官小人。讀書無從受音
句。顧問未嘗遇君子。侍臣雖非俊士。皆時之
良也。知古今顧問。豈與殿中將軍司馬督同
年而語哉。不云當高選侍臣。而云高選將軍



司馬督。豈合賈生願人主之美。翼以成德之
意乎。秦政欲愚其黔首。天下猶知不可。況乃
欲愚其主哉。主之少也、不登進賢哲以輔導
聖德、春秋既盛、宜復子明辟、不稽首歸政、甫
居師傅之尊、成人之主、方受師臣之悖、主上
知君臣之道不可以然、而不得不行殊禮之
事、吾家之君、寄坐上九亢龍之爻、有位無人
挾震主之威、以臨制百官、百官莫知敢忤、是
先帝無顧命之臣。勢屈于驕姦而遵養之也、

若賈之徒、有無君之心、是而可忍、孰不可忍、
且往日之事、含容隱忍、謂其罪可宥、良以時
弊國危、兵甲不可屢動、又冀其當謝往釁、懼
而修己、如頃日之縱、是上無所忌、下無所憚
謂多養無賴、足以維持天下、公與下官並蒙
先朝厚顧、荷託付之重、大姦不掃、何以見先
帝於地下、願公深惟安國家、固社稷之遠算
次計公之與下官、負荷輕重、量其所宜、鑒又
不許、故其事得息、時石勒新死、亮有開復中



原之謀、乃解豫州授輔國將軍毛寶、使與西
陽太守樊峻精兵一萬、俱戍邾城、又以陶稱
為南中郎將江夏相率部曲五千人、入沔中
亮弟翼為南蠻校尉南郡太守、鎮江陵、以武
昌太守陳囂為梁州刺史、趣漢中、又遣偏軍
伐蜀至江陽、執偽荊州刺史李閎、巴郡太守
黃植、送京都、亮當率大衆十萬、據石城、為諸
軍聲援、乃上疏以為蜀胡二寇、凶虐滋甚、內
相誅鋤、衆叛親離、蜀甚弱而胡尚彊、並佃並

守、修進取之備、襄陽北接宛許、南阻漢水、其險足固、其土足食、臣宜移鎮襄陽之石城下、并遣諸軍羅布江沔、比及數年、戎士習練、乘釁齊進、以臨河洛、大勢一舉、衆知存亡、開反善之路、宥逼脅之罪、因天時、順人情、誅逋逆、雪大恥、實聖朝之所先務也、願陛下許其所陳、濟其此舉、淮泗壽陽、所宜進據、臣輒簡練部分、乞槐棘參議、以定經略、帝下其議、時王導與亮意同、郗鑒議以資用未備、不可大舉。



亮又上疏、便欲遷鎮、會寇陷邾城、毛寶赴水而死、亮陳謝自貶三等、行安西將軍、有詔復位、尋拜司空、餘官如故、固讓不拜、亮自邾城陷沒、憂慨發疾、會王導薨、徵亮爲司徒揚州刺史錄尚書事、又固辭、帝許之、咸康六年薨、追贈太尉、諡曰文康、喪至、車駕親臨、又贈永昌公印綬、將葬、何充會之、歎曰、埋玉樹於土中、使人情何能已、初亮所乘馬有的顱、（相馬經）殷浩以爲不利於

（白頸入口至齒者名曰的盧、奴乘客死、主乘棄市）

難以言解帳樹追此策資從人字矣耳

主、勸亮賣之、亮曰、曷有己之不安、而移之於人、浩慚而退、亮在武昌、諸佐吏殷浩之徒、乘秋夜往共登南樓、俄而不覺亮至、諸人將起避之、亮徐曰、諸君少住、老子於此處、興復不淺、便據胡牀、與浩等談詠竟坐、其坦率行己、多此類也、三子彬、羲、龢、彬年數歲、雅量過人、溫嶠嘗隱暗怛之、彬神色恬如也、乃徐跪謂嶠曰、君侯何至於此、論者謂不減於亮、蘇峻之亂遇害、羲少有時譽、初爲吳興內史、時穆帝頗愛文義、羲至郡獻詩、頗存諷諫、文多不載、



龢字道季、好學有文章、叔父翼將遷襄陽、龢年十五、以書諫曰、承進據襄陽、耀威荊楚、且田且戍、漸臨河洛、使向化之氓、懷德而附、凶愚之徒、畏威反善、太平之基、便在於旦夕、昔殷伐鬼方、三年而克、樂生守齊、遂至歷載、今皇朝雖隆、無有殷之盛、凶羯雖衰、猶覬類有徒、而沔漢之水、無萬仞之固、方城險峻、無千

人門說此論元規襲我可想

尋之險。加以運漕供繼，有泝流之艱。征夫勤
役，有勞來之歎。若窮寇慮逼，送死一決，東西
互出，首尾俱進，則廪糧有抄截之患，遠略乏
率然之勢，進退惟思。不見其可。此明闇所共
見。賢愚所共聞。況於臨事者乎。願迴師反旆，
詳擇全勝，修城池，立壘壁，勤耕農，練兵甲，若
凶逆有極，天亡此虜，則可泛舟北濟，方軌齊
進，水陸騁邁，亦不踰旬朔矣。願詳思遠猷，算
其可者，冀甚奇之。升平中代孔嚴爲丹陽尹，

表除重役六十餘事。太和初代王恪爲中領
軍，卒於官。子恒，尚書僕射。
懌字叔豫，少以通簡爲兄亮所稱，除暨陽令，
歷遷至左衛將軍，以討蘇峻功封廣饒男，出
補臨川太守，歷監梁雍二州軍事、梁州刺史、
假節，鎭魏興。時兄亮總統六州，以懌寬厚容
衆，故授以遠任，爲東西勢援。尋進監秦州氐
羌諸軍事。後以所鎭險遠，糧運不繼，詔懌以
將軍率所領還屯半洲。尋遷豫州刺史，進號

西中郎將、監宣城廬江歷陽安豐四郡軍事、
假節，鎭蕪湖。懌嘗以白羽弱獻成帝，帝嫌其
非新，反之。侍中劉劭曰：柏梁雲構，大匠先居
其下；管絃繁奏，夔牙先聆其音。懌之上扇以
好不以新。後懌聞之，曰：此人宜在帝之左右。
乃以毒酒餉江州刺史王允之。允之覺
其毒，飲犬，犬斃，密奏之。帝曰：大舅已亂天下，
小舅復欲爾邪。懌聞，遂飲鴆卒。
冰字季堅，兄亮以名德流訓，冰以雅素垂風，

諸弟相率莫不好禮，爲世論所重。亮常以爲
庾氏之寶。司徒辟不就，徵秘書郎，預討華軼
功，封都鄉侯。王導請爲司徒右長史，出補吳
興內史。會蘇峻作逆，遣兵攻冰，冰不能禦，棄
郡奔會稽，至浙江，峻購之甚急，吳鈴下卒引
冰入船，以蘧蒢覆之，吟嘯鼓枻，泝流而去。每
逢邏所，輒以杖扣船曰：何處覓庾冰，庾冰正
在此。人以爲醉，不疑之，冰僅免。至會稽內史
王舒以冰行奮武將軍，距峻別率張健於吳

中走之於是乘勝西進赴京都又遣司馬滕含大破賊於石頭以功封新吳縣侯固辭不受遷給事黃門侍郎又讓不拜司空郗鑒請爲長史不就出補吳國內史徵爲領軍將軍又辭尋入爲中書監揚州刺史都督揚豫兗三州軍事假節是時王導新喪人情恇然冰兄亮既固辭不入衆望歸冰既當重任經綸時務不捨晝夜賓禮朝賢升擢後進由是朝野注心咸曰賢相初導輔政每從寬惠冰頗



任威刑殷融諫之冰曰前相之賢猶不堪其弘況如吾者哉范汪謂冰曰頃天文錯度足下宜盡消禦之道冰曰玄象豈吾所測正當勤盡人事耳又隱實戶口料出無名萬餘人以充軍實隱度也有數也成帝不豫時有妄爲中書符敕宮門宰相不得前左右皆失色冰曰此必詐也推問果然衆號左將軍康帝即位又進車騎將軍冰懼權盛乃求外出會弟翼當伐石虎於是以本號除都督江荊寧益梁交廣七州豫州之四郡軍事領江州刺史假節鎮武昌以爲翼援頃之獻皇后臨朝徵冰輔政冰辭以疾篤尋卒卅贈侍中司空諡曰忠成嗣以太牢冰天性清慎常以儉約自居中子襲嘗貸官絹十匹冰怒捶之市絹還官臨卒謂長史江虨曰吾將逝矣恨報國之志不展命也如何及卒室無妾媵家無私積世以此稱之七子希襲友蘊倩邈柔以庾氏既后之戚屬冰女又爲海西公妃故希兄弟並顯



貴太和中希爲北中郎將徐兗二州刺史藴爲廣州刺史並假節友東陽太守倩太宰長史邈會稽王參軍柔散騎常侍倩最有才器桓溫深忌之及海西公廢溫陷倩及柔以武陵王黨欲族誅之希聞難便與弟邈及子攸之逃于海陵陂澤中藴於廣州飲鴆死及友當伏誅友子婦桓祕女也請溫故得免故青州刺史武沈希從母兄也潛餉給希經年溫後知之遣兵捕希武沈之子遵與希聚衆于

錢云東晉時賢不沐于虛名者

惟陶侃卞壼庾翼數人

海濱、略漁人船、夜入京口城、平北司馬卞耽踰城奔曲阿、吏士皆散走、希放城內囚徒數百人、配以器仗、遣於外聚衆、宣令云、逆賊桓溫廢帝殺王、稱海西公密旨除凶逆、京都震擾、內外戒嚴、卞耽又與曲阿人弘戎發諸縣兵二千并力、屯新城以擊希、希敗、閉城自守、溫遣東海太守周少孫討之、城陷被擒、希邈及子姪五人、斬于建康市、邈及黨與並伏誅、

翼字稚恭、風儀美劭、才能豐贍、少有經綸大略、京兆杜乂、陳郡殷浩並才名冠世、翼弗之重也、每語人曰、此輩宜束之高閣、俟天下太平、然後議其任耳、惟與桓溫友善、相期以寧濟宇宙之事、蘇峻作逆、翼時年二十二、兄亮使白衣領數百人備石頭、亮敗、與翼俱奔、事平、始辟太尉陶侃府、轉參軍、累遷從事中郎、在公府雍容諷議、頃之、歷鄱陽、西陽二郡太守、撫和百姓、甚得歡心、遷南蠻校尉、領南郡太守、假節、及邾城失守、石城被圍、翼屢設



陸任生云百人

抓後針可查

實矣

奇兵、潛致器仗、石城得全、翼之勳也、賜爵都亭侯、及亮卒、授都督江荊司雍梁益六州諸軍事、安西將軍、荊州刺史、假節、代亮鎮武昌、翼以帝舅、年少超居大任、遐邇屬目、慮其不稱、翼每竭志能、勞謙匪懈、戎政嚴明、經略深遠、數年之中、公私充實、人情翕然、稱其才幹、由是自河以南、皆懷歸附、石虎汝南太守戴開率數千人詣翼降、又遣使東至遼東、西到涼州、要結二方、欲同大舉、慕容皝、張駿並報使請期、翼雅有大志、欲以滅胡平蜀為己任、言論慷慨、形于辭色、時殷浩徵命無所就、翼請為司馬及軍司、並不赴、翼遺浩書、因致其意、先是浩父羨為長沙、在郡貪殘、兄冰與翼書屬之、翼報曰、殷君始往、雖多驕豪、實有威力之益、亦似由有佳兒弟、故小令物情難之、自頃以來、奉公更退、私累日滿、亦不稍以此參前之也、既雅敬洪遠、又與浩親善、其父兄得失、豈以小小計之、大較江東政、以傴儛豪

蔣云興平淡江日久及庾氏兄弟始剏録但之然難阻勢於不佗伎殊其氣亦引長於衣詞極伴勁但不如前哥文字鉢利乎



强以爲民蠹，時有行法，輒施之寒劣。如往年偷石頭倉米一百萬斛，皆是豪將輩，而直打殺倉督監以塞責。山遐作餘姚半年，而爲官出二千戶，政雖不倫，公强官長也，而群共驅之，不得安席。紀睦、徐寧奉王使糾罪人，船頭到渚，桓逸還復，而二使免官。雖皆前宰之惛謬，江東事去，實此之由也。兄弟不幸，横陷此中，自不能拔腳於風塵之外，當共明目而治之。荆州所統一二十郡，唯長沙最惡。惡而不黜，與殺督監者復何異邪。翼有風力格裁，發言立論皆如此。康帝即位，翼欲率衆北伐，遂上疏曰：賊虎年已六十，奢淫理盡，醜類怨叛，又欲決死遼東。跳雖驍果，未必能固。若北無掣肘之虞，則江南將不異遼左矣。臣所以輒發良才，不顧忿咎，然東西形援，未必齊舉。且欲北進，移鎮安陸，入沔五百，順水通流。輒率南郡太守王愆期、江夏相謝尚、尋陽太守袁眞、西陽太守曹據等，精銳三萬，風馳上道。并勒



平北將軍桓宣撲取黄季，欲并丹水，摇蕩秦雍。御以長轡，用逸待勞，比及數年，興復可冀。臣既臨許洛，竊謂桓温可渡戍廣陵，何充可移據淮泗，赭圻路永進屯合肥。伏願表御之日，便決聖聽，不可廣詢同異，以乖事會。兵聞拙速，不覩工之久也。於是並發所統六州奴

牛驢馬，百姓嗟怨。時欲移鎮襄陽，慮朝廷不許，故以安陸爲辭。帝及朝士皆遣使譬止，車騎參軍孫綽亦致書諫，翼不從，遂違詔輒行。至夏口，復上表徙鎮襄陽。翼時有衆四萬，詔加都督征討軍事。師次襄陽，大會僚佐，陳旌甲，親授弧矢，曰：我之行也，若此射矣。遂三起三疊，徒衆屬目，其氣十倍。初，翼遷襄陽，衆朝謂之不可，議者或謂避寇，唯兄冰意同桓温及譙王無忌贊成其計。至是，冰求鎮武昌，爲翼繼援，朝議謂冰不宜出，冰乃止。又進翼征西將軍，領南蠻校尉。胡賊五六百騎出樊城，翼遣冠軍將軍曹據追擊於撓溝北，破

之、死者近半、獲馬百匹、翼綏來荒遠、務盡招納之宜、立客館、置典賓參軍、桓宣卒、翼以長子方之為義城太守、代領宣衆、司馬應誕為襄陽太守、參軍司馬勳為建威將軍、梁州刺史、戍西城、康帝崩、兄冰卒、以家國情事、留方之戍襄陽、還鎮夏口、悉取冰所領兵自配、以兄子統為尋陽太守、詔使翼還督江州、又領豫州刺史、辭豫州、復欲移鎮樂鄉、詔不許、翼仍繕修軍器、大佃積穀、以圖後舉、遣益州刺



史周撫西陽太守曹據伐蜀、破蜀將李桓於江陽、翼帝病疽表第二子爰之行荊州刺史、司馬朱燾為南蠻校尉、以千人守巴陵、永和元年卒、追贈車騎將軍、諡曰肅、爰之有翼風、與兄方之並為桓溫所廢、遷徙豫章、

史臣曰、外戚之家、連輝椒掖、舅氏之族、同氣蘭閨。靡不憑藉寵私、階緣險謁、門藏金穴、地使其驕、馬控龍媒、勢成其逼、古者右賢左戚、用杜溺私之路、愛而知惡、深慎滿盈之災、是以厚賂瓊瑰、竿升津要、塗山在夏、靡興啟穆同驅、妫氏居周、不預燕齊等列、聖人慮遠、殊有旨哉、晉昵元規、參聞顧命、然其筆敷華藻、吻縱濤波、方駕搢紳、足為翹楚、而智小謀太、昧經邦之遠圖、才高識寡、闕安國之長算、璿萼見誅。物議稱其拔本、指誅南頓王牙尺垂訓、帝念深於負芒。謂大別已氣天下之言兆使蘇祖荐戈、宗祧殆覆、已而猶嫌上宰、謀黜負圖、向使郗鑒協從、必且戎車犯順、則與夫呂產安桀、亦何



以異哉、淬漏吞舟、兇渝昭肅、是庾宗之大禍、非晉政之不綱明矣、悍肆恣凶懷、錫加連率、再世之後、三陽僅存、初庾冰使郭璞筮云子孫必有禍惟用三陽則吉故希求鎮山陽女為東陽家于暨陽云餘殃所及、蓋其宜也、

列傳第四十三　晉書七十三　終

竟陵鍾惺原評　檇李蔣之翹刪定

同里陶學瞻參校

桓彝　子溫　溫子石虔　石秀　等　弟祕　沖

孫云諸桓敘次稍紊寄中多小傳能傳其家範有色澤晉史之佳往往於此等處見之



桓彝字茂倫譙國人漢五更榮九世孫也彝少孤貧雖簞瓢處之晏如性通朗有人倫識鑒早獲盛名雅為周顗所重顗嘗歎曰茂倫嶔崎歷落固可笑人也起家州主簿赴齊王冏義拜騎都尉元帝為安東將軍版行逡遒令尋辟丞相中兵屬累遷中書郎尚書吏部郎名顯朝廷于時王敦擅權嫌忌士望彝以疾去職嘗過輿縣縣宰東海徐寧字安期清恪博涉彝遇之欣然先是庾亮每屬彝覓一吏部及至都謂亮曰為卿得一佳吏部矣亮問所在彝曰人所應有而不必有人所應無而不必無徐寧真海岱清士因為敘之即遷

劉云此語非不容易不特並草名取材

吏部郎及明帝平王敦拜彝散騎常侍引參密謀以功封萬寧縣男丹陽尹溫嶠上言宣城阻帶山川頻經變亂宜得望實居之竊謂桓彝可充其選帝手詔曰適得太真表如此今大事新定朝廷須才不有君子其能國乎方今外務差輕欲停此事彝上疏深自撝挹內外之任並非所堪但以墳柏在此郡欲暫結名義遂補宣城內史在郡有異政蘇峻之亂也彝欲糾合義眾以赴朝廷其長史裨



惠以郡兵寡弱山民易擾謂宜且案甲以待之彝厲色曰見無禮於其君者若鷹鸇之逐鳥雀左傳臧文仲之言今社稷危逼義無晏安乃遣將軍朱綽討賊別帥於蕪湖破之彝尋出石頭會朝廷遣將軍司馬流先據慈湖為賊所破長驅進彝彝以郡無堅城遂退據廣德尋王師敗績彝聞而慷慨流涕進屯涇縣時州郡多遣使降峻裨惠又勸彝偽與通和以紓交至之禍彝曰吾受國厚恩義在致死焉能

忍垢蒙辱，與醜逆通問，如其不濟，此則命也。
遣將軍俞縱守蘭石。峻遣將韓晃攻之，縱將
敗，左右勸縱退軍。縱曰：「吾受桓侯厚恩，本以
死報，吾之不可負桓侯，猶桓侯之不負國也。」
遂力戰死。晃以進軍攻彝，彝固守。久之，賊曰：
「彝若降者，當待以優禮。」將士多勸彝偽降，更
思後舉。彝不從，辭氣壯烈，志節不撓。城陷，為
晃所害，時賊尚未平，諸子並流迸，宣城人紀
世和率義故葬之。賊平，追贈廷尉，謚曰簡。咸



安中，改贈太常。俞縱亦以死節追贈興古太
守。初，彝與郭璞善，嘗令璞筮，卦成，璞以手壞
之。彝問故，曰：「卦與吾同。丈夫當此，非命而何。」
而諸本皆作如 竟如其言。有五子：溫、雲、豁、秘、沖。溫別
有傳。

豁字朗子，初簡文帝召為撫軍從事中郎。時
謝萬敗於梁濮，許昌、潁川諸城相次陷沒，西
藩騷動，兄溫命豁督沔中七郡軍事，兼新野、
義成二郡太守，擊慕容屈塵，破之。溫既內鎮，
以豁監荊揚雍州軍事，領荊州刺史。時南陽
督護趙弘、趙憶等逐太守桓淡，據宛城以叛。
豁與竟陵太守羅崇討破之，億南中郎將趙
盤退走，豁追至魯陽獲之，置戍而旋。又監寧
益軍事。溫薨，遷征西將軍，進督交廣并前五
州軍事。苻堅寇蜀，豁遣江夏相竺瑤距之。廣
漢太守趙長戰死，瑤引軍退。頃之，堅又寇涼
州，弟沖遣朱序與豁子石秀泝流就路，稟節
度。豁遣督護桓羆與序等遊軍沔漢，為涼州



聲援。俄而張天錫陷沒，詔遣中書郎王尋之
詣豁諮謀邊事。豁表以梁州刺史毛憲祖監
沔北軍事，朱序為南中郎將、監沔中軍事，鎮
襄陽，以固北鄙。太元初，遷征西大將軍、開府。
豁上疏固讓不許。及堅陷涼城、梁州刺史楊
亮、益州刺史周仲孫並委戍走，豁以威略不
振，所在覆敗，又上疏陳謝，固辭不拜開府。尋
卒，謚曰敬。初，豁聞苻堅國中有謠云：「誰謂爾
堅石打碎。」故有子二十人，皆名為石以應之。

唯石虔石秀石民石生石綏石康知名

石虔小字鎮惡有才幹趫捷絕倫從父在荊州於獵圍中見猛虎被數箭而伏諸督將素知其勇戲令拔箭石虔因急往拔得一箭猛虎跳石虔亦跳高於虎身猛虎伏復拔一箭以歸從溫入關沖爲苻健所圍垂沒石虔躍馬赴之拔沖於數萬衆之中而還莫敢抗者三軍歎息威震敵人時有患瘧者謂曰桓石虔來以怖之病者多愈其見畏如此初袁眞



以壽陽叛石虔以寧遠將軍帥諸將攻之克其南城又擊苻堅將王鑒于石橋陈竟陵太守以文疑去職詩而苻堅又寇淮南郗曰石虔文武器幹御戎有方古人絕哭金革弗避宜在任哀登得辭事可授督威將軍南平太守建爲軍將軍苻堅遣將裴成閻震等率衆入寇竟陵石虔與弟石民距之賊阻滶水屯管城石虔設計夜渡水既濟賊始覺力戰破之進克管城擒震斬首七千級俘獲萬人成以輕騎走保襄陽石虔復領河東太守進據樊城逐堅兗州刺史張崇納降二千家而還後爲豫州刺史監豫州五郡軍事太元十三年卒追贈右將軍追論平閻震功進爵作塘侯第五子誕嗣

石秀幼有令名風韻秀徹博涉群書尤善老莊常獨處一室偃于應接甚爲簡文帝所重豁爲荊州請爲竟陵太守非其好也尋代叔父沖爲寧遠將軍江州刺史居尋陽性放曠



常弋釣林澤不以榮爵嬰心善騎射發則命中常從沖獵登九井山徒旅甚盛觀者傾坐石秀未常窺日止嘯詠而已謝安嘗訪以世務默然不答安甚怪之他日安以語其從弟嗣嗣以問之曰此事非公所諳吾又何言哉在州五年以疾去職卒于家朝野惜之追贈後將軍後改贈太常子稚玉嗣

祕字穆子少有才器不倫於俗初拜秘書郎兄溫抑而不用久之爲宣城內史時梁州刺

史司馬勳叛，秘以本官監梁益二州征討軍
事。勳平，遷郡。後爲散騎常侍，徙中領軍。孝武
帝初即位，妖賊盧竦入宮，秘與左衛將軍殷
康俱入擊之。溫入朝，窮考竦事，收尚書陸始
等，罪者甚衆，秘亦免官，居于宛陵，每憤憤
有不平之色。溫疾篤，秘與溫子熙、濟等謀共
廢沖，沖密知之，不敢入。頃溫薨，沖先遣力士
拘錄熙、濟，而後臨喪。秘於是廢棄，居于墓所，
放志田園。後起爲散騎常侍。凡三表自陳，詔
晉書卷七十四　傳
曰：「秘受遇先朝，是以延之，而頻有讓表，以俯
尚告誠，兼有疾疢，省用增歎，可順其所執。」秘
素輕沖，沖時貴盛，秘恥常侍位卑，故不應朝
命，與謝安書及詩十首，辭理可觀。
沖字幼子，溫諸弟中最淹識，有武幹，溫甚器
之。弱冠，太宰武陵王晞辟，不就。除西陽太守，
從溫征伐有功，遷督荊州之南陽、襄陽、新野、
義陽、順陽、雍州之京兆、揚州之義成七郡軍
事，領義成、新野二郡太守，鎮襄陽。又從溫破
姚襄及虜周成，賜爵豐城公。尋遷江州刺史，
領鎮蠻護軍、西陽譙二郡太守。初，彝亡，沖兄
弟並少，家貧，母患，須羊以解，無由得，溫乃以
沖質羊。羊主言不欲爲質，幸爲養買德郎。買
德郎，沖小字也。及沖爲江州，出射，羊主於堂
邊看，沖識之，謂曰：「我買德也。」遂厚報之。頃之，
進監江荊豫三州之六郡軍事、假節。在江州
凡十三年而溫薨。孝武帝詔沖爲中軍將軍、
都督揚江豫三州軍事、揚豫二州刺史。沖既
晉書卷七十四　傳
代溫居任，盡忠王室，或勸沖誅除時望，專執
權衡，沖不從。始溫在鎮，死罪皆專決不請，沖
以爲生殺之重，當歸朝廷，凡大辟皆先上，須
報。時謝安輔政，有重名，沖欲解揚州以讓之，
自求外出。桓氏黨以爲非計，莫不扼腕苦諫，
郗超亦深止之，沖皆不納，處之澹然，不以爲
恨，忠言嘉謀，每盡心力。於是改授都督徐兗
豫青揚五州之六郡軍事、徐州刺史，鎮京口，
以文武三千人隨從，加侍中。時丹陽尹王蘊以后

父之重眤于安，安欲出鎮爲方伯，乃復解沖徐州，直以車騎將軍都督豫江二州之六郡軍事，自京口遷鎮姑孰。既而苻堅寇涼州，沖遣宣城內史朱序、豫州刺史桓伊，率衆向壽陽，淮南太守劉波，泛舟淮泗，乘虛致討，以救涼州，會張天錫陷沒，於是罷兵。俄而徙卒遷都督江荆梁益寧交廣七州揚州之義成雍州之京兆司州之河東軍事，領荆州刺史。又以其子嗣爲江州刺史。沖將之鎮，帝餞於西



堂，賜錢五十萬，又以酒三百四十石、牛五十頭，犒賜文武。謝安送至溧洲。既之鎮，沖以苻堅彊盛，欲移阻江南，奏自江陵徙鎮上明，使冠軍將軍劉波守江陵，諮議參軍楊亮守江夏。詔以荆州水旱饑荒，又沖新移草創，歲運米三十萬斛以供軍資，須年豐乃止。堅遣其將苻融寇樊鄧，石越寇魯陽，姚萇寇南鄉，韋鍾寇魏興，所在陷沒。沖遣江夏相劉奭與朱序擊之，而奭畏懦不進，序又爲賊所擒。沖深

自咎責，上疏送章節，請解職，不許。遣左衛將軍張玄之詣沖諮謀軍事。沖率前將軍劉波及兄子振威將軍石民、冠軍將軍石虔等伐苻堅，拔堅筑陽，攻武當，走堅兗州刺史張崇。堅遣慕容垂、毛當寇鄧城，苻熙寇新野，沖既憚堅衆，又以疾疫，還鎮上明，表其兄子石民領襄城太守，戍夏口，求自領江州，帝許之。沖使石虔伐堅襄陽太守閻震，擒之，及大小帥二十九人，送于京都，詔歸沖府，以獎



功，封次子謙宜陽侯。堅使其將郝貴守襄陽，沖使將軍朱綽討之，遂焚燒沔北田稻，拔六百餘戶而還。又遣郭寶伐堅魏興、上庸、新城三郡，皆下之。初，沖之西鎮，以賊寇方強，故移鎮上明，謂江東力弱，正可保固封疆，自守而已。然將相異宜，自以德望不逮謝安，故委之內相，而四方鎮扞，以爲己任。既而朱序又沒于賊，苻堅盡國內侵，沖深以根本爲慮，乃遣精銳三千來赴京都。謝安謂三千人不足

此沖反謂其不閑談甚於其

又云沖向見朴實頌此人說知慚恨若實先料吳稍斬累無矣

此又笑功實有慚無恥極矣

以爲損益、而欲外示閑暇、聞軍在近、固不聽、
報云、朝廷處分已定、兵革無闕、西藩宜以爲
防、時安已遣兄子玄及桓伊等諸軍、沖謂不
足以爲廢興、召佐吏對之歎曰、謝安乃有廟
堂之量、不閑將略、今大敵垂至、方遊談不暇、
雖遣諸不經事少年、衆又寡弱、天下事可知、
吾其左衽矣、俄而聞堅破、大勳克舉、沖自以
失言、慚恨發病而卒、贈太尉、諡曰宣穆、沖性
儉素、謙虛愛士、嘗浴後、其妻送新衣、沖怒、促



令持去、其妻復送之、而謂曰、衣不經新、何緣
得故、沖笑而服之、命處士南陽劉驎之爲長
史、驎之不屈、親往迎之、禮甚厚、又辟處士長
沙鄧粲爲別駕、粲感其好賢、乃起應命、初郗
鑒庾亮庾翼、臨終皆有表、樹置親戚、唯沖獨
與謝安書云、妙靈靈寶尚小、亡兄寄託不終、
以此爲恨、言不及私、論者益嘉之、有七子嗣謙
脩崇弘羨怡、嗣少有清譽、後領江夏相、謙脩
皆此玄誅位、卒則殺、

史臣曰、醨風潛煽。醇源浸竭。遁道德于情性
顯忠信于名教。首陽高節。求仁而得仁。泗上
微言。朝聞而夕死。原軫免冑。懍然於往策。季
路絕纓。邈矣於前志。況交霜雪於杪歲。晦風
雨於將晨、嚶嚶或以變其音、貞柯罕能全其
性。桓茂倫抱中和之氣、懷不撓之節、遊周庾
之清塵、遵許郭之遐軌、懼臨危於取免、知處
死之爲易、揚芬千載之上、淪骨九泉之下、仁
者之勇、不其然乎、至夫基構迭汙隆、龍蛇俱



山澤、沖遐巡於內輔、豁陵厲于上游、虔振北
門之威、秀坦西陽之務、外有扞城之用、裏無
末大之嫌、求之名臣、抑亦可算、而溫爲亢極
之資、玄逞履霜之業、定知敬仲之美、不息植
臺之甯竊俞之忠、無救奕棊之禍、子文之不
血食悲夫、

列傳第四十四　晉書七十四終

列傳第四十五　　晉書七十五

撝李蕃之翹刪定

竟陵鍾惺原評

山陰王思任參校

王湛　子承　承子述　述子坦之　坦之子愷

王湛字處沖，司徒渾之弟也。少有識度，少言語，其隱德人莫能知，雖兄弟宗族亦以為癡，惟父昶異焉。遭父喪，居于墓次，服闋，闔門守靜，不交當世，沖素簡淡，器量隤然，有公輔之望。兄子濟輕之，嘗詣湛，見牀頭有周易，問曰：叔父何用此為？湛曰：體中不佳時，脫復看耳。濟請言之，湛因剖析入微，妙言奇趣，皆濟所未聞也。濟才氣邁於湛，素無子姪之敬，旣聞其言，不覺慄然，心形俱肅，遂留連彌日夜，自視缺然，乃嘆曰：家有名士，三十年而不知，濟之罪也。濟辭去，湛送及門。濟有從馬絕難乘，濟問叔頗好騎不？湛曰：亦好爾。因使騎難乘馬，湛姿容既妙，迴策如縈，善騎者無以過之。又濟所乘馬駿駛，意甚愛之，湛指曰：此雖小駛，然力薄不堪苦，近見督郵馬，當勝，但芻秣不至耳。濟試養之，當與己馬等。湛又曰：今直行車路，何以別馬勝不？於是乃施對試之，濟馬果躓，而督郵馬如常，濟益嘆異，還白其父曰：始得一叔，乃濟以上人也。武帝亦以湛為癡，每見濟，輒調之曰：卿家癡叔死未？濟常無以答。及是，帝又問如初，濟曰：臣叔殊不癡，因稱其美。帝曰：誰比？濟曰：山濤以下，魏舒以上。時人謂湛上方山濤不足，下比魏舒有餘。湛聞曰：欲處我於季孟之間乎？湛少仕歷秦王文學、太子洗馬、尚書郎、太子中庶子，出為汝南內史。元康五年卒，子承嗣。（……子所服一事以為別傳可耳，微武子則處沖叢無足傳，此是晉史簡略處）

承字安期，沖淡寡欲，無所修尚，言理辯物，但明其指要，而不飾文辭，有識者服其約而能通。弱冠知名，太尉王衍雅重之，比南陽樂廣焉。永寧初，為驃騎參軍，乃避難南下，遷司空從事中郎，豫迎大駕，賜爵藍田縣侯，遷尚書

丹云吳衍洗馬
見江敘諸條昧

邪不就、東海王越鎮許、以爲記室參軍、雅相
知重、敕其子毗曰、王參軍人倫之表、汝其師
之、在府數年、承見朝政漸替、以母老求出、越
不許、久之遷東海內史、政尚清靜、不爲細察、
小吏有盜池中魚者、綱紀推之、承曰、文王之
囿、與衆共之、池魚復何足惜邪、有犯夜者、爲
吏所拘、承問其故、答曰、從師家受書還、不覺
日暮、承曰、鞭撻甯越以立威名、非政化之本、
呂覽甯越好學人休不敢休人臥不敢臥十五歲而爲周威公之師 使吏送令



歸家、尋去官渡江、是時道路梗澀、人懷危懼、
承每遇艱險、處之夷然、雖家人近習、不見其
發喜之色、及登下邳山北望、嘆曰、人言愁我
始欲愁矣、至建鄴爲元帝鎮東府從事中郎、
甚見優禮、承少有重譽、而推誠接物、盡弘恕
之理、故衆咸親愛焉、渡江名臣王導衛玠周
顗庾亮之徒、皆出其下、爲中興第一、自昶至
承、世有高名、論者以爲祖不及孫、孫不及父、
子述嗣、

王云似然此後
也不關此

韓云怙出算與
情兩字俱可直
索到底餘詞亦
其淨俱非法近
方

述字懷祖、少孤、事母以孝聞、簡道清粹、怡然
自足、不交非類、雖坐客馳辨、異端競起、而述
處之恬如也、惟以性急爲累、年三十、尚未知
名、人謂之癡、司徒王導以門第辟爲中兵屬、
既見、惟問以在東米價、述但張目不答、導曰、
王掾不癡、人何言癡也、嘗見導每發言、衆競
贊之、述於坐末曰、人非堯舜、何得每事盡善、
導改容謝之、謂庾亮曰、懷祖清貞簡貴、不減
祖父、但曠澹微不及耳、康帝爲驃騎將軍、召



補功曹、出爲宛陵令、太尉司空頻辟、又除尚
書吏部郎、並不行、歷庾冰征虜長史、時庾翼
鎮武昌、以府有妖怪、欲移鎮避之、述與冰牋
曰、竊聞安西欲移鎮樂鄉、不審此爲算邪、將
爲情邪、若謂爲算、則彼去武昌千有餘里、數
萬之衆、轉造移徙、興立城壁、公私勞擾、況今
避胡陸梁、當積力養銳、而無故遷動、自取非
算、又江州當泝流數千里、供繼軍府、力役增
倍、疲曳道路、且武昌實是江東鎮戍之中、非

但扞禦上流而已，緩急赴告，駿奔不難，若移樂鄉，遠在西陲，一朝江渚有虞，不相接救，方嶽重將，固當居要害之地，為內外形勢，使闚闚之心，不知所向，若是情邪，則天道玄遠，鬼情難言，妖祥吉凶，誰知其故，是以達人君子直道而行，不以情失，背泰忌亡胡之讖，卒為劉項之資，周惡檿弧之謠，而成褒姒之亂，此既然矣，禳避之道，苟非所審，且當擇人事之勝理，思社稷之長計，斯則天下幸甚，令名可保矣。庾將軍體國為家，固審此舉，時朝議亦不允，翼遂不移鎮。述出補臨海太守，遷會稽內史，蒞政清肅，終日無事，母憂去職，服闋，代殷浩為揚州刺史，尋加中書監，固讓不拜，遷散騎常侍尚書令。述每受職，不為虛讓，其所辭必於不受，至是子坦之諫以為故事應讓，述曰，汝謂我不堪邪，坦之曰，非也，但克讓自是美事，述曰，既云堪，何為復讓，人言汝勝我，定不及也。（孫云懷祖之見本之惆悵蓋亦以脩世之虛僞爲此義行則殷浩輩）

（懷祖千古罕輩人誰然不苟精）

（退只爲進稍以爲者亦可以少沮矣）受。坦之為桓溫長史，溫欲為子求婚於坦之，及還家省父，而述愛坦之，雖長大，猶抱置膝上，坦之因言溫意，述大怒，遽排下曰，汝竟癡邪，詎可畏溫面而以女妻兵也，坦之乃辭以他故，遂止。（[illegible]）簡文帝每言述（[illegible]）才既不長，直以真率，便敵人耳，謝安亦歎美之。初述家貧，求試宛陵令，頗受贈遺而修家具，為州司所檢，有一千三百條，王導使謂之曰，名父之子，不患無祿，屈臨小縣，甚不宜耳，述答曰，足自當止，比後屢居州郡，清潔絕倫，祿賜皆散之親故，宅宇舊物，不革於昔，為當時所歎。太和二年，以年迫懸車，上疏乞骸骨，不許，卒于官。初桓溫平洛陽，議欲遷都，朝廷（陳云王述賦則）憂懼，將遣侍中止之，述曰，溫欲以虛聲威朝廷，非事實也，但從之，自無所至，事果不行。又議欲移洛陽鍾虡，述曰，永嘉不競，暫都江左，方當蕩平區宇，旋軫舊京，若其不耳，宜改遷園陵，不應先事鍾虡。溫竟無以奪之。追贈侍

中諡曰穆以避穆帝改曰簡子坦之嗣
坦之字文度弱冠與郗超齊名時僕射江彪
領選將擬為尚書郎坦之聞曰自過江來尚
書郎正用第二人何得以此見擬彪遂止王氏
有名者初出多為秘書郎故以尚書郎為第二人簡文帝為撫軍將
軍辟為掾累遷參軍從事中郎仍為司馬加
散騎常侍出為大司馬桓溫長史尋以父憂
去職服闋徵拜侍中襲父爵海西公廢領本
郗王晉人如文度將是名教中人
衞將軍坦之有風格尤非時俗放蕩不敦儒

教頗尚刑名學著廢莊論又領本州大中正
簡文帝臨崩詔大司馬溫依周公居攝故事
坦之自持詔入於帝前毀之帝曰天下儻來
之運卿何所嫌坦之曰天下宣元之天下陛
下何得專之帝乃使坦之改詔焉溫甚坦之
與謝安共輔幼主遷中書令領丹陽尹俄授
都督徐兗青三州諸軍事徐兗二州刺史鎮
廣陵安總中書初謝安好聲律朞功之慘不
廢絲竹頗以成俗坦之嫂以書苦諫之曰大

下之寶晉為天下惜之安竟不能從坦之又
嘗與殷康子書論公謙之義以為公道體於
自然故理泰而愈降謙義生於不足故時弊
而義著昔大禹咎繇稱功言惠而成功於彼
孟反范燮殿軍後入而全身於此從此觀之
則謙公之義固以殊矣夫物之所美已不可
收人之所貴我不可取誠患人惡其上衆不
可蓋故君子居之而每加損焉隆名在於矯
伐而不在於期當匿跡在於違顯而不在於

求是於是謙光之義與矜競而俱生卑抑之
義與夸伐而並進由親譽生於不足未若不
知之有餘良藥效於瘳疾未若無病之為貴
也今存公而廢謙則自伐者託至公以生嫌
自美者因存黨以致惑此王生所謂同貌而
實異不可不察者也康子及袁宏並有疑難
坦之標章摘句一一申而釋之莫不厭服寧
康三年卒臨終與謝安桓沖書言不及私惟
憂國家之事朝野痛惜之諡曰獻四子愷愉

謹云舊次國寶傾側之態頗備校筆於亦近監比餘傳似勝此丹青宋兩人罪兩見易之說也

國寶忱做官至吳郡太守、愉坐桓玄黨、心不自安、潛結司州刺史溫詳、謀作亂、事泄被誅、子孫十餘人、皆伏法、

國寶少無士操、不脩廉隅、婦父謝安、惡其爲人、每抑而不用、除尚書郎、國寶自以望族、惟作吏部、不爲餘曹、甚怨望、固辭不拜、有從妹爲會稽王道子妃、由是與道子遊處、遂間毀安焉、及道子輔政、以爲秘書丞、累遷至中書令、中領軍、與道子持威權、扇動內外、中書侍



郎范甯、國寶舅也、儒雅方直、疾其阿諛、勸孝武帝黜之、國寶乃使陳郡袁悅之因尼支妙音、致書與太子母陳淑媛、說國寶忠謹、宜見親信、帝知之、大怒、託以他罪殺悅之、國寶懼、遂因道子譖毀甯、出爲豫章太守、及弟忱卒、國寶自表求解職、迎母、并奔忱喪、詔特賜假、而盤桓不時進發、爲御史中丞褚粲所奏、國寶懼罪、衣女子衣、託爲王家婢、詣道子告其事、道子言之於帝、故得原、後與尚書左丞祖

台之、以使酒、復爲衆所彈、並免官、頃之復職、愈驕蹇不遵法度、起齋侔清暑殿、帝甚惡之、國寶大懼、遂更求媚於帝、而疏道子、道子怒、嘗於內省面責國寶、以劍擲之、舊好盡矣、是時王雅亦有寵、薦王珣於帝、帝夜與國寶及雅宴、帝微有酒、令召珣、將至、國寶自知才出珣下、恐至、傾其寵、因曰、王珣當今名流、不可以酒色見、帝遂止、而以國寶爲忠、將納國寶女爲琅邪王妃、未婚而帝崩、安帝卽位、國寶



復事道子、進從祖弟緒爲琅邪內史、亦以佞邪見知、道子復惑之、倚爲心腹、並爲時之所嫉、國寶遂參管朝權、威震內外、遷尚書左僕射、領選、加後將軍、丹陽尹、道子悉以東宮兵配之、時王恭與殷仲堪並以才器、各居籓鎮、恭惡道子、國寶亂政、屢有憂國之言、道子亦深忌憚之、將謀去其兵、未及行、而恭檄至、以討國寶爲名、國寶惶遽不知所爲、緒說國寶令矯道子命、召王珣、車胤殺之、以除群望、

因挾王相以討諸侯、國寶許之、珣胤至、國寶不敢害、反問計於珣、珣勸國寶放兵權以迎恭、語在珣傳、又問計於胤、胤曰、南北司舉、而荊州未至。若朝廷遣兵、恭必城守。昔桓公圍壽陽、彌時乃克。若京城未拔、而上流奄至、君將何以待之。國寶尤懼、遂上疏解職、既而悔之、詐稱詔、復其本官以距恭、將道子闇懦、欲求姑息、乃委罪國寶、遣譙王尚之、收國寶付廷尉賜死、并斬緒於市、以謝王恭。元興初、桓玄復表徙其家屬於交州、



忱字元達、弱冠與王恭王珣並知名、歷位驃騎長史。嘗造其舅范甯、與張玄遇、甯使與玄語、玄正坐斂衽、待其所發、忱竟不與言、玄失望去。甯讓忱、忱笑曰、張祖希欲相識、自可見詣。甯曰、卿風流儁望、真後來之秀。忱曰、不有此舅、焉有此甥。既而甯使報玄、玄束帶造之、始為賓主。太元中出為荊州刺史、都督荊益寧三州軍事、假節。忱自恃才氣、放酒誕節、慕王澄之為人、又年少居方伯之任、談者憂之。及鎮荊州、威風肅然、殊得物和。桓玄時在江陵、既其本國、且奕葉故義、常以才雄駕物、忱每裁抑之。玄嘗詣忱、通人未出、乘轝直進、忱對玄鞭門幹、玄怒去之、忱亦不留、然玄憚而服焉、孫云自王愷祖形婚桓溫及過移洛陽猶蓋正義懍然有以深折其氣矣及坦之從溫居揃之部與性每事裁抑桓玄性則王氏一世廣和氏父子間正色如此任達不拘、末年尤嗜酒、一飲連月不醒、或裸體而遊、每歎三日不飲、便覺形神不相親。婦



父嘗有慘、忱乘醉弔之、婦父慟哭、忱與賓客十許人、連臂被髮裸身而入、繞之三匝而出。其所行多此類。數年卒官。

荀崧 子羨

荀崧字景猷、潁川臨潁人、魏太尉彧之玄孫也。父頵、羽林右監。崧少有志操、雅好文學、齠齔時、族曾祖顗見而奇之、太原王濟、亦甚器重、以方其外祖陳郡袁侃、謂侃弟奧曰、近見荀監子、清虛明理、當不及父、德性純粹、是賢

荀石樵女事絶奇史備詳此節齊氣與有色澤原史亦之入列女中後北不見使處合之雙美辭則兩傷矣抽匠也

兄弟八人也、泰始中補濮陽王允文學、與王敦顧榮陸機等友善、趙王倫引為相國參軍、倫篡、轉護軍司馬給事中、累遷侍中中護軍、王彌入洛、崧與百官奔于密、未至而母亡、賊追將及、同旅散走、崧被髮從車、守喪號泣、賊至、棄其母屍于地、奪車而去、崧被四創、死而復蘇、遂葬母於密山、服闋、族父藩承制以崧監江北軍事假節襄陽太守、時山陵發掘、崧遣主簿石覽將兵入洛、修復山陵、遷都督荊州江北諸軍事、鎮宛、封曲陵公、為賊杜曾所圍、石覽時為襄城太守、崧力弱食盡、欲求救於覽、計無從出、時崧小女灌、年十三、乃率勇士數十人、踰城突圍夜出、且戰且前、遂達覽所、又為崧書、與南中郎將周訪請援、訪即遣子撫、率兵三千人會覽、俱救崧、賊乃散走、崧尋遣南陽中部尉王國劉願等、潛軍襲穰、獲曾從兄保、斬之、元帝踐阼、徵拜尚書僕射、使崧與刁協共定中興禮儀、從弟馗早亡、二息序廞、年各數歲、崧迎與共居、恩同其子、太尉臨淮公荀顗國胤廢絕、朝廷以崧屬近、欲以崧子襲封、崧哀序孤微、乃讓封與序、論者稱焉、轉太常、時方修學校、簡省博士、置周易王氏、尚書鄭氏、古文尚書孔氏、毛詩鄭氏、周官禮記鄭氏、春秋左傳杜氏服氏、論語孝經鄭氏、博士各一人、凡九人、其儀禮公羊穀梁及鄭易、皆省不置、崧以為不可、乃上疏曰、博士舊置十九人、今五經合九人、準古計今、猶未能半、宜及節省之制、以時施行、今九人以外、猶宜增四、願陛下萬機餘暇、時垂省覽、宜為鄭易置博士一人、鄭儀禮博士一人、春秋公羊博士一人、穀梁博士一人、昔周之衰、下陵上替、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善者誰賞、惡者誰罰、孔子懼而作春秋、諸侯諱妒、懼犯時禁、是以微辭妙旨、義不顯明、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罪我者其惟春秋、時左丘明子夏造膝親受、無不精究、孔子既沒、微言將絕、於是

明退撰所聞而爲之傳、其書善禮、多膏腴美
辭、張本繼末、以發明經意、信多奇偉、學者好
之、稱公羊高親受子夏、立於漢朝、辭義清儁、
斷法明審、董仲舒之所善也、穀梁赤、師徒相
傳、暫立於漢世、向歆漢之碩儒、猶父子各執
一家、莫肯相從、其書文清義約、諸所發明、或
是左氏公羊所不載、亦足有所訂正、是以三
傳並行於先代、通才未能孤廢、今去聖久遠、
其文將墮、與其過廢、寧與過立、臣以爲三傳



雖同曰春秋。而發端異趣。按知三家異同之
說。此乃義則戰爭之場。辭亦劍戟之鋒。於理
不可得共。博士宜各置一人以傳其學。元帝
詔曰、此皆經國之務。爲政所由。息馬投戈。猶
可講藝。今雖日不暇給。豈忘本而遺存邪。可
共博議者詳之、議者多請從崧所奏、又詔曰
穀梁膚淺不足置博士、餘如奏、會王敦之難
不行、敦表以崧爲尚書左僕射、及帝崩群臣
議廟號、王敦遣使謂曰、豺狼當路、梓宮未反、

祖宗之號、宜別思詳、崧議以爲禮祖有功。宗
有德。元皇帝天縱聖哲。光啓中興。德澤侔於
太戊。功惠邁於漢宣。臣敢依前典、上號曰中
宗、朝廷從之、太寧初加散騎常侍後領太子
太傅以平王敦功更封平樂伯後遷右光祿
大夫開府儀同三司錄尚書事又領秘書監
年雖衰老、而孜孜典籍、世以此嘉之、蘇峻之
役、崧與王導陸曄、共登御牀擁衛帝、及帝被
逼、幸石頭、崧亦侍從、不離帝側、賊平、帝幸溫



嶠舟、崧時年老病篤、猶力步而從、咸和三年
薨、贈侍中、諡曰敬、二子蕤羨、蕤嗣、蕤有儀操
風望、雅爲簡文帝所重、官尚書左丞、時桓溫
平蜀、朝廷欲以豫章郡封溫、蕤言於帝曰、若
溫復假王威、北平河洛、修復園陵、將何以加
此、於是乃止、後爲吳國內史卒官
羨字令則、清和有準、纔年七歲、遇蘇峻難、隨
父在石頭、峻甚愛之、恒置膝上、羨陰白其母
曰、得一利刀子、足以殺賊、母掩其口曰、無妄

二十五尚尋陽公主拜駙馬都尉弱冠與琅邪王洽齊名沛國劉惔太原王濛陳郡殷浩並與交好驃騎將軍何充出鎮京口請爲參軍穆帝又以爲撫軍參軍徵補太常博士皆不就後拜秘書丞義興太守征北將軍褚裒以爲長史尋遷吳國內史除北中郎將徐州刺史監徐兗二州揚州之晉陵諸軍事假節殷浩以羨在事有能名故居以重任時年二十八中興方伯未有如羨之少者羨至鎮發二州兵使參軍鄭襲戍淮陰羨尋北鎮淮陰屯田于東陽之石鼈尋加監青州諸軍事又領兗州刺史鎮下邳羨自鎮來朝時蔡謨固讓司徒不起中軍將軍殷浩欲加大辟以問於羨羨曰蔡公今日事危明日必有桓文之舉浩乃止及慕容儁攻段蘭於青州詔使羨救之儁將王騰趙盤寇琅邪鄄城北境騷動羨討之擒騰盤逆走軍次琅邪而蘭已沒羨退還下邳留將軍諸葛攸高平太守劉莊將三千人守琅邪參軍戴遂將二千人守泰山是時慕容蘭以數萬眾屯汴城甚爲邊害羨自光水引汶通渠至於東阿以征之臨陣斬蘭帝將封羨固辭不受先是石虎死胡中大亂羨撫納降附甚得眾心以疾篤解職後除右軍將軍加散騎常侍讓不拜升平二年卒帝聞之歎曰荀令則王敬和相繼凋落股肱腹心將復誰寄乎追贈驃騎將軍

范汪見晉史傳

## 范汪

子寧　汪叔堅



范汪字玄平雍州刺史晷之孫也父稚早卒汪少孤貧六歲過江依外家新野庾氏荊州刺史王澄見而奇之及長好學外家家貧無以資給汪乃廬于園中布衣蔬食然薪寫書寫畢誦讀亦遍遂博學多通善談名理弱冠至京師屬蘇峻作難王師敗績汪乃遁逃西歸庾亮溫嶠屯兵尋陽時行李斷絕莫知峻之虛實咸恐賊強未敢進及汪至嶠等訪之汪曰賊政令不一貪暴縱橫滅亡已兆雖強

易弱，朝廷有倒懸之急，宜時進討。嶠深納之。是日護軍平南二府禮命交至，始解褐參護軍事。賊平，賜爵都鄉侯，復為庾亮平西參軍，從討郭默，進爵亭侯，辟司空郗鑒掾，除宛陵令，復參亮征西軍事，轉州別駕。汪為亮佐史十有餘年，甚相欽待，轉武陵內史，徵拜中書侍郎。時庾翼將悉郢漢之衆，以事中原，軍次安陸，尋轉屯襄陽。汪上疏諫，宜嚴詔諭翼，還鎮養銳，以為後圖。尋而何充輔政，請為驃騎



長史。桓溫代翼為荊州，復以汪為安西長史。溫西征蜀，委以留府。蜀平，進爵武興縣侯，而溫復請為長史、江州刺史，皆不就，還京，求為東陽太守。溫甚恨焉。在郡大興學校，甚有惠政，頃之召入，頻遷中領軍、本州大中正。時簡文帝作相，甚相親昵，除徐兗二州刺史，假節。既而桓溫北伐，令汪出梁國，失期，溫挾憾奏免為庶人，朝廷憚溫不敢執，談者為之歎恨。汪屏居吳郡，從容講肆，不言枉直，後至姑孰

蔣云世說稱范玄平為人好用智數而有時以多數失蓋此

見溫，溫時方起屈滯以傾朝廷，謂汪遠來詣己，傾身引望，謂袁宏曰：「范公來，可作太常邪。」汪既至，纔坐，溫謝其遠來意。汪實來造溫，恐以趨時致損，乃曰：「亡兒瘞此，故來視之。」溫殊失望而止。卒，贈散騎常侍，諡曰穆。長子康嗣，早卒。康弟甯最知名。

甯字武子，少篤學，多所通覽。簡文帝為相，將辟之，為桓溫所諷，遂寢不行。故終溫之世，兄弟無在列位者。時以浮虛相扇，儒雅日替，甯



謂其源始於王弼、何晏，二人之罪，深於桀紂。或以為貶之太過，甯曰：「王何蔑棄典文，幽沈仁義，游辭浮說，波蕩後生，使搢紳之徒，翻然改轍，以至禮壞樂崩，中原傾覆，遺風餘俗，至今為患。桀紂縱暴虐一時，適足以滅身覆國，為後世戒，豈能迴百姓之視聽哉？吾固以為一世之禍輕，歷代之罪重，自喪之釁小，迷衆之愆大也。」溫薨，始解褐為餘杭令，在縣興學校，養生徒，絜己修禮，朞年之後，風化大行。自

中興已來，崇學敦教，未有如寧者也。在職六年，遷臨淮太守，封陽遂鄉侯。頃之，徵拜中書侍郎。在職多所獻替，有益政道。時更營新廟，博求辟雍、明堂之制，寧據經傳奏上，皆有典證。孝武帝雅好文學，甚被親愛，朝廷疑議，輒諮訪之。寧指斥朝士，直言無諱。王國寶，寧之甥也，以諂媚事會稽王道子，懼爲寧所不容，乃相驅扇，因被疏隔。求補豫章太守，帝曰：「豫章不宜太守，何急以身試死邪？」寧不信卜占，



固請行。臨發，上疏言：「今四境晏如，烽燧不舉，而倉庾虛耗，帑藏空匱。古者使民，歲不過三日，今之勞擾，殆無三日休停，至有殘形翦髮，要求復除，生兒不復舉養，鰥寡不敢妻娶，豈不怨結人鬼，感傷和氣。臣恐社稷之憂，積薪不足以爲喻也。」又上言：「人性無涯，奢儉由勢。今并兼之士，亦多不贍，非力不足以厚身，非祿不足以富家，是得之有由，而用之無節。蒲酒永日，馳騖卒年，一宴之饌，費過十金，麗服之美，不可貲算，盛狗馬之飾，營鄭衛之音，南畝廢而不墾，講誦闕而無聞，凡庸競馳，傲誕成俗。謂宜驗其鄉黨，考其業尚，試其能否，然後升進。如此，匪惟家給人足，賢人豈不繼踵而至哉！」帝善之。初，寧之出，非帝本意，故所啓多合旨。寧在郡，又大設庠序，改革舊制，不拘常憲。遣迎至者千餘人，資給衆費，一出私祿，并取郡四姓子弟，皆充學生，課讀五經，又起學臺，功用彌廣。江州刺史王凝之上言曰：「豫



章郡居此州之半，太守臣寧，入參機省，出宰名郡，而肆其奢濁，所爲狼藉，改作郡城，私立下舍家廟，又下十五縣，皆使左宗廟，右社稷，準之太廟，皆資民力，又奪人居宅，工夫萬計。寧若以古制宜崇，自當列上，而敢專輒，惟在任心。願出臣表，下太常議之禮典。」詔曰：「漢宣云：可與共治天下者，良二千石也。若范寧果如凝之所表者，豈可復宰郡乎！」以此抵罪。子泰時爲天門太守，棄官稱訴。帝以寧所務惟

詩云欽世系如此門自不勝其煩

學，事久不判，會赦免。卒于丹陽齊睿忠目疾
至老猶勤學不輟，以春秋穀梁氏未有善釋，
遂沉思積年，為之集解，其義精審，為世所重。
既而徐邈復為之注，世亦稱之。子泰元熙中
為護軍將軍。

## 劉惔

胡身之云：劉真長談客耳，其言桓溫無不中，蔡謨知溫之才者，設使撫軍縱上流，惔為司馬亦未必足敵，蔡揚子曰：非苟知之亦允蹈之，非知之難，行之為難也。



劉惔字真長，沛國相人也。祖宏，字終嘏，光祿
勳。宏兄粹，字純嘏，侍中。宏弟潢，字沖嘏，吏部
尚書。並有名中朝。時人語曰：洛中雅雅有三
嘏。父耽，晉陵太守，亦知名。惔少清遠，有標奇，
與母任氏寓居京口，家貧，織芒屩以為養，雖
蓽門陋巷，晏如也。人未知識，惟王導深器之。
後稍知名，論者比之袁羊。惔喜，還告其母，母
曰：此非汝比，勿受之。又有方之范汪者，惔復
喜，母又不聽。及惔年德轉升，論者遂比之荀
粲，尚明帝女廬陵公主。以惔雅善言理，簡文
帝初作相，與王濛韓伯並為談客，俱蒙上賓
禮。時孫盛作易象妙於見形論，帝使殷浩難
之，不能屈。帝曰：使真長來，故應有以制之。乃
命迎惔，盛素敬服惔，及至，便與抗答，辭甚簡
至，盛遂屈，咸稱美之。累遷丹陽尹，為政清整，
門無雜賓。時百姓頗有訟官長者，諸郡往往
有相舉正，惔歎曰：夫居下訕上，此弊道也。古
之善政，司契而已，豈不以其敦本正源，鎮靜



流末乎。君雖不君，下安可以失禮。若此風不
革，百姓將往而不反。遂寢而不問。又性簡貴，
與王羲之相友善，郗愔有傖奴，知文章，羲之
愛之，每稱於惔。惔曰：何如方回邪？羲之曰：小
人耳，何比郗公。惔曰：若不如方回，故常奴耳。
桓溫嘗問惔：會稽王談何如？惔曰：故第二流
耳。溫曰：第一復誰？惔曰：正在我輩耳。其高自標
置如此。惔每奇溫才而知其有不臣之迹，及
溫為荊州，惔言於帝曰：溫不可使居形勝地，

其位號、常宜抑之、勸帝自鎮上流、而已爲軍
司、帝不納、又請自行、復不聽、乃以惔監沔中
諸軍事、領義成太守、及溫伐蜀、時咸謂未易
可制、惟惔以爲必克、或問其故、惔曰、以博知
之、溫善博者也、不必得則不爲、但恐克蜀之
後、溫終專制朝廷、及後竟如其言、惔好莊老、
任自然趣、然嘗與王濛同行、日旰未食、有小
人素識之、貽其餐、肴案甚盛、惔固辭、濛曰、聊
以充虛何、惔曰、小人都不可與作緣、疾馬家

晉書卷七十五 列傳

人請殺車中牛祭神、惔曰、丘之禱久矣、勿復
爲煩、其爲人貞正不踰如此、卒官、孫綽爲
之誄云、居官無官官之事、處事無事事之心、
時人以爲名言、

韓伯

韓伯字康伯、潁川人、母殷氏、高明有行、家貧
窶、伯年數歲、至大寒、母方爲作襦、令伯捉熨
斗、謂之曰、且著襦、尋當作複褌、伯曰、不復須
母問其故、對曰、火在斗中而柄尚熱。今既著
襦。下亦當煖。母甚異之、及長、清和有思理、留
心文藝、舅殷浩稱之曰、康伯能自標置、居然
是出群器、同郡庾龢有重名于時、少所推服、
常稱伯及王坦之曰、思理倫和、我敬康伯、志
力強正、吾愧文度、自此以還、吾皆百之矣、舉
秀才、徵佐著作郎、並不就、簡文帝居藩、引爲
談客、自司徒左西屬轉撫軍掾、中書郎、散騎
常侍、豫章太守、入爲侍中、陳郡周勰爲謝安
主簿、居喪廢禮、崇尚莊老、脫落名教、伯領中

晉書卷七十五 列傳

正、不通勰、議曰、拜下之敬。猶違衆從禮。情理
之極、不宜以多比爲通、時人憚焉、識者謂伯
可謂澄世所不能澄、而裁世所不能裁者矣、
與夫容己順衆者、豈得同時而共稱哉、轉丹
陽尹、吏部尚書、領軍將軍、疾卒、後有人問侍
中袁恪之曰、殷侍中何如韓康伯、恪之曰、理
義所得、優劣乃復未辨、然門庭蕭寂、居然有
名士風流、殷不及韓、故殷誄韓有荆門晝掩、
閑庭晏然云、

史臣曰、王湛門資台鉉、地處膏腴、識表鄰機、才惟王佐、叶宣尼之遠契、翫道韋編、遵伯陽之幽旨、含虛牝谷、所謂天質不彫、合於大樸者也、安期英姿挺秀、籍甚一時、朝野挹其風流、人倫推其表燭、雖崇勳懋績、有闕於旂常、素德清規、足傳於汗簡矣、懷祖鑒局夷遠、沖衿玉粹、坦之臨宇凝曠、退操金貞、騰諷庾之良箴、惰嗤語怪、演廢莊之宏論、道煥崇儒、或寄重文昌、允釐於衮職、或任華綸閣、密勿於



王言、或能克著徽音、保其榮秩、美矣、國寶檢行無聞、坐升彼相、混暗識於心鏡、開險路於情由、于時皇坰多虞、宸居罕備、天子居綴旒之運、人臣微覆餗之憂、於是竊勢擁權、黷明王之彝典、窮奢縱侈、假凶豎之餘威、纖楯雕楹、陵跨於宸極、麗珍冶質、充牣於帷房、亦猶犬彘腴肥、不知禍之將及、告盡私室、固其宜哉、荀景猷履孝居忠、無愆往烈、范玄平陳謀獻策、有會時機、一則思業該通、緝遺經於已紊、一則風飈直亮、抗高節於將頹、揚搉而言、俱爲雅士、劉韓偶爽、標置狀群、勝氣籠霄、飛談卷霧、並蘭芬菊耀、無絕於終古矣、



列傳第四十五　晉書七十五

琅邪派

列傳第四十六　　晉書七十六　三徑藏書

竟陵鍾　惺原評　　檇李蔣之翹删定
何華馮元仲參校

王舒　子允之

王舒字處明、少為從兄敦所知、以天下多故、不營當時名、恒處私門、潛心學植、年四十餘、州禮命、太傅辟、皆不就、及元帝鎮建康、因與諸父兄弟俱渡江委質焉、參鎮東軍事、出補溧陽令、尋為明帝東中郎將



司馬、轉後將軍宣城公裒諮議參軍、遷軍司、固辭不受、裒鎮廣陵、復以舒為車騎司馬、頃領望府、咸稱明練、裒薨、遂代裒鎮、除北中郎將、監青徐二州軍事、頃之、徵國子博士、加散騎常侍、未拜、轉少府、太寧初、徙廷尉、敦表舒為荊州刺史、監荊州沔南諸軍事、及敦敗、王含父子俱奔舒、舒遣軍逆之、並沉于江、進都督荊州、平西將軍、假節、尋以陶侃代舒、遷舒為廣州、舒疾病、不樂越嶺、朝議亦以其有

功、不應遠出、乃徙為湘州、徵代鄧攸為尚書僕射、時將徵蘇峻、司徒王導欲出舒為外援、乃授會稽內史、秩中二千石、舒上疏以父名會、辭、朝議以字同音異、於禮無嫌、舒復陳音雖異而字同、求改他郡、於是改會字為鄶、舒不得已而行、在郡二年、蘇峻作逆、乃假舒節都督、行揚州刺史事、時吳國內史庾冰棄郡奔舒、舒移告屬縣、以吳王師虞斐為軍司、御史中丞謝藻監前鋒征討軍事、率衆一萬、



與庾冰俱渡浙江、于是前義興太守虞潭、前義興太守顧衆等皆起義軍以應舒、舒率衆次郡之西江、為冰藻後繼、峻聞東方兵起、遣其將張健、管商、弘徽等距之、虞潭等與戰、互有勝負、不得前、賊復掠東遷、餘杭、武康諸縣、舒更遣子允之行揚烈將軍、與將軍徐遜、陳孺及揚烈司馬朱燾以精銳三千、輕邀賊於武康、破之、賊悉委舟走、允之收其器械、進兵助潭、時賊韓晃既破宣城、轉入故鄣、長城、允之

遣朱燾何準等擊之、戰於于湖、準以强弩射之、晃退走、斬首千餘級、納降二千人、準由是得保郡、是時臨海新安諸山縣並反應賊、舒分兵悉討平之、會陶侃等至京都、舒、準等並以屢戰失利、移書盟府、自貶去節、侃遣使敦喻、不聽、及侃立行臺、上舒監浙江東五郡軍事、允之督護吳郡義興晉陵三郡征討軍事、既而晃等南走、允之追躡於長塘湖、復大破之、賊平、以功封彭澤縣侯、尋卒官、謚曰穆、二



子晏之、允之、允之最知名、

允之字深猷、少總角、從伯敦謂為似己、恒以自隨、出則同輿、入則同寢、敦嘗夜飲、允之辭醉先臥、敦與錢鳳謀為逆、允之悉聞其言、便於臥處大吐、衣面並污、鳳出、敦果照視、見允之臥吐中、以為大醉、不復疑、會父舒始拜廷尉、允之求還省父、悉以敦鳳謀議事白舒、舒與王導俱啟明帝、陰為之備、舒為荊州、允之隨在西府、及敦平、帝欲令允之仕、舒請曰、臣子尚少、不樂早官、帝許、隨舒之會稽、及蘇峻反、允之討賊有功、封番禺縣侯、邑千六百戶、除錢塘令、舒卒去職、既葬、起為義興太守、以憂哀不拜、咸和末、除宣城內史、監揚州江西四郡事、鎮於湖、咸康中、遷南中郎將江州刺史、從政甚有威惠、時王恬服闋、除豫章、允之聞之驚愕、以為恬丞相子、應被優遇、不可出為遠郡、乃求自解州、欲與庾冰言之、冰聞甚愧、即以恬為吳郡、而以允之為衛將軍會稽內史、未到卒、謚曰忠、子晞之嗣、



王廙　弟彬　彬子彪之

王廙字世將、導從弟、元帝之姨弟也、父正、尚書郎、廙少能屬文、多所通涉、仕中朝為濮陽太守、元帝作鎮江左、廙棄郡過江、帝見之大悅、以為司馬、頻守廬江鄱陽二郡、豫討周馥杜弢、以功累增封邑、除冠軍將軍、鎮石頭、領丞相軍諮祭酒、王敦啟為寧遠將軍荊州刺史、及帝即位、廙奏中興賦、上疏曰、臣託備肺

爭許的侃傳

腑。幼蒙洪潤，爰自齠齓，至于弱冠，陛下之所撫育，恩侔於兄弟，義同于交友，思欲攀龍鱗附鳳翼者，有年矣。是以昔忝濮陽，棄官遠跡，扶持老母，攜將細弱，越長江，歸陛下者，誠以道之所存，願託餘庇故也。天誘其願，遇陛下中興，當大明之盛，而守局遐外，不得奉瞻大禮，聞問之日，悲喜交集。昔司馬相如不得覩封禪之事，慷慨發憤，況臣情則骨肉，服膺聖化哉。臣少好文學，志在史籍，而飄放遐外，嘗



與暴寇爲讎，臣犬馬之年，四十三矣，未能上報天施，而爵負厚彰，恐先朝露，填溝壑，令微情不得上達，謹謝其頌，獻中興賦一篇，雖未足以宣揚盛美，亦是詩人嗟嘆詠歌之義也。文多不載。初，王敦左遷陶侃，使廙代爲荆州，衆情憤惋，廙爲將吏馬儁、鄭攀等所襲，奔於江安。賊杜曾與儁、攀北迎第五猗以距廙。廙督諸軍討曾，復爲曾所敗。敦命湘州刺史甘卓等助廙擊曾，曾衆潰，廙得到州。廙性倨傲，

鍾云世將不終幸逃一誅

鍾云諸琅邪中世儒允爲第一人物觀其勸物諸救敦二事便覺丞相導直一籌用表增耳

嘗從南下，旦自尋陽，迅風飛帆，暮至都，倚舫樓長嘯，神氣甚逸。王導謂庾亮曰：「世將爲傷時識事。」亮曰：「正足舒其逸氣耳。」廙在州大誅戮侃時將佐，及徵士皇甫方回，於是大失荆土之望，人情乖阻。帝乃徵廙爲散騎常侍，以王敦構禍，帝遣廙往諭止敦，既不能諫其悖逆，乃爲敦所留，受任助亂。敦以爲平南將軍、領荆州刺史。尋病卒。帝猶以親故深痛愍之，二子：頤之、胡之。



彬字世儒，少稱雅正，弱冠不就州郡之命。光祿大夫傅祗辟爲掾，後與兄廙俱渡江，爲揚州刺史劉機建武長史。元帝引爲鎮東賊曹參軍，轉典軍參軍。豫討華軼功，封都亭侯，愍帝召爲尚書郎，以道險不就。遷建安太守，徙義興內史，未之職，轉軍諮祭酒。中興建，稍遷侍中。從兄敦擧兵入石頭，帝使彬勞之。會周顗遇害，彬素與顗善，先往哭顗，甚慟。既而見敦，敦怪其有慘容，問之，彬曰：「向哭伯仁，情未

從[illegible]以世儒之為人猶以凡人遇之亦可見其狀

能已。敦怒曰：伯仁自致刑戮，且凡人遇汝，復何為哉！彬曰：伯仁長者，君之親友，在朝雖無謇諤，亦非阿黨，而赦後加以極刑，所以傷惋也。因勃然數敦曰：兄抗旌犯順，殺戮忠良，謀圖不軌，禍及門戶矣。音辭慷慨，聲淚俱下。敦大怒，厲聲曰：爾狂悖乃至此，為吾不能殺汝邪！時王導在坐，為之懼，勸彬起謝。彬曰：有腳疾已來，見天子尚欲不拜，何跪之有！且此復何謝！敦曰：腳痛孰若頸痛？彬意氣自若，殊無



懼容，竟不肯去。後敦議舉兵向京師，彬諫甚苦，敦變色目左右將收彬，彬正色曰：君昔歲害兄，今又殺弟邪？蔣云：原史以彬從兄濮州太守稜為敦所害，說云然。按王如傳，殺稜雖因敦之激怒，然手刃稜者實王如也，況稜於敦為從弟，此言害兄，直指敦殺王澄耳。胡身之有謂王與子意合，故為刪之。敦乃止，以彬為豫章太守。彬為人樸素方直，乏風味之好，雖居顯位，常布衣蔬食。尋遷前將軍、江州刺史。及敦死，王含欲投王舒，應勸含投彬，含曰：大將軍素與江州云何，而欲歸之？應曰：此乃所以蔣云凡平引作應曰

計王史不可…老將耳為豫後故為實合子故死不能動應果舟翻送往收遂策而兒駢首…江應殿中何以效哉

宜往也。江州當人強盛時，能立同異，此非常人所及，睹衰危，必興慈愍。荊州守文，豈能意外行事？含不從，遂共投舒，舒果沈含父子于江。彬聞應來，密具船以待之，不至，深以為恨。後有司奏彬及兄子安成太守籍之，是敦親，皆除名。詔曰：司徒導以大義滅親，其後昆雖或有違，猶將百世宥之，況彬等公之近親，乃原之。徵拜光祿勳，轉度支尚書。蘇峻平，後改築新宮，彬為大匠。以營創功，賜爵關內侯，



遷尚書右僕射。卒官，謚曰肅。長子彭之嗣，位彪之最知名。

彪之字叔武。年二十，鬚鬢皓白，初除佐著作郎、東海王文學。從伯導謂曰：選官欲以汝為郎，汝幸可作諸王佐邪！彪之曰：位之多少，不足計，自當任之於時耳。遂以為尚書郎，鎮軍將軍武陵王晞以為司馬，累遷尚書左丞，侍中廷尉。時永嘉太守謝毅，赦後殺郡人周矯，矯從兄球詣州訴冤，揚州刺史殷浩遣從

陳云浩去天子獨坐浩公自待何如

事收殺付廷尉、彪之以球爲獄主、身無兵權
非廷尉所料、不肯受、與州相反覆、移帝發詔
令受之、彪之又上疏執據、時人比之張釋之
時當南郊、簡文帝爲撫軍、問彪之應有赦不
答曰、中興以來、郊祀往往有赦、愚意嘗謂非
宜、何者、凶愚之輩、將謂郊祀必赦、至此時復
生心於僥倖矣、遂從之、尋轉吏部尚書、太尉
桓溫欲北伐、屢詔不許、溫輒下武昌、人情震
懼、或勸殷浩引身告退、彪之言於簡文曰、此



非保社稷爲殿下計、皆自爲計耳、若殷浩去
職、人情崩駭、天子獨坐、既爾、當有任其責者
非殿下而誰、又謂浩曰、彼抗表問罪、卿爲其
首、事任如此、猜釁已構、欲作匹夫、豈有全地
邪、且當靜以待之、令相王與手書示以款誠
陳以成敗、當必旋旆、若不順命、即遣中詔、如
復不爾、乃當以正義相裁、奈何無故忽忽先
自猖獗乎、浩曰、決大事正自難、頃日來欲使
人悶、聞卿此謀、意始得了、溫亦奉帝旨、果不

又云浩於簡文許不知兵敗自文疼浩所惡而浩自知其蔽

進、既而長安人雷弱兒梁安等、詐云殺苻堅
苻眉、請兵應接、時殷浩鎮壽陽、便進據洛、營
復山陵、屬彪之疾歸、上簡文帝牋、陳弱兒等
容有詐僞、浩未應輕進、不從、尋而弱兒果詐、
姚襄反叛、浩大敗、退守譙城、簡文笑謂彪之
曰、果如君言、雖張陳何以過之、轉領軍將
軍、遷尚書僕射、以疾病不拜、徙太常、領崇德
衛尉、時或謂簡文曰、武陵第中大修器仗、將
謀非常、簡文以問彪之、彪之曰、武陵王志意



盡於馳騁田獵而已耳、願深靜之、以懷異同者
勿復以此爲言、簡文甚悅、復轉尚書僕射、時
豫州刺史謝奕卒、簡文欲使建武將軍桓雲
代之、雲、溫之弟也、訪於彪之、彪之曰、雲不必
非才。然溫居上流。割天下之半。其弟復處西
藩。兵權盡出一門。亦非深根固蒂之宜也。人
才非可豫量。但當令不與殿下作異者耳。簡
文頷曰、君言是也、後以彪之爲鎮軍將軍、會
稽內史、加散騎常侍、居郡八年、豪右斂跡、亡

戶歸者三萬餘口、桓溫以山陰縣折布米不
時畢、郡不彈糾、上免彪之。彪之去郡、郡見罪
謫未上州臺者、皆原散之。溫復以爲罪、乃檻
收下吏。會赦免、左降爲尚書。頃之、復爲僕射。
是時溫將廢海西公、百僚震慄、溫亦色動、莫
知所爲。彪之既知溫不臣跡已著、理不可奪、
乃謂溫曰、公阿衡皇家、便當倚傍先代耳。命
取霍光傳、禮度儀制定於須臾。曾無懼容。溫
歎曰、作元凱、不當如是耶。時廢立之儀、既絕



於曠代、朝廷莫有識其故典者。彪之神彩毅
然、朝服當階、文武儀準、莫不取定、朝廷以此
服之。何燕泉云此一段深可怪雖臣衰王主工志在會國得之漸耳彪之爲國大臣不能正色嚴諫守之以死而傳會爲之此亦閣何禮度儀制何先代可循何故典可事而純於職代定於須史朝服殺然聆無懼咨斯剛勇於備上恬於鮮遡世之部大小人類便爲之古之大臣垂紳正紛不動於色而央大提定大家舢大奸排大雖跡並同此且夫臣賢其君下于其上天地大變朝野同匡而遏之色勁歸有良心彪之神采央無作色彪之既諫溫以伊霍溫復啓彪之以元凱詞惡祖濟敗有宜然而史云捺激翻其造美與乎所聞矣
溫又廢武陵王遵、以事示彪之。彪之曰、武

陵親尊、未有顯罪、不可以猜嫌之間、便相廢
徙。公建立聖明、當崇獎王室、伊周同美。此大
事、宜更深詳。溫曰、此已成事、卿勿復言。及後
簡文帝崩、群臣疑惑、未敢立嗣、或云當須大
司馬處分。彪之正色曰、君崩、太子代立、大司
馬何容得異。若先面諮、必反爲所責矣。於是
朝議乃定。及孝武帝即位、太皇太后令以帝
沖幼、加在諒闇、令溫依周公居攝故事。事已
施行、彪之曰、此異常大事、大司馬必當固讓、



使萬機停滯、稽廢山陵、未敢奉令、謹具封還。
內請停事、遂不行。溫遇疾、諷朝廷求九錫、袁
宏爲文以示彪之、彪之歎其文辭之美、因曰
卿固大才、安可以此示人。時謝安又頻使宏
改之、宏遂逡巡其事、既屢引日、乃謀於彪之、
彪之曰、聞彼病日增、亦當不復支久、自可更
小遲迴。宏從之、溫亦尋卒。時桓沖及安夾輔
朝政、以新喪元輔、主上未能親覽萬機、太
皇太后宜臨朝。彪之曰、先代前朝、主在襁抱

胡身之云彪之所陳者正大謝安所行者時宜

甲子一假，故可臨朝，太后亦不能決政事，終是顧問僕與君諸人耳。今上年出十歲，垂婚冠，反令從嫂臨朝，示人君幼弱，豈是翼戴讚揚立德之謂乎。二君必行此事，豈僕所制。所惜者大體耳。時安不欲委任桓沖，故使太后臨朝決政，獻替專在乎己。彪之不從其意，尋遷尚書令，與安共掌朝政。安每曰：朝之大事，衆不能決者，諮王公，無不得判。以年老，上疏乞骸骨，詔不許，轉拜護軍將軍，加散騎常侍。安



欲更營宮室，彪之曰：中興初，即位東府，殊為儉陋，元明二帝亦不改制，蘇峻之亂，成帝止蘭臺都坐，殆不蔽寒暑，是以更營修築。方之漢魏，誠為儉狹，復不至陋，殆合豐約之中，今自可隨宜增益修補而已。強寇未殄，正是休兵養士之時，何可大興功力，勞擾百姓邪？安曰：宮室不壯，後世謂之無能。彪之曰：任天下事當保國寧家，朝政為先，豈以修屋宇為能邪？安無以奪之，故終彪之之世，不改營焉。太元

胡云安傳與此不同云彪之諫

不諱世所決之官並用成

二年卒，諡曰簡。

虞潭

虞潭字思與，會稽餘姚人，吳騎都尉翻之孫也。父忠，為宜都太守，吳之亡也，堅壁不降，遂死之。潭清貞有檢操，晉除醴陵令，值張昌作亂，郡縣多從之，潭獨起兵斬昌別率鄧穆，周旋征討，以軍功賜爵都亭侯。陳敏反，潭東下討敏弟贊於江州。廣州刺史王矩上潭領廬陵太守，綏撫荒餘，咸得其所。又與諸軍共平



陳恢，仍轉南康，進爵東鄉侯。尋被元帝檄，使討華軼，潭至廬陵，會軼已平，而湘川賊杜弢猶盛，遇卅卓於宜陽，江州刺史衛展上潭并領安成太守，進軍救卓，卓上潭領長沙，固辭不就。王敦版潭為湘東，復以疾辭。弢平，後元帝召補丞相軍諮祭酒，轉琅邪國中尉。帝為晉王，除屯騎校尉，徙右衛將軍，遷宗正，以疾告歸。及明帝時，王含沈充等攻逼京都，潭遂於本縣招合宗人及郡中大姓，共起義軍，進

韓云小小斑於此即乘師向父特雜層隔之義

赴國難至上虞帝手詔潭為冠軍將軍領會稽內史潭即受命義衆雲集時有野鷹飛集屋梁衆咸懼潭曰起大義而剛鷙之鳥來集破賊必矣遣長史孔坦領前鋒過浙江追躡充潭次于西陵為坦後繼會充已擒罷兵徵拜尚書尋補右衛將軍加散騎常侍成帝即位出為吳興太守蘇峻反加潭督三吳晉陵宣城義興五郡軍事會王師敗績大駕逼遷潭勢弱不能獨振乃固守以俟四方之舉會陶侃等下潭與郗鑒王舒協同義舉侃等假潭節監揚州浙江西軍事潭率衆與諸軍并勢東西掎角遣督護沈伊距管商於吳縣為商所敗潭自貶還節尋而峻平潭以母老輒去官還餘姚詔轉鎮軍將軍吳國內史復徙會稽內史未發還復吳郡以前後功進爵武昌縣侯邑一千六百戶是時軍荒之後百姓饑饉死亡塗地潭乃表出倉米振救之又修滬瀆壘以防海抄百姓賴焉咸康中進衛將



軍潭貌雖和弱而內堅明有膽決雖屢統軍旅而尠有傾敗以母憂去職服闋以侍中衛將軍徵既至更拜右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給親兵三百人侍中如故卒于位諡曰孝烈子仡嗣官右將軍司馬仡卒子嘯父嗣

## 顧衆

顧衆字長始吳郡人父秘交州刺史有文武才幹衆初為元帝鎮東參軍以討華軼功封東鄉侯辟丞相掾秘卒州人立衆兄壽為刺史尋為州人所害衆往交州迎喪值杜弢之亂崎嶇六年乃還秘曾莅吳興吳興義故以衆經離寇難共遺錢二百萬一無所受及帝踐阼徵拜駙馬都尉奉朝請轉尚書郎大將軍王敦請為從事中郎上補南康太守會詔除鄱陽太守衆徑之鄱陽不過敦敦甚怪焉及敦構逆令衆出軍衆遲迴不發敦大怒以軍期召衆還詰之聲色甚厲衆不為動容敦意漸釋敦平除太子中庶子為義興太守以

蘇峻反，王師敗績，衆還吳，潛圖義舉。時吳國內史庾冰奔會稽，峻以蔡謨代之。前陵江將軍張悊為峻收兵於吳，衆遣人喻悊，悊從之。衆乃遣郎中徐機告謨曰：「衆已潛合家兵，待時而奮。」又與張悊刻期效節。謨乃檄衆為本國督護，衆從弟緇為前鋒督護。吳中人士同時響應。會稽內史王舒與吳興太守虞潭並檄衆為五郡大督護，統諸義軍，討賊將張健。潭遣將姚休為衆前鋒，與賊戰沒，衆還守紫壁。



時賊黨方銳，義軍沮退，人心咸勸衆過浙江。衆曰：「不然。今保固紫壁，可得全錢唐以南五縣；若越他境，便為僞軍，控引無所，非長計也。」臨平人范明亦謂衆曰：「此地險要，可以致寇，不可委也。」衆乃版明為參軍，明率宗黨五百人合諸軍凡四千人，復進討健。健退于曲阿，留錢弘為吳令。軍次路丘，即斬弘首。衆進往吳城，遣督護朱祈等九軍與蘭陵太守李閎共守庱亭，（庱恥陵反。吳志孫權射丁陵亭，即此也。）健遣馬流、陶瞻

謹云舒以子尤之孫中丞帶而舒爲劉剸胜討賊之志已定非任合應明矣身行討賊之宜自無樂賊之理

等攻之，閎與祈等逆擊大破，流、陽斬首二千餘級。峻平，論功，衆以承檄奮義，推功於謨，謨以衆唱謀，非己之力，俱表相讓，論者美之。封鄱陽縣伯，除平南軍司，不就，更拜丹陽尹，本國大中正，入為侍中，轉尚書。咸康末，遷領軍將軍、揚州大中正，固讓不拜，以母憂去職。穆帝即位，何充執政，復徵衆為領軍，不起。服闋，乃就，以年老上疏乞骸骨，詔書不許，遷尚書僕射。永和二年卒，諡曰靖。長子昌嗣。



張闓

史臣曰：季孫行父稱見有禮於其君者，如孝子之養父母；無禮於其君者，如鷹鸇之逐鳥雀。是以石碏戮厚，叔向誅鮒，前史以為美譚。王敦之惡，不足矜其類，然而朱家容布，為大俠之首；郞寄賣呂，興賣友之譏，亦所以激揚風俗，弘長名教。王彬觴而厚其所薄，王舒沉江而薄其所厚，較之優劣，斷乎可知矣。

陽云劉孝標世說注以爲含之投舒舒遣軍逆之含父子赴水死昔鄭寄賣友見譏況[illegible]

兄弟舒非一人矣不謂昶救作論同符斯評者天下之惡一也惡於朱而保於衛且猶不可況天下一晉含應父子共敗作何許事欲敗而猶貸其相存舒身見投非欲作衆王敦事邪余謂彬其舟臨將誘而致之上既不能得委宜宗謂彬舒之道軍正拒其來含應自沉不得全王詠則彬罪也鄭有大討貴次何云見諭周公大誼義視當相取正劉昶移何為亂臣賊子借靈疏於春秋之旨也

列傳第四十六　晉書七十六

# 列傳第四十七　晉書七十七

竟陵　鍾惺原評　檇李　蔣之翹刪定

海昌　鄒閔慈　校

## 陸曄 弟玩　玩子納

蔣云三陸傳俱短棹急節本非大體義文字三然以曄之忠玩之謙納之廉三人各有獨行故亦不多得恐乎

陸曄字士光，吳郡人。父英，高平相、員外散騎常侍。曄少有雅望，從兄機每稱之，（蔣云居長安縣之號極其形似）居喪以孝聞。同郡顧榮與人書曰：「士光氣息裁厲，慮其性命，言之傷心矣。」後察孝廉，除永世、烏江二縣令，皆不就。元帝初鎮江左，辟為祭酒，補義興太守，以疾不拜。預討華軼功，封平望亭侯，累遷散騎常侍、本郡大中正。太興中，徙尚書，領州大中正。明帝即位，轉光祿勳，遷太常，代紀瞻為尚書左僕射，領太子少傅。尋為領軍將軍，以平錢鳳功，進爵江陵伯。帝不豫，曄與王導、卞壼、庾亮、溫嶠、郗鑒並受顧命，輔皇太子，更入殿，將兵直宿。遺詔曰：「曄清操忠貞

歷職顯允、且其兄弟事君如父、憂國如家、歲
寒不凋、體自門風、既委以六軍、可錄尚書事、
加散騎常侍、成帝踐阼、拜左光祿大夫、蘇峻
之難、曄隨帝在石頭、舉動方正、不以凶威變
節、峻以曄吳士之望、不加害、使守留臺、匡術
以苑城歸順、時共推曄督宮城軍事、峻平、加
衛將軍、給千兵百騎、以勳進爵為公、封次子
嘏新康子、咸和中、求歸鄉里、以疾卒、謚曰穆、
子諶、散騎常侍、



玩字士瑤、器量淹雅、弱冠有美名、郡檄綱紀、
東海王越辟為掾、皆不就、元帝引為丞相參
軍、時王導初至江左、思結人情、請婚於玩、玩
對曰、培塿無松柏、薰蕕不同器、玩雖不才、義
不能為亂倫之始、導乃止、累加奮武將軍、徵
拜侍中、以疾辭、王敦請為長史、逼以軍期、不
得已、乃從命、敦平、尚書令郗鑒議敦佐吏不
能匡正姦惡、宜皆免官禁錮、會溫嶠上表申
理、得不坐、復拜侍中、遷吏部尚書、領會稽王

望

王敬與云即此量亦自可作叫

師、讓不拜、轉尚書左僕射、領本州大中正、
蘇峻反、遣玩與兄曄俱守宮城、玩潛說匡術、
術歸順、以功封興平伯、轉尚書令、又詔授左光
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餘如故、
玩頻自表固讓、詔不許、而王導、郗鑒、庾亮
相繼而薨、朝野咸以為三良既沒、國家殄瘁、
以玩有德望、乃遷侍中、司空、既拜、有人詣之
索杯酒、瀉置柱梁之間、呪曰、當今之材、以爾
為柱石、莫傾人梁棟邪、玩笑曰、戢卿良箴、既



而歎息謂賓客曰、以我為三公、是天下為無
人、談者以為知言、玩雖登公輔、謙讓不辟掾
屬、成帝聞而勸之、乃從命、所辟皆寒素有行
之士、玩翼亮累世、常以弘重為人主所貴、加
性通雅、不以名位格物、誘納後進、謙若布衣、
由是搢紳之徒莫不廕其德宇、後疾薨、謚曰
康、

玩子納、字祖言、少有清操、貞厲絕俗、太原王
述雅重之、嘗為吳興太守、先至姑孰辭桓溫、

前云納於此有無限傲睨前溫意態何濃柔耶以爲率已待賓之法者古人便淺

因問溫、公可飲幾酒、食肉多少、溫曰、年大來飲三升便醉、肉不過十臠、卿復云何、納曰、素不能飲、止可二升、肉亦不足言、後伺溫閒曰外有微禮、方之遠郡、欲與公一醉、以展下情溫欣然納之、時王坦之刁彝在坐、及受禮、唯酒一斗、鹿肉一柈、坐客愕然、納徐曰、明公近云飲酒三升、納止可二升、今有一斗、以備杯杓餘瀝、溫及賓客並歎其率素、更勅中廚設精饌、酣飲極歡、後自郡徵拜左民尚書、領州



大中正、將應召、外白宜裝幾船、納曰、私奴裝糧食來、無所復須也、臨發、止有被襆而已、其餘並封以還官、歷遷太常吏部尚書、謝安嘗欲詣納、而納殊無供辦、其兄子俶乃密為之具、安至、俶遂陳盛饌、饌之、容罷、納大怒曰、汝不能光益父叔、乃復穢我素業邪、於是杖撻其舉措多此類、尋遷尚書僕射、轉左僕射、俄拜尚書令、恪勤貞固、始終不渝、時會稽王道子以少年專政、委任群小、納望闕而歎曰、好

家居、纖兒欲撞壞之邪、朝士咸服其忠亮、除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未拜卒、無子

## 何充

前云何次道作庸才耶亦能正色臨朝所議事與不肯隨人第笑因足稱者但論者以其用栖漏非之于則以馬之之用溫官有造于而見府然注左僚人奈中無賢君相以制之故送是大不悖然此何足以勞次道哉

何充字次道、廬江灊人、祖惲、豫州刺史、父叡安豐太守、充風韻淹雅、以文義見稱、能飲酒雅為劉惔所貴、惔每云、見次道飲、令人欲傾



家釀、言其能溫克也、初辟大將軍王敦掾、轉主簿、敦兄含時為廬江郡、貪污狼藉、敦嘗於座中稱曰、家兄在郡定佳、廬江人士咸稱之、充正色曰、充即廬江人、所聞異此、敦默然、由是左遷東海王文學、尋屬敦敗、累遷中書侍郎、充為王導妻之姊子、充之妻、又明穆皇后之妹也、故少與導善、早歷顯官、嘗詣導、導以麈尾指牀、呼充共坐曰、此是君坐也、導又繕揚州解舍、顧而言曰、正為次道耳、明帝亦友

康云充言不錄、宜宜執伐而始人注寸

脈之成帝即位遷給事黃門侍郎蘇峻作亂京都傾覆導從駕在石頭充東奔義軍其後導奔白石充亦得還賊平封都鄉侯拜散騎常侍出爲東陽太守仍除會稽內史在郡甚有德政薦徵士虞喜拔郡人謝奉魏顗等以爲佐吏後去郡除丹陽尹王導庾亮並薦充於帝言充器局方概有萬夫之望請以爲長副且曰臣死之日願引充內侍則社稷無虞矣由是加吏部尚書及導薨以充爲護軍將



軍與中書監庾冰參錄尚書事遷尚書令加左將軍充以內外統任宜相糾正若使事綜一人於課對爲嫌乃上疏讓之轉從中書令時帝不豫二子丕奕皆在襁褓庾冰自以兄弟秉權日久慮易世之後戚屬轉疏將爲外物所攻乃謀立康帝即帝母弟也每說帝以國有強敵宜立長君帝從之充建議曰父子相傳先王舊典忽妄改易懼非長計故武王不授聖弟即其義也昔漢景亦欲傳祚梁王

朝臣咸以爲虧亂典制據而弗聽今琅邪踐阼如孺子何社稷宗廟將其危乎冰不從既而康帝立帝臨軒冰充侍坐帝曰朕嗣鴻業二君之力也充對曰陛下龍飛臣冰之力若如臣議不覩升平之世帝有慚色建元初出爲驃騎將軍都督徐州揚州之晉陵諸軍事假節領徐州刺史鎮京口避諸庾也頃之庾翼將北伐冰出鎮江州於是徵充入爲都督揚豫徐州之琅邪諸軍事假節領揚州刺史



將軍如故俄而帝疾篤冰翼意在簡文帝而充建議立皇太子奏可及帝崩充奉遺旨便立太子是爲穆帝冰翼甚恨之獻后臨朝加中書監錄尚書事充自陳既錄尚書不宜復監中書許之復加侍中冰翼等尋卒充專輔幼主翼臨終表以後任委息爰之時論者並以諸庾世在西藩人情所歸宜依翼所請以安物情充曰不然荊楚國之西門戶口百萬北帶強胡西鄰勁蜀經略險阻周旋萬里

得賢則中原可定。勢弱則社稷同憂。所謂陛抗存則吳存。抗亡則吳亡者。豈可以白面年少、猥當此任哉。桓溫英略過人、有文武識度、西夏之任、無出溫者。議者又曰、庾爰之肯避溫乎、如令阻兵、恥懼不淺。充曰、溫足能制之、諸君勿憂。乃使溫西、爰之果不敢爭。充以衛將軍褚裒皇太后父、宜綜朝政、上疏薦裒參錄尚書。裒以地逼、固求外出。充每曰、桓溫、褚裒為方伯、殷浩居門下、我可無勞矣。充居宰



相、雖無澄正改革之能、而彊力有器局、臨朝正色、以社稷為己任、凡所選用、皆以功臣為先、不以私恩樹親戚、談者以此重之、然所昵庸雜、信任不得其人、而性好釋典、崇修佛寺、供給沙門以百數、糜費巨億而不吝也、親友至於貧乏、無所施遺、以此獲譏於世。時郗愔及弟曇奉天師道、而充與弟準崇信釋氏、謝萬譏之云、二郗諂於道、二何佞於佛。充永和二年卒、贈司空、謚曰文穆。無子、弟準見外戚

傳

褚翜 山立反、又所甲反、字林曰捷飛之疾也

褚翜字謀遠、太傅裒之從父兄也。父頠、少知名、早卒。翜以才藝植幹、稱襲爵關內侯、補冠軍參軍。于時長沙王乂擅政、成都、河間阻兵于外、翜知內難方作、乃棄官避地幽州。後河北有寇難、復還鄉里。尋洛陽覆沒、與滎陽太守郭秀共保萬氏臺、秀不能綏衆、與將陳撫、郭重等搆怨、遂相攻擊。翜謂撫等曰、以諸君



所以在此、謀逃難也、今宜共勠力以備賊、幸無外難、而內自相擊、是避坑落井也。秀誠失理、應且容之、若遂所忿、城內自潰、胡賊指來、掩襲諸君、雖殺秀、無解胡虜矣。撫因悟、與秀交和。時數萬口、賴翜獲全。明年、率數千家東下、遇道險不得進、因留密縣、司隸校尉荀組以為參軍、廣威將軍、復領本縣、率邑人三千督新城梁陽城三郡諸營事。頃之遷司隸司馬、仍督營事、率衆進至汝水柴、肥口、復阻賊、

特云蘇冠軍來覲至尊七字不特語氣正大抑且字有書法

翼乃單馬至許昌，見司空荀藩，以爲振威將軍，行梁國內史。進與初復爲豫州司馬，督司州軍事。太傅參軍王玄代翼爲郡。時梁國將耿奴甚得人情而專勢，玄憚憤，收奴斬之。奴餘黨聚衆殺玄，郡人邀翼，將以郡歸徐州。賊平，荀組遣翼往撫之，衆心乃定。頃之，組舉翼爲吏部郎，不應召，遂東過江。元帝爲晉王，以翼爲散騎郎，轉太子中庶子，出爲淮南內史。永昌初，王敦構逆，翼出軍赴難，遣將領五



百人助之。明帝即位，徵拜屯騎校尉，遷太子左衛率。成帝初，爲左衛將軍。蘇峻之役，朝廷戒嚴，以翼爲侍中，典征討軍事。既而王師敗績，峻兵入臺城，司徒王導謂翼曰：至尊當御正殿，君可啓令速出。翼即入上閤，躬自抱帝登太極前殿，導升御牀抱帝，翼及鍾雅、劉超侍立左右。時百官奔散，殿省蕭然。峻兵既至，叱翼令下，翼正立不動，呵之曰：蘇冠軍來覲至尊，軍人豈得侵逼！由是兵士不敢上殿。及峻執政，備以爲侍中，從乘輿幸石頭。明年，與光祿大夫陸曄等出據苑城。蘇逸、任讓圍之，翼等固守。賊平，以功封長平縣伯，遷丹陽尹。時京邑焚蕩，人物凋殘，翼收集散亡，甚有惠政。代庾亮爲中護軍，鎮石頭，尋爲領軍，徙五兵尚書，加奉車都尉，監新宮事，遷尚書右僕射，轉左僕射，加散騎常侍。久之，代何充爲護軍將軍，常侍如故。咸康七年卒，贈衛將軍，諡曰穆。子希嗣。



## 蔡謨

蔣云：蔡道明似用黃老術，而能立地見到，江左人品，當在王導庾上。一傳神采，乃全於議論見之。王庾征西移鎮一議，尤稱精絕，力量彼已詳切痛。王但可惜此一篇好文字，盡爲排氣語耳。

蔡謨字道明，陳留考城人，世爲著姓。曾祖睦，魏尚書。祖德，樂平太守。父克，少好學，爲邦族所敬，性公亮守正，行不合己，雖富貴不交也。高平劉整恃才縱誕，嘗過克，整不自安，克時爲處士而見憚如此。後爲成都王穎丞相東

曹掾、陳留時爲大郡、號稱多士、琅邪王澄過
其界、太守呂豫遣吏迎之、澄問吏曰、此郡人
士爲誰、吏曰、有蔡子尼、江應元、是時郡人多九字
居大位者、澄以其姓名問曰、此非汝郡人邪、
吏曰、向謂君侯問人、不謂問位、澄笑而止、克
以朝政日弊、遂絕不仕、東嬴公騰爲車騎將
軍、鎭河北、以克爲從事中郎、知必不就、以軍
期致之、克不得已至數十日、騰爲汲桑所攻
城陷克見害、謨弱冠衆秀才、東海王越召爲

掾、不就、避亂渡江、時明帝爲東中郎將、引爲
參軍、元帝拜丞相、復辟爲掾、轉參軍、後爲中
書侍郎、累遷侍中、蘇峻搆逆、吳國內史庾冰
出奔、峻以謨爲吳國內史、既至郡、遂與張闓
顧衆顧颺等、共起義兵、迎冰還、峻平、復爲侍
中、遷五兵尚書、領琅邪王師、謨上疏固讓不
許、轉掌吏部、以勳賜爵濟陽男、又讓不許、冬
蒸、謨領祠部、主者忘設明帝位、與太常張泉
俱免、白衣領職、頃之、遷太常、領秘書監、以疾

檀云日祭佛廿
求此爲其先

不堪親職、上疏自解、不聽、時彭城王紘、上言
樂賢堂有先帝手畫佛像、經歷寇難、而此堂
猶存、宜敕作頌、帝下其議、謨曰、佛者夷狄之
俗。非經典之制。先帝量同天地。多才多藝。聊
因臨時而畫此像。至於雅好佛道。所未承聞
也。盜賊奔突。王都隳敗。而此堂塊然獨存。雖
曰神靈保祚之徵。然未是大晉盛德之形容。
歌頌之所先也。今欲發王命。敕史官。上稱先
帝好佛之志。下爲夷狄作一像之頌。於義有

疑焉。於是遂寢、時征西將軍庾亮、以石勒新
死、欲移鎭石城、爲滅賊之漸、事下公卿、謨議
以爲、時有否泰。道有屈伸。暴逆之寇。雖終滅
亡。然當其強盛。皆屈而避之。是以高祖受黜
於巴漢。忍辱於平城也。原始要終。歸於大濟。
豈與當亡之寇。爭遲速之間哉。今日之事。亦
由此矣。賊假息之命垂盡。而豺狼之力尚彊。
宜抗威以待時。或曰、抗威待時、時已可矣、愚
以爲時之可否、在賊之彊弱、賊之彊弱、在石

評云未說石虎之能反用縱詞開答言其不能不濟似非事直正是馬承伯妄況文勢起下都深得其力

虎之能否、自勒初起、虎常爲之爪牙、百戰百勝、遂定中國、境土所據、同於魏世、及勒死之日、虎獨起於衆異之中、殺嗣主、誅寵臣、內難既定、千里遠出、一攻而拔金墉、再戰而斬石生、禽彭彪、殺石聰、滅郭權、還據根本、內外並定、四方鎮守、不失尺土、詳察此事、豈能乎、將不能也、假令不能者、爲之其將濟乎、將不濟也、賊前攻襄陽而不能拔、誠有之矣、不信百戰之效、而執一攻之驗、棄多從少、於理安乎



譬若射者百發而一不中、可謂之拙乎、且不拔襄陽者、非虎身也、桓平北守邊之將耳、賊前攻之、爭疆埸耳、得之爲善、不得則止、非其所急也、今征西之往、則異於是、何者、重鎮也、名賢也、中國之人所聞而歸心也、今而西度、實有卷席河南之勢、賊所大懼、豈與桓宣同哉、虎必率其精兵、身來距爭、若欲與戰、戰何如石生、若欲城守、守何如金墉、若欲阻沔、沔何如大江、虎何如蘇峻、凡此數者、宜詳校之、

又云發態全在敎所疑上調法亦甚古簡

愚謂石生猛將、關中精兵、征西之戰、不能勝也、金墉險固、劉曜十萬所不能拔、今征西之守、不能勝也、又是時兗州洛陽關中、皆舉兵擊虎、此今三鎮反爲其用、方之於前、倍半之校也、若石生不能敵其半、而征西欲當其倍、愚所疑也、蘇峻之強、不及石虎、沔水之險、不及大江、大江不能禦蘇峻、而以沔水禦石虎、又所疑也、昔祖士稚在譙、佃於城北、慮賊來攻、因以爲資、故豫安軍屯以禦其外、穀將熟、



賊果至、丁夫戰於外、老弱穫於內、多持炬炎、急則燒穀而走、如此數年、竟不得其利、是時賊唯據沔北、方之於今、四方之一耳、士雅不能捍其一、而征西欲禦其四、又所疑也、然此但論征西既至之後耳、尚未論道路之慮也、自沔以西、水急岸高、魚貫泝流、首尾百里、若賊無宋襄之義、左傳宋襄公與楚戰楚人未成列司馬子魚請擊之公曰未可必陳而後擊之 及我未陣而擊之、將如之何、今王士與賊、水陸異勢、便習不同、寇若送死、雖

間江延敵，以一當千，猶呑之有餘，宜誘而致之。以保萬全。棄江遠進，以我所短，擊彼所長，懼非廟勝之筭。朝議同之，故亮不果移鎮。及太尉郗鑒疾篤，出謨爲太尉軍司，加侍中。鑒卒，即拜謨爲征北將軍、都督徐兗青三州諸軍事、領徐州刺史、假節。時左衞將軍陳光請伐胡，詔令光攻壽陽，謨上疏以爲，今壽陽城小而固，自壽陽至瑯邪，城壁相望，一城見攻，衆城必救，且王師在路，五十餘日，前驅未至，



聲息久聞，而賊之郵驛，一日千里，河北之騎，足以來赴，非惟鄴城相救而已。夫以白起、韓信、項籍之勇，猶發梁焚舟，背水而陣。今欲停船水渚，引兵造城，前對堅敵，顧臨歸路，此兵法之所戒。若進攻未拔，胡騎卒至，懼桓子不知所爲，而舟中之指可掬也。晉中行桓子事見左傳今光所將，皆殿中精銳之衆，宜令所向有征無戰，而頓之堅城之下，勝之不武，不勝爲笑，今以國之上駟，擊寇之下邑，得之則利薄而不

蔣云惜退之人見事最明決若孫進者使不顧可否欲乘機立功果如謨所料耳

足損敵，失之則害重而足以益寇，懼非策之長者。既而石虎於青州造船數百，掠緣海諸縣，所在殺戮，朝廷以爲憂。謨遣將軍徐玄等守中州，并設募，是時謨所統七千餘人，所戍東至土山，西至江乘，隨宜防備，甚有筭略。先是郗鑒上部下有勳勞者凡一百八十人，帝並酬其功，未卒而鑒薨，斷不復與。謨上疏以爲先已許鑒，今不宜斷，且鑒所上者皆積年勳效，百戰之餘，亦不可不報。詔聽之。康帝即



位，徵拜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領司徒。代殷浩爲揚州刺史，又錄尚書事，領司徒如故。時石虎死，國中大亂，朝野咸謂中原指日可復。謨獨謂不然，語所親曰：胡滅誠大慶也，然將貽王室之憂。或曰何哉？謨曰：夫能順天奉時，濟六合於草昧，若非上哲，必由英豪。度德量力，非時賢所及，必將經營分表。言經之管通于其分量之外則不能成功疲民以遲志。才不副意，略不稱心。財單力竭，智勇俱屈。此韓盧東郭所以雙

尨也。其後殷浩之敗、卒如謨所料。永和中、遷
侍中司徒、上疏固讓、三年不受職、謂人曰、我
若爲司徒、將謂後代所哂、義不敢拜也。皇太
后遣使喻意、詔書屢下、謨固守所執、復上疏
以疾病乞骸骨、上左光祿大夫領司徒印綬、
章表十餘上、穆帝臨軒、遣侍中紀璩黃門郎
丁纂徵謨、謨陳疾篤、使主簿謝攸對曰、臣謨
不幸、有公族穆子之疾、天威不違顏咫尺、不
敢奉詔、寢伏待罪、自旦至申、使者十餘反而



謨不至、時帝年八歲、甚倦、問左右曰、所召尚
何以至今不來、臨軒何時當竟、君臣俱疲弊。
皇太后詔必不來者、宜罷朝、中軍將軍殷浩
奏免吏部尚書江彪官、簡文時爲會稽王、命
曹曰、蔡公傲違上命、無人臣之禮、若人主卑
屈於上、大義不行於下、亦不知復所以爲政
矣、公卿乃奏謨悖慢傲上、罪同不臣、請送廷
尉、以正刑書、謨乃率子弟詣闕稽顙、躬到廷
尉待罪、皇太后詔原之、免爲庶人、謨既被廢、

杜門不出、終日講誦、教授子弟、數年、詔復謨
爲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謨上疏陳謝、遂
以疾篤不復朝見、詔賜几杖門施行馬、十二
年卒、賵贈之禮、一依太尉陸玩故事、詔贈侍
中司空、諡曰文穆。謨博學、於禮儀宗廟制度、
多所議定、文筆論議、有集行於世、總應劭以
來注班固漢書者、爲之集解、謨爲人方雅、丞
相王導作女伎、施設牀席、謨先在坐、不悅而
去、導亦不止之、性尤篤慎、每事必爲過防、故



時人云、蔡公過浮航、脫帶腰舟、長子邵、永嘉
太守、少子系、有才學、位至撫軍長史

## 諸葛恢

諸葛恢字道明、琅邪人、祖誕、魏司空、爲文帝
所誅、父靚、奔吳爲大司馬、吳平、逃竄不出、武
帝與靚有舊、靚姊又爲琅邪王妃、帝知靚在
姊間、因就見焉、靚逃於廁、帝又逼見之、謂曰、
不謂今日復得相見、靚流涕曰、不能漆身皮
面、復覩聖顏、詔以爲侍中、固辭不拜、歸於鄉

特云祖父為忠
臣子孫不失一
清史尚無說宋
氏

里，終身不向朝廷而坐。恢弱冠知名，試守即丘長，轉臨沂令，為政和平。值天下大亂，避地江左，名亞王導、庾亮。于時潁川荀闓、陳留蔡謨與恢俱字道明，有名譽，號曰「中興三明」。元帝引為安東王簿，再遷江寧令，預討周馥功，封博陵亭侯，復為鎮東參軍，與卞壼並以時務，遷從事中郎，兼統記室。時四方多務，牋疏殷積，恢斟酌酬答，咸稱折中。于時王氏為將軍，而恢兄弟及顏含並居顯要，劉超以忠謹



掌書命，時人以帝善任經國之才。愍帝即位，徵用四方賢儁，召恢為尚書郎，元帝以經緯須才，上疏留之。承制調為會稽太守。臨行，帝為置酒，謂曰：「今之會稽，昔之關中，足食足兵，在於良守。以君有從任之方，是以相屈。四方分崩，當匡振圮運。政之所先，君為言之。」恢陳謝，因對曰：「今天下喪亂，風俗陵遲，宜進忠實，退浮華。」帝深納焉。太興初，以政績第一，增秩中二千石，頃之，以母憂去官。服闋，拜中書令

王敦上恢為丹陽尹，以久疾免。明帝征敦，恢為侍中，加奉車都尉，以功進封建安伯。又拜後將軍、會稽內史，徵為侍中，累遷尚書右僕射，領尚書令。成帝踐阼，加侍中、金紫光祿大夫。卒，贈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諡曰敬。子甝嗣。

殷浩

鍾云士生亂世偶負重名而無其實其心雖自知無實然惴惴焉欲守其名而惟恐失之世姑聽之自守其名而不復責之以實則雖無益于世而



可不至于有害何者虛名不能有濫且害于世卒使世受其害者則以名用人之過也殷浩名理清言而非用世才非惟無其才也亦無其志其擿墓十年屢徵不出豈不欲出哉恐一出不放而表其名也其自知道審而自當也當矣當舟王深謝尚及簡文強以管葛步之而致之出出非浩意也然則浩何以終出也恐不出世將提浩之無實而其名遂失猶之乎失名也無寧能倚一出而應幾苟全其名豈知世之欲以彼抗溫哉朝廷法祀不能行於強抗而思用一人焉以抗之不亦謬于浩不背已乃始強尋一遊且苟且衆貴以終其抗溫之局故有北伐許洛之衆而諸遂不得終有其名矣浩之名不足計也而因被其害豈非以名用浩者之罪哉善乎

評云庾安西書論浩意宜出爲劉數語處分極妙此書與前王夷甫作頂注意於陣寧然眾我兵今淵源無益身是

桓溫有俠作令僕數言其前時之妙子美浩而使之自以虛名終者未清知溫者也

殷浩字淵源，陳郡人也。父羨，光祿勳。浩識度清遠，弱冠有美名，尤善玄言，與叔父融俱好老易。融與浩口談則辭屈，著篇則融勝，浩由是爲風流談論者所宗。三府辟，皆不就。征西將軍庾亮引爲記室參軍，累遷司徒左長史。安西庾翼復請爲司馬，除侍中、安西軍司，並稱疾不起。遂屏居墓所，幾將十年，于時擬之



管葛。王濛、謝尚猶伺其出處，以卜江左興亡。因相與省之，知浩有確然之志。既反，相謂曰：淵源不起，當如蒼生何！庾翼貽浩書曰：當今江東社稷安危，內委何褚諸君，外託庾桓數族，恐不得百年無憂，亦朝夕而弊。足下少標令名，十餘年間，位經內外，而欲潛居利貞，斯理難全。且夫濟一時之務，須一時之勝，何必德均古人，韻齊先達邪！王夷甫先朝風流士也，然吾薄其立名非真，而始終莫取。若以道

陸釘生云麈尾潛得此正訓

評云浩自處亦爾爾簡文與書尚王濛謝尚諸太猶故至此若宋儒謂浩以退爲進又恐未然

非虞夏，自當超然獨往，而不能謀始，大合聲譽，極致名位，正當抑揚名教，以靜亂源。而乃高談莊老，說空終日，雖云談道，實長華競。及其末年，人望猶存，思安懼亂，寄命推務。而甫自申述，猶小好名，既身囚胡虜，棄言非所，凡明德君子，遇會處際，寧可然乎？而世皆然之，益知名實之未定，弊風之未革也。浩固辭不起。建元初，庾冰兄弟及何充等相繼卒，簡文帝時在藩，始綜萬機，衛將軍褚裒薦浩，徵爲



建武將軍、揚州刺史。浩上疏陳讓，並致牋於簡文，具自申敘。簡文答之曰：屬當厄運，危弊理盡，誠賴時有其才，不復遠求版築。足下沉識淹長，思綜通練，起而明之，足以經濟。若復深存挹退，苟遂本懷，吾恐天下之事於此去矣。今紘領不振，晉綱不綱，顧蹈東海，復可得邪！由此言之，足下去就，即是時之廢興，時之廢興，則家國不異。足下弘思之，靜算之，亦將有以深鑒可否。望必廢本懷，率群情也。浩乃

許王史云浩敗不在抗溫失在北伐而不能用三執襄耳浩不

受職，時桓溫既滅蜀，威勢大振，朝廷憚之。簡文以浩有盛名，朝野推伏，故引為心膂，以抗於溫，於是與溫頗相疑貳。會遭父憂，去職。時以蔡謨攝揚州，以俟浩服闋，徵為尚書僕射，不拜。復為揚州，遂參綜朝權。浩以征北長史荀羨、前江州刺史王羲之，夙有令聞，擢羨為吳國內史、羲之為護軍將軍，以為羽翼。羲之密說浩令與桓溫和同，不宜內構嫌隙，浩不從。及石虎死，胡中大亂，朝廷欲遂蕩平關河，

晉書卷七十七　傳　書

於是以浩為中軍將軍、假節、都督揚豫徐兗青五州軍事。浩既受命，以中原為己任，上疏北征許洛。將發，墜馬，時咸惡之。既而以淮南太守陳逵、兗州刺史蔡裔為前鋒，安西將軍謝尚、北中郎將荀羨為督統，開江西疁田千餘頃，以為軍儲。師次壽陽，潛誘苻健大臣梁安、雷弱兒等，使殺健，許以關右之任。初，降人魏脫卒，其弟憬代領部曲，姚襄殺憬，并其衆。浩大惡之，使將軍劉啓守譙，遷襄於梁。浩於

地不異又安能執其咎

是謀誅襄，會苻健殺其大臣，健兄子眉自洛陽西奔，浩以為梁安事捷，[illegible]請進屯洛陽，修復園陵。使襄為前驅，冠軍將軍劉洽鎮鹿臺，建武將軍劉遯據倉垣，又求解揚州，專鎮洛陽，詔不許。浩既至許昌，會張遇反，謝尚又敗績。浩還壽陽，後復進軍，次山桑，而襄反，浩懼，棄輜重，退保譙城，器械軍儲，皆為襄所掠，士卒多亡叛。浩遣劉啓、王彬之擊襄於山桑，並為襄所殺，朝野怨之。時桓溫素忌浩，及聞其

晉書卷七十七　傳　壽

陳云溫此疏甚是

敗，上疏罪浩曰：「自羯胡天亡，群凶殄滅，而百姓塗炭，企遲拯接。中軍將軍浩受專征之重，無雪恥之志，坐自封植，妄生風塵，遂使寇讎稽誅，姦逆並起，華夏鼎沸，黎元殄悴。浩懼罪將及，不容於朝，外聲進討，內求苟免，出次壽陽，頓甲彌年，傾天府之資，竭五州之力，收合無賴，以自強衛，爵命無章，猜害罔顧，故范豐之屬，反叛於芍陂，奇德龍會，作變於肘腋，羌帥姚襄率衆歸化，遣其母弟，入質京邑，浩不

郝云晉名士傳長此可稱楠鎮物虛喝亦且不足信也

人云古今海史隙涵特美矣然夫有知伯之妙不可設也吾見今為心甚非此二字耳

能撫而用之、除圖殺害、再遣刺客、為襄所覺、遂致逆命、生長亂階、自浩始也、復不能以時埽滅、縱放小豎、鼓行毒害、身狼狽於山桑、軍破碎於梁國、舟車焚燒、輜重覆沒、三軍積實、反以資寇、精甲利器、更為賊用、神怒人怨、眾之所棄、傾危之憂、將及社稷、臣所以忘寢屏營、啓處無地也、夫率正顯義、所以致訓、明罰勑法、所以齊眾、伏願陛下上追唐堯放命之刑、下鑒春秋無君之典、若聖上含弘、未忍誅



殛、且宜遐棄、擯之荒裔、雖未足以塞山海之責、粗可宜誡於將來矣、於是免浩為庶人、徙之信安、桓溫語人曰、少時吾與浩共騎竹馬、我棄去、浩輒取之、故當出我下也、浩雖被黜放、談咏自若、爽神委命、悲怨不見於詞色、但終日書空、作咄咄怪事字而已、浩甥韓伯、浩素賞愛之、隨至徙所、及告還、浩送之渚側、詠曹顏遠詩云、富貴他人合、貧賤親戚離、因而泣下、王元美云前人句子惟晩會偶妙發共作平常之語過者頗多如此顏遠之句

郝云溫于最為知人設好聲中是一味妒刻行事不稱

未達是論當境故耳久之、溫將起浩為尚書令、謂孫郝是日浩亦有德有言、向使作令僕、足以儀刑百揆、惜朝廷用違其才耳、將遺書以告之、浩欣然許焉、將答書、慮有謬誤、開閉者數十、竟達空函、大忤溫意、由是遂絕、永和十二年卒、子涓亦有美名、咸安初、桓溫廢太宰武陵王晞、誣涓及庾倩與晞謀反、害之

列傳第四十七　晉書七十七　終

竟陵鍾惺原評

檇李蔣之翹刪定

同邑陳邦俊叅校

孔愉　從子坦　嚴　從弟群

蔣云當孔倶凡裁栄然當不肯隨人觀場者以庸庸之王始與自應逐其面折耳中敬康君平甫人尤稱偉堅叅審時觀理其施爲次第自有本末豈浩浩於能言已乎

孔愉字敬康、會稽人也。其先世居梁國、曾祖潛、太子少傅、漢末避地會稽、因家焉。祖竺、吳



豫章太守。父恬、湘東太守。從兄侃、大司農、俱有名江左。愉年十三而孤、養祖母、以孝聞。與同郡張茂字偉康、丁潭字世康、齊名、時人號曰會稽三康。吳平、愉遷于洛。惠帝末、歸鄉里、行至江淮間、遇石冰封雲爲亂、雲逼愉爲叅軍、不從、將殺之、潛還會稽、入新安山中、改姓孫氏、以稼穡讀書爲務、信著鄉里。後忽捨去、皆謂爲神人、而爲之立祠。永嘉中、元帝始以安東將軍鎮揚土、欲徵愉不仕、建興初、始出

蔣云愉出沒其奇便令人叱傳說都與中亦有此奸非人然其

一片慈心可笑復可念然罪月云恍忽事不作了話共一段傳疑不敢自信之意全於相傳二字見之騙得妙極

應召爲丞相掾、除駙馬都尉、叅丞相軍事。時年已五十矣。以討華軼功、封餘不亭侯。愉少時嘗行經餘不亭、見籠龜於路者、愉買而放之溪中、龜中流左顧者數四。及是鑄侯印、而印龜左顧、三鑄如初。印工以告、愉乃悟、遂佩焉。帝爲晉王、使長兼中書郎（長兼始此）叅、于時刁協、劉隗用事、王導頗見疎遠、愉陳導忠賢有佐命之勳、宜加委任。由是不合旨、出爲司徒左長史、後遷吳興太守。沈充反、愉棄官



還京師、拜御史中丞、遷侍中、太常。及蘇峻反、愉朝服守宗廟。初、愉爲司徒長史、以平南將軍溫嶠母亡遭亂不葬、乃不過其品。至是峻平、而嶠有重功、愉往石頭詣嶠、嶠執愉手而流涕曰、天下喪亂。忠孝道廢。能持古人之節、歲寒不凋者。惟君一人耳。時人咸稱嶠居公而重愉之守正。累遷尚書左僕射。咸和八年、詔賜愉二十人隊、愉上疏讓之、中有紆吏擅威、縣民肆虐之罪、王導聞而非焉、問愉曰、君

言紆吏是詆，愉欲大論朝廷得失，尚書令陸
玩抑之，乃止。後導將以趙胤爲護軍，愉謂導
曰：中興以來，處此官者，周伯仁、庾思遠耳。今
誠乏才，豈宜以趙胤居之邪。導不從，由是爲
導所銜。後省左右僕射，以愉爲尚書僕射。愉
年在懸車，累乞骸骨，不許，轉護軍將軍，復徙
領軍，加金紫光祿大夫，領國子祭酒。頃之，出
爲會稽內史。句章縣有漢時舊陂，毀廢，愉自巡
行，修復故堰，溉田二百餘頃，在郡三年，乃營



山陰湖南侯山下數畝地爲宅，草屋數間，便
棄官居之，送資者，悉無所取。咸康八年卒，贈
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貞。三子：闓嗣，
建安太守，江爲廣州刺史，有政績。安國年小
諸兄三十餘歲，少厲孤貧之操，以儒素顯。孝
武帝時仕歷侍中、太常。及帝崩，安國形素羸
弱，服衰經，涕泗竟日，見者以爲真孝。後歷尚
書左右僕射。義熙四年卒。
坦字君平，祖沖，丹陽太守，父侃，大司農。坦少

考元論兵川且
耕且戰學校則
且耕且學此俱
崇本之事也

方直，有雅望，通左氏傳，解元帝爲晉王，以坦
爲世子文學，東宮建，補太子舍人，遷尚書郎。
先是，朝廷以兵亂之後，秀孝到不策試，普皆
除署。至是，帝申明舊制，皆令試經，有不中科，
刺史、太守免官。太興三年，秀孝多不敢行，帝
仍欲除署孝廉，而秀才如前制。坦奏議曰：臣
聞經邦建國，教學爲先，移風崇化，莫尚斯矣。
古者且耕且學，三年而通一經，以平康之世
猶假漸漬，積以日月。自喪亂以來，十有餘年，



干戈載揚，俎豆禮戢，家廢講誦，國闕庠序，率
爾責試，竊以爲疑。是以揚州諸郡，接近京都，
者，懼累及君父，多不敢行，其遠州邊郡，用昧
來赴者，遂不敢會。臣恐以不會與不行，其爲
闕也同。若當偏加除署，是爲肅法奉憲者失
分，僥倖投射者得官，頹風傷教，懼於是始。臣
竊惜之。夫信之與法，爲政之綱，施之家室，猶
非可貳，況經國之典，而可翫黷乎。帝納焉。時
典客令萬默領諸胡，胡人相誣，朝廷疑默有

陳云者得能至
峻何發于亮

所倚助、將加大辟、坦獨不署、由是被譴、遂棄官歸會稽、久之、除領軍司馬、未赴、召會王敦反、與右衛將軍虞潭俱在會稽起義而討沈充、事平、始就職、揚州刺史王導請為別駕、咸和初、遷尚書左丞、深為臺中之所敬憚、尋屬蘇峻反、坦與司徒司馬陶回白導曰、及峻未至、急斷阜陵、守江西當利諸口、彼少我衆、一戰決矣、若峻未至、可往逼其城、今不先往、峻必先至、先人有奪人之功、時不可失、導然之、



庾亮以為峻脫逕來、是襲朝廷虛也、故計不行、峻遂破姑孰、取鹽米、亮方悔之、坦謂人曰、觀峻之勢、必破臺城、自非戰士、不須戎服、既而臺城陷、戎服者多死、白衣者無他、時人稱其先見、及峻挾天子幸石頭、坦奔陶侃、侃引為長史、時侃等夜築白石壘、至曉而成、聞峻軍嚴聲、諸將咸懼其來攻、坦曰、不然、若峻攻壘、必須東北風急、令我水軍不得往救、今天清靜、賊必不動、決遣軍出江乘、掠京口以東

矣、已而果然、時郗鑒鎮京口、侃等各以兵少侃至、坦議以為本不須召郗公、遂使東門無限、今宜遣還、雖晚、猶勝不也、侃等猶疑、坦固爭甚切、始令鑒還據京口、遣郗默屯大業、又令驍將李閎、曹統、周光與默并力、賊遂勢分、卒如坦計、峻平、陶侃欲將坦上川為長史、太守蘇、母老不行、臺以為吳郡、吳郡多名族、而坦年少、未宜臨之、乃授吳興內史、胡云據王隱晉書如此原史作王導庾亮欲用坦為丹陽尹坦以離亂之後百姓凋弊遂就然拂衣而去此因



世說附節之說其為苟且避難言若謙恤君恐君平方直人必不爾也況劉孝標所已辦之作史者矣其惜惜封晉陵男、會歲饑、運家米以賑窮乏、百姓賴之、時使坦募江淮流民為軍、有殷中兵、因亂東還、來應坦募、坦不知而納之、或諷朝廷以坦藏臺叛兵、遂坐免、尋拜侍中、咸康元年、石虎寇歷陽、王導為大司馬、討之、請坦為司馬、朝廷遣不果北伐、復遷侍中、時成帝每幸丞相王導府、拜導妻曹氏、有同家人、坦每切諫、及帝既加元服、猶委政王導、坦每

添云語迂而雅

發憤以國事爲己憂，嘗從容言於帝曰：「陛下春秋已長，聖敬日躋，宜博納朝臣，諮諏善道。」導聞而惡之，出爲廷尉。坦不得已，以疾去職。加散騎常侍，遷尚書，未拜，疾篤。庾冰省之，乃流涕。坦慨然曰：「大丈夫將終，不問安國寧家之術，乃作兒女子相問邪！」冰深謝焉。臨終與庾亮書曰：「不謂疾苦，遂至頓弊，自省綿綿，奄忽無日。修短命也，將何所悲！但以身徂名沒，朝恩不報，所懷未敘，仰命多恨耳！足下以伯



舅之尊，居方伯之重，抗威顧盼，名震天下，榱椽之佐，常願下風，使九服式序，四海一統，封京觀於中原，反紫極於華壤，是宿昔之所味詠，慷慨之本誠矣。今中道而斃，豈不惜哉！若死而有靈，潛聽風烈。」俄卒，追贈光祿勳，諡曰簡。子混嗣。

㬈字彭祖。祖奕，全椒令，有惠化。父倫，黃門郎。㬈少仕州郡，歷司徒掾、尚書殿中郎。殷浩臨揚州，請爲別駕，遷尚書左丞。時朝廷崇樹浩，

胡身之云以瞻張過恍案之從孔嚴因見其所矣

以抗擬桓溫，溫深以不平。浩又引接荒民，謀立功于關外。㬈言於浩曰：「當今時事艱難，可謂百六之運，天時人情，良可寒心。聞日侍座，亦已粗申所懷，不審使君竟當何以鎮之？愚意謂朝廷宜更明授任之方，韓彭專征伐，蕭曹守管籥，內外之任，各有攸司。深思廉藺屈身之道，平勃相和之義，令婉然通順，人無間言，然後乃可保大定功也。又觀頃日降附之徒，皆人面獸心，貪而無親，難以威義，而眾著



都邑，雜處民間，使君常疲聖體以撫之，虛府庫以拯之，足以疑惑視聽耳。」浩深納其言而不能用。及哀帝踐阼，議所承統，時多異議。㬈與丹陽尹庾和議曰：「順本居正，親親不可奪，宜繼成皇帝。」諸儒咸以㬈議爲長，竟從之。隆和元年，詔以天文失度，欲依鴻祀之制，於太極殿前庭親執虔肅。㬈諫曰：「鴻祀雖出尚書大傳，先儒所不究，歷代莫之興，承天接神，豈可以疑殆行事乎！天道無親，惟德是輔。陛下

彭云言行之際尚書某子殷治

[illegible]不得須歎以之少天獻比議林孫

祗順恭敬、留心兆庶、可以消災復興、皆已蹈
而行之、德合神明、丘禱久矣、豈須屈萬乘之
尊、修雜祀之事、君衆必書、可不慎歟、帝嘉之
而止、以為揚州大中正、嚴不就、有司奏免詔
特以侯領尚書、太和中拜吳興太守加秩中
二千石、善於宰牧、甚得人和、五年以疾去職
卒于家、三子道民宣城內史、靜民散騎侍郎
福民太子洗馬、皆為孫恩所害
群字敬林、愉從弟也、有智局、志尚不羈、蘇峻



王隱晉云[illegible]六年大不滿人志在保存[illegible][illegible]

入石頭、時匡術有寵於峻、賓從甚盛、群與愉
同行於橫塘、遘延遇之、愉止與語、而群初不
視、術怒、欲刃之、愉下車抱術曰、吾弟發狂、
卿為我宥之、乃獲免、後峻平、王導保存術、嘗
因衆坐、令術勸群酒、以釋橫塘之憾、群答曰
群非孔子、厄同匡人、雖陽和布氣、鷹化為鳩、
至于識者、猶憎其目、導有愧色、仕至御史中
丞、性嗜酒、嘗與親故書云、今年田得七百石
秫米、不足了麴蘗事、其耽湎如此、卒於官、子
沈嗣

丁潭
張茂 竝刪
陶回

陶回、丹陽人也、祖基吳交州刺史、父抗太子
中庶子、回辟司空府中軍主簿、竝不就、大將
軍王敦命為參軍、轉州別駕、敦死、司徒王導
引為從事中郎、遷司馬、蘇峻之役、回與孔坦
言于導、請早出兵守江口、語在坦傳、峻將至



回復謂亮曰、峻知石頭有重戍、不敢直下、必
向小丹陽南道步來、宜伏兵要之、可一戰擒
也、亮不從、峻果自小丹陽經秣陵、迷道夜行
甚無部分、亮聞、乃悔之、尋王師敗績、回還本
縣、收合義軍千餘人、竝為步軍、與陶侃溫嶠
併力攻峻、又別破韓晃、以功封康樂伯、時
[illegible]賊新平、綱維弛廢、司徒王導以回有器幹
擢補北軍中候、俄轉中護軍、久之遷征虜將
軍吳興太守、時民饑殺貴、三吳尤甚、詔欲聽

相鬻賣以拯一時之急回上疏曰當今天下不普荒儉唯獨東土穀價偏貴便相鬻賣聲必遠流北賊聞此將窺疆埸如愚臣意不如開倉廩以賑之乃不待報輒便開倉及割府郡軍資數萬斛以救乏絕由是一境獲全既而下詔并敕會稽吳郡依回振恤二郡賴之在郡四年徵拜領軍將軍加散騎常侍回性雅正不憚彊禦丹陽尹桓景為人諂巧王導甚親愛之會熒惑守南斗經旬導語回曰南



斗揚州分而熒惑守之吾當遜位以厭此謫回答曰公以明德作相輔弼聖主當親忠貞遠邪佞而與桓景造膝熒惑何由退舍導深愧之咸和二年以疾辭職帝不許徙護軍將軍常侍領軍如故未拜卒謚曰威四子汪嗣晉宣城內史陋冠軍將軍隱少府無忌光祿勳兄弟咸有幹用

列傳第四十八　晉書七十八　終

此尤為有情

列傳第四十九　晉書七十九　三徑藏書

竟陵鍾惺原評　雋李蔣之翹刪定

雲間宋存楠參校

## 謝尚

謝尚字仁祖豫章太守鯤之子也幼有至性七歲喪兄哀慟過禮鯤嘗攜之送客兩時語已神悟自參上乘或曰此兒一坐之顏回也尚曰坐無尼父焉別顏回尋遭父憂丹陽尹溫嶠來弔見而奇之及長開率穎秀脫略細



行不為流俗之事司徒王導比之王戎常呼為小安豐辟為掾襲父爵咸亭侯尚善音樂博綜眾藝始到府通謁導以其有勝會謂曰聞君能作鴝鵒舞一坐傾想寧有此理不尚曰佳便著衣幘而舞導令坐者撫掌擊節尚俯仰在中傍若無人其率詣如此尋轉西曹屬遷會稽王友入補給事黃門侍郎出為建武將軍歷陽太守轉督江夏義陽隨三郡軍事時安西將軍庾翼鎮武昌尚數詣翼諮謀軍事

係六江南之未得璽也中原謂之白版天子至此始歸于晉

嘗與翼共射，翼曰：「卿若破的，當以鼓吹相賞。」尚應聲中之，翼即以其副鼓吹給焉。建元二年，詔為南中郎將、會庾冰薨，復以本號督豫州四郡，領江州刺史，俄而復轉西中郎將、督揚州之六郡諸軍事、豫州刺史，假節，鎮歷陽。永和中，中軍將軍殷浩上疏北出許洛，舊作桓溫伐，尚非是使尚率衆向壽春，進號安西將軍。時苻健將張遇降尚，尚不能綏懷之，遇怒，據許昌叛。尚討之，為遇所敗，降號建威將軍。初，尚



之行也，使建武將軍戴施據枋頭。會冉閔之子智與其將蔣幹來附，以鄴中大饑，慕容恪攻之急，乃遣使到倚請救。施止倚求傳國璽，倚更使人歸以告幹，幹慮尚不能救，猶豫不許。施遣參軍何融率壯士百人入鄴，登三臺助戍，譎之曰：「今且可出璽付我，凶寇在外，道路梗澀，亦未敢送璽，當遣單使馳白天子。聞璽已在吾許，知卿至誠，必遣軍以救，并厚相餉也。」幹乃出璽付融，融齎璽馳還枋頭，尚遣振武將軍胡彬率騎三百迎璽致諸京師。徵授給事中，賜軺車、鼓吹，尋拜尚書僕射，時以姚襄之亂，詔尚都督江西淮南諸軍事、豫州刺史，鎮歷陽，加督豫州揚州之五郡軍事，在任有政績。後上表求入朝，因留京師，署僕射事，進號鎮西將軍，鎮壽春。尚於是採拾樂人，制石磬，以備太常，江表有金石之樂，自尚始也。大司馬桓溫北平洛陽，表尚神懷挺率，少致民譽，是以入贊百揆，出藩方司，宜進據洛



陽，撫寧黎庶。詔可，都督司州諸軍事，以疾不行。升平初，又進都督豫冀幽并四州，疾篤，徵拜衛將軍，加散騎常侍，未至，卒於歷陽。詔贈本官，開府儀同三司，謚曰簡。無子，

謝安　子琰　兄子玄　弟萬　不

鍾云晉室多故，所謂管葛之名，惟謝安石足以當之。內有桓溫，外有苻秦，新亭之會，談笑而奪奸兇之氣；淮淝之役，從容以控強虜之鋒。安於此梅只用照以濟塞，非有意從容談笑時地使然，雖欲不出於從容談笑，正不可得也。其苦心妙用，深識定力，全在其恨不形之中，識者謂其矯情鎮

物彼例執手板節野失措者何人何
下一放安之谿予○又云泰師百萬
堅想玄入問計安與對爽云云安固
知玄之才能辦敵而用此以炎其氣
鍊其際朗以恭斷之玄平日之能勝
安者足其才之有餘而今之不能藤
者乃其氣與康之不足也安為之養
之鍊之而彼泰有餘地矣捷書至而
不發展齒之折自若至請觀安之不
能不喜則知其裕之不能不憂然則
安之過人不在不憂不亦妙於善用
其憂善耳○讓云謝安石雅量宏度
侯侯有古大臣之風因無論已其所
建立又全在能任謝玄劉牢之等施
置名利其宜自不賢更有所區畫若
既已任之而復命其如何臨敵如劉
致勝是不特示敵以弱且令玄等矜
肘而不可為故玄入問計安棊曰已



別有肯既而宥然蓋安固知兵隨事
應變正令玄自為計也此誠將將之
道也猥曰靜以換之而已哉不然貴
褘臨敵而奕棋策公察虜而飲博同
具此法亦何衙於安石而苟之○又
云昔人以王始與擬安石此兩人滅
為因昨為治因事為功均其所擬場
者耳至若始與於王敦之作逸假手
役人安石於桓溫之靡立但為適拜
則此斯人之可議處亦略相當族郊
菩為人者雖比擬有倫然須裉褕
不相於信有蹟有害乃成信史

謝安字安石，尚從弟也。父裒，太常卿。安神識
沈敏，風宇條暢，弱冠詣王濛清言，良久既去，
濛子脩曰，向客何如大人，濛曰，此客亹亹為

劉云此語別見
幾微者也與劉
義慶說殊者不
同

來通人，丞相王導深器之，初辟司徒府，除佐
著作郎，並以疾辭，寓居會稽，與王羲之、許詢、
及桑門支遁，優游山水，以敷文析理自娛，
無處世意，揚州刺史庾冰以安有重名，必欲
致之，累下郡縣敦逼，不得已赴召，月餘告歸。
復除尚書郎、琅邪王友，並不起。吏部尚書范
汪舉安為吏部郎，安以書距之。有司奏安被
召歷年不至，禁錮終身，遂棲遲東土。常往臨
安山中，坐石室，臨濬谷，悠然歎曰，此亦伯夷



何遠。嘗與孫綽等汎海，風起浪涌，諸人並懼，
安吟嘯自若，風轉急，徐曰，如此將無歸邪，衆
咸服其雅量。安雖放情丘壑，然每遊賞，必以
妓女從。簡文帝時為相，聞之曰，安石既與人
同樂，必不得不與人同憂，召之必至。時安弟
萬為西中郎將，總藩任之重。安雖處衡門，其
名猶出萬之右，自少有公輔之望，處家常以
儀範訓子弟。安妻，劉惔妹也，既見家門富貴，
而安獨靜退，謂曰，丈夫不如此也。安掩鼻曰，

楊維楨云：佛圖澄以石勒爲海鷗鳥，戲生安也，安石御桓溫

恐不免耳。及萬黜廢，安始有仕進志，時年已四十餘矣。征西大將軍桓溫請為司馬，安乃赴召，將發新亭，朝士咸送，中丞高崧戲之曰：卿累違朝旨，高臥東山，諸人每相與言，安石不肯出，將如蒼生何，蒼生今亦將如卿何！安甚有愧色。蔣云安石北一傑甚妙初海內以着生所成浩浩陞收乃復以浩者對安安若傷然易視之則安亦浩之績耳惟其就兢然退不自安得之心者蒸之乎色進令一生事業得方全在此既到，溫與言生平，甚喜，問左右曰：頗嘗見我有如此客不？溫當北征，會萬

晉書卷七十九 謝傳 六

病卒，安投牋求歸，尋除吳興太守，在官無當時譽，去後為人所思。頃之，徵拜侍中，遷吏部尚書。簡文帝疾篤，溫上疏薦安宜受顧命。及帝崩，溫入赴山陵，大陳兵衛，安與侍中王坦之迎於新亭，是時都下人情洶洶，或云欲誅王謝，因移晉室。坦之懼，問計於安，安曰：晉祚存亡，在此一行。既見溫，坦之流汗沾衣，倒執手板，安神姿舉動，不異於常，舉目徧歷溫左右衛士，謂溫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鄰，

小於安相知

明公何須壁後置人邪？溫笑曰：正自不能不爾。遂命左右撤之，笑語移日。溫嘗以安所作簡文帝謚議以示坐賓，曰：此安石碎金也。其見重如此。時孝武帝富於春秋，政不自己，溫威振內外，互生同異，安與坦之盡忠匡翼，終能輯穆。溫及病，諷朝廷加九錫，使袁宏具草，安見，輒改之，由是歷旬不就。會溫薨，錫命遂寢。尋為尚書僕射，領吏部，總關中書事。安義存輔導，雖會稽王道子亦賴焉。

晉書卷七十九 謝傳 七

之。時強敵寇境，邊書續至，梁益不守，樊鄧陷沒，安每鎮以和靖，御以長算，德政既行，文武用命，不存小察，弘以大綱，威懷外著，人皆比之王導，謂文雅過之。嘗與王羲之登冶城，悠然遐想，有高世之志。羲之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給。今四郊多壘，宜思自效，而虛談廢務，浮文妨要，恐非當今所宜。安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豈清言致患邪？又領揚州刺史，詔以甲仗百人入殿。時帝始

親萬機進安中書監錄尚書事于時玄象失度安奏興滅繼絕求晉初佐命功臣後而封之項之加司徒固讓不拜復加侍中都督揚豫徐兗青五州諸軍事時苻堅強盛諸將敗退相繼安遣弟石及兄子玄等應機征討所在克捷拜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建昌縣公堅後率衆號百萬次于淮肥京師震恐加安征討大都督玄入問計安夷然無懼色答曰已別有旨既而寂然玄不敢復言乃令張



玄重請安遂命駕出山墅親朋畢集方與玄圍棊賭別墅安常棊劣於玄是日玄懼便為敵手而又不勝安顧謂其甥羊曇曰以墅乞汝安遂遊涉至夜乃還指授將帥各當其任玄等既破堅有捷書至安方對客圍棊看書置牀上了無喜色棊如故客問之徐荅云小兒輩遂已破賊既罷還內過戶限心喜甚不覺屐齒之折其矯情鎮物如此以總統功進拜太保安方欲混一文軌上疏求自北征乃

進都督揚州荊司豫徐兗青冀幽并寧益雍梁十五州軍事加黃鉞其本官悉如故置從事中郎二人安上疏讓太保及爵不許是時桓沖既卒荊江二州並缺物論以玄勳望宜以授之安以父子皆著大勳恐為朝廷所疑又懼桓氏失職桓石虔復有沔陽之功慮其驍猛在形勝之地終或難制乃以桓石民為荊州改桓伊於江州石虔為豫州既以三桓據三州彼此無怨各得所任初安最性好聲



律然自弟萬喪不聽絲竹者將十年及輔政而修室第園館麗車服携中外子弟日夕游宴雖椎功之滋不廢伎樂衣冠效之遂以成俗世頗以此譏焉而安殊不以屑意常疑劉牢之不可獨任又知王味之不宜專城牢之既以亂終而味之亦以貪敗由是識者服其知人時會稽王道子專權而姦諂頗有相扇構安出鎮廣陵之步丘築壘曰新城以避之盡室而行造汎海之裝欲須經略粗定自江

道還東，亡何疾作，遂上疏請旋旆，并召子征虜將軍琰解甲息徒，命龍驤將軍朱序進據洛陽，前鋒都督玄抗威彭沛，委以董督，若二賊假延，來年水生，東西齊舉，詔遣侍中慰勞，遂還都，聞當輿入西州門，自以本志不遂，深自慨失，乃上疏遜位，尋薨，帝三日臨于朝堂，贈太傅，謚曰文靖，部加殊禮，依大司馬桓溫故事，又以平苻堅勳，更封廬陵郡公，初，安至新城，築埭于城北，後人追思之，名為召伯埭，

晉書卷七十九 傳十

羊曇者，太山人，安薨後，輟樂彌年，行不由西州路，嘗大醉，扶路唱樂，不覺至州門，因悲感不已，以馬策扣扉，誦曹子建詩曰，生存華屋處，零落歸山丘，慟哭而去，安有二子瑤、琰，瑤襲爵，官至琅邪王友，早卒，子該嗣。

琰字瑗度，弱冠以貞幹稱，初拜著作郎，累遷散騎常侍侍中，苻堅之役，安以琰有軍國才用，出為輔國將軍，以精兵八千與從兄玄俱陷陣，破堅，以勳封望蔡公，後王恭舉兵，假琰節都督前鋒軍事，恭平，遷衛將軍、徐州刺史，假節，孫恩作亂，加督吳興義興二郡軍事，討恩至義興，斬賊許允之，迎太守魏鄢還郡，進討吳興賊丘尪，破之，又詔琰與輔國將軍劉牢之俱討孫恩，恩逃於海島，朝廷憂之，以琰為會稽內史、都督五郡軍事，琰既以資望鎮越土，議者謂無復東顧之虞，及至郡，無綏撫之能，而不為武備，將帥皆諫，琰曰，苻堅百萬，尚送死淮南，況孫恩奔衄歸海，何能復

晉書卷七十九 傳十

出，若其果出，是天令此賊速就戮耳，既而恩寇浹口，入餘姚，上虞，進及邢浦，去山陰北三十五里，琰遣參軍劉宣之距破恩，少日復寇邢浦，官軍失利，賊乘勝徑進，人咸以宜持重嚴備，且列水軍於南湖，分兵設伏以待之，琰不聽，賊至，琰尚未食，曰，要當先滅此寇而食也，因跨馬出戰，廣武將軍桓寶為前鋒，摧鋒陷陣，殺賊甚多，然塘路迮狹，琰軍魚貫而前，賊於艦中傍射之，前後斷絕，琰至千秋亭敗

陳云敗堅者玄琰何與也

綱云○易剛健人拔此懷也

績、琰帳下都督張猛於後斫琰馬、琰墮地、與
二子肇峻俱被害、寶亦死之。後劉裕左里之
捷、生擒猛、送琰小子混、混刳肝生食之。詔贈
琰侍中司空。混字叔源、少有才學、善屬文。孝
武帝時尚晉陵公主、襲父爵。桓玄嘗欲以安
宅為營、混曰、召伯之仁、猶惠及甘棠。文靖之
德、更不保五畝之宅邪。玄聞慚而止。後官尚
書左僕射、領選、以黨劉毅見殺。
玄字幼度。父奕、初為剡令、後自吏部郎出為



晉陵太守、與桓溫善、溫引為安西司馬、猶推
布衣好、在溫坐、岸幘嘯詠、無異常日、溫每曰、
我方外司馬。時從兄尚有德政、既卒、為西藩
所思、朝議以奕立行有素、必能嗣尚事、乃遷
豫州刺史、假節、未幾卒。玄少而穎悟、與從兄
朗俱為叔父安所器重。安嘗戒約子姪、因曰、
子弟亦何豫人事、而正欲使其佳。諸人莫有
言者、玄答曰、譬如芝蘭玉樹、欲使其生於庭
階耳。安悅。及長、有經國才略、屢辟不起。後與

蔣云傳作玄必不負舉才也又決沉方且管格不能代何今從晉中興書

王珣俱被桓溫辟為掾、並禮重之。轉征西將
軍桓豁司馬、領南郡相、監北征諸軍事。于時
苻堅強盛、邊境數被侵寇、朝廷求文武良將
可以鎮禦北方者、安乃以玄應舉。中書郎郗
超雖素與謝氏有隙、超以父愔位在謝安下、常憤邑形於詞色、聞
之而歎曰、安違衆舉親、明也。玄必不負其舉。
時咸以為不然。超曰、吾嘗與玄共在桓公府、
見其使才、雖履屐間、亦得其任、所以知之。於
是徵還、拜建武將軍、兗州刺史、領廣陵相、監



江北諸軍事。時苻堅遣軍圍襄陽、車騎將軍
桓沖禦之。詔玄發三州人丁、遣彭城內史何
謙游軍淮泗、以為形援。襄陽既沒、堅將彭超
攻沛郡太守戴逯古逯字於彭城。玄率東莞太
守高衡與何謙軍於泗口、欲遣間使報逯、而
不可得。部曲將田泓請行、乃沒水潛行、將趣
城、為賊所獲。賊厚賂泓、使云南軍已敗。泓偽
許之。既而告城中曰、南軍垂至、我單行來報、
為賊所得、勉之。遂遇害。時彭超置輜重於留

城、玄乃揚聲遣謙等向留城、超聞之、還保輜重、謙馳進、解彭城圍、超復進軍南侵、堅將句難（句難載紀作俱難）毛當自襄陽來會超、圍幽州刺史田洛于三阿、有衆六萬、詔征虜將軍謝石率水軍次涂中、右衛將軍毛安之、淮南太守楊廣等、帥衆四萬、屯堂邑、既而盱眙城陷、高密內史毛藻沒、安之等驚潰、朝廷震動、玄於是自廣陵西討難等、何謙解田洛圍、進據白馬、與賊大戰、破之、斬其偽將都督顏因、復進



擊又破之、斬其偽將邵保、超難引退、玄率何謙戴逯田洛追之、戰于君川、復大破之、難等北走、僅以身免、于是罷彭城下邳二戍、玄還於廣陵、詔進號冠軍、加領徐州刺史、封東興縣侯、及太元八年、堅自率兵大來入寇、次於項城、衆號百萬、而涼州之師、始達咸陽、蜀漢順流、幽并繼至、先遣苻融慕容暐張蚝苻方等至潁口、梁成王先等屯洛澗、詔以玄為前鋒、都督徐兗青三州揚州之晉陵幽州之燕國諸軍事、與叔征虜將軍石、從弟輔國將軍琰、西中郎將桓伊等距之、衆凡八萬、玄先遣廣陵相劉牢之五千人、直指洛澗、斬梁成、步騎崩潰、獲偽揚州刺史王顯等、盡收其軍實、堅游進屯壽陽、於是玄等諸軍、水陸繼進、堅與苻融登城望之、見晉兵部陣嚴整、又北望八公山上、草木皆類人形、謂融曰、此亦勍敵也、堅兵乃列陣臨肥水、玄軍不得渡、玄遣使謂苻融曰、君懸軍深入、而置陣逼水、此久持



之計、非欲速戰者也、若小退師、令將士得周旋、僕與諸君緩轡而觀之、不亦樂乎、堅衆皆曰、我衆彼寡、不如遏之、使不得上、堅曰、但引軍少却、使之半渡、我以鐵騎蹙而殺之、蔑不勝矣、融亦以為然、遂麾兵使却、衆因亂不能止、于是玄與琰伊等以精鋭八千渡肥水、石軍距張蚝、小退、琰玄仍進、決戰肥水南、蚝陳斬融、堅衆奔潰、自相蹈藉投水死者不可勝計、肥水為之不流、餘衆棄甲宵遁、聞風聲鶴

[illegible]

唳，皆以為王師已至，草行露宿，重以飢凍，死者十七八。堅中流矢，北走，獲堅所乘雲母車，器械軍資，[illegible]牛馬驢騾駱駝十餘萬。詔遣使慰勞，進號前將軍、假節，固讓不受。既而安奏苻堅喪敗，宜乘其釁會，開拓中原，以玄為前鋒都督，率冀州刺史桓石虔，徑造渦潁。玄復率衆次于彭城，遣參軍劉襲攻堅將張崇於鄄城，走之，使劉牢之守鄄城。兗州既平，玄患水道險澀，糧運艱難，用督護聞人奭謀，堰呂

晉書卷七十九

梁水，樹柵，立七埭為派，擁二岸之流，以利運漕，自此公私利便。又進伐青州，故謂之青州派。遣淮陵太守高素師衆向廣固，降堅從子朗。又進伐冀州，遣劉牢之與濟北太守丁匡據碻磝，[illegible]濟陽太守郭滿據滑臺，將軍顏雄[illegible]與劉襲軍於河北。堅子丕遣將桑據屯黎陽，劉襲夜襲據，走之。丕惶遽欲降，[illegible]之。丕告饑，玄饋丕米二千斛。[illegible]

[illegible]

三魏皆降。朝廷以兗青司豫并平，加玄都督徐、兗、青、司、冀、幽、并七州軍事。玄上疏以方平河北，幽冀宜須總督，司州縣遠，應統豫州。以勳封康樂縣公。玄請以先封東興侯賜兄子玩，詔聽之，更封玩豫寧伯。復遣寧遠將軍秤建（尔音什，風俗通彭城尔景，以為計模，古有此姓）伐申凱于魏郡，破

晉書卷七十九謝玄傳

之。玄欲令豫州刺史朱序鎮梁國，玄住彭城，北固河上，西援洛陽，內藩朝廷。朝議以征役既久，宜置戍而還，使玄還鎮淮陰，序鎮壽陽。會翟遼據黎陽反，執滕恬之，又泰山太守張願以郡叛，降逆，河北騷動。玄謝罪，乞解職，詔慰勞，令且還鎮淮陰，以朱序代鎮彭城。玄既還，遇疾，上疏解職，詔不許。玄又自陳，既不堪攝職，慮有曠廢，詔又使移鎮東陽城。玄即路，于道疾篤，上疏，詔遣醫一人，令自消息，又使

還京口療疾。玄奉詔便還，病久不差，又前後表疏十餘上，久之，乃轉授散騎常侍、左將軍、會稽內史。時吳興太守晉寧侯張玄之亦以才學顯，自吏部尚書與玄同年之郡，而玄之名亞於玄，時人稱為南北二玄，論者美之。玄既與疾之郡，明年卒于官。追贈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獻武。子瑍嗣，秘書郎，早卒。子靈運嗣。瑍少不慧，而靈運文藻豔逸，玄嘗稱曰：我尚生瑍，瑍（並）得不生靈運乎。永熙中



為劉裕世子左衛率。始從玄征伐者，何謙字恭子，東海人；戴逯字安丘，處士逵之弟；並驍果多權略。逵厲操東山，而逯以武勇顯。謝安嘗謂逯曰：卿兄弟志業何殊？逯曰：下官不堪其憂，家兄不改其樂。（[illegible]）逯以軍功封廣信侯，位至大司農。

萬字萬石，安弟也。才器雋秀，雖器量不及兄，而善自衒曜，故早有時譽。弱冠辟司徒掾，簡文帝作相，聞其名，召為撫軍從事中郎。萬著

陳云朝廷不患無人患者用違其才

劉云[illegible]

白綸巾，鶴氅裘，履版而前。既見，與帝共談移日。（尋遷吏部郎，出為吳興太守。）再遷西中郎將、監司豫冀并四州軍事、豫州刺史。王羲之與桓溫箋曰：謝萬才流經通，使之處廊廟，參諷議，故是後來一器。而今屈其邁往之氣，以俯順荒餘，近是違才易務矣。又遺萬書以誡之曰：以君邁往不屑之韻，而俯同羣碎，誠難為意也。然所謂通識，正當隨事行藏耳。願君每與士之下者同，則盡善矣。萬不能用。既受



任北征，矜豪傲物，但以嘯詠自高，未嘗撫眾。安深憂之，（[illegible]）謂萬曰：汝為元帥，諸將宜數接對，以悅其心，豈有傲誕若斯而能濟事也！萬乃召集諸將，一無所言，直以如意指四坐云：諸將皆勁卒。諸將益恨之。（[illegible]）（安慮萬不免，乃自隊帥以下，無不殷勤慰[illegible]。）既而先遣征虜將軍劉建修治馬頭城池，自率眾入渦潁，以援洛陽。北中郎將郗

曇以疾退屯彭城、萬以爲賊盛致退、即引軍還、衆遂驚潰、萬狼狽單歸、軍士欲因其敗而圖之、以安故而止。既至、詔廢爲庶人、後復以爲散騎常侍、尋卒。子韶、車騎司馬。

石字石奴、亦安弟也。初拜秘書郎、累遷尚書僕射。征句難、以勳封興平縣伯。淮肥之役、詔石解僕射、以將軍假節征討大都督、與兄子玄、琰破苻堅。先是童謠云、誰謂爾堅石打碎。石固應之、而桓豁復以石名諸子、以邀功焉。



尋遷中軍將軍、尚書令、更封南康郡公。于時學校陵遲、石上疏請興復國學、以訓冑子、班下州郡、以修鄉校。疏奏、孝武帝納之。兄安薨、石遷衞將軍、加散騎常侍、以公事與吏部郎王恭互相短長、恭甚忿恨、自陳褊阨不允、且疾源深固、乞還私門、石亦上疏遜位、有司奏石輒去職、免官。詔曰、石以疾求退、豈準之常制、其喻令還。歲餘不起、表十餘上、帝不許、石乞依故尚書令王彪之例、於府綜攝、詔聽之。疾

篤、進位開府儀同三司、未拜、卒、石在職務存文刻、既無他才望、直以宰相弟、兼有大勳、遂居清顯、而聚斂無饜、取譏當世。追贈司空、禮官議謚、博士范弘之議謚曰襄墨、語在弘之傳、朝議不從、謚曰襄。子汪嗣。

史臣曰、建元之後、時政多虞、巨猾陸梁、權臣横恣、其有兼將相於中外、係存亡於社稷、負扆資之以端拱、鑿井賴之以晏安者、其惟謝氏乎。簡侯任總中臺、效彰分閫、正議云唱、喪



禮墮而復弘、將云尚此有遺亂與文女 禾辭一讚凡云夫禮狀誤 遺音既補、雅樂缺而還備、君子哉斯人也。文靖始居塵外、高謝人間、嘯詠山林、浮泛江海、當此之時、蕭然有陵霞之致。暨于褫薄維而襲朱組、去衡泌而踐丹墀、庶績於是用康、彝倫以之載穆。苻堅百萬之衆、已瞰吳江、桓溫九五之心、將移晉鼎、衣冠易慮、遠邇崩心、從容而杜姦謀、宴衎而清群寇、宸居獲太山之固、維揚去累卵之危、斯爲盛矣。然廢禮於偷薄之

焉聞之云百萬九五是行列

倂崇侈於耕戰之秋，雖欲混哀樂而同歸，齊奢儉於一致，而不知頹風已扇，雅道日淪，國之儀刑，豈其若是。康樂才兼文武，志存匡濟，淮肥之役，勍寇望之而土崩，渦潁之師，中州應之而席卷，方欲西平鞏洛，北定幽燕，廟算有餘，良圖不果，降齡何促，功敗垂成，拊其遺文，經綸不踰遠哉。

贊曰：安西英爽，才兼辯博，宜力方鎮，流聲臺閣。太保沈浮，曠若虛舟，任高百辟，情惟一丘。



琰邈忠壯，邈爲吳興太守孫恩黨執之逼令北面邈厲聲曰我不得罪天子何北面之有遂害之 奕萬虛放，爲龍爲光，或卿或將，偉哉獻武，功宜授斧，克翦凶渠，幾清中寓。

列傳第四十九　晉書七十九　終

列傳第五十　晉書八十　三徑藏書

竟陵鍾惺原評　儁李將之翹刪定　同郡錢士馨參校

王羲之　子獻之

須云王逸少經世之才憂國之心鎮物之量不減謝安石而愛守令名不肯犯手做事常處局外冷眼熱腸時以議論默之大要皆中綮而見其大者其所匡救調護亦復不少此特借處文之忠告備坡時之良箴用旁權之衡還為害局之針砭不居其功不泯其迹歸終以山水田園自娛虔於化懸之間具經濟實用似爲文雅風流所掩不知逸少正欲以此自掩



也○錢云趙文敏無者可法而世稱傳其書法王右軍有經濟可述而世不推其經濟皆事因之悖亂者也今使人沐其忠懷苦言酬所事理鑒鑒可驗能不以人品文章書法三雅面足用之○將云王逸少當是隱逸中第一流人物雖涉跡仕途若出若虞正其相特齊勢有一種靜觀妙用傳有能爲之才欲爲之志可爲之識面知時不可爲遂優游山水文翰以餘其身此真不可及者若其齊時行志通則爲子房厄則爲孔明矣豈徒一天舉成功之安石與比肩而已識卽招其所議稱陳時政經綸懇惻之象不政賞詩能洗脫晉人虛浮習氣員人僅見其書法絕世然斯人本領終白不能俛之故于郡此正姚公撰論日晉之政無足道而其亏亦久旁後

琅邪人

王元美云雖本傳神然仍以之

方畫妙更為切雅

有人曰貴晉特以逸少書法故耳至下今而其名不滿以是逸少之書見以存晉而已之經濟反為所掩吾不信也

王羲之字逸少，祖正，尚書郎。父曠，淮南太守。
元帝之過江也，曠首創其議。羲之幼訥於言。
年十三，嘗謁周顗，顗察而異之，於是知名。及
長，辯贍，以骨鯁稱，隸書為古今之冠。蔡云隸書始于程邈為秦御史以奏事繁多篆字難成乃用以赴急速後賈魴三蒼蔡邕石經此皆為古隸也至鍾王變體新有別以楷法謂之今隸此亦隸書即楷書耳 論者稱其
飄若浮雲，矯若驚龍。羲之亦自稱我書比鍾
繇當抗行，張芝草猶當鴈行也。深為從父敦、
導所器重。時太尉郗鑒使門生求壻於導，導
令就東廂徧觀子弟。門生歸，謂鑒曰：王氏諸
少並佳，然聞信咸自矜持，惟一人在東牀坦
腹食，獨若不聞。訪之，乃羲之也。鑒遂以女妻
之。起家秘書郎，庾亮請為征西參軍，累遷長
史。亮臨薨，上疏稱羲之清貴有鑒裁。遷寧遠
將軍、江州刺史。羲之少有美譽，朝廷公卿皆
愛其才器，召為侍中、吏部尚書，皆不就。復授



蔣云數語具見逸少性抱澹遠高亦物物不介

楊用修云[illegible]

護國將軍，亦不拜。揚州刺史殷浩素雅重之，
勸使應命，乃遺羲之書曰：足下出處，正與隆
替對，豈可以一世之存亡，必從足下從容之
適。羲之遂報書曰：吾素自無廊廟志，直王丞相
時果欲內吾，誓不許之，手跡猶存，由來尚矣。
不於足下參政而方進退。自兒娶女嫁，便懷
尚子平之志，吾嘗驅使關隴、巴蜀，皆所不辭。
吾雖無專對之能，直謹守時命，宣國家威德，
固當不同於凡使，必令遠近咸知朝廷留心



於無外，此所諮殊不同居護軍也。羲之既拜
護軍，又苦求宣城郡，不許，乃以為右軍將軍、
會稽內史。時殷浩與桓溫不協，羲之以國家
之安在於內外和，因與浩書以誡之，浩不從。
及浩將北伐，羲之以為必敗，以書止之，言甚
切。果為姚襄所敗。復圖再舉，又遺浩書曰：以
區區江左，所營綜如此，天下寒心，固以久矣，
而加之敗喪，此可熟念。往事豈復可追，顧思
弘將來，令天下寄命有所，自隆中興之業。政

孫云保江之說初自王知數議

者請其偏安然度時量力因是根本之論

其六大夫人之敗事多門外不知量也於外而天四字是對醒淵源

以道勝，寬和為本，力爭武功，作非所當，因循所長，以固大業，想識其由來也。今處內外之任者，未有深謀遠慮，而疲竭根本，各從所志，竟無一功可論，一事可記，遂令天下將有土崩之勢，何能不痛心悲慨也。任其事者，豈得辭四海之責！追咎往事，亦何所復及，宜更虛己求賢，當與有識共之，不可復令忠允之言常屈於當權。今軍破於外，資竭於內，保淮之志非復所及，莫過還保長江，都督將各復舊



鎮，自長江以外，羈縻而已。任國鈞者，引咎責躬，深自貶降，以謝百姓。更與朝賢思布平正，除其煩苛，省其賦役，與百姓更始。庶可以允塞群望，救倒懸之急。使君起於布衣，荷天下之重，當董統之任，而喪敗至此，恐闔朝群賢未有與人分其謗者。若猶以前事未工，故復求之於分外，宇宙雖廣，自容何所！知言不必用，或取怨執政，然當情慨所在，正自不能不盡懷極言。若必親征，未達此旨，果行者，愚智

所不解也。願復與眾共之。復被州符，增運千石，徵役兼至，皆以軍期，對之喪氣，罔知所厝。自頃年割剝遺黎，刑徒竟路，殆同秦政，惟未加參夷之刑耳，恐勝廣之憂，無復日矣。又與會稽王牋，陳浩不宜北伐，并論時事曰：古人恥其君不為堯舜，北面之道，豈不願尊其所事，比隆往代，況遇千載一時之運？顧智力屈於當年，何得不權輕重而處之也。今雖有可喜之會，內求諸己，而所憂乃重於所喜。何則



古之弘基業者，或不謀於眾，傾國以濟一時功者，亦往往而有之。誠獨運之明足以邁眾，暫勞之弊終獲永逸者可也。求之於今，可得擬議乎！夫廟算決勝，必宜審量彼我，萬全而後動。功就之日，便當因其眾而即其實。今功未可期，而遺黎殲盡，萬不餘一。且千里饋糧，自古為難，況今轉運供繼，西輸許洛，北入黃河，雖秦政之弊，未至於此，而十室之憂，便以交至。今運無還期，徵求日重，以區區吳越經緯天下十

分之九，不亡何待，而不度德量力，不弊不已。此封內所痛心歎悼而莫敢吐誠者也。願殿下更垂三思，解而更張，令殷浩、荀羨還據合肥、廣陵，許昌、譙郡、梁、彭城諸軍，皆還保淮，為不可勝之基，須根立勢舉，謀之未晚，此實當今策之上者。存亡所係，決在行之，不可復持疑後機，不定之於此，而後悔之，亦無及也。殿下德冠宇內，以公室輔朝，最可直道行之，致隆當年，而未允物望，受殊遇者所以寤寐長



歎，實為殿下惜之。國家之憂深矣，常恐伍員之憂，不獨在昔，麋鹿之游，將不止林藪而已。願殿下暫廢虛遠之懷，以救倒懸之急，可謂以亡為存，轉禍為福，則宗廟之慶，四海有賴矣。言皆不從。時東土饑荒，羲之輒開倉振貸。然朝廷賦役繁重，吳會尤甚，羲之每上疏爭之，事多見從。又遺尚書僕射謝安書，陳論漕運之弊，言甚悉。然羲之雅好服食養性，不樂京師，初渡浙江，便有終焉之志。會稽有佳

山水，名士多居之，孫綽、李充、許詢、支遁等，皆以文義冠世，並築室於此，與羲之同好，嘗宴集於會稽山陰之蘭亭，以修禊事，為流觴曲水之樂，眾客賦詩，羲之為之序以申其志，或以方潘岳金谷詩序云。初，驃騎將軍王述少有名聲，羲之甚輕之，由是情好不協。述先為會稽，以母喪居郡境，羲之代述，止一弔，遂不重詣。及述為揚州刺史，羲之恥為之下，遣使詣朝廷，求分會稽為越州，行人失辭，不果，遂



後檢察會稽郡，羲之遂稱病去職，於父母墓前自誓，絕仕進意，與東土人士盡山水之遊，弋釣為娛，又與道士許邁共修服食，採藥石不遠千里，徧游東中諸郡，窮諸名山，泛滄海，歎曰：我卒當以樂死。謝安嘗謂羲之曰：中年以來，傷於哀樂，與親友別，輒作數日惡。羲之曰：年在桑榆，自然至此，須正賴絲竹陶寫，恒恐兒輩覺，損欣樂之趣。朝廷以其誓苦，亦不復徵之。時與謝萬書曰：古之辭世者，或被髮

詳見與安石帖

釋云晉人風流本輕薄態耳晉時指此言者亦惟右軍一人

徉狂、或汚身穢跡、可謂艱矣、今僕坐而獲免、
遂其宿心、其為慶幸、豈非天賜、違天不祥、頃
東游還、修植桑果、今盛敷榮、率諸子、抱弱孫、
游觀其間、有一味之甘、割而分之、以娛目前、
雖植德無殊邈、猶欲教養子孫以敦厚退讓、
戒以輕薄、庶令舉策數馬、彷彿萬石之風、君
謂此何如、比當與安石東游山海、并行田視
地利、頤養閑暇、衣食之餘、欲與親知時共歡
燕、雖不能興言高詠、銜杯引滿、語田里所行、



故以為撫掌之資、其為得意、可勝言邪、常依
陸賈班嗣楊王孫之處世、甚欲希風數子、老
夫志願盡於此也、追卒、贈金紫光祿大夫、諸
子遵父先旨不受、有七子、知名者五人、玄之
早卒、次凝之、亦工草隸、會稽內史、為孫恩所
害、徽之字子猷、性卓犖不羈、為車騎桓沖騎
兵參軍、遂首散帶、不綜府事、晉作桓溫今從中興書中
嘗謂曰、卿在府日久、比當相料理、徽之初不
酬答、直高視、以手版拄頰云、西山朝來致有

王敬美云子敬聖心喜此二人

楚云王子敬大有父風觀此亦

爽氣耳、人皆欽其才而穢其行、後為黃門侍
郎、[illegible]操之字子
重、豫章太守、獻之有傳、
獻之字子敬、亦工草隸、其人清峻、有美譽、雖
閑居終日、容止不怠、風流為一時之冠、
年數歲、嘗觀門生樗蒲、曰、南風不競、門生輩易
之曰、此郎亦卿管窺邪、獻之怒曰、遠慚荀奉
倩、近愧劉真長、遂拂衣而去、嘗與兄徽之操
之俱詣謝安、二兄多言俗事、獻之寒溫而已、



既出、客問其兄弟優劣於安、安曰、小者佳、以
吉人之辭寡、故知之、起家州主簿、秘書郎、轉
丞、謝安請為長史、太元中、新起太極殿、安欲
使獻之題榜、而難言之、乃語韋仲將題凌雲
殿事、魏起凌雲殿榜未題而匠者誤釘之不可下乃使韋仲將懸橙書之比訖鬚鬢髮盡白裁餘氣息獻之知其意、因正色曰、仲將魏之大
臣、寧有此事、使其若此、有以知魏德之不長、
安遂止、後除建威將軍、吳興太守、徵拜中書
令、遣安書曰、外出訓公私可安正、然負院隆、

亦之忌宜，但使明公不忒，有會不言，亦可受便懷那氏恚不。意高情不遺，樂懇懇祈請，惟願尊命任其所擇。王懷祖、先輩名流，作此職可謂妙允。桓宣武窺尚書門，猶言此中無人，因知當之未易也。及安薨，贈禮有異同之議，惟獻之、徐邈上疏明安之忠勳，孝武帝遂加殊寵殊禮。未幾卒於官。獻之初娶郗曇女，離婚，後尚新安公主，無子，惟一女，爲安僖皇后。隆安初，追贈獻之侍中、特進、光祿大夫、



諡曰憲。議者以爲義之書，江左中朝莫有及者，獻之骨力遠不及父，而頗有媚趣。桓玄雅愛其父子書，各爲一帙，置左右以玩之。是獻之七八歲方學書，義之密從後掣其筆，不得，嘆曰，他日當有大名。後其學果與義之齊。後先，謝安嘗問獻之曰，君書何如君家尊，答曰，故當不同。義之亦與人書曰，獻之有清樂善詩書，略過人。則知獻之深自許可，非徒然也，故至今稱二王云。

制曰，書契之興，肇乎中古，繩文鳥跡，不足可觀。末代去朴歸華，舒牋點翰，爭相誇尚，競其工拙。伯英臨池之妙，無復餘蹤，師宜懸帳之奇，罕有遺跡。逮乎鍾、王以降，略可言焉。鍾雖擅美一時，亦爲迥絕，論其盡善，或有所疑。至於布纖濃，分疏密，霞舒雲卷，無所間然。但其體則古而不今，字則長而逾制，語其大量，以此爲瑕。獻之雖有父風，殊非新巧，觀其字勢，疏瘦如隆冬之枯樹，覽其筆蹤，拘束若嚴家之



餓隸。其枯樹也，雖槎枿而無屈伸，其餓隸也，則羈羸而不放縱。兼斯二者，故翰墨之病歟。子雲近世擅名江表，然僅得成書，無丈夫之氣，行行若縈春蚓，字字如綰秋蛇，臥王濛於紙中，坐徐偃於筆下，雖禿千兔之翰，聚無一毫之筋，窮萬穀之皮，斂無半分之骨，以茲播美，非其濫名邪。此數子者，皆譽過其實。所以詳察古今，研精篆素，盡善盡美，其惟王逸少乎。觀其點曳之工，裁成之妙，烟

翳露結，狀若斷而還連，鳳翥龍蟠，勢如斜而反正，覽之不覺為倦，覽之莫識其端，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其餘區區之類，何足論哉。蔣云

進步書成而評親之屬為書聯其新可喜唐大宗特之若等至前而上然古法之俯實自逸少始亦可謂也

列傳第五十

晉書八十終





竟陵鍾惺原評
檇李蔣之翹刪定
閩中許豸參校

## 王遜

王遜字邵伯，魏興人也。仕郡察孝廉，為吏部令史，轉殿中將軍，累遷上洛太守，私牛馬在郡生駒犢者，秩滿悉以付官，云是郡中所產。轉魏興太守。惠帝末，西南夷叛，寧州刺史李毅卒，城中百餘人，奉毅女固守經年。永嘉四年，治中毛孟詣京師求刺史，不見省。孟固曰：「君亡親喪，幽閉窮城，萬里訴哀，不垂愍救，既慚包胥無哭秦之感，又愧梁妻無崩城之驗，存不若亡，乞賜臣死。」朝廷憐之，乃以遜為南夷校尉、寧州刺史，使於郡便之鎮。遜與孟俱行，道遇寇賊，踰年乃至。外逼李雄，內有夷寇，吏士散沒，城邑丘墟。遜披荒糾厲，收聚離散，專仗威刑，鞭撻殊俗，又誅豪右不奉法度者數十家，諸夷攻不振服，威行寧土。又遣

子澄奉表勸進於元帝、帝嘉之、累加散騎常侍、安南將軍、假節、校尉、刺史如故、賜爵褒中縣公、遜以地勢形便、上分牂牁爲平夷郡、分朱提爲南廣郡、分建寧爲夜郎郡、分永昌爲梁水郡、又改益州郡爲晉寧郡、事皆施行、遜在州十四年、後李雄遣李驤、任回爲寇、遜使將軍姚崇距之、戰于堂狼、大破驤等、崇追至瀘水、而寇、遜以崇不窮追也、怒、執崇鞭之、怒甚、髮上衝冠、冠爲之裂、夜中卒、州人復立其中子堅代遜、詔從之、諡遜曰壯、

元而罰有功宜其死矣



蔡豹

羊鑒　王廙附

劉胤

劉胤字承胤、東萊掖人、漢齊悼惠王肥之後也、美姿容、善自任遇、交結時豪、名著海岱間、士咸慕之、衆賢良辟司空掾、並不就、會天下大亂、携母欲避地遼東、路經幽州、刺史王浚留胤、表爲渤海太守、浚敗、轉依冀州刺史邵續、續徒衆寡弱、謀降於石勒、胤言於續曰、夫田單包莒、齊楚之小吏耳、猶能存已滅之邦、全喪敗之國、今將軍仗精銳、居勝地、如何墜將登之功於一簣、委忠信之人於豺狼乎、且琅邪王以聖德欽明、創基江左、中興之隆、可企踵而待、今爲將軍計者、莫若抗大順以激義士之心、奉忠正以厲軍人之志、夫機事在密、時至難違、存亡廢興、在此舉矣、續從之、乃



設異議者數人、遣使江南、朝廷嘉之、胤仍求自行、續厚遣之、既至、元帝命爲丞相參軍、累遷尚書吏部郎、胤聞石虎攻厭次、言於元帝、帝將遣救之、會續已沒而止、王敦素與胤交、甚重胤、請爲右司馬、胤知其有不臣心、縱疾不視事、以是忤意、出爲豫章太守、咸和初爲平南軍司、加散騎常侍、蘇峻之亂、溫嶠率衆而下、留胤等守湓口、事平、以勳賜爵豐城子、俄而代嶠爲平南將軍、領江州刺史、假節、胤

位任轉高，矜豪日甚，縱酒耽樂，不恤政事，大殖財貨，商販百萬。初，胤之代嶠也，陶侃、郗鑒皆言胤非方伯才，司徒王導不從。或以問導子悅，悅曰：今大難之後，綱紀弛頓，自江陵至於建康三千餘里，流民萬計，布在江州。江州國之南藩，要害之地，而胤以侈汰之性，臥而對之，不有外變，必有內患矣。悅曰：此溫平南意也。會後將軍郭默被召，求資於胤，時有司奏今朝廷空罄，百官無祿，惟資江州運漕，而

晉書 卷八十一 傳 四

胤商旅繼路，以私廢公，請免胤官。書下，胤不即歸罪，方自申理。至臘日，胤餉默酒一器、豚一頭，默對信投之水中，由是怨胤。又僑人蓋肫與胤參佐張滿有隙，又譖之於默曰：劉江州不受免，密有異圖，日與張滿等計議，唯忌郭侯一人，欲先除之。默以為然，帥其徒候旦開門襲胤，胤將吏欲距默，默呵之曰：我被詔有所討，遂直至內寢，牽胤下，害之。子赤松嗣，尚南平長公主，官黃門侍郎、義興太守。

## 桓宣 族子伊

桓宣，譙國銍人也。開濟篤素，為元帝丞相舍人。時流民張平、樊雅各聚眾數千人，在譙為塢主，帝以宣信厚，又與平、雅同州里，轉宣為參軍，使往說平、雅。平、雅皆請降。南中郎將王含又請宣為參軍。頃之，豫州刺史祖逖出屯，遣參軍殷乂詣平、雅。乂意輕平，視其屋云，可作馬廄，見大鑊，欲鑄作鐵器。平曰，此是帝王大鑊，天下定後方用之，何以毀為。乂曰，

晉書 卷八十一 傳 五

卿未能保其頭而惜鑊邪。平大怒，於坐斬乂，阻兵固守。歲餘，逖攻平，殺之，而雅據譙城。逖以力弱，求助於含，含遣宣領兵五百助逖。逖謂宣曰：卿信義已著於彼，今復為我說雅。宣復單馬從兩人詣雅曰：祖逖方欲平蕩二寇，倚卿為援。前殷乂輕薄，非豫州意。今與和解，則忠勳可立，富貴可保。若猶固執，東府赫然更遣猛將，以卿烏合之眾，憑阻窮城，強賊伺其北，國家攻其南，萬無一全也。願善量之。雅

郎苗逃降。遜既入譙城，宋幾、石勒別將圍之，
合又遣宣救遜，未至而賊退。遜留宣討諸未
服，皆破之，遷譙國內史。及祖約之棄譙城也，
宣以膿諫不從，由是石勒遂有陳留。後約與
蘇峻反，宣謂約從子智曰：「本以強胡未滅，將
戮力討之。使君若欲爲雄霸，何不助國討峻，
則威名自舉。今乃與峻俱反，此安得久乎。」因
欲諫約，求入。約知宣必諫，不聽。宣遂距約，不
與之同。邵陵人陳光率部落數百家降宣，宣



皆慰撫之。約還歷陽，宣將數千家欲南投尋
陽，營於馬頭山。值約兄子渙欲襲湓口，陶侃
使毛寶救之。渙遣衆攻宣，宣使子戎乞於寶，
寶擊渙，破之。宣因投溫嶠。賊平，宣居武昌。戎
爲劉胤參軍。郭默害胤，復以戎爲參軍。陶
侃討默，默遣戎求救於宣，宣僞許之。西陽太
守鄧嶽、武昌太守劉詡皆疑宣與默同。豫州
西曹王隨曰：「宣尚背祖約，豈肯同郭默邪。」嶽
詡乃遣隨詣宣觀之。隨謂宣曰：「明府心雖不
爾，無以自明，惟有以賢子付隨耳。」宣乃遣戎
與隨俱迎陶侃。侃辟戎爲掾，上宣爲武昌太
守。時石勒將郭敬戍襄陽，南陵江南，陶侃使
其子斌與宣俱攻樊城，拔之。竟陵太守李
陽又破新野，敬懼遁走。宣與陽遂平襄陽。侃
使宣鎮之，以其淮南部曲立義成郡。宣招懷
初附，簡刑罰，略威儀，勸課農桑，或載鉏耒於
軺軒，親帥民耘穫。十餘年間，石虎再遣騎攻
之，宣能得衆心，每以寡弱距守，論者以爲次



於祖逖、周訪。後庾亮爲荊州，將謀北伐，以宣
爲都督平北將軍司州刺史假節鎮襄陽。石
虎使騎七千渡沔攻之，亮遣王愆期、毛寶救
宣。賊三面爲地窟攻城，宣募精勇出戰，賊退
走。久之，宣遣步騎收南陽諸郡百姓沒賊者
八千餘人以歸。庾翼代亮，更以宣爲都督司
雍梁三州荊州之南陽襄陽新野南鄉四郡
軍事、梁州刺史，以前後功封竟陵縣男。宣久
在襄陽，綏撫僑舊，甚有稱績。庾翼遷鎮襄陽

令宣進伐石虎將李羆，軍次丹水，爲賊所敗。翼怒，貶宣爲建威將軍，使移戍峴山。翼尋以宣代王愆期爲南郡太守，宣不得志，未之官，發憤卒。戎官至新野太守。

伊字叔夏。父景，護軍將軍、長社侯。伊有武幹，標悟簡率，爲王濛、劉惔所知，累遷大司馬參軍。時苻堅強盛，邊鄙多虞，朝議選能距捍疆埸者，乃授伊淮南太守，以綏御有方，進建威將軍、歷陽太守，淮南如故。與謝玄共破



賊別將王鑒、張蚝等，以功封宣城縣子，又進都督豫州諸軍事、豫州刺史。及苻堅南寇，伊與玄等俱破堅於肥水，以功封永修縣侯，進號右軍將軍，賜錢百萬，伊性謙素，雖有大功，而始終不替。善音樂，盡一時之妙，爲江左第一。有蔡邕柯亭笛，常自吹之。王徽之赴召京（世說作出都）師，泊舟青溪側。素聞伊善吹笛，而不相識。伊於岸上過，徽之舟中客有識之者，稱伊小字曰：「此桓野王也。」（野王世說作子野）徽之便令人與相

三歎美云佳境
乃在不交一言

郗云伊善吹笛
本竹不以吹笛
行丈正如史記
傳嚴服則以驗
傳司馬相如則
以賦寄人人殊

忽意寒窮情曲
而盡然料之悲
歎凄慨者尤多

郗云江左君臣
只似料反故能
相之說詩成此
美況近代室陛
衣襟所不不思
何戚知此時絕
广卜卜皆因衣
宗因茂在懷明
羽隨師濟濟是
以勸也

聞曰：「聞君善吹笛，試爲我一奏。」伊時已貴顯，素聞徽之名，便下車，踞胡床，爲作三調，弄畢，便上車去，客主不交一言。時謝安女壻王國寶專利無檢行，安惡其爲人，每抑之。及孝武末年，嗜酒好內，狎昵諂邪，於是國寶之計稍行於主相間，而嫌隙遂成。適帝召伊飲燕，安侍坐。帝命伊吹笛。伊神色無迕，即吹爲一弄，乃放笛云：「臣於箏分乃不及笛，然自足以韻合歌管，請以箏歌，并請一吹笛人。」帝乃敕御妓



奏笛。伊又云：「御府人於臣必自不合，臣有一奴，善相便串。」帝賞其放率，乃許召之。奴既吹笛，伊便撫箏而歌怨詩曰：「爲君既不易，爲臣良獨難。忠信事不顯，乃有見疑患。周旦佐文武，金縢功不刊。推心輔王政，二叔反流言。」聲節慷慨，俯仰可觀。安泣下沾衿，乃越席而就之，捋其鬚曰：「使君於此不凡！」帝甚有愧色。伊在州十年，綏撫荒雜，甚得物情。桓沖卒，遷都督江州荊州十郡豫州四郡軍事、江州刺史

將軍，知故假節。伊到鎮，以邊境無虞，宜以兗豫為務，乃上疏以江州虛耗，加連歲不登，今餘戶有五萬六千，宜併合小縣，除諸郡逋米，移州還鎮豫章。詔令移州尋陽，其餘皆聽之。伊隨宜拯撫，百姓賴焉。後徵拜護軍將軍，以右軍府千人自隨，配護軍府。卒官，贈右將軍，加散騎常侍，諡曰烈。初，伊有馬步鎧六百領，豫為表，令死乃上之。表曰：臣過蒙殊寵，受任西藩，淮南之捷，逆兵奔北，人馬器鎧，隨處放

晉書 卷八十一 傳十一

散，于時收拾，敗鎧不足貫連，比年營繕，並已修整。今六合雖一，餘燼未滅，臣不以朽邁，猶欲輸效力命，仰報皇恩，此志永絕，銜恨泉壤。謹奉輸馬具裝百具，步鎧五百領，並在尋陽，請勑所屬領受。詔曰：伊忠誠不遂，益以傷懷，仍受其所上之鎧。子肅之嗣。伊弟不才，亦有將略，討孫恩至冠軍將軍。

朱伺

朱伺字仲文，安陸人。少為吳牙門將陶丹給使。吳平，內徙江夏。伺有武勇，而訥口不知書，為郡將督，見鄉里士大夫，揖稱名而已。及為將，遂以謙恭稱。張昌之逆，太守弓欽走滔口，伺與同輩郴寶、布興合眾討之，不克，乃與欽奔武昌，後更率部黨攻滅之。轉騎部曲督，加綏夷都尉。伺部曲等以諸縣附昌，惟本部唱義討逆，逆順有嫌，求別立縣，因此遂割安陸東界為灄陽縣而貫焉。其後陳敏作亂，陶侃時鎮江夏，以伺能水戰，曉作舟艦，乃遣作大

晉書 卷八十一 傳十一

艦，署為左甄，據江口，摧破敏前鋒。敏弟恢稱荊州刺史在武昌，侃率伺及諸軍進討破之。賊平，伺以功封亭侯，領騎督。時西陽夷抄掠江夏，太守楊珉請督將議之，諸將爭獻計，伺獨不言。珉曰：朱將軍何以不言？伺曰：諸人以舌擊賊，伺惟以力耳。珉又問：將軍前後擊賊，何以常勝？伺曰：兩敵共對，惟當忍之，彼不能忍，我能忍，是以勝耳。珉大笑。永嘉中，石勒破江夏，伺與楊珉走依陶侃，加明威將軍。隨

侃討杜弢有功、語在侃傳、夏口之戰、伺用鐵面自衛、以弩的射賊大帥數人、皆殺之、賊挹船上岸、於水邊作陣、伺逆水上下以邀之、箭中其股、氣色不變、諸軍尋至、賊潰、追擊之、皆棄船投水、死者大半、賊夜還長沙、伺追至湘圻、不及而反、加威遠將軍、赤幢曲蓋、又以平蜀賊襲高之功、加廣威將軍、領竟陵內史、時王敦欲用從弟廙代侃為荊州、侃故將鄭攀馬儁等乞侃於敦、敦不許、攀等遂進距廙、既



而士眾疑阻、復散還橫桑口、欲入杜曾、敦遣朱軌、趙誘率衆擊之、攀等懼、請降、杜曾亦請討第五猗以自贖、於是廙將赴荊州、留長史劉浚鎮揚口壘、伺謂廙曰、曾猾賊也、外示屈服、欲誘官軍使西、然後兼道襲揚口耳、宜大部分、未可便西、廙性矜厲自用、以伺為老怯、遂西行、曾果趨還揚口、廙乃遣伺歸、裁至壘、仰為曾所圍、劉浚以壘北門危、欲令伺守之、或說浚云、伺與鄭攀同者、乃轉守南門、賊知之攻其北門、時馬儁亦從曾來攻、儁妻子先在壘內、或請皮其面以示之、伺曰、殺其妻子、未能解圍、但益其怒耳、乃止、伺常所調弩忽噤不發、伺惡之、及賊攻陷北門、伺被傷退入船、初浚開諸船底以木掩之、名為船械、伺既入、賊眾披摘伺、伺逆接得鉞、反以摘賊、賊走上船屋大喚云、賊帥在此、伺從船底沉行五十步乃免、杜曾遣說伺云、馬儁德卿、全其妻孥、今盡以卿家外內百口付儁、儁已盡心收



視、卿可來也、伺荅曰、賊無白首者、吾年六十餘、不能復與卿作賊、吾死亦當歸南、妻子付汝、乃就王廙於甑山、病創而卒、因葬之甑山下、

## 毛寶 孫球

毛寶字碩真、滎陽人、王敦以為臨湘令、敦死、為溫嶠平南參軍、蘇峻作逆、嶠將赴難、而征西將軍陶侃懷疑不從、嶠屢說不能迴、更遣使順侃意曰、仁公且守、僕宜先下、遣信已二

日，會寶別使還，聞之，說嶠曰，凡眾大事，當與天下共之。眾克在和，不聞有異。假令可疑，猶當外示不覺，況自爲攜貳邪。便宜急追信，改舊書，說必應俱征，若不及前信，宜更遣使，嶠意悟，即追改之，侃果共征峻。寶領千人爲嶠前鋒，俱次茄子浦，初嶠以南軍習水，峻軍便步，欲以所長制之，宜令三軍有上岸者死。會峻送米萬斛饋祖約，約遣司馬桓撫等迎之，寶告其眾曰，兵法軍令，有所不從，豈可視賊可擊，不上岸擊之邪，乃設變力戰，悉獲其米，虜役萬計，約用大饑。嶠遂上寶爲廬江太守。約遣祖渙、桓撫襲湓口，陶侃將自擊之，寶曰，義軍恃公，公不可動，寶請討之。侃顧謂坐客曰，此年少言可用也，乃使寶行。渙撫過皖，因攻譙國內史桓宣，寶往救之，爲渙撫所敗，箭貫寶髀徹鞍，寶使人蹋鞍拔箭，血流滿鞾，夜奔船所百餘里，望星而行，到先哭戰亡將士，洗瘡訖，夜還擊渙撫，破走之，宣乃得歸於溫



嶠，寶進攻祖約，軍次東關，破合肥，尋召歸石頭。時陶侃溫嶠與峻久相持不決，侃忽欲率眾南還，寶謂嶠曰，下官能留之，乃往說侃曰，公本應鎮蕪湖，爲南北勢援，前既已下，勢不可還，且軍政有進無退，非直整齊三軍，示眾必死而已，亦謂退無所據，終至滅亡。往者杜弢非不強盛，公竟滅之，何至於峻，獨不可破邪。賊亦畏死，非皆勇健，公可試與寶兵，使上岸斷賊資糧，若寶不立效，然後公去，人心不恨矣。侃然之，加寶督護。寶燒峻句容、湖孰積聚，峻頗乏食，侃遂留不去。峻既死，匡術以苑城降，侃使寶守南城，鄧嶽守西城。賊遣韓晃攻之，寶登城射殺數十人。晃問寶曰，君是毛廬江邪。寶曰，然。晃曰，君名壯勇，何不出鬭。寶曰，君若健將，何不入鬭。晃笑而退。賊平，封州陵縣開國侯，千六百戶。庾亮西鎮，請爲輔國將軍、江夏相，督隨義陽二郡，鎮上明，又進南中郎，隨亮討郭默。默平，與亮司馬王愆期等

救亘宜於譙山擊賊將石遇破之進征虜將
軍亮謀北伐上疏解豫州請以授寶於是詔
以寶監揚州之江西諸軍事豫州刺史將軍
如故與西陽太守樊峻以萬人守邾城石虎
惡之、乃遣其子鑒與其將夔安李菟等五萬
人、來寇張貉渡、二萬騎攻邾城、寶求救於亮、
亮以城固不時遣軍、城遂陷寶峻等率左右
突圍出赴江死者六千人、寶亦溺死、亮哭之
慟、因發疾、遂薨、詔曰、寶之傾敗、宜在貶裁、然



蘇峻之難、致力王室、今咎其過、故不加贈、祭
之可也、其後公卿言寶有重勳、加死王事、不
宜奪爵、升平三年乃下詔復本封寶二子穆
之（襲爵州陵侯、孝武時官右將軍益州刺史、諡曰烈、）安之（官右衛將軍、定后崩、領將作大匠、卒官、）
璩字叔璉（度之子也）弱冠右將軍桓豁以為
參軍琼遷父憂服闋謝安衛將軍參軍除
尚書郎安復請為參軍轉安子琰征虜司馬

淮泗之役（預征苻堅功）遷淮南太守補鎮
北將軍譙王恬司馬海陵縣界地名青蒲、四
面湖澤多菰葑（菰川反葑孚菰生其根盤結名曰葑）逃亡所聚、
威令不能及、璩建議率千人討之、時大旱、璩
因放火、菰葑盡然、亡戶窘迫、悉出詣璩自首、
近有萬戶、皆以補兵、朝廷嘉之、轉淮梁二郡
內史、尋代郭銓為建威將軍益州刺史安帝
初進征虜將軍及桓玄篡位遣使加璩散騎
常侍左將軍璩執留玄使不受命玄以桓希



為梁州刺史、分命諸將戍三巴以備之、璩傳
檄遠近、列玄罪狀、遣巴東太守柳約之、建平
太守羅述、征虜司馬甄季之擊破希等、仍率
衆次於白帝、武陵王令曰璩忠誠慤亮、自桓
玄萌禍、常思躡其後、今若不殄兇逆、肅清荊
郢者、便當即授上流之任、初璩弟寧州刺史
璠卒官、璩兄球孫祐之及參軍費恬以數百
人送喪葬江陵、會玄敗謀奔梁州、璩弟瑾子
修之時為玄屯騎校尉、誘玄使入蜀、既而修

之與祐之費恬及漢嘉人馮遷共殺玄約之
等聞玄死進軍到枝江而桓振復攻沒江陵
劉毅等還尋陽約之亦退俄而季之與毓債
病約之請振僞降因欲襲振事泄被害約之
司馬時延祖涪陵太守文處茂等撫其餘衆
保涪陵振遣桓放之爲益州屯西陵處茂距
戰破之振死安帝反正進璩征西將軍加散
騎常侍都督益梁秦涼寧五州軍事初璩聞
振陷江陵率衆赴難使瑾瑗順外江而下使



參軍譙縱領巴西梓潼二郡軍下涪水當與
璩軍會於巴郡蜀人不樂東征縱因人情思
歸於五城水口反還襲涪害瑾璩時在略城
聞變卽遣參軍王瓊討之相距於廣漢僰道
令何林聚黨助縱而璩下人受縱誘說遂共
害璩及瑗并子姪之在蜀者一時殄沒璩子
弘之嗣義熙中時延祖爲始康太守上疏訟
璩兄弟於是論璩討桓玄功追封歸鄉公千
五百戶又以祐之斬玄功封夷道縣侯自實

至琳三班拂旄開國者四人將帥之家與尋
陽周氏爲輩而人物不及也

劉遐

鄧嶽　並刪

朱序

鍾云朱序以晉守臣力盡而陷于苻堅淝水之戰堅遣序說降謝石序陳情輸晉幸破堅因嘆漢李陵降虜霜欲得當以報漢此一語遂爲千古摒人護身款世之奎至序始一雪之

朱序字次倫義陽人也父燾以才幹歷西蠻



校尉益州刺史序世爲名將興寧末梁州刺
史司馬勳反桓溫表序爲征討都護往討之
以功拜征虜將軍封襄平子太和中遷兗州
刺史時長城人錢弘聚黨藏匿原鄉山詔以
序爲中軍司馬吳興太守序至郡討擒之事
訖還兗州寧康初拜使持節監沔中諸軍事
南中郎將梁州刺史鎮襄陽是歲苻堅遣其
將苻丕等率衆圍序序固守賊糧將盡率衆
苦攻之初丕之來攻也序母韓自登城履行

陳云許氏大司夫人疑即築城將軍乃弃之邪何北北是也

將云役伯護亦伏此是堅本不勒夫

許云肥水之戰天下所以存者由謝[illegible]玄[illegible]爲[illegible]少[illegible]亦爲[illegible]之雄乎

訓，西北角當先受弊，遂領百餘婢幷城中女丁於其角斜築城二十餘丈。賊攻西北角，果潰，衆便固新築城，丕遂引退，襄陽人謂之夫人城。序累戰破賊，人情勞懈，又以賊引退稍遠，守備不謹，督護李伯護密與賊相應，襄陽遂沒，序陷於苻堅。堅殺伯護，以其不忠也。序欲逃歸，潛至宜陽，藏夏揆家，堅疑揆收之，序乃詣苻暉自首，堅嘉而不問，以爲尚書。太元中，苻堅南侵，謝石率衆距之。時堅大兵



尚在項，苻融以三十萬衆先至，堅遣序說謝石，稱己兵威。序私謂石曰：「若堅百萬之衆盡至，誠難與爲敵。及其未會，宜速擊之。若敗其前鋒，則彼已奪氣，可遂破也。」於是石遣謝琰選勇士八千人涉肥水挑戰，堅衆小却，序時在其軍後唱云「堅敗」，衆遂大奔，序乃得歸。拜龍驤將軍、琅邪內史，轉揚州豫州五郡軍事、豫州刺史，屯洛陽。後翟遼反，序遣將軍秦膺、童斌與淮泗諸郡共討之。又監兗青二州諸

軍事、二州刺史，將軍如故，進鎮彭城。序求鎮淮陰，帝許焉。翟遼又使其子釗寇陳潁，序還遣秦膺討釗，走之。拜征虜將軍，表求運江州米十萬斛、布五千匹，以資軍費，詔聽之。加都督司雍梁秦四州軍事。帝遣楊佺期趣洛領兵千人隸序，序又表求故荆州刺史桓石生府田百頃，并穀八萬斛給之。仍戍洛陽，衞山陵也。其後慕容永率衆向洛陽，序自河陰北濟，與永偽將王次等相遇，乃戰於沁水，次

晉書卷八十一　列傳　一

敗走，斬其支將勿支首。參軍趙睦、江夏相桓不才追永，破之于太行，永歸上黨。時楊楷聚衆數千在湖陝，聞永敗，遣任子詣序乞降。序追永至上黨之白水，與永相持二旬。聞翟遼欲向金墉，乃還，遂攻翟釗於石門，遣參軍趙蕃破翟遼於懷縣，遼宵遁。序退次洛陽，留鷹揚將軍朱黨戍石門，序仍使子略督護洛城，趙蕃爲助。序還襄陽，以老病累表解職，不許。詔斷表，遂輒去任。數旬，歸罪廷尉，詔原不問。

太元十八年卒贈左將軍散騎常侍

列傳第五十一　晉書八十一 終



列傳第五十二　晉書八十二　王住藏書

竟陵鍾　惺原評

楊李蒨之翅刪定

錢唐朱東觀參校

陳壽

胡明瑞云陳壽作三國志體存簡貴蔚絕浮變即昭烈紀屯零下紀述詞武鄉一傳行介學茂付極狀曆催大捷南城一詩宣王之敗至渭南之卒按行營壘天下奇才之嘆且揭篇終嘆波司馬懿者百代嗟雄之拔述其生平召背有所輸服獨斯言也祠于日而發于來恭古今之公是而詩直書之而不沒所爲揚謝武鄉之作略固已至矣而謂艾見光翀已遺華屏



畜戚于武鄉而報之于史筆否乎然乎且武鄉之在當時難管樂自居賢伊周之匹也廖立技涕李平指生後其叔下一操以亦適誠心獨于壽之文于行法參商致域身後壽不足冒武鄉之治理因已蹀矣是後人之抱旒武鄉適以啓武鄉之旒頂也別本傳之文彰明較者其人如彼不詳叙而毛撫片言足以服壽之心于千古之上哉之又云武鄉所對敵者司馬旨王而陣詩乃司馬宜王于孫之臣則所稱武鄉應綾將略非其所長登其邦揚後吉明寄宣王詩之木意灼然自其豈得以讀兗所短邪況壽上兗集求兄兗爲召爲因非但管庸之匹而已則古今之知兗者詩居其最揚可並俾當時壽之文子寔有未盡丁孔明胡以改致謀繼矯篇累贖極

孫云晉書若綴上乎可有幾許存討

陳壽字承祚巴西人少好學、師事同郡譙周、

其於馬序弗能自巳識惟是後人欲於北言而上下全文漠然不考又姓往不省其著作之時許避之體而識部一概良可哂也

仕蜀為觀閣令史、時宦人黃皓專弄威權、大臣皆曲意附之、壽獨不為之屈、由是屢被譴黜、及蜀平、司空張華愛其才、乃舉為孝廉、除佐著作郎、出補陽平令、撰蜀相諸葛亮集奏之、除著作郎、領本郡中正、撰魏吳蜀三國志凡六十五篇、時人稱其善敘事、有良史之才、



夏侯湛時著魏書、見壽所作、便壞己書而罷、張華深善之、謂壽曰、當以晉書相付耳、其為時所重如此、或云、丁儀丁廙有盛名於魏、壽謂其子曰、可覓千斛米見與、當為尊公作佳傳、丁不與之、竟不為立傳、

薛云陳壽卯史不貫傾故閑志文皆從荀卯文學如應劉華亦明見王粲傳中況丁氏兄弟卞無事蹟可述所見于陳思傳者止耳亦何必特為傳邪如粲傳末云自潁川邯鄲淳繁欽陳留路粹沛國丁儀丁廙弘農楊修河內荀緯等亦有文采而不在七人之列然七人皆不立傳亦第不識自丁氏外更何所見而不見與亦皆不為傳乎此事所必無者猶作史者存或云備字尚有闕疑之意

上云可補前十

云、壽父為馬謖參軍、謖為諸葛亮所誅、壽父亦坐被髡、亮子瞻又輕壽、壽為亮立傳、謂亮將略非長、無應敵之才、言瞻惟工書、名過其實、議者以此少之、張華將舉壽為中書郎、荀勖忌華而疾壽、遂諷吏部遷壽為長廣太守、辭母老不就、杜預將之鎮、復薦之於帝、宜補黃散、由是授御史治書、以母憂去職、母遺言令葬洛陽、壽遵其志、又坐不以母歸葬、竟被貶議、初譙周謂壽曰、卿必以才學成名、當被



損折、亦非不幸也、宜深慎之、壽至此、再致廢辱、皆如周言、後數歲、起為太子中庶子、未拜

至尚書郎范頵等表曰、昔漢武帝詔曰、司馬相如病甚、可遣悉取其書、使者得其遺書、言封禪事、天子異焉、臣等按故治書侍御史陳壽作三國志、辭多勸誡、明乎得失、有益風化、雖文豔不若相如、而質直過之、願垂採錄、於是詔下河南尹、洛陽令、就家寫其書、壽又撰古國志五十篇、益都耆舊傳十篇、餘文章傳

於世、

王長文

## 虞溥

虞溥字允源、高平昌邑人也。父祕、爲偏將軍、鎮隴西。溥從父之官、專心墳籍。時疆埸閱武、人爭視之、溥未嘗寓目。郡察孝廉、除郎中、補尚書都令史。尚書令衛瓘、尚書褚䂮並器重之。溥謂瓘曰、往者金馬啓符、大晉應天、宜復先王五等之制、以綏久長、不可承暴秦之法、



遂漢魏之失也。瓘曰、歷代歎此、而終未能改。稍遷公車司馬令、除鄱陽內史。大修庠序、廣招學徒、移告屬縣曰、學所以定情理性而積衆善者也。情定於內而行成於外、積善於心而名顯於教。故中人之性、隨教而移、善積則習與性成。唐虞之時、皆比屋而可封、及其廢也、而云可誅。豈非化以成俗、教移人心者哉。自漢氏失御、天下分崩、江表寇隔、久替王教、庠序之訓、廢而莫修。今四海一統、萬里同軌、熙熙兆庶、咸休息乎太和之中、宜崇尚道素、廣開學業、以讚協時雍、光揚盛化。乃具爲條制。於是至者七百餘人。溥乃作誥以獎訓之曰、文學諸生皆冠帶之流、年盛志美、始涉學庭、講修典訓、此大成之業、立德之基也。夫聖人之道淡而寡味、故始學者不好也。及至朞月、所觀彌博、所習彌多、日聞所不聞、日見所不見、然後心開意朗、敬業樂群、忽然不覺大化之陶己、至道之入神也。故學之染人、甚於



丹青。丹青吾見其久而渝矣、未見久學而渝者也。夫工人之染、先修其質、後事其色、質修色積、而染工畢矣。學亦有質、孝悌忠信是也。君子內正其心、外修其行、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文質彬彬、然後爲德。夫學者不患才不及、而患志不立。故曰希驥之馬、亦驥之乘、希顏之徒、亦顏之倫也。又曰鍥（苦結）而舍之、朽木不知、鍥而不舍、金石可虧。斯非其效乎。今諸生口誦聖人之典、體閑庠序之訓、比及三年、可

以小成，而令名宣流，雅譽日新，朋友欽而樂之，朝士敬而歎之，於是州府交命，擇官而仕，不亦美乎。若乃含章舒藻，揮翰流離，稱述世務，探賾究奇，使揚班韜筆，仲舒結舌，亦惟才所居，固無常人也。然積一勺以成江湖，累微塵以崇峻極，匪志匪勤，理無由濟也。諸生若絕人間之務，心專親學，累一以貫之，積漸以進之，則亦或遲或速，或先或後耳，何滯而不通，何遠而不至邪。時祭酒求更起屋行禮，溥



曰：君子行禮，無常處也，故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而行禮於大樹之下，況今學庭庠序，高堂顯敞乎。溥爲政嚴而不猛，風化大行，有白烏集于郡庭。注春秋經傳，撰江表傳及文章詩賦數十篇。卒於洛，子勃一作教過江，上江表傳於元帝，詔藏于秘書。

## 司馬彪

司馬彪字紹統，高陽王睦之長子也。出後宣帝弟敏。少篤學不倦，然好色薄行，爲睦所責，故不得嗣，雖名出繼，實廢之也。彪由此不交人事，而專精學習，故得博覽群籍，終其綴集之務。初拜騎都尉。泰始中，爲秘書郎，轉丞，注莊子，作九州春秋，以爲先王立史官以書時事，載善惡以爲沮勸，撮教世之要也。是以春秋不修，則仲尼理之；關雎既亂，則師摯修之。前哲豈好煩哉。蓋不得已故也。漢氏中興，訖于建安，忠臣義士亦以昭著，而時無良史，記述煩雜，譙周雖已刪除，然猶未盡，安順以下，



亡缺者多。彪乃討論衆書，綴其所聞，起于世祖，終于孝獻，編年二百，錄世十二，通綜上下，旁貫庶事，爲紀志傳凡八十篇，號曰續漢書。泰始初，武帝親祠南郊，彪上疏定議，語在郊祀志。後拜散騎侍郎。惠帝末年卒。初譙周以司馬遷史記書周秦以上，或採俗語百家之言，不專據正經，周於是作古史考二十五篇，皆憑舊典，以糾遷之謬誤。彪復以周爲未盡善也，條古史考中凡百二十二事爲不當，多

撰汲冢紀年之義，亦行於世。

舒云虞預甚斥隱鄙拙文詞尚然忌之則預之為者亦可知矣

## 王隱

王隱字處叔，陳郡人，家世寒素。父銓，歷陽令，少好學有著述之志，每私錄晉事及功臣行狀，未就而卒。隱以儒素自守，不交勢援，博學多聞，受父遺業，西都舊事，多所諳究。建興中過江，與涿郡祖納雅相知重，納乃上疏薦隱。太興初，朝廷召隱及郭璞俱為著作郎，令撰晉史。豫平王敦功，賜爵平陵鄉侯。時著作郎

晉書卷八十二 傳

虞預亦私撰晉書，而生長東南，不知中朝事，數訪於隱，并借隱所著書竊寫之，而不欲隱著名，日與權貴共為朋黨，以斥隱，隱竟以謗免，家居貧無資用，書遂不就，乃依征西將軍庾亮于武昌。亮供其紙筆，書乃得成，詣闕上之。隱雖好著述，而文辭鄙拙，蕪舛不倫。其書次第可觀者，皆其父所撰；文體混漫義不可解者，隱之作也。年七十餘，卒于家。

## 虞預

虞預字叔寧，徵士喜之弟也。本名茂，犯明穆（舒云避諱及后）皇后母諱，（母亦可笑）故改焉。預十二而孤，少好學，有文章。餘姚風俗，各有朋黨，宗人共薦預為縣功曹，欲使沙汰穢濁，未半年，遂見斥罷。太守庾琛命為主簿。預上記陳時政所失，琛善之，即皆施行。轉功曹史，察孝廉，不行。安東從事中郎諸葛恢、參軍庾亮等薦預，召為丞相行參軍兼記室。遭母憂，服竟，除佐著作郎。太興二年，大旱，詔求讜言直諫之士，預上書諫曰：大

晉書卷八十二 傳

晉受命于今五十餘載，自元康以來，王德始闕，戎翟及於中國，宗廟焚為灰燼，千里無煙爨之氣，華夏無冠帶之人，自天地開闢，書籍所載，大亂之極，未有若茲者也。陛下以聖德先覺，超然遠鑒，作鎮東南，聲教遐被，上天眷顧，人神贊謀，雖云中興，其實受命。少康宣王誠未足喻，然南風之歌可著，而陵遲之俗未改者，何也？臣愚謂為國之要，在於得才，得才之術，在於抽引，苟其可用，讎賊必舉，高宗文

王、思佐發黃、拔巖徒、以爲相、載幼老而師之、
下至列國、亦有斯事、故燕重郭隗而三士競
至、魏式干木而秦兵退舍、今天下雖弊、人士
雖寡、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世不乏驥、求則可
致、而束帛未賁於丘園、蒲輪頓轂而不駕、斯
以大化不洽、而雍熙有闕者也、轉瑯邪國常
侍遷秘書丞著作郎咸和初從平王含賜爵
西鄉侯、蘇峻作亂、預先假歸家、太守王舒請
爲諮議參軍、峻平、進爵平康縣侯、遷散騎侍



郎、除散騎常侍、仍領著作、以年老歸、卒于家、
預雅好經史、憎疾玄虛、其論阮籍裸袒、比之
伊川被髮、所以胡虜遍於中國、以爲過衰周
之時、著晉書四十餘卷、會稽典錄二十篇、諸
虞傳十二篇、皆行於世、所著詩賦碑誄論難
數十篇、後著作郎會稽謝沉亦撰晉書三十
餘卷、後漢書百卷、及毛詩、漢書外傳、詩、賦、文
論、皆行于世、時以其才學、在預之右云、

## 孫盛

云分交云刊誤 此一條字

孫盛字安國、太原中都人、祖楚、有傳、父恂、潁
川太守、恂在郡遇賊被害、荀云楚傳云有三子衆恂纂衆及恂洵未仕而早終而孫子統秀知名恂復作洵然州此者可從其缺失矣盛年十
歲、避難渡江、及長、博學善言名理、于時殷浩
擅名一時、與抗論者、惟盛而已、盛嘗詣浩談
論、對食、奮擲麈尾、毛悉落飯中、食冷而復暖
者數四、至暮忘餐、理竟不定、由是知名、起家
佐著作郎、以家貧親老、求爲小邑、出補瀏陽
令、太守陶侃請爲參軍、庾亮代侃、引爲征西



主簿、轉參軍、時丞相王導執政、亮以元舅居
外、南蠻校尉陶稱讒構其間、導亮頗懷疑貳、
盛密諫亮曰、王公神情朗達、常有世外之懷、
豈肯爲凡人事邪、此必佞邪之徒、欲間內外
耳、亮納之、庾翼代亮、以盛爲安西諮議參軍、
尋遷廷尉正、會桓溫代翼、留盛爲參軍、與俱
伐蜀、軍次彭模、溫自以輕兵入蜀、盛領羸老
輜重在後、賊數千忽至、衆皆遑遽、盛部分諸
將、并力距之、蜀平、賜爵安懷縣侯、累遷溫從

事中郎從入關平洛以功進封吳昌縣侯出補長沙太守以家貧頗營資貨部從事至郡察知之服其高名而不劾之盛與溫牋辭旨放蕩稱州遣從事觀採風聲進無威鳳來儀之美退無鷹鸇搏擊之用徘徊湘川將爲怪鳥溫得盛牋復遣從事重按之贓私狼籍檻車收盛到州捨而不罪累遷秘書監加給事中盛篤學不倦自少至老手不釋卷著魏氏春秋晉陽秋并造詩賦論難復數十篇



晉陽秋詞直而理正咸稱良史焉既而桓溫見之怒謂盛子曰枋頭誠爲失利何至乃如尊君所說若此史遂行自是關君門戶事其子遂拜謝請改之時盛年老家居性方嚴有軌憲子孫雖班白而庭訓愈峻至此諸子乃共號泣稽顙請爲百口切計盛大怒不許諸子遂私改之盛先已寫別本傳之外國及太元中孝武帝博求異聞始得之於遼東人與諸本多有不同遂兩存之子潛放潛爲豫章太守放終長沙相

## 干寶

干寶字令升新蔡人祖統吳奮武將軍父瑩丹陽丞寶少勤學博覽書記以才器召爲著作郎平杜弢有功賜爵關內侯中興草創未置史官中書監王導以寶請元帝納之寶於是始領國史著晉紀自武帝迄于愍帝五十三年凡二十卷奏之其書簡略直



而能婉咸稱良史焉歷始安太守散騎常侍性好陰陽術數留思京房夏侯勝等傳以有所感起撰集古今神祇靈異人物變化之事名爲搜神記凡二十卷以示劉惔惔曰卿可謂鬼之董狐矣寶既博採異同遂混虛實因作序以陳其志曰雖考先志於載籍收遺逸於當時蓋非一耳一目之所親聞覩也亦安敢謂無失

存一小說作評
大叔論從兄干
方搜神記序陳

實者哉。衛朔失國，二傳互其所聞，呂望事周，子長存其兩說，若此比類，往往有焉。從此觀之，聞見之難一，由來尚矣。夫書赴告之定辭，據國史之方策，猶尚若茲，況仰述千載之前，記殊俗之表，綴片言於殘闕，訪行事於故老，將使事不二迹，言無異塗，然後為信者，固亦前史之所病。然而國家不廢注記之官，學士不絕誦覽之業，豈不以其所失者小，所存者大乎。今之所集，設有承於前載者，則非余之罪也。



若使采訪近世之事，苟有虛錯，願與先賢前儒分其譏謗。及其著述，亦足以明神道之不誣也。群言百家，不可勝覽，耳目所受，不可勝載。今粗取足以演八略之旨，成其微說而已。幸將來好事之士錄其根體，有以游心寓目而無尤焉。寶又為春秋左氏義外傳，注周易、周官凡數十篇，及雜文集，皆行於世。

鄧粲

謝沉

習鑿齒

莉云習彥威學漢貫以晉陳壽自欲分晉而反自抑漢其說蓋天淵矣自後編年之書雖正于紫陽實祀之體復見于近代謝仲達于氏而其說皆祖之彥成是難以自諱者則彥成於史學誠有據配反正之功哉故予刪此書固欲從簡法而于漢晉一論述不脈其頌而存之但發明昭烈承漢處尚未盡情耳一

習鑿齒字彥威，襄陽人，世為鄉豪，少有志氣，博學洽聞，以文筆著稱。荊州刺史桓溫辟為從事，江夏相袁喬深器之，數稱其才於溫，轉



西曹主簿。時溫有大志，追蜀人知天文者至，與語不悅，異日以絹一疋、錢五千文與之。星人乃馳詣鑿齒曰：家在益州，被命遠下，今受旨當死，無由致其骸骨，緣何。鑿齒問其故，星人曰：賜絹一疋，令僕自裁，惠錢五千，以買棺耳。鑿齒曰：君不幾誤死邪，嘗聞千知星宿，有不覆之義。此以絹戲君，以錢供道中資，是聽君去耳。星人大喜，明便詣溫別，溫問去意，以鑿齒言答。溫笑曰：鑿齒憂君誤死，君定是誤

活、然徙三十年、看儒書不如一詣習主簿、累
遷別駕、溫出征伐、鑿齒或從或守、所在任職、
每處機要、莅事有績、善尺牘論議、溫甚器遇
之、時清談文章之士韓伯、伏滔等、並相友善、
後使至都、簡文帝時為相、亦雅重焉、既還、溫
問相王何似、荅曰、生平所未見、以此大忤溫
旨、左遷戶曹參軍、初鑿齒與其二舅羅崇羅
友俱為州從事、及遷別駕、以坐越舅右、屢經
陳請、溫既怒鑿齒、乃超拔其二舅、相繼為襄



陽都督、出鑿齒為衡陽太守、（舊史作滎陽非是）是時
溫覬覦非望、鑿齒在郡著漢晉春秋、以裁正
之、起漢光武、終於晉愍帝、於三國之時、蜀以
宗室為正、魏武雖受漢禪晉、尚為篡逆、至文
帝平蜀、乃為漢亡而晉始興焉、引世祖諱炎
興而為禪受、明天心不可以勢力強也、凡五
十四卷、溫弟秘、亦有才氣、素與鑿齒善、鑿齒
既罷郡歸、與秘書曰、吾以去五月三日來達
襄陽、觸目悲感、略無懽情、痛惻之事、故非書

言之所能具也、每定省家舅、從北門入、西望
隆中、想臥龍之吟、東眺白沙、思鳳雛之聲、北
臨樊墟、存鄧老之高、南眷城邑、懷羊公之風、
縱目檀溪、念崔徐之友、肆睇魚梁、追二德之
遠、未嘗不徘徊移日、惆悵極多、撫乘躊躇、慨
爾而泣、曰、若乃魏武之所置酒、孫堅之所隕
斃、裴杜之故居、繁王之舊宅、遺事猶存、星列
滿目、璅璅常流、碌碌凡士、焉足以感其方寸
哉、夫芬芳起於椒蘭、清響生乎琳琅、命世而



作佐者、必垂可大之餘風、高尚而邁德者、必
有明勝之遺事、若向八君子者、千載猶使儀
想其為人、況相去之不遠乎、彼一時也、此一
時也、焉知今日之才、不如曩辰、百年之後、吾
與足下、不並為景升乎、其風期俊邁如此、後
以腳疾、遂廢於里巷、及襄陽陷於苻堅、堅素
聞其名、與桑門道安、俱輿而致之、既見與語、
大悅、又以其蹇疾、與諸鎮書云、昔晉氏平吳
利在二陸、今破漢南、獲士裁一人有半耳、俄

評云通篇有大力、殷氣古健、特其餘也

以疾歸、尋反正、朝廷欲徵鑿齒使典國史、會卒不果、臨終上疏曰、臣每謂皇晉宜越魏繼漢、不應以魏後爲三恪、而身微官卑、無由上達、懷抱愚情、三十餘年、今沈淪重疾、性命難保、遂嘗懷此、當與之朽爛、區區之情、切所悼惜、謹力疾著論一篇、寫上如左、願陛下考尋古義、求經常之表、超然遠覽、不以臣微賤、廢其所言、論曰、或問魏武帝功蓋中夏、文帝受禪於漢、而吾子謂漢終有晉、豈實理乎、且魏



之見廢、晉道亦病、晉之臣子、寧可以同此言哉、答曰、此乃所以尊晉也、但絕節赴曲、非常耳所悲、見殊心異、雖奇莫察、請爲子言焉、昔漢氏失御、九州殘隔、三國乘間、鼎峙數世、干戈日尋、流血百載、雖各有偏平、而其實亂也、宣皇帝勢逼當年、力制魏氏、蠖屈從時、遂羈戍役、晦明掩耀、龍潛下位、俛首重足、鞠躬屏息、道有不容之難、躬蹈履霜之險、可謂危矣、魏武既亡、大難獲免、始南擒孟達、東蕩海隅、西抑勁蜀、旋撫諸夏、摧吳人入侵之鋒、掃曹爽見忠之黨、植靈根以跨中嶽、樹群才以翼子弟、命世之志旣恢、非常之業亦固、景文繼之、靈武冠世、克伐貳違、以定厥庸、席卷梁益、奄征西極、功格皇天、勳侔古烈、豐規顯祚、故以灼如也、至於武皇、遂并彊吳、混一宇宙、乂清四海、同軌二漢、除三國之大害、靜漢末之交爭、開九域之蒙晦、定千載之盛功者、皆司馬氏也、而推魏繼漢、以晉承魏、比義唐虞、自



託純臣、豈不惜哉、今若以魏有代王之德、則其道不足。有靜亂之功。則孫劉鼎立。道不足則不可謂制當年。當年不制於魏。則魏未曾爲天下之主。王道不足於曹、則曹未始爲一日之王矣、昔共工霸有九州、秦政奄平區夏、鞭撻華戎、專總六合、猶不見序於帝王、淪沒於戰國、何況暫制數州之人、威行境內而已、便可推爲一代者乎、若以晉嘗事魏、懼傷皇德、拘惜禪名、謂不可制、則惑之甚者也、何者、

隗囂據隴，公孫帝蜀，蜀隴之人，雖服其役，取之大義，於彼何有。且吳楚僭號，周室未亡，子文延陵，不見貶絕。宣皇帝官魏，逼於性命，舉非擇木，何虧德美。禪代之義，不同堯舜，校實定名，必彰於後。人各有心，事胡可掩。定空虛之魏以屈於己，孰若杖義而以貶魏哉。夫命世之人，正情遇物，假之際會，必兼義勇，宣皇祖考，立功於漢，世篤爾勞，思報亦深，魏武超越，志在傾主，德不素積，義險冰薄，宣帝與之



情將何重，雖形屈當年，意申百世，降心全己，憤慨於下，非道服北面，有純臣之節，畢命曹氏，忘濟世之功者也。夫成業者係於所為，不係於所藉，立功者言其所濟，不言所起，是故漢高稟命於懷王，劉氏乘釁於亡秦，超二偽以遠嗣，不論近而計功，考五德於帝典，不疑道於力政，季無承楚之號，漢有繼周之業，取之既美，而已德亦重故也。凡天下事有可借喻於古，以明於今，定之往昔，而足為來證者，當

朱云文字一性不可解

陽秋之時，吳楚二國皆僭號之王也，若使楚莊推鄢郢以尊有德，闔閭舉三江以奉命世，命世之君，有德之主，或藉之以應天，或撫之而光定，彼必自係於周室，不推吳楚以為代明矣。況積勳累功，靜亂寧眾，數之所錄，眾之所與，不資於燕噲之授，不賴於因藉之力，長轡廟堂，吳蜀兩斃，運奇二紀，而平定天下，服魏武之所不能臣，蕩累葉之所不能除者哉。自漢末鼎沸五六十年，吳魏犯順而強，蜀人



仗正而弱，三家不能相一，萬姓曠而無主，夫有定天下之大功，為天下之所推，孰如見推於闇人，受禪於微弱，配天而為帝，方駕於三代，豈比俛首於曹氏，側足於不正，即情而恒實，取之而無慚，何與詭事而託偽，開亂於將來者乎。是故故舊之恩，可封魏後，三恪之數不宜見列，以晉承漢，功實顯然，正名當事，情體亦厭，又何為虛尊不正之魏，而虧我道於大通哉。昔周人詠祀宗之德，追述翦商之功

仲尼明大孝之道，高柵配天之義，然后稷勤
於所職，聿來未以翦商，異於司馬氏仕乎曹
族，三祖之寓於魏世矣。且夫魏自君之道不
正，則三祖臣魏之義未正。義未正，故假塗以
運高略，道不正，則君臣之節有殊。然則弘道
不以輔魏而無逆取之嫌，高拱不勞汗馬而
有靜亂之功者，蓋勲足以王四海，義可以登
天位，雖我德慙於有周，而彼道異於殷商。故
也。今子不疑共工之不得列於帝王，不嫌漢



之係周而不係秦，何至於一魏猶疑滯而不
化哉。夫欲尊其君，而不知推之於堯舜之道；
欲重其國，而反厝之於不勝之地，豈君子之
高義！若猶未悟，請於是止矣。鑿齒有子名辟
彊，才學有父風，位至驃騎從事中郎。

徐廣

臣云晉之云臣全節者鮮矣獨自恥之張偉涕泣之徐廣同嵇紹載

徐廣字野民，東莞姑幕人，侍中邈之弟也。世
好學，至廣尤為精純，孝武世除秘書郎，典校
秘書省，增置省職，轉員外散騎侍郎，仍領校
書。尚書令王珣，舉為祠部郎。會稽世子元顯
時錄尚書，欲使百僚致敬，內外順之，使廣為
議。廣常以為愧焉。元顯引為中軍參軍，遷領
軍長史。桓玄輔政，以為大將軍文學祭酒。義
熙初，奉詔撰車服儀注，除鎮軍諮議，領記室，
封樂成侯，轉員外散騎常侍，領著作。尚書奏
左史述言，右官書事。乘志顯於晉鄭，春秋著
乎魯史。自聖代有造，中興記者，道風帝典，煥



乎史策。而太和以降，世歷三朝，玄風聖迹，倏
為疇古。宜敕廣撰成國史，朝廷納之，遷驍騎將
軍，領徐州大中正，轉正員常侍、大司農，領著
作如故。十二年，勒成晉紀，凡四十六卷，表上
之。因乞解史任，不許，遷秘書監。初，桓玄篡位，
帝出宮，廣陪列悲動，左右及劉裕受禪，恭帝
遜于琅邪第，廣獨哀感，涕泗交流。謝晦見之，
謂曰：徐公將無小過也？廣收淚而言曰：君為
宋朝佐命，吾乃晉室遺老，憂喜之事，固不同。

時乃更歇秋因辭衰老乞歸性好讀書老猶不倦年七十四卒于家廣答禮問行於世

史臣曰古之王者咸建史官昭法立訓莫近於此若夫原始要終紀情括性其言微而顯其義皎而明然可以茵藹緹油作程遐世者也丘明既沒班馬迭興奮鴻筆於西京騁直詞於東觀自斯已降分明競爽可以繼明先典者陳壽得之乎江漢英靈信有之矣

晉書卷八十二　列傳





檇李蔣之翹刪定
竟陵鍾　惺原評
萊陽宋　玫參校

## 顧和

顧和字君孝吳郡人祖容吳荊州刺史父相臨海太守和二歲喪父總角便有操行族叔榮雅重之曰此吾家之騏驥也必振衰族時宗人球亦有令聞為州別駕榮謂之曰卿速步君孝超卿矣和始為王導揚州從事月旦當朝未入停車門外周顗遇之和方覓蝨夷然不動顗既過反還指和心曰此中何所有和搏蝨如故徐應曰此中最是難測地顗入謂導曰卿州吏中有一令僕才後和嘗詣導會導小極對之疲睡和欲叩會之因謂同坐曰昔每聞元公道公叶贊中宗保全江表體小不安令人喘息導覺之謂和曰卿珪璋特達機警有鋒和由是知名既而導遣八部從事之部和為下傳還俱見諸從事各言官長得

亦云知大體然宜何王茂弘并此

失，和獨無言。導問和：「卿何所聞？」答曰：「明公作輔，寧使網漏吞舟，何必採聽風聞，以察察為政。」導咨嗟稱善。累遷司徒掾、散騎侍郎、司空郗鑒請為長史，領晉陵太守。咸康初，拜御史中丞，劾奏尚書左丞戴抗贓汙，并免尚書傅玩、郎劉傭官。遷侍中。初，中興東遷，舊章多闕，而冕旒飾以翡翠、珊瑚及雜珠等，和奏：「舊禮，冕十二旒，皆用玉珠，今所用非禮，若不能用玉，可用白璇。」成帝於是始下太常改之。先是帝以保母周氏有阿保之勞，欲假其名號，內外皆奉詔，和獨上疏以為：「周保祐聖躬，不遺其勳，第舍供給，擬於戚屬，已為過隆。若比漢靈帝以乳母趙嬈為平氏君，此末代之私恩，非先朝之令典。且君舉必書，將軌物垂則，荀或不法，後嗣何觀！」帝從之。轉吏部尚書，頻徙領軍將軍、太常卿、國子祭酒。康帝即位，將祀南北郊，和議以為車駕宜親行，帝從之，皆躬親行禮。遷尚書僕射，以母老固辭，詔書敕諭，特



陳明公云如此文錯序法氏史尖得有之然以此亦足以了獻一丹何必更述

聽暮出朝還，其見優遇如此。尋朝議以端右之副不宜處外，更拜銀青光祿大夫，領國子祭酒。頃之，母憂去職，居喪以孝聞。既練，衛將軍褚裒薦和起為尚書令，和號咷慟絕，謂所親曰：「古人或有釋其憂服以祇王命，蓋以才足幹時，故不得不體國殉義。吾在常日，猶不如人，況今中心荒亂，將何以補於萬分，祇足以示輕忘孝道，貽素冠之譏耳。」帝又下詔，和固守所執，表疏十餘上，服闋，然後視職。時參所獻納，雖權貴不苟阿撓，百僚憚之。永和七年，以疾篤辭位，拜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其年卒，追贈侍中、司空，謚曰穆。子淳，左衛將軍。

袁瓌　子喬　從孫耽

袁瓌字山甫，陳郡陽夏人，魏中郎令渙之曾孫也。祖、父並早卒。瓌與弟猷欲奉母避亂，求為江淮間縣，拜呂令，轉江都，欲遂代瓌為呂令，後相隨為江都，因與南渡。元帝以瓌為丹陽，猷為武康，兄弟列宰名邑，論者美之。中興

建瓌拜奉朝請、遷治書御史、歷廬江臨川太守、鎮南將軍卞敦軍司、尋自解還都、游於會稽、蘇峻之難、與王舒共起義軍、以功封長合鄉侯、徵補散騎常侍、除國子祭酒。于時喪亂之後、禮教陵遲、瓌上疏曰、臣聞先王之教也崇典訓以弘遠代。明禮學以流後生、所以導萬物之性、暢爲善之道也。疇昔皇運陵替、喪亂屢臻、儒林之教漸頹、庠序之禮有闕、國學索然、墳籍莫啓、有心之徒、抱志無由、昔魏武



帝身親介胄、務在武功、猶尚廢鞍覽卷。投戈吟詠。況今陛下以聖明臨朝、百官以虔恭莅事、朝野無虞、江外謐靜、實宜留心經籍、闡明學義、使諷誦之音、盈於京室、味道之賢、是則是詠、豈不盛哉。若得給其宅地、備其學徒、博士僚屬、粗有其官、則臣之願也、疏奏、成帝從之、遂立太學、徵集生徒、而當時士大夫、習尚老莊、儒術終不能振、尋卒、贈光祿大夫、謚恭子喬嗣

詩云彥叔不特征於當世人彩用之恩且致規相于子桑不

喬字彥叔、爲尚書郎、桓溫鎮京口、引爲司馬領廣陵相、初喬與褚裒友善、及康獻皇后臨朝、喬與裒書曰、往、有去、來物無停、變化遞代豈惟寸管。事亦有之、況御器者神。制衆以約頃將軍怡情無事、以理勝爲任。親仗賢達、以納善爲大、可也。論者以爲得禮、遷安西諮議參軍、長沙相、不拜、尋督沔中諸戍、江夏隨義陽三郡軍事、建武將軍、江夏相、時桓溫謀伐蜀、衆以爲不可、喬勸溫曰、夫經略大事、故非



常情所具、智者了於胸心、然後舉無遺算耳今天下之難、二寇而已。蜀雖險固、方胡爲弱、欲將除之。先從易者。今泝流萬里、經歷天險、彼或有備、不必可克、然蜀人自以斗絕一方、恃其完固、不修攻戰之具、若以精卒一萬、輕軍速進、比彼聞之、我已入其險要、李勢君臣不過自力一戰、擒之必矣、論者恐大軍既西、胡必闚覦、此又似是而非、何者、胡聞萬里征伐、以爲内有重備、必不敢動、縱復越逸江湄、

諸軍足以守境、此無憂矣、蜀土富實、號稱天府、昔諸葛武侯欲以抗衡中國、今誠不能爲害、然勢據上流、易爲寇盜、若襲而取之、撫有其民衆、此國之大利也、溫從之、使喬以江夏相領二千人爲前鋒、師次彭模、去賊已近、議者欲兩道竝進、以分賊勢、喬曰、今深入萬里、置之死地、士無反顧之心、所謂人自爲戰者也、今分爲兩軍、軍力不一、萬一偏敗、則大事去矣、不如全軍而進、棄去釜甑、齎三日糧、勝



可必矣、溫以爲然、卽一時俱進、去成都十里、與賊大戰、前鋒失利、喬軍亦退、矢及馬首、左右失色、喬因麾而進、聲氣愈厲、遂大破之、長驅至成都、李勢既降、勢將鄧定隗文以其屬反、衆各萬餘、溫自擊定、喬擊文破之、進號龍驤將軍、封湘西伯、尋卒、溫甚悼惜之、追贈益州刺史、諡曰簡、喬博學有文才、注論語及詩、幷諸文筆、皆行於世、孫山松亦有才名、博文章、著後漢書百篇、衿情秀遠、善音樂、舊歌有

行路難曲、辭頗疎質、山松好之、乃文其辭句、婉其節制、每因酒酣、從而歌之、聽者莫不流涕、初羊曇善唱樂、桓伊能挽歌、及山松以行路難繼之、時人謂之三絕、山松歷位爲吳郡內史、孫恩之亂、爲守滬瀆城、城陷被害、

耽字彥道、喬從弟也、祖準、官給事中、父沖、光祿勳、耽少有才氣、俶儻不羈、爲士類所稱、桓溫少時游於博徒、資產俱盡、尚有負進、思自振之方、莫知所出、欲求濟於耽、而耽在艱、恐



致疑、試以告焉、耽略無難色、遂變服懷布帽、隨溫與債主戲、耽素有藝名、債者聞之而不相識、謂之曰、卿當不辦作袁彥道也、遂就局、十萬一擲、直上百萬、耽投馬絕叫、傍若無人、探布帽擲地曰、竟識袁彥道不、其通脫若此、蘇峻之役、王導引爲參軍、隨導在石頭、初路永匡術賈寧等、皆峻心腹、聞祖約奔敗、懼事不立、迭說峻誅大臣、峻既不納、永等慮必敗、陰結於導、導使耽潛說路永使歸順、峻平、封

稱歸男、拜建威將軍歷陽太守、咸康初石虎
遊騎十餘匹至歷陽、耽上列不言騎多少、朝
廷震懼、司徒導請自討之、既知賊騎不多、又
已退、導遂不行、朝廷以耽輕妄、黜之、尋復爲
導從事中郎、會卒、子質字道和、自渙至質五
世、並以道素繼業、惟其父耽以雄豪著、及質
又以孝行稱、官歷琅邪內史東陽太守

江逌 族子績

江逌音由字道載、陳留圉人也、少孤、與從弟灌
共居、甚相友悌、由是獲當時之譽、避蘇峻之
亂、屏居臨海、絕棄人事、翦茅結宇、耽翫載籍、
有終焉之志、本州辟從事、除佐著作郎、並不
就、征北將軍蔡謨命爲參軍、何充復引爲驃
騎功曹、以家貧、求試守、爲太末令、縣界深山
中有亡命數百家、恃險爲阻、前後守宰莫能
平、逌到官、召其魁帥、厚加撫接、諭以禍福、旬
月之間、襁負而至、朝廷嘉之、州檄爲治中、轉
別駕、遷吳令、中軍將軍殷浩將謀北伐、請爲



諮議參軍、浩甚重之、遷長史、浩方修復洛陽、
經營荒梗、逌爲上佐、甚有匡弼之益、軍中書
檄、皆以委逌、時羌及丁零叛、浩軍震懼、姚襄
去浩十里、結營以逼浩、浩令逌擊之、逌進兵
至襄營、謂將校曰、今兵非不精、而衆少於羌、
且其塹柵甚固、難與校力、吾當以計破之、乃
取數百雞以長繩連之、繫火於足、群雞駭散、
飛集襄營、襄營火發、因其亂、隨而擊之、襄遂
小敗、及桓溫奏廢浩佐吏、逌遂免、頃之、除中
書郎、遷吏部郎、長兼侍中、穆帝將修後池、起
闕觀、逌上疏以爲兵荒相仍、大役未已、非爲
急之道、帝嘉其言而止、使領本州大中正、升
平末、遷太常、逌累讓不許、在職頗多匡諫、著
阮籍序贊、逸士箴、及詩賦奏議數十篇、行於
世、弟蕤、吳興太守
績字仲元、父灌吳郡太守、少有志氣、除秘書
郎、以父與謝氏有隙、故謝安之世、辟召無所
從、論者多之、安薨、始爲會稽王道子驃騎主

晉書卷八十三 傳

將云江頭打訛
仲堪嘗言稱懷故
河衛於江側而
與之北君共死
所耶

簡多所規諫，歷諸議參軍，出爲南郡相。會荊州刺史殷仲堪舉兵以應王恭，仲堪要績與南蠻校尉殷顗同行，並不從。仲堪等屢以爲言，績終不爲之屈。顗慮績及禍，乃於仲堪坐和解之。績曰：大丈夫何至以死相脅。江仲元行年六十，但未知獲死所耳。一坐皆爲之懼。仲堪憚其堅正，以楊佺期代之。朝廷聞而徵績爲御史中丞，奏劾無所屈撓。會稽世子元顯專政，夜開六門，績密啟道子，欲以奏聞。道



子不許。車胤亦曰：元顯驕縱，宜禁制之。元顯聞而未察，以問道子，道子默然，而問之，道子怒曰：爾欲幽我，不令我與朝士語邪？元顯出，謂其徒曰：江績、車胤間我父子。密遣人讓之。績與胤皆懼自殺。

## 車胤

車胤字武子，南平人。曾祖浚，吳會稽太守。父育，郡主簿。胤博學多通，恭勤不倦。家貧不常得油，夏月則練囊盛數十螢火以照書，以夜繼日焉。及長，風姿美劭，機悟敏速，甚有鄉曲之譽。桓溫在荊州，辟爲從事，以辯識義理深重之。引爲主簿，稍遷別駕、征西長史，遂顯於朝廷。時惟胤與吳隱之以寒素，能知名於世。又善於賞會，當時每有盛坐而胤不在，皆云無車公不樂。謝安遊集之日，輒開筵待之。寧康初，以胤爲中書侍郎、關內侯。孝武帝嘗講孝經，僕射謝安侍坐，尚書陸納侍講，侍中卞耽執讀，黃門侍郎謝石、吏部郎袁宏執經，胤



與丹陽尹王混摘句，時論榮之。累遷侍中。太元中，增置太學生百人，以胤領國子博士。次遷驃騎長史、太常，進爵臨湘侯，以疾去職。爲護軍將軍。時王國寶諂於會稽王道子，諷八坐啟以道子爲丞相，加殊禮。胤曰：此乃成王所以尊周公也。今主上當陽，非成王之比；相王在位，豈得爲周公乎！乃稱疾不署。疏奏，帝大怒，而甚嘉胤。隆安初，爲吳興太守，秩中二千石，辭疾不拜。加輔國將軍、丹陽尹，頃之

選吏部尚書，為元顯所逼而死。

殷顗

殷顗字伯通，陳郡人。祖融，太常卿。父康，吳興太守。顗性通率，有才氣，少與從弟仲堪俱知名。太元中，以中書郎擢為南蠻校尉，政績肅舉。及仲堪得王恭書，將興兵內伐，告顗欲同舉，顗不平之，曰：夫人臣之義，慎保所守。朝廷是非，宰輔之務，豈藩屏之所圖也。晉陽之事，宜所不豫。仲堪要之轉切，顗怒曰：吾進不敢



同，退不敢異。仲堪甚以為恨，猶密諫仲堪，辭甚切至。仲堪既貴，素情亦殊，而志望無厭，頗顗言為非。顗知仲堪當逆興已，樹置所親，遂稱散發解職，晉人多服寒食散，其藥性發多致死，故云。仲堪往省之，謂顗曰：兄病殊為可憂。顗曰：我病不過身死，但汝病在滅門，幸熟為慮，勿以我為念也。仲堪不從，卒與楊佺期、桓玄同下，顗遂以憂卒。隆安中詔曰：顗忠績未融，奄焉隕喪，可贈冠軍將軍。弟仲文、叔獻，別有傳。

王雅

王雅字茂達，東海郯人，魏衛將軍肅之曾孫也。弱冠知名，州檄主簿，舉秀才，除中郎，出補永興令，以幹理著稱。累遷尚書左右丞，至太子左衛率。雅性好接下，敬慎奉公，孝武帝深加禮遇，軍國大事，多諮訪之。每置酒宴集，雅未至，不先舉觴，其見重如此。然寵任有過其才，時人被以佞幸之目。帝起清暑殿於後宮，開北上閤，出華林園，與美人張氏同游止，惟



雅與焉。會稽王道子領太子太傅，以雅為少傅。時王珣兒婚，賓客車騎甚衆，會聞雅拜少傅，迴詣雅者過半。久後帝以道子無社稷器幹，慮晏駕之後，皇室傾危，乃選時望以為藩扞，將擢王恭、殷仲堪等，先以訪雅。雅曰：王恭風神簡貴，志氣方嚴，仲堪謹於細行，以文義著稱，然皆峻隘自是，且幹略不長。若委以連率之重，據形勝之地，四海無事，足能守職，若道不常隆，必為亂階矣。帝不從，其後竟如其

賁遷領軍尚書散騎常侍。及帝崩，弇卒不獲顧命，雅素被優遇，一旦失權，又以朝廷方亂，內外搆難，但慎默而已。尋遷左僕射，隆安四年卒。

列傳第五十三　晉書八十三　終



列傳第五十四　晉書八十四　三徑藏書

竟陵鍾惺原評　攜李蔣之翹删定

同里徐時來參校

王恭

蔣云：王孝伯倫見世說，同風流名士，而終起晉陽之師，自甘逆名，蓋其人本氣有餘而才與識皆不足者，故至于此。臨刑數語，終寫平生，末云但令百世之下知有王恭，似有以自見矣。嗟乎，杜子美云「千秋萬世名，寂寞身後事」，已為孝伯作一慨語，可備可惜。

王恭字孝伯，孝武定皇后之兄也。父蘊，見外戚傳。恭少有操量，與荊州刺史王忱齊名，才雖不多而清辨過人。謝安常曰：王恭人地可以為將來伯舅。起家為佐著作郎，歎曰：仕宦不為宰相，才志何足以騁。因以疾辭。俄為秘書丞，轉中書郎，未拜，遭父憂。服闋，除吏部郎，歷遷中書令，領太子詹事，甚見優遇。時會稽王道子恃寵，無禮於帝，帝惡之，內外始有不咸之論。恭以為憂，乃告王忱曰：悠悠之論，頗有異同，當由驃騎簡於朝會故也。將無從容

親孝伯初

切言之耶。若王昭諸侯，吾徒得效力明時，復何憂哉。」恍以爲然，而慮弗令，乃令陳郡袁悅之具言之。悅時以傾巧事道子，每欲間恭，乃於正坐責讓恭曰：「卿何妄生同異，疑誤朝野，其言切厲。」恭以恍猶己也，初用其言，以此遂致疑隙。恭言之於帝，乃誅悅之。道子嘗集朝士，置酒於東府，尚書令謝石因醉爲委巷之歌，恭曰：「居端右之重，集藩王之第，而肆淫聲，欲令群下何所取則！」石甚愧之。其後帝將擢



時望以爲藩屏，乃以恭爲都督兗青冀幽幷徐州晉陵諸軍事、前將軍、兗青二州刺史，鎮京口。及帝崩，會稽王道子執政，寵昵王國寶，委以機權。恭每正色直言，道子深憚之。及赴山陵，罷朝，歎曰：「榱棟雖新，便有黍離之歎矣。」時國寶從弟緒說國寶因恭入覲相王，伏兵殺之，國寶不許。而道子亦欲輯和內外，深布腹心於恭，冀除舊惡。而恭每言及時政，輒厲聲色。道子知恭不可和協，遂有相圖之志。或

勸恭因入朝，以兵誅國寶，恭以豫州刺史庾楷士馬甚盛，黨於國寶，憚之不敢發，乃還鎮。臨別，謂道子曰：「主上諒闇，冢宰之任，伊、周所難，願大王親萬機，納直言，放鄭聲，遠佞人。」國寶等愈懼，以恭爲安北將軍，不拜。乃謀誅國寶，遣使與殷仲堪、桓玄相結，仲堪僞許之。恭得書大喜，乃抗表京師，罪狀國寶，舉兵討之。表至，內外戒嚴。國寶及緒惶懼不知所爲，用王珣計，請解職。道子收國寶，賜死，斬緒于市，



深謝愆失，恭乃還京口。恭之初抗表也，慮事不捷，乃版前司徒左長史王廞爲吳國內史，令起兵於東。會國寶死，令廞解軍去職。廞怒，以兵伐恭，恭遣司馬劉牢之擊滅之，上疏自貶，詔不許。譙王尚之復說道子以藩伯強盛，宰相權弱，宜多樹置以自衛。道子然之，乃以其司馬王愉爲江州刺史，割庾楷豫州四郡使愉督之。由是楷怒，遣子鴻說恭曰：「尚之兄弟專弄相權，過於國寶，欲假朝威，貶削方鎮，

慫慂前事，勢轉難測，今及其議未成，宜早圖之。恭以爲然，復以謀告殷仲堪、桓玄，玄等從之，推恭爲盟主，剋期同赴京師。時內外疑阻，津邏嚴急，仲堪之信因庾楷達之，以斜絹爲書，內箭簳中，合鏑漆之，楷送於恭。恭發書，絹文角戾，不復可識，謂楷爲詐。又料仲堪去年已不赴盟，今必不動，乃先期舉兵。劉牢之諫曰：將軍今動以伯舅之重，執忠貞之節，相王以姬旦之尊，時望所係。昔年已戮寶、緒，送王



廞書，是深伏將軍也。頃所授用，雖非皆允，未爲大失。割庾楷四郡以配王愉，於將軍何損。晉陽之師，其可再乎？恭不從，乃上表以討王愉、司馬尚之兄弟爲辭。朝廷使元顯及王珣、謝琰等距之。恭夢牢之坐其處，旦謂牢之曰：事克，即以卿爲北府。遣牢之率帳下督顏延先據竹里。元顯使說牢之，啗以重利，牢之乃斬顏延以降。是日，牢之遣其壻高雅之、子敬宣因恭曜軍，輕騎擊恭。恭敗，將還，雅之已閉

城門，恭遂與弟履單騎奔曲阿。恭久不騎乘，髀生瘡，不復能去。曲阿人殷確，恭故參軍也，以船載之，藏於葦席之下，將奔桓玄。至長塘湖，遇商人錢強，強宿憾於確，以告湖浦尉。尉收之以送京師，斬於建康之倪塘，并其子弟黨與皆殺之。恭性抗直，深存節義，讀左傳至奉王命討不庭，每輒卷而歎。爲性不弘，以闇於機會，自在北府，雖以簡惠爲政，然自矜貴，與下殊隔。不閑用兵，尤信佛道，臨[illegible]刑，猶誦佛



經，自理鬚鬢，神無懼容。謂監刑者曰：我闇於信人，所以致此，原其本心，豈不忠於社稷！但令百世之下知有王恭耳。初見執，遇故吏戴耆之爲湖孰令，私告之曰：我有庶兒未舉，在乳母家，卿爲我送寄桓南郡。耆之如其言，玄撫養之，爲立喪庭，行弔祭禮。及玄執政，上表理恭，詔贈侍中、太保，謚曰忠簡，弟爽贈太常，從子和及子簡並通直散騎郎，殷確散騎侍郎，腰斬湖浦尉及錢強等。恭庶子名曇亨，義

熙中爲給事中

庾楷 別

劉牢之

將云牢之一人三反反於王恭桓玄
而不爲失其一納何穆之説遂子降玄
一事亡已宜言容咏矣然本傳道牢之
節之北伐既有孫恩之難首勝縣次
富師皮節部功越名不租
推是晉書中史之最偏悍者

劉牢之字道堅，彭城人。曾祖羲，以善射事武帝，歷北地、雁門太守。父建爲征虜將軍。世以壯勇稱。牢之面紫赤，鬚目驚人，而沉毅多計



畫。太元初，謝玄北鎮廣陵，時苻堅盛大多募勁勇，牢之與東海何謙、琅邪諸葛侃、樂安高衡、東平劉軌、西河田洛及晉陵孫無終等以驍猛應選。玄以牢之爲參軍，領精鋭爲前鋒，戰、無不捷，時號北府兵（晉人謂京口爲北府），敵人畏之。遷鷹揚將軍、廣陵相。淮肥之役，苻堅遣其弟融及驍將張蚝攻陷壽陽，謝玄使宣城內史胡彬與牢之距之，師次硤石，不敢進。堅將梁成又以二萬人屯洛澗，玄遣牢之以精卒五千距之。去賊十里，成阻澗列陣，牢之直進渡水，臨陣斬成及其弟雲，又分兵斷其歸津，賊步騎崩潰，爭赴淮水，殺獲萬餘人，盡收其器械。堅尋亦大敗，歸長安，餘黨所在屯結，牢之進平譙城，使安豐太守戴寶戍之，遷龍驤將軍、彭城內史，以功賜爵武岡縣男，食邑五百戶。牢之進屯鄄城，討諸未服，河南城堡承風歸順者甚衆。時苻堅子丕據鄴，爲慕容垂所逼，請降，牢之引兵救之。垂聞軍至，出新興城



北走，牢之與沛郡太守田次之追之，行二百里，至五橋澤中，反爲垂所敗，士卒殲焉。牢之策馬跳五丈澗，得脫。會丕救至，因入臨漳，集亡散，兵復少振。牢之以軍敗徵還。頃之，復爲龍驤將軍、守淮陰。後進戍彭城，復領太守。時堅將張遇遣兵擊破金鄉，圍太山太守羊邁，牢之遣參軍向欽之擊走之。會慕容垂叛將翟釗救遇，牢之引還。釗還，牢之進平太山，追釗於鄄城，釗走河北，因獲張遇以歸。時慕容

特於始王恭與牢之終其為反
周濟之之言誰作為兄作中可矣不死何待

一反

氏又掠廩兵、高平太守徐含遂告急、牢之不
能救、坐畏懦免、及王恭將討王國寶、引牢之
為府司馬、及罷兵、使牢之討破王廞、遂代廞
為晉陵太守、恭本以才地陵物、既殺國寶、自
謂威無不行、雖仗牢之為爪牙、但以部曲將
遇之、然牢之負其才能、深懷恥恨、及恭之後
舉、元顯遣廬江太守高素說牢之、使叛恭、事
成當即其位號、牢之許焉、恭參軍何澹之以
其謀告恭、恭以澹之與牢之有隙、不納、乃置

酒請牢之、拜之為兄、精兵利器、悉以配之、使
為前鋒、行至竹里、牢之背恭、歸朝廷、恭既死
遂代恭為都督兗青冀幽并徐揚州晉陵軍
事、俄而楊佺期桓玄將兵逼京師、上表理王
恭、求誅牢之、牢之率北府之眾、馳赴京師、次
于新亭、玄等受詔退兵、牢之還鎮京口、及孫
恩作亂、牢之乃率眾東討、拜表輒行、詔督吳
郡軍事、時衛將軍謝琰遣司馬高素助牢之、
恩懼、逃于海、牢之還鎮、恩復入會稽、害琰、牢

諫云無不投牙無不大足與小人

二反

之因都督會稽五郡、率眾東征、屯上虞、使參
軍劉裕討之、恩復入海、頃之、恩浮海奄至京
口、戰士十萬、樓船千餘、牢之在山陰、使劉裕
自海鹽赴難、牢之率大眾而還、裕兵不滿千
人、與賊戰、破之、[illegible]
是時、牢之已成名、其振、元興初、朝廷將討桓
玄、詔為前鋒、大將軍元顯遣使以討玄事諮
之、牢之以玄少有雄名、仗全楚之眾、懼不能
制、又慮平玄後、功蓋天下、必不為元顯所容、

深懷疑貳、不得已、率北府文武屯洌洲、桓玄
因遣何穆說牢之、歸玄、時譙王尚之已敗、人
情轉沮、牢之頗納穆說、與玄交通、其甥何無
忌與劉裕固諫、不聽、俄令子敬宣降玄、玄大
喜、與敬宣置酒宴集、陰謀誅牢之、陳書法畫
圖、與敬宣共觀、以安悅其志、敬宣不之覺、玄
佐吏莫不相視而笑、元顯既敗、玄以牢之為
征東將軍、會稽太守、牢之乃嘆曰、始爾便奪
我兵、禍將至矣、時玄屯相府、敬宣勸牢之襲

三反

玄猶豫不決，移屯班瀆，將北奔廣陵相高雅之，欲據江北以距玄，集衆大議。參軍劉襲曰：事不可者莫大於反，而將軍往年反王兗州，近日反司馬郎君，今復欲反桓公，一人而三反，豈得立也。語畢趨出，佐吏多散走。牢之懼，使敬宣之京口援其家，失期不到。牢之謂其爲玄所殺，乃帥部曲北走，至新洲，自縊而死。俄頃敬宣至，不遑哭，奔于高雅之。將吏共殯斂牢之，以其喪歸丹徒。桓玄令斲棺斬首，暴尸於市。及劉裕建義，追理牢之，乃復本官。敬宣智略不及父，而技藝過之。孫恩之亂，隨父征討，所向有功，爲元顯從事郎，又爲桓玄諮議參軍。牢之之敗，與廣陵相高雅之俱奔慕容超。（雅之）夢丸土而服之，既覺，喜曰：丸者，桓也，丸既吞矣，我當復本土也。旬日而玄敗，遂與司馬休之還京師，拜晉陵太守，後爲青州刺史，尋敗，鎮冀州，爲其參軍司馬道賜所害。

## 殷仲堪

殷仲堪，陳郡人，祖融，太常、吏部尚書，父師，晉陵太守。仲堪有思理，能清言，精覈玄論，人莫不研究，仲堪嘆曰，使我解四本，談不翅爾。尤好老子書，每云，三日不讀道德經，便覺舌本間強。強去聲，今俗語如 時與韓康伯齊名，士咸愛慕之。車騎將軍謝玄鎮京口，請爲長史，使領晉陵太守。父病積年，仲堪衣不解帶，躬學醫術，究其精妙，執藥揮淚，遂眇一目。居喪哀毀，以孝聞。服闋，孝武帝召爲太子中庶子，甚相親愛。帝嘗示仲堪詩，乃曰：勿以己才而笑不才。俄領黃門郎。時帝以會稽王道子非社稷臣，欲擢所親幸以爲藩扞，乃授仲堪都督荊益寧三州軍事、荊州刺史，鎮江陵。將之任，又詔曰：卿去有日，使人酸然。常謂永爲廊廟之寶，而忽爲荊楚之珍。良以慨恨。其恩狎如此。仲堪雖有英譽，議者未以分陝許之，既受腹心之任，居上流之重，朝野屬想，謂有異政。及在州，綱目不舉，而好行小惠以悅人，夷夏頗安

附之、自仲堪為荊州、值水儉、百姓饑饉、仲堪
亦為減食、飯粒落盤席間、輒拾以啖之、每語
子弟云、勿以我受任方州、謂我豁平昔時意、
今吾處之不易、貧者士之常、焉得登枝而捐
其本、爾其存之。及安帝即位、桓玄以不得志、
欲假仲堪兵勢以作亂、乃說仲堪、推兗州王
恭為盟主、共興晉陽之衆、立桓文之功、仲堪
許之、然仲堪又以恭在京口、去都不盈二百、
自荊州道遠、連兵勢不相及、乃偽許恭而寔



不欲下、聞已誅王國寶等、始抗表興師、遣龍
驤將軍楊佺期、次巴陵、道子遣書止之、仲堪
乃還、會王恭復與豫州刺史庾楷、舉兵討王
愉及譙王尚之等、仲堪以為王恭威名已震、
今此重舉、勢必克之、況去年緩師、已失信於
彼、於是勒兵趣發、使佺期舟師五千為前鋒、
桓玄次之、仲堪率兵二萬、相繼而下、佺期玄
至湓口、王愉奔于臨川、玄偏軍追獲之、佺期
進至橫江、尚之退走、弟恢之所領水軍皆沒、

玄等至石頭、仲堪至蕪湖、忽聞王恭已死、三
軍失色、無復同志、乃迴師屯于蔡洲、時朝廷
未知西軍虛實、仲堪等擁衆數萬、充斥郊畿、
內外憂逼、玄從兄修告道子曰、西軍可說而
解也、修知其情矣、若許佺期以重利、無不倒
戈於仲堪者、道子納之、乃以玄為江州、佺期
為雍州、黜仲堪為廣州、以桓修為荊州、遣仲
堪叔父太常茂宣詔迴軍、仲堪志被貶退、以
王恭雖敗、己衆亦足以立事、令玄等急進軍、



玄等喜於朝命、猶預未決、仲堪聞之、遽自蕪
湖南歸、使徇於玄等軍曰、若不各散而歸、吾
至江陵、當悉戮餘口、仲堪將劉系先領二千
人隸于佺期、輒率衆而歸、玄等大懼、狼狽追
仲堪至尋陽及之、仲堪既失職、倚玄等為援、
玄等亦資仲堪兵、雖內相疑阻、勢不得不合、
乃以子弟交質、盟于尋陽、並不受詔、申理王
恭、求誅劉牢之譙王尚之等、朝廷深憚之、內
外騷然、乃復罷桓修、以荊州還仲堪、優詔慰

諭，以求和解，仲堪等竝未許，各旋所鎮。頃之，
桓玄將討佺期，先告仲堪云：「今當入沔討除
佺期，已頓兵江口。若見與無貳，可收楊廣殺
之；若其不然，便當率軍入江。」仲堪乃執玄兄
偉為質，遣從弟遹等水軍七千至江西口。玄
使郭銓、苻宏擊之，遹等敗走。玄頓巴陵而館
其穀。仲堪遣楊廣及弟子道護等拒之，皆為
玄所敗。江陵震駭，城中乏食，以胡麻廩軍士。
乃急召佺期。佺期率衆赴之，直濟江擊玄。玄



玄所敗，走還襄陽。仲堪出奔酇城，為玄追兵
所獲，逼令自殺，死於柞溪。弟子道護等並被羅
企生等並被殺。仲堪少奉天師道，精心事神，
不吝財賄，而嗇於周急，及玄來攻，猶勤請禱。
好用計倚伏煩密，少於鑒略，以至於敗。子簡
之以喪下都，葬於丹徒，遂居墓側。義旗建，率
私僮客隨義軍蹤桓玄。玄死，簡之食其肉。桓
振之役，義軍失利，簡之沒陣。弟叔之有父風，
位至剡令。

## 楊佺期

楊佺期，弘農華陰人，漢太尉震之後也。曾祖
準，太常。自震至準七世有名德。祖林，以才望
稱，值亂沒胡。父亮，少仕偽朝，後歸國，終梁州
刺史。佺期沉勇果勁，自云門戶承籍，江表莫
比，有以其門地比王珣者，猶恚恨，而時流以
其晚過江，婚宦失類，佺期兄廣及弟思平、從
弟孜敬，皆粗獷，每排抑之，佺期恒慷慨切齒，
少仕軍府，欲因事際以逞其志。咸康中，領衆



屯成固。苻堅將潘猛距守康回壘，佺期擊走
之，其衆悉降。拜河南太守，戍洛陽。又擊堅將
竇衝於皇天塢，走之。佺期自湖城入潼關，累
戰皆捷，斬獲千計。進號龍驤將軍，以病改為
新野太守，領建威司馬。遷唐邑太守，督石頭
軍事，疾去職。荊州刺史殷仲堪引為司馬，代
江績為南郡相。仲堪與桓玄舉衆應王恭，庾
楷敗，然仲堪素無戎略，軍旅之事，一委佺期兄
弟，以兵五千人為前鋒，與桓玄相次而下。至

石頭、恭死、朝廷乃以佺期代郗恢爲雍州刺史、玄爲江州、初玄未得江州、欲奪恢雍州、以恢爲廣州、恢懼、問於衆、咸曰、佺期來者、誰不戮力、若桓玄來、恐難與爲敵、既知佺期代己、乃與南陽太守閭丘羨、謀稱兵距之、佺期聞之、聲言玄來入河、而佺期爲前驅、恢衆遂無復固志、請降、佺期入府、斬閭丘羨、放恢還都、撫將士、恤百姓、繕修城池、簡練甲卒、甚得人情、時佺期仲堪與玄素不穆、佺期屢欲相攻、



仲堪每抑止之、玄以是告執政、求廣其所統、朝廷亦欲成其釁隙、故以玄兄偉代佺期兄廣、爲南蠻校尉、佺期忿懼、乃勒兵建牙、聲云援洛、欲與仲堪襲玄、仲堪雖外結佺期、內疑其心、苦止之、又遣從弟遹屯北塞以駐之、佺期不得衆、乃解兵、隆安三年、桓玄遂衆兵討佺期、先攻仲堪、初仲堪得玄書、急召佺期、佺期曰、江陵無食、當何以待敵、可來見就、共守襄陽、仲堪自以保境全軍、無緣棄城逆走、憂

殷玄殷憲孫州序佺期惰忿之按玄於兩下

佺期不赴、乃紿之曰、比來收集、已有儲矣、佺期信之、乃率衆赴焉、既至、仲堪唯以飯餉其軍、佺期大怒曰、今茲敗矣、不見仲堪、乃與兄廣共擊玄、時玄在零口、見其銳、乃退軍馬頭、明日佺期率殷道護等精銳萬人、乘艦出戰、玄距之不得進、佺期乃率其麾下數十艦、直濟江、徑向玄船、俄而迴擊郭銓、殆獲銓、會玄諸軍至、佺期退走、餘衆溺沒、單馬奔襄陽、玄追軍至、佺期與廣俱死之、傳首京都、思平孜



敬逃于蠻中、劉裕起義、始歸國、孜敬爲梁州刺史、常怏怏不滿其志、經襄陽見魯宗之待衛肯佺期之舊也、孜敬忿憤、見於辭色、宗之參軍劉千期於座面折之、因怒、抽劍刺千期立死、宗之表而斬之、思平尚保、後亦以罪誅、楊氏遂滅、

史臣曰、生靈道斷、忠貞路絕、棄彼弊冠、崇茲新屨。王之事非其主、抑亦不臣、功多見疑、勢陵難信、而投兵散地、二三之甚、若夫司牧居

懲、方隅作戾、口順勤王、心乖抗節、王恭鯁言時政、有昔賢之風、國寶就誅、而晉陽猶起、是以仲堪僥倖、佺期無狀、雅志多隙、往兵不和足以亡身、不足以靜亂也、

列傳第五十四　晉書八十四　終



列傳第五十五　晉書八十五　三槎藏書

竟陵鍾惺原評　檇李蔣之翹删定　同里土鯤化叅校

劉毅　兄邁

劉毅字希樂、彭城沛人也、少有大志、不事家人產業、為州從事、青州刺史桓弘以為中兵參軍屬、桓玄篡位、毅與劉裕、無忌、魏詠之等起義兵、密謀討玄、毅先誅桓修、桓弘、裕誅、毅等至竹里、玄使其將皇甫敷、吳甫之距義



遇於江乘、臨陣斬甫之、進至羅落橋斬敷、玄懼、使桓謙、何澹之屯覆舟山、毅等軍至蔣山、裕使羸弱登山、張旗幟、為疑兵數道並前、查滿山谷、玄不之測、益以危懼、謙等士卒多北府人、素懼伏裕、莫敢鬬、裕與毅等、遂分為數隊、進突謙陣、皆殊死戰、無不一當百、呼聲動天地、時東北風急、因縱火攻之、烟炎爆天、謙等諸軍大潰、玄既走、裕以毅為冠軍將軍、青州刺史、與何無忌、劉道規躡玄、玄逼帝西走、

毅等追及之、戰於崢嶸州、玄敗走、玄將郭銓
詣毅降、毅又遣劉懷肅討劉統、馮稚于尋陽
平之、及玄死、桓振、桓謙復聚衆距毅於靈溪、
玄將馮該以兵會於振、毅進擊、爲振所敗、退
次尋陽、坐免官、尋原之、劉裕命何無忌受毅
節度、無忌以督攝爲煩、輒解統、毅疾無忌專
擅、免其琅邪內史、以輔國將軍攝軍事、無忌
遂與毅不平、毅唯自引咎、時論韙之、毅復與
道規發尋陽、桓亮自號江州刺史、遣劉敬宣



擊走之、毅軍次夏口、時馮該戍大岸、孟山圖
據魯城、桓仙客守偃月壘、衆合萬人、水陸相
援、毅督衆軍進討、與劉懷肅、索邈等攻魯城、
道規攻偃月壘、何無忌與檀祇列艦於中流、
以防越逸、毅躬貫甲冑、陵城半日而二壘俱
潰、馮該遁走、獲山客以鉞由北毅進平巴陵、
號令嚴整、所過百姓安悅、到裕復以毅爲寄
州刺史、時南陽太守魯宗之亦起義、襲桓蔚
於襄陽、毅等諸軍次江陵之馬頭、振擁乘輿

出營江津、宗之又破僞將溫楷、振自擊宗之、
毅因率無忌、道規等諸軍、破馮該於豫章口、
推鋒而進、遂入江陵、振聞城陷、與謙北走、乘
輿反正、桓振復與苻宏自鄖城襲陷江陵、與
劉懷肅相持、毅遣部將擊振殺之、并斬僞輔
國將軍桓珍、其餘擁衆假號以十數、皆討平
之、荊○湘○江○豫○皆平、詔以毅爲都督豫州揚州
之淮南五郡軍事、豫州刺史、論匡復功、封南
平郡公、兼都督宣城軍事、梁州刺史劉雅反



毅遣將討擒之、俄進拜衛將軍、開府儀同三
司、及何無忌爲盧循所敗、賊軍乘勝而進、朝
外震駭、毅將往拒之、而疾作、既瘳將行、劉裕
與毅書曰、吾往與妖賊戰、曉其變態、今修船
垂畢、將居前撲之、克平之日、上流之任、皆以
相委、又遣毅從弟藩往止之、毅怒、謂藩曰、我
以一時之功相推耳、汝便謂我不及劉裕耶、
投書於地、遂以舟師二萬發姑孰、徐道覆聞
毅將至建鄴、報盧循曰、劉毅兵重、成敗繫此、

一戰、宜併力距之、循乃引兵發巴陵、與道覆
連旗而下、毅次于桑落洲、與賊戰大敗、棄船
及羸弱、僅以數百人步走、經涉蠻晉、飢困死
亡、王者什二三、參軍羊邃竭力營護之、僅而
獲免、劉裕深慰勉之、毅乃以邃爲諮議參軍
及裕討循、詔毅知內外留事、知都督中外諸軍府留事也
毅以喪師乞解任、降爲後將軍、尋轉衞將軍
江州都督、毅上表以爲江州在腹心之內、憑
接揚豫、藩屏所倚、實爲重複、昔胡寇縱逸、朔



馬臨江、抗禦之宜、蓋權爾耳、今江左區區、戶
不盈數十萬、地不踰數千里、而統旅鱗次、未
獲減息、大而言之、足爲國恥、況乃地在無虞
而猶置軍府、文武將佐、資費非要、豈所謂經
國大情、揚湯去火者哉、自州郡邊江、百姓遼
落、加郵亭險閡、畏阻風波、轉輸往復、恒有淹
廢、又非所謂因其所利以濟其弊者也、愚謂
宜解軍府、移鎮豫章、處十郡之中、厲簡惠之
政、以及數年、可有生氣、且屬縣凋散、示有所
存、而役調送迎、不得止息、亦謂應隨宜幷合
以簡衆費、刺史庾悅自臨蒞以來、甚有恤隱
之誠、但綱維不革、自非綱目所治、尋陽接蠻
宜示有遏防、可即州府千兵以助郡戍、於是
解悅、毅移鎮豫章、遣其親將趙恢領千兵守
尋陽、俄進毅爲都督荊寧秦雍四州諸軍事
荊州刺史、毅又表荊州編戶不盈十萬、器械
索然、廣州雖凋殘、猶出丹漆之用、請依先準
於是加督交廣二州、毅至江陵、乃輒取江州



兵及豫州西府文武萬餘、留而不遣、又告疾
困、請藩爲副、劉裕以毅貳于己、遂以詔書罪
狀毅云、與藩及尚書左僕射謝混共謀不軌
收藩及混賜死、劉裕自率衆討毅、命王弘王
鎮惡蒯恩等、率軍至豫章口、於江津燔舟而
進、毅參軍朱顯之逢鎮惡、以所統千人赴毅
鎮惡等攻陷外城、毅守內城、精銳尚數千人
戰至日昃、鎮惡以裕書示毅、毅怒不發、因焚
之、冀有外救、督士卒力戰、衆知裕至、莫有鬭

新云俞案知古人之孫風虎以爲不可能亦使是原心妙用人不能用裕而終爲所圖遂以致肯敗之不果冤

心，既雜，鎮惡焚諸門，毅衆乃散，毅自北門單
騎而走，去江陵二十里，夜投牛牧佛寺。初，桓
蔚之敗也，走投牛牧寺僧昌，昌保藏之，毅誅
昌。至是寺僧拒之曰：昔亡師容桓蔚，爲劉衞
軍所殺，今實不敢容異人。毅歎曰：爲法自弊
一至於此。遂縊而死。經宿，居人以告，乃斬於
市，子姪皆伏誅。毅兄模奔於襄陽，魯宗之斬
送之。毅性剛愎，自謂建義之功，與裕相埒，深
自矜伐，雖權事推裕，而心不服，及居方岳，常



怏怏不得志。裕每柔而順之，毅驕縱滋甚，每
覽史籍，至藺相如降屈於廉頗，輒絕歎以爲
不可能也。嘗云：恨不遇劉項，與之爭中原。又
謂丹陽尹郗僧施曰：昔劉備之有孔明，猶魚
之有水。今吾與足下，雖才非古賢，而事同斯
言。及敗於桑落，知物情已去，彌復憤激。初，裕
征盧循，凱歸，帝大宴於西池，有詔賦詩，毅詩
云：六國多雄士，正始出風流。自知武功不競，
故示文雅有餘也。後於東府聚樗蒱大擲，一

孫云毅次韋鼠模人

蔣云晉書每有小段落最錯抖於識有太史公筆意然多是假借事來大事閒不求甚真公所謂池與官米與喜作不知古秋以史乃之於古故利可

判，應至數百，惟餘人並黑，猶以還。唯劉裕及
毅在後，毅次擲得雉，大喜，褰衣繞床，叫謂同
坐曰：非不能盧，不事此耳。裕惡之，因挼五木
久之，曰：老兄試爲卿答。既而四子俱黑，其一
子轉躍未定，裕厲聲喝之，即成盧焉。毅意殊
不快，然素黑其面，如鐵色焉，而乃和言曰：亦
知公不能以此見借。既出西藩，雖上流分陝，
而頓失內權，又頗自嫌事計，故欲擅其威彊，
伺隙圖裕，以至於敗。初，江州刺史庾悅，隆安



中爲司徒長史，曾至京口。毅時甚貧困，先就
府借東堂，與親故出射，而悅與僚佐徑至，衆
北射堂，射者皆散，唯毅留如故，既而悅食
鵝炙甚美，毅求其餘，悅又不答，毅常銜之。義
熙中，故奪悅豫章，解其軍府，使人微示其旨，
悅忿懼而死。毅之褊躁如此。
邈字伯群，少有才幹，爲殷仲堪中兵參軍。桓
玄之在江陵，甚豪橫，士庶畏之，過於仲堪。玄
曾於仲堪聽事前戲馬，以矟擬仲堪，邈時在

晉云桓玄滿斷忠酷似其舅然牢之反覆小人耳以無忌之忠勇其舅之賢且牢之背主以死若無忌果似牢之則玄亦何以異焉

坐謂玄曰、馬稍有餘、精理不足、玄自以才雄冠世、而心知外物不許之、仲堪為之失色、玄出、仲堪謂遵曰、卿狂人也、玄夜遣殺卿、我豈能相救、遵以正辭折仲堪、而不以為悔、仲堪使遵下都以避之、玄果令追之、遵僅而免禍、後玄得志、遵詣門稱謁、玄謂遵曰、安知不死、而敢相見、遵對曰、射鉤斬袂、與遵為三、故知不死、玄甚喜、以為刑獄參軍、後為竟陵太守、及毅與劉裕等同謀起義、遵將應之、事泄、為玄所害、



諸葛長民 劉

何無忌

何無忌、東海郯人也、少有大志、忠亮任氣、人有不稱其心者、輒形於言色、州辟從事、轉太學博士、鎮北將軍劉牢之、即其舅也、時鎮京口、每大事常與參議之、時會稽世子元顯子彥章封東海王、以無忌為國中尉、加廣武將軍、及桓玄害彥章於市、無忌入市慟哭而出、時人義焉、隨牢之南征、玄、牢之將降也、無忌屢諫、辭旨甚切、牢之不從、及玄篡位、無忌還京口、初劉裕嘗為牢之參軍、與無忌素相親結、至是因密共圖玄、劉毅家在京口、亦與無忌有舊、言及興復之事、無忌曰、桓氏彊盛、其可圖乎、毅曰、天下自有彊弱、雖彊易弱、正患事主難得耳、謂衆事得人為主、無忌曰、天下草澤之中、非無英雄也、毅曰、所見唯有劉下邳、無忌笑而不荅、還以告裕、因要毅定謀、遂與



舉義兵、襲京口、無忌偽著傳詔服、稱勑使、城中無敢動者、初桓玄聞義兵起、甚懼、其黨曰、裕等烏合之衆、勢必無成、願不以為慮、玄曰、劉裕勇冠三軍、當今無敵、劉毅家無儋石之儲、樗蒱一擲百萬、何無忌酷似其舅、共舉大事、何謂無成、其見憚如此、及玄敗走、武陵王遵承制以無忌為輔國將軍、琅邪內史、以會稽王道子所部精兵悉配之、南追桓玄、與振武將軍劉道規俱受劉毅節度、玄留其將何

濟之郭銓郭和之守湓口、無忌等次桑落洲、
潛之等率舟師逆戰、潛之常所乘舫、旌旗甚
盛、無忌曰、賊帥必不居此、欲詐我耳、宜亟攻
之、衆咸曰、潛之不在其中、其徒得之無益、無
忌曰、今衆寡不敵、戰無全勝、潛之既不居此
舫、取則易獲、因縱兵騰之、遂獲賊舫、乃傳呼
曰、已得何潛之矣、賊中驚擾、無忌之衆亦謂
爲然、道規乘勝徑進、無忌又鼓譟赴之、潛之
遂潰、進據尋陽、遣使奉送宗廟主祏、石音及武



康公主、琅邪王妃、還京都、又與毅道規破桓
玄於崢嶸洲、無忌進據巴陵、玄從兄謙、乘郴
陷江陵、無忌遂攻謙於馬頭、攻桓蔚於龍泉
皆破之、既而爲桓振所敗、退還尋陽、無忌與
毅道規復進討振、克夏口三城、遂平巴陵、進
次馬頭、桓謙請割荊江二州奉送天子、無忌
不許、進軍破江陵、謙等敗走、無忌侍衞安帝
還京師、以無忌爲右將軍督豫州揚州之五
郡軍事豫州刺史未之職遷會稽內史督江

東五郡軍事、義熙二年遷都督江荊豫三州
八郡軍事江州刺史、以興復功封安城郡公
加散騎侍郎、進鎮南將軍、盧循遣別帥徐道
覆寇南康廬陵豫章、順流而下、舟艦皆重樓、
兵械甚盛、無忌自尋陽將率衆距之、長史鄧
潛之諫曰、今國家安危在此一舉、聞循舟艦
大盛、勢居上流、宜決南塘、守二城以待之、
經涉豫章城東大湖十里溪永元中太守張
鄣案塘以通南路謂之南塘
之舟兵無所用可以
堅守而待其弊矣
彼必不敢捨我遠下、蓄



力俟其疲老、然後擊之、此萬全之策也、今決
成敗於一戰、如其失利、悔無及矣、無忌不從
遂以舟師距之、既及、賊令強弩數百登西岸
小山邀射之、會西風暴急、無忌所乘小艦向
東岸、賊乘風以大艦逼之、衆遂奔敗、無忌厲
聲曰、取我蘇武節來、節至、乃躬執以督戰、賊
衆雲集、登艦者數十人、無忌辭色無撓、遂握
節死之、詔曰、無忌[illegible]忠亮明允、亡身
殉國、則契協英謨、經綸屯昧、則重氛載廓、及

齊云無忌此衣不死亦難逃列矧壽乎

數致方夏、寔播風惠、妖寇搆亂、侵擾邦畿、提戈致討、志清王略、而事出慮外、臨危彌厲、握節隕難、誠貫古賢、朕用傷慟于厥懷、其贈侍中司空、謚曰忠肅、子邑嗣、初桓玄克京邑、劉裕東征、無忌密至裕營、所潛謀策、勸裕於山陰起兵、裕以玄大逆未彰、恐在遠舉事、克濟為難、若玄遂竊天位、然後於京口圖之、事未晚也、無忌乃還、及義師之衆、參贊大勳、嘗以算略攻取為效、而此衆敗於輕脫、朝野痛之、



檀憑之 刪

魏詠之 刪

史臣曰、當衰晉陵夷之際、外乏桓文、內無平勃、不有雄傑、安能濟之哉、此數子者、氣冠一時、才足經世、建大功若轉圜、剪群雄如拉朽、斯亦丈夫之盛也、然希樂陵傲而速禍、諸葛驕淫以成釁、造宋而乖同德、復晉而異純臣、謀之不臧、自取夷滅、無忌挾功名之大志、挺文武之良才。追舊而慟感時人、率義而聲震勍敵。因機効技、處死不懦。比乎向時之輩。豈同日而言歟。

列傳第五十五 晉書八十五 終

列傳第五十六　　晉書八十六

竟陵鍾惺原評　　檇李蔣之翹刪定

張軌（下至天錫國凡九世七十六年）　　松陵沈煒參校

鍾云自軌值晉祚生亂世之末上不能為帝中不肯為臣下不屑為賊審擇使於前光帶彰盼廣之外自成一局張軌守師其智利王室削弱力不能較而偏安一隅內自雄兼而然修臣節視陰偷息而王室亦時有利焉無事受其猶上之文有事或收其勤王之實彼豈真有見於君臣之分而僅首心服哉託於恭順之名與義以為安全外審之計耳軌傳代數葉



不敢稱王猶職貢來正朔如一方面玄盛才不減張軌而器量不如勢蹙氣盛故元瓘實節假秦涼中朝虛名而已軌傳數世歷年七十六盛及其子而失之際遂有下岡天蓮之帝亦由其遺其本俱不轉於朝廷之祀其斷國然其名與義以自為計也然其效勝於唐之藩鎮遠矣謀國者當此時不得已而因其便以用之不能輕與之較也

張軌字士彥，安定烏氏人（氏音支），漢張耳後也。家世孝廉，以儒學顯。祖烈，魏外黃令。父溫，為太官令。軌少好學，有器望，姿儀典則，與同郡皇甫謐善，隱于宜陽女几山。泰始初，受叔父

按王史云十六國史稱西涼自

漢氏漢晉爲勇士能於兵戈擾攘中倒稱詩書一藝亦未易平

錫官五品。中書監張華與軌論經義及政事損益，甚器之。衛將軍楊珧辟為掾，除太子舍人，累遷散騎常侍、征西軍司。軌以時方多難，陰圖保據河西，追竇融故事，筮之，遇泰之觀，乃投策喜曰：「霸者兆也。」於是求為涼州。公卿亦舉軌才堪禦遠。永寧初，出為護羌校尉、涼州刺史。時州境盜賊縱橫，鮮卑為寇，軌到官，悉討破之，威著西土。以宋配、氾瑗為謀主，課農桑，拔賢才，徵九郡胄子五百人，立學校



以教之，始置崇文祭酒，位視別駕，春秋行鄉射之禮。秘書監繆世徵、少府摯虞夜觀象，相與言曰：「天下方亂，避難之國唯涼土耳。張涼州德量不恆，殆其人乎！」及河間、成都之難，遣兵三千東赴京師。永興中，鮮卑若羅拔能皆為寇，軌遣司馬宋配擊之，斬拔能，俘十餘萬口。惠帝遣加安西將軍，封安樂鄉侯，邑千戶。於是大城姑臧，其城本匈奴所築也，南北七里，東西三里，地有龍形，故名臥龍城。

岑云此傳先後失次重出者為多今依前涼錄移以就正之然原鈔本簡略不改以資考訂

會東羌校尉韓稚、殺秦州刺史張輔、軌少府
司馬楊胤北傳有太府少府之稱蓋以都督府為太府涼州府為少府也言
於軌曰、今稚逆命、擅殺張輔、明公仗鉞一方
宜懲不恪、此亦春秋之義、諸侯相滅亡、桓公
不能救、則桓公恥之、軌從焉、遣中督護氾瑗
率衆二萬討之、稚詣軌降、于時天下既亂、所
在使命莫有至者、軌獨遣使貢獻、歲時不絕
朝廷嘉之、屢降璽書慰勞、永嘉二年、軌患風
口不能言、使子茂攝州事、隴西內史張越、涼



州大族、欲逐軌而代之、與其兄酒泉太守鎮
及西平太守曹祛謀、遣使詣長安、告南陽王
模、稱軌廢疾、以秦州刺史賈龕代、龕將受
之、其兄讓龕曰、張涼州一時名士、威著西州
汝何德以代之、龕乃止、鎮祛上疏、更請刺史
未報、遂移檄廢軌、以軍司杜耽攝州事、使耽
表越為刺史、軌下教欲遣主簿尉髦奉表詣
闕、便速脂轄、將避位、歸老宜陽、軌少隱宜陽女几山故云
長史王融、參軍孟暢、蹋折鎮檄、排閤入諫曰

晉室多故、明公撫寧西夏、張鎮兄弟、敢肆凶
逆、宜聲其罪而戮之、不可成其志也、軌嘿然、融
等遂出戒嚴、適軌長子寔自京師還、乃以寔
為中督護、率兵討鎮、遣太府主簿令狐亞、先
往說鎮、為陳利害、亞、鎮之甥也、鎮見之流涕
曰、人誤我耳、乃委罪功曹魯連、斬之、詣寔歸
罪、寔南擊曹祛、走之、先是朝廷得鎮祛疏、以
侍中袁瑜為涼州刺史、治中楊澹馳詣長安
晉春秋作張澹割耳盤上、訴軌之被誣、南陽王模表



請停瑜、武威太守張琠亦上表留軌、詔依模
所表、且命誅曹祛、軌大悅、赦州內殊死已下
命寔率步騎三萬討祛、別遣從事田迥王豐
率騎八百、自姑臧西南出石驢、據長寧、祛遣
麴晁距之、寔詭道出浩亹、戰于破羌、遂斬祛
宗族於郡、於是軌遣令狐亞聘於南陽王模
模甚悅、遺以帝所賜劍、謂軌曰、自隴以西、征
伐斷割、悉以相委、如此劍矣、俄而王彌寇洛
陽、軌遣北宮純張纂陰濬等、率州軍擊破之

又敗劉聰于河東，故京師歌之曰：涼州大馬，橫行天下。涼州鴟苕，寇賊消；鴟苕翩翩，怖殺人。軌又遣治中張閬送義兵五千，及郡國秀孝、貢計、器甲方物，貢土物也計計簿也歸于京師。時光祿大夫傅祇、太常摯虞遺軌書，告京師飢匱，軌即獻馬五百匹、毯布三萬匹。帝遣使者拜軌鎮西將軍、都督隴右諸軍事，封霸城侯，進車騎將軍、開府辟召、儀同三司。策未至，而劉聰遂逼洛陽，軌遣其將張斐、北宮純、郭敷等率精騎五千，來衛京都。及京都陷，斐等皆沒於賊。中州避難來者日月相繼，分武威置武興郡以居之。太府主簿馬魴說軌宜命將出師，翼戴帝室，軌曰：是孤心也。乃馳檄關中，若尊崇秦王，且言今遣前鋒督護宋配步騎二萬，逕趨長安，西中郎寔中軍三萬，武威太守張琠胡騎二萬，駱驛繼發。俄而秦王為皇太子，遣使拜軌為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固辭。時秦州刺史裴苞據險以斷涼州兵，寔與宋配等擊破之，苞奔桑凶塢。皇太子遣使重申前授，固辭。左司馬竇濤言曰：曲阜周旦非謙，營丘齊望承命，所以明國憲、厲殊勳也。今天下崩亂，皇輿遷幸，州雖僻遠，不忘匡衛，故朝廷傾懷，嘉命屢集，宜從朝旨，以副群心。軌不從。及愍帝即位，劉曜寇北地，軌又遣參軍麴陶領三千人入衛長安。帝嘉其忠，遣大鴻臚辛攀拜軌侍中、太尉、涼州牧、西平公，軌[illegible]所親，不受。詔以軌老病，拜寔為副刺史。臨終



遺令曰：吾無德於民，今疾病彌留，殆將命盡，文武將佐咸當弘盡忠規，務安百姓，上思報國，下以寧家。素棺薄葬，無藏金玉。善相安遜，以聽朝旨。表立寔為世子。建興二年卒，諡曰武穆，私諡曰武公。

寔一作安字安遜，學尚明察，敬賢愛士，初舉秀才，除尚書郎。永嘉元年，拜驍騎將軍，固讓，請還涼州，帝許之，改授議郎。及至姑臧，以討曹祛功，封建武亭侯，遷西中郎將，進爵福祿縣

侯。建興初，除西中郎將、領護羌校尉。軌卒，州人推寔攝父位。長史張璽表之，愍帝詔寔都督涼州諸軍事、西中郎將、涼州刺史、領護羌校尉、西平公。會蘭池長趙奭上軍士張冰得璽，文曰「皇帝行璽」，僚屬皆賀。寔曰：「是非人臣所得留。」遂遣使歸于京師。下令國中曰：「忝紹前蹤，庶幾刑政不爲百姓之患，而比年饑旱，殆由庶事有缺。竊慕箴誦之言，以補不逮。自今有面刺孤罪者，酬以束帛；翰墨陳孤過者，



答以筐篚；謗言於市者，報以羊米。」賊曹佐高昌隗瑾進言曰：「聖王將舉大事，必崇三訊之法，朝置諫官以匡大治，疑承輔弼以補闕拾遺。今事無巨細，盡決聖慮，興軍布令，朝中不知，若有謬闕，則下無分謗。竊謂宜偃聰塞智，開納群言，政刑大小，與衆共之。若恒內斷聖心，則群僚畏威而面從矣。若惡專歸於上，雖賞千金，終無言也。」寔納之，增位三等。時劉曜逼長安，寔遣將軍王該率衆以援，且送諸郡貢計。帝嘉之，拜都督陝西諸軍事。及帝將降于劉曜，使黃門郎史淑、侍御史王沖齎詔賜寔，進寔大都督、涼州牧、侍中、司空，承制行事，且曰：「朕已詔琅邪王時攝大位，君其挾贊琅邪，共濟艱運。」寔以天子蒙塵，沖讓不拜。初，寔叔父肅爲西海太守，聞京師危逼，請爲先鋒擊劉曜。寔曰：「孤死首丘，心不忘本。今朝廷傾覆，肅宴安方裔，難至不奮，何以爲人臣邪！」寔以其年老弗許。及聞長安不守，肅悲憤而卒。



寔遣太府司馬韓璞、撫戎將軍張閬等領步騎一萬東赴國難，命討虜將軍陳安、安故太守賈騫、按云安故郡史以余上安字連讀之此張氏分金城西平二郡地所置郡也 隴西太守吳紹各統郡兵爲前驅。復遣南陽王保書曰：「王室有事，不忘投軀。孤州遠域，首尾多難，是以前遣賈騫瞻望公舉。中被符命、此保所下究者 勑騫還軍。忽聞北地陷沒，寇逼長安，胡崧不進，麴允持金五百請救於崧，是以決遣騫等進軍度嶺。會聞朝廷傾覆，爲忠不

斠云歎仍遣韓璞救，然璞師一敗，軍尚草草，次六請要，未能深知。

達於王，遣兵不及，於難痛慨之深，死有餘責。今更遣韓璞等，唯公命是從。及璞次南安，諸羌斷軍路，相持百餘日，糧竭矢盡，璞殺所乘牛以饗士，泣謂之曰：汝曹念父母乎？曰：念。念妻子乎？曰：念。欲生還乎？曰：欲。從我令乎？曰：諾。乃鼓譟進戰。會張閬率金城軍繼至，夾擊，大敗之，斬級數千。先是，長安謠曰：秦川中，血沒腕，惟有涼州倚柱觀。及劉曜攻關中，氐羌掠隴右，雍秦之民，死者什八九，獨涼州安全。



又云用建興年號凡四十九年

焦崧、陳安舉兵逼上邽，南陽王保遣使告急，寔遣金城太守竇濤率步騎二萬赴之，軍次新陽，會愍帝崩問至，大臨三日。時保謀稱尊號，破羌都尉張詵言於寔曰：南陽王，國之疏屬，忘其大恥而亟欲自尊，非濟時救難者也。晉王明德昵藩，先帝憑屬，明公宜率天下以承之。寔從之，遣馳檄天下，推崇晉王為天子，遣牙門蔡忠奉表江南，比至，帝已即位，改年大興，寔猶稱建興，不從中興之所改也。是歲，

[illegible]案武卅四五[illegible]天[illegible]楷欣[illegible]寔既為元帝勸進，何又不從其改元，何自為異同若是

保為劉曜所逼，遷于桑城，將謀奔寔，寔以保既自稱晉王，若至河右，必動物情，遣其將陰監逆之，寔衆之也。及保薨，其衆散奔涼州者萬餘人。寔自恃險遠，頗自驕恣，在位六年，時有京兆人劉弘者，挾左道，客居涼之天梯山，受道者千餘人，寔左右皆事之。帳下閻涉，牙門趙卬，皆弘鄉人，弘謂之曰：天與我神璽，應王涼州。涉、卬信之，密與寔左右十餘人謀殺寔，奉弘為主。寔弟茂知其謀，請誅弘，寔令



牙門史初收之，未至，涉等懷刃而入，殺寔於外寢。舊史作閻沙、趙仰，又云寔知其謀，收弘而殺之，沙不知，害寔。今從晉春秋。弘見史初至，謂曰：使君已死，殺我何為？初怒，截其舌而囚之，轘於姑臧市，誅其黨與數百人。元帝賜寔謚曰元，私謚曰昭公。子駿年幼，弟茂攝事。

茂字成遜，寔母弟也。虛靖好學，不以世利嬰心。建興初，南陽王保辟從事中郎，又薦為散騎侍郎、中壘將軍，皆不就。又徵侍中，以父老

固辭。尋拜秦州刺史。太興三年，寔既遇害，左司馬陰元等以寔子駿尚幼，推茂為涼州刺史、西平公，赦其境內，復以駿為撫軍將軍。歲餘，茂築靈鈞臺，周輪八十餘堵，基高九仞。武陵巖曾夜叩門，武陵疑當作武威 呼曰：「武公遣我來，曰何故勞民而築臺乎？」有司以為妖，請殺之。茂曰：「吾信勞民。曾稱先君之命以規我，何謂妖乎？」乃為之罷役。明年，劉曜遣其將劉咸攻韓璞於冀城，呼延寔攻寧羌護軍陰鑒于桑壁，臨洮人翟楷、石琮等逐令長，以縣應曜，河西大震。參軍馬岌勸茂親出拒戰，長史氾禕怒，請斬之。岌曰：「氾公書生糟粕，刺舉近才，不惟國家大計。明公父子欲為朝廷誅劉曜有年矣。今曜自至，不煩遠師，遐邇之情，共觀明公此舉。宜立信勇之驗，以副秦隴之望，力雖不敵，勢不可以不出也。」茂曰：「善。」乃出次石頭。謂參軍陳珍曰：「劉曜乘三秦之眾，乘勝席卷而來，將若之何？」珍曰：「曜雖乘威怙眾，恩信未



結於下，又其關東離貳，內患未除，精卒寡少，此皆氐羌烏合之眾，終不能近舍關東之難，增隴上之戍，曠日持久，與我爭衡也。若二旬不退，珍請得弊卒數千，為明公擒之。」茂大悅，使珍將兵以救璞。然茂終懼曜之威，遂使稱藩於曜。曜拜茂侍中、都督，封涼王。永昌初，茂使韓璞率眾取隴西南安地，以置秦州。太寧三年卒。臨終，執駿手泣曰：「昔吾先人以孝友忠順著稱，今雖天下大亂，汝奉承之，不可失也。」且下令曰：「吾官非王命，苟以集事，豈敢榮之。死之日，當以白帢入棺，無以朝服，以彰吾志焉。」在位五年，私謚曰成。無子，駿嗣位。張天如云：寔死子幼，茂代為政。時劉趙強盛，方逼欲保境內承大業，其雖存辭志貞邑而復全舉國以授兄子駿。孫寔有攝而歿，與司馬師有昭而晉帝張氏再霸，惟茂是賴。白帢入棺，纍者于室。駿雖卑趨不罷，才欲志執手之言也。

駿字公庭，一作彥 幼而奇偉，十歲能屬文，卓越不羈。及統任，年十八。先是，愍帝使者史淑在姑臧，長史氾禕、馬謨等諷淑令拜駿大將軍

涼州牧西平公赦其境內劉曜又使人拜駿
涼州牧涼王時辛晏擁枹罕不服駿議群僚
于閑豫堂遂謀討晏從事劉慶諫曰霸王之
師必天時人事相得然後乃起辛晏凶
狂安忍其亡可待奈何以饑年大衆猛寒攻
城乎駿納之遣參軍王騭聘于劉曜曜謂之
曰貴州款誠和好卿能保之乎騭曰不能曜
侍中徐邈曰君來和同而云不能何也騭曰
齊桓貫澤之盟憂心兢兢諸侯不召自至葵



丘之會驕而矜之叛者九國趙國之化常
如今日可也若政教陵遲尚未能察邇者之
變況鄙州乎曜顧謂左右曰此涼州高士使
乎得人矣禮而遣之太寧元年駿猶稱建興
十二年駿親耕藉田尋承元帝崩問大臨三
日會有黃龍見于嘉泉汜禕等請改號以章
休徵駿不從時辛晏以枹罕降駿遂收河南
之地咸和初文懼劉曜逼進乃徙隴西南安
民二千餘家於姑臧又使修好於石勒駿遣武

威太守竇濤金城太守張閬武興太守辛巖
揚烈將軍宋輯等率衆東會韓璞攻討秦州
諸郡曜遣其將劉胤來距屯狄道璞進度沃
于嶺辛巖曰我握衆數萬藉氐羌之銳宜速
戰不可以久久則變生璞曰自夏末以來太
白犯月辰星逆行白虹貫日皆變之大者不
可以輕動且曜與石勒相攻胤必不能久與
我相守也與胤夾洮相持七十餘日會糧竭
遣巖於金城督運胤聞之乃襲巖于沃干嶺



敗之璞軍遂潰死者二萬餘人面縛歸罪駿
曰孤之罪也將軍何辱皆赦之胤乘勝進奔
濟河攻陷令居入據振武河西大震駿復失
河南之地會劉曜東討石生長安空虛駿大
蒐講武將襲秦雍理曹郎中索詢進諫乃止
後曜爲石勒所敗駿復收河南地至于狄道
置五屯護軍與勒分境勒遣使拜駿官爵駿
不受留其使後懼勒強乃亦稱藩于勒兼貢
方物遣其使歸於時刑濟國富群僚勸駿稱

公云張淳詞令淳論沛且有生 法使千得人不逮工陽

涼王領秦涼二州牧置公卿百官如魏武晉文故事駿曰此非人臣所宜言也敢有言此者罪不赦先是駿欲假道于蜀以通表京師李雄弗許駿又遣治中從事張淳稱藩于蜀以假道雄偽許之將使盜覆淳於東峽蜀人橋贊密以告淳淳言於雄曰寡君使小臣行無迹之地蜀不許涼人假道則蜀無涼之人迹故云萬里通誠於建康者以陛下嘉尚忠義能成人之美故也若欲殺臣者當斬之都市宣示眾目云涼州不忘舊義通使琅邪傚邀於乘主聖臣明發覺殺之如此則義聲遠著天下畏威今盜殺江中威刑不顯何足以示天下乎雄大驚曰安有此邪乃厚禮遣之謂淳曰貴主英名蓋世土險兵盛何不稱帝自娛一方淳曰寡君祖考以來世濟忠貞以大恥未雪枕戈待旦何自娛之有雄有慚色曰我乃祖乃父亦是晉臣往與六郡避難此都為同盟所推遂有今日琅邪若能中興大晉於中州者亦



當率眾輔之淳卒致命於建康朝廷嘉之駿少而淫佚常夜出微行姦亂邑里少年皆化之性又貪僻以穀多付民廣收倍利至甚屬嫌吹飾勃修庶政總御文武咸得其用然甚為嚴刑峻制以立威權故參軍黃斌進諫曰夫法制所以經綸邦國篤俗齊物既立必行不可洼隆也若尊者犯令則法不行矣駿屏几改容曰夫法唯上行制無高下且微黃君吾不聞過矣於坐擢為敦煌太守遠近感懌



駿以為賢君自執攝涼州屬天下之亂所在征伐軍無寧歲至駿境內漸平又使其將楊宣率眾越流沙伐龜茲鄯善於是西域並降鄯善王元孟獻女林好號曰美人立賓遐觀以處之焉耆前部于寘王並遣使貢方物得玉璽於河其文曰執萬國建無極時駿盡有隴西之地士馬強盛雖稱臣於晉而境內皆稱之為王群六佾建豹尾所置官僚府寺擬於朝廷而微異其名以左長史任處領國子

祭酒，立辟雍明堂而行禮焉，命西曹掾索閎
內外事，付索綏以著涼春秋，以世子重華錄
涼州事，又分州西界三郡置沙州，東界六郡
置河州，又於姑臧城南起謙光殿，畫以五色，
飾以金玉，殿之四面各起一殿，隨四時居之，
章服器物，一同方色。初，長安之失守也，敦煌
計吏耿訪自漢中渡江東，屢上書請遣大使
慰撫涼州，朝廷以訪守治書御史，拜駿鎮西
大將軍，選隴西賈陵等十二人配之，訪至梁



州，以驛道不通，遂以詔書付賈陵，詐為賈客
到長安，亦不敢進，以咸和八年始達涼州。駿
受詔，遣部曲督王豐等上疏報謝。九年，復使
訪隨豐等齎印綬，授駿大將軍，自是每歲使
命不絕。後駿遣參軍麴護上疏曰：東西隔塞，
踰歷年載，夙承聖德，心繫本朝，而江吳寂蔑，
餘波莫及，雖肆力脩塗，同盟靡恤。奉詔之日，
悲喜交并，天恩光被，褒崇輝渥，即以臣為大
將軍、都督陝西雍秦涼州諸軍事，休寵振赫，

萬里懷戴，嘉命顯至，銜感屏營。伏惟陛下天
挺岐嶷，堂構晉室，遭家不造，播幸吳楚，宗廟
有黍離之哀，園陵有殄廢之痛，普天咨嗟，含
氣悲傷。臣專命一方，職在斧鉞，遐域僻陋，勢
極秦隴。勒雄既死，人懷反正，謂石虎、李期之
命，曾不崇朝，而皆篡繼凶逆，鴟目有年。東西
遼曠，聲援不接，遂使桃蟲鼓翼，四夷諠譁，向
義之徒更思背誕，鉛刀有干將之志，螢燭希
日月之光。是以臣前章懇切，欲齊力時討，而



陛下雍容江表，坐觀禍敗，懷目前之安，替四
祖之業，馳檄布告，徒設空文，臣所以宵吟荒
漠，痛心長路者也。且兆庶離主，漸冉經世，先
老消落，後生靡識，忠良受梟懸之罰，群凶貪
縱橫之利，懷君戀故，日月告流，雖時有尚義
之士，畏逼首領，哀歎窮廬。臣聞少康中興，由
於一旅，光武嗣漢，眾不盈百，祀夏配天，不失
舊物。況以荊揚慓悍，臣州突騎，吞噬遺羯，在
於掌握哉！願陛下敷弘臣慮，永念先績，勑司

空鑒、征西亮等汎舟江沔。使首尾俱至也。後駿遣使，多為石虎所獲，不達。後駿又遣護羌參軍陳㝢、從事徐虓、華馭等至京師，征西大將軍亮上疏，言陳㝢等冒險遠至，宜蒙銓敘，詔除㝢西平相，虓等為縣令。駿在位二十二年（永和二年卒），私謚曰文公，穆帝追謚曰忠成。

重華字泰臨，駿次子也。寬和懿重，沉毅少言。駿雅愛之，立為世子。及駿卒，官屬上重華為



大都督、涼州牧、西平公、假涼王，赦其境內。於是輕賦歛，除關稅，省園囿，以恤貧窮。遣使奉章於石虎。虎未幾，虎遣王擢、麻秋、孫伏都等侵寇不輟，金城太守張沖請降，涼州振恐。重華乃悉發境內兵，使其將裴恒禦之。恒壁于廣武，久而不戰。司馬張耽言於重華曰：強寇在郊，諸將不進，人情亦騷動矣。然國之存亡在兵。兵之勝敗在將。今議者舉將多推宿舊。然未必能諸才也。且韓信之舉，非舊名也。穰苴

解云涼州不特多才且多忠義此乖代乃心王室所以致之行晉史為得其根將今從前涼錄紗

之信。非舊將也。呂蒙之進，非舊勳也。魏延之用。非舊德也。蓋明王之舉，舉無常人，才之所能，則授以大事。今主簿謝艾，兼文能武，能以敵，若授以斧鉞，秋等不足患也。願乘試之，重華召艾與語兵事，大悅之，以為中堅將軍，配步騎五千擊秋，引師出振武。夜有二梟鳴牙中，艾曰：六博得梟者勝，今梟鳴牙中，克敵之兆也。於是進戰，大破之，斬首五千級。重華封艾為福祿伯。初麻秋之克金城也，郡



令車濟不降，伏劍而死。秋又進陷大夏，護軍梁式執太守宋晏以城應秋。秋遣晏以書誘宛戍都尉宋矩。矩曰：為人臣而不能成功，唯有死節耳。遂先殺妻子而自刎。俄而麻秋攻枹罕，晉陽太守郎坦以城大難守，欲棄外城。武城太守張悛曰：棄外城則動眾心，大事去矣。寧戎校尉張璩從之，固守大城。秋率眾八萬，圍塹數重，雲梯地突，百道皆進，城中禦之，殺傷秋眾已數萬。石虎復遣其將劉渾等率

蔣云此等處注是蔣潞中所補藏于九天之上動于九地之下豈不恣矢石之歸而勝者

步騎二萬會之，郎坦恨言之不從，令軍士李嘉潛引賊千餘人上城西北隅，璩使諸將力戰，斬二百餘人，賊乃退。璩戮李嘉以徇，焚其攻具，秋退保大夏。重華尋以艾爲使持節、軍師將軍，率步騎三萬，進軍臨河，秋以三萬衆距之。艾乘軺車，冠白帢，鳴鼓而行。秋望見，怒曰：「艾年少書生，冠服如此，輕我也。」命黑矟龍驤三千人馳擊之。艾左右大擾，或勸艾宜乘馬，艾不從，乃下車踞胡床，指麾處分，賊以爲



伏兵，懼不敢進，別將張瑁從間道截其軍，秋軍退，艾乘勝奔擊，遂大敗之，斬秋將杜勳、汲魚，俘斬萬三千級，秋匹馬奔大夏。秋又據枹罕，衆十二萬，屯于河內，遣王擢略地晉興、廣武，越洪池嶺，至曲柳，姑臧大震。重華議欲親出距之，謝艾固諫止。從事索遐諫曰：「君者一國之鎮，不可輕動。」重華乃以艾爲使持節、都督征討諸軍事、行衛將軍，遐爲軍正將軍，率步騎二萬距之。艾建牙旗誓衆，有風吹

旌旗東南指，遐曰：「風爲號令，今旌旗指敵，天所贊也。」艾軍次神鳥，王擢與艾前鋒戰，敗走。艾進擊秋，大破之，秋遁歸金城。虎聞之歎曰：「吾以偏師定九州，今以九州之力困於枹罕，彼有人焉，未可圖也。」艾還，討叛虜斯骨眞萬餘落，皆破平之。時朝廷詔遣侍御史俞歸拜重華侍中、大都督、大將軍、涼州刺史、西平公。歸至涼州，重華方謀爲涼王，不肯受詔，使所親沈猛謂歸曰：「州主奕世忠晉，今曾不如鮮



卑，何也？臺加慕容皝爲燕王，而州主甫授大將軍，何以加勸忠貞乎？明臺宜移河右，共勸州主爲涼王。大夫出使，苟利社稷，專之可也。」歸對曰：「昔三代之王也，爵之貴者莫若上公。及周之衰，吳、楚始僭稱王，而諸侯不之非，蓋蠻夷畜之也。假令齊魯稱王，諸侯豈不伐之？漢高封韓彭爲王，尋皆誅滅，蓋權時之宜，非厚之也。故聖上以貴公忠賢，乃爵以上公，位以方伯，寵秩極矣，豈鮮卑北狄爲是比

哉。子失問也。且吾聞之，有殊勳絕世者，亦有不世之賞。今貴公始繼世而爲王，若率河右之衆，南平巴蜀，東掃趙魏，修復陵廟，迎天子返洛陽，又將何以加之乎。猛具宣歸言，乃受詔。官屬卒上重華爲丞相、涼王、雍秦涼三州牧。重華頗以錢帛賜左右，又好與群小遊戲，頗廢政事，徵事索振進諫，於是重華納其言而謝之。若久之，石虎將王擢屯于隴上，爲苻雄所破，奔重華，重華厚寵之，以爲秦州刺史，



假節。遣使張弘、宋修，帥步騎萬五千，會擢以伐秦，與雄等戰於龍黎，大敗，喪秦州而還，死傷甚衆。重華痛之，素服爲戰亡吏士舉哀，各遣弔問其家，復授擢兵，使攻秦州，克之，因上疏請與師伐秦，於是帝報，遣使進重華爲涼州牧。將受詔，未及而卒，在位十一年，私諡曰昭公，後改曰桓公，穆帝賜諡曰敬烈。子曜靈嗣，年十歲。重華庶兄祚篡立。

祚字太伯，小字螽斯，初封長寧侯，有勇力吏幹，而傾巧善事內外，與重華嬖臣趙長、尉緝等結異姓兄弟。都尉常據請出之，重華曰：吾方以祚爲周公，使輔幼子，君是何言也。金城太守謝艾亦以是一言，不聽。及重華卒，世子曜靈嗣位，長等矯重華遺令，使祚輔政。又建議以爲時難未夷，宜立長君，曜靈沖幼，請立祚。祚先烝重華母馬氏，乃密說馬氏，遂從長議，廢曜靈爲涼寧侯，立祚爲大都督、涼州牧、涼公。祚既得志，恣爲淫虐，又通重華妻裴氏



而殺之，自閤內媵妾及駿、重華未嫁子女，無不淫亂。國人相目，咸賦牆茨之詩。永和十年，祚遂僭稱帝，改建興四十二年爲和平元年，立妻許氏爲皇后，弟天錫爲長寧王，子泰和爲太子，庭堅爲建康王，曜靈弟玄靚爲涼武侯。置百官，郊祀天地，用天子禮樂。其尚書馬岌切諫，坐免官。郎中丁琪復諫，祚大怒，斬之于闕下。遣其將和昊率衆伐驪靬戎於南山，虔音大敗而還。祚宗人張瓘時鎮枹罕，祚惡

其強遣其將易揣、張玲率步騎萬三千以襲之。時張掖人王鸞頗知術數，言於祚曰：「軍出不復還，涼國將不利矣。」祚大怒，以鸞妖言沮衆，斬之以徇三軍。乃發鸞臨刑曰：「我死不二十日，軍必敗。」時祚又遣張掖太守索孚伐瓘，爲瓘所殺。玲等濟河未畢，又爲瓘兵所破，揣單騎奔走，瓘軍躡之，祚衆震懼。敦煌人宋混與弟澄等素與祚有隙，遂合衆以應瓘，謀立曜靈。祚尋使楊秋胡引曜靈於東苑，拉其腰



而殺之，埋於沙阬。混等軍于武始，爲曜靈發哀。時祚收瓘弟琚及子嵩將殺之，琚、嵩乃募數百人，揚言于市曰：「張祚無道，我兄大軍已至城東，敢舉手者誅三族。」祚衆披散，琚、嵩遂率衆入城。混兵亦至，趙長等懼罪，入閤呼重華母馬氏出殿，拜曜靈弟玄靚爲主。易揣等率衆入殿，收長等殺之。祚按劍殿上大呼，叱左右力戰。祚既失衆心，莫肯爲之鬬者，於是被殺。混等梟其首，宣示內外，暴尸道左，國內咸稱萬歲。祚篡立三年而亡。

宋混滅張瓘

張邕滅宋氏

昔云此段分明小曲書卑力夫特從內伏孟堅之一簡亦無別也

玄靚字元安，時始五歲。宋混等誅祚，遂上玄靚爲涼州牧、西平公，赦境內，復稱建興四十三年。誅祚二子。以張瓘爲衛將軍，領兵萬人，行大將軍事，改易僞爵。不受命者，即以兵伐之。於是兄弟彊盛，負其勳力，有篡立之謀。輔國將軍宋混，性忠鯁，與弟澄共討瓘，盡夷其屬。玄靚以混爲都督、車騎大將軍、輔政。混卒，又以澄代之。右司馬張邕惡澄，殺之，遂滅宋



氏。玄靚乃以邕爲中護軍，叔父天錫爲中領軍，共輔政。邕驕矜淫縱，樹黨擅權，多所刑殺，國人患之。天錫所親劉肅謂天錫曰：「國家事欲未靜。」天錫曰：「何謂也？」肅曰：「今護軍出入有似長寧。」天錫驚曰：「我早疑之，如此則計當云何？」肅曰：「政當速除之耳。」天錫曰：「安得其人？」肅曰：「肅即是也。」肅時年未二十。天錫曰：「汝年少，更求可與謀者。」肅曰：「趙白駒及肅二人足矣。」於是天錫與邕俱入朝，肅與白駒拔刀鞘出

天錫滅張邕

刃從天錫入，値邕於門下，薦斫之不中，自驅繼之，又不克，二人與天錫俱入禁中，邕得逃走，因率甲士三百餘人，反攻禁門，及錫登屋大呼曰，張邕凶逆無道，旣滅諸宋，又欲傾覆我國家，汝將士世爲涼臣，豈忍以干戈見向，今之所取者，止邕身耳，他無所問，於是邕衆悉散走，邕自刎死，悉誅邕族，玄靚以天錫爲大將軍都督中外軍事輔政，因改建興四十九年，奉升平之號，興寧元年駿妻馬氏卒，玄



靚以其庶母郭氏爲太妃，郭氏以天錫專政，與大臣張欽等謀誅之，事泄，欽等伏法，是歲天錫率衆入禁門，潛害玄靚，宣言暴卒，在位九年，私謚曰沖公，孝武帝賜謚曰敬悼公

天錫字純嘏，駿少子也，初字公純嘏，入朝人笑其三字，因改焉，玄靚死，國人立之，自號涼州牧，遣司馬綸騫奉章詣建康請命，并送御史俞歸東還，太和初，詔以天錫爲大將軍涼州刺史西平公，天錫數宴園池，政事頗廢，祭

論天錫法本于

酒索商上疏極諫，天錫答曰，吾非好行，行有得也，觀朝榮則敬才秀之士，觀芝蘭則愛德行之臣，覩松竹則思貞操之賢，臨清流則貴廉潔之行，覽蔓草則賤貪穢之吏，逢颷風則惡凶狡之徒，若引而申之，觸類而長之，庶無遺漏矣。初隴西人李儼據郡叛，至是羌欽岐又率略陽四千家就儼，天錫自率三萬人次倉松，往討之，儼敗，入城固守，遣子純求救於苻堅，堅使其將王猛救之，天錫敗績，死者十



二三。初天錫之殺張邕也，安定梁景、敦煌劉肅皆有功，二人由是有寵，賜姓張氏，使預政事，天錫荒於酒色，不修庶務，黜世子大懷而立嬖人之子大豫，人情憤怨，從弟從事中郎憲切諫不納，時苻堅旣彊盛，有兼并之志，每攻之兵無寧歲，天錫甚懼，乃立壇刑牲，率典軍將軍張寧中堅將軍馬芮等，遙與晉三公盟，皆獻書大司馬桓溫，刻其年夏，誓同大舉，遣從事中郎韓博、奮節將軍康妙奉表，并送

盟文。太元元年，堅遣其將苟萇、毛當、梁熙、姚萇來寇，渡石城津。天錫集議，中錄事席仂音勒曰：「先公既有故事，徐思後變，此屈伸之略也。」衆以仂爲老怯，咸曰：「龍驤馬建精兵萬人，猶可距之。」廣武太守辛章曰：「馬建出於行陣，必不爲用。秦軍深入，吾等相與率三郡精卒，斷其糧運，決一朝命矣。」於是天錫自將衆五萬，軍於金昌城。馬建率萬人迎萇請降，兵民散走。常據、席仂皆戰死。司兵趙充哲與萇力戰

晉書卷八十六　列傳　張軌

又死。中衛將軍史景亦沒于陣。天錫大懼，出城自戰，城內又叛。天錫窘逼，因降于萇等。自位凡十三年，自軌爲涼州，至天錫凡九世，七十六年矣。初，秦兵之出也，堅先爲天錫起宅于長安，至則居之，以爲尚書，封歸義侯。及堅大敗于淮肥，時天錫爲苻融征南司馬，於陣歸國。詔曰：「昔孟明不替，終顯厥功，宜以一眚而廢才用。其以天錫爲散騎常侍。」又詔復天錫西平公爵。天錫少有文才，流譽遠近。及歸

朝，爲孝武帝所器，每入言論，無不竟日。頗有嫉己者，於坐問天錫：「北方何物可貴？」天錫曰：「桑葚甜甘，鴟鴞革響。乳酪養性，人無妒心。」又嘗與中郎王坦之論中原人物，天錫曰：「研求幽邃，自王何以還，因時修制，荀樂之風也。」坦之曰：「卿知見有餘，何以爲苻堅所制？」答曰：「陰陽消息，故天步屯蹇。否剝成象，豈足多譏。」後隆安中，會稽世子元顯用事，以其家貧，拜廬江太守，本官如故。桓玄時，欲招懷四遠，乃

晉書卷八十六　列傳　張軌

用天錫爲護羌校尉、涼州刺史。尋卒。

史臣曰：長河外區，流沙作紀。玉關懸險，金城負固。有苗攸竄，帝舜投而不羈。渠搜是居，大禹剖而方敍。世逐多難，要玉郡以誰何。雖遇兵內阻，三邊而高視。雖非久安之地，足爲苟全之所乎。周公保之而立功，士彥擁之而延世。摯虞觀象，記洪災之不流。侯瑾睨泉，知霸者之斯在。漢末博士侯瑾言姑臧城西泉水當有雙闕起其上霸者出焉壹 東執霸西始險河。雖唯地勢，抑且有天道歟。茂駿壐

華，資忠踵武，崎嶇僻陋，無忘本朝，故能西控諸戎，東攘巨猾，緒累葉之珪組，賦絕域之琛賓，振曜遐荒，良由杖順之効矣。祚以畢尊，陰傾冢嗣，擠有炎於彤管，擬宸居於黑山，丁琪以切諫遇誅，王鸞以讜言嬰顯戮，境內雲擾，𩥄其竊名，卒致梟懸，自然之理也。純嘏、微弱，竟干其衆，奉身魏闕，函迹朔流，雖襲銀黃，但德之延慶矣。





列傳第五十七

竟陵鍾惺原評
檇李將之翹刪定
同里章三錫恭校

李暠　子歆

李云貞觀以暠先世故稱觀字武將王而同但稱字今正之

李暠字玄盛，小字長生，隴西狄道人，漢李廣十六世孫。廣子侍中敢之後，世為西州右姓。祖弇仕張軌為天水太守，父昶，世子侍講，早卒，乃遺腹生暠。暠少而好學，性沈敏有器度，善屬文，及長，習孫吳兵法，嘗與呂光太史令郭黁及其同母弟宋繇同宿，黁起謂繇曰：君當位極人臣，李君有國土之分，家有騧草馬生白額駒，此其時也。呂光末，京兆段業自稱涼州牧，以趙郡孟敏為沙州刺史，署暠為效穀令。敏卒，敦煌護軍郭謙、沙州治中索仙等以暠溫毅有惠政，推為敦煌太守。暠初難之，會宋繇仕於業，告歸，謂暠曰：兄忘郭黁之言邪，白額駒今已生矣。暠乃從之，遣使稱藩于業，業以為安西將軍，敦煌太守，其右衛將軍

索嗣，乃搆暠於業，遣以嗣代暠，嗣率騎五百
而西，未至二十里，移暠使迎己。暠驚疑，將出
迎之，效穀令張邈及宋繇止之曰：呂氏政衰，
段業闇弱，正英豪有為之日。將軍據一國成
資，奈何束手於人。索嗣自以本邦，謂人情附
己，不虞將軍卒能距之，可一戰而擒也。暠從
之，因遣繇覘嗣，既見嗣，啗以甘言，還謂暠曰：
嗣志驕兵弱，易擒耳。於是遣其二子歆、讓與
邈、繇等逆戰破之，嗣奔還張掖。暠素與嗣善，



尤恨之，乃罪狀嗣於段業。業將沮渠男成惡
嗣，至是因勸除之。業乃殺嗣，遣使謝暠。隆安
四年，業晉昌太守唐瑤移檄六郡，推暠為大
都將大將軍涼公領秦涼二州牧，暠赦其境
內，建年為庚子，以唐瑤為征東將軍，郭謙為
軍諮祭酒，索仙為左長史，張邈為右長史，尹
建興為左司馬，張體順為右司馬，張條為牧
府左長史，宋繇、張謖為從事中郎，暠尋遣繇東
伐涼興，并擊玉門已西諸城，皆下之，遂立子
歆為世子。初，呂光之稱王也，遣使市六璽玉
於于闐，至是，玉至，敦煌納之郡府，仍於南門
外臨水起堂，名曰靖恭之堂，以議朝政，閱武
事。圖讚自古聖帝明王、忠臣孝子、烈士貞女，
暠親為序頌，以明鑒戒之義，當時文武群僚
亦皆圖焉。又立泮宮，增高門學生五百人，起
嘉納堂於後園，以圖讚所志。義熙元年，改元
建初，遣舍人黃始、梁興間行奉表詣闕。暠令
群僚議曰：昔河右分崩，群豪競起，吾以寡德



為眾所推，何嘗不忘寢與食，以思濟黎庶。故
前遣毋弟繇董率雲騎，東殄不庭，軍之所至，
莫不賓下。今惟蒙遜鴟跱一城，自張掖已東
晉之遺黎，雖為戎虜所制，至於向義思風，過
於殷人之望西伯。大業須定，不可安寢，吾將
遷都酒泉，漸逼寇穴，諸君以為何如。張邈贊
成其議，暠大悅，乃以張體順為建康太守，鎮
樂涫，徵宋繇為敦煌護軍，與其子敦煌太守
讓鎮敦煌，遂遷居于酒泉。暠何沮渠蒙遜來

侯至于彌安、爲秉敗城守、蒙遜引退。三年、暠
以前表未報、復遣沙門法泉間行奉表詣建
康。群僚以暠遷都之後、年穀頻登、百姓樂業、
請勒銘酒泉、以紀功德。暠於是使儒林祭酒
劉昞爲文刻之。既而蒙遜每年侵寇不止、暠
志在以德撫其境內、但與通和立盟、弗之校
也。然蒙遜背盟來侵、暠爲遣世子歆、要擊敗
之、獲其將沮渠百年。暠上巳日讌于曲水、命
群僚賦詩、而自爲之序。於是寫諸葛亮訓誡



以勗諸子、曰、吾負荷艱難、寧濟之勳未建、雖
外總良能、憑股肱之力、而戎務孔殷、坐而待
旦、以維城之固、宜兼親賢、故使汝等未及師
保之訓、皆弱年受任、常懼弗克、以貽咎悔。古
今之事、不可以不知、苟近而可師、何必遠也。
覽諸葛亮訓勵、應璩奏諫、尋其終始、周孔之
教盡在中矣。爲國足以致安、立身足以成名、
質略易通、寓目則了、雖言發往人、道師於此。
且經史道德、如採菽中原、勤之者則功多、汝

等可不勉哉。暠乃修敦煌舊塞東西二圍、以
防北虜之患、築敦煌舊塞西南二圍、以威南
虜。暠以緯世之量、爲群雄所奉、遂啓霸圖、兵
無血刃、坐定千里、河西十郡、歲月而一、謂張
氏之業、不足稱也。既而禿髮傉檀入據姑臧、
蒙遜基宇稍廣、於是慨然作賦、以述志焉。暠
寢疾、顧命宋繇曰、吾死之後、世子猶卿子也、
善輔導之。十三年卒、國人上謚曰武昭王、墓
曰建世陵、廟號太祖。先是河右不生楸槐柏漆、張



駿之世、取于秦隴而植之、皆死、惟酒泉宮
之西北隅、有槐生焉、暠乃賦之、益歎僻陋遐
方、立功非所也。亦命主簿梁中庸及劉昞等
並作。又感兵難繁興、時俗諠競、乃著大酒容
賦、以表恬豁之懷、自餘詩賦數十篇。
歆字士業、暠第二子也。世子譚早卒、故暠卒、
群僚奉歆爲大都督大將軍涼公、領涼州牧、
大赦境內、改年爲嘉興、尊母尹氏爲太后、以宋
繇錄三府事。時沮渠蒙遜遣其張掖太守沮

齊云發賊乃兩其下衍之並案字恆衍

渠廣宗詐降以誘歆，歆發兵應之，親勒大軍為之後繼。蒙遜率衆三萬，設伏于蓼泉，歆覺之，引兵還。蒙遜追之，歆親貫甲先登，戰於解支澗，大敗之，俘斬七千餘級。明年，蒙遜乃大伐歆，歆亦將出距之，左長史張體順固諫，乃止。蒙遜大芟秋稼而還。歆於是遣使詣建康，來告襲位，詔以歆為持節、都督七郡諸軍事、鎮西大將軍、酒泉公。歆用刑過嚴，又好治宮室，繕築不止，從事中郎張顯上疏以爲：



入歲已來，陰陽失序，屢有賊風暴雨，犯傷和氣。今區域三分，勢不久並，并兼之本，實在農戰，懷遠之略，事歸寬簡，而更繁刑峻法，宮室是務，人力凋殘，百姓愁悴，致災之咎，寔此之由也。

主簿氾稱又上疏諫曰：天之子愛人后，殷勤至矣。故政之不修，則垂災譴以誡之，改者雖危必昌，不改者雖安必亡。元年三月癸卯，敦煌謙德堂陷；八月，效穀地裂；二年元日，昏霧四塞；四月，日赤無光，二旬乃復；十一月，狐上南門。今茲春夏，地頻五震；六月，隕星于建康。臣雖學不稽古，頗亦闇道於先師，且行年五十有九，請為殿下略言耳目之所聞見，不復能遠論書傳之事也。乃者咸安之初，西平地裂，狐入謙光殿前，俄而秦師奄至，都城不守。梁熙既為涼州，不撫百姓，專為聚斂，建元十九年，姑臧南門崩，隕石於閑豫堂，明年為呂光所殺。段業僭稱制此方，三年之中，地震五十餘所，既而先王龍興瓜州，蒙遜殺之張掖。



此皆目前之成事，殿下之所明知也。效穀，先王鴻漸之始；謙德，即尊之室。基陷地裂，大凶之徵也。日者太陽之精，中國之象，赤而無光，中國將衰。況諺曰：野獸入家，主人將去。今狐上南門矣。昔春秋之世，星隕于宋，襄公卒為楚所擒。地者至陰，胡夷之象，當靜而動，反亂天常。天意若曰：胡夷將震動中國，中國若不修德，將有宋襄之禍乎。是以臣蒙先朝布衣之恪，輒自不避忤上之誅，昧死而進愚款。

願陛下親仁善鄰，養威觀釁，罷宮室之務，止遊畋之娛，以清儉素德為榮，息茲奢靡之費，以應天災、防未然，待國有數年之積，然後命將出師，一鼓而姑臧可平，長驅可以飲馬涇渭，方東面而爭天下，豈蒙遜之足憂哉？不然，臣恐宗廟之危，當在旦夕間也。歆並不納。是歲太尉劉裕受禪於恭帝，歆謀東伐，不果。及聞蒙遜南伐禿髮傉檀，乃命中外戒嚴，將乘虛攻張掖，宋繇、張體順固諫，不聽。太后尹氏稱暠臨終之命以阻之，亦不聽。歆退而歎曰：大事去矣。吾見師之出，不見師之還也。歆遂率步騎三萬東伐，次于都瀆澗，蒙遜自浩亹來距，戰於懷城，為蒙遜所敗。左右勸歆還保酒泉，歆曰：吾違太后明誨，遠取敗辱，不殺此胡，復何面目以見我母也。勒眾復戰，敗于蓼泉，為蒙遜所殺。先是有敦煌父老令狐熾，夢白頭公衣帢而謂熾曰：南風動，吹長木，胡桐椎，不中穀。言訖，忽然不見。歆小字桐椎，



至是而亡。自暠據河右，以安帝隆安四年立，至宋永初元年歆滅，二世凡二十一年。

史臣曰：王者受圖，咸資世德，猶混成之先大帝，若一氣之生兩儀，是以中陽勃興，資豢龍之構址；[illegible]亳垂統，本玄燕之開基。涼武昭王英姿傑出，運陰陽而緯武，應變之道如神，吞日月以經天，成物之功若歲，故能懷荒弭暴，開國化家，宅五郡以稱藩，屈三分而奉順，若乃詩褒秦仲，後嗣建削平之業，頌美公劉，末孫興配天之祚，或發迹於汧渭，或布化于邠岐，貽厥創元天之基，疏涓開環海之宅，彼既有漸，此亦同符，是知景命攸歸，非一朝之可致，累功積慶，其所由來遠矣。



列傳第五十七　晉書八十七 終

列傳第五十八　晉書八十八　三衍撰書

竟陵鍾惺原評　檇李蔣之翹刪定

何章錢敬忠參校

孝友

大矣哉，孝之為德也。分渾元而立體，道貫三靈；資品彙以順名，功苞萬象。用之于國，動天地而降休徵；行之于家，感鬼神而昭景福。若乃博施備物，尊仁安義，柔色承顏，怡怡盡樂，擊鮮就養，蹔離忘劬，集苞思藜蒸之勤，循陔有採蘭之詠，事親之逝，彌篤如在，哀哀罔極，栗栗流慟，銜索興嗟，悲風樹以隕心，瀕寒泉而沬泣，追遠之情也。審德筮仕，正務移官，居高匪危，在醜無爭，協修升以匡化，懷履冰而砥節，立身之行也。是以閔曾翼翼，遵六教而絢貞規；蔡董烝烝，弘七德而垂令迹。亦有至誠上感，明祇下贊，郭巨致賜金之慶，陽雍標蒔玉之祉，烏馴丹羽，巢叔和之室，鹿呈白毳，擾功文之廬。然則因彼孝慈而生友悌，理



在忝綜，義歸一揆。夫天倫之重，共氣分形，心睽則葉顇荊枝，性合則華承棣萼，乃有推肥代瘦，殉急難之情；讓果同衾，崇懽愉之致。緬覿緗素，藏流席躅者歟。晉氏始自中朝，逮于江左，雖百六之災遄及，而君子之道未消，孝弟名流，猶為繼踵。王偉元之行己，許季義之立節，夏方盛彥，體至性以馳芬；庾袞顏含，篤友于而宣範。自餘群士，咸標懿德，採其遺紳，庶廣澆風。故著孝友篇以續前史云耳。



李密（華陽國志作宓，又作虙，字與宓同。晉史云一名虔，是因虙誤為虔耳。）字令伯，犍為武陽人。祖光，蜀朱提太守。父早亡，妣何更行，見養祖母劉氏。密時年四歲，感戀彌至，烝烝之性，遂以成疾，九歲不行。及長，事祖母以孝聞，其侍疾則涕泣側息，日夜不解帶，飲膳湯藥，必自口嘗，有暇則講學忘疲，而師事譙周，周門人方之游夏。初仕蜀為郎，以[illegible]數使吳，吳人稱之。蜀亡，泰始初，徵為太子洗馬。詔書累下，郡縣逼迫，密以祖母老，

陳云以辭毋老辭官史稱之允

願乞終養，上表固辭，情旨淡切，見文選。武帝覽之曰：士之有名不虛，然哉。乃停召，賜奴婢二人，下郡縣供其祖母俸。後劉終，服闋，復以洗馬徵至洛。司空張華問之曰：安樂公何如？密曰：可次齊桓。華問其故，對曰：齊桓得管仲而霸，用豎刁而蟲流。安樂公得諸葛亮而抗魏，任黃皓而喪國，是知成敗一也。次問孔明言教何碎，密曰：昔舜禹皋陶相與語，故得簡大雅，誥與凡人言，宜碎。孔明與言者無己敵，言教是以碎耳。華善之。於是徙尚書郎，出為河內溫令，有政績。密自以才能，每望內轉，而朝廷無援，乃遷漢中太守，失分懷怨。及賜餞東堂，詔密令賦詩，末章曰：人亦有言，有因有緣，官無中人，不如歸田。明明在上，斯語豈然。武帝忿之，於是都官從事奏免密官。然密性方亮，不曲意勢位，與人交，必公議其得失而切責之。常言吾獨立於世，顧影為儔，而不懼者，心無彼此於人故也。所著述理論凡十餘篇，

王元美云如姚崇對宋出山時何所不可見向來鄉非其說



皇甫謐深善之。後卒於家。蔣云李密陳情表有少仕防朝之句貞尚者謂其篤於孝而妨於忠楊用修辨之只乃作史者所敗防原作荒引見佛書予則以忍荒朝義亦未安但觀密對張華敬禮心不忘舊宜無此補若論其漢中時皇皇進臣猜焉失宗不勝憤怨此密本功名中淺人耳彼亦何慮出言之不乎聞自不必責亦不必曲為諱也二子：賜、興。華陽國志云密六子皆英挺秀逸號曰六龍賜少能屬文，嘗為玄鳥賦，詞甚美。州辟別駕，舉秀才，未行而終。興亦有文才，刺史羅尚辟別駕。尚為李雄所攻，使興求救於鎮南劉弘，因願留為弘參軍，不還。尚白弘，即奪其手版而遣之。興在弘府，弘立諸葛孔明、羊叔子碣，使興俱為之文，甚有辭理。

盛彥

夏方 並刪

王裒者，城陽營陵人也。字元偉父曰王儀為文帝司馬，東關之敗，帝問誰任咎者，儀曰：責在元帥。帝怒曰：司馬欲委罪於孤邪？遂斬之。裒少而博學，好立操尚，痛父非命，未嘗西向而坐，示不臣也。於是隱居教授，三徵七辟皆

不就，廬于墓側，旦夕至墓所拜跪，攀柏悲號，涕淚著樹，樹為之枯。母性畏雷，母沒，每雷輒到墓曰：「裒在此。」及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門人受業者並廢蓼莪之篇。家貧，躬耕，計口而田，度身而蠶。或有助之者，不聽。諸生密為刈麥，裒遂棄之。知舊有致遺者，皆不受。門人為本縣所役，告裒求屬令。裒曰：「卿學不足以庇身，吾德薄不足以蔭卿，屬之何益！且吾不執筆已四十年矣。」乃步



擔乾飯，兒負鹽豉，草屩，送所役生到縣，門徒隨從者千餘人。令以為詣己，出迎之。裒乃下道至土牛旁，磬折而立，云門生為縣所役，故來送別。因執手涕泣而去。令即放之，一縣以為恥。鄉人管彥少有才而未知名，裒獨拔而友之。男女各始生，便許婚。彥後為西夷校尉，卒而葬于洛陽，裒後更嫁其女。彥弟馥問裒，裒曰：「吾薄志畢願山藪，昔嫁姊妹皆遠，吉凶斷絕，每以此自誓。今賢兄子葬父于洛陽，此則京邑之人也，豈吾結好之本意哉！何婚之有！」及洛京傾沒，親族悉欲渡江，裒以墳壟所在，不去。賊王方行，猶思慕不能進，遂遇害。

許孜

庾衮字叔褒，潁川人，明穆后之伯父也。少而勤儉，篤學好問，事親以孝稱。咸寧中大疫，二兄俱亡，次兄毗復殆，癘氣方熾，父母諸弟皆出次于外，衮獨留不去。諸父兄強之，曰衮性不畏病，乃自為扶持，毗得差。初衮諸父



竝貴盛，惟父獨守貧約。衮躬親稼穡以給養，而執事勤恪，與弟子樹籬，跪以授條。或曰：「今在隱所，先生何恭之過？」衮曰：「此顯易操，非君子之志也。」父亡，乃作筥賣以養母。母見其勤，曰：「我無所食。」對曰：「母食不甘，衮將何居！」母感而安之。衮娶妻，皆富室女，及適衮，俱棄華飾，與衮共安貧苦，躬服喪，廬于墓次。歲大饑，藜羹不糝，門人欲進其飯者，衮每曰已食，莫敢為設。及麥熟，穫者已畢，而採捃者

尚多，袞乃引其群子以退，曰：「待其閒，然後取之。」
也，不曲行，不旁掇，跪而把之，則亦大獲，又與
邑人入山拾橡，分夾險，序長幼，推易居難，禮
無違者，或有斫袞墓柏，莫知其人，袞因叩頭
泣涕，謝祖禰曰：「德之不修，不能庇先人之樹，
袞之罪也。」祖者為之垂泣其袞之家居也，撫
諸孤以慈，奉諸寡以仁，事加于厚，而教之義
方。使長者體其行，幼者忠其孤。孤甥郭秀，比
諸子姪，衣食每先之，以齊宅與其長兄子賡



翁，及翁卒，袞哭之悲，哀動行父，時饑，袞以濟
或醉慚自責曰：「既臻先父之誠，其何以訓人。」
乃於父墓前，令人杖之。鄰人褚德逸者，蒞事
其親，老而不倦，袞兄每拜焉。嘗與諸兄過邑
人陳準兄弟，諸兄友之，皆拜其母，袞獨不拜，
準弟徽曰：「子不拜吾親何？」袞曰：「未知所以拜
也。夫拜人之親者，將自同於人之子也，其義
至重，袞敢輕之乎。」遂不拜。準、徽歎曰：「古有亮
直之士，君近之矣。」於是鄉黨薦之，州郡交命，

皆不就，世遂號之為異行。元康末，潁川太守
召為功曹，袞服造役之衣，杖鋤荷斧，不俟駕
而行，曰：「請受下夫之役。」太守飾車而迎，袞逡
巡辭退，請徒行入郡，將命者遂逼扶升車，納
於功曹舍，既而袞自取己車而寢處焉，形雖
恭而神有不可動之色，太守知其不屈，乃歎
曰：「非常士也，吾何以降之。」厚為之禮而遣焉。
及齊王冏唱義，張泓等肆掠于陽翟，袞乃率
其同族及庶姓，保于禹山。是時民皆安，未



知戰守之事，袞曰：「孔子云不教而戰，是謂棄
之。」乃集諸群士而謀曰：「二三君子相與處于
險，將以安保親尊，全妻孥也。古人有言，千人
聚而不以一人為主，不散則亂矣，將若之何？」
眾曰：「善。今日之主，非君而何。」袞默然有間，乃
言曰：「古人急病讓夷，不敢逃難，然人之立主，
貴從其命也。」乃誓之曰：「無恃險，無怙亂，無暴
鄰，無抽屋，無樵採人所植，無謀非德，無犯非
義，戮力一心，同恤危難。」眾咸從之。於是峻其

險阨，杜蹊徑，修壁塢，以樹藩障，考功庸，
計丈尺，均勞逸，通有無，繕完器備，量力任能。
物應其宜，使邑推其長，里推其賢，而身率之。
分數既明，號令不貳，上下有禮，少長有儀，將
順其美，匡救其惡。及賊至，袞乃勒部曲，整行
伍，皆持滿而勿發。賊挑戰，晏然不動，且辭焉。
賊服其慎而畏其整，是以皆退，如是者三。後
同歸于京師，踰年不朝。袞曰：晉室卑矣，禍難
方興。乃攜其妻子適林慮山，尋卒。袞學通詩



書，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尊事耆老，惠訓蒙幼，
臨人之喪必盡哀，會人之葬必躬築，勞則先
之，逸則後之，言必行之，行必安之，是以宗族
鄉黨莫不崇仰，門人感慕，爲之樹碑焉。有四
子：怞、蔑、澤、捃。蔑後南渡江，中興初爲侍中，咸
生，頵，安成太守。

孫晷 附

顏含字弘都，琅邪莘人也。父默，汝陰太守。含兄
畿咸寧中卒，一夕其婦夢之曰：吾當復生，

頗說之，其母及家人又夢之，即欲開棺，而父
不聽。含時尚少，乃慨然曰：非常之事，古則有
之，今所夢如此，開棺之痛，孰與不開相負。父
從之，乃共發棺，發果生，然氣息甚微，存亡不
分矣。飲哺將護，累月猶不能語，含乃絕棄人
事，躬親侍養，足不出戶者十有三年。石崇重
含悌行，贈以甘旨，含謝而不受。或問其故，答
曰：病者綿昧，生理未全，既不能進啖，又未識
人惠，若當謬留，豈施者之意也。又含次嫂樊



氏因疾失明，含課勵家人，盡心奉養，每日自
嘗省藥饌，察問息耗，必簪屨束帶，由是著名。
本州辟不就，東海王越以爲太傅參軍，出補
閭陽令。元帝過江，爲東陽太守。含以儒素篤
行補太子中庶子，預討蘇峻功，封西平縣侯，
拜侍中，尋除國子祭酒，遷光祿勳，咸康四年
以年老遜位。于時論者以王導帝之師傅，名
位隆重，百僚宜爲降禮。太常馮懷以問含，含
曰：王公雖貴重，理無偏敬，降禮之言，或是諸

史牙之云因含清老滑及辭邪瑛牛以見其有識有守

君非宜，鄙人老矣，不識時務，既而告人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向爲袒思問侯於我，我有邪德乎。邪瑛背遇含，欲爲之筵，含曰：年在天，位在人，修己而天不與者，命也；守道而人不知者，性也。自有性命，無勞蓍龜。致仕二十餘年，年九十三而卒，諡曰靖。三子：忱、謙、約。忱歷黃門郎、侍中、光祿勳。謙至安成太守。約零陵太守，並有聲譽。

劉殷 劉○聲云殷弟新與太守終事劉聰殷胥書事如充聰後宮此列爲胥叛臣不



年何撰忠作史劉聰亦無叢標亦從王延耿亦任劉淵原未常受官一命之榮戶終不從新羊而死書又不在罪臣一例也

王延 刪

陳留公云此本蒙太史公職後

王談者，吳興人也。十歲，父爲鄰人竇度所殺，談陰有復讎志，而懼爲度所疑，乎尋寸刃不畜，倂不敢見之於色間，然日夜課殺度，未得。至年十八，乃密市利鍤，陽若耕鉏者。度常乘船出，談伏於所當過之橋下，度至橋，見談，大驚，談曰：今可以報我父矣。因以身赴之，持鍤斫度，度應手死，既而歸罪有司，太守會稽孔巖嘉其孝，列上有之，後巖諸子爲孫恩所害，無嗣，談乃移居會稽，修理巖父子葬，盡其心力。太守孔廞義之，元興三年，舉談爲孝廉，時稱其得人，談不應召，終于家。

桑虞 刪

何琦字萬倫，於司空充爲從兄也。父阜，淮南內史。琦沉敏有識度，遊學燃閭，居于宣城陽穀縣。父丞卒，事母孜孜，朝夕色養，常患寒貧，



不足以爲供，乃爲郡主簿，察孝廉，除郎中，以選補涇縣令，司徒王導引爲參軍，不就。及居母喪，泣血盡哀，人皆稱之。服闋，琦乃曰：所以出身而仕者，非謂有尺寸之能以效智力，實利微祿，爲私養耳。一旦哀然，無復恃怙，豈可復以朽鈍之質而歸清朝哉。於是養志衡門，不交人事，仰儉寡欲，以琴書自娛，時鄉里遭亂，姊沒於氏家，琦惟一婢，便爲購贖，然性不爲小嫌，凡有贈遺，亦不苟讓，但於己有餘，輒

復隨而散之。其任心而行，率意而動如此。詔徵博士，不起。簡文帝為撫軍，聞其名，召為參軍，固辭。公車再徵通直散騎侍郎、散騎常侍，終不行。是以桓溫嘗登琦縣界山，喟然嘆曰：「此山南有人焉，何公真止足者也。」琦養性老而不衰，布褐蔬食，以述作為事，著三國評論，凡所撰錄百篇，皆行于世。年八十二卒。

步瀛刪



# 列傳第五十九　晉書八十九　御撰

竟陵鍾惺原評　　偶李騰之翹刪定
秋浦吳應箕參校

## 忠義　總論

古人有言，君子殺身以成仁。又云，非死之難，處死之難。信哉斯言也。是知烈士徇名，貪者一死，義夫抱節，不圖苟存。故能守鐵石之深衷，厲松筠之雅操，見貞心於歲暮，標勁節於嚴風，赴鼎鑊其如歸，履危亡而不顧。名垂竹帛，象列丹青，前史以為美談，後來仰其徽烈者也。晉自元康之後，朝昏政亂，禍難薦興，艱虞孔熾，遂使奸凶放命，戎狄交侵，函夏沸騰，蒼生塗炭，干戈日用，戰爭方興，雖背恩忘義之徒，不可勝載，而蹈節輕生之士，無乏於時。至若嵇紹之衛難乘輿，卞壼之亡軀鋒鏑，桓雄之義高田叔，周崎之節邁解揚，羅丁致命于舊君，辛吉恥臣于戎虜，張禕引鴆以全節，王諒斷臂以厲忠，莫不志烈秋霜，精貫白日，

足以激清風于萬古，厲薄俗于當年，所謂亂世識忠臣，斯之謂與。卞壼、劉超、鍾雅等，已入列傳，其餘即敘其行事，以爲忠義傳，用旌晉氏之有人焉。

嵇紹字延祖，十歲而孤，事母孝謹，其人平傳温敏，有文思，時以紹父康被法，選官不敢舉，年二十八，山濤薦之於帝，請爲秘書郎，帝發詔徵之，紹懼不自容，欲辭不就，濤謂之曰，爲君思之久矣，天地四時，猶有消息，況於人乎。



紹乃應命，帝以爲秘書丞，累遷汝陰太守，尋居母喪，服闋，拜徐州刺史，元康初，爲給事黃門侍郎，時侍中賈謐以外戚之寵，年少居內位，潘岳等皆附之，乃欲求交於紹，紹距而不荅，及謐誅，紹時在省，以不阿比凶族，封弋陽子，遷散騎常侍，領國子博士，趙王倫篡位，署爲侍中，及帝反正，遂居其職焉，初太尉陳準薨，太常奏謚，紹駁曰，謚號所以垂之不朽也，文武顯於功德，靈厲表于閹蔽，自頃禮官協情，謚不依本，準謚爲過，宜謚曰繆。又司空張華爲倫所誅，議者追理其事，欲復其爵，紹復駁之曰，臣之事君，當除煩去惑，華歷位內外，雖粗有善事，然兆禍始亂，華實爲之，故鄭討幽公之亂，斲子家之棺，魯戮隱罪，終篇貶翬，未忍重戮，事已弘矣，謂不宜復其爵位，理其無罪，雖卒不從，而廷論之，時齊王冏既輔政，頗驕奢，擅權，大起府第，中外失望，紹上疏曰，臣聞改前轍者，則車不傾，革往弊者，則政



不爽，夫一統于元首，百司役于多士，故周文興于上，成康穆于下也，存不忘亡，易之善義。願陛下無忘金墉，大司馬無忘潁上，大將軍無忘黃橋，則禍亂之萌，無由而兆矣。又與冏書，以爲夏禹以卑室稱美，唐虞以茅茨顯德，豐屋蔀家，無益危亡，竊承毀敗太樂，以廣第舍，興造功力，爲三王立宅，此豈今日之先急哉，冏謙辭謝之，然不能用，紹嘗詣冏諮事，遇冏讌會，召董艾、葛旟等，共論時政，艾等白冏，紹善

絲竹，公可令操之。」左右進琴，紹不受。冏曰：「今日為懽，卿何吝此邪？」紹曰：「公匡復社稷，當軌物作則，垂之于後。紹雖虛鄙，忝備常伯，腰紱冠冕，鳴玉殿省，豈可操執絲竹，以為伶人之事！若釋公服，從私宴，所不敢辭也。」冏大慙。頃之，以公事免，冏以為左司馬。旬日，冏被誅。初，兵交，紹奔散赴宮，東閤下有持弩者，將射之，遇殿中將士蕭隆，見紹姿容長者，疑其非常，趨前拔箭，於此得免，遂還滎陽舊宅。尋徵



為御史中丞，未拜，復為侍中。河間王顒、成都王穎舉兵向京都，以伐長沙王乂，大駕次于城東。乂宣言於衆曰：「今西討，欲誰為都督乎？」六軍皆曰：「願嵇侍中戮力前驅，死猶生也。」遂拜紹使持節、平西將軍。屬乂被執，紹復為侍中。公王以下皆詣鄴謝罪於穎，紹等咸見廢黜，免為庶人。尋而朝廷復有北伐之役，徵紹，復其爵位。紹以天子蒙塵，承詔馳詣行在所。值王師敗績于蕩陰，飛箭雨集，帝

中三矢，傷頰，百官侍衛皆潰走，唯紹儼然朝服，下馬登輦，以身衛帝，兵人引紹於轅中斫之。帝曰：「忠臣也，勿殺！」對曰：「奉太弟令，唯不犯陛下一人。」遂殺紹，血濺帝衣，帝深哀歎之。及事定，左右欲浣衣，帝曰：「此嵇侍中血，勿去。」初，紹之行也，侍中秦準謂曰：「今日向難，卿有佳馬否？」紹正色曰：「大駕親征，以正伐逆，理必有征無戰。若使皇輿失守，臣節有在，焉用馬何為！」聞者莫不歎息。及東海王越屯許，路經滎



陽，過紹墓，哭之悲慟，刊石立碑，又表贈官爵。帝乃遣使冊贈侍中、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進爵為侯，賜墓田一頃，客十戶，祠以少牢。元帝為左丞相，承制，以紹死節事重，而贈禮未副勳德，更表贈太尉，祠以太牢。及即位，賜謚曰忠穆。紹誕于行己，不飾小節，然曠而有檢，通而不雜。與從子含等五人共居，撫卹如所同生。門人故吏思慕遺愛，行服墓次，畢三年者三十餘人。長子眕，亦有父風，早卒，以從

孫翰襲封弋陽侯

王豹，順陽人也，少而抗直，初為豫州別駕，齊王冏為大司馬，以豹為主簿，冏驕縱，失天下心，豹致牋於冏曰，豹聞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將以安主定時，保存社稷者也，是以為人臣而欺其君者，刑罰不足以為誅，為人主而逆其諫者，靈厲不足以為謚，伏惟明公虛心下士，開懷納善，款誠以著，而逆耳之言，未入於聽，豹伏思晉政漸缺，始自元康以來，宰相



在位，未有一人獲終，乃事勢使然，未為輒有不善也，今公克平禍亂，安國定家，故復因前傾敗之法，尋中間覆車之軌，欲冀長存，非所敢聞，今河間樹根於關右，成都盤桓於舊魏，新野大封於江漢，三王各以方剛強盛，並典戎馬，處險害之地，且明公興義討逆，以難賞之功，挾震主之威，獨據京都，專執大權，進則亢龍有悔，退則蒺藜生庭，冀此求安，未知其福，敢以淺見，陳寫愚情，冏諸悉遣侯王之國

[illegible]

人云又所忘耳
遣王侯之國一
諸立為如此而
王亦安有今終
者

依周召分陝之法，以成都王為北州伯，治鄴，冏自為南州伯，治宛，分河為界，各統王侯，以夾輔天子，書入不報，豹重牋白之，冏令曰，得前後白事，具意，輒別思量也，會長沙王乂至于冏案上見豹牋，謂冏曰，小子離間骨肉，何不銅駝下打殺，冏既不能嘉豹之策，遂納乂言，乃奏豹讒內間外，坐生猜嫌，不忠不義，鞭殺之，豹將死曰，懸吾頭大司馬門，見兵之攻齊也，眾庶寃之，俄而冏敗，



劉沈字道真，燕人也，少仕州郡，博學好古，為當時所稱，齊王冏輔政，引為左長史，遷侍中，于時李流亂蜀，詔沈以侍中假節統益州刺史[illegible]梁州刺史許雄等以討流，行次長安，[illegible]顒請留沈為軍司，遣席薳（于委反）代之，[illegible]雍州刺史及張昌之亂，詔顒遣沈將州[illegible]人，征西府五千人，自藍田關以討之，顒不奉詔，沈自領州兵至藍田，顒又逼奪其眾，長沙王乂命沈將武吏四百人還州，會張方

逼京都王師屢敗王衡（傳本作王瑚）祖逖言於
乂曰劉沈忠義果毅雍州兵力足制河間宜
啓上詔與沈使發兵襲顒顒窘急必召張方
以自救此計之良也乂從之沈奉詔馳檄四
境諸郡多起兵應之合七郡之衆凡萬餘人
以安定太守衛博新平太守張光安定功曹
皇甫澹爲先登襲長安顒時頓兵于鄭以距
東軍聞沈兵起還鎮渭城遣督護虞夔
逆戰于好畤夔敗顒大懼退入長安果急呼

晉書卷八十九　傳　八

張方沈渡渭而壘顒每遣兵出鬬又喪悉輒
乘勝使澹博以精甲五千從長安門入力戰
至顒帳下沈軍來遲顒軍見其無繼心益倍
馮翊太守張輔引兵橫擊之殺博及澹兵進
敗率餘卒屯于故營張方遣其將敦偉夜至
一軍大驚沈與麾下南走追獲之沈謂顒曰
知己之傾轉在三之節重沈不可違君父之
詔量強弱以苟全投袂之日期之必死菹醢
之戮甘之如薺顒怒鞭之而後腰斬又議餘

揚雄師云此亦不減增當時多爲淳華洲汝耶西在斜下以先是觀身忠誠
吳王張下所不正而泉詩刑后亦在丁所取其者也我等論人

光數爲沈畫計顒執而詰之光曰劉雍州不
用鄙計故令大王得有今日顒壯之引與歡
宴爲右司馬
麴允（麴○并云麴允生平無可稱所可見者惟伏誅一事耳然已詳愍帝紀中）
焦嵩　不
賈渾　刪
王育　刪
韋忠字子節平陽人少慷慨有不可奪之志
好學博通性不虛諾年十二喪父司空裴秀

晉書卷八十九　傳

弔之匍匐號訴哀慟感人秀出而歎之曰此
子必爲佳器因命子頠與交焉服闋尚廬於
墓所頠造之乃託行不見家貧藜藿不充人
未嘗見其有憂色頠爲僕射數言之於司空
張華華辟之忠辭疾不起人問其故忠曰吾
茨簷賤士本無宦情且張茂先華而不實裴
逸民慾而無厭棄典禮而附賊后此豈大丈
夫之所爲哉逸民常有心託我常恐洪濤
蕩嶽餘波見漂況可臨尾閭而闚沃焦哉

當在成敗之外自立當在禍福之外

韋忠劉敏元仕于劉聰劉曜論者惜之然并以其全陳楚以其全管平特取其義也此兩

義士俱自賊口稱歸惟稱于賊口所以見其真其耳

守陳楚迎爲功曹。會山羌破郡，楚攜子出走，賊射之，中三創。忠冒刃伏楚，以身捍之，泣曰：忠願以身代，乞諸君哀之。亦遭五矢。賊相謂曰：義士也。舍之。忠於是負楚以歸。後仕劉聰爲鎮西大將軍，討叛羌，矢盡不屈而死。

辛勉 刪

劉敏元字道光，北海人。厲己修學，潛心易太玄，不好讀史，常謂同志曰：誦書當味義根，何爲費功於浮辭之文。易者義之源，太玄理之門，能明此者，即吾師也。永嘉之亂，同縣管平年七十，隨敏元西行，及滎陽，爲盜所劫。敏元已免，愍平年老，還請於盜，願以身代，辭甚懇。盜哀之。有一盜瞋目叱敏元曰：吾不放此公，憂不得汝乎。敏元奮劍曰：吾豈惜死邪。當殺汝而後死。此公窮老，於吾親非骨肉，義非師友，但以見投之故，乞以身代，諸君慈惠，皆有聽吾之色，汝何有靦面目而發斯言。顧謂其長曰：夫仁義何常，寧可失諸君子，上當爲高皇



人亦快收明於有行此

光武之事，下豈失爲陳項乎。當取之由道，使所過稱詠，威德奈何容畜此人以損盛美。當爲諸君先除此人，以成霸王之業。前將斬之。盜長遽止之，而相謂曰：義士也，害之犯義。乃俱免之。鍾云敏元於此仁心義懍不必言矣後審時不先下後蓉有有然用焉非茅帯而前者何非此貯諸盜長之意已消而心已動故我之氣強而此一盜之勢孤我之詞直而此盜之理屬挾衆情以制其一而備一人以動夫衆此所以卒俱免也其聯功全在一段可以應變之法蓋發者貴於濟不貴于死也後仕劉曜爲太尉長史。



周該，天門人，性果烈，以義勇稱於時。雖不好學，而率由名教。叔父級爲宜都內史，亦忠節士也。間王敦之亂，譙王承立義湘州，遣告牂卓而級所書慨不王，級謂該曰：今王敦稱兵備逆，將危社稷。譙王以宗室之望，據方州之重，建旗誓衆，與甘安南剋期舉義。此烈士急病之秋，吾致死之時也。汝其成吾志，申款于譙王乎。該欣然奉命，潛至湘州，將級命見承。承大悅。會王敦遣其將魏乂圍承甚急，該乃

與湘州從事周崎間出反命，俱為乂所執，考之至死，竟不言其故，叡由是獲免。

桓雄

韓階 並刪

周崎，邵陵人也。為湘州從事。王敦之難，譙王承使崎求救于外，與周該俱為魏乂偵人所執。乂責崎辭情，臨以白刃。崎曰：州將使求援于外，本無定指，隨時制宜耳。又謂崎曰：汝為我語城中，稱大將軍已破建康，甘卓還襄陽，



無復興議，至江州郡萬里蕭清，外援理絕，如是者我當活汝。崎偽許之。既到城下，大呼曰：王敦軍敗於于湖，甘安南已克武昌，即日分遣大眾來赴此急，努力堅守，賊今散矣。乂於是數而殺之。

易雄字興長，長沙瀏陽人也。少為縣吏，自念卑賤，無以自達，乃脫幘挂縣門而去。因習律令及施行故事，交結豪右，州里稍稱之。仕郡為主簿。張昌之亂逆，執太守萬嗣，將斬之，雄

望月云穿博此三人於雄傳山功以其義故也邪木但而又能協力舉對

前與賊爭，賊怒，叱使牽雄斬之。雄趨出自若。賊又呼問之，雄對如初。如此者三，乃舍之。由是知名。後為舂陵令。刺史譙王承既距王敦，將起兵以赴朝廷，雄承符馳檄遠近，列敦罪惡，宣募縣境，數日有千人，負糧荷戈而從之。承既固守，而湘中殘荒之後，城池不完，兵無儲備，敦遣魏乂、李恒攻之，雄勉厲所統，相持且百日，士卒死傷者相枕，力屈城陷，為乂所虜，乂以檻車載承及雄送武昌，承僚吏皆



散，惟主簿桓雄、西曹書佐韓階、從事武延，毀服為僮，從承，不離左右。乂見桓雄姿貌舉止非凡人，憚而殺之。韓階、武延，乃執志愈固。荊州刺史王廙遂殺承，而留雄、階、延則送承喪至都，而易雄竟至武昌，意氣慷慨，曾無懼容。敦遣人以檄示雄，數之。雄曰：此實有之，惜雄位微力弱，不能救國難耳。今日之死，雄之所願也。敦憚而釋之。送就舍，眾人皆賀雄。笑曰：吾安用生為！尋而敦遣人潛殺之。當時甚

蔣云王敦作逆時同多忠義之士良由江左中興能愛養人才所致然樂道融諸人前後不測忠所本也若樂道融本爲敦佐而忿其逆節諫甘卓不從而死在此時甘卓初無名望利北行公頃特其至作用識果力使然之者況一不能甘安

甫對之謂新焉云忘其怯夫之不知者猶輸之譯之于所對瓶耳

者莫不傷惋。

樂道融，丹陽人也。少而好學，明信義，與約已而務周人，有國士之風。爲王敦參軍。敦將圖逆，慮襄陽甘卓於後爲變，乃遣道融往召之。必欲與之俱。然道融雖事敦，而忿其逆節，因說卓曰：「主上親臨萬機，慮七國之禍，故割湘州以削諸侯，非專任刺史也。而王氏擅權日久，卒見分政，便謂失職，背恩肆逆，舉兵伐主。然國家待君至厚，今若同之，豈不義負決義。生爲逆臣，死爲愚鬼，永爲宗黨之恥。不亦惜乎！爲君之計，莫若僞許應命，而馳襲武昌，大將軍士衆聞之，必不戰自散，大勳可就矣。」卓大然之，乃與巴東監軍柳純等露檄陳敦逆狀，率所統致討，又遣齊表詣臺。而卓性不果，且軍指言欲待諸方同進，至于豬口，累旬不前。敦聞卓已下兵，大懼，時敦參軍甘卬，卓兄子也。敦使卬求和，令卓旋軍。卓信之，將旋，主簿鄧騫與道融勸曰：「將軍起義兵而中廢，爲敗軍之將，竊爲將軍不取。今將軍之下，士卒各求其利，一旦而還，恐不可待也。」卓不從。道融晝夜涕泣諫卓，憂憤而死。

虞悝，長沙人也。弟望，字子都，並有士操，孝悌廉信，爲鄉黨所稱，而俱好臧否，以人倫爲己任。少仕州郡，兄弟更爲治中別駕。元帝爲丞相，招延四方之士，多辟府掾，時人謂之百六掾。悝、望亦被召，恥而不應。譙王承臨州，知其名，檄爲長史。未到，會王敦作逆，悝遭母喪，承往弔之，曰：「吾前被詔遣鎮此州，正以王敦專恣，今敦果爲逆。吾欲率所領，馳赴朝廷，而衆少糧乏，且始到，恩信未著，爲之奈何？卿兄弟南夏之英俊也，要經而服事，古人有之。況今鯨鯢塞路，王室將危，卿安得晏然遂罔極之情，忘忠義之節乎？其將何以教之？」悝曰：「大王不以悝兄弟猥劣，親屈臨之，悝兄弟敢不自奮？況今天朝中興，人思晉德，大王以宗子之親，奉信順而誅有罪，人孰不欲荷戈以致

臣宗楷按沈勁列忠義傳未[illegible]紹忠以來父[illegible]必以雪父恥有間耳

命千、但部州荒弊、權器空弱、爲進討之計。國難、宜且收衆固守、傳檄四方、則救之勢分矣。分而圖之、其事庶可捷也。承以爲然、乃命悝爲長史、望爲司馬、督護諸軍。湘東太守鄭澹、敦姊夫也、不順承旨、遣望討之。望率衆一旅、直入郡、斬澹以徇四境。及魏乂來攻、望每先登、力戰而死。城破、悝復爲乂所執、將殺之、子弟對之號泣、悝謂曰、人生會當有死。今闔門爲忠義之鬼、亦復何恨。及王敦平、贈悝襄



陽太守、望滎陽太守、遣謁者至墓祭以少牢。

沈勁字世堅、吳興人。父充、與王敦構逆、衆敗而逃、爲部曲將吳儒所殺。勁當坐誅、鄉人錢舉匿之、得免。其後竟殺儒。勁少有節操、哀父死于非義、志欲立勳以雪先恥、年三十餘、以刑家不得仕。郡將王胡之深異之、及遷司州刺史、上疏稱勁才行、請解禁錮、參其府事。朝廷許之。胡之以疾不行。升平中、慕容恪侵逼洛陽、冠軍將軍陳祐守之、衆不過二千。勁自表求配祐效力、詔以勁補冠軍長史、令自募壯士、得千餘人以行。勁屢以少擊恪衆、摧破之、而洛陽糧盡援絕、祐懼不能自守、乃托救許昌爲名、留勁以五百人守城、祐率衆而東。會許昌已沒、祐因奔崖塢。勁喜曰、吾志欲致命、今得之矣。尋爲恪所攻、城陷被執、勁神氣自若、恪奇而將宥之。其將慕容虔曰、勁雖奇士、觀其志度、終不爲人用、今赦之、必爲後患、遂遇害。恪還、從容言於慕容暐曰、吾前平廣固、



不能濟辟閭蔚。今定洛陽而殺沈勁、實有愧於四海。朝廷聞而嘉之、贈東陽太守。

吉挹字祖沖、馮翊人。祖朗、愍帝時爲御史中丞。西朝不守、朗歎曰、吾志不能謀、勇不能死、何忍君臣相隨北面事賊虜乎。乃自殺。挹少亦有志節、孝武帝初、苻堅陷梁益、桓豁表挹爲魏興太守、以距堅之功、拜員外散騎侍郎。苻堅將韋鍾攻魏興、挹遣衆距之、加督五郡軍事。鍾率衆欲越襄陽、挹邀擊、斬五千餘級。

鍾怒，廻軍圍之，挹又屢挫其銳。其後賊衆繼至，挹力不能抗，城將陷，引刀欲自殺，左右止之曰：「且苟存以展他計，爲計不立，死未晚也。」挹不從，左右奪其刀。會賊執之，挹閉口不言，不食而死。

王諒字幼成，丹陽人。少有幹略，爲王敦所擢，參其府事，稍遷武昌太守。初，新昌太守梁碩專威交土，王敦以王機爲刺史，碩發兵距機，自領交阯太守，乃迎前刺史修則子湛行州



事。永昌元年，（斠作永興三年，卽惠帝光熙元年也，非是。）敦以諒爲交州刺史，使諒收湛、碩殺之。諒既到境，湛退還九眞。廣州刺史陶侃遣人誘湛來詣諒，諒留之。碩時在坐，曰：「湛故州將之子，有罪可遣，不可殺也。」諒曰：「是君義故，無豫我事。」於是斬湛。碩怒而出。諒陰謀誅碩，使客刺之，弗克。碩遂率衆圍諒於龍編。陶侃遣軍救之，未至而諒敗。碩逼諒奪其節，諒固執不與，遂斷諒右臂。諒正色曰：「死且不畏，臂斷何有！」十餘日憤恚而卒。碩據交州，凶暴酷虐，一境患之，竟爲侃軍所滅，傳首京都。

宋矩　以下三傳刪

車濟

丁穆

辛恭靖，隴西狄道人也。少有器幹，才量過人。隆安中爲河南太守。會姚興來寇，恭靖固守百餘日，以無救而陷，被執至長安。興謂之曰：「朕將任卿以東南之事，可乎？」恭靖厲色曰：「我



寧爲國家鬼，不爲羌賊臣。」興怒，幽之別室。經三年，至元興中，乃踰垣而遁，歸于江東。安帝嘉之，桓玄請爲諮議參軍，置之朝首，尋而病卒。

斠云企生傳宜附於林清有攷究見當時情形

羅企生字宗伯，豫章人也。初拜佐著作郎，以家貧親老，求補臨汝令。殷仲堪引爲功曹。桓玄來攻，更以企生爲諮議參軍。仲堪多疑少決，企生深憂之，謂其弟遵生曰：「殷侯仁而無斷，事必無成。成敗，天也，吾當死生以之。」及

鍾云遵生謂亦不淺後語段手者不解射鈔

仲堪走，文武無送者，唯企生從焉。路經家門，
遵生紿之曰：「作如此分離，何可不一執手？」企
生旋馬授手，遵生因牽下之，謂曰：「家有老母，
去將何之？」企生揮淚曰：「今日之事，我必死之。
汝等奉養，不失子道，一門之中，有忠與孝，亦
復何恨！」遵生抱之愈急，仲堪於路待之，企生
遙呼曰：「生死是同，願少見待。」仲堪見其無脫
理，策馬而去。俄而玄至荊州，人士無不詣者，
企生獨不往，而營理仲堪家。或謂曰：「玄猜忍



蔣云仲堪亦企生為溫，遵生見桓玄有禮，當見企生而義

處　熙

之性，未能取卿誠節，若遂不詣，禍必至矣。」企
生曰：「殷侯遇我以國士，為弟所制，不得隨之，
共殄醜逆，復何面目就桓求生乎？」玄聞之，怒，
然待企生素厚，先遣人謂曰：「若謝我，當釋汝。」
企生正色曰：「我為殷荊州吏，荊州敗，不能救，
尚何謝為？」玄乃收之，復遣人問企生欲何言，
企生曰：「文帝殺嵇康，嵇紹為晉忠臣，從公乞
一弟以養老母。」玄許之，又引企生於前，謂曰：
「吾相遇甚厚，何以見負？今者死矣。」企生曰：「使

劉云假設此世以是信

君既典晉陽之甲，軍次尋陽，並奉王命，升壇
盟誓，口血未乾，而生奸計。自傷力劣，不能
翦滅凶逆，恨死晚也。」玄遂害之。先是，玄以
一羔裘遺企生母胡氏，及企生遇害，即日焚
裘。

張禕，吳郡人，少有操行。恭帝為琅邪王，以禕
為郎中令。及帝踐阼，劉裕以禕帝之故吏，素
所親信，封藥酒一罌付禕，密令鴆帝。禕歎曰：
「鴆君而求生，何面目視息世間哉！不如死也。」



永全古云明取恬嘯事學上張業者之所以為法

乃於道自飲而死。

史臣曰：中散以膚受見誅，王儀以抗言獲戾，
時皆可謂死非其罪也。偉元恥臣晉室，延祖
甘赴危亡，所由之理雖同，所趣之塗即異，而
並見稱當世，垂芳竹帛，豈不以君父居在三
之極，忠孝為百行之先者乎！且褒獨善其身，
故得全其孝，而紹兼濟于物，理宜竭其忠，可
謂蘭桂異質而齊芳，韶武殊音而並美。或有
論紹者以死難獲譏，揚推言之，未為篤論。夫

君天也、天可雠乎、安既享其榮、危乃違其禍、進退無據、何以立人、偷生之類、身全節虧、用此道也、

列傳第五十九　晉書八十九　終



蔣云、漢循吏如文翁、黃霸、龔遂等、其治[illegible]均有可觀、故列傳有詳有略[illegible]此傳則[illegible]一味[illegible]

[illegible]

列傳第六十　晉書九十　[illegible]撰者

竟陵鍾惺原評
檇李蔣之翹刪定
海昌查繼佐參校

良吏

漢宣帝有言、百姓所以安其田里、而無歎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此則長吏之官、寔為撫導之本、是以東里相鄭、西門宰鄴、潁川黃霸、蜀郡文翁、或吏不敢欺、或人懷其惠、或致移齊俗、或政務寬和、斯並惇史播其徽音、良吏以為準的、有晉肇茲王業、光啟霸圖、授方任能、經文緯武、泰始受禪、更物君臨、纂三葉之鴻基、膺百王之大寶、勞心庶績、垂意黎元、申勑守宰之司、屢發憂矜之詔、辭旨懇切、誨諭殷勤、欲使直道正身、抑末敦本、當此時也、可謂農安其業、吏盡其能者歟、而帝寬厚足以君人、明威未能厲俗、政刑以之私謁、賄賂於此公行、結綬者以放濁為通、彈冠者以苟得為貴、流

許充史云好清
人自不肯放縱
其父

遯忘反、寖以為常、劉毅抗賁官之言、當時以為矯枉、察其風俗、豈虛也哉、爰及惠懷、中州鼎沸、遂於江左、晉政多門、元帝比少康之隆、處仲為梗、海西微昌邑之罪、元子亂常、既權偪是憑、故黷廉成俗、蓄職者為身擇利、銓綜者為人擇官、下僚多英雋之才、勢位必高門之胄、遂使良能之績、僅有存焉、雖復茂弘以明允贊經綸、安石以時宗鎮雅俗、然外虞孔熾、內難方殷、而匡救彌縫、方免傾覆、弘風革弊、彼則未遑、今采其政績可稱者、以為良吏傳、



魯芝 刪

胡威字伯虎一名貔淮南壽春人也父質以忠清顯仕魏為荊州刺史威早厲志尚質之為荊州也威自京都定省十餘日告歸父賜絹一匹為裝威跪曰大人清高不審於何得此絹質曰是吾俸祿之餘以為汝糧耳威受之辭歸威拜求家貧無車馬僮僕自驅驢單孤行每至客舍躬放驢取樵炊爨食畢復隨侶進道至見父亦知之時質帳下督請假還家先威行未發陰資裝百餘里要之因與為伴每事佐助行數百里威疑而誘問之既得其情遂謝而遣之後以白質質杖督除其吏名父子清慎如此於是名譽著聞拜侍御史遷徐州刺史勤于政術風化大行後入朝武帝語及平生因歎其父清謂威曰卿清孰與父對曰臣不如也帝曰卿父以何為勝邪對曰

又云此傳可移
於知非詞武而
為所欲為子一
為所可明守惟
日執法人耳目
紀誕聽明也



臣父清恐人知臣清恐人不知是臣不及遠也鍾妄清者上士所安之以為常而中士所勉之以為異者也以為常則出之為無心為無迹為延情行之為想為自下為可久敷所習清異人知肯是也以為異則出為有心為有律之矯情行之為刻為驕為久而變減所謂清矣人不知者也咸論清之情理其妙自謂為不卯父可謂自知者矣亦累遷監豫州諸軍事豫州刺史入為尚書加奉車都尉威諫時政之寬帝曰尚書郎以下吾無所假借威曰臣之所陳豈在丞郎令史正謂如臣等輩始可以肅化明法耳拜前將軍青州刺史以功封平

春侯太康元年卒于位諡曰烈子奕嗣
杜軫 以下三傳並刪
竇允
王宏
曹攄字顏遠譙人也少有孝行好學善屬文太尉王衍見而器之調補臨淄令縣有寡婦養姑甚謹姑以其年少勸令他適婦守志不移姑愍之密自殺親黨告婦殺姑因罪焉乃自誣獄當決適攄到知其爲冤更辨究具得



情實又歲夕攄行獄見死囚情之曰汝等不幸致此非所新歲人情所重豈不欲蹔見家邪衆因背涕泣攄悉開獄出之剋日令還掾吏咸謂不可攄曰此雖小人義不見負自爲諸君任之至日相率而還聞之者莫不歎服由是入爲尚書郎轉洛陽令仁惠明斷百姓懷之時天大雨雪宮門夜失行馬群官檢察莫知所在攄使收門士衆官咸謂不然攄曰宮掖禁嚴非外人所敢盜必門士以燎寒耳

詰之果服以病去官復爲洛陽令及齊王冏輔政攄與左思俱爲記室督冏嘗問攄曰吾率義衆興復王室今入輔朝廷匡振時艱何所不可或有勸吾還國於卿意如何攄曰蕩平四海匡復帝祚古今人臣之功未有如大王之盛也然道罔隆而不殺物無盛而不衰非惟人事抑亦天理願大王居高慮危在盈思沖精選百官存公屏欲務得其才然後脂車秣馬高揖歸藩則上下同慶攄等幸甚冏



不納尋轉中書侍郎長沙王乂以爲驃騎司馬乂敗免官惠帝末起爲襄城太守時襄城屢經寇難攄綏懷振理旬月克復永嘉二年高密王略鎮襄陽以攄爲征南司馬其年流民王逌等聚衆屯冠軍寇掠城邑略遣參軍崔曠討之令攄督護曠曠奸凶人也譎攄前戰期爲後繼不至攄獨與逌戰于酈縣軍敗死之故吏及百姓並奔喪會葬號哭即路如赴父母焉

潘京以下四傳删

范晷

丁紹

喬智明

鄧攸字伯道，平陽襄陵人也。祖殷，亮直强正，為中庶子。攸七歲喪父母及祖父母，居喪九年，以孝稱。性清慎平簡，與弟同居。初，祖父有賜官，勅攸受之。後太守勸攸去王官，欲舉為孝廉。攸曰：先人所賜，不可改也。尋舉灼然二



品，為東海王越世子文學、吏部郎。越弟騰為東中郎將，請攸為長史。出為河東太守。永嘉末，沒于石勒。勒長史張賓先與攸比舍，素重攸，因稱于勒。勒召見，立幕下，與語，悅之，坐而攸驚，日置攸車營中。勒時夜禁火，犯之者死。攸與胡鄰轂，胡夜失火燒車。吏按問，胡乃誣攸。攸度不可與爭，遂對以弟婦散髮温酒為辭，（案晉紀作[illegible]弟婦失火延燒）勒赦之。既而胡人深感，自縛詣勒以明攸，而陰遺攸馬驢，今石勒過

許子史云晉人情義可取故以攸兼戰攸不副婦人亦服故乃可以漸敗規鈌進

爾云原若我攸子初來而猶及攸緊之於樹而去此說本之中興書以為不近情故劉頌云北齊崔其分理而甚言之也使共道及任所能行何事於攸耶

泗水，胡護送攸，令得進，以馬驢負妻子而行。又遇賊，掠其馬驢，步走，擔其兒及其弟子綏。攸度不能兩全，乃謂其妻曰：吾弟早亡，唯有一息，理不可絕，我後猶當有子，今止應自棄我兒耳。妻泣而從之，乃棄焉。至新鄭，投李矩。三年，將去，而矩不聽。後密捨之，去，投荀組於許昌。矩以為恨，久之，乃送家屬還攸。攸渡江，元帝以為太子中庶子。時吳郡闕守，○○○○詔以授攸。攸載米之郡，俸祿無所受，唯飲吳水而已。



時郡中大饑，攸表振貸，未報，輒開倉救之。臺遣散騎常侍桓彝、虞斐慰勞饑民，乃還，劾攸以擅出穀。有詔原之。攸在郡刑政清明，百姓歡悅，為中興良守。後稱疾去職。郡常有送迎錢數百萬，攸去郡，不受一錢。百姓數千人留牽攸船，不得進，攸乃小停，夜中發去。吳人歌之曰：紞如打五鼓，雞鳴天欲曙。鄧侯挽不留，謝令推不去。百姓詣臺乞留一歲，不聽。拜侍中。歲餘，轉吏部尚書。蔬食弊衣，周急振乏。性

謙和、善與人交、賓無貴賤、待之若一、而頗敬
媚權貴、永昌中代周顗為護軍將軍、太寧二
年王敦反、明帝密謀起兵、乃遷攸為會稽太
守、轉太常、時帝南郊、攸病不能從、車駕過問
攸、力病出拜、有司奏攸不堪行郊而拜道左、
坐免、攸每有進退、無喜慍之色、久之遷尚書
右僕射、咸和元年卒、贈光祿大夫、加金章紫
綬、祠以少牢、初攸棄子之後、妻不復孕、過
江、納一妾、甚寵之、訊其所由、妾具說是北

晉書卷九十　列傳

人、遭亂、憶父母姓、名、乃攸之甥也、攸素有德
行、聞之感恨、遂不復畜妾、卒無嗣、時人義而
哀之、為之語曰、天道無知、使鄧伯道無兒、弟
子綏服攸喪三年、
吳隱之字處默、濮陽鄄城人、魏侍中質六世
孫也、隱之美姿容、善談論、博涉文史、以儒雅
標名、弱冠而介立、有清操、雖日晏歠菽、不饗
非其粟。儋石無儲。不取非其道。父早卒、事母
孝謹、特流丹陽患叱炎、朝夕哭臨、及思至賓

客弔省、號慟哀絕、行人為之流涕、嘗食鹹菹
以其味旨、掇而棄之、韓康伯時為丹陽尹、其
母殷在郡、每聞隱之哭聲、輟餐投筯、為之悽
惻、終其喪如此、謂康伯曰、汝若居銓衡、當舉
此輩人、後康伯果為吏部尚書、分進用之、隱
褐輔國功曹、轉參征虜軍事、兄坦之為袁真
功曹、真敗、將及禍、隱之詣桓溫、乞代兄命、溫
矜而釋之、遂為溫所知賞、拜奉朝請、尚書郎、
累遷晉陵太守、在郡清儉、妻自負薪、入為中

晉書卷九十　列傳

書侍郎、散騎常侍、領著作郎、孝武帝欲用
為黃門郎、以隱之貌類簡文帝、乃止、尋守廷
尉、秘書監、御史中丞、遷左衛將軍、隱之雖
位有日、然貧窶如故、每月初得祿、從留身糧
除悉分振親故、家人紡績以供朝夕、時有困
絕、則并日而食、身恒布衣不完、冬月無被、朝
廷欲革嶺南之弊、以為廣州刺史、假節、固廣
州包帶山海、珍異所產、仕宦之貧者、多求補
長史、而前後刺史、皆黷貨光官、去州二十里

高云此不何供石門有之消消貪夫下皆是也可數可供

而迎，地名石門，有水曰貪泉，世傳飲者懷無厭之欲。隱之既至，語其所親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越嶺喪清，吾知之矣。乃至泉所，酌而飲之，因賦詩曰：古人云此水，一歃懷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及在州，清操愈厲，常食不過魚菜，帷帳器服，皆付外庫，時人頗謂其矯，然亦終始不易。元興初，詔稱隱之處可欲之地，而能不改其操，遂進號前將軍，賜錢五十萬、穀千斛。及盧循寇南海，隱之率厲將



士，固守彌時，長子曠之戰沒。循踰城縱火，死者萬餘人，城遂陷。隱之攜家奔還京都，所齎籬垣仄陋，內外茅屋，容膝而已。劉裕賜車牛，更為起宅，固辭。尋拜度支尚書、太常，以竹篷為屏，坐無氈席。後遷中領軍。義熙八年，請老致事，優詔許之，授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賜錢十萬、米三百斛。九年卒，追贈左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初，隱之為奉朝請，謝石請為衛將軍主簿，隱之將嫁女，石知其貧素，遣女必

唯云元老定評法

當率薄，乃令移廚帳，助其經營。使者至，方見婢牽犬賣之，此外蕭然無辦。後至自番禺，其妻劉氏齎沉香一斤，隱之見之，遂投於湖亭之水。子延之復厲清操，為鄱陽太守。延之弟及子為郡縣者，常以廉慎為門法，雖才學不逮隱之，而孝悌潔敬，猶為不替。

史臣曰：建旗剖竹，布政宣條，存樹威恩，沒留遺愛，咸足以見知明主，流譽當年者也。若伯武之絜己克勤，顏遠之申冤緩獄，鄧攸贏糧



以述職，吳隱酌水以厲清，晉代良能，此焉為最。而攸棄子存姪，以義斷恩，若力所不能，自可割情忍痛，何至預加徽纆，絕其奔走者乎？斯豈慈父仁人之所用心也？卒以絕嗣，宜哉！勿謂天道無知，此乃有知矣。

竟陵鍾惺原評　檇李蔣之翹刪定　雲間陳子龍參校

## 儒林

荀云史漢傳儒林巳非道德之士及說經者之首僅儒林六藝門戶昔人云漢儒傳經而經亡其也況昔人乎今此傳純是抹雜事中可入者亦半可入慮選既無其人則此目也立亦可

昔周德既衰，諸侯力政，禮經廢缺，雅頌陵夷。夫子將聖多能，固天攸縱，歎鳳鳥之不至，傷麟出之非時，於是乃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修春秋，載籍逸而復存，風雅變而還正。其後卜商、衛賜、田吳、孫孟之儔，或親稟微言，或傳聞大義，猶能強晉存魯，藩魏却秦，既抗禮於邦君，亦馳聲於海內。及嬴氏慘虐，棄德任刑，煬墳籍於埃塵，填儒林於坑穽，嚴是古之法，抵挾書之罪，先王徽烈，靡有孑遺。漢祖勃興，救焚拯溺，粗修禮律，未遑俎豆，逮于孝武，崇尚文儒，爰及東京，斯風不墜。于是傍求蠹簡，



博訪遺書，創甲乙之科，擢賢良之舉，莫不紆青拖紫，服冕乘軒，或徒步而取公卿，或累旬以膺台鼎。故搢紳之士，靡然嚮風，儒芳遺烈，煥乎可紀者也。（以上漢上皇全文榮括）泊當塗草創，深務兵權，而主好斯文，朝多君子，鴻儒碩學，無乏於時。武帝受終，憂勞軍國，時既初并庸蜀，方事江湖，訓卒厲兵，務農積穀，猶復修立學校，臨幸辟雍，而荀顗以制度贊惟新，鄭冲以儒宗登保傅，茂先以博物參朝政，子真（劉寔）以好禮居秩宗，雖愧明揚，亦非遐棄。既而荊揚底定，區宇乂安，群公草封禪之儀，天子發謙冲之詔，未足比隆三代，固亦擅美一時。惠帝纘戎，朝昏政弛，釁起宮掖，禍成藩翰，惟懷逮愍，喪亂弘多，衣冠禮樂，掃地俱盡。元帝運鍾百六，光啓中興，賀荀刁杜諸賢，並稽古博文，財成禮度，雖尊儒勸學，亟降於綸言，東序西膠，未聞於絃誦。明皇聰睿，雅愛流略，簡文玄默，敦悅丘墳，乃招集學徒，弘獎風烈，並時艱祚

[illegible]

促，未能詳備。故有晉始自中朝，迄于江左，莫不崇飾華競，祖述虛玄，擯闕里之典經，習正始之餘論，指禮法為流俗，目縱誕以清高，遂使憲章弛廢，名教頹毀，五胡乘間而競逐，二京繼踵以淪胥，運極道消，可為長歎息者矣。鄭沖等名位既隆，自有列傳，其餘編之于左，以續前史儒林云。

范平 刪

文立字廣休，巴郡人。蜀時游太學，專毛詩、三



禮，師事譙周，門人以立為顏回，陳壽、李虔為游夏，羅憲為子貢。仕至尚書。蜀平，舉秀才，除郎中。泰始初，拜濟陰太守，上表請以諸葛亮、蔣琬、費禕等子孫流徙中畿者，宜量才敘用，以慰巴蜀之心，以傾吳人之望，事皆施行。尋入為太子中庶子，遷散騎常侍。蜀故尚書犍為程瓊雅有德業，與立深交。武帝聞其名，以問立，對曰：「臣至知其人，但年垂八十，稟性謙退，無復當時之望，[illegible]故不以上聞耳。」瓊聞之曰：「廣休可謂不黨矣，此吾所以善夫人也。」時西域獻馬，帝問立馬何如，對曰：「乞問太僕。」帝善之，遷衛尉。咸寧末卒。

陳邵 刪

虞喜字仲寧，會稽人。少有操行，博學好古。元帝初鎮江左，上疏薦之。懷帝即位，公車徵拜博士，不就。喜邑人賀循為司空，先達貴顯，每詣喜，信宿忘歸，自云不能測也。太寧中，與臨海任旭俱以博士徵，不就。復下詔曰：「夫興化



致政，莫尚乎崇道，教，明退素也。喪亂以來，儒雅陵夷，每覽子衿之詩，未嘗不慨然。臨海任旭、會稽虞喜並潔靜其操，歲寒不移，研精墳典，居今行古，志操足以勵俗，博學足以明道，前雖不至，其更以博士徵之。」喜辭疾不赴。咸和末，太常華恒舉喜為賢良。會國有軍事，不行。咸康初，內史何充上疏曰：「臣聞二八舉而四門穆，十亂用而天下安，徵猷克闡，有自來矣。方今聖德欽明，思恢遐烈，旌輿整駕，俟賢

而動、伏見前賢良虞喜、天挺貞素、高尚邈世、
束修立德、皓首不倦、加以傍綜廣深、博聞強
識、鑽堅研微、有弗及之勤、處靜味道、無風塵
之志、高枕柴門、怡然自足、宜使蒲輪紆衡、以
旌殊操、一則翼贊大化、二則敦勵薄俗、疏奏
詔曰、尋陽翟湯會稽虞喜並守道清貞、不營
世務、耽學高尚、操擬古人、雖微命而不降
屈、豈素絲難染、而搜引禮簡乎、政道須賢、宜
納諸廊廟、其並以散騎常侍徵之、又不起、咸

和初有司奏稱、十月殷祭、京兆府君當遷祧
室、征西豫章潁川三府君初毀主、內外博議
不能決、朝廷遣使就喜諮訪焉、其見重如此、
喜專心經學、兼覽讖緯、乃著安天論以難渾
蓋、又釋毛詩略、注孝經、為志林三十篇、行於
世、
劉兆字延世、濟南東平人、漢廣川惠王之後
也、兆博學洽聞、溫篤善誘、受業者數千人、武
帝時五辟公府、三徵博士、皆不就、安貧樂道、

毛元英云後世氾公繫不規此邪

潛心著述、不出門庭數十年、以春秋一經而
三家殊塗、諸儒是非之議紛然、互為讎敵、乃
思合而通之、周禮有調人之官、作春秋調人
七萬餘言、皆論其首尾、使大義無乖、時有不
合者、舉其長短而通之、又為春秋左氏解、名
曰全綜、公羊穀梁解詁皆納經傳中、朱書以
別之、又撰周易訓注、以正動二體互通其文、
凡所讚述百餘萬言、有五子卓熠耀育膺、
氾毓字稚春、濟北盧人也、奕世儒素、敦睦九

族、客居青州、逮毓七世、時人號其家兒無常
父、衣無常主、毓少履高操、安貧有志業、父終
居墓所三十餘載、至晦朔躬掃墳壟、循行封
樹、還家則不出門庭、或薦之武帝、召補南陽
王文學秘書郎太傅參軍、並不就、于時青土
隱逸之士劉兆徐苗等、皆務教授、惟毓不蓄
門人、清靜自守、時有好古慕德者諮詢、亦傾
懷開誘、以三隅示之、合三傳為之解注、撰春
秋釋疑、肉刑論、凡所述造七萬餘言、年七十

一卒

徐苗字叔胄高密淳于人也世以博士爲郡守祖邵魏尚書郎以廉直見稱苗少家貧晝執鉏耒夜則吟誦弱冠與弟賈就博士濟南宋鈞受業遂爲儒宗作五經同異評又依道家著玄機論前後所造數萬言皆有義味性抗烈輕有如人之鑒其兄弟皆早亡撫養孤遺慈愛聞于州里田宅奴婢盡推與之鄉鄰有死者便輟耕助營棺槨其行己純至類此



遠近咸歸其義師其行焉郡察孝廉州辟從事治中別駕舉異行公府五辟博士再徵並不就武惠時計吏至臺帝輒訪其安不永寧二年卒遺命濯巾澣衣榆棺雜甎露車載尸葦席瓦器而已

崔遊 刪

范隆 刪

杜夷字行齊廬江灊人也少而恬泊雖居貧不營產業博覽經籍百家之書靡不畢究寓

援立乃丞在懷帝時付者便不欲王處仲作爲主可謂明也

補云告群諸司將設事也意似是

居汝潁間十載足不出門年四十餘始還鄉里教授生徒千人時三察孝廉州命別駕公車徵拜博士太傅辟並不就懷帝詔王公舉賢良方正刺史王敦以賀循爲賢良夷爲方正乃遁夷赴洛夷遁於壽陽鎮東將軍周馥傾心禮接爲起宅宇馥敗夷歸舊居道遇兵寇刺史劉陶告廬江郡曰昔魏文侯軾干木之閭齊相曹參尊崇蓋公皆所以優賢表德敦勵末俗徵士杜君德懋行潔高尚其志頃



流離道路聞其頓躓刺史忝任不能崇飾有道而使高操之士有此艱屯今遣使宣慰郡可遣一吏縣五吏恒營恤之常以市租供給家人糧廩勿令闕乏尋而渡江王導遣吏周贍之元帝爲丞相教曰今大義頹替禮典無宗朝廷滯義莫能攸正宜特立儒林祭酒官以弘其事處士杜夷棲情遺遠確然絕俗才學精博道行優備其以夷爲祭酒夷辭疾帝常欲詣夷夷陳萬乘之主不宜往庶人家帝

乃與爽書曰，吾與足下，雖情在忘言，然虛心
歷載，正以足下款疾，故欲相省，寧論常儀也。
又除國子祭酒，賜穀二百斛，皇太子三至其
第，執經問義，爽雖通時命，亦未皆削，國有
大政，恆遣使諮訪焉。明帝即位，爽自表請退，
詔曰，先王之道，將墜於地，君下帷研思，今之
劉揚，搢紳之徒，景仰軌訓，並得高退，而朕靡
所取則焉。大寧元年卒，贈大鴻臚，謚曰貞。所
著幽求子二十篇于吳若悟太守爽兄弟三



人，兄懋亦有志節，惠帝時，俗多浮僞，懋任子
春秋以刺之，弟援高平相。

董景道字文博，弘農人也。少而好學，千里追
師，所在惟晝夜讀誦，略不與人交通。明春秋
三傳、京氏易、馬氏尚書、韓詩，皆精究大義。三
禮之義，專遵鄭氏，著禮通論，非駁諸儒，演廣
鄭旨。永平中，知天下將亂，隱於商洛山，衣木
葉，食樹果，彈琴歌笑以自娛，虎豹恒繞其傍，
是以劉元及聰屢徵，皆礙而不達，至劉曜時

濟云邈等往遷齊名于府而與人品不如篤晉書特以邈入儒林亦其識非苟謝北叔衆識而取之則遂南之當先之矣

[illegible]

出山，廬于渭汭，帝欲為太子少傅、散騎常侍，
並固辭，竟以壽終。

續咸（別）

徐邈字仙民，東莞姑幕人也。祖澄之，為州治
中，屬永嘉之亂，遂與鄉人臧琨等率州里子
弟千餘家南渡江，家于京口。父遨，都水使者。
邈性端雅，博涉多聞，以慎密自居，少與鄉人
臧燾齊名，下帷讀書，不遊城邑。及孝武帝始
覽典籍，招延儒學之士，太傅謝安舉邈以應



選，年四十四，始補中書舍人，在西省侍帝。雖
不口傳章句，然開釋文義，標明指趣，撰正五
經音訓，學者宗之。遷散騎常侍，猶處西省，前
後十年，每被顧問，多所匡益，帝或宴集酣樂
之後，好為手詔詩章以賜侍臣，或文詞率爾，
所言穢雜，邈每應時收斂，還省刊削，皆使可
觀，經帝重覽，然後出之，時議以此多邈。及謝
安薨，論者或有異同，邈固勸中書令王獻之
奏加殊禮，仍崇進謝石為尚書令，玄為徐州

[illegible]
郝云不徒長者之言正是棕達之見

邈轉祠部郎。上南北郊、宗廟迭毀禮，皆有證據。豫章太守范甯欲遣十五議曹下屬城，採求風政，并吏假還，訊問官長得失。邈與甯書曰：「知足下遣十五議曹各之一縣，又吏假歸，白所聞見，誠是足下留意百姓，故廣其視聽。吾謂勸導以實不以文，十五議曹欲何所敷宜邪？庶事辭訟，足下聽斷允衆，則物治足矣。上有治務之心，則下之求治者至矣，日昃省覽，庶事無滯，則吏慎其負，而民聽不惑，豈須邑至里詣，飾其游聲哉！非徒不足致益，乃是蠶漁之所資，又不可縱小吏為耳目也。豈有善人君子而干非其事，多所告白者乎！君子之心，誰毀誰譽，如有所譽，必由歷試；如有所毀，必以著明。託社之鼠，攻之甚害，自古以來，欲為左右耳目者，無非小人，皆先因小忠而成其大不忠，先藉小信而成其大不信，遂使君子道消，善人與斥，前史所書，可為涼塞。下選綱紀，必得國士，足以攝諸曹；諸曹皆是



良吏，則足以掌文按；又擇公方之人以為司監，則清濁能否，與事而明。足下但平心居敘，何取於耳目哉！昔明德馬后未嘗顧與左右言，可謂遠識，況大丈夫而不能免此乎！」頃之，遷中書侍郎，專掌綸詔，帝甚親昵之。初，范甯與邈皆為帝所任使，共補朝廷之闕。甯才素高而措心正直，遂為王國寶所讒，出遠郡。邈孤宦易危，而無敢排擯族，乃為自安之計。會帝頗疎會稽王道子，邈以道子雖有酣媟之累，而奉上純一，宜加弘貸，因從容言之於帝，以和協之，語在道子傳。邈常詣東府，遇衆賓沉湎，引滿諠譁，道子曰：「君時有暢否？」邈對曰：「邈陋巷書生，惟以節儉清修為暢耳。」道子以邈業尚道素，笑而不以為忤也。道子將用為吏部郎，邈以波競成俗，非己所能節制，苦辭乃止。尋為前衛率，領本郡大中正，授太子經。帝謂邈曰：「雖未勅以師禮相待，然不以博士相遇也。」蓋古之帝王受經必敬，自魏晉以來，

多使微人教授、號爲博士、不復爭以爲師故
云。邈雖在東宮、猶朝夕入見、然綜朝政、拾遺
補闕、帝嘉其謹密、有大用之意、未及行而帝
暴崩。安帝即位、拜驍騎將軍、隆安元年遭父
憂。邈先疾患、因哀毀增篤、不踰年而卒。所注
穀梁傳見重於時。邈長子㕁有父風、以孝聞
爲太常博士秘書郎、次子浩秀何無忌鎮南功
曹、與無忌俱爲盧循所害。邈弟廣別有傳。
孔衍　副
晉書卷九十一　傳　圭
范宣字宣子、陳留人、漢萊蕪長丹之後也。年
八歲、嘗以刀傷指、捧手改容、人問痛邪、答曰、
不足爲痛、但受全之體而致毀傷、不可處耳。
家人異之。及長、遂尚隱遁、博綜衆書、尤善三
禮。家至貧儉、躬耕供養、親沒、負土葬之、廬于
墓側。太尉郗鑒命爲主簿、詔徵太學博士、散
騎郎、並不就。家于豫章、以清潔自立、太守殷
羨見宣茅茨不完、欲爲改宅、宣固辭。宣生平
未嘗入公門、及韓伯爲太守、與同載、遂誘俱
入郡、宣便於車後趨下、伯嘗遺宣絹百匹、不
受。減五十匹、又不受。如是減半、遂至一匹、既
終不受。伯乃裂二丈與之、曰、人寧可使婦無
褌邪。宣笑而受之。其所操如此。時庾爰之爲
桓溫所從、亦在豫章、問宣曰、君博學通綜、何
以太儒。宣曰、漢興貴經術、至於石渠之論、實
以儒爲弊、正始以來、世尚老莊、逮晉之初、競
以裸程爲高、僕誠太儒、然立不與易也。宣雖
閑居屢空、日以讀誦爲業、譙國戴逵等皆聞
晉書卷九十一　傳　古
風宗仰、自遠而至、諷誦之聲、有若齊魯。時范
寧爲太守、亦重儒術、在郡立鄉校教授、恒數
百人、由是江州人士、並好經學、化二范之風
也。宣著禮易論難行世。子輯爲大將軍從事
中郎、自免歸、亦以講授爲事、義熙中屢徵不
至。
韋謏　副
范弘之字長文、祖汪別有傳。弘之雅正好學、
以儒術該明、爲太學博士、時衛將軍謝石薨、

燧云此仰住斯之理考亦足然於戒陵減流之外不合時宜者也字盲刪他不可無此議沒

詳云弘之二當紙配爭忌力盡衍功休师毅核有味十分有

請謚下禮官議弘之議以爲石嘗稱門蔭屢登崇顯、當淮肥之捷、勳拯危墜、雖皇威遐震狡寇天亡、因時立功、不亦與焉、然位居朝端、任則論道、倡言無忠國之謀。守職則容身而已、貨賄京邑、聚斂無厭。坐擁大衆、侵食百姓、大東流於遠近、怨毒結於衆心、繞綺盡於婢妾、財用靡於絲桐。此人臣之大害。有國之所去也。先王所以正風俗、治人倫者、莫尚乎節儉、故夷吾受謗乎三歸、平仲流美於約己、自



頃風軌陵遲、奢僭無度、廉恥不興、利競交馳、不可不深防原本、以絕其流、按謚法因事有功曰襄、貪以敗官曰墨。宜謚曰襄墨公、又論殷浩宜加贈謚、不得因桓溫之黜、以爲國典、仍多斂溫移鼎之迹、時謝族方顯、桓宗猶盛、尚書僕射王珣、溫故吏也、素爲溫所寵、三怨交集、乃出弘之爲餘杭令、將行與會稽王道子牋曰、下官輕微寒士、謬得厠在俎豆、實懼辱累清流、惟塞聖世、竊以人君居廟堂之上、

智周四海之外者、非徒聰明內照、亦賴群言之助也、是以舜之佐堯、以啓闢爲首、咎繇謨禹、以侃侃爲先、故下無隱情之責、上收神明之功、敢緣斯義、志在輸盡、常以謝不曠累、應被清澄、殷浩忠貞、宜蒙褒顯、是以不量輕弱、先衆言之、而惡直醜正、其徒實繁、雖仰恃聖主欽明之度、俯賴明公愛物之隆、而交至之患、實有無賴、下官與石本無怨忌、生不相識、事無相干、正以國體宜明、不應稍計彊弱、與



浩年時邈絕、世不相及、無復藉聞故老、語其遺事耳、於下官之身、有何痛癢、而當爲之犯時干主邪、每覩載籍、志士仁人、有發中心、任直道而行者、有懷知陽愚、負情曲從者、所用雖異、而並傳後世、故比干處三仁之中、箕子爲名賢之首、後人用捨、參差不同、各信所見、率應而至、或榮名顯赫、或禍敗繼踵、此皆不量時趣、以身嘗禍、雖有硜硜之稱、而非大雅之致、此亦下官所不爲也、世人乃云、下官正

諫云武謂弘之在仲溫而不必此記以重溫黨之慾使其率寺

直、能犯艱難、斯談實過、下官知主上聖明、明
公虛己、思求格言、必不使盡忠之臣、屈於邪
枉之門也、是以敢獻愚誠、布之執事、豈與替
人擬其輕重邪、亦以臣之事君、惟思盡忠而
已。不應復計利鈍、事不允心、則讜言悟主。義
感於情、則陳辭靡悔、若懷情藏意、蘊而不言。
此乃古人所以得罪於明君、明君所以致法
於群下者也。桓溫事跡、布在天朝、逆順之情
暴之四海、在三者臣子情豈或異、凡厥黔首



誰獨無心、舉朝嘿嘿、未有倡言者、是以頓纂
挾氣、不敢多云、桓溫於亡祖、雖其意難測、來
之於事、止免黜耳、非有至怨也、亡父昔為溫
吏、推之情禮、義兼他人、所以每懷憤發、痛若
身首者、明公有以爲之、王珣以下官議殷浩
謚、不宜暴揚桓溫之惡、珣感其提拔之恩、懷
其入幕之遇、託以廢黜昏闇、建立聖明、自謂
此事足以明其忠貞之節、明公試復以一事
觀之、昔周公居攝、道致升平。禮樂刑政、皆自

不行不知法功無可愼而其志實渙逸竝相去法六理浩之宏正欽乃討溫之那耳又直獨殺浩而已乎

己出。以德言之、周公大聖。以年言之、成王幼
弱。猶復遜避君位。復子明辟。漢之霍光。大勳
赫然。孝宣年未二十。亦反萬機。故能君臣俱
隆。道邁千歲。若溫忠為社稷、誠存本朝。便當
仰遵二公、式是令矩、何不奉還萬機。退守藩
屏、方提勒公王、匡總朝廷。豈爲先帝幼弱。未
可親政邪、將德桓溫不能聽政邪、又逼脇袁
宏、使作九錫、備物光赫、其文具存、朝廷畏怖
莫不景從、惟謝安王坦之以死守之、故得稽



留耳、曾上天降怒、姦惡自亡、社稷危而復安
靈命墜而復構、晉自中興以來、號令威權、多
出彊臣、中宗肅祖、斂衽於王敦、先皇受屈於
桓氏、今主上親覽萬機、明公光讚百揆、政由
王室、人無異望、復不於今大明國典、作制百
代、不將復欲待誰、先王統物、必明其典誥、貽
厥孫謀、故令問休嘉、千歲承風、願明公遠覽
殷周、近察漢魏、慮其所以危、求其所以安、如
此而已、又與王珣書曰、見足下答仲堪書、深

其義發之懷，夫人道所重，莫過君親，君親所係，忠孝而已。孝以揚親為主，忠以節義為先，殷侯忠貞居正，心貫人神，加與先帝隆布衣之好，著莫逆之契，契闊艱難，夷險以之。雖柔屈姦雄，志達千載，此忠貞之徒，所以義干其心，不獲以已者也。既當時貞烈之徒所究見，亦後生所備聞，吾亦何敢苟避狂狡，以欺聖明，足下不推居正之大致，而懷知己之小惠，欲以幙府之小節，奪名教之重義，於君臣之



際，既以虧矣。雖大，君以殷侯協契忠規，同戴王室，志厲秋霜，誠冠一時，殷侯所以得宣其義榮，實非大君協贊之力也，足下不能光大君此之直志，乃感溫小顧，懷其曲澤，躬在聖世，欺罔天下，使丞相之德，不及三葉，領軍之恭，一樁而傾，此忠臣所以解心，孝子所以喪氣。父子之道，固若是乎。足下言臣則非忠，語子則非孝，二者既亡，吾誰畏哉。吾少啓過庭備聞祖考之言，未嘗不發憤衝冠，情見乎辭。

當爾之時，惟覆亡是懼，豈暇謀及國家，不圖今日，得操筆斯事，是以上憤國朝無正義之臣，次惟祖考有沒身之恨，豈得與足下同其肝膽邪。先君往亦嘗為其吏，于時危懼，恒不自保，仰首聖朝，心口憤歎，豈復得計策名昔日，自同在三邪。昔子政以五世純臣，子駿以下委質王莽，先典既已正其逆順，後人亦已鑒其成敗，每讀其事，未嘗不廢文痛歎，憤愾交懷，以今況古，乃知一揆耳。弘之辭雖宛而直



終以桓謝之故，不調，卒於餘杭令。

王秋則

檇李蔣之翹删定

竟陵鍾　惺原評　　婁東張　采參校

## 文苑

夫文以化成，惟聖之高義，行而不遠，前史之格言。是以溫洛禎圖，綠字符其丕業；苑山靈篆，金簡成其帝載。既而書契之道聿興，鍾石之文逾廣，移風俗於王化，崇孝敬於人倫，經緯乾坤，彌綸中外，故知文之時義大哉遠矣。



洎姬歷云季，歌頌滋繁，荀宋之流，導源自遠。總金羈而齊騖，揚玉軑而並馳，言泉會於九流，文律諧於六變。自時已降，軌躅相趨，西都賈馬，耀靈蛇於掌握；東漢班張，發雕龍於綈槧。俱標稱首，咸推雄伯。逮乎當塗基命，文宗鬱起，三祖叶其高韻，七子分其麗則，翰林總其菁華，典論詳其藻絢，彬蔚之美，競爽當年。獨彼陳王，思風遒舉，備乎典奥，懸諸日月。及金行纂極，文雅斯盛，張載擅銘山之美，陸機挺焚研之奇，潘夏連輝，頡頏名輩，並綜採繁縟，杼軸清英，窮廣內之青編，緝平臺之麗曲，嘉聲茂迹，陳諸別傳。至於吉甫（應貞）太沖，江右之才傑；曹毗庾闡，中興之時秀。信乃金相玉潤，埜會川沖，埒美前修，垂裕來葉。今撰其鴻筆之彥，著之文苑云。

應貞

蔣云：晉出文士，剛總然不如此

不足以為文士

成公綏，字子安，東郡白馬人也。少有俊才，詞賦甚麗，閑默自守，不求聞達。不營資



產，家貧歲饑，晏如也。時有孝烏，每集其庭，綏乃喟然而歎曰：余無仁惠之德，祥禽曷為而至哉。夫烏之為瑞久矣，以其反哺識養，故為吉烏，是以周書神其流變，詩人尋其所集，望富者瞻其爰止，愛屋者及其增歎。茲蓋古人所以為稱，若乃三足德舉，固有道則見圖，無道則隱，斯乃鳳鳥之德，何以加焉，嘉其而貴其性之，烏為禽而有嘉焉，偶惡而體其詳著而賦之，不亦可乎。遂作烏賦，時人以為

尋玉太沖序成注蔚論要真是假擬之作卜一字苦心特為作

食貶、不重其文、惟司空張華雅重之、嘆其文為絕倫、薦之太常、徵為博士、歷秘書郎、轉丞、遷中書郎、每與華受詔、並為詩賦、又與賈充等參定法律、泰始九年卒、所著詩賦雜筆十餘卷行世、(其情賦與天地賦尤佳、)

左思字太沖、齊國臨淄人也、其先齊之公族、有左右公子、因為氏焉、家世儒學、父雍起小吏、以能擢授殿中侍御史、思少學鍾胡書及鼓琴、並不成、雍謂友人曰、思所曉解、不及我



少時、思遂感激勤學、(博覽名文、兼善陰陽之)術、貌寢口訥、而辭藻壯麗、不好交遊、惟以閑居為事、造齊都賦、一年乃成、復欲賦三都、會妹芬入宮、移家京師、乃詣著作郎張載、訪岷邛之事、遂構思十年、門庭藩溷、皆著筆紙、得句即便疏之、自以所見不博、求為秘書郎、(思傳司空張華辟為祭酒、賈謐舉為秘書郎、)及賦成、時人互相譏訾、思自以其作不謝班張、恐以人廢言、乃詢求於安定皇甫謐、(謐有高譽、)見思賦稱善、遂為序之、張載為注魏都、劉逵注吳蜀、陳留衛瓘以二子之遺忘者、又為之略解、(按世說注、思與張載交接亦疏、劉逵衛瓘並終、皆不為思賦序注也、凡諸注解、皆思自為、欲重其文、故假時人名姓耳、)自是之後、盛重於時、文多不載、司空張華見而歎曰、班張之流也、使讀之者、盡而有餘、久而更新、於是豪貴之家、競相傳寫、洛陽為之紙貴、初陸機入洛、亦欲為此賦、聞思作之、撫掌而笑、與弟雲書曰、此間有傖父、(傖云名士首家、)欲作三都賦、須其成、當以覆酒甕耳、及思賦出、機



絕歎服、以為不能加也、遂輟筆焉、秘書監賈謐請思講漢書、謐誅、退居宜春里、齊王冏命為記室督、辭不就、及張方之亂、舉家適冀州、數歲乃卒、(時疾篤、尚改定蜀都賦、曰金馬電發於高岡、碧雞振翼而雲披、鬼彈飛丸而礌歘、火井騰光而赫曦、與初本往往不同云、)

趙至字景真、代郡人也、漢末其祖流寓緱氏、緱氏令初到官、至年十二、(舊作十三、今從楷鈔改、)與母同道傍觀、母曰、汝先世非微賤家也、汝後

王叔岷云人但知蔡中郎不知有嵇中散此其一大缺事

張云翼真意中始終有一中散

能如此不、至曰、可爾耳、歸便就師受業、聞

父耕叱牛聲、輟釋書而泣、師問之、至曰、自傷

不能榮養、而使老父不免勤苦、年十四、入太

學觀、時嵇康於學寫石經古文、事訖去、至遂

隨康車、請問姓名、康曰、年少何以問邪、曰、觀

君風器非常、故問耳、康具告之、後乃亡到山

陽、求康不得而還、鍾云觀其人所謂識寥塞神落落然在流俗之

外者、文苑傳載此事、見文章之道、非又將遠

一往至性人、不能深摯而微入也

學、母禁之、至遂陽病、數數狂走三五里、輒追

晉書卷九十二 傳 本

得之、年十六游鄴、沛國史仲和、魏領軍渙之

孫也、至便依之、遂名翼、字陽和、會康到鄴、至

復與相遇、具道太學中事、便逐康還山陽、經

年、康謂曰、卿頭小而銳、瞳子白黑分明、視瞻

停諦、有白起之風、恨量小狹耳、至曰、尺表能

審璣衡之度、寸管能測往復之氣、何必在大

康卒、至詣魏興、見太守張嗣宗、甚被優遇、嗣

宗卒、至乃向遼西而占戶焉、許云此下舊載王有與嵇蕃書

真呂安與嵇康書也時康與安同誅康于都懼時所疾故移此書於景真耳詞見文選

張云合魯褒錢神論觀之晉時習不改改

至長七尺三寸、[illegible]安諦、儀若不勝衣、論議

精辯、有縱橫才、時幽州三辟部從事、在郡斷

九獄、見稱清當、晉書作太康中、以良吏赴洛、母

已終亡、至自痛其棄親遠遊、欲以立名爲榮

養、計耳、既而其志不就、日夜慟哭、流血病發

服未竟而卒、

鄒湛 以下三傳附

棗據

褚陶

晉書卷九十二 傳 本

王沉、字彥伯、高平人也、少有俊才、出於寒素

不能隨俗沉浮、爲時豪所抑、仕郡文學掾、鬱

鬱不得志、乃作釋時論、其辭曰、東野丈人、觀

時以居、隱耕汙腴之墟、有冰氏之子者、出自

沍寒之谷、過而問塗、丈人曰、子奚自、曰、自涸

陰之鄉、奚適、曰、欲適煌煌之堂、丈人曰、入煌

煌之堂者、必有赫赫之光、今子困於寒、而欲

求諸熱、無得熱之方、冰子瞿然曰、胡爲其然

也、丈人曰、融融者、皆趣熱之士、其得爐冶之

門者，惟挾炎之子，苟非斯人，不如其已。冰子曰：吾聞宗廟之器，不要華林之木；四門之賓，何必冠蓋之族。前賢有解韋索而佩朱紱，舍徒擔而乘丹轂，由此言之，何恤而無祿。惟先生告我塗之速也。丈人曰：嗚呼，子聞得之若是，不知時之在彼。吾將釋子。夫道有安危，時有險易，才有所應，行有所適，英奇奮於縱橫之世，賢智顯於霸王之初。當厄難則騁權譎以良圖，值制作則展儒道以暢攄，是則袞龍出於縕褐，卿相起於匹夫，故有朝賤而夕貴，先卷而後舒。當斯時也，豈計門資之高卑，論勢位之輕重乎。今則不然，上聖下明，時隆道寧，群后逸豫，宴安守平，百辟君子，奕世相生，公門有公，卿門有卿，指禿腐骨，不簡蚩儜，多士豐於貴族，爵命不出閨庭，四門穆穆，綺襦是盈，仍叔之子，皆為老成，賤有常辱，貴有常榮，肉食一蹤於華屋，疏飯襲跡於耨耕，談名位者以諂媚附勢，舉高譽者因資而隨形，至

孫六想巧下川 摘一落綃得巧 留入聲

乃空囂者以泓噌為雅量，瑣慧者以淺利為鎗鎗，脢胎者以無檢為弘曠，僂垢者以守意為堅貞，嘲哮者以麤發為高亮，韞蠢者以色厚為篤誠，掩（以烏含）婪者以博納為通濟，眡眡者以難入為凝清，（眡音時役日視也典眡音 眡者下同背木上作眡下 作詩）拉荅者有沉重之聲，嗤閃者得清勤之譽，咨哮怯畏於謙讓，闒茸勇敢於饕評。斯皆寒素之死病，榮達之嘉名。凡茲流也，視其用心，察其所安，貴人必急，於己恒寬，德無厚而



自貴，位未高而自尊，眼罔嚮而遠視，鼻𪖐鼽而刺天，（上音厭下音惟）忌惡君子，悅媚小人，敖蔑道素，懾吁權門，心以利傾，智以勢惛，姻黨相扶，毀譽交紛，當局迷於所受，聽採惑於所聞。京邑翼翼，群士千億，奔集勢門，求官買職，童僕闚其車乘，閽寺相其服飾，親客陰參於靖室，疏賓徙倚於門側，時因接見，矜厲容色，心懷內荏，外詐剛直，譚道義謂之俗生，論政刑以為鄙極，高會曲宴，惟言遷除消息，官無大小，

問是誰力。今以子孤寒，懷真抱素，志陵雲霄，偶景獨步，直順常道，關津難渡，欲騁韓盧，時無狡兔，衆塗圮塞，投足何錯。於是水子釋然乃悟曰：富貴人之所欲，貧賤人之所惡，僕少長於孔顏之門，久處於清寒之路，不謂熱勢自共遮鋼，敬承明誨，服我初素，彈琴詠典，以保年祚。伯成延延高節可慕，丹穀滅族，呂霍哀吟，朝榮々[illegible]飛[illegible]沉，咏同道師，巢由德林，豐屋蔀家，易著明箴，人潛位尊，積罰難任，三郤尸晉，宋華賀深，投局正偶，實獲我心。是時王政陵遲，官才失實，君子多退而窮處，沉遂終于里。開元康初，松滋令吳郡蔡洪，字叔開，亦有才名，作孤奮論，與釋時意同，讀之者莫不歎息焉。

張翰字季鷹，吳郡人，父儼，吳大鴻臚。翰有清才，善屬文，而縱任不拘，時人號為江東步兵。會稽賀循赴命入洛，為太孫舍人，經吳閶門，於船中彈琴，翰初不相識，乃就循，因共語，便大相知悅。問循，知欲何之，循曰：入洛耳。翰曰：吾亦有事北京，便同載去，而不告家人。齊王冏辟為大司馬東曹掾。冏時執權，翰謂同郡顧榮曰：天下紛紛，禍難未已，夫有四海之名者，求退良難。吾本山林間人，無望於時久矣。子善以明防前，以智慮後。榮執其手，愴然曰：吾亦與子採南山蕨，飲三江水耳。翰因見秋風起，乃思吳中菰菜、蓴羹、鱸魚膾，為歌，詩曰：秋風起兮佳景時，吳江水兮鱸魚肥，三千里兮家未歸，恨難得兮仰天悲。俄作而慨言曰：人生貴得適志，何能羈宦數千里以要名爵乎。遂命駕而歸。著首丘賦，文多不載。俄而冏敗，人皆謂之見機。然府以其輒去，除吏名。翰任心自適，不求當世。或謂之曰：卿乃可縱適一時，獨不為身後名邪？答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杯酒。時人貴其曠達。性至孝，遭母憂，哀毀過禮，後以疾終於家。

詳云賈生平所
嗣弔賈生答人
引言平生措
明日作詩以成
其文詳皆意盡
有餘而行人所

庾闡字仲初、潁川人、太尉亮之族也、父東以
勇力聞、武帝時、有西域健胡、趫捷無敵、晉人
莫敢與校、帝募勇士、惟東應選、遂撲殺之、名
震殊俗、闡好學、九歲能屬文、少孤、隨舅孫氏
渡江、母隨兄肇爲安樂長史、在項城、永嘉末、
爲石勒所陷、闡母亦沒、闡不櫛沐、不婚宦、絕
酒肉、垂二十年、鄉親稱之、州舉秀才、元帝爲
晉王、辟之、皆不行、後爲太宰西陽王羕掾、累
遷尚書郎、蘇峻之難、闡出奔郗鑒、爲司空參



軍、峻平、以功賜爵吉陽縣男、拜彭城內史、鑒
復請爲從事中郎、尋召爲散騎侍郎、領大著
作、頃之、出補零陵太守、入湘川、弔賈誼、其辭
曰、中興二十三載、余忝守衡南、鼓栧三江、路
次巴陵、望君山而過洞庭、涉湘川而觀汨水、
臨賈生投書之川、慨以永懷矣、及造長沙、觀
其遺像、喟然有感、乃弔之云、偉哉蘭生而芳、
玉產而潔、陽葩熙冰、寒松負雪、莫邪挺鍔、天
驥汗血、苟云其雋、誰與比傑、是以高明倬茂、

庾涼成於此可
見

又云傚文不特
出前賢解亦其
清新是東晉文
之淨快者

又云疵無咎舒
賈生乃古之伊
管未能達過此
下然衍非意

獨發奇秀、道率天貞、不議世疚、煥乎若望舒
耀景而焯羣星、矯乎若翔鸞拊翼而逸宇宙
也、飛榮洛汭、擢穎山東、質清浮磬、聲若孤桐、
琅琅其璞、巖巖其峯、信道居正、而以天下爲
公、方駕逸步、不以曲路期通、是以張高絃、
發激柱、落清響、未和、而桑濮代作、雖有惠音、
莫過韶護、雖有騰鱗、終仆一壑、嗚呼、大庭既
邈、玄風悠緬、皇道不以智隆、上德不以仁顯、
三五親譽、其軌可仰、而標霸功雖逸、其塗可

晉書卷九十二　傳　主

翼、而闡悲夫先生、何命之蹇、懷寶如玉、而生
運之淺、昔咎繇謨虞、呂尚歸昌、德協充符、乃
應帝王、夷吾相桓、漢登蕭張、草廬三顧、臭若
蘭芳、是以道隱則蠖屈、數感則鳳覩、若棲梧
擇木、翔非九五、雖曰玉折、儁才何補、夫心非
死灰、智必存形、形託神王、故能全生、奈何蘭
膏、揚芳漢庭、摧景颷風、獨喪厥明、悠悠太素、
存亡一指、道來斯通、世往斯圮、吾哀其生、未
見其死、敢不敬弔、寄之淥水、後以疾徵、拜給

且云文旅明書亦刑名之支旨

事中復領著作卒謚曰貞闡嘗作揚都賦進
絕當時庾亮稱之爲可三二京四三都其傑
詩賦銘頌凡十卷
曹毗別
李充字弘度江夏人父矩江州刺史充少孤
善楷書妙好刑名之學深抑虛浮嘗著學箴
稱老子云絕仁棄義家復孝慈豈仁義之道
絕然後孝慈乃生哉蓋患乎情仁義者寡而
利仁義者衆也道德喪而仁義彰仁義彰而



名利作禮教之弊直在茲也先王以道德之
不行故以仁義化之行仁義之不篤故以禮
律檢之檢之彌繁而僞亦愈廣老莊是乃明
無爲之益塞爭欲之門夫極靈智之妙總會
通之和者莫尚乎聖人革一代之弘制垂千
載之遺風則非聖不立然則聖人之在世吐
言則爲訓辭莅事則爲物軌運通則與時隆
治喪則與世斃矣是以大爲之論以標其旨
物必有宗事必有主寄責於聖人而遺累乎

陳迹也故化之以絕聖棄智鎮之以無名之
樸聖教救其末老莊明其本本末之塗殊而
爲致一也人之迷也其日久矣見形者衆及
道者尠不覩千仞之門而逐適物之迹逐迹
逾篤離本逾遠遂使華端與薄俗俱興妙緒
與淳風並絕所以聖人長潛而迹未嘗滅矣
懼後進惑其如此將越禮棄學而希無爲之
風見義教之殺而不覩其隆矣略言所懷以
補其闕引道家之弘旨會世教之適當義不



違本言不流放庶以袪困蒙之蔽悟一往之
惑乎初辟丞相王導掾轉記室參軍久之充
常嘆不被遇揚州刺史殷浩卿其家貧問曰
君能屈志百里否充曰北門之嘆久已上聞
窮猿投林豈暇擇木乃除剡縣令遭母憂服
闋爲大著作郎于時典籍混亂充刪除煩重
以類相從分四部甚有條貫秘閣以爲永制
累遷中書侍郎卒官充注尚書及周易旨六
篇釋莊論上下二篇詩賦表頌等雜文二百

評云此依原有仟冊者至驕蹇通信以其論文行文概為出衆洪伯一味標對胡溪但不見中書中一名鶯背時所觀如此耳

四十首行於世

袁宏字彥伯，魏郎中令渙六世孫也。祖猷，侍中。父勖，臨汝令。宏有逸才，文章絕麗，曾為詠史詩，是其風情所寄。少孤而貧，為人傭載運租以自業。時鎮西謝尚鎮牛渚，秋夜乘月，率爾與左右微服泛江，會宏在運租船中諷詠，聲既清會，辭又藻拔，非尚所曾聞，遂駐聽久之，遣問焉。答云：是袁臨汝郎誦詩，即其詠史之作也。尚傾率有勝致，即迎升舟，與之譚

晉書卷九十二　傳

申，旦不寐，自此名譽日茂。安南將軍謝尚參 佯為司馬 晉書作謝尚引為參軍非是今從御覽 累遷大司馬桓溫府記室。溫重其文筆，專綜書記。後為東征賦，賦末列稱過江諸名德，而獨不載桓彝。時伏滔先在溫府，又與宏善，苦諫之，宏笑而不答。溫知之甚忿，然以宏一時文宗，又聞此賦有聲，不欲令人顯問。後游青山飲歸，命宏同載，衆為之懼。行數里，問宏曰：聞君作東征賦，多稱先賢，何故不及家君？宏曰：尊公稱

又云東征賦若吳本及桓宣城亦是失者況長沙乎

謂非下官敢專，既未遑啟，不敢顯之耳。溫疑不實，乃曰：君欲為何辭？宏即答云：風鑒散朗，或搜或引，身雖可亡，道不可隕，宣城之節，信義為允也。溫泫然而止。辨云是說見續晉陽秋世說則云賦不及陶侃以問宏宏急答以數句乃止自是溫事似以自見才捷則當而傳會之以附史耳

存之今不徐　頃之，從溫征鮮卑，溫命作北征賦，既成，宏與王珣、伏滔同在溫坐，溫令滔讀其賦，至聞所傳於相傳，云獲麟於此野，誕靈物以瑞德，奚授體於虞者？疚尼父之慟泣，似實慟

晉書卷九十二　傳

而非假，豈一物之足傷，乃致傷於天下。珣云：此賦所詠，慨深千載，今於天下之後，便移韻徙事，於寫送之致，似為未盡。滔云：得益寫韻一句，或為小勝。溫曰：卿思益之。宏應聲答曰：感不絕於余心，愬流風而獨寫。珣誦味久之，謂滔曰：當今文章之美，故當共推此生。

劉云此文有法精句亦自佳

命宏以事被免。溫時須露布文，復召宏倚馬前令作，手不輟筆，俄得七紙，殊可觀。珣於側極嘆其才。宏曰：當令齒舌間得利耳。宏狀實言官不得利，徙而已。

王波英云何古文人同抵

復任職如故。然宏性亮直，雖被溫禮遇，至辨
論每不阿屈，故榮任不至。後稍遷至吏部郎，
出為東陽郡。時太傅謝安賞其機對辯速，
時為揚州，乃祖之於冶亭。時賢皆集，安欲以
卒迫試之，臨別執其手，顧就左右取一扇授
宏曰：聊以贈行。宏答曰：輒當奉揚仁風，慰彼
黎庶。時人歎其率而能要焉。宏見漢傅毅作
顯宗頌，辭甚典雅，乃作頌九章，頌簡文之德，
上之於孝武。太元初，卒於東陽，撰後漢紀三



十卷及竹林名士傳三卷，詩賦誄表等雜文
凡三百首，傳於世。
伏滔字玄度，平昌安丘人也。有才學，州舉秀才，辟
別駕，皆不就。大司馬桓溫引為參軍，深加禮遇，
之每宴集之所，必命滔同遊，時或無然，亦在獨
宥、滔名指亞於袁，故府中呼為袁伏，帝與溫
從事留寧商論當世人物，推相稱敘，繼當
以對之。後從溫伐袁真，至壽陽，以淮南屢叛，
乃著論二篇，序其致亂之由，名曰正淮，其

壽陽平，以功封關內侯，除永世令。溫卒，征西
將軍桓豁引為參軍，領華容令。太元中，拜著
作郎，專掌國史，領本州大中正。孝武帝嘗會
於西堂，滔豫坐，還，下車先呼子系之，謂曰：百
人高會，天子先問伏滔在坐不，此故未易得。
為人作父如此，定何如也。遷游擊將軍，卒官。
子系之亦有文才，仕至光祿大夫。
羅含字君章，楚熊姓之後，啓土羅國，因氏族
焉，後徙湘境，遂為桂陽人。曾祖彥，臨海太守。



父綏，滎陽太守。含幼孤，為叔母朱所養。少有
志尚，嘗晝臥，夢一鳥文彩異常，飛入口中，因
驚起說之。朱曰：鳥有文彩，汝後必有文章。由
是藻思日新。弱冠，州三辟不就。含父嘗宰新
淦，新淦人楊羨後為含州將，引含為主簿，含
傲然不顧。羨招致不已，乃就。及羨去職，含送
之到縣。新淦人以含舊宰之子，咸致賂遺。含
悉封置而去，由是遠近推服焉。後為郡功曹，
刺史庾亮以為部江夏從事。太守謝尚與含

爲方外交乃稱曰君章湘中之琳琅也尋轉
州主簿後桓溫臨州又補征西參軍溫嘗使
含詣尚有所撿劾含至不問郡事與尚酣飲
累日而還溫問所劾事含曰公謂尚何如人
溫曰勝我含曰豈有勝公而行非邪故一無
所問溫奇其意而不責焉轉州別駕以廨舍
諠擾於城西池小洲上立茅屋伐木爲材織
葦爲席而居布衣蔬食晏如也溫嘗與僚屬
讌會含後至溫顧衆坐曰此是江左之秀豈



惟荊楚而已哉徵爲尚書郎溫雅重其才
又表轉征西戶曹參軍俄遷宜都太守及溫
封南郡公引爲郎中令尋徵正員郎累遷散
騎常侍侍中仍轉廷尉長沙相年老致仕加
中散大夫門施行馬年七十七卒所著文章
行世

顧愷之字長康晉陵無錫人也父悅之尚書
左丞愷之博學有才氣嘗爲箏賦成謂人曰
吾賦之比嵇康琴不賞者必以後出相遺深
識者亦當以高奇見賞桓溫引爲大司馬參
軍甚見親昵溫薨後爲殷仲堪參軍亦被之
如溫愷之善丹青圖寫特妙謝安深重之以
爲有蒼生以來未之有也愷之每畫人成或
數年不點目睛人問其故答曰四體妍蚩本
無關於妙處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耳然愷
之爲人遲鈍而自矜伐過實諸少年因相稱
譽以爲戲弄義熙初爲散騎常侍與謝瞻連
省夜於月下長詠自謂得先賢風制瞻每遙



贊之愷之彌自力忘倦瞻將眠令人代己愷
之不覺有異遂申旦而止尤信小術以爲求
之必得桓玄嘗以一柳葉紿之曰此蟬所翳
葉也取以自蔽人不見己愷之喜引葉自蔽
玄就溺焉愷之信其不見己也甚以珍之初
愷之在桓溫府溫嘗曰愷之體中癡黠各半
合而論之正得平耳故俗傳顧愷之有三絕
才絕畫絕癡絕虎頭愷之小字也年老卒官
所著有文集及啓蒙記 鍾云善謔弄人者者 姿其身以供人之暇

而已因以爲恥焉自非斯又職之士所湛異者
評語隨伶而押之未有不又能其所知弄者
也頗長康一代名士稍有知者自識其非可
供戲笑之人而自處采卑以求世之我玩波
少年中無所據而隨群逐隊以相輕傳者曾
不足論謝鯤所據下適贊令挑鄉人代已長康
自力志傪至於申旦勝蓋爲長康所謂异而
不自知也至於肆迷自蔽以悮恒玄自全於
猜忍多忌之除其癡處郎其黠處且癡黠相
半正學道人生凶亂癖身入世之善傷或爲
嗣宗之狂或爲長康之癡狂者爲而癡者之悲
癡尤深於狂焉浮心盛氣之人爲得而知之
彼謝鯤恒玄豈亦世之所謂聰明人而皆爲
其所騰則長康以癡忘一宗新二子於畢業
之中而爲共
所蔽者也

郭澄之 刪

晉書卷九十二 終

贊曰：文象班法，宮徵流音。美哉群彥，
一乎今擅鮮金。子安太沖，遒文綺煥，
瀾藻震發。采彼辭人，共超清貫。



竟陵鍾惺原評　楚李蔣之翹刪定　同里周龍章參校

## 外戚

蔣云：史漢外戚傳全載后妃而兼及其父兄，至范史則有后妃外戚之分矣。故此書叛之，然仍實庾充王恭諸人，正外戚中足爲因宋戒者，當於此發明大議，不當草草存之列傳。若諸人可以分屬，則何以立此目爲。

詳觀往諜，逖聽前聞，階緣外戚以致顯榮者，其所由來尚矣，而多至禍敗，鮮克令終者，何哉？豈不由祿以恩升，位非德舉，識慙明哲，材謝經通，假椒房之寵靈，總軍國之樞要，或威權震主，或勢力傾朝，居安而不慮危，務進而不知退。驕奢既至，釁隙隨之者乎。是以呂霍之家，誅夷於西漢；梁鄧之族，勦絕於東都；其餘干紀亂常，害時蠹政者，不可勝載。至若樊靡卿之父子，竇廣國之弟兄，陰興之守約戒奢，史丹之掩惡揚善，斯並后族之所美者也。由此觀之，干時縱溢者，必以凶終；守道謙沖

蔣云語語破的

者，永保貞吉，古人所謂禍福無門，惟人所召，此非其效歟。逮于晉難，始自宮掖，楊駿藉武帝之寵私，叨竊非據，賈謐乘惠皇之蒙昧，成此厲階，遂使悼后遇雲林之災，愍懷濫別坊之酷，天人道盡，喪亂弘多，宗廟以之顛覆，黎庶於焉殄瘁，詩云「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其此之謂也。爰及江左，未改覆車，庾亮世族羽儀，王恭高門領袖，既而職兼出納，任切股肱，不以之亡身者，遂殲於敗國，豈不哀哉，若褚季野之畏避朝權，王叔仁之固求出鎮，用能全身遠害，有可稱焉。賈充、楊駿、庾亮、王獻之、王恭等已入列傳，其餘即敘其成敗，以為外戚篇云。



羊琇字稚舒，泰山南城人，景獻皇后之從父弟也。父耽，官太常。兄瑾，尚書右僕射。琇少舉郡計，參鎮西鍾會軍事，從平蜀，及會反，琇正言苦諫，還，賜爵關內侯。琇涉學有智算，少與武帝通門，甚相親狎，嘗謂帝曰：若富貴見

青云入謂羊琇自蜀全歸以其間所調諧多千活琇若非早后

用，任領護各十年。帝戲而許之。初，帝未立為太子，而聲論不及弟攸，文帝欲立之，恆有代宗之議。琇密為武帝畫策，察文帝為政損益，揆度應所顧問者，皆令武帝默識之。其後文帝與帝論當世之務，帝答無不允，由是儲位遂定。及踐阼，累遷琇中護軍，加散騎常侍。琇在職十餘年，典禁兵，豫機密，侍寵驕肆，初，杜預拜鎮南將軍，朝士畢賀，皆連榻而坐。琇與裴楷後至，曰：杜元凱乃復以連榻坐客邪！遂不坐而去。又性豪侈，好遊宴，常以夜續晝，中外五親無男女之別，取當當世，其屑炭和作獸形以溫酒，則豪貴者效之，然顏蒸勝己，選用多以私意，不盡銓次之理，將士有冒官位者，為其致節，不惜軀命，數放恣犯法，為司隸校尉劉毅劾奏，琇罪當死，武帝以琇舊恩，遣齊王攸私請於毅，毅許之。毅都官從事程衛徑馳入護軍營，收琇屬吏，考問陰私，先奏琇所犯狼藉，然後言於毅，帝不得已，直免琇官。

之從父弟難全歸亦不免于司馬昭之手矣母辛氏見列女傳

而已（未幾以侯白衣領職，俄而復之）。及齊王
攸出鎮也，珧與楊珧不協，因左遷太僕。（語在
珧傳）。既失寵憤怨，遂發病卒，謚曰成。

王恂（以下五傳佚闕）

楊文宗

羊玄之

虞豫

虞琛

杜乂字弘治，成恭皇后父，祖預，父錫，皆有傳。
乂少有令名，性純和，美姿容，襲封當陽侯，辟
公府掾，爲丹陽丞，早卒，無男，生后而乂終，妻
裴氏發於養后，以禮自防，甚有德音，咸康初
追贈金紫光祿大夫，謚曰穆，封裴氏爲高安
鄉君，邑五百戶，至孝武帝時，崇進爲廣德縣
君，裴氏壽考，百姓號曰杜姥。（永和中，劉惔謝
尚，其有名一時，故江左人物，或曰，杜弘治清，
標令上，爲後來之美，又面如凝脂，眼如點漆，
祖可得方諸衛玠，惔曰，吾請評之，弘治膚清，



（新云膚清神清，謂進神骨，人習尚標榜，有名無實）

（譚云褚季野王叔仁兄外戚第一流人）

（劉云安謂裒雖不言而未嘗中無分別卿春秋之意）

叔寶神清。（新云膚清云云作恆伊部令從江左自，世說叙脂云云作王羲之歎）
（十傳原史桓伊，又作桓彝，非）論者謂爲知言。又司徒蔡謨
甚器重乂，嘗言於朝曰，恨諸君不見杜弘治
耳，其爲名流所重如此。

褚裒字季野，康獻皇后父也。祖䂮，有局量，以
幹用稱，嘗爲縣吏，事有不合，令欲鞭之，䂮曰
物各有所施，榱椽之材，不合以爲藩落也，令
奇而捨之，家貧辭吏，年五十，鎮南羊祜與䂮
有舊，言於武帝，始被用，官至安東將軍，父洽
武昌太守。裒少有簡貴之風，與杜乂齊名，譙（世說云世）
國桓彝嘗目裒曰，季野皮裏春秋，言其外無
臧否，而內有所褒貶也。（作世說注作中褒貶）謝安亦雅重之，恒云，
裒雖不言，而四時之氣亦備矣。初辟西陽王
掾，吳王文學，既參車騎郗鑒軍事，以平蘇峻
功封都鄉亭侯，歷遷給事黃門侍郎，時康帝
爲琅邪王，將納妃，妙選素望，詔聘裒女，於是
出爲豫章太守，及帝即位，徵拜侍中，遷尚書，
裒以后父，不欲居中任事，苦求外出，乃除建

威將軍、江州刺史，鎮半洲，在官清約，雖居方伯，恒使私僮樵採。頃之，徵為衛將軍，領中書令。裒固讓，詔以為左將軍、兗州刺史、都督、假節，鎮金城，又領琅邪內史。初，裒總角詣庾亮，亮使郭璞筮之，卦成，璞駭然。亮曰：「有不祥乎？」璞曰：「此非人臣卦，不知此年少何以乃表斯祥。」後康獻皇太后臨朝，有司以議加不臣之禮，拜侍中、衛將軍、錄尚書事，以綜朝政。裒以近戚，懼獲譏嫌，上疏固請居藩，於是改授都



督徐兗青揚州軍事、衛將軍、假節，鎮京口。乘和初，復徵裒，將以為揚州、錄尚書事。吏部尚書劉遐說裒曰：「會稽王令德，國之周公也，足下宜以大政付之。」裒長史王胡之亦勸焉，乃固辭歸藩，朝野咸歎服之。進號征北大將軍。裒又以政道在於得才，宜委賢任能，升敬舊齒，乃薦前光祿大夫顧和、侍中殷浩，疏奏，即以和為尚書令，浩為揚州刺史。及石虎死，裒上表請伐之，即日戒嚴，直指泗口，朝議以裒

陳云聞哭聲而慚以辛後世將帥不能及也

事在貴重，不宜深入，可先遣偏師。裒重陳前所遣前鋒督護王頤之等徑造彭城，後遣督護麋嶷進軍下邳，據其城池，今宜速發，以成聲勢。於是除征討大都督、青揚徐兗豫五州諸軍事。裒率眾三萬，徑進彭城，河朔士民歸降者日以千計。裒撫納之，先遣督護王龕作淸徐淇龕伐沛，獲偽相支重，郡中二千餘人歸降。魯郡山有五百餘家，亦建義請援，裒遣龕領銳卒三千迎之。龕違裒節度，軍次代陂，為石



遵將李菟所敗，死傷大半，裒上疏乞自貶，詔不許，命裒還鎮京口，解征討都督。是時河北大亂，遺民二十萬口渡河將歸順，乞師救援，會裒已旋，威勢不接，皆不能自拔，死亡咸盡。蔣云儁長為慕容皝及作徙所掠死亡咸盡按是時為永和五年皝死已踰年矣又明年苻洪死健始討位皆與裒不相援故斷詳見通鑑攷異裒以遠圖不就，憂慨發病，及至京口，聞哭聲甚眾，因問左右，對曰：「此代陂死者之家也。」裒益慚恨，永和五年卒，遠近嗟悼，吏士哀慕之。贈侍中、太傅，謚

冃元穆子歆字幼安以學行知名歷散騎常
侍秘書監
何準附
王濛字仲祖太原晉陽人哀靖皇后父也祖
佑北軍中候父訥葉令濛神氣清韶年十餘
歲放邁不群弱冠檢尚風流雅正外絕榮競
內寡私欲虛己應物恕而後行喜慍不形於
色人莫不敬而愛焉少孤事諸母甚謹篤
義穆族不修小潔而以清約見稱善隸書美
晉書卷九十三傳
姿容嘗覽鏡自照稱其父字曰王文開生如
此兒邪時與沛國劉惔齊名共相友善惔常
稱濛性至通而自然有節濛每云劉君知我
勝我自知時人以惔方荀奉倩濛比袁曜卿
凡稱風流者舉濛惔爲宗焉司徒王導辟爲
掾導復引匡術弟孝濛致牋於導曰開國承
家小人勿用仗德義以尹天下方將澄清彝
倫崇重名器夫軍國殊用文武異容豈可令
涇渭混流虧清穆之風以允答具瞻儀形海

內導不答後出補長山令復爲司徒左西屬
濛以此職有譴則應受杖固辭詔爲停罰猶
不就徙中書郎簡文帝之爲會稽王也嘗與
孫綽詢諸風流人綽言曰劉惔清蔚簡令王
濛溫潤恬和桓溫高爽邁出謝尚清易令達
而濛性和暢能清言談道貴理中簡而有會
商略古賢顯默之際辭旨劭令往往有高致
及簡文帝輔政益貴幸之與劉惔號爲入室
之賓轉司徒左長史初山遐爲東陽風政嚴
晉書卷九十三傳
肅既去濛執簡文乞之曰承藉猛政故可以
和靜致治簡文不許及濛病乃曰吾孫負仲
祖於此命用之濛聞之曰人言會稽王癡真
癡也疾漸篤於燈下轉麈尾視之嘆曰如此
人曾不得四十乎年三十九卒臨殯劉惔以
犀杷麈尾置棺中因慟絕久之謝安嘗稱濛
云王長史語甚不多可謂有令音桑門支遁
亦謂王羲之曰長史作誠無非德音如恨不
苦羲之曰長史自不欲苦物耳後以后父贈

光祿大夫有二子修蘊修字敬仁小字苟子明秀有美稱善隸書號曰流奕清舉年十三作賢人論濛以示劉惔惔曰敬仁此論便足以參微言起家著作佐郎琅邪王文學轉中軍司馬未拜而卒時年二十有四昔王弼之沒與修同年故修弟熙歎曰無愧於古人而年與之齊也（蔣云舊史失引王弼前無愧字人作修月歎皆非是今從文字）

志蘊別有傳

王遐（闕）



王蘊字叔仁孝武定皇后父濛之子也起家佐著作郎累遷尚書吏部郎性平和不抑寒素每一官缺求者十輩蘊無所是非時簡文帝為會稽王輔政蘊輒連狀白之曰某也有地某也有才務存進達各隨其方故不得者無怨焉補吳興太守甚有德政屬郡荒民饑輒開倉贍卹主簿執諫請先列表上待報蘊曰今百姓嗷然路有饑饉若表上須報何以救將死之命乎專輒之愆罪在太守且行仁義而敗無所恨也於是大振貸之賴蘊全者十七八焉朝廷以違科免蘊官士庶詣闕訟之詔特左降晉陵太守復有惠化百姓歌之定后立以后父遷光祿大夫領五兵尚書本州大中正封建昌縣侯蘊以恩澤賜爵非三代令典固辭不受乃授都督京口諸軍事左將軍徐州刺史假節復固讓謝安謂蘊曰卿居后父之重不應妄自菲薄以虧時遇宜依褚公故事但令在貴權於事不事耳於是乃



授命鎮於京口頃之徵拜尚書左僕射遷丹陽尹加散騎常侍蘊以國姻不欲在內苦求外出復以為都督浙江東五郡會稽內史常侍如故蘊素嗜酒末年尤甚及在會稽略少醒日然猶以和簡為百姓所悅時王忱來拜墓蘊子恭往省之素相善遂留十餘日方還蘊問其故恭曰與阿大語蟬連不得歸蘊曰恐阿大非爾之友阿大忱小字也後竟乖初好時以為知人太元九年卒追贈左光祿大

夫長子華早卒，次恭在列傳。恭弟爽，字季明，彊正有志力，歷給事黃門侍郎、侍中。孝武帝嘗問卿何如卿兄，爽曰：風流秀出，臣不如恭，忠孝亦何可以假。及孝武崩，王國寶夜欲開門入爲遺詔，爽距之曰：大行晏駕，皇太子未至，敢入者斬。乃止。爽嘗與會稽王道子飲，道子醉呼爽爲小子，爽曰：亡祖長史與簡文皇帝爲布衣之交，亡姑亡姊伉儷二宮，何小子之有。及國寶執權，乃黜爽官。後兄恭再起事，[illegible]以爽爲寧朔將軍，恭預軍事。恭敗，被誅。



爽

列傳第六十四　　晉書九十四

竟陵鍾　惺原評　　檇李蔣之翹刪定

雲間陳繼儒參校

## 隱逸

王元美云晉傳隱逸者三十五人而合者不十之七范承明羣氏之忠義也辛叔重傳氏之勲勝也羣子律孝行也而有俠烈夙夏仲御行之怪者也而近蛾宋令文郭元瑜爾邦之階臣也敎安道末世之通士也夫隱之逸者爽穆而近遁晦而推名孫公和董威輦郭文秉宗偉翟陶庭辭其至矣哉然元孝朱巨客楊軻次之之阿不幸而不得死非自致也劉驎之仁也而不能忘[illegible]也[illegible]以自元亮之逸也之根也又次之矣然元亮之所爲次於隱逸第附於篇爲近之者



若夫穹昊垂景，少微以纏其次，文繫探幽，貞遯以成其象。故有避於言色，其道開乎孔公，驕乎富貴，厥義詳於孫子。荀卿云志意修則驕富貴道義重則輕王公也是以處柔伊存，有生之恆性，在盈斯害，惟神之常道。古先智士，體其若茲，介焉超俗，浩然養素，藏聲江海之上，卷迹囂氛之表，漱流而激其清，寢巢而韜其耀，良違以符其志

鍾云為先孫登亦供頗倚者然家人無何肯亦決不可移流

絕機以虛其心、玉輝冰潔、川亭嶽峙、修至樂
之道、固無懼之休、長往邈而不追、安排窅而
無悶、修身自保、悔吝弗生、詩人考槃之歌、抑
在茲矣、王於禮天作制之辰、訟息刑清之際、
尚乃側席幽貞、以康神化、徵聘之禮、賁於巖
穴、玉帛之詐、委於窐衡、故月令曰、季春之月
聘名士、禮賢者、斯之謂歟、自典午運開、旁求
隱逸、譙元彥之杜絕人事、江思悛之嘯詠林
藪、峻其貞白之軌、成其出塵之迹、雖不應其

晉書卷九十四

辟招、亦足抑其貪競、今並甄其高尚之德、綴集
于篇、

孫登不知何許人、無家屬、於汲郡北山為土窟
居之、夏則編草為裳、冬則被髮自覆、好讀易、
撫一弦琴、見者皆親樂之、性無恚怒、人或投
諸水中、以觀其怒、既出、便大笑、時時游人間、
所經家或設衣食者、一無所辭、去皆捨棄、
平中、汲縣民共入山中、見一人所居懸巖百
仞、叢木鬱茂、而神明甚察、自云孫姓、登字

鍾云見老莊學

許云語意殊然既肯

公和、因稱本皆遇之於蘇門山、語在籍傳、嵇
康聞之、乃從游三年、問其所圖、終不答、然神
謀所存良妙、康每曾然歎息、將別、謂曰、先生
竟無言乎、登乃曰、子識火乎、生而有光、而不
用其光、果在於用光、人生而有才、而不用其
才、而果在於用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
其耀、用才在乎識真、所以全其年、今子才多
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子無多求、康不能
用、或謂登以魏晉去就、易生嫌疑、貴賤並波、

[illegible]

故或以默用也、竟不知所終、

董京字威輦、初為隴西計吏、俱至洛陽、被髮
而行、逍遙吟詠、常宿白社中、時乞於市、得殘
碎繒、結以自覆、或見人排辱、曾無怒色、孫楚
時為著作郎、數就社中與語、遂載與俱歸、京
不肯坐、楚乃貽之書、勸以今堯舜之世、胡為
懷道迷邦、京答之以詩曰、周道斁兮頌聲沒、
夏政衰兮五常汨、便便君子、顧望而逝、洋洋
乎滿目而作者七、豈不樂天地之化也、哀哉

鍾云有道人處末世傳觀旁觀語意之言有似生似脫似醉處其高與深遠之妙在此不可以辭律責之

譚云全詩皆閑已涉後古人矣戲下八句六朝伏終是晉人口氣

譚云大本領人文章

乎時之不可與。對之以獨處。無娛我以為歡。
清流可飲。至道可飡。何為棲棲。自使疲單。
魚懸獸檻。鄙夫知之。夫古之至人。藏器於靈。縕
袍不能令暖。軒冕不能令榮。動如川之流。靜
如川之渟。鸚鵡能言。泗濱浮磬。眾人所翫。豈
合物情。玄鳥紆幙。而不被害。隼鷂遠巢。咸以
欲死。眄彼梁魚。逡巡倒尾。沈吟不決。忽焉失
水。嗟乎。魚鳥相與。萬世而不悟。以我觀之。乃
明其故。焉知不有達人。深穆其度。亦將窺我



顰顣而去。萬物皆賤。惟人為貴。動以九州為
狹。靜以環堵為大。後數年遁去。莫知所之。於
其所寢處有詩二篇。其一曰。乾道剛簡。坤體
敦密。茫茫太素。是則是述。末世流奔。以文代
質。悠悠世目。孰知其實。逝將去此至虛。歸我
自然之室。又曰。孔子不遇時。彼感麟兮。麟乎麟。
胡不遁世以存真。

夏統字仲御。會稽人。幼孤而貧。事母甚孝。睦
於兄弟。每採梠求食。星行夜歸。或至海邊。拘

譚云晉牧發韻將一段尚拱羽

螊蠌以資養。雅善談論。宗族勸之仕。謂曰。卿
清亮質直。可作郡綱紀。與府朝接。自當顯至。
如何甘辛苦於山林。畢性命於海濱也。統勃
然作色曰。諸君待我乃至此乎。使統屬太平
之時。當與元凱評議出處。遇濁代。念與屈生
同汙共泥。若汙隆之間。自當耦耕沮溺。豈有
辱身曲意於郡府之間乎。言者大慚。統自此
遂不與宗族見。會其從父敬寧祠先人。迎女
巫章丹陳珠二人。並有國色。莊服甚麗。善歌舞。



又能隱形匿影。統諸從兄弟欲往觀之。難統。
於是共紿之曰。從父間疾病得瘳。因祭祀並
往賀之。卿可俱行乎。統從之。入見。忽見二女
於中庭。輕步佪舞。靈談鬼笑。飛觸挑柈。酬酢
翩翩。統驚愕而走。不由門。破藩直出。歸責諸
人曰。昔淫亂之俗興。衛文公為之悲惋。季桓
納齊女。仲尼載馳而退。諸君迎此妖物。放
傲逸之情。縱奢淫之行。何也。遂隱牀上。被髮
而臥。不復言。後統詣洛市藥。會三月上巳

是直陳野退神大文字故其中多說昏語今備稽節之玉云其舟疾爲楫活游㬎然會稽與洛相去二千里欲市藥以救其爲疾然乎否邪

洛中王公已下、並至浮橋、士女駢填、車服燭路、統時在船中、曝所市藥、並不之顧。太尉賈充使人問之、統不應、重問、乃徐答曰、會稽夏仲御也、又使問其土地風俗、統曰、其人循循、猶有大禹之遺風。太伯之義讓。嚴遵之抗志、黃公之高節、因請爲歌鄉土間曲曰、先公惟寓稽山、朝會萬國、授化鄙邦、崩殂而葬、恩澤雲布、聖化猶存、百姓感詠、遂作慕歌、又孝女曹娥、年甫十四、貞順之德、過越梁宋、其父墮



江不得尸、娥仰天哀號、中流悲歎、便投水而死、父子喪尸、後乃俱出、國人哀其孝義、爲歌河女之章、伍子胥諫吳王言不納用、見戮投海、國人痛其忠烈、爲作小海唱、今欲歌之、衆人僉曰善、統於是以足叩船、引聲喉囀、清激慷慨、大風應至、諸人傾相謂曰、若不游洛水、安見是人、聽慕歌之聲、便髣髴見大禹之容、聞河女之音、不覺涕淚交流、即謂伯姬高行在目前也。聆小海之唱、謂子胥屈平立吾左

孫云本新師曠之琴

右矣。充心尤異之、乃更就船與語、其應如響。欲使之仕、即俛而不答、充因謂諸人曰、此吳兒是木人石心也。統遂歸會稽、不知所終、

宋沖字巨容、南安人、少有至行、閑靜寡欲、好學而貧、常以耕藝爲事、鄰人失犢、認沖犢以歸、後得犢於林下、大慙、以沖犢還沖、竟不受。咸寧四年詔補博士、沖稱疾不應、尋又詔曰東宮官屬亦宜得履蹈至行、敦悅典籍者、其以沖爲太子右庶子、沖每聞徵書至、輒逃入



深山、時人以爲梁鴻也、沖指遐爽俗、著戒奉之若君、沖亦以禮讓爲訓、邑里化之、莫以壽終、

范粲字承明、陳留外黃人、漢萊蕪長丹之孫也。粲高亮貞正、有丹風、而博涉強記、學皆可師、遠近請益者甚衆、性不矜莊、而見之皆肅如也。仕魏、至武威太守、後爲太傅中郎、晉書云太傅晉書太宰非也按魏三公惟有太傅晉既避諱置太師因避景帝諱而名太宰耳音時晉書以此改正之齊王芳被廢、遷于金墉城、粲素服

鍾云此魏之忠臣與外王殊終身不仕志趣略同一篤於君一篤於親例不在入晉隱逸傳然卻此志奇人自是隱逸重也

拜送、哀動左右、時景帝輔政、召群官會議、粲
遂稱疾不出、陽狂不言、寢所乘車、足不履地、
子孫恒侍左右、至有婚宦大事、輒密諮焉、合
者則色無變、不合則眠寢不安、妻子以此知
其旨、武帝踐阼、泰始中、詔以二千石祿養病、
歲以為常、加賜帛百匹、子喬以父疾篤、辭不
敢受、詔不許、以太康六年卒、時年八十四、不
言三十六載、終於所寢之車、長子喬字伯孫、
年二歲時、祖馨臨終、撫喬首曰、恨不見汝成



鍾云范喬兄弟者更難承明可為孝子矣

人、因以所用硯與之、至五歲、祖母以告喬、喬
便執硯涕泣、九歲請學、在同輩之中、言無媟
辭、時光祿大夫李銓嘗論揚雄才學優於劉
向、喬以為向定一代之書、正群籍之篇、使雄
當之、故非所長、乃著劉揚優劣論、文多不載、
喬好學不倦、父粲陽狂不言、喬與二弟並棄
學業、絕人事、侍疾家庭、至粲沒、足不出邑
里、司隸校尉劉毅嘗抗論於朝廷曰、使范武
威疾若不篤、其為伯夷叔齊、復存於今、如其
疾篤、益見王所宜哀矜、其子久侍父疾、名
德著茂、不加敘用、深為朝廷惜遺賢之譏也、
元康中、凡一舉孝廉、八薦公府、再舉清白異
行、又舉寒素、一無所就、初、喬邑人臘夕盜斫
其樹、人有告者、喬陽不聞、邑人愧而歸之、喬
曰、卿節日取柴、欲與父母相歡娛耳、何以愧
為、其通物善導如此、外黃令高頵歎曰、諸士
大夫未有不及私者、而范伯孫恂恂率道、名
諱未嘗經於官曹、士之貴異、於今而見、大道



廢而有仁義、信矣、以元康八年卒、年七十八

王元美云余觀自古忠臣介主遺于故國采有如范粲承明者其持志耐於主微孤保采於戎勝夫卩舌步武之入所吸雜檢撫侍而至於三十六年之久卒以天年終兆豈謝粲殺身可同年而語哉且共不壽在廉虛之時而不在於移時之際沈飛沈惜雖然何以加焉伯孫以弘博之資非其二弟摩學集屏人亦而恭承閉況尚不言可謂忠能養志沒能繼志者也伯孫隸有愍晉繼武志帝孝優之容義之也而世不不憫屈忠之純也不孝其猶有君人之度哉

晉勝以下三傳刪

董養

舊云青藤直入
文苑郭琦直入
忠義史何乃草

霍原

郭琦字公偉太原晉陽人少方直有雅量博
學善五行作天文志五行傳注穀梁京氏易
百卷鄉人王游等皆就琦學武帝欲以琦爲
佐著作郎問琦族人尚書郭彰彰素疾琦荅
云不識帝曰若如卿言烏丸家兒能事卿即
堪爲郎矣遂用之及趙王倫纂位又欲用琦
琦曰我已爲武帝吏不容復爲今世吏終身
處於家

晉書卷九十四　傳　十

舊云魯元道僅以錢神論得名無他操行不得不可爲隱逸傳亦不必立傳若欲不沒其文當於文苑下附載錢神論亦可耳

張受先云太平稍實以洛中紛

伍朝　删

魯褒字元道南陽人也好學多聞以貧素自
立元康之後綱紀大壞褒傷時之貪鄙乃隱
姓名而著錢神論以刺之其略曰錢之爲體
有乾坤之象親之如兄字曰孔方失之則貧
無勢而熱排金門入紫闥危可使安死可使
活貴可使賤生可使殺是故忿爭非錢不勝
幽滯非錢不拔怨讐非錢不解令問非錢不
發洛中紛紛行人悠悠載馳載驅惟錢是務

紛紛可去黃作
以公錢神論

朱衣素帶當途之士愛我家兄皆無已已執
我之手抱我終始不計優劣不論年紀賓客
輻輳門常如市諺曰錢無耳可使鬼豈虛也
哉疾時者共傳其文褒不仕莫知其所終
氾騰（騰一作勝）字無忌敦煌人也舉孝廉除郎中
屬天下兵亂去官還家太守張閟造之閉門
不見禮遺一無所受歎曰生於亂世貴而能
貧乃可以免散家財五十萬以施宗族柴門
灌園琴書自適張軌徵之爲府司馬騰曰門
一杜其可開乎固辭病兩月餘而卒

晉書卷九十四　傳　十一

任旭　删

郭文字文舉河內軹人也少愛山水尚嘉遯
每出遊行山澗旬忘反父母終服畢不娶辭家
游名山歷華陰之崖以觀石室之石函洛陽
陷乃步擔入吳興餘杭大辟山中窮谷無人
之地倚木於樹苫覆其上而居焉亦無壁障
時山有虎爲人而文獨宿十餘年卒無害恒
著鹿裘葛巾不飲酒食肉區種菽麥採竹葉

木實，貿鹽以自供。人有致遺，取其麤者，示不逆而已。有大鹿死於所居側，文以語人，人取賣之，分錢與文，文曰：我若須此，自當賣之，所以相語，正以不須故也。聞者皆嗟嘆之。餘杭令顧颺與葛洪共造之，而攜與俱歸，遂辭去。王導聞其名，遣迎之，文不肯就船車，荷擔徒行。既至，導置之西園，朝士咸求觀，文頹然箕踞，傍若無人。溫嶠嘗問文曰：先生何以至此？文曰：本行學道，不謂遭世亂，欲歸無路，是以來也。又問曰：饑而思食，壯而思室，自然之性，先生安獨無情乎？文曰：情由憶生，不憶故無情。又問曰：猛虎害人，先生獨不畏邪？文曰：人無害虎之心，則虎亦不害人。又問曰：苟世不寧，身不得安。今將用先生以濟時，若何？文曰：山草之人，安能佐世！導嘗燕集，絲竹並奏，試召文，文瞪眸不轉，跨躡華堂，如行林野。于時坐者咸有鉤深味遠之言，文常稱不達來語。天機鏗宏，莫有闚其門者。溫嶠嘗稱曰：文有



賢人之性，而無賢人之才，柳下、梁踦之亞乎！永昌中大疫，文亦病，王導遺之藥，文曰：命在天，不在藥也。居導園七年，未嘗出入。一旦忽求還山，導不聽。後逃歸臨安，結廬舍於山中。臨安令萬寵迎至縣中。及蘇峻反，破餘杭，而臨安獨全，人以乃知幾。自後不復語，但舉手指麾，以宣其意。病甚，求還山，欲枕石安尸，不令人殯葬，寵不聽。不食二十餘日，亦不瘦。寵問曰：先生復可得幾日？文三舉手，果以十五日終。寵葬之於所居之處而祭哭之，葛洪、庾闡並為作傳，贊頌其美云。

龔壯字子偉，巴西人，絜己自守，與鄉人譙秀齊名。父叔為李特所害，壯積年不除喪，力弱不能復讎。及李壽戍漢中，與李期有嫌，期特孫也，壯欲假壽以報，乃說壽曰：節下若能并有西土，稱藩於晉，民必樂從。且捨小就大，以危易安，莫大之策也。壽然之，遂舉衆討期，果克之。壽猶襲偽號，欲官之，壯誓不仕，上書獻

壽歸順、以明臣節。壽不能從、壯遂詐稱聾、又云手不制物、終身不復至成都、惟研考經典、譚思文章。至李勢時卒。初、壯每歎中夏多經學、而巴蜀鄙陋、兼遭李氏之難、無復學徒、乃著邁德論、文多不載。

孟陋字少孤、武昌人、吳司空宗之曾孫也。兄嘉、桓溫征西長史。陋少而貞立、清操絕倫、布衣蔬食、以文籍自娛、口不及世事、未曾交遊、時或弋釣、孤興獨往、雖家人亦不知其所之也。喪母、毀瘠、殆於滅性、不飲酒食肉者十年。親族謂之曰、少孤、誰無父母、誰有父母、聖人制禮、令賢者俯就、不肖企及耳、若使毀性無嗣、更不孝也。時簡文帝輔政、命為參軍、稱疾不起、桓溫躬造焉、或謂溫曰、孟陋高行、學為儒宗、宜引在府、以和鼎味。溫歎曰、會稽王尚不能屈、非敢擬議也。陋聞之曰、桓公正當以我不往故耳。億兆之人、無官者十居其九、豈皆高士哉、我疾病不堪恭相王之命、非敢為高也。[illegible] 由是名稱益重、博學多通、長於三禮、註論語、行於世。



韓績

譙秀 並刪

翟湯字道淵、南陽人、漢方進之後也。篤行純素、仁讓廉潔、不屑世事、耕而後食、人有饋遺、雖釜庾一無所受。永嘉末、寇害相繼、然聞湯名德、皆不敢犯、鄉人賴之。司徒王導辟不就、乃與汝南周邵隱於尋陽、時庾亮臨江州、就邵以當世之務、邵遂仕、湯秉志彌固、其後邵詣湯、湯不與語、亮聞之、求帶躡屐而詣焉、亮禮甚恭、湯曰、使君直欲伐其枯木朽株耳。亮以為賢、表薦之、徵為國子博士、湯不起。主簿張玄曰、此君臥龍、不可動也。後康帝復以散騎常侍徵湯、固辭老疾、不至、卒于家。子莊、字祖休、少以孝友著名、有父風、惟以弋釣為事、及長不復獵、或問漁獵同為害生之事、而

問之云作語也爲何以遣之

子止去其一何哉莊曰獵自我釣自物未能頓盡故先節其甚者且夫貪餌吞鉤豈我哉時人以為知言晚節亦不復釣端居蓽門歛菽飲水州府禮命及公車徵並不就子矯亦有高操屢辭辟命矯子法賜孝武帝以散騎郎徵亦不至世有隱行云

郭翻字長翔武昌人少有志操辭州郡辟及賢良之舉家於臨川不交世事居貧無業欲墾荒田先立表題經年無主然後乃作稻將



熟有認之者悉推與之縣令聞而詰焉以稻還翻翻不受嘗以車獵去家百餘里道中逢病人以車送之徒步而歸其漁獵所得或從買者便與之而不取直亦不告姓名由是人咸敬之與翟湯俱為庾亮所薦公車博士徵不就咸康末乘小船暫歸武昌省墳墓安西將軍庾翼躬往造翻欲強起之翻曰人性各有所短焉可強逼翼又以其船小狹欲引就大船翻曰使君不以鄙賤而辱臨之此固野

郭云平凡只不受人施自以好施與人涉世之要術

蔣云得不禁而其樂有甚矣

人之舟也翼俯屈入其船中終日而去後卒于家

辛謐字叔重隴西狄道人也少有志尚博學善屬文性恬靜不妄交游召拜太子舍人諸王文學累徵不起永嘉末以謐兼散騎常侍慰撫關中謐以洛陽將敗故應之及長安陷沒於劉石並不應辟命雖處喪亂之中頹然高邁視榮利蔑如也及冉閔僭號復備禮徵為太常謐遺閔書曰昔許由辭堯以天下讓



之全其清高之節伯夷去國子推逃賞皆顯史牒傳之無窮此往而不反者也然賢人君子雖居廟堂之上無異於山林之中斯窮理盡性之妙豈有識之者邪是故不嬰於禍難者非為避之但冥心至趣而與吉會耳夫物極則變冬夏是也致高則危累棊是也君王功已成矣而久處之非所以顧萬全遠危亡之禍也宜歸身本朝永為世輔豈不美哉因不食而卒

蔣云冀壯亦衣寺為悼義作無

孫隱遁事而又有判也是不得語其所以且此亦人格局之備關矣

過云其父已先一為隱逸沖不對知削其

劉驎之字子驥南陽人光祿耽之族也少尚質素虛退寡欲不修儀操人莫之知好游山澤志在遁逸荊州刺史桓沖聞之嘗到其家驎之方條桑使者致命驎之曰使君既枉駕宜先詣家君沖遂造其父父命驎之然後方還拂短褐與沖言話父使驎之自持濁酒葅菜供賓沖勅人代之父辭曰若使從者非野人之意也沖為慨然至昏乃退因請為長史固辭不受驎之雖冠冕之族信義著於群小凡厮伍之家婚娶葬送無不躬造居于陽岐積年衣食有無常與村人共值己空老人亦如之且其地去道斥近人物來往必投驎之驎之身自供給致贈一無所受去驎之家百里有孤姥病將死歎息謂人曰誰當埋我惟有劉長史耳何由令知驎之先聞其病往候之及死乃為營棺殯其仁愛隱惻若此卒以壽終

索襲字偉祖敦煌人虛靖好學不應州郡之命舉孝廉賢良方正皆以疾辭游思於陰陽之術著天文地理十餘篇多所啓發不與當世交通或獨語獨笑或長歎涕泣或請問不言張茂時敦煌太守陰澹奇而造焉經日忘反後欲行鄉射禮請襲為三老曰先生年耆學重道冠一時養老之義實繫儒賢既樹非梧桐而希鸞鳳降翼器謝曹公而冀蓋公枉駕誠非所謂也然夫子至聖有召赴焉孟軻大德無聘不至蓋欲弘闡大猷敷明道化故也今之相屈遵道崇教非有爵位意者或可然乎會病卒時年七十九諸素服會葬贈錢二萬澹曰世人之所有餘者富貴也目之所好者五色也耳之所玩者五音也而先生棄眾人之所收收眾人之所棄味無味於恍惚之際兼重玄於眾妙之內宅不彌畝而志廓九州形居塵俗而棲心天外雖黔婁之高遠莊生之不願蔑以過也乃私諡曰玄居先生

前云三事後傳中生平係只說陰太守嘗吾公耳虛晉則作人事史中又另一格調

楊軻天水人也少好易長而不娶學業精

按云秋本似野記作[illegible]石虎亦直謂子數評今姑存之

欲養徒數百人常食麁飲水而悠然自得不
妄與人言其疎賓異客音旨未曾交也雖門
徒莫得親言欲所論授須旁無雜人授入室
弟子令遞相宣授劉曜僭號徵拜太常軻固
辭遂隱於隴山及石虎僭玄纁束帛安車以
徵之軻又固辭迫之見不拜與語不言命舍
之于永昌乙第其有司以軻倨傲請從大不
敬論虎不從下書任軻所尚兼有饋餼蘇若
珠林貪石虎造軻軻不應病臥不起虎問步道集日服寒與所隨服藥池須何匹夫敢[illegible]



欲邪道與日曾讀殷禰忝遇淺讀不伯讀誠守木淺天涯光後不凜書自此不居貴仕安可令史燕[illegible]遲[illegible]郡[illegible]其言而止與北居有異同從所見之然虎欲觀其
真乃密使人將其家吾晝行遣魁壯獨士
刀臨之軻視而不言了無懼色又常臥止林
獲以布被時頴川荀鋪好奇士也造而謁軻
軻瞑目不荅鋪發軻被露其形大笑之軻神
識頹然亦無驚怒之狀于時咸以為焦先之
徒未有能量其深淺也後陳郊思求還虎遣
以安車蒲輪齎十斤供之自歸秦州仍敕授

蔣云自孫公和作傳晉隱逸中便雜入羽流數之焉遂將論是并無評而廣租者錄漢代無王簡何如

不絕其後秦人西奔涼州軻弟子以牛負之
為戍軍追擒并為所害

公孫鳳

公孫永 並刪

張忠字巨和中山人永嘉之亂隱於泰山恬
靜寡欲清虛服氣餐芝餌石修導養之法冬
則縕袍夏則帶索端拱若尸無琴書之適但
以至道虛無為宗其居依崇巖幽谷鑿地為
窟室弟子亦以窟居去忠六十餘步五日一



朝其教以形不以言弟子受業觀形而退立
道壇于窟上每旦朝拜之人饋之衣食一無
所受好事者或問以水旱之祥忠曰天不言
而四時行萬物生陰陽之事非窮山野叟所
能知之也年近九十而視聽無爽苻堅遣使
徵之至長安堅賜以冠衣辭曰年朽髮落不
堪衣冠請以野服入覲從之遂乞還堅以安
車送之行達華山歎曰我東嶽道士沒於西
嶽命也行五十里及關而死使者馳驛白之

堅遣黃門郎韋華持節策弔、祀以太牢、褒賜
命服、謚曰安道先生、

石垣

宋纖字令艾文一作敦煌人少有遠操、沈靖不
與世交、隱居於酒泉南山、明究經緯、弟子受
業三千餘人、不應州郡辟命、惟與陰顒友善、
張祚時太守楊宣畫其像於閣上、出入視之、
作頌曰、為枕何石、為漱何流、身不可見、名不
可求。酒泉太守馬岌、高尚士也、具威儀、鳴鐃



鼓造焉、纖高樓重閣、距而不見、岌歎曰、名可
聞而身不可見、德可仰而形不可覩、吾今而
後。知先生人中之龍也。銘詩於石壁曰、丹崖
百丈、青壁萬尋、奇木蓊鬱。蔚若鄧林。其人如
玉、維國之琛、室邇人遐、實勞我心。纖注論語
及為詩頌數萬言、年八十、篤學不倦、祚後遣
使者張興、徵為太子友、興逼喻甚切、纖喟然
曰、德非莊生、才非干木、何敢有違明命、遂隨
興至姑臧、祚遣其子以執友禮造之、纖不見、

頃遷太子太傅、頃之、上書曰、臣受生方外、心
慕太古、生不喜存、死不悲沒、素有遺屬、屬諸
知識、在山投山、臨水投水、葬開書疏、勿告我
家、今當命終、乞如素願、遂不食而卒、時年八
十二、謚曰玄虛先生

郭荷 以下三傳刪

郭瑀

祈嘉

瞿硎先生者、不得姓名、亦不知何許人也、太



和末、嘗居宣城郡界文脊山中、山有瞿硎、因
以、為、名、焉、大司馬桓溫嘗往造之、既至、見先
生被鹿裘坐於石室、神無忤色、溫及僚佐數
十人、皆莫測之、乃命伏滔為之銘贊、竟卒于
山中、

謝敷字慶緒、會稽人、性澄靖寡欲、入太平山
十餘年、以母老還若邪中、內史郗愔表薦之、
徵博士不就、故愔從子恢稱敷云、慶緒識見
雖不絕人、可以累心處都盡矣、初月犯少微

少微、一名處士星、占者以隱士當之、譙國

戴逵所制、既有美才、而交游貴盛、先敷著名

人或憂之、俄而敷死、故會稽人士以嘲吳人

云、吳中高士、便是求死不得死、

戴逵字安道、譙國人、少有清操、恬和通任、爲

沛國劉惔所知、性不樂當世、常以琴書自娛、

工書、善屬文、而又畢綜衆藝、總角時、以鷄卵

汁溲白瓦屑、作鄭玄碑、又爲文而自鐫之、詞

麗器妙、時人莫不驚歎、常不理中畢、雅



師事范宣、宣見而異之、以兄女妻焉、特鮑

豫、逵卒、多與高門風流者遊、談者許其

武陵王晞聞其善琴、乃使人召之、逵對使者

破琴曰、戴安道不爲王門伶人、晞怒、乃更引

其兄述、述聞命、欣然擁琴而往、逵後徙居會

稽之剡縣、性高潔、常以禮度自處、深以放

林元康諸人放達爲非、乃著論紐之、孝武帝

時累以散騎常侍國子博士徵不就、逵以郡

縣敦逼不已、乃逃於吳、吳國內史王珣別

館在虎丘、逵潛詣之、與珣遊處積旬、會稽內

史謝玄慮逵遠遁不反、乃上疏請絕其召命、

詔許之、逵還剡、後王珣爲尚書僕射、復上疏請

徵爲國子祭酒加散騎常侍、徵之、復不至、太

元二十年、珣又上疏、逵執操貞厲、含味獨游、

年在耆者、清風彌劭、東宮虛德、式延事外、宜

加旌命、以參僚侍、逵既重幽居之操、必以難

進爲美、宜下所在、備禮發遣、會病卒、初逵從

東山還、謝安先聞之、安本輕逵、見但與論琴書、



逵既無吝色、而談琴書愈妙、安由是知其量、

顒、逵著、郎尚之、稱去、子勃、顒、有父風、義熙

初勃亦以散騎常侍徵顒於宋國初建元嘉

中徵並不起

龔玄之 附

陶淡字處靜、太尉侃之孫也、父夏、以無行被

廢、淡幼孤、好導養之術、謂仙道可祈、年十五

六、便服食絕穀、不婚娶、家累千金、僮客百數、

淡終日端拱、曾不營問、頗好讀易、善卜筮、於

蘇云人知陶公高逸予嘗讀其榮木勸農命子諸詩覺其小心翼翼溫慎憂勤之人晉書於淵少此一段原委不合責補之

長沙臨湘山中，結廬居之，養一白鹿以自偶，親故有候之者，輒移渡澗水，莫得近之，州舉秀才，淡問，遂轉逃羅縣埤山中，終身不返，莫知所終。

陶淵明字元亮，一名潛。蔣云原史作潛字元亮南史作潛字淵明或云字淵明名元亮按陶集中孟嘉傳與祭程氏妹文皆自稱淵明當從之梁蕭統傳亦云字淵明稱淵明在晉名淵明在宋名潛元亮之字則未嘗易此說得之也曾祖侃有傳祖茂，武昌太守。淵明少有高趣，博學善屬文，穎脫不群，任真自得，宅邊有五柳樹，故嘗著



五柳先生傳曰：先生不知何許人，不詳姓字，閑靜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illegible]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性嗜酒，而家貧不能恒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招之，造飲必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己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其自序如此，蓋以自況，時人謂之實錄。以親老家貧，起為州祭酒，不堪吏職，少日自解歸。[illegible]

[illegible]

州召主簿，不就，躬耕自資，尋為鎮軍建威參軍，謂親朋曰：聊欲絃歌，以為三徑之資，可乎？執事者聞之，以為彭澤令。在縣公田，悉令吏種秫稻，曰：吾常得醉於酒足矣。妻子固請種秔，乃使二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秔。蔣云按淵明歸去來詞自序云仲秋至冬在官止八十日既非種秫之時此恐是商略明歲事耳不然當日公田之利足以為酒故便求之數語面附會者素簡貴，不私事上官。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淵明歎曰：吾不能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鄉里



小人邪！即解印去縣，賦歸去來，時義熙元年也。蔣云閒自序為乙巳歲正義熙元年舊皆云三年解印去殊非是久之，徵著作佐郎，不就。江州刺史王弘甚欽遲之，嘗自造焉，淵明稱疾不見，既而語人云：我性不狎世，因疾守閑，幸非潔志慕聲，豈敢以王公紆軫為榮邪？夫謬以不賢，此劉公幹所以招謗君子，其罪不細也。弘每令人候之，密知淵明當往廬山，弘乃遣其故人龐通之齎酒具於半道栗里要之，淵明既遇酒，便引酌，弘乃出

有云元亮自作文云和以七絃豈得不知音者故非長公曰當是有琴而絃壞不復張但撫弄以寄意耳

見，遂歡宴窮日。潛無履，弘顧左右為之造履。左右請履度，潛便於坐申腳令度焉。弘要之還州，問所乘，答云：素有腳疾，向乘籃輿，亦足自反。乃令一門生二兒共輿之而還。

先是顏延之為劉柳後軍功曹，在尋陽，與淵明情款，後為始安郡，過尋陽，便造淵明家，酣飲彌日，弘欲留延之坐不得，延之臨去，留二萬錢與淵明，淵明悉遣送酒家，稍就取酒。嘗九月九日乏酒，出宅邊菊叢中坐，忽值弘送



酒，即便就酌，醉而後歸。淵明不解音律，而蓄無絃琴一張，每酒適，輒撫弄以寄其意。貴賤造之者，有酒輒設，淵明若先醉，便語客：我醉欲眠，卿可去。其真率如此。郡將候之，值其釀熟，取頭上葛巾漉酒，漉畢，還復著之。淵明弱年薄宦，不潔去就之迹，自曾祖晉世宰輔，恥復屈身後代，故自太尉劉裕漸有異迹，遂不復肯仕。嘗言五六月北窗下臥，遇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所著文章，皆題其年

入云當時所傳却此然猜所斷但甲子亦不必有義熙校

月，義熙以前，明書晉代年號，自宋永初後，惟云甲子而已。嘗作讀史述九章，以明其志，如夷齊箕子魯二儒三篇，其光彰彰在一時。遺道濟為江州，持往候之，值淵明偃臥瘠餒有日矣。道濟謂曰：夫賢者處世，無道則隱，有道則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對曰：潛也何敢望賢，志不及也。道濟饋以粱肉，麾而去之。元嘉四年，將復徵命，會卒，世號靖節先生。其妻翟氏亦能安勤苦，與淵明同志云。



晉書此傳敘次靖節諸事往往簡畧然所存者則宋書具有之今從宋書南史及昭明別傳補實庶可以見靖節實但靖節人品詩文自為千古隱逸之冠節義精妙在不露些子奈從來論詩者稱公自比為伯夷屈原子房子胥之倫杜子美有詩史之目遂令淺夫杜詩者皆露章摘花矜頭闊鵠亦必以詩事擬合真可笑也

列傳第六十四　晉書九十四　終

竟陵鍾惺原評　檇李蔣之翹刪定

句章錢光繡參校

藝術

蔣云晉書固好語怪亦未有甚於此者太史公作史記於日者僅載司馬季主一人至龜策則有錄而無書其明亦主而不專之道予貞觀諸公不知筆削微意遂放之而爲藝術一傳乃復以小說野乘不別真僞藝錄之不特事涉荒謬而其人已半屬夷虜固已不足傳矣今桀其汰之而存其序

藝術之興由來尚矣先王以是決猶豫定吉凶審存亡省禍福曰神與智藏往知來幽贊冥符弼成人事既興利而除害亦威衆以立權所謂神道設教率由於此然而詭託近於妖妄迂誕難可根源法術紛以多端變態諒非一緒眞雖存矣僞亦憑焉聖人不語怪力亂神良有以也逮丘明首唱敘妖夢以垂文子長繼作援龜策以立傳自茲厥後史不絕書漢武雅好神仙世祖尤耽讖術遂使文成五利逞詭詐而取寵榮尹敏桓譚由忤時而嬰罪戾斯固通人之所蔽千慮之一失者乎詳觀衆術抑惟小道棄之如或可惜存之又恐不經載籍既務在博聞筆削則理宜詳備晉謂之乘義在於斯今錄其推步尤精技能可紀者以爲藝術傳式備前史云



陳訓　以下並刪

蔣云諸傳中亦有可存者但已別見如佛圖澄見于石虎王濬見于某某有則存之餘則柄之何耶

戴洋

韓友

淳于智



步熊

杜不愆

嚴卿

隗炤

卜珝

鮑靚

吳猛

幸靈

佛圖澄

麻襦
單道開
黃泓
索紞
孟欽
王嘉
僧涉
郭黁
鳩摩羅什

曇霍
臺產

列傳第六十五　晉書九十五　終

---

列傳第六十六　晉書九十六　三種藏書

竟陵鍾惺原評
檇李蔣之翹刪定
雲間宋存標叅校

## 列女

夫三才分位，室家之道克隆；二族交歡，貞烈之風斯著。振高情而獨秀，魯冊於是飛華；挺峻節而孤標，周篇於焉騰茂。徽烈兼劭，柔順無愆，隔代相望，諒非一緒。然則虞興嬀汭，夏盛塗山，有娀有㜪，廣隆殷之業；大姒大



任，衍昌姬之化，馬鄧恭儉，漢朝推德，宣昭懿淑，魏代揚芬，斯皆禮極中闈，義殊月室者矣。至若恭姜誓節，孟母求仁，華率傳而經齊，樊階規而霸楚，譏文伯於奉劍，讓子發於分菽，少君之從約禮，孟光之符隱志，既昭婦則，且擅母儀，子政緝之於前，元凱編之於後，其宜闡範，有裨陰訓，故上從泰始，下迄恭安，一操可稱，一藝可紀，咸皆撰錄，爲之傳云。或位極后妃，或事因夫子，各隨本傳，今所不錄，在諸傳

將云此傳句句是史漢神法，蓋憲英外孫夏侯湛作也，可見作史者因不能割，固是材料好，前諸傳中然無此一篇附錄妙文字

國斯則王猷，天下之善，足以懲勸，亦同搜次，附于篇末。

羊耽妻辛氏，字憲英，隴西人，魏侍中毗之女也。聰明有才鑒。初，魏文帝與陳思王爭立為太子，既而文帝得立，抱毗項謂之曰：辛君知我喜不？毗以告憲英，憲英歎曰：太子，代君主宗廟社稷者也。代君不可以不戚，主國不可以不懼，宜戚而懼，而反以為喜，何以能久！魏其不昌乎！弟敞為大將軍曹爽參軍，宣帝將誅爽，因其從魏帝出而閉城門，爽司馬魯芝率府兵斬關赴爽，乃呼敞與俱。敞懼，問憲英曰：天子在外，太傅閉城門，人云將不利國家，於事可得爾乎？憲英曰：事有不可知，然以吾度之，太傅此舉，不過以誅爽耳。敞曰：然則事就乎？憲英曰：得無殆就！敞曰：然則敞可以無出乎？憲英曰：安可以不出！職守，人之大義也。凡人在難，猶或恤之，為人執鞭而棄其事，不祥，不可也。且為人任，為人死，親昵之職也，汝從衆而已。敞遂出。宣帝果誅爽。事定後，敞歎曰：吾不謀於姊，幾不獲於義。其後鍾會為鎮西將軍，憲英謂耽從子祜曰：鍾士季何故西出？祜曰：將為滅蜀也。憲英曰：會在事縱恣，非特久處下之道，吾畏其有他志也。及會將行，請其子琇為參軍，憲英憂曰：他日吾為國憂，今日難至吾家矣。琇固請於文帝，帝不聽。憲英謂琇曰：行矣，戒之！古之君子，入則致孝於親，出則致節於國；在職思其所司，在義思其所立，不遺父母憂患而已。軍旅之間可以濟者，其惟仁恕乎！會至蜀果反，琇竟以全歸。祜嘗送錦被，憲英嫌其華，反而覆之，其明鑒儉約如此。泰始五年卒，



杜有道妻嚴氏，字憲，京兆人也。貞淑有識量。年十三，適于杜氏，十八而嫠居。子植、女韡並孤藐，憲雖少，誓不改節，撫育二子，教以禮度。植遂顯名於時，韡亦有淑德，傅玄求為繼室，憲許之。時玄與何晏、鄧颺不穆，晏等每欲害

蔣云司馬懿懼以誣滿可以救何鄧曹爽乃而不能於一婦人之口應增二字張為得抄

之時人莫肯共婚及憲許玄內外以爲憂懼憲曰晏等驕侈必自敗司馬太傅虎睡耳遂與玄爲婚晏等尋亦爲宣帝所誅植後爲南安太守植從兄預爲泰州刺史被誣徵還憲與預書戒之曰諺云忍辱至三公卿今可謂辱矣能忍之公是卿坐預後果爲儀同三司玄前妻子咸年六歲憲嘗隨其繼母省憲謂咸曰汝千里駒也必當遠至以其妹之女妻之咸後亦有名其知人之鑒如此



王渾妻鍾氏

鄭袤妻曹氏　並刪

愍懷太子妃王氏太尉衍女也字惠風貞婉有志節太子既廢居于金墉衍請絕婚惠風號哭而歸行路爲之流涕及劉曜陷洛陽以惠風賜其將喬屬屬將妻之惠風拔劍距屬曰吾太尉公女皇太子妃義不爲逆胡所辱屬遂害之

鄭休妻石氏　以下三傳刪

陶侃母湛氏　蔣云吳司徒孟宗爲雷池監以鮓餉母母不受世說乃誤爲侃母事而此傳從誤信之可笑

賈渾妻宗氏

梁緯妻辛氏隴西狄道人也緯爲散騎常侍西都陷沒爲劉曜所害辛氏有殊色曜將妻之辛氏據地大哭仰謂曜曰妾聞男以義烈女不再醮妾夫已死理無獨全且婦人再辱明公亦安用哉乞即就死下事舅姑遂號哭不止曜曰貞婦也任之乃自縊而死曜以禮



葬之

許延妻杜氏　刪

虞潭母孫氏吳郡富春人孫權族孫女也初適潭父忠恭順貞和甚有婦德及忠亡遺孤藐爾孫雖少誓不改節躬自撫養劬勞備至性聰敏識鑒過人潭始自幼童便訓以忠義故得聲望允洽爲朝廷所稱永嘉末潭爲南康太守值杜弢構逆率衆討之孫氏勉潭以必死之義俱傾其資產以饋戰士潭遂克捷

新云道韞未可稱有女子夫不奇於臨敵才對而勇於殺賊後…評自全奇人…無士謝奇女仁乎

及蘇峻作亂，潭時守吳興，又假節征峻，孫氏戒之曰：吾聞忠臣出孝子之門，汝當捨生取義，勿以吾老為累也。仍盡發其家僮，令隨潭助戰，貿其所服環珮以為軍資。于時會稽內史王舒遣子允之為督護，孫氏又謂潭曰：王府君遣兒征，汝何獨不？潭即以子楚為督護，與允之合勢。其憂國之誠如此。事平，拜武昌侯太夫人，加金章紫綬。潭立養堂於家，王導以下皆就拜謁。咸和末卒，年九十五。成帝



遣使弔祭，謚曰定夫人。

周顗母李氏

張茂妻陸氏

尹虞二女

荀崧小女灌 並刪

王凝之妻謝氏，字道韞，奕之女也。聰識有才辯。叔父安嘗問：毛詩何句最佳？道韞稱：吉甫作頌，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安謂有雅人深致。又嘗內集，雪驟下，道韞以咏絮

新云恐懼至此亦事所不能道未可盡非

詩，尤為安所嘆悅。初適凝之，還，甚不樂。安曰：王郎逸少子，不惡，汝何恨邪？答曰：一門叔父，則有阿大中郎；群從兄弟，則有封胡羯末。不意天壤之中，乃有王郎。封謂謝韶，胡謂謝朗，羯謂謝玄，末謂謝淵，皆其小字也。（晉記注云：封世胡謂韶，羯謂朗，末謂川，又言封謂胡謂玄；末謂韶，胡謂淵，二說並載，復與此不同。晉凝）之弟獻之與賓客談議，詞理將屈，道韞遣婢白獻之曰：欲為小郎解圍。乃施青綾步鄣自蔽，申獻之前議，客不能屈。及孫恩之亂，凝之時



為會稽內史，凝之以世奉張氏五斗米道，故不出兵，亦不設備，日於道室稽顙跪咒。官屬請出兵，凝之曰：我已請大道，借鬼兵守諸津要，賊不足憂也。及恩漸近，乃聽出兵，恩兵已至郡下，凝之出走，恩執而殺之，并其諸子。然道韞聞難，舉措自若，命婢肩輿，抽刀出門，手殺賊數人，乃被執。其外孫劉濤年數歲，賊又欲害之，道韞曰：事在王門，何關他族，如此寧先殺我。恩為之改容，並釋之。道韞自爾嫠居

海陽之云修詞俊美

劉云晉世尼姑亦能道此

會稽，家風嚴肅。太守劉柳重其名，來修謁以往候之。道韞亦素知柳，不自阻，乃簪髻素褥，坐於帳中。柳造別榻，請敘談畢，道韞風韻高邁，敘致清雅，先及家事，慷慨流漣，徐酬問旨，詞理無滯。柳退而歎曰：實頃所未見，瞻察言氣，使人心形俱服。初，同郡張玄妹亦有才質，適於顧氏。玄每稱之，以敵道韞。有濟尼者游於二家。或問之，濟尼答曰：王夫人神情散朗，故有林下風氣；顧家婦清心玉映，自是閨



房之秀。道韞所著詩賦誄頌，並傳於世。

劉臻妻陳氏

皮京妻龍氏 並删

孟昶妻周氏，昶弟顗妻，又其從妹也，並豐於財。初，桓玄常推重昶，而劉邁毀之，昶深自惋失。及劉裕將建義，與昶謀，昶欲盡散財物以供軍糧。其妻非常婦人，可語以大事，謂之曰：劉邁毀我於桓公，便是一生淪陷，決當作賊。卿幸可早爾離絕，脫得富貴，相迎不晚也。周氏曰：君父母在堂，欲建非常之謀，豈婦人所諫。事之不成，當於奚官中奉養大家。周禮注：古者從坐男女沒入官為奴，其少才智者以為奚。此言事若收沒為官婢，當於奚官中養姑也。宋問子婦稱其姑曰大家。義無歸志也。昶愴然久之而起。周氏追昶坐，曰：觀君舉措，非謀及婦人者，不過欲得財物耳。時其所生女在抱，推而示之曰：此而可賣，亦當不惜。劉云烈丈夫語。遂傾資以給之。及之將舉，周氏紿顗妻曰：昨夢殊不祥，門內宜浣濯沐浴以除之，且不宜赤色，我當悉取



作七日藏厭。顗妻信之，所有絳色者悉斂以付焉。乃置帳中，潛自剔綿，以絳與昶，遂得數十人被服赫然，悉周氏所出，而家人不之知也。

何無忌母劉氏，少有志節，弟牢之為桓玄所害。劉氏每銜之，常思報復。及無忌與劉裕謀而劉氏察其舉措有異，喜而不言。會無忌夜於屏風裏制檄文，劉氏潛以器覆燭，徐登橙於屏風上窺之，既知，泣而撫之曰：我不如東

海呂母明矣、汝能如此、吾復何恨、問其所與
同謀者、曰劉裕、母尤喜、因爲言玄必敗、義師
必成之理、以勸勉之、後果如其言、

劉聰妻劉氏 刪

王廣女者、不知何許人也、容質甚美、慷慨有
丈夫之節、廣仕劉聰、爲蠻帥梅芳所殺、王時
年十五、芳納之、俄於闇室擊芳、不中、芳驚起
曰、何故反邪、王罵曰、蠻畜、我欲誅反賊、何謂
反乎、吾聞父仇不同天、母仇不同地、汝無狀



殺人父母、而復以無禮陵人、吾所以不死者、
欲誅汝耳、今死自吾分、不待汝殺、但恨不得
梟汝首於通逵、以塞一恥、辭氣猛厲、言終乃
自殺、芳止之不可、

陝婦人、不知姓氏、年十九、劉曜時嫠居陝縣、
事叔姑甚謹、其家欲嫁之、婦毀面自誓、後叔
姑病死、其叔姑有女、在夫家、先從婦乞假不
得、因而誣殺其母、有司不能察、遂誅之、時有
群鳥悲鳴尸上、其聲甚哀、盛夏暴尸十日不

蔣云韋逞母以 状生女故事

腐、亦不爲蟲獸所敗、其境乃經歲不雨、曜遣
呼延謨爲太守、知其寃、乃斬此女、設少牢以
祭其墓、謚曰孝烈貞婦、是日大雨、

靳康女 刪

韋逞母宋氏、不知何郡人也、家世以儒學稱、
宋氏幼喪母、其父躬自養之、及長、授以周官
音義、謂之曰、吾家世學周官、傳業相繼、此又
周公所制、經紀典誥、百官品物、備於此矣、吾
今無男可傳、汝受之、勿令絕世、宋氏諷誦不



輟、屬天下喪亂、其民爲石虎所徙、宋氏與夫
在徙中、推鹿車、背負父所授書、到冀州依膠
東富人程安壽、壽養護之、逞時年少、宋氏晝
則樵採、夜則教逞、然紡績無廢、壽每歎曰、學
家多士大夫、得無是乎、逞遂學成名立、仕苻
堅爲太常、堅嘗幸太學、問博士經典、博士盧
壼對曰、廢學既久、書傳零落、比年綴撰、正經
粗集、唯周官禮注、未有其師、竊見太常韋逞
母宋氏、世學家女、傳其父業、得周官音義、今

絳紗閣可疑，莫三員天錫則人故遺勝銅消臺上技

年八十、視聽無闕、自非此母、無可以傳授後生、於是就宋氏家立講堂、置生員百二十人、隔絳紗幔而受業、號宋氏爲宣文君、賜侍婢十人、周官學復行於世、時稱韋氏宋母焉、

張天錫妾閻氏薛氏、咸有寵於天錫、天錫寢疾、謂之曰、汝二人將何以報我、吾死後、豈可爲人妻乎、皆曰、尊若不諱、妾請效死、供灑掃地下、誓無他志、及其疾篤、二姬皆自刎、天錫疾瘳、追悼之、以夫人禮葬焉、



苻堅妾張氏 以下六傳刪

竇滔妻蘇氏

苻登妻毛氏

慕容垂妻段氏

段豐妻慕容氏

呂纂妻楊氏

李暠妻尹氏、天水冀人也、幼而好學、清辯有志節、初適扶風馬元正、元正卒、爲暠繼室、以撫孤之故、三年不言、撫前妻子、踰於己生、暠之創業、謨謀經略、尹氏所毗贊爲多、故西州諺曰、李尹王敦煌、及暠卒、子歆嗣位、尊爲太后、歆將攻沮渠蒙遜、尹氏謂歆曰、汝新造之國、地狹人稀、自守猶懼不足、何暇伐人、度德量力。春秋之義、先王臨終、殷勤戒汝深慎用兵、言猶在耳、奈何棄之。況蒙遜驍武、善用兵。汝非其敵、數年已來、常有并兼之志。今汝國雖小、足爲善政。修德蓄力、靜以俟之、彼若淫暴。民將歸汝。汝苟德之不建、事之無日



豈傾輕舉、興非坐乎。非唯喪師、殆將亡國在此行也。歆不從、果爲蒙遜所滅、尹氏至姑臧、蒙遜見而勞之、對曰、李氏爲胡所滅、知復何言、或諫之曰、今母子之命、懸人掌握、奈何傲之、且國敗子孫屠滅、曾無憂色、何也、尹氏曰、興滅死生、理之大分、何爲同凡人、起兒女子之悲、吾老婦人、國破家亡、餘生無幾、豈可復爲人臣妾乎。若殺我者、吾之願矣。蒙遜嘉之不誅、爲子茂虔聘其女爲妻、及魏氏

以武威公主妻茂虔，尹氏及女，遷居酒泉。既而女卒，撫之不哭，曰：「汝死晚矣。」時茂虔弟無諱鎮酒泉，每謂尹氏曰：「后諸孫在伊吾，后能去不？」尹氏未測其言，答曰：「子孫流漂，托身異域，老年何當死此，不能作氈裘鬼也。」俄而潛奔伊吾，無諱遣騎追及之，尹氏謂使者曰：「沮渠酒泉許我歸北，何故來追？汝可斬吾首歸，終不迴矣。」使者不敢逼而還。年七十五，卒于伊吾。



史臣曰：夫繁霜降節，彰勁心於後凋；横流在辰，表貞期於上德，匪伊君子，抑亦婦人焉。自晉政陵夷，罕樹風檢，虧閑爽操，相趨成俗，荐之以劉石，汨之以苻姚。三月歌胡，唯見爭新之飾；一朝辭漢，曾微戀舊之情。馳鶩風埃，脫落名教，頹縱忘反，於茲為極。至若惠風之數喬屬，道韞之對孫恩，荀女釋急於重圍，張妻報怨於強寇，僭登之后，蹈死不迴，偽纂之妃，捐生匪吝，宗辛抗情而致夭，王靳守節而就終，斯皆冥踐義途，匪因教至。聳清漢之喬葉，有裕徽音；振幽谷之貞蕤，無慙雅引，比夫懸梁靡顧，齒劍如歸，異日齊風，可以激揚千載矣。

列傳第六十六　晉書九十六　終

竟陵鍾　惺原評　　攜李蔣之翹刪定
同里胡呈霞參校

## 四夷

蔣云四夷當敘與中國事不敘彼國之事。是爲得之。然此傳大都敘彼國風俗、其文又襲陳壽魏志、故今所存特取此書之自剏者。自剏處却亦有筆意、至吐谷渾一篇、尤爲精神耳目。

夫恢恢乾德、萬類之所資始、蕩蕩坤儀、九區之所均載、考羲軒於往統、肇承天而理物、訊炎昊於前辟、爰制地而疏疆、襲冠帶以辨諸華、限要荒以殊遐裔、區分中外、其來尚矣。九夷八狄、被青野而亘玄方、七戎六蠻、綿西宇而橫南極、繁種落、異君長、遇有道則時遵聲教、鍾無妄則爭肆虔劉、趨扇風塵、蓋其常性也。詳求遐議、歷選深謨、莫不待以羈縻、防其猾夏。武帝受終衰魏、廓境全吳、威略既申、招攜斯廣、迷亂華之議、矜來遠之名、撫舊懷新、歲時無怠、凡四夷入貢者有二十三國。既而惠皇失德、中宗遷播、內徙分擁、天邑傾淪、朝化所覃、江外而已、賝貢之禮、於茲殆絶、殊風異俗、所未能詳、故採其可知者爲之傳云。北狄竊號中壤、備于載記、在其諸部種類、今略書之。



### 東夷

夫餘國在玄菟北千餘里、南接鮮卑、北有弱水、地方二千里、戶八萬、有城邑宮室、地宜五穀。其人強勇、會同揖讓之儀有似中國。其國殷富、自先世以來、未嘗被破、自後漢通焉、混



晉武帝時、朝貢不絶。太康六年、爲慕容廆所襲破、其王依慮自殺、子弟走保沃沮。明年、依慮子依羅遣詣東夷校尉何龕、求率見民、見民謂見存之民也、晉避諱作人。還復舊國、仍請援。龕上列遣督郵賈沈以兵送之。廆又要之於路、沈力戰大敗之、羅遂復國。爾後每爲廆掠其種民、賣於中國、帝愍之、又發詔以官物贖還、下司冀二州禁市夫餘之口。

### 馬韓

羣云志肅慎氏一段每序一不不通數字或一二語耳詞皆背物似鄭分落水經手筆

辰韓 芟删

肅慎氏，一名挹婁，在不咸山北，去夫餘可六十日行。東濱大海，西接寇漫汗國，北極弱水。其土界廣袤數千里，居深山窮谷，其路險阻，車馬不通。夏則巢居，冬則穴處。父子世為君長。無文墨，以言語為約。有馬不乘，但以為財產而已。無牛羊，多畜豬，食其肉，衣其皮，績毛以為布。有樹名雒常，若中國有聖帝代立，則其木生皮可衣。無井竈，作瓦鬲，受四五升以食。



坐則箕踞，以足挾肉而啖之。得凍肉，坐其上令煖。土無鹽鐵，燒木作灰，灌之取汁而食之。俗皆編髮，以布作襜，徑尺餘，以蔽前後。將嫁娶，男以毛羽插女頭，女和則持歸，然後致禮聘之。婦貞而女淫，貴壯而賤老。死者其日即葬之於野，交木作小椁，殺豬積其上，以為死者之糧。性凶悍，以無憂哀相尚。父母死，男子不哭泣，哭者謂之不壯。相盜竊，無多少皆殺之。故雖野處而不相犯。有石砮、皮骨之甲，檀弓

西戎

又云肅慎以矢者名將著將進矢末屬細脈一寄可為作又北中音洪容齋云東坡作石砮記引家語非作陵經一事云用石為砮自肅代以來箕有識者皆未的考此

三尺五寸，楛矢長尺有咫。其國東北有山出石，其利入鐵，將取之，必先祈神。周武王及成王時，皆獻楛矢、石砮。爾後千餘年，雖秦漢之盛，莫之致也。及魏景元末，來貢。魏帝詔歸于相府，至武帝元康初，復來。元帝中興，又詣建康。成帝時，則通貢於石虎。虎問之，答曰：每候牛馬向西南眠者三年矣，是知有大國所在，故來云。

倭人



裨離國 芟删

吐谷渾，史宋傳讀吐從敵入聲谷音欲 本遼東鮮卑也。其父涉歸，有二子，長曰吐谷渾，少曰若洛廆。代統部落，別為慕容氏。渾以庶長，故涉歸特分一千七百戶以隸之。及涉歸卒，廆嗣位，而二部馬鬬，廆怒，遣使謂渾曰：先公分建有別，奈何不相遠異，而令馬有鬬。吐谷渾曰：馬畜耳，鬬其常也，何至怒及於人。欲遠別甚易，恐後會為難耳。今當去汝萬里之外矣。於是遂行。

廆悔之、遣其長史史那樓馮追謝之、吐谷渾曰、先公稱卜筮之言、當有二子克昌、祚流後新、我孽子也、理無並大、今因馬而別、殆天意乎、諸君試驅馬令東、馬若東、我當與俱還矣、樓馮知其言、遣從者二千騎擁馬東出數百步、馬皆悲鳴、輒西向走、樓馮曰、此非人事也、遂止、然鮮卑謂兄為阿干、廆追思之、作阿于之歌、歲暮窮思、常歌之、渾於是乃西附陰山、而遇永嘉之亂、始度隴、止於枹罕、其後子



孫據有西零已西甘松之界、極乎白蘭數千里、西北雜種謂之為阿柴虜、或號為野虜焉、元帝建興元年、吐谷渾卒、有子六十人、長曰吐延嗣、吐延生而長大、有勇力、諸羌憚之、號曰項羽、性俶儻不群、嘗慷慨謂其下曰、大丈夫生不在中國、當高光之世。與韓彭吳鄧並驅中原。定天下雌雄。使名垂竹帛。而潛竄窮山。隔在殊俗、不聞禮教於上京、不得策名於天府。猶不愧於心乎。但性酷忍、而自負其智

不能恤下、為羌酋姜聰所刺、劍猶在身、召其將紇拔泥、使輔其子葉延、言卒、因抽劍死、葉延年十歲、性至孝、每旦夕縛草為姜聰像、而射之、不中則號泣、中之則瞋目大呼、其母謂曰、聰已屠鱠之矣、汝何以此為、葉延泣曰、誠知射草人不益于先讎、特以申罔極之志耳、及長沉毅好學問、以為禮公孫之子、得以王父字為氏、吾始祖自昌黎光宅於此、今以吐谷渾為氏、尊祖之義也、在位二十三年卒、



子辟奚嗣、辟作碎一辟奚卒、子視連嗣、視連卒、子視羆嗣、初辟奚有三弟、皆暴很而專恣、長史鍾惡地以為國害、殺之、辟奚因素友愛、遂以憂卒、視連復閔父之亡、乃不知政事、不飲酒遊田者七年、鍾惡地以為諫、視連泣曰、先王追友于之痛。悲憤升遐、孤雖纂業。尸存而已。成德之建。當付之將來也。及視羆立、果英斷有雄略、衆赴之者如歸、乞伏乾歸乃遣使拜為使持節都督沙州牧白蘭王、不受、謂使者

曰、自晉道不綱、姦雄競逐、劉石虐亂、秦燕跋
扈。河南王處形勝之地。宜當糾義兵以懲不
順。奈何私相假署。擬僭群兇。誅人承五祖之
休烈。控弦之士二萬、方欲掃氛秦隴。清彼沙
涼。然後飲馬涇渭。戮問鼎之豎。以一丸泥封
東關。閉燕趙之路。迎天子於西京。以盡遐藩
之節。既不能如季孟子陽。妄自尊大。爲吾自
河南王。何不立勳帝室。策名王府。建當年之
功。流芳來葉邪。乾歸大怒、然憚其强、初猶結



好、後竟遣衆擊之、視羆敗退、保白蘭、在位十
一年卒、子樹洛干年少、傳位於弟烏紇堤、烏
紇堤卒、樹洛干乃自稱大都督車騎大將軍、
大單于吐谷渾王、化行所部、衆庶樂業、號爲
戊寅、其後世嗣不絕、

焉耆以下五國

龜茲

大宛

康居

大秦

林邑國本漢時象林縣、馬援鑄柱之處也、去
南海三千里、後漢末縣功曹姓區、有子曰連、
殺令自立爲王、子孫相承、其後王無嗣、外孫
范熊代立、熊死、子逸立、其俗皆開北戶以向
日、至於居止、或東西無定、人性凶悍、果於戰
鬬、四時暄暖無霜雪、人皆倮露徒跣、貴女賤
男、同姓爲婚、婦先娉婿、女嫁之時、著迦盤衣、
橫幅合縫如井欄、居喪翦鬢謂之孝、燔尸中



野以爲葬、其王服被纓絡、每聽政、子弟侍臣
皆不得近之、自孫權以來、不朝中國、至武帝
太康中、始來貢獻、咸康二年、范逸死、奴文篡
位、文昔常隨商賈往來洛陽、見上國制度、遂
教逸作宮室城邑及器械、逸甚愛信之、使爲
將、文乃譖逸諸子、或徙或奔、及逸死無嗣、文
遂自立爲王、於是乃攻掠屈都乾魯扶單等
諸國、有衆五萬人、遣使通表入貢於帝、至永
和三年、率其衆攻陷日南、害太守夏侯覽、殺

五六千人，係乔九真，以覽尸祭天。四年，又襲九真，明年征西督護滕畯率交廣兵伐文於盧容，爲文所敗，其年文死，子佛嗣。升平末，廣州刺史滕含率衆伐之，佛懼請降，含與盟而還。

狄南

匈奴之類，總謂之北狄。匈奴地南接燕趙，北暨沙漠，東連九夷，西距六戎，世世自相君臣，不禀中國正朔。夏曰薰鬻，殷曰鬼方，周曰獫



狁，漢曰匈奴。其强弱盛衰、風俗好尚、區域所在，皆列於前史。前漢末，匈奴大亂，五單于爭立，而呼韓邪單于失其國，攜率部落，入臣於漢。漢嘉其意，割并州北界以安之。於是匈奴五千餘落入居朔方諸郡，與漢人雜處。呼韓邪感漢恩，來朝，漢因留之，賜其邸舍，猶因本號，聽稱單于，歲給綿絹錢穀，有如列侯。後漢末，天下騷動，群臣競言胡人猥多，懼必爲寇，宜先爲之防。建安中，魏武帝始分其衆爲五部，部立其中貴者爲帥，選漢人爲司馬以監督之。武帝踐阼後，塞外匈奴大水，塞泥、黑難等二萬餘落歸化，帝復納之，使居河西故宜陽城下。後復與晉人雜居，由是平陽、西河、太原、新興、上黨、樂平諸郡靡不有焉。泰始七年，單于猛叛，屯孔邪城。武帝遣婁侯何楨持節討之。楨素有志略，以猛衆內悍，非少兵所制，乃潛誘猛左部督李恪殺猛，於是匈奴震服，積年不敢復反。然其後侍御史西河郭欽上



疏曰：戎狄强獷，歷古爲患。魏初民寡，西北諸郡皆爲戎居。今雖服從，若百年之後有風塵之警，胡騎自平陽、上黨不三日而至孟津，北地、西河、太原、馮翊、安定、上郡盡爲狄庭矣。宜及平吳之威，謀臣猛將之略，出北地、西河、安定，復上郡，實馮翊，於平陽已北諸縣募取死罪，徙三河、三魏見民四萬家以充之。裔不亂華，漸徙平陽、弘農、魏郡、京兆、上黨雜胡，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萬世之長策

也。帝不納。至惠帝元康中，匈奴郝散果攻上黨，殺長吏，入守上郡。明年散弟度元又率馮翊、北地羌胡攻破二郡。自此已後，北狄漸盛，中原亂矣。

列傳第六十七　晉書九十七　終



列傳第六十八　晉書九十八

三徑藏書

竟陵鍾惺原評　　檇李蔣之翹刪定

裴東張溥參校

王敦

張云王敦輔帝任征討未聞有大功即斬華軼平杜弢威資於甘卓陶侃既總六州軍事稍失意即罪狀君側兵指京師權重者易亂寵深者易怨物情貢然導統機政亂生同本不能發奸未形止邪方萌是直以社稷爲三窮也且元帝恭儉容言爲敦憂憤而崩敦雖未手弑帝其逆直獄也明帝決謀討賊溫嶠庾亮並握勝策導亦因勢鼓衆敦叛不聞同罪敦死則導居功首晉趙穿弑靈公春秋專罪趙盾爲導者其何以處爲○蔣云王敦事已散見元明二紀及尚卓周戴劉刁諸傳中此傳特從簡法爲次矛之而已雖曰人詳我略然須有緒束有照映乃佳至敦罪狀劉隗疏明帝罪狀敦詔與導遺王含書此三文俱有關係但欲全錄之則詞嫌散漫故極要存之其王敦辭荊州疏文字雖勝諸諱遠心直削之可也



王敦字處仲，司徒導之從父兄也。父基，治書侍御史。敦少有奇人之目，尚武帝女襄城公主，拜駙馬都尉，除太子舍人。永嘉初，以青州刺史微爲中書監。于時天下大亂，敦悉以公

斠云世說載敦開閤驅婢妾出此一事此傳並有之今刪

王、時侍婢百餘人、配給將士、金銀寶物、悉散
之於衆、單車還洛、將太傅越自滎陽來朝、敦
謂所親曰、今威權悉在太傅、而選用表請、尚
書猶以舊制裁之、今日之來、必有所誅。俄而
越果殺中書令繆播等十餘人、遂以敦爲揚
州刺史、司馬潘滔說越曰、處仲昔日已乖、但
豺狼未振。若不噬人。亦當爲人所噬也。今既
樹之江外。使其肆豪彊之心。是見賊也。越不
從。其後徵拜尚書、不就。元帝召爲安東軍諮



詳甘卓傳

詳陶侃傳

祭酒、會揚州刺史劉陶卒、帝復以敦爲揚州
加都督征討諸軍事、假節、尋與甘卓討華軼、
遣陶侃周訪平杜弢、敦以元帥功、進鎮東大
將軍、加都督江揚荊湘交廣六州諸軍事、江
州刺史、封漢安侯、敦始自選置刺史以下、兼
統州郡焉、頃之杜弢將杜弘南走廣州、求討
桂林賊自效、敦許之、遂以爲將、甚見寵、南康
人何欽所居險固、聚黨數千人、敦就加四品
將軍、於是敦專擅之迹漸彰、而從益驕橫矣。建

斠云敦之處任在吳亦不可不爲出

武初、又遷征南大將軍、中興建、拜侍中大將
軍江州牧、遣部將朱軌趙誘伐杜曾、爲曾所
殺、敦以處分失所、自貶免侍中、并辭牧不拜
尋詔爲荊州牧、敦又固辭、乃聽爲刺史、初帝
之鎮江東也、威名未著、敦與導同心翼戴
帝亦推心託之、敦總征討、導專機政、群從子
弟並列顯要、時人爲之語曰、王與馬、共天
下、後敦自恃有功、且族黨強盛、漸有異志、故
從弟豫章太守棱、日夕諫諍、以爲宜自抑損



推崇盟主、且吾一門相與服事、應務根崇帝
以隆勳業、每言甚苦至、敦以其異己、陰使人
害棱、斠云事在愍帝建興三年、原史序於後鎮姑孰之後、誤矣、至是、帝亦
畏而惡之、遂引用劉隗刁協等、稍欲解王氏
權、導亦漸見疏外、敦心益不平、每酒後、輒詠
魏武樂府詩曰、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
年、壯心不已、以如意打唾壺爲節、壺口盡缺
敦因上疏爲導訟屈、辭語怨望、表至、導封以
還敦、敦復遣奏之、及湘州刺史甘卓遷梁州

斠云老驥數句
此世尤可備

詳劉隗傳

敦欲以從事中郎陳頒（譙王承傳作宣城內史沈充）代卓，帝不從，更以譙王承鎮湘州。敦復上表，陳古今忠臣見疑於君，而蒼蠅之人交構其間，欲以感動帝。帝愈忌憚之，俄加敦羽葆鼓吹，增從事中郎掾屬舍人各二人。帝以劉隗爲鎮北將軍、戴淵爲征西將軍，悉發揚州奴爲兵，雖曰防胡，實以備敦也。永昌元年，敦果作亂，舉兵於武昌，上表罪狀劉隗，稱隗讒毀忠良，威福自由，大起事役，勞擾士庶，賦役不均，怨



聲盈路，臣備位宰輔，與國存亡，豈忍坐視成敗。事不獲已，今輒進軍致討，隗首朝懸，諸軍夕退。昔太甲顛覆厥度，幸納伊尹之勳，殷道復昌。漢武雄略，亦惑江充邪說，至乃父子相屠，流血丹地，終能克悟，不失大綱。今日之舉，有逾於此。願陛下深垂三思，諮詢善道，則四海乂安，社稷永固矣。敦黨吳興人沈充，亦起兵應敦。（敦以充爲大都督、督東吳諸軍事。）敦至蕪湖，又上表罪狀刁協。帝大怒，下詔曰：王敦憑

詳周顗傳

詳沈充傳

恃寵靈，敢肆狂逆，方朕太甲，欲見幽囚，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今親率六軍，以誅大逆，有殺敦者，封五千戶侯。乃召戴淵、劉隗，並會京師。敦兄含時爲光祿勳，因乘輕舟叛歸於敦。敦至石頭，欲攻劉隗，其將杜弘曰：劉隗死士衆多，未易可克，不如攻石頭。周札少恩，兵不爲用，攻之必敗，札敗則隗自走。敦從之，札果開城門納弘。諸將與敦戰，王師敗績。旣入，敦擁兵不朝，放肆兵士劫掠，內外官省奔散，惟



安東將軍劉超案兵直衛，及侍中二人侍帝側。帝脫戎衣，著朝服，顧而言曰：欲得我處，當蚤道，我自還琅邪，何至困百姓如此！帝以敦爲丞相、江州牧，進武昌郡公，並讓不受。時隗出奔，協已爲人所殺，敦乃因導之謀，將收周顗、戴淵害之。還屯武昌，又害譙王承、甘卓等。於是寵樹親戚，以兄含爲衛將軍、都督沔南軍事、領荊州刺史，以義陽太守任愔督河北諸軍事、南中郎將。敦又自督寧益三州，及帝

崩、太寧元年、敦將謀纂位、諷朝廷徵己、明帝手詔徵之、又加黃鉞班劍、虎賁二十人、奏事不名、入朝不趨、劍履上殿、敦乃移鎮姑孰、屯于湖、帝使侍中阮孚齎牛酒犒勞、敦稱疾不見、使主簿受詔、以王導爲司徒、敦自爲揚州牧、敦既得志、暴慢愈甚、四方貢獻、多入己府、將相嶽牧、悉出其門下、徙含爲征東將軍都督揚州江西諸軍事、從弟舒爲荊州、彬爲江州、邃爲徐州、乃以沈充所薦同郡錢鳳爲之



謀主、諸葛瑤鄧嶽周撫李恒謝雍爲爪牙、其人皆凶險驕恣、相爲驅扇、殺戮自己、敦素忌周札貴盛、則盡滅其族、常從督冉曾公乘雄、爲帝腹心、又並害之、時復大營府第、百姓勞怨、人咸知其禍敗焉、敦無子、養含子應爲嗣、及病甚、便拜應爲武衛將軍以自副、錢鳳謂敦曰、脫其不諱、便當以後事付應邪、敦曰、非常之事、非常人所能爲。且應年少。安可當大事。我死之後、莫若解衆放兵、歸身朝廷、保全

詳明帝紀

門戶、此計之上也。退還武昌、收兵自守、貢獻不廢。亦中計也。及吾尚存。悉衆而下。萬一僥倖、計之下也。鳳謂其黨曰、公之下計、乃上策也、遂與沈充定謀、須敦死後作難、又以宿衛尚多、奏令三番休二、詔乃遣侍中陳晷散騎常侍虞騑問疾、時帝將討敦、帝微服至蕪湖、察其營壘、又屢遣大臣訊問其起居、遷含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含子瑜散騎常侍、敦以溫嶠爲丹陽尹、欲使覘伺朝廷、嶠至、具



言敦逆謀、帝欲討之、知其爲物情所畏服、乃僞言敦死、於是尚書騰詔下敦府曰、敦輒立兄息以自承代、未有宰相繼體而不由王命者也、頑凶相獎、無所顧忌、志騁凶醜、以闚神器、天不長奸、敦已隕斃、鳳承凶宄、彌復煽逆、今遣司徒導、鎮南將軍丹陽尹嶠等、虎旅三萬、十道並進、平西將軍邃等、精銳三萬、水陸齊勢、朕親御六軍、被練三千、組甲三萬、總統諸軍、討鳳之罪、有能殺鳳送首、封五千戶侯

其餘文武諸爲敦所授用者，一無所問，無或
猜嫌，以取誅滅。敦之將士，從敦彌年，怨曠日
久，朕甚愍之。其單丁在軍，皆遣歸家，終身不
調；其餘皆與假三年，休訖還臺，當與宿衛同
例三番。」又詔曰：「敢有捨王敦姓名而稱大將
軍者，軍法從事。」敦見詔甚怒，而病轉篤，不能
御衆，使錢鳳、鄧嶽、周撫等率衆三萬向京師。
含謂敦曰：「此家事，吾便當行。」於是以含爲元
帥。鳳等問敦曰：「事克之日，天子云何？」敦曰：「尚



未南郊，何得稱天子！便盡卿兵勢，保護東海
王及裴妃而已。」元帝以第三子沖奉東海王越後，裴妃，越妻也。敦此非欲廢明帝立沖，故云。乃上疏以誅奸臣溫嶠爲名。含至
江寧，導乃遺含書曰：「近承大將軍困篤，或云
已有不諱，尋知錢鳳大嚴，欲肆奸逆，謂兄當
抑制不逞，還藩武昌，今乃與犬羊俱下，兄此
舉謂可得如大將軍昔年之事乎？昔年佞臣
亂朝，人懷不寧，如導之徒，心思外濟。今則不
然。大將軍來屯于湖，漸失人心，君子危怖，百
姓勞弊。將終之日，委重安期，安期斷乳未幾
日，又於時望，便可襲宰相之迹邪？自開闢以
來，頗有宰相孺子者不？諸有耳者，皆是將禪
代意，非人臣之事也。先帝中興，遺愛在民，聖
主聰明，德洽朝野，思與賢哲弘濟艱難。若不
北面而執臣節，乃私相樹建，肆行威福，凡在
人臣，誰不憤歎？導雖不武，情在寧國，今日之
事，明目張膽爲六軍之首，寧忠臣而死，不無
賴而生矣。」含不答。帝遣中軍司馬曹渾等擊



含于越城，大破之。敦聞含軍敗，怒曰：「我兄老
婢耳，門戶衰矣，顧謂參軍呂寶曰：我雖困，猶
可力行。」因作勢起，而復臥者數四。時鳳等已
至京師，屯于水南。帝親率六軍以禦，頻戰破
之。敦謂其舅羊鑒及子應曰：「我亡後，應便即
位，先立朝廷百官，然後乃營葬事。」敦尋死，應
秘不發喪，裹尸以席，蠟塗其外，埋于廳事中，
與諸葛瑤等恒縱酒淫樂。沈充乃自吳率衆
萬餘人至，與含等合。帝遣其鄉人沈禎諭充

許以爲司空。充曰、三司具瞻之重、豈吾所任、幣厚言甘、古人所畏、且丈夫共事、終始是同、豈可中道改易、人誰肯容我乎、充司馬顧颺
亦說充曰、今舉大事而天子已扼其喉、情離衆沮、必致禍敗。今若決破柵塘、因湖水灌京邑、肆舟艦之勢、極水軍之用、此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上策也。藉初至之銳、并東南衆軍之力。十道俱進。衆寡過倍。理必摧陷、中策也。轉禍爲福、因敗爲成、召錢鳳計事。因斬之、以



降。下策也。充不能用、颺逃歸于吳、含復率衆渡淮、蘇峻等逆擊、大敗之。充亦燒營而退。既而周光斬錢鳳、吳儒斬沈充、並傳首京師。有司議曰、王敦滔天作逆、有無君之心、宜依春秋崔杼故事、剖棺戮尸、以彰元惡、於是發瘞出尸、焚其衣冠、跽而刑之。敦與沈充首同懸于南桁、莫敢收葬者。尚書令郗鑒言於帝曰、前朝誅楊駿等、皆先極官刑、後聽私殯、臣以爲王誅加于上、私義行於下、可聽私葬、於義

許王彬傳

王乾嗣云、王大將軍自請[illegible]但宜[illegible]上[illegible]所各以[illegible]入深人

爲弘、詔許之。含父子乃乘單船奔荊州刺史王舒、舒使人沈之于江、餘黨悉平。敦眉目疏朗、性簡脫、有鑒裁、學通左氏、口不言財利、尤好清談、經略指麾、千里之外肅然、而麾下擾擾不能整一。一日武帝嘗召時賢共言伎藝事、人人皆有所說、惟敦都無所關、意色殊惡、自言知擊鼓、因振袖揚枹、音節諧韻、神氣自得、傍若無人、舉坐歎其雄爽。時王愷石崇以豪侈相尚、愷嘗置酒與食、敦與導俱詣崇、敦



王敦英雄[illegible]坐什亿人[illegible]此事[illegible]記

當人亦小忌、愷便毆殺之、一坐改容、敦神色自若、他日又共詣崇、崇使美人行酒、有客飲不盡者、輒殺之。酒至敦導所、敦故不肯持、以觀其變、導則恐行酒者得罪、雖素不飲、而勉強盡之。敦謂曰、自殺伊家人、何預卿事邪、其性殘忍如此、人固蚤已識其不終云、

桓溫

鍾云、桓溫逆節與王敦始終心迹不異、而溫之才與功、廣之諫學者事衆、敦雖于其未之有也、溫未及作逆而死、溫閒有幸、使溫爲敦所爲、其[illegible]

俱決裂取笑遺醜當不至如敦之甚也○張云庾亮諸人有復中原之心而無其才桓溫有復中原之才而無其心才短者至死不能立功才大者功高不爲王用是以不氏亂下無[illegible]王室之弱強臣北伐更盜清藩之之[illegible]也○又云桓彝之有溫郗愔之有[illegible]不如沈充之有勁哀伐彝恬家世[illegible]自兼領才堅溫小有達略陀功高[illegible]重遂犬司馬遐以職世之才爲其[illegible]防英雄同室共獎本朝追祖父之志成萬世之名陶侃溫嶠當咲弗如乃



溫雄武專朝窺覬非望郤生人以幕日夜叨逆彼郎溥王導不爲何至以王敦自處乎溫藤帝爽選鎮姑熟凱溫之據不須而還武昌也致武陵旋曷以立城郎教之殺闢藏燕王也所名方崩孝武新立溫入朝求九錫詭僭

病篤郎致之復厭而身光死也王詒王應不改敦之惡父于沈江桓祈旣僉同宗族復叛爲亂賊者尤堪有賢子弟伐○將云許千將稱曹操爲鄧世奸雄曹操大快王敦酒後耳熱輒歌烈士暮年之句至桓溫經行王敦墓望之曰可人可人三人心事正同俱不只爲人知者若一異人知便非英華本色未非逆賊伎倆

桓溫字元子，桓彝子也。生未朞，溫嶠見之，曰：此兒有奇骨，可試使啼。及聞其聲，曰：真英物也。彝以溫嶠所賞，故遂名之曰溫。蘇峻之亂彝守直，爲韓晃所害，涇令江播豫焉。溫時年十五，便枕戈泣血，志復讎而未得。三年，會播已死，播子彪兄弟三人，居喪，置刃杖中，以爲溫備。溫詭稱弔賓以進，進手刃彪，并追二弟，皆殺之，時人稱焉。溫豪爽有風概，姿貌甚偉，面有黑子七，少與沛國劉惔文善，惔嘗稱之曰：眼如紫石棱，鬚作蝟毛磔，孫仲謀、晉宣王之流也。選尚南康長公主文明帝拜駙馬都尉，襲父爵萬寧男，除琅邪太守，累遷徐州刺史。庾翼嘗薦之於成帝舊作明帝從庾翼傳今曰：桓溫



有雄略，願陛下勿以常人遇之，常壻畜之，宜委以方召之任，必有弘濟艱難之勳。[illegible]元年，庾翼卒，遂以溫爲都督荊梁四州諸軍事、荊州刺史、假節。時劉惔監沔中軍事，溫嘗乘雪欲獵，先過之，惔見其裝束甚嚴，謂溫曰：老賊欲持此何爲？溫笑曰：我不爲此，卿安得坐談乎？其矜於有爲如此。其明年，溫以蜀李勢微弱，欲率衆伐之。時議以蜀險遠，而溫衆少，兵深入，甚以爲憂。溫乃拜表即行，旣入蜀

見紀瞻天懸、勝敗迅急、乃嘆曰、既為忠臣、不
得為孝子、奈何、初諸葛亮於魚復平沙上、復音腹
造八陣圖、壘石為八、皆相去二丈、溫見之
謂曰、此常山蛇勢也、文武莫能識之、及軍次
彭模、乃命參軍周楚孫盛守輜重、自將步卒
直指成都、勢使其叔父福及從兄權等、攻彭
模、楚等奮擊走之、溫又進遇權、三戰三捷、賊
衆散走、自間道歸成都、勢於是悉衆與溫戰
于笮橋、笮疾各反溫參軍龔護戰沒、矢及溫馬首、



衆懼欲退、而鼓吏誤鳴進鼓、於是江夏相袁
喬拔劍督士卒力戰、遂大破之、溫乘勝直進
焚其小城、勢因夜遁九十里、至葭萌、其將鄧
嵩昝堅昝子感反勸勢降、乃面縛輿櫬請命、溫解
縛焚櫬、送於京師、遂引蜀黨杜之常璩等為
參佐、舉賢旌善、蜀人悅之、軍未旋而勢故將
吏王誓鄧定隗文等、皆舉兵反、兵各萬餘、溫
復討平之、留成都三十日、振旅還於江陵、進
位征西大將軍開府、封臨賀郡公、及石虎死、

評云以殷浩抗桓
溫亦殷浩于萬
閒會稽王則用
以抗溫溫以助
其猜隙故劉惔
知溫之才而處
其不臣不愧知
人之鑑

溫聞其國大亂、遂出屯安陸、上疏請出師經
略中原、為議水陸之宜、久不報、溫已知朝
廷懼其威名、欲仗殷浩以抗己、心甚忿之、然
素知浩、弗之憚也、但以國無他釁、故相持彌
年、雖有君臣之跡、亦相羈縻而已、八州士衆
資調殆不為國家用、資賦也調謂徵役屢求北伐、
詔書不聽、至是、乃拜表輒行、帥衆四萬、順流
而下、軍於武昌、殷浩慮為溫所廢、將謀避之、
又欲以騶虞幡住溫軍、朝廷大懼、時會稽王



昱為撫軍、用司馬高崧謀、作書與溫、明社稷
大計、疑惑所由、溫即上疏惶恐致謝、迴軍還
鎮、會是時殷浩亦為北伐、經涉數年、師徒屢
戰屢敗、器械都盡、溫復進督司州、因朝野之
怨、乃奏廢浩、朝庭不得已從之、自此內外大
權一歸於溫矣、溫遂統步騎四萬、發江陵、水
軍自襄陽入均口、至南鄉、步自淅川、征武關、
命梁州刺史司馬勳出子午道、以伐苻健、別
軍攻上洛、獲健將郭敬、進擊青泥破之、健又

舊云今從溫氏
欲到不從亘續
欽州云可入此
誤占佰不勝歎
息

劉云符致斯而
使

遣子生弟雄衆數萬屯峣柳愁思堆以距溫
遂大戰生率騎突陳出入以十數殺傷將
士甚衆溫督衆力戰生衆大敗溫弟沖又敗
雄於白鹿原雄遂馳襲司馬勳勳退次女媧
堡溫乃進軍霸上居民皆安諸復業爭持牛
酒迎勞男女夾路觀之耆老有垂泣者曰不
圖今日復見官軍健以五千人深溝自固
苗清野溫軍乏食與健戰不利遂收三千餘
口而還帝使侍中黃門勞溫于襄陽初溫自



以雄姿風氣有英雄之概又有以其比王敦
者意甚不平及是征還於北方得一巧作老
婢訪之乃劉琨伎女也一見溫便潸然而泣
溫問其故答曰公甚似劉司空溫大悅出外整
衣冠又呼問之婢云面甚似恨薄眼甚似恨
小鬚甚似恨赤形甚似恨短聲甚似恨雌溫
於是褫冠解帶昏然而睡不怡者數日至十
二年溫欲修復園陵移都洛陽表疏十餘上
不許乃進溫征討大都督督司冀二州諸軍

又云筍得況王
正市後八字並
若止于桓大口
部安得加
促

事以討姚襄於北溫遣督護高武據魯陽輔
國將軍戴施屯河上勒舟師以逼許洛以譙
梁水道既通請徐豫兵乘淮泗入河溫自江
陵帥大兵北進行經金城見少爲琅邪時所
種柳皆已十圍慨然曰木猶如此人何以堪
攀枝執條泫然流涕於是過淮泗踐北境與
諸僚屬登平乘樓大之眺矚中原曰遂使
神州陸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
其責袁宏曰運有興廢豈必諸人之過



溫作色顧謂四座曰頗聞劉景升有千斤大
牛噉芻豆十倍於常牛負重致遠曾不若一
羸牸魏武入荊州烹以享士意以況宏坐中
皆失色師次伊水姚襄屯水北距水
而戰溫結陣而前親被甲督弟沖及諸將奮
擊襄大敗自相殺死者數千人遂奔於平陽
溫屯故太極殿前既而徙金墉城謁先帝諸
陵陵有毀壞者皆繕復之兼置陵令執降賊
周成以歸遷降人三千餘家於江漢之間遂

詳孫楚王其傳

西陽太守滕畯出黃城，討蠻賊文盧等，又遣江夏相劉岵、義陽太守胡驥討妖賊李弘，皆破之，傳首京都。溫還軍之後，司豫青兗復陷于賊。升平中，改封南郡公，降臨賀為縣公，以封其次子濟。隆和初，寇逼河南，燕將呂護也太守戴施出奔，冠軍將軍陳祐告急，溫使竟陵太守鄧遐率舟師三千人助祐，因上疏請遷都洛陽，自永嘉之亂，播流江表者，一切北徙，以實河南，詔曰：在昔喪亂，忽涉五紀，戎狄肆暴



繼襲凶跡，眷言西顧，慨歎盈懷，知欲躬率三軍，蕩滌氛穢，廓清中畿，光復舊京，非夫外身殉國，孰能若此者哉！諸所處分，委之高算，但河洛丘墟，所營者廣，經始之勤，致勞懷也。於是改授并司冀三州，以交廣遼遠，罷都督，溫表辭不受，又加侍中、大司馬、都督中外諸軍事，假黃鉞。溫以既總督內外，不宜在遠，又上疏陳便宜七事，有司皆奏行之。興寧二年溫復率舟師進合肥，加揚州牧，錄尚書事，使侍

中顏旄宣旨召溫，入參朝政，溫辭不至，詔不許，復徵溫，溫至赭圻，詔又使尚書車灌止之，溫遂城赭圻，固讓內錄，謂錄尚書事也遙領揚州牧。明年，又自赭圻而東，移鎮姑孰，時慕容暐屬寇，陳祐棄洛陽奔，會稽王昱乃會溫於冽洲，議征討事，以哀帝崩，遂寢。太和四年，又上疏悉眾北伐，平北將軍郗愔以疾解職，溫又自領徐兗二州，率弟南中郎沖、西中郎袁真步騎五萬，發姑孰，百官皆祖道於南州，都



邑盡傾，遂至金鄉，時天旱，水道絕，溫乃鑿鉅野三百餘里，引汶水會于清水，帥系自清水入河，旌旗蔽天，舳艫數百里，先遣將軍檀玄攻湖陸，拔之，獲慕容暐將慕容忠，暐遣使慕容垂、傅末波等距溫，戰于林渚，溫擊破之，進次枋頭。初，溫使袁真伐譙梁，開石門以通水運，真克譙梁，而不能開石門，軍糧竭盡，溫因焚舟步退，自東燕出倉垣，經陳留，鑿井而飲，行七百餘里，垂以八千騎追之，戰于襄邑，

溫軍敗績，死者三萬人，溫甚恥之，乃歸罪於
眞，表廢眞爲庶人。眞怨溫誣己，亦表溫罪狀。
朝廷不報。眞遂據壽陽，叛降賊，請救，復潛通
於苻堅。帝使會稽王昱會溫于涂中，以謀後
舉，以溫世子熙爲豫州刺史、假節。溫大發徐、
兗二州兵，築廣陵城，移鎭之。時征役既頻，加
之疾癘，死者十四五，百姓嗟怨。袁眞死，其將
朱輔立眞子瑾以嗣事，輔、堅並遣兵助瑾。溫
使督護竺瑤禦之。時賊兵先至，瑤等敗之於

詳……紀



武丘。溫又率二萬人自廣陵至，瑾、輔嬰城固
守。溫築長圍守之。堅乃使王鑒、張蚝等率兵
以救瑾，屯洛澗，先遣精騎五千次於肥水北。
溫遣桓伊及弟子石虔等逆擊，大破之，遂拔
壽陽，擒瑾與輔，幷其宗族，送京都斬之。詔加
溫班劍十人，將軍于路次，文武論功賞賜各
有差。溫既自負才力，雄武專朝，久懷異志，嘗
臥對親僚嘆曰：作此寂寂，將爲景文所笑。既
而撫枕起曰：既不能流芳後世，亦不足復遺

劉云四字最好悍 語意爲之求帝 人語

臭萬載邪。嘗行經王敦墓，望之曰：可人！可人！
又時有術士杜炅，聞不以成敗論 俾之爲勳格宇宙，位極人
臣。溫不悅，其心迹若是，人固已知之蚤矣。
溫欲先立功河朔，以收時望，還受九錫。及枋
頭之敗，名實頓減，於是參軍郗超進廢立之
計。溫乃廢帝而立會稽王昱，是爲簡文帝。詔
溫依諸葛亮故事，甲仗百人入殿。溫多所廢
徙，誅庾倩、殷涓、曹秀等。是時溫威勢翕赫，侍
中謝安見而遙拜，溫驚曰：安石，卿何事乃爾？

詳郗超傳 海西公紀



安曰：未有君拜於前，臣揖於後者。時溫有腳
疾，詔乘輿入朝，既見，欲陳廢立本意，帝便泣
下數十行，溫兢懼，不得一言而出。下何溫然
白石，上疏求歸姑孰，詔進位丞相，其大司馬
如故，留京都輔政。溫固辭，仍請還鎭。明年來
遣侍中王坦之徵溫入相，增邑爲萬戶，又辭
及帝不豫，急召溫，於是一日夜頻有四詔，溫
終不至。而帝崩，遺詔家國事一稟大司馬，如
諸葛武侯、王丞相故事。溫初望簡文臨終禪

詳簡文帝紀

詳王坦之傳

位於己，不爾便為居攝事。既不副其志，故憤
惋怨望，與弟沖書曰：遺詔使吾依武侯、王公

蔣云：一耳字有無限不滿意在

故事耳。溫疑王坦之、謝安所為，心銜之。孝武
復遣安徵溫入輔，溫又辭。寧康元年，始入朝

詳謝安傳

赴山陵，當時豫有位望者，咸戰慴失色。既至，
乃治盧悚入宮事，收尚書陸始付廷尉，遂坐
者甚衆，責替慢罪也。相傳溫拜高平陵，左右
覺其有異。既登車，謂從者曰：先帝向遂靈見。
衆亦見溫將拜時，但言臣不敢，不敢。又問左



右殷涓形狀何似，答者言涓肥短。溫曰：向亦
見在帝側。涓，殷浩子也。初，殷浩既廢死，涓頗
有氣尚，而與武陵王晞遊，故溫疑而害之。及
是以涓為祟，遂遇疾。蔣云：此傳敘次桓溫才力最詳，其一種豪邁之風令人可想。但海西廢除異己，專擅大權，以闚覦非望。人臣無將，抑至此乎。溫因猜死為幸，而復一沒靡家榮國政無帝何以君義。待簡文靈見一事，足讙奸魄，故予讀晉書遺不好評怪，存此以示為人臣者。凡停京師十有四日，還姑
孰，乃薨。皇太后與帝臨於朝堂三日，詔葬溫
一依太宰安平獻王、漢大將軍霍光故事。賜

詳謝安傳

曰宣武。初，溫疾篤，諷朝廷加己九錫，屢使人
趣之。謝安、王坦之故緩其事，事遂不行。沖乃
以二人之所任問溫，溫曰：伊等不為汝所處
分。意恃以害之無益，更失時望故也。又溫以

詳桓秘傳

世子熙才弱，不可以領衆，使沖為之。熙與弟
濟謀殺沖，事泄，俱徙長沙。沖稱溫遺命，以少
子玄為嗣。

史臣曰：桓溫挺雄豪之逸氣，韞文武之奇才，
見賞通人，夙標令譽。時既豺狼孔熾，疆埸多



虞，受寄干城，用恢威略，乃踰越險阻，戡定岷
峨，獨克之功，有可稱矣。及觀兵洛汭，修復五
陵，引旆秦郊，威懷三輔，雖未能梟除凶逆，亦
足以宣暢王靈。既而總戎馬之權，居形勝之
地，自謂英猷不世，勳績冠時，挾震主之威，蓄
無君之志，企景文而慨息，想處仲而思齊，睥
睨漢廷，窺覦周鼎，欲立奇功於趙魏，允歸
望於天人，然後步驟前王，憲章虞夏。逮乎石
門路阻，襄邑兵摧，懟謀略之乖違，恥師徒之

挫敗，還怒於朝廷，委罪於偏裨，廢主以立威，殺人以逞欲。曾弗知寶命不可以求得，神器不可以力征。豈不悖哉！豈不悖哉！斯實斧鉞之所宜加，人神之所同棄。然猶存極光寵，沒享哀榮，是知朝政之無章，主威之不立也。

列傳第六十八　　晉書九十八



列傳第六十九　　晉書九十九

三經藏書

竟陵鍾　惺原評
檇李將之翹刪定
同郡李明樸參校

## 桓玄

張天如云歷觀王恭殷仲堪劉牢之楊佺期諸人皆桓氏先驅也王恭仲堪然爲亂之十而有可用之兵玄與十之佺期無可用之兵而有爲亂之才是以牢之必用恭玄佺期必用什湛其既峻成牢之工于叛人玄佐制心乎賊亦猶以恭似詠意之詠首[illegible]者玄佺期次之牢之又次之爲亡[illegible]人俱娶玄反居勝勢者傾也牢之欲恭仲堪之勢又矣仲堪勢蹶則牢然

行併力以攻仲堪牢之不參篡玄先之于是仲堪佺期死而牢之並殺矣牢之既歸元顯必當欲之討法又猶咸心與玄連抑於見元顯被非盜入京師牢之盜窜無所之矣斯時也誅牢之併玄抑玄併牢之者勢迪然位能行牢之牢之不能併玄若亦勢也同爲亂賊而諸人皆以勢歸玄天下誰料有雖之者平玄其可以無若矣惟玄可以無君而玄之罪彰惟玄身以爲天下矣有雖之者而雖之者起劉裕劉毅何無忌等耳間一叶大師咸集建業江陵棋柄餘潰安節猶猶天子而志就別失天下而身殺矣然後翔玄本無能而仲堪牢之等前者之自爲計決也



桓玄字敬道，溫之孽子也。於孫稱中，其[illegible]

陳云桓溫逆謀未成而死荊威不加而以玄出補外郡致擾動藩鎮資殺兵力遂成大亂然則晉實自亡豈玄能亡之哉

常兒、故溫甚愛異之、臨終命以為嗣、襲爵南郡公、年七歲、服始除、其叔父沖與送故文武別、因指語玄曰、此汝家故吏也、玄悵慟哭、酸感動人、沖每自目己坐曰、靈寶成人、當以此還之、靈寶、玄小字也、及長博綜藝術、善屬文、常負其才地、以雄豪自處、時議謂溫有不臣之跡、故朝廷疑而不用、年二十三始拜太子洗馬、太元末出補義興太守、玄鬱鬱不得志、嘗登高望震澤、歎曰、父為九州伯、兒為五湖長、遂棄官歸國、上疏自訟、以為先臣勤王艱難之勞、匡復克平之勳、朝廷遺之、臣不復計、至於先帝龍飛、陛下繼明、請問談者、誰之由邪、若陛下忘先臣大功、信貝錦萋菲之說、臣等自當奉還三封、受戮市朝、然後下從先臣、歸先帝於玄宮耳、疏寢不報、玄在江陵積年、優游無事、荊州刺史殷仲堪甚敬憚之、及中書令王國寶用事、謀削弱方鎮、內外騷動、知王恭有憂國之言、玄乃說仲堪曰、國寶與君諸人素已為對、唯患相弊之不速耳。今既執權要、與王緒相表裏、其所廻易、罔不如志。孝伯居元舅之地、必未便動之、唯當以君為事首、君為先帝所拔、超居方任、人情未以為允、咸謂君雖有思致、非方伯人、若發詔徵君為中書令、用殷覬為荊州、君何以處之、仲堪曰、憂之久矣、君何以教我、玄曰、孝伯疾惡深至。而當今日之會、必能過人、君宜潛與之約、興晉陽之師、以內匡朝廷、東西齊舉、玄雖不肖、願率荊楚豪傑、荷戈先驅、此桓文之舉、不可失也、俄而王恭信至、仲堪及玄、並許之、要國寶死、兵罷、玄乃求為廣州、會稽王道子惡玄、不欲使居荊州、遂因其所欲、隆安初詔以玄督交廣二州、廣州刺史、假節、玄受命不行、其年王恭又與庾楷起兵、討江州刺史王愉及譙王尚之兄弟、仲堪謂恭事必捷、乃給玄五千人、與楊佺期俱為前鋒、時恭將劉牢之歸順、恭既死、庾楷戰敗奔玄、詔以玄為江州

仲堪等皆被換易，乃各迴舟西還，屯于尋陽，共相結約，晉在仲堪傳。初桓氏累世臨荊州，玄復豪橫，士民畏之，甚於州牧，仲堪親黨勸仲堪殺之，仲堪不聽。及還尋陽，資其聲地，推玄為盟主，玄逾自矜伉，以佺期為人驕悍，玄每以寒士裁之，佺期甚憾，即欲於壇所襲玄，仲堪又以佺期兄弟虓勇，恐既殺玄，復為己害，苦禁之。於是各奉詔還鎮。玄亦知佺期有異謀，潛有取佺期之志，乃屯于夏口。隆安中，詔加玄都督荊州四郡，以兄偉為南蠻校尉。仲堪慮玄跋扈，遂與佺期結婚為援。初，玄既與仲堪、佺期有隙，恆慮掩襲，求廣其所統，朝廷亦欲交構，使之乖離，故分佺期所督四郡與玄，佺期甚忿，語在佺期傳。其南蠻校尉楊廣，佺期兄也，亦欲距桓偉，仲堪不聽，乃出廣為宜都建平二郡太守，佺期弟孜敬先為江夏相，玄以兵襲而召之，既至，以為諮議參軍。玄於是興軍西征，聲云救洛，與仲堪書說佺期受國恩而棄山陵，宜共罪之，今親率戎旅，逕造金墉，使仲堪先收楊廣殺之，仲堪如不能禁，乃曰，君自沔而行，不得一人入江也。玄乃止。後荊州大水，仲堪竭倉廩以振恤饑者，玄乘其虛而伐之，先遣軍襲巴陵，時梁州刺史郭銓當之所鎮，路經夏口，玄聲云朝廷遣銓為己前鋒，乃授以江夏之眾，使督諸軍並進，密報兄偉令為內應。偉遑遽不知所為，乃自齎疏示仲堪。仲堪執偉為質，令與玄書

晉書卷九十九 列傳

辭甚苦至。玄曰，仲堪為人無決，常懷成敗之計，為兒子作慮，我兄必無憂矣。玄既至巴陵，仲堪遣眾距之，為玄所敗。玄進至楊口，又敗仲堪弟子道護，乘勝至零口，去江陵二十里，仲堪遣軍數道距之。佺期自襄陽來赴，與兄廣共擊玄，玄懼其銳，乃退軍馬頭。佺期等方復追玄苦戰，佺期敗走還襄陽。仲堪出奔酇城，亡何，佺期、仲堪、廣並遇害。於是遂克荊雍，乃表求領荊江二州，詔以玄都督荊襄雍秦

梁益寧七州後將軍、荊州刺史、假節、以桓脩
為江州刺史、玄上疏固爭江州、於是進督八
州及揚豫八郡、復領江州刺史、玄輒以偉為
雍州刺史、朝廷不能違、許之、玄於是樹
用腹心、訓兵厲卒、常伺朝廷之隙、屢求討孫
恩、詔不許、其後恩逼京都、玄建牙聚衆、復上
疏請討之、會恩退、玄奉詔解嚴、尋以偉為江
州、鎮夏口、司馬刁暢為輔國將軍、督八郡、鎮
襄陽、遣從子振與其將皇甫敷、馮該等戍湓

口、移沮漳蠻二千戶于江南、立武寧郡、更招
集流民、立綏安郡、又置諸郡丞、詔徵廣州刺
史刁逵、豫章太守郭昶之、玄皆留不遣、玄自
謂有晉三分之二、數使人上已符瑞、以為寇
命所歸、會其黨武昌太守庾楷、以玄與朝廷
構怨、慮事不克、禍及於己、乃遣使密結於後
將軍元顯、許以為內應、元興初、元顯稱詔討
玄、玄從兄石生時為太傅長史、密以書報玄、
時東土遭孫恩之亂、因以饑饉、玄謂朝廷方
多憂虞、必未遑討己、可得蓄力觀釁、既聞元
顯將伐之、甚懼、欲完聚保江陵、長史卞範之
曰、明公英威振於天下、元顯口尚乳臭、劉牢
之大失物情、若兵臨近畿、示以禍福、則土崩
之勢、可翹足而待、何有延敵入境、自取蹙弱
者乎、玄從之、乃留其兄偉守江陵、抗表率衆
下至尋陽、移檄京邑、罪狀元顯、檄至、元顯大
懼、下船而不敢發、玄亦慮衆不為用、恒有回
還之計、既過尋陽、不見王師、意甚喜、將士志

氣亦振、庾楷謀泄、收縶之、至姑孰、使其將馮
該、苻宏、皇甫敷、索元等、先攻譙王尚之、尚之
敗、劉牢之子敬宣請玄降、玄至新亭、元顯自
潰、帝遣侍中勞玄於安樂渚、玄入京師、矯詔
解嚴、加己總百揆、都督中外諸軍事、丞相、錄
尚書事、揚州牧、領徐荊江三州刺史、假黃鉞、
乃徙太傅道子于安成郡、收元顯害之、於是
玄入居太傅府、害庾楷父子、譙王尚之等、流
尚之弟丹陽尹恢之、廣晉伯允之、尋追害之、

批云王謐王導子也父為尚書令王狀所加千為尚書令桓玄所加可見謐固自有禪

于道以兄偉為荊州刺史從兄謙為左僕射脩為徐兗二州刺史石生為江州刺史長史卞範之為丹陽尹王謐為尚書令大赦改元為大亨玄讓丞相自署太尉領豫州刺史又加袞冕之服綠綬上殿入朝不趨讚奏不名玄將出居姑孰訪之於眾王謐對曰公羊有言周公何以不之魯欲天下一乎周也願靜根本以周公為心玄善其言而不從既至姑孰固辭錄尚書事詔許之而大政仍就諮於

晉書 卷九十九 桓玄傳

玄小事則決于桓謙卞範之而已自隆安以來中外之人厭於禍亂思歸一統及玄初至也黜奸佞擢儁賢京師欣然冀得少安既而玄奢豪縱逸政令無常朋黨競起陵侮朝廷裁損乘輿供奉之具帝不免於饑寒於是朝野失望民不安業時會稽饑荒玄令賑貸之百姓散在江湖採稆內史王愉悉召之還請米米既不多吏不時給頓仆道路死者十八九焉玄又害吳興太守高素冀州刺史孫無

批身之云桓玄意態猝始如此

耳時人以為褚裒而掉之故等過無收牙樂州之武刺消規皆知其為人而桓玄之一敗而不能復振矣

終等皆劉牢之之黨北府舊將也玄諷朝廷以己平元顯功封豫章公平仲堪佺期功封桂陽郡公本封南郡如故玄以豫章改封息昇桂陽郡公賜兄子俊又發詔為桓溫諱有姓名同者一皆改之元興二年玄詐表請平姚興又諷朝廷作詔不許玄本無資力而好為大言既不克行乃云奉詔故止初欲飾裝無他處分先使作輕舸載服玩及書畫等物或諫之玄曰書畫服玩既宜恒在左右且兵

晉書 卷九十九 桓玄傳

凶戰危脫有不意當使輕而易運眾咸笑之是歲桓偉卒玄以桓脩代之從事中郎曹靖之說玄以脩兄弟職居內外恐權傾天下玄納之乃以南郡相桓石康為荊州刺史偉服

批云晉不士風流抑見

始以公除玄便作樂初奏玄撫節慟哭既而收淚盡懽玄所親仗唯偉偉既死玄乃孤危而不臣之迹已著自知怨滿天下欲速定篡逆殷仲文卞範之等又共促之於是先改授群司解琅邪王司徒遷太宰加殊禮以桓謙

錢塞月云好僞詐假托好臣欲衛此段推爲見筆力勝於史

爲侍中錄尚書事、王謐中書監領司徒、桓胤
中書令、加桓脩撫軍大將軍、置學官、教授二
品子弟數百人。又矯詔加其相國總百揆封
南郡南平十郡爲楚王、加九錫、楚國置丞相
已下、一遵舊典、又諷天子御前殿而策授焉
玄厯僞讓、詔遣百僚敦勸、又云、當親降鑾輿
乃受命。有新野人庾仄、仲堪黨也、聞玄受九
錫、乃起兵襲馮該於襄陽、仄有衆七千、於城
南設壇祭祖宗七廟、云欲討桓玄、江陵震動



會石康擊之、仄奔于姚興。是時玄僞上表
求歸藩、又自作詔留之、遣使宣旨、玄又上表
固請、又諷天子作手詔固留焉。玄好逞僞辭
塵穢簡牘、皆此類也。詔代謝之際、宜有禎祥
乃密令所在上臨平湖開、又詐云江州甘露
降。使百僚集賀、用爲己受命之符。又以歷代
咸有隱士、恥於己世獨無、乃求皇甫謐六世
孫希之、給其資用、使隱居山林、徵爲著作、又
使爲之固讓不受、然後下詔旌禮、號曰高士

牧云桓木既寸朝無一男子可嘆也

時人名爲充隱。本非隱士而以之僞徵故云 又欲廢錢用
穀帛、及復肉刑、廻復改異、志無一定、動害政
治、性尤貪鄙、好奇異、寶物珠玉、不離于手、人
士有玩好、及佳園宅者、欲悉令歸己、而猶難
奪之、皆蒲博而取。時十一月玄輒矯制加其
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乘金根
車、駕六馬、備五時副車、置旄頭雲罕、樂舞八
佾、設鐘簴宮縣、妃爲王后、世子爲太子、其女
及孫爵命之號、皆如舊制。玄乃多斥朝臣爲



太宰僚佐。又矯詔使王謐兼太保領司徒、奉
皇帝璽禪位於己、又諷帝以禪位告廟、出居
永安宮、移晉神主于琅邪廟。是夕月犯太白
又入羽林。初玄恐帝不肯爲手詔、又慮璽不
可得、故卞範之預爲禪詔、使臨川王寶逼帝
書之、因奪取璽、比臨軒、璽已久出、玄甚喜。百
官到姑孰勸玄僭位、玄僞讓、朝臣固請、玄
乃於城南七里九井山北、立郊登壇篡位、以
玄牡告天、百僚陪列、而儀注不備、忘稱萬歲

又不易帝諱、榜為文告天皇后帝、其詞多非
準晉室、或諱之、玄曰、掛議之文、止可限之於下民耳、豈可欺上帝乎、以大赦改元、初出偽
詔改年為建始、右丞王攸之曰、建始、趙王倫
偽號也、因是改為永始、又王莽始執權之歲、
其兆號不祥、冥符僭逆如此、於是玄以南康
之平固縣奉帝為平固王、降永安皇后為零
陵君、琅邪王為石陽縣公、武陵王遵為彭澤
縣侯、遷帝於尋陽、追尊其父溫曰宣武皇



帝、廟稱太祖、南康公主為宣皇后、封子昇為
豫章王、以兄弟群從侔典謙脩等十餘人
皆為王、又封王謐為武昌公、卞範之為臨汝
公、殷仲文為東興公、馮該為魚復侯、普進諸
征鎮軍號各有差、以相國左長史王綏為中
書令、號溫墓曰永崇陵、置守衛四十人、玄入
建康宮、御床忽陷、逆風迅激、於其儀飾皆傾
偃、及小會于西堂、設伎樂、殿上施絳綾帳、鏤
黃金為顏、四角作金龍頭、銜五色羽葆旒蘇、

評云玄諸事晉書俱散見前後冗雜無次今總敘之以從簡法

群臣竊相謂曰、此頗似轜車、亦王莽僭蓋之
流也、龍角所謂亢龍有悔者也、是月玄臨聽
訟觀閱四徒、罪無輕重、多得原放、有干輿乞
者、時或䘏之、其好行小惠如此、尋納桓溫神
主於太廟、自以水德壬辰臘于祖、改尚書都
官郎為賊曹、又增置五校三將及強弩積射
武衛官、元興三年、玄之永始二年也、玄乃立
其妻劉氏為皇后、其自祖彝以上、名位不顯、
不復追尊、散騎常侍徐廣曰、敬其父則子悅、



請依故事立七廟、玄曰、禮太祖東向、左昭右
穆、如晉室之廟、則宣帝不得在東向之位、何
足法也、秘書監卞承之曰、祭不及祖、君子有
以知楚德之不長矣、玄自篡位、心常不自安、
時濤水入石頭、流殺人甚多、讙譟震天、玄
聞之、懼曰、奴輩作矣、然其性好苛細、主者
奏事、或一字不體、或片詞之謬、必加糾摘、以示
聰明、尚書答詔、誤書春蒐為春菟、凡所關署、
皆被降黜、或手注直官、或自用令史、詔令紛

極有司奉答不暇而紀綱不治奏案停積不
能知也玄復好遊畋以體大不堪乘馬作徘
徊輿施轉關令迴動無滯或一日之間屢出
馳騁更繕宮室遷居東宮開東掖平昌廣莫
及官殿諸門皆為三道更造大輦容三十人
坐以二百人舁之土木並興督迫嚴促朝野
騷然思亂者衆矣於是劉裕劉毅何無忌等
共謀興復遂斬桓脩於京口斬桓弘于廣陵
河內太守辛扈興等與毅兄竟陵太守劉邁



謀為內應至期裕遣周安穆報邁而邁惶遽
遂以告玄玄震駭即殺扈興等封邁安重侯
既而以邁不執安穆又殺之裕率義軍至竹
里玄移還上宮赦揚豫徐兗青冀六州加桓
謙征討都督以殷仲文代桓脩遣頓丘太守
吳甫之右衛將軍皇甫敷北距義軍裕等於
江乘與戰斬甫之進至羅落橋斬敷玄聞之
大懼乃召諸術人推算數為厭勝之法乃問
衆曰朕其敗乎曹靖之對曰神怒人怨臣實

懼焉玄曰人或可怨神何為怒對曰移晉宗
廟飄泊江濱大楚之祭不及於祖此其所以
怒也玄曰卿何不諫對曰輦上諸君子皆以
為堯舜之世臣何敢言玄默然使桓謙何澹
之屯東陵卞範之屯覆舟山西衆合二萬以
距義軍裕至蔣山使羸弱貫油帔登山分張
旗幟數道並前玄偵候還云裕軍四塞不知
多少玄益憂懼遣武衛將軍庾賾之帥精卒
赴援諸軍于時東北風急義軍縱火裕執鉞



麾而進謙等諸軍大潰玄時雖遣軍距裕而
走意已決潛使殷仲文具舟於石頭聞謙敗
遂率親信數千人聲言赴戰乃將其子昇兄
子濬出南掖門遇前相國參軍胡藩執馬鞚
諫曰今羽林射手猶有八百皆是義故西人
受累世之恩不驅令一戰一旦捨之欲安之
乎玄不答直以策指天時甚有天變玄故指之為天亡我之意
因鞭馬而西趨石頭與殷仲文等浮江南走
經日不得食左右進以麤飯玄咽不能下昇

時年數歲抱其胸而撫之玄悲不自勝劉裕
以武陵王遵攝萬機立行臺總百官遣劉毅
劉道規躡玄誅玄諸兄子及石康兄儁振兄
洪等玄至尋陽江州刺史郭昶之給其器用
兵力殷仲文自後至望見玄舟旗旟與服尚
備帝者之儀歎息曰敗中復振庶可也玄於
是逼乘輿西上桓歆聚黨向歷陽宣城內史
諸葛長民擊破之玄於道作起居注敘其距
義軍之事自謂經略舉無遺策諸將違節度

晉書卷九十九　列傳　玄

以致虧喪非尊思者遽不遑與群下議撰述
起居注成宜示遠近玄乃挾帝至江陵石
康納之張幔屋于城南署置百官以卞範之
為尚書僕射其餘職多用輕資於是大修舟
師未三旬眾且二萬樓船器械甚盛謂其群
黨曰卿等並清塗翼從朕躬都下竊位者方
應謝罪軍門其覬卿等入石頭無異雲霄中
人也玄以奔敗之後懼法令不肅乃更峻
刑罰眾並離怨殷仲文諫玄怒曰漢高魏武

幾遇敗但諸將失利耳以天文惡故還都舊
楚而群小愚惑妄生是非方當糾之以猛未
宜施之以恩也荊州郡守以玄播越或遣使
通表有匪寧之辭玄悉不受乃更令所在
表賀遷都乃遣其將何澹之庾稚祖等就郭
銓以數千人守湓口又遣桓振往義陽聚眾
至弋陽為龍驤將軍胡譁所破振單騎走還
何無忌劉道規等破郭銓等於桑落洲進師
尋陽玄率舟艦二百發江陵挾帝東下使苻

晉書卷九十九　列傳　玄

宏羊僧壽為前鋒以鄱陽太守徐放為散騎
常侍欲遣說解義軍謂放曰諸人不識天命
致此妄作可明示朕心若退軍散甲當與之
更始各授位任令不失分時劉毅何無忌劉
道規及下邳太守孟懷玉自尋陽西上與玄
戰于崢嶸洲毅等兵不滿萬人而玄戰士數
萬眾憚之欲退還尋陽常漾輕舸於舫側以備
敗走故其眾莫有鬬心毅等乃縱火焚之鼓
譟爭先玄眾大潰燒輜重夜遁郭銓歸降玄

故將劉統馮稚等聚衆四百人襲破尋陽城
毅遣建威(劉毅傳作武威)將軍劉懷肅討平之玄挾
帝單舸西走留永安皇后及皇后於巴陵殷
仲文時在玄艦求出別船收集散軍因叛玄
奉二后奔夏口玄與帝入江陵城馮該勸使
更下戰玄不從欲出漢川投桓希而人情乖
阻制令不行玄乘馬出城至門左右於闇中
斫之不中前後相殺交橫玄僅得至船左右
分散惟卞範之在側於是荆州別駕王康産



奉帝入南郡府舍太守王騰之率文武營衛
將益州刺史毛璩使其從孫祐之參軍費恬
送弟璠喪葬江陵有衆二百璩弟子脩之為
玄屯騎校尉誘玄以入蜀玄從之達枚回洲
恬與祐之迎擊玄矢下如雨玄嬖人丁仙期
萬蓋等以身蔽玄並中數十箭而死玄被箭
其子昇輒拔去之益州督護馮遷抽刃而前
玄拔頭上玉導與之乃曰汝何人敢殺天子
遷曰欲殺天子之賊耳遂斬之又斬石康及

濬等五級庾賾之戰死昇云我豫章王諸君
勿見殺送至江陵市斬之初玄在宮中若為
鬼神所擾語其所親云恐已當死故與時
競是月王騰之奉帝入居太廐桓謙亦聚衆
沮中為玄舉哀立喪庭偽諡為武悼皇帝毅
等傳送玄首梟于大桁自後其黨以次伏誅
桓謙走入蜀為蜀賊譙縱率兵入寇至枝江
劉道規斬之桓氏遂滅玄東興公殷仲文叔



南蠻校尉覬弟也少有才藻美容貌從兄仲
堪薦之於會稽王道子為驃騎參軍後為元
顯長史會桓玄與朝廷有隙玄之姊仲文之
妻疑而間之左遷新安太守仲文於玄雖為
姻親而素不交密及聞玄平京師便棄郡投
焉玄甚悅之亦以為諮議參軍時王謐見禮
而不親卞範之被親而少禮而寵遇隆重兼
於王卞矣玄將為亂使總領詔命為侍中領
左衛將軍玄九錫仲文之辭也初玄篡位入
宮其牀忽陷羣下失色仲文曰將由聖德深

厚地不能載玄大悅以佐命親貴厚自封崇
輿馬器服甚麗妓妾數十絲竹不絕恭玉為
性貪吝多納貨賄家累千金常若不足
為劉裕所敗隨玄西走至巴陵因將卒居據
義軍為鎮軍長史轉尚書帝初反正抗表自
解曰臣聞洪波振壑川無恬鱗驚飈拂野林
無靜柯何者勢弱則受制於巨力質微則無
以自保於理雖可得而言於臣實非所敢譬
昔桓玄之世誠復驅逼者衆至如微臣罪釁
晉書卷九十九列傳
深負進不能見危授命亡身殉國退不能辭
粟首陽拂衣高謝遂乃宴安昏寵叨昧僞封
錫文纂事曾無獨固名義以之俱淪情節自
茲兼撓宜置極法以判忠邪會鎮軍將軍劉
裕匡復社稷大弘善貸佇一戮於微命申三
驅於大信既惠之以首領又申之以縈紲示
時皇輿否隔天人未泰用忘進退是以僶俛
從事自同令人今宸極反正唯新告始憲章
既明品物思舊臣亦胡顏之厚可以顯居榮

次乞解所職待罪私門違離闕庭乃心慕戀
詔不許仲文因月朔與衆至大司馬府府中
有老槐樹顧之良久而歎曰此樹婆娑無復
生意然仲文自負才名常先達及遇至是而後
來謝混輩皆昔所輕者與之比肩常怏怏
不得志忽忽遷為東陽太守意尤不樂及之
郡至富陽慨然歎曰觀此山川形勢當復出
一孫伯符矣孫策富陽人當時何無忌都督浙東東
陽其所統也索隱仲文名仲文許以便道脩
晉書列傳
謁無忌喜乃遲之而仲文失志恍惚遂不
過府無忌疑其薄己大怒伊慕容超南侵無
忌言於劉裕曰桓胤殷仲文乃腹心之疾北
虜不足憂也義熙三年又以仲文與駱球等
謀反及其弟南蠻校尉叔文並伏誅
史臣曰桓玄纂凶父之餘基挾奸回之本性
含怒於失職苞藏其豕心抗表以稱冤登高
以發憤觀釁而動竊圖非望始則假寵於仲
堪終而移狀以逞欲遂得據全楚之地驅勁

勇之兵，因晉政之陵遲，乘介胄之醻爵，（音□）縱其狙詐之計，肆其陵暴之心，敢率犬羊，稱兵內侮，天長喪亂，兇力寔繁，踰年之間，奄傾晉祚，自謂法堯禪舜，改物君臨，鼎業方隆，卜年惟永，俄而義旗電發，忠勇雷奔，半辰而都邑廓清，踰月而兇渠即戮，更延墜曆，復振頹綱，是知神器不可以闇干，天祿不可以妄處者也。夫帝王者，功高宇內，道濟含靈，龍宮鳳曆表其祥，彤雲玄石呈其瑞，然後光臨大寶，克



享鴻名，允徯后之心，副樂推之望。若桓玄之幺麽，豈足數哉。適所以干紀亂常，傾宗絕嗣，肇金行之禍難，成宋氏之驅除者乎。

列傳第六十九　晉書九十九　終

列傳第七十　晉書一百　三徑藏書

竟陵鍾惺原評　檇李蔣之翹刪定　何章錢光繡參校

## 王彌

王彌，東萊人也。家世二千石。祖頎，武帝時汝南太守。彌有才幹，博涉書記，少游俠京師。隱士董仲道目之曰：君豺聲豹視，好亂樂禍，若天下騷擾，不作士大夫矣。惠帝末，妖賊劉伯根起於東萊之惤縣，（自□□）公，彌率家僮從



之，伯根以為長史。及伯根死，遂亡入長廣山為群賊。彌多權略，凡所掠，必豫圖成敗，無策中，彼善弓馬，膂力過人，青土號為飛豹。後引兵入寇青徐，兗州刺史苟晞逆擊，大破之。（會其黨劉靈為王讚所敗，遁使降於劉淵，淵拜彌青徐二州）牧，封東萊公。（晉云彌陷□□在永嘉元年，晉作屯七里洞陵從則帝在二年，誤）矣。（公從下）六國春秋，於是彌退集亡散，兵勢復振，縱與之，遂轅不能克。彌進兵寇泰山、魯國、譙、梁、陳

汝南潁川襄城諸郡入許昌所在陷沒多殺
守令有衆數萬朝廷不能制下何彌自轘轅
敗官軍於伊北進逼洛陽京邑大震宮城門
晝閉司徒王衍等率百官距守彌因燒建春
門而東王師進擊戰于七里澗大破之彌走
渡河與王桑自軹關如平陽劉淵遣其侍中
兼御史大夫郊迎令曰孤今親行將軍之館
輒拂席洗爵敬待將軍及至拜司隸校尉加
侍中特進彌固辭不許等使隨劉曜寇河內



與石勒攻臨漳又與劉聰攻圍壺關東海王
越遣淮南內史王曠等討之及彌戰于高都
長平間曠兵大敗自後淵死劉聰立屢為寇
患彌無不摧之官軍皆不能抗永嘉五年聰
使呼延晏帥衆寇洛陽比及河南彌與石勒
俱引兵會之遂陷宮城縱兵大掠殺太子詮
及百官男女死者三萬餘人時劉曜以彌先
入洛不待己怨之彌謂曜曰洛陽天下之中
山河四塞城池宮室無假營造宜白主上自
平陽徙都之曜不從焚燒而去彌怒曰屠各
子豈有帝王之意乎因與曜有隙引衆東屯
項關前司隸校尉劉暾乃說彌還據青州彌
心然之以左長史曹嶷給兵五千多齎財貨
還鄉里招誘亡命且迎其室家彌將徐邈高
梁輒率部曲隨嶷去彌兵漸衰散又以彌與
石勒外雖相親而內甚忌之復說彌從曹嶷兵
以誅勒於是彌為書使暾召嶷且詐要勒共
向青州暾至東阿勒游騎獲之勒潛殺暾而



彌不知勒因請彌讌於己吾彌將往勒長史
張嵩諫不聽及讌酒酣勒手殺彌遂并其衆

## 張昌

張昌本義陽蠻也少為平氏縣吏武力過人
每自占言當富貴好論攻戰儕類咸笑之王
太安間昌潛聚黨數千人欲為亂會李流寇
蜀壬午詔書發武勇赴益州以討流號曰壬
午兵民憚遠征各不肯去而詔書督遣嚴速
所經界留五日者二千石免由是郡縣長官

郡出驅逐、展轉不遠、輒復屯聚而為盜。是歲江夏大稔、流民就食者數千口、昌因之誑惑百姓、于安陸縣石巖山屯聚、去郡八十里、諸流民及避戍役者多往從之。昌乃易姓名為李辰。太守弓欽遣軍往討之、不勝、昌遂攻郡、欽出戰大敗、乃將家南奔沔口。新野王歆遣騎督靳滿討之、滿復敗走。昌遂據江夏、造妖言云、當有聖人出為民主。得山都縣吏丘沈、昌曰、此聖人也。盛車服迎之、立為天子、置百官、亦易其姓名為劉尼、稱漢後、昌自為相國、詐作鳳皇玉璽之瑞、建元神鳳、郊祀服色、悉依漢故事。其有不應其募者族誅、士庶莫敢不從。又流言江淮已南皆反、群小互相扇動、人情惶懼。江沔間一時猋起、豎牙旗、鳴鼓角、以應昌、旬月間眾至三萬、皆以絳科頭、撍之以毛。詔遣監軍華宏討之、敗于障山。新野王歆上言、妖賊犬羊萬計、絳頭毛面、挑刀走戟、其鋒不可當。請臺勒諸軍三道救助。於是詔

劉喬為豫州刺史、率諸軍據汝南、前將軍趙驤領精卒八千據宛、助平南將軍羊伊距守。昌遣其將黃林率二萬人向豫州、喬逆擊、大破之。林等退東攻弋陽、又遣其將馬武破武昌、害太守。昌自領其眾西攻宛、進攻襄陽、害新野王歆。昌別率石冰東破江、揚二州、又遣其將陳貞、陳蘭、張甫等攻長沙、湘東、零陵諸郡。時昌雖跨帶五州、荊、江、揚、豫、徐樹立牧守、然皆盜桀小人、但以劫掠為務、人情漸離。是歲詔以南蠻校尉劉弘鎮宛、弘遣司馬陶侃、參軍蒯恒、皮初等率眾討昌於竟陵、劉喬又遣將軍李楊、督護尹奉等總兵向江夏。侃等屢與昌戰、大破之、納降萬計、昌乃沈竄于下雋山。明年秋、乃擒之、傳首京師、同黨並夷三族。

## 陳敏

陳敏字令通、廬江人也。少有幹能、以郡廉吏補尚書倉部令史、遷廣陵度支。張昌之亂、遣將石冰等趣壽春、都督劉準惶懼不知所

為、時敏統運兵在壽春、謂準曰、此等本不樂遠戍、故逼迫成賊、烏合之衆、其勢易離、敏請為公破之、準乃益敏兵擊石冰等、敏遂逐北、戰數十合、時冰衆十倍於敏、敏擊之、所向皆克、遂至揚州、廻討徐州賊封雲、雲將張統斬雲降、敏以功為廣陵相、時惠帝幸長安、四方交爭、敏既克石冰、自謂勇略無敵、有割據江東之志、其父聞之、大怒曰、滅我門者、必此兒也、遂以憂卒、敏以喪去職、東海王越當西迎大駕、承制起敏為右將軍、前鋒都督、時越討豫州刺史劉喬、敏引兵會之、與越俱敗於蕭、敏因請東歸收兵、據歷陽以叛、吳王常侍甘卓自洛至、敏使卓假稱皇太弟命、拜敏為揚州刺史、并假顧榮周玘等四十餘人為將郡守、榮等偽從之、敏為息娶卓女、遂相為表裏、揚州刺史劉機、丹陽太守王曠等皆棄官奔走、敏弟昶將精兵數萬據烏江、弟恢率錢端等南寇江州、刺史應邈出奔、弟斌東略諸郡

宋天錫云華譚引義高詞榮先即古其行以況卑戎特屬而外中處隘運而後順吳會仁人口古之方持于甲兵然則名士何貴乎書哉

遂據有吳越之地、敏命僚佐以己為都督江東軍事大司馬楚公封十郡加九錫列上尚書稱自江入河奉迎鑾駕、東海王軍諮祭酒華譚遺榮等書曰、石冰之亂、朝廷錄敏微功、故加越次之禮、授以上將之任、庶有韓盧一噬之效、而本性凶狡、素無識達、貪榮干運、逆天而動、阻兵作威、盜據吳會、內用凶弟、外委軍吏、上負朝廷寵授之榮、下孤宰輔過禮之惠、天道伐惡、人神所不祐、雖阻長江、命危朝露、忠節令圖、君子高行、屈節附逆、義士所恥、王蠋匹夫、志不可屈、於期慕義、隕首燕庭、況吳會仁人、並受國寵、或剖符名郡、或列為近臣、而便辱身姦人之朝、降節逆叛之黨、稽顙屈膝、不亦羞乎、昔龔勝絕粒、不食莽朝、魯連赴海、恥為秦臣、君子義行、同符千載、遂度雅貴、宜獨是安、昔吳之武烈、稱美一代、雖奮奇宛葉、亦受折襄陽、討逆雄氣、志存中夏、臨江[illegible]命訖丹徒、賴先王承運、雄謀天挺、尚內

倚慈母仁明之教，外仗子布廷爭之忠，又有諸葛顧步張朱陸全之族，故能鞭笞百越，稱制南州。然兵家之興，不出三世，運未盈百，歸命入臣。今以陳敏倉部令史，七第頑宂，六品下才，欲擬桓王之高蹤，躡大皇之絕軌，遠度諸賢，猶當未許也。諸君垂頭，不能建翟義之謀，而顧生俛眉，已受羈絆之辱。皇輿東軒，行即紫館，百僚垂纓，雲翔鳳闕，廟勝之謨，潛運帷幄。然後發荊州虎旅，順流東下，徐州銳鋒，南據堂邑，征東勁卒，耀武歷陽，飛檣越橫江之津，泛舟涉瓜步之渚，威震丹陽，擒寇建鄴，而諸賢何顏見中州之士邪。小寇隔津，音符道閡，引領南望，情存舊懷，忠義之人，何世蔑有，夫危而不能安，亡而不能存，將何貴乎。添長循德，情所素貫，彥先垂髮，分著金石，公冑早交，恩紀特隆，令伯義發，親好密結，上欲與諸賢效翼紫宸，建功帝籍，如其不附，亦可泛舟河渭，擊楫清歌，何為辱身小寇之手，以蹈



逆亂之禍乎。昔為同志，今已殊域，往為一體，今成異身，瞻江長歎，非子誰思。願圖良策，以存嘉謀也。敏既凡才，無遠略，一旦據有江東，刑政無章，人懷疑貳，凡子弟內暴，所在為患。顧榮、周玘等憂之，及得諶書，甚慚，遂遣使報徵東大將軍劉準，使發兵臨江，己為內應。準遣揚州刺史劉機等出歷陽討敏，敏使弟昶帥眾數萬次烏江以距之，又遣弟閎為歷陽太守，戍牛渚。敏弟處已知顧榮等有異心，勸敏殺之，敏不從。晉云弟昶勸殺榮，按晉春秋；一說謂處云云，今從晉春秋。昶司馬錢廣，家長城，玘鄉人也，玘潛使殺昶，稱州下已殺敏，敢有動者誅三族。廣因勒兵朱雀橋南，敏使甘卓討之，玘、榮又說卓使背敏。卓從之，遂斷橋收船於南岸，謀共攻敏。敏大怒，乃自率萬餘人討卓，卓人隔水語敏眾曰：本所以戮力陳公者，正以顧丹陽周安豐耳，今皆異矣，汝等何為。敏眾狐疑未決，榮揮眾麾以羽扇，敏眾潰散，敏單騎東奔，追獲

之於江乘，歎曰，諸人誤我，以至今日，謂弟處曰，我負卿，卿不負我，遂斬敏於建康，夷三族，於是會稽諸郡，並殺敏諸弟，無遺焉，

王如

杜曾

杜弢

王機 以上四傳刪

祖約

祖約字士少，祖逖弟也，初以孝廉爲成皋令



永嘉末隨逖過江，元帝稱制，引爲掾屬，與陳留阮孚齊名，後轉從事中郎，典選舉，約妻無男而性妒，約嘗夜寢於外，忽爲人所傷，約疑其妻爲之，求去職，帝不聽，約便從右司馬營東門私出，司直劉隗劾之，後自侍中代逖爲豫州刺史，領逖之衆，然約素無綏馭之才，不爲士卒所附，初范陽李產避亂依逖，見約志趣異常，謂所親曰，吾以北方鼎沸，故遠來就此，冀全宗族，今觀約所爲，有不可測之志，吾託名姻親，當早自爲計，無事復陷身於不義也，爾曹不可以目前之利，而忘長久之策，乃帥子弟十餘人，間行歸鄉里，故負逃脫，石勒屢寇河南，攻襄城城父，圍譙，約不能禦，退屯壽陽，及王敦舉兵，約歸衛京都，率衆逐敦所署淮南太守任台，以功封五等侯，使屯壽陽，爲北境藩扞，後明帝崩，約自以名輩不後郗卞，（約與二人皆一時所稱，卑門長者等）而不豫顧命，又望開府，復不得，及諸所表請，多不見許，遂



懷怨望，又石聰嘗以衆逼之，約屢表請救，而官軍不至，聰退，朝議乃欲作涂塘以遏胡，約（門，是棄我也，壽陽在涂塘外，故云）彌懷憤恚，往往謝客，嗔目攘袂，大非毀朝廷，時蘇峻來兵，遂推崇約，而與執政者爲惡，約聞之大喜，其從子智衍並勸成之，於是命逖子沛內史渙，女壻淮南太守許柳以兵會峻，逖妻，柳之姊也，固諫不從，及峻剋京都，矯詔以約爲侍中太尉尚書令，潁川人陳光率其屬攻之，約左右閻禿

陳云據祖約傳反謂要國氏

蔣云逖妻因涉是見刑，但未於上見弟耳

人云胡奴求義

貌類約，光謂為約而擒之，約踰垣獲免，光奔
於石勒。而約之諸將復陰結於勒，請為內應。
勒遣石聰來攻之，約衆潰，奔歷陽。造兄子渙
攻桓宣于皖城，會毛寶援宣，擊渙敗之。宣軍
趙胤復遣將甘苗從二焦上歷陽，約懼而夜
遁，其將牽騰率衆出降。約以左右數百人奔
於石勒，勒薄其為人，不見者久之，復因程遐
之說，遂收約殺之，以示背叛不臣者，并其親
屬中外百餘人悉滅之，婦女伎妾，分賜諸胡。



初，逖有胡奴曰王安，逖甚愛之。在雍丘，告之
曰：「石勒是汝種類，吾亦不在爾一人。」乃厚資
遣之，遂為勒將。祖氏之誅也，安歎曰：「豈可使
祖士稚無後乎？」乃多將從人於市觀省。逖庶
子道重始十歲，安竊取以歸，匿之，變服為沙
門。及石氏滅，後來歸於江南。

蘇峻

蘇峻字子高，長廣掖人也。少為書生，有才學，
仕郡主簿，舉孝廉。值永嘉之亂，糾合流亡數
千家，結壘本縣。于時豪傑所在
屯聚，而峻最強。峻遣長沙徐瑋宣檄諸屯，示
以王化，又收枯骨而葬之，遠近感其恩義，咸
共宗焉。時曹嶷領青州，表峻為掖令，峻辭疾
不受。嶷又惡其得衆，將討之。峻懼，遂率其所
部泛海南渡。至廣陵，朝廷嘉其遠來，假鷹揚
將軍。以討周堅功，除淮陵內史，遷蘭陵相。太
寧初，更除臨淮內史。及王敦肆逆，尚書令郗
鑒議召峻及劉遐同討敦。敦遣峻兄說峻曰：



「富貴可坐取，何為自來送死。」峻不從，遂率衆
赴京師，頓於司徒故府。沈充、錢鳳謀欲因其
初到疲困，擊之，乃夜渡竹格渚，拔柵將戰。峻
率其將韓晃於南塘橫截，大破之。又隨庾亮
追破沈充。事平，進使持節、冠軍將軍、歷陽內
史，加散騎常侍，封邵陵公，食邑一千八百戶。
峻本以單家聚衆於擾攘之際，歸順之後，既
有功於國，威望漸著，復有銳卒萬人，器械甚
精，朝廷以江外寄之，而峻頗懷驕溢，自負其

詳庾亮傳

衆，潛有異志，得罪之家，有逃死者，峻輒蔽匿之，衆力日多，皆仰食縣官，運漕者相屬，稍不滿其欲，便肆忿言。時明帝崩，委政宰輔，峻閒護軍庾亮欲徵之，遣司馬何仍詣亮曰：討賊外任，遠近從命，至於內輔，實非所堪。亮不從，遂下優詔徵峻爲大司農，加散騎常侍，位特進，以弟逸代領部曲。峻上表曰：昔明皇帝親執臣手，使臣北討胡寇。今中原未靖，無用家爲，乞補靑州界一荒郡，以展鷹犬之用。復不

晉書卷一百　傳七十

許。峻嚴裝將赴召而猶豫未決，參軍任讓謂峻曰：將軍求處荒郡而不見許，事勢如此，恐無生路，不如勒兵自守。峻從之，遂不應命。朝廷遣使諷諭之，峻曰：臺下云我欲反，豈得活耶！我寧山頭望廷尉，不能廷尉望山頭。往者國危累卵，非我不濟，狡兔旣死，獵犬宜烹，但當死報造謀者耳。於是遣參軍徐會結祖約，以討亮爲名。約遣祖渙、許柳率衆助峻。峻遣將韓晃、張健等襲姑孰，進逼慈湖，殺于湖令

陶馥，及振威將軍司馬流。峻自率渙、柳衆二萬人，濟自橫江，次陵口，與王師戰，頻捷，遂據蔣陵覆舟山，縱火焚臺省及諸營寺署，宮城殺沒。峻因縱兵大掠，侵逼六宮，驅役百官，光祿勳王彬等皆被捶撻，令擔負登蔣山。裸剝士女，皆以壞席苫草自鄣，無草者坐地，以土自覆，哀號之聲，震動內外。時官有布二十萬匹，金銀五千斤，錢億萬，絹數萬匹，他物稱是，峻盡廢之。遂大赦，惟庾亮兄弟不在原例。

晉書卷一百　傳七十

以下詳溫嶠陶侃郗鑒王舒等傳

自爲驃騎領軍將軍、錄尚書事，於是改易官司，置其親黨，朝廷政事一皆由之。又遣韓晃宼義興，張健、管商、弘徽等宼晉陵。時溫嶠、陶侃已唱義於武昌，峻聞兵起，用參軍賈寧計，還據石頭，更分兵距諸義軍，所過無不殘滅。遂逼天子幸於石頭，使懷德令匡術守苑城。嶠等旣至，乃築壘於白石。峻率衆攻之，幾至陷沒。初，朝士之在西軍者，皆云峻狡黠有智力，其徒黨驍勇，不可當，若天討有罪，則峻終誅

滅、止以人事言之、未易除也、溫嶠怒曰、諸君怯懦、乃是褒賊邪、及是累戰不捷、嶠亦憚之、後嶠與趙胤率步兵萬人從白石南上、欲挑戰、峻將八千人逆戰、峻遣子碩與其將匡孝以數十騎先薄趙胤、敗之、（薄迫也）峻望見胤走、曰、孝能破賊、我更不如乎、因舍其眾、與數騎北下突陣、不得入、將迴趨白木陂、馬躓、牙門彭世、李千等投之以矛、峻墜馬、斬首臠割之、焚其骨、三軍皆稱萬歲、峻司馬任讓等共立峻弟逸為主、求峻尸不獲、乃閉城自守、匡術以苑城降、韓晃與蘇逸等并力攻術、不能陷、溫嶠等選精銳將攻賊營、碩率驍勇數百渡淮而戰、嶠於陣斬碩、晃等震懼、以其眾奔張健於曲阿、門隘不得出、更相蹈藉、死者萬數、逸為李湯所執、斬於車騎府、管商（商前庾亮降）弘徽等並歸張健、健又疑其貳於己、盡殺之、更以舟師自延陵、將入吳興、揚烈將軍王允之與戰、大破之、獲男女萬餘口、健復與馬雄



韓晃等西趣故鄣、鄣塞參軍李閎率銳兵進之、及於巖山、（帝紀作下茨山）攻之急、健等不敢下、惟晃獨出、帶兩步靫箭、郤據胡牀、彎弓射之、傷殺甚眾、箭盡、乃斬之、健等遂降、並梟其首。

## 孫恩

孫恩、琅邪人、趙王倫嬖孫秀之族也、世奉五斗米道、恩叔父泰師事錢唐杜子恭、而子恭有秘術、嘗就人借瓜刀、其主求之、子恭曰、當即相還耳、既而刀主行至嘉興、有魚躍入船中、破魚得瓜刀、其為神效往往如此、子恭死、泰傳其術、王珣惡之、流泰於廣州、王雅先與泰善、言於孝武、以泰知養性之方、召還、累官至新安太守、王恭之役、泰私合兵眾得數千人、為國討恭、以為晉祚將終、天下兵起、乃扇動百姓、三吳之人多從之、識者皆憚其為亂、以其與會稽世子元顯交厚、莫敢言者、會稽內史謝輶發其謀、誅之、恩逃于海、愚民以泰蟬蛻下化、就海中資給恩、恩乃聚合亡

命得百餘人，以謀復讎。及元顯縱暴，吳會百姓不安，恩因其騷動，自海攻上虞，殺縣令，因襲會稽，害內史王凝之，於是會稽、吳郡、吳興、義興、臨海、永嘉及東陽、新安等凡八郡，一時俱起，殺長吏以應之，旬日之中，眾數十萬。自號征東將軍，號其黨曰長生人。民有不與之同者，戮其嬰孩，死者十七八。於是朝廷震懼，內外戒嚴，遣衛將軍謝琰、鎮北將軍劉牢之討之，並轉鬭而前。吳會承平日久，民不習戰，



又無器械，故所在多被破亡。醢諸縣令，以食其妻子，不肯食者，輒支解之。所過掠財貨，燒倉廩，焚邑屋，刊木堙井，相率聚於會稽，其婦女有嬰累不能去者，囊簏盛嬰兒投於水，而告之曰：「賀汝先登仙堂，我尋後就汝。」初，恩聞八郡響應，告其屬曰：「天下無復事矣，當與諸君朝服而至建康。」既聞牢之臨江，復曰：「我割浙江以東，不失作句踐也。」尋知牢之已濟江，乃曰：「孤不羞走矣。」遂虜男女二十餘萬口，東走，多棄寶物子女於道，牢之等遽於收斂，恩因是得脫逃於海。朝廷以謝琰為會稽，率徐州文武戍海浦。隆安四年，恩復入餘姚，破上虞，進至邢浦。琰遣參軍劉宣之距破之，恩退縮。少日，復寇邢浦，害謝琰。朝遣寧朔將軍高雅之等擊之，恩復還海。於是復遣牢之東屯會稽，吳國內史袁山松築扈瀆壘，緣海備恩。明年，恩復入浹口，雅之敗績，牢之進擊恩，恩復還于海，轉寇扈瀆，害袁山松，仍浮海向京



口。牢之率眾西擊，未達而恩已至，劉裕乃總兵緣海距之。及戰，恩眾大敗，狼狽赴船。尋又集眾，欲向京都，朝廷駭懼，陳兵以待之。恩至新州，不敢進而退，北寇廣陵，陷之，乃浮海而北。劉裕與劉敬宣并軍躡之於郁洲，累戰，恩復大敗，由是漸衰弱，復沿海還南。裕亦隨而邀擊之，復大破恩於扈瀆，恩遂遠進海中。及桓玄用事，恩復寇臨海，臨海太守辛景討破之。恩窮慼，乃赴海自沉，妖黨及妓妾謂之水

仙、投水從死者百數、餘衆復推恩妹夫盧循爲主、元興二年、循寇東陽、劉裕討循、循窘急、乃泛海到番禺、寇廣州、逐刺史吳隱之而自攝州事、號平南將軍、遣使入貢、時朝廷新誅桓氏、中外多虞、乃權假循廣州刺史、義熙中、劉裕伐慕容超、循所署始興太守徐道覆、循之姊夫也、使人勸循乘虛而入、初道覆密欲裝舟艦、乃使人伐船材於南康山、僞云將下都貨之、後稱力少不能得致、即於郡減價賤



賣、居人貪賤、賣衣物市之、如是者數四、故船版大積、及道覆舉兵、按賣券而取、無敢隱者、乃并力裝之、旬日而辦、遂舉衆寇南康廬陵豫章諸郡、害鎮南將軍何無忌、乃連旗而下、戎卒十萬、舳艫千計、又敗衛將軍劉毅於桑落洲、逕至江寧、道覆素有膽決、知劉裕已還、欲乾溪上戰、請於新亭至白石、焚舟而上、數道攻之、循不聽、道覆以循無斷、乃歎曰、我終爲盧公所誤、事必無成、使我得爲英雄驅馳、天下不足定也、循後爲劉裕所敗、還保尋陽、單舸而走、收散卒千餘人、還保廣州、亦先[illegible]孫處從海道據番禺城、循攻之不下、進寇交州、至龍編、刺史杜慧度誘而敗之、遂自投水、慧度取其尸斬之、及其父嘏同黨盡獲、傳首京都、

盧循

譙縱　並刪

史臣曰、惠皇失御、政紊朝危、難起蕭牆、毒



兩京、九州波駭、五嶽塵飛、干戈日尋、戎車競逐、王彌好亂樂禍、挾詐懷姦、命儔嘯侶、伺間候隙、助悖逆於平陽、肆殘忍於都邑、遂使生靈塗炭、神器流離、邦國軫麥秀之哀、宮廟興黍離之痛、豈天意乎、豈人事乎、何醜虜之猖狂、而亂離之斯瘼者也、張昌等或鴟張淮浦、或蟻聚荊衡、招烏合之凶徒、逞豺狼之貪暴、憑陵險隘、偏强江湖、未淹歲稔、咸至誅戮、實自取之、非爲不幸、峻約同惡相濟、生此亂階、

孫盧同類相求，嗣成妖逆，至乃干戈掃地，災沴滔天，雖樊謝之毒被含靈，李郭之禍延宮閣，方向比暴，非是加也。然縱暴舉攢隙，肆彼姦謀，旋踵而亡，無足論矣。

列傳第七十　晉書一百

載記第一　晉書一百一

竟陵鍾　惺原評　　楊李將之翹刪定
婁東張　溥叅校

## 總序

古者帝王，乃生奇類，淳維伯禹之苗裔，豈異類哉。反首衣皮，飡羶飲湩，(多貢反，乳汁也) 而震驚中域，其來自遠。天未悔禍，種落彌繁，其風俗險詖，性靈馳突，前史載之，亦以詳備。軒帝患其干紀，所以徂征；武王竄以荒服，同乎禽獸，而



於露寒之野，候月覘風，覘隙揚埃，乘間騁暴，邊城不得緩帶，百姓靡有寧家。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此言能教訓卒伍，整齊軍甲，邊場既伏，境內以安。然則燕築造陽之郊，秦塹臨洮之險，登天山，絕地脈，苞玄菟，款黃河，所以防夷狄之亂中華，其備豫如此。漢宣帝初，納呼韓居之亭鄣，委以候望，始寬戎狄。光武亦以南庭數萬，徙入西河，後亦轉至五部，連延七郡。董卓之亂，則汾晉之郊蕭然

矣、郭欽騰牋於武帝、江統獻策於惠皇、皆以
爲魏處戎夷、繡居都鄙、請移沙塞之表、定一
殷周之服。統則憂諸并部、欽則慮在盟津。言
猶自口、元海已至。語曰失以毫釐、晉卿大夫
之辱也。聰之誓兵東兼齊地、曜之馳旆西陷
隴山、覆沒兩京、蒸徒百萬、天子陵江、御物分
據地險、趣哲中原、力不能救、劃長淮以北、大
抵棄之、胡人利我艱虞、分鑣起亂、晉臣或阻
兵遐遠、挾武効尤、大凡劉元海以惠帝永興



元年據離石、稱漢、後九年石勒據襄國、稱趙、
張氏先據河西、是歲自石勒後三十六年也、
重華自稱涼王、後一年冉閔據鄴、稱魏、後一
年苻健據長安、稱秦、慕容氏先據遼東、稱燕、
是歲自苻健後一年也、儁始僭號、後三十一
年後燕慕容垂據鄴、後二年西燕慕容沖據
阿房、是歲也乞伏國仁據枹罕、稱秦、後一年
慕容永據上黨、是歲也呂光據姑臧、稱涼、後
十二年慕容德據滑臺、稱南燕、是歲也禿髮

前趙

烏孤據廉川、稱南涼、段業據張掖、稱北涼、後
三年、李玄盛據敦煌、稱西涼、後一年、沮渠蒙
遜殺段業、自稱涼、後四年、譙縱據蜀、稱成都
王、後二年赫連勃勃據朔方、稱大夏、後二年
馮跋殺離班、據和龍、稱北燕、提封天下、十喪
其八、莫不龍旌帝服、建社開祊、華夷咸暨、人
物斯在、或篡通都之鄉、或擁數州之地、雄圖
內卷、師旅外并、窮兵凶於勝負、諠人命於鋒
鏑、其爲戰國者一百三十六載、抑元海爲之



禍首云、

劉淵

張云曹侯既謀誅帝佇討董卓亦自
托飾義後見漢室分崩逞逆羯人臣
禮為能臣不得郎退爲奸逆劑才郎
奇僥操詭亚国家無事假一將軍寰
鼓行逞陸太平日久老死秦涼關耳
夲陽駛貫后交敗詐王爭攻首不能
用劉劉必反而闘哥矣莕帝王盜賊
所爭者時苟非紅臣詵發國難非類
異心为能責
以守死共

劉淵字元海、新興匈奴人、冒頓之後也、初
漢高祖以宗女妻冒頓、約爲兄弟、故其子孫

元海解論國號為漢追尊劉禪一字乃為稱始謂淵諱之

蔣云魏未聞漢光有一詞可證在於右賢王以前魏晉未嘗置五部都尉以亂

晉書作之理應議從歟

逐日姓劉氏。建武初入居西河美稷，今離石左國城，即單于所徙庭也。中平中，單于羌渠使子於扶羅將兵助漢，討平黃巾。會羌渠為國人所殺，於扶羅以其衆留漢，自立為單于。屬董卓之亂，寇掠太原、河東，屯河內。於扶羅死，弟呼廚泉立，以於扶羅子劉為左賢王，即淵之父也。魏武分其衆為五部，以豹為左部帥，其餘部帥亦以劉氏為之。太康中改置都尉，是時五部雖分處，然皆家居晉陽汾澗之

晉書卷一百一　載記四

濱。豹妻呼延氏，於魏嘉平中十三月（十六國春秋作十五月）而生淵，左手文有其名，遂以名焉。幼而好學，師事上黨崔游，博習經史，尤好春秋左氏傳及孫吳兵法。嘗謂同門生朱紀、范隆曰：吾常鄙隨陸無武，絳灌無文。（謂隨何陸賈絳侯周勃灌將軍英也）一物之不知，固君子所恥也。隨陸遇高皇而不能建封侯之業，絳灌遇太宗而不能興庠序之教，豈不惜哉。於是兼學武事。及長，猿臂善射，膂力過人，姿貌魁偉。為任子在洛陽。

蔣云以備見為患曰是非常人若明讒間圖之而進讒意便殺

太原王渾及子濟皆重之，又屢為之於武帝。帝召與語，悅之。濟曰：淵有文武才幹，陛下若任以東南之事，吳會不足平也。孔恂、楊珧進曰：臣觀淵才器少比，陛下若輕其衆，不足以成事；若假之威權，平吳之後，恐其不復北渡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臣竊為陛下寒心。帝默然。後秦涼覆沒，帝嘗問將於上黨李熹。熹曰：陛下誠能發匈奴五部之衆，假劉淵一將軍之號，使將之而西，樹機能何慮之有。孔

晉書卷一百一　載記五

恂曰：淵果平樹機能，則涼州之患方更深耳。帝乃止。時淵與東萊王彌善，彌從洛陽東歸，淵餞之九曲之濱，泣謂彌曰：王、李以鄉曲見知，每相稱達，適足為患耳。因歔欷流涕。齊王攸聞之，言於帝曰：陛下不除劉淵，臣恐并州不得久寧。王渾進曰：淵乃長者，渾為君王保明之。且大晉方表信殊俗，奈何以無萌之疑殺人侍子乎？何德度之不弘也。帝曰：渾言是也。會豹卒，以淵代為左部帥。太康末，拜

北部都尉淵輕財好施，傾心接物，五部俊傑，幽冀名儒，皆往歸之。永熙元年，以淵為建威將軍、五部大都督，封漢光鄉侯。元康末，坐部民叛出塞免官。成都王穎鎮鄴，表淵行寧朔將軍、監五部軍事。惠帝失馭，寇盜蜂起，淵從祖故北部都尉右賢王劉宣等竊議曰：「漢亡以來，我單于雖有虛號，無復尺寸之業，自諸王侯，降同編戶，今吾眾雖衰，猶不減二萬，奈何斂首就役，奄過百年，左賢王淵英武超世，

晉書卷一百一 載記一

天苟不欲興匈奴，必不虛生此人也。今司馬氏骨肉相殘，四海鼎沸，方當興我邦族，復呼韓邪之業，此其時矣。」於是共推淵為大單于，乃使其黨呼延攸詣鄴，以謀告之。淵請歸會葬，穎弗許，乃令攸先歸，告宣等招集五部，引會宜陽諸胡，聲言應穎，實背之也。及王浚、東嬴公騰起兵伐穎，淵說穎曰：「今二鎮跋扈，眾餘十萬，恐非宿衛及近都士庶所能禦之，請為殿下還說五部，以赴國難。」穎曰：「五部之眾，果可發不？縱能發之，鮮卑、烏丸，勁速如風雲，何易可當邪？吾欲奉乘輿還洛陽，避其鋒銳，徐傳檄天下，以逆順制之，君意何如？」淵曰：「殿下武皇帝之子，有殊勳於王室，威恩光著，四海之內，孰不思為殿下盡死力者！何難發之有！王浚豎子，東嬴疏屬，豈能與殿下爭衡邪！殿下一發鄴宮，示弱於人，洛陽不可復而至；雖至洛陽，威權不復在殿下也。願殿下勉撫士眾，靖以鎮之，淵請為殿下以二部摧東

晉書卷一百一 載記一

嬴，三部梟王浚，二豎之首，可指日而懸矣。」穎悅，拜淵為北單于、參丞相軍事。淵至左國城，劉宣等上大單于之號，二旬之間，眾已五萬，都于離石。王浚使將軍祁弘率鮮卑攻鄴，穎敗，挾天子南奔洛陽。淵曰：「穎不用吾言，逆自奔潰，真奴才也。然吾與其有言矣，不可不救。」於是命劉景、劉延年等率步騎二萬，將討鮮卑。劉宣等固諫止之。時明晉之民，歸淵者甚眾。淵乃遷都左城國，謂群臣曰：「大丈夫當如

崇岡峻阜何能爲培塿乎夫帝王豈有常哉
大禹出於西戎文王生於東夷顧惟德所授
耳今見衆十餘萬皆一當晉十鼓行而摧亂
晉猶拉枯耳上可成漢高之業下不失爲魏
氏況漢有天下世長恩結於人是以昭烈崎
嶇於一州之地而能抗衡於天下吾又漢氏
之甥約爲兄弟兄亡弟紹不亦可乎乃建國
號曰漢劉宣等請上尊號淵曰今四方未定
且可依高祖稱漢王於是即漢王位赦其境



內改年號元熙追尊安樂公禪爲孝懷皇帝作
漢三祖五宗神主而祭之立其妻呼延氏爲
王后置百官上永嘉二年遂入都蒲子河東平
陽屬縣壘壁盡降時汲桑起兵趙魏上郡鮮
卑陸逐延氐酋單徵晉作大單于依據書時酋長皆謂之大職即淵莫單氏女于行字也及王彌石勒等相次降之淵悉
假其官爵自僭即皇帝位大赦改元永鳳以
其子和封梁王凡劉氏以親疎爲等悉封郡
縣王異姓以勲謀爲差皆封郡縣公侯太史

令宣于修之晉春秋作鮮于修之按諸本有鮮于而無宜于姓言於
淵曰陛下雖龍興鳳翔奄受大命然遺晉未
殄皇居仄陋紫宮之變猶鍾晉氏永嘉三年正月熒惑犯紫微紫微即紫宮也不出三年必克洛陽蒲子崎嶇
非可久安平陽氣象方昌請徙都之淵從之
於汾水中得玉璽文曰有新保之蓋王莽時
璽也得者因增淵海光三字淵以爲己瑞赦
改年河瑞命其子聰與王彌進寇洛陽大敗
而還淵素服迎師是冬復大發卒遣聰彌與



劉曜劉景等率精騎五萬寇洛陽使呼延翼
率步卒繼之敗王師於河南宣于修之又言
于淵曰歲在辛未當得洛陽今晉氣猶盛大
軍不歸必敗淵馳遣黃門郎傅詢召聰等還
王彌出自轘轅東海王越遣薄盛等追擊彌
戰于新汲彌師敗績於是撤蒲阪之戍還平
陽立其妻單氏爲皇后子和爲皇太子大赦
淵寢疾將爲顧託之計以劉歡樂爲太宰劉
洋爲太傅劉延年爲太保聰爲大司馬大單

于延錄尚書事，置單于臺於平陽西。及疾篤，召歡樂等入禁中受遺詔輔政。以永嘉四年死。和即位，聰殺之。淵在位六年，偽謚光文皇帝，廟號高祖，墓號永光陵。

晉書卷一百一 載記十一

載記第一　晉書一百一　終

# 載記第二　晉書一百二　三徑藏書

竟陵鍾惺原評
檇李蔣之翹刪定
虎城余蟠校

## 劉聰

原云劉聰一謔恩剛人耳然觀其爲劉后起救陳元達切諫王自鎮於褐其后下外有骨鯁之臣劉后手疏密然后則違官知無以過也而聰亦幸納其言以悉自克屑各小懺輒悔一分其求亦有自矣

劉聰字玄明，一名載，淵第四子也。幼而聰悟，好學，善屬文，能彎弓三百斤，膂力驍捷，冠絕一時。弱冠游京師，名士莫不與交。初為成都王穎積弩將軍。淵為北單于，立為右賢王，還右部。及即大單于位，更拜鹿蠡王。淵死，聰既殺其兄和，群臣送勸即尊位。聰初讓其弟北海王乂，乂與公卿泣涕固請，聰久而許之，曰：「乂及群公正以四海未定，禍難尚殷，貪孤年長故耳。此國家之事，孤敢不祗從。今便欲遠遵魯隱，待乂年長，復子明辟。」於是以永嘉四年僭位，大赦，改元光興。尊淵妻單氏曰皇

晉書卷一百二 載記十

晉懷帝紀

太后，其母張氏爲帝太后，又爲皇太弟領大單于、大司徒，其妻呼延氏爲皇后，封其子粲爲河內王。冊遣粲及王彌、劉曜等寇洛陽，率衆四萬，遂長驅入洛川，出轘轅，周旋汝、陳、汝、潁之間，陷壘壁百餘。冊陽太后單氏，乂之母也，年尚少，姿色絕麗，聰烝之，乂屢以爲言，單氏慙恚而死，乂寵因是漸衰，然以單氏故，未之廢也。又尊母爲皇太后，署其呼延晏爲前軍大將軍，配禁兵二萬七千，自宜陽入洛



川，命王彌、劉曜、石勒皆進師會之。晏比及河南，王師前後十二敗，及彌等至，復與晏會圍洛陽，宣陽門陷，彌、晏入于南宮，升太極前殿，縱兵大掠，曜於是害諸王公及百官已下三萬餘人，於洛水北築爲京觀，遷帝及惠帝羊后、傳國六璽于平陽。聰大赦，改年嘉平，以帝爲特進左光祿大夫平阿公。又遣趙染、劉雅率騎二萬攻南陽王模于長安，害之。劉曜既寇長安，安定太守賈疋來襲，謀復晉室，率衆

據懷帝紀及劉聰傳作賈疋誤

五萬攻曜，扶風太守梁綜及麴特、竺恢等亦率衆十萬會之，與戰，曜大敗，特等攻劉粲于新豐，粲還平陽。時閻鼎等奉秦王爲皇太子，入雍城，關中戎晉莫不響應。聰妻呼延氏死，將納其太保劉殷女，其弟乂固諫，聰更訪之於太宰劉延年、太傅劉景，皆曰：「太保自云周劉康公之後，與陛下殊源，納之何害。」聰悅，拜殷二女爲左右貴嬪，位在昭儀上，又納殷女孫四人爲貴人，位次貴嬪，於是六劉之寵傾



於後宮，聰稀復出外，事皆中黃門納奏，左貴嬪決之。聰假懷帝儀同三司，封會稽郡公，庾珉等以次加秩。聰引帝入讌，謂帝曰：「卿爲豫章王時，朕嘗與王武子相造，武子示朕於卿，卿言聞其名久矣，以卿所製樂府歌示朕，謂朕曰：『聞君善爲辭賦，試爲看之。』朕時與武子俱爲盛德頌，卿稱善者久之。又引朕射于皇堂，朕得十二籌，卿與武子俱得九籌，卿贈朕柘弓、銀研，卿頗憶否？」帝曰：「安敢忘之，但恨爾

日不早識龍顏聰曰卿家骨肉何相殘如此
帝曰此殆天意非人事也大漢將應天受命
故爲陛下自相驅除且臣家若能奉武皇之
業九族敦睦陛下何由得之至日夕乃出以
小劉貴人妻帝謂帝曰此名公之孫也卿善
遇之是時聰以魚蟹不供斬都水使者王攄
作溫明徽光二殿不成斬將作大匠靳陵又
游獵無度觀魚於汾水昏夜不歸中軍王彰
諫曰比觀陛下所爲臣實痛心疾首今愚民



係漢之心未專而思晉之懷猶盛劉琨咫尺
刺客縱橫帝王輕出一夫敵耳願陛下改往
修來則億兆幸甚聰大怒命斬之王夫人叩
頭乞哀乃囚之王夫人即彰女也聰母以聰刑怨過
差三日不食乂粲輿櫬切諫聰怒曰吾豈
桀紂而汝等生來哭人其太宰劉延年及諸
公卿列侯百有餘人皆免冠涕泣固諫聰慨
然曰朕昨大醉非其本心微公等言之朕不
聞過各賜帛使侍中持節赦彰而謝之劉曜

詳傳所無　詳劉琨傳　前云陳元達之直諫傳虎之言晉書無此人

佗爲飽侍等所敗聰遣使于粲攻司徒傅祗
于三渚使其右將軍劉參攻郭默于懷城祗
病卒城陷遷祗孫純粹并其二萬餘戶于平
陽聰又遣粲及曜攻劉琨於晉陽破之時代
王猗盧遣衆數萬救晉陽琨收散卒千餘爲
之鄉導與曜戰于汾東曜墜馬中流矢身被
七創討虜傅虎以馬授曜曜不受曰卿當乘
以自免吾創已重自分死此虎泣曰小人蒙
大王識拔至是常思効命今其時矣且漢室



始基天下可無虎不可無大王也乃扶曜乘
馬驅令渡汾自還戰死曜入晉陽夜與劉粲
等掠百姓踰蒙山遁歸猗盧率騎追之戰于
藍谷粲敗績及建興元年正旦聰讌于光極
前殿逼帝青衣行酒殺害庾珉王儁等故晉
臣十餘人帝亦被弒大赦復以劉夫人爲貴
人立左貴嬪劉氏爲皇后聰將爲劉氏起鷁
儀樓于後庭鷁鳳郎宇廷尉陳元達切諫以爲天
生蒸民而樹之君者使爲之父母以刑賞之

不欲使殿屎黎元而務逞一人。晉氏失德，大
漢災之，蒼生引領，庶幾息肩，是以光文皇帝
靖言惟茲，痛心疾首，身衣大布，居不重茵，先
皇后嬪，服無綺綵，無他，愛民過也。今陛下踐
阼以來，已興殿觀四十餘所，重之以饑饉疾
疫，死亡相屬，兵疲於外，民怨於內，為之父母，
固若是乎。伏聞將營儀中宮新立，尤實非
宜者。太宗承高祖之業，以四海之富，尚以百
金之費而輟露臺，歷代垂美，為不朽之迹。今



陛下之所有不過太宗二郡地耳，戰守之備
者豈唯匈奴南越而已哉。而宮室之侈乃至
於此，此臣所以敢昧死犯顏色，冒不測之
禍者也。聰大怒曰：吾為天子營一室，何關汝
鼠子乎。將出斬之，并其妻子同梟東市，使群
鼠共穴。時聰在逍遙園李中堂，元達因抱堂
下樹叫曰：臣所言者，社稷之計也，而陛下殺
臣。朱雲有云：臣得與龍逢比干遊於地下，足
矣。元達先鎖腰而入，及至，即以鎖繞樹，左右

考異云此與朱雲折檻事甚相類[illegible]

曳之不能動。聰怒甚。大司徒任顗等叩頭出
血，劉氏聞之，密遣中常侍私勅左右停刑，手
疏上言：今宮室已備，無須更營，四海未一，宜
愛民力，廷尉之言，社稷之福也，陛下宜加封
賞，而更誅之，四海謂陛下何如哉。夫忠臣進
諫者，固不顧其身也，而人主拒諫者，亦不顧
其身也。陛下為妾營殿而殺諫臣，使忠良結
舌者由妾，遠近怨怒者由妾，公私困弊者由
妾，社稷阽危者由妾，天下之罪皆萃於妾，妾

[illegible]不能命以寫[illegible]不若聽之待元達也

陳云劉氏表切[illegible]而惻



何以當之。妾觀自古敗國喪家，未始不由婦
人，心常疾之，不意今日身自為之，使後世視
妾由妾之視昔人也，古由猶妾，誠無面目復
奉巾櫛，願賜死此堂，以塞陛下之過。聰覽之
變色。任顗叩頭流涕不已。聰徐曰：朕比年以
來，微得風疾，喜怒過差，不復自制。元達忠臣
也，朕未之察，諸公乃能破首明之，誠得輔弼
之義也，朕愧戢于心，何敢忘之。命顗等冠履
[illegible]引元達上，以劉氏表示之，曰：外輔如公

又云任顗等[illegible]

蔣云殺次分晉處詞調似左氏

內補如后、朕復何憂、陽頭等發分有差、更命逍遥園曰納賢園，李中堂曰愍賢堂。時愍帝即位于長安，聰遣劉曜及司隸喬智明武牙李景年等入寇，命趙染率衆赴之。時大都督麴允據黃白城，累爲曜、染所敗。染謂曜曰：麴允率大衆在外，長安空虛，可襲也。曜因以精騎五千配染而進，王師敗於渭陽。染夜入長安外城，帝奔射鴈樓，染焚燒龍尾及諸軍營，殺掠千餘人，旦退屯逍遥園。麴允率衆襲

晉書斠注卷一百二 載記八

曜，連戰敗之，曜歸平陽。明年，曜復次渭汭，趙染次新豐，索綝自長安東討染。染有輕綝之色，長史魯徽曰：晉之君臣自知強弱不同，必致死於我，弗可輕也。困獸猶鬭，況於國乎。染曰：以司馬模之強，吾取之如拉朽，綝小豎，豈能汚吾馬蹄刀刃邪。旋率精騎數百逆之，曰要當獲綝而後食。與戰，敗歸。悔曰：吾不用魯徽之言，以至於此，何面見之。先命斬徽。徽曰：將軍愎諫以取敗，乃復忌前害勝，忌前忌人任前害勝害勝已析誅忠良以逞忿，猶有天地，將軍其得死於枕席乎。叱刑者曰：令吾面東向。曜聞之曰：蹄涔不容尺鯉，染之謂也。俄而徵曜輔政，進染寇北地，麴允拒之，染衆中弩死。聰以粲爲相國，總百揆，大赦境內，改年建元。雨血於其東宮延明殿，徹瓦在地者深五寸。劉乂惡之，以訪其太傅崔瑋、太保許遐。瑋、遐對曰：主上往以殿下爲太弟者，蓋以安衆望也，志在晉王久矣。王公已下莫不希旨歸之。相國之位，自魏

晉書斠注卷一百二 載記九

武已來，非復人臣之官。今忽以晉王居之，羽儀威尊，踰於東宮，萬機之事，無不由之。此事勢去矣。殿下不得立明也。然非止不得立而已，不測之危，在於旦夕，宜早爲之所。四衛精兵不減五千，相國輕佻，正須一剌客耳。殿下但當有意，二萬精兵立便可得，鼓行向雲龍門，宿衞之士，孰不倒戈奉迎，大司馬不慮爲異也。乂弗從，乃止。東宮舍人荀裕告瑋、遐等勸乂反，聰於是收瑋、遐等於獄，假以他事殺

之、使寇威卜抽監守東宮逆禁又朝賀是歲
聰納中護軍靳準二女月光月華乃立月光
為上皇后、立劉貴妃為左皇后、月華為右皇
后、陳元達以為三后並立、非禮也、極諫不納、
于何、月光以穢行聞、陳元達奏之、聰不得已
廢之、月光慚恚自殺、聰恨元達。時聰中常侍
王沉宣懷俞容中宮僕射郭猗等、皆寵幸用
事、聰游宴後宮、或三日不醒、或百日不出、自
去冬不視朝、政事一委於粲、惟殺生除拜、乃

晉書卷一百二　載記十

使沉等白之、沉等多不白而率以其私意取
決、故勳舊或不敘、而姦佞小人有數日至二
千石者、軍旅歲興、將士無錢帛之賞、後宮之
家、賜及僮僕、動至數千萬、沉等車服宅宇皆
踰于諸王、子弟中表布衣為守令者三十餘
人、皆貪殘為民害。時聰又出臨上秋閤、誅其
特進綦毋達太中大夫公師彧尚書王琰田
歆少府陳休左衛卜崇大司農朱誕等、皆沉
等所忌也。侍中卜幹泣諫曰、陛下方隆武宣

之化、欲使幽谷無考槃、奈何先誅忠良、令一
日尸七卿、詔尚在臣、間猶未宣露、且陛下直
欲誅之耳、不暴其罪狀、何以示四海、此豈是
帝王三訊之法邪、因叩頭流血、王沉叱幹曰、
卜侍中欲距詔乎、聰拂衣而入、免幹為庶人。
太宰劉易及大將軍劉敷御史大夫陳元達
詣闕諫曰、王沉等矯弄詔旨、欺誣日月、內諂
陛下、外佞相國、威權之重、侔於人主、多樹姦
徒、殘毒忠善、知琰等之忠、必盡節於陛下、恐

晉書卷一百二　載記十一

發其姦、故巧為誣陷、陛下不察、猥加誅戮、恐
感穹蒼、痛入九泉、四海悲惋、賢愚傷懼、況今
遺晉未殄、巴蜀未賓、石勒潛有跨趙魏之志、
曹嶷密有王全齊之心、而復以沉等助亂大
政、陛下心腹四支、何處無患、復誅巫咸、戮扁
鵲、臣恐遂成膏肓之疾、後雖欲療之、其如病
何、請免沉等官、付有司定罪、聰以表示沉等、
笑曰、是兒等為元達所引、遂成癡也、聰更以
訪粲、粲盛稱沉等忠清、乃心王室、聰大悅、封

沉等爲列侯。太宰劉易詣闕又上疏固諫，聰
大怒，手壞其表。易遂忿恚而死。元達哭之悲
慟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吾既不復能言，安
用此默默生乎！」歸而自殺。聰又立樊氏爲上
皇后，卽張氏之侍婢也。時四后之外，佩皇后
璽綬者七人。嬖寵用事，刑賞紊亂。劉敷屢泣
言之，聰不納，怒曰：「爾欲得使汝公死乎，朝朝
夕夕，生來哭人！」敷憂忿發病而死。時河東大
蝗，唯不食黍豆。靳準率部民收而埋之，哭聲

聞十餘里，後乃鑽土飛出，復食黍豆。平陽大
饑，司隸部民奔于冀州二十萬戶，石勒遣其
將石越招納之。聰因遣使讓勒，勒不受命，潛
與曹嶷相結。至是聰昏虐愈甚，嘗與群臣宴
于光極前殿，引見其太弟乂，容貌毀瘁，鬢髮
蒼然，涕泣陳謝。聰亦對之悲慟，縱酒極歡，待
之如初。四年，劉曜逼長安，陷其外城，將兵中
微共、愍帝使侍中宋敞送牋于曜，帝肉袒牽
羊，輿櫬銜璧出降。及至平陽，聰以帝爲光祿

大夫、懷安侯，使粲告于廟，大赦，改年麟嘉、勰
允自殺。初，靳準合宗共前事王沉、宗郭猗嬖
準，素有憾於劉乂，乃共說相國粲害乂，粲納
之，先命卜抽引兵去東宮，至是使其黨王平
詐乂曰：「適奉中詔云，京師將有變，勅裹甲以
備之。」乂以爲然，令命宮臣裹甲以居。粲馳遣
告沉、準等，準白聰曰：「太弟將爲亂，已裹甲矣。」
聰大驚曰：「豈有此乎？」沉等同聲曰：「臣等久聞，
但恐言之陛下弗信。」於是使粲圍東宮，粲遣

沉、準收氐羌酋長十餘人窮問之，乂爲大單于，氐羌酋長屬焉，故皆服事東宮。皆懸首高格，燒鐵灼目，乃自誣
與乂謀反。聰謂沉等曰：「今而後吾知卿等之
忠也。當念知無不言，勿恨往日言不用也。」於
是誅乂素所親厚大臣及東宮官屬數十人，
皆靳準及閹豎所怨者。廢乂爲北部王，粲
使準賊殺之。聰聞乂死，哭之慟曰：「吾兄弟止
餘二人而不相容，安能使天下知吾心邪？」乃
立粲爲皇太子，大赦殊死已下。聰校獵上林

以帝行車騎將軍，戎服執戟前導，行三驅之
禮。粲言於聰曰：今司馬氏跨據江東，趙固、李
矩同逆相濟，興兵聚衆者皆以子鄴爲名，不
如除之，以絕其望。聰然之。趙固與郭默攻其河
東，至於絳邑，右司隸部民盜牧馬負妻子奔
之者三萬餘人。騎兵將軍劉勳追討之，殺萬
餘人。固、默引歸。劉頭巡擊之，爲固所敗，粲帥
共將劉雅等伐固，次小平津，固揚言曰：要當
生縛劉粲以贖天子。聰聞而惡之。帝因被弑



於平陽。中常侍王沈養女年十四，有妙色，
聰立爲左皇后。尚書令王鑒、中書監崔懿之、
中書令曹恂等諫曰：臣聞王者立后，比德乾
坤，生承宗廟，母臨天下，亡配后土，執饋皇姑，
必擇世德名宗，幽閑淑令，乃副四海之望，稱
神祇之心。孝成任心縱欲，以趙飛燕爲后，使
皇統亡絕，社稷淪傾，此前鑒也。從麟嘉以來，
亂淫於色，縱沈之弟女，刑餘小醜，猶不可塵
瀆汙清廟，況其家婢邪！六宮妃嬪皆公子

公孫，奈何一旦以婢主之？何異象榱玉質而
對腐木朽楹哉！聰覽之大怒，使宣懷謂粲曰：
鑒等小子慢侮國家，狂言自口，無復君臣上
下之禮，其速考竟。於是收鑒等送市。金紫光
祿大夫王延馳將入諫，門者弗通。鑒等臨刑，
王沈以杖叩之曰：庸奴復能爲惡乎？乃公何
與汝事！鑒瞋目叱之曰：豎子！滅大漢者，坐汝鼠
輩與靳準耳！懿之曰：靳準梟聲鏡形，必爲國
患，汝既食人，人亦當食汝。皆斬之。聰又立其



中常侍宣懷養女爲中皇后。[illegible]
時元帝太興元年也。聰在位九年，僞謚曰昭
武皇帝，廟號烈宗。子粲既嗣僞位，改元漢昌。
時聰后靳氏、樊氏、宣氏、王氏等年皆未之卄，
粲多行無禮，無復哀戚。靳準將有異謀，私於
粲曰：聞諸公將行伊霍之事，謀先誅太保呼延晏及
臣，以大司馬統萬機，陛下宜蚤圖之。粲弗納。
準懼，使二靳承間言之，粲乃收大司馬劉驥
等，大行誅戮，太傅朱紀、太尉范隆出奔[illegible]

也粲治兵於上林謀討石勒以靳準爲大將軍錄尚書事粲荒耽酒色軍國之事一決於準時準將作亂以其女謀之于王延延弗從馳將告之遇靳康劫延以歸準遂勒兵入宮升其光極前殿下使甲士執粲數而殺之劉氏男女無少長皆斬東市發掘聰墓焚燒其宗廟準自號大將軍漢天王置百官謂安定胡嵩曰自古無胡人爲天子者今以傳國璽付汝還如晉家嵩不敢受又欲以王延爲左

晉書卷一百二　載記二

光祿大夫延罵曰屠各逆奴何不速殺我以吾左目置西陽門觀相國之入也右目置建春門觀大將軍之入也準怒殺之



載記第三　　　　　晉書一百三

竟陵鍾・惺原評　　僞李將之趙制定

同郡何其仁參校

劉曜

永天如云世猶劉曜巧劉中與及石勃來敔雖改酒數斗馬陷石渠爲石垪所敍米夷殺之昔曜少時聰日爲匪匪妣武化倚許以英雄閃海以今館之情一醉人付何足與夫悽慾之狀事皆出鸎雅無道視聰少剛豎報施當姝然陷洛陽而乾儀昭長安而執慾者服也稱執之聰秋之君子罪二賊均乎拭矢即曜滿不及聰而華居儒生三子其亂人倫厚中國晉中

聰之尊媚多后手酌戎杯旋遭淪天貴嚴朗不逾十年自古豈有長治者哉

劉曜字永明淵族子也生而眉白目有赤光少孤見養於淵幼而聰慧有奇度及長儀觀魁偉性拓落高亮與衆不群讀書善屬文鐵厚一寸能射而洞之常自比樂毅蕭曹時人莫之許也惟劉聰重之每曰永明世祖魏武之流何數公足道哉弱冠游洛陽坐事當誅亡匿朝鮮遇赦歸自淵世頻歷顯職後拜相國

舞二元乃僭號尚不肯羽他人祖北是劉曜大降旗來傳會者可系

都督中外軍事鎮長安靳準之難自長安赴之至於赤壁太保呼延晏等自平陽奔之與太傅朱紀等上尊號曜以大興元年僭即皇帝位大赦惟準一門不在赦例改元光初以朱紀領司徒呼延晏領司空范隆以下悉復本位使劉雅劉策次於汾陰與石勒為掎角之勢以共討準及靳氏滅明年徙都長安立其妻故晋皇后羊氏為皇后子熙為皇太子某曜諸子及宗室皆封為王繕宗廟社稷南



北郊下書曰吾之先興於北方光文立漢宗廟以從民望今宜改國號以單于為祖亟議以聞群臣奏光文始封盧奴伯陛下又王中山中山趙分也請改國號曰趙晋作以水承晋金行故曰趙從之以冒頓配天淵配上帝大赦屏各路松多起兵於新平扶風聚眾數千附於南陽王保曜遣其將劉雅攻之不克曜率中外精銳以赴之松多奔隴城保懼遷於桑城又曜將解虎及長水校尉尹車謀反與巴酋句徐庫

彭等相結事發虎車皆伏誅曜乃囚庫彭等五十餘人於阿房將殺之光祿大夫游子遠諫曰聖王用刑惟誅元惡而已不宜多殺爭之叩頭流血曜怒囚子遠而盡殺庫彭等尸諸市十日乃投於水於是巴氐盡叛推巴酋句渠知為主四山羌氐巴羯應之者三十餘萬關中大亂城門晝閉子遠又從獄表諫曜手毀其表曰大荔奴大荔戎種落名子遠蓋戎出也不憂命在須臾猶敢如此嫌死晚邪叱左右速殺之



劉雅朱紀呼延晏等諫曰子遠幽囚禍在不測猶不忘諫諍忠之至也陛下縱弗能用奈何殺之若子遠朝誅臣等亦暮死以彰陛下之咎天下皆當去陛下矣陛下復與誰居乎曜意解乃赦之於是勅內外戒嚴將親討渠知子遠進曰陛下誠能納愚臣計者不勞大駕一月中可清定也曜曰卿試言之子遠曰彼匪有大志希竊非望也但逼於陛下峻網耳今死者不可追莫若赦諸逆人家老弱沒

子遠能撫　戮又能撫　此有才有才

奚官者，使迭相撫育，聽其復業，彼既得生路，不降何待？若其中自以罪重不即下者，願假臣弱兵五千，以為陛下梟之。不然，今反者彌川被谷，雖以天威臨之，恐非年歲可除耳。」曜大悅，以子遠為車騎大將軍都督征討軍事。大赦境內。子遠次於雍城，降者十餘萬。進軍安定，氐羌悉下，惟句氐宗黨五千餘家保於陰密，進攻平之，遂振旅迴隴右。先是，氐羌十餘萬落保險不降，其酋虛除權渠自號秦王。



子遠進師至其壁下，權渠率眾距之，五戰皆敗。權渠欲降，其子伊餘大言於眾曰：「往劉曜自來，猶無若我何，況此偏師，何為降也！」乃率勁卒五萬，晨壓子遠壘門。左右勸戰，子遠曰：「伊餘勇悍，當今無敵，所將之士，復精於我，又其父新敗，怒氣甚盛，其鋒銳不可擬也。不如緩之，使氣竭而擊之。」乃堅壁不戰。伊餘有驕色，子遠候其無備，夜誓眾蓐食，旦值大風塵霧，子遠曰：「天贊我也！」躬先士卒，掃壁而出，遲明覆

之，生擒伊餘，悉俘其眾。權渠大懼，被髮剺面而降。子遠啟曜以權渠為征西將軍、西戎公，分徙伊餘兄弟及其部落二十餘萬口於長安。曜大悅，讌群臣於東堂，語及平生，泫然流涕，遂下書贈崔岳、曹恂、王忠、劉綏等，皆為公侯，訪其子孫，授之以土。初，曜之亡，與曹恂奔於劉綏，綏匿之於書匱，載送於忠，忠送之朝鮮，歲餘，飢窘，變姓名，客為縣卒。岳為朝鮮令，異而問之。曜自首流涕求哀，岳曰：「卿謂崔



元嵩不如孫賓碩乎？何懼之甚也！今詔捕卿甚峻，然此縣幽僻，勢能相濟，縱有急，不過解印綬與卿俱去耳。勿為過憂。大丈夫處身立世，鳥獸投人，要欲濟之，而況君子乎！」又當從容謂曜曰：「劉生姿宇神調，命世才也，四海脫有微風搖之者，英雄之魁，卿其人矣。」曜故德之。曜立太學，簡民之神志可教者千五百人，選儒臣以教之。作酆明觀及西宮，起陵霄臺於滈池，又於霸陵西南營壽陵。侍中喬豫、和

芭上疏諫，以爲衛文公承亂亡之後，宗廟社稷，流漂無所，而猶上候營室，以構楚宮，彼其急也，猶尚若茲，故能興康叔之迹，以延九百之慶也。前奉詔書營鄴明觀，市道芻蕘咸以非之曰，一觀之功，可以下涼州矣，今又欲擬阿房而建西宮，模瓊臺而起陵霄，其爲勞費億萬，若以資軍旅，乃可吞吳蜀，而翦齊魏矣。又聞勅旨將營建壽陵，周廻四里，下深二十五丈，以銅爲棺椁，黃金飾之，恐此功費，非國



內所能辦也。且秦始皇下錮三泉，土未乾而發毀，自古無有不亡之國，不掘之墓，故聖王知厚葬之招害也，故不爲之。陛下奈何於中興之日，而蹤亡國之事乎。曜覽之大悅，下書曰，二侍中懇懇，有古人之風烈，可謂社稷之臣也。其悉罷宮室諸役，壽陵制度一遵霸陵之法，封豫安昌子，芭平輿子，並領諫議大夫，可敷告天下，使知區區之朝，思聞過也。又省酆水囿以與貧戶。時終南山崩，長安人劉終

擇云時自謂趙白晃表作洞不此其得王人名到終亦復有意若曰劉氏已終也然均非甚訓亦嘗之而侈資以爲劉義

於崩所得白玉方一尺，有文字曰，皇亡皇亡敗趙昌，井水竭，構五梁，咢酉小衰困囂喪，嗚呼嗚呼，赤牛奮靷其盡乎。水經注一作於龍門河水中得一玉璽文曰云云時群臣咸賀以爲勒滅之徵，曜大悅，齋七日而後受之於太廟，大赦境內，以終爲奉璐大夫。中書監劉均進曰，臣聞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爲之不舉，終南國之所鎭，無故而崩，其凶焉可極言，昔三代之季，其災也如是，今朝臣皆言祥瑞，臣獨言非，何則玉之於山



石也，猶君之於臣，山崩石壞，象國傾人亂，皇亡皇亡敗趙昌者，此言皇室將爲趙所敗，趙因之而昌。今大趙都於秦雍，而勒跨全趙之地，趙昌之應，當在石勒，不在我也。井水竭構五梁者，井謂東井，秦分也，五謂五車，梁謂大梁，趙分也，此言秦將滅，以構成趙也。咢者歲之次，名作咢也，言歲馭作咢酉之年，當有敗軍殺將之事，困謂困敦，歲在子年，名玄囂，亦在子，次言歲馭於子，國當喪亡，赤牛奮靷，

謂赤奮若，在丑之歲名也。牛謂牽牛，東北維之宿，丑之分也。言歲在丑當滅亡，盡無復遺也。此其誡悟蒸蒸，欲陛下勤脩德化以禳之。縱為嘉祥，尚願陛下夕惕以答之。書曰，雖休勿休。願陛下追蹤周旦盟津之美，捐鄗虢公夢廟之凶，謹歸沐浴，以待妖言之誅。曜憮然改容。御史劾均狂言誣罔祥瑞，請依大不敬論。曜曰，此之災瑞，誠不可知，深戒朕之不德，朕收其忠惠多矣，何罪之有乎。明年，曜自將擊氐羌楊難敵，難敵逆戰，不勝，退保仇池。仇池諸氐羌多降於曜。秦州刺史陳安請朝，曜以疾篤不許。安怒，以曜死，遂大掠而歸。曜疾甚，馬輿而還，使其將呼延寔監輜重於後。安率精騎要之，寔與長史魯憑俱沒於安。安囚寔，謂之曰，劉曜已死，子誰輔哉，吾當與子共定大業。寔叱之曰，汝荷人榮寵，處不疑之地，前背司馬保，今復如此，汝自視何如主上，吾見汝不久梟首上邽市，何謂大業邪。安怒，殺



之，以魯憑為參軍。又遣其弟集及將軍張明等率騎二萬追曜，曜衛軍呼延瑜逆擊，斬之，悉俘其眾。安懼，馳還上邽。曜至自南安。陳安使其將劉烈、趙罕襲汧城，拔之，西州氐羌悉從安。安士馬雄盛，眾十餘萬，自稱涼王。魯憑對安大哭曰，吾不忍見陳安之死也。安大怒。憑曰，死自吾分，乞懸吾頭於秦州衢市，庶以見趙之斬陳安乎。遂殺之。曜聞憑死，悲慟曰，賢人者，天下之望也。陳安今於求賢之秋而多殺賢者，吾知其無能為也。特曜妻羊氏死，偽謚獻文皇后。羊氏內有特寵，外參朝政，生曜三子熙、襲、闡。王是曜將營其父及羊氏泉，親如粟邑以規度之，負土為墳，其下周迴二里，作者繼以脂燭，怨呼之聲盈於道。游子遠諫，不從。太寧元年，曜自將圍陳安於隴城，安頻出挑戰，輒敗。右軍劉幹攻平襄，克之，隴上諸縣悉降。安留其將楊伯支、姜沖兒等守隴城，自帥騎數百突圍出奔陝中。曜使其將

云按安陳安叱坚知觀但汙氣未古也尺人小往

軍乎先等追之，安左奮七尺大刀，右執丈八蛇矛，近交則刀矛俱發，輒殪五六人，遠則雙帶鞬服，左右馳射而走，然先亦勇捷，與安搏戰，三交而奪其蛇矛以退，會日暮雨甚，安棄馬與左右五六人步匿山中，寇衆索之，不知所在，苗是曷前始輔威呼延清尋其徑迹，獲安於澗曲，斬之，曜大悅，安善撫將士，與同甘苦，及死，隴上人思之，爲作壯士之歌，曜聞而嘉傷，命樂府歌之，於是伯支斬沖兒以隴



城降，氐羌悉下，並送質任，初曜長子儉次子胤，胤字義孫，美姿貌，年十歲，身長七尺五寸，劉聰奇之，謂曜曰，此兒神氣非儉比也，當以爲嗣，曜曰，臣之藩國，儉能守祭祀足矣，不可以亂長幼之倫，聰曰，卿之勳德，當世受專征之任，奈何言同諸藩國乎，儉既不能遠追太伯高讓之風，吾不過爲卿封之以一國，於是封儉爲臨海王，立胤爲世子，既長，多力善射，驍捷如風雲，靳準之亂，沒於黑匿郁鞠部，至

陳安敗，胤自言於平物，郁鞠大驚，禮而歸之，曜且悲且喜，顧謂群下曰，熙雖先已樹立，然沖幼儒謹，恐不堪乎今之多難，胤故世子也，才器過人，且涉歷艱難，朕欲遠追周文，近蹤光武，（周文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光武舍太子彊而立明帝）以安社稷，如何，其太傅呼延晏等曰，陛下爲國家無窮之計，豈惟臣等賴之，實亦四海宗廟之慶，左光祿卜泰、太子太保韓廣等進曰，陛下若以廢立爲是也，則不應垂訪群下，若以爲非也，因



思聞臣等異同之言，臣竊以誠廢太子非也，何則，昔周文以未建之前，擇聖表而超樹之，可也，光武以母失恩而廢其子，豈足爲聖朝之模範，光武誠以東海纂統，何必不如明帝也，胤文武才略，信高絕一時，然太子孝友仁慈，亦足爲承平之賢主，況儲宮者，民神所繫，豈可輕以廢易，陛下誠實爾者，臣等有死而已，未敢奉詔，曜默然，胤進曰，慈父之於子也，當存尸鳩之仁，何可替熙而立臣也，陛下謬

忠乃爾者，臣亦請死於此，以示赤心。陛下苟
以臣微堪指授，豈不能輔熙以仰遵聖軌乎。
因歔欷流涕，曜亦以太子羊氏所生，不忍廢
也，乃追諡胤母卜氏為元悼皇后，封胤為永
安王，錄尚書事，因命熙於胤盡家人之禮。曜
又立劉氏為后。時北羌王盆句除附於曜，石
勒將石他自雁門出上郡襲之，俘三千餘落，
獲牛馬羊百餘萬而歸。曜大怒，投袂而起，遣
劉岳追之，曜次於富平，為岳聲援。岳及石他



戰於河濱，斬之，悉收所虜而歸。楊難敵自漢
中還襲仇池，克之，執守將田崧，立之於前。難
敵左右叱崧令拜，崧瞋目叱之曰：氐狗，安有
天子牧伯而向賊拜乎！難敵字謂之曰：子岱，
吾當與子共定大事，子於劉氏可為盡忠，豈
獨不可乎？崧厲色大罵曰：吾寧為國家鬼，不
為汝臣，何不速殺我！顧排一人，奪其劍，前刺
難敵，不中，為難敵所殺。曜遣劉岳攻石生於
洛陽，圍金墉，岳師敗績，岳中流矢，退保石梁。

石虎遂塹柵列圍，遏絕內外，岳眾饑甚，殺馬
食之。曜親率軍救岳，虎率騎三萬來拒，曜次
於金谷，夜無故大驚，乃退如澠池，夜中又驚，
士卒奔潰，遂歸長安。虎執劉岳及其將王騰
等八十餘人，并氐羌三千餘人，送於襄國，坑
士卒一萬六千。曜至自澠池，素服郊哭，七日
乃入城。時境中屢見妖變，曜命其公卿各舉
博識直言之士一人，司空劉均舉參軍臺產，
曜親臨東堂，遣中黃門策問之。產極言其故，



曜覽而嘉之，引見東堂，訪以政事。產流涕歔
欷，具陳災變之禍，政化之闕，辭旨諒直，曜改
容禮之，即拜博士祭酒、諫議大夫，領太史令。
其後所言皆驗，曜彌重之。曜妻劉氏又死，偽
諡獻烈皇后，以其叔皚女芳為皇后，追念劉
氏之言也。咸和三年，石勒遣石虎率眾四萬
自軹關西入伐曜，河東應之者五十餘縣，進
攻蒲坂，曜將東救蒲坂，懼張駿、楊難敵承虛
襲長安，遣其河間王述發氐羌之眾，屯于秦

州以乃備。曜盡中外精銳水陸赴之，自衞關北濟。虎懼，引退，追之，及於高候，大戰，敗之，斬其將石瞻，枕尸一百餘里，收其資仗億計。虎奔朝歌。曜遂濟自大陽，攻石生於金墉，決千金堨以灌之。虎因進陪首門，勒自統步騎四萬救金墉，將濟，曜聞之，將專與嬖臣飲博，不撫士衆，左右或諫，曜怒，以爲妖言，斬之。及聞勒已濟河，始議增滎陽戍，杜黃馬關。俄而洛水候者與勒前鋒交戰，擒羯送之。曜問曰：「大胡自來邪？其衆大小復如何？」羯曰：「王自來，軍盛不可當也。」曜色變，使攝金墉之圍，陳於洛西，南北十餘里。曜少而淫酒，末年尤甚。勒至，曜將戰，飲酒數斗，常乘赤馬無故跼頓，乃乘小馬。比出，復飲酒斗餘。至西陽門，撝陣就平，勒將石堪因而乘之，師遂大潰。曜昏醉奔退，馬陷石渠，墜於冰上，被瘡十餘，通中者三，爲堪所執，送於勒所。曜曰：「石王憶重門之盟不？」勒使徐光謂曜曰：「今日之事，天使其然，復云何邪！」曜瘡甚，勒載以馬輿，使金瘡醫李永與同載。歸于襄國，舍曜於永豐小城，給其妓妾，嚴兵圍守。遣劉岳、劉震等，乘馬，從男女，衣以見曜。曜曰：「久謂卿等爲灰土，石王仁厚，全宥至今。而我殺石佗，負盟之甚，今日之禍，自其分耳。」留宴終日而去。勒諭曜與其子熙書，令速降之。曜但勅熙與諸大臣匡維社稷，勿以吾易意也。勒覽而惡之，久之，乃見殺。熙及劉胤、劉咸等議西保秦州，尚書胡勳曰：「今雖喪主，境土尚完，將士未有離叛，可并力距之。力不能距，走未晚也。」胤不從，怒其沮衆，斬之。遂率百官奔上邽，諸征鎮亦皆棄所守從之。關中大亂，將軍蔣英、辛恕擁衆數十萬據長安，遣使招勒。勒遣石生率洛陽之衆以赴之。胤及劉遵率衆數萬自上邽將攻石生於長安，隴東、武都、安定、新平、北地、扶風、始平諸郡戎夏皆起兵應胤。胤次於仲橋，石生嬰城固守。勒使石虎率騎二萬救之，敗胤於義渠，

胡勳之言以胤之才武不能守長安以抗石勒劉曜旣禽胤旣徒矣

胤奔還上邽，虎乘勝追擊，伏尸千里，上邽潰，虎進執胤與其僞太子熙、將相諸王等及其諸卿校公侯已下三千餘人，皆殺之，徙其臺省文武關東流民秦雍大族九千餘人於襄國，又坑其王公等及五郡屠各五千餘人於洛陽。曜在位十年而亡。始劉淵以懷帝永嘉四年僭位，至曜三世，凡二十有七載，以成帝咸和四年國滅。

晉書卷一百三　載記三

---

後趙

載記第四　　晉書一百四　　三徑藏書

竟陵鍾　惺原評

檇李蔣之翹刪定

錢唐朱東觀參校

## 石勒上

鍾云：王衍一識石勒於上東門而追之，不若高歡一見宇文泰奇其壯貌，竟不能留而逆之，固知天之生才自別，亦以見天之所生非人所能誅也。○朱云：石勒使人讀漢書，評斷往事，得失瞭然，可稱快。及其行兵制勝，亦復顧盼俯仰，英絕傲發，於五胡中蓋尤爲雄焉。中間寫得生動，敘致最詭。○蔣云：石勒作事每有英雄大略，謂大丈夫磊磊落落，正如日月皎然，豈欺曹孟德、司馬仲達狐媚以取天下哉？語亦足以見其志矣。其聰明神武固不待言，至於復明堂、辟雍，舉賢良方正，形於夷狄，而若論夏之君子，得無進之歟？予故深惜其生之非地，而惜中原之無人也。



石勒字世龍，初名㔨（音背。與下張賓書作小字㔨勒，皆同上），上黨武鄉羯人也。其先匈奴別部羌渠之冑。祖父並爲部落小率。勒年十四，隨邑人行販洛陽，倚嘯上東門，王衍見而異之，顧謂左右曰：「向者胡雛，吾觀其聲視有奇志，恐將爲天下患。」乃遣收之，會勒已去。及長，壯健有膽力，

善騎射。耳中有鼓角鞞鐸之音，問諸人，亦聞
也。此符代世之太安中，并州人饑，勒與諸小胡
亡散。時建威將軍閻粹說并州刺史東嬴公騰執
諸胡於山東，賣充軍實，勒亦被掠賣為茌平
人師懽奴。懽奇其貌而免之。懽家鄰於馬牧，
與牧率魏郡汲桑往來，勒以能相馬自託於
桑。遂招集王陽、夔安、支雄、冀保、吳豫、劉膺、桃
豹、逯明等八騎為群盜。後郭敖、劉徵、劉寶、張
曀僕、呼延莫、郭黑略、張越、孔豚、趙鹿、支屈六



等又赴之，號為十八騎。復東如赤龍、騏驥諸
苑中，乘苑馬遠掠繒寶，以賂桑。及成都王穎
故將公師藩起，勒與桑帥數百騎以赴之。桑
始命勒以石為姓，勒為名焉。明從藩攻平昌
公模於鄴，不克。藩濟自白馬而南，濮陽太守
苟晞討藩斬之。勒與桑亡潛苑中，更聚眾劫
掠郡縣，自號大將軍，聲言為成都王穎報仇，
誅東海王越、東嬴公騰為名，桑以勒為前驅，
屢有功，遂進攻鄴，破之，害騰，殺萬餘人，大掠

而去。濟自延津，南擊兗州，越使苟晞、王讚討
之。勒與晞等相持於平原、陽平間數月，大小
三十餘戰，互有勝負。越懼，次於官渡，為晞聲
援。於是桑勒大敗，死者萬餘人，乃收餘眾，將
奔劉淵。冀州刺史丁紹要之于赤橋，又敗之。
桑奔馬牧，勒奔樂平。王師斬桑于平原。時胡
部大張㔨督、馮莫突等，胡人一部之長呼為部大擁眾數
千，壁于上黨。勒往從之，深為所昵，因說㔨督
曰：「劉劉淵單于舉兵擊晉，部大距而不從，豈終能



獨立乎？」曰：「不能。」勒曰：「如其不能者，安可不豫
有所屬。今部落皆已被單于賞募，往往聚議
欲叛部大而歸單于矣。」㔨督等以為然，乃潛
隨勒單騎歸淵。淵署㔨督等職，即以勒統之。
烏丸張伏利度亦有眾二千，壁于樂平，淵屢
招不能致。勒偽獲罪于淵，因奔伏利度，伏利
度悅，結為兄弟，使勒率諸胡寇掠，所向無前，
諸胡畏服。勒知眾心之附己也，乃因會執伏
利度，告諸胡曰：「今起大事，我與伏利度孰堪

衍云蒼請胡不服勒者勒亦不染伏利度以問之跌

為王，諸胡咸以推勒，勒於是釋伏利度，率其衆歸淵。淵加勒督山東征討諸軍事，以伏利度衆配之。尤時淵遣劉聰等十將，南據太行，勒等十將東下趙魏。舊作與聰攻壺關事在明年，今從十六國春秋。率衆三萬寇魏郡頓丘，時皆風靡附者五十餘壘，皆假壘主將軍都尉，簡強壯五萬為軍士，老弱安堵如故。於是勒并軍寇鄴，鄴潰，和郁奔于衛國，執魏郡太守王粹于三臺，進攻趙郡，害冀州西部都尉馮沖，攻乞活赦亭、田



禋于中丘，皆殺之。淵授勒安東大將軍開府，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進軍攻鉅鹿常山，衆至十餘萬，其衣冠人物集為君子營。乃引趙郡張賓為謀主，以刁膺為股肱，夔安孔萇支雄桃豹逯明為爪牙，并州諸胡羯多從之。初張賓好讀書，闊達有大志，常自比張子房，及勒徇山東，賓謂所親曰，吾歷觀諸將無如胡將軍者，可與共成大業，乃提劍詣軍門大呼請見，勒亦未奇之，賓數以策干勒，已而皆如所言，由是奇之，署為功曹，勒辟咨之。

備時劉聰攻壺關，勒帥所統為前鋒都督，劉琨遣黃肅救之，勒敗肅於封田，肅死之。通鑑封作白田，今從十六國春秋劉琨集。王浚使其將祁弘率鮮卑段務塵等十餘萬騎討勒，大敗勒于飛龍山，死者萬餘，勒退屯黎陽，分命諸將攻諸未下及叛者，降三十餘壁，置守宰以撫之，進寇信都，害冀州刺史王斌。於是車騎將軍王堪、北中郎將裴憲自洛陽率衆討勒，勒引兵還，距



之，魏郡太守劉矩以郡降勒，勒至黎陽，裴憲棄其軍奔淮南，王堪退保倉垣，勒潛自石橋濟河，拔白馬，東襲鄄城，害兗州刺史袁孚，因攻倉垣，陷之，遂害堪。渡河攻冀州廣宗清河諸縣，降勒者九萬餘口。及淵死，劉聰授勒并州刺史，封汲郡公，時劉粲率衆四萬寇洛陽，勒以騎卒二萬會之，大敗王師於澠池，遂至洛川，粲出轘轅，勒至成皋關，圍陳留太守王讚於倉垣，為讚所敗，退屯文石津，將北攻王

浚、會浚將王甲始率遼西鮮卑萬餘騎、敗趙固于津北、勒乃燒船棄營、引軍向柏門、迎重門輜重、至石門、濟河、攻襄城太守崔曠於繁昌、害之、先是雍州流民王如、侯脫、嚴嶷等起兵江淮間、聞勒將赴南陽、如等遣衆一萬屯襄城以距勒、勒擊之、盡俘其衆、進屯於宛北是時侯脫據宛、王如素與脫不協、遣使重賂勒、結為兄弟、說勒使攻脫、勒夜令三軍雞鳴而駕、晨壓宛門、攻之、旬有二日而克、嶷率衆



救脫不及而降、勒斬脫、囚嶷、送于平陽、盡并其衆、軍勢彌盛、勒遂南寇襄陽、攻陷江西壘壁三十餘所、還趣襄城、王如遣弟璃襲勒、勒迎擊滅之、復屯江西、蓋欲有雄據江漢之志也、張賓以為不可、會軍中饑疫、死者太半、乃渡沔、寇江夏拔之、因北寇新蔡、害新蔡王確于南頓、進陷許昌、害平東將軍王康、先是東海王越率洛陽之衆二十餘萬討勒、越薨于軍、衆推太尉王衍為主、率衆東下、勒率輕騎

追及之、衍遣將軍錢端與勒戰、為勒所敗、端死之、衍軍大潰、勒分騎圍而射之、相踐如山、無一人免者、於是執衍及襄陽王範、任城王濟、西河王喜、梁王禧、齊王超、吏部尚書劉望、豫州刺史劉喬、太傅長史庾敳等、坐之於幕下、問以晉故、衍、濟等懼死、多自陳說、惟範神色儼然、意氣自若、顧呵之曰、今日之事、何復紛紜、勒甚奇之、勒於是引諸王公卿士於外害之、死者甚衆、勒重衍清辨、奇範神氣、不能



加之兵刃、夜使人排牆填殺之、左衛何倫、右衛李惲聞越薨、奉越妃裴氏及越世子毗出自洛陽、勒逆毗於洧倉、軍復大潰、執毗及諸王公卿士、皆害之、死者甚衆、因率精騎三萬入自成皋關、會劉曜、王彌寇洛陽、洛陽既陷、勒歸功彌、曜、遂出轘轅、屯許昌、進攻王讚于陽夏、襲破大將軍苟晞于蒙城、執晞、以為左司馬、劉聰授勒幽州牧、先是王彌納劉暾之說、將先誅勒、東王青州、使暾徵其將曹嶷於

許勒遊騎獲彌所與暠書，勒殺之，彌弗知也。又僞卑辭使謂勒曰：公獲苟晞而赦之，何其神乎！使晞爲公左，彌爲公右，天下不足定也。勒謂張賓曰：王彌位重而言卑，其圖我必矣。時勒方與乞活陳午相攻於蓬關，彌亦與劉瑞相持甚急。彌請救於勒，勒未之許。張賓進曰：明公常恐不得王公之便，今天以其便授我矣。陳午小豎，不足憂；彌人傑也，當蚤除之。勒乃迴軍擊瑞，斬之。彌大悅，謂勒實親



已，無復爲從。勒因誘而殺之，以并其衆，啓聰稱彌叛逆之狀。聰署勒鎮東大將軍、督并幽二州諸軍事，以將軍左伏肅爲前鋒都尉，攻掠豫州諸郡，臨江而還，屯于葛陂，降諸夷楚，署將軍二千石以下，稅其義穀以供軍士。初勒之爲人所掠賣也，與母王氏相失。劉琨得之，并其從子虎，至是琨遣張儒送于勒，因遺勒書曰：將軍發迹河朔，席卷兗豫，飲馬江淮，折衝漢沔，雖自古名將，未足爲諭。所以攻城而不有其人，略地而不有其土，翕爾雲合，忽復星散。將軍豈知其然哉？存亡決在得主，成敗要在所附。得主則爲義兵，附逆則爲賊衆。義兵雖敗而功業必成，賊衆雖克而終歸殄滅。昔赤眉、黃巾橫逆宇宙，所以一旦敗亡者，正以兵出無名，聚而爲亂。將軍以天挺之質，威振宇内，擇有德而推崇，隨時望而歸之，勳義堂堂，長享遐貴。背聰則禍除，向主則福至。採納往誨，翻然改圖，天下不足定，蟻寇不足



掃。今相授侍中、持節、車騎大將軍、領護匈奴中郎將、襄城郡公，總内外之任，兼華戎之號，顯封大郡，以表殊能，將軍其受之，副遠近之望也。自古以來，誠無戎人而爲帝王者，至於名臣建功業者，則有之矣。今之遲想，蓋以天下大亂，當須雄才。遙聞將軍攻城野戰，合於機神，雖不視兵書，闇與孫吳同契，所謂生而知之者上，學而知之者次。但得精騎五千，以將軍之才，何向不摧！至心實事，皆張儒所具。

勒報琨曰、事功殊途、非腐儒所聞。君當逞節本朝、吾自夷、難為效。遺琨名馬珍寶、厚賓其使、謝歸以絕之。勒於葛陂、繕室宇、課農造舟、將寇建鄴。會霖雨歷三月不止。元帝使諸將率江南之衆、大集壽春、勒軍中饑疫死者大半。檄書朝夕繼至。勒會諸將計之、右長史刁膺諫勒先送款於帝、求歸平河朔、俟其軍退、徐更計之。勒愀然長嘯。中堅夔安勸勒就高避水、勒曰、將軍何其怯乎。孔萇、支雄等三十餘將進曰、及吳軍未集、萇等請各將三百步卒、乘船三十餘道、夜攻壽春、斬吳將頭、得其城、食其倉米、今年要當破丹陽、定江南、盡生縛取司馬家兒輩。勒笑曰、是勇將之計也。言其各賜鎧馬一匹。顧謂張賓曰、於君計何如。賓曰、將軍攻陷帝都、囚執天子、殺害王侯、妻略妃主、擢將軍之髮、不足以數將軍之罪、奈何復還相臣奉乎。去年既誅王彌、不宜於此營建、天降霖雨方數百里中



示將軍不應留也。鄴有三臺之固、西接平陽、四塞山河、有喉衿之勢、宜北徙據之。伐叛懷服、河朔既定、天下莫有處將軍之右者。晉之保壽春、懼將軍之往擊爾、今卒聞迴軍、必欣於敵去、未遑奇兵掎擊也。輜重逕從北道、大軍向壽春、輜重既過、大軍徐迴、何懼進退無地乎。勒攘袂鼓髯曰、賓之計是也。責刁膺曰、君共相輔佐、當規成大業、奈何便相勸降、此計應斬。然素知君怯、特相宥耳。於是退膺為將軍、擢賓為右長史、號曰右侯。勒引兵發自葛陂、遣石虎率騎二千距壽春、會江南運船至、獲布米數十艘、將士爭之、不設備。晉伏兵大發、敗虎于巨靈口、赴水死者五百餘人、奔退百里、及于勒軍、軍中震擾、謂王師大至、勒結陣以待之。晉復懼勒有伏兵、退還壽春。勒所過路次、皆堅壁清野、採掠無所獲、軍中大饑、士衆相食。至東燕、聞汲郡向冰有衆數千、壁枋頭、勒將於棘津北渡、懼冰邀之、張賓曰、

間冰船盡在瀆中，未上，可遣輕兵詭道襲取，
以濟大軍。大軍既濟，冰必可擒也。勒從之，使
支雄、孔萇等從文石津縛筏潛渡，勒引衆自
棘津濟河，悍冰大懼，盡焚其資儲，軍勢復
振。長驅寇鄴，攻北中郎將劉演，演保三臺以
自固。演將臨深、牟穆等，復率衆降勒。時諸將
議欲攻三臺，張賓進曰：演雖弱，衆猶數千，三
臺險固，攻之未可卒下，舍而去之，彼將自潰。
方今王彭祖、劉越石，公之大敵也，宜及其未



有備，密規進據罕城，廣運糧儲，西禀平陽，掃
定并薊，若區區劉演，寧足都乎。且今天下鼎
沸，戰爭方始，明公雖擁大兵，遊行羈旅，人無
定志，非所以保萬全，制天下也。夫得地者昌，
失地者亡。邯鄲、襄國，趙之舊都，依山憑險，形
勝之國，可擇此二邑而都之，然後命將四出，
授以奇略，推亡固存，兼弱攻昧，則群凶可除，
王業可圖矣。勒曰：右侯之計是也。於是進據
襄國。賓又言於勒曰：今我居此，越石、彭祖深

陳云勒據襄國更強并鑿突門出擊末柸未必當也此一舉關智不關力

所忌也，恐城塹未固，資儲未廣，二寇交至，宜
亟收野穀，且遣使至平陽，具陳鎮此之意，勒
又然之，於是上表於劉聰，分命諸將攻冀州
郡縣，壘壁率多降附，運糧以輸勒。聰署勒為
都督冀、幽、并、營四州諸軍事，冀州牧，進封上
黨公。時廣平游綸、張豺擁衆數萬，受王浚假
署，據苑鄉，勒使夔安、支雄等七將攻之，破其
外壘。浚遣督護王昌及鮮卑段疾六眷疾舊作就
末柸、匹磾等，部衆五萬餘，以討勒，疾六眷屯



于渚陽。勒遣諸將出戰，頻為疾六眷所敗，又
聞其大造攻具，勒懼，顧謂將佐曰：今城塹未
固，資儲未廣，彼衆我寡，外無救援，奈何？吾將
悉衆以決之，何如？諸將皆曰：不如堅守以老
其師，待其退而擊之，便。張賓、孔萇曰：聞疾六
眷剋日攻北城，其大衆遠來，戰守連日，謂我
寡弱，不敢出戰，意必懈怠。且今段氏之悍者，
末柸尤最，其精勇又悉在末柸所，可勿復出，
示之以弱，速鑿北壘為突門二十餘道，候賊

來劫守未定出其不意直衝末柸帳敵必震
惶不暇為計破之必矣末柸既奔餘自摧散
尚何彭祖之為慮乎勒笑而納之以萇為
攻戰都督造突門於北城鮮卑入屯北壘勒
候其陣未定躬率將士鼓譟於城上會孔萇
督諸突門伏兵俱出擊之生擒末柸疾六眷
等眾遂奔散萇乘勝追擊枕尸三十餘里獲
鎧馬五千匹疾六眷收其遺眾屯渚陽遣
使求和送鎧馬金銀并以末柸三弟為質而



請末柸諸將並勸勒殺末柸以挫之勒曰遼
西鮮卑健國也與我素無怨讎為王浚所使
耳今殺一人結怨一國非計也歸之必深德
我不復為浚用矣於是納質遣石虎與疾六
眷盟于渚陽結為兄弟疾六眷等引還勒召
末柸與之燕飲誓為父子遣歸遼西末柸感
勒恩在途南向而拜者三由是段氏專心
歸附王浚之勢漸衰於是游綸張豺請降於
勒勒寇信都害冀州刺史王象王浚復以邵

舉行冀州刺史保信都建興元年勒使石虎
攻鄴鄴潰劉演奔廩丘三臺流民皆降于勒
勒以桃豹為魏郡太守以撫之久之以石虎
代豹鎮鄴勒遂襲苑鄉執游綸為主簿攻乞
活李惲于上白斬之坑其將孔萇寇定陵害
兗州刺史田徽薄盛率戶五千降于勒劉聰
授勒侍中征東大將軍是時烏丸亦背王浚
密遣使降于勒勒厚加撫納司冀漸寧民始
租賦立太學簡明經善書吏署為文學掾選



將佐子弟三百人教之勒出微晉故東萊太
守南陽趙彭為魏郡彭至入泣而辭曰晉之
宗廟鞠為茂草亦猶洪川東逝往而不還明
公應符受命可謂攀龍之會但臣既食晉之
祿而復事二姓此臣志所不為恐亦明公之
所不許也勒以為賢於是賜安車駟馬養以
卿祿辟其子明為參軍時王浚署置百官奢
縱淫虐勒有吞并之意未知其虛實將遣使
察之議者僉曰宜如羊祜與陸抗書相聞時

張賓有疾、勒就而謀之、賓曰、王浚假三部之
力。稱制南面。雖曰晉藩、實懷僭逆之志、但患
四海英雄莫之從耳、其欲得將軍、猶項羽之
欲得韓信也、將軍威振天下、今卑詞厚禮、折
節事之、尚恐未信、況為羊陸之亢敵乎、夫謀
人而使人覺其情、難以得志矣、勒曰善、乃遣
其舍人王子春董肇等、多齎珍寶、奉表稱藩、
推崇浚為天子、又遣浚所任棗嵩書而厚賂
之、浚謂子春等曰、石公一時英武、據趙舊都、



成鼎峙之勢、何為稱藩于孤、其可信乎、子春
對曰、石將軍英才俊拔、士馬雄盛、實如聖旨、
但以明公州鄉貴望、威行夷夏、豈惟區區小
府而敢不欽衽乎、昔陳嬰豈其鄙王而不王、
韓信薄帝而不帝者哉、但以知帝王不可以
智力爭故也、石將軍之擬明公、猶陰精之比
太陽、江河之比洪海爾、項籍子陽覆車不遠、
是石將軍之明鑒、明公亦何怪乎、且自古誠
胡人而為名臣者實有之、帝王則未之有也、

石將軍非所以惡帝王而讓明公也、顧取之
不為天人之所許耳。願公勿疑。浚大悅、封子
春等為列侯、遣使報勒、答以方物、浚司馬游
統時鎮范陽、陰叛浚、馳使降于勒、勒斬其使、
送于浚、浚雖不罪統、彌信勒之忠誠、無復疑
矣、子春等與王浚使至、勒命匿其勁卒精甲、虛
府羸師以示之、北面拜使而受浚書、浚遺勒
麈尾、勒偽不敢執、懸之于壁、朝夕拜之、云我
不得見王公、見王公所賜、如見公也、復遣董

晉書卷一百四　載記

肇奉表于浚、期親詣幽州奉上尊號、亦修牋
于棗嵩、乞并州牧廣平公、以見必信之誠也、
既而勒問浚之政事於子春、子春曰、幽州自
去歲大水、民不粒食、浚積粟百萬不能贍恤、
刑政苛酷、賦役殷煩、賊害賢良、誅斥諫士、下
不堪命、流叛略盡、鮮卑烏丸離貳于外、棗嵩
田嶠貪縱于內、人情沮擾、甲士羸弊、而浚猶
置立臺閣、布列百官、自言漢高魏武不足拉
也、又幽州謠怪特甚、聞者莫不為之寒心、浚

勒僞降浚，又欲賂琨，兩人從納，乃不相猜疑也

意氣自若，曾無懼容，此亡期之至也。勒撫几
笑曰：王彭祖真可擒也。浚使者還，具陳勒形
勢寡弱，款誠無二，浚大悅，以爲信然。於是勒
纂兵戒期，將襲浚，而猶豫未決。張賓進曰：夫
襲人者，當出其不意，今軍嚴經日而不行，豈
非畏劉琨及鮮卑烏丸爲吾後患乎。勒曰：然
爲之奈何。賓曰：彼三方智勇無及將軍者，將
軍雖遠出，彼必不敢動，且彼未謂將軍便能
懸軍千里以征幽州也。輕軍往返，不出二旬，



藉使三方有動，比其謀議出師，我已還矣。且
劉琨王浚雖同名晉臣，實爲仇敵。若修牋
于琨，送質請和，琨必欣于得我而快浚之滅，
終不救浚而襲我也。勒曰：吾所不了，右侯已
了之，復何疑哉。遂以火宵行，至柏人，殺主簿
游綸，以其兄統在范陽，懼洩軍計故也。猶信懼
恐洩也 遣張慮奉牋于劉琨，陳已罪，求討
浚以自效。琨既素疾浚，聞之大悅，乃檄諸州
郡，說勒知命思愆，收累年之咎，求拔幽都，效

善將來，令聽所請。勒軍達易水，浚督護孫緯
馳遣白浚，將引軍距勒，游統禁之。浚將佐咸
請出擊勒，浚怒曰：石公來，正欲奉戴我也，敢
言擊者斬。乃命設饗以待之。勒晨至薊，叱門
者開門，疑有伏兵，先驅牛羊數千頭，聲言上
禮，實欲填諸街巷，使兵不得發。浚乃懼，或坐
或起。勒升其聽事，命甲士執浚，立之于前，使
徐光讓浚曰：君位冠元台，爵列上公，據幽都
驍悍之國，跨全燕突騎之鄉，手握強兵，坐觀



京師傾覆，不救天子，而欲自尊。又專任姦暴，
殺害忠良，肆情恣欲，毒徧燕壤，自貽于此，非
爲天也。使其將王洛生驛送浚襄國市斬之。
於是分遣流民，各還鄉里，焚燒浚宮殿，以
尚書劉翰行幽州刺史，戍薊，置守宰而還。
使封王浚首，獻捷於劉聰。勒既還襄國，劉翰
叛勒，奔段匹磾，襄國大饑。聰以勒平幽州之
勳，乃署勒大都督陝東諸軍事、驃騎大將軍、
東單于，增封十二郡，勒固辭，受二郡而已。勒

將支雄攻劉演於廩丘，爲演所敗。劉琨遣樂平太守焦球攻勒常山，斬其太守邢泰。勒使其將葛薄攻濮陽，陷之，害太守韓弘。劉聰遣其使人范龕持節策命勒爲陝東伯以号，得專征伐，拜封刺史、將軍、守宰、列侯，歲盡集上。劉琨遣王旦攻中山，逐勒所署太守秦固。勒使石虎又攻劉演于廩丘，幽州刺史段匹磾使其弟文鴦救演，虎退止盧關津以避之。文鴦弗能進，屯于景亭。兗豫豪右張平等，亦



起兵救演，虎夜棄營，設伏于外，揚聲將歸河北。平等以爲信然，入于空營，虎迴擊敗之，遂陷廩丘。演奔文鴦軍，獲演弟啓，送襄國。演即劉琨之兄子也。勒以琨撫存其母德之，賜啓田宅，令儒官授其經。頃之，勒又攻樂平太守韓據于沾城，按魏地形志樂平縣有沾城皆作沽者誤 劉琨遣將軍姬澹率衆十餘萬討勒，琨次廣牧，爲澹聲援。勒將距之，或曰：「澹兵精盛，其鋒不可當，宜引兵避之，深溝高壘以挫其銳。」勒曰：「澹大

衆遠來，體疲力竭，號令不齊，何精盛之有！今寇已垂至，何可捨去？大軍一動，豈易中還？若澹乘我之退，顧乃無暇，焉得深溝高壘乎？此自亡之道也。」立斬言者。以孔萇爲前鋒都督，令三軍後出者斬。勒據險要，設疑兵于山上，分爲二伏，出輕騎與澹戰，僞收衆而北。澹縱兵追之，入伏中。勒前後夾擊，澹軍大敗，獲鎧馬萬匹。澹奔代郡，據奔劉琨。琨長史李弘以并州降于勒，琨遂奔于段匹磾。勒遷陽曲樂



平戶于襄國，置守宰而退。孔萇因攻代郡，澹死之。時司冀并兗州流民數萬戶在遼西，迭相招引，民不安業。孔萇等攻其黨馬嚴、馮䐗，久而不克。勒問計於張賓，賓對曰：「馮䐗本非公之深仇，流民悉有戀本之志，今班師振旅，選良守牧，使招懷之，則幽冀之寇可翹足而靜，遼西流民將相帥而至矣。」勒乃召萇等歸，以武遂令李回爲易北督護，兼高陽太守。馬嚴士卒素服回威德，多叛嚴歸之，嚴懼，奔於

幽州牡水死、馮睹率其衆降、回移居易京、流民歸之者、相繼於道、勒甚嘉之、封回弋陽子、進賓位前將軍、固辭不受。時元帝建武元年。劉琨與段匹磾涉復辰、疾六眷段末柸等、會于固安、將謀討勒、勒使參軍王續齎金寶遺末柸以間之、末柸既思有以報勒、又忻於厚賂、乃說辰眷等引還、琨匹磾亦退如薊城、嗣是匹磾害琨、琨將佐亦皆降於勒。及劉聰寢疾、驛召勒爲大將軍錄尚書事、受遺詔輔政、



勒固辭。聰又遣使持節署勒大將軍、幽冀三州牧、勒不受。聰死、其子粲襲僞位、靳準之變、勒統精銳五萬以赴之、據襄陵北原、準數挑戰、勒堅壁以挫其銳。劉曜自長安屯於蒲阪、曜復僭號、署勒大司馬大將軍、加九錫、增封并前十三郡、進爵趙公。勒攻準于平陽、巴及羌羯降者十餘萬落、勒皆徙之於所部郡縣。準使卜泰送乘輿服御請和於勒、時勒與劉曜競有招懷之計、勒乃送泰於曜、使知城內無歸曜之意、曜潛與泰結盟、使還平陽宣慰諸屠各、勒疑泰與曜有謀、欲斬泰以速降之、諸將皆曰、今斬卜泰、準必不復降、就令泰宣漢要盟於城中、使相率誅靳準、準必懼而速降矣、勒久乃從諸將議、遣之。泰入平陽、與準將喬泰馬忠等起兵攻準、殺之、推靳明爲盟主、遣泰及卜玄奉傳國六璽送於劉曜、勒大怒、遣令史羊升使平陽、責明殺準之狀、明怒斬升、勒怒甚、進軍攻明、明出戰大敗、乃嬰城



固守、石虎因率幽冀州兵會勒、攻之。劉曜遣征東劉暢救明、明奔於劉曜、曜西走粟邑、勒焚平陽宮室、使裴憲石會修復淵與聰墓、收劉粲已下百餘尸葬之、徙渾儀樂器於襄國。又遣其左長史王修劉茂等獻捷於曜、曜遣使郭汜持節署勒太宰領大將軍、進爵趙王、增封并前二十郡、出入警蹕如曹公輔漢故事。時修舍人曹平樂因使留仕於曜、言於曜曰、大司馬遣修等來、外表至虔、內覘大駕強弱、謀

滿云石勒未寧[illegible]
死於服從自[illegible]
之也武君臣之
際果將[illegible]

滿輕襲乘輿服御之大怒追汜等還斬修於
粟邑停太宰之授劉茂逃歸言王修死故勒
大怒誅平樂三族贈修太常又知停殊禮之
授怒甚下令曰孤奉劉氏於人臣之道過矣
彼之基業皆孤所為今既得志便欲相圖趙
王趙帝孤自取之亦何待於彼邪於是置太
醫尚方御府諸令署置文宣祭崇儒崇訓
十餘小學於襄國四門簡將佐豪右子弟百
餘人以教之且備擊柝之衛置挈壺署鑄豐



貨錢河西鮮卑日六延叛於勒遣石虎討之
敗延於朔方斬首二萬級俘三萬餘人獲牛
馬十餘萬孔萇討平幽州諸郡時段匹磾部
衆饑散棄其妻子奔於邵續曹嶷遣使來聘
獻方物請以河為斷勒許之時石虎與張敬
張賓及諸將佐百餘人勸勒稱尊號勒不從
將佐等復請勒依劉備在蜀魏王在鄴故事
以河內魏汲頓丘平原清河鉅鹿常山中山
長樂樂平十一郡并前趙國廣平陽平章武
渤海河間上黨定襄范陽漁陽武邑燕國樂
陵十三郡合二十四郡戶二十九萬為趙國
封內依舊改為內史準禹貢魏武復冀州之
境南至盟津西達龍門東至於河北至於塞
垣以大單于鎮撫百蠻罷并朔司三州通置
部司以監之於是勸西面而讓者五南面而
讓者四百僚皆叩頭固請勒乃許之

載記第四

晉書一百四 終

劉云勒立國祖有經綸許胡無稱有是

載記第五　晉書一百五　三徑藏書

竟陵鍾惺原評　檇李蔣之翹刪定　錢唐陸彥龍參校

石勒下　子弘

太興二年，勒僞稱趙王，赦殊死已下，均百姓田租之半，賜孝悌力田死義之孤帛各有差，孤老鰥寡穀人三石，大酺七日，依春秋列國稱元年，始建社稷，立宗廟，營東西官署，從事中郎裴憲、參軍傅暢、杜嘏並領經學祭酒，

晉書卷一百五　載記十

初，勒以世亂，律令煩多，命法曹令史貫志采集其要，作辛亥制五千文，施行十餘年，乃用律令。以理曹參軍續咸為律學祭酒，咸用法詳平，國人稱之。以任播、崔濬為史學祭酒，支雄、王陽領門臣祭酒，專明胡人辭訟，重禁胡人不得侮易衣冠華族，號胡為國人。遣使循行州郡，勸課農桑，朝會如用天子禮樂，衣冠儀物，從容可觀矣。加張賓大執法，專總朝政，以石虎為單于元輔、都督禁衛諸軍事，尋加驃騎將軍、侍中、開府，賜爵中山公，自餘群臣授位進爵各有差。張賓任遇優顯，群臣莫及，而謙虛敬慎，開襟下士，屏絕阿私，以身率物，入則盡規，出則歸美，勒甚重之，每朝常為之正容貌，簡辭令，呼曰右侯，不敢名也。時孔萇攻邵續別營十一，皆下之，續尋為石虎所獲，送於襄國。晉徐州刺史蔡豹敗徐龕於檀丘，龕遣使請勒求救，勒遣將王步都為龕前鋒，使張敬率騎繼之。敬達東平，龕疑敬之襲己

晉書卷一百五　載記十

也，斬步都等三百餘人，歸順。勒大怒，命張敬據其襟要以守之，使石虎率步騎四萬討龕。龕遣長史劉霄詣勒乞降，送妻子為質，納之。時勒宮殿及諸門始就，制法令甚嚴，諱胡尤峻，以勒胡人故諱。有醉胡乘馬突入止車門，勒大怒，責宮門小執法馮翥。翥惶懼忘諱，對曰：向有醉胡乘馬馳入，甚呵禦之，而不可與語。勒笑曰：胡人正自難與言。恕而不罪。勒既清定五品，以張賓領選，復續定九品，令群僚及州

精云能為石世龍所憚者亦足偉人

又云彼此勁敵故兩人不以力而以德然士勢終在勒尖承伸

郡歲各舉秀才、至孝、廉清、賢良、直言、武勇之
士，各一人。石虎攻段匹磾於厭次，孔萇討匹
磾部內諸城，陷之。匹磾勢窮，乃率其臣下輿
櫬降，虎送之襄國，勒署匹磾為冠軍將軍，以
其弟文鴦亞將衛麟為左右中郎將，皆金章
紫綬，散諸流民三萬餘戶，復其本業，置守宰
以撫之。於是冀并幽州遼西巴西諸屯結皆
陷於勒矣。時晉征北將軍祖逖有威德，善於
撫納，進據譙城，將掃平中原，自河以南多背

晉書卷一百五 載記

勒歸順。勒憚之，不敢為寇，乃下書曰：祖逖北
州士望也，儻有首丘之思。其下幽州修祖氏
墳墓，為置守冢二家。逖牙門童建害新蔡內
史周密，叛降於勒，勒斬之，送首於祖逖曰：天
下之惡一也。叛臣逃吏，吾之深仇，將軍之惡
猶吾惡也。逖深德之，遣使報謝。自是兗豫間
壘壁叛者，逖皆不納，二州之人率多兩屬矣。
勒令武鄉耆舊赴襄國，既至，與之共坐歡飲，
語及平生。初勒與李陽鄰居，歲爭漚麻池，相

劉云佳語抨擽又云厭亦飽鉄意

毆，至是謂父老曰：李陽壯士也，何以不來？漚
麻是布衣之恨，孤方（精云，須部，亦是可人）崇信於天下，寧讎匹夫
乎？遽召至，與酣謔，引陽臂笑曰：孤往日厭卿
老拳，卿亦飽孤毒手。因拜陽參軍都尉，以武
鄉比豐沛，復之三世。勒是時以民始復業，資
儲未豐，於是重制禁釀，郊祀宗廟，皆以醴酒，
行之數年，無復釀者。立子弘為世子，遣石
虎統精卒四萬擊徐龕，龕堅守不戰，於是築
室返耕，列長圍以守之。時晉鎮北將軍劉隗

晉書卷一百五 載記

以王敦故，奔勒，拜驃騎，封列侯。虎攻陷徐龕，送
襄國，勒盛之以囊，於百尺樓上撲殺之，令步
都等妻子刳而食之，坑其卒三千人。晉兗州
刺史劉遐懼，自鄒山退屯於下邳。徐兗間壘
壁多送任請降，皆就拜守宰。初張賓病死，勒
哭之慟曰：天不欲成我事耶？何奪我右侯之
早也。因以程遐代為右長史。遐，世子弘之舅
也。勒每與遐議，有所不合，輒歎曰：右侯舍我
去，乃令我與此輩共事，豈非酷乎！因流涕彌

曰時祖逖已卒勒始侵逼戍勒征虜石他
敗王師於鄧西執將軍衛榮而歸征北將軍
祖約懼退如壽春勒寇內大疫死者十二三
乃罷徵文殿作遣其將王陽屯於豫州有窺
關之志於是兵難日尋梁鄭之間騷然矣又
遣石虎統步騎四萬攻曹嶷初嶷謀欲徙海
中保根余山會疾疫不果至是虎進兵圍廣
固嶷出降送襄國害之坑其衆三萬虎將
盡殺嶷衆其青州刺史劉徵曰今留徵使牧
晉書卷一百五載記本
民也無民焉牧徵將歸矣虎乃留男女七百
口配徵鎮廣固青州諸郡縣壘壁盡陷勒以
參軍樊坦清貧擢授章武內史見其衣冠弊
壞問之坦率然對曰頃遭羯賊無道資財蕩
盡勒笑曰羯賊乃爾暴掠邪今當相償耳坦
大懼叩頭泣謝勒曰孤律自防俗士不關卿
輩老書生也賜車馬衣服裝錢三百萬以勵
貪俗時勒親臨大小學考諸學生經義尤高
者賞帛有差然勒本不知書雅好文學嘗
軍中令人讀史書聽之皆解其意好論古帝
王善惡亦無大學者嘗使人讀漢書聞酈食
其勸立六國後大驚曰此法當失何得遂成
天下至留侯諫乃曰賴有此耳其天姿英達
如此是時勒將都尉石瞻寇下邳彭城取東
莞東海勒復徵徐揚州兵會之劉遐懼退保
泗口勒司州刺史石生攻劉曜河內太守尹
平於新安斬之克壘壁十餘降掠五千餘戶
而歸自是劉石禍結兵戈日交河東弘農閒
晉書卷一百五載記本
民不聊生矣石生因自延壽關寇許穎俘獲
萬計攻晉將軍郭誦於陽翟生與戰大敗退
守康城勒汲郡內史石聰聞救進攻晉將李
矩郭默等皆敗之於是都尉石瞻以許昌叛
降於勒石瞻帝紀作良攻陷晉兗州刺史檀斌
帝紀作貴於鄒山斌死之勒西夷中郎將王勝襲
殺并州刺史崔琨上黨內史王眘古慎字據并
州降於劉曜先是石虎攻曜將劉岳於石梁
至是石梁潰執岳送襄國坑又攻王騰殺之
詳李矩傳

李矩以嶷之敗也，懼，自滎陽遁歸，矩長史崔
宣率矩衆二千，降於勒。於是盡有司兗之地，
徐豫濱淮諸郡縣皆降之。勒命徙洛陽晷影
於襄國，列之單于庭；銘佐命功臣三十九人
於石函，置於建德前殿。立桑梓苑於襄國。勒
常夜微行，檢察諸營衛，齎金帛以賂門者求
出。永昌門門候王假欲收捕之，從者至，乃止。
旦召假，以為振忠都尉，爵關內侯。召記室參
軍徐光，光醉不至，退為牙門。光侍直，慍然攘
晉書卷一百五、載記七
袂，振紛仰視不顧。勒怒，謂光曰：何負卿而敢
快快邪？於是幽光并其妻子於獄。勒既用程
遐之謀，營鄴宮，以其世子弘鎮之，配禁兵萬
人，車騎所統五十四營悉配之，以驍騎領門
臣祭酒王陽專統六夷以輔之。石虎自以功
多，無去鄴之意，及修三臺，遷其家室，虎由是
怨遐。附將石聰攻祖約於壽春，不克，遂寇逡
遒、阜陵，殺掠五千餘人，京師大震。濟岷太守
劉闓將軍張闔等殺下邳內史夏嘉，以下邳

叛，降於勒。石瞻攻河南太守王羡於邾城，拔
之。晉彭城內史劉續復據蘭陵石城，石瞻攻
拔之。勒以牙門將王波為記室參軍，典定九
流，始立秀孝試經之制。命平令師懽獲黑兔，
獻之於勒，程遐等以為勒龍飛革命之祥，於
晉以水承金，兔陰精之獸，玄為水色，此示殿
下宜速副天人之望也。於是大赦，以趙王十
年改年曰太和。（時成帝咸和三年也。）勒將石
堪攻宛，南陽太守王國降之，遂進攻祖約屯
晉書卷一百五、載記八
師淮上，約諸將佐皆陰遣使附於勒。石聰與
堪濟淮，陷壽春，祖約奔歷陽，壽春之民，陷於
聰者二萬餘戶。劉曜敗石虎於高候，遂圍洛
陽。勒滎陽太守尹矩、野王太守張進等皆降
之，襄國大震。勒欲自將救洛陽，左右長史司
馬郭敖、程遐等固諫曰：劉曜懸軍千里，勢不
久支，大王不可親動，動無萬全。勒大怒，按劍
叱遐等出，於是赦徐光，召而謂之曰：劉曜乘
高候之勢，圍守洛陽，庸人之情，皆謂其鋒不

可當也。然羅帶甲十萬，攻一城而百日不克，
師老卒殆，以我初銳擊之，可一戰而擒。若洛
陽不守，曜必送死冀州，自河已北，席卷南向，
吾事去矣。程遐等不欲吾親行，卿以為何如？」
光對曰：「劉曜乘高候之勢，而不能進臨襄國，
更守金墉，此其無能為可知也。以大王威略
臨之，必望旗奔敗。平定天下，在今一舉，不可
失也。」勒笑曰：「光之言是也。」乃使內外戒嚴，有
諫者斬。命石堪、石聰及豫州刺史桃豹等各



統見衆會滎陽，使石虎進據石門，勒自統步
騎四萬趣金墉，濟自大堨。勒顧謂徐光曰：「曜
盛兵成皋關，上計也；阻洛水，其次也；坐守洛
陽者，此成擒耳。」及時諸軍集於成皋，步卒六
萬，騎二萬七千。勒見曜無守軍，大悅，舉手指
天，又自指額曰：「天也！」乃卷甲銜枚，而詭道兼
路，出於鞏訾之間。知曜陳其軍十餘萬於城
西，彌悅，謂左右曰：「可賀我矣！」勒統步騎四萬
入洛陽城，升故太極前殿，虎步卒三萬自城

北而西，攻其中軍，石堪、石聰等各以精騎八
千，城西而北，擊其前鋒，大戰於西陽門。勒躬
貫甲冑，出自閶闔，夾擊之，曜軍大潰。石堪執
曜送之，以徇於軍，斬首五萬餘級，枕尸於金
谷。勒下令曰：「所欲擒者一人耳，今已獲之，其
勑將士抑鋒止銳，縱其歸命之路。」乃旋師，使
征東石邃等帥騎衛曜而北。及是，祖約乘兵
敗降於勒，勒使王波讓之曰：「卿逆極勢窮，方
來歸命，吾朝豈逋逃之藪邪？而卿敢有靦面



目也。」示之以前後檄書，乃赦之。劉曜子熙等
去長安，奔於上邽，遣石虎討之。勒巡行冀州
諸郡，引見高年孝悌力田文學之士，班賜穀
帛有差。令遠近收守，宣告屬城，諸所欲言，靡
有隱諱，使知區區之朝虛渴讜言也。石虎克
上邽，遣主簿趙封送傳國玉璽、金璽、太子玉
璽各一於勒。虎進攻集木且羌於河西，克之，
俘獲數萬，秦隴悉平。涼州牧張駿大懼，遣使
稱藩，貢方物於勒。徙氐羌十五萬落於司冀

州於是勒群臣石虎等請勒即皇帝位勒乃
許固請勒乃以咸和五年僭號趙天王行皇
帝事立其妻劉氏爲王后世子弘爲太子署
其子宏爲驃騎大將軍大單于封秦王斌太
原王小子恢爲南陽王中山公虎爲太尉守
尚書令中山王石生河東王石堪彭城王以
虎子邃爲冀州刺史封齊王宣左將軍挺侍
中梁王署左長史郭敖爲尚書左僕射右長
史程遐爲右僕射領吏部尚書參軍徐光爲

中書令領秘書監論功封爵開國郡公文武
二十一人侯二十四人縣公二十六人侯二
十二人其餘文武各有差侍中任播等參議
以趙承金爲水德旗幟尚玄牲牡尚白子社
丑臘勒從之勒以祖約不忠於本朝誅之及
其諸子姪親屬百餘人群臣又固請正尊號
勒乃僭即皇帝位大赦改元曰建平文武封
進各有差立其妻劉氏爲皇后子弘爲皇太
子時勒荆州監軍郭敬寇襄陽勒馳敕敬退

屯樊城戒之使偃藏旗幟寂若無人曰彼若
使人觀察則告之曰汝宜自愛堅守後七八
日大騎將至相策不復得走矣敬使人浴馬
於津周而復始晝夜不絕偵者還告南中郎
將周撫撫以爲勒軍大至懼奔武昌敬入襄
陽軍無私掠百姓安之晉平北將軍魏該弟
遐等率該部衆自石城降於敬敬毁襄陽遷
其民於沔北城樊城以戍之秦州休屠王羌
叛於勒勒遣石生擊破之羌奔涼州涼州牧

張駿懼遣長史馬詵稱臣入貢於勒勒遣使
封駿武威郡公勒親耕籍田還宮赦五歲刑
賜其公卿已下金帛有差勒以日食避正殿
三日令群公卿士各上封事禁州郡諸祠堂
非正典者皆除之其能興雲致雨有益於百
姓者郡縣更立爲祠堂殖嘉樹準嶽瀆已下
爲差等勒將營鄴宮廷尉續咸上書切諫勒
怒欲斬之徐光曰咸言不可用猶當容之奈
何一旦以直言而斬列卿乎勒歎曰爲人君

王衍夷云高祖曰漢光武東來為作韓云蔡謨傳組勒尊大欲遠為各會

不得自專如是乎匹夫家有百匹資尚欲市別宅況有天下之富萬乘之尊乎終當繕之耳且勅停作成吾直臣之氣也因賜咸絹百匹稻百斛又下書令公卿百僚歲薦賢良方正仍令其人得遞相薦引以廣招賢之路起明堂辟雍靈臺於襄國城西下何復營鄴宮以洛陽為南都置行臺勒因大饗群臣酒酣謂徐光曰朕方自古何等主也對曰陛下神武籌略邁於漢高後世無可比者勒笑曰人



豈不自知卿言太過朕若逢高祖當北面事之與韓彭比肩若遇光武當並驅中原未知鹿死誰手大丈夫行事當礌礌落落如日月皎然終不能如曹孟德司馬仲達父子欺人孤兒寡婦狐媚以取天下也群臣皆頓首稱萬歲時石虎威權日重群臣皆以是言於勒勒始令其太子省可尚書奏事使中常侍嚴震參綜可否征伐刑斷大事乃呈之自是嚴震之權過於主相中山之門可設雀羅矣虎

桓宣有傳

意怏怏不悅初郭敬之拔樊城也王師虞襄陽敬又攻陷之留戍而歸至是敬南掠江西南中郎將桓宣承其虛攻樊城取城眾之眾而去敬旋師救樊追戰於涅水敬前軍大敗宣亦死傷大半盡取所掠而止宣遂南返襄陽留軍戍之勒如鄴臨石虎第四朝其群臣於鄴命郡國立學官每郡置博士祭酒二人弟子百五十人於是擢拜太學生五人為佐著作郎錄述時事時大旱勒親臨廷尉錄



四徒五歲刑已下皆輕決遣之澍雨大降勒如其澧水宮因疾甚而還召石虎與其太子弘中常侍嚴震等侍疾禁中虎矯命絕弘震及內外群臣親戚勒疾之增損莫有知者詐召石宏石堪還襄國勒四小瘳見宏驚曰秦王何故來邪使王藩鎮正備今日有呼者邪自來也有呼者誅之虎大懼曰秦王思慕暫還耳今謹遣之數日復問之虎曰奉詔即遣今已半道矣更諭宏在外遂不遣之時虞

關身之不勒泪此言可以警代之乎足邪然此亦徐光程遐爲之耳

蝗，虎齊遣其子遂，車騎三千，遊於蝗所，以身
倘，勒疾甚，遺令曰，大雅兄弟，宜善相維持，司
馬氏，汝等之殷鑒也，中山王深可三思周霍
勿爲將來口實，以咸和七年死，在位十五年
夜瘞山谷，莫知其所，備文物虛葬，號高平陵
僞謚明皇帝，廟號高祖

孫云以劉氏之時武而不能使其子之不凡賊子以爲勒之其難而不能使其子之不見賊

弘字大雅，勒第二子也，幼有孝行，以恭謙自
守，勒爲趙王，立爲世子，勒僭位，立爲太子，虛
襟愛士，好屬文，嘗謂徐光曰，大雅愔愔，殊

晉書卷一百五　小戴記

季虎謂相字書真何人所爲虎有虎之雄山權恐光甚於虎而長淮以北生民日爲塗炭也

不似將家子，光曰，漢高以馬上取天下，孝文
以玄默守之，聖人之後，必世勝殘，天之道也
勒大悅，光因說曰，皇太子仁孝溫恭，中山王
雄暴多詐，陛下宜爲之所，漸奪中山王權
使太子參朝政，勒納之，自後程遐又言於
勒曰，中山王勇武權智，群臣莫有及者，觀其
志，自陛下之外，視之蔑如，加以殘賊安忍，久
荷專征，威振外內，其諸子並長，皆預兵權，陛
下在，自當無他，恐其怏怏，不可輔少主也，宜

齊云題下無極尤首有不滿之心總是一食字便是爲亂臣賊子張本

蚤除之，以便大計，勒曰，今天下未平，大雅沖
幼，厥方委中山以伊霍之任，何至如卿所言
也，卿正恐不得獨擅帝舅之權故耳，吾亦當
參卿顧命，勿過懼也，遐泣曰，臣所言者至公
陛下以私昵距忠言，何自而入乎，中山雖皇
太后所養，非陛下天屬，微建膚寸之效，陛下
酬其父子以恩榮，亦以足矣，而其志願無極
豈將來有益者邪，若不除之，臣已見宗廟不
血食矣，勒不聽，遐退告徐光，光曰，中山常切

晉書卷一百五　佩記

齒於吾二人，恐非但國危，亦將爲家禍也，他
日，勒以吳蜀未平，書軌不一，以己不得爲受
命之主，憂之，光承間言曰，臣以陛下爲憂腹
心之患，而何暇更憂四支乎，何則，魏承漢運
劉備雖興巴蜀，亦不可謂漢不滅也，孫權在
吳，猶今之李氏也，陛下既苞括二都，爲平八
州，帝王之統，不在陛下，竟欲安歸，此四支之
輕患耳，中山王藉陛下神略，天下皆言其英
武亞於陛下，且其殘暴多姦，見利忘義，文學

竝據權位，勢傾王室，而耿耿常有不滿之心，近於東宮曲讌，有輕皇太子之色，臣恐陛下萬年之後，中山非太子之所能臣，此心腹之重疾也，惟陛下圖之。勒默然而竟不從。及勒死，石虎執弘使臨軒，命收程遐、徐光下廷尉，召其子邃率兵入宿衛，文武皆奔散。弘大懼，自陳劣弱，乃讓位於虎。虎曰：君薨而世子立，臣安敢亂之。弘泣固讓，虎怒曰：若其不堪，天下自當有大議，何足預論。弘乃即位，大赦，殺程遐、徐光。弘策拜虎為丞相、魏王、大單于，加九錫，以魏郡等十三郡為國，總攝百揆。子邃為魏太子，加使持節、侍中、大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將軍、錄尚書事。勒文武舊臣皆補閑任，虎之府僚舊昵，悉署臺省要職。命太子宮曰崇訓宮，勒妻劉氏已下皆徙居之。簡其美淑及勒車馬珍寶服御之上者，皆入於己。有閒，劉氏謂石堪曰：皇祚之滅不復久矣，王將何以圖之？堪曰：先帝舊臣皆已斥外，衆旅不復由人，宮殿之內，無可為者。臣請出奔兗州，據廩丘，挾南陽王恢為盟主，宣太后詔於諸牧守征鎮，令各率義兵，同討桀逆，庶幾猶有濟也。劉氏曰：事急矣，便可速發。堪許諾，微服輕騎襲兗州，不克，遂南奔譙城。虎遣其將郭太等追之，獲堪於城父，送襄國，炙而殺之。徵石恢還襄國。劉氏謀泄，虎廢而殺之，尊弘母程氏為皇太后。時石生鎮關中，石朗鎮洛陽，皆起兵於二鎮。虎留子邃守襄國，統步騎七萬

晉書卷一百五 載記第五

皆攻滅之。及還師，遂諷弘命己建魏臺，一如魏輔漢故事。明年，改元延熙。弘懼不能自存，乃親齎璽綬，詣虎諭禪位意。虎曰：帝王大業，天下人自當有議，何為自論此也。弘還宮，對其母程氏流涕曰：先帝真無復遺矣。俄而虎遣丞相郭殷持節入廢弘為海陽王。弘安步就車，容色自若，謂群臣曰：庸昧不堪纂承大統，顧慚群后，此亦天命去矣，又何言。百官莫不流涕，宮人慟哭。咸康元年，幽弘及程氏

并宏恢於崇訓宮尋殺之

載記第五　　晉書一百五　終



載記第六　　晉書一百六

竟陵鍾　惺原評　　檇李蔣之翹刪定

同里沈　字翰校

石虎上

張天如云天生石虎助勒成覇又使虎斬勒後人有物之有虎將劉聰劉淵之有眼虎功同曜惡則逆之是以眼取因於斬君有中與名虎則直擾勒子而有之罪不勝誅矣不一傳而骨肉徂豬不二庸而宗社傾覆夫豈臣劉氏忍殺曜熙及其族三十餘人虎又納曜女生子世而石氏之禍由此起報施當矣然卽伏禮宜茲存世不立遵鑒不亂石氏亦必亡何則遂



宣之惡季於虎也虎有惡子害先同室未威君則弑父殺弟既虐君必殺家覆國二人先虎而死非二人之不幸劉氏與世之不幸也因子死於子立適弱肉而強食耳

鍾云天之所生人不能殺者乎何必勒母

石虎字季龍勒從子也祖曰匐邪父曰寇覓勒父周曷朱幼而子之故或稱勒弟焉永興中與勒相失後劉琨送勒母及虎于葛陂時年十七矣性殘忍游蕩無度好馳獵善彈數彈人軍中以為毒患勒白母將殺之母曰快牛為犢多能破車汝小忍之及長趫捷便

弓馬，冠於當時。勒以為征虜將軍，為娶將軍郭榮妹。虎寵惑優僮鄭櫻桃而殺郭氏，更納清河崔氏女，櫻桃又譖殺之。所為酷虐，無降城陷壘，尠有遺類。然御眾嚴而不煩，莫敢犯者，指授攻討，所向無前，故勒寵之，仗以專征之任。勒之居襄國，署為魏郡太守，鎮鄴三臺，後封繁陽侯。勒即大單于、趙王位，進封中山公。及勒僭號，授太尉、守尚書令，進封為王，邑萬戶。虎自以勳高一時，謂勒即尊，大單于必在己，而更以授其子弘，深恨之。私謂其子邃曰：「主上自都襄國以來，端拱指授，而以吾躬當矢石，二十餘年，南擒劉岳，北走索頭，東平齊魯，西定秦雍，克十有三州，成大趙之業者我也，大單于之望實在于我，而授黃吻婢兒，每一憶此，令人不能寢食。待其晏駕之後，不足復留種也。」咸康元年，虎廢勒子弘，自稱居攝趙天王，赦其境內，改年曰建武。三十國晉春秋，虎即位改元永熙。陳鴻大統曆云，虎即位改建平五年為延興，明年改建武。據



胡身之云：天子當從西北來，發沂東容氏將從淮泗入中國也。朱信自東府以取天子氣，初不就止，讖為之典

三十國晉春秋不記弘改元延熙，虎之立，實是熙元年也，故誤云永熙。陳鴻云云，即是弘偽年始改元之事，恐其亦非是。以夔安為侍中、太尉、守尚書令，郭殷為司空，王波為中書令，文武封拜各有差。立其子邃為太子。虎以讖文天子當從東北來，於是備法駕，行自信都而還以應之。虎徐州從事朱縱殺刺史郭祥，以彭城歸順。虎將王朗擊之，縱奔淮南。時虎荒游廢政，多所營繕，使邃省可尚書奏事，選牧守，祀郊廟，惟征伐刑斷，乃親覽之。鶴雀臺崩，即魏武所起銅雀臺也。殺典匠少府任汪，復使修之，倍於其舊。虎自率眾南寇歷陽，臨江而旋，京師大震。虎遣其將石遇攻平北將軍桓宣于襄陽，不克。是歲九月，虎遷都于鄴，大赦。初石勒以天竺僧佛圖澄豫言成敗，數有驗，敬事之。及虎即位，奉之尤謹，衣以綾錦，乘以雕輦，朝會之日，太子諸公扶翼上殿，主者唱大和尚，主者贊宣朝儀者眾坐皆起，使司空李農旦夕問起居，太子諸公五日一朝，國人化之，率多奉佛，巫之所

任，無敢向其方面涕唾者，爭造寺廟，削髮出家。虎以其真偽雜揉，或避賦役為姦宄，乃下詔問中書曰：佛國家所奉，里閭小人無爵秩者，應事佛否。著作郎王度等議曰：王者祭祀，典籍具存。佛，外國之神，非天子諸華所應祠奉。漢氏初傳其道，惟聽西域人立寺都邑，以奉之，漢人皆不得出家。魏世亦然，今宜禁公卿以下，毋得詣寺燒香禮拜。其趙人為沙門者，皆返初服。虎曰：朕自生邊鄙，忝君諸夏，至



於饗祀，應從本俗。其夷趙百姓樂事佛者，特聽之。遣其子宣武王斌帥精騎二萬并秦雍二州兵以擊落薄句大。三年，素頭都鞠帥衆三萬降于虎，署鞠等十三人為親趙王，散其部衆於冀青等六州。時虎使牙門將張彌徙洛陽鍾虡、九龍、翁仲、銅駝、飛廉于鄴。鍾一沒于河，募浮沒三百人，（浮沒謂能出入水中者）入河繫以竹絙，牛百頭，鹿櫨引之，乃出。造萬斛舟以渡之，以四輪纏輞車，轍廣四尺，深二尺，運至鄴。

虎大悅之，赦二歲刑，賚百官穀帛，百姓爵一級。時因中大旱，金一斤直米二斗，百姓嗷然。而虎用兵不息，百役並興，又納解飛之說，於鄴正南投石於河，以起飛橋，功費數千億萬，橋竟不成，役夫饑甚，乃止。使令長率丁壯隨山澤采橡捕魚，以濟老弱，復為權豪所奪，民無所得焉。又於襄國起太武殿，於鄴造東西宮，至是皆就。太武殿基高二丈八尺，縱六十五步，廣七十五步，甃以文石，下穿伏室，置衛



士五百人，以漆瓦金鐺銀楹珠簾玉壁，窮極伎巧，上施白玉牀，流蘇帳，為金蓮華以冠帳頂。又起靈風臺九殿于顯陽殿後，選士民之女以充之，服綺縠，佩珠玉者萬餘人，教宮人星占及馬步射。置女太史，雜伎工巧，皆與外侔。以女騎千人為鹵簿，皆著紫綸巾，熟錦袴，金銀鏤帶，五文織成鞾，執羽儀，鳴鼓吹，遊宴以自隨。左校令成公段造庭燎于杠末，高十餘丈，上盤置燎，下盤置人，緪繳上下。虎試

司云虎之遺詞
幼氏者如此未
殘而遺見從矣
虎保盛滿含從
爲殘亦甘其乎
死殺矣使人者
復無人莫不
張虎亦行

而倪之，其太保夔安等文武五百餘人，多上
尊號，庭燎油灌下盤，死者七人，三十國春秋作二十餘人
虎惡之，腰斬成公段。於是依殷周之制，以咸
康三年，僭稱大趙天王，即位于南郊，大赦，立
其妻鄭氏爲天王皇后，子邃爲天王皇太子，
親王皆貶封郡公，藩王爲縣侯，百官封署各
有差。邃素驍勇，虎愛之，嘗謂群臣曰：司馬氏
父子兄弟自相殘滅，故使朕得至此，朕有殺
阿鐵理否？阿鐵，邃小字也。既而邃荒淫不道，
晉書卷一百六．載記本
好雅飾美姬，斬首洗血，置盤上，與賓客傳視
之，又割其肉，合牛羊肉煮食，亦賜左右，以讖
其味。時河間公宣、樂安公韜亦皆有寵於虎，
邃疾之如仇。虎自耽內游，寵惑失常，使邃省
可尚書事，每有所關白，虎恚曰：此小事何足
呈也。時或不聞，復怒曰：何以不呈？誚責搒
月至再三。邃甚恨，私謂中庶子李顏等曰：官
家難稱，吾欲行冒頓之事，卿從我乎？顏等伏
不敢對。自是邃稱疾不省事，潛率宮臣文武

五百餘騎，宴于李顏別舍，謂顏等曰：我欲至
冀州殺河間公，有不從者斬。行數里，騎皆逃
散。顏叩頭固諫，邃亦昏醉而歸。邃母鄭氏聞
之，私遣中人譴邃，邃怒殺之。先是佛圖澄謂
虎曰：陛下不宜數往東宮。時虎將視邃疾，思
澄言而止。既而瞋目大言曰：我爲天下主，
父子不相信乎？乃遣所親任女尚書察之，邃
呼前與語，因抽劍擊之。虎怒，收李顏等詰問，
顏具言其狀，誅顏等三十餘人，幽邃于東宮，
晉書卷一百六．載記中
既而赦之，引見太武東堂。邃朝而不謝，俄而
便出。虎使謂之曰：太子應朝中宮，何以便去？
邃逕出不顧。虎大怒，廢邃爲庶人，其夜殺邃
及妻張氏并男女二十六人，同埋於一棺，誅
其宮臣支黨二百餘人，廢鄭氏爲東海太妃。
立其子宣爲天王皇太子，宣母杜昭儀爲天
王皇后。安定人侯子光弱冠美姿儀，自稱佛
太子，從大秦國來，當王小秦國，聚衆數千人
於杜南山，自稱大黃帝，建元龍興。石廣擊斬

之子光頭無血十餘日而面色無異於生酉
年虎將伐遼西鮮卑段遼募有勇力者三萬
人皆拜龍騰中郎遼遣從弟屈雲襲幽州幽
史李孟退奔易京虎以桃豹爲橫海將軍王
華爲渡遼將軍統舟師十萬出漂渝津支雄
爲龍驤大將軍姚弋仲爲冠軍將軍統步騎
十萬爲前鋒以伐遼虎進屯金臺支雄長驅
入薊遼所署漁陽上谷守相皆降取四十餘
城遼懼棄令支奔于密雲山虎將郭太麻秋



等輕騎二萬追及之戰于密雲獲其母妻斬
級三千遼單馬竄險遣子乞特真送表及名
馬虎納之乃還其戶二萬餘于雍司兗豫四
州之地諸有才行者皆擢敘之先是慕容皝
與段遼有隙遣使稱藩丁虎陳遼宜伐請盡
衆來會及軍至令支皝師不出虎將伐之太
史令趙攬固諫曰燕地歲星所守師必無功
虎怒鞭之黜爲肥如長進師攻棘城旬餘不
克皝遣子恪帥胡騎二千晨出挑戰諸門皆

若有師出者四面如雲虎大驚棄甲而遁於
是召趙攬復爲太史令虎旋自令支過易京
惡其固而毀之朝其群臣於襄國復從征突
武有差至鄴又謀伐昌黎遣渡遼曹伏將青
州之衆戍海島運穀三百萬斛以給之又以
船三百艘運穀三十萬斛詣高句麗使典農
中郎將王典率衆萬餘屯田海濱又令青州
造船千艘以謀擊皝使太子宣率步騎二萬
擊朔方鮮卑斛摩頭破之斬首四萬餘級冀



州八郡大蝗司隸請坐守宰虎曰此政之失
和朕之不德而欲委咎守宰豈禹湯罪己之
義邪司隸不進讜言佐朕不逮而歸咎無辜
所以重吾之責可白衣領司隸先是虎使襄
城公涉歸上庸公日歸率衆戍長安二歸告
鎮西石廣私樹恩澤潛謀不軌虎怒追廣至
而殺之段遼於密雲山遣使詐降虎以馬使
使麻秋迎之敕秋曰受降如待敵將軍慎之
遼又遣使將通于慕容皝皝遣子恪伏兵於

耿耿不齊

容雲以褒秋、秋統衆三萬迎遂，爲恪所襲，死
者十六七，秋步遁而歸，以其太子宣爲大單
于，建天子旌旗，以夔安爲征討大都督，統石
琮、石閔、李農、張豺、李羌等五將步騎七萬，寇
荆揚北鄙，閔敗王師于沔陰，將軍蔡懷死之，
寶將朱保又敗王師于白石，將軍鄭豹、談玄、
郝莊、隨相、蔡熊皆遇害，張豺攻陷邾城，敗將
軍毛寶于邾西，死者萬餘人，夔安進據胡亭，
將軍黃沖、歷陽太守鄭進皆叛降之，安於是

晉書卷一百六　載記十

掠七千戶而還。是時虎以衰戚侵恣，頻託公
行，患之，乃擢殿中御史李巨爲御史中丞，特
加親任，中外肅然，虎曰，朕聞良臣如猛虎，高
步通衢而豺狼避路，信哉、頃之虎將謀慕
容皝，乃以其撫軍李農爲使持節監遼西北
平諸軍事，鎮令支，又令司冀青徐幽并雍兼
復之家，五丁取三，四丁取二，合鄴城舊軍滿
五十萬，具船萬艘，自河通海，運穀豆千一百
萬斛于安樂城，以備征軍之調，徙遼西北平

漁陽萬餘戶于兗豫雍洛四州之地，自幽州
以東至白狼，大興屯田，虎因大閱於宛陽，欲
以擊慕容皝，皝帥諸軍襲幽冀，略三萬餘家
而去、幽州刺史石光坐懦弱徵還，先是李壽
將李宏自晉奔于虎，壽致書請之，題曰趙王
石君，虎不悅，付外議之，多有異同，中書監王
波曰，今李宏以死自誓，曰若得反魂於蜀，當
糾率宗族，混同王化，若其信也，則不煩一旅，
坐定梁益，就有進退，顧在逃命一夫，李壽既

晉書卷一百六　載記十一

借大號，今以制詔與之，彼或酬反，不者復爲
書答之，會挹婁國獻楛矢石砮於虎，波因請
以遺壽，曰，使其知我遐荒必臻也，於是遣宏
備物以酬之，以石瑜爲太尉，與太子宣迭日
省可尚書奏事，宏既至蜀，壽欲誇其境內，下
令云，羯使來庭，獻其楛矢，虎聞之怒甚，黜王
波以白衣領職，時虎志在窮兵，以其國內少
馬，乃禁畜馬，匿者腰斬，收民馬四萬餘匹以
入于公，兼盛興宮室於鄴，起臺觀四十餘所，

又營長安、洛陽二宮，作者四十餘萬人。大敕河南四州具南師之備，并、朔、秦、雍嚴西討之資，青、冀、幽州為東征之計，皆三五發卒。三丁發二，五丁發三也。諸州造甲者五十餘萬人。兼公侯牧宰競興私利，百姓失業，十室而七。船夫十七萬人為水所沒，虎狼所害者，三分而一。貝丘人李弘因眾心之怨，自言姓名應讖，連結黨與，署置百僚，事發誅之，連坐者數千家。虎畋獵無度，晨出夜歸，又多微行，躬察作役。侍中



韋謏諫曰：「陛下忽天下之重，輕行斤斧之間，倘一旦有狂夫之變，雖甚智勇，不暇施也。又興役無時，廢民耘穫，頓斃之徒，怨聲塞路，是豈聖君仁后所忍為乎。」虎省而善之，賜以穀帛，而興繕滋繁，游察自若。時右僕射張離領五兵尚書，專總兵要，而欲求媚于太子宣，說之曰：「今諸公侯吏兵過限，宜漸削弱，以盛儲威。」宣素疾石韜之寵，甚悅其言，乃使離奏奪諸公府吏，秦、燕、義陽、樂平四公聽置吏一百

蔣云未虎殺一運而復料一遣矣

九十七人，帳下兵二百人，自此已下，三分置一，餘兵五萬悉配東宮，於是諸公咸怨，為大釁之漸矣。會青州言濟南平陵城北石虎一夕移於城東南，有狼狐千餘跡隨之，跡皆成蹊。虎大悅曰：「石虎者，朕也，自平陵城北而東南者，天意將使朕平蕩江南之徵也。其敕諸州兵明年悉集，朕當親董六師，以奉天命。」群臣皆賀，上皇德頌者一百七人。制征士五人車一乘、牛二頭、米十五斛、絹十匹，調不辦者



斬。民至鬻子以供軍需，猶不能給，自經於道樹者相望。建元二年，虎饗群臣于太武前殿，有白雁百餘集馬道之南，虎命射之，無所獲。既將討三方，諸州兵至者百餘萬，太史令趙攬私於虎曰：「白雁集殿庭，宮室將空，不宜行也。」虎納之，臨宣武觀大閱而解嚴。先是石宣淫虐日甚，群臣莫敢告者，領軍王朗言之於虎曰：「今隆冬雪寒，而皇太子使人斫伐宮材，引於漳水，功役數萬，士眾吁嗟，陛下宜因游

覩而罷之。虎如其言。既而宣知朗所爲，怒，欲
殺之而無因。會熒惑守房，使趙攬言於虎曰：
房爲天王，熒惑守之，其殃不小，宜以貴臣王
姓者當之。虎曰：誰可者？攬久而對曰：無貴于
王領軍。虎既惜朗，且猜之，曰：更言其次。攬曰：
其次唯中書監王波耳。虎乃下書追波前議
楛矢事，腰斬之，及其四子，投尸漳水。尋愍波
之無罪，追贈司空，封其孫爲侯。初虎命石宣
石韜生殺拜除，皆迭日省決，不復啓白。司徒



申鍾諫曰：慶賞刑威，后皇攸執。不可以假人，
所以防姦杜漸，以示軌儀也。太子職在視膳，
而不及政。庶人邃以聞政致敗，殷鑒未遠，
耳。且二政分權，鮮不及禍。周有子頹之釁，鄭
有叔段之難，此皆寵之不以道。所以亂國害
親。惟陛下覽之。虎不聽。中謁者令申扁以慧
悟辯給，有寵於虎，宣亦昵之，使典機密。虎既
不省事，而宣、韜皆好酣飲畋獵，由是尚書奏
事皆決於扁，自九卿以下，率皆望塵而拜。太
子詹事孫珍，病目，求方於侍中崔約，約素狎
珍，戲之曰：溺中則愈。珍曰：目何可溺？約曰：卿
目睕睕，正耐溺中。珍恨之，以白宣。宣於兄弟
中最胡狀，目深，聞之大怒，誅約父子。於是珍
有寵于宣，公卿已下，畏之側目。時義陽公鑒
鎮關中，役煩賦重，文武有長髮者，拔爲冠纓，
餘以給宮人。長史取髮白之於虎，虎怒，徵鑒
還鄴，以石苞代鎮長安。發雍洛秦并州十六
萬人，治長安未央宮。又虎性既好獵，晚歲體



重，不能跨馬，乃造獵車千乘，刻期校獵。自靈
昌津南至滎陽，東極陽都，爲獵場，使御史監
察其中，禽獸有犯者罪至大辟。民有美女、好
牛馬，御史求之不得，便誣以犯獸，論死者百
餘家。又發諸州二十六萬人修洛陽宮。發百
姓牛二萬餘頭配朔州牧官。增置女官二十
四等，東宮十有二等，諸公侯七十餘國，皆爲
置女官九等。先是大發百姓女二十已下十
三已上三萬餘人，料爲三等以分配之。太子

及諸公，又私令采發者，亦垂萬人，郡縣承旨，務於美色，多強奪人妻，殺其夫，及夫自殺者，九千餘人，既至鄴，虎臨軒簡第諸女，大悅，封使者十二人，皆為列侯，荊楚揚徐間，流叛略盡，宰守坐不能綏懷，下獄誅者五十餘人，金紫光祿大夫逯明，因侍切諫，虎大怒，遣龍騰拉而殺之，時尚書朱軌與中黃門嚴生不協，會久霖，道路陷滯不通，生因而譖軌不修道，又訕謗朝政，虎因囚之，冠軍蒲洪諫曰，臣聞



聖王之馭天下也，土階三尺，茅茨不剪，食不累味，刑措而不用，言君之馭海內也，瑤宮瓊榭，象著玉杯，截脛剖心，脯賢刳孕，故其亡也忽焉，今襄國鄴宮，足康帝宇，長安洛陽，何為者哉，盤于游田，耽于女德，三代之亡，恒必由此，而忽為獵車千乘，養獸萬里，奪人妻女，十萬盈宮，尚書朱軌納言大臣，以道路不修，將加酷法，此自陛下政之失和，陰陽災沴，暴降霖雨七旬，霽方二日，縱有鬼兵百萬，尚未及修之，而況人乎。刑政如此，其如史筆何。其如四海何，特願止作徒，出宮女，赦朱軌，以允眾望，虎省之不悅，然憚其強弗罪也，為之停二京作役而竟誅朱軌，立私論之條，偶語之律，聽吏告其君，奴告其主，公卿以下，朝會以目相顧，不敢復相過從談論焉。

載記第六　晉書一百六　終

詳原書補

載記第七　　晉書一百七　三徑藏書

竟陵鍾惺原評　　楊李滸之旭刪定
同郡周九鉞參技

石虎下　冉閔附

永和三年、虎既遣涼州刺史麻秋代張重華、
又以中書監石寧爲征西將軍、率并司州兵二萬餘人爲
秋後繼。寧秋等次于曲柳。將軍劉寧王擢進
攻始興武街、重華將楊康等與寧戰于沙阜、
寧敗績引還。虎又以孫伏都爲征西將軍、與



麻秋率步騎三萬、長驅濟河、遂城長最。晉春秋作
上最。重華懼、遣將謝艾逆擊敗之、秋退歸金城。
初石勒與虎、並貪而無禮、既跨十州之地、聚
斂金帛及諸外國所獻珍異、府庫不可勝紀、
猶自以爲不足、悉發前代陵墓、取其寶貨焉。
邯鄲城西有趙簡子墓、至是虎發之、初及泉、
其水清冷、令作絞車以牛皮囊汲之、月餘不
盡、不可發而止、又掘秦始皇冢、取銅柱鑄以
爲器。後納沙門吳進之言、以爲胡運將衰、晉

當復興、宜苦役晉人以厭其氣。于是使尚書
張群發近郡男女十六萬、車十萬乘、運土築
華林苑及長牆于鄴北、廣袤數十里。趙攬申
鍾石璞等上疏止之、虎大怒曰、使牆朝成、吾
夕沒無恨矣、乃促張群以燭夜作、會大風雨、
死者數萬人。郝因前後送蒼麟十六、白鹿七、
虎命司虞張曷柱調之、以駕芝蓋、列于充庭
之乘。命太子宣出祈福于山川、因而游獵、乘
大輅羽葆華蓋、建天子旌旗、十有六軍、戎卒



十八萬、出自金明門、虎從其後宮升陵霄觀
望之、笑曰、我家父子如是、自非天崩地陷、當
復何愁、但抱子弄孫、日爲樂耳。宣所舍、輒列
人爲長圍、四面各百里、驅禽獸、至暮皆集其
所、文武跪立、重行圍守、烽炬如晝、命勁騎百
餘、馳射其中、宣與姬妾乘輦觀之、獸殫乃止、
或獸有奔逸、當之者、有爵則奪馬步驅一日、
無爵則鞭之、士卒饑凍、死者萬餘人、所過三
州十五郡、資儲靡有孑遺、虎復命韜亦如之

出自并州，游于秦晉。宣怒其與己鈞敵，愈嫉之。宦者趙生素無寵于韜，宣幸之，生因微勸宣除韜，至是宣始有殺韜之謀矣。時麻秋又擒張重華將張瑁於河陝，敗之，斬首三千餘級。自河已南氐羌皆降。先是石韜有寵於虎，欲立之，以太子宣長，猶豫未決。宣常忤虎，虎曰：悔不立韜也。韜由是益驕，起堂于太尉府，號曰宣光殿，梁長九丈。宣視而大怒，斬匠截梁而去。以犯其名也。韜怒，增之至十丈。宣聞之，謂



所幸楊杯、牟成、趙生曰：凶豎勃逆，敢爾，汝能殺之者，吾入西宮，當盡以韜國邑分封汝等。韜死，主上必親臨喪，因行大事，蔑不濟矣。杯等許諾。時韜夜與僚屬宴于東明觀，樂奏，韜聞之，愀然長歎曰：人居世無常，知後會復何期而不快乎。因酒酣，宿于佛精舍。宣使杯等緣獼猴梯而入，殺韜，置其刀箭而去。旦，宣奏之，虎哀驚氣絕，久而方蘇，將出臨其喪。司空李農諫曰：害秦公者恐在蕭牆之內。慮生非

常，不可以出。虎乃止，嚴兵發哀于太武殿。宣乘素車，從千人，臨韜喪，不哭，直言呵呵，使舉衾觀尸，大笑而去。收大將軍記室參軍鄭靖、尹武等，將委之以罪。於是虎始疑宣，而欲召之，懼其不入，乃詐言其母哀過危惙，宣謂虎不之覺，竟入朝中宮，因止之。建興人史科知其謀，告之虎。使收楊杯、牟成，皆亡去，執趙生而詰之，具服。虎悲怒彌甚，幽宣於席庫，以鐵環穿其頷而鎖之，作數斗木槽，和羹飯，以豬



狗法食之。取害韜刀箭舐其血，哀號震動宮殿。佛圖澄曰：宣、韜皆陛下之子，今為韜殺宣，是重禍也。陛下若加慈恕，福祚猶長；若必誅之，宣當為彗星下掃鄴宮。虎不從，乃積柴於鄴北，樹標其上，標末置鹿盧，穿之以繩，倚梯柴積，送宣於標所，使韜所親宦者郝稚、劉霸拔其髮，抽其舌，牽之登梯，上於柴積。郝稚以繩貫其頷，鹿盧絞上，劉霸斷其手足，斫眼潰腹，如韜之傷，四面縱火，煙炎際天。虎從昭儀

已下數千人，登中臺觀之，火滅取灰，分置諸門交道中，殺其妻子九人。宣少子年數歲，虎素愛之，抱之而泣，欲赦之，其大臣不聽，就抱中取而殺之，兒猶挽虎衣大叫，至於絕帶，見者莫不爲之流涕。虎因此發病。又誅其四率已下三百人，宦者五十人，皆車裂節解，棄之漳水。洿其東宮，養豬牛。東宮衞士十餘萬人，皆謫戍涼州。先是，散騎常侍趙攬言於虎曰：中宮將有變，宜防之。及宣殺韜，虎疑其知而



不告，亦誅之。廢宣母杜氏爲庶人。貴嬪柳氏，尚書耆之女也，以才色特幸，坐其二兄有寵于宣，亦殺之。何虎議立太子，其太尉張舉進曰：燕公斌有武略，彭城公遵有文德，惟陛下所擇。虎曰：卿言正起吾意。初，虎之破上邽也，張豺獲劉曜幼女，年十二，有殊色，虎納而嬖之，生子世，封齊公。至是，豺以虎年長多疾，欲立世爲嗣，冀劉氏爲太后，已得輔政，乃說虎曰：陛下再立儲宮，皆出自倡賤，是以禍亂

相尋，今宜擇母貴子孝者立之。虎曰：卿勿言，吾知太子處矣。於是與群臣又議于東堂，虎曰：吾欲以純灰三斛自滌其腸，穢惡何爲專生凶子，年二十餘，便欲殺公。今世方十歲，比其二十，吾已老矣。乃與張舉、李農定議，敕公卿上書請立世。大司農曹莫不署名，虎使張豺問其故，莫頓首曰：天下業重，不宜立少，是以不敢署也。虎曰：莫忠臣，然未達朕意。張舉、李農知吾心矣，其令諭之。遂立世爲皇太子，



劉氏爲皇后。虎時疾瘳，以永和五年僭即皇帝位，大赦，建元大寧，百官增位一等，諸子進爵郡王。故東宮高力等萬餘人，謫戍涼州，行達雍城，既不在赦例，又敕雍州刺史張茂送之。茂皆奪其馬，令步推鹿車，致糧戍所。高力督梁犢等因衆心之怨，謀起兵東還，衆聞之皆踊抃大呼。犢乃自稱晉征東大將軍，率衆攻陷下辨。劉寧自安定擊之，爲犢所敗，秦雍間城戍無不推陷，斬二千石長吏，長驅而東。

衆至十萬，又東出潼關，進逼洛陽，虎遣李農率步騎十萬討之，不克，犢東掠滎陽陳留諸郡，虎大懼，以燕王石斌率精騎一萬統姚弋仲苻洪等，擊犢于滎陽東，大敗之，斬犢首而還，未幾，虎疾甚，以石遵為大將軍鎮關右，石斌為丞相錄尚書事，張豺為鎮衛大將軍領吏部尚書，並受遺輔政，劉氏恐斌輔政，恐不利於太子，乃與張豺謀去之，斌時在襄國，遣使詐謂斌曰，主上患已漸損，王須獵者，可小停



也，斌素好酒耽獵，聞使言大喜，因遊獵縱飲如故，劉氏矯命稱斌無忠孝心，免官歸第，使豺弟雄率龍騰五百人守之，石遵自幽州至鄴，救朝堂受拜，配禁兵三萬遣之，遵慟哭而去，是日虎疾小瘳，問曰，遵至未，左右對曰，久已去矣，虎曰，恨不見之，時虎臨於西閣，龍騰中郎二百餘人列拜于前，虎曰，何所求也，皆曰，聖躬不和，宜令燕王入宿衞，典兵馬，或言乞為皇太子，虎不知斌之廢也，責曰，燕王不

在內耶，呼來，左右言王酒病不能入，虎曰，促持輦迎之，當付重璽，亦竟無行者，尋惛眩而入，張豺使弟雄矯命殺斌，劉氏又矯命以豺為太保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依霍光輔漢故事，侍中徐統歎曰，禍將作矣，吾無為豫之，乃仰藥而死，俄而虎亦死，虎始以咸康元年僭位，至此太和六年，凡在位十五年，於是世即偽位，尊劉氏為皇太后，臨朝，進張豺為丞相，石遵因衆兵入鄴，斬張豺，夷其三族，僭



即尊位于太武前殿，廢世為譙王，劉氏為太妃，尋皆殺之，世立凡三十三日，遵既立凡一百八十三日，義陽王鑒起而殺之，鑒立凡一百三日，武興公閔又殺之而自立，虎孫死者二十八人，後虎小男現，以其妻妾來奔京師，亦斬之，石氏遂絕，虎十三子，五人為閔所殺，八人自相殘害而死，初讖言滅石者陵，尋而閔徙封蘭陵公，虎惡之，改蘭陵為武興郡，至是終為閔所滅，始勒以成帝咸和三年僭立，

魏作氏
飛天新云石勒
秦不凡以什疏
其種石虎養閔
并其種類而共
之蓋不道也

二主四子凡三十二年以穆帝永和五年滅
閔字永曾小字棘奴虎養孫也父瞻字弘武
本姓冉名良魏郡內黃人其先漢黎陽騎都
督累世牙門勒破陳午獲瞻時年十二命虎
子之驍猛多力攻戰無前歷位左積射將軍
西華侯閔幼而果銳虎撫之如孫及長善謀
策勇力絕人拜建節將軍徙封修成侯歷位
北中郎將游擊將軍虎之敗於梁犢閔軍獨
全由此有聲胡夏憚之永和六年既殺石鑒



舊云閔用中國
人初殺羯自立
便應率衆歸順
及事無甫但隔
江以外宜晉人
不為事也

其司徒申鍾司空郎闓等四十八人上尊號
于閔於是僭即皇帝位大赦改元曰永興國
號大魏復姓冉氏時石祗在襄國聞鑒死僭
稱尊號六夷據州郡擁兵者皆應之閔遣使
臨江告晉曰胡逆亂中原今已誅之若能共
討之可遣軍來也朝廷不答祗遣其相國石
琨率衆十萬伐鄴進據邯鄲閔大敗之死者
萬餘又符健自枋頭入關張賀度段勤與劉
國靳豚會于昌城將攻鄴閔遣其將王泰崔

通周成等帥步騎十二萬次黃城躬統精卒
八萬繼之戰于蒼亭賀度等大敗死者二萬
八千辰旅而歸戎卒三十餘萬旌旗鐘鼓綿
亘百餘里雖石氏之盛無以過也閔至自蒼
亭行飲至禮清定九流準才授任儒學後門
多蒙顯進于時翕然方之為魏晉之初是時
閔又帥步騎十萬將攻祗于襄國光祿大夫
韋謏諫止之大怒誅謏及攻襄國百餘日為
土山地道築室反耕祗大懼去皇帝之號稱



趙王遣使詣慕容儁姚弋仲以乞師會石琨
自冀州援祗弋仲復遣其子襄率騎三萬八
千至自滆頭儁遣將軍悅綰率甲卒三萬自
龍城三方勁卒合十餘萬閔遣將軍胡睦距
襄于長蘆孫威候琨于黃丘皆為敵所敗士
卒略盡睦威單騎而還琨等軍且至閔將出
擊之衛將軍王泰曰窮寇固迷希望外援今
彊救雲集欲吾出戰腹背擊我宜固壘勿出
觀勢而動以挫其謀今陛下親戎如失萬全

[illegible]

大事去矣，請慎無出，臣請率諸將為陛下滅
之。閔將止，道士法饒進曰：太白經昴，當殺胡
王，一戰百克，不可失也。閔攘袂大言曰：吾戰
決矣，敢諫者斬。於是盡眾出戰。姚襄、悅綰、石
琨等三面攻之，祗衝其後，閔師大敗。閔潛于
襄國行宮，與十餘騎奔鄴。降胡栗特康等執
閔子胤及左僕射劉琦等送于祗，盡殺之。司
空石璞、尚書令徐機等及諸將士死者十餘
萬人。閔潛還，人無知者，鄴中震恐，訛言閔



已沒矣。聲射校尉張艾請閔親郊，以安眾心。
閔從之，誅支解法饒父子，而贈韋謏為大司
徒。於是石祗使劉顯帥眾七萬攻鄴，次明光
宮，去鄴二十三里。閔懼，召衛將軍王泰議之。
泰恚其謀之不從，辭以瘡甚。閔親臨問之，固
稱疾篤。閔怒，還宮，顧謂左右曰：巴奴，乃公豈
假汝為命邪（王泰本巴人）！要將先滅群胡，却斬王
泰。於是盡眾而戰，大敗顯軍，追奔至陽平，斬
首三萬餘級。顯懼，密使請降，求殺祗為效。閔

[illegible]

乃引歸，誅泰，夷其三族。劉顯果殺祗，傳首于
鄴，遣使請命。閔命焚祗首于通衢。閔兗州刺
史劉啓以鄄城歸順。劉顯復率眾伐鄴，閔擊
敗之，還稱尊號于襄國。閔徐州刺史周成、兗
州刺史魏統、豫州牧冉遇、荊州刺史樂弘皆
以城歸順。平南高崇、征虜呂護執洛州刺史
鄭系以三河歸順。劉顯率眾伐常山，太守蘇
亥告難于閔。閔留其大將軍蔣幹等輔其太
子智守鄴，自率騎八千救之，乃擊敗顯，追奔



及于襄國。顯將曹伏駒開門納閔，閔殺顯及
其公卿已下百餘人，焚襄國宮室，遷其民于
鄴。時慕容儁已克幽薊，略地至于冀州，閔帥
騎距之，與慕容恪相遇於魏昌城。閔大將軍
董閏、車騎張溫諫曰：鮮卑乘勝氣勁，不可當
也，請避之以溢其氣，然後濟師以擊之。閔怒
曰：若欲以此眾平幽州，斬慕容儁，今遇恪而
避之，人謂我何！乃與恪遇，十戰皆敗之。恪乃
擇鮮卑善射者五千人，以鐵鎖連其馬，為方

丁元薦云此段
小模糊似演義

陣而前。閔所乘駿馬曰朱龍，日行千里。閔
左（操兩刃矛，右執鉤戟，順）擊之，斬鮮卑三百
餘級。俄而燕騎大至，圍之數周。閔（虛）衆寡不
敵，躍馬潰圍東走，行二十餘里，（朱龍忽斃），爲
恪所擒，及董閔、張溫等，送之于薊。儁立閔而
問之曰：汝奴僕下才，何自妄稱天子？閔曰：天
下大亂，爾曹夷狄（禽獸之類）尚欲篡逆，我一
時英雄，何爲不可作帝王邪！儁怒，鞭之三百，
送于龍城，告廆、皝廟（斬之），遣慕容評率衆圍



鄴。（時冉智尚幼，國中饑，人相食，虎故宮人被）
食略盡。蔣幹遣其侍中繆嵩、詹事劉猗奉表
歸順，且乞師于晉。濮陽太守戴施乃率壯士
百餘人入鄴，助守三臺。長水校尉馬願（等）開
門降評，施、幹懸縋而下，奔于倉垣。評送閔妻董
氏、太子智、太尉申鍾、司空條攸（等）于薊。尚書
令王簡、左僕射張乾、右僕射郎肅自殺。閔既
斬于（龍城）遏陘山，山左右七里，草木悉枯，蝗
蟲大起，五月不雨，至于十二月。（慕容）儁（謂）閔

戴施事詳
謝尚傳

爲祟，遣使者祀之，謚曰武悼天王。其日大雪。
（始閔以咸和六年自立，至八年而滅，在位凡）
三年

史臣曰：夫拯溺救焚，帝王之師也；窮凶騁暴，
戎狄之舉也。蠢茲雜種，自古爲虞，限以塞垣，
猶懼侵軼，況乃入居中壤，窺我王政，乘弛紊
之機，覩危亡之隙，而莫不嘯群鳴鏑，汨亂天
常者乎！石勒出自羌渠，見奇醜類，闡鄴上黨，
季子鑒其非凡，倚嘯洛城，夷甫識其爲亂。及



惠皇失統，宮內崩離，遂乃招聚蟻徒，乘間煽
禍，虔劉我都邑，剪害我黎元，朝市淪胥，若沉
航於鯨浪，王公顛仆，譬游魂於龍沙。登天歷
晉德而似茲，妖孽者歟，觀其對敵臨危，運籌
賈勇，奇謨間發，猛氣橫飛，遠嗤魏武，則風情
慷慨，近答劉琨，則音詞倜儻，焚元超於苦縣，
陳其亂政之愆，戮彭祖于襄國，數以無君之
罪，於是跨躡燕趙，并吞韓魏，杖奇材而竊微
號，擁舊都而抗王室，褫毡裘，襲冠帶，釋介胄，

開庠序，鄰敵懼威而獻款，絕域承風而納貢，則古之為國，仍以加諸。雖曰凶殘，亦一時傑也。而託授非所，貽厥無謀，身沒嗣滅，業歸攜養，斯乃知人之闇焉。季龍心昧德義，幼而輕險，假豹姿於羊質，騁梟心於狼性，始懷怨懟，終行篡奪，於是窮驕極侈，勞役繁興，畚鍤相尋，干戈不息，刑政嚴酷，動見誅夷，慄慄遺黎，求哀無地，戎狄殘獷，斯為甚乎。既而父子猜嫌，兄弟讎隙，自相屠膾，取笑天下，墳土未燥，禍亂荐臻，釁起於張豺，族傾於冉閔，積惡致滅，有天道哉。

載記第七　晉書一百七　終



竟陵鍾惺原評
檇李蔣之翹刪定
松陵徐士藪參校

慕容廆

鍾云晉之群胡皆以寇虐中原犯順僭號互相倡和惟慕容廆以王室為名不失外臣之職與各忠勇恭謹內治其國而外能陳石勒破宇文悉獨官以助順討逆之政法令文章雍容可觀寓書陶侃以達臣服貢中朝文武以復晉修職之義生氣物始得巧晉完人此何遜於乖執史宜表出之入晉臣誧中為忠順者之勤不宜黜入載記也

俯竹之云步搖之飾既冠云之號慕容氏既歸中國吳臣子故

慕容廆字奕洛瓌杜佑曰廆本名弈洛瓌昌黎棘城鮮卑人也。其先有熊氏之苗裔，世居北夷，邑于紫蒙之野，號曰東胡。其後與匈奴並盛，控弦之士二十餘萬，風俗官號與匈奴略同。秦漢之際，為匈奴所敗，分保鮮卑山，因以為號。曾祖莫護跋，魏初率其諸部入居遼西，從宣帝伐公孫淵有功，拜率義王，始建國於棘城之北。時燕代多冠步搖冠，莫護跋見而好之，乃斂髮襲冠，諸部因呼之為步搖，其後音訛遂

所求之祖胄

又云受降如受敵居邊之時整兵以見四夷之害來居過此何

為慕容焉、或云、慕二儀之德、繼三光之容、遂
以慕容為氏、祖木延左賢王、父涉歸、以全柳
城之功、進拜鮮卑單于、遷邑于遼東北、於是
漸慕諸夏之風矣、廆幼而魁岸、美姿貌、身長
八尺、雄傑有大度、及涉歸死、其弟刪篡位、(晉作
弟耐今從燕書)將殺廆、廆亡匿于遼東徐郁家、後國
人殺刪、迎廆立之、初涉歸有憾於宇文鮮卑、
廆將修先君之怨、表請討之、武帝弗許、廆怒、
入寇遼西、殺略甚眾、帝遣幽州諸軍討廆、戰



于肥如、廆眾大敗、自後復掠昌黎、每歲不絕、
又率眾東伐扶餘、扶餘王依慮自殺、廆夷其
國城、驅萬餘人而歸、東夷校尉何龕遣督護
賈沈將迎立依慮子依羅、廆遣其將孫丁率
騎邀之、沈力戰斬丁、遂復扶餘、(太康十年)廆
自謂先公以來、世奉中國、且華裔理殊、強弱
固別、乃遣使來降、帝嘉之、拜為鮮卑都督、廆
躬見何龕、以士大夫禮、巾衣到門、龕嚴兵以
見之、廆乃改服戎衣而入、人問其故、廆曰、主

亦有所慚乎

評云廆得力全在此數語

人不以禮、賓復何為哉、龕聞之甚慚、深敬憚
之、時宇文鮮卑段部方強、數侵掠廆、廆卑辭
厚幣以事之、因遷于徒河之青山、廆以大棘
城、即帝顓頊之墟也、元康四年、又移居之、教
以農桑、法制同于上國、太安初、宇文莫圭遣
弟屈雲攻廆、廆擊其別帥素怒延、(晉作素延下云素延
怒圍棘城按燕書紀傳皆謂之素怒延然則怒延是其名也)敗之、素怒延
恥之、復率眾十萬圍棘城、廆眾咸懼、廆曰、素
怒延兵雖多而無法制、已在吾計中矣、諸君



但為力戰、無所憂也、乃躬貫甲胄、出擊大破
之、追奔百里、俘斬萬餘人、永嘉初、廆自稱鮮
卑大單于、遼東太守龐本、以私怨殺東夷校
尉李臻、附塞鮮卑素喜連、木丸津等、託為臻
報讎、攻陷諸縣、殺掠士庶、校尉封釋不能討、
請與連和、連津不從、歲為寇掠、民失業歸廆
者甚眾、廆子翰言于廆曰、求諸侯莫如勤王、
自古有為之君、靡不仗此以成其事者也、今
連津外以龐本為名、內實幸而為亂、封使君

已誅本請和。而寇害不已。王師覆敗。蒼生屠
膾。豈其此乎。罪于宜明九伐之威。數其罪而
討之。上則興復遼邦。下則并吞二部。忠義彰
于本朝。私利歸于我國。此覇王之基也。廆寒
日。孺子乃能及此乎。是日進率騎討連津。大
敗。斬之。二部悉降。徙之棘城。立遼東郡而歸。
建武初元帝承制拜廆假節散騎常侍都督
遼左雜夷流民諸軍事龍驤將軍大單于昌
黎公。廆讓而不受。征虜將軍魯昌說廆曰。今



兩京傾沒。天子蒙塵。琅邪承制江東。實民命
所係。明公雄據一方。而諸部猶因兵未服者。
蓋以官非王命故也。謂宜通使琅邪。勸承大
統。然後奉詔令以伐有罪。誰敢不從。廆善之。
乃遣其長史王濟浮海詣建康勸進。及帝即
尊位。遣謁者陶遼重申前命。授廆將軍單于。
廆固辭公封。是時廆刑政修明。虛懷接納。中
國流民歸廆者數萬家。廆乃立郡以統之。冀
州人為冀陽郡。豫州人為成周郡。青州人為

營丘郡。并州人為唐國郡。於是推舉賢才。委
以庶政。以河東裴嶷代郡魯昌北平陽耽為
謀主。北海逄羨廣平游邃北平西方虔渤海
封抽西河宋奭河東裴開為股肱。渤海封奕
平原宋該安定皇甫岌蘭陵繆愷以文章才
儁任居樞要。會稽朱左車太山胡毋翼魯國
孔纂以舊德清重引為賓友。平原劉讚儒學
該通。引為東庠祭酒。其世子皝率國胄束修
受業焉。廆覽政之暇。亦親臨聽之。時平州刺



史崔毖自以為南州士望。毖琰之曾孫在毖時為冀州人士
之首意存懷集。而流亡莫有赴者。毖意廆拘留
之。乃陰結高句驪及宇文段國等。謀滅廆以
分其地。太興初。三國共伐廆。廆諸將請擊之。
廆曰。彼為崔毖所誘。欲邀一時之利。烏合而
來耳。然軍勢初集。其鋒甚銳。不可與戰。我固
當靜以待之。三國之衆。既無統一。莫相歸服。
人必猜貳。一則疑吾與毖譎而覆之。二則自
疑三國之中。與吾有韓魏之謀者。待其人情

行云慕容廆可以知兵兵法所謂令[illegible]之也

沮惑，然後取之必矣。於是三國攻棘城，廆閉門不戰，遣使獨以牛酒犒宇文，大言於衆曰：崔毖昨有使至。於是二國果疑宇文與廆有謀，引兵而歸。宇文悉獨官曰：二國雖歸，吾當獨兼之。乃盡衆逼城，連營三十里。廆簡銳士配皝，推鋒於前；翰領精騎為奇兵，從旁出，直衝其營；廆方陣而進。悉獨官自恃其衆，不設備，見廆軍之至，方率兵距之。前鋒始交，翰已入其營，縱火焚之，其衆皆震擾，不知所為，遂



大敗，悉獨官僅以身免，盡俘其衆，獲皇帝玉璽三紐。廆遣長史裴嶷送于建康。崔毖懼廆之仇己也，使兄子燾偽賀廆。會三國使亦至請和，曰：非我本意，崔平州教我耳。廆以示燾，臨之以兵，燾懼，首服。廆乃遣燾歸說毖曰：降者上策，走者下策也。以兵隨之，毖與數十騎棄家室奔于高句麗，廆悉降其衆，徙燾及高瞻等于棘城，待以賓禮。明年，高句麗寇遼東，廆遣衆擊敗之。裴嶷至建康，盛稱廆之威德，

賢雋皆為之用，朝廷始重之。帝謂嶷曰：卿中朝名臣，當留江東，朕別詔龍驤送卿家屬。嶷曰：臣少蒙國恩，出入省闥，（嶷仕西朝，歷中書、給事黃門郎，故云。）若得復奉輦轂，臣之至榮。但以舊京淪沒，山陵穿毀，雖名臣宿將，莫能雪恥，獨慕容龍驤竭忠王室，志除凶逆，故使臣萬里歸誠。今臣來而不返，必謂朝廷以其僻陋而棄之，孤其嚮義之心，使懈體於討賊，此臣之所甚惜，是以不敢徇私而忘公也。帝曰：卿言是也。乃



遣使隨嶷拜廆安北將軍、平州刺史，加使持節、都督幽州東夷諸軍事、車騎將軍、平州牧，進封遼東郡公，邑一萬戶，常侍、單于並如故，丹書鐵券，承制海東，命備官司，置平州守宰。段末波初統其國，而不修備，廆遣皝襲之，入令支，收其名馬寶物而還。石勒遣使通和，廆距之，送其使於建康。勒怒，遣宇文乞得歸（舊作龜，今從燕書）擊廆，廆遣皝距之，以裴嶷為右部都督，率索頭為右翼，命其少子仁自平郭趣

伯林爲左翼攻乞得歸克之，悉虜其衆，乘勝拔其國城，收其資用億計，徙其民數萬戶以歸。成帝即位，加廆侍中，位特進。咸和五年，又加開府儀同三司，固辭不受。廆嘗從容言曰：獄者，人命之所懸也，不可以不慎。賢人君子，國家之基也，不可以不敬。稼穡者，國之本也，不可以不急。酒色便佞，亂德之甚也，不可以不戒。乃著家令數千言以申其旨。遣使與太尉陶侃箋曰：明公使君轂下，振德曜威，撫寧



方夏，勞心文武，士馬無恙，欽高仰止，注情彌久。王途嶮遠，隔以燕越，每瞻江湄，延首遐外。天降艱難，禍害屢臻，舊都不守，奄爲虜庭，使皇輿遷幸，假勢吳楚。大晉啓基，祚流萬世，天命未改，玄象著明，是以義烈之士，深懷憤踴，猥以功薄，受國殊寵，上不能掃除群羯，下不能身赴國難，仍縱賊臣，屢逼京輦。王敦唱禍於前，蘇峻肆毒於後，凶暴過於董卓，惡逆甚於傕汜，普天率土，誰不同忿，深怪文武之士過衛朝衆，不能滅中原之寇，刷天下之恥，君侯植根江陽，發曜荊衡，仗葉公之權，有包胥之志，而令白公伍員，殆得極其暴，竊爲丘明恥之。臣區區，楚國子重之徒，猶恥君弱，群臣不及先大夫，厲己戒衆，以服陳鄭，越之種蠡，尚能弼佐句踐，取威黃池，況今吳土英賢比肩，而不輔翼聖主，陵江北伐，以義聲之直，討逆暴之羯，檄命舊都之士，招懷存本之民，豈不若因風振落，頓坂走輪哉。且孫氏之初，以長



沙之衆，摧破董卓，志匡漢室，雖中遇寇害，雅志不遂，原其誠心，乃忽身命。及權據揚越，外仗周張，內馮顧陸，距魏赤壁，克取襄陽，自茲以降，世主相襲，咸能侵逼徐豫，令魏朝旰食。不知今之江表，爲賢俊匿智，藏其勇略邪？將呂蒙凌統高蹤曠世哉？況今凶羯虐暴，中州人士，逼迫勢促，其顛沛之危，甚於累卵，假號之雄，衆心所去，敵有釁矣，易可震蕩。王郎袁[illegible]，自許偽，皆基淺根微，禍不旋踵，此皆君

侯之所聞見者矣。王司徒清虛寡欲，善於全
已，昔曾參亦崇此道，著書一之稱也。庾公居
元舅之尊，處申伯之任，超然高蹈，明智之權
廆於寇難之際，受大晉累世之恩，自恨絕域
無益聖朝，徒係心萬里，望風懷憤。今海內之
望，足為楚漢輕重者，惟在君侯。若戮力盡心
悉五州之衆，據兗豫之郊，使向義之士倒戈
釋甲，則羯寇必滅，國恥必除。廆在一方，敢不
竭命。孤軍輕進，不足使勒畏首畏尾，則懷舊



之士欲為內應，無由自發故也。故遠陳寫言
不宜晝。廆使者遭風沒海，其後廆更寫前箋
并齎其東夷校尉封抽等三十餘人疏上侃
府，請封廆為燕王，行大將軍事。侃報抽等書
其略曰：車騎將軍憂國忘身，貢篚載路，羯賊
求和，執使送之，西討段國，北伐塞外，遠綏索
頭，荒服以獻。惟北部未賓，屢遣征伐。又知東
方官號，高下齊班，進無統攝之權，退無等差
之降。欲進車騎為燕王，一二具之。夫功成進

爵，古之成制也。車騎雖未能為官摧勳，
然忠義竭誠，今騰牋上聽，可不遲速
當任天臺也。朝議未定。八年廆卒，乃止。在位
四十九年。帝遣使者策贈大將軍，開府儀同
三司，謚曰襄。及儁僭號，偽謚武宣皇帝

載記第八　晉書一百八終

轉云國之大患在群情不和不相忍而相讒此亡之所以興也只枝計忌豈而垂尚恭慕容氏亡矣



竟陵鍾惺原評
檇李蔣之翹刪定
同邑卜年參校

## 慕容皝

慕容皝字元真，廆第二子也。雄毅多權略，喜經術，國人稱之。廆為遼東公，立為世子。累從征討有功，進封朝鮮公。咸和八年夏五月，廆卒，嗣位，以平北將軍行平州刺史，督攝部內。赦繫囚，以帶方太守王誕為左長史，誕以遼東太守陽騖為才，而讓之，皝從之，以誕為右長史。初，皝庶兄翰，母弟仁、昭，並有才藝，得寵於廆，皝忌之。至是並懼不自容，翰乃出奔段遼。仁勸昭舉兵廢皝，皝以告，皝遂殺昭，遣使按檢仁之虛實，遇仁於險瀆。仁知事發，殺皝使，東歸平郭。皝遣其弟建武將軍幼稚止書作幼令徙燾司馬佟燾青一作等討之。仁盡眾距戰，幼稚等大敗，襄平令王冰、將軍孫機以遼東叛降于仁，東夷校尉封抽、護軍乙逸等皆棄



城走。仁於是盡有遼左之地，自稱平州刺史、遼東公。宇文歸、段遼及鮮卑諸部並為之援。明年，段遼遣從弟蘭與翰寇柳城，都尉石琮擊敗之。蘭、翰復圍柳城。皝遣寧遠將軍慕容汗及司馬封奕等救之。皝戒汗曰：「賊氣銳，勿與爭鋒，宜顧萬全。」然汗性驍果，遣千餘騎為前鋒徑進，奕止之不從，為蘭所敗，死者大半。蘭欲乘勝深入，翰慮成本國之禍，詭說於蘭，遂止。是歲，成帝遣謁者徐孟、閭丘幸等持節拜皝鎮軍大將軍、平州刺史、大單于、遼東公，持節、都督、承制封拜，一如廆故事。皝自征遼東，克襄平，降居就、新昌等縣，斬仁所置守宰，分徙遼東大姓於棘城而歸。於是置左右司馬，立子儁為世子。咸康二年，皝將乘海討仁，群下咸諫，以為海水難凌，自仁反已來，凍合者三矣。昔漢光武因滹沱之水以濟大業，天其欲吾乘此而克之乎。吾計決矣，有沮謀者斬。

乃率三軍從昌黎踐冰而進，仁不虞皝之至也，軍去平郭七里，候騎以告，仁狼狽出戰，皝擒而殺之以還。嗣是段遼遣其將李詠夜襲武興，都尉張萌擊擒之，遼別遣段蘭擁眾數萬屯柳城西回水，回水舊作曲水當在好城西北非是宇文歸寇安晉，以為蘭聲援。皝以步騎五萬擊之，師次柳城，蘭、歸皆遁。遣封奕率輕騎追擊，大破之，收其軍實，館穀二旬而還。謂諸將曰：「二虜恥無功，必將復至，宜設伏以待之。」乃遣封奕

晉書卷一百九　載記　三

率騎潛于馬兜山諸道，俄而遼騎果至，奕夾擊，又破之，斬其將榮伯保。使其世子儁伐段遼諸城，封奕攻宇文別部，皆大捷而歸。明年徙昌黎郡。築好城於乙連東，使將軍蘭勃戍之，以逼乙連。又城曲水以為勃援。乙連饑甚，段遼輸之粟，蘭勃要擊獲之。遼遣將屈雲攻興國，與皝將慕容遵大戰于五官水上，雲敗，斬之，盡俘其眾。封奕等以皝任重位輕，宜稱燕王。於是皝僭即王位，赦其境內，以封奕為國相，韓壽為司馬，裴開、陽騖、王寓等並為列卿。以其妻段氏為王后，世子儁為太子，皆如魏武、晉文輔政故事。時段遼屢為邊患，皝惡之，乃遣使稱藩于石虎，請師討遼，虎於是總眾而至。皝率諸軍攻遼令支以北諸城，遼遣其將段蘭來距，大戰，敗之，斬級數千，掠五千餘戶而歸。虎進入令支，怒皝之不會師也，進軍擊之，至棘城，戎卒數十萬，四面進攻，相持旬餘。左右勸皝降，皝曰：「孤方取天下，何乃降

晉書卷一百九　載記　四

人乎。」遣子恪等率騎二千，晨出擊之，虎諸軍驚擾，棄甲而遁。恪乘勝追之，斬獲三萬餘級。段遼遣使詐降於虎，請兵應接，虎遣其將麻秋率眾迎遼，恪伏精騎七千於密雲山，大敗之，獲其司馬陽裕、將軍鮮于亮，擁段遼及其部眾以歸。後遼謀叛，皝殺之。帝又遣使進皝為征北大將軍、幽州牧、領平州刺史。皝又以已雖稱王，未有朝命，乃遣其長史劉翔舊作祥今從晉獻捷京師，兼言權假之意，并請大舉討

集云事例所不敢言而外臣言之言之不以為入讀之不似傳此皆嚴以責冰自責罰之之所處以之行於別說非以之行於此一道也

平中原又極言其前代內戚之亂謂庾氏兄弟宜加斥退以安社稷又與庾冰書責其當國秉權不能為國雪恥冰既見表及書甚懼以其絕遠非所能制遂與何充等奏從其請於是使兼大鴻臚郭悕〔晉作希〕持節拜皝大將軍大都督河北諸軍事幽州牧大單于燕王備物典策皆從殊禮其年皝伐高句麗王釗乞盟而還明年釗遣其世子朝於皝初段遼之敗也建威翰奔于宇文歸自以威名夙振



終不保全乃陽狂恣酒被髮歌呼歸信而不禁故得周游自任至於山川形便攻戰要路莫不練之皝以翰初非叛亂以嫌故出奔雖在他國常潛為本國之計乃遣商人王車通市于宇文部以察翰翰見車無言撫膺頷之而已車還以白皝曰翰欲來也乃遣車遺翰弓矢翰乃竊歸駿馬攜其二子而還時石虎大閱於宛陽欲以擊皝皝亦將圖之從容謂諸將曰石虎自以安樂諸城守防嚴重城之南北必不設備今若詭路出其不意可盡破也於是率騎二萬出蠮螉塞長驅至于薊城進渡武遂津入于高陽所過焚燒積聚掠徙幽冀三萬餘戶使陽裕唐柱等築城於柳城北立宗廟宮闕命曰龍城遂遷都焉弱光皝自率勁卒四萬入自南陝以伐宇文高句麗又使翰及子垂為前鋒遣長史王寓等勒衆萬五千從北置而進高句麗王釗果遣弟武統衆距北置躬率弱卒以防南陝翰與釗戰

晉書卷一百九 載記

于木底大敗之乘勝遂入丸都釗單馬而遁皝掘釗父乙弗利墓載其尸幷其母妻珍寶掠男女五萬餘口焚其宮室毀丸都而歸明年釗遣使稱臣於皝貢其方物乃歸其父尸宇文歸遣其相莫淺渾伐皝諸將請戰皝不許渾以皝為憚之荒酒縱獵不復設備皝曰今則可以戰矣遣翰率騎擊之渾大敗僅以身免盡俘其衆皝躬巡郡縣勸課農桑尋又率騎二萬親伐宇文歸以翰及垂為前鋒歸

[illegible]

使其驍將涉奕于盡衆距翰、皝馳遣謂翰曰、
奕于雄悍、宜小避之、翰曰、歸之精銳盡於此、
今若克之、則歸可不勞兵而滅。然奕于徒有
虛名、實易與耳、不宜縱敵以挫吾兵氣。於是
前戰、斬奕于、歸遂遁漠北、皝開地千餘里、徙
其部人五萬餘落於昌黎、改涉奕于城為威
德城、行飲至之禮、論功行賞各有差。初翰臨
陣為流矢所中、臥病積時不肉、後漸差、於其
家試騎馬、或告翰稱病而私習騎乘、疑欲為



變、皝雖藉翰勇略、然其心終忌之、乃賜翰
死、翰曰、吾負罪出奔、既而復還、今日死已晚
矣、然羯賊跨據中原、吾不自量、欲為國家蕩
壹區夏、此志不遂、沒有遺恨、命矣夫、飲藥而
卒。永和元年、皝以牧牛給貧民、使佃苑中、稅
其十之八、自有牛者稅其七、記室參軍封裕
上書諫、以為聖王之宰國也、薄賦而藏於民、
分之以三等之田、十一而稅之、故令寒者衣、
飢者食、家給人足、雖水旱而亦不為之災也、

[illegible]

自永嘉喪亂、百姓流亡、中原蕭條、千里無煙、
飢寒流隕、相繼溝壑、先王以神武聖略、保全
一方、威以殄姦、德以懷遠、故九州之民、襁負
殊類、襁負萬里、若赤子之歸慈父、流民之多、
舊土十倍、人殷地狹、無田者十有四焉、殿下
以英聖之資、克廣先業、南摧強趙、東滅句驪、
開境三千、戶增十萬、是宜省罷諸苑、以業流
民、民至而無資產者、賜之以牧牛、民既殿下
之民、牛豈失乎、適者深遐樂上之望、中國之



民、皆將壺飧奉迎、若石虎誰與居矣、且魏晉
雖道消之世、共取民猶未七八也、其假官牛
田者不過什六、私牛而官田者中分之、然臣
猶曰非明王之道、而況復增之乎、且水旱之
厄、堯湯所不免、王者宜濬治溝澮、循鄭白西
門史起溉灌之法、庶可以上無雲漢之憂、下
無昏墊之患也、況今中原未平、資畜宜廣、官
司猥多、游食不少、一夫不耕、歲受其饑、必取
[illegible]而食之、則一人食一人之力、游食數

萬損亦如之矣。安可以家給人足乎。政之巨患，莫甚於斯。其有經略出世，才稱時求者，自可隨須置之列位。非此已往，其耕而食，蠶而衣，亦天之道也。殿下聖性寬明，思言若渴，故人盡務堯，有犯無隱。前者參軍王憲、大夫劉明並以言非所宜，王者致之於法，殿下雖恕其大辟，猶削黜禁錮，不齒於朝。如其言是也，殿下固宜納之；如其非也，宜亮其狂狷。罪諫臣而求直言，亦猶北行詣越，豈有得邪。夫四



業者，國之所資；教學者，有國盛事；習戰務農，尤其本也；百工商賈，猶其末耳。宜量軍國所須，置其員數，已外歸之於農，教之戰法。學者三年無成，亦宜還之於農，不可徒充大員，以塞聰儁之路。願時速施行。皝乃令曰：「覽封記室之諫，孤實懼焉。君以民為國，民以穀為命，然則農者國之本也。而二千石令長不遵孟春之令，惰農勿勸，宜以尤不修闢者措之刑法，肅厲屬城。主者明詳推檢，具狀以聞。苑囿悉可罷之，以給民無田業者。貧者全無資產，不能自存，各賜牧牛一頭。若私有餘力，樂取官牛墾官田者，其依魏晉舊法。溝洫溉灌，有益官私，主者量造，務盡水陸之勢。中州未平，兵難不息，勳誠既多，官僚不可以減也，待克平凶醜，徐更議之。百工商賈數，四佐與列將速定大員，餘者還農。學生不任訓教者，亦除貝錄。夫人（陳云以漬）臣關言於人主，至難也，妖妄不經之事，皆應蕩然不問，擇其善者而從之。王憲



劉明雖應罪，其禁黜亦猶孤之無大量也，可悉復本官，仍居諫司。封生蹇蹇，深得王臣之體。詩不云乎，『無言不酬』，其賜錢五萬。明宣內外，有欲陳孤過者，不拘貴賤，勿有所諱。」時有二龍見于龍山，皝親率群僚觀之，祭以太牢。號新宮曰和龍。賜其大臣子弟為官學生者號高門生，立東庠于舊宮，以行鄉射之禮。皝雅好文籍，勤於講授，學徒甚盛，至千餘人。親造太上章以代急就，又著典誡十五篇以教

胄子。三年，遣其子儁與恪率騎萬七千，襲夫
餘，克之，虜其王及部衆五萬餘口以還。皝親
臨東庠，考試學生，其經通秀異者，擢充近侍。
以久旱，丐民田租。罷成周、冀陽、榮丘等郡，以
勃海人爲興集縣，河間人爲寧集縣，廣平、魏
郡人爲興平縣，東萊、北海人爲育黎縣，吳人
爲吳縣，悉隸燕國。時皝有疾，引世子儁屬之
曰：今中原未平，方資賢傑以經世務。恪智勇
兼濟，才堪任重，汝其委之，以成吾志。又曰：陽



士秋（陽騖字）士行高絜，忠幹貞固，可托大事，汝
善待之。以永和四年死，在位十五年。儁僭號，
追諡文明皇帝。





竟陵鍾惺原評
檇李蔣之翹刪定
臨漳黃道周參校

## 慕容儁

蔣云蜀史曰方范亨燕書二十卷昔人謂其叙事數也衆核實可信晉史所不及載者甚多今雖粗軼無存然來水氏于慕容儁僭位後所書治事皆是物也予以其太偽猶張似失正固之體姑仍其舊加以簡法可耳

慕容儁字宣英，皝第二子也。姿貌魁偉，有文
武幹略，善詞賦，至於器物車室，皆著銘贊以



爲勸戒。皝爲燕王，拜假節、安北將軍、東夷校
尉、左賢王、燕王世子。皝死，永和五年，即燕王
位，依春秋列國故事，稱元年，赦于境內。是時
石虎死，國中大亂，儁將圖并兼之計，以慕容
恪爲輔國將軍，慕容評爲輔弼將軍，陽騖爲
輔義將軍，謂之三輔。慕容垂爲前鋒都督、建
鋒將軍，簡精卒二十餘萬以待期。是歲，穆帝
使謁者拜儁爲使持節、侍中、大都督、都督河
北諸軍事、幽平二州牧、大將軍、大單于、燕王，

承制封拜一如廆號故事明年儁率諸軍伐
趙出自盧龍次于無終其幽州刺史王午棄
城走留其將王他守薊儁攻陷其城斬
他因而都之徙廣寧上谷人于徐無代郡人
于凡城而還及冉閔殺石祇僭稱大號儁遣
慕容恪略地中山慕容評攻王午恪次唐城
冉閔將白同中山太守侯龕固守不下恪留
其將慕容彪攻之進討常山評次安南王午
遣其將鄭生距評評逆擊斬之侯龕踰城出

降恪進克中山斬白同儁軍令嚴明諸將無
所犯閔章武太守賈堅率郡兵邀評戰于高
城擒堅於陣斬首三千餘級是歲丁零翟鼠
及冉閔將劉準等率其所部降于儁封鼠歸
義王拜準左司馬時鮮卑段勤初附於儁其
後復叛儁遣恪及相國封奕討冉閔于安喜
垂討段勤于繹幕儁如中山爲二軍聲勢閔
懼奔常山恪追之及魏昌之廉臺臺作派水閔威
名素振眾咸憚之恪謂諸將曰冉閔勇而無

謀一夫敵耳況師老卒疲雖有甲兵不足擊
也吾今分軍爲三部犄角以待之閔性輕銳
又知吾軍勢非其敵必出萬死衝吾中軍吾
今貫甲厚陣以俟其至諸君但厲卒從傍須
其戰合夾而擊之無不克矣及戰大破之斬
首七千餘級擒閔送之斬於龍城恪屯軍滹
沲閔將蘇亥遣其將金光率騎數千襲恪恪
逆擊斬之亥大懼奔于并州恪進據常山段
勤懼而請降遂進攻鄴閔將蔣幹閉城距守

儁又遣慕容評等率騎一萬會攻鄴是時鶬
巢于儁正陽殿之西椒生三雛項上有豎毛
儁謂群僚曰是何祥也咸稱鶬者燕鳥首有
毛冠者言大燕龍興冠通天章甫之象也儁
大悅既而蔣幹率悅卒五千出戰慕容評等
擊敗之斬首四千餘級幹單騎還鄴下何慕
容恪封奕等滅王午于魯口慕容評攻克鄴
城送冉閔妻子僚屬及其文物于中山先是
蔣幹以傳國璽送建康時儁欲神其事業言

歷運在巳，乃詐云，閔妻得之以獻，賜號曰奉
璽君，因以永和八年僭即皇帝位，大赦境內
建元曰元璽，署置百官，追尊廆、皝皆為皇帝
立其妻可足渾氏為皇后，世子曄為皇太子
時朝廷遣使詣儁，儁謂曰，汝還白汝天子，
我承人乏，為中國所推，已為帝矣。初石虎使
人探策于華山，得玉版，文曰，歲在申酉，不絕
如綖，歲在壬子，真人乃見。及此燕人咸以為
儁之應云。晉寧朔將軍榮胡以彭城魯郡叛
晉書卷一百十·載記四
降于儁，常山人李犢聚衆數千反于普壁壘
儁遣慕容恪率衆討降之。初冉閔敗，王午自
號安國王于魯口，及午死，呂護襲之，恪進討
還，拔其城，護奔野王，遣弟奉表謝罪於儁，儁
以護為河內太守。一時姚襄亦遣使來降，儁以
慕容評為都督秦雍益梁江揚荊徐兗豫十
州河南諸軍事，權鎮洛水，慕容彊為前鋒都
督，都督荊徐二州緣淮諸軍事，進據河南，[illegible]
二馬自和龍遷薊，幽冀之人以為東遷，互相
驚擾，所在屯結，其下請討之，儁曰，群小以朕
東巡，故相惑為亂耳。今朕既至，尋當自定，然
不虞之備，亦不可不為，於是令內外戒嚴。苻
生河內守王會、滎陽守韓高以郡歸儁。晉蘭
陵太守孫黑、濟北太守高柱、建興太守高瓮
亦各以郡叛歸于儁。初儁將范陽公劉寧屯
據薊城，降于苻氏，至此率戶二千詣薊歸罪
高句麗王釗遣使納質修貢，儁以釗為征東
大將軍、營州刺史，封樂浪公，王如故。初段蘭
晉書卷一百十·載記五
子龕因冉閔之亂擁衆東屯廣固，自號齊王
稱藩于建康，於時遣書與儁，抗中表之儀，爲段
氏出也，非其稱帝，儁怒，遣慕容恪、慕容塵討之
恪既濟河，龕弟羆驍勇有智計，言於龕曰，慕
容恪善用兵，加之衆盛，恐不可抗也，若頓兵
城下，雖復請降，懼終不聽。王但固守，羆請率
精銳距之，若其戰捷，王可馳來追擊，使虜匹
馬無反。如其敗也，遽出請降，不失千戶侯也。
龕弗從，羆固請行，龕怒殺之，率衆三萬來距

許云段龕所謂若善用兵以此

恪恪遇龕于濟水之南與戰大敗之遂斬其
弟欽盡俘其衆恪進圍廣固諸將勸恪宜急
攻之恪曰軍勢有宜緩以克敵有宜急而取
之若彼我勢均且有强援慮腹背之患者須
急攻之如其我强彼弱外無寇援力足制之
者當羈縻守之以待其斃兵法十圍五攻此
之謂也龕兵尚衆未有離心濟南之戰非不
銳也但其用之無術以致敗耳今憑阻堅城
上下戮力我盡銳攻之計數日可拔然殺吾



士卒必多矣自有事已來卒不獲寧吾每
思之不覺忘寢亦何宜輕殘人命乎當持久
以取耳諸將皆曰非所及也乃築室反耕嚴
圍固壘龕所署徐州刺史王騰索頭單于薛
雲降于恪段龕之被圍也遣使詣建康請救
降帝遣北中郎將荀羡赴之懼虜彊遷延不
敢進攻破陽都斬王騰以歸恪遂克廣固以
龕爲伏順將軍徙鮮卑胡羯三千餘戶于薊
留慕容塵鎮廣固恪鎮旅而歸寓太子暐死

僞諡獻懷升平元年復立次子暐爲皇太子
赦其境內改元曰光壽遣其撫軍慕容垂中
軍慕容虔與護軍平熙等率步騎八萬討丁
零敕勒于塞北大破之俘斬十餘萬級獲馬
十三萬匹牛羊億餘萬何奴單于賀賴頭率
部落三萬五千降于儁處之于代郡平舒城
晉泰山太守諸葛攸伐其東郡儁遣慕容恪
距戰王師敗績北中郎將謝萬先據梁宋懼
而遁歸恪進兵入寇河南汝潁譙沛皆陷置



守宰而還儁自薊城遷于鄴赦其境內繕修
宮殿復銅雀臺使丹黎遂東二郡營起廄廟
范陽燕郡構昊廟以其護軍平熙領將作大
匠監造二廟焉苻堅平州刺史劉特率戶五
千降于儁初石氏之滅也其將李歷張平高
昌等並率所部稱藩既而歸順朝廷結援苻
堅各受爵位欲中立以自固又爲河內太守
呂護京兆太守馮鴦並陰通京師時張平跨
有新興雁門西河太原上黨上郡之地壘壁

清云慕容之典各白爲氏俯伍疑之與拔有奇訛也

三百餘，胡晉十餘萬戶，遂拜置征鎮，爲鼎跱之勢。儁遣其司徒慕容評討平，領軍慕輿根討勢，司空陽騖討呂護，撫軍慕容臧攻壁，幷州壘壁降者百餘所，以右僕射悅綰爲幷州刺史以撫之。平所署征西將軍諸葛驤等率壘壁百三十八降于儁，儁大悅，皆復其官爵。既而平率衆三千，奔于平陽，勢奔于野王，歷走滎陽。呂奔邵陵，悉降其衆。儁於是復圖入寇，兼欲經略關西，乃令州郡挍閱見丁，精覈隱




漏，率戶留一丁，餘悉發之，欲使步卒滿一百五十萬，期明年大集，將進臨洛陽，爲三方節度。武邑劉貴上書極諫，陳百姓凋弊，召兵非法，恐民不堪命，有土崩之禍，幷陳時政不便于時者十有三事。儁覽而悅之，付公卿博議，事多納用，乃改爲三五占兵，寬戎備一周，悉令明年季冬赴集鄴都。是歲，晉將荀羨攻山茌，拔之，斬儁泰山太守賈堅。儁青州刺史慕容塵遣司馬悅明救之，羨師敗績，復陷山茌。

儁立小學于顯賢里以教冑子。封其子泓爲濟北王，沖爲中山王。讌群臣於蒲池，酒酣，賦詩，因談經史，語及周太子晉，潸然流涕，顧謂群臣曰：「才子難得。自儁亡以來，吾鬢髮中白。卿等謂儁何如？」其司徒左長史李績對曰：「獻懷之在東宮，臣爲中庶子，太子志業，臣敢不知之。太子大德有八：至孝，一也；聰敏，二也；沈毅，三也；疾諛悅直，四也；好學，五也；多藝，六也；恭謙，七也；好施，八也。」儁泣曰：「卿譽之雖過，然



此兒在吾死無憂矣。今景茂幼沖，卿以爲何如？」績曰：「皇太子天資岐嶷，雖八德已聞，而二闕未補，好遊田而樂絲竹，所以爲損耳。」儁顧謂暐曰：「伯陽之言，藥石之惠也，汝宜誡之。」暐甚不平。儁嘗夜夢石季龍齧其臂，寤而惡之，命發其墓，求尸不獲，購以百金。鄴女子李菟知而告之，得尸於東明觀下，僵而不腐。儁蹋而罵之曰：「死胡安敢怖生天子！」數其殘酷之罪，而鞭之，棄于漳水。按燕書，儁投虎尸于漳水，尸倚橋柱不流，及秦滅燕，

陳云佐之不受 顧書之不得兵

于本用甘盡臣 謂

又台雍審恪有 大臣之識之才

（王猛爲之謀 李充狀爲之）諸葛攸又率水陸二萬討儁，入自石門，屯于河渚，攸部將匡超進據碻磝，又遣督護徐冏率水軍三千，泛舟上下，爲東西聲勢。儁遣慕容評、傅顏等，統步騎五萬，戰于東阿，王師敗績。塞北七國賀蘭、涉勤等皆降。俄而儁寢疾，謂慕容恪曰：吾所疾惙然，恐不濟。然修短命也，復何所恨，但二寇未除，景茂沖幼，慮其未堪多難。吾欲遠追宋宣，以社稷屬汝。（左傳宋宣公舍其子與夷而立其弟穆公）恪曰：太子雖幼，



必勝殘（致治之主也，臣實何人，敢干正統）儁怒曰：兄弟之間，豈虛飾邪。恪曰：陛下若以臣堪荷天下之任者，寧不能輔少主乎。儁曰：若汝行周公之事，吾復何憂。李績清方忠亮，汝善遇之。是時兵集鄴城，盜賊互起，每夜攻劫，晨昏斷行，於是寬常賦，設奇禁，賊盜有相告者，賜奉車都尉，捕諸賊首木穀和等百餘人乃止。升平四年儁死，在位十一年，儁謚景昭皇帝，廟號烈祖，墓號龍陵。儁雅好文籍，自初即位至末年，講論不倦，覽政之暇，唯與侍臣錯綜義理，凡所著述四十餘篇。性嚴重，慎威儀，未曾以慢服臨朝，雖閑居宴處，亦無懈怠之色云。

載記第十　　晉書一百十 終

竟陵鍾惺原評　　古吳李務之翹删定

金沙周鍾參技

## 慕容暐

張天知□□慕容暐無道不若劉石虎亡其□而漫于寵為秦臣僕既謀復荷堅事既族滅于王之禍皆身製之何故勿傷與國人皆欲以國屬恪恪辭而辭而讓立三言燕所謂李札讓威而失寵恪其有餘貴乎然恪疾終未嘗不薦垂之隱智勇俱濟垂才兼將相生而周旋死而代政尚召羅賢蕭曹大輔終始之世國可再羅不真恪下垂齊三四年間之□豈旣國



貝宗黃鳥之哀伍員其楚國甚瓘泰後懷怨為寇與堅與王猛畫謀斯敵哉是恪之生死燕之治亂也垂之去留燕之存亡也垂之奔秦而秦之伐燕垂未嘗與但秦有垂而師壯燕無垂而國空此作史者所以思而余哀衰尺也然世秦燕亡猛死秦亂堅能滅燕而不知堅燕其敗也與暐等暐雖死猶及身見堅家悲夫

慕容暐字景茂，儁第三子也。初封中山王，尋立為太子。及儁死，群臣欲立慕容恪，恪辭曰：「國有儲君，非吾節也。」於是立暐。升平四年，僭即皇帝位，大赦境內，改元建熙。立其母可足

公建平十一　其辭明

渾氏為皇太后，以慕容恪為太宰，錄尚書，行周公事；慕容評為太傅，慕輿根為太師，參輔朝政；慕容垂為河南大都督、征南將軍、兗州牧、荊州刺史，鎮梁國；孫希為安西將軍、并州刺史；傅顏為護軍將軍；其餘封授各有差。

根性木強，自恃先朝勳舊，心不服恪，舉動倨傲。時可足渾氏頗預外事，根欲為亂，乃言於恪曰：「今主上幼沖，母后干政，殿下宜防意外之變，思有以自全。且定天下者，殿下之功也。



兄亡弟及，今古成制，過山陵之後，可廢主上為一國王，殿下踐尊位，以建大燕無窮之慶。」恪曰：「公醉邪？何言之悖也！吾與公受先帝遺詔，云何而遽有此議？」根愧謝而退。恪以告慕容垂，垂勸恪誅之。恪曰：「今新遭大喪，二鄰何隙，而宰輔自相誅滅，恐乖遠近之望，且可忍之。」根乃入白可足渾氏及暐曰：「太宰、太傅將謀不軌，臣請率禁兵以誅之。」可足渾氏將從之，暐曰：「二公國之親賢，先帝選之，託以

行獵遊讌臨此洛所遺之書乃若則公子從將隨公伐事也將云桑落洛城百年補記是政其將進武關備玩日中原可復矣桓溫曰慕容恪尚存所憂方爲大耳溫聞知恪射者

孤疑，終應無此，安知非太師將爲亂也，於是使其侍中皇甫真、護軍傅顏收根等於禁中斬之，大赦境內。是時新遭大喪，誅夷狼籍，內外恟懼，恪舉止如常，人不見其有變色，每出入一人步從，或說以宜自嚴備，恪曰：人情方懼，當安重以鎮之，奈何復自驚擾，衆將何仰。由是人心漸定。暐遣傅顏率騎二萬觀兵河南，臨淮而還。初，偽河內太守呂護并其衆遣使來降，穆帝以護爲冀州刺史。護既謀引王



師，襲鄴事覺，暐使慕容恪等率衆討之。護嬰壘自守，諸將請急攻之，恪曰：護老賊，經變多矣，觀其爲備，未易卒平。今圍之窮城，樵採路絕，內無所資，外無強援，不過十旬，其斃必矣，何必遽殘士卒之命，而趣一時之利哉。遂列長圍守之。護遣其將張興率勁卒七千出戰，傅顏擊斬之。自三月至八月，而野王潰，護南奔於晉，悉降其衆。尋復叛歸於暐，暐待之如初，因遣傅顏與護率衆據河陰，顏北襲敕勒，

大獲而還。護攻洛陽，中流矢而死，將軍段崇收軍北渡，屯於野王。暐遣其寧東慕容忠攻陷滎陽，又遣鎮南慕容塵寇長平。時晉冠軍將軍陳祐戍洛陽，遣使請救，帝遣桓溫援之。興寧初，暐復使慕容評寇許昌、懸瓠、陳城，竝陷之，遂略汝南諸郡，徙萬餘戶於幽冀。暐豫州刺史孫興上疏，請步卒五千先圖洛陽，暐納之，遣其太宰司馬悅希軍於盟津，孫興分戍成皋，以爲之聲援。尋而陳祐率衆奔陸渾，



河南諸壘悉陷於希。慕容恪攻陷金墉，害揚威將軍沈勁，以其左右中郎慕容筑爲征虜將軍，鎮金墉。慕容垂爲都督荊揚等十州軍事、征南大將軍、荊州牧，配兵一萬，鎮魯陽。時暐境內多水旱，慕容恪、慕容評並稽首歸政上章綬，請還第，暐不聽。太和元年，暐遣撫軍慕容厲寇兗州，陷魯、高平諸郡。明年，慕容塵寇竟陵，太守羅崇擊敗之。初，慕容恪有疾，暐曰，吳王垂將相之才，十倍於臣，先帝以長

幼之次。故臣得先之。臣死之後，慕國以聽吳王。及疾篤，暐親視之，問以後事，恪曰，臣聞報恩莫大於薦賢，賢者雖在板築，猶可為相，況至親乎。吳王文武兼才，管蕭之亞，陛下若任以大政，國家可安，不然，秦晉必有窺窬之計。言終而卒，其國中皆痛惜之。先自晉南陽督護趙弘以宛降於暐，暐遣其南中郎將趙盤自魯陽戍宛。至此，右將軍桓豁攻宛，拔之，趙盤退奔魯陽，豁輕騎追擊盤於雉城，擒之，留



兵置戍而歸。時苻堅將苻廋晉作廋今從燕書據陝作亂，遣使降於暐，堅因中有讖云，燕馬當飲渭水，堅大懼，慮暐乘釁入關，乃盡精銳以備華陰，暐群下亦議欲遣兵救廋，因圖關中，燕慕容評素無經略，又受堅間貨，沮議曰，秦大國也，今雖有難，未易可圖，朝廷雖明，豈如先帝，吾等經略，又非太宰之匹，但可閉關息旅，保寧疆場足矣。暐魏尹慕容德上疏，以為先帝應天受命，志一六合，陛下纂統，當繼而成之。今苻氏骨肉乖離，國分為五，投誠請援，是天以秦賜燕也。天與不取，反受其殃，吳越之事，足以觀矣。宜命皇甫真引并冀之眾，徑趣蒲阪，吳王垂引許洛之兵，馳解廋圍，太傅總京都虎旅，為二軍後繼，飛檄三輔，仁聲先路，獲城即侯，微功必賞，此則鬱概待時之雄，抱志未申之傑，必岳峙灞上，雲屯隴下。天羅既張，內外勢合，區區僭豎，不走則降，大同之舉，今其時也。暐覽表大悅，將從之，評固執不許，



乃止。苻廋知評暐之無遠略，恐救師弗至，乃牋於慕容垂、皇甫真曰，苻堅、王猛，皆人傑也，謀為燕患，為日久矣，今不乘機取之，恐異日燕之君臣，將有甬東之悔矣。垂得書，私於真曰，方今為人患者，必在於秦，主上富於春秋，觀太傅度略，豈能抗苻堅王猛乎。真曰，然，吾雖知之，如言不用何。四年，晉大司馬桓溫，江州刺史桓沖，豫州刺史袁真，率眾五萬伐暐，遣前兗州刺史孫元起兵應之，溫部將檀玄

攻胡陸軌、慕容忠，將遣慕容厲與溫戰於黃墟，厲兵大敗，單馬奔還。高平太守徐翻以郡歸順。溫前鋒朱序又破暐將傅顏於林渚，溫軍大振，次於枋頭。暐及評大懼，謀奔和龍。慕容垂曰：「不然，臣請擊之，若其不捷，走未晚也。」乃以垂爲使持節南討大都督，慕容德爲征南將軍，率衆五萬距溫，使其散騎侍郎樂嵩乞師于苻堅。堅遣將軍苟池率衆二萬出自洛陽，師于潁川，外爲赴援，內實觀隙，於是有

晉書卷百十一·載記

兼并之志矣。時慕容德屯于石門，絕溫糧漕，豫州刺史李邦率州兵五千，斷溫饋運。溫頻戰不利，糧運復絕，及聞堅兵至，乃焚舟棄甲而退。德率勁騎四千，先溫至襄邑東，伏于澗中，與垂前後夾擊，王師大敗，死者三萬餘人。苟池聞溫敗師，邀擊于譙，溫衆又敗，死者萬計。是時垂既有大功，威名益振，慕容評忌之。垂又奏所募將士忘身立效，其將孫蓋等摧鋒陷陣，應蒙殊賞，評寢而不錄。垂數以爲言，

頗與評廷爭，怨隙愈深。又可足渾氏素惡垂，毀其戰功，遂與評密謀殺之。垂懼，奔于苻堅。先是，暐使其黃門侍郎梁琛聘于堅，比還，垂已出奔，琛乃言于評曰：「秦揚兵講武，運粟陝東，以琛觀之，爲和必不能久。今吳王又往歸之，秦必有窺燕之計，深宜備之。」評曰：「不然。秦豈肯受吾叛臣而敗和好哉！」琛曰：「今二國分據中原，常有相吞之志。桓溫之入寇，彼以計相救，非愛燕也。燕苟有釁，彼豈忘其本志哉！」

晉書卷百十一·載記

評曰：「秦王何如人？」琛曰：「明而善斷。」問王猛，曰：「名不虛得，王佐之才也。」評皆不以爲然。又以告暐，暐亦不然之。以告皇甫真，真深憂之，上疏言：「苻堅雖聘使相尋，託輔車爲喻，然抗均都敵，勢同戰國，終不能守信存和，以崇久要也。頃來行人累續，兼師出洛川，長險要害，具之耳目。觀虛實以措奸圖，聽風塵而伺國隙者，寇之常也。又吳王外奔，爲之謀主，伍員之禍，不可不慮。洛陽、并州、壺關諸城，並宜增兵

益守。以防未兆。猛召評而謀之、評曰、秦國小
力弱、仗我爲援、且苻堅庶幾善道、終不納叛
臣之言、不宜輕自擾攘、以動寇心也、辛不爲
備一時堅遣黃門郎石越聘于暐、慕容評示之
以奢、欲以誇國之富盛、暐尚書郎高泰曰、越
言誕而視遠、非求好也、乃觀釁也、宜耀兵以
示之、用折其謀、今乃示之以奢、益爲其所輕
矣、遂謝病歸、俄而堅遣其將王猛率衆伐暐
攻慕容筑于金墉、暐遣慕容臧率衆救之、臧



次滎陽、猛部將梁成洛州刺史鄧羌與臧戰
于石門、臧衆大敗、死者萬餘、遂相持于石門、
筑以金墉降于猛、梁成又敗臧、斬首三千餘
級、獲其將楊璩、臧乃城新樂而還、是時太后
可足渾氏、侵撓國政、慕容評貪冒無厭、貨賂
上流、官非才舉、兼以王師將問、隣國交侵、兵
革不息、民欲不聊生矣、其尚書左丞申紹上
疏以爲漢宣有言、與朕共治天下者其唯良
二千石乎、是以特重此選、必妙盡英才、莫不

拔自貢士、歷資內外、今之守宰、率非其人、或
擢自匹夫兵將之間、或因寵戚、藉緣時會、非
但無聞于州閭、亦不經于朝廷、加之黜陟無
法、貪惰者無刑戮之懼、清修者無爵賞之勸、
遂致百姓窮弊、侵賕無已、兵士逋逃、乃相招
爲賊盜、風頹化替、莫相糾攝、且吏多則政煩、
由來之常患也、今見戶不過漢之一大郡、而
備置百官、有過往時、虛假名位、廢棄農業、公
私驅擾、民無聊生、宜并官省職、務勸農桑、彼



秦吳二虜、僭僞一時、謂秦僭號而晉偏處一隅也尚能任
道捐情、肅諸僞部、將有吞噬之心、況大燕中
州豐實、戶兼二寇、弓馬之勁、四方莫及、雲騎
風馳、國之常也、而比赴敵後機、兵不速濟者
何哉、皆由賦法靡恒、役之非道、群縣守宰、無
於差調之際、無不舍越殷彊、首先貧弱、行留
俱窘、資贍無所、人懷嗟怨、遂致奔亡、進闕供
國之饒、退離蠶農之要、宜知兵不在多、貴於
用命、宜嚴制軍科、務先饒復、習兵教戰、使

編伍有常。從戎之外。足營私業。父兄有陟岵之觀。子弟懷孔邇之顧。雖赴水火。何所不從邪。又節儉約費。先王格謨。故周公戒成王以畜財為本。漢文以皂帷變俗。所以割肌膚之惠。全百姓之力也。謹案後宮之女。四千有餘。僮侍廝養。通兼十倍。日費之重。價盈萬金。綺縠羅紈。歲增常調。戎器弗營。奔玩是務。今帑藏虛竭。軍士無襜褕之資。宰相侯王。迭以侈麗相尚。風靡之化。積習成俗。臥薪之喻。未足甚焉。宜罷浮華非要之役。峻明婚姻喪葬之條。禁絕奢靡浮煩之事。出傾宮之女。均商農之賦。公卿以下。以四海為家。信賞必罰。綱維肅舉者。溫猛之首。可懸之白旗。秦吳二主可以禮之歸命。豈唯不復侵寇而已哉。暐不納。苻堅又使王猛楊安率衆伐暐。猛攻壺關。安攻晉陽。暐使慕容評等率中外精卒三十萬距之。猛安進師潞川。州郡盜賊大起。暐憂懼不知所為。乃召群臣使於堅者而問曰。



秦衆何如。大師既出。猛等能戰否。或對曰。秦國小兵弱。豈王師之敵。景略長才。又非太傅之匹。不足憂也。黃門侍郎梁琛。中書侍郎樂嵩進曰。不然。兵家之義。計敵能鬬。當以算取之。若冀敵不鬬。非萬全之道也。慶鄭有云。秦衆雖少。戰士倍我。衆之多少。非可問也。且秦行師千里。固戰是求。何不戰之有乎。暐不悅。猛與評等相持。評以猛懸軍遠入。利在速戰。議以持久制之。猛乃遣其將郭慶率騎五千夜從間道起火高山。燒評輜重。火見鄴中。評性貪鄙。鄣固山泉。賣樵鬻水。山可樵泉可汲鄣固之者使軍士不得樵汲而鬻之以為財耳積錢絹如丘陵。三軍莫有鬬志。暐遣其侍中蘭伊讓評曰。王。高祖之子也。宜以宗廟社稷為憂。奈何不撫戰士而專以聚斂為心乎。府藏之積。朕豈與王愛之。若寇軍冒進。王持錢帛安所置也。乃命悉以錢帛散之三軍。且趣使戰。評大懼。乃與猛戰于潞川。評軍大敗。死者五萬餘人。評等單騎遁還

猛遂長驅至鄴，堅復率衆十萬會猛攻暐，先是慕容桓以衆萬餘屯于沙亭，爲評等後繼，聞評敗，引屯內黃，堅遣將鄧羌攻信都，桓率鮮卑五千退保和龍，散騎侍郎餘蔚等率扶餘高句麗及上黨質子五百餘人，夜開城門以納堅軍，暐與評及衛將軍孟高殿中艾朗等出奔和龍，相衛士猶千餘騎，既出城皆散，爲從行，堅遣將軍郭慶追之，時道路艱難，孟高扶侍暐，極其勤瘁，又所在遇盜，轉鬬而前，數日，行至福祿，依冢解息，解鞍息馬也盜二十餘人卒至，皆挾弓矢，高持刀與戰，殺傷數人，高力極，自度必死，乃直前抱一賊，頓擊於地，大呼曰，男兒窮矣，餘賊從旁射高殺之，艾朗見高獨戰，亦還趣賊，并死，暐失馬步走，郭慶追及于高陽，部將巨武將縛之，暐曰，汝何小人，敢縛天子，武曰，我梁山巨武，受詔縛賊，何謂天子邪，遂執暐送于堅，堅詰其不降而走之狀，暐曰，狐死首丘，欲歸死于先人墳



墓耳，堅哀而釋之，令還宮，率文武出降，郭慶遂追評桓于和龍，評奔高句驪，高句驪執之而送於堅，桓殺其鎮東慕容亮而并其衆，奔遼東，遼東太守韓稠先已降堅，桓至不得入，攻之不克，郭慶遣將朱嶷擊之，桓棄衆獨走，嶷獲而殺之，堅徙暐及其王公已下并鮮卑四萬餘戶于長安，封暐新興侯，署爲尚書，及堅寇壽春，以暐爲平南將軍別部都督，淮南之敗，隨堅還長安，既而慕容垂攻苻丕于鄴，



慕容沖起兵關中，暐謀殺堅以應之，事發被誅，及德僭位，僞謚幽皇帝，始廆以武帝太康六年稱公，至暐四世，暐在位二十一年，以海西公太和五年滅，通廆號凡八十五年。

史臣曰，觀夫北陰衍氣，醜虜彙生，隔閡諸華，聲教莫之漸，雄據殊壤，貪悍成其俗，先叛後服，蓋常性也，自當塗殄紀，典午握符，推亡之功，雖彰異而可錄，御遠之策，懷戎狄而猶漏，慕容廆英姿偉量，是曰邊豪，釁迹姦圖，實惟

張大卯云古首人也非子人者也

亂首，何者？無名而舉，表深譏於晉冊；衆襲致罰，昭大訓於姚典。況乎放命挺禍，距戰發其狼心；剽邑屠城，略地騁其饕賊。既而二帝遘平陽之酷，按兵窺運，五鐸啓金陵之祚，率禮勤藩，勒王之誠，當君危而未至，匡主之節，俟國泰而將徇，適所謂相時而動，並索響之欵哉！然其制敵多權，臨下以惠，勸農桑，敦地利，任賢士，該時傑，故能恢一方之業，創累葉之基焉。元真體貌不恆，暗符天表，沉毅自處，頗



懷奇略。于時群雄角立，爭奪在辰，嗣宗主祭於沖年，庾亮竊政於元舅，朝綱不振，天步孔艱，遂得據已成之資，乘土崩之會，揚兵南騖則烏丸卷甲，建旆東征則宇文摧陣，乃負險自固，恃勝而驕，端拱稱王，不待朝命。昔鄭武職居三事，爵不攻伯，齊桓績宜九合，位止爲侯。燕皝烈而功微，徵前經而禮縟，谿壑難滿，此之謂乎！宜英文武兼優，加之以機斷，因石氏之釁，首圖中原，燕王協其籌，冀馬爲其用，一戰而平巨寇，再舉而拔堅城，氣讋傍鄰，威加邊服，便謂深功被物，天數在躬，遂竊鴻名，偷安寶籙，猶將席卷京洛，肆其蟻聚之徒，宰割黎元，縱其鯨吞之勢，使江左疲于奔命，職此之由，非夫天厭素靈而啓異類，不然者，其鋒何以若斯！景茂庸材，不親厥務，賢輔攸寄，逆臣挫謀，于是陷金墉而款河南，包銅城而臨漠北，西秦勁卒，頓函關而不進，東夏遺黎，企鄴宮而授首。當此之時也，凶威轉熾。及玄



恭即世，虐媼亂朝，垂以勳德不容，評以黷貨于政，志士絕忠貞之路，讒人襲交亂之風，輕鄰反速其咎，禦敵罕修其備，以携離之衆，抗敢死之師，鋒鏑未交，白溝淪境，衝輣暫擬，紫陌成墟。是知由余出而戎亡，子常升而郢覆。終于身死異域，智不自全。吉凶惟人，良所謂也。

載記第十一　　晉書百十一　終

前屛

注云以池蒲命氏中內



竟陵鍾惺原評　雋李滿之翹刪定
雲間朱灝叅校

苻洪　苻健　健子生

苻洪字廣世略陽臨渭氐人也其先蓋有扈之苗裔世為西戎酋長始其家池中蒲生長五丈五節如竹形時咸謂之蒲家因以為氏焉父懷歸部落小帥先是隴右大雨霖百姓苦之謠曰雨若不止洪水必起因名曰洪年



十二而父死遂代為部帥其人驍武多權略群氐畏服之屬永嘉之亂乃散千金召英傑之士訪安危變通之術徒眾日眾推為盟主劉聰遣使拜平遠將軍洪不受自稱護氐校尉秦州刺史略陽公及劉曜僭號長安乃降之拜率義侯曜敗洪西保隴山時石虎拔上邽將攻集木且羌于河西洪又請降虎表洪監六夷軍事言何石生起兵關中洪乃西附事敗自稱秦州刺史虎遣將軍麻秋討之洪

轉云苻洪之為計欲從虎徙秦雍民夷于東方而已得專于虎以關中州別以枋頭之徙河待而動似非亦不為虎

又云石虎作五狂生不得云行誤故改之

帥二萬戶降虎也拜光烈將軍護氐校尉洪至長安說虎宜徙關中豪傑及羌戎內實東方曰諸氐皆洪家部曲洪帥以從誰敢違者虎從之以洪為龍驤將軍流民都督處于枋頭累有戰功封西平公其部下賜爵關內侯者二千餘人以洪為關內領侯將冉閔言於石虎曰苻洪雄毅將士死力其諸子並非常才宜密除之虎曰吾方倚其父子以取吳蜀奈何殺之虎待之愈厚後因梁犢之亂遣使



與石鑒謀誅之又進洪為侍中車騎大將軍都督雍秦州諸軍事雍州刺史進封略陽郡公及石遵即位閔又以為言遵乃去洪都督餘如前洪怨歸枋頭乃遣使來降後石鑒殺遵所在兵起秦雍流民相率西歸路由枋頭共推洪為主眾至十餘萬洪子健在鄴斬關奔枋頭虎乃懼洪之逼欲以計遣之以洪為都督關中征西大將軍雍州牧洪會官屬議將受與否主簿程朴請且與趙連和如列國

分境而治。洪怒曰：吾不堪為天子，而云列國乎。引朴斬之。永和六年，朝廷聞中原大亂，欲謀進取，乃以洪為氐王、征北大將軍、都督河北諸軍事、冀州刺史、廣川郡公。健為假節、右將軍、監河北征討前鋒諸軍事、襄國公。時洪與虎故將姚弋仲，各有據關右之志。弋仲遣其子襄帥衆五萬擊洪，洪迎擊，敗之，斬獲三萬餘級。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三秦王。以讖文有草付應王，又其孫堅生而背有草



付字，遂改姓苻氏。孫云：據此，則苻之从艸當無疑者。世說注載車頻秦書云：洪詐稱讖文，改姓曰苻，言已當王，應符命也。其言堅初生，亦但云背有赤文，屈起若篆，又初不言艸付字，故予謂其本因之書當更詳于此。苻之為符者，亦未可全非也。洪嘗謂博士胡文曰：孤率衆十萬，居形勝之地，冉閔、慕容儁可指辰而殄，姚襄父子，克之在吾數中，孤取天下，啻有易于漢高祖也。初，石虎以麻秋鎮枹罕，冉閔之亂，秋歸鄴，洪使子雄擊而獲之，以秋為軍師將軍。秋說洪先取關中，然後東爭，洪深然之。既而秋因宴鴆洪，

陳云言下了了
深非石氏父子

將并其衆，事泄，健乃收秋斬之。洪將死，謂健曰：所以未入關者，言中州可指時而定。今不幸為豎子所困，中原非汝兄弟所能辦，關中形勝，吾亡後便可鼓行而西。言終而死。健僭位，偽諡惠武皇帝。

健字建業，洪第三子也。初，母姜氏孫云：西羌本出三苗，姜姓也。舊作羌氏，非是。夢大羆而孕之，及長勇果便弓馬，好施，善事人，甚為石虎父子所親愛。虎雖外禮苻氏，心實忌之，乃陰殺其諸兄，而不



害健也。及洪死，健嗣位，去秦王之號，稱晉官爵，遣使告喪于京師，且聽王命。時京兆杜洪已據長安，自稱晉征北將軍、雍州刺史，戎夏多歸之。健密圖關中，懼洪知之，乃偽受石祇官，繕宮室于枋頭，課所部種麥，示無西意，有知而不種者，健殺之以徇。既而自稱晉征西大將軍、都督關中諸軍事、雍州刺史，盡衆西行，起浮橋于盟津以濟。遣其弟雄率步騎五千入潼關，兄子菁自軹關入河東，健執菁手

曰，事若不捷，汝死河北，我死河南，比及黃泉
無相見也。既濟，焚橋，自統大衆繼雄而進。杜
洪遣其將張先要健于潼關，健逆擊破之。健
雖戰勝，猶修牋于洪，并送名馬珍寶，請至長
安上尊號。洪曰，幣重言甘，誘我也。乃盡召關
中之衆來距。健筮之，遇泰之臨。健曰，小往大
來，吉亨。昔往東而小，今還東而大，吉孰大焉。
是時衆星夾河西流，占者以為百姓還西之
象。健遂進軍，次赤水，遣雄略地渭北，又敗張
晉書卷百十二　載記五
先于陰槃，擒之。諸城盡陷，菁所至無不降者。
三輔略定，健引兵至長安，洪奔司竹。健入而
都之，以民心思晉，乃遣使獻捷京師，并脩好
于桓溫，於是秦雍夷夏皆附之。健軍師將軍
賈玄碩等表健為侍中、大都督關中諸軍事、
大單于、秦王。健怒曰，吾豈堪為秦王邪。且晉
使未返，我之官位非若曹所知也。既而潛使
諷玄碩等使上尊號。永和七年，遂僭稱天王、
大單于，赦境內，建元皇始，繕宗廟社稷，置百

官于長安，立妻強氏為天王后，子萇為太子，
弟雄為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車騎大將軍、
領雍州刺史，自餘封授各有差。初，杜洪之奔
也，招晉梁州刺史司馬勳，勳至是率步騎三
萬入秦川，健敗之于五丈原。八年，健僭即皇
帝位，諸公皆進爵為王，以大單于授其子萇。
杜洪屯宜秋，為其將張琚所殺，琚自立為秦
王，置百官。健率步騎二萬攻琚，斬之。健至自
宜秋，遣雄菁率衆掠關東，并援石虎故豫州
晉書卷百十二　載記六
刺史張遇于許昌，與晉鎮西將軍謝尚戰于
潁水之上，王師敗績。雄因徙張遇及陳潁許
洛之民五萬餘戶于關中。既至，健乃拜遇為
司空。下何雄攻石虎故西中郎將王擢于隴
西，擢奔涼州。雄屯隴東。張重華拜擢征東大
將軍，使與其將張弘、宋修連兵伐雄，雄與菁
率衆擊敗之，獲弘、修，送長安。初，張遇自許昌
降健，健納遇後母韓氏為昭儀，每于衆中謂
遇曰，卿吾子也。遇恥之，因雄等特兵在外，陰

桓溫傳

結關中豪傑，欲誅苻氏，以其地歸順，乃與健中黃門劉晃謀夜襲健，事覺遇害。於是孔特起池陽，劉珍、夏侯顯起鄠，喬秉起雍，胡陽赤起司竹，呼延毒起霸城，眾數萬人，並遣使詣京師請兵。十年，溫率眾四萬趣長安伐健，健遣其子萇率雄、菁等眾五萬距之，王師累戰皆捷，三輔郡縣多降于溫。既而健別使雄領騎七千破司馬勳于子午谷，又敗溫于白鹿原，死者萬餘。初，溫之來也，本指秦麥為



糧，至是秦人悉芟麥清野以待之，故溫眾大饑，乃徙關中三千餘戶而歸。及於潼關，萇等又隨擊之，司馬勳奔還漢中。其年，西虜乞沒軍邪遣子入侍健，於是置來賓館于平朔門以懷遠人，起靈臺于杜門，與民約法三章，薄賦卑宮，垂心政事，優禮耆老，修尚儒學，而關右稱來蘇焉。但其境大蝗，自華澤至隴山，食百草無遺，牛馬相噉毛，虎狼食人，行路斷絕。健自蠲民租稅，減膳徹懸，素服避正殿。初，桓

錢云生此數語不可遽以為然恐亦是其僭僞烈盛亦往往有此

溫之入關也，其太子萇與溫戰，為流矢所中死。至是立其子生為太子。健寢疾，菁勒兵入東宮，將殺苻生而自立。時生侍健疾，菁以健為已死，迴攻東掖門。健聞變，升端門陳兵自衛。眾見健，皆捨仗逃散，執菁殺之。數日健死，在位四年，偽諡景明皇帝，廟號高祖。

生字長生，健第三子也。幼無一目，性粗暴而嗜酒無賴，祖洪甚惡之。時年七歲，洪嘗戲問侍者曰：「吾聞瞎兒一淚，信乎？」侍者曰：「然。」生怒，



引佩刀自刺出血，曰：「此亦一淚也。」洪大驚，鞭之。生曰：「性耐刀槊，不堪鞭捶。」洪曰：「汝為爾不已，吾將以汝為奴。」生曰：「可不如石勒乎？」洪懼，既而掩其口，謂其父健曰：「此兒狂悖，宜早除之，不然，長大必破人家。」健將殺之，雄止之曰：「兒長成自當修改，何至便可如此！」健乃止。及長，力舉千鈞，雄勇好殺，手格猛虎，走及奔馬，擊刺騎射，冠絕一時。桓溫之來伐也，生單馬入陣，搴旗斬將者前後十數。初封淮南王

考云以好殺之了而僞權之以號可乎

及萇死，健以讖言三羊五眼應符，乃立爲太子。時健有疾，引太師魚遵、丞相雷弱兒等，受遺詔輔政。健謂生曰：若六夷酋帥及大臣執權者，不從汝命，宜漸除之。尋死，生嗣僞位。大赦，改年壽光。時永和十一年也。群臣奏未踰年而改元，以爲非禮。生怒，窮議主，目有僕射段純，殺之。尊其母強氏爲皇太后，立妻梁氏爲皇后，以呂婆樓爲侍中、左大將軍，苻安領太尉，苻柳爲征東大將軍、并州牧，鎮蒲坂，苻



廋爲鎮東大將軍、豫州牧，鎮陝城，自餘封授有差。初，生將強懷與桓溫戰沒，其子延未及封而健死，會生出游，懷妻于道上書論懷忠烈，請封其子。生怒，射而殺之。僞中書監胡文、中書令王魚言于生曰：「比有星孛于大角，熒惑入東井。大角帝坐，東井秦分，于占不出三年，國有大喪，大臣戮死。願陛下修德以禳之。」生曰：「皇后與朕對臨天下，亦足以塞大喪之變。毛太傅、梁車騎、梁僕射受遺輔政，可謂大

臣也。」于是殺其妻梁氏及毛貴、梁楞、梁安。未幾，又誅雷弱兒及其九子、二十七孫，諸羌悉叛。弱兒，南安羌酋也，剛鯁好直言，見生嬖臣趙韶、董榮亂政，每大言于朝，故榮等譖而誅之。生雖在諒闇，游飲自若，荒耽淫虐，殺戮無道，常彎弓露刃，以見朝臣，錘鉗鋸鑿，備置左右。又納董榮之言，誅其司空王墮以應日蝕之災。饗群臣于太極前殿，飲酣樂奏，生親歌以和之，命其尚書令辛牢典勸，既而怒曰：



「何不強酒，而猶有坐者？」引弓射牢而殺之。群臣懼，莫敢不醉，偃仆失冠，生大悅。慕容儁遣將慕輿長卿等率衆七千，入自軹關，攻生幽州刺史強哲（強哲作張哲）于裴氏堡。晉將軍劉度等率衆四千，攻青州刺史袁朗（十六國春秋作王郎）于盧氏。生遣其前將軍苻飛距度，建節鄧羌距長卿。飛未至而度退，羌及長卿戰于堡南，大敗之，獲長卿及甲首二千餘級。姚襄率衆萬餘攻其平陽太守苻產于匈奴堡，苻柳救之，

陳云以生之不也猶多殺臣民人卻當也而猶惜驍勇

爲襄所敗引還。襄遂攻堡克之，殺苻產，盡坑其衆。遣使從生假道，將還隴西。生將許之，苻堅諫曰：姚襄人傑也，今還隴西，必爲深害，不如誘以厚利，伺隙而擊之。生乃止。遣使拜襄官爵。襄不受，斬其使者，焚所送章策，寇掠河東。生怒，命其大將軍張平擊之。襄乃卑辭厚幣與平結爲兄弟，平更與襄通和。生發三輔民營渭橋，金紫光祿大夫程肱以妨農害時上疏極諫，生怒殺之。時長安大風，發屋拔樹



宮中奔擾，或稱有賊至，宮門晝閉，五日乃止。生推告賊者斬之，刳而出其心。左光祿大夫強平諫曰：天降災異，陛下當愛民事神，緩刑崇德以應之，乃可弭也。生怒，鑿其頂而殺之。初，平之囚也，僞衛將軍苻黃眉、前將軍苻飛、建節鄧羌，以平太后之弟，叩頭固諫，生弗聽。出黃眉爲左馮翊，飛爲右扶風，羌行咸陽太守，惜其驍勇，故弗殺。強氏以平故，憂恨而死。生下書曰：朕受皇天之命，承祖宗之業，君臨

蔣云生既恣殺而虎復又食人不已與天助其虐也

萬邦，子育百姓，嗣統已來，有何不善，而謗讟之音，扇滿天下。殺不過千，而謂刑虐。行者比肩，未足爲稀，方當峻刑極罰，復如朕何。時潼關以西，至于長安，虎狼爲暴，晝則斷道，斷一作經夜則發屋，惟害人而不食六畜，凡殺七百餘人，民廢農桑，相聚邑居，而爲害不已。群臣奏請禳災。生曰：野獸飢則食人，飽則自止，何禳之有，且天豈不愛民哉，正以犯罪者多，將助朕專殺而施刑教故耳。生如阿房，道遇有兄



與妹俱行者，逼令爲非禮，不從，生怒殺之。又讌群臣于咸陽故城，有後至者，皆斬之。嘗使太醫令程延治藥，生問其藥品好惡，又分之多寡，延曰：雖小小不具，自可堪用。生以爲譏其目，鑿延出目，然後斬之。苻朝雜記作生夜食棗多而腹脹，召延使診之，延曰：陛下無他疾，但食棗多耳。生曰：汝非聖人，安知吾食棗，遂斬之。有司奏太白犯東井，東井，秦之分也，太白罰星，必有暴兵起于京師。生曰：星入井者，自爲渴耳。何所怪乎。冷將姚襄將圖關中，遣姚蘭王欽

陳云生不宜稱羌等正以此

盧等，招動鄜城、定陽、北地、汧川諸羌胡，皆應之，有衆二萬七千，進屯黃洛。生遣苻黃眉、苻堅、鄧羌率步騎萬五千討之。襄深溝高壘，固守不戰。鄧羌說黃眉曰：傷弓之鳥，落于虛發。襄頻為桓溫、張平所敗，銳氣喪矣。然其為人彊狠，若鼓譟揚旗，直壓其壘，彼必忿而出師，可一戰擒也。黃眉從之，遣羌率騎三千軍于壘門。襄怒，盡銳出戰，羌陽不勝而走，襄追之于三原，羌迴騎距之，俄而黃眉與堅至，大戰，



斬之，盡俘其衆。黃眉等振旅而歸。黃眉雖有大功，生不之賞，每于衆中辱之。黃眉怒，謀殺生自立，事發，伏誅。其王公親戚多有死者。初，生夢大魚食蒲，又長安謠曰：東海大魚化為龍，男便為王女為公，問在何所洛門東。東海，苻堅封也，時為龍驤將軍，第在洛門之東。生不知為堅，乃誅其太師錄尚書事魚遵及其七子十孫。時金紫光祿大夫牛夷懼禍，請出補上洛，生不許，以為中軍將軍，引見，調之曰：

蕃云苻生暴于石虎兩天之稱生稍寬于虎誤也

牛性遲重，善持轅軛，雖無驥足，動負百石。夷曰：雖服大車，未經峻壁，願試重載，乃知勳績。生笑曰：何其快也，公以所載輕乎，朕將以魚公爵位處公。夷懼而自殺。時生荒耽日滋，耽湎于酒，無復晝夜，群臣朔望朝謁，罕有見者。或至暮方出，臨朝輒怒，惟行殺戮，動連月昏醉，文奏寢落，乃醉中決事，左右因以為姦，賞罰失中，人情危駭，道路以目。生嘗醉問群臣曰：自吾臨天下，汝外間亦何所聞。或對曰：陛



下聖明宰世，天下惟歌太平。生怒曰：汝媚我也，引而斬之。他日又問，或對曰：陛下刑罰微過。又怒曰：汝謗我也，亦斬之。至於妻妾後有所忤，以加刑辟，流其尸于渭水。又遣宮人與男子裸交于殿前，生剝牛羊驢馬，活爓雞豚鵝，三五十為群，放之殿中，或剝死囚面皮，令其歌舞，引群臣觀之以為樂。宗室勳舊親戚忠良殺害略盡，王公在位者悉以疾告歸，得一日如度十年。既自有目疾，其所諱者不

足不具少無缺傷殘毀偏隻之言皆不得道
左右忤旨而死者不可勝紀至于截脛刳胎
拉脅鋸頸者動有千數太史令康權言于生
曰昨夜三月並出孛星入太微遂東井自去
月上旬沉陰不雨迄至于今將有下人謀上
之禍生怒以為妖言撲殺之時東海王堅素
有譽堅人多有歸心者度因特進梁平老之
謀將齊國生然畏生殘勇而未敢發生夜對
侍婢曰可法兄弟亦不可信明當除之阿孝



堅之兄也婢除以告堅堅先使法與梁平老
強汪等率壯士數百人潛入雲龍門堅自與
呂婆樓率麾下三百餘人鼓譟繼進宿衛將
士皆捨仗歸堅生猶醉寐堅兵至生驚問左
右曰此輩何人對曰賊也生曰何不拜之堅
兵皆笑生又大言何不速拜不拜者斬之堅
兵乃引生置別室廢之為越王俄而殺之生
臨死猶飲酒數斗皆醉無所知矣在位二年
偽謚厲王符云據史言符生雖酷虐忍過于桀紂天地間亦安得有如此人魯

論云符之不善正此意也

載記第十二



晉書百十二　終

載記第十三　　晉書百十三　　三匯藏書

竟陵鍾　惺原評

檇李蔣之翹刪定

海昌陳士芳參校

苻堅上

佛云苻堅之敗不專在伐晉而在鄴見慕容垂使得大其用毛判刃堅之服中而不知幸之來非宗業以秦族在慕容而不在晉苦本有天道焉王猛死謂堅曰頻其以晉爲國朝界落虜宜漸除之又深以伐晉也言不便者十大平陽公融又等諫以鮮卑羌屠爲言由此觀之伐晉不以敗鮮卑屠中必有意外變動非不如其之易且速耳而慕容垂獨勸堅伐晉可見伐晉者鮮卑之利報俛克復之一大機而垂之所暝日屈指翹首企足惟恐其行之不決者也猛與融之所深憂正在於此以猶耿之言合之垂言利害相形何其明白而堅奇不信嘗王便騎禍來矜昧益亦有天道焉六軍之沒垂一不獨全召責以坐觀不援俱罪出其不意而析之事周末挽蘇容猶隸縱之歸巢反戈而攻鄴城矣客容畔弟泓下命分閑東收合從衆典之同從瞬滑使消弟及宗俟起兵於外堅猶在除娶之中至面貞黨受其衛泣陳測而不徙殺璽己密進使者告浮騎晉外門次復郎尊從其於泰秋從從及社摸爲重沿爲報之奏可其方然也堅爲慕客冲所遇鷹人狀之上加伲偏然及之王謀弄伏



兵孫堅事收斗元克復再救摩陰有力猶死而不堪宵與之社覆者同論過劉禪深晴懷恐愁飲收車逮矣意異蜀龍繁口了有一飲中天·鳴驚人知此者然使有一策冲天·鳴驚人甲之典歸六與雖敗於晉而內鮮何虎至不振與以至於大亂

苻堅字永固一名文玉（字舊作名今從十六國春秋）徙從子也（父雄封東海王爲健丞相其人謙恭奉法荻徙東之常曰元才吾之周公也）母苟氏孕十二月而生堅神光自天燭其庭背有赤文隱起成字曰艸付臣又土王咸陽臂垂過膝目有紫光祖洪奇而愛之名曰堅頭（車頭秦載書作頭）年七歲聰敏有志度每侍洪側輒量洪舉措取與不失機候（驗石虎司隸校尉徐統）名知人嘗遇堅于路執其手曰此官之御街小兒敢戲于此不畏司隸縛邪堅曰司隸縛罪人不縛小兒戲也統（益異之）及健之入關也（次于剛決）夢天神朱衣赤冠命拜堅爲龍驤將軍翌日（健即設）壇以授之泣謂堅曰汝祖昔受此號今汝復爲神明所命可不勉之

堅揮劍捶馬志氣感厲士卒莫不憚服焉又性至孝博學多才藝有經濟大志要結英豪以圖緯世之宜王猛呂婆樓強汪梁平老薛讚權翼等為其羽翼及苻生嗣偽位殘虐無度讚翼說堅曰今主上昏虐天下離心有德者昌無德受殃天之道也神器業重不可令他人取之願殿下行湯武之事以順天人之心堅深然之梁平老等亦復以是為言堅遂弒生乃以偽位讓其庶兄法法曰汝嫡嗣且



賢宜立堅曰兄年長宜立堅母泣謂群臣曰社稷事重小兒自知不能他日有悔失在諸君群臣皆頓首請立堅堅乃去皇帝之號以穆帝升平元年稱大秦天王誅生倖臣董龍趙韶等二十餘人赦其境內改元曰永興追謚父雄為文桓皇帝尊母苟氏為皇太后妻苟氏為皇后子宏為皇太子兄法為都督中外諸軍事丞相錄尚書從祖侯為太尉從兄柳為車騎大將軍尚書令封弟融為陽平公雙河南公子丕長樂公暉平原公熙廣平公叡鉅鹿公初堅以有姑子李威與雄友善苻生屢欲殺堅頻威救之得免威因得幸於堅母堅亦事之如父至是以為衛將軍尚書左僕射梁平老為右僕射強汪為領軍將軍呂婆樓為司隸校尉王猛薛讚為中書侍郎權翼為給事黃門侍郎與猛讚並掌機密追復魚遵雷弱兒毛貴王墮梁楞梁安段純辛牢等本官以禮改葬之其子孫皆隨才擢授時



堅母遊於宣明臺見東海公法之第門車馬輻輳懼其終欲為變乃與李威謀賜法死然堅性仁友與法訣於東堂慟哭嘔血贈以本官謚曰哀封其子陽為東海公敷為清河公於是舉異材修廢職課農桑恤困窮禮百神立學校旌節義繼絕世秦民大悅初石氏之敗也并州張平以其地兩附燕秦至此并置征鎮欲與燕秦為敵因寇略堅境堅於是自率眾討之以其將鄧羌為前鋒率騎五千

據汾上，堅至銅壁，平盡衆拒戰，為羌所敗，獲其養子蚝，送之。平懼，乃降。堅赦其罪，署為右將軍，蚝武賁中郎將，徙其所部三千餘戶于長安。是秋大旱，堅減膳徹懸，命后妃以下悉去羅紈，開山澤之利，公私共之，偃甲息兵，與境內休息。先是，李威知王猛之賢，常勸堅以國事任之。堅謂猛曰：李公知君，猶鮑叔牙之知管仲也。遂日親幸用事，宗親勳舊多嫉之。特進樊世，氐豪也，嘗佐健定關中，負氣倨傲，衆辱猛曰：我輩耕之，君食之邪？猛曰：非徒使君耕之，又將使君炊之。世大怒曰：要當懸汝頭于長安門，不爾者，終不處于世也。猛以白堅，堅曰：必須殺此老氐，然後百僚可肅。會世入言事，與猛爭論於堅前，世起將擊猛，堅怒斬之。自是公卿以下無不憚猛焉。嗣是堅知河東固，大赦，復改元曰甘露。以鄧羌為御史中丞，王猛為侍中、中書令、京兆尹。其特進強德，健妻之弟也，酗酒豪橫，掠人財貨子女，為



百姓患。猛下車收德，奏未及報，已陳尸于市。堅馳使赦之，不及。羌性亦鯁直，與猛同志，疾惡糾案，無所顧忌，數旬之間，貴戚強豪誅死者二十餘人。是時內外震肅，姦猾屏氣，路不拾遺。堅歎曰：吾今始知天下之有法也。于是遣使巡察四方及戎夷種落，州郡有高年孤寡不能自存，長吏刑罰失中為百姓所苦，清修疾惡，勸課農桑，有便于俗，篤學至孝，義烈力田者，皆令具條以聞。時匈奴左賢王衛辰遣使降于堅，遂請田內地，春來秋返。堅許之。雲中護軍賈雍遣其司馬徐斌率騎襲之，大獲而還。堅怒曰：朕方以恩信懷戎狄，而汝貪小利以敗之，何也？遂免雍以白衣領職，遣使還其所獲，慰撫之。辰於是入居塞內，貢獻相尋。烏丸獨孤部、鮮卑沒奕于率衆數萬又降于堅。堅初欲處之塞南，苻融以匈奴為患，其興自古，比虜馬不敢南首者，畏威故也。今處之于內地，見其弱矣，方當闚兵郡縣，為北邊

之害。不如徙之塞外。以存荒服之義。堅從之

時堅廣修學官、召郡國學生通一經以上充

之、公卿以下子孫、並遣受業、其有學為通儒

才堪幹事、清修廉直、孝悌力田者、皆旌表之、

于是人思勸勵、請託不行、號稱多士、山是內

外率職、田疇修闢、帑藏充盈、典章法物、靡不

悉備、堅親臨太學、考學生經義優劣、品而第

之、問難五經、博士多不能對、堅謂博士王實

曰、朕一月三臨太學、黜陟幽明、躬親獎勵、罔



敢勸違、庶幾周孔微言、不由朕而墜、漢之二

武、其可追乎、實對曰、自劉石擾覆華畿、二都

鞠為茂草、儒生罕存、墳籍滅絕、經淪學廢、奄

若秦皇、陛下神武撥亂、道隆虞夏、開庠序之

美、弘儒教之風、化盛隆周、垂馨千祀、漢之二

武焉足論哉、堅自是每月一至焉、初堅命各

國各舉三卿并餘官皆聽自采辟例為置郎

中令富商趙掇、丁妃、鄒瓫等、車服僭侈、諸公

競引以為卿、堅黃門侍郎程憲請治之、堅乃

是推撿引掇等者、降其爵、乃下制、非命士已

上、不得乘車馬、去都城百里內、金銀錦繡、財

工商皂隸之婦女、不得服之、犯者棄市[illegible]

興寧三年、堅又改元為建元、慕容暐遣其太

宰慕容恪攻拔洛陽、略地至崤澠、堅懼其入

關、親屯陝城以備之、何奴右賢王曹轂、左賢

王衛辰、皆舉兵叛、于堅率眾二萬攻其杏城

巳南郡縣、屯于馬蘭山、堅使李威王猛輔太

子宏留守長安、親率中外精銳討轂、破之、斬



轂弟活、轂懼而降、徙其酋豪六千餘戶于長

安、鄧羌討衛辰、擒之于木根山、堅自驄馬城

如朔方、巡撫夷狄、府淮南公衛幼生之孫

帥杏城之衆乘虛襲長安李威擊斬之、海西

公太和元年、堅使王猛楊安等率眾二萬寇

荊州北鄙諸郡、掠漢陽萬餘戶而還、羌斂岐

叛、堅率部落四千餘家西依張天錫、叛將李

儼、堅遣王猛與隴西太守姜衡、南安太守邵

羌討斂岐于略陽、張天錫率步騎三萬擊李

儼，攻其大夏、武始二郡，克之。天錫將常據（宋舊作李訛）又敗儼兵于葵谷，儼懼，遣兄子純謝罪于堅，仍請救。尋而猛攻破略陽，斂岐奔白馬，堅遣楊安與建威王撫率衆會猛以救儼。猛遣鄧羌追斂岐，使王撫守侯和，姜衡守白石，猛與楊安救枹罕。及天錫將楊遹戰于枹罕東，猛大破之。鄧羌禽斂岐于白馬，送之長安。天錫遂引歸。儼猶憑城未出，猛乃服白乘輿，從數十人，請與相見。儼開門延之，未及備而



將士繼入，遂虜儼而還。堅以為光祿勳、歸安侯。初，苻幼之反也，柳與雙皆與之通謀，堅赦雙為母弟，柳亦健之愛子，故隱而不問。至是，雙復與苻庾、苻武謀作亂。庾主簿扶就諫曰：「明公以周召之親，受方面之任，國家有難，當共力除之，況自為難乎！」庾不聽。堅聞之，徵柳等。柳乃據蒲坂，雙據上邽，庾據陝城，武據安定，皆舉兵反。堅遣使諭之，各齧梨以為信，（脈面齧之易入以渝盟威雅許則自功更喜將為做人所棄故齧梨付使者明鄉約以準語也）皆不受命，阻兵自守。堅遣將軍楊成世、毛嵩等討雙、武，王猛、鄧羌攻蒲坂，楊安、張蚝攻陝城。成世等為雙、武所敗，堅又遣其武衛王鑒、寧朔呂光等率中外精鋭以討之。雙、武乘勝至于榆眉，鑒等擊敗之，斬獲萬五千人。武棄安定，隨雙奔上邽，鑒等攻之。柳數出挑戰，猛閉壘不應，柳以猛為憚已，留其世子良守蒲坂，率衆二萬將攻長安。長安去蒲坂百餘里，鄧羌率勁騎七千夜襲敗之，柳引軍還，猛



邀擊之，悉俘其卒，柳與數百騎入城，猛等進。上邽，斬雙、武，猛又剋破蒲坂，斬柳及其妻子，傳首長安。猛屯蒲坂，遣鄧羌與王鑒等攻陷陝城，送庾至長安。堅問其所以反，庾曰：「臣本無反心，但以兄弟屢謀逆亂，臣懼并死，故同之耳。」堅泣曰：「汝素長者，固知非汝心也。且高祖不可以無後。」（謂健也）乃賜庾死，原其七子，以長子襲爵，餘子皆封縣公，以嗣生及諸弟之無後者。堅母苟以庾與雙俱反，雙獨不得置後

將云堅不設要害垂亦不爲人非但紛門之以禮王以叛害沖矜弄兒黃看了乇之夫人此何說也若以其黨人傑而思刑之至龍其家則直何因堅之失所安得人傑之報

何也。堅曰：天下者，高祖之天下，高祖之子，不可以無後，至于仲背，不顧太后，謀危宗廟，天下之法，不可私也。竟不從。太和四年，晉大司馬桓溫伐慕容暐，次于枋頭。暐衆屢敗，遣使乞師于堅，請割虎牢以西之地。堅亦欲與暐連橫，乃遣其將苟池等率步騎二萬救暐。王師尋敗引歸，池乃還。是時慕容垂避害奔于堅。王猛言于堅曰：慕容垂燕之戚屬，世雄東夏，寬仁惠下，燕趙咸有奉戴之意，兼其諸



子明毅有幹藝，人之傑也。譬如龍虎，非可馴之物，不如除之。堅曰：吾方收攬英豪，建不世之功，奈何殺之。且其初至，吾已推誠納之矣。匹夫猶不棄言，況萬乘乎。乃以爲冠軍將軍。王師既旋，慕容暐悔割地之約，遣使謂堅爲行人失辭，且曰：有國有家，分災救患，理之常也。堅怒，遣王猛與梁成、鄧羌率步騎三萬攻暐洛州刺史慕容筑于洛陽。猛遺筑書曰：國家今已塞成皋之險，杜盟津之路，大駕虎旅

百萬，自軹關取鄴都，金墉窮戍，外無救援，城下之師，將軍所監，豈三百弊卒所能支也。筑懼，以洛陽降。猛陳師受之，又使梁成、鄧羌大破慕容臧于滎陽，留羌鎮金墉。猛振旅而歸。云何堅又遣猛率楊安、張蚝、鄧羌等十將率步騎六萬伐暐。堅親送猛于灞上，曰：今授卿以關東之任，當先破壺關，平上黨，長驅取鄴，所謂疾雷不及掩耳。吾當躬率萬衆以繼卿後，于鄴相見，已勅運漕相繼，但憂賊，不煩



後慮也。猛曰：臣藉宗廟之靈，稟陛下神算，殘胡不足平也。願不煩鑾輅，臣雖不武，望克不淹時，但願速勅有司部置鮮卑之所。堅大悅。于是進師，楊安攻晉陽，猛攻壺關，執暐上黨太守慕容越，所經郡縣皆降。猛留屯騎校尉苟長戍壺關，引兵助安攻晉陽，爲地道，遣張蚝率壯士數百入城中，大呼斬關，猛安進入晉陽，執暐并州刺史慕容莊。暐遣其太傅慕容評率衆四十餘萬以救二城。評

陳云死赤齋人

俾猛不敢進屯于潞川猛留將軍毛當戍晉
陽進師與評相持遣游擊郭慶以銳卒五千
夜從間道出評營後傍山起火燒其輜重火
見鄴中暐懼遣使讓評催之速戰評因求戰
于猛猛陣于渭原而誓衆曰王景略受國厚
恩任兼內外今與諸君深入賊地當竭力致
死有進無退共立大功以報國恩受爵明君
之朝慶觴父母之室不亦美乎衆皆勇奮破
釜棄糧大呼競進猛望評師之衆謂鄧羌曰



今日之事非將軍莫可以捷成敗之機在斯
一舉將軍其勉之羌曰若以司隸見與者公
無以為憂猛曰此非吾之所及也必以安定
太守萬戶侯相處羌不悅而退俄而兵交猛
召之羌寢而弗應猛馳就許之羌于是大飲
帳中與張蚝徐成等跨馬運矛馳入評軍出
入數四傍若無人搴旗斬將殺傷甚衆及日
中評衆大敗俘斬五萬有餘乘勝追擊又降
斬十萬于是進師圍鄴堅聞之留李威輔其

太子宏守長安以苻融鎮洛陽躬率精銳十
萬向鄴七日而至于安陽過舊閭引諸耆老
語及祖父之事泫然流涕乃停信宿猛潛至
安陽迎堅堅謂之曰昔周亞夫不迎漢文今
將軍臨敵而棄軍何也猛曰亞夫前卻人主
以求名臣竊少之且臣奉陛下威靈擊垂亡
之虜若摧枯拉朽何足慮也監國沖幼鑾駕
遠臨脫有不虞其如宗廟何堅遂攻鄴陷之
慕容暐出奔高陽堅將郭慶執而送之堅入



鄴宮閱其名籍凡郡百五十七戶二百四十
五萬口九百九十八萬諸州郡牧守及六夷
渠帥盡降于堅郭慶追慕容評評奔于高句
麗乃執之堅散暐宮人珍寶以賜將士論功
封賞各有差以王猛都督關東六州諸軍事
車騎大將軍冀州牧鎮鄴以郭慶為都督幽
州諸軍幽州刺史鎮薊堅自鄴如枋頭讌父
老改枋頭曰永昌復之終世堅至自永昌行
飲至禮饗其群臣赦慕容暐及其王公已下

皆徙于長安，又徙關東豪傑及諸雜夷十萬戶于關中，處烏丸雜類于馮翊、北地，丁零翟斌于新安，徙陳留、東阿萬戶以實青州。諸因亂流移，避仇遠徙，欲還舊業者，悉聽之。時晉叛臣袁瑾固守壽春，爲大司馬桓溫所圍，遣使求救于堅，堅遣王鑒、張蚝率步騎二萬救之。鑒據洛澗，蚝屯八公山。溫遣諸將夜襲鑒蚝，敗之。鑒、蚝退屯慎城。初，仇池氐楊世以地降于堅，既而歸順。世死，子纂代立，遂受天子



爵命而絕于堅。堅遣其將苻雅、楊安等率步騎七萬伐纂，軍次鷲峽。纂率衆五萬距之。晉梁州刺史楊亮遣督護郭寶率騎千餘救纂，戰于峽中，爲雅等所敗。纂收衆奔還。雅進攻仇池，世弟統乃帥衆降于雅。纂懼，出降。雅送之長安，以統爲南秦州刺史，加安邠督鎮仇池。初，王猛之破張天錫于枹罕也，獲其將敦煌陰據及甲士五千人，至是堅既克楊纂，欲以德懷遠，且誇威河右，乃遣據帥其甲士還

涼州，因令王猛爲書以諭天錫，恩而遣使謝罪稱藩。堅大悅，即署天錫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河右諸軍事、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涼州刺史、西平公。吐谷渾碎奚以楊纂既降，懼而遣使送馬五千匹、金銀五百斤。堅拜纂安遠將軍、漒川侯。時王猛以滿川之功，請以鄧羌爲司隸，堅曰，司隸校尉，董牧皇畿，吏責甚重，非所以優禮名將，光武不以吏事處功臣，實貴之也。羌有廊牧之才，朕方委以征伐之事，北平匈奴，南蕩揚越，羌之任也。司隸何足以嬰之。於是進號鎮軍將軍，位特進。堅嘗如鄴，獵于西山，旬餘忘反。伶人王洛叩馬而諫，堅爲之罷獵，還宮，賜洛帛百匹，拜官箴左右，自是遂不復獵。咸安元年，大司馬桓溫有廢立之事，堅聞之，謂群臣曰，溫前敗灞上，後敗枋頭，不能思愆免退，以謝百姓，方更廢君以自悅，六十之叟，舉動如此，將何以自容於四海乎。諺曰，怒其室而作色于父

胡身之云堅之政如此而猶不能發況不及堅者乎

共桓溫之謂矣。時堅以境內旱，課百姓區種。
大官後宮減常度二等，百僚之秩以次降之。
復魏晉士籍，使役有常，聞諸非正道典學一
皆禁之。堅臨太學，考學生經義，上第擢敘者
八十三人。自永嘉之亂，庠序無聞，及堅之僭，
頗留心儒學，王猛整齊風俗，政治稱舉，關隴
清晏，百姓豐樂，自長安至于諸州，皆夾路樹
槐柳，二十里一亭，四十里一驛，旅行者取給
于途，工商貿販于道，百姓歌之曰：長安大街，



夾樹楊槐。下走朱輪，上有鸞栖，英彥雲集，誨
我萌黎。是歲有大風從西南來，俄而晦冥，恒
星皆見，又有赤星見于西南，太史令魏延言
于堅曰：于占西南國亡，明年必當平蜀漢。堅
大悅，命秦梁密嚴戎備，乃以王猛為丞相，以
苻融為鎮東大將軍代猛為冀州牧。王猛至
長安，加都督中外諸軍事，猛辭讓再三，堅不
許。其後天鼓鳴，有彗星出于尾箕，長十餘丈，
名蚩尤旗，經太微，埽東井，自夏及秋冬不滅。

諫不聽殺諸亦足徵堅亦其人

燕歲西備

太史令張孟言于堅，以為此燕滅秦之象，因
勸堅誅慕容暐及其子弟，堅不納，更以暐為
尚書，垂為京兆尹，沖為平陽太守。苻融聞之，
上疏曰：東胡跨有六州，南面稱帝，陛下勞卒
頻年，然後獲之，本非慕義而來，今陛下親而
幸之，使其父子兄弟，森然滿朝，執權履職，勢
傾勞舊，故星變如此，愚以為猛虎不可養，狼
子野心。願少留意，以思天戒。堅報曰：朕方混
六合為一家，同夷狄于赤子，汝其息慮，勿懷



耿介，夫惟修德則禳災，苟求諸己，何懼外患
乎。晉梁州刺史楊亮遣子廣襲仇池，與堅將
楊安戰，廣敗績，沮水諸戍皆委城奔潰，亮
懼而退守磬險，安遂進寇漢川。堅遣益州刺
史王統、秘書監朱彤率卒二萬為前鋒寇蜀，
毛當、徐成率卒三萬入自劍閣。楊亮率巴獠
萬餘拒之，戰于青谷，王師不利，亮奔固西城。
彤遂拔漢中，徐成又攻二劍克之。楊安進攻
梓潼，梓潼太守周虓，益州刺史周仲孫勒兵

距肜于綿竹、聞毛當將至成都、乃率騎五千、奔于南中、安遂陷益州、于是西南夷邛莋夜郎等皆歸之。堅以安爲益州牧、鎮成都、毛當爲梁州刺史、鎮漢中、姚萇爲寧州刺史、鎮墊江、王統爲南秦州刺史、鎮仇池。一作蜀人張育、楊光等起兵、有衆二萬以叛堅諸鎮、育乃自號蜀王、遣使歸順、與巴獠酋帥張重、尹萬等五萬餘人、進圍成都、尋而育與萬爭權、舉兵相持、堅遣鄧羌與楊安等擊敗之、育、光退屯綿竹、安又敗張重、尹萬于成都南、重死之、及首級二萬三千、鄧羌復擊張育、楊光于綿竹、皆害之、晉成陽將軍桓石虔、益州刺史竺瑤、敗姚萇于墊江、萇退據五城、石虔等拔屯巴東。時有人于堅明光殿大呼謂堅曰、甲申乙酉、魚羊食人、悲哉無復遺。堅命執之、俄而不見。祕書監朱肜、祕書侍郎趙整、因請誅鮮卑、[illegible]堅不從。整、堅[illegible]文、好直言、上書及面諫、前後五十餘事。慕容垂夫人段氏、得幸於堅、堅與之同輦、遊於後庭、整歌曰、不見雀來入燕室、但見浮雲蔽白日。堅改容謝之、命段氏下輦。是時王猛疾篤、堅親至猛第視疾、訪以後事。猛曰、晉雖僻陋吳越、乃正朔相承。上下安和。臣沒之後、願勿以晉爲圖。鮮卑、西羌、我之仇敵、終爲人患、宜漸除之、以便社稷。堅終不能用其言。猛既沒、後堅以百司或不稱其心、乃置聽訟觀于未央之南、五日一臨。禁老莊圖讖之學、中外四禁二衛四軍長上將士、皆令修學。課後宮、置典學、以教掖庭、選閹人及女隸聰識者、置博士授經。遣其將軍苟萇、毛盛、中書令梁熙、步兵校尉姚萇等率騎十三萬伐張天錫于姑臧、又遣其秦州刺史苟池、河州刺史李辯、涼州刺史王統率三州之衆以繼之。堅先遣尚書郎閻負等銜命軍前、數天錫何罪于涼州、天錫自以晉之列藩、志在保境、命斬之。遣將軍馬建出距萇等、俄而

梁熙、王統等自清石津攻其將梁察于河會城，陷之。苟萇濟自石城津，與梁熙等會攻纏縮城，又陷之。馬建懼，自楊川退還清塞。天錫又遣將軍常據率衆三萬，與馬建陣于洪池，苟萇遣姚萇以甲卒三千挑戰，諸將勸據擊之，以挫其鋒。據不從。天錫乃率中軍三萬，次金昌。萇、熙聞天錫來逼，急攻據。建建降于萇，遂攻據，害之，及其軍司席仂。萇進軍入清塞，乘高列陣。天錫又遣司兵趙充哲率衆拒之



與萇等戰于赤岸，皆大敗。天錫懼而奔還。萇至姑臧，天錫素車白馬，面縛輿櫬，降于軍門。萇釋縛焚櫬，送于長安，諸郡縣悉降。堅以梁熙為涼州刺史，鎮姑臧，徙豪右七千餘戶于關中，餘皆安堵如故。堅封天錫為歸義侯。堅既平涼州，又遣其幽州刺史苻洛為北討大都督，率幽州兵十萬討代王涉翼犍，又遣後將軍俱難與鄧羌等率步騎二十萬，東出和龍，西出上郡，與洛會于涉翼犍庭。涉翼犍使

諸部拒戰，皆不能敵，引騎分國之半以授弟孤。孤死，子斤失職怨望，世子寔及弟翰蚤死，寔子珪尚幼，慕容妃有子闕婆壽鳩等已長，繼嗣未定。斤因說犍庶長子寔君，遂弑犍，并殺其諸弟，部衆逃潰，國中大亂。堅因召犍長史燕鳳，問其所以亂故。鳳具以狀對。堅曰：天下之惡一也。乃執寔君及斤至長安，車裂之。分代民為二部，各拜官爵以統其衆。此依北魏書所載舊什翼犍降堅令犍入太學非是 堅以關中水旱不時，議



依鄭白故事，發其王侯已下及豪望富室僮隸三萬人，開涇水上源，鑿山起堤，通渠引瀆，以溉岡鹵之田，及春而成，百姓賴其利。孝武帝太元三年 堅遣其尚書令苻丕率司馬慕容暐、苟萇等步騎七萬寇襄陽，使楊安將樊鄧之衆為前鋒，屯騎校尉石越率精騎一萬出魯陽關，慕容垂與姚萇出自南鄉，苟池等與彊弩王顯將卒四萬從武當繼進，會攻襄陽。師次沔北，晉南中郎將朱序以丕軍無舟

用五千兵公治
苻堅其為監策
言師彭超之以
也為天下南北
併吞者有不先
下荊襄知王猛
之于吳伯賢之
下求是已得乎
堅不能用之

慨，不以為虞。既而石越帥騎五千浮渡漢水，
序大恐，固守中城。越攻陷外郭，獲船百餘艘
以濟軍。丕率諸將進攻中城，遣苟池、石越、毛
當以眾五萬屯于江陵。晉車騎將軍桓沖擁
眾七萬，為序聲援，憚池等不進，保據上明。堅
兗州刺史彭超請攻沛郡太守戴逯於彭城，
且曰，願更遣重將攻淮南諸城，為○下○朱○劬之○
勢，東西並進，丹楊不足平也。堅于是又遣其
後將軍俱難率毛當、毛盛等步騎七萬寇淮



陰盱眙，超寇彭城。梁州刺史韋鍾寇魏興，攻
太守吉挹于西城。晉將軍毛虎生率眾五萬
距之，與俱難等相持于淮南。時堅與群臣飲
酒，以朱彤為酒正，人以極醉為限，趙整在側，
為作酒德之歌曰：地列酒泉，天垂酒旗，造酒作
杜康妙識，儀狄先知。紂喪殷邦，桀傾夏國，由
此言之，前危後則。堅大悅，命整書之以為酒
戒，自是宴群臣禮飲而已。先是梁熙遣使人
西域，揚堅威德，并以繒綵賜諸國王。于是朝
獻者十有餘國。大宛獻汗血馬，堅曰：吾嘗思
漢文帝返千里馬，咨嗟美詠，今所獻者，亦
用此何為。命群臣作止馬詩而遣之。是時苻
丕久圍襄陽，御史中丞李柔劾丕以師老無
功，請徵下廷尉。堅曰：丕等費廣無成，實宜貶
戮，但師已淹時，不可虛返，其特原之，令以功
成贖罪。因遣使持節切讓丕等，賜以劍曰：來
春不捷者，汝可自裁，不足復持面見吾也。初
丕欲急攻襄陽，苟萇曰：吾眾十倍於敵，糗糧



山積，但稍徙荊楚之民于許洛，塞其運道，絕
其援兵，譬如網中之禽，何患不獲，何為促攻
以傷將士之命。丕從之。及堅讓至，眾成恐懼，
乃命諸軍促關攻襄陽，時朱序屢出戰，破丕
兵，丕稍引退，因襄陽督護李伯護密遣其子
送款于堅，請為內應，遂進兵陷其城，執序送
長安。堅以序能守節，署為度支尚書，以伯護
為不忠，斬之。命中壘梁成為荊州刺史，配兵
一萬鎮襄陽，選其才望而臣之。晉兗州刺史

謝玄帥衆萬餘救彭城，軍于泗汭，彭超乃置輜重于留城。玄揚聲遣將軍何謙之趣留城，超引軍赴之，戴逯率彭城之衆奔于玄。超遂據彭城，留其治中徐褒守之，復寇盱眙，俱難陷淮陰，留邵保戍之，與超會師而南。晉將毛虎生救魏興，遣前鋒督護趙福等至巴西，為堅將張紹等所敗。尋而韋鍾攻陷魏興，洗太守吉挹，不食而死。毛當、王顯帥衆自襄陽東會攻淮南，彭超陷盱眙，獲晉高密內史毛璪之，遂攻晉幽州刺史田洛于三阿，去廣陵百里。京都大震，臨江列戍，遣征虜將軍謝石率水軍屯涂中。右衛將軍毛安之等帥衆四萬屯堂邑。毛當、毛盛馳襲之。謝玄自廣陵救三阿，難、超逆戰大敗，退保盱眙。玄進次石梁，與田洛帥衆五萬進攻盱眙，難、超復敗，退屯淮陰。玄遣何謙之等率舟師乘潮而上，夜焚淮橋，邵保戰死。難、超退師淮北，難歸罪彭超，斬其司馬柳渾。堅聞之大怒，檻車徵超下獄，超自殺，難免為庶人。堅以毛當為徐州刺史，鎮彭城；毛盛為兗州刺史，鎮胡陸；王顯為揚州刺史，戍下邳。賞堂邑之功也。又以苻洛都督益寧西南夷諸軍事、征南大將軍、益州牧，鎮成都，命自伊闕趣襄陽，泝漢而上。洛，健之兄子也，雄勇多力，而猛氣絕人，堅深忌之，故常為邊牧。洛有征伐之功而未賞，及是遷，恚怒謂官屬曰：「孤于帝室至親也，不得入為將相，而常擯棄邊鄙，今又投之西裔，復不聽過京師，此必有伏計，欲令梁成沉孤于漢水耳。」其治中平顏十六國春秋作平規因勸洛舉兵，洛于是自稱大將軍、大都督、秦王，署置官司。以顏為謀主，分遣使者徵兵于鮮卑、烏丸、高句麗、百濟及薛羅、休忍諸國，並不從。洛懼而欲止，平顏曰：「且宜聲言受詔，盡幽并之兵，南出常山，陽平公必郊迎，因而執之，進據冀州，總關東之衆，以圖西土，天下可指麾而定也。」洛從之，乃率衆七萬發和龍，將圖長安。堅遣使數之曰

天下未一家、兄弟匪他、何爲而反、若能息兵、當以幽州永爲世封、洛謂使者曰、汝還白東海王、幽州褊陋不足容萬乘、須還王咸陽、以承高祖之業、若能候駕潼關者、位爲上公、爵歸本國、堅大怒、遣其左將軍竇衝及呂光率步騎四萬討之、以苻融爲大都督、使石越率騎自東萊出石逕襲和龍、海行四百餘里、洛兄鎮北大將軍重亦盡薊城之衆會洛于中山、有衆十萬、衞等與洛戰于中山、大敗之、執



洛及其將蘭殊、送長安、呂光追斬重于幽州、石越克和龍、斬平顏、堅赦洛不誅、徙于涼州、幽州既平、堅以諸氐種類繁滋、思所以鎮靜之、乃分三原九嵕武都汧雍十五萬戶、使諸宗各領之、以氐二千戶配苻丕鎮鄴、如世封諸侯、爲新券主、以石越爲平州刺史、鎮龍城、中書梁讜爲幽州刺史、鎮薊城、毛興爲河州刺史、鎮枹罕、王騰爲并州刺史、鎮晉陽、二州各配氐戶三千、苻暉爲豫州牧、鎮洛陽、苻廞爲雍州刺史、鎮蒲坂、各配氐戶三千二百、堅送丕至灞上、諸氐別其父兄者皆慟哭、哀感路人、識者以爲喪亂流離之象、初堅母少寡、左僕射李威有辟陽之寵、史官載其事、至是、堅收起居注及著作所錄而觀之、見其事而慚、乃焚其書而大檢史官、將加其罪、著作郎趙泉車敬等已死、乃止、荊州刺史都貴遣其司馬閻振中兵參軍吳仲等率衆二萬寇竟陵、留輜重于管城、水陸輕進、桓沖遣南平太守桓石



虔竟陵太守郭銓等水陸二萬距之、相持月餘、戰于滶水、振等大敗、退保管城、石虔乘勝攻破之、獲振仲、斬首七千級、俘虜萬人

載記第十三　晉書百十三　終

載記第十四　　晉書百十四　　三徑藏書

竟陵鍾惺原評　　檇李蔣之翹刪定
　　　　　　　　同里陸鈿叅校

苻堅下

太元七年，苻法子陽與王猛子散騎侍郎皮謀反，事泄，堅問其反狀，陽曰：臣父哀公死不以罪，故為父復仇耳。皮曰：臣父丞相有佐命之勳，而臣不免貧餒，所以圖富貴也。堅流涕謂陽曰：哀公之死，事不在朕，卿寧不知之。讓



皮曰：丞相臨終，託卿以十具牛為田，不聞為卿求位。知子莫若父，何斯言之徵也。皆赦不誅，徙陽于高昌，皮于朔方之北。堅將以苻融為司徒，融固辭。堅銳意荊揚，將謀入寇，乃改授融征南大將軍。初堅即僞位，新平王彫陳說圖讖，堅大悅，以彫為太史令。堅訪之王猛，猛以彫為左道，勸堅誅之。彫臨刑上疏曰：臣以趙建武四年從京兆劉湛學，明于圖記，謂臣曰：新平地古顓頊之墟，里名曰雞閭，記云

此地應出帝王寶器，其名曰延壽寶鼎。顓頊有云：河上先生為吾隱之于咸陽西北，吾之孫有艸付臣又土應之。湛又云：吾嘗齋于室中，夜有流星大如半月，落于此地，斯蓋是乎。願陛下誌之，平七州之後，出于壬午之年。至是而新平人得之以獻，堅以彫言有徵，追贈光祿大夫。特幽州蝗，廣袤千里，堅遣其散騎常侍劉蘭發青冀幽并民撲除之，以苻朗為使持節都督青徐兖三州諸軍事，以諫議大



夫裴元略為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密授規模，令與王撫備舟師于蜀，將以入寇。車師前部王彌寘、鄯善王休密馱朝于堅，請為鄉導，以伐西域之不服者，因如漢法置都護以統理之。堅于是以呂光為持節都督西討諸軍事，與陵江將軍姜飛、輕騎將軍彭晃等配兵七萬以伐西域。苻融以虛耗中國，投兵萬里之外，得其人不可役，得其地不可耕，固諫以為不可，堅不聽。晉冠軍將軍朱綽焚踐沔北屯

孫云甚不足採
胡御批律

即掠六百餘戶而還。堅引群臣會議曰：吾統承大業垂二十載，芟夷逋穢，四方略定，惟東南一隅，未賓王化。今略計兵杖精卒，可有九十七萬，吾欲自將以討之，何如？秘書監朱彤曰：陛下恭行天罰，必有征無戰，晉主不銜璧軍門，則走死江海，陛下返中州士民，使復其桑梓，然後迴駕岱宗，告成封禪，起白雲於中壇，受萬歲於中嶽，爾則終古一時也。堅大悅。左僕射權翼進曰：昔紂為無道，天下離心，八



百諸侯不謀而至，武王猶焉之旋師，迄三仁誅放，然後奮戈牧野。今晉道雖微，未聞喪德，君臣輯睦，上下同心，況謝安、桓沖，皆江表偉人，可謂晉有人焉，未可圖也。堅默然久之，曰：諸君各言其志。太子左衛率石越對曰：今歲鎮星守斗牛，福德在吳，伐之必有天殃。且彼據有長江之險，人為之用，臣愚以為利用修德，未宜動師。堅曰：昔武王伐紂，逆歲犯星，天道幽遠，未易可知。夫差、孫皓，亦皆保據江湖，

蔣云累捷之威
堅之中病在此
所謂兵驕者敗
也

不免于亡。今以吾之眾旅，投鞭于江，足斷其流，又何險之足恃乎。越曰：三國之君，皆淫虐無道，故敵國取之，易于拾遺。今晉未有斯罪，願陛下且厲兵積粟，以待其釁。于時群臣各有異同，堅曰：所謂築室于道，無時可成，吾當內斷于心耳。群臣皆出，獨留符融，謂之曰：自古定大事者，不過一兩臣而已。群議紛紜，徒亂人意，吾當與汝決之。融曰：今伐晉有三難：天道不順，一也；晉國無釁，二也；我數戰兵疲，



民有懼敵之意，三也。諸臣言不可者，皆忠臣也，願陛下納之。堅作色曰：汝復如此，天下之事，吾當誰與言之？今有眾百萬，資仗如山，吾雖未稱令主，亦非闇劣，以累捷之威，擊垂亡之寇，何患不克，吾終不以賊遺子孫，為宗廟社稷之憂也。融泣曰：晉之不可伐，昭然，虛勞大眾，必無功而反。臣之所憂，非此而已。陛下寵育鮮卑羌羯，布諸畿甸，此皆國之賊，我之仇也。常人族類，斥徙遐方，今監國獨以弱

評云王長公所謂堅不當在行王一敗而天下遂稍瓦解本此

卒數萬，留守京師。臣聞有不虞之變生於腹心肘掖，不可悔也。臣智識愚淺，誠不足采；王景略一時奇士，陛下每擬之孔明，猶不記其臨沒之言乎？堅不納，惟信沙門道安。群臣以堅伐晉之議，屢諫不從，皆使道安乘間言之。會堅與道安同輦，遊于東苑，堅曰：朕將與公南游吳越，整六師而巡狩，泛長江，臨滄海，不亦樂乎？安曰：陛下應天御世，居中土而制四維，自足比隆堯舜，何必櫛風沐雨，經略遐方，且東南區區，地下氣癘，虞舜游而不返，大禹適而弗歸，何不足以上勞大駕也。堅曰：天生蒸民而樹之君，所以除煩去亂，安得憚勞。誠如公言，則自古帝王，並無省方之文乎？安曰：必不得已，陛下可暫幸洛陽，遣使者奉尺書于前，諸將總六師于後，彼必稽首入臣，尤不須遠涉江淮也。堅不納。苻融及尚書原紹、石越等上書面諫，前後數十，堅終不從。堅所幸張夫人諫曰：妾聞天地之生萬物，聖



評云張夫人諫伐國共由一因字徵甚下中肯公言建于恰辞因字切反語皆就知其如堅之不測何

王之治天下，莫不順其性而暢之，故黃帝服牛乘馬，因其性也；禹濬九川，障九澤，因其勢也；后稷播殖百穀，因其時也；湯武帥天下而攻桀紂，因其心也。是以有因成，無因敗，今朝野之人，皆言晉不可伐，陛下獨決意行之，妾不知陛下所因也。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猶因民，而況人乎？妾又聞王者出師，必上觀天道，下順人心，今人心既不然矣，請驗之天道。諺云：雞夜鳴者，不利行師，犬群嗥者，宮室將空，兵動馬驚，軍敗不歸。自秋冬以來，眾雞夜鳴，群犬哀嗥，廄馬多驚，武庫兵器自動有聲，此皆非出師之祥也。願陛下詳而思之。堅曰：軍旅之事，非婦人所當預也。堅少子中山公詵，最有寵于堅，又諫曰：臣聞國之興亡，繫賢人之用舍，今陽平公，國之謀主，而陛下違之；晉有謝安、桓沖，而陛下伐之，是行也，臣竊惑焉。堅曰：孺子何足以知此！時所司奏劉蘭討蝗幽州，經秋冬不滅，請徵下廷尉詔獄，

堅曰、災降自天、殆非人力所能除也、此由朕之失政、卿何罪焉。明年呂光發長安、以鄯善王休密馱、車師前部王彌寘爲鄉導、是年益州西南夷、海東諸國、皆遣使貢其方物。堅南游灞上、從容謂群臣曰、今天下垂平、惟東南未殄、每思桓溫之寇也、並取假游辛廣、況勁卒百萬、文武如林、鼓行而摧遺晉、若商風之隕秋籜、而朝廷內外、皆言不可、誠吾所未解也、太子宏進曰、群臣之言良是。且勿論其勁



而無功、致損威名、爲天下笑。彼若憑長江以固守。徙江北百姓于江南、增城清野、杜門不戰、我已疲矣、陛下將若之何。堅曰、此非汝所知也。冠軍慕容垂言于堅曰、臣聞小不敵大、弱不御強、此理勢使然、非難知也、況大秦之應符、陛下之聖武、強兵百萬、韓白盈朝、而令蕞爾江南、因餘燼之資、敢距王命、豈可復留之、以賊虜遺子孫哉、詩云、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陛下內斷神謀足矣、不煩廣訪朝

陳云孔明歸降意思安閑如不欲戰而堅踴躍竊不能且此其敗不待肥水而決矣

衆、昔晉武之平吳也、言可者、張杜數賢而已、若採群臣之言、豈能建不世之功、諺云、憑天俟時、時已至矣、其可已乎。堅大悅曰、與吾定天下者、其惟卿耳、賜帛五百匹。堅銳意欲取江東之意愈決、寢不能旦、群臣又諫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自古窮兵極武、未有不亡者、且國家本戎狄也、正朔會不歸人、江東雖微弱僅存、然中華正統、天意必不絕之、堅曰、帝王曆數、豈有常邪、惟德之所在耳、劉禪可非漢之



遺祚、然終爲魏所滅、汝所不如吾者、正病此不達通變也。晉車騎將軍桓沖率衆十萬伐堅、攻襄陽、遣前將軍劉波等攻沔北諸城、輔國楊亮攻蜀、拔五城、進攻涪城、龍驤胡彬攻下蔡、鷹揚郭銓攻武當、沖別將攻萬歲城拔之。堅大怒、遣其子叡及慕容垂、毛當率步騎五萬救襄陽、張崇救武當、張蚝、姚萇救涪城。叡次新野、垂次鄧城、王師敗張崇于武當、掠二千餘戶以歸。叡遣垂及石越爲前鋒、次

于汙水，垂越夜命二軍人持十炬火，繫炬于樹枝，光照十數里。中沖懼，退還上明。張蚝出斜谷，楊亮亦引兵退歸。堅下書大舉入寇，民每十丁遣一，其良家子年二十已下有材勇者，皆拜羽林郎。又曰：克捷之日，以帝為尚書左僕射，謝安為吏部尚書，桓沖為侍中，並立第以待之。良家子至者三萬餘騎，拜秦州主簿趙盛之為少年都統。是時朝臣皆不欲堅行，獨苻融、慕容垂、姚萇及良家子勸之。苻融又諫曰：

晉書卷百十四 載記九

鮮卑羌虜，我之仇讎，常思風塵之變以逞其志。所陳策畫，何可從也。良家少年皆富饒子弟，不閑軍旅，苟為諂諛之言，以會陛下之意。今陛下信而用之，輕舉大事，臣恐功既不成，仍有後患，悔無及也。堅不聽，乃遣融督張蚝、苻方、梁成、慕容暐、慕容垂等率步騎二十五萬為前鋒。堅發長安，戎卒六十餘萬，騎二十七萬，前後千里，旗鼓相望。堅至項城，涼州之兵始達咸陽，蜀漢之軍方順流而下，幽冀之

蘭烏亭云融初議以晉[illegible]不可伐今所設乃[illegible]說如此亦天奪[illegible]也

楊云苻堅[illegible]邪方人如[illegible]

衆至于彭城，東西萬里，水陸齊進，運漕萬艘，自河入石門，達于汝潁。融等攻陷壽春，執晉平虜將軍徐元喜。垂拔鄖城。梁成率衆五萬屯于洛澗，柵淮以遏東軍。成頻敗王師。晉遣都督謝石、徐州刺史謝玄、豫州刺史桓伊、輔國謝琰等水陸七萬，相繼距融，去洛澗二十五里，憚成不進。龍驤將軍胡彬先保硤石，為融所逼，糧盡，詐揚沙以示融軍，潛遣使告石等曰：今賊盛糧盡，恐不復見大軍。融軍

晉書卷百十四 載記十

人獲之，融乃馳使白堅曰：賊少易俘，但懼其越逸，宜速赴之。堅大悅，乃留大軍于項城，以輕騎八千兼道赴融。晉龍驤將軍劉牢之率勁卒五千，夜襲梁成壘，克之，斬成及王顯、王詠等十將，士卒死者萬五千。謝石等以既敗梁成，水陸繼進。堅與苻融登城而望王師，見部陣齊整，將士精銳，又北望八公山上草木，皆類人形，顧謂融曰：此亦勍敵也，何謂少乎？憮然始有懼色。乃遣其尚書朱序說石等以

衆盛、欲脅而降之、序私謂石等曰、秦百萬之
衆皆至、則莫可敵也、及其衆軍未集、宜速擊
之、若挫其前鋒、則彼衆已奪、可以得志、然石
聞堅在壽春甚懼、欲不戰以老其師、謝琰勸
從序言、遣使請戰、許之、時張蚝敗謝石于肥
南、謝玄謝琰勒卒數萬陣以待之、蚝乃退、列
陣逼肥水、王師不得渡、融於是麾軍却陣、欲
令其濟水、覆而取之、軍遂奔退、制之不可止、
融馳騎略陣、馬倒被殺、軍遂大敗、王師乘勝



追擊至于青岡、死者相枕、堅中流矢、單騎遁
還于淮北、飢甚、人有進壺飧豚髀者、堅食之、
命賜帛十匹、綿十斤、辭曰、臣聞妄施不爲惠、
妄受不爲忠、陛下臣之父母也、安有子養而
求報哉、弗顧而退、堅謂張夫人曰、朕若用朝
臣之言、豈有今日、當何面目復臨天下乎、潛
然流涕而去、聞風聲鶴唳、皆謂晉師之至、

乃乘使者馬、正衣冠、徐徐東行數百步、策馬
馳反、脫衣服棄之而歸、下馬踞床、一無所
言、使者還告、堅不悟、復遣問之、曰吾世所云
何、爺曰未央、咸以爲吉、至是年癸未、果敗于
肥水、所謂未年而有殃也、堅僕射張天錫尚
書朱序及徐元喜等皆歸順、是時諸軍悉潰、
惟慕容垂一軍獨全、堅以千餘騎赴之、垂子
寶勸垂殺堅、垂不從、乃以兵屬堅、初慕容暐
屯鄖城、姜成等守漳口、晉隨郡太守夏侯澄



攻姜成、斬之、暐棄其衆奔還、堅收離集散、比
至洛陽、衆十餘萬、百官威儀、軍容粗備、未及
關而垂有貳志、說堅請巡撫燕岱、并求拜墓、
堅許之、權翼固諫以爲不可、堅不從、尋懼垂
爲變、悔之、堅至自淮南、次于長安東之行宮、
哭苻融而後入、告罪于其太廟、大赦、復死事
者家、終世衛軍從事中郎丁零翟斌反于河
南、長樂公苻丕遣慕容垂及苻飛龍討之、垂
南結丁零、殺飛龍、盡坑其衆、豫州牧苻暉遣

毛當擊翟斌為斌所敗當死之垂子農亡奔
列人招集群盜衆至萬數千丕遣石越擊之
為農所敗越死之垂引丁零烏丸之衆二十
餘萬為飛梯地道以攻鄴城慕容暐弟燕故
濟北王泓先為北地長史聞垂攻鄴亡命奔
關東收諸馬牧鮮卑衆至數千還屯華陰慕
容暐乃潛使諸弟及宗人起兵于外堅遣將
軍強永率騎擊之為泓所敗泓衆遂盛自稱
都督陝西諸軍事大將軍雍州牧濟北王推



叔父垂為丞相都督陝東諸軍事領大司馬
冀州牧吳王堅謂權翼曰吾不從卿言鮮卑
至是關東之地吾不復與之爭將若泓何乃
以苻熙為雍州刺史鎮蒲坂徵叡為都督中
外諸軍事衛大將軍錄尚書事配兵五萬以
竇衝為長史姚萇為司馬討泓于華澤平陽
太守慕容沖亦起兵于河東有衆二萬進攻
蒲坂堅命竇衝討之苻叡勇果輕敵不恤士
衆泓聞其至甚懼率衆將奔關東叡馳兵要

陳云晉書無此事查几 可？

之姚萇諫曰鮮卑有思歸之心宜驅出關不
可遏也叡弗從戰于華澤叡敗為沖所殺堅
怒萇懼誅遂叛竇衝擊慕容沖于河東大破
之沖率騎八千奔于泓軍泓衆至十餘萬遣
使謂堅曰秦為無道滅我社稷今天誘其衷
使秦師傾敗將復興大吳王已定關東可速
資備大駕奉送家兄皇帝并宗室功臣之家
泓當率關中燕人翼衛乘輿還返鄴都與秦
以虎牢為界永為鄰好堅大怒召慕容暐責



之曰今泓書如此卿欲去者朕當相資卿之
宗族可謂人面獸心殆不可以國士期也暐
叩頭流血涕泣陳謝堅久之曰此自三豎之
罪非卿之過復其位而待之如初命暐以書
招諭垂及泓沖暐密遣使者謂泓曰今秦數
已終長安怪異特甚當不復能久立吾既籠
中之人必無還理昔不能保守宗廟致令傾
喪若斯吾罪人也不足復顧汝勉建大業以
吳王為相國中山王為太宰領大司馬汝可

爲大將軍領司徒承制封拜聽吾死問汝便即尊位泓於是進向長安改年曰燕興時堅率步騎二萬討姚萇于北地次趙氏塢使護軍楊壁游騎三千斷其奔路右軍徐成左軍竇衝鎮軍毛盛等屢戰敗之仍斷其運水之路萇衆危惡人有渴死者會天大雨萇營中水三尺周營百步之外寸餘而已於是萇軍大振堅方食大按怒曰天亦佑賊乎萇又東引慕容泓爲援泓謀臣高蓋等以泓德望後

晉書卷百十四載記 主

沖且持法苛峻乃殺泓立沖爲皇大弟承制行事自相署置姚萇率衆七萬來攻堅堅遣楊壁等擊之爲萇所敗苻暉率洛陽陝城之衆七萬歸于長安堅聞慕容沖去長安二百餘里引師而歸使苻方戍驪山拜苻暉爲都督中外諸軍事車騎大將軍錄尚書配兵五萬距沖苻琳爲中軍大將軍爲暉後繼沖乃令婦人乘牛爲衆揭竿爲旗揚土爲塵督厲其衆晨攻暉營于鄭西暉出距戰沖揚塵鼓

譟暉大敗堅又以尚書姜宇爲前將軍與苻琳率衆三萬擊沖于灞上宇琳皆敗死沖遂據阿房城初堅之滅燕沖姊爲清河公主年十四有殊色堅納之寵冠後庭沖年十二亦有龍陽之姿堅又幸之姊弟專寵宮人莫進長安歌之曰一雌復一雄雙飛入紫宮咸懼爲亂王猛切諫堅乃出沖長安又謠曰鳳皇鳳皇止阿房堅以鳳皇非梧桐不栖非竹實不食乃植桐竹數十萬株于阿房城以待之

晉書卷百十四載記 夫

沖小字鳳皇至是終爲阿房城焉晉西中郎將桓石虔進據魯陽冠軍謝玄次于下邳堅徐州刺史趙遷棄彭城[illegible]玄進據彭城使劉牢之攻兗州堅刺史張崇棄鄄城奔于慕容垂牢之遂據鄄城時堅聞呂光平西域以光爲都督玉門以西諸軍事西域校尉道絕不通慕容沖進逼長安堅登城觀之歎曰此虜何從出也大呼責沖曰奴何苦來送死沖曰奴厭奴苦復欲取爾見代堅遣使以錦袍稱

詔遣之。沖命詹事稱皇太弟令答之曰：孤今心在天下，豈顧一小惠，苟能知命，君臣束手，早送皇帝，自當寬貸苻氏，以酬曩好，終不使既往之施獨美於前。堅大怒曰：吾不用王景略、陽平公之言，使白虜敢至如此。時苻丕在鄴，糧竭，馬無草，削松木而食之。會丁零叛，慕容垂引師去鄴，始具西門。知苻敗喪，長安危逼，乃遣其陽平太守邵興率騎一千，將招集冀州故郡縣，以為己援。垂遣張崇



要興，獲之于襄國南。又遣其參軍封孚西引張蚝、并州刺史王騰于晉陽，蚝、騰以眾寡不赴。丕進退路窮，乃謀于群僚，司馬楊膺唱歸順之計，丕猶未從。會晉遣濟北太守丁匡據碻磝，濟陽太守郭滿據滑臺，將軍顏肱、劉襲次于河北。丕遣將軍桑據距之，為王師所敗。襲等進攻黎陽，克之。丕懼，乃遣從弟就與參軍焦逵請救于謝玄。丕書稱假途求糧，還赴國難，須軍援既接，以鄴與之，若西路不通，長安陷沒，請率所領保守鄴城。乃羈縻一方，文降而已。逵與參軍姜讓密謂楊膺曰：今稱難如此，長安阻隔，存亡不可知，屈節竭誠，以求糧援，猶懼不獲，而公豪氣不除，方設兩端，事必無成。宜正書為表，許以王師之至，必當致身。如其不從，可逼縛與之。膺自以力能制丕，乃改書而遣逵等。堅遣使微處士王嘉于倒虎山，既至，堅每日召嘉與道安于外殿，動靜諮問之。時鮮卑在長安城者猶有千餘人，



慕容暐乃密結之以為亂，當入見東堂，以其子新昏，請堅幸其第，欲伏兵殺之。堅許之，暐出。嘉曰：椎蘆作籧篨，不成文章，會天大雨，不得殺羊。堅與群臣莫能解。是夜大雨，晨不果出。及事泄，堅乃誅暐父子及其宗族，城內鮮卑，無少長男女皆殺之。慕容垂復圍鄴城。焦逵既至，朝廷果欲徵丕任子，然後出師。逵固陳丕款誠，并宣楊膺之意，乃遣劉牢之等率眾二萬救鄴，水陸運米二千斛以饋之。時長

有云兵法圍不可乘危狀未然長驅如此而尚有偏師獲全其平也

安大饑，人相食，堅賞群臣諸將，歸而吐肉以飼妻子。慕容沖僭稱尊號于阿房，堅與沖戰各有勝負，常爲沖軍所圍，殿中將軍鄧邁力戰卻之，堅乃得免。沖又遣其尚書令高蓋率衆夜襲長安，入于南城，前禁將軍李辯等擊敗之，斬首千八百級，分其尸而食之。堅尋敗沖于城西，追奔至阿城，諸將請乘勝入城，堅懼爲沖所獲，乃引兵退。是時劉牢之至枋頭，揚膺姜讓謀泄，堅收而殺之，牢之聞之，盤桓

晉書卷百十四，載記九

不進。時苻暉屢爲慕容沖所敗，堅讓之曰：汝吾之才子也，擁大衆而屢爲白虜小兒所摧，何用生爲！暉憤恚自殺。堅左將軍苟池、右將軍俱石子率騎五千與沖戰于驪山，爲沖所敗，池死之，石子奔鄴。堅大怒，復遣領軍楊定擊沖，大敗之，俘掠鮮卑萬餘而還，堅悉坑之。劉牢之至鄴，慕容垂北如新城，鄴中饑甚，多奔中山、幽冀，人相食。初，關東謠曰：幽州䗈，生當滅，若不滅，百姓絕。䗈，垂之本名。與丕相持

蔣云輔詐萇而萇覺之乃詐輔而輔不覺此非輔之愚也輔之許處也

經年，百姓死幾絕矣。先是姚萇攻新平，新平太守苟輔將降之，郡人遼西太守馮傑、蓮勺令馮羽等諫曰：昔田單守一城而存齊，今秦之所有，猶連州累鎮，郡國百城，奈何遽爲叛臣乎！輔大悅曰：是吾志也，于是憑城固守。萇爲土山地道，輔亦於內爲之，或戰地下，或戰山上，萇衆死者萬有餘人。輔乃詐降萇，將入城，覺之而退。輔馳出擊之，斬獲萬計。至是糧竭矢盡，外救不至，萇遣吏謂輔曰：吾方以義

晉書卷百十四，載記十

取天下，豈仇忠臣乎！卿但率見衆男女還長安，吾須此城置鎮。輔以爲然，率男女萬五千口出城，萇圍而坑之，男女無遺。初石虎末，清河崔悅爲新平相，爲郡人所殺，悅子液後仕堅爲尚書郎，自表父仇不同天地，請還冀州。堅愍之，禁錮新平人，缺其城角以恥之。新平酋豪深以爲慚，故相率距萇，欲立忠義以雪之。時沖率衆攻長安，堅身貫甲冑，督戰，飛矢滿身，血流淋漓。沖縱兵暴掠，關中士民流散，

道路斷遶千里無烟有堡壁三千餘推平遠將軍趙敖爲主仍與結盟日遣兵糧助堅多爲沖衆所殺堅謂之曰聞來者率不善達此誠忠臣之義然當今寇難殷繁非一人之力所能濟也汝等宜爲國自愛蓄糧厲甲以俟天時若徒相隨入虎口亦何益之有哉三輔之民爲沖所略者亦遣人密告堅請放兵攻沖欲縱火爲內應堅曰哀諸卿忠誠之意也何復已已但時運圮喪恐使諸卿坐自夷



滅吾不忍也且吾猛士如虎豹利器如霜雪而困于烏合疲鈍之賊豈非天乎衆固請乃遣騎七百赴之沖營放火者反爲風焰所燒其能免者什一二堅祭而哭之以護軍仇騰爲馮翊太守與破虜將軍蘭犢慰勉其衆衆咸曰與陛下同死共生誓無有貳時尋遣衛將軍楊定與沖戰於城西爲沖所擒定堅之驍將也堅大懼以讖書古符傳賈錄有云帝出五將久長得乃留太子宏守長安謂之曰

漢書母云又慕容垂之子沖內蒼斯王伏誅其遺實之至不年為

天或導予出外汝善兼總戎政勿與賊爭朕當出隴收兵運糧以給汝遂率騎數百與張夫人及中山公詵二女寶錦出如五將山宣告州郡期以孟冬救長安宏尋將母妻宗室男女數千騎出奔百僚逃散慕容沖入據長安縱兵大掠死者不可勝計初堅之分氐戶于諸鎮也趙整因侍侯琴而歌曰阿得脂阿得脂博勞舊父是仇綏尾長翼短不能飛遠徙種人留鮮卑一旦緩急語阿誰堅笑而不

慕容氏所則是內諸將花于五將山久長術之地豈非古久晉爲長所得乎又姚與謂同音亦以也

玉元史云阿得脂蓋胡人嘆息之聲也耶



納至是而整之言果驗矣堅至五將山姚萇遣將軍吳忠圍之堅衆奔散獨侍御數十人在側堅神色自若坐而待之召宰人進食俄而忠至執堅以歸新平幽于別室萇求傳國璽于堅曰萇次膺符歷可以爲惠堅瞋目叱之曰小羌敢逼天子五胡次序無汝羌名且璽已送晉不可得也萇又遣尹緯說堅求爲禪代堅曰禪代聖賢之事姚萇叛賊奈何擬之堅自以平生遇萇有恩尤忿萇數罵之求

死。沮張夫人曰：豈可令羌奴辱吾兒。乃先殺寶、錦。萇尋遣人縊堅于新平佛寺中。中山公詵及張夫人並自殺。萇將士皆為哀慟。是歲太元十年也。堅在位二十七年。姚萇欲隱其殺之之名，謚堅曰壯烈天王。不備號，仍謚為世祖宣昭皇帝。初，太子宏之奔也，歸其南秦州刺史楊璧于下辯，璧距之，乃奔武都氐豪強熙，假道歸順。朝廷處宏于江州。宏歷位輔國將軍。桓玄篡位，以宏為涼州刺史。義熙初，



以謀叛被誅。

猶云捫蝨二字能盡魏晉之致

猛云溫此數語已得桓溫肺腑所謂決於北征之威以脅朝廷

王猛字景略，北海劇人也。家于魏郡。少貧賤，以鬻畚為業。然瓌姿儁偉，性好學，倜儻有大志，不屑細務，自不參其神契，不與交通，人皆輕之。猛悠然自得，隱于華陰山。及聞桓溫入關，被褐詣之，談當世之事，捫蝨而言，旁若無人。溫異之，問曰：吾奉天子之命，率銳師十萬，為百姓除殘賊，而三秦豪傑未有至者，何也？猛曰：公不遠數千里，深入敵境，今長安咫尺而不渡灞水，百姓未見公心

耳若使其能得中原已定而後自歸代為頭不免書子

所以不至。溫默然無以應。徐曰：江東無卿比也。乃署猛軍諮祭酒。將還，又賜猛車馬，拜高官督護，請與俱南。猛還山諮于師，師曰：卿與桓溫豈並世哉？在此自可富貴，何以遠為。猛乃止。苻生暴虐，苻堅將謀殺生，以問尚書呂婆樓。婆樓曰：僕刀鈍上人耳，不足以辦大事。僕里舍有王猛，其人謀略不世出，殿下宜請而咨之。堅遂因婆樓以招猛，一見便若平生。語及時事，異符同契。堅大悅，自謂若玄德



之遇孔明也。及堅僭位，以猛為中書侍郎。時始平多枋頭西歸之人，豪右縱橫，劫盜充斥，乃轉猛為始平令。猛下車，明法峻刑，澄察善惡，禁勒強豪，鞭殺一吏。百姓上書訟之，有司劾奏，檻車徵下廷尉詔獄。堅親問之，猛曰：臣聞宰寧國以禮，治亂邦以法。陛下不以臣不才，任臣以劇邑，謹為明君翦除凶猾。始殺一姦，餘尚萬數。若以臣不能窮殘盡暴，肅清軌法者，敢不甘心鼎鑊，以謝辜負。酷政之刑，臣

貧未敢受之。堅謂群臣曰：王抗略，固是夷吾子產之儔也。于是赦之。遷尚書左丞、咸陽內史、京兆尹。未幾，除吏部尚書、太子詹事，又遷尚書左僕射、輔國將軍、司隸校尉，加騎都尉，居中宿衛。時猛年三十六，歲中五遷，權傾內外，人有毀之者，堅輒罪之，於是群臣莫有敢言。頃之，遷尚書令、太子太傅，加散騎常侍。猛頻表累讓，堅竟不許。又轉司徒、錄尚書事，封平陽郡侯。猛辭以無功，不受。後率諸軍討慕



容暐，克之。堅以猛為持節、都督關中六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冀州牧，鎮鄴，進封清河郡侯，悉以慕容評第中之物賜之。時既鎮鄴，猛以六州任重，上疏請徙授親賢，及府選便宜輒以悉停，別乞一州自效，堅不許，遣其侍中梁讜詣鄴諭旨，猛乃視事如前。俄入為丞相、中書監、尚書令、太子太傅、司隸校尉、持節、常侍、將軍、侯如故，稍加都督中外諸軍事。猛辭曰：元相之重，儲傅之尊，銷右事繁，京牧任大，總督戎機，出納帝命，文武兩寄，巨細並關，以伊呂蕭鄧之賢，尚不能兼，況臣之無似乎？章數上，堅不許，曰：朕方混一四海，非卿無可委者，卿之不得辭宰相，猶朕不得辭天下也。猛乃受命，軍國內外之事，莫不歸之。猛宰政公平，流放尸素，拔幽滯，顯賢才，外修兵革，內崇儒學，勸課農桑，教以廉恥，無罪而不刑，無才而不任，庶績咸熙，百揆時敘。于是兵彊國富，垂及升平，猛之力也。堅常從容謂猛曰：卿夙



夜匪懈，憂勤萬機，若文王得太公，吾將優游以卒歲矣。猛曰：不圖陛下知臣之過，臣何足以擬古人。堅曰：以吾觀之，太公豈能過也。又常敕其太子宏、長樂公丕等曰：汝事王公，如事我也。其見重如此。但猛剛明清肅，于善惡尤分，微時一餐之惠，睚眦之忿，靡不報焉。時論頗以此少之。其年寢疾，堅親祈南北郊，及宗廟社稷，分遣侍臣禱河嶽諸祀，畢之，赦殊死已下。猛疾甚，因上疏謝恩，并言時政，多所

弘益、堅覽之流涕、親臨省病、問以後事、及死
堅哭之慟、比斂三臨、謂太子宏曰、天不欲使
吾平一六合邪、何奪吾景略之速也、葬之如
漢霍光故事、諸曰武侯、朝野巷哭三日、何云燕

苻堅得王猛擬先王之得孔明以余觀焉孔明能以南陽且不肯瀕區為英貌起而沮老然邪雖先主帝室之胄猶必三顧而後出而猛起徒以呂婆樓一呼斯亦不月重矣且孔明志叢漢賊以弘王業隆中數語一時先資之市疏覆汗汗傳世之下讀可想對而任之所與堅謀者何事則堅之實陝公予七之心而猛賁從史以成之符生之夏變又不待與問乎故而巳也出處大致夷夏大防君臣人分猛肉养如此通欲以疑孔明不亦猶砧蔻之比

晉書慕有什佰〃載記卷

神能乎若夫以象堅誅苻法而不能救也及厚己僭號世而殺之史謂其堆駃之雜必報與夫罰箴布公者又遠矣

載記第十四　晉書百十四

載記第十五　晉書百十五　三徑藏書

竟陵鍾　惺原評

檇李蔣之翹刪定

錢唐陸彥龍參校

苻丕

苻丕字永叔、堅之長庶子也、少聰慧好學、才
幹亞于苻融、爲將善收士卒情、出鎮于鄴、東
夏安之、堅敗歸長安、丕爲慕容垂所逼、自鄴
奔枋頭、堅之死也、丕復入鄴城、將收兵趙魏
西赴長安、會幽州刺史王永、平州刺史苻沖

晉書卷百十五〃載記十

頻爲垂將平規等所敗、乃燒和龍薊城宮室
率衆三萬進屯壺關、遣使招丕、丕乃去鄴、率
男女六萬餘口進如潞川、驃騎將軍張蚝、幷
州刺史王騰迎之入晉陽、始知堅死問、乃發
喪僭卽皇帝位于晉陽南、立堅行廟、大赦改
元太安、置百官、以張蚝爲侍中司空、王永爲
都督中外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尚書令、自餘
封授各有差、是時呂光自西域還至宜禾、堅
涼州刺史梁熙謀閉境距之、高昌太守楊翰

言曰、呂光新定西國、兵強氣銳、且聞關中擾亂、必有異圖、河西地方萬里、帶甲十萬、時之勢、實在今日、若光出流沙、其勢難測。高昌谷口、水險之要、宜先守之而奪其水、彼既窮渴、可以坐制。如以爲遠、則伊吾之關亦可距也。至度此二要、雖有子房之策、難爲計矣。熙弗從、乃以美水令張統勸奉行唐公洛爲盟主、集眾舉兵、殺洛于西海、以子胤爲鷹揚將軍、率眾五萬距光、胤及光戰于安彌、爲光所敗。武威太守彭濟執熙迎光、光殺之。堅尚書令苻纂自關中來奔、拜太尉、封東海王。初慕容垂之圍鄴城也、苻定苻紹苻謨苻亮並降于垂、及聞丕稱尊號、遣使謝罪。惟平州刺史王兗固守博陵、與垂相持。左將軍竇衝、秦州刺史王統、河州刺史毛興、益州刺史王廣、南秦州刺史楊璧、衛將軍楊定、並據隴右、遣使招丕、請討姚萇。丕大悅、以定等皆進位州牧。于是王永宣檄州郡曰、大行皇帝棄背萬

國、四海無主、征東大將軍長樂公、先帝元子、聖武自天、受命荊南、威鎮衛海、分陝東都、道被夷夏、仁澤光于宇宙、德侔于下武、永與司空蚝等、謹順天人之望、以季秋吉辰、奉公紹承大統、銜哀即事、栖谷總戎、枕戈待旦、志雪大恥。慕容垂爲封豕于關東、泓沖繼凶于京邑、致乘輿播越、宗社淪傾、羌賊姚萇我之牧士、乘釁滔天、親行大逆、有生之巨賊也。永累葉受恩、世荷將相、不與驪山之戎、滎澤之

晉書 卷一百十五 載記十五

狄、共戴皇天、同履后土。諸牧伯公侯、或宛沛宗臣、或四七勳舊、豈忍捨破國之醜豎、縱殺君之逆賊乎。主上飛龍九五、實協天心、靈祥休瑞、史不輟書、投戈勃義之士、三十餘萬、少康光武之功、可旬朔而成。今以衛將軍俱石子爲前軍師、司空張蚝爲中軍都督、武將猛士、風烈雷震、志殄元兇、義無他顧、永謹奉乘輿、恭行天罰、君臣終始之義、在三忘軀之誠。戮力同之、以建晉鄭之美。先是慕容麟攻王

奄于博陵至是糧竭矢盡郡功曹張猗踰城
出聚衆應麟既而城陷堯及苻驄並爲麟所
殺丕復以王永爲司徒錄尚書事丁何進承
爲左丞相永又檄州郡公侯牧守壘主鄉豪
各率所統以孟冬上旬會大駕于臨晉于是
天水姜延馮翊寇明河東王昭新平張晏京
兆杜敏扶風馬朗建忠高平牧官都尉王敏
等咸承檄起兵各有衆數萬遣使應丕皆就
拜將軍郡守封列侯冠軍鄧景擁衆五千據



彭池與竇衝爲首尾擊萇平涼太守金熙安
定都尉沒奕于與萇將姚方成戰于孫丘谷
大敗之將枹罕諸氐以河州刺史衛平年老
不可以成事業議廢之累日不決氐有啖青
者謂諸將曰大事宜時定不然變生諸君但
請衛公會集衆將青爲諸君決之衆以爲然
于是大饗諸將青抽劍而前曰今天下大亂
豺狼塞路吾曹今日可謂休戚同之非賢明
之主不可以濟大事今衛公耄矣宜反初服

以避賢路狄道長苻登雖王室疎屬而志略
雄明請共立之以赴大駕諸軍有不同者便
下異議乃俗劍攘袂將斬貳已者衆皆從之
莫敢仰視于是推登爲帥遣使于丕請命丕
以登爲征西大將軍南安王持節及州郡督
因其所稱而授之又以徐義爲右丞相丕留
王騰守晉陽楊輔戍壺關率衆四萬進據平
陽慕容永恐不自固乃遣使求假道還東丕
弗許乃與永戰于襄陽丕大敗左丞相王永

晉書卷百十五 載記第十五

及衛大將軍俱石子皆死初苻纂自長安來
麾下壯士三千餘人丕甚忌之既敗又懼爲
纂所殺率騎數千南奔東垣謀襲洛陽晉揚
威將軍馮該自陝要擊之斬丕首執其太子
寧長樂王壽送于京師朝廷赦而不誅歸之
于苻宏苻纂及弟師奴率丕餘衆數萬奔據
杏城丕之臣佐皆沒慕容永永乃進據上黨
僭稱大號將以丕妻楊氏爲上夫人楊氏引
劍刺永爲永所殺丕在位二年僞謚哀平皇

帝

苻登

苻登字文高堅族孫父敞隴東太守爲苻生所殺登少而雄勇有壯氣麤險不修細行故堅弗之奇也及長折節謹厚拜殿上將軍稍遷羽林監揚武將軍長安令坐事黜爲狄道長及關中亂去縣歸毛興興登兄同成爲興長史言于興請爲司馬常在營部登好爲奇略興有事則召之戲謂之曰小司馬可坐評



事遂言執析理中興內服焉既是興死衆推衛平爲主以登爲長史遂既代平遂專統征伐初姚萇作亂遣其弟碩德率衆攻毛興相持久之至是歲旱衆饑道殣相望登每戰殺賊名爲熟食謂軍人曰汝等朝戰暮便飽肉何憂于饑士衆從之噉死人肉輒飽健能鬬長聞之急召碩德還及丕敗丕尚書寇遺奉丕子渤海王懿濟北王昶自杏城奔登登乃具丕死問發喪行服請立懿爲主衆咸曰渤海王雖先帝之子然年在幼沖未堪多難國亂而立長君春秋之義也爲今計之非大王不可登于是以太元十一年僭即皇帝位改元太初立堅神主于軍中載以輜軿羽葆青蓋車建黃旗武賁之士三百人以衛之凡欲所爲必啓主而後行繕甲纂兵乃引師而東以擊姚萇將士皆刻鉾鎧爲死休字每戰以劍矟同與衆爲方圓大陣知有厚薄從中分配故人自爲戰所向無前初長安之將敗也堅將徐



嵩胡空各聚衆五千築堡以自固而降于姚萇及萇害堅嵩等以王禮葬堅于二堡間至是各率衆歸登拜嵩雍州刺史空京兆尹登復改葬堅以天子之禮又僭立其妻毛氏爲皇后弟懿爲皇太弟遣使拜苻纂爲都督中外諸軍事太師領大司馬封魯王是時虛水胡彭沛穀屠各董成張龍世新平羌雷惡地等盡附于纂有衆十餘萬纂敗姚碩德于涇陽姚萇自陰密距纂纂退屯敷陸竇衝攻萇

汧雍二城克之斬其將軍姚元平張略等又
與萇戰于汧東為萇所敗登次于瓦亭萇攻
彭沛穀堡陷之沛穀奔杏城萇還陰密登遣馮
翊太守蘭犢率眾二萬自頻陽入于和寧與
苻纂首尾將圖長安纂弟師奴乃殺纂而代
之自稱秦公犢遂與師奴絕後皆為萇所敗
登進據胡空堡戎夏歸之者十餘萬萇遣其
將姚方成攻陷徐嵩堡嵩不屈而死萇悉坑
其士卒以妻子賞軍掘堅屍鞭撻無數剝衣



裸形薦之以棘坎土而埋之登率眾下隴入
朝那萇據武都相持累戰互有勝負登軍大
饑收葚以供兵士立其子崇為皇太子弁為
南安王尚為北海王萇還安定登乃就食新
平留大軍于胡空堡率騎萬餘圍萇營四面
大哭萇命營中哭以應之登乃退萇以登頻
戰輒勝謂堅有神驗亦于軍中立堅像而禱
之曰臣兄襄敕臣復讎新平之禍臣行兄之
命非臣罪也苻登陛下末族尚欲復讎況臣

敢忘其兄乎且陛下命臣以龍驤建業臣敢
違之今為陛下立像陛下勿追計臣過也登
聞之乃升樓遙謂萇曰為臣弒君而立像請
福庸有益乎因大呼曰弒君賊姚萇何不自
出吾與汝決之萇不應久之萇以自立堅像
戰未有利軍中每夜數驚乃嚴鼓斬像首以
送登登留輜重于大界自將輕騎萬餘攻安
定羌密造堡克之時萇以與登戰屢敗乃遣
其中軍姚崇襲大界登引師要之大敗崇于



安丘又進攻萇將吳忠唐匡于平涼克之登
進據苟頭原以逼安定萇乃率騎夜襲大界
營陷之時登妻毛氏美而勇善騎射萇軍入
其營毛氏猶彎弓跨馬帥壯士數百人戰眾
寡不敵為萇所執將納之毛氏罵且哭曰姚
萇汝先已殺天子今又欲辱皇后皇天后土
汝何容乎萇殺之及其子弁尚擒名將數十
人驅掠男女五萬餘戶而去登因收合餘兵
退據胡空堡遣使加竇衝大司馬率見眾為

先驅、自繁川趣長安、登率衆從新平逕據新
豐之千戶固、使左丞相楊定率隴上諸軍、爲
其後繼、大將軍楊璧留守仇池、又命其幷州
刺史楊政、冀州刺史楊楷、率所統大會長安
萇將任瓫詐遣使招登、許開門納之
登以爲然、征東將軍雷惡地、將兵于外、聞
之、馳騎見登曰、姚萇多詐、不可信也、登乃止、
萇聞惡地詣登、謂諸將曰、此羌詣登、事不成
矣、萇扶風太守齊益男奔登、登將軍路柴強



武等並以衆降萇、登攻萇將張業生于隴東
萇救之、不克而退、登將軍魏褐飛攻姚當成
于杏城、爲萇所殺、馮翊郭質起兵廣鄉以應
登、宣檄三輔、衆咸然之、唯鄭縣人苟䨓不從
聚衆數千應萇、登以質爲馮翊太守、質乃東
引楊楷以爲聲援、與䨓戰于鄭東、爲䨓所敗
登自雍攻萇將金溫于范氏堡、克之、遂渡渭
水攻萇京兆太守韋范于段氏堡、不克、進據
曲牢、時苟曜有衆一萬、密告登許爲內應、登

胡身之云按此晉收宜書秦所以不書于姚萇之將而下于興興之初立也

自曲牢向繁川、次于馬頭原、萇率騎來距、大
戰敗之、斬其尚書吳忠、進攻新平、萇率衆救
之、登引退、復攻安定、爲萇所敗、據路承堡、是
時萇疾病、見苻堅爲祟、登聞之、大言、告堅神
主、大赦境內、百僚進位二等、秣馬厲卒、進逼
安定、去城九十餘里、萇疾小瘳、出距登、登
去營逆萇、萇遣其將姚熙隆別攻登營、登懼
退還、萇夜引軍過登營三十餘里、以躡登後
旦而候人告曰、賊諸營已空、不知所向、登驚



曰、此爲何人、去令我不知、來令我不覺、謂其
將死、忽然復來、朕與此羌同世、何其厄哉、遂
罷師還雍、以竇衝爲右丞相、尋而衝叛、自稱
秦王、與萇連和、及萇死、登聞之喜曰、姚興小
兒、吾將折杖以笞之、于是大赦、盡衆而東、攻
屠各姚奴、帛蒲二堡克之、自甘泉向關中、興
追登不及數十里、登從六陌趣廢橋、興將尹
緯據橋以待之、登爭水不得、衆渴死者十二
三、與緯大戰、爲緯所敗、其夜衆潰、登單馬奔

臣云衚堰之亦不乎係背明此同知不經

雍、初登之東也，留其弟司徒廣守雍，太子崇守胡空堡，廣、崇聞登敗，出奔，衆散，登至無所歸，遂奔平涼，收集遺衆，入馬毛山，興率衆攻之，登遣子汝陰王宗質于隴西鮮卑乞伏乾歸，結婚請援，乾歸遣騎二萬救登，登引軍出迎，與興戰于山南，興執登殺之。崇奔于湟中僭稱尊號，改元延初，偽謚登曰高皇帝，廟號太宗。崇爲乾歸所逐，崇定皆死，始徙以移帝永和七年僭立，至登在位九年，凡五世四十



有四歲，以孝武帝太元十九年滅

史臣曰：自兩京殄覆，九土分崩，赤縣成蛇豕之墟，紫宸遷遠迴之穴，干戈日用，戰爭方興，猶逐鹿之並驅，若瞻烏之靡定，苻洪擅雄之桀黠，乘獨虜之危亡，乃附款江東，而志圖關右，禍生萬毒，未逞狼心，健既承家，克隆凶緒，率思歸之衆，投山西之隙，據億丈之巖險，總三秦之果鋭，敢窺大寶，遂竊鴻名，狡數姦謀，有可言矣。長生慘虐，禀自率由，睨辰象之災，謂法星之夜飲，忍生靈之命，擬猛虎之朝飢，但肆毒于刑殘，曾無心于戒懼，招亂速禍不亦宜乎。永固雅量瓌姿，變夷從夏，叶魚龍之謠詠，挺草付之休徵，克翦姦回，纂承偽曆遵明王之德教，闡先聖之儒風，撫育黎元，憂勤庶政，王猛以宏材緯軍國，苻融以懿戚贊經綸，權薛以諒直進規謨，鄧張以忠勇恢威略。俊賢效足，杞梓呈才，文武兼施，德刑具舉，乃平燕定蜀，擒代吞涼，跨三分之二，居九州



之七。遐荒慕義，幽險宅心，因止馬而獻歌，託栖鸞以成頌，固以功侔曩烈，豈直化洽當年，雖五胡之盛，莫之比也。既而足以跨世，愎諫違謀，輕敵怒鄰，窮兵黷武，動三正之未叶，恥五運之猶乖，傾率土之師，起滔天之寇，負其犬羊之力，肆其吞噬之能，自謂戰必勝，攻必取，便欲鳴鑾禹穴，駐驆疑山，疏爵以侯楚材，築館以須歸命，曾弗知天道助順，物理害盈，雖矜涿野之師，終致昆陽之敗。遂使凶渠候

勝佼寇伺間。步搖啓其禍先。宛當承共亂極。
宗社遷于他族。身首甃于賊臣。貽戒將來。取
笑天下。豈不哀哉。苻丕承亂僭竊，尋及傾敗。
斯可謂天之所廢，人不能支。苻登集離亂之
兵，厲死休之志，雖衆寡不敵，難以立功，而義
烈慷慨，有足稱矣。

載記第十五　　晉書百十五



載記第十六　　晉書百十六　三徑藏書

竟陵鍾　惺原評
雋李將之趙刪定
同里楊可棟參按

姚弋仲　子襄　萇

姚弋仲，南安赤亭羌也。其先有苗當雄于
洮罕之間。七世孫填虞，漢中元末寇擾西州，
爲楊虛侯馬武所敗，徙出塞外。虞九世孫遷
那內附，封歸順王，處于南安之赤亭。那玄孫
柯廻，爲魏西羌都督。廻生弋仲，少英毅，不營



産業，唯以收恤爲務，衆皆畏而親之。永嘉之
亂，東徙榆眉，戎夏繈負隨之者數萬，自稱護
西羌校尉、雍州刺史、扶風公。劉曜之平陳安
也，以弋仲爲平西將軍，封平襄公，尋歸于石
勒，爲六夷左都督。後晉祖約奔勒，勒禮待約，
弋仲以其不忠于主，乃勸誅之。勒既死，虎
執權，欲徙秦雍豪傑于關東，弋仲率步衆西
萬，遷之于清河，拜西羌大都督。及虎廢勒子
弘而自立，弋仲稱疾不賀。虎累召之，乃赴，正

色謂虎曰弋仲常謂大王命世英雄奈何把
臂受託而反奪之乎虎憚其強正而不之責
遷持節十郡六夷大都督冠軍大將軍性清
儉鯁直不治威儀言無所隱虎甚重之朝之
大議靡不參決公卿亦憚而推下之石虎末
梁犢敗李農于滎陽虎大懼馳召弋仲弋仲
率其步衆八千餘人屯于南郊輕騎至鄴時
虎病不時見引入領軍省賜其所食之食弋
仲怒不食曰召我擊賊豈來覓食邪我不知



上存亡若一見雖死無恨左右言之乃引見
石虎于坐授使持節侍中征西大將軍賜以
鎧馬弋仲曰汝看老羌堪破賊不于是貫鉀
跨馬于庭中因策馬南馳不辭而出遂滅梁
犢以功進封西平郡公冉閔之亂弋仲率衆
討閔次于混橋石祗僭號于襄國以弋仲爲
右丞相待以殊禮祗與閔相攻弋仲遣其子
襄救祗戒襄曰汝才十倍于閔若不梟擒不
須復見我也襄擊閔于常盧澤大破之而歸

弋仲怒襄之不擒閔也杖之一百弋仲有子
四十二人常戒諸子曰吾本以晉室大亂仕
于石氏然石氏待吾厚故欲爲之盡力以討
賊臣今石氏已滅中原無主自古以來未有
戎狄作天子者我死汝便歸晉當竭盡臣節
無爲不義也乃遣使請降永和七年朝廷拜
弋仲使持節六夷大都督車騎大將軍大單
于封高陵郡公八年卒萇僭位追謚景元皇
帝



襄字景國弋仲之第五子也雄武多才明察
善撫納士衆愛敬之咸請爲嗣弋仲弗許石
祗僭號以襄爲豫州刺史封新昌公晉遣使
拜襄持節平北將軍并州刺史即丘縣公弋
仲死襄秘不發喪率戶六萬南攻陽平元城
發干皆破之屯于碻磝津以太原王亮爲長
史天水尹赤爲司馬太原薛讚略陽權翼爲
參軍南至滎陽始發喪行服與苻健將李歷
戰于麻田馬中流矢死賴其弟萇以免襄進

率衆歸順、遣其五弟爲質、詣裒屯譙城、襄單
騎度淮、見豫州刺史謝尚于壽春、尚命去仗
衛幅巾待之、襄素好學、善談論、江左人士、皆
望其名、於尚一見歡若平生、及尚攻張遇敗
于許昌、奔還淮南、襄弃輜重、送尚于芍陂、尚
悉以後事付襄、襄因屯歷陽、以燕秦方強、未
有北伐之志、乃夾淮廣興屯田、訓厲將士、中
軍將軍殷浩在壽春、惡其強盛、乃囚襄諸弟、
頻遣刺客殺襄、刺客皆以情告、襄待皆若舊、



浩潛遣將軍魏憬率衆襲襄、襄乃斬憬并其
衆、浩愈惡之、遣襄于梁國蠡臺、表授梁國內
史、襄遣權翼詣浩、浩曰、身與姚平北共爲王
臣、休戚同之、平北每舉動自由、何也、翼曰、平
北英姿絕世、擁兵數萬、遠歸晉室者、以朝廷
有道、宰輔明哲故也、今將軍輕納姦言、自生
疑貳、愚謂猜嫌之由、不在于彼、浩曰、然則姚
君縱放小人、盜竊吾馬、王臣之體、固若是乎、
翼曰、將軍謂平北以威武自強、終爲難保、校

陳云是時人材備者莫於夷胡二姚實爲一時翹楚

兵練衆、將懲不恪、取馬者、欲以自衛耳、浩笑
曰、何至是也、浩遣謝萬討襄、襄逆擊破
之、浩甚怒、會聞關中有變、浩率衆北伐、襄乃
要擊浩于山桑、大敗之、斬獲萬計、收其資仗、
使兄益守山桑壘、復如淮南、浩遣劉啓王彬
之伐山桑、襄自淮南擊滅之、鼓行濟淮、屯于
盱眙、招掠流民、衆至七萬、分置守宰、勸課農
桑、遣使建鄴、罪狀殷浩、并自陳謝、流民郭敞
等千餘人執晉陳留內史劉仕降于襄、朝廷



大震、以吏部尚書周閔爲中軍將軍、沿江備
守、時襄所部皆北人、咸勸襄北還、襄從之、自
稱大將軍大單于、進攻外黃、據許昌、將如河
東、以圖關右、遂自許攻洛陽、踰月不克、晉
大將軍桓溫自江陵北伐、與襄戰于伊水北、
襄大敗、率麾下數千騎奔于北山、其夜民棄
妻子隨襄者五千餘人、襄勇而愛人、雖屢敗、
民知襄所在、輒扶老攜幼、奔馳而赴之、時或
傳襄創重已死、許洛士民爲溫所得者、莫不

北望揮涕、襄西走、溫追之不及、先是弘農楊
亮自襄所來奔溫、溫問襄于亮、亮曰、神明器
宇、孫策之儔、而雄武過之、其兄亟如是、襄尋
徙北屈、將圖關中、進屯杏城、遣其從兄蘭、略
地鄜城、使其兄益及將軍王欽盧、招集北地
戎夏、歸附者五萬餘戶、苻生遣其將苻飛龍
擊蘭擒之、襄率衆西引、又與苻堅鄧羌戰于
三原、為堅所殺、是歲升平元年也、及萇僭號
追謚魏武王、封襄孫延定為東城侯
晉書卷百十六　載記七
萇字景茂、弋仲第二十四子也、少聰哲多權
略、廓落任率、不修行業、諸兄皆奇之、隨襄征
伐、每參大謀、襄之敗于麻田也、馬中流矢死、
萇下馬以授襄、襄曰、汝何以自免、萇曰、但令
兄濟、豎子安敢害萇、會救至俱免、及襄死、萇
率諸弟降于苻生、嗣及苻堅以萇為揚武將
軍、寧幽兗三州刺史、步兵校尉、封益都侯、累
征伐有功、及堅入寇、以為龍驤將軍、督益梁
州諸軍事、謂萇曰、朕本以龍驤建業、故此號

未嘗輕以假人、卿其勉之、竇衝進曰、王者無
戲言、此不祥之徵也、堅默然、堅既敗于淮南、
歸長安、慕容泓起兵、堅遣子叡討之、以萇為
司馬、為泓所敗、叡死之、萇遣長史趙都詣堅
謝罪、堅怒殺之、萇懼、奔渭北馬牧、於是天水
尹緯尹詳、南安龐演等、糾扇羌豪、帥其戶口
歸萇者五萬餘家、推萇為盟主、萇以太元九
年自稱大將軍大單于萬年秦王、大赦境內
年號白雀、置百官、時慕容沖與堅相攻、衆甚
晉書卷百十六　載記七
盛、萇將西上、恐沖過之、乃遣使通和、以子崇
為質于沖、進屯北地、厲兵積粟、以觀時變、堅
新平安定諸羌胡降者十餘萬、堅率衆攻之
不能克、萇聞慕容沖攻長安、會羣僚議進止
咸曰、大王宜先據咸陽以制天下、萇曰、不然
燕因懷舊之士而起兵、若其得志、必不久固
秦川、吾當移兵嶺北、廣收資實、以待秦亡燕
去、然後垂拱取之耳、乃留其長子興守北地
使將姚穆守同官川、自將其衆攻新平、克之

因略地至安定，嶺北諸城盡降之。苻堅爲沖所逼，走入五將山。沖入長安，堅司隸校尉權翼等數百人奔于萇。萇遣其將吳忠率騎圍堅，萇如新平，俄而忠執堅送萇，殺之。慕容沖遣其尚書令高蓋率衆來伐，戰于新平南，蓋大敗而降。沖既率衆東下，長安空虛，盧水郝奴入據渭北，盡應之。慕容麟有衆數千，堡於馬嵬。奴遣弟多攻麟，萇代麟破之，麟走漢中，執多而進攻奴，降之，以太元十一年萇僭即



皇帝位于長安，大赦，改元曰建初，國號大秦，立妻虵氏爲皇后，子興爲皇太子，置百官。遂如安定，擊平涼胡金熙、鮮卑沒奕于，大破之。於是修德政，布惠化，省非急之費，以救時弊。閭閻之士有豪介之善者，皆顯異之。復如秦州，爲苻登所敗，語在登傳。以其太子興鎮長安，而與登相距。登馮翊太守蘭犢與苻師奴、離石慕容永攻之，犢遣使請救，萇將赴之，尚書令姚旻、左僕射尹緯等言于萇曰：「苻登近在瓦亭，將乘虛襲吾後矣。」萇曰：「苻登衆盛，非旦夕可制，然其人遲重少決，必不能輕軍深入。比兩月間，足可克此三豎，吾事畢矣。」遂師次于泥源。師奴率衆來距，大戰，敗之，盡俘其衆。又擒蘭犢，收其士馬。慕容永將王宣率衆降萇。初，關西雄傑以苻氏既終，萇雄略命世，天下之事可一旦而定，萇既與苻登相持積年，數爲登所敗，遠近咸懷去就之計。時天大雪，萇下書深自責罰，散後宮文綺珍寶以供



戎事，身食一味，妻不重綵，將卒死事者，皆有褒贈。於是長勢復振，會登進逼安定，諸將勸萇決戰，萇曰：「與窮寇競勝，兵家之下也，吾將以計取之。」遂留其尚書令姚旻守安定，夜襲登輜重于大界，諸將或欲因登駭亂擊之，萇曰：「登衆雖亂，怒氣猶盛，未可輕也。」遂止。萇因使姚碩德鎮安定，徙安定千餘家于陰密，遣弟征南靖鎮之。登鎮東魏褐飛自稱衝天王，褐飛十六國春秋作碣飛率氐胡數萬人攻萇將姚當成

孫云此曾操取馬超韓遂故智

于杏城鎮軍雷惡地應之攻姚漢得于李潤萇議將討之群臣咸曰陛下不憂六十里苻登乃憂六百里魏褐飛何也萇曰登非可卒殄吾城亦非登所能卒圖但惡地多智非常人也若南引褐飛東結董成得杏城李潤而據之則長安東北非復吾有矣于是潛引軍赴之萇時衆不滿二千褐飛惡地衆至數萬氐胡赴之者首尾不絶萇每見一軍至輒有喜色群下怪而問之萇曰褐飛等扇誘同惡



種類甚繁吾卽克其魁帥恐餘黨未易卒平也今既會集于此吾得乘勝取之可一舉無復餘矣褐飛等見萇兵少盡衆來攻萇固壘不戰示之以弱潛遣子崇率騎數百出其後褐飛兵擾亂萇遣鎮遠將軍王超等縱兵擊之斬褐飛及其將士首級萬餘惡地請降萇待之如初惡地每謂人曰吾自言智勇足爲一時之傑而每遇姚公輒困固其分也萇命營當成于營處每栅孔中輒樹一木以旌戰功歲餘問之當成曰營地太小已廣之矣萇曰少來闘戰無如此快以千六百人破三萬衆國之事業由此克舉小乃爲奇立以大背非將鎮東苟曜有衆一萬密引苻登萇與登戰敗于馬頭原收衆復戰姚碩德曰上慎于輕戰每欲以計取之今戰既失利而更逼賊者何也萇曰登用兵遲緩不知虛實今輕兵直進逕據吾東必苟曜豎子與之有謀也恐事久變成故及其謀之未就急擊之以散



敗其事耳遂進戰大敗之登退屯于郿登將強金槌以新平降萇萇輕將數百騎入槌營群下諫之萇曰槌既去苻登復欲圖我將安所歸且懷德初附推款委質吾復以不信待之然則何以御物乎群氐果有異謀槌不從而止萇如陰密攻登敕其太子興曰苟曜好姦變將爲國害聞吾還北必來見汝汝便執之曜果見興于長安興遣尹緯讓而誅之萇旣敗登于安定東置酒高會諸將咸曰若值

魏武王不令此賊至今陛下將牢太過耳萇笑曰吾不如亡兄有謂先自固而不敢動也猜今人言把穩也

四身長八尺五寸臂垂過膝人望而畏之一也當十萬之衆與天下爭衡望麾而進前無橫陣二也溫古知今講論道藝駕馭英雄收羅儁異三也董率大衆履險若夷上下咸允人盡死力四也所以得建立功業策任群賢者正望算略中有片長耳群臣咸稱萬歲及萇寢疾遣姚碩德鎮李潤尹緯守長安召其



太子興詣行營姚方成言于興曰今寇賊未滅上復寢疾王統等皆有部曲終爲人害宜盡除之興于是誅王統苻胤王廣徐成毛盛乃赴召興至萇怒曰王統兄弟是吾州里無他志徐成等皆在秦朝竝爲名將天下小定吾方任之奈何輒便誅害令人喪氣是時苻登與竇衝相持萇議擊之尹緯言于萇曰太子純厚之稱布於遠近而英略未聞請使太子擊苻登以著之萇從之興將兵比至胡空

堡衝聞自解登因襲平涼大獲而歸萇使興還鎮長安晉護氏校尉楊佛嵩率胡蜀三千餘戶叛降于萇楊佺期趙睦追之遣姚崇赴救大敗晉師趙睦死萇如長安至于新支堡疾篤輿疾而進夢苻堅爲祟至長安召太尉姚旻尚書太僕射尹緯右僕射姚晃尚書狄伯支等入受遺輔政萇謂興曰有毀此諸人者慎勿受之汝撫骨肉以恩接大臣以禮待物以信遇民以仁四者既備吾無憂矣以太



元十八年死時在位八年僞謚武昭皇帝

載記第十六　晉書百十六 終

檇李蔣之翹刪定
竟陵鍾惺原評
川南陳盟參校

姚興上

姚興字子略，萇長子也。萇僭位，立為太子。萇
出征討，常留統後事，甚有威惠。及萇死，興秘
不發喪，以其叔父緒鎮安定，碩德鎮陰密，弟
崇守長安。或說碩德以喪代之際，必乃朝廷
所疑，不如且奔秦州，以觀坐事勢。碩德不聽，



及至，興優禮而遣之。興自稱大將軍，以尹緯
為長史，狄伯支為司馬，率眾伐苻登，登自六
陌向廢橋，始平太守姚詳據馬嵬堡以距之。
興慮登眾盛，詳不能遏，乃遣尹緯領步卒赴
詳。緯據廢橋抗登，登眾爭水不能得，渴死者
什二三，因急攻緯。興馳遣伯支謂緯曰：苻登
窮寇，宜持重，不可輕戰。緯曰：先帝登遐，人情
擾懼，今不因思奮之力，以殄逆豎，則大事去
矣。緯敢以死爭。遂與登戰，大破之。興始發喪

孫云案[illegible]

以太元十九年僭即帝位于槐里，改元曰皇
初。時登奔平涼，收其餘眾入馬毛山。興自安
定如涇陽，與登戰于山南，斬登，盡散其部眾，
歸復農業。於是封緒為晉王，碩德為隴西王，
其餘功臣尹緯、楊佛嵩等並封爵有差。追尊
其庶母孫氏為皇太后，配饗太廟。鮮卑越質
詰歸率戶二萬叛乞伏乾歸，以降興，興處之
于成紀，拜鎮西將軍、平襄公。時慕容永既為
慕容垂所滅，永河東太守柳恭等各阻兵自



守。興遣姚緒討之，恭等依河距守，緒不得濟。
初，永嘉之亂，有汾陰薛氏聚其族黨，阻河以
自固，不仕劉石。及苻氏興，乃以禮聘薛強，拜
鎮東將軍。至是強引緒兵從龍門濟，遂入蒲
坂。恭等皆降。興以緒為并冀二州牧，鎮蒲坂。
興母虵氏死，興哀毀過禮，不親庶政。群臣議
請依漢魏故事，既葬即吉。尚書郎李嵩上疏
曰：孝治天下，先王之高事也。宜遵聖性，以光
道訓。既葬之後，應素服臨朝。尹緯駁曰：萬機

蕭可嘆

常越禮請付有司論罪興曰蕭忠臣孝子有何罪乎其一依蕭議時安帝隆安元年興率衆入寇湖城晉弘農太守陶仲山華山太守董遹皆叛降于興遂王陝城進寇上洛陷之興又遣姚崇寇洛陽晉河南太守夏侯宗之固守金墉崇攻之不克乃陷栢谷徙流民二萬餘戶而還興留心政事苞容廣納一言之善咸見禮異如京兆杜瑾馮翊吉默始平周寶等上陳時事皆擢處美官天水姜龕東



平淳于岐馮翊郭高等皆耆儒碩德經明行脩各門徒數百教授長安諸生自遠而至者萬數千人興每于聽政之暇引龕等于東堂講論道藝錯綜名理涼州胡辯苻堅之末東徙洛陽講授弟子千餘人關中後進多赴之請業興勑關尉曰諸生諮訪道藝脩己厲身往來出入勿拘常限于是學者咸勸儒風盛焉給事黃門侍郎古成詵中書侍郎王尚尚書郎馬岱等以文章雅正參管機密詵風韻

蔣云後秦儒林可謂彬彬矣此江左所未有者蓋於此可知

秀舉雖然不群每以天下是非為己任時京兆韋高慕阮籍之為人居母喪彈琴飲酒詵聞而泣曰吾當私刃之以崇風教遂持劒求高高懼而逃匿終身不敢見詵興遣其將楊佛嵩攻陷洛陽命郡國百姓因荒自賣為奴婢者悉免為良民於時日月薄蝕災眚屢見興乃降號稱王下書令群公卿士將牧守宰各降一等大赦改元弘始賜孤獨鰥寡粟帛有差年七十已上加衣杖始平太守周班槐



里令李彫皆以贓貨誅遠近為之肅然興又立律學于長安召郡縣散吏以授之其通明者還之郡縣論決刑獄若州郡縣所不能決者讞之廷尉興常親臨諮議堂聽決號無寃濫興乃使碩德率隴右諸軍伐乞伏乾歸興潛軍赴之乾歸敗走降其部衆三萬六千遂進如枹罕乾歸以窮蹙來降拜鎮遠將軍河州刺史歸義侯復以其部衆配之興將遣姚碩德帥步騎六萬伐呂隆乾歸帥騎

七千從之。碩德既至姑臧，大敗隆衆，隆將呂他以東苑降。碩德因設圍攻隆，將碩德無納爽夷、分置守宰、節食聚粟、爲持久之計。隆懼而降。碩德軍令嚴整，秋毫不犯，祭先賢，禮名士。西土悅之。其西涼李暠、河西利鹿孤及沮渠蒙遜各遣使入貢于興。下何拓跋珪遣將拔沒奕于於高平，于棄其部衆，率數千騎與赫連勃勃奔秦州。珪軍進次瓦亭，長安大震，諸城閉門固守。珪平陽太守貳塵侵興河東，

晉書卷百十七　載記十七

興于是練兵講武，引見群臣于東堂，大議伐珪。群臣咸以爲不可，興不從，曰：王者正以廓土靖亂爲務，吾焉得而辭之！於是立其子泓爲皇太子，大赦境內，遣姚平、狄伯支等率步騎四萬伐珪。興自將大軍繼之，以尚書令姚晃輔其太子泓，入直西宮。姚平攻珪乾城，陷之，遂據柴壁。珪軍大至，攻平，截汾水以守之。興至蒲坂，憚而不進。平糧竭矢盡，將麾下三十騎赴汾水而死。狄伯支等率將四萬餘人

皆爲珪所擒。珪軍乘勝進攻蒲坂，姚緒固守不戰，珪乃引還。時晉將軍袁虔之、劉壽、高長慶、郭恭等，因貳于桓玄，懼而奔興。興謂曰：桓玄才略何如其父，卒能成事乎？虔之曰：玄籍世資，雄據荊楚，屬晉室衰亂，竊據宰衡，安忍多忌，刑賞不公，不如其父遠矣。今既已握朝權，其勢必行篡逆，正可爲他人驅除耳。興大悅，以虔之爲廣州刺史。興立其昭儀張氏爲皇后，封子懿、弼、洸、宣、諶、愔、璞、質、逵、裕、國兒皆

晉書卷百十七　載記十七

爲公。久之，遣姚碩德、姚欽成、姚壽都等率衆三萬伐楊盛于仇池，壽都等入自宕昌，欽成從下辯而進。盛遣其弟壽距成，從子斌距都，都逆擊擒之，盡俘其衆。楊壽等懼，率衆請降。

時興以西竺沙門鳩摩羅什爲國師，奉之如神，親帥群臣及諸沙門，於逍遙園聽羅什演

說佛經。羅什通辯夏言，尋覽舊經，多有乖謬，不與胡本相應。興與羅什及僧略、僧遷、道樹、僧叡、道垣、僧肇、曇順等八百餘人，更出大品，

羅什持胡本，興執舊經，以相考校，其新文異
舊者，皆會于理義，續出諸經并諸論三百餘
卷，今之新經，皆羅什所譯。興既託意于佛道，
公卿已下，莫不欽附，沙門自遠而至者，五千
餘人，起浮圖于永貴里，立波若臺于中宮，沙
門坐禪者恒有千數，州郡化之，事佛者十室
而九矣。義熙初，劉裕既誅桓玄，迎復安帝，玄
黨桓謙、桓胤、何澹之等奔于興。裕遣大參軍
衡凱之詣興請通和，且求南鄉諸郡，興許之。
晉書卷百十七　載記十七
群臣咸以為不可，興曰：天下之善一也，劉裕
拔萃起微，興復晉室，內釐庶政，外修封疆，吾
何惜數郡而不成其美乎。遂割南鄉、順陽、新
野、舞陰等十二郡歸于晉。姚碩德等頻敗楊
盛，盛懼，請降，署盛為都督益寧州諸軍事、征
南大將軍、開府、益州牧。欽俱陷城固，徙漢中
流民郭陶等三千餘家于關中。興謙恭孝友，
每見緒及碩德，如家人之禮，整服傾悚，言則
稱字，車馬服玩，必先二叔，然後服其次者，朝

之大政，必諮之而後行。以碩德來朝，大赦
其境內，及碩德歸于秦州，興送之及雍，乃還。
時禿髮傉檀獻興馬三千匹、羊三萬頭，興以
為忠于已，乃署傉檀為涼州刺史，徵前刺史
王尚還長安。初，尚在涼州，綏撫遺黎，導以信
義，民皆懷之，故涼州人申屠英等二百餘人
遣主簿胡威詣興，請留尚，興弗許，引威見之，
威流涕謂興曰：臣州奉戴王化，於茲五年，土
宇僻遠，威靈不接，士民銜膽，棲冰，共守孤城，
晉書卷百十八　載記十八
竟自保全，以至今日者，正以仰恃陛下聖德，
俯仗民牧仁政故耳，陛下柰何以臣等貿馬
三千匹、羊三萬頭，棄人貴畜，毋乃不可。苟以
馬供軍國，直煩尚書一符，臣州三千餘戶，各
輸一馬，朝下夕辦，何難之有。昔漢武傾天下
之資，開拓河西，以斷匈奴右臂。今陛下無故
棄五郡之地，忠良華族，以資虐虜，豈惟臣州
里塗炭，懼方為聖朝旰食之憂也。興乃遣西
平人車普馳止王尚，又遣使喻傉檀，會傉檀

已至姑臧，晉先以狀告之，傉檀懼，因脩遣王
尚別駕宋敞，送尚還于長安，與傉老，以爲尚
書。

載記第十七　晉書百十七　終

晉書卷百十七　載記九

載記第十八　晉書百十八　三徑藏書

竟陵鍾　惺原評　檇李蔣之翹刪定
閩中許　豸然校

姚興下

義熙二年，興以太子泓錄尚書事，赫連勃勃
殺沒奕于，收其衆以叛興。時禿髮傉檀沮渠
蒙遜又迭相侵伐，傉檀遂引興河州刺史彭
奚念阻河自守，興使其子弼及斂成等率步
騎三萬伐之，使齊難等率騎二萬討勃勃。共

晉書卷百十八　載記十

尚書尹昭諫曰：傉檀恃遠，輕敢違逆，不若詔
蒙遜及李暠討之，使其自相困斃，然後取之。
不必須上國之兵也。興不從，時勃勃退保河
曲，弼濟自金城，弼將姜紀請曰：今王師聲
言討勃勃，傉檀猶豫，未爲嚴防，願給輕騎五
千，掩其城門，則山澤之人，皆爲吾有，孤城獨
立，可坐克也。弼不從，乃進拔昌松，長驅至姑
臧。傉檀嬰城固守，出奇兵擊弼，弼敗退，據西
苑。傉檀遣使詣興謝罪，齊難以勃勃既連敗

兵野掠勃勃潛師襲之生禽齊難興又遣姚
沖狄伯支等率騎四萬擊勃勃沖次嶺北
欲回師襲長安伯支不從乃止因鴆殺伯支
以滅口先是譙縱遣使稱藩于興及王師伐
縱縱敗因求救于興興遣姚賞王敏率衆二
萬赴之王師引還縱遣使拜師仍貢其方物
興策拜縱爲大都督相國蜀王加九錫興
自將討赫連勃勃至于貳城遣其將姚詳斂
曼嵬等分督租運勃勃乘虛奄至興懼謀輕



騎如嵬營其右僕射韋華諫曰若車騎輕動衆
心駭懼必不戰自潰嵬營亦未可必至惟陛
下圖之興乃與勃勃戰大敗左將軍姚文宗
等力戰勃勃乃退興還長安乞伏乾歸亦以
衆叛攻興金城拔之執太守任蘭蘭責乾歸
以背恩義乾歸怒囚之蘭遂不食而死晉河
間王子國璠章武王子叔道奔興興曰劉裕
方誅桓玄輔晉室卿何爲來對曰裕削弱王
室臣宗族有自修立者裕輒除之是臣之來

實非誠欽所以避死耳興嘉之以國璠爲揚
州刺史叔道爲交州刺史譙縱遣其侍中譙
良等朝於興請大衆以寇江東遣其將桓謙
譙道福率衆二萬東寇江陵興乃遣苟林率
騎會之謙屯支江林屯江津謙江左貴族部
曲偏於荊楚晉之將士皆有叛心荊州刺史
劉道規大懼嬰城固守雍州刺史魯宗之率
襄陽之衆救之道規乃留宗之守江陵率軍
逆戰謙等舟師大盛兼以列步騎戰於支江



謙敗績乘輕舸就林晉軍獲而斬之苟林懼
引歸興嘗從朝門游於文武苑及昏而還將
自平朝門入前驅既至城門校尉王滿聰被
甲持仗閉門距之曰今已昏暮奸良不辨臣
有死而已門不可開也興乃迴從朝門而入
旦而召滿聰進位二等初興子弼有寵於興
爲雍州刺史鎮安定其將姜紀奸諂小人也
乃勸弼結興左右以求入朝至是興以弼爲
尚書令侍中大將軍弼遂虛襟引納收結名

努，以傾東宮，國人惡之。會興以西北多叛亂，欲命重將鎮撫之，隴東太守郭播請使弼出鎮，興不從，以其太常索稜為太尉、領隴西內史，使稜綏誘乾歸，政績既美，乾歸感而歸之，遣使送所掠守宰，謝罪請降。姚詳時鎮杏城，為赫連勃勃所逼，南奔大蘇，勃勃要而執之。先是興遣姚順迎詳弟及門送屯杏城。仇池楊盛復叛，侵擾祁山，興遣將軍趙琨為前鋒，楊伯壽繼之，前軍姚恢、左軍姚文宗入自鷩

晉書卷百十八 載記中

峽，其秦州刺史姚嵩入羊頭峽，胡翼度從陰密出汧城，以討盛，興自雍赴之，與諸軍會于隴口。天水太守王松忿言于嵩曰：先皇神略無方，徐洛生以英武佐命，再入仇池，無功而還，非楊氏之智勇能全也，直地勢險固然耳。今以趙琨之眾，使君之威，準之先朝，實未見成功，使君具悉形便，何不表聞？嵩不從。盛率眾與琨相持，伯壽畏懦弗進，琨眾寡不敵，為盛所敗，興斬伯壽而還。興謀以楊佛嵩為雍

許云：興之於弼，可為至矣，然而利於實在於心，則不過為子下，日而親其佑事，以自安其君哉。

州刺史，率嶺北見兵以討勃勃。發數日，興謂群臣曰：佛嵩驍勇果銳，每臨敵對寇，不可制抑。吾常節之，配兵不過五千。今眾旅既多，遇賊必敗。今去已遠，追之不及，吾深憂之。其下咸以為不然。佛嵩果為勃勃所執，絕亢而死。興立其昭儀齊氏為后。時姚弼以姚文宗有寵於泓，深疾之，誣文宗有怨言，興怒，賜文宗死。是後群臣畏弼側目，弼言於興，無不信納。乃以嬖人尹沖為給事黃門侍郎、唐盛為治

晉書卷百十八 嫌注事

書侍御史，與左右掌機要，皆其黨也。右僕射梁喜、侍中任謙、京兆尹尹昭承間言於興曰：父子之際，人罕得而言，然君臣亦猶父子，故臣等不容默然。廣平公弼潛有陵奪之志，陛下寵之太過，假其威權，傾險無賴之徒，鱗湊附之，市巷諷議，皆言陛下有廢立之志，誠有之乎？興曰：安有此邪！昭等曰：苟無之，則陛下愛弼，適所以禍之，願去其左右，減其威權，如此非但安弼，乃所以安宗廟社稷也。興不答。

後，興寢疾，弼潛招集數千人，謀作亂。姚裕因遣使以弼逆狀告諸兄在鎮者，于是姚懿治兵于蒲坂，姚洸起兵洛陽，姚諶起兵於雍，將以赴泓之難。會興疾瘳，見群臣，將軍劉羌泣以告興，尹昭、梁喜等請誅弼，且曰：陛下若含忍未便加法者，且可奪其威權。興不得已，免其尚書令，以將軍公就第。懿等各罷兵還鎮。俄何懿、洸、諶與姚宣皆入朝，使裕入白興，求見。興曰：汝等正欲論弼事耳，吾已知之。裕曰：



弼苟有可論，陛下所宜垂聽，若懿等言違大義，便當肆之刑辟，奈何距之！於是引見於諮議堂。宣流涕極言，興曰：吾自處之，非汝等所憂。先以大司農竇溫、司徒左長史王弼皆有密表勸興廢立，興雖不從，亦不責也。撫軍東曹屬姜虬上疏以為：弼慢奸積年，釁成逆著，陛下雖欲含忍其瑕，掩蔽其罪，而逆黨猶繁，扇惑不已，弼之亂心，其可革邪！宜斥散凶徒，以絕禍始。興以虬表示梁喜曰：天下之人，莫不以吾兒為口實，將何以處之？喜曰：信如虬言，陛下宜早裁決。興默然。時弼恨姚宣毀己，遂譖宣于興，宣司馬權丕至長安，興責以不能匡輔，將戮之。丕懼，因誣宣罪狀以求自免。興怒，遂收宣于杏城下獄，使弼將三萬人鎮秦州。尹昭言于興曰：廣平公與皇太子不平，今握強兵于外，陛下一旦不諱，恐社稷必危。小不忍以致大亂者，陛下之謂也。興弗納。赫連勃勃攻杏城，興又遣弼救之，至寇泉而



杏城陷。興如北地，遣弼及斂曼嵬向新平，興還長安。勃勃遣其將赫連建率數千騎入平涼，執其太守姚軍都，遂進屯新平。姚弼與戰于龍尾堡，擒之。時白虹貫日。有術人言曰：將有不祥之事。會興藥動，姚弼稱疾不朝，集兵于第。興聞之怒，收其黨唐盛、孫玄等殺之。泓言于興曰：臣不肖，不能訓諧于弟，使弼至此，皆臣之罪也。若臣死而社稷寧，願賜臣死；若陛下不忍殺臣，乞聽臣守藩。興慘然改容，召

姚讚梁喜尹昭歛曼鬼于諮議堂，密謀收弼將殺之，聰治窟與泓流涕固請，乃并其黨赦之。明年，興如華陰，以泓監國，入居西宮。興因疾篤而還，時泓欲出迎，其宮臣諫曰：主上疾篤，姦臣在側，今殿下若出，進則不得見主上，退有不測之禍。安所歸乎。泓從之，乃拜迎于黃龍門樓下。其弼黨尹沖等，果先謀欲因泓出迎害之。姚沙彌謂沖曰：若太子不來迎，當奉乘輿置廣平公第，宿衛者聞上在此，自



當來奔，誰與太子守乎。且吾屬以廣平公之故，陷身逆節，今既奉乘輿，仗大義，是匪但救廣平之禍，即前恥亦可申雪矣。沖等不從，欲隨興入殿中作亂，復未知其存亡，疑而不發。興命泓錄尚書事，使姚紹胡翼度典兵禁中，防制內外，遣歛曼鬼收弼第中甲仗，內之武庫。興疾轉篤，其妹南安長公主問疾不應，興少子耕兒出告其兄愔曰：上已崩矣，宜速決計。愔即與尹沖等率甲士進攻端門，歛曼鬼等勒兵閉門距戰，愔等遣壯士登門，緣屋而入，及于馬道。泓時侍疾于諮議堂，太子右衛率姚和都率東宮兵入屯馬道南。愔等不得進，遂燒端門。興力疾臨前殿，賜弼死。禁兵見興，喜躍，貫甲赴賊，賊衆駭擾。和都以東宮兵自後擊之，愔等奔潰，逃于驪山。愔黨呂隆奔雍，尹沖等奔于京師。興引紹及讚、梁喜、尹昭、歛曼鬼入內寢，受遺輔政。明日，興死，時義熙十二年也。凡在位二十二年，偽謚文桓皇帝，墓曰偶陵。



載記第十八

晉書百十八終

竟陵鍾　惺原評　　雋李蔣之翹刪定
同里項再斯參挍

## 姚泓

姚泓，字元子，興長子也。孝友寬和，而無經世
之用，又多疾病，興將以爲嗣而疑焉。久之，乃
立爲太子。其弟弼有奪嫡之謀，泓恩無如初，
未嘗見於色。興既死，泓秘不發喪，姚愔及尹
元等謀爲亂，泓皆誅之。又命其齊公姚恢殺



弼黨安定太守呂超，恢久乃誅之。泓疑恢有
陰謀，自是恢懼，陰聚兵甲焉。泓發喪，以義熙
十二年僭嗣僞位，大赦，殊死以下，改元永和。
初，興徙李閏羌三千戶于安定，至是首党容
叛，泓遣姚讚討降之，徙其豪右于長安，餘遣
還李閏。并州胡數萬落叛泓，入于平陽，攻姚
成都于匈奴堡，推匈奴曹弘爲大單于，所在
殘掠。姚懿自蒲坂討之，執弘送于長安。仇池
楊盛攻陷泓祁山，遂逼秦州。泓遣後將軍姚
平救之，盛引退。平與上邽守將姚嵩追盛，戰
于竹嶺，嵩敗死。先是，天水冀縣石鼓鳴，野雉
皆雊，秦州地震者三十二，殷殷有聲者八，山
崩舍壞，咸以爲不祥。及嵩將出，群僚固諫止
之。嵩曰：若有不祥，此天命也，安所逃乎。遂及
于難。識者以爲秦州，泓之故鄉，將滅之徵也。
赫連勃勃攻陷陰密，執秦州刺史姚軍都，坑
將士五千餘人。軍都瞋目厲聲，數勃勃殘忍
之罪，不爲屈，勃勃怒而殺之。勃勃遂進兵侵



雍嶺，抄掠郿城，又遣兄子提南侵池陽。姚裕
彭白很等距之。尋而晉太尉劉裕總大軍伐
泓，次于彭城，遣冠軍將軍檀道濟、龍驤將軍
王鎮惡入自淮肥，攻漆丘、項城，將軍沈林子
自汴入河，攻倉垣。泓將王苟生以漆丘降鎮
惡，徐州刺史姚掌以項城降道濟。王師遂入
潁口，所至皆降，惟新蔡太守董遵固守，道濟
攻之，縛遵而致諸軍門。遵變色曰：古之王
者伐國，待士以禮。君奈何以不義行師，待國

晉乎之云挑其之兵也以安已丙以六使民丙中以安定才轉徙民以付之實之侯

士以非禮乎。道濟怒殺之。行姚紹言于泓曰，
閒晉師已過許昌，安定孤遠，難以救衛，宜遷
其鎮戶內實京畿，可得精兵十萬，雖使晉與
勃勃二寇交侵，猶不下闕。不然，晉侵豫州，勃
勃寇安定者，將若之何。事機已至，宜在速決。
其左僕射梁喜曰，齊公恢有威名，爲嶺北所
憚，鎮人已與勃勃深仇，謂與兵常與勃勃血戰，有父兄子弟之仇
理應守死無貳，勃勃終不能越安定遠寇京
畿。若無安定，虜馬必及于郿雍。今關中兵足

晉書卷百十九　載記十

以距晉，無乃自削損也。泓從之。吏部郎懿
横，密言于泓曰，恢于廣平之難，指投呂趙也有忠
勳于陛下，自陛下龍飛紹統，未有殊賞，以益
其意，今外則致之死地，內則不豫朝權，安定
人自以孤危逼寇，思南遷者，十室而九，若恢
擁精兵數萬，鼓行而向京師，得不爲社稷之
累乎，宜徵還朝廷，以慰其心。泓曰，恢若懷不
逞之心，徵之適所以速禍耳。又不從。王師既
至成皋，姚洸時鎮洛陽，馳使請救于泓，泓遣

閻生率騎三千以赴之，姚益男將步卒一萬
助守洛陽，又遣姚懿南屯陝津爲之聲援。洸
部將趙玄說洸曰，今晉寇已深，人情駭懼，衆
寡殊敵，若出戰不捷，則事已矣，宜攝諸戍之
兵，固守金墉，以待西師之援，金墉不下，晉師
終不敢越我而西，是我不戰而坐制其弊也。
時洸司馬姚禹潛通於道濟，主簿閻恢、楊虔
皆禹之黨也，共嫉玄而毀之，固勸洸出戰，洸
從之，及遣玄將兵千餘南守柏谷塢，石無諱

晉書卷百十九　載記四

東戍鞏城，以距王師。玄泣謂洸曰，玄受三帝
重恩，所守正死耳，但明公不用忠臣之言，爲
姦孽所誤，後必悔之，但無及耳。既而陽城、虎
牢恐降，道濟等長驅而至，無諱至石關奔還，
玄與晉將毛德祖戰于柏谷，玄兵敗，被瘡十
餘，據地大呼。玄司馬蹇鑒冒刃抱玄而泣，玄
曰，吾瘡已重，君宜速去。鑒曰，若將軍不濟，鑒
去安之，與之皆死。姚禹踰城奔王師，道濟進
至洛陽，洸懼遂降。時閻生益男未至聞洛陽

巳没不敢進姚懿司馬孫暢勸懿使襲長安
誅姚紹廢泓自立懿納之乃引兵至陝津散
穀以賜河北夷夏欲樹私恩懿左常侍張敞
侍郎左雅固諫懿怒笞而殺之泓聞之召姚
紹等密謀于朝堂乃遣姚讚及司馬國璠姚
玄屯陝津姚驢屯潼關懿遂舉兵僭號傳檄
州郡欲運匈奴堡穀以給鎮人守將姚成都
距之懿卑辭誘之送佩刀為誓成都不從懿
又遣王國率甲士數百攻成都成都擊擒之



遣使讓懿曰明公以至親當重任今國危不
能救而更圖非望。三祖之靈。其肯佑明公乎
成都將糾合義衆。往見明公于河上耳。於是
宣告諸城、勉以忠義、厲兵秣馬、徵發義租、河
東之兵、無詣懿者、鎮人郭純等起兵圍懿姚
紹還入于蒲坂執懿囚之誅孫暢等泓以內
外離叛、王師漸通、歲旦朝群臣于前殿、悽
然流涕、群臣皆泣時姚恢率安定鎮戶三萬
八千焚廬舍以車為方陣自北雍州趣長安

自稱建義大將軍移檄州郡欲除君側之惡
南攻郿城長安大震泓馳使徵紹遣姚裕及
胡翼度屯于澧西扶風太守姚儁等皆降於
恢紹率輕騎先赴難與恢相持于靈臺姚讚
亦自鎮引還、恢衆見諸軍悉集咸有懼心其
將齊黃等棄恢而降恢進逼道紹讚自後要
擊大破之殺恢及其三弟泓哭之慟葬以公禮
至是王鎮惡至宜陽、毛德祖攻尹雅于蠡吾
城獲之、雅殺晉守者而逃、鎮惡徑前抵潼關



檀道濟沈林子攻拔襄邑堡、道濟又自陝北
渡、攻尹昭于蒲坂不克、別將攻匈奴堡、為姚
成都所敗、泓遣姚紹率姚鸞等步騎五萬、距
王師于潼關、姚驢救蒲坂、驢與尹昭為表裏
之勢、夾攻道濟、道濟深壁不戰、沈林子說道
濟曰、蒲坂城堅兵多。不可卒拔。攻之傷衆。守
之引日。不如棄之。況王鎮惡在潼關。勢孤力
弱。不如與鎮惡合勢併力。以爭潼關。如克之
則尹昭不戰而服矣、道濟從之、乃南趣潼關、

姚紹方陣而前，以距道濟。道濟又深壁不戰。
紹乃攻其西營，不克，遂以大衆逼之。道濟率
王敬、沈林子等逆衝紹軍，將士驚散，引還定
城。紹留姚鸞守險，以絕道濟糧道。鸞遣尹雅
與王師戰于關南，雅爲王師所獲，送之劉裕。
裕以雅前叛，欲殺之。雅曰：「前活本在望外，今
死寧不甘心。明公將以大義平天下，豈可使
秦無守信之臣乎。」裕嘉而免之。時薛帛據河
鄉以叛，予王師。紹分道置諸軍，爲犄角之勢，



遣胡翼度據東原。姚鸞營于大路，與王師相
持。沈林子簡精銳銜枚夜襲之，鸞衆潰，戰死，
士卒死者九千餘人。姚讚屯于河上，遣姚難
運蒲坂穀以給其軍，至香城，爲王師所敗。讚
單馬奔定城。紹遣其左長史姚洽及姚墨蠡
等率騎三千屯于河北之九原，欲絕道濟諸
縣租輸。洽辭曰：「夫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今
兵衆單弱，而遠在河外，雖明公神武，然懸短
勢殊，恐無所及。」紹不聽。沈林子率衆八千要

洽于河上，洽衆皆沒。紹聞洽等敗死，忿恚發
病，嘔血而死。弘以王師之逼，遣使乞師于魏。
魏遣軍進據河內，爲泓聲援。劉裕次于陝城，
遣沈林子率精兵萬餘，越山開道，會沈田子
等于青泥，將攻嶢柳。泓使姚裕率步騎八千
距之，泓軺將大衆繼發。裕爲田子所敗，泓退
次灞上。關中郡縣多潛歸于田子。劉裕既至
潼關，遣將軍朱超石、徐猗之會薛帛于河北，
以攻蒲坂。姚璞及姚和都擊敗猗之等于蒲



坂，猗之遇害，超石棄其衆奔于潼關。讚遣司
馬國璠引魏軍以躡裕後。王鎮惡請帥水軍
自河入渭，以趣長安，裕許之。値姚難自香城
引兵而西，鎮惡追之。泓自灞上引還，屯石橋，
以爲之援。讚退屯鄭城，又與姚難合兵屯涇
上，以距鎮惡。鎮惡遣毛德祖擊難，大敗，殲戰
死，難遁還長安。劉裕進據鄭城。泓使姚丕守
渭橋，胡翼度屯石積，姚讚屯灞東，泓軍于逍
遙園。鎮惡泝渭而上，乘衆衝小艦，行船者皆

在艦內、秦人見艦進而無人行船者、皆驚以
爲神。鎮惡既至渭橋、令軍士食畢、皆持仗登
岸、後登者斬。衆既登、渭水迅急、艦皆隨流、倏
忽不知所在。時泓所將尚數萬人、鎮惡諭士
卒曰、吾屬並去家萬里、舟楫衣糧皆已隨流、
今進戰而勝、則功名俱顯、不勝則骸骨不返、
無他岐矣、卿等勉之。乃身先士卒、衆騰踴爭
進、大破姚丕于渭橋。泓引兵攻之、爲丕敗卒
所蹂踐、不戰而潰、姚諶等皆死、泓單馬還宮。



鎮惡入自平朔門、泓與姚裕等數百騎出奔
于石橋。讚聞泓之敗也、將率諸軍赴之、衆皆
驚散。泓計無所出、謀欲降于劉裕。其子佛念
年十一、謂泓曰、晉人將逞其欲、雖降終必不
全、願自裁決。泓憮然不答。佛念遂登宮牆自
投而死。泓將妻子詣壘門而降。讚率宗室子
弟百餘人亦詣降、裕盡殺之、送泓至建康市
斬于市。泓在位二年、自姚萇以孝武太元九
年僭立至泓三世、以安帝義熙十三年而滅。
凡三十二年

史臣曰、自長江徙御、化龍創業、巨寇乘機而
未窜、戎馬交馳而不息。晦重氛于六漠、鼓洪
流于八際、天未厭亂、凶旅寔繁。弋仲越自金
方、言歸石氏、抗直詞于暴主、闡忠訓于危朝、
貽厥之謀、在乎歸順、嗚哀之義、有足稱焉。景
國弱歲英奇、見方孫策、詳其幹識、無忝斯言。
遽踐迷途、良可悲矣。萇茂因仲衰之緒、躡苻
亡之會、嘯命群豪、恢弘霸業、假容沖之銳、俯



定函秦、挫雷惡之鋒、載寧東北、在茲奸略、實
冠凶徒、列樹而表新營、雖云效績、荐棘而陵
舊主、何其不仁、定枕而終、斯爲幸也。子略克
摧勍敵、荷成先構、虛襟訪道、側席求賢、敦友
悌以睦其親、明賞罰以臨其下、英髦盡節、爪
牙畢命、取汾絳、陷許洛、款僭燕而藩僞蜀、夷
隴右而靜河西、俗阜年豐、遠安邇悅、雖楚莊
秦穆、其何以加。既而逞志矜功、非虞後患、委
梁郡于禿髮、授朔方于赫連、尋已生災、還城

繼陷，距諫招禍，蕭牆屢發，賊無寧歲，人有危心，豈宜騁彼雄圖，復深恩于介士，剛崇詭說加殊禮于喪門，當有為之時，肆無為之業，麗衣腴食，殆將萬數，析實誅空，靡然成俗，夫以漢朝殷廣，猶鄙傷財之費，況乎偏境日侵，寧堪永貴之役，儲用殫竭，山林有稅，政荒威挫，職是之由，坐致淪胥，非天喪也，元子以庸懦之質，屬傾擾之餘，內難方殷，外釁斯輒，王師杖順，彈節而下長安，以嗣失圖，係組而降軹道，物極則反，抑斯之謂歟。



載記第十九　晉書一百十九終

載記第二十　晉書百二十

竟陵鍾惺原評　雋李蔣之翹刪定

雲間陳繼儒參校

李特　弟流

李特字玄休，其先廩君之苗裔也。（廩君事極怪誕，已詳范曄後漢書，故不錄。）世居巴中，秦并天下，以為黔中郡，薄賦斂之，口歲出錢四十，巴人呼賦為賨，因謂之賨人焉。及漢高祖為漢王，募賨人平定三秦，以其功復同豐沛，不供賦稅，更名其地為巴郡，土有鹽鐵丹漆之饒，俗性剽勇，又善歌舞，高祖愛其舞，詔樂府習之，今巴渝舞是也。漢末，張魯居漢中，以鬼道教民，賨人遂自巴西之宕渠往依之，後魏武帝征魯，李氏將五百餘家歸之，拜為將軍，遷於略陽北上，號曰巴氏，是為特之祖也。特少仕州郡，見異當時，與其弟庠、流，皆雄武善騎射，性任俠，州黨多附之。及元康中，齊萬年反，關中荐饑，略陽天水六郡民流移就穀入漢川者數萬

家道路有疾病窮乏者，特兄弟常營救之，由是得眾心，相與入蜀，至劍閣，顧盼險阻，箕踞太息曰：劉禪有如此之地，而面縛於人，豈非庸才邪！聞者異之。初流民至漢中，上書求寄食巴蜀，朝議不許，遣侍御史李苾持節慰勞，且監察之，不令入劍閣。苾既至，受流民賂，反表言流民十萬餘口，非漢中一郡所能振贍，蜀有倉儲，人復豐稔，宜令就食。朝廷從之，由是散在益梁，不可禁止。永康元年，詔徵益州

晉書卷百二十載記二

刺史趙廞（許今反）為大長秋，以成都內史耿滕代廞。廞，賈后之姻親也，聞徵甚懼，遂謀叛，乃傾倉廩，振施流民，以收眾心。以特兄弟材武，其黨類皆巴西人，與廞同郡，厚遇之，以為爪牙。特等又憑恃廞勢，專聚眾為盜，蜀人患之。滕數密表：流民剛剽，蜀人懦弱，客主不能相制，必為亂階，宜使還本居。若致之險地，將恐秦雍之禍，更移于梁益矣。廞聞而惡之。時州被詔書，已遣文武千餘人迎滕。滕率眾入州，廞遣眾逆滕，戰于西門，滕敗死之。廞自稱大都督、大將軍、益州牧。特弟庠與兄弟及妹婿李含、任回、上官惇等以四千騎歸廞。廞以庠為威寇將軍，委以心膂，使招合六郡壯勇，至萬餘人，以斷北道。然庠素東羌良將，曉勇得眾心，廞浸忌之，復納長史杜淑、張粲之說，遂決意殺庠。會庠詣廞勸稱尊號，淑、粲白廞以庠大逆不道，乃殺之，及其子姪十餘人。廞慮特等為難，遣人喻之曰：庠非所宜言，罪

晉書卷百二十載記三

應死，兄弟罪不相及。復以特、流為督將。特、流怨廞，引兵歸綿竹。廞牙門將許弇求為巴東監軍，杜淑、張粲固執不許，弇怒，手殺淑、粲於廞閤下，淑、粲左右又殺弇，三人皆廞腹心也。廞由是遂衰。廞遣長史費遠、犍為太守李苾、督護常俊督萬餘人，斷北道，次綿竹之石亭。特密收合得七千餘人，夜襲遠等軍，燒之，死者十八九，進攻成都。苾等夜斬關走，文武盡散。廞獨與妻乘小船走，至廣都，為從者所殺。

徐云此又列一呈敦也

特入成都，縱兵大掠，遣使詣洛陽陳歆罪狀。先是梁州刺史羅尚聞歆有異志，表歆非雄才，蜀人不附，敗亡可計日而待。詔拜尚為平西將軍、益州刺史，督牙門將王敦、蜀郡太守徐儉、廣漢太守辛冉等凡七千餘人入蜀。特等聞尚來，甚懼，使其弟驤迎於道，并貢珍玩。尚悅，以驤為騎督。特及弟流復以牛酒勞尚於綿竹。敦、冉並說尚曰：特等專為盜賊，可因會斬之。不然，必為後患。尚不納。冉先與特有舊，

晉書卷百二十　載記中

謂特曰：故人相逢，不吉當凶矣。特深自猜懼。尋有符下秦雍州，使召還流民入蜀者。特兄輔素留鄉里，託言迎家，既至蜀，言中國方亂，不足復還。特然之，遂有雄據巴蜀之意。累遣其黨閻式詣羅尚求權停至秋，尚許之。會朝廷以討趙廞功，拜特宣威將軍，流為奮威將軍，并封侯。璽書下益州，條列六郡流民與特同討廞者，將加封賞。辛冉乃欲以滅廞為己功，寢朝命不以實上，眾咸怨之。羅尚遣從事

督遣流民，限七月上道。時流民布在梁、益，為人傭力，聞州郡逼遣，人人愁怨，不知所為。且水潦方盛，年穀未登，無以為行資。特復遣閻式詣尚，求停至冬。辛冉及犍為太守李苾以為不可。然冉性貪暴，欲殺流民首領，取其資貨，乃與苾白尚，言流民前因趙廞之亂，多所剽掠，宜因移設關以奪取之。尚移書梓潼太守張演，於諸要施關，搜索寶貨。特因數為流民請留，流民皆感而恃之，多相帥歸特。特乃

晉書卷百二十　載記五

結大營於綿竹，以處流民，移冉求自寬。冉大怒，遣人分牓通逵，購募特兄弟，許以重賞。特見之，悉取以歸，與驤改其購云：能送六郡酋豪李、任、閻、趙、楊、上官及氐、叟侯王一首，賞百匹。於是流民大懼，歸特者愈眾，旬月間過二萬人。流亦聚眾數千人。特又遣閻式詣羅尚，求申期。申事也，求更為期限，使流民得自寬也。式見其營柵衝要，謀掩流民，歎曰：無寇而城，讎必保焉。今而速之，亂將作矣。又知冉及李苾意不可迴，辭

辛冉還緜竹，尚謂式曰：子且以吾意告諸流民，今聽寬矣。式曰：明公惑於姦說，恐無寬理。弱而不可輕者，民也。今促之不以理，衆怒難犯，恐爲禍不淺。尚曰：然。吾不欺子，子其行矣。式至緜竹，言於特曰：尚雖云爾，然未可信也。何者？尚威刑不立，冉等各擁彊兵，一旦爲變，亦非尚所能制，深宜爲備。特納之。於是流分爲二營，特居北營，流居東營，繕甲厲兵，戒嚴以待之。冉、苾相與謀曰：羅侯貪而無斷，日復一日，令流民得展姦計。李特兄弟並有雄才，吾屬將爲豎子虜矣。宜爲決計，不足復問之。乃遣廣漢都尉曾元、牙門張顯、劉並等潛率步騎三萬襲特營。羅尚聞之，亦遣督護田佐助元。元等至，特安臥不動，待其衆半入，發伏擊之，死者甚衆，殺田佐、曾元、張顯，傳首以示尚、冉。尚謂將佐曰：此虜成去矣（謂特舉求申行斯而去計已咸也），而廣漢不用吾言以張賊勢，今若之何！於是六郡流民共推特行鎮北大將軍，承制封拜，其弟流行鎮東將軍，號東督護，以相鎮統。進兵攻冉於廣漢。尚遣李苾及費遠率衆救冉，畏特不敢進。冉出戰屢敗，潰圍奔德陽。特入據廣漢，以李超爲太守，進兵攻尚於成都。尚嬰城固守。於是特以兄輔、弟驤、子始、蕩、雄及李含、含子國離、任回、李恭、李攀、攀弟恭、上官晶、任臧、上官惇、楊褒等爲將帥，閻式、李遠等爲僚屬。特、羅尚素貪殘，爲民患，而特與蜀人約法三章，施捨振窮，禮賢拔滯，軍政肅然。蜀人爲之謠曰：李特尚可，羅尚殺我。尚頻爲特所敗，乃阻長圍，緣水作營，自都安至犍爲七百里，與特相距，求救於梁州及南夷校尉。河間王顒遣督護衙博、廣漢太守張微討特，南夷校尉李毅又遣兵五千助尚，尚遣督護張龜軍繁城，三道攻特。特命蕩、雄襲博，而自將擊龜，破之。蕩收博兵於陽沔，追至漢德。博走葭萌，蕩進寇巴西，巴西郡丞毛植以郡降。蕩進攻葭萌，博走，盡降其衆。太安元年，特

自稱益州牧、都督梁益二州諸軍事、大將軍、
大都督。於是進攻張徵，徵擊破之，遂進攻特
營，李蕩引兵救之，山道險隘，蕩力戰而前，遂
破徵兵。特議欲還涪，蕩與其司馬王辛進曰，
徵軍已敗，智勇俱竭，宜因其弊以擒之。特復
進攻徵，殺之，生擒徵子存，以徵喪還之。以其
將蹇碩守德陽。李驤軍毗橋，羅尚遣軍挑戰，
驤等屢破之，大獲器甲，攻燒其門。流進次成
都之北。尚遣精勇萬人襲驤，驤與流合擊，尚
晉書卷一百二十載記六
軍大敗，還者十一二。晉梁州刺史許雄，亦遣
軍攻特，特陷破之，進擊破尚水上軍，遂寇成
都。蜀郡太守徐儉以少城降，特入據之，惟取
馬以供軍，餘無侵掠，赦其境內，改元建初。晉書改
元在攻張徵之前，今從晉春秋。羅尚據太城自守，遣使求和。
是時蜀人相聚爲塢者，皆送款于特，特遣
使就撫之，以軍中糧少，乃分六郡流民於諸
塢就食。益州從事任叡舊作羽，羅尚傳作叟，今從華陽國志。說
尚曰，特散衆在諸塢，驕怠無備，是天亡之也，
宜密約諸塢，刻期同發，內外擊之，破之必矣。
尚使叡夜縋出城，宣旨於諸塢，叡因偽降特，
特問城中虛實，叡曰，米穀皆盡，但有貨帛耳，
尋自求省家，特許之。叡還報尚。會朝廷遣荊
州刺史宗岱、建平太守孫阜帥水軍三萬以
救尚，岱已次德陽，特遣蕩督李璜助任臧距
阜。至期，尚遣衆掩襲特營，諸塢皆應之，特軍
大敗，遂斬特及李輔、李遠，皆焚尸，傳首洛陽。
在位二年，其子雄僭號，追尊景皇帝。
晉書卷一百二十載記九
李流字玄通，特第四弟也。少而好學，便弓馬，
東羌校尉何攀稱流有賁育之勇，衆爲東羌
督。及平趙廞於成都，朝廷論功拜奮威將軍，
封武陽侯。特承制以爲鎮東將軍，居東營。特
既死，蜀人多叛，流民大懼，流與兄子蕩、雄收
遺衆，還赤祖。流保東營，蕩、雄保北營，流自稱
大將軍、大都督、益州牧。時宗岱軍次墊江，前
鋒孫阜破德陽，獲特將蹇碩、太守任臧等，退
屯涪陵。羅尚遣督護何沖、常深攻流，涪陵民

桑紳、亦起兵攻流、流與驤距紳、何沖乘虛攻
北營、氐苻成隗伯在營中叛應之、蕩母羅氏
擐甲拒戰、伯手刃傷其目、羅氏氣益壯、時流
破紳、紳引兵還、與沖戰、大敗之、成伯率其黨
突出詣尚、流等乘勝進抵成都、尚復閉城自
守、蕩馬逐北、中矛而死、流以特蕩並死、而岱
阜又至、甚懼、李含又勸流降、流從之、雄與驤
迭諫不納、流遣子世及含子胡質於阜軍、胡
兄離為梓潼太守、聞之自郪馳還、欲諫不及、

退與雄謀襲阜軍、雄曰、為今計當如是、而二
翁不從、奈何、離曰、當劫之耳、雄大喜、乃共說
流民相與襲擊阜軍、大敗之、雄自渡江、殺汶
山太守陳圖、華陽國志作陳書遂入郪城、流移營據
之、蜀民並保險結塢、或散之四方、城邑皆空、
流虜掠無所得、士衆饑乏、惟涪陵千餘家依
青城山處士范長生、府尚參軍徐轝、說尚求
為汶山太守、欲要結長生、與共討流、尚不許、
轝怒出降於流、因說長生使資給流軍糧、長
生從之、故流軍復振、流素重雄有長者之德、
每云、興吾家者、必此人也、敕諸子尊奉之、及
疾篤、謂諸將曰、驍騎高明仁愛、識斷多奇、固
足以濟大事、然前軍英武、殆天所相、可共受
事於前軍、流死、諸將共立雄為主、

載記第二十　　晉書百二十　終

竟陵鍾惺原評　　檇李蔣之翹刪定

海昌周埏參校

李雄　班

李雄字仲儁、特第三子也。身長八尺三寸、美容貌、少以俠烈聞於鄉里、識達之士、皆器重之。特起兵、以為前將軍。流死、雄自稱大都督、大將軍、益州牧、治郫城。羅尚遣將攻雄、雄擊走之。李驤攻犍為、斷尚運道、尚軍大餒、攻之又急、遂留牙門羅特華陽國志作張羅固守、尚委城夜遁。特開門內雄、遂入成都。于時雄軍亦饑甚、乃率衆就穀於郪音疲、掘野芋而食之。雄以處士范長生有名德、為蜀人所重、欲迎立為君而臣之、長生不可。諸將因請雄即尊位、以永興元年僭稱成都王、赦其境內、建元為建興、除晉法、約法七章。以其太尉李離、太宰李國有智謀、凡事必咨而後行、然國離事雄彌謹。范長生自西山乘素輿詣雄、雄迎之於門、執版拜為丞相、尊曰范賢。長生勸雄稱尊號、雄於是僭即帝位、赦其境內、改年曰晏平、國號大成傳作改元太武誤、追尊父特曰景帝、母羅氏為太后。加范長生為天地太師、復其部曲、皆不豫征稅。雄時建國草創、諸將恃恩、各爭班位。其尚書令閻式上疏、請考漢晉故事、立百官制度、雄從之。雄因好問直言、則得蜀用度不足、諸將有以獻金銀得官者、其丞相楊褒進曰、陛下設官爵、當網羅天下英豪、何有以官買金邪。雄謝之。雄嘗醉、推中書令、杖太官令、褒進曰、天子穆穆、諸侯皇皇、安有天子而為酗也。雄即捨之。時李國、李雲等率衆寇漢中、梁州刺史張殷出奔、國等遂陷南鄭、盡徙漢中民于蜀。先是南土頻歲饑疫、死者十萬計。南夷校尉李毅固守不降、雄誘建寧夷使擊之、毅病卒、城陷、殺壯士三千餘人、送婦女千口於成都。天水人句琦等殺李離、閻式、以梓潼歸于羅尚、尚遣其將向奮屯安漢之宜福、

以逼雄。雄率衆攻晉不克。時李國鎮巴西，其帳下文碩又殺國以降尚。雄乃引還，遣其將張寶襲梓潼，陷之。會羅尚卒，巴郡亂，李驤攻涪，又陷之，執梓潼太守譙登，遂乘勝進軍殺文碩。雄大悅，赦其境內，改元玉衡。既而楊虎掠漢中吏民以奔雄，梁州人張咸等起兵逐楊難敵，難敵去，咸以其地歸雄，於是漢嘉、涪陵、漢中之地皆爲雄有。雄署守宰，授用皆得其人，益州遂定。乃命李驤招民于內，李鳳等



招懷于外。刑政寬簡，獄無停滯。興學校，置史官。其賦民男丁歲穀三斛，女丁半之，疾病者又半之。戶調絹不過數丈，綿數兩。事少役稀，民多富實，新附者皆給復除。是時天下大亂，而蜀獨無事，年穀豐熟，乃至閭門不閉，路不拾遺。漢嘉夷王沖歸、朱提審炤、建寧爨量皆歸之。雄遣李驤、任回寇臺登，晉將軍司馬玖戰死。越巂太守李釗降驤，驤因進攻寧州，刺史王遜。遜使其將姚岳悉衆距戰，驤軍大敗，引

還。先是，雄僭立其妻任氏爲后，無子，有庶子十餘人，雄將立其兄蕩子班爲太子，使任母之。群臣請立諸子，雄曰：起兵之初，舉手扞頭，本不希帝王之業也。值天下喪亂，晉氏播盪，群情義舉，志濟塗炭，而諸君遂見推逼，處王公之上，本之基業，功由先帝。吾兄適統，丕祚所歸，恢懿明叡，殆天所命，大事垂克，薨于戎戰。且班姿性仁孝，好學夙成，必爲名器。李驤與司徒王達諫曰：先王樹冢適者，所以防篡



奪之萌，不可不慎也。宋宣公、吳餘祭，足觀矣。雄不從。驤退而流涕曰：亂自此始矣！涼州張駿遣使遺雄書，勸去尊號，稱藩于晉。雄復書曰：吾過爲士大夫所推，然本無心於帝王也。思爲晉室元功之臣，掃除氛埃，而晉室陵遲，德聲不振，引領東望，有年月矣。會獲來貺，情在闇至，有何已已。駿重其言，自是使聘相繼。會巴郡告急，云有東軍。雄曰：吾嘗慮石勒跋扈，侵逼琅邪，以爲耿耿，不圖乃能舉兵，使

人欣然、故雄亦苦遣使朝貢、與晉帝分天下
而治。時李驤死、以其子壽爲大將軍、督費黑
任回攻陷巴東、太守楊謙退保建平。壽別遣
費黑寇建平、晉巴東監軍毋丘奧退保宜都。
雄遣李壽攻朱提、以費黑、卬攀爲前鋒、又遣
鎮南任回征木落、分寧州之援。寧州刺史尹
奉降、遂有南中之地。雄於是赦其境內、遣使
詣平寧州夷、以班爲撫軍。班謙恭下士、動修
禮度、雄每有大議、輒令豫之。咸和九年、雄生
訖非 卷百廿一 載記 王
瘍於頭、身素多金創、及病、舊痕皆膿潰、雄諸
子惡而遠之、獨班晝夜侍側、不脫衣冠、親爲
吮膿。王六日死、在位三十年、僞謚武帝、廟曰
太宗、墓號安都陵。是班以太子卽僞位、雄
子越與其弟期殺之而立期。期貪暴信讒、多
爲不道、雄業遂衰、在位三年、李壽廢之、爲卬
都縣公、自縊而死。

李壽 勢

李壽字武考、驤之子也。敏而好學、雅量豁然、
少尚禮容、異於李氏諸子。雄奇其才、累遷至
大將軍、錄尚書事。征寧州、攻圍百餘日、悉平
諸郡、以功封建寧王。期立、改封漢王、食梁州
五郡、領梁州刺史。壽威名遠振、深爲李越、景
騫等所憚、壽深憂之。每當入朝、常詐爲邊書、
辭以警急。乃數聘禮巴西龔壯。壯雖不應聘、
數往見壽。壽每問壯以自安之術。壯以特殺其
父及叔、欲假手報仇、因說壽殺期。壽從之、潛
謀於長史羅恒、解思明等、乃誓文武得數千
晉書卷百廿一 載記 木
人、襲成都克之。恒與思明勸壽稱鎮西將軍
益州牧成都王、稱藩於晉、而壽妹夫任調與
司馬蔡興等勸壽自立。壽命筮之、占者曰、可
數年天子。調喜曰、一日尚足、況數年乎。思明
曰、數年天子、孰與百世諸侯。壽曰、朝聞道、夕
死可矣。遂以咸康四年僭卽僞位、改國號曰
漢、大赦、改元漢興。追尊父驤爲獻帝、母昝氏
爲太后、立妻閻氏爲皇后、子勢爲太子。壽遣
其散騎常侍王嘏、中常侍王廣聘於石虎、先

是虎遣壽書，欲連橫入寇，約分天下。壽大悅，乃大修船艦，嚴兵繕甲，吏卒皆備糇糧，以其尚書令馬當為六軍都督，假節鉞，營東場大閱，軍士七萬餘人，舟師泝江而上，過成都，鼓譟盈江。壽登城觀之，其群臣咸曰：「我國小衆寡，吳會險遠，圖之未易。」解思明又切諫懇至，壽於是命群臣陳其利害。龔壯諫曰：「陛下與胡通，孰如與晉通？胡，豺狼國也。晉既滅，不得不北面事之；若與之爭天下，則強弱異勢。此



虞、虢之成範，已然之明戒，願陛下熟慮之。」群臣以壯之言為然，叩頭泣諫，壽乃止，士衆咸稱萬歲。壽以其子勢領大將軍、錄尚書事。初，壽承雄寬儉，新行纂奪，因循政事，未逞其志欲。會李閎、王嘏從鄴還，盛稱鄴中繁庶，宮觀美麗，且言石虎以刑殺御下，故能控制邦域。壽心慕之，於是人有小過，輒殺以立威。又徙傍郡戶三丁已上者以實成都，大修宮室，治器玩，百姓疲於使役，呼嗟滿道，思亂者十室

而九矣。其左僕射蔡興、右僕射李嶷皆以直諫死。又壽初病，與壯、解思明等復勸壽奉晉，不從。李演自越嶲復上書言之，壽怒，遂殺演。舍人杜襲乃作詩七篇，託言應璩以諷壽。壽報曰：「省詩知意。若今人所作，賢哲之話言也；古人所作，死鬼之常辭耳。」然壽所為，又動慕漢武、魏明，恥聞父兄時事，上書者不得言先世政化，壽自以已勝之也。又壽疾篤，常見李期、蔡興為祟，時在位五年，以建元元年死，偽諡昭文帝，廟曰平宗，墓曰安昌陵。



勢字子仁，壽之長子也。初，壽妻閻氏無子，驍殺李鳳，為壽納鳳女，生勢。期愛勢姿貌，拜翊軍將軍。壽死，勢嗣偽位，赦其境內，改元太和。尊母閻氏為太后，妻李氏為皇后。勢弟大將軍廣以勢無子，求為太弟，勢弗許。馬當、解思明以勢兄弟不多，若復有所廢，則益孤危，固勸許之。勢疑其與廣有謀，遣其太保李奕襲廣於涪城，命董皎收馬當、思明斬之，夷其三

族、貶廣爲臨邛侯、廣自殺、思明被收、嘆曰、國之不亡、以我數人在。今其殆矣。言笑自若而死。思明有計謀、强諫諍、馬當甚得人心、及其死、士民無不哀之。李奕自晉壽舉兵反、蜀人多有從者、衆至數萬、勢登城距戰、奕單騎突門、門者射而殺之、衆乃潰散、勢大赦改年嘉寧。初蜀土無獠、至此始從山而出、北至犍爲梓潼、布在山谷、十餘萬落、不可禁制、大爲民患。勢既驕吝、不恤國事、多居禁中、罕見公卿、



疏忌舊臣、親任左右、讒諂並進、刑罰苛濫、自是中外離心。大司馬桓溫、遂率水軍伐勢、勢遣李福與昝堅等距之、溫已造成都之十里陌、昝堅衆自潰、溫至城下、縱火燒其大城諸門、勢衆惶懼、無復固志、其中書監王嘏、散騎常侍常璩等勸勢降、勢以問侍中馮孚、孚言昔吳漢征蜀、盡誅公孫氏、今晉下書不赦諸李、雖降恐無全理、勢乃夜出東門、與昝堅走至晉壽、然後送降文於溫、自稱略陽李勢叩頭死罪、尋輿櫬面縛軍門、溫解縛焚櫬、送勢及宗族十餘人于建康、封勢歸義侯、升平五年死于建康。在位五年而敗。始李特以惠帝太安元年起兵、至此六世、凡四十六年、以穆帝永和三年滅。

史臣曰、昔周德方隆、古公切踰梁之患、漢祚斯永、宣后興渡遼之師、是知戎狄亂華、釁深自古、況乎巴濮雜種、厥類寔繁、資剽竊以全生、習獷悍而成俗、李特世傳兇狡、早擅梟雄、



太息劍門、志吞井絡、屬晉綱之落紐、乘羅侯之無斷、驕馬騰猿、同聲雲集、殲殄巴漢、荐食巴梁、沃野無半菽之資。華陽有析骸之費、益上失其道、覆敗之至於斯、仲儁天挺英姿、見稱奇偉、摧鋒累載、克隆鴻業、蹈玄德之前基、掩子陽之故地、薄賦而綏弊俗、約法而悅新邦、擬於其倫、寔孫權之亞也、若夫立子以嫡、往哲通訓、繼體承基、前修茂範、而雄闇經國之遠圖、蹈匹夫之小節、傳大統於猶子、託纇

兵於厥躬、遺骸莫斂、尋戈之釁已淶、星紀未
周、傾巢之禍便及、雖云天道、抑亦人謀、班以
寬愛罹災、期以暴戾速禍、殊塗並失、興衛同
亡、武考憑藉世資、竊丘竊位、罪不周帶、壽甚
楚圍、獲保歸全、何其幸也、子仁承緒、繼尚昏
虐、驅率餘燼、敢距大邦、授甲晨征、則理均於
困獸、斬關宵遁、則義殊於前禽、宜其懸首國
門、以明大戮、遂得禮同劉禪、不亦優乎、
贊曰、晉圖弛馭、百六斯鍾、天垂伏鱉、野戰群

晉書卷百廿一　載記廿一

龍、李特窺釁、盜我巴庸、世歷五朝、年將四紀、
寡殺務國、昏狂繼軌、德之不修、險亦難恃、

載記第廿一　晉書百廿一　終

我琛

載記第廿二　晉書百廿二　三　經藏書

竟陵鍾　惺　原評
檇李蔣之翹刪定
臨安鍾　逵孫校

呂光　纂　隆

呂光字世明、略陽氐人也、其先呂文和、漢文
帝初、自沛避難徙焉、世為酋豪、父婆樓佐命
苻堅、官至太尉、光生于枋頭、夜有神光之異
故名、年十歲、與群兒游戲邑里、為戰陣之法
儔類咸推為主、及長、身長八尺四寸、目重瞳

晉書卷百廿二　載記一

子、左肘有肉印、沈毅凝重、寬簡有大量、人莫
之識、唯王猛異之、曰、此非常人、言之苻堅、舉
賢良、除美陽令、遷鷹揚將軍、屢從征伐、有戰
封都亭侯、拜驍騎將軍、孝武太元七年、堅乃
授光使持節、都督西討諸軍事、率將軍姜飛
彭晃杜進康盛等、總兵七萬、鐵騎五千、以討
西域、以隴西董方、馮翊郭抱、武威賈虔、弘農
楊穎為四府佐將、光乃進及流沙三百餘里
焉耆王泥流率其旁國請降、龜茲王帛純

距之、嬰城固守、光進兵攻之、帛純驅徙、乃塵
賂獪胡以求救、獪胡土遣共弟吶龍、侯將馗
吶龍一人繼又人侯將官備也一率騎二十餘萬、并引溫宿、
尉須等國王、合七十餘萬、以救龜茲、諸將咸
欲每營結陣、案兵以距之、光曰、彼衆我寡、營
又相遠、則勢分力散、非良策也。於是遷營相
接陣、爲勾鎖之法、以精騎爲游軍、彌縫其闕、
戰于城西、大敗之、斬萬餘級、帛純出走、王侯
降者三十餘國、光入其城、城如長安市邑、宮



室甚盛、胡人奢侈、厚於養生、家有蒲桃酒、或
至千斛、經十年不敗、於是光撫寧西域、威恩
甚著、遠方諸國昔所未賓者、皆來歸附、上漢
所賜節傳、光皆表而易之、立帛純弟震爲
茲王、苻堅聞之、以爲都督玉門以西諸軍事
西域校尉、道絕不通、時光以龜茲饒樂、將留
居之、天竺沙門鳩摩羅什曰、此凶亡之地、不
足留也、因勸之東還、光又大饗文武、議進止、
衆皆欲還、乃以駝二萬餘頭、致外國珍寶奇

玩、駿馬萬餘匹而還、堅高昌太守楊翰說
其涼州刺史梁熙、距守高桐伊吾二關、熙不
從、光至高昌、翰以郡迎降、初光聞楊翰之謀、
懼不敢進、杜進諫曰、梁熙文雅有餘、機鑒不
足、終不能用翰之言。不足憂也。宜及其上下
離心、速進以取之。光從之、至玉門、梁熙傳檄
責光擅命還師、遣子胤與姚皓等率衆五萬
距光于酒泉、光報檄涼州、責熙無赴難之志、
而遏歸國之師、遣彭晃杜進姜飛爲前鋒、擊



胤、大敗擒之、於是西山胡夷皆附於光、武
威太守彭濟執熙請降、光入姑臧、自領涼州
刺史、護羌校尉、後聞苻堅爲姚萇所害、奮怒
哀號、三軍縞素、大臨于城南、僞謚堅曰文昭
皇帝、於是大赦境內建元曰太安、自稱使持
節侍中中外大都督督隴右河西諸軍事大
將軍涼州牧酒泉公、至大元十四年、麟見金
澤縣、百獸從之、光以爲己瑞、乃自稱三河王
置百官自丞郎已下、赦其境內、改年麟嘉、立

妻石氏為王妃子紹為世子二十一年僭即
天王位大赦改年龍飛國號大涼立世子紹
為太子諸子弟為公侯者二十人中書令王
詳為尚書左僕射段業等五人為尚書乞伏
乾歸從弟軻彈來奔光下書曰乾歸狼子野
心前後反覆、朕方東清秦趙、勒銘會稽、豈令
豎子鴟峙洮南、且其兄弟內相離間、可乘之
機、勿過今也、其敕中外戒嚴、朕當親討、光於
是次于長最使其子纂率楊軌竇苟等步騎



三萬攻金城乾歸率眾二萬救之未至纂等
拔金城光又遣其將梁恭等以甲卒萬餘出
陽武下峽與秦州刺史沒奕干攻其東光弟
延以枹罕之眾攻臨洮武始河關皆克之乾
歸大震乃縱反間稱乾歸眾潰東奔成紀延
欲引輕騎追之司馬耿稚諫曰乾歸雄勇過
人安肯望風自潰前破王廣楊定皆羸師以
誘之且告者視高而色動殆必為姦宜整陣
而前使步騎相接待諸軍大集然後擊之無

不克矣延不從進與乾歸遇戰敗死之光還
于姑臧光荒耄信讒、殺尚書沮渠羅仇、三河
太守沮渠麴粥、羅仇弟子蒙遜叛光、攻陷臨
松郡、屯兵金山、光遣呂纂擊蒙遜于忽谷敗
之、蒙遜從兄男成為光將軍、聞蒙遜起兵、亦
合眾數千、屯樂涫、酒泉太守壘澄討之、戰敗、
澄死、男成進攻建康、說太守段業曰、呂氏政
衰、權臣擅命、刑罰失中、民不堪役、一州之地
叛者連城、瓦解之勢、昭然在目、百姓嗷然、無



所宗附府君豈可以蓋世之才而立忠於垂
亡之世男成等既唱大義欲屈府君撫臨鄙
州、使塗炭之餘、蒙來蘇之惠、業不從、相持二
旬而外救不至、郡人高逵史惠等勸業從男
成之請、業先與光侍中房晷僕射王詳不平
慮不自容、乃許之男成等推業為大都督龍
驤大將軍涼州牧建康公光命呂纂討業不
克光散騎常侍太常郭黁明天文、熒惑守
東井、以為涼之分野將有大兵、赤據東苑以

敍、光馳使召纂、諸將勸纂曰、段業必躡軍後
宜潛師夜返、纂曰、業雖憑城阻衆、無雄略之
才、若夜潛還、適足張其氣勢耳、乃遣使告業
曰、郭麐作亂、吾今還都、卿能決者可出戰、於
是引還、業不敢出、纂與西安太守石元良共
擊麐軍破之、遂入于姑臧、先是麐得光孫八
人于東苑、及軍敗、恚甚、悉投之于鋒刃之上、
枝分節解、飲其血以盟衆、衆皆掩目、麐推後
將軍楊軌爲盟主、軌自稱大將軍、涼州牧、西

晉書 卷百廿二 載記 六

平公、呂纂擊麐將王斐于城西、大破之、自是
麐勢漸衰、楊軌乃率步騎二萬北赴麐、至姑
臧、壘于城北、軌以士馬之盛、議欲與決、戰麐
每以天文裁之、纂弟弘鎮張掖、爲段業所
逼、光遣纂迎之、軌謀於衆曰、呂弘精兵一萬
若與光合、則敵强我弱、不可取矣、遂率兵邀
纂、纂擊敗之、郭麐聞軌敗、東走魏安、遂奔于
乞伏乾歸、楊軌聞麐走、亦南奔于廉川、光疾
甚、立其太子紹爲天王、自號太上皇帝、以纂

纂爲太尉、呂弘爲司徒、謂紹曰、今國家多難、
三寇伺隙、吾沒之後、使纂統六軍、弘管朝政、
汝恭己無爲、委重二兄、庶可以濟、若內相猜
貳、則蕭牆之釁、旦夕至矣、以安帝隆安三年
死、在位十年、僞諡懿武皇帝、廟號太祖、墓號
高陵
纂字永緒、光之庶長子也、少便弓馬、尤不好
讀書、唯以鷹犬聲樂爲務、封太原公、光死、呂
紹祕不發喪、纂排閤入哭、盡哀而出、紹懼以

晉書 卷百廿二 載記 七

位讓之曰、兄功高年長、宜承大統、纂曰、陛下
國家之冢嫡、臣敢奸之、紹固讓纂不許、及紹
嗣僞位、呂超言於紹曰、纂爲將積年、威震內
外、臨喪不哀、步高視遠、似有異志、宜早除之、
紹曰、先帝言猶在耳、奈何棄之、吾以弱年負
荷大任、方賴二兄以寧家國、縱其圖我、我視
死如歸、終不忍有此意也、卿勿復言、旣而纂
見紹於湛露堂、超執刀侍紹、目纂請收之、紹
弗許、纂弟弘遣尚書姜紀謂纂曰、主上闇弱、

未堪多難、兄威恩素著、宜爲社稷計、不可狥小節也。纂於是夜率壯士數百、踰北城、攻廣夏門。弘率東苑之衆、斫洪範門。左衛將軍齊從守融明觀、逆問之曰、誰也。衆曰、太原公。從曰、國有大故。主上新立、太原公行不由道、夜入禁城。將爲亂邪。因抽劍直前、斫纂中額。纂左右禽之、纂曰、義士也。勿殺。紹遣虎賁中郎將呂開率其禁兵距戰于端門、呂超率卒二千赴之。衆素憚纂、皆不戰而潰。纂入自青角



門、升謙光殿。紹登紫閣自殺。呂超出奔廣武。纂憚弘兵強、勸弘即位。弘曰、弘以紹弟也而承大統、衆心不順、是以違先帝遺命而廢之、慙負黃泉。今復越兄而立、何面目以視息世間乎。纂以隆安四年遂僭即天王位、大赦、改元咸寧、諡紹爲隱王。以弘爲大司馬、錄尚書事、改封番禾郡公。其餘封拜各有差。纂謂齊從曰、卿前斫我、一何甚也。從泣曰、隱王先帝所立、陛下雖應天順時、而微心未達、惟恐陛

下不死。何謂甚也。纂嘉其忠、善遇之。時呂超白廣武上疏陳謝、纂亦復其爵位。呂弘自以功名崇重、恐不爲纂所容、遂起兵東苑、作亂攻纂。纂遣其將焦辨擊弘、弘衆潰、出走。纂縱兵大掠、悉以東苑婦女賞軍、弘之妻子亦在中。纂笑謂群臣曰、今日之戰何如。其侍中房晷對曰、天禍涼室、釁起戚藩。元帝始崩、隱王幽逼、山陵甫訖、大司馬稱兵、京邑流血、昆弟接刃、雖弘自取夷滅、亦由陛下無棠棣之義



宜考己責躬以謝百姓。而反縱兵大掠、幽辱士女。釁自由弘、百姓何罪。且弘妻、陛下之弟婦也。弘女、陛下之姪也。奈何使無賴小人辱爲婢妾。天地神明、豈忍見此。遂歔欷悲泣。纂改容謝之、召弘妻及男女于東宮厚撫之。征東呂方乃執弘、送獄、纂遣力士康龍拉殺之。時纂將伐禿髮利鹿孤、中書令楊穎諫曰、利鹿孤上下用命、國未有釁、不可伐也。纂不從。渡浩亹河、爲鹿孤弟傉檀所敗、遂將西襲張

披姜紀諫之亦不從及聞僞楦寇姑臧乃還
先是纂游田無度、荒耽酒色、楊穎上疏極諫
纂雖以善言謝之、然昏虐自任、終不能改、常
與左右因醉馳獵於坑澗之間、殿中侍御史
王回中書侍郎王儒扣馬而諫、纂不納、纂番
禾太守呂超擅伐鮮卑思盤、思盤遣弟乞珍
訴於纂、纂命超及思盤皆入朝、超至姑臧大
懼、自結於殿中監杜尚、纂見超怒曰、卿恃兄
弟桓桓、欲欺吾也、要當斬卿、天下乃定、超頓



首謝、纂因引超思盤及其諸臣讌于大殿、超
兄中領軍隆數勸纂酒、纂醉、乘步挽車、將超
等游禁中、至琨華堂東閤、車不得過、纂親將
寶川駱騰倚劒於壁、推車過閤、超取劒擊纂、
纂下車擒超、超刺纂洞胸、川騰與超格戰、超
殺之、纂妻楊氏命禁兵討超、杜尚止之、皆舍
仗不戰、將軍魏益多入斬纂首以狥曰、纂違
先帝之命、殺害太子、荒耽酒獵、昵近小人、輕
害忠良、以百姓爲草芥、番禾太守超順人心

而除之、以安宗廟、凡我士庶、同玆休慶、初纂
死、楊氏將出宮、超恐其藏挾寶物、索之、楊氏
曰、爾兄弟不義、手刃相屠、我旦夕死人、安用
寶爲、又問以玉璽所在、曰已毀之矣、既而超
以楊氏有美色、將納之、謂其父右僕射桓曰、
后若自殺、禍及卿宗、桓以告楊氏、楊氏曰、大
人賣女與氏以圖富貴、一之謂甚、其可再乎、
遂自殺、特僞巴西公呂他隴西公呂緯皆在
北城、或說緯曰、超爲逆亂、明公以懿弟之親、



投戈而起、姜紀焦辨在南城、楊桓田誠在東
苑、皆我黨也、何慮不濟、緯嚴兵欲與他共擊
超、他將從之、他妻梁氏諫之曰、緯超俱兄弟
之子、何爲舍超助緯、自爲禍首乎、他遂止、超
弟邈有寵於緯、說緯曰、纂誅戮兄弟、隆超應
人心而討之、正欲尊立明公耳、方今明公先
帝之長子、四海顒顒、人無異議、願公勿疑、緯
信之、乃與隆超結盟、單馬入城、超執而殺之、
隆嗣僞位、初纂嘗與鳩摩羅什棊、殺羅什子

曰所胡奴頭羅什曰不所胡奴頭胡奴所人
頭超小字胡奴竟以殺纂纂在位三年以元
興元年死僞謚靈皇帝墓號白石陵
隆字永基光弟寶之子也美姿貌善騎射光
末拜北部護軍稍歷顯位有聲稱超既殺纂
讓位於隆隆有難色超曰今猶乘龍上天豈
可中下隆以安帝元興元年遂僭即天王位
大赦改元爲神鼎以超有佐命之勳拜都督
中外諸軍事輔國大將軍錄尚書事封安定



公隆多殺豪望以立威名內外囂然人不自
固魏安人焦朗遣使說姚興將姚碩德曰呂
氏自武皇棄世諸子競尋干戈德刑不恤殘
暴是先百姓饑饉死者大半今明公若乘其
篡奪之際取之不難此機不可失也因遣其
子爲質碩德遂率衆至姑臧隆遣呂超出戰
大敗遁還隆收集離散嬰城固守碩德圍之
累月東人多謀外叛魏益多復扇誘之欲謀
殺隆超事發坐死者三百餘家於是羣臣表

求與姚興通好隆弗許既而納呂超之說乃
請降碩德表隆爲鎮西大將軍涼州刺史建
康公於是遣母弟愛子文武舊臣慕容筑楊
穎等五十餘家質于長安碩德乃還時姑臧
大饑斗米直錢五千人相食饑死五十餘萬
口城門晝閉樵採路絕民請出城乞爲夷虜
奴婢者日有數百隆懼其沮動人情盡坑之
積尸盈路禿髮傉檀及沮渠蒙遜又頻來伐
之隆以二寇之逼也遣超率騎二百以亞將



請迎于姚興興乃遣其將齊難等步騎四萬
迎之難至姑臧隆素車白馬迎于道旁使呂
胤告光廟曰陛下往運神略開建西夏德被
蒼生威振遐裔枝嗣不臧迭相篡弒二虜交
逼將歸東京謹與陛下奉訣於此歔欷慟泣
酸感興衆隆率騎一萬隨難東遷至長安興
以隆爲散騎常侍公如故超爲安定太守文
武三十餘人皆擢敍之其後隆坐與子弼謀
反爲興所誅呂光以孝武太元十二年定涼

州十五年僭立至隆凡十有三載以安帝元
興三年滅

載記第廿二　晉書百廿二終



載記第廿三　晉書百廿三　三　侄孫清

竟陵鍾　惺原評　雋李蔣之翹刪定

婁東浦　嶠參校

慕容垂

鍾云垂承苻堅之敗聽其子寶及宥德之言殺堅反國原屬充復書物不爲不義但殺堅于厭而歸國之特亦是亂賊之軍動不惟負心亦雖服人盡殺堅之事在悖則可在垂則不可肆國下於堅貌受俘虜之恥垂以寀雠奔堅在燕乎之前受其思遇自無手刃之璽讀堅歸圖別作後圖取覇發苻堅之手而若不親案之於堅卒之下秦者垂而堅之殺假手姚萇君臣



故舊大義私恩之間心安言順覺有回護體面節次可觀

慕容垂字道明皝第五子也少岐嶷有器度皝甚寵之常目而謂諸弟曰此兒闊達好奇終能破人家或能成人家故名霸字道業恩遇踰于世子由是儁惡之及儁即位以其嘗墜馬折齒更名曰缺尋以其應讖文又去夬以垂爲名焉既而儁僭稱尊號封垂吳王徙鎮信都以侍中錄留臺事大得東北之和儁

垂忍之復召返先是垂娶段末柸女生子令

寶、段氏才高而性烈、自以貴姓不尊事、周妻
可足渾后、后銜之、況暐又素不快于垂、因誣
段氏、及吳國典書令高弼為巫蠱、欲以連污
垂、收下大長秋廷尉考驗、段氏及弼、志氣確
然、終無撓辭、故垂得免禍、而段氏竟死獄中、
出垂為平州刺史鎮遼東、明年儁疾篤召還
及慕容暐嗣僞位慕容恪為太宰評為太傅
然恪甚重垂而評深忌之、尋垂以南討大都
督、敗桓溫于枋頭、威名大振、慕容評乃與可



足渾后謀誅垂、恪子楷及垂舅蘭建知之、以
告垂曰、先發制人、不如先除太傅、垂曰、骨肉
相殘而首于國、吾有死而已、不忍為也、頃之、
二人又以告曰、內意已決、奈何、垂曰、必不能
彌縫、吾寧避之于外、餘非所議、於是與世子
令等奔于苻堅、初堅自恪卒後、遂潛有圖暐
之謀、然憚垂威名不敢發、及聞其至、大悅、郊
迎執手、禮之甚重、堅相王猛惡垂雄略、勸堅
殺之、堅不從、以為冠軍將軍封賓徒侯、後王

猛伐洛、引令為參軍、猛乃使人詭傳垂語于
令曰、吾已東還、汝可為計也、令信之、乃奔暐、
猛表令叛狀、垂懼而亦東奔、及藍田、為追騎
所獲、堅引見東堂慰勉之曰、卿家國失和、委
身投朕、賢子志不忘本、猶懷首丘、書不云乎、
父父子子、無相及也、卿何為過懼而狼狽若
斯乎、堅待之如初、及堅擒暐、垂隨堅入鄴收
集、諸子對之悲慟、見其故吏、有不悅之色、前
郎中令高弼私于垂曰、大王以命世之姿、遭



值迍邅。棲伏外邦。今雖國家傾覆、
焉知其不為興運之始耶、愚謂國之舊人宜
恢江海之量、有以慰結其心、以立覆簣之基、
成為山之功。奈何以一怒捐之。竊謂大王不
取也。垂深納之、垂在堅朝歷位京兆尹、進封
泉州侯、所在征伐皆有大功、及堅之敗于淮
南也、諸軍皆潰、惟垂所將三萬人獨全、堅以
千餘騎奔之、垂世子寶言于垂曰、自家國傾
覆、天命人心、皆歸至尊、但時運未至、故晦跡

自稱耳、今秦王殲敗、投身于我、是天假之便
以復燕祚、此時不可失也、願不以意氣微恩
而忘社稷之重、垂曰、汝言是也、然彼以赤心
投命、若何害之、苟天所棄、不患不亡、且縱令
北還、更待其釁、既不負宿心、猶可以義取天
下、垂弟德進曰、秦強而并燕、秦弱而圖之、此
爲報仇雪恥、豈所謂負宿心也、兄奈何得而
不取、釋數萬之衆以授人邪、語曰、當斷不斷
反受其亂、願兄無疑、垂曰、吾昔爲太傅所不

晉書 卷百廿三 載記四

容、投身于秦主、又爲王猛所譖、復見昭亮、國
士之禮每深、報德之分未一、如使氐運必窮
吾當懷集關東、以復先業耳、關西會非吾有
也、乃以兵屬堅、至于澠池、垂請至鄴展拜陵
墓、因張國威刑以安戎狄、堅許之、權翼諫曰
垂勇略過人、世豪東夏、頃以避禍而來、其心
豈止欲作冠軍而已、且垂猶鷹也、飢則附人
飽則高颺、遇風塵之會、必有凌霄之志、正宜
謹其絛籠、焉可縱解、任其所欲哉、堅不從、遣
其將李蠻、閔亮、尹國、率衆三千送垂、又遣石
越戍鄴、張蚝戍并州、權翼密遣壯士邀垂于
河橋南空倉中、垂疑之、自涼馬臺結草筏以
渡、使典軍程同衣己衣、乘己馬、與僮僕趣河
橋、伏兵發、同馳馬獲免、時堅子丕先在鄴、及
垂至、丕館之于鄴西、垂潛與燕之舊臣謀復
燕祚、會丁零翟斌聚衆謀逼洛陽、丕因遣垂
討之、配垂兵二千、遣其將苻飛龍率氐騎一
千爲副、丕戒飛龍曰、垂爲三軍之統、卿爲謀

晉書 卷百廿三 載記五

垂之主、行矣勉之、垂請入鄴城拜廟、丕不許
乃潛服而入、亭吏禁之、垂怒、斬吏燒亭而去
石越言于丕曰、垂敢輕侮方鎮、殺吏焚亭、反
形已露、可襲而取之、丕曰、淮南之敗、垂侍衛
聖躬、此功不可忘也、越曰、垂既不忠于燕、其
肯盡忠于我乎。失今不取。必爲後害。丕不從
越退而告人曰、公父子好爲小仁。不顧大計。
終當爲人禽耳。垂至河內、殺飛龍、悉誅氐兵
召募遠近、衆至三萬、濟河焚橋、翟斌聞之、遣

使推垂爲盟主、時垂欲襲苻暉於洛陽、且未
知斌之誠僞、乃距之曰、吾本救豫州、苻暉以豫州牧
鎭洛陽故云不赴君等、君等既定大事、成享其福、
敗受其禍、吾無預焉、垂既至洛陽、暉閉其救
飛龍閉門距之、斌又遣長史河南郭通說垂
乃許之、斌率衆會垂、勸稱尊號、垂曰、新興侯
晉主也、當迎歸反正耳、垂以洛陽四面受敵、
欲取鄴都據之、乃引師而東、初垂之發鄴中、
子農及兄子楷紹弟子宙爲苻丕所留、及誅
晉書 卷百廿三 載記
飛龍、遣田生密告農等、使起兵相應、于是農
宙奔列人、楷紹奔辟陽、衆咸應之、濮西招庫
辱官偉、丁上黨、東引乞特歸于東阿、各率衆
數萬赴之、衆至十餘萬、丕遣石越討農、爲農
所敗、斬越于陳、垂至滎陽、群下固請上尊號
垂乃依晉中宗故事、以太元八年自稱大將
軍大都督燕王、承制行事、建元曰燕元、令稱
統府、府置四佐、王公已下稱臣、凡所封拜、一
如王者、時衆已至二十餘萬、自石門濟河、長

驅攻鄴、農楷等率衆會垂、立子寶爲燕王太
子、封功臣爲公侯伯子男者百餘人、苻丕乃
遣侍郎姜讓讓垂、且說之曰、過而能改、今猶
未晚也、垂曰、孤受主上不世之恩、故欲安全
長樂公、使盡衆赴京師、然後修復國家之業、
與秦永爲鄰好。何故闇于機運、不以鄴見歸
也、大義滅親。況于意氣之顧。公若迷而不返
者。孤亦欲窮兵勢耳。今事已然。恐單馬乞命
亦不可得也。讓厲色責垂曰、將軍不容于家
晉書 卷百廿三 載記廿三
國。投命聖朝。燕之尺土。將軍豈有分乎。主上
與將軍風殊類別。一見傾心。寵踰宗舊。自古
君臣冥契之重。豈甚此邪。奈何因王師小敗
便有二圖。長樂公主上元子。受分陝之任。寧
可束手輸將軍以城下尺地乎。將軍欲裂冠
毀冕。自可極其兵勢。何復多云。但將軍以七
十之年。懸首白旗。高世之忠。更爲逆鬼。竊爲
將軍痛之。垂默然、左右請殺之、垂曰、彼各爲
其主耳、何罪、禮而歸之、乃遣丕書、及上堅表

陳述利害、請遣丕歸長安、堅及丕怒、復書切
責之、詞多不遜、於是垂攻拔鄴郛、丕固守中
城、垂乃塹而圍之、分遣老弱于肥鄉、築新興
城以置輜重、擁漳水以灌之、丕久不下、會翟
斌潛諷丁零及西人請斌爲尚書令、垂曰、翟
王之功、宜居上輔、但臺既未建、此官不可遽
置耳、斌怒、密應苻丕、潛使丁零決防潰水、事
洩、垂誅之、斌兄子眞率其部衆北走邯鄲、引
兵向鄴、圖欲與丕爲內外之勢、垂令其太子

晉書卷百廿三　載記八

寶、冠軍慕容隆擊破之、眞自邯鄲北走、又使
慕容楷率騎追之、戰于下邑、爲眞所敗、眞遂
屯于承營、垂謂諸將曰、苻丕窮寇、必死守不
降、不如退屯新城、開其逸路、以謝秦王疇昔
之恩、且爲討翟眞之計、于是夜解圍、趣新城、
慕容農進攻翟遼、屢破之、既而垂以苻丕猶
據鄴不去、乃更進師攻鄴、開其西奔之路、垂
亦將有北都中山之意、故農率衆數萬迎之、
時群僚聞慕容暐爲堅所殺、勸垂僭位、垂以

慕容沖稱號關中、不許、晉龍驤將軍劉牢之
率衆救苻丕、至鄴、垂逆戰而收、復徹鄴圍、退
屯新城、垂自新城北走、牢之追垂、連戰皆敗、
又戰于五橋澤、王師敗績、牢之單騎走、會丕
救至、得免、及苻堅死、丕棄鄴奔于并州、垂以
慕容和鎮鄴、遣農出蠮螉塞、歷凡城、趣龍城、
垂始定都中山、具典儀、修郊燎之禮、以太元
十一年僭即位、赦其境內、改元曰建興、置百
官、繕宗廟社稷、立寶爲太子、遣慕容楷等攻

晉書卷百廿三　載記八

冀州苻定、幽州苻謨、楷與定等書、喻以禍福、
定等悉降、垂留其太子寶守中山、率諸將南
攻翟遼、以楷爲前鋒都督、遼之部衆皆燕趙
人也、咸曰、太原王子、吾之父母也、楷父恪封太原王
相率歸之、遼懼、遣使請降、垂以其太子寶錄
尚書事、委之以政、自總大綱而已、立其妻段
氏爲皇后、時慕容暐及諸宗室爲苻堅所害
者、垂招魂葬之、翟遼死、子釗代立、攻逼鄴城、
慕容農擊鄴之、垂又引師伐釗于滑臺、軍次

黎陽、臨河欲濟、列兵南岸距守、垂徙營就
西津、去黎陽西十里、爲牛皮船百餘艘、僞列
兵仗、溯流而上、釗亟引兵趣西津、垂潛遣慕
容鎮等、自黎陽津夜濟、壁于河南、釗聞而奔
還、攜妻子、率數百騎北趣白鹿山、農追擊大
破之、于是垂議征慕容永于長子、諸將咸諫
以爲永未有釁、我連歲征役、士卒疲怠、未可
也、惟司徒慕容德勸之、垂笑曰、吾計決矣、且
吾投老扣囊底智、足以克之、不復留此賊以
晉書卷百廿三 載記廿三
累子孫也、乃發步騎七萬、遣慕容瓚張崇攻
永弟支于晉陽、永遣其將刁雲慕容鍾率衆
五萬屯潞川、垂又遣慕容楷出滏口、農出壺
關、自出沙亭、以其勢永、備乃摽擾所趣、軍各
就頓、月餘不進、永謂垂詭道取之、乃攝諸軍
還杜太行軹關、垂進師入自天井關、至于臺
壁、永率精兵五萬來距、阻河曲以自固、馳使
請戰、垂陣于臺壁南、農楷分爲二翼、慕容國
伏千騎于澗下、垂與永大戰、垂僞退、永追之

行數里、國騎從澗中出、斷其後、楷農夾擊之
永師大敗、斬首八千餘級、永奔還長子、慕容
瓚攻克晉陽、垂進圍長子、永將賈韜等潛爲
內應、垂進軍入城、永奔北門、爲前驅所獲、于
是數而戮之、并其所署公卿刁雲等三十餘
人、永所統新舊八郡戶七萬六千八百、及乘
輿服御伎樂珍寶、悉獲之、于是品物具矣、使
慕容農略地河內、攻廩丘陽城、皆克之、太山
瑯邪諸郡、皆委城奔潰、農進師臨海、置守宰
晉書卷百廿七 載記廿七
而還、垂告捷于龍城之廟、又遣其太子寶及
農與慕容麟等、率衆八萬伐拓跋珪、慕容德
慕容紹以步騎一萬八千爲後繼、珪聞寶將
至、徙往河西、寶進師臨河、懼不敢濟、還次參
合、忽有大風、黑氣狀若隄防、或高或下、臨覆
軍上、沙門支曇猛言于寶曰、風氣暴迅、魏軍
將至之候、宜遣兵禦之、寶笑而不納、曇猛固
以爲言、乃遣麟率騎三萬爲後殿、以禦非常
麟亦以曇猛言爲妄、縱騎游不復設備、是夜

魏師大至、三軍奔潰、寶與德等數千騎奔免
士衆還者十一二、紹死之。於是寶恥於參合之敗、請更擊珪、慕容德亦曰、虜以參合之捷
有陵太子之心、宜及聖略、推其鋭志。垂從之
留德守中山、引兵密發、踰青嶺、經天門、鑿山
開道、出珪不意、直指雲中、次于獵嶺、遣農
隆襲拓跋虔于平城、陷之、收其部落。珪聞之
震怖欲走、諸部聞虔死、皆有貳心、珪不知所
適。垂之過參合陂也、見往年戰處、積骸如山
晉書卷百廿三　載記十一
爲之設祭、軍士皆慟哭、聲震山谷。垂慚憤嘔
血、因而發疾、乘馬輿而進、頓平城北三十里
疾篤、築燕昌城而還、寶等亦皆引歸。時有叛
者奔告珪曰、垂已死、輿尸在軍。珪欲進兵追
之、知平城已陷、乃引還陰山。垂以太元二十
一年死于上谷之沮陽、寶等秘不發喪、至中
山後乘京行服。垂凡在位十三年、僞謚成武
皇帝、廟號世祖、墓曰宣平陵

載記第廿三　晉書百廿三終

載記第廿四　晉書百廿四　二徑齋書

竟陵鍾　惺原評　　儁李蔣之翹刪定
晉安黃景昉參校

慕容寶　盛　熙　高雲附

慕容寶字道祐、垂之第四子也。少輕果、無志
操、及爲太子、頗自修飾、已而荒怠、中外失望
後段氏嘗言于垂曰、垂初娶段氏、以讒死、復納其妹、故爲後段氏
太子遺承平之世、隆足守成。今國步艱難、恐
非濟世之才、遼西高陽陛下之賢子、宜擇一
晉書卷百廿四　載記一
人以樹之。時寶以善事垂左右、左右多譽之
故垂以爲賢、謂段氏曰、汝欲使我爲晉獻公
乎、寶聞而恨之。及垂死、寶嗣僞位、大赦改元
永康、即遣其弟麟謂段氏曰、后常謂主上不
能守大業、今竟能不、宜蚤自裁、以全段宗。段
氏怒曰、汝兄弟不難逼殺其母、況能守先業
乎、吾豈愛死、但念國亡不久耳、遂自殺。寶時
遵垂遺令、校閱戶口、罷軍營封蔭之戶、分屬
郡縣、定士族舊籍、明其官儀、而法峻政嚴、上

下離德、百姓思亂者、十室而九焉。初垂以寶
冢嗣未建、每憂之、寶庶子會多材藝、有雄略、
垂深奇之。及寶之北伐、使會攝東宮事、總錄、
禮遇一如太子。及垂之伐魏、使會鎮龍城、委
以東北之重。高選僚屬、以崇威望。臨死顧命、
以會爲寶嗣、而寶愛少子策、意不在會。寶庶
長子盛、自以與會同年、恥爲之下、乃與慕容
麟共勸寶立策。寶大悅、遂立策母段氏爲皇
后、策爲皇太子、盛會皆進爵爲王。時策年十



一、素荏弱。會甚爲之不平。時拓跋珪伐寶并
州、慕容農逆戰敗績、率騎數千奔歸中山。及
滏川爲珪追軍所及、餘騎盡沒、單馬遁還。寶
引群臣于東堂議之。諸臣皆欲據險拒戰、惟
慕容麟以爲魏今乘勝氣銳、其鋒不可當、宜
自完守設備、待其弊而乘之。於是修城積粟、
爲持久之備。珪攻中山不克、進據博陵魯口、
諸郡縣悉降。寶聞珪有內難、乃盡衆出距、步
卒十二萬、騎三萬七千、次于曲陽柏津。珪黨

進至新梁。寶乃遣兵夜襲之、爲珪所敗。珪軍
方熾而至、對營相持。寶三軍奪氣、乃引歸。珪
軍追擊之。寶懼、棄大軍、率騎二萬奔還。時太
風雪、凍死者相枕于道。寶恐爲珪軍所及、命
士卒皆去袍仗、戎器數十萬、寸刃不返。珪軍
又進攻中山、屯芳林園。其夜尚書慕容晧謀
弒寶立慕容麟、不克、斬關出奔于珪。麟懼不
自安、以兵劫左衛慕容精、謀率禁旅弒寶。精
以義距之、麟怒、殺精、出奔丁零。初寶聞珪之



來伐也、使慕容會率幽并之衆赴中山。麟既
叛、寶恐其逆奪會軍、將遣兵迎之。麟侍郎段
平子自丁零奔還、說麟招集丁零、軍衆甚盛、
謀襲會軍、東據龍城。寶以慕容詳守中山、與
其太子策及農、隆等萬餘騎赴會于薊。會率
步騎二萬、列陣而進、迎寶于薊南。寶怪會容
止怏怏、有恨色、密以告農及隆。農隆俱曰、會
一年少、專任方面、習驕所致、豈有他也。臣嘗
以禮責之、寶雖從之、然猶詔解會兵以屬

隆、又遣庫傉官偉、率兵三千、助守中山、特開
平之士、皆懷會威德不樂去、咸請于寶、曰、清
河王權略過人、臣等與之誓同生死、願陛下
與太子諸王、止駕薊宮、使臣等從王進解京
師之圍、還迎車駕、寶不許、左右皆惡會、咸勸
寶殺之、侍御史仇尼歸聞而告會曰、左右密
謀如是、主上將從之、大王所恃唯父、父已異
圖、所仗者兵、兵已去手、進退路窮、恐無自全
之理、盍誅二王、廢太子、大王自處東宮、兼領



將相、以匡社稷、何如、會開之甚懼、奔于廣都
黃榆谷、遣仇尼歸等率壯士二千餘人、殺隆
於帳下、農中重創、執仇尼歸而逃、既而會歸
于寶、寶意在誅會、姑誘而安之、潛使慕容騰
殺會不能傷、會復奔其軍、勒兵攻寶、寶率百
數騎馳如龍城、會率衆追之、遣使請誅左右
佞臣、并求太子、寶弗許、會圍龍城、侍御郎高
雲夜率敢死士百餘人、襲會敗之、衆悉逃散
單馬奔還中山、爲慕容詳所殺、詳亦僭稱尊

號、麟率丁零之衆、入中山斬之、及其親黨三
百餘人、復僭稱尊號、中山饑甚、麟出據新市、
與拓跋珪之衆、戰于義臺、麟敗、珪衆遂入中
山、麟乃奔鄴、慕容德遣侍郎李延勸寶南伐
寶大悅、於是以慕輿騰爲前軍大司馬、慕容
農爲中軍、寶爲後軍、步騎三萬、發龍城、次于
乙連、長上段速骨、宋赤眉因衆軍之憚征役
遂作亂、殺司空甯、寶單騎奔農、仍引軍討速
骨、農營兵亦棄仗走、騰衆亦潰、寶農馳還龍



城、尚書蘭汗潛與速骨通謀、速骨進師攻城
農爲蘭汗所譎、夜潛出赴之、爲速骨所殺、寶
與慕容盛慕容騰等南奔、蘭汗又奉太子策
承制、遣使迎寶于薊城、寶欲還、盛等咸以汗
之忠詐未可知、令單馬而還、萬一汗有貳志
者、悔之無及矣、寶從之、乃自薊而南、將至黎
陽、聞慕容德稱制、懼不敢進、會蘭汗遣左將
軍蘇超迎寶、陳汗忠欵、寶以汗垂之季舅、又
盛妻父也、謂必無他、旋等復流涕固諫、不聽

遂行還至龍城汗引寶入于外邸弒之在位
三年即安帝隆安二年也汗又殺其太子策
及王公卿士百餘人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大
單于昌黎王盛僭位僞謚寶惠愍皇帝廟號
烈宗
盛字道運寶之庶長子也少沉敏多謀略號
勇剛毅時垂起兵苻堅誅慕容氏盛與垂幼
子柔弟會乘間俱出奔于沖及沖死隨永東
如長子盛謂柔會曰主上已中興幽冀東西



未一吾屬居嫌疑之地爲智爲愚皆將不免
不若以時東歸無爲坐待魚肉也遂相與亡
歸歲餘永誅儁垂之子孫男女無遺焉盛既
至中山垂問以西事畫地成圖垂笑曰昔魏
武撫明帝之前遂乃侯之祖之愛孫有自來
矣於是封長樂公寶即僞位進爵爲王後寶
爲蘭汗殺于龍城盛聞之欲馳進赴哀將軍
張眞止之盛曰我今以窮歸汗汗性愚近必
念婚姻不忍害我旬月之間足以展吾志矣

遂入赴喪汗妻乙氏及盛妻皆泣涕請盛於
汗汗亦哀之乃舍盛於宮內親敬如舊汗兄
弟提加難等勸汗殺盛汗不從時慕容楷子
奇汗之外孫也汗亦不殺奇入見盛遂相與
謀盛遣奇起兵于建安衆至數千汗遣蘭提
討奇然提素驕很事汗多無禮盛因而間之
於汗曰奇小兒也未能辨此必內有應之者
提素驕不可委以大衆汗然之罷提兵更遣
仇尼慕率衆討奇汗兄弟浸相嫌忌背阻兵



背汗襲敗慕軍汗大懼遣其子穆率衆討之
穆謂汗曰慕容盛我之仇讎必與奇相表裏
此心腹之疾不可養也宜先除之汗將誅盛
引見察之盛妻以告于是盛稱疾不出汗乃
止有李旱衞雙劉忠張豪張眞者皆盛之舊
昵也而穆引爲腹心旱等得出入至盛所潛
與盛結謀會穆討加難等破之大饗將士汗
穆皆醉盛因夜如廁袒而踰牆入東宮與旱
等共殺穆將軍未解嚴皆聚在穆舍聞盛得

出，踴呼進攻，汗斬之。據云盛於蘭汗父使也所據栖木手于所辭而盛以一片苦心宛轉深謀投身於汗之腹中而爲所竄焉提與難汗之兄弟而盛所寄命早衛雙劉忠張衰張眞盛之親暱也乘機用閒使汗殺提與難斷其手足而以早等代之汗子穆勸汗殺盛不宜養腹心之疾不爲無讒而自引李早等爲腹心奇起兵於外早等居中呼應轉接如轆轤然談笑而取汗父子於囊中眞古今復仇妙手汗二字和、揚分屯令支、白狼，盛遣早眞襲誅之。提、加難于匿，捕得斬之，于是內外怡然，士女相慶。盛特告于太廟，令曰：「賴五祖之休，文武之力，宗廟社稷。幽而復顯，不圖孤以眇眇之身，克



不同天之責。凡在臣民，皆得明目當世。因大赦，改元建平。盛謙不敢稱尊號，以長樂王攝行稱制。諸王皆降爲公，文武各復舊位。初，慕容奇聚兵將討蘭汗，百姓翕然從之。汗遣其兄子全討奇，奇擊滅之，進屯乙連。盛既誅汗，命奇罷兵，奇用丁零嚴生、烏丸王龍之謀，遂不受命，引軍至橫溝，去龍城十里。盛出擊敗之，執奇而還，斬其黨百餘人。盛于是僭即尊位，大赦，明年改年爲長樂。盛時有犯罪者，十日一自決之，無捶撻之罰，而獄情多實。遼西太守李朗在郡十年，威行境內，恐盛疑之，累徵不赴，但以家在龍城，未敢顯叛，乃陰引魏軍，許以郡降，因表盛請兵。盛曰：「此必詐也。」召其使而詰之，果驗，盡滅其族，遣輔國李早討之。師次建安，盛急召早，尋復遣之。朗聞其家被誅，已擁二千餘戶以自固，及聞早還，謂有內變，不復爲備，留其子養守令支，躬迎魏師于北平。早遂襲令支，克之，遣廣威孟廣平



率騎追朗于無終，先是盛之追早還也，群臣莫知其故，早既斬朗，盛謂群臣曰：「前以追早還者，政爲此耳。」明年，盛大赦，去皇帝之號，稱庶人大王。魏襲幽州，執刺史盧溥而去。盛率衆三萬伐高句驪，拔其新城、南蘇，開境七百里，徙五千餘戶而還。於是盛起燕臺，以統諸部雜夷。立其子定爲太子，大赦。燕其群臣于新昌殿，盛曰：「諸卿各言其志，朕將覽之。」七兵尚書丁信，年十五，盛之舅子也，進曰：「在

上不驕，高而不危，臣之願也。盛笑曰：丁尚書年少，安得長者之言乎。盛初從其父寶以偏將失圍，務峻威刑，又自矜其聰察，多所猜忌，群臣有纖介之嫌者，皆先事誅之，由是宗親勳舊，人不自保。左軍慕容國與殿中帥秦興、段讚等，謀率禁兵襲盛，事發，死者五百餘人。既而前將軍段璣與子興、讚子泰等因衆心動搖，夜于禁中鼓譟大呼，盛聞變，率左右出戰，衆皆披潰。俄有一賊從闇中擊傷盛，遂輦升

晉書卷百廿四 載紀十

前殿，申約禁衛，事定而死。時隆安五年也。年[illegible]

凡在位三年，僞謚昭武皇帝，廟號中宗，墓曰興平陵

熙字道文，垂之少子也。初封河間王。及寶僻之難，以熙爲遼東公，如杞宋故事。盛初即位，降爵爲公，拜驃騎大將軍，從征高句驪、契丹，皆能勇冠諸將。故盛曰：叔父雄果英壯，有世祖之風，但弘略不如耳。及盛死，其太后丁氏以爲國家多難，宜立長君。時衆望皆在

元，而丁氏意屬于熙，乃廢太子定，密迎熙入宮，明旦群臣入朝，始知有變，因上表勸進，熙以讓元，元不敢當，熙遂僭即尊位，誅段璣、秦興等夷三族，元定並以嫌賜死，大赦，改元光始。初熙烝于丁氏，故爲所立，及納故中山尹苻謨二女，長曰娀娥，爲貴人，次曰訓英，爲貴嬪，而貴嬪尤有寵，丁氏怨恚，與兄子尚書信謀廢熙，欲立慕容淵，事覺，熙逼丁氏令自殺，葬以后禮，誅淵及信。熙狩于北原，石城令高

晉書卷百廿四 載紀十

和，殺司隸校尉張顯，閉門距熙，熙率騎馳還，和衆皆投仗，熙入誅之，于是引見州郡及單于八部耆舊于東宮，問以疾苦。大築龍騰苑，廣袤十餘里，役徒二萬人，又起逍遥宮、子琁中、連屋數百，觀閣相接，鑿天河渠，曲光海、盛夏士卒不得休息，暍死者大半。立其貴嬪苻氏爲皇后，貴人苻氏死，亦僞謚愍皇后。初貴人有疾，龍城王溫稱能療之，至是熙忿其妄，乃立于公車門，支解溫而焚之。其后好游田

熙從之、北登白鹿山、東過青嶺、南臨滄海而還、士卒爲豺狼所害、及凍死者五千餘人。會高句驪寇燕郡、熙率衆伐之、亦以苻氏從攻遼東城且陷、熙命將士毋得先登、待剗平其城、朕與皇后乘輦而入、于是城內嚴備、攻之不能下、後熙將襲契丹、至陘北、又畏其衆盛不敢進、苻氏弗聽、遂棄輜重、輕兵襲高句驪、周行三千餘里、士馬疲凍、死者屬路、攻木底城、不克而還、盡殺實諸子、大城肥如、及宿軍



爲苻氏起承華殿、負土于北門、土與穀同價。典軍杜靜載棺詣闕極諫、熙斬之。苻氏嘗季夏思凍魚膾、仲冬須生地黃、皆下有司、切責不得、加以大辟、其虐也如此。苻氏死、熙哭之懣絕、久而復蘇、喪之如父母、服斬縗、食粥、制百僚于宮內哭臨、使有司案撿、哭者有淚以爲忠孝、無則罪之、于是群臣震懼、莫不含辛以爲淚焉。慕容隆妻張氏、熙之嫂也、美而有巧思、熙欲以爲殉、乃毀其襚韡中得弊氊、遂

賜死、右僕射韋璆等、皆恐爲殉、沐浴俟命。公卿已下、至兵民戶率營墓、費殫府藏、下錮三泉、周輪數里、號曰徽平陵、將熙謂監作者曰、善爲之、朕將從之、及至葬、喪車高大、毀北門而出、熙被髮徒跣、步從二十餘里、長老竊相謂曰、慕容氏自毀其門、將不久也。先是衛中將軍馮跋、左衛張興、皆坐事亡奔、以熙政之虐也、與跋從兄萬泥等二十二人結盟、推慕容雲爲主、發尚方徒五千餘人、閉門距守。中



黃門趙洛生奔告之、熙曰、此鼠盜耳、朕還當誅之、乃置苻氏柩于南苑、收髮貫甲、馳還赴難、夜至龍城、攻北門不克、遂敗走入龍騰苑、微服隱于林中、爲人所執、送于雲、雲數而殺之、及其諸子、在位六年、雲葬之于苻氏墓、僞謚昭文皇帝。垂以孝武帝太元八年僭立、至熙四世、凡二十四年、以安帝義熙二年滅。

高雲字子雨、慕容寶之養子也。祖父和、高句驪之支庶、雲素沉深有局量、厚重希言、時人

咸以爲懋、唯馮跋奇之、寶之爲太子、雲以武
藝給事東宮、及驍敗慕容會軍、寶子之、賜姓
慕容氏、封夕陽公、後從熙伐高句驪、爲矢所
傷、且畏熙暴虐、遂以疾去官、至熙之葬苻氏
也、馮跋將舉兵、請雲告之以謀、雲懼辭、跋逼
曰、慕容氏世衰、河間淫虐、此天亡之時也、公
高氏名家、何能爲人養子、而棄難得之運乎
遂擁雲入宮僭即天王位、復姓高氏、大赦改
元正始、署馮跋爲侍中錄尚書事、封武邑公
晉書卷百廿四 載記雲
時雲自以無功德而居大位、內懷危懼、常畜
壯士以爲腹心、寵臣離班桃仁、專典禁衛、賞
賜以巨萬計、衣食起居皆與之同、而班仁志
願無厭、猶有怨憾、及雲臨東堂、班仁懷劒執
紙而入、稱有所啓、班拔劒擊雲、雲以几扞之
仁從傍擊雲弑之、馮跋升弘光門觀變、其帳
下督張泰李桑言于跋曰、此豎勢何所至、請
爲公斬之、乃奮劒而下、桑斬班于西門、泰殺
仁于庭中、衆遂推跋爲主、遷雲尸于東宮、僞

諡惠懿皇帝
史臣曰、四星東聚、金陵之氣已分、五馬南浮
玉塞之雄方擾、市朝屢改、鄭虞靡息、慕容垂
天姿英傑、威震本朝、以雄略見猜、而庇身寬
政、永固受之而以禮、道明事之而畢力、然而
隼質難羈、狼心自野、淮南失律、三崩之謀已
構、河朔分麾、五木之祥云啓、斬飛龍而遐眾
踰石門而長邁、遂使翟氏景從、鄴師宵遁、收
羅趙魏、驅駕英雄、扣囊餘奇、摧五萬于河曲
晉書卷百廿四 載記
浮船秘策、招七郡于黎陽、返遼陰之舊物、創
中山之新社、類帝禋宗、僭儗斯備、夫以重耳
歸晉。賴五臣之功。句踐紿吳。資五千之卒。惡
有業殊二霸。衆微一旅。掎拔而傾山嶽。騰嘯
而御風雲。雖衛人忘亡。復傳于東國。任好餘
裕。伊媯于西隣。信苻氏之豢回。非晉室之鯨
鯢矣。寶以浮譽獲升、峻文御俗、蕭牆內憤、勍
敵外陵、雖毒不被物、而惡足自勦、盛則孝友
冥符、文武不墜、韜光而夷讎賊、罪已而遜高

危，翩翩然濶世之佳廟矣。熙乃地非與王。來
因濟德。驪戎之態。取悅于匡牀。玄妻之姿。見
奇于鼎炭。蕩輕舟于曲光之海。望朝涉于景
雲之山。飾土木于驕心。窮怨嗟于蔑壤。宗祀
夷滅。爲馮氏之驅焉。

載記第廿四　晉書百廿四　終

晉書卷百廿四　載記　未

[illegible]

乞伏魏書作乞佛

# 載記第廿五　晉書百廿五　三徑藏書

竟陵鍾惺原評　檇李蔣之翹刪定

太倉張溥參挍

## 乞伏國仁　乾歸　熾磐

張云國仁合苻堅宦晉因而逐亂放
叁決之天道有丹無夫其事同于呂
光而智則過之且光有氏世臣來奔
由討而歸卽僭據國之大叛罪甚集
將國仁則歐西故地舊部士馬世業
足雖辛假風颺歸國與復其故後涼
之據姚長之流也西秦之興慕容垂
之屬東至因仁死子公府幼國人立
其弟乾歸以致楚振子遂服龍達降已
爲群羣主矣但已既代兄之位

晉書卷百廿五　載記　十

謀立後嗣卽當立兄之子舍之而自
立其子能無怨乎公府弑之殺其諸
子此矣公子光所以判王係也熾磐
討弑公府彌復父仇爽狄才人猶賢
于晉安
帝矣

乞伏國仁，隴西鮮卑人，其先有紇干者，年十歲，驍勇善騎射，彎弓五百斤，四部服其雄武，推爲統主，號之曰乞伏可汗託鐸莫何。託鐸者，夏言非神非人之稱也。至國仁五世祖祐鄰，于泰始初率戶五千，自漠北南出屯高平川，及祐鄰死，子結權立，徙于牽屯，結權死，子

傳云步頻當即
吐雷此謂頁之
誤也但無從他
攷姑仍之
又云符堅以乘
生下國吞子好
殺及自己蠻秋
麾殺尸下有反
者皆殺而赦之
元可失者改之
一勝則放擴高之
斬丁公而皆爭
布奉獻宋序所
取封步頻則攷
晉明之討元數
而用王以學因仁
云不叛不足者
矣堅之愚也

利那立利那死弟祁泥立祁遲死利那子述
延立述延死以討鮮卑莫侯于兆川降其衆二
萬餘落因居苑川述延死子傉太寒立會石
勒滅劉曜懼而遷于麥田無孤山太寒死子
司繁立始遷于度堅山尋爲苻堅將王統所
襲部衆皆叛司繁遂詣統降于堅堅署爲南
單于留之長安以司繁叔父吐雷爲勇士護
軍撫其部衆後以司繁爲鎮西將軍鎮勇士
川甚有威惠司繁死國仁代鎮及堅興壽春



之役鉄爲前將軍領先鋒騎會國仁叔父步
頹叛于隴西堅遣國仁還討之步頹聞之大
悅迎國仁于路國仁置酒高會攘袂大言曰
苻氏往因趙石之亂遂妄竊名號窮兵極武
跨僭八州疆宇既寧宜綏以德方虛廣威勞
勤心遠略騷動蒼生疲弊中國違天怒人將
何以濟且物極則虧禍盈而覆者天之道也
以吾量之是役也難以免矣當與諸君成一
方之業及堅敗歸乃招集諸部有不附者擊

而并之衆至十餘萬後堅死以孝武太元十
年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領秦河二州
牧改元建義置左右相輔弟乾歸爲上將軍
分其地武城等十二郡築勇士城以居之苻
登遣使者署國仁使持節大都督大將軍大
單于苑川王在位四年死僞謚宣烈王廟號
烈祖
乾歸國仁弟也雄武英傑沈雅有大量國仁
之死也其群臣咸以國仁子公府尚幼乃推



乾歸爲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河南王大赦
改元太初置百官多倣漢制遂遷于金城太
元十四年苻登遣使署乾歸大將軍大單于
金城王時休官阿敦侯年二部各擁五千餘
落據牽屯山乾歸討破之于是秦涼鮮卑羌
胡多附乾歸皆署其官爵隴西越質詰歸擁
衆來降乾歸以宗女妻之登又遣使拜乾歸
左丞相河南王假黃鉞加九錫之禮時登爲
姚興所逼遣使請兵進封乾歸梁王納其妹

東平長公主爲梁王后後氏王楊定率步騎
四萬伐乾歸乾歸遣其將乞伏軻殫等距之
大敗定斬定及首虜萬七千級于是盡有隴
西巴西之地自稱秦王大赦呂光率衆十萬
將伐乾歸左輔密貴周左衛莫者羖羝勸乾
歸稱藩于光遣子敕勃爲質光引還乾歸悔
之遂誅周等乞伏軻殫與乞伏益州不平奔
于呂光光又遣其子纂與呂延伐之咸勸其
東奔成紀乾歸不從及戰大敗纂等後乾歸



所居南景門崩惡之遷于苑川姚興將姚碩
德率衆五萬伐之入自南安峽乾歸率諸將
次于隴西以距碩德興潛師繼發乾歸聞之
遣慕容允率中軍二萬屯柏陽羅敦率外軍
四萬屯侯辰谷乾歸自率輕騎數千前候興
軍會大風昏霧與中軍相失爲興追騎所逼
入于外軍旦與興戰大敗而還其部衆皆降
于興乾歸遂奔金城謂諸豪帥曰吾不才叨
竊名器已踰一紀負乘致寇今傾喪若斯善

欲西保允吾以避其鋒卿等宜安土降秦以
全妻子勿吾隨也咸曰臣等死生與陛下俱
乾歸曰自古無不亡之國廢興命也苟天未
亡我冀與復有期德之不建何爲俱死卿等
自愛吾將寄食以終餘年于是大哭而別乃
率騎數百馳至允吾乞髮利鹿孤遣弟傉檀
迎乾歸處之于晉興既而乾歸送其子熾磐
兄弟爲質遂自奔長安姚興見之大悅以爲
都督河南諸軍事河州刺史歸義侯遣乾歸



還鎮苑川盡以部衆配之元興元年熾磐自
西平奔長安姚興以爲興晉太守尋遣使者
加乾歸散騎常侍左賢王後興慮乾歸終爲
西州之患因其朝也留爲主客尚書以熾磐
行西夷校尉監撫其衆熾磐以秦政浸衰且
畏興之攻襲乃招結諸部二萬餘人築城于
嵻崀山而據之熾磐攻克枹罕遣使告乾歸
乾歸奔還苑川鮮卑悅大堅有衆五千自龍
馬苑降乾歸乾歸遂如枹罕留熾磐鎮之收

其衆三萬，遷于度堅山，以義熙三年復僭稱
秦王，大赦，改元更始，置百官公卿已下皆復
本位。復都苑川。時姚興以力弱，未能西討，恐
乾歸更爲邊害，乃遣使拜乾歸爲散騎常侍、
河州牧、大單于、河南王。乾歸方圖河右，權宜
受之，遂稱藩于興。在位二十四年，爲兄子公
府所弑，并其諸子十餘人。公府奔固大夏，熾
磐與乾歸弟智達、木奕于討之，公府走，達等
追擒于嵻峴南山，并其四子，轘之于譚郊。葬



乾歸于枹罕，僞謚武元王。
熾磐，乾歸長子也。勇略明決，過于其父。初，乾
歸立爲太子。後乾歸稱藩于姚興，興遣使署
熾磐假節、鎮西將軍、左賢王、平昌公。及乾歸
死，義熙八年熾磐僭僞位，自稱大將軍、河南
王，大赦，改元永康。明年，遣其將乞伏智達、王
松壽討吐谷渾樹洛于于堯河，大破之，獲其
將呼那烏提，虜三千餘戶而還。又遣曇達與
松壽率騎一萬東討彼休官權小郎、呂破胡

于白石川，虜其男女萬餘口。後進攻白坑，斬
小成、呂奴迦及首級四千七百，徙休官悉
降。熾磐率衆討吐谷渾別統支旁于長柳摺，
達于渴渾，皆破之，前後俘獲男女二萬八千。
時有雲五色起于南山，熾磐以爲己瑞，大悅，
謂群臣曰：吾今應有所定，王業成矣。于是繕
甲整兵，以待四方之隙。聞禿髮傉檀西征乙
弗，投劍而起，率步騎二萬襲樂都。禿髮虎臺
憑城距守，熾磐攻之，一旬而克，遂入樂都，遣



狼虔率騎五千追傉檀。徙虎臺于枹罕。傉檀
遂降。熾磐既兼傉檀，兵強地廣，復稱秦王，置
百官，立其妻禿髮氏爲王后。自率衆攻秦涼
川，沮渠蒙遜攻石泉以救之，熾磐至沓中，引
還，遣曇達出連虔率騎五千赴之，蒙遜亦去。
遣使聘于熾磐，遂結和親。又遣曇達、王松壽
等率騎一萬，逼秦上邽，遣使詣晉太尉劉裕
求擊秦以自效，裕拜熾磐平西將軍、河南公。
元熙元年立其第二子慕末爲太子，領撫軍

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大赦，改元曰建弘，其臣佐等多所封授。熾磐在位七年而宋氏受禪，以宋元嘉四年死，子慕末嗣僞位。在位三年，爲赫連定所殺。始國仁以孝武太元十年僭位，至慕末四世，凡四十有六載而滅。

史臣曰：夫天地閉，大祲生，雲雷屯，群凶作。自晉室遘屯，胡兵肆禍，封域無紀，干戈是務。國仁陰山遐嶠，雜以義服，伺我阽危，長其陵暴。向使偶欽明之運，遭雄略之主，已當虓魂沙漠，請命藁街，豈服竊據近郊，經綸王業者也。乾歸智不及遠，而以力詐自矜，陷門延之師，奸謀潛斷，俘覷羆之衆，咸築遐塞，使能奮汧寵之餘卒，窺峭西之興區，秣疲馬而宵征，翦勍敵而朝食，既而控弦鳴鏑，厥志未逞，洎岸崩山，其功已爽，履重氣于外難，幸以計全，貽巨舉于蕭牆，終成凶禍，宜哉。熾磐叱咤風雲，見機而動，牢籠儁傑，決勝多奇，故能命將擁旄，洮河之酋，廓戎殲樂都之地，不盈數載，遂隆僞業，覽其遺業，盜亦有道乎。



## 馮跋

馮跋字文起，長樂信都人也。永嘉之亂，跋祖父和避地上黨。父安，雄武有器量，慕容永時爲將軍。永滅，跋東徙和龍，家于長谷。幼而懿重，少言，寬仁有大度，飲酒一石不亂。人咸器之。慕容寶署中衛將軍。及熙即僞位，跋與其弟侍御郎素弗以得罪于熙，熙欲誅之，逃亡命山澤。時熙賦役繁數，民不堪命，跋兄弟與其從兄萬泥謀曰：吾兄弟既還首無路，不若因民之怨，共立公侯之業。事若不成，死其晚乎。會熙出送苻氏葬，跋與萬泥等相與乘車，使婦人御，潛入龍城，匿于北部司馬孫護家。遂拒熙，立高雲爲主。雲署跋爲侍中、錄尚書事、武邑公。及雲見殺，跋因得其罪人，衆共推之爲主。跋以讓弟素弗，素弗不可，跋乃許之。于是以義熙五年晉作太元二十年誤乃僭稱天王于昌黎，大赦，詔曰：陳氏代姜，不改齊國，宜即國燕

曰燕、建元太平、分遣使者巡行郡國、觀察風
俗、署素弗爲侍中錄尚書事、萬泥爲幽平二
州牧、從兄子乳陳爲并青二州牧。初跋之立
也、泥陳自以親而有大功、謂當入爲公輔、跋
以二藩任重、久而弗徵、並有憾焉。乳陳性麁
獷、勇氣過人、密遣告萬泥曰、乳陳有至謀、願
與叔父圖之。萬泥遂奔白狼、與乳陳俱叛。跋
遣其弟弘與將軍張興將步騎二萬討之。
弘先遣使諭以禍福、萬泥欲降、乳陳按劍怒
晉書、卷百廿五 載記廿
曰、大丈夫死生有命、決之于今、何謂降也。遂
刻期出戰。興謂弘曰、賊明日出戰、今夜必來
驚我營、宜爲之備。弘乃密嚴人課草十束、畜
火伏兵以待之。是夜、乳陳果遣壯士千餘人
來斫營、衆火俱起、伏兵邀擊、俘斬無遺。乳陳
等懼而出降、弘皆斬之。蠕蠕勇斛律遣使獻
馬三千匹、求娶跋女僞樂浪公主、跋命其群
下議之。素弗等議曰、前代舊事、皆以宗女妻
六夷、宜許以妃嬪之女、樂浪公主不宜下降

非類。跋曰、朕方崇信殊俗、奈何欺之。乃許焉。
遣其游擊秦都率騎二千送其女歸于蠕蠕。
跋勤心政事、勸課農桑、乃下書省徭薄賦、墮
道守宰、必親引見東堂、問爲政事之要、以觀
其能。燕人悅之。是時魏使謁者耿貳（北史作于什門）
至其國、跋遣其黄門郎常陋迎之于道。跋爲
不稱臣不見。及至、跋又遣陋勞之。貳忿而不
謝、跋左右請殺之、跋曰、亦各其志耳。乃留貳
不遣。至十四年、跋國中有赤氣四塞蔽日、自
晉書、卷百廿五 載記廿
寅至申。太史令張穆言于跋曰、此兵氣也。今
魏方強盛、而執其使者、好命不通、臣竊懼焉。
跋曰、吾方思之。尋而魏軍大至、遣其將古泥
率騎候之、去城十五里、遇軍奔還。又遣姚昭
皇甫軌等距戰、軌中流矢死、姚昭自守、攻
之不克、魏以有備引還。跋立十二年、至是元
熙元年也。此後事入于宋、至元嘉七年死。弟
弘殺跋子與自立、後爲魏所伐、東奔高句麗、
居二年、高句麗殺之。始跋以安帝義熙五年

僭號至弘二世凡二十有八載
史臣曰、自五胡縱慝、九域淪胥、帝里神州、遂
混之于荒裔、鴻名寶位、咸假之于雜種、常謂
戎狄凶隳、未窺道德、擬天恒命、抑乃其常、而
馮跋出自中州、有殊醜類、因鮮卑之昏虐、亦
盜名于海隅、然其遷徙之餘、少非雄傑、幸以
寬厚、為衆所推、初雖砥礪、終罕成德、舊史稱
其信惑妖祀、斥黜諫臣、無聞馭之才、異經決
之士、信矣速禍致寇、良謂在茲、猶能養育黎
萌、保守疆宇、發號施令、二十餘年、豈天意未
非人事也、



載記第廿五　　晉書百廿五

載記第廿六　　晉書百廿六　　三　從藏書

檇李蔣之翹刪定

竟陵鍾惺原評、海昌蔣定遠參校

禿髮烏孤　利鹿孤　傉檀

禿髮烏孤、河西鮮卑人也、其先與後魏同出、
八世祖匹孤、率其部自塞北遷于河西、生子
壽闐、初闐之在孕、母胡掖氏因寢而產於被
中、鮮卑謂被為禿髮、遂氏焉、壽闐死、孫樹機
能立、壯果多謀略、泰始中、屢為邊患、後敗於



馬隆、部下殺之以降、從弟務丸代立、丸死、孫
推斤立、斤死、子思復鞬立、部衆稍盛、烏孤、即
思復鞬之子也、少而雄勇、有大志、及嗣位、遂
與其將紛陁、謀取涼州、紛陁曰、公必欲得涼
州、宜先務農講武、禮俊賢、修政刑、然後可也、
烏孤從之、呂光遣使拜寇軍大將軍河西鮮
卑大都統、烏孤與其群下謀之曰、可受乎、咸
曰、吾士衆不少、何故屬人、烏孤將從之、石真
若留不對、烏孤曰、卿畏呂光邪、若留曰、吾本

根未固大小非敵若光致死于我何以待之
不如受以驕之以待其衅耳烏孤乃受之烏
孤擊乙弗折掘等諸部皆降因遣其將石亦
干築廉川堡以都之武威趙振少好奇略聞
烏孤在廉川棄家從焉烏孤喜曰吾得趙生
大事濟矣拜左司馬呂光封烏孤廣武郡公
又討意云鮮卑大破之光又遣使拜征南大
將軍益州牧左賢王烏孤謂使者曰呂王諸
子貪淫三甥肆暴光甥石聰諸殺杜進餘二人未詳遠近愁
苦吾安可違天下之心受不義之爵乎吾當
為帝王之事耳乃留其鼓吹羽儀謝而遣之
隆安元年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西平
王大赦建元太初曜兵廣武攻呂光金城克
之光遣其將竇苟來伐又敗之于街亭降光
樂都湟河澆河三郡嶺南羌胡數萬落皆附
之光將楊軌王乞基率戶數千來奔烏孤更
稱武威王後三歲徙于樂都以其弟利鹿孤
鎮安夷傉檀鎮西平夷夏之俊隨才授任內
外咸得其所時烏孤以隴右河西本數郡之
地兵亂分裂遂至十餘乃有并吞之志從容
與其群臣謀之以取呂氏為先會段業為呂
纂所侵遣利鹿孤救之纂懼燒氏池張掖穀
麥而還以利鹿孤為涼州牧鎮西平追傉檀
入錄府國事是歲烏孤因酒墜馬傷脇笑曰
幾使呂光父子大喜俄而患甚顧謂群下曰
方難未靜宜立長君言終而死在位三年偽
謚武王廟號烈祖弟利鹿孤立



利鹿孤以隆安三年即偽位大赦徙居西平
既逾年改元曰建和時呂纂來伐利鹿孤使
傉檀距之纂士卒精銳進度三堆三軍擾懼
傉檀下馬據胡牀而坐士眾乃安與纂戰敗
之斬二千餘級纂西擊段業傉檀率騎一萬
乘虛襲姑臧纂弟緯守南北城以自固傉檀
置酒于朱明門上鳴鍾鼓以饗將士耀兵
于青陽門虜八千餘戶而歸於是群臣勸進
以隆安五年欲僭稱帝其將鍮勿崘進曰論

俀吾國自上世以來、被髮左衽、無冠帶之儀反飾、逐水草遷徙、無城邑室廬、故能雄視沙漠抗衡中夏、今建大號、誠順民心、然建都立邑難以避患、倉府粟帛、啓敵人之心、不如處晉人於諸城、勸課農桑、以供資儲、我則帥國人以習戰射、鄰國弱則乘之、強則避之、此長久之策也、且虛名無實、徒足爲世之質的、將安用之、利鹿孤然其言、乃更稱河西王、率師伐呂隆大敗之徙二千餘戶而歸又遣傉檀攻

晉書卷百廿六 載記內

隆昌松太守孟禕于顯美克之既而呂隆爲沮渠蒙遜所伐遣使乞師利鹿孤引群下議之尚書左丞婆衍崙曰今姑臧饑荒殘弊、穀石萬錢、野無青草、資食無取、蒙遜千里行師糧運不屬、使二寇相殘以乘其衅、若蒙遜拔姑臧、亦不能守、適可爲吾取之、不宜救也、傉檀曰崙知其一、不知其二、姑臧今雖虛弊、地居形勝、河西一都之會、不可使蒙遜據之、宜在速救。利鹿孤曰車騎之言、吾之心也、遂遣

耨云禿髮氏不以傳子而致國於傉檀立知國亡于傉檀之手傉檀動干兄有機略以示大度而已非忘于機務故凡人做事須只尋常勿好自立異也

傉檀率騎一萬救之、至昌松而蒙遜已退彥徙涼澤段冢五百餘家而歸後利鹿孤寢疾遺令以國事授弟傉檀在位三年而死葬于西平之東南僞謚曰康

傉檀少機警有才略、其父奇之、謂諸子曰傉檀器識、非汝曹所及也、故諸兄不以傳子而傳於弟、利鹿孤在位、垂拱而已、軍國大事、皆委於傉檀利鹿孤死傉檀以元興元年襲位僭號涼王遷于樂都改元曰弘昌初乞伏乾

晉書卷百廿六 載記 五

歸之在晉興也、以子熾磐爲質、後熾磐欲逃歸爲追騎所執、利鹿孤命殺之、傉檀曰、子而歸父、無足深責、宜宥之以示大度、乃赦之、至是熾磐又奔允街、傉檀歸其妻子姚興遣使拜傉檀車騎將軍廣武公傉檀大城樂都姚興遣將齊難率衆迎呂隆于姑臧傉檀攝昌松魏安二戍以避之傉檀以姚興之盛、又欲容國姑臧、乃去年號、罷尚書丞郎官、遣參軍關尚聘于興、興謂尚曰、車騎獻款稱藩而擅

興兵造大城、豈爲臣之道乎、尚曰、王侯設險
以守其國。易坎卦彖辭先王之制也。車騎偁在遐
藩。密邇勍寇。益爲國家重門之防。不圖陛下
忽以爲嫌。興善之一旣而偁檀上表姚興求涼
州不許加偁檀散騎常侍增邑二千戶一偁檀
於是率師伐沮渠蒙遜蒙遜嬰城固守。至赤
泉而還獻興馬三千匹羊三萬頭興以爲忠。
乃署爲都督河右諸軍事車騎大將軍涼州
刺史鎭姑臧偁檀率步騎三萬次于五澗興

晉書卷百廿六載記六

涼州刺史王尚徵還長安別駕宗敞送之偁
檀謂敞曰吾得涼州三千餘家情之所寄唯
卿一人奈何捨我去乎、敞曰、今送舊君、所以
忠於殿下也。偁檀曰吾今新牧貴州懷遠安
邇之略若何、敞曰、涼土雖弊形勝之地道由
人弘。實在殿下。惠撫其民。收其賢俊。以建功
名。其何求不獲。因薦文武名士十餘人。偁檀
大悅一於是讌群僚于宣德堂、仰視歎曰、古人
言作者不居、居者不作、信矣、武威孟禕曰、昔

胡寅之云偁檀之才勝內足以救其父兄外足以救敵人之覬圖晉而卒以敗亡蛭用兵之禍亡于古益智伯瑤之流而才識又不及焉

張文王始爲此堂於今十有二王矣唯履信
思順者。可以久處。偁檀善之時偁檀雖受姚
興爵命、然車服禮章、一如王者、以宗敞爲太
府主簿錄記室事偁檀徵集戎夏之兵五萬
餘人大閱于方亭遂伐沮渠蒙遜戰于均石
大敗蒙遜進攻西郡陷之其後偁檀又與赫
連勃勃戰于陽武下峽勃勃乃鑿凌埋車以
塞路勃兵逆擊偁檀大敗之將佐死者什六
七、偁檀與數騎奔南山、幾爲追騎所得偁檀

晉書卷百廿六載記七

懼東西寇至、徙三百里內百姓、入于姑臧、國
中駭恐、屠各成七兒軍諮祭酒梁裒等、皆因
之作亂、偁檀悉誅之時姚興以偁檀內外多
難、欲因而取之、遣其尚書郎韋宗來觀釁、偁
檀與宗論當世大略、從橫無窮、宗退歎曰、奇
才英器。不必華夏。明智敏識。不必讀書。吾今
乃知八索九丘五經之外。冠冕之表。復自有
人也。宗還言於姚興曰、涼州雖殘弊之後、風
化未頹、偁檀權詐多方、憑山河之固、未可圖

也、與不從乃遣其將姚弼及斂成等率步騎三萬來伐又使其將姚顯爲弼等後繼傉檀遣其將俱延敬歸等十人率騎分擊大敗之斬首七千餘級姚弼固壘不出傉檀攻之未克、乃斷水上流、欲以持久斃之、會雨甚堰壞弼軍乃振、姚顯聞弼敗、兼道赴之、軍勢甚盛遣射將孟欽等五人、挑戰於涼風門、弦未及發、材官將軍宋益等、馳擊斬之、顯乃委罪斂成、遣使謝傉檀、引師而歸傉檀於是僭即涼王位大赦改年嘉平置百官立夫人折掘氏爲王后世子虎臺爲太子錄尚書事於是傉檀與沮渠蒙遜迭相攻擊爲蒙遜大敗于窮泉蒙遜進圍姑臧傉檀遣子他爲質請和蒙遜徙其衆八千餘戶而去傉檀將折掘奇鎮據石驢山以叛傉檀畏蒙遜之逼且懼嶺南爲奇鎮所據乃遷于樂都傉檀始出城焦諶王侯等十六國春秋作侯諶等遂閉門作難降于蒙遜蒙遜因戰勝之威又進圍樂都築室返耕爲持人



之計傉檀乃以子安周爲質而去一云何傉檀又將伐蒙遜邯川護軍孟愷諫止不從五道俱進至番禾苕藋掠五千餘戶其將屈右進曰、今既獲利、宜倍道旋師、以番度峻險、蒙遜善於用兵、若輕軍卒至、大敵外逼、徙戶內攻此危道也、傉檀又不從俄而昏霧風雨蒙遜軍大至傉檀敗績而還蒙遜進圍樂都傉檀嬰城固守以子染于爲質蒙遜乃歸久之傉檀又伐蒙遜不利蒙遜攻樂都二旬不克鎮南文支以湟河降蒙遜又來伐傉檀以太尉俱延爲質引還時唾契汗乙弗等皆叛傉檀議欲討之孟愷諫曰、連年不收、上下飢弊、南逼熾磐、北迫蒙遜、今遠征、雖克、其爲後患必深、不如與熾磐結盟通糴、慰撫雜部畜力繕兵相時而動、傉檀不從謂其太子虎臺曰蒙遜近去不能卒來旦夕所慮唯在熾磐然熾磐兵少易禦吾不過一月自足周旋乃率騎七千襲乙弗大破之獲牛馬羊四十餘萬

熾磐乘虛來襲，虎臺憑城距守，熾磐四面攻之。撫軍從事中郎尉肅進曰：「今外城廣大難守，殿下不若聚國人守內城，肅等率晉人距戰於外，雖有不捷，猶足自存。」虎臺曰：「小賊蕞爾，旦夕當走，卿何慮之過也。」虎臺懼晉人有貳心，乃召豪望有勇謀者，閉之於內。孟愷泣諫不從。虎臺曰：「吾豈不知子忠，實懼餘人脫生慮表，以君等安之耳。」一夕城潰，熾磐乃從虎臺，及其文武百姓萬餘戶于枹罕。安西樊



尼自西平奔告傉檀，傉檀謂衆曰：「今樂都既陷，妻子皆為熾磐所虜，退無所歸，卿等能與吾藉乞弗之資，取契汗以贖妻子乎？」遂引師而西，衆多逃返，遣鎮北段苟追之，苟亦不還。於是將士皆散，惟樊尼與中軍紇勃、後軍洛肱、散騎侍郎陰利鹿在焉。傉檀曰：「蒙遜、熾磐昔皆委質於吾，今而歸之，不亦鄙哉！四海之廣，匹夫無所容其身，何其痛也！與其聚而同死，不如分而或全。樊尼，吾長兄之子，宗部所寄，吾衆在北者，戶垂二萬，蒙遜方招懷遐邇，存亡繼絕，汝其從之。紇勃、洛肱亦與尼俱。吾年老矣，所適不容，寧見妻子而死。」遂歸熾磐，唯陰利鹿隨之。傉檀謂利鹿曰：「吾親屬皆散，卿何獨留？」利鹿曰：「臣老母在家，非不思歸，然委質為臣，忠孝難以兩全。臣不才，雖不能效申包胥之誠，然負羈靮而侍陛下者，臣之分也，敢離左右乎。」傉檀歎曰：「知人固未易，人亦未易知。大臣親戚皆棄我去，終始不虧者，唯



卿一人而已。」傉檀至西平，熾磐遣使郊迎，待以上賓之禮。初，樂都之潰也，諸城皆降于熾磐，傉檀將尉賢政固守浩亹不下。熾磐呼之曰：「樂都已潰，卿妻子皆在吾所，孤城獨守，將何為也？」賢政曰：「受涼王厚恩，為國藩屏，雖知樂都已陷，妻子為擒，先歸獲賞，後順受誅，然不知主上存亡，未敢歸命。妻子小事，豈足動懷。若貪一時之榮，忘委付之重者，大王亦安用之？」熾磐乃遣虎臺手書諭政，政曰：「汝為國

儲、不能盡節、而縛於人、渠父貞君、虧萬世之
業、賢政義士、豈敎汝乎、既而聞傉檀至左南
乃降熾磐以傉檀為驃騎大將軍封左南公
歲餘為熾磐所鴆遂死傉檀在位十三年僞
諡景王虎臺亦為熾磐所殺少子保周賀等
皆奔蒙遜久之歸魏、魏以保周為張掖王、賀
西平公、魏王嗣愛賀之才、謂曰、卿之先與朕
同源、賜姓源氏、烏孤以安帝隆安元年僭立
至傉檀三世凡十九年以安帝義熙十年滅



史臣曰、禿髮累葉酋豪、擅強邊服、控弦玉塞、
躍馬金山、候滿月而窺兵、乘折膠而縱鏑、禮
容弗被、聲敎斯阻、烏孤納符渾之策、治兵以
討不賓、鹿孤從史暠之言、建學而延胄子、遂
能開疆河右、抗衡遐國、道由人弘、抑此之謂、
傉檀承累捷之銳、藉二昆之資、摧呂氏算無
遺策、取姑臧兵不血刃、武略雄圖、比蹤前烈、
既而叨竊重位、盈滿易期、窮兵以逞其心、縱
慝自貽其弊、地奪於蒙遜、身刎於赫連、覆國
喪身、猶爲幸也、昔宋殤好戰、致災於華督、楚
靈黷武、取殺於乾谿、異代同亡、其於傉檀見
之矣、

載記第廿六　　晉書百廿六　終

竟陵鍾惺原評　檇李蔣之翹刪定　句章沈延嘉參校

## 慕容德

孫云：慕容氏之子孫，其才矣乎。如脩如垂無論矣，其他亦足以自立，故一燕亡而三燕起，非才孰能之？然其自相屠戮之慘，亦未有甚焉者也。皝立而不能容翰，卒致之禍；立而不能容垂，卒下之垂與永，兩國也，復以爲一；德與寶一國也，叛而爲兩；韓叛垂，貴寶辛死於德會叛寶，殺隆卒死於許，永殺瑀卒死於垂，盛殺奇殺崇殺澄，辛死於賊熙，殺元殺定殺潤殺信殺皮，殺翟卒死於高雲，跋殺會卒死於麟，其他實死於蘭汗，沖死於韓延忠，死於刁雲，超死於劉裕，又什魏百餘家爲裡王珪所殺，蓋國下孤子孫之存者亦寥矣，悲以宗易國，吾無取焉爾。



慕容德字玄明，皝少子也。母公孫氏，以晝寢生德，皝曰：此兒易生，似鄭莊公，長必有大德。遂以德為名。長而姿貌雄偉，性清慎，多才藝。慕容儁之僭位也，封梁公。及暐嗣位，改封范陽王。枋頭之役，以征南將軍與兄垂擊敗晉師。後遇暐敗，徙長安，苻堅以為張掖太守。及堅以兵臨江，拜德為奮威將軍。堅亡，以從垂如鄴。及垂稱燕王，復封范陽王，居中鎮衛，參斷政事。久之，遷司徒。垂臨終，勅其子寶以鄴城委德。寶既嗣位，以德為都督冀兗青徐荊豫六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冀州牧，鎮鄴。罷留臺，以都督專總南夏。魏將拓拔章攻鄴，德遣慕容青等夜擊敗之，魏師退次新城。青等請追擊之，別駕韓諱曰：古人先計而後戰。今魏不可擊者四，懸軍遠客，利在野戰，一



也。深入近畿，頓兵死地，二也。前鋒既敗，後陣方固，三也。彼衆我寡，四也。官軍不宜動者三：自戰其地，一也。動而不勝，衆心難固，二也。城隍未修，敵來無備，三也。今魏無糧資，不如深壘固軍以老之。德然其言，召青還。魏又遣賀賴盧率騎與章圍鄴，德遣使請救於姚興。興師不至，衆大懼。會章與盧相乖，各引軍遠。章司馬丁建率衆來降，且言章師老可以敗之。德遣將追破章軍，人心始固。時魏師入中山，

慕容寶出奔于薊慕容詳又僭號於是德之
群臣勸德卽尊號人有自龍城來者稱寶猶
存乃止尋而寶以德爲丞相領冀州牧承制
南夏德兄子麟自義臺奔鄴因說德曰中山
既没魏必乘勝攻鄴雖糧儲素積而城大難
固且人情沮動不可守也不如南據滑臺阻
河以待魏伺隙而動河北庶可復乎先是慕
容和亦勸德南徙於是許之隆安二年乃率
戶四萬車二萬七千乘自鄴將徙于滑臺遇



風船没魏軍垂至衆懼議欲退保黎陽其夜
流澌凍合是夜濟師旦魏師至而冰泮若有
神焉遂改黎陽津爲天橋津至于滑臺慕容
麟上尊號于德德依兄垂燕元故事稱元年
以大赦境内置百官以慕容麟爲司空領尚
書令麟復謀反德殺之時慕容寶自龍城南
奔至黎陽遣其中黄門令趙思召慕容鍾來
迎鍾本首議勸德稱尊聞而惡之執思付獄
馳使白狀德謂其下曰卿等前以社稷大計

勸吾攝政吾亦以嗣帝奔亡民神曠主故權
順群議以繫衆望今天方悔禍嗣帝得還吾
將具法駕奉迎謝罪行闕何如其黄門侍郎
張華曰夫爭奪之世非雄才不振從横之時
豈懦夫能濟陛下若蹐匹婦之仁捨天授之
業威權一去則身首不保何退讓之有乎德
曰吾以古人逆取順守其道未足所以中路
徘徊悵然未決耳慕輿護請馳問寶虛實德
流涕而遣之乃率壯士數百隨思而北因謀



殺寶寶既遣思之後知德攝位亦懼而北奔
護至無所見執思而還德以思閑習典故將
任之思曰犬馬猶知戀主思雖刑餘賤隸乞
還就上德固留之思怒曰周室東遷晉鄭是
依殿下親則叔父位則上公不能率先群后
以匡王室而幸根本之傾爲趙倫之事思雖
無申胥哭秦之效猶慕君賓不偷生於莽世
也德怒斬之晉南陽太守閭丘羡寧朔將軍
鄧啓方率衆二萬來伐德遣其將慕容法撫

容和等距之。王師敗績。先是苻登既爲姚興
所滅。登弟廣率衆來降。拜冠軍將軍。處之乞
活堡。會熒惑守東井。或言秦當復興。廣乃自
稱秦王。德因留慕容和守滑臺。親率衆討廣
斬之。和長史李辯殺和以滑臺降于魏。魏甯
書和跋自鄴赴之。德將軍慕容雲斬辯。率將
士家屬二萬餘口出滑臺赴德。德欲攻滑臺。
韓範曰。向也魏爲客。吾爲主人。今也吾爲客。
魏爲主人。人情危懼。不可戰也。宜先據一方。



自立基本。後圖進取。張華曰。彭城楚之舊都。
可攻而據之。慕容鍾慕輿護封逞韓諱等。又
固勸攻滑臺。潘聰曰。滑臺四通八達之地。北
通大魏。西接彊秦。之二國者。何可以高枕而
待之。彭城土曠人稀。平夷無險。晉之舊鎭。取
之亦難。又密邇江淮。秋夏霖潦。千里爲湖。乘
舟而戰者。國之所短。彼之所長也。今青州沃
壤二千里。精兵十餘萬。四塞之固。負海之饒。
可謂用武之國。且廣固一城。曹嶷所築。地形

險阻。足爲帝王之都。三齊英傑。思得明主以
立於世久矣。然刺史辟閭渾昔負國恩。必翻
然向化。陛下宜遣辯士馳說於前。大兵繼進
于後。若其不服。取之如拾芥耳。既得其地。然
後閉關養銳。伺隙而動。此乃陛下之關中河
內也。德猶豫未決。沙門竺朗素知占候。德因
訪之。朗曰。敬覽三策。潘尚書之議。興邦之言
也。今歲初長星起於奎婁。遂埽虛危。而虛危
齊之分野。除舊布新之象。宜先定齊魯。巡撫



琅邪。至秋乃北徇齊地。此天道也。德大悅。引
師而南。兗州北鄙諸縣悉降。置守宰以撫之。
存問高年。軍無私掠。百姓安之。牛酒屬路。德
遣使說幽州刺史辟閭渾。欲下之。渾不從。遣
慕容鍾率步騎二萬擊之。德進據琅邪。徐兗
之民。附者十餘萬。於是引兵而北。進寇莒城。
守將任安委城走。德以潘聰鎭莒城。鍾傳檄
青州諸郡。諭以禍福。渾聞德軍將至。徙八千
餘家入廣固。諸郡皆承檄降于德。渾懼。攜妻

子弁魏、德遣射聲校尉劉綱、追斬於莒城、德
遂入廣固、四年僭即皇帝位于南郊、大赦改
元建平、詔曰、漢宣憫吏民犯諱、故改名、朕今
增一備字、以為復名、庶開臣子避諱之路、立
其妻段氏為皇后、建立學官、簡公卿以下子
弟及二品士門二百人為太學生、後因讌其
群臣於延賢堂、酒酣、笑而言曰、朕雖寡薄、可
方自古何等主也、其青州刺史鞠仲曰、陛下
中興聖后、其少康光武之儔乎、德顧命左右、

晉書卷百廿七載記七

賜仲帛千匹、仲以賜多為讓、德曰、卿知調朕、
朕不知調卿邪、卿飾對非實、故朕亦以虛言
相賞耳、韓範進曰、天子無戲言、今日之論、可
謂君臣俱失、德大悅、賜範絹五十匹、自是昌
言競進、朝多直士矣、德母兄先在長安、遣平
原人杜弘往問之、弘至張掖、為盜所殺、會德
故吏趙融自長安來、始具母兄凶問、德號慟
吐血、因而寢疾、其司隸校尉慕容達謀反、遣
牙門皇璆攻端門、殿中帥侯赤眉開門應之、

王元美云寨雅是賦中佳語

中黃門孫進扶德踰城、隱於進舍、段宏等聞
宮中有變、勒兵屯四門、德入宮誅赤眉等、達
懼而奔魏、德時優遷徙之民、使之長復不役、
民緣此迭相蔭冒、或百室合戶、或千丁共籍、
以避課役、尚書韓諱請加隱覈、德從之、使諱
巡郡縣、隱實得蔭戶五萬八千、諱公廉正直、
所在野次、人不擾焉、德大集諸生、親臨策試、
既而饗宴、乘高遠矚、顧謂其尚書魯邃曰、齊
魯固多君子、當昔全盛之時、接慎巴生淳于

晉書卷百廿七載記八

鄒田之徒、蔭脩簷、臨清沼、馳朱輪、佩長劍、恣
飛馬之雄辭、奮談天之逸辯、指麾則紅紫成
章、俛仰則丘陵生韻、至於今日、荒草頹墳、氣
消煙滅、永言千載、能不依然、邃荅曰、武王封
比干之墓、漢祖祭信陵之墳、皆留心賢哲、每
懷往事、陛下慈深二王、澤被九泉、若使彼而
有知、寧不銜荷矣、時桓玄將行篡逆、誅不附
己者、冀州刺史劉軌、襄城太守司馬休之、征
虜將軍劉敬宣、廣陵相高雅之、並內不自安、

皆弃於德詐伐桓玄於是韓範亦上疏以爲
有可乘之機德曰自頃數緾百六、宏綱暫弛
遂令姦逆亂華、舊京堙穢、每尋否運、憤慨兼
懷、昔少康以一旅之衆、復夏配天、況朕據三
齊之地、藉五州之衆、敎之以軍旅、訓之以禮
讓、上下知義、人思自奮、繕甲待釁、爲日久矣、
但欲先定中原、埽除逋孽、然後宣布淳風、經
理九服、飲馬長江、懸旌隴坂、此志未遂、且韜
戈耳、今者之事、王公其詳議之、因講武城西



步兵三十七萬、車一萬七千乘、鐵騎五萬三
千、成以桓玄新得志、未可圖、乃止、能聞玄敗
德命慕容鍾等、將兵欲取江南、刻期誓師、會
德寢疾不果、是時德境內汝水竭、德甚惡之、
兄子超因德有疾請嗣、德曰、人主之命在天、
非一小所能制也、固請不許、嗣是引見群臣
于東陽殿、議立超爲太子、俄而地震、百官驚
散、是夜德疾篤、遂瞑不能言、段后大呼令召
中書作詔立超、可乎、德開目頷之、乃立超爲
皇太子、大赦、德尋死、乘夜爲十餘棺、分出四
門、潛葬山谷、竟不知其尸之所在、時義熙元
年也、德在位五年、僞謚獻武皇帝

載記第廿七　晉書百廿七

載記第廿八　　晉書百廿八　三評戴書

竟陵鍾惺原評　　檇李蔣之翹刪定
同里戴長治參校

慕容超

慕容超字祖明，德兄納之子也。初德仕苻堅，為張掖太守，納與母公孫氏居于張掖。德之南征，遂留金刀與其母而去。及垂起兵山東，苻昌收納及德諸子，皆誅之。公孫氏以耄獲免，納妻段氏方娠未決，獄掾呼延平，德故吏也，竊以公孫氏及段氏逃羌中而生超焉。年十歲，公孫氏病，臨終以金刀授超曰：汝得東歸，可以此刀還汝叔也。平又以超母子奔呂光。及呂隆降于姚興，超又隨涼州氏徙長安。平死，段氏德之，為超娶其女為婦。超自以諸父在東，恐為姚氏所錄，乃陽狂行乞，秦人賤之。惟姚紹見而異焉，勸興拘以爵位，興召見與語，超故為謬對，或問而不答。興謂紹曰：諺云：妍皮不裹癡骨，妄語耳。乃罷遣之。時德聞納有遺腹子在秦，遣濟陰人吳辯往視之。因鄉人宗正謙賣卜在長安以告超。超不敢告其母妻，潛與謙變姓名逃歸。及至廣固，以金刀獻于德。德號慟悲不自勝。超容貌甚偉，有類于德，德愛之，厚加禮遇，始名之曰超，封北海王，拜侍中、驃騎大將軍、司隸校尉，開府置佐吏。德無子，欲以超為嗣，故超入則承奉盡歡，出則傾身下士，於是內外眷望，翕然歸之。立為太子。德死，以義熙元年僭嗣偽位，大赦，改元太上。尊德妻段氏為皇太后，遷別所。親公孫五樓為腹心，德故大臣慕容鍾、段宏等皆不自安，求補外職。先是超自長安行至梁父，慕容法時為兗州，鎮南長史悅壽以告法，法曰：昔漢成方詐稱衛太子，人莫辨之，今安知非此類也。不禮之。超聞而恚恨，及德死，法又不奔喪，超遣使讓之，法懼，遂與慕容鍾、段宏等謀反。超聞之，徵鍾，鍾稱疾不赴，收其黨侍中慕容統等誅之，車裂僕射封嵩於東

孫云超立時非少主然國屢而臣民未附超不能推心和輯使之阻兵以致外寇超雖與之戰雖晉兵未至亦固知其必亡也

門之外、西中郎將封融奔魏、超尋遣慕容鎮
攻青州、慕容昱攻徐州、慕容凝韓範攻梁父、
昱拔莒城、段宏奔魏、封融又集群盜襲石塞
城、殺將軍徐劉氏中振、恐慕容凝謀殺韓範、
將襲廣固、範知而攻之、凝奔梁父、範并其衆
攻梁父、克之、凝奔姚興、慕容法出奔魏、慕容
鎮克青州、鍾殺其妻子、爲地道而出、單馬奔
姚興、于時超不恤政事、盤于畋游、又好變易
舊制、朝野多不悅之、乃議復肉刑、增置烹轘
晉書卷百廿八　載記　王
之法、衆議不同、乃止、先是太尉封孚屢諫不
聽、超嘗臨軒問孚曰、朕可方前世何主、對曰
桀紂、超慚怒、孚徐步而出、不爲改容、司空鞠
仲謂孚曰、與上言、何得如是、宜還謝、孚曰、行
年七十、惟求速死耳、竟不謝、超以其時望優
容之、超母妻既先在長安、爲姚興所拘、興責
超稱藩、求得氏太樂諸伎、若不可使、送吳口
千人、超下書遣群臣詳議、左僕射段暉議曰
陛下嗣守社稷、不宜以私親之故、遂降尊號、

蔣云張華氏外姓皆數中輔閒入之名以耻人觀聽也

且太樂先世遺音、不可與彼也、不如掠吳口
與之、尚書張華曰、若彼侵掠吳邊、必成鄰怨、
此既能往、彼亦能來、兵連禍結、非國之福也。
陛下慈德在人、掌握豈可靳惜虛名、不爲
之降屈乎、中書令韓範、嘗與秦王俱爲苻氏
太子舍人、若使將命、必得如志也、超從之、乃
範聘于興、稱藩奉表、興大悅、許以超母妻還
之、慕容凝言于興曰、燕王得其母妻、不可復
臣、宜先使送伎、興意乃變、遣使聘于超、超使
晉書卷百廿八　載記　郎
張華與給事中宗正元、獻太樂伎一百二十
人於興、興乃還超母妻、厚其資禮而遣之、超
親帥六宮、迎于馬耳關、四年超祀南郊、有獸
大如馬、狀類鼠而色赤、集于圜丘之側、俄而
大風晝晦、羽儀帷幄皆振裂、獸亦不知所在、
超懼、以問太史令成公綏、對曰、陛下信奸佞、
誅戮賢良、賦斂繁多、事役殷重之所致也、超
乃大赦、譴責公孫五樓等、俄而復之、明年超
正旦朝會群臣、歎太樂不備、悔送伎於姚興、

蔡云荒棄小人超信任之失矣及劉裕來伐五樓之策乃諳謀見惕敵先若終之所屬者惟此

逆謀，徐晉人以禍之。其領軍韓諱曰，先帝以舊京傾沒，戢翼三齊，陛下不能養士息民，以待釁隙，收復先業，而更侵掠南鄰，廣樹仇隙，可乎。超曰，我計已定，不與卿言。於是遣其將斛穀提、公孫歸等率騎寇宿豫，陷之，大掠而去，簡男女二千五百，付太樂教之。諱，五樓之兄也。時五樓爲侍中尚書，專總朝政，宗親皆夾輔左右，王公內外無不憚之。超論宿豫之功，封斛穀提等並爲郡縣公。慕容鎮諫曰，臣



聞懸賞待勳，非功不侯。今公孫歸結禍延兵，殘賊百姓，陛下封之，得無不可乎。超怒不荅。尚書都令史王儼諂事五樓，比歲屢遷，爲尚書左丞，時人爲之語曰，欲得侯，事五樓。超又遣公孫歸等入寇濟南，略男女千餘人而去。劉裕率師將討之，超引見群臣于東陽殿，議距王師。公孫五樓曰，吳兵輕果，所利在戰，其鋒不可爭也。宜據大峴，使不得入，曠日延時，沮其銳氣。然後徐簡精騎二千，循海而南，絕

旣秀能用本可全取其政不用超以其下策而爲上策或爲命亡耳

其糧運，別勅段暉率兗州之軍，緣山東下，腹背擊之，上策也。各命守宰，依險自固，校其資儲之外，餘悉焚蕩，芟除禾苗，使敵無所資，堅壁清野，以待其釁，中策也。縱賊入峴，出城逆戰，此下策也。超曰，今歲星居齊，不戰吾固能克之，況吾據五州之地，擁富庶之民，戰車萬乘，鐵馬萬群，縱令過峴，至於平地，但以精騎踐之，何慮不克乎。賀賴盧苦諫不從，退謂五樓曰，上不用吾計，亡無日矣。慕容鎮曰，陛下



必以平原用馬爲便宜者，宜出峴逆戰，戰而不勝，猶可退守，不宜縱敵入峴，自棄險固也。超不從。鎮出調韓諱曰，上既不能逆戰卻敵，又不肯徙民清野，延敵入腹，酷似劉璋矣。今年國滅，吾必死之，但卿等中華之士，復爲文身耳。超聞之大怒，收鎮下獄，乃攝莒、梁父二戍，修城隍，簡士馬，以待之。其夏王師次東莞，超遣段暉、賀賴盧等六將，步騎五萬，進據臨朐，俄而王師度峴，超懼，乃自將步卒四萬就

之，使五樓帥騎進據巨蔑水，劉裕前驅孟龍
符與戰，五樓駁走。裕遣諮議參軍檀韶率銳
卒攻破臨朐，超大懼，單騎奔段暉于城南。暉
衆又戰敗，裕軍人斬暉。超又奔還廣固，徙郭
內人入保小城，使其尚書郎張綱乞師于姚
興，赦慕容鎮，進錄尚書、都督中外諸軍事，引
見謝之，且問計焉。鎮進曰：百姓之心，係於一
人。陛下既躬率六軍奔敗而還，群臣解心，士
民喪氣。聞秦人自有內難，謂秦內有赫連之患也。恐不

假分兵救人。今散卒還者猶有數萬，可悉出
金帛以餌之，更決一戰。天若相我，足以破賊；
如其不濟，死尚爲美，比於閉門待盡，不猶愈
乎。司徒慕容惠曰：不然。今晉軍乘勝，有陵人
之氣，敗軍之將，何以禦之？秦雖與勃勃相持，
不足爲患，且與我分據中原，勢若脣齒，安得
不來相救？但自古乞援不遣大臣，則不致重
兵。今尚書令韓範可使也。超從之，遂遣範與
王蒲乞師于姚興。未幾，裕師圍城，四面皆合。

人有竊告裕曰：張綱有巧思，若得綱爲攻具
者，城乃可得耳。會綱自長安歸，裕軍執之。裕
升綱於樓車，使周城呼曰：勃勃大破秦軍，無
兵相救。城中無不失色。嗣是裕攻城益急，張
華、封愷並爲裕所獲，超乃遣裕書，請爲藩臣，
以大峴爲界，并獻馬千匹，以通和好。裕弗許。
江南繼兵，相尋而至。尚書張俊自長安還，又
降于裕，說裕曰：燕人所恃者，謂韓範必能致
秦師也。若能密信誘範，啗以重利，範來則城

中絕望，燕必降矣。裕乃表範爲散騎常侍，且
遺範書以招之。時姚興遣其將姚強率步騎
一萬隨範，就其將姚紹于洛陽，并兵來援。會
赫連勃勃大破秦軍，興追強還長安。範歎曰：
天其滅燕乎！會得裕書，遂降于裕。裕將範循
城，由是人情離駭，無復固志。左右勸超誅範
家，以止後叛。超知敗在旦夕，又弟諱盡忠無
貳，故不罪焉。時十二月乙巳，太白犯虛危。靈
臺令張光勸超出降，超手斬之。明年朔旦，超

登天門朝群臣于城上超幸姬魏夫人從超登城見王師之盛握超手對泣韓諄諫曰陛下遭百六之會正當努力自強以壯士氣而更為兒女子泣邪超拭目謝之其尚書令董銳勸超降超大怒囚之於是賀賴盧公孫五樓為地道出戰王師不利河間人玄文說裕曰昔趙攻曹嶷望氣者以為澠水帶城非可攻拔若塞五龍口城必自陷石虎從之而嶷請降後慕容恪之圍段龕亦如之而龕降

晉書 卷百廿八 載記九

後無幾又震開之今舊基猶在可塞之裕從其言至是城中男女患腳弱病者大半超輦而升城尚書悅壽言于超曰天地不仁助寇為虐戰士尪病日就凋隕守困窮城息望外援天時人事亦可知矣苟歷運有終堯舜避位轉禍為福聖達以先宜追許鄭之蹤以存宗廟之重超歎曰廢興命也吾寧奮劍決死不能銜璧求生於是張綱為裕造衝車覆以版屋蒙之以皮并設諸奇巧城上火石弓矢無所施用又為飛樓懸梯木幔之屬遙臨城上超大怒懸其母而支解之城中出降者相繼裕四面進攻殺傷甚眾悅壽遂開門以納王師超與左右數十騎出亡為裕軍所執裕數之以不降之狀超神色自若一無所言惟以母託劉敬宣而已送建康市斬之時在位六年德以安帝隆安四年僭位至超二世凡十一年以義熙六年滅

晉書 卷百廿八 載記十

載記第廿八 晉書百廿八 終

竟陵鍾惺原評　檇李蔣之翹刪定

虎林王道焜衆挍

沮渠蒙遜

張天如云羅仇麴粥之死呂光爲之蒙遜藉之以致衆怒男成之死直蒙遜自爲之反借以殺段業人皆信其復讐不知其殺兄況君父之讐不共載天兄弟之讐不反兵先王未嘗禁人之讐也蒙遜假父兄之讐以怨涼人始行則正再行則敗殺一兄而發二刑亦古來復讐之變也即稱兵日潮南涼請和出師幷鄰北至濱賢焉足徵內德哉



沮渠蒙遜臨松盧水胡也其先爲匈奴左沮渠遂以官爲氏焉蒙遜雄傑有策略涉書史梁熙呂光皆奇而憚之故常游飲自晦伯父羅仇爲光尚書從征西秦會光前軍大敗羅仇弟麴粥謂羅仇曰主上荒耄信讒今軍敗將死正其智勇見猜之日可不懼乎吾兄弟必不見容與其死而無名不若勒衆向西平出苕藋奮臂大呼涼州不足定也羅仇曰誠如汝言但吾家世以忠孝爲一方所歸寧人負我無我負人俄而兄弟果爲光所殺蒙遜以其喪歸宗姻諸部會葬者凡萬餘人蒙遜哭謂衆曰昔漢祚中微吾乃祖翼獎竇融保寧河右今呂王荒虐無道多殺不辜吾豈可不上繼先祖安時之志使二父有恨黃泉衆咸稱萬歲遂斬光中田護軍馬遜臨松令井祥以盟一旬之間衆至萬餘屯據金山與從兄男成推光建康太守段業爲大都督涼州牧建康公業以蒙遜爲張掖太守男成爲



輔國將軍委以軍國之任及業僭稱涼王以蒙遜爲尚書左丞呂光遣其二子紹纂伐業業請救於禿髮烏孤烏孤遣其弟鹿孤及楊軌救業業將戰蒙遜諫曰楊軌恃虜騎之強有窺覦之志紹纂深入置兵死地不可敵也今不戰則有泰山之安戰則有累卵之危業曰卿言是也乃按兵不戰紹纂引兵歸時業憚蒙遜雄武欲遠之而蒙遜亦深自晦匿業業以門下侍郎馬權代蒙遜爲張掖太守權

索嗣事見李暠傳

素家仍爲業所親重、每輕陵蒙遜、至是蒙遜
譖之於業曰、天下不足慮、惟當憂馬權耳、業
遂殺權、蒙遜謂男成曰、段公愚闇信讒、非濟
亂才也、向所憚惟索嗣馬權、今皆死矣、蒙遜
欲除之、以奉兄何如、男成曰、業羇旅孤飄、我
所建立、恃吾兄弟、猶魚之有水、夫人既親我
而我背之不祥、於是蒙遜與業請爲西安太
守、業喜其出外許之、蒙遜遂期男成同祭蘭
門山、而密遣司馬許咸告業曰、男成欲以取

晉書卷一百二十九　載記　三

假日作逆、若求祭蘭門山、臣言驗矣、至期果
然、業收男成令自殺、男成曰、蒙遜先與臣謀
叛、臣以兄弟之故、隱而不言、今以臣在、恐部
人不從、故約臣祭山而反誣告臣、其意欲王
之殺臣也、乞詐言臣死、暴臣罪惡、蒙遜必作
逆、臣然後投袂討之、無不克矣、業不從、殺之、
蒙遜泣告衆曰、男成忠於段王、而段王無故
枉殺之、諸君能爲報讐乎、且始者共立段王、
欲以安衆耳、今州土紛亂、似非段王之所能

濟也、衆以男成素有恩信、皆憤泣從之、比至
氐池、衆逾一萬、業鎭軍臧莫孩率部衆附之、
羌胡多起兵響應、蒙遜壁于侯塢、業先疑其
右將軍田昂、幽之、至是謝而赦焉、使與武衛
梁中庸等攻蒙遜、別將王豐孫言於業曰、西
平諸田、世有反者、昂貌恭而心險、不可信也、
業曰、吾疑之久矣、但非昂無可以討蒙遜者、
昂至侯塢、率騎五百歸于蒙遜、蒙遜至張掖、
昂兄子承愛斬關內之、業左右皆散、蒙遜大

晉書卷一百二十九　載記　四

呼曰、鎭西何在、軍人曰、在此、業曰、孤孑然一
己、爲貴門所推、願匄餘命、使得東還與妻子
相見、蒙遜遂斬之、業京兆人、儒素長者、無他
權略、威禁不行、群下擅命、尤信卜筮讖記巫
覡徵祥、故王下敗、隆安五年、梁中庸房晷田
昂等推蒙遜爲大都督大將軍涼州牧張掖
公、赦其境內、改元永安、遣使務于姚興以通
和好、時興遣將姚碩德攻克呂隆于姑臧、蒙
遜所部酒泉涼寧二郡叛降李暠、蒙遜大

懼、乃追其弟挐牧府長史張猗見碩德、請率郡人東還、碩德言、拜猗張掖太守、挐建康太守、猗勸蒙遜東還、挐私於蒙遜曰、呂氏猶存姑臧未拔、碩德糧竭將還、不能久也。何故違離桑梓、受制於人乎。臧莫孩亦以爲然、蒙遜乃斬張猗、既而與遣將齊難率衆迎呂隆、隆勸難伐蒙遜、難從之、莫孩敗其前軍、難乃結盟而還。與遣使拜蒙遜爲鎮西大將軍、沙州刺史、西海侯。初蒙遜與禿髮傉檀連兵、累歲至是又率步騎三萬伐之、至顯美、徙數千戶而還、傉檀追及于窮泉、蒙遜將擊之、諸將皆曰、賊已安營、弗可犯也。蒙遜曰、傉檀謂吾遠來疲弊、必輕而無備、及其壘壁未成、可以一鼓而滅。進擊敗之、乘勝至于姑臧、夷夏降者萬數千戶、傉檀懼請和、許之而歸。義熙八年蒙遜遷于姑臧、僭即河西王位、大赦改元玄始、置官僚如呂光爲三河王故事、繕宮殿、起城門諸觀、立其子政德爲世子、傉檀來伐蒙

遜敗之於若厚塢。傉檀湟河太守文支據湟川護軍成宜侯率衆降之、蒙遜西如苕藋、遣冠軍伏恩率騎一萬襲甲和烏啼二部、大破之、俘二千餘落而還。蒙遜寢于新臺、閹人王懷祖擊蒙遜傷足、其妻孟氏擒斬之、夷其三族。蒙遜自率衆攻克乞伏熾磐廣武郡、熾磐遣將魋尼寅距蒙遜于浩亹音門蒙遜擊斬之、又遣折斐等率騎一萬據勒姐嶺、蒙遜且戰且前、擒折斐等七百餘人、乃引還。晉益州刺史朱齡石遣使詣蒙遜、諭以朝廷威德、蒙遜遣舍人黃迅詣益州、因表曰、上天降禍、四海分崩、靈耀擁于南裔、蒼生沒于醜虜、陛下累聖重光、道邁周漢、純風所被、八表宅心、臣雖被髮邊徼、才非時儁、謬爲河右遺黎推、爲盟主、臣之先人、世荷恩寵、雖歷夷險、執義不回、傾首朝陽、乃心王室、去冬益州刺史朱齡石、遣使詣臣、始具朝廷休問、承車騎將軍劉裕、秣馬揮戈、以中原爲事、可謂天贊大晉、篤

生英輔，臣聞少康之興大夏，光武之復漢業，皆奮劍而起，衆無一旅，猶能成配天之功，著車攻之詠，陛下據全楚之地，擁荊揚之銳，而可垂拱晏然，棄二京以資戎虜，若六軍北軫，克復有期，臣請率河西戎，為晉右翼前驅。熾磐率衆三萬襲湟河，蒙遜弟漢平力戰固守，遣司馬隗仁夜出擊熾磐，破之，熾磐將引退，漢平長史焦昶、將軍段景，密信招熾磐，熾磐復攻之，昶、景因說漢平出降，仁勒壯士百餘



據南門樓上，三日不下，力屈，為熾磐所擒，熾磐怒，命斬之，段暉諫曰：仁臨難不(?)死，忠臣也，宜宥之以厲事君，乃囚之，仁在熾磐所五年，暉又為之請，得還姑臧，蒙遜以為高昌太守。後劉裕征滅姚泓，蒙遜聞之，怒甚，會門下校郎劉祥入言事，蒙遜曰：汝聞劉裕入關，敢研研然也，魏書沮渠傳作研研事人取節研音 蒙白喜欢蒙遜云然研積邦宇音 義皆通 以規音 當 遂殺之。明年乃來表稱藩于晉升涼州刺史。初蒙遜與李歆戰于解支澗，大敗，復收散卒欲戰，其群下諫止之，乃城建康，置戍而歸。至是太史令張衍言於蒙遜曰：今歲臨澤城西當有破兵，蒙遜因遣其世子政德屯兵若厚塢，蒙遜西至白岸，謂張衍曰：吾今年當有所定，但太歲在申，月又建申，未可西行，且當南巡，要其歸會，主而勿容，以順天心也。遂定計欲伐李歆，先引兵攻秦浩亹，既至，還次于川巖，聞李歆徵兵欲乘虛襲張掖，蒙遜曰：入吾計矣，但恐聞吾迴軍，必不敢前，乃



露布西境，諷得浩亹，將進軍黃谷，歆聞而大悅，進入都瀆澗，蒙遜潛軍逆之，敗歆于懷城，遂斬歆，進克酒泉，士民安堵，歆之舊臣有才望者，咸禮而用之，以其子茂虔魏書作牧犍為酒泉太守。蒙遜以安帝隆安元年自稱州牧，義熙八年僭立，後八年而宋氏受禪，以元嘉十年死，在僞位三十三年，子茂虔立，六年為魏所擒，合三十九載而滅。

載記第廿九

晉書百廿九 終

載記第三十　　晉書百三十　　三徑藏書

竟陵鍾惺原評　　檇李蔣之翹刪定

梁溪馬世名參校

## 赫連勃勃

赫連勃勃，匈奴右賢王去卑之後，初姓劉。劉淵記中北人謂父為鮮卑母為鐵弗因以號為姓又稱鐵弗氏曾祖虎，劉聰世以宗室封樓煩公。父衞辰，苻堅以為西單于，督攝河西諸虜，屯于代來城。及堅國亂，遂有朔方之地。辰令其子直力鞮舊作力俟提今從北史率衆八九萬攻魏南部，為魏所禽。魏人乘勝濟河，遂拔代來。辰為其部下所殺。魏併誅其宗黨五千餘人。勃勃乃亡奔薛干部，改其名曰屈丐，北方言屈丐者、卑下也。舊作字屈孑非是今從魏書薛干部帥太悉伏舊作他斗伏欲送勃勃於魏。太悉伏兄子阿利先戍大洛川，聞將送勃勃，馳諫曰：鳥雀投人，尚或免之。況勃勃國破家亡，歸命於我，縱不能容，猶宜任其所奔。今執而送之，深非仁者之舉也。太悉伏懼為魏所責，弗從。阿利潛遣勁勇篡勃勃於路，送於姚興高平公沒奕于，奕于以女妻之。勃勃魁岸美姿儀，性辯慧，興見而奇之，與論軍國大事，寵遇踰於勳舊。興弟邕言於興曰：勃勃不可近也。興曰：勃勃有濟世之才，吾方與之平天下，何逆忌之。乃以為安遠將軍，使助沒奕于鎮高平，以三城朔方雜夷及衞辰部衆三萬配之，使為伐魏偵候。姚邕固爭以為不可。興曰：卿何以知其為人？邕曰：勃勃奉上慢，御衆殘，貪暴無親，輕為去就，寵之踰分，恐終為邊害。興乃止。頃之，以勃勃為安北將軍、五原公，配以三交五部鮮卑及雜虜二萬餘落，鎮朔方。時河西鮮卑杜崙獻馬八千匹于姚興，至大城，勃勃掠取之，召其衆三萬餘人，偽獵高平川，因襲殺沒奕于而并其衆。義熙二年，僭稱天王、大單于，赦其境內，建元曰龍升，署置百官。自以匈奴夏后氏之苗裔也，國稱大夏。其年伐鮮

畢隣千等三部降，其衆以萬數，進攻姚興
三城已北諸戍，斬其將楊丕、姚石生等。諸將
皆曰：陛下將欲經營關中，宜先固根本，使人
心有所憑。高平山川險固，土田沃饒，可以
都也。勃勃曰：卿徒知其一，未知其二。吾大業
草創，衆旅未多，姚興亦一時之雄，諸將用命，
關中未可圖也。我若專固一城，彼必并力於
我，衆非其敵，亡可立待。吾今以雲騎風馳，出
其不意，救前則擊其後，救後則擊其前，使彼



疲於奔命，我則游食自若。不及十年，嶺北河
東盡我有也。待姚興死，嗣子闇弱，徐取長
安，已在吾計中矣。於是侵掠嶺北，嶺北諸城
門不晝啓。興歎曰：吾不用黃兒之言，以至於
此。黃兒，邕小字也。勃勃初僭號，求婚於禿髮
傉檀，傉檀弗許。勃勃怒，率騎二萬伐之，至於
支陽，殺傷萬餘人，驅掠二萬七千口、牛馬羊
數十萬而還。傉檀率衆追之，其將焦朗曰：勃
勃天姿雄驁，御軍齊肅，未可輕也。不如從溫

圍北渡，趣萬斛堆，阻水結營，制其咽喉，百戰
百勝之術也。傉檀不從，勃勃乃勒衆逆擊，大
敗之，追奔八十餘里，斬其大將十餘人，殺傷
萬計，以爲京觀，號髑髏臺，還于嶺北。勃勃又
攻姚興將張佛生于青石原，俘斬五千餘人。
興遣將齊難率衆二萬來伐，勃勃退如河曲。
難以去勃勃既遠，縱兵野掠，勃勃潛軍覆之，
俘獲七千餘人。難引軍退走，勃勃復追至木
城，擒之，俘其將士萬有三千。於是嶺北夷夏



降附者數萬計，皆置守宰以撫之。勃勃乃率
騎二萬入高岡，及于五井，掠取平涼雜胡七
千餘戶，進屯依力川。姚興來伐至三城，勃勃
候其諸軍未集，率騎擊之，興大敗，勃勃進攻
興勅奇堡、黃石固、我羅城，皆拔之，徙七千餘
家於大城，亡何，又拔興定陽、清水，坑其將士
四千餘人，徙萬六千戶而還。興將姚詳屯杏
城，懼勃勃之逼，南奔大蘇。勃勃遣其將鹿弈
干追斬之，盡俘其衆。勃勃南攻安定，破興將

魏云改鐵弗氏爲鐵伐以其剛正同

楊佛嵩于青石北原，降其衆四萬五千，進攻東鄉，下之，徙三千餘戶于貳城。姚興鎮北參軍王買德來奔，勃勃拜爲軍師中郎將。九年，大赦，改元鳳翔，以叱干阿利領將作大匠，發嶺北夷夏十萬人，築都城於朔方水北、黑水之南。勃勃曰：朕方統一天下，君臨萬邦，宜名新城曰統萬。然阿利性素巧而殘忍，乃蒸土築城，錐入一寸，即殺作者而并築之。勃勃以爲忠，委任之。凡造兵器成呈之，工人必有死

晉書卷百三十載記五

者：射甲不入，則斬弓人；入，則斬鎧匠。又鑄銅爲大鼓、飛廉、翁仲、銅駝、龍虎之屬，皆以黃金飾之，列於宮殿之前。凡殺工匠數千，以是器物莫不精利。勃勃自謂其祖從母姓爲劉，非禮也；古人氏族無常，乃改姓赫連氏，言帝王係天爲子，其徽赫與天連也；其非正統者，皆以鐵伐爲氏，言其剛銳如鐵，皆堪伐人也。立其妻梁氏爲王后，子璝爲太子，封子延、昌、定等皆爲公。又攻姚興將姚逵于杏城，克之，坑

戰士二萬人。遣其御史中丞烏洛孤與沮渠蒙遜結盟，以敦僭衛之好。時姚興死，子泓立，其將姚嵩與氐酋楊盛相持，勃勃率騎四萬襲嵩上邽，未至，而嵩爲盛所殺，勃勃攻上邽，二旬克之。又進攻陰密，使其子昌爲雍州刺史以鎮之。泓將姚恢棄安定奔于長安，安定人胡儼、華韜率戶五萬來降，勃勃留羊苟兒鎮之，自進師次于郿城。胡儼等襲殺苟兒，復以城降泓。勃勃退屯杏城。會劉裕伐泓，勃勃

晉書卷百三十載記五

聞之，笑謂群臣曰：姚泓非裕敵也，且其兄弟內叛，安能距人？裕取關中必矣。然裕利在速返，正可留子弟及諸將守之。吾俟其退，取之若拾芥耳。於是秣馬厲兵，休養士卒，進據安定，泓嶺北鎮戍郡縣悉降勃勃，於是盡有嶺北之地。俄而劉裕滅泓，入于長安，遣使遺勃勃書，請通和好，勃勃命其中書侍郎皇甫徽爲文而陰誦之，召裕使前，口授舍人，使書之以答裕。裕覽其文，歎曰：吾不如也。既而勃勃

還統萬，赫米留子義眞鎮長安而還。勃勃聞之大悅，謂王買德曰：朕將進圖長安，卿試言其方略。買德曰：關中形勝之地，而以弱才小兒守之，狼狽而歸，正欲速成篡事耳，無暇復以中原爲意。此天以關中賜我，不可失也。青泥、上洛，南北之衝，宜先遣游兵斷之；然後東塞潼關，絕其水陸之道；陛下聲檄三輔，施以威德，則義眞在晉綱中，不足取也。勃勃善之，以子璝都督前鋒諸軍事，率騎二萬南向長



安，子昌屯潼關，買德爲撫軍右長史，屯青泥，勃勃率大軍繼發，璝至渭陽，降之者屬路。義眞遣龍驤將軍沈田子率衆逆戰，不利，退屯劉迴堡。田子與義眞司馬王鎮惡不平，遂殺鎮惡，義眞又殺田子。於是悉召外軍入城，閉門距守。關中郡縣悉降於璝。璝夜襲長安，不克。勃勃進據咸陽，長安樵採路絕。劉裕聞之大懼，乃召義眞東鎮洛陽，以朱齡石爲雍州刺史，守長安。義眞大掠而東，至於灞上，百

姓遂逐齡石而迎勃勃，入于長安。璝率衆三萬追擊義眞，王師敗績，義眞單馬而遁。買德獲晉寧朔將軍傅弘之、輔國將軍蒯恩、義眞司馬毛修之於青泥，積人頭以爲京觀，於是勃勃大饗將士于長安，舉觴謂王買德曰：卿往日之言，一周而果效，可謂算無遺策。此觴所集，非卿而誰！於是拜買德都官尚書，封河陽侯。赫連昌攻齡石及龍驤將軍王敬於曹公壘，克之，執齡石及敬送于長安，群臣乃勸



進，勃勃遂爲壇于灞上，僭即皇帝位，改元昌武。遣其將叱奴侯提率步騎二萬攻晉并州刺史毛德祖于蒲阪，德祖奔還。勃勃徵隱士京兆韋祖思。既至而恭懼過禮，勃勃怒曰：吾以國士徵汝，汝奈何以非類處吾！汝昔不拜姚興，何獨拜我？我在，汝猶不以我爲帝王；吾死後，汝輩弄筆，當置吾何地邪！遂殺之。群臣勸都長安，勃勃曰：朕豈不知長安累帝舊都，有山河四塞之固！但荊吳僻遠，勢不能爲人

之患、東魏與我同壤、去統萬纔百餘里、若都
長安、統萬必危、朕在統萬、彼終不敢濟河而
西、諸卿適未見此耳、其下咸曰、非所及也、乃
於長安置南臺、以璝領大將軍、雍州牧、錄南
臺尚書事、勃勃還統萬、大赦、又改元曰眞興、
追尊其高祖父皆曰皇帝、母苻氏曰皇后、
勃勃性凶暴好殺、無順守之規、常居城上、置
弓劒於側、有所嫌忿、便手自殺之、群臣忤視
者鑿其目、笑者決其脣、諫者謂之誹謗、先截
其舌而後斬之、夷夏囂然、民無生賴矣、在位
十三年而宋受禪、以宋元嘉二年死、先是太子璝爲昌所殺、
昌遂嗣僞位、尋爲魏所擒、
定又僭號於平涼、四年而亡、時宋元嘉九年也、凡建國二十有六載、

史臣曰、赫連勃勃、獯醜遺類、入居邊宇、屬中
壤分崩、緣間肆慝、控弦鳴鏑、據有朔方、遂乃
法玄象以開宮、擬神京而建社、竊先王之徽
號、偭中國之禮容、驅駕英賢、闚闢天下、然其
器識高爽、風骨魁奇、姚興覩之而醉心、宋祖
聞之而動色、豈陰山之溢異氣、不然何以致
斯乎、雖雄略過人、而凶殘未革、飾非距諫、酷
害朝臣、部內囂然、忠良箝舌、滅亡之禍、宜在
厥身、猶及其嗣、非不幸也、

贊曰、淳維遠裔、名王之餘、爰創宮宇、易彼氈廬、雖弄神器、猶曰凶渠、

載記第三十

晉書百三十 終

晉書別本一百三十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蔣之翹撰之翹字楚稱秀水人朱彝尊靜志居詩話稱其嘗評對晉書鏤板以行而嘉禾獻徵錄則又稱其有晉書注一百三十卷此本又題作刪補晉書標目不同今考之翹所作釋例謂旣刪定此書數十卷質之陳繼儒繼儒曰此可爲晉書別本矣局以是顏之且引孫盛作晉陽秋先寫別本之語爲證是晉書別本乃其定名也唐修晉書本據臧榮緒等舊史而益以諸家小說煩碎猥雜及牴牾錯互之處皆所不免劉知幾史通古今正史篇已極言其病之翹因芟其冗複正其遺闕別爲此本凡節原文者十之四全刪者十之二正其舛誤者十之三其文義漏畧者則據元經十六國春秋世說注華陽國志等書各加潤色而稍細書以別之其事有異同亦仿通鑑考異之例詮註於下其間如職官志藝術傳則全刪之武十三王傳刪其七簡文四王傳刪其二四夷諸國刪其十甚至明穆皇后孫惠等傳有關國是者亦多所刊削未免矯枉過直又踵宋祁之說汰去駢體詔令而於他文亦多評隲優劣凡文選所已載者卽不具錄殊非史體又首載列籍志全用焦竑經籍志年表全用鄭樵通志年譜尤無謂也

# 閱史約書五卷

〔明〕王光魯撰

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明崇禎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閱史約書五卷》提要

閱史約書序

讀史有數家焉經濟者觀世運探敝家攻文章精析之士更為之攷訂較計名物制度之異同臚而編之或附於史或別為書以傳於時數家者此為最下然商訂人物論世之治亂可否雖傭夫婦人率然可以中其是非語名物制度則非見其書覆其地若攷訂諄複即學士大夫瞠焉不敢以道乎則要人而已故其事亦最難是以囿陋就簡之夫内勘歲月之功蓄其寡淺而不問難外託讀書觀大意之名以文其陋掇拾姓名遺事資閑言為論云爾斯其人臨文道古當隨徵事將毋有介然者乎苟閑言高論而中不免於介然也則究說安發已古之工此業者杜征南之於

左氏傳小司馬之於遷史顔子籀之於漢書
胡身之之於資治通鑑皆附於史者也杜岐
公通典鄭夾漈通志馬鄱陽通考及歷代會
要諸書皆別為書以傳者也若太史公既作
紀傳復為年表温公既作通鑑復有舉要目
録歷年之編皆已該之又明之已綴之復銜
之已書之又圖之總夫載記廣遠知謝神聖

當其馳騁汎濫惟恐不多及求書而念之楚
者蓋無幾則安知二君子者非自惜其心力
之勤欲往復觀之以自娛也嗚呼中人以下
言博綜記問之雖難則豈不為欺我哉余自
束髮讀書輒喜從父兄質難往事或鈔課既
裁古文詞則誦之不知端委誦終亦不熟地
畀力薄寡名士交游不能多得書稍長後念

此生不能終已乃擬父兄所與衣食時文之
費別市書十年以來不盈數篋然皆儒生習
見史書正文而已間從友生借箋記博通之
書而紬繹不專加以小試旁午世所謂舉業
者好醜之日月旦而更不敢不習貧賤困躓
之阨增其遺忘讀書無定地童子荷載為艱
向所借友生之書度歲月已久輒粗舉心所

善者以細書注余書旁級之謝竟事積之既
久事類錯出無所會統雖予亦復苦之頃長
夏村居因以國朝典圖附記各代竟紙所容
朱墨異字殊便簡閱已又列書各代僭國方
域及官制及譜系之尤難明者古語之舊有
訓故者元史之重沓咮嚁眩觀覽者次第為
百許葉以閱史約書名之約者不盡之詞也

曰以快貧而多務數遷徙善遺忘如予者也若夫都邑代遷而險塞常在樵號相維各是以治亂則變生莫可紀極古文奇字厥有自來約略而觀之是闕人博之歸而後生博之濵也友人謂予是書先出必有售者易之肆賈予且可以多得書余曰若是乎余又何能終已

崇禎甲戌秋杜淮南王光魯書於城西之碧澌堂

## 分代地理直音地圖序

余閱史約書刻於甲戌歲中載地圖十許張未及詳瞻字久且渺偶遇漳浦楊季平訂生平所學欲余因前圖改補訛漏勒成完書而其地古異所遠近南北輒忘其處因悟古今為地圖者數十家其計里畫方圖繪精密者以唐人杜佑賈躭元人朱思本　國朝羅洪先為最今賈杜本無傳者餘本所在俗儒轉相謄寫離其故方以有圖無注記敘不詳故也乃自左傳史漢以來有傳注地志者降代承譯以迄　本朝各摽一冊謂之直音復從直音為之圖而遠近南北交錯棋迷矣他年繼此改訂或廣之尋大家之方寸遠近南北亦交錯弗迷矣因以考山川險易古人用兵

攷取失得之故行事善敗之所着見盡疆參土之廣隘亦交錯弗迷矣善哉鄭夾漈之言曰州縣之設有時而更山川之形千古不易古來帝王將相之蹟人爭誇為美談故音語沿譌互相乖迕遂有千秋之訛武城郭廢為鄉亭其名固在學士大夫聞而不思浸以失據者多矣非一人一時之所得正也余敢信為完書也哉季平而外贊余書者為五玉諸公皆博雅君子相與往復問難四年而余書乃成為崇禎癸未之皋月光魯自記

吳郡沈載書

## 閱史約書跋

先舅氏髮甫燦即嗜古如不及晨夕披覽不啻杜之癖皇甫之淫故於文史之圃靡不博涉而尤研精史學嘗謂余曰為學必期實用二十一史士人經濟之所出也古有書即有圖今圖亡如朝貢會盟征伐建國之類不知其山川險夷與都會變易所在即何以知古人之用心又世系繁錯官制代有沿革以及語言名字多非省列而指數之鮮不掩卷墮雲霧者又何以攷興亡證得失別同異於是覩史即詳為記註積有歲年而後成書刻於崇禎之甲戌晚交楊子季平甚惜地圖隘於幅多軼漏者於是復著地理互音迨直音出而此書為完書矣然攷訂數年稿易數遍參

閩之書速成滿案其為學史者指南也亦禁昔時余小子方受業舅氏之門嘗分耳聆手錄稍代其勞書成舅氏非疾中授其中州友磐禹公刻於吳門刻未成而舅氏殂其卒成此書者磐禹公力也舅氏詩歌及古文詞甚夥海內多知之又多好之將次第付之梓以公同好

門下甥熊維儀百拜謹識

跋

凡例

一地圖限於幅不能盡書所詳者歷代戰爭得失之先後創業有基肇亂有自世事之大者也以及邊郡都會數有事之地與甚異之名則書其餘概不及載

一春秋諸國一註于杜元凱一註於鄭夾漈然皆晉宋地名已費重譯矣近日巨公諸刻一仍其舊無所發明即世傳東坡指掌圖流傳訛謬不可枚舉今悉訂正

一每代之末係以方隅割據圖蓋治亂之際事蹟繁多類於記問觀此瞭然噫夫亂天下者衆人治天下者一人也讀之不三峽者不足觀史

一歷代僭亂附末為多今列其立國僞號者若起於一州一郡旋就澌滅或降唐之後功業彰顯史傳列于唐臣皆從刪削

一唐末以藩鎮亡係毒所延流為十國禍亦烈矣新唐書止以逆命者同傳其餘散在各卷予合而詮次之使一鎮自始至末名字可徵其建置先後處所從歐陽方鎮表其州名世數總題參用文獻通考

一地圖既限於幅凡地屬一府者皆註於府之白空處猶難懸度今則直書古名於上今名於下號曰直音史之所載幾可

詳出
一歷代直省所載亦照今京省分隸之各府則另行起頭其每
開者按地考証其經傳無所紀載者闕之
秦以後直省几州郡國則大字書其小字係縣或由州至乎
漢及南北五代州郡分提莫考其地更易不常故京省分提
以外皆從小字
一古地二三其名則加注今字至各府所轄州縣亦次第不紊
俾覽者便於考釋
一直省書成屢易歲月凡九州之志書覽幾遍古今書之闕於

南史約書　凡例　一

職方者罔不參考地之名跡所在亦頗勒咨訪爲至於陵谷
變易城郭遷徙東西南北方向未免皆據舊聞或有未及姑
俟再訂
一西漢吳楚之變升條侯則夫晉不逮矣然反者七國齊悼惠
子居四皆高祖兄弟外姪子亦一奇也其他富貴而良死無
大變異者表在班書不復錄歷代倣此
一江左諸王自爲封尼豈升垂統者道德不足功了根施乎晉
宋齊之任重事權殺之蕭齊則權歸矣明帝嗣位血流且徧
豈制不善哉陳隋唐梁無所紀如上例

一宋太宗私天下而二王以嫌死靖康之禍天潢近屬皆從北
狩高宗元良早世孝理二宗再承大統雖天道難知而人事
猶扶矣以譜系終焉
一周官之載於書者六卿以下人名事蹟頗不多見且周禮傳
誦者多故不錄于書非明官也明史也
一歷代公孤皆爲政府加官故不別若考
一暨述家言　國朝不立宰相異於前代考之各史事權所寄
互有重輕惟人主意嚮耳宰相之柄西漢已移于尚書矣大
抵重臣勢不可返則親臣代之至於大學士兼官亦自宋始

南史約書　凡例　三

一臺者於今爲諫官然方之前代各有攸寄矣故於臺者之外
復列諫官於以考古制今知其源委
一守牧之權漸移而下監司之官漸移而上繇秦漢至今槩可
稽覽
一古人在國稱大夫在戎稱將軍兩漢魏晉猶有餘風將軍之
號兼政府守牧者雜見他考
一百官之名周爲古雅秦爲質與漢以下多不倖矣故有始爲
帶銜遂成永例者有事權輕重數傳頓異者至宋則冗詞鄙
語盡以入銜而官與職復分故前考不盡者復差次言之

閱史約書總目

卷之一
歷代地圖
歷代宿度圖
卷之二 上卷
歷代地理直音
卷之二 下卷
歷代地理直音
卷之三
歷代事變圖譜
古今官制沿革圖
卷之四
古語訓畧
卷之五
元史備忘錄

總目終



閱史約書卷之一 地圖目錄

古初地圖
唐虞九州十二州分界圖
禹貢山川圖
商地圖
西周地圖
春秋列國地圖
春秋地圖
戰國地圖
秦四十郡圖
秦楚之際方隅割據圖
兩漢十三部刺史圖
兩漢郡國圖
西漢地圖
西漢末方隅割據圖
東漢地圖
東漢末方隅割據圖
季漢地圖

晉郡國圖
東晉及五胡十六國圖
南北朝僑立州郡異同圖
南北朝兵爭地圖
隋郡圖
隋末方隅割據圖
唐十五道圖
唐州圖
唐地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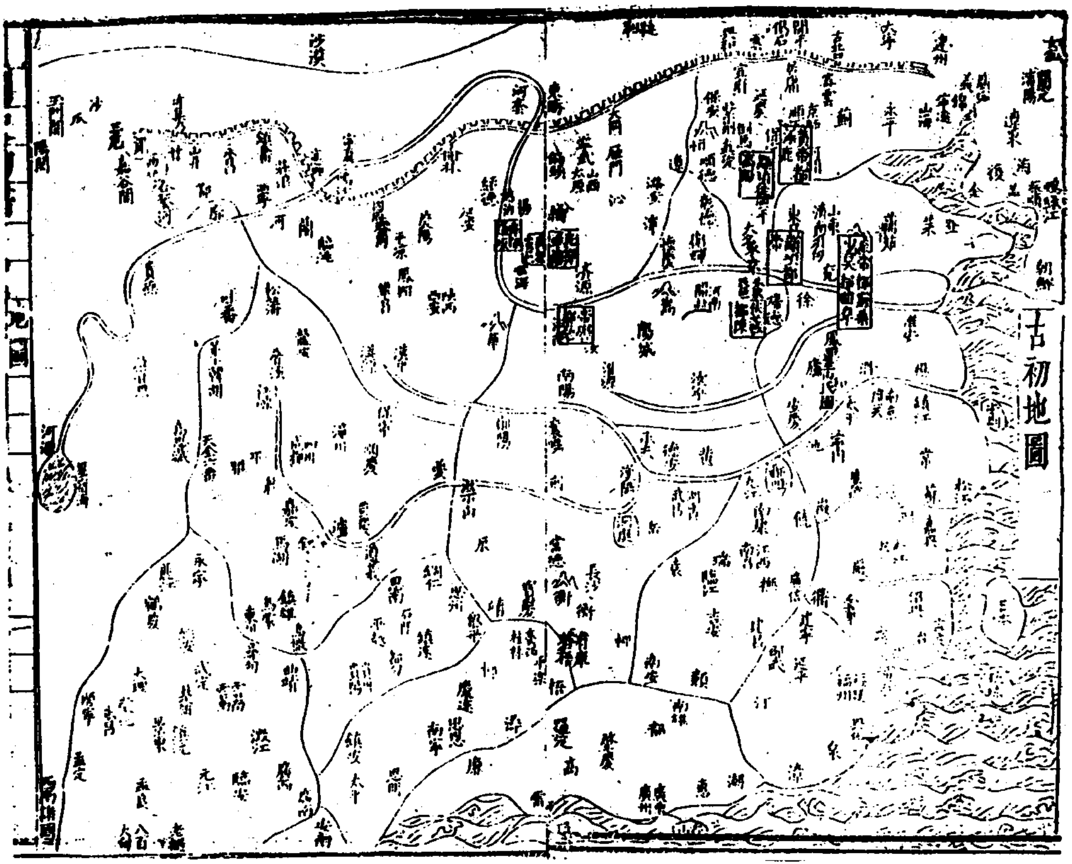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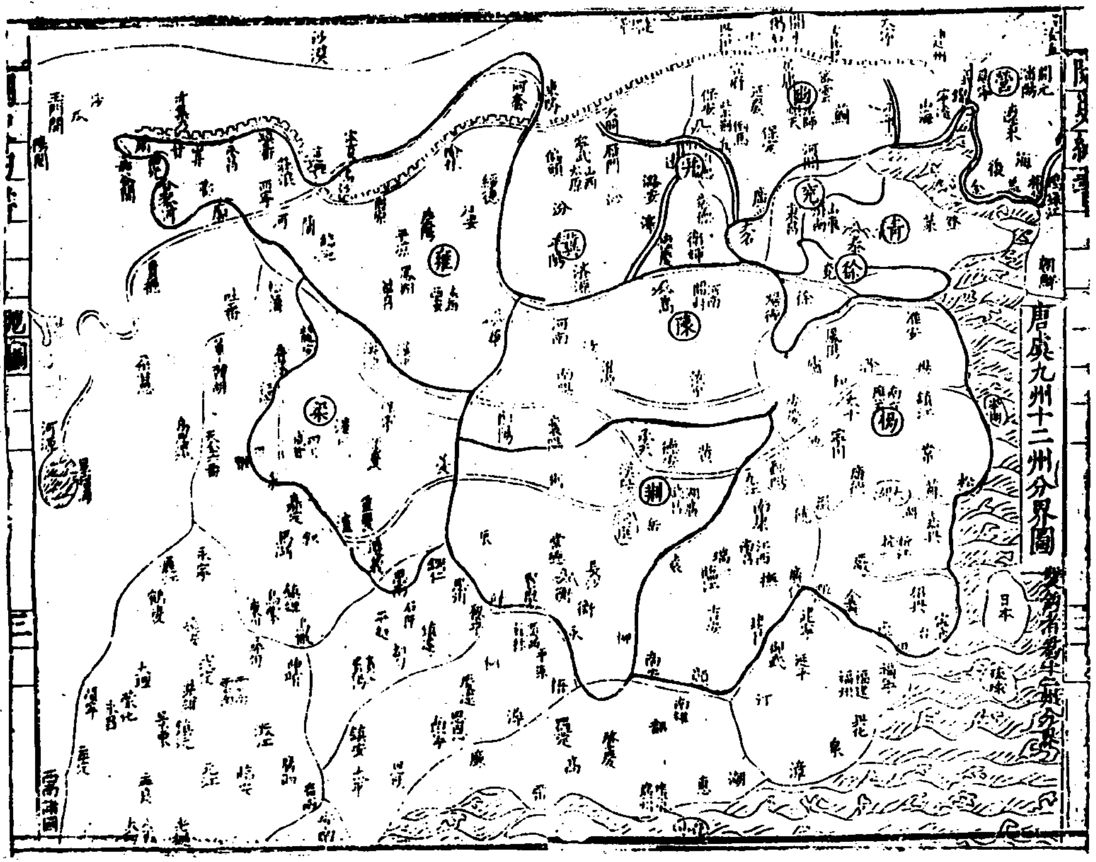
唐末藩鎮建置圖
唐末五代方隅割據圖
唐末五代地圖
宋二十三路圖
宋州軍圖
宋地圖
元十二省圖
元府州圖
元末方隅割據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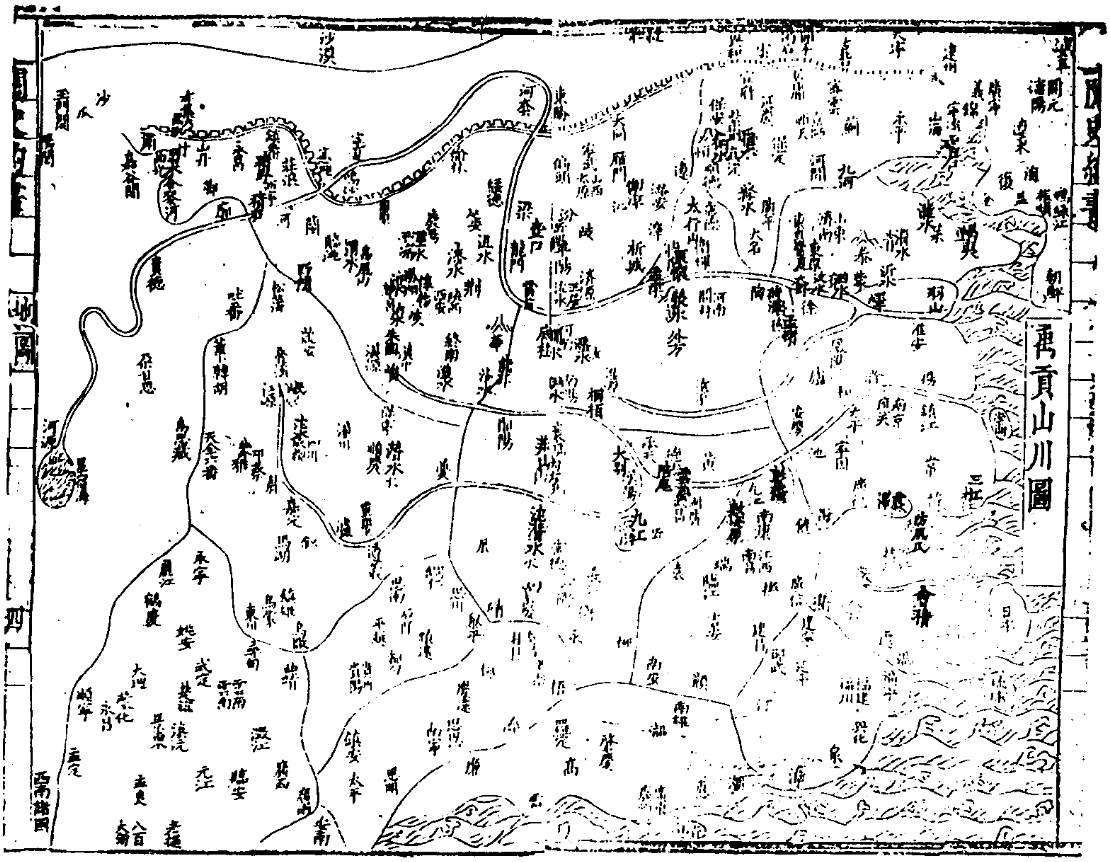
地圖目錄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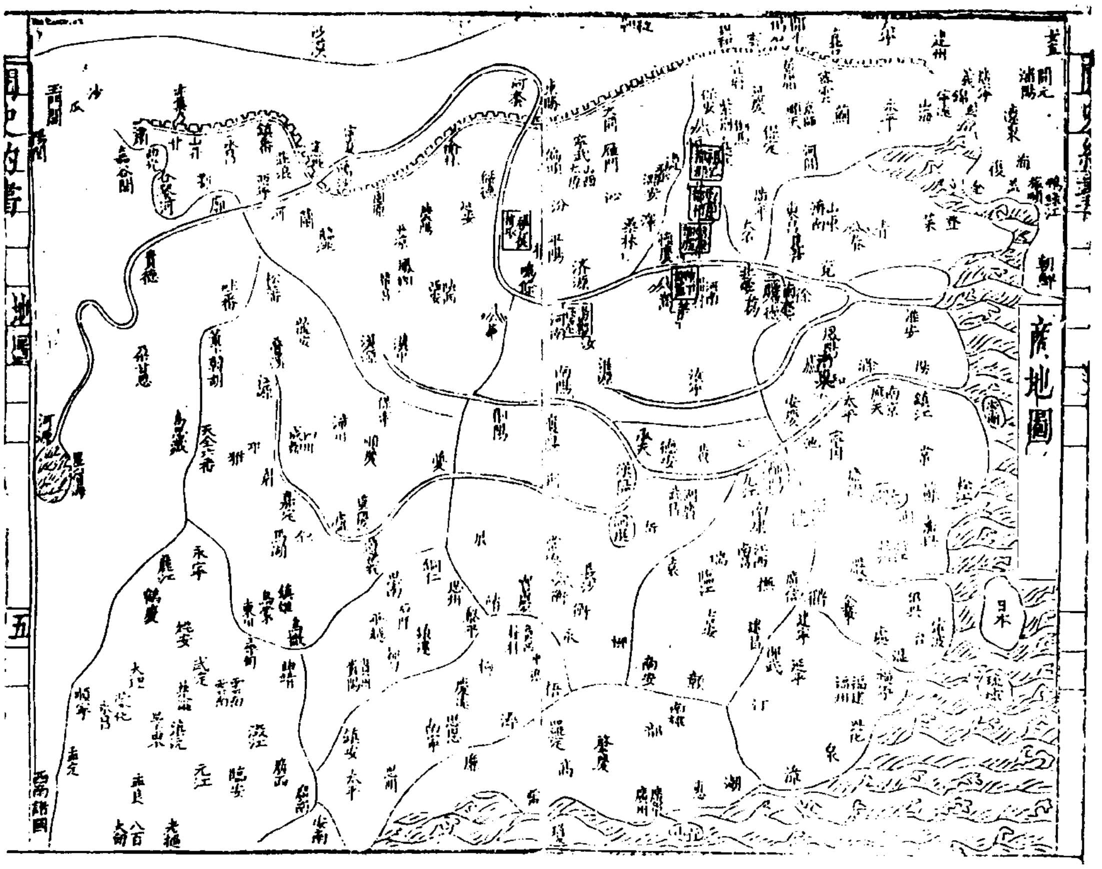
# 閱史約書卷之一　地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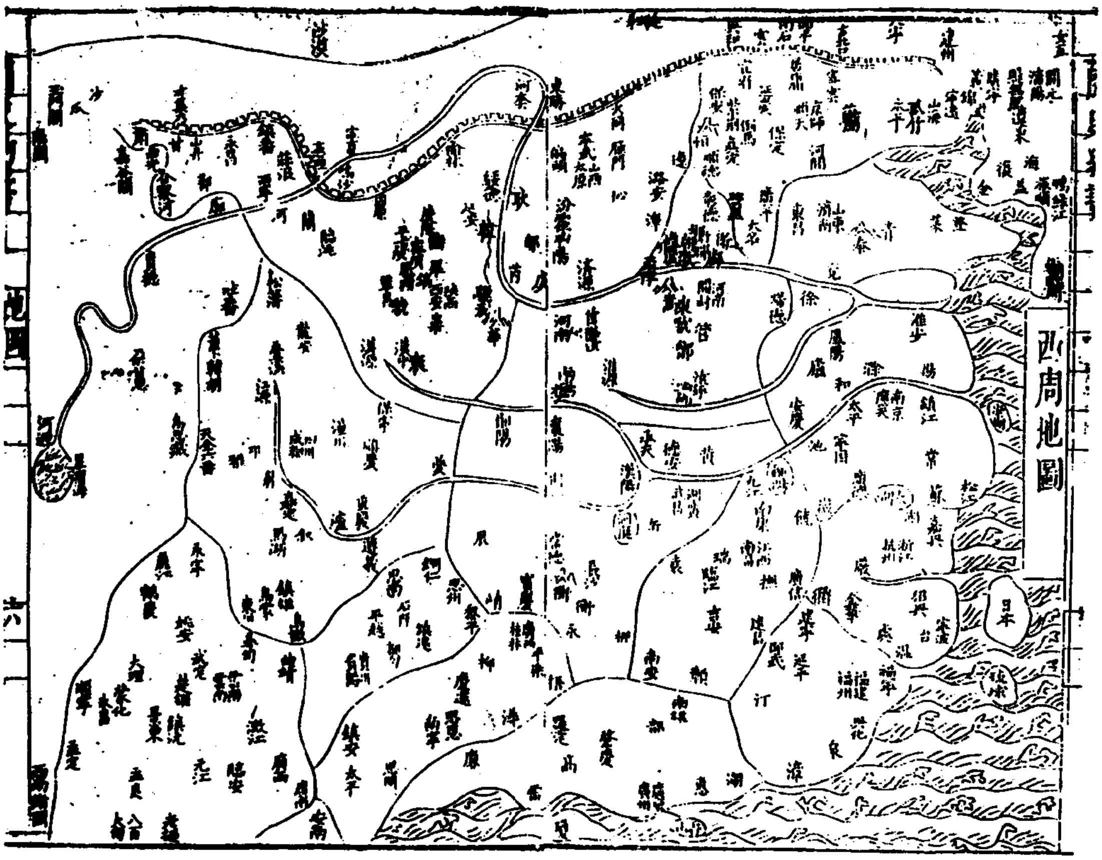
淮南王光魯漢恭纂著
甥熊維熊倩男較
吳郡沈　載古乘參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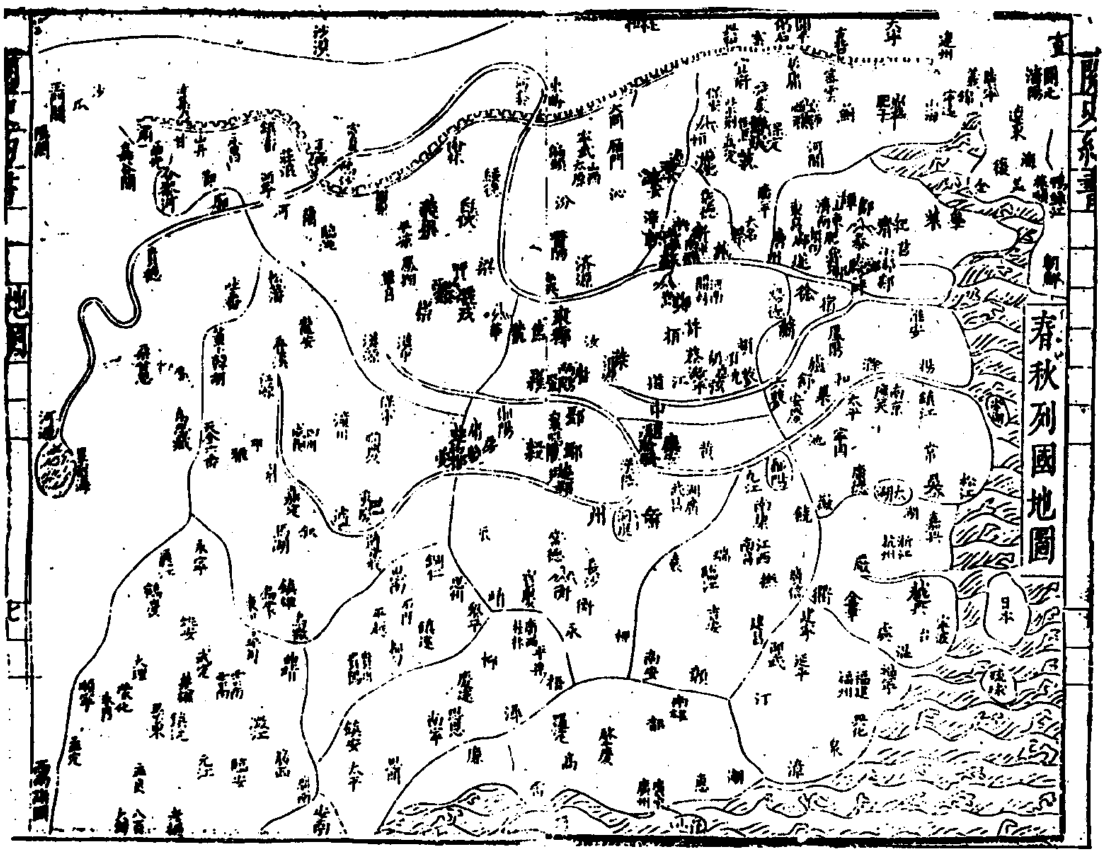

古初地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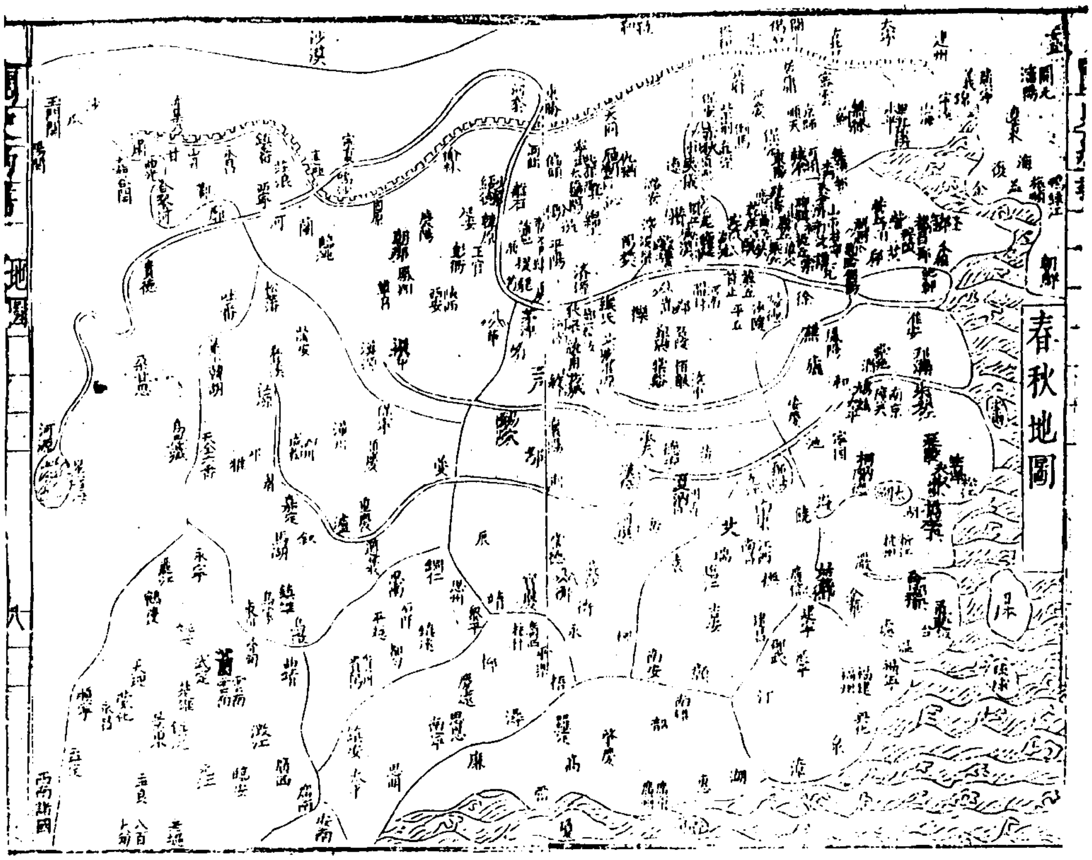

唐虞九州十二州分界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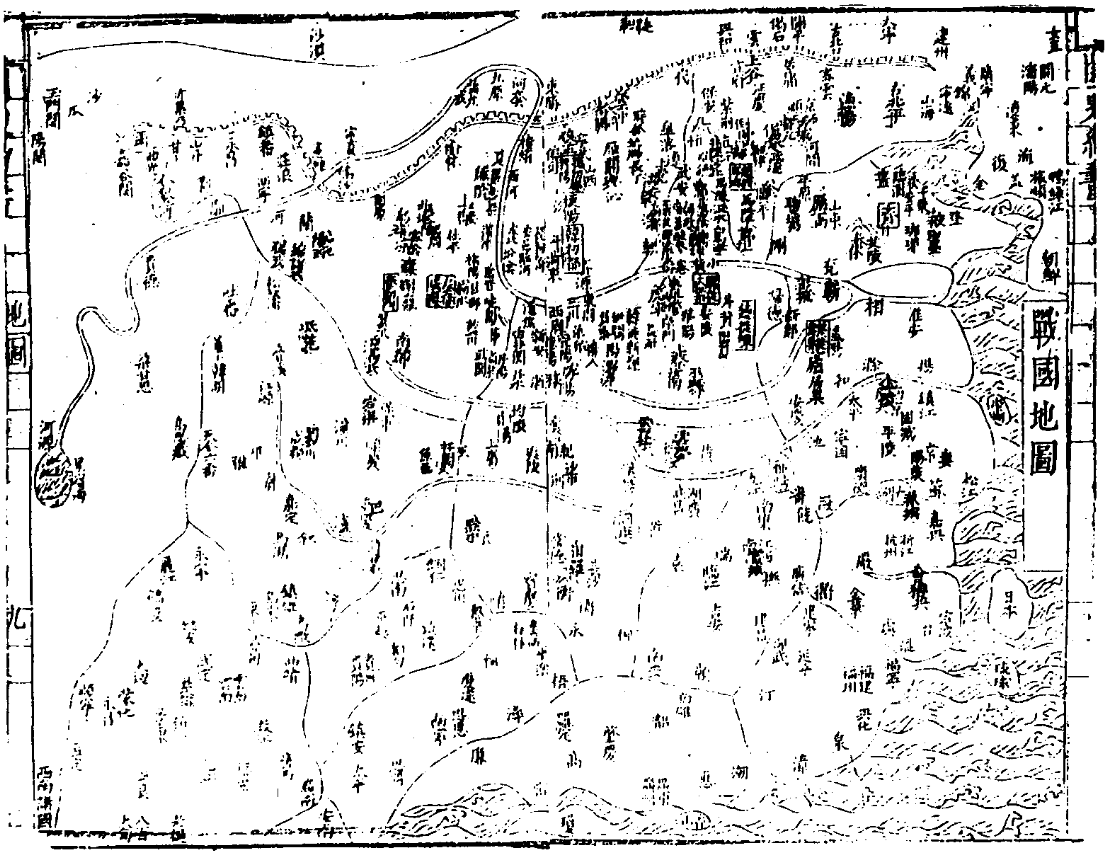

禹貢山川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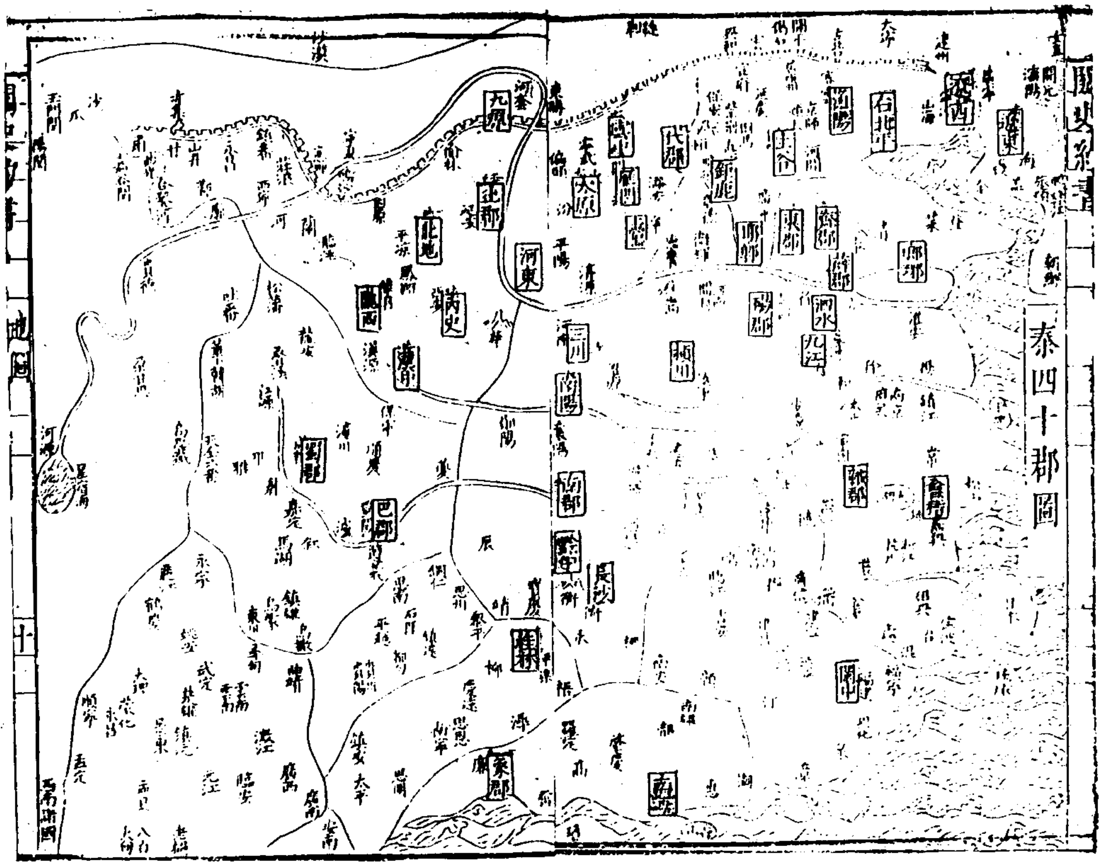

廣地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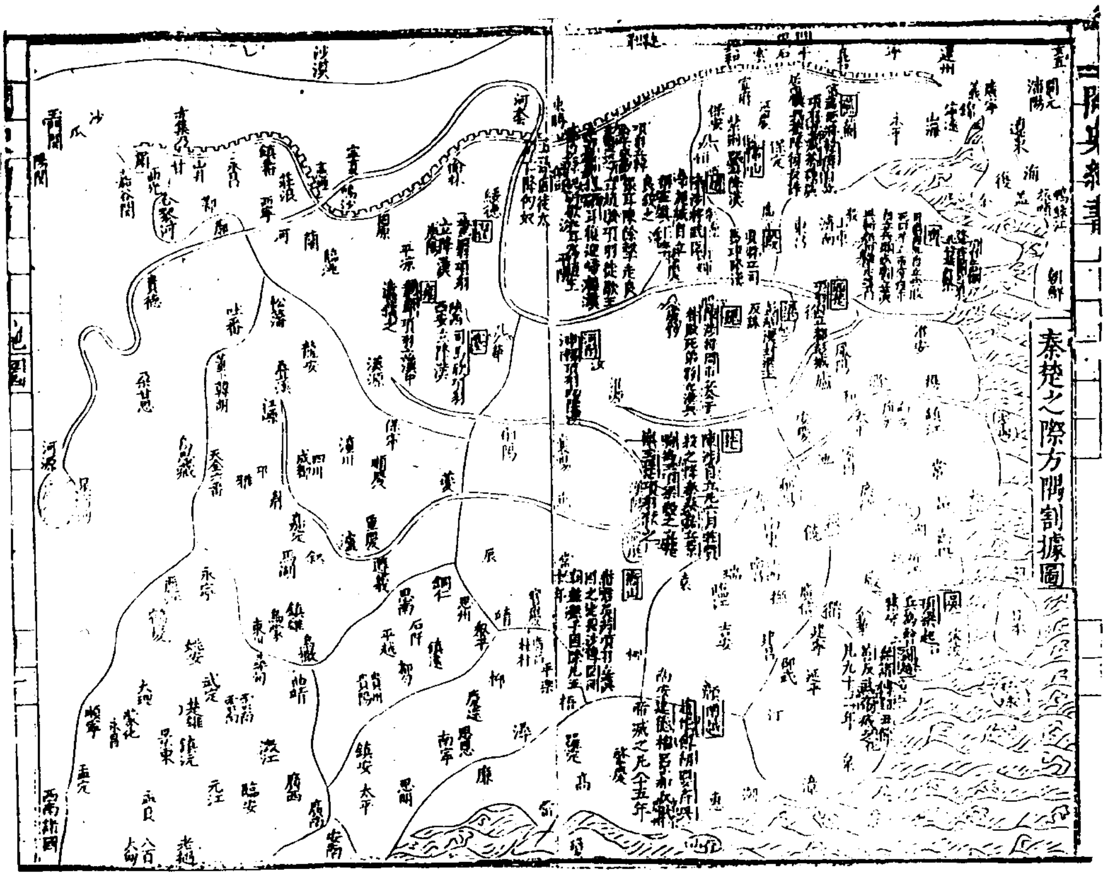

西周地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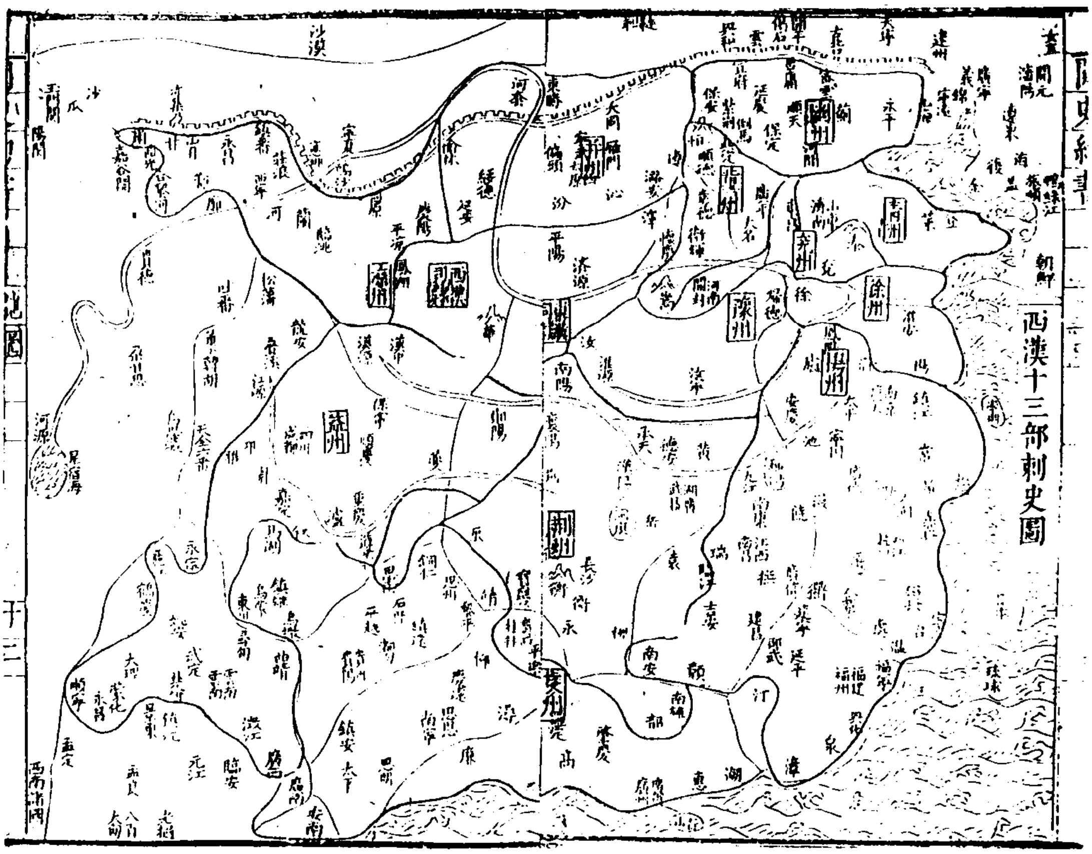

春秋列國地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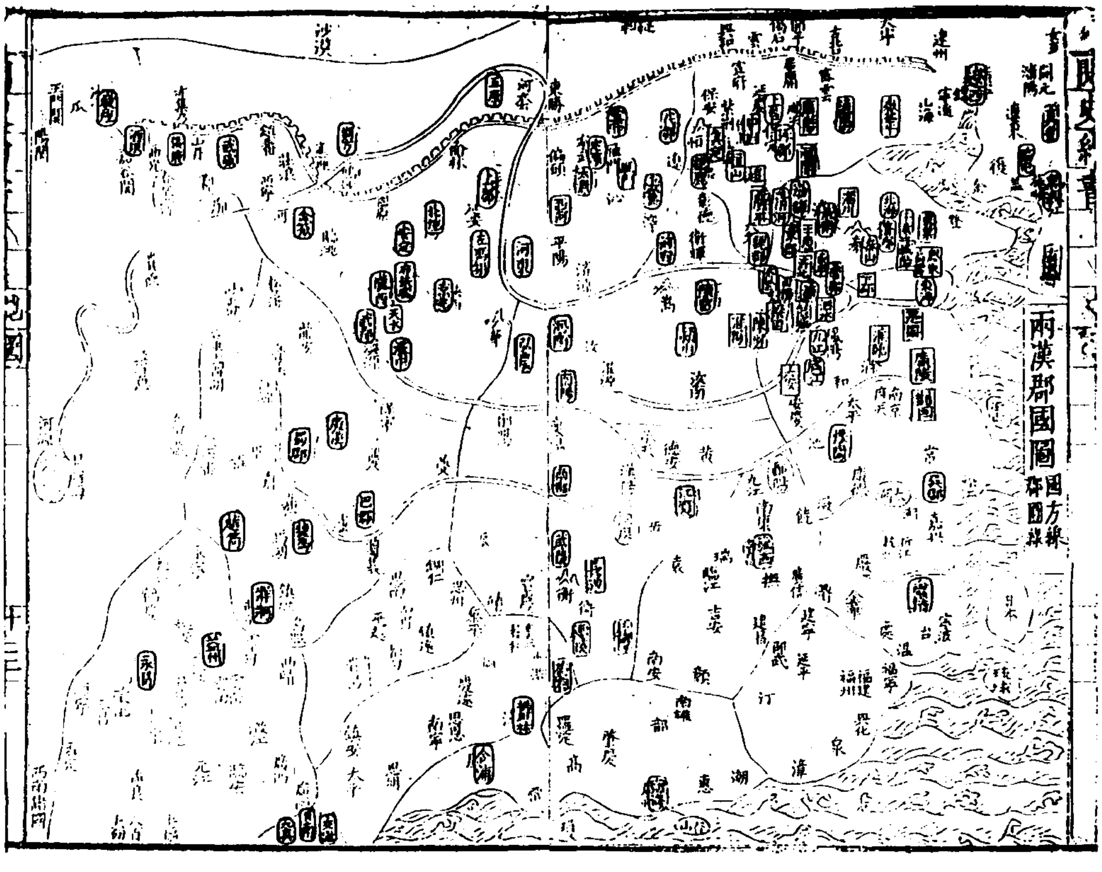

春秋地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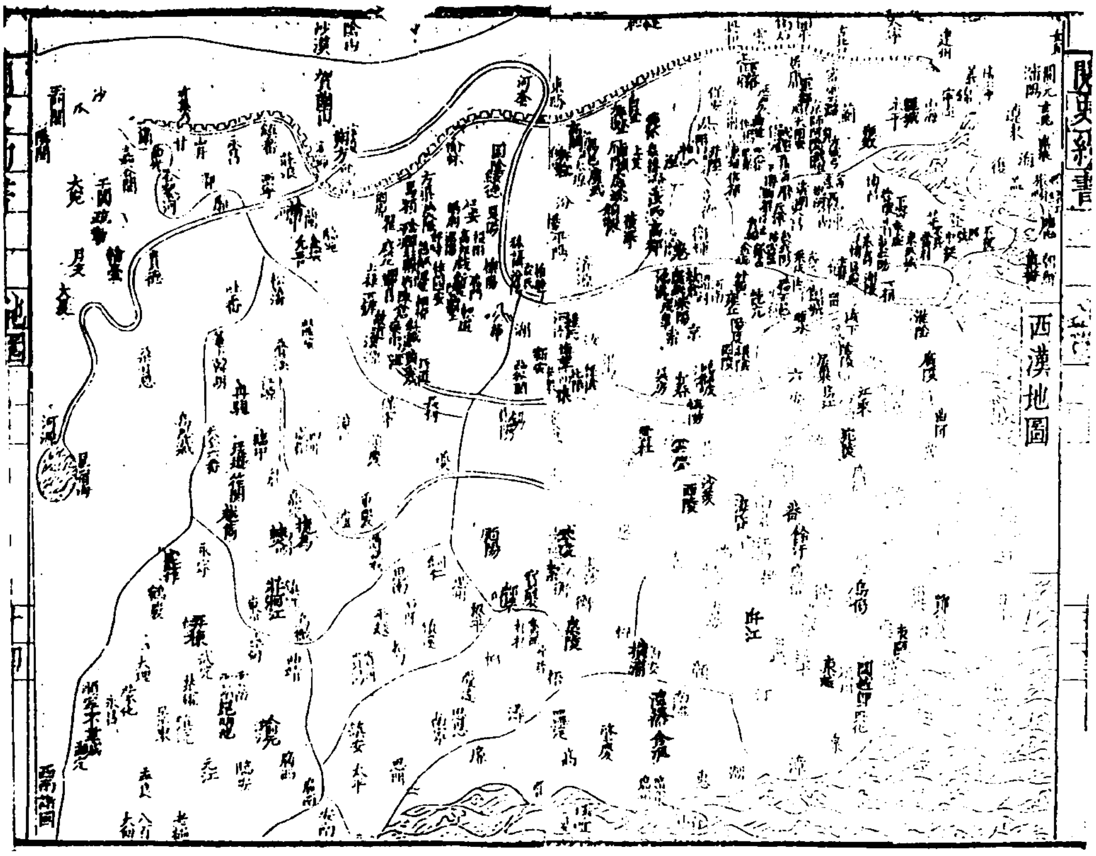

戰國地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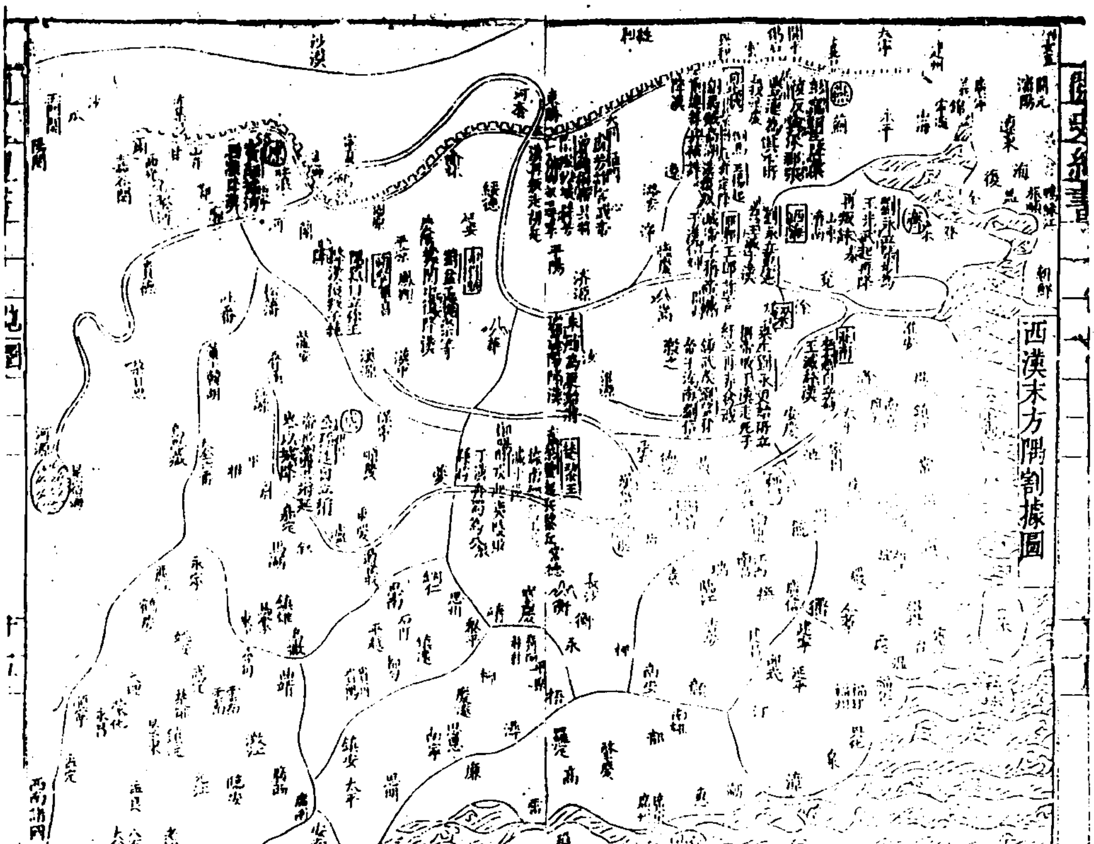

秦四十郡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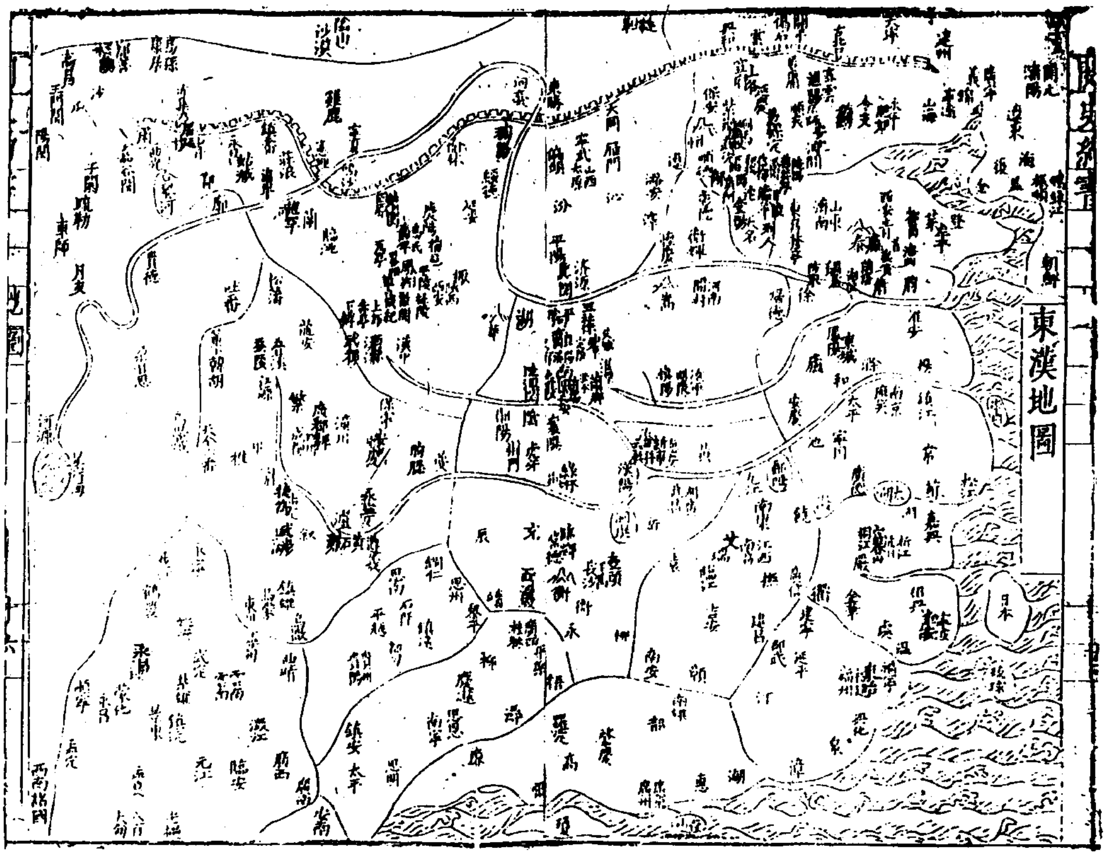

秦楚之際方隅割據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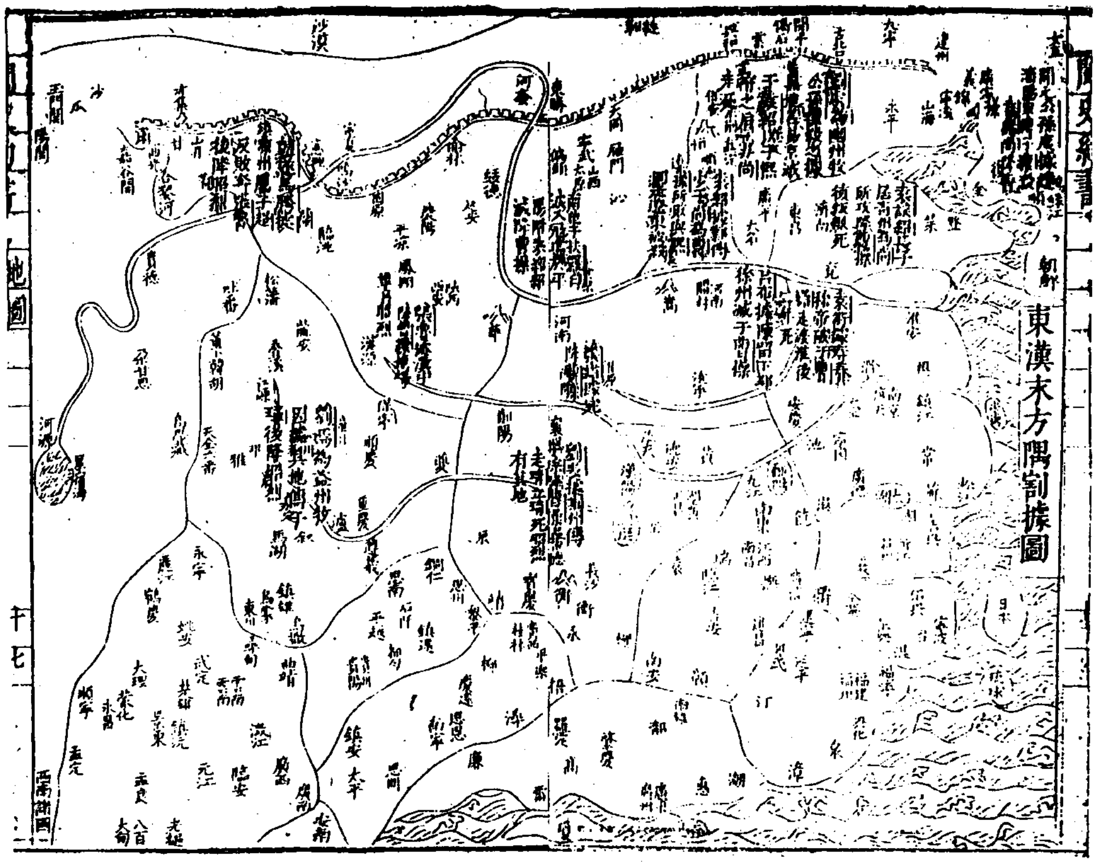

西漢十三部刺史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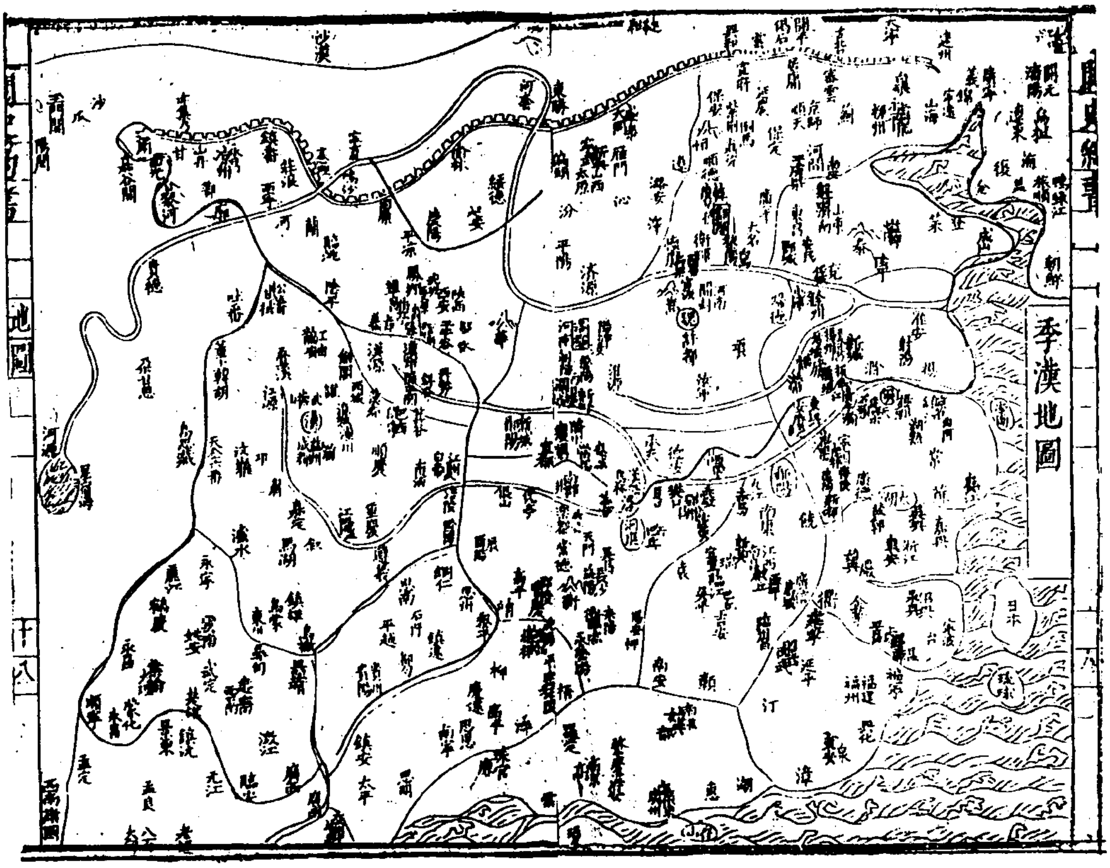

兩漢郡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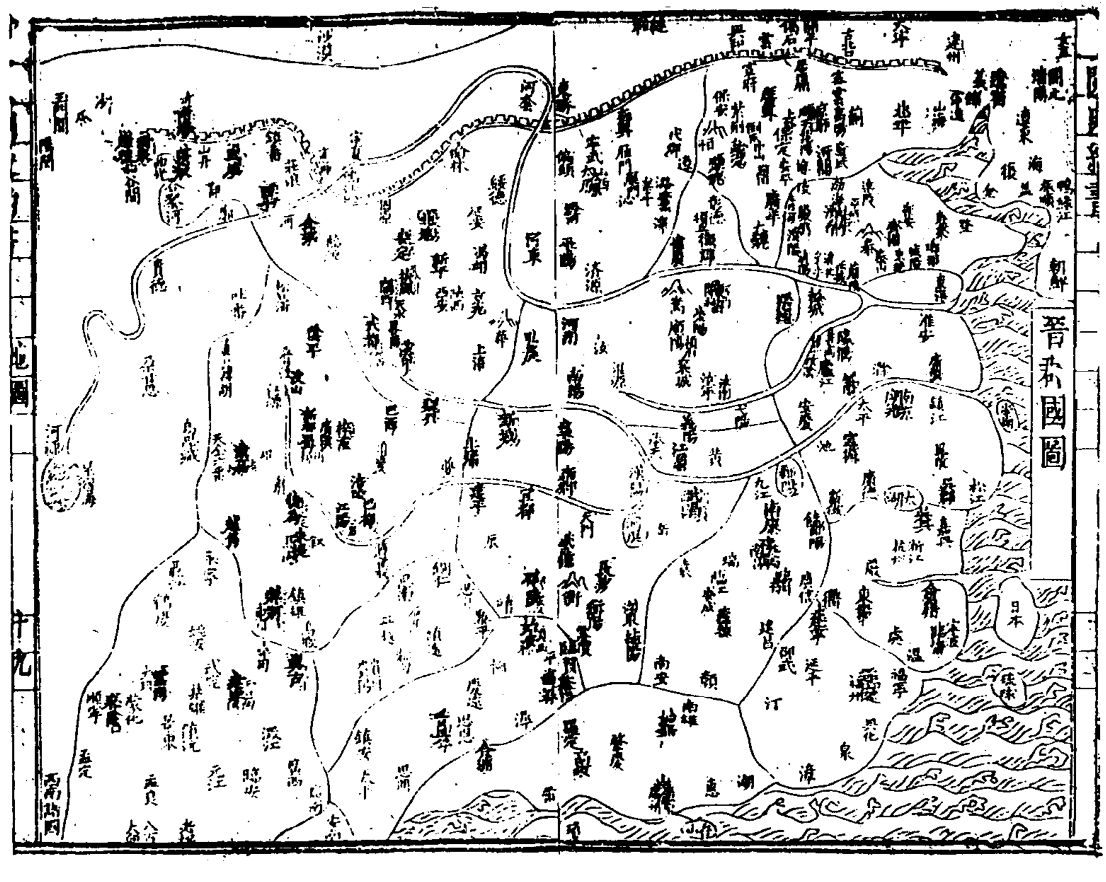

西漢地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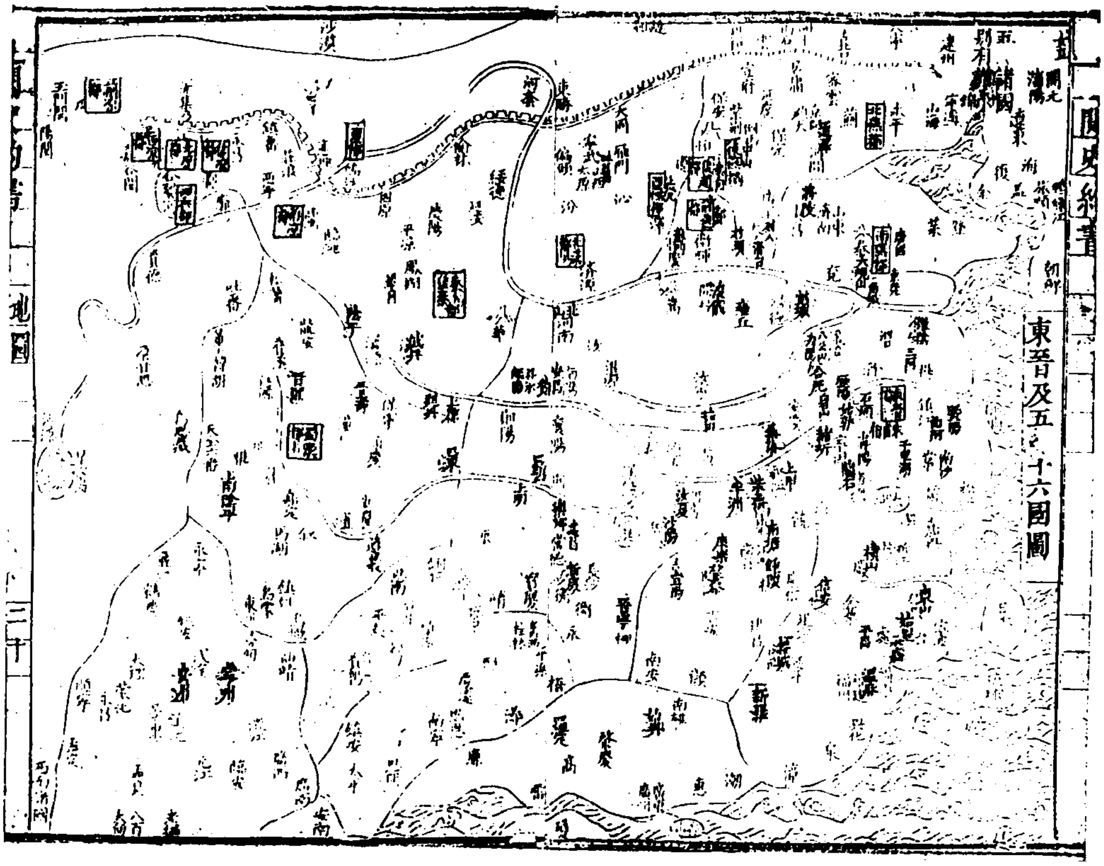

西漢末方隅割據圖


東漢地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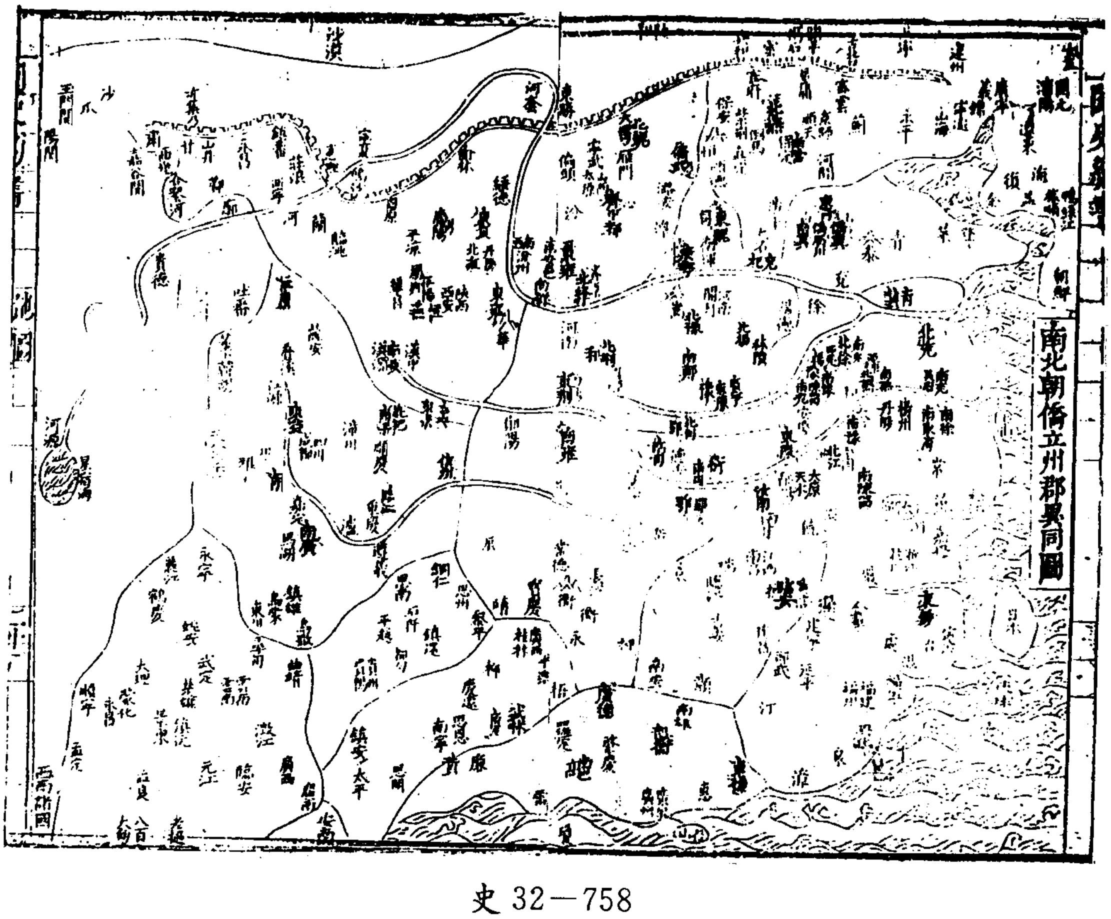

東漢末方隅割據圖


季漢地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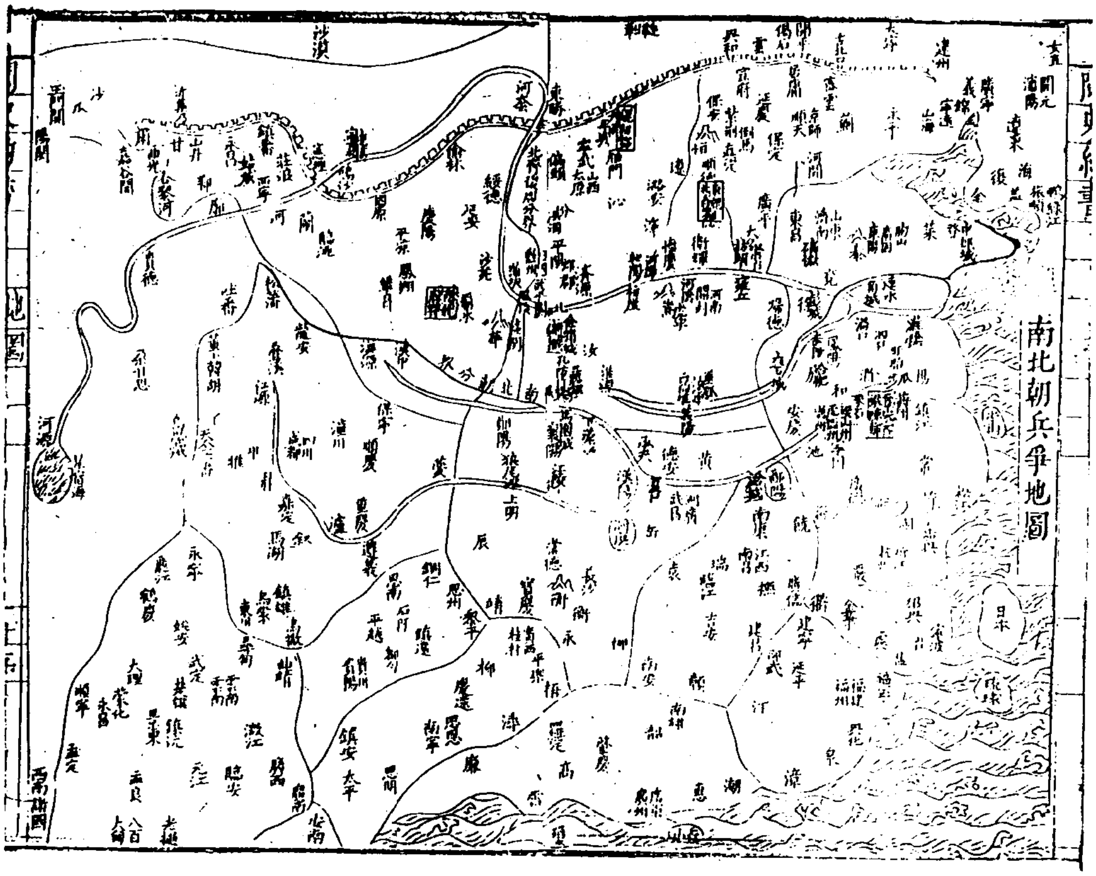

晉郡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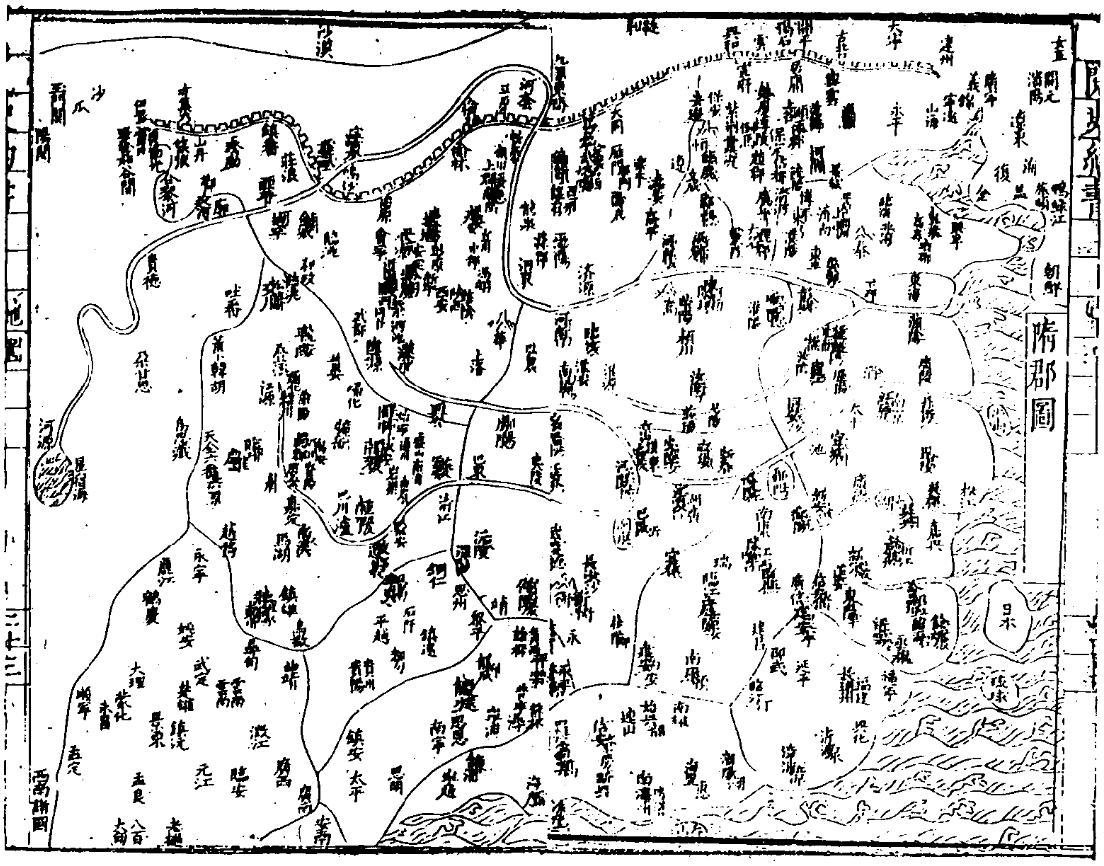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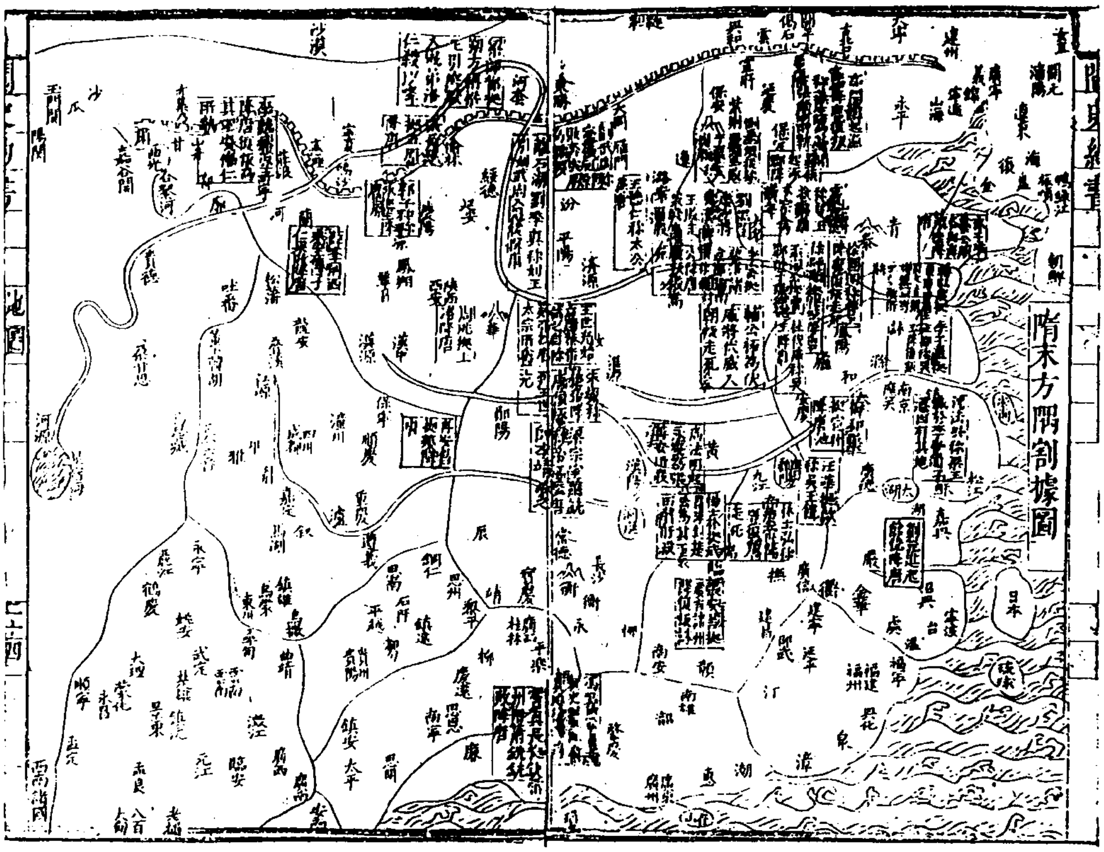
東晉及五胡十六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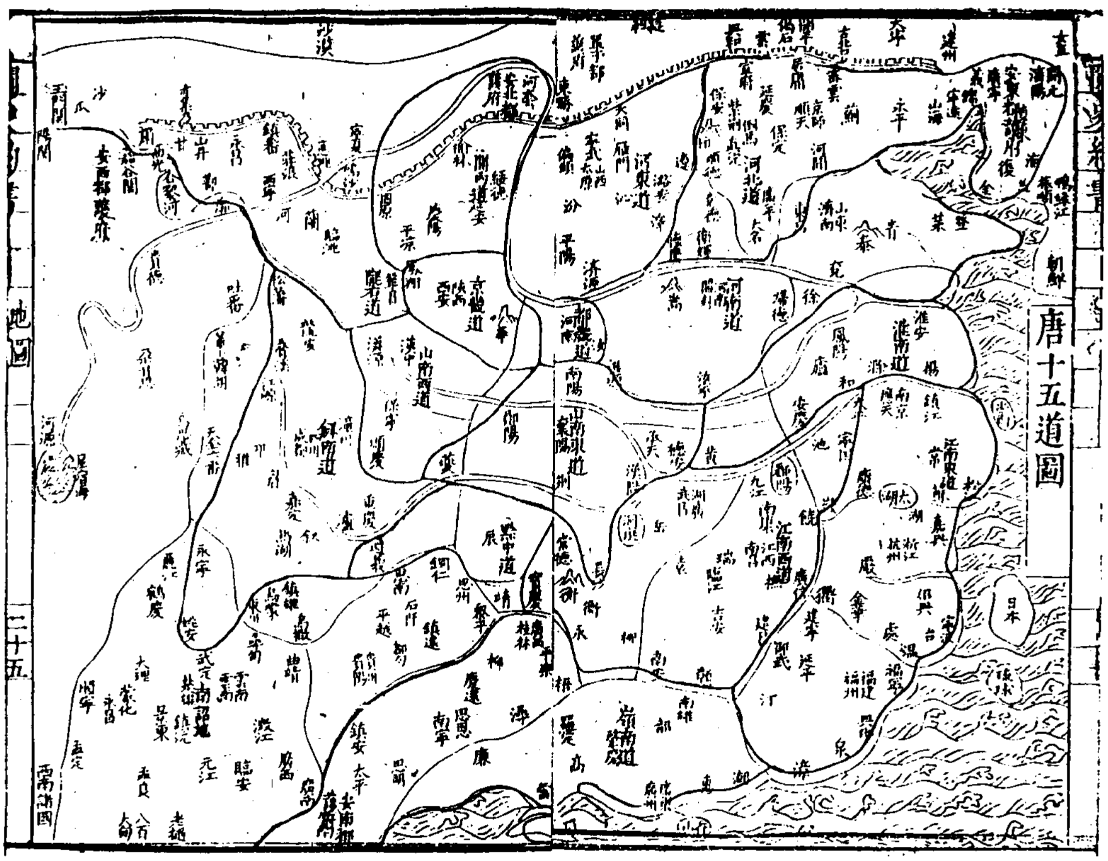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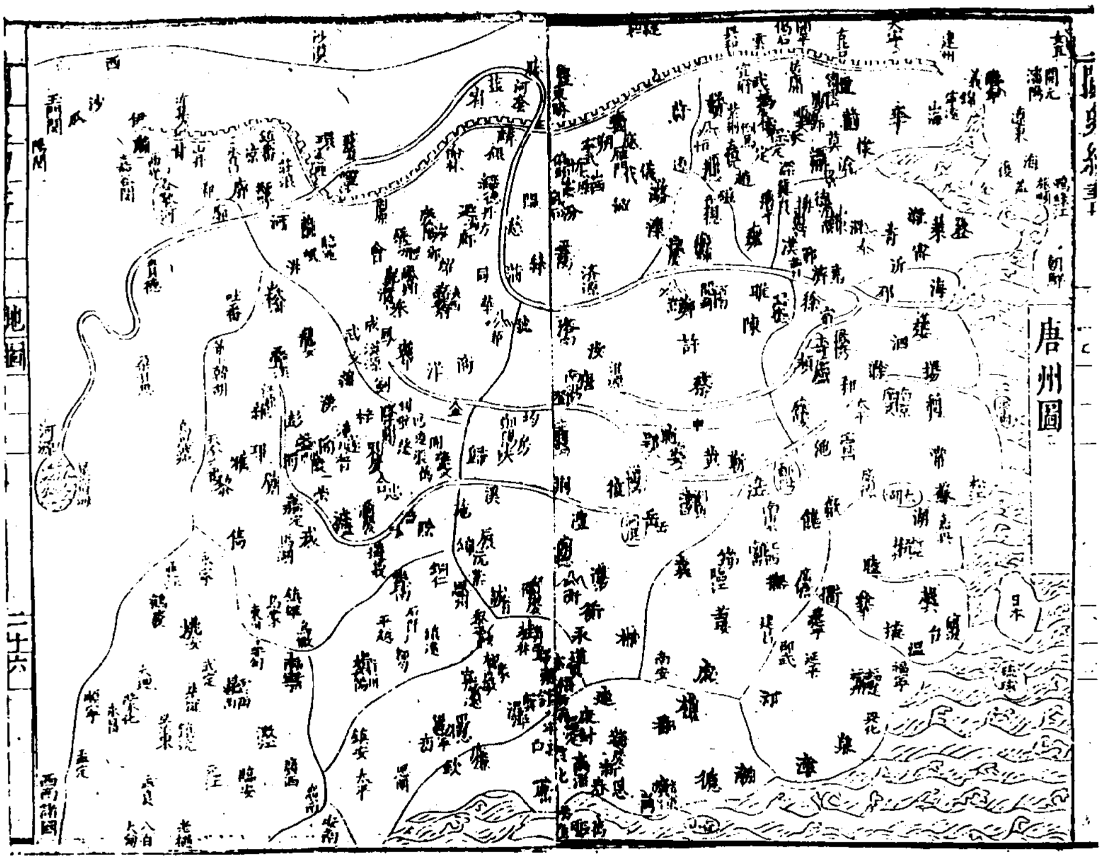
南北朝僑立州郡異同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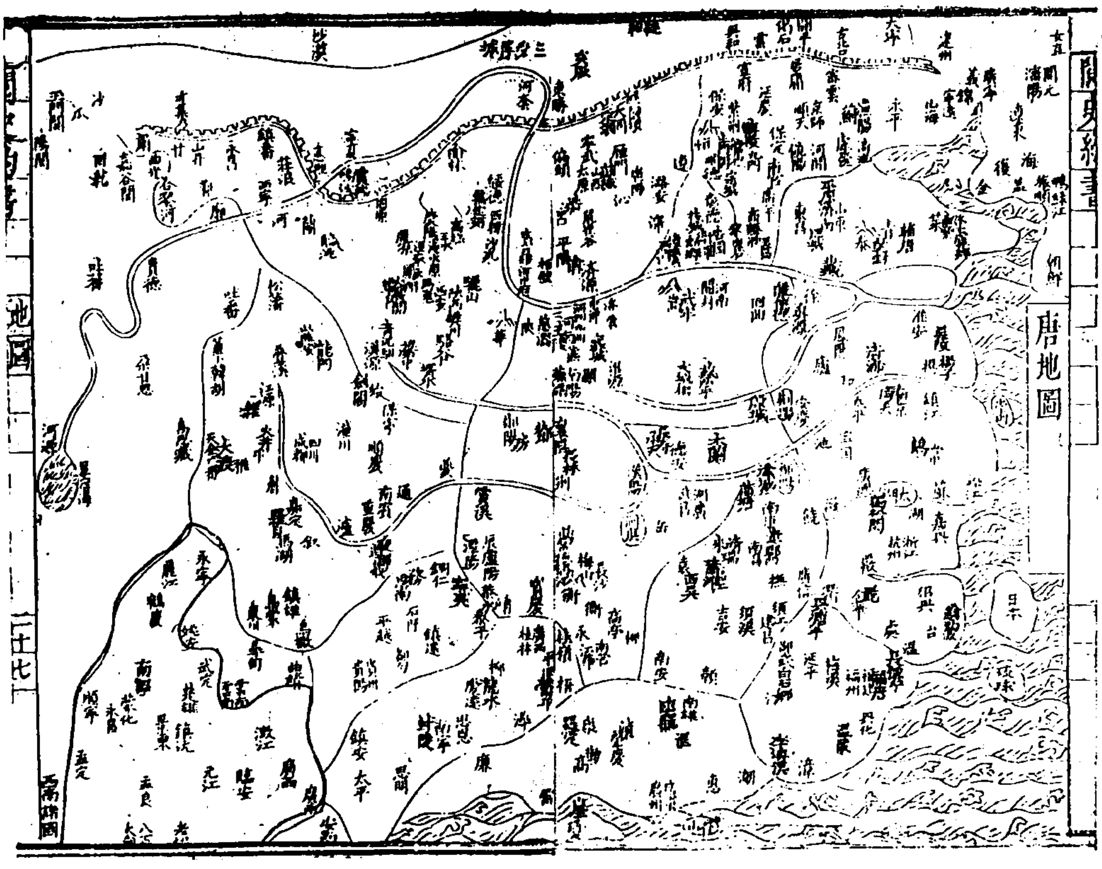

南北朝兵爭地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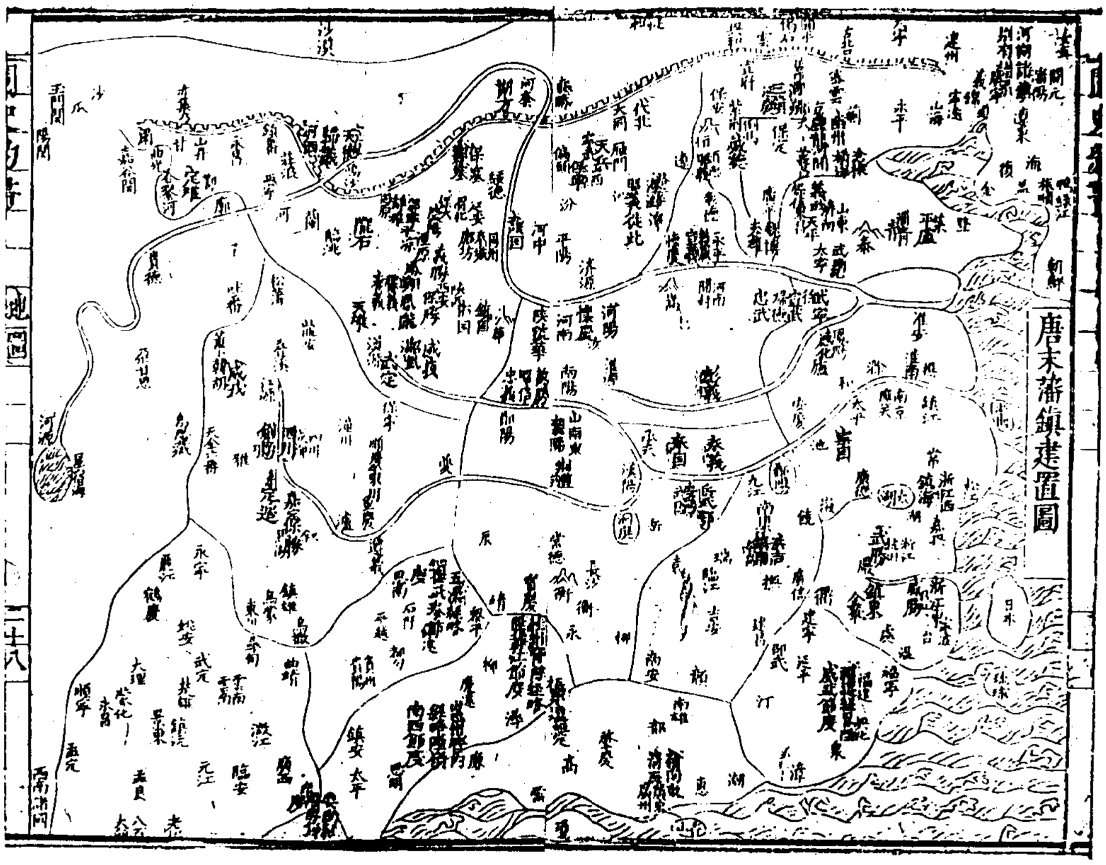

隋郡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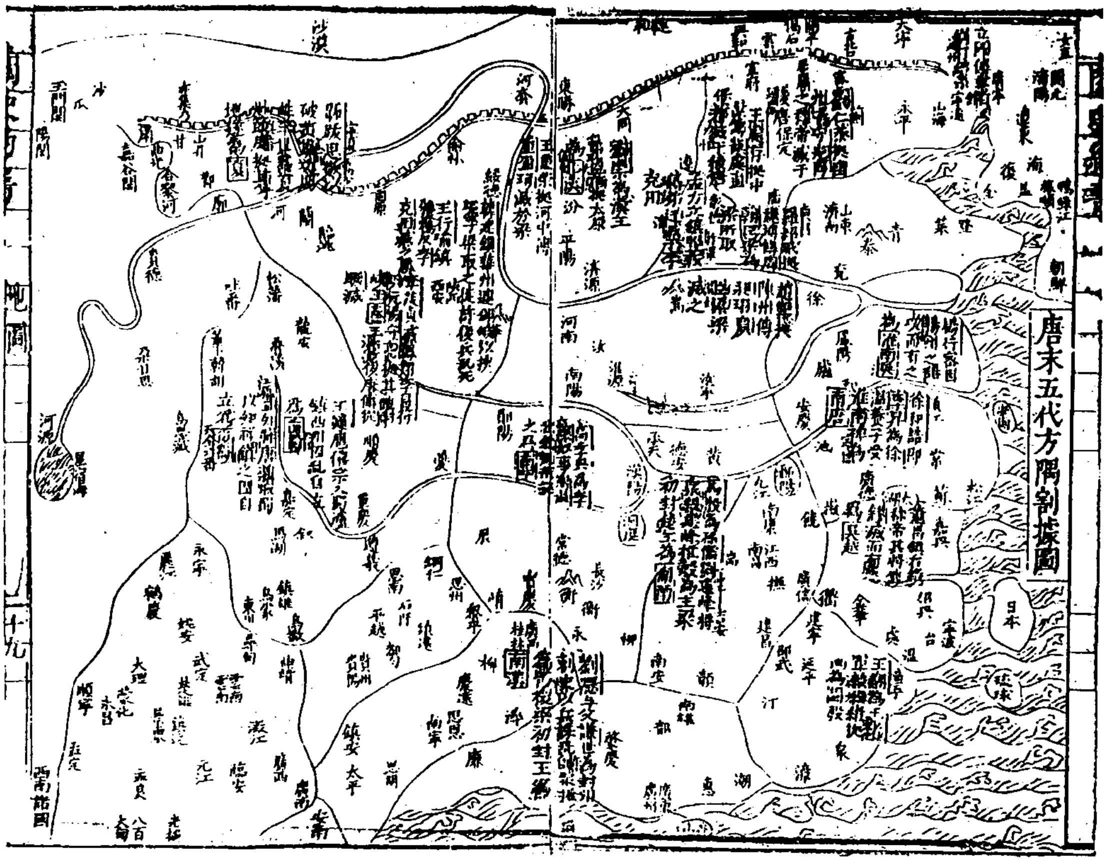

隋末方隅割據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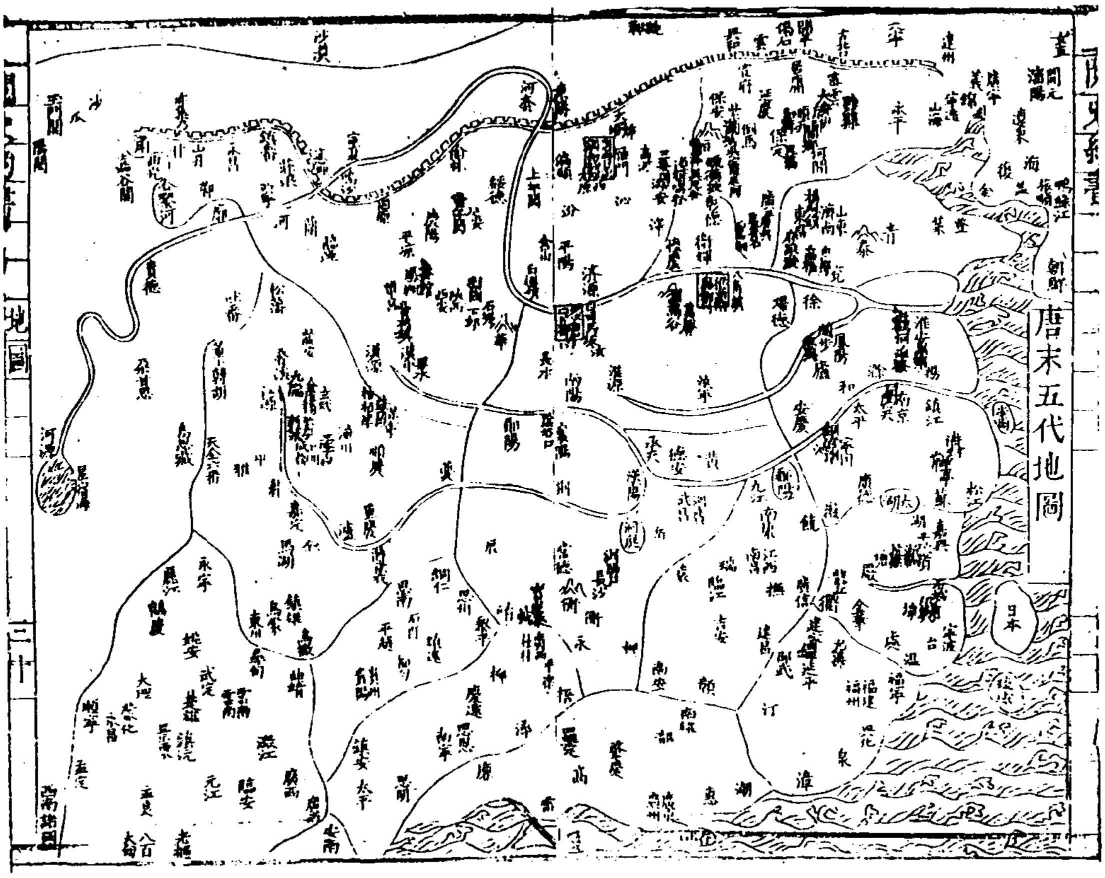

唐十五道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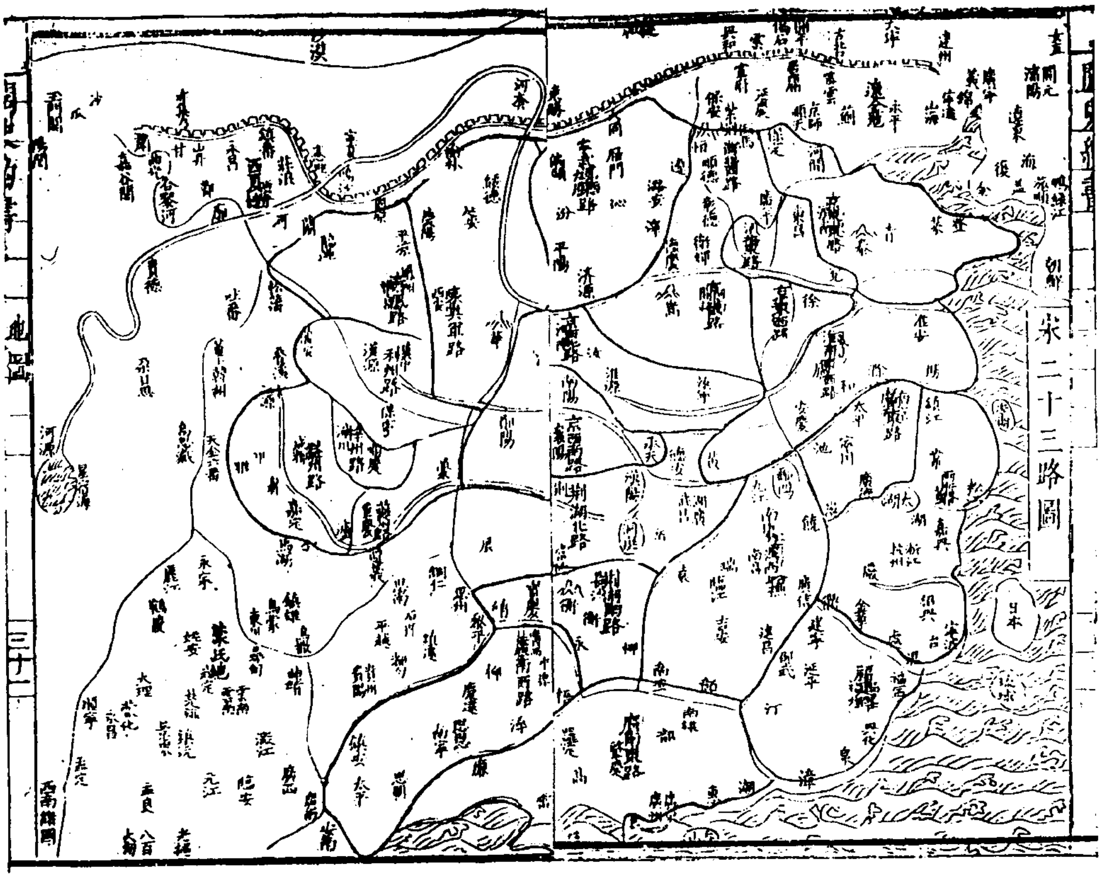

唐州圖
二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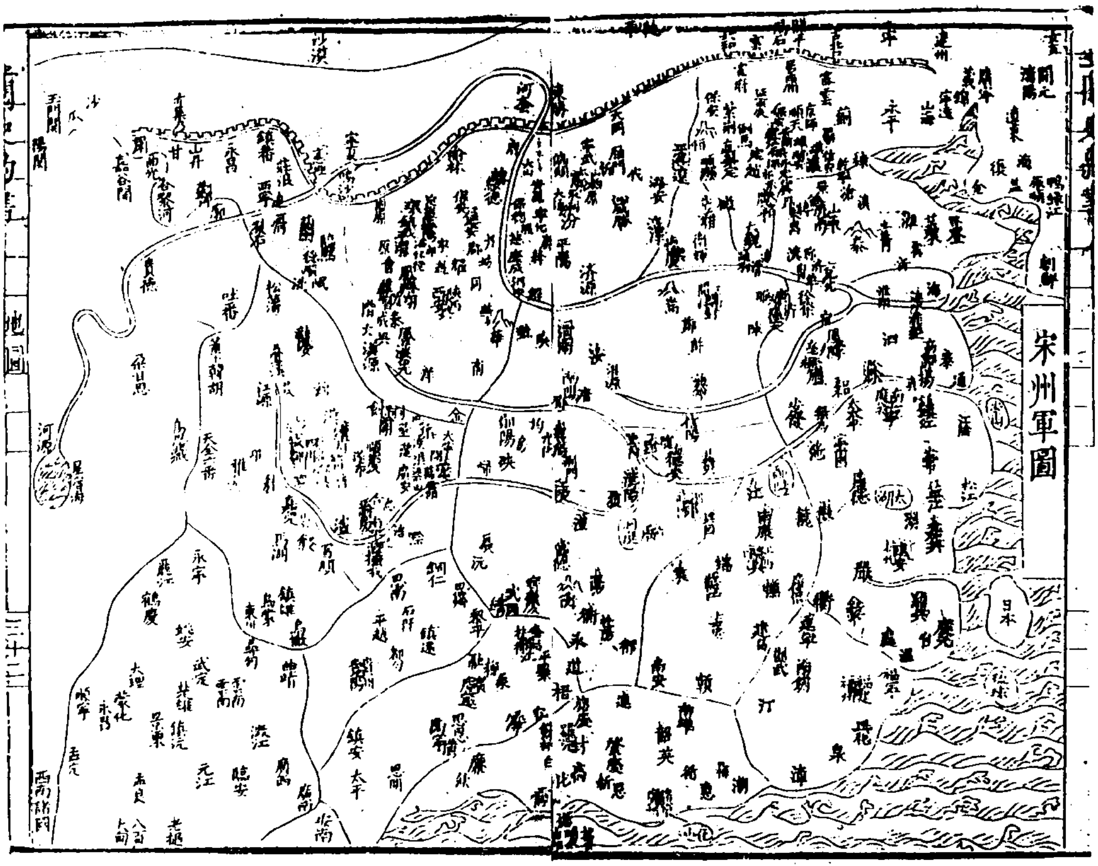

唐地圖
二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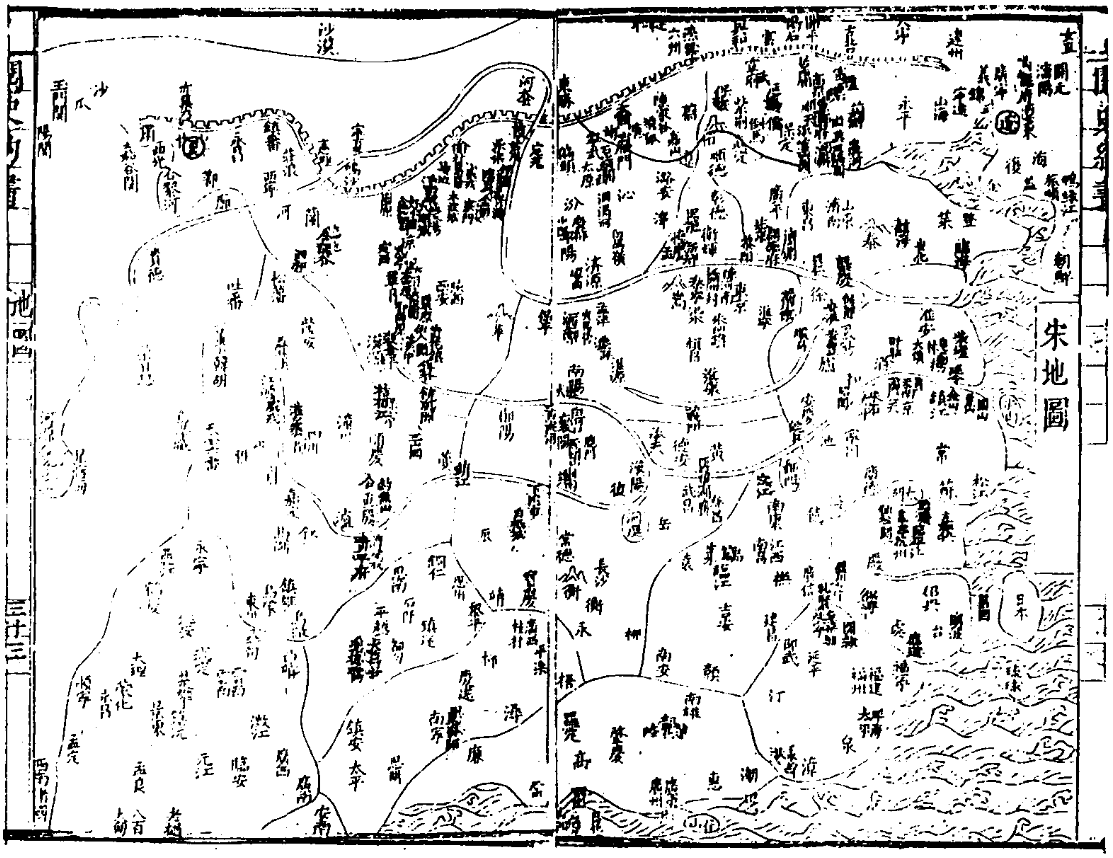

唐末藩鎮建置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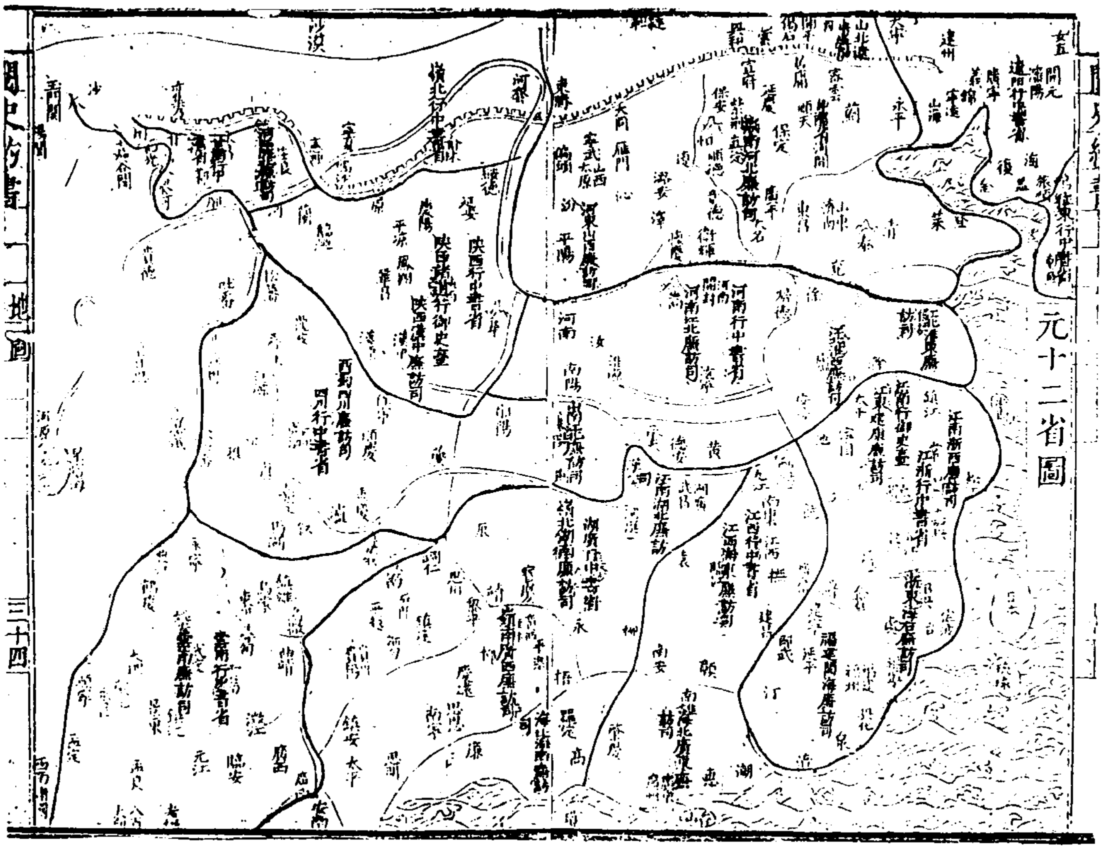

唐末五代方隅割據圖


唐末五代地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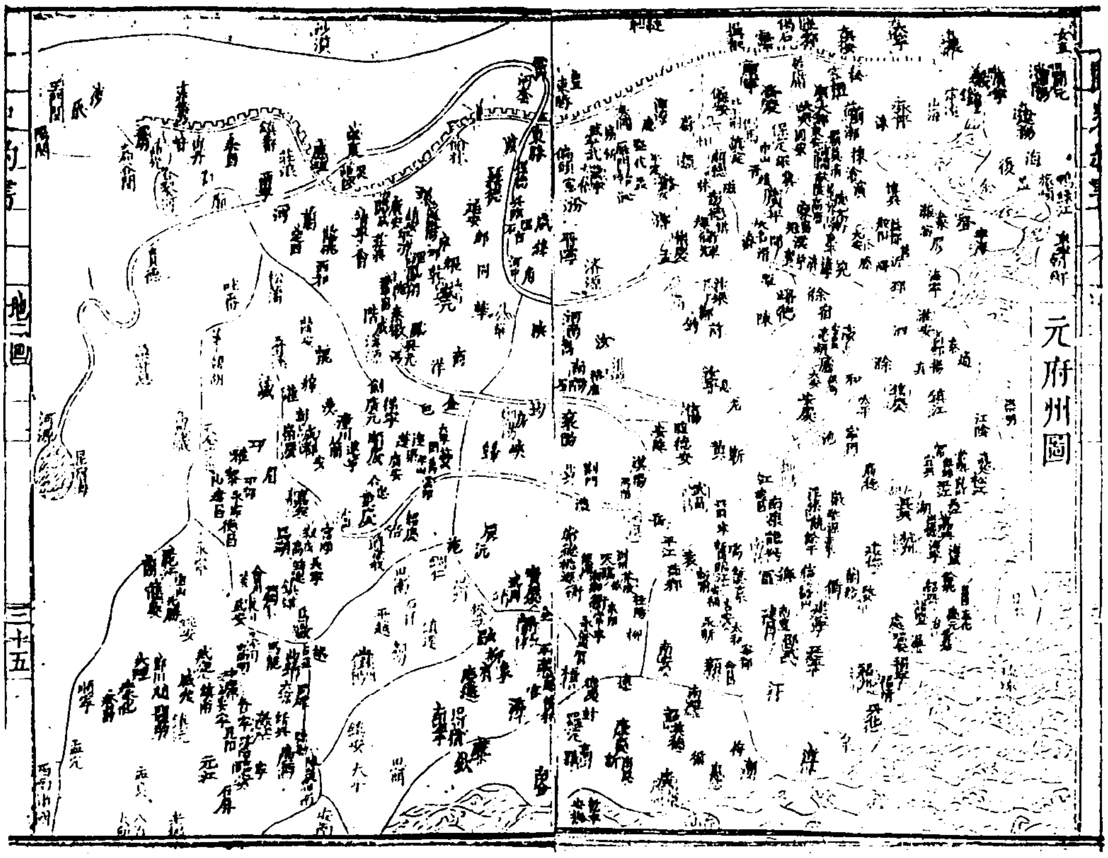

宋二十三路圖


宋州軍圖
沙漠
朝鮮
日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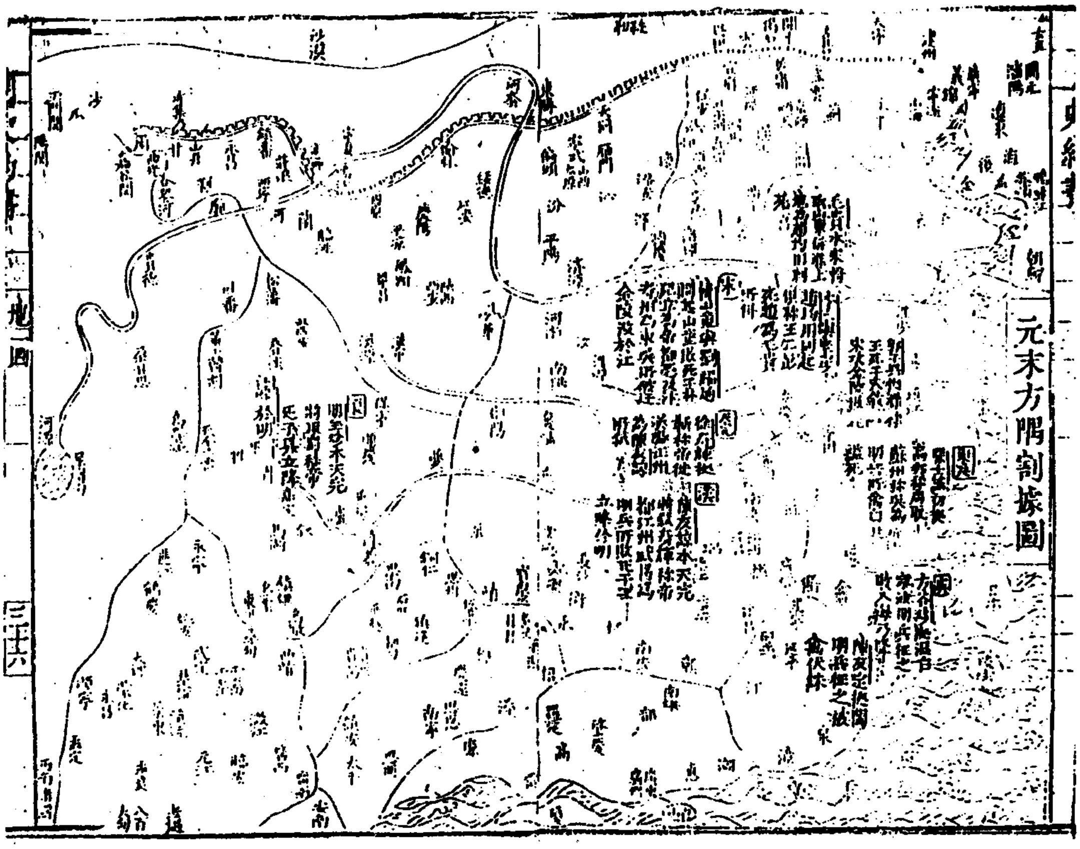

宋地圖
沙漠
朝鮮
日本



元十二省圖



元府州圖




閩史約書卷之二　地理直音目錄

上卷

古初地理直音
唐虞九州十二州分界直音
夏地理直音
商地理直音
周地理直音
春秋地理直音
戰國地理直音



秦地理直音
漢地理直音
季漢地理直音
晉地理直音
南北朝地理直音
隋地理直音

下卷

唐地理直音
五代地理直音

宋地理直音

元地理直音



直音目錄終

# 閱史約書卷之二上 地理直音

淮南王光魯漢恭編次
吳郡沈 鼒古乘校閱

## 古初地理直音

北京

涿鹿 黃帝都今順天府涿州　高陽 顓頊初都今保定府高陽縣　豕韋國 今大名府滑縣

山西

平陽 堯都今府　蒲坂 舜都今蒲州　安邑 禹都今縣　雷澤　嬀汭 舜今蒲州

楊 今洪洞縣　揄 今洪洞縣



陝西

空同 今平涼崆峒山　三危 今沙州衛西

山東

帝丘 顓頊初都今東昌府濮州　窮桑 黃帝都　曲阜 少昊都並今兗州府曲阜縣

須句 今東平州　蒲姑 今青州府

河南

亳 帝嚳都今河南府偃師縣　陽城 今登封縣　陳 伏羲都今開封府陳州　苦 今鹿邑縣東

朱襄邑 今柘城縣

南京

塗山氏國 今鳳陽府懷遠縣南

湖廣

有鼻 今永州府零陵縣

廣東廣西

蒼梧 今梧州府



## 唐虞九州十二州分界直音

冀州 今山西一省北京順天真定保定順德廣平河間河南彰德衛輝懷慶三府地

兗州 今山東東昌北京大名及河間府南境

青州 今山東濟南青州登州萊州遼東[illegible]地

徐州 今山東兗州南京徐州泗州宿州淮安府北境

揚州 今南京浙江江西地

荊州 今湖廣地

豫州 今河南地

雍州 今陝西地

梁州 今四川地

以上九州

并州 今北直真定以南河南彰德衛輝懷慶地

幽州 今北京永平[illegible]大同地

營州 今遼東廣寧[illegible]之地

并上九州爲十二州

夏地理五音

北京

恆水出今真定府曲陽縣　衛水出今靈壽縣　洚水出今冀州

九河今河間府滄州境　大伾今大名府濬縣　碣石今在海中

山西

太原今府　梁今離石縣　衡漳一出太原樂平縣一出潞安府長子縣

岳陽今平陽府霍州　壺口今吉州　龍門今河津縣　雷首今蒲州

沇水出今垣曲縣　王屋今垣曲縣　岐今汾州府介休縣　析城今澤州陽城縣

河南



滎今開封府滎澤縣　澗出河南府新安縣　瀍出穀城縣　波水自洛出者

外方今登封縣　底柱今陝州　豬今歸德府虞城縣　覃懷今懷慶府

太行今府境　孟津今孟縣　桐柏今南陽府唐縣

山東

雷夏今東昌府濮州　泗今兗州府泗水縣　汶今汶上縣　東原今東平州

蒙今蒙陰縣　荷澤今曹縣　大野今鉅野縣　陶今定陶縣

沂今青州府沂水縣　淄今益都縣　嵎夷今登州府　濰今萊州府昌邑縣

陝西

伊洛並出今西安府洛南縣　熊耳今洛南縣　漆出今同官縣

終南今咸寧縣南　荊今富平縣　灃出今鄠縣　惇物即太白山今武功縣

岐今鳳翔府岐山縣　汧　汭並出隴州　嶓今漢中府沔縣　涇出今平涼府

沮出今延安府宜君縣　渭出今臨洮府渭源縣　鳥鼠山今渭源縣　朱圉今鞏昌府伏羌縣

豬野今涼州衛東北　積石今西寧衛　弱水今甘州衛西　合黎今甘州衛

流沙今沙州西　黑水出今甘州衛西流入海　西傾今洮州衛

南京

三江今松江府七十里分婁江東江松江　震澤今蘇州府西　羽山今淮安府海州

嶧今邳州

浙江



防風氏國今湖州府　會稽今紹興府

江西

彭蠡今九江府彭澤縣　敷淺原今德安縣

湖廣

大別今漢陽府漢陽縣北　雲夢跨江南北德安之安陸漢川江夏荊州之枝江岳州之華容皆其地

陪尾今德安府安陸縣　荊山今襄陽府南漳縣　沱潛今荊州府枝江縣　內方今荊門州

九江即洞庭湖今岳州府

四川

岷今成都府茂州　沱今成都府郫縣一在灌縣　潛今順慶府渠縣一在漢中府洋縣

熱今雍州城東　蒙今睢州考城縣



商地理通考

北京

邢今順德府邢台縣

山西

桐今平陽府榮河縣　鳴條今安邑縣　耿今吉州河津縣祖乙徙都　桑林今澤州

黎今潞安府

河南

亳今歸德府商丘縣　囂今滎陽縣仲丁都　莘今鄭州　西亳今河南府偃師縣湯都

北亳今歸德府考城縣　南亳今夏邑縣　相今彰德府內黃縣　殷今彰德府安陽縣盤庚都



山東

三朡今兗州府定陶縣　昆吾今東昌府濮州

南京

南巢今廬州府巢縣

周地理直音

北京為冀州之地外兼兗青兩省其兗徐河間府等今冀州大名河間府等為兗州

醫無閭今遼東山　薊今薊州　孤竹今永平府

山西為冀雍二州之地太原為并州餘四府為冀州

虞今平陽府平陸縣　芮今芮城縣　郇今猗氏縣　耿今河津縣

霍山今霍州山

陝西為雍州之地

畢今長安縣西北　韓今韓城縣　鎬今西安府咸陽縣西南　崇今鄠縣

驪戎今臨潼縣　豳今邠州　密須今靈臺縣　邰今武功縣



岐山今鳳翔府岐山縣　虢今寶雞縣　褒今漢中府褒城縣

山東為青徐兗三州之地東昌為兗州濟南青登萊為青州兗州

河南為豫州之地彰德衛輝懷慶為冀州

管今開封府鄭州　鄶今新鄭縣　東虢今汜水縣　郟鄏今河南府

首陽今偃師縣北　邶今衛輝府北　鄘今府南　衛今府東南

朝歌今淇縣　胙今胙城縣　羑里今彰德府湯陰縣北　邘今懷慶府城西

孟津今孟縣　謝今汝寧府確山縣

南京為揚州之地徐州淮安海州邳州為徐州

浙江為揚州之地

湖廣為荊州之地

樊今襄陽府江北

四川為梁州之地

# 春秋地理直音

北京

北燕今順天府　山戎　肥子今永平府　[illegible]

鼓今真定府晉州　蒲邑今平山縣　東陽今冀州　陸渾今[illegible]縣　赤狄今靈壽縣

鮮虞今保定府唐縣　無棣今河間府慶雲縣　木門今滄州

邢今順德府　夷儀今邢臺縣西　[illegible]今平鄉縣　[illegible]今[illegible]縣　[illegible]今成安縣

無終今永平府玉田縣　曲梁今廣平府永年縣　沙鹿今元城縣　干今清豐縣西南　柯今內黃縣

五鹿今大名府東　犢丘今滑縣東　澶淵今開州　戚今開州北　鐵今開州北

[illegible]丘今開州東北　瑕丘　清丘　延丘　垂今開州東南　匡今長垣縣

[illegible]今長垣縣　北蒲今長垣縣西北　宛濮今長垣縣西南



濮今長垣縣西

## 山東

譚今濟南府東　鄒今鄒平縣　肥今肥城縣

祝阿今禹城縣　乾[illegible]今泰安州　郲今濟陽縣西　盧今長清縣西南　夾谷今萊蕪縣

齊今青州府　紀今壽光縣　莒今莒州

渠丘　葵丘今臨淄縣　青丘今樂安縣　郚今安丘縣西南　酅今莒州西南　鄆今沂水縣

萊今萊州府

鄑今府境　郱今昌邑縣東　鄑今昌邑縣東　介根今膠州

[illegible]今昌邑縣西

薛今兗州府　邾今鄒縣　滕今滕縣　薛今滕縣東南

偪今嶧縣　曹今曹州　州今定陶縣　須句今東平州

遂今寧陽縣　郕今汶上縣北　小邾今沂州　郯今郯城縣

致今滋陽縣　闞今嶧縣西　郚今東平州東　陽穀今縣　費今縣　汶陽今汶上縣　郰今曲阜縣　[illegible]丘今兗縣

[illegible]今曲阜縣　宋[illegible]今汶上縣　郊今東平州東　中都今汶上縣　顓臾今費縣西北　鄆今巨野縣　重丘今府東南

十今泗水縣　乘丘今[illegible]縣　向今東阿縣　貝今沂州東　石窌今平陰縣　[illegible]今泗水縣　杜丘今府東北

[illegible]今嶧武縣東南　乘丘今[illegible]縣　穀丘今東阿縣西南　蒙今蒙陰縣　部今滕縣　安今沂州西　冠氏今冠縣

## 山西

北戎今太原府　箕今太谷縣東　涂水今榆次縣　中都今榆次縣東

梗陽今清源縣南　平陵今汶水縣　馬首今壽陽縣　仇猶今盂縣



昔陽今樂平縣東　樓煩今岢嵐州　雒石今寧州

晉今平陽府　虒今平陸縣

楊今洪洞縣　桑泉今臨晉縣　令狐今猗氏縣　郇今猗氏縣

解梁今解州　石門今解州東南　瑕廉鹽今平陸縣　荀今蒲城縣

曲沃今聞喜縣　絳今絳州　稷今稷山縣　新田今絳縣

霍今霍州　翼今翼州　屈今吉州　蒲邑今隰州

泉垂今石樓縣　句注今大同府朔州

潞今潞安府　黎今黎城縣

餘吾今屯留縣

銅鞮今沁州沁源縣北

鄔今汾州府介休縣

陝西
梁今西安府同州　崇今鄠縣　賈今蒲城縣
芮今朝邑縣
韓原今韓城縣西
梁今漢中府
蒲今朝邑縣　王官　北徵並今澄城縣　彭衙今白水縣　少梁今韓城縣
朝那今平涼府
義渠戎今慶陽府
白翟今延安府



河南
許今開封府許州　鄭今鄭州　戴今封丘縣　項今項城縣
頓今項城縣北
平丘今陳留縣西北　閔今杞縣南　虎氏今封丘縣西北　廩延今延津縣
黃池今封丘縣南　儀今蘭陽縣　檪今禹州　鄢今鄭州東
沙隨今歸德府寧陵縣　葵丘今考城縣　鳴鹿今鹿邑縣　株野今柘城
鳥巢今長垣縣　召陵今郾城縣東　陘今郾城縣南　首止今睢州
東都今河南府　焦今陝州　虢今靈寶縣
尸氏今府城西　郟鄏今府東南　緱氏今偃師縣
崤今永寧縣北　桑田今靈寶縣西　陸渾戎今嵩縣　梁今縣
鄧今南陽府鄧州　唐今唐縣　鄀今內鄉縣　葉今葉縣
向　武延亭今府城北　方城今裕州　白羽　析邑並今內鄉縣
桃丘今府光山縣東南　繁今唐縣西南

沈今汝寧府　胡今汝陽縣北　蔡今上蔡縣　江今正陽縣
柏舉今西平縣　冥阸今遂平縣
道今確山縣境　申今信陽州　黃今光州　弦今光山縣
蓼今固始縣　柏今西平縣　息今息縣
父城今汝州東
東陽今彰德府　蕭陽今安陽縣
衛今衛輝府　南燕今胙城縣　共今輝縣　凡今輝縣西南
戚今胙城縣　城濮　新築並今府境
頓丘今府北



鄈今懷慶府濟源縣　温今温縣　蘇今温縣境
絺今河內縣西南　湨梁今濟源縣　向今濟源縣西南　陽樊今濟源縣西南
原今濟源縣北　南陽今修武縣　州今修武縣西北　懷今武陟縣
河陽今孟縣南　踐土今孟縣
南京
舒今廬州府舒城縣　巢今巢縣　六蓼今六安州
棠今六合縣　柘皋今巢縣
宿今鳳陽府宿州
徐今泗州　鍾離今天長縣　善道今盱眙縣
偪陽今兗州府嶧縣　徐州今徐州　蕭今蕭縣

紀郢今蘄州縣東北

邗溝今揚州城北

延陵今常州府　大叔今無錫縣

朱方今鎮江府丹徒縣

姑孰今太平府蕪湖縣東

桐汭今廣德州

## 浙江今紹興府

## 越

檇李今嘉興府



甬東今寧波府

會稽山今紹興府境

姑蔑今衢州府

## 湖廣

夏汭今武昌府

鄾今襄陽府

鄖今德安府　蒲騷今應城縣北　權今荊門州　隨今隨州

雲夢今雲夢縣境

郢今荊州府　夔今歸州　羅今荊州南漳縣東南後徙枝江縣

州今岳州府華容縣

楚初都荊州府歸州遷江陵縣再遷襄陽府宜城縣

鄧今襄陽府東北　穀今穀城縣

鄀今宜城縣

房今鄖陽府房縣　庸今竹溪縣

[illegible]今存疑

## 江西

艾今南昌府寧州西

## 四川



巴今重慶府江津縣

## 雲南

苴蘭今雲南府北

# 戰國地理直音

北京 今順天永平宣府延慶東廣平真定保定成平順德河間大名府地
右北平今順天府　方城今固安縣　督亢今涿州東南　涿鹿今涿州
碣石今永平府昌黎縣
番吾 番音婆今真定府平山縣　東垣今真定縣　石邑今獲鹿縣
封龍今獲鹿縣南　宜安今藁城縣　中山今定州　鄗今高邑縣
武遂今武強縣　浮陽今滄州　房子今臨城縣
易水今保定府安州北
武垣今河間府河間縣
沙丘今順德府平鄉縣東北
邯鄲今廣平府縣　滏水今府東南　列人今肥鄉縣　馬服今邯鄲縣
馬陵今大名府東　洹水今魏縣西　繁陽今内黄縣東　平陽今臨漳縣東南
首垣今長垣縣

山東 今全省各府州皆其地
歷下今濟南府歷城縣　盧今長清縣西南　平原今縣



武城今兗州府陽穀縣西北　安平今臨淄縣東　博昌今博興縣
千乘今樂安縣　狄今樂安縣北　鄆今鄆城縣　蓼今沂水縣西北
之莒今青州府臨朐縣東北
饒安今滄州鹽山縣
下邳今邳州西　任今滕縣北　薛　薛音泄今滕縣
丹陽今沂州　須句今曹州境　葛陽今鄆城縣西北　剛今定陶縣
陶今定陶縣　無鹽今東平州東　平陸今汶上縣　阿今東阿縣
高唐今縣　艾陵今沂州西　齊徐州今沂州
鄄城今濮州　博陵今聊平縣　重丘今茌平縣　高唐今州
潞 邯鄲今涉州　廩丘今范縣　聊城今縣

山西 今太原大同汾州平陽之北境皆其地
晉陽今太原府陽曲縣　晉陽今太原縣　祁今縣　梗陽今清源縣
仇猶今盂縣　梁落今樂平縣　閼與今和順州　鄔今介休縣
臨汾今平陽府縣　汾陰今榮河縣　皮氏 皮音今河津縣　平陽今臨汾縣
石門今蒲州東南　安邑今縣　蒲氏今安邑縣
山今垣曲縣
平城今大同府　高闕今大同府西　代今蔚州　飛狐口今廣昌縣

陝西 今全省地皆是戰國時屬秦地以東者為魏
上郡今延安府　長子今縣　羊腸坂今壺關縣
西河今汾州府
閼與今沁州西北　中陽今寧鄉縣
高都今澤州東南　長平　光狼城今高平縣　端氏今沁水縣東　九原今榆林衛北
驪山今西安府城東　杜郵今咸陽縣東　櫟陽今臨潼縣北　驪山今臨潼縣西北
咸陽今咸陽縣　藍田今縣
臨晉今同州東南　武關今商州東　雲陽今淳化縣西北　高奴今膚施縣
鄭今華州　商於今商州西北　漆水今朝邑縣東　鄭國渠今富平縣南
寧陝今平涼府靜寧縣西
南鄭今漢中府縣
北地今慶陽府　陽周今真寧縣
上郡今延安府　雕陰今綏德州
隴西今臨洮府狄道縣
義渠今寧州　烏氏今戎縣

河南 今開封歸德南陽懷慶衛輝汝州許州鄭州南陽汝寧河南府地



大梁今開封府　小黄今府東北　外黄今杞縣東　酸棗今延津縣
啟封今縣東南　安陵今鄢陵縣　卷今原武縣西北　垣雍今原武縣北
陽翟今禹州　陽武今太康縣　滎陽今滎澤縣　陽夏今太康縣　衍氏今鄭州境
管今鄭州　華陽今新鄭縣南　滎陽今縣　成皋今汜水縣
南陽今汜水縣南
宜陽今宜陽縣　三川今河南府　三川河内今懷慶　河東今平陽　河南今府
伊闕今伊陽縣　陽人今郟縣東南　緱氏今偃師縣　宜陽今縣　陽翟今縣
野王今懷慶府　懷今武陟縣西北　新安今縣　陽城今登封縣
安邑今陝州東南　伊闕今洛陽縣
宛今南陽府　三戶　穰　丹水　淅水並今内鄉縣　穰今鄧州
應今許州
平丘今長垣縣東　上蔡今縣　棠谿今遂平縣　陽今汝陽縣西南
邯今彰德府臨漳縣　宗新中牟今湯陰縣　黄華山今林縣　湯陰今湯陰縣
武安今縣
朝歌今衛輝府　虚今延津縣　共今縣　修武今縣
宿胥之口即今汲水入河處
汲今懷慶府武陟縣　野王今河内縣　軹今濟源縣南　曲陽今濟源縣西

南鄭今修武縣　少曲今孟縣西北

南京 屬吳

金陵今應天府　固城今溧陽縣西　蒼梧今六合縣

三江今蘇州府崑山縣境　婁今太倉州

陽羨今常州府宜興縣

朱方今鎮江府丹徒縣

延陵今揚州府東縣

州來今鳳陽府壽州西北　楚都今壽州　蘄今宿州

胡陽今潁州西北　城父今亳州東南　邗丘　郢丘東今潁州

桐汭今廣德州

故城今徐州

浙江 屬越

諸暨今湖州府

會稽今紹興府

江西 屬楚



湖廣、今鄖陽府穀城縣

宛今南陽府南陽縣

黃今黃州府黃陂縣

零陵今永州府祁陽縣

雲夢今德安府縣

郢今荊州府　沙市今荊州東南　紀南今荊州北　丹陽今枝江縣

西陵今夷陵州

鄀今襄陽府宜城縣　均陵今均州

上庸今鄖陽府竹山縣

黔中今辰州府西

汨羅今長沙府湘陰縣

四川 今成都北境

魚復今夔州府奉節縣

巴今重慶府

枳今涪州　平今平山縣



# 秦地理直音

上谷郡今順天府易州　漁陽郡今薊州　右北平今永平府　遼西郡今廣寧

遼東郡今遼東　鉅鹿郡今順德府　邯鄲郡今廣平府邯鄲縣

太原郡今府　鴈門郡今代州　雲中郡今大同府　代郡今蔚州

河東郡今平陽府蒲州　上黨郡今潞安府

內史郡今西安府　漢中郡今府　北地郡今慶陽府　上郡今延安府綏德州

隴西郡今鞏昌府　九原郡今河套境

潁州郡今開封府許州　三川郡今河南府　南陽郡今府　碭郡今歸德府碭山縣

齊郡今濟南府　瑯琊郡今青州府諸城縣　薛郡今兗州府　東郡今東昌府



會稽郡今蘇州府　九江郡今鳳陽府壽州　泗水郡今徐州沛縣　鄣郡今廣德州

閩中郡今福州府

南郡今荊州府　長沙郡今府　黔中郡今常德府

蜀郡今成都府　巴郡今重慶府

南海郡今廣州府　桂林郡今府　象郡今廉州府

以上為四十郡

漢地理沿革

司隸 西漢治河南東漢治河南

并州 治晉陽 今太原

荊州 治漢壽 今常德府龍陽縣

兗州 治昌邑 今金鄉縣

豫州 治譙 今永城縣

揚州 治歷陽 今和州

冀州 治鄗 今高邑縣

幽州 治薊 今薊州

青州 治臨菑 今縣

徐州 治郯 今郯城縣

益州 治雒縣 今漢州

交州 治廣信 今梧州府

涼州 治隴 今州

以上為十三部刺史



漢

北京 今順天永平保定遼東宣府薊州河間真定順德廣平大名等府州

廣陽國 今順天府　涿郡 今涿州 亦名范陽　漁陽郡 今薊州

方城今固安縣　益昌今永清縣　安次今東安縣　潞今通州

[illegible]今三河縣　東安今武清縣　泉州今[illegible]縣　軍都今昌平州

督亢今涿州　平舒今大城縣　無終今玉田縣

右北平郡 今永平府

肥如 新昌城今盧龍縣　令支今遷安縣　驪城今撫寧縣

石城今灤州

真定國 今府西北　恒山郡 今府東　中山國 今定州　趙國 今州

東垣 安平東今真定縣　井陘關今真定縣　肥纍今藁城縣西南

關今深澤縣　蒲吾今平山縣　安熹今定州東　新市今新樂縣

信都今冀州　南宮今縣　堂陽今新河縣　下曲陽今晉州

平棘今趙州南　廣阿今隆平縣　泜水今臨城縣西北　下博今深州

桃今衡水縣　滹沱河今府東南　饒陽今縣

上谷郡 今保定府易州

樊輿今滿城縣　武陵今安肅縣西　新昌縣今新城縣　望都今慶都縣

曲逆今完縣　蠡吾今蠡縣　鄚 安國城今祁州　鄡今束鹿縣

遒今淶水縣　易水今安州北　故安今易州

河間國 今府　渤海郡 今滄州

武垣今河間縣　東州今河間縣境　樂城今獻縣　中水今獻縣西

鄚今任丘縣　利鄉今任丘縣北　阿陵今任丘縣東北　高郭今任丘縣西南

景城國今滄州　饒今滄州　廣川今景州西南　安陵今景州東

弓高今景州東　高樂今南皮縣東南　高城 平津鄉今鹽山縣　柳城今鹽山縣東

陽信今慶雲縣

鉅鹿郡（今順德府，亦名秦置）
沙丘今平鄉縣東北　鄡今鉅鹿縣　栢人今唐山縣　中丘今內丘縣
狄今任縣西南
廣平國（今府）　清河郡（今縣）
曲梁今永年縣　涉今肥鄉縣　列人今肥鄉縣　斥丘今成安縣
斥漳今縣　曆　信成並今清河縣　甘陵今清河縣
魏郡（今大名府大名縣）
貴鄉今大名縣　樂昌今南樂縣　黎陽今濬縣　白馬津今滑縣西
金隄今滑縣南黎縣境　頓丘今開州西南　畔觀今開州城北　長壽津今滑縣西南
遼西郡（今廣寧）
交黎今寧遠州　下洛今錦州衛　[illegible]今朝鮮國
山東（今濟南府青州萊州登州東昌金鄉縣曹州屬兗州　兗州屬徐州）



濟南郡（今府）　淄川國（今縣）　齊郡（今臨淄縣）　泰山郡（今新泰縣）
般陽今淄川縣　祝阿今禹城縣　於陵　盧　濟北並今長清縣　厭次今陵縣
平原郡（今德州）
奉高　博並今泰安州　嬴今泰安州界　東平陽今新泰縣　安德今德州
鬲　重平並今德平縣　[illegible]今平原縣　千童今樂陵縣　濕沃今蒲臺縣
北海郡（今青州府）　千乘郡（今樂安縣）　城陽國（今莒州）
劇今昌樂縣　營陵今臨淄縣　西安今臨淄縣西　博昌今博興縣
狄今博興縣東南　壽光今壽光縣西　朱虛今臨朐縣境　東武今諸城縣境　東莞今沂水縣
臨朐　平昌　樂城並今安丘縣西南
東安今沂水縣西　海曲今日照縣　姑幕今莒縣東北　昌陽今萊陽縣
牟平今蓬萊縣　黃縣今黃縣　長廣今萊陽縣東　東牟今寧海州　育犁今寧海州東
挺今萊陽縣南　不夜今文登縣　之罘山今府境



東萊郡（今萊州府）　膠東國（今即墨縣）　高密國（今縣）
沙丘今掖縣　當利今掖縣西南　盧鄉今平度州西北　下密今濰縣
都昌今昌邑縣西　挺今膠州西南　黔陬今高密縣西　夷安今高密縣境
不其今即墨縣西南
魯郡（今兗州府）　山陽國（今金鄉縣）　濟陰郡（今曹州）　東平國（今州）
濟北國（今濟寧州，東阿北）
瑕丘今滋陽縣　防今曲阜縣東　騶今鄒縣　卞今泗水縣
泉今泗水縣北　蕃今滕縣　昌慮今滕縣東南　薛今滕縣南
南陵　承匡今單縣　東緡今金鄉縣　防東今金鄉縣南　方與今魚臺縣
湖陵今魚臺縣東　單父今單縣　成陽今曹州界　安陽今曹州東南
郜狐今曹州界　句陽今曹州北　鄄今定陶縣　冤句今濟寧州南
乘氏今巨野縣西　大野澤今東平州　無鹽今東平州　須昌今東平州界
穀城今東阿縣北　壽張今壽張縣　剛今剛城縣
泰費今沂州北

東郡（今東昌府）
發干　清並今堂邑縣　樂平今堂邑縣東南　聊今聊城縣　博今博平縣西
清陽今清平縣　清淵今臨清州　鄃今夏津縣　鄄城濮州
畔觀　衛河並今觀城縣　東武陽今朝城縣
樂浪郡　玄菟郡　真番郡　臨屯郡（並今遼東境）
山西（今太原平陽大同汾州遼州沁州潞州屬并州）
太原郡（今府）　定襄郡（今忻州）　雁門郡（今代州）
晉陽今太原府城北　陽邑今太谷縣　平陶今文水縣西南　上艾今平定州
沾今樂平縣　[illegible]今樂平縣東　秀容今忻州西　陰館今代州
廣武今代州西　雁門今代州北　鹵城今五臺縣　汾陽今興縣
河東郡（今平陽府蒲州）

楊今洪洞縣　穀遠今岳陽縣　絳今曲沃縣　汾陰今榮河縣
皮氏今河津縣　大陽今平陸縣　猗氏今猗氏縣　左邑今聞喜縣
臨汾今絳州　長脩今絳州西南　彘今霍州　北屈今吉州
狐讘今永和縣　土軍今石樓縣

雲中郡今大同府　代郡今蔚州

平城今府　白登山今府東北　陰館今代州西北　平舒今渾源州
沙南今托縣　劇陽今應州境　武州今朔州西　陽原今縣
延陵今廣靈縣　飛狐今廣昌縣

上黨郡今潞安府

西河郡今汾州府

茲氏今孝義縣　平陶今平遙縣
涅今遼州　銅鞮今沁州南　高都今澤州東　泫氏今澤州高平縣
濩澤今澤州陽城縣



陝西今陝西甘肅二省地

京兆郡今西安府亦名右內史　左馮翊今同州

長安今府城東　軹道今府城東　霸陵今府城東　萬年今咸寧縣
渭城今咸陽縣　長陵今咸陽縣東　安陵今咸陽縣西南
槐里　平陵　茂陵　以上並今興平縣　新豐今臨潼縣　戲今臨潼縣東
櫟陽今臨潼縣北　鴻門今渭南縣東　曲郵今臨潼縣南　嶢關今藍田縣東南
池陽今三原縣東北　陽陵今高陵縣西南　蓮勺今渭南縣北　沈陽今華州東
高陵今高陵縣　重泉今蒲城縣　武城今同州東　徵今澄城縣
粟邑今白水縣　郃陽今郃陽縣　祋祤今耀州　好畤今乾州東
谷口今醴泉縣　漆今永壽縣　美陽今武功縣西　宜祿今邠州西
雲陽今淳化縣　栒邑今淳化縣西

右扶風今鳳翔府

杜陽今麟遊縣北　雍今岐山縣　郿今郿縣　陳倉今寶雞縣
汧今隴州西　回中今隴州西　隃麋今汧陽縣　斜城今渭水南

安定郡今平涼府

朝那今府東南　陰盤今府東　烏氏今府東　瓦亭關今隆德縣西
高平今固原州　彭陽今鎮原縣東　蕭關今固原州西北　鶉觚今靈臺縣

漢中郡今府

褒中今褒城縣　黃金戍今洋縣　子午谷今洋縣東　興勢今洋縣東
故道　河池並今鳳縣　長舉今略陽縣　沮今沔縣　白水今昭化縣

北地郡今慶陽府

泥陽今府南　郁郅今安化縣　歸德　弋居　略畔道今合水縣
馬嶺今環縣南　方渠今環縣南　富平今寧州　直路今寧州東
大要今環州府　陽周今安定縣北

上郡今延安府綏德州

膚施今甘泉縣南　洛河今延川縣　高奴今鄜州東　圁陰今葭州



隴西郡今鞏昌府亦名西安郡　天水郡今秦州　武都郡今階州

狄道今府東　冀今伏羌縣　上祿今西和縣
成紀今秦州　顯親今秦州東南　上邽今秦州境　下辨今成縣

金城郡今臨洮府蘭州

首陽今渭源縣　允吾今蘭州西南　榆中今蘭州西　枝陽今蘭州西
襄武今隴西縣

朔方郡今寧夏衛

五原郡今河套　在光祿塞東

武威郡今涼州衛　張掖郡今甘州衛　酒泉郡今肅州衛　敦煌郡今肅州西八百里

揟次今涼州衛　刪丹今山丹衛　表是今高臺衛　冥安今西寧衛
鸞鳥今古浪衛　姑臧今涼州衛　居延今甘州衛東北　龍勒今肅州衛西
令居今永昌衛西北　高昌今火州柳中戊己校尉屯田處　輪臺渠犂今吐魯番境
伊吾今哈密

河南今開封歸德河南陝府許州汝寧府陳州鄭州

陳留郡今開封府　淮陽國今陳州　潁川郡今許州　陳國今陳州東北

浚儀今祥符縣　雍丘今杞縣　高陽今杞縣西　外黃今杞縣東北

中牟今中牟縣　卷今原武縣　陽夏今太康縣　東昏今蘭陽縣

武強今陳州東　新汲今陳州北　固陵　新陽亭今陳州西北　定陵今郾城縣南

京　索亭今滎陽縣北　滎陽今縣　鴻溝今汴河

敖倉　廣武　平陰亭今河陰縣　長社今許州　成皋今汜水縣

虎牢關即成皋今汜水縣西

梁國今歸德府

睢陽今府西　寧陵今寧陵縣　巳吾今寧陵縣西南　芒今永城縣

蒙今商丘縣西　鄲今鹿邑縣　武平今鹿邑縣東　下邑今夏邑縣

甾今考城縣

河南郡今府　弘農郡今陝州



平陰今洛陽縣北　緱氏今偃師縣南　五社津今鞏縣　河陽今孟津縣

陽城　嵩高山今登封縣　潁陽今登封縣西　回溪今永寧縣東北

新安今縣　函谷關今新安縣東　澠池今澠池縣　湖今閿鄉縣

南陽郡今府

博望今府東北　淯陽今府城東　宛今南陽縣　安眾今鎮平縣

魯陽今魯山縣　比陽今泌陽縣　穰今鄧州　朝陽今鄧州東

析　酈今內鄉縣　棘陽今新野縣　堵陽今裕州　昆陽今葉縣南

汝南郡今汝寧府

上蔡今府西北　宜春今府西南　安成今府東南　鴻郤陂今府東

平輿今府北　富波今府東　慎陽今新蔡縣　期陵今確山縣

吳房今遂平縣　鮦陽今新蔡縣　西平　安昌並今信陽州　鄎今羅山縣

西陽今光山縣　弋陽今光山縣北　寢今固始縣　期思今固始縣北

鄳今息縣東北　陽安今息縣西南　女陰今汝州東南　安陽今新息縣西南

濮今衛輝府滑縣　隆慮今林縣

共今衛輝府輝縣

河內郡今懷慶府

野王今河內縣　懷今武陟縣　河陽今孟縣南

南京今應天府鳳陽府揚州廬州徐州滁州和州六安州淮安府

秣陵今應天府　江乘今句容縣西北　溧陽今溧陽縣

廬江郡今廬州府　六安國今州

六今六安州　龍舒今舒城縣　居巢今巢縣　臨湖　襄安今無為州

臨淮國今鳳陽府泗州　泗水國今宿州　九江郡今壽州



盱眙今泗州　東城今定遠縣東南　陰陵今定遠縣西北　曲陽今定遠縣西北

夏丘今虹縣　僮今虹縣東北　富陵今盱眙縣西　義成今宿州北

徐　徐城並今宿遷縣　山桑今蒙城縣　符離今宿州

睢陵今盱眙縣西　東陽今盱眙縣東　淮陵今盱眙縣西北　蘄今宿州南

符離今宿州北　洨今靈璧縣　新蔡今潁州　慎今潁上縣

城父今亳州東　龍亢今太和縣

楚國今淮安府　東海郡今海州北　下邳國今邳州東北

山陽今山陽縣　鹽瀆今鹽城縣　厚丘今沭陽縣　東安今海州

朐今海州　贛榆今贛榆縣　下邳今邳州　取慮今邳州西

下相今宿遷縣　睢陵今睢寧縣

沛郡今沛縣　彭城國今徐州東南

彭城今徐州　留今沛縣東南　廣戚今沛縣　杼秋　扶陽並今蕭縣西

廣陵國今揚州府

淮南 壽陽今壽州 當塗今府城北 江都今縣 廣陵今揚州

安豐 安豐故城今霍邱縣

廬江 舒縣故城今廬州府舒城縣

丹陽郡 今江寧府

秣陵今府城東

春穀今太平府繁昌縣

石城今池州府

會稽郡 今紹興府

吳今長洲縣

陽羨 陽羨故城今常州府宜興縣

京口 今鎮江府



曲阿 曲阿故城今丹陽縣

歷陽今和州 烏江今和州城北 阜陵今滁州全椒縣東

浙江 屬揚州

富春今杭州府富陽縣

桐廬今嚴州府桐廬縣

由拳 長水故城今嘉興府 海鹽 武原故城今海鹽縣

烏程今湖州府 餘不今武康縣 永安今安吉縣西北 原鄉今長興縣

御兒今嘉興府

永興今紹興府蕭山縣 餘姚今餘姚縣 始寧今上虞縣

剡今嵊縣

新安今嚴州府 永寧今淳安縣

烏傷今金華府義烏縣

太末今衢州府 新安今西安縣

東陽今金華府

回浦今台州府臨海縣

江西 屬揚州

豫章郡 今南昌府

建城今瑞州府高安縣



盱江今建昌府

石陽今吉安府吉水縣

新淦今臨江府清江縣

柴桑今九江府城南 潯陽今德化縣 歷陵 歷陵故城今德安縣

鄱陽今饒州府西北 番今鄱陽縣 餘汗今餘干縣

海昏今南康府建昌縣

上饒今廣信府上饒縣 歙江今興國府

南野 橫浦關今南安府西南

福建 屬閩越

東冶今福州府閩縣　寧德今古田縣
東甌今溫州府　漢興今泰順縣
湖廣今名荊州
江夏郡今武昌府
西陵今府　沙羨今江夏縣
邾今黃州府　蘄春今蘄水縣
鍾祥今雲杜縣　安陸今京山縣　竟陵今荊門州　江陵今石陵縣
南郡今荊州府亦名臨江郡
秭歸今府北　孱陵今公安縣　高成今松滋縣　佷山今長陽縣
夷道今宜都縣　臨沮今遠安縣　巫今巴東縣



下雋今岳州府巴陵縣　安陸今德安縣　鄳今羅山縣
中廬山都今襄陽府城南即今宜城縣　黎丘今宜城縣東　蔡陽今棗陽縣
舂陵今棗陽縣南　筑陽今穀城縣　陰今光化縣　房陵今房縣
鄧今襄陽府鄧縣　鄖今上津縣　上庸今竹山縣
武陵郡今常德府亦名武陵
臨沅今武陵縣　索今龍陽縣
酉陽今辰州府　辰陽今辰溪縣　鐔成今黔陽縣
鍾武今衡州府西　承陽今衡陽縣　南平今藍山縣
零陵郡今永州府　桂陽郡今郴州
泉陵今零陵縣　泠道今寧遠縣東　馮乘今江華縣
便今永興縣　漢寧今嘉禾縣
長沙國今府
臨湘今長沙縣　湘南今湘潭縣　益陽今寧鄉縣

羅今岳州府湘陰縣　都梁今武岡州東　夫夷今武岡州東
下雋今沅陵縣　孟頭今沅陵縣東
四川今益州
蜀郡今成都府
廣都今雙流縣　繁今新繁縣東　廣柔今石泉縣　郫今郫縣
牛鞞今簡州　江原今崇慶州　蒲陽今汶州　綿虒今汶川縣
臨邛今邛州
廣漢郡今漢州
郪今射洪縣
巴郡今重慶府
枳今府城北　江州今巴縣　臨江今忠州



朐忍今夔州府雲陽縣
犍為郡今敘州府
僰道今府境
鄨今烏撒府
臨邛今嘉定州邛縣　武陽今眉州
南廣今筠連縣東北　嚴道今雅州　漢嘉今名山縣
牂牁郡今烏蒙軍民府
且蘭今遵義府
越嶲郡今衛
邛都今建昌衛指揮司　莋都今黎州安撫司　會無今會川衛千戶所
雲南今大理府趙州

嶲州郡今寧遠府　永昌郡今大理府東漢置
滇池今雲南府城南亦名昆明池　[illegible]
葉榆今太和縣
句町今臨安府
勝休今楚雄府廣通縣
俞元今澂江府　[illegible]　毋棳頭今江川縣　[illegible]今路南州
味今曲靖府南寧縣　[illegible]今亦佐縣　平夷今陸涼州
梇棟今姚安府　青蛉今大姚縣
定莋今麗江府通安縣　邪龍今[illegible]州　[illegible]今[illegible]州



不韋今[illegible]司
二處安南地并屬交州
廣東
南海郡今廣州府
中宿今清遠縣　桂陽今連州
湞陽今韶州府曲江縣境　含洭今英德縣西
臨允今肇慶府新興縣　端溪今德慶州　廣信今封川縣
龍川今惠州府
合浦郡今廉州府
瑇瑁今瓊州府瓊山縣　苟中今澄邁縣　紫貝今文昌縣
至來今昌化縣　[illegible]今崖州　九龍今感恩縣

廣西
零陵　洮陽故城今桂林府全州北
觀陽今平樂府[illegible]縣北　封陽今賀縣境
蒼梧郡今梧州府
廣信　猛陵　[illegible]城今蒼梧縣　四會今懷集縣
鬱林郡今潯州府桂平縣
布山今桂平縣　阿林今桂平縣境　廣鬱今貴縣
[illegible]今南寧府橫州
臨塵今太平府
潭中今柳州府馬平縣　領方今賓州



[illegible]今思恩府江州
交阯郡　日南郡　九真郡並今安南境

季漢地理直音

益州 治成都 今府

涼州 治漢中 今府

魏如東漢部分

分涼州置秦州 治上邽 今鞏昌府秦州

揚州 治壽春 今鳳陽府壽州

徐州 治彭城 今徐州

荊州 治襄陽 今府

涼州 治武威 今永昌衛



吳

交州 治龍編 今安南

廣州 治番禺 今廣州府

荊州 治江夏 今武昌府

揚州 治建業 今應天府

季漢

北京 今府地

肥如今永平府　涿州今府西　徐無山今府境　白狼今府北

安平今真定府安平縣

白馬今大名府滑縣　黎陽今濬縣

南皮今河間府縣

山西 今府城

新興郡今太原府忻州南

盛樂今大同府北



陝西 今漢中鳳翔等府地

馮翊郡今西安府同州　子午谷從洋縣東至今府城南　駱谷關今盩厔縣西　武功今縣

秦嶺今藍田縣東南

五丈原今鳳翔府郿縣西　散關今寶雞縣南　陳倉今寶雞縣

南安今鞏昌府

狄道今臨洮府狄道縣

臨洮今鞏昌府南　街亭今隴西縣　下辨今成縣　顯親今秦州東

木門今秦州西南　冀城今伏羌縣　陰平今文縣守禦所　陽谷今清水縣東南

祁山今西和縣北　武都今階州南　興勢今漢中府洋縣北　樂城今城固縣

沔陽今縣　褒今興安州　斜谷今褒城縣東北　陽平關今褒城縣西

魚復今夔州府　南鄭今南鄭縣　梁州治今沔縣　西城今石泉縣

四川 今省城

武擔山今成都府北　漢中府東　涪城今綿州　梓今潼州
綿竹今縣
江油戍今安府江油縣
巴西今保寧府　晉昌　漢壽故城今廣元縣　劍閣今劍州北　西城今昭化縣
涪陵今重慶府涪州　黔陽今彭水縣　江州今巴縣
巴東　白帝城　固陵郡今夔州府　永安今太平縣　南浦今萬縣
江陵今荊州
建平今宜昌府南　廿松今松滋縣
湖廣今荊州初屬蜀後屬吳稱荊州屬吳
赤壁今武昌府東　夏口今府西　樊口今府西　新陽今興國州
漲新今興國州西南　安陸今興國州西北



烏林今漢陽府西
西陽今黃州府　蘄春郡今蘄州
當陽今承天府當陽縣　麥城今當陽縣東　沔口今沔陽州
南郡今荊州府　公安今縣　華容今監利縣
宜都郡　臨江郡　西陵城今夷陵州　佷山今長陽縣　秭歸今秭歸縣東
宜昌今宜都縣
巴丘今岳州府　天門山今澧州　天門郡今石門縣　漢壽今龍陽縣
陸口今蒲圻府城西　樊城今府北
新城郡今鄖陽府房縣
西陽今黃州府西

朱陽今衡州府耒陽縣　臨烝今衡陽縣　新平　新寧縣今常寧縣
營陽郡今永州府道州
吳昌今長沙府湘陰縣　新陽今益陽縣　益陽今縣
邵陵今寶慶府　高平今新化縣境　新城今府東
陽安今郴州宜章縣
河南今省為魏
許昌今開封府許州　項今項城縣　宜陵今中牟縣　延津今縣
酸棗今延津縣　烏巢今延津縣東南
柘今歸德府柘城縣　烏巢今睢州
朝陽澗今河南府陝州西南　河陽津今孟津縣



方城今南陽府裕州東北安衆今府西
葉今彭德府臨漳縣　鄴陵今府城東北
舞陽今南陽府舞山縣
山東全省為魏
碻磝今濟南府長清縣
益都今青州府
成山今萊州府文登縣東
亢父　任城故今兗州府濟寧州　陽平今莘縣西南　東平今壽張縣西
濮陽　鄄城故今東昌府濮州

南京 今大江以南今屬江北揚州廬州之北境屬焉

秣陵　建業並今應天府　四望山今府城西　石子岡今城南雨花臺　石頭城今府西城

湖熟今句容縣西

丹徒今鎮江府

京口今鎮江府　曲阿今丹陽縣

濡須口今廬州府巢縣南　東興堤今無為州接巢湖處　東關　西關並今巢縣東

皖今霍山縣　居巢今巢縣東

芍陂今鳳陽府壽州南　譙今亳州　新蔡今懷遠縣　汝陰郡今潁州

射陽今揚州府寶應縣東

新都今徽州府　海陽今休寧縣

梅陵今寧國府南陵縣



池陽今府　虎林今池州府東　陵陽石埭縣　臨城今青陽縣

牛渚今太平府采石磯

皖城今安慶府懷寧縣

小沛今徐州沛縣　橫江今和州東南　當利浦今和州東

江西 今省南昌

椒丘今南昌府北　富城今豐城縣　新吳今奉新縣　西安今寧縣西

宜豐今瑞州府新昌縣北

葛陽今廣信府弋陽縣

西平今撫州府臨川縣　西寧今崇仁縣南　安浦今樂安縣西南

陽新今吉安府永豐縣　安成郡今安福縣　新興今吉水縣

臨川郡建昌府南城縣　東興　永城並今新城縣北

陽樂今袁州府萬載縣

柴桑今九江府瑞昌縣

鄱陽郡今饒州府

南安今贛州府信豐縣　新都今寧都縣

巴丘今臨江府新淦縣　吳平今新淦縣西

浙江 今省會

東安郡今杭州府富陽縣　臨安今海寧縣



吳興郡今湖州府　故鄣今長興縣西南

嘉禾今嘉興府

永興今紹興府蕭山縣

臨海郡今台州府臨海縣

羅陽　安陽並今溫州府瑞安縣

新都郡今嚴州府　始新今淳安縣

東陽郡今金華府

太末今衢州府龍游縣　龍丘今西安縣

平昌今處州府遂昌縣　劍川今龍泉縣

福建 今建寧邵武泉州屬吳越 未建元

建安今建寧府　吳興今浦城縣

東安今泉州府南安縣

邵武縣今邵武府

廣東 全省屬吳

始興郡今韶州府

海安　西平郡今肇慶府陽江縣

高涼郡今高州府

珠官郡今廉州府



珠崖郡今瓊州府

廣西 全省屬吳

始安郡今桂林府　洮陽今全州北　建陵今修仁縣

猛陵今梧州府藤縣

馬平郡今柳州府　平州　懷遠軍並今懷遠縣　臨賀縣今賀州

臨賀郡今平樂府賀縣

鬱平今潯州府貴縣

昌平今南寧府橫州

雲南 全省屬蜀

建寧郡今雲南府

興古郡今曲靖霑益府

葉榆今大理府

晉地理直音

司州 治洛陽 今河南府

兗州 治廩丘 今東昌府濮縣

豫州 治項 今開封府項縣

冀州 治房子 今真定府趙州

幷州 治晉陽 今太原府

青州 治臨菑 今縣

徐州 治彭城 今徐州

荆州 治襄陽今府 後治江陵 今荆州府

揚州 治壽春 今壽州 後治建業 今應天府

涼州 治武威 今涼州衛

雍州 治京兆 今西安府

秦州 治上邽 今秦州

益州 治成都 今府

梁州 治南鄭 今漢中府

寧州 治滇池 今晉

幽州 治涿 今涿州

平州 治昌黎 今永平府昌黎縣



交州 治龍編 今安南

廣州 治番禺 今廣州府

以上爲十九部

晉

北京 今順天永平保定府薊州涿州霸州真定河間真定廣平宣府易州大名府開州

燕國 今順天府　范陽郡 今涿州　章武國 今大城縣　高陽國 今保定縣

遼西 今永平府

北平郡 今永平府

常山郡 今真定府　中山國 今定州　安平國 今冀州　趙國 今趙州

博陵國 今安平縣

上谷國 今保安府易州

河間國 今府



鉅鹿國 今順德府

廣平郡 今府　清河國 今縣

魏郡 今大名府魏縣

頓丘 今濬縣西南

廣寧郡 今延慶州　遼西郡 今廢

山西 今太原大同汾州潞安平陽澤州沁州遼州

太原國 今府　樂平郡 今縣　雁門郡 今代州

新興郡 今忻州

平陽郡 今府　河東郡 今蒲州

新興郡 今大同府　代郡 今蔚州

西河郡 今汾州府

上黨郡 今潞安府

陝西 今西安鳳翔漢中平涼鞏昌臨洮慶陽延安府秦州漢中商州寧州鳳翔延安西於戎

京兆郡 今西安府華州　上洛郡 今商州　馮翊郡 今同州　新平郡 今邠州

始平郡 今興平縣

扶風郡 今鳳翔府

安定郡 今平涼府

滎陽 今鞏昌府西



漢中郡 今府　略陽郡 今縣　魏興郡 今興安州

上庸 今平利縣　武興 今府

北地郡 今慶陽府

隴西郡 今鞏昌府　天水郡 今秦州　武都郡 今階州

陰平郡 今文縣

金城郡 今臨洮府蘭州

張掖郡 今甘州衛　酒泉郡 今肅州衛　燉煌郡 今肅州西

武威郡 今永昌衛　西平郡 今西寧衛

西海郡 今亦集乃地

河南（今開封歸德汝寧南陽河南府彰德衛輝懷慶府許州）
陳留郡（今開封府） 潁川郡（今許州） 順陽郡（今鄧州） 滎陽郡（今鄭州）
襄城郡（今縣）
梁國（今歸德府）
河南郡（今府 亦名司州） 弘農郡（今陝州）
南陽國（今府）
安昌今確山縣 棘陽今新野縣
汝南郡（今汝寧府息縣） 義陽郡（今信陽州） 弋陽郡（今光州）
[illegible]山今光山縣



汲郡（今衛輝府） 頓丘郡（今濬縣）
蘇門今輝縣西北
河內郡（今懷慶府）
山東（今濟南東昌兗州屬兗州登州青州萊州屬青州）
濟南郡（今府） 樂陵國（今縣） 泰山郡（今泰安府） 平原國（今縣）
安陵 將陵並今陵縣
齊國（今青州府） 城陽國（今莒州） 東莞郡（今沂水縣） 瑯琊郡（今諸城縣）
樂安國（今縣）
東萊國（今萊州府）

任城國（今兗州府 一名任郡） 東平國（今州） 濟陽郡（今曹州） 濟北郡（今濟寧州）
蘭陵郡（今嶧縣）
陽平郡（今東昌府） 濮陽國（今濮州）
南京（今大江以南及江北廬州鳳陽安慶揚州皆屬揚州徐州屬徐州）
丹陽郡（今太平府）
臨沂今上元縣西北 千里湖今溧陽縣東南
桑落洲今安慶府宿松縣南 秦郡今六合縣
吳郡（今蘇州府）
海虞 南沙並今常熟縣
毗陵郡（今常州府 亦名晉陵郡）



暨陽今江陰縣
曲阿今鎮江府丹陽縣
廬江郡（今廬州府）
肥水今合肥縣南
臨淮郡（今鳳陽府） 淮南郡（今壽州） 汝陰郡（今潁州） 譙郡（今亳州）
八公山今壽州東北
東海郡（今淮安府海州）
宿預今宿遷縣
廣陵郡（今揚州府）

三阿今高郵州

新安郡今徽州府

黟今黟縣　海陽　海寧並今休寧縣

宣城郡今寧國府

臨城今旌德縣北

于湖　姑孰並今太平府當塗縣　襄城郡今繁昌縣　僑立淮南郡　逡遒　襄垣並今蕪湖縣

彭城國今徐州　歷陽郡今和州　白石山今含山縣南

浙江今省杭州

鹽官今杭州府海寧縣　桐山　吳昌並今昌化縣



始新今嚴州府淳安縣

吳興郡今湖州府

東遷今烏程縣東

會稽郡今紹興府

臨海郡今台州府

始豐今天台縣　樂安今仙居縣

東陽郡今金華府

豐安　龍丘並今衢州府龍游縣　信安今西安縣

永寧今溫州府永嘉縣　安固　始陽　橫陽並今平陽縣

平昌今處州府遂昌縣

福建今福建省

晉安郡今福州府

原豐今閩縣　溫麻今連江縣

建安郡今建寧府

邵武今邵武府

綏城今延平府將樂縣西

新羅今汀州府長汀縣

江西今江西省

豫章郡今南昌府亦名江州

宜豐今新昌縣　鍾陵今進賢縣



望蔡今瑞州府上高縣　康樂今萬載縣東北

廬陵郡今吉安府　安成郡今安福縣

石陽今廬陵縣　陽豐今永豐縣

潯陽郡今九江府　柴桑今德化縣　上甲今彭澤縣　半洲今府城西

鄱陽郡今饒州府鄱陽縣

廣晉今府北

南康郡今府

臨川郡今撫州府

臨汝今臨川縣

宜陽今袁州府宜春縣

耒陽今衡州府耒陽縣

湖廣今省會同

武昌郡今府

汝南今江夏縣　沙陽今嘉魚縣

江陽今漢陽府　沌陽今漢陽縣

襄陽郡今府

江夏郡今德安府

西陽國今黃州府　新蔡今黃梅縣



南郡今荊州府亦名新郡　建平郡今歸州　宜都郡今縣

江安今公安縣　樂鄉今松滋縣東　上明今松滋縣境　馬頭山今夷陵州北

天門郡今岳州府澧州

武陵郡今府　南安今華容縣　南平今澧州

長沙郡今府

新康今寧鄉縣　連道今湘鄉縣

邵陵郡今寶慶府

建興今府境

高平郡今永州府祁陽縣

新城郡今鄖陽府　上庸郡今竹山縣

衡陽郡今衡州府　湘東郡今衡縣

武陵郡今常德府

零陵郡今永州府亦名永陽郡

永昌今祁陽縣　春陵今寧遠縣北

桂陽郡今郴州亦名平陽

晉寧今嘉禾縣

廣東今省會廣州

南海郡今廣州府



寶安今東莞縣　東官郡今增城縣

始興郡今韶州府

齊樂　平原郡東今肇慶府德慶州府

高涼郡今高州府

義安郡今潮州府

合浦郡今廉州府

廣西今省會桂林

始安郡今桂林府

臨賀郡今平樂府賀縣

蒼梧郡今梧州府　鬱林郡今[illegible]州亦名[illegible]郡
北平　鬱平今興業縣境　容山今容縣　懷澤今懷集縣
晉興郡今南寧府　寧浦郡今橫州
四川今成都以西益州順慶保寧夔州重慶敘州等州
蜀州今成都府　廣漢郡今漢州　汶山郡今茂州　新都郡今縣
寧蜀郡今興流縣　西陽今升研縣　雒今漢州　晉熙郡今綿竹縣
[illegible]今雅縣　晉原今崇慶州　武陽今新津縣
巴西郡今保寧府
晉壽　烏奴東今廣元縣
梓潼郡今潼川州



巴郡今重慶府　涪陵郡今合州
巴東郡今夔州府　南陵今巫山縣　北井今大寧縣
朱提郡今敘州府西
牂牁郡今烏蒙府
犍為郡今[illegible]州　漢嘉郡今雅州　江陽郡今瀘州
越巂郡今衛
會無今衛
陰平郡今龍安府
平武今府境

南廣平　晉原　宋寧　始安郡今[illegible]安撫司境
雲南今[illegible]州
建寧郡今雲南府
寧州今晉寧州
興古郡今曲靖軍民府
雲南郡今大理府雲南縣
永昌郡今府
姚州今楚雄府

# 南北朝地理沿革

**北京** 初爲慕容燕拓跋所據後爲北魏周齊地

北魏永寧　樂浪郡　並今保定府滿城縣　北周永陽今淶水縣　北魏南營州今安肅縣西

北齊燕郡

北周恒州今正定府　北周新市郡今新樂縣　中山今定州　北齊高城今容城縣

後趙廣安今順德府中丘縣　後趙苑鄉今任縣

北魏曲安今廣平府曲周縣　北周貝州今清河縣

北魏陽平郡　北魏昌樂郡今南樂縣　宋兗州

前燕頓丘郡　並今大名府　北周杞州　並今濮縣

北燕平州　樂浪郡並今永平府　北齊新昌今清豐縣　北齊北燕郡今灤州

北魏文德今萬全都司

**山東** 初爲慕容燕所據後歸於宋後今省直隸爲北魏齊周地

宋僑置冀州今濟南府　歷城今縣　宋東清河郡　貝丘並今淄川縣

宋僑廣川郡　武強　並今長清縣　北齊長樂今濟陽縣　宋僑武成今肥城縣

北齊東平原郡

北魏東青州今平原縣　北魏陽信今商河縣

北齊永昌郡今兗州府城武縣　北魏西兗州今定陶縣　北周　濟陰　高平　並今鄆城縣

北齊樂平今汶上縣

北魏南青州今東昌府　北魏平原郡今聊城縣　北齊廣潭今茌平縣　北魏臨黃今濮州境

北魏益都郡今青州府　前燕廣固今益都縣　宋長樂今高苑縣　北齊東武今諸城縣

大峴山今臨朐縣東南

前燕中郎城今登州府黃縣東

北齊南城　富利並今萊州府

**山西** 初爲劉聰劉曜所據石勒繼之後今省直隸爲北魏齊周地

北齊中都今太原府汾陽縣　北魏受陽今文水縣　秀容今忻州

北魏西陽郡　石艾　並今平定州　北魏石城

北魏樂平郡　東魏遼州　並今壽陽縣　北齊北朔州

北魏東雍州　正平　晉州並今平陽府　北魏襄陵今襄陵縣　北魏定陽今吉州

西燕長子今高平縣東　北魏北絳郡今翼城縣　北魏石城今高州　北魏北絳郡今翼城縣

北魏北鄉州今臨晉縣　西魏教化今臨晉縣西　北魏高涼今河津縣　北魏安邑今解州

北魏南汾州今蒲州　北周永寧郡今猗氏縣　北魏中潬　南汾州並今汾州



北魏　秀容　肆州　並今代州　北魏　西河　北魏太平　昌國　並今寧鄉縣　北魏平陽　泉　並今垣曲縣　北魏永安郡　呂州並今霍州

北齊　蔚州　北周　平原　北魏長寧　並今興縣

東魏南朔州並今吉州　北魏樂平郡

北魏定陽郡　北周懷恩今永和縣南

北齊西汾州　北魏梁郡今朔州境

北魏代城今大同縣　北周婁山今永和縣南　北魏廣牧今大同府　北魏平齊郡今山陰縣

北魏朔州　代郡　北恒州並今大同府　北魏神武　北齊太平　廣寧　並今朔州

北周陰城今應州　北魏桑郡今朔州境　北魏川陵今潞安府潞城縣

北齊廣安今馬邑縣　北魏寧化今寧州　北齊昌化郡　懷仁郡　西今沁州並今沁源縣

北魏平昌　並今汾州府介休縣　北周宗城今平定州西　北周平安今壺關縣

北周永安　並今汾州府　北周　宗城今　永寧州西

寧鄉今縣

北魏義寧郡今沁州　北魏長氏今澤州高平縣　北齊長平郡今高平縣西北　北齊永寧　北齊東永安並今沁水縣西北

**陝西** 初爲苻秦姚秦所據後入於宋後今省直隸爲北魏齊周地

北周王山　白鹿　並今西安府藍田縣　北周恒州　周南郡並今藍田縣

北魏南新豐今臨潼縣　北魏華山郡　東雍州並今華州　北魏南五泉今朝邑縣

北魏北雍州　並今耀州　北魏宜君今宜君縣

西魏宜州　並今耀州　北魏宜君今乾州

北魏奉化郡　岐州　並今鳳翔府　北周三龍今岐山縣　五將山今岐山縣北

西魏岐陽郡

北周麟州今扶風縣　北魏平陽　西魏部城　並今郿縣　北魏南由今隴州東南

北魏武州今平涼府東　北魏太平郡　原州今鎮原縣　水洛城今靜寧州西南

北周涇州郡今涇州　北魏西郡　隴成郡並今汧縣

北魏梁泉　故道郡　南岐州並今鳳縣　梁東梁州今興安州　北魏興勢今西鄉縣

西魏石門縣　宋吉陽

西魏小川郡　北周吉安並今平利縣

西魏　漢陽　北周平今石泉縣　北魏龍安今沔縣　西魏興州　順政郡並今略陽縣

北魏南益州　晉壽郡　北魏興安今寧羌州

北魏安定　北魏延慶今府境　西魏岩州　華池並今合水縣

西魏興寧　並今鄜州

北魏　敷城　金明郡　東夏州　朔州　並今延安府　北周門山今府東南　北魏廣興今安塞縣

北魏臨真今甘泉縣　東北魏北華州　東秦　三川　並今鄜州　北魏義州　北周丹陽　並今宜川縣
北魏中部今宜君縣西北　北魏敷城今洛川縣　北魏內部今中部縣
北魏開光郡　並今鄜州　西魏脊州今富平府合陽縣　北魏當亭　北周庚成　並今伏羌縣　西魏長道今西和縣
北周中鄉
北魏陽東今西和縣東南　北魏仇池　梁南秦州　並今成縣　北魏階谷今成縣東
北周永康郡　北魏武都　西魏安昌　武階郡　並今階州　北魏廣化郡今徽州
北周金城郡　北魏臨洮郡　並臨洮府　北魏伊吾郡今岷寧衛　前涼晉昌郡今河州
宋武始郡

河南　今省並為北魏齊周地

東魏梁州今開封府　東魏廣武郡今中牟縣　北魏小黃今延津縣　北魏北揚州　北齊信州　並今陳州
東魏北揚州　扶陵縣並今項城縣　北齊信州　北周長社　並今許州
北魏繁昌今臨潁縣北
北魏恒農郡　東魏廣武郡　並今鄭州　北齊成皋郡今滎陽縣　宋司州　北魏北豫州成皋郡　並今汜水縣
北齊城安今偃師縣
北魏司州　北齊洛州　並今河南府　北周熊州今宜陽縣　東魏武林　陽城　伊州　並今登封縣
西魏北宜陽　熊耳　並今永寧縣　北周東垣今新安縣　北魏洛安　西魏義川　並今盧氏縣
北魏下陶　北周上宛　並今南陽府南陽縣　東魏南武　期城郡　並今泌陽縣
北魏東荊州　西魏淮州　並今唐縣　北魏荊州今鄧州　北魏淅陽郡　淅川　並今內鄉縣
西魏白崖今新野縣　西魏石城今裕州　北魏襄城今裕州府　北齊襄州　東魏定南郡　北周南襄城郡　並今葉縣
北魏　北周　豫州今汝寧府　北周汝州　蔡州　汝南郡　並今府　北魏臨汝今上蔡縣　北齊廣寧郡今新蔡縣
北魏東陵今確山縣　北魏東城郡　北齊文城郡　並今西平縣　宋安　梁北司州　北魏郢州　南司州　並今信陽州
北齊高安今羅山縣　宋光城今光山縣　宋包信今固始縣境



梁息州　南齊東豫州　並今固始縣　梁西豫州　北魏東豫州　並今息縣　東魏北荊州　北周和州　並今汝州
北周汝州　北魏魯山
東魏廣陽郡　並今郟縣
北魏　北周　相州　東魏司州　北齊清都　並今彰德府　蕩陰今湯陰縣東　東魏臨漳　北周鄴陽　並今磁州
北魏義州　北周洛州　北魏汲郡　並今衛輝府
北魏懷州河內郡　並今懷慶府　北魏武德郡今河內東南　東魏高平　並今修武縣

南京　今省並為東晉宋齊梁陳地

宋　秣　丹陽郡　並今應天府　同夏今上元縣東　懷德縣今城南
梁　陳
長干里今城南　朱雀航在城南橋　石子岡今城南雨花臺　石頭城今西城
玄武湖今城北　橫塘今江口堤　白城今北城
梁南豫州　並今廬州府合肥縣
宋汝陰
宋南兗州　北徐州　並今鳳陽府　宋睢城　梁西郡　並今定遠縣　梁浮山今盱眙縣西
北齊西楚州
北魏西沛郡今定遠縣西北　宋秦郡今虹縣
北魏　西魏　北周　揚州　並今壽州　南齊北兗州今盱眙縣　梁涇州　北周石梁郡　並今天長縣
梁陳　豫州
北齊臨濠郡　並今宿州　北魏高平今永城縣　梁陳穀熟今蒙城縣　北魏汝陰郡今潁州
宋平泰郡今潁上縣　北齊南兗州今亳州
宋北兗州今淮安府
宋陳南兗州
南齊東海　北周吳州　並今揚州府　南齊齊寧今通州東　梁海陵郡今泰州
南齊海陵　海安縣今如皋縣　梁廣陵　神農郡　並今高郵州　梁南平郡今寶應縣
梁晉州　北齊江州　並今安慶府　南齊新蔡郡今太湖縣　南齊東陳州今太湖縣東南　陳大雷郡今望江縣
梁新安郡今徽州府
梁北江州今廬州府舒城縣
宋晉熙郡今潛山縣　梁豫州今巢縣　梁川城今無為縣東

宋南豫州今太平府當塗縣　姑孰今府南
梁山洲　虎檻洲　鵲洲並今府西　蕪湖今府北
陳興州今徽州府　梁信義今青山縣
梁蘭陵今常州府
宋南徐州　京口　南東海郡並今鎮江府　宋濟陰
梁石門　南陵郡並今廣德州　北齊秦州並今徐州豐縣　北齊東安今蕭縣
北魏安陽今錫山縣　梁南譙州　梁北譙州今全椒縣
宋新昌　並今滁州　北周　宋頓丘今來安縣
歷陽今和州東南

## 浙江

陳錢唐郡今杭州府
梁吳州今湖州府
陳縉州今金華府
宋東揚州今紹興府　東山今上虞縣西
梁永嘉郡今台州府



## 江西

豫章今南昌府新建縣
豫寧今南康府
臨川今撫州府臨川縣　梁巴山今崇仁縣
陳撫州今吉安府廬陵縣北
陳汶陽今臨江府新淦縣南
梁新淦　汝南並今九江府德化縣　梁樂安今寧州東北
梁新蔡今彭澤縣東　梁和城今彭澤縣東
陳饒州今饒州府鄱陽縣東
宋晉安今南安府大庾縣西
宋安復今袁州府宜春縣

## 福建

宋晉安
閩州　豐州並今福州府
晉安今泉州府



## 湖廣

宋郢州　梁北新州並今武昌府　梁沙州今漢陽縣
陳郢州
梁南司州　西魏安州並今德安府　梁下溠戍今應山縣　陳信州
西魏安州並今鍾祥縣　西魏石城　溫州並今京山縣　梁安陸今荊門州東
北周平州　沔州並今雲夢縣　北周復州　建興並今沔陽縣　梁竟陵郡今州
西魏沔陽今沔陽縣
宋梁安
北周沔陽　江州汶州並今漢陽府漢川縣
宋南陽郡　南齊新安郡並今黃州府　南齊西陵縣
北齊衡州　北齊羅州　北周亭州並今麻城縣
宋蘄水今蘄水縣　梁義州今黃梅縣　梁信安　北周定州　陳定州並今麻城縣　北周豐州
北齊西陽　梁義州今黃岡縣
宋漢陽郡　梁司州　北齊衡州今黃州府
西魏安州　北周安州並今德安府　北魏襄陽今棗陽縣西



宋孝昌　梁汝南郡　並今孝感縣　梁孝昌今孝感縣北
西魏岳州　岳山郡並今孝感縣　西魏安陸郡今孝感縣西
梁永陽今應山縣　西魏平靖郡今應山縣西
宋南平郡今荊州府公安縣　西魏拓州　北周峽州並今夷陵州　宋宜昌今宜都縣
北周　南郡　長寧　梁荊州今荊門州　梁臨沮　梁北新州並今當陽縣
宋巴陵郡並今岳州府　梁巴州　陳巴州今華容縣
梁巴州　梁東荊州　梁永寧今華容縣
西魏荊州　西魏襄陽並今襄陽府　南齊安寧郡　齊興　興州並今均州
西魏巴州並今襄陽府　北周淅州並今均州
北周鄖州　並今南漳縣　梁安城今穀城縣　西魏陰城今光化縣
北周遷州　北周沔州並今房縣　北魏新安今房縣東　梁安康今竹山縣
梁武州今常德府　梁義山今沅江縣
陳沅陵郡今辰州府　梁盧州今盧溪縣　梁臨澧今黔陽縣

宋湘東
陳西衡州 今衡州府　陳新城今耒陽縣
梁永陽今永州府　梁永興今寧遠縣　北周亭州 清江郡 今施州衛　北周臨水今衡東
北周信陵 銀山 並今湖境

## 四川 今省轄其東境本梁陳地後皆屬於西魏北周

梁始康今成都縣　西魏濟六今井研縣　北周汶山今石泉縣　北周普安今遂寧縣
南齊晉熙今彰明縣　宋晉壽 梁東益州　西魏北周 九隴 並今彭縣　北周 漢安 中江 並今內江縣
西魏 平泉 隆安 並今順慶府南充縣　宋齊 廣漢郡 並今漢州　北周方義今什邡縣
西魏潼州今綿州東　西魏新安今南部縣　梁汶州今茂州　梁安州 新安 並今廣安縣
梁北巴郡 西梁州 並今保寧府　西魏益州 利州 並今廣元縣
西魏隆州 盤龍郡 並今保寧府
梁東廣漢 始化
北魏巴州 北周化城 並今巴州　梁白石今巴州境　宋益昌今昭化縣

北魏諸水今通江縣　梁安州 西魏始州 並今劍州　西魏 清化郡 安漢 並今梓潼縣
宋宕渠郡今順慶府　北周西水今府西　梁木蘭郡 西魏晉城 並今西充縣　梁 伏虞郡 宕渠 並今達州
梁始安今營山縣　梁新州 西魏巴城郡 並今渠州　北周安良今州西　西魏潤水今州東
西魏石居今州北　西魏方義今遂寧縣　齊東陽今府城西
梁 北周 楚州 並今重慶府　北周魏安 宋東 宕渠郡 南齊 巴郡 並今綦江縣　北周七門郡今江津縣西
西魏漢初今合州西北　梁臨江郡 北周臨州 並今忠州　西魏石鏡
後周漢平今涪州　西魏人復今永川縣　北周江陽今永寧縣西
宋三巴 南齊巴州 並今夔州府
梁信州　北周武寧今萬縣西　北周永昌今大寧縣
梁新安今達州東　西魏 石鼓 東鄉 並今達州東北　北周沈江今宜賓縣
梁 戎州 六同郡 並今敘州府　北周 洛源郡 南溪 並今高縣



梁北益州 安樂　西魏隆山今彭山縣　北魏利木今彭山縣境
南齊始安郡 西魏遂陵 並今眉州　西魏青衣今眉山縣　南齊齊通 北周 青神 並今青神縣
南齊 齊樂郡 淅邛 並今邛州　西魏依政今州東　北周臨邛今大邑縣　西魏蒲亭今丹稜縣
西魏蒙山郡今雅州　西魏始陽今州東　宋南齊沈黎郡今黎州宣撫司
北周 汶川郡 扶州 並今松潘衛 北周 平康 並今叠溪守禦所
南齊 寧州
北周 西寧州 嚴州 並今行都司

## 雲南 今省轄其境本梁陳地

梁南寧州今曲靖府霑益州
梁西寧州今雲南府境州

## 廣東 今省轄其境本梁陳地

宋 綏安 梁 梁化 並今廣州府香山縣　梁陽春郡今陽江縣　梁廣熙今連山縣
梁平石今韶州府樂昌縣　宋寧浦今翁源縣東北　梁衡州今英德縣境
宋綏建郡今廣寧縣　宋宋隆 平興 並今府東南　梁新州今新興縣
宋新陵今西寧縣　梁杜陵 南齊齊安郡 並今陽江縣　宋樂昌今德慶州　梁 梁信 成州 並今封川縣
梁高涼今高州府茂名縣東　陳長樂今電白縣　宋 羅州 西北 梁羅州 並今化州
梁梁化今惠州府
梁 東揚州 瀛州 並今潮州府
宋越州今廉州府　齊 臨障今合浦縣　宋宋壽 梁安州宋壽郡 並今欽州　梁 安平 黃州 寧海郡 並今欽州境
宋 宋壽 並今東山縣境

## 廣西 今省轄其境本梁陳地

宋始建興今桂林府　陳興安今永福縣
梁桂州
梁靜州今平樂府東南　梁[illegible]今賀縣境
梁永熙今梧州府岑溪縣　陳石南今興業縣
梁節義郡今南寧府橫州
梁南定州今潯州府貴縣　宋武林今平南縣境
梁[illegible]州今柳州府
齊齊熙郡
梁東寧州　並今融縣



# 隋地理直音

北京　隋初立州後更為郡凡郡分所統並依前文

范陽郡今順天府　涿郡今州　漁陽郡今薊州　密雲郡今縣

上谷郡今保定府易縣

義豐今祁州　遂城今安肅縣　安喜　鹿城並今束鹿縣

河間郡今府 亦名渤海郡　景城郡今滄州

鹿成　樂壽並今獻縣　蓨今景州　將陵今吳橋縣　歷亭今[illegible]縣
清池今滄州東　浮水今鹽山縣

常山郡今真定府　博陵郡今定州　信都郡今冀州　趙郡今州

饒陽郡今深州



藁城今藁城縣　真陽　鼓城今晉州　欒州今趙州　象城　大陸並今隆平縣
[illegible]今[illegible]縣　曲陽今曲陽縣

鉅鹿郡今順德府 亦名襄國

龍岡今邢臺縣　宗城今廣宗縣　中丘今內丘縣

廣平郡今府　清河郡今縣

武安郡今[illegible]縣

魏郡今大名府大名縣 亦名武陽郡　[illegible]昌郡今府縣

繁水今南樂縣　黎陽今濬縣　永昌今濮縣
頓丘今清豐縣東南　匡城今長垣縣　衛南今滑縣東

媯川郡今延慶州

山西

太原郡今府　定襄郡今忻州　鴈門郡今代州　樂平郡今縣

樓煩郡今岢嵐州

陽曲今陽曲縣　臨泉今興縣　原平　崞縣　晉陽今府東北　秀容今靜樂縣　平定今縣

平河郡今平陽府亦名臨汾郡　河東郡今蒲州　絳郡今州　龍泉郡今隰州

冀氏今岳陽縣　昌州今汾州　和川今岳陽縣東　吉昌　文成郡亦今吉州　高唐今解州　虞州今安邑縣

安邊郡今大同府蔚州　馬邑郡今朔州

雲中今府　振武今府　大利今懷仁縣　神武今山陰縣　鄯陽今馬邑縣

西河郡今汾州府亦名義寧　離石郡今永寧州

太和今臨縣



上黨郡今潞安府

純留今屯留縣

高平郡今澤州亦名丹川　陽城郡今沁州

樂平今遼州

陝西

華陰郡今西安府華州　馮翊郡今同州　上洛郡今商州　新平郡今邠州

宜君郡今耀州

扶風郡今鳳翔府亦名岐州　汧陽郡今隴州

吳山今隴州東南　鳳棲郡今臨洮縣　昔陽今隴州縣西

平涼郡今府　安定郡今涇州

漢中郡今府　安康郡今興安州　河池郡今鳳縣

西縣今沔縣

北地郡今慶陽府亦名安化郡　彭原郡今寧州

富昌今府東北　寧朔今府縣　洛川今府寧縣

延安郡今府　上郡今綏德州東北　雕陰郡今綏德州　銀川郡今葭州

宜川郡今縣　中部郡今縣　新秦郡今府谷縣

榆林今府城東　真鄉今葭州

隴西郡今鞏昌府　天水郡今秦州　武都郡今階州　會寧郡今縣



同谷郡今成縣　陰平郡今文縣

長道今西和縣

金城郡今臨洮府蘭州

和政郡今岷州衛　臨洮郡今洮州衛　抱罕郡今河州衛

朔方郡今寧夏衛　靈武郡今寧夏中衛　張掖郡今甘州衛　酒泉郡肅州衛

武威郡今永昌衛　西平郡今西寧衛　晉昌郡今肅州衛西五百里　敦煌郡今肅州衛西八百里

伊吾郡今肅州境　交河郡今吐番境

九原郡今河州受降城境　五原郡今河套境　榆林郡今榆林衛北河套境

河南

陳留郡今開封府　淮陽郡今陳州　潁川郡今許州　滎陽郡今鄭州

封丘今開封府　雍丘今杞縣　項城今太康縣　長葛今原武縣　中牟今中牟縣

睢陽郡今歸德府

河南郡今府　弘農郡今陝州

豫州今府　桃林今靈寶縣　洛口今鞏縣　滎州　新安今宜陽縣　大陽城今澠池縣

南陽郡今府　淮安郡今唐縣亦名顯州唐州

汝南郡今汝寧府　義陽郡今信陽州　弋陽郡今光州　臨汝郡今汝州亦名承休

武津今上蔡縣　汝北今新蔡縣　鍾山今信陽州

鄴郡今彰德府　文成郡今磁州



共城今衛輝府東　湯源今湯陰縣　滏陽今臨漳縣

汲郡今衛輝府

河內郡今懷慶府

脩武今修武縣

山東

平原郡今濟南府德州　淄川郡今縣

將陵　棣城兩今德安州

北海郡今青州府　臨淄郡今縣　琅邪郡今諸城縣

益都今益都縣　臨朐今臨朐縣　淳于今臨朐縣　牟山今安丘縣

東平郡今兗州府

東萊郡今萊州府　高密郡今縣

膠水今平度州　膠西今膠州

魯郡今兗州府　東平郡今州

汶陽今曲阜縣　瑕丘今寧陽縣　鄆城今滋陽縣　須昌今東平縣　乾封今泰安州　須昌今鄆城縣

清河郡今府　濮陽郡今濮州　博平郡今縣

雷澤今濮州東南　清邑今丘縣　平恩今丘縣

南京

江寧郡今應天府亦名蔣州



吳郡今蘇州府

毗陵郡今常州府

利成　晉陵今江陰縣

丹陽郡今鎮江府

延陵今丹陽縣　金山今金壇縣

廬江郡今廬州府

合州今合肥縣　來化今霍山縣

鍾離郡今鳳陽府　淮南郡今壽州　汝陰郡今潁州　譙郡今亳州

臨淮郡今盱眙縣

永寧今天[illegible]

淮陰郡今淮安府　下邳郡今邳州　東海郡今海州

廣陵郡今揚州府

江陽今江都縣

新安郡今徽州府

宣城郡今寧國府

秋浦今池州府貴池縣

同安郡今安慶府亦名舒州

義寧今望江縣



彭城郡今徐州　歷陽郡今和州

綏安今廣德州　清流今滁州來安縣

浙江

餘杭郡今杭州府

新定郡今嚴州府　遂安郡今[illegible]

桐山　古吳興今[illegible]安縣

吳興郡今湖州府

安州今武康縣　長州今長興縣

會稽郡今紹興府

句章今餘姚縣

餘姚郡今寧波府

臨海郡今台州府

東陽郡今金華府

長山今金華縣

信安郡今衢州府

定陽今常山縣

永嘉郡今溫州府

縉雲郡今處州府



福建

長樂郡今福州府

清源郡今泉州府

建安郡今建寧府

臨汀郡今汀州府

漳浦郡今漳州府

江西

豫章郡今南昌府

信安今廣信府玉山縣

臨川郡今撫州府

廬陵郡今吉安府

東昌今泰和縣

安平今臨江府新淦縣

宜春郡今袁州府

潯陽郡今九江府

龍城今彭澤縣

鄱陽郡今饒州府

南康郡今贛州府



建安郡今建寧府

湖廣

江夏郡今武昌府

富川本鄂縣今興國州

沔陽郡今漢陽府

漢川今漢陽縣

義陽郡今府

安陸郡今德安府　漢東郡今隨州

齊安郡今黃州府　蘄春郡今蘄州

江陵郡今荊州府亦名南郡　巴東郡今歸州　夷陵郡今州

監州今監利縣　崞今大冶縣

巴陵郡今岳州府

松州今澧州

長沙郡今府

建寧　陰山　攸水　茶陵並今湘潭縣

邵陽郡今寶慶府

武岡今武岡州

竟陵郡今承天府景陵縣　富水郡今京山縣



玉州今當陽縣　邵名荊州今荊門州東

衡山郡今衡州府

重安今衡陽縣　耒陰今耒陽縣

武陵郡今常德府

樂安今沅江縣

沅陵郡今辰州府亦名盧溪郡　潭陽郡今沅州

零陵郡今永州府

營浦今永明縣

房陵郡今房縣

臨武今臨武

桂陽郡今郴州

義章今宜章縣　晉興今興寧縣

湘東郡今衡州府

衡州今衡山

貴州

寧夷郡今貴州思州府

廣東

南海郡今廣州府　連山郡今連州亦名熙平郡



湞陽今清遠縣　桂陽今連山縣

始興郡今韶州府

信安郡今肇慶府　新興郡今縣

齊安　化蒙縣今四會縣　索盧今新興縣

杜原　樂平　思州郡今陽江縣　悅城今德慶州

高興郡今高州府　永熙郡今信宜縣

石龍今化州　吳川郡今吳川縣

海豐郡今惠州府

龍川今河源縣

潮陽郡今潮州府亦名義安郡

海康郡今雷州府海康縣

椹川　鐵杷今遂溪縣　隋康今徐聞縣

合浦郡今廉州府　寧越郡今欽州

越州今府　宋壽今靈山縣　欽江遵化今靈山縣境

珠崖郡今瓊州府

義倫今府東北　顏盧今府東北　臨振郡今崖州　吳安今儋州境

廣西

始安郡今桂林府

湘源今全州北



平樂郡今府　臨賀郡今賀縣亦名臨慶郡

孫州今府東南　寧平今府東南　富川今府東　昭化今府南

蒼梧郡今梧州府　鬱林郡今州　晉寧郡今縣　永平郡今容縣

秦化寧浦今宣化縣　戎城今藤縣　潭中今馬平縣北

寧浦郡今南寧府橫州亦名簡州

龍城郡今柳州府

義熙今柳州　陽壽今象州

合　昌化鄉今潯州府桂平縣境　昭州今平南縣境　鬱州今貴縣

龍水郡今慶遠府

四川

蜀郡今成都府　唐安郡今崇慶州　陽安郡今簡州　通化郡今茂州

維川郡今威州　濛陽郡今彭縣亦名彭州　資陽郡今資縣

陵山今仁壽縣　萬春今溫江縣　孝水今綿竹縣　金山郡今綿州

巴西今綿州　日山今資縣境　通化金川今威州東　交川郡今茂州

閬中郡今保寧府亦名閬內郡　普安郡今劍州　歸化郡今昭化縣　始寧郡今通江縣

綿谷州　利州東今廣元縣　義成郡今昭化縣　清化郡今巴州

南充郡今順慶府　咸安郡今蓬州　嚴渠郡今渠縣　安岳郡今潼川州亦名新城郡

嘉陵縣今南充縣北　寶城今大竹縣北　蓬溪今潼川蓬溪縣西　清城今潼川西北

通泉今潼川東　飛烏今潼川西南

南平郡今重慶府　黔安郡今黔江縣　巴川郡今合州亦名涪陵郡　南賓郡今忠州

石城今黔江縣　赤水今合州西北

雲安郡今夔州府　南浦郡今萬縣　盛山郡今開縣　通州郡今達州

巫溪今夔州府

南溪郡今敘州府

瀘川今南溪縣

平武郡今龍安府亦名龍門郡

方維今茂州境

盧山郡今雅州　臨邛郡今邛州

洪雅今嘉定州丹棱縣東　臨溪今嘉定州夾江縣　大牢今榮縣　犍爲今州西　玉津今州北

瀘川郡今瀘州





牂牁郡今貴州府　夜郎郡今遵義府綏陽縣

洪源郡今黎州安撫司　交州郡今松潘亦名同昌郡　越嶲郡今嶲

唐地理五音

京畿道 治西京 今陝西西安府

都畿道 治東京 今河南河南府

關內道 以京畿道領 今陝西西鳳翔州縣

河南道 治陳州 今河南開封府

河東道 治蒲州 今山西平陽府蒲州

河北道 治魏州 今北京大名府

隴右道 治鄯州 今陝西臨洮府



山南東道 治襄陽 今湖廣襄陽府

山南西道 治梁州 今陝西漢中府

劍南道 治益州 今四川成都府

淮南道 治揚州 今南京揚州府

江南東道 治蘇州 今南京蘇州府

江南西道 治洪州 今江西南昌府

黔中道 治黔州 今湖廣辰州府

嶺南道 治廣州 今廣東廣州府



唐

北京 今直隸河北道

幽州 今順天府　順州 今順義縣　涿州 今州　檀州 今密雲縣

薊州 今州

范陽今府　玄州今通州　燕州今薊州　漁陽今薊州

平州 今永平府

柳城一名營州 今撫寧縣東北古榆關地　馬城今灤縣

恒州 今真定府　定州 今州　趙州 今州　冀州 今州 亦名魏州

深州 今州



常山今府　井州今井陘縣　土門關今獲鹿縣西井陘關

深澤　饒武　深州饒今行唐縣　南宮　饒陽並今縣　九門今藁城縣

博陵今定州

河間今河間府定縣　北冀州　歸德軍今雄縣　高陽今瀛州　武興今安州

瀛州 今河間府　莫州 今任丘縣　景州 今州　滄州 今州

棣州 今海豐縣

盧龍今南皮縣　清池今鹽山縣

邢州 今順德府

洺州今沙河縣　邢州今內丘縣　相州今平鄉縣　宗州今廣宗縣

臨洺　肥鄉今永年縣

洺州 今廣平府　貝州 今清河縣

茌平今茌平縣

魏州今大名府亦名天雄軍　滑州今縣亦名靈昌郡　澶州今開州

高邑泊今府境　黎陽今浚縣境

嬀州今延慶府　猶山今州境　儒州今延慶州南　新州今保安州亦名永新

武州今萬全都指揮司　蔚州今府

山西今山西河東道

并州今太原府　憲州今靜樂縣亦名汾州　儀州今遼縣　忻州今州

代州今州　嵐州今岢嵐州

忻州今秀容縣　崞縣今崞縣南　受州今定襄縣　東[illegible]今嵐縣　北和州今陽曲縣　臨津今河津今興縣　樓煩今靜樂縣　嵐城今嵐縣

晉州今平陽府　蒲州今府亦名河中府亦為河東郡　絳州今州　慈州今吉州



隰州今州

西州今臨汾縣　拓跋今稷山縣　神山今浮山縣　岳陽今吉州東南　澮州今翼城縣　高唐今臨州　[illegible]今絳縣　常安今[illegible]

汾陽今臨州境　呂州今霍州

汾州今府亦名浩州亦名西河郡　石州今永寧州

介州今介休縣　平遙今介休縣　清河今永寧州

雲州今大同府亦名北恒州　應州今州　朔州今州　蔚州今州

定襄今大同縣　安邊[illegible]今府北　雲陽今大同縣北　金城今應州　安邊郡今[illegible]

勝州今府[illegible]

濟州今州　澤州今州亦名建州蒼州

箕州　儀州並今遼州　汾州今汾陽縣

陝西今西安府鳳翔府[illegible]延安府[illegible]河南[illegible]漢中[illegible]

京兆府今西安府　華州今州　同州今州　商州今州

耀州今州　邠州今州

雲陽今府城南　美原今富平縣西　宜君今宜君縣　櫟陽今臨潼縣　太原今韓城縣

驪山　奉天今乾州　好畤今永壽縣　渭南　北[illegible]今[illegible]縣　奉天今乾州　奉先今蒲城縣

鳳翔今府　武功今武功縣　長安今咸寧縣　西縣今[illegible]　武功今乾州　美原今富平縣

岐州今鳳翔府　隴州今州　[illegible]州今郃陽縣　[illegible]今邠州西北　汧源今隴州　天水今縣

天興今鳳翔縣　扶風今扶風縣　郿州今郿縣　大震關今隴州西



原州今平涼府　涇州今州

渭源今府東　行渭州今平涼縣　豐義今鎮原縣東　保定今涇州

襄州今漢中府亦名興元府　洋州今洋縣　鳳州今鳳縣　金州今興安州

興道今洋縣　興元府西今興安州　西城今洋縣東　武安今石泉縣　青泥嶺今略陽縣西北　階州　河池今河陽縣

慶州今慶陽府亦名安化郡　寧州今州

華池今合水縣　彭原今寧州

延州今延安府　丹州今宜川縣　鄜州今州　坊州今中部縣

銀州今府　綏州今綏德州　麟州今府谷縣

安塞今安塞縣西南　伏陸今甘泉縣　洛交今安塞縣　北延州今延長縣

延川今延川縣東　安民　延水城今延川縣　昇平今宜君縣　新秦　連谷城今神木縣

渭州今鞏昌府　會州今會寧縣　秦州今州　武州今階州
成州今成縣　文州今文縣
將利今階州東　同谷今成縣　栗亭今成縣東　扶州今文縣守禦所
蘭州今臨洮府蘭州　臨州今臨洮府　臨州　安樂並今狄道縣
洮州今衛　美相　臨潭　臨州並今衛境　岷州今衛
和政郡　溢樂縣　宕州　和州並今衛境
河州今衛　安鄉郡　大夏　鳳林並今衛境
夏州今寧夏衛　定遠城今寧夏衛北　靈州今寧夏衛南亦名靈武　甘州今衛
肅州今衛　環州今寧夏中衛　鳴沙　溫池並今寧夏中衛　涼州今衛



鄯州今西寧衛　湟水今莊浪衛　廓州今西寧衛西　瓜州今肅州衛西五百里
晉昌今肅州北　常樂今肅州西北　沙州今肅州衛西八百里　西會州　景州並今靖虜衛
庭州今吐蕃境　西州今吐蕃境　柳中　蒲昌　天山並今吐蕃境
伊州今肅州北哈密衛　柔遠今哈密衛　交河今火州　豐州今河外受降城境
納職今哈密衛東南　蒲類今火州北
鹽州　宥州並今河套境　勝州今河外受降城西
河南今開封汝寧歸德衛河南道懷慶衛輝彰德河北道汝陽信陽州鄧州南陽東道
汴州今開封府　陳州今州　許州今州　鄭州今州
滑州今滑縣　衛南今滑縣西南　韋城　武城並今西華縣　靈昌今延津縣
宋州今歸德府　亳州今州

東某州今考城縣　滎陽今府
洛州今河南府亦名東都東京　陝州今州　虢州今靈寶縣
武牢三川陸渾今府西　九曲今府東　洛口今鞏縣西　河陽　中潬城並今孟津縣
永昌今洛陽縣　清河　孟州並今孟津縣　伊州　福昌並今宜陽縣　告成今登封縣
同軌今永寧縣　慈澗今新安縣東　伊陽今嵩縣　唐興今陝州
南號州今陝州　郟州今閿鄉縣　襄城今汝州
鄧州今南陽府鄧州　唐州今府
臨汝今府縣　穰州今許州　仙居今汝縣　淯陽今內鄉縣西北
蔡州今汝寧府　光州今州　申州今信陽州　汝州今州
文城栅今遂平縣　定城今光州　仙居今光山縣　殷城今商城縣
相州今彰德府　磁州今州亦名惠州



永定今府城東　堯城今磁州境
衛州今衛輝府
汲郡今府　杏園今汲縣　新鄉今縣　清淇今淇縣
共城今輝縣
懷州今懷慶府
太行　紫陵　小波坂今河內縣境　西濟今濟源縣　陟州今武陟縣
太谷　孟州並今孟縣
山東今濟南道
齊州今濟南府　淄川今淄川縣　德州今州

平陵今歷城縣　乾封今泰安州　平原今德州

青州今府

東州今樂安縣　博昌今安丘縣

登州今府 亦名牟州

清陽今府治南　盧鄉今萊陽縣

萊州今府　濰州今縣　密州今高密縣

曲阜今故縣境

兗州今府　曹州今州　濟州今濟寧州　鄆州今鄆城縣

沂州今州

徐州　兗州東今鄒縣　滕州今鉅鹿縣　南京今曹縣境

恩州今東昌府　博州今府東北　澶州今州

永濟今臨清州　聖武今朝城縣　聖武今高唐州　臨濮今濮州南　范州今縣

南京今應天 徽州池州蘇州松江常州鎮江為江南東道 廬州鳳陽淮安揚州滁和為淮南道

昇州今應天府

歸化今江寧縣

蘇州今府

常州今府

晉州　南蘭陵今宜興縣

潤州今鎮江府

雲州　簡州東今丹陽縣

廬州今府

霍山今霍山縣

濠州今鳳陽府　壽州今州　泗州今州　宿州今州

盛唐今六安州

潁州今州 亦名壽州

淮山今盱眙縣　千秋今天長縣　濟陰今天長縣西

楚州今淮安府　海州今州　邳州今州



徐州今州

廣戚今沛縣　輝州今碭山縣

揚州今府 亦名南兗州邗州

揚子今儀真縣東　海陵今泰州　徐州今寶應縣

歙州今徽州府

新安今歙縣西南　宛上今婺源縣　北野今績溪縣

宣州今寧國府

池州今府

南州今太平府繁昌縣

舒州今安慶府

皖陽今太湖縣東　高州　宿州東今望江縣

和州今州

滁州今名　亦名永陽郡

泗濱今泗州

揚州今爲揚州

浙江今爲浙江東道

杭州今府

臨溪　武隆　唐山東今昌化縣

睦州今嚴州府

武盛　昭德東今分水縣

湖州今府

歙州　徽州　婺州東今長興縣

武源　臨溪東今德清縣　銅陵關今武康縣

越州今紹興府

明州今寧波府

翁山今定海縣東

台州今府

婺州今金華府

縉州今永康縣　綱州　豐州東今浦江縣

衢州今府

信安　信州東今西安縣

穀州今龍游縣



溫州今府

括州今處州府

福建今爲福建道

福州今府　亦名長樂郡

梅溪今閩清縣　新寧今長樂縣　永泰　福唐東今福清縣

長溪今福寧州

泉州今府　亦名清源郡

建州今建寧府

唐興　武陵東今浦城縣

汀州今府　亦名臨汀郡

白石鄉今長汀縣東　黃連今寧化縣　龍巖今上杭縣　鄞江今府東

漳州今府

李溪今龍溪縣西　懷恩今詔安縣

江西今爲江南西道

洪州今南昌府

筠州今瑞州府　亦名清江郡

建陵今府城西

信州今廣信府

須江今玉山縣境　須溪今貴溪縣
撫州今府
上幕今金谿縣
南昌今臨江府清江縣　西吳州今新淦縣　南野　淦平並今新淦縣北
吉州今吉安府
南平州今泰和縣
袁州今府
江州今九江府
柴桑　湓城並今德化縣　蒲州今德安縣　浩州今彭澤縣



樂成今浮梁縣東
龍安今南康府建昌縣南
饒州今府
玉亭今德興縣境　新平　新昌並今浮梁縣
虔州今贛州府
湖廣今武昌岳州衡州永州長沙寶慶辰州常德荊南道襄陽府 州永天德安沔陽鼎州府承天道靖州西夏偏橋黔中道
鄂州今武昌府
沔州今漢陽府
黃州今府　蘄州今州

赤亭今黃岡縣　蘭溪今蘄水縣　陽羅今麻城縣　永寧今廣濟縣
郢州今鍾祥縣　復州今沔陽州北
長壽今鍾祥縣　富水　溫州並今京山縣　長林　基州今荊門州
安州今德安府　隨州今府
漢川今孝感縣
荊州今府　歸州今州亦名巴東郡　硤州今夷陵州
松滋今江陵縣　長寧今枝江縣
岳州今府　澧州今州
安成今華容縣



襄州今襄陽府　均州今州
鄀州今宜城縣
房州今鄖陽府房縣
南豐州今鄖縣
朗州今常德府亦名武陵州
橋江今沅江縣
辰州今府　沅州今州亦名巫州亦名潭陽郡　業州今沅州西南　錦州今麻陽縣西亦名盧陽
會溪今辰谿縣西　潭溪今沅州城南　朗溪今黔陽縣　麻陽今麻陽縣西
衡州今府

臨武今臨武縣

永州今府　道州今州亦名江華郡

南營州　營道縣並今道州　延唐今寧遠縣　大曆今寧遠縣北

雲溪今江華縣

潭州今長沙府

南雲州今攸縣　梅山今安化縣

邵州今寶慶府

郴州今州

高亭今永興縣　資興今興寧縣　義昌今桂陽縣

施州今衛　溪州今永順宣慰司亦名靈溪郡　誠州今靖州



[illegible]水　羅蒙　[illegible]義並今通道縣

獎州今貴州鎮遠[illegible]道

貴州今布政司

思州今府亦名寧夷郡

費州今思南府亦名務川

夷州義泉郡　綏州　安夷　思王　思邛　城樂　扶陽　扶歡　寧花並今思南府境

西平州　盤州並今普安州

黔南今施州以北黔中道

昆州今雲南府　匡州今宜良縣

南寧州今曲靖軍民府　黎州西平州今霑益州　姚州今府城南

姚州今姚安軍民府

南詔都今大理府以下皆南詔境

匡州今宜良縣　洛陽州　[illegible]並今[illegible]川州　[illegible]州今[illegible]縣東

未來今臨安府石屏縣　黎州西[illegible]今寧州

廣西　白崖城今楚雄府楚雄縣　西南那今河西縣

永昌今騰越州　西洱州　[illegible]州並今定遠縣

蒙舍　威寧　弄州並今永昌府

拓東城今鶴慶軍民府　劍川今劍川州

昆明今麗江軍民府通安州　十勝今鄧川州

廣東今皆廣東道

廣州今府　岡州今新會縣　連州今州

韶州今韶州府

雄州今南雄府



[illegible]今曲江縣　湞州今英德州

端州今肇慶府亦名高要郡　新州今新興縣　春州今陽春縣　恩州今陽江縣

康州今德慶州亦名晉康郡　封州今封川縣亦名臨封郡

端溪今府東南　勤州今陽江縣　永順今新興縣　富林　羅水　流南並今陽春縣

高州今府　潘州今茂名縣　竇州今信宜縣　化州今州

南巴州今茂名縣　良德今電白縣東　南扶州　潭峨並今信宜縣　特亮今信宜縣西北

南台州　扶州　陵水郡並今化州　羅辯今化州北　陸川　溫水並今化州境

谷永今吳川縣境　零綠今吳川縣西南

循州今惠州府

博羅今博羅縣　陸安今海豐縣　河源今河源縣　雷鄉今龍川縣

潯州今府 亦名潯江郡
雷州今府
廉州今府 欽州今州 亦名玉山州
蔡龍今合浦縣 封山 大廉 高城並今府境
息安今靈山縣境 珠池今合浦縣境
崖州今瓊州府東北 儋州今州 萬安州今萬州 亦名萬全郡 振州今崖州
舍城今府東北 昌化 洛陽並今儋州下 富雲 顏羅 容瓊並今瓊山縣境
臨機今臨高縣 吉安今昌化縣 洛陽今儋州 寧遠今儋州境
富雲 博遼並今陵水縣 延德 寧遠並今崖州

廣西今名廣西道
桂州今桂林府 亦名建陵郡
臨桂今臨桂縣 陽朔 今陽朔縣 永福 慕化並今古田縣 歸化今陽朔縣
荔浦今永福縣境
昭州今平樂府 亦名樂州 富州今富川縣 亦名富水 賀州今縣
平樂今府城南 思勤今昭平縣 龍平今富川城東 桂嶺今賀縣境 蕩州今荔浦縣
梧州今府 藤州今縣 容州今縣 南儀州今岑溪縣 亦名南州 亦名義州
潯梧州今州 亦名潯中 亦名寧州 象州今潯州府 白州今博白縣 繡州今桂平縣
桂平今貴縣 陽壽今藤縣西 鬱州今容縣境 武州永固今懷集縣
平昌州今潯州府境 南寧今桂林府 廉州今博白縣東北 南城今陸川縣
東武州 歸州並今陸川縣境
邕州今南寧府 亦名南晉州 亦名朗寧郡 橫州今州 賓州今永淳縣
思恩 如和 並今府境 封陵今八寧縣境 寧風 從化 寧淳並今橫州境
香竹 武緣並今永淳縣境



濟州今府 龔州今平南縣
陵江今平縣 陽川 武林 隋建 大同 武郎 陽建並今平南縣境
東州 思明並今宣縣 蒨州今平南縣
柳州今府 亦名龍城州 融州今縣 嚴州今來賓縣 象州今州
賓州今州
武化今來賓縣 武仙今武宣縣 陽州 安成郡 澄方郡並今宣州
思明州今遷江縣 潯州今上林縣
宜州今慶遠府 亦名龍州
龍水今宣山縣 智州今河池州 芝州今忻城縣
思誠州今太平府宜城州 波州今太平州

四川今名四川道
益州今成都府 陵州今仁壽縣 彭州今縣 亦名濛州 簡州今州
蜀州今崇慶府 漢州今州 綿州今州 茂州今州
維州今威州
靈池今府城東 犀浦今郫縣 導江今灌縣 永陽今彭縣東
唐昌今崇寧縣 綿陽今威州 陸泉今綿州東 昌明今彰明縣
保寧今茂州 山川 定廉並今威州府 德陽今德縣
隆州今保寧府 閬州今南部縣 利州今廣元縣 巴州今州
璧州今通江縣 劍州今州 梓州今潼川縣
新政今府城東 新井今府城東南 普安今廣元縣
劍閣今劍州北 通川州今江油縣 集州今南部
果州今順慶府 亦名南充郡 遂州今州 亦名遂安州 亦名大安郡 渠州今縣 亦名鄰山郡

安岳今安岳縣　普康今安岳縣　安居今資陽縣　崇龕今安岳縣
普州今潼川州安岳縣　遂州今遂寧縣
銅山今州西
渝州今重慶府　合州今州　忠州今州亦名南賓郡　涪州今州
黔州今彭水縣
彭水今府東南　洋水今府城西　黔江今彭水縣西　都濡今大足縣
洪杜　隆化今南川縣　丹山今石砫縣西　巴川今合州南
信寧今涪州西
夔州今府　萬州今縣　開州今縣　達州今州
新浦今開縣東　開江今達州　巴渠今達州東



戎州今敘州府　榮州今縣
義賓今宜賓縣　宜賓今富順縣　定川與今榮縣
溱州今綦江州
樂溪今州西南　扶歡和義郡今綦江縣
昌州今州
瀘州今州亦名瀘川郡
邛州今州亦名臨邛郡
安仁今州東北　大邑今大邑縣東
雅州今州

大渡今蘆山縣東北　百丈今名山縣東北
松州今松潘衛司
疊州今洮州衛西南亦名合川郡　常芬　[illegible]
宕州今岷州衛南亦名懷道郡　良恭　懷道今岷州境
黎州今清溪縣亦名洪源郡漢源郡　漢源　通望　飛越今清溪縣境
播州今遵義府亦名播川郡　珍州今綏陽縣
恭水　高山　帶水　羅蒙　遵義今府治　夜郎今綏陽縣北
都上　義泉　洋川　寧夷　高富　樂源今綏陽縣境　麗皋今綏陽縣北
龍州今龍安府
馬湖部今府　羈縻州　羈縻州　浪州　[illegible]

# 五代地理直音

## 北京

大安山今順天府城西　獨鹿今薊州西　閻鄉今固安縣

滿城今真定府北　鼓城今晉州蠡縣

九門今真定府城　白溝今... 縣西北

老鴉關今河間府肅寧縣東南

殺狐坡今順德府鉅鹿縣界　青山今龍門縣

白龍潭今大名府西　白馬渡今滑縣　唐東京　晉廣晉　今大名府

## 山西



馬嶺今太原府太谷縣東南

金山今平陽府絳州東　上井關今石樓縣　白溪今太原縣東

神山今大同府城南　石城今代州東

高河今潞安府屯留縣東南　余吾今屯留縣西北　黃碾村今潞城縣

赤岡今潞城縣西　雞鳴今... 縣　鴨鳴谷今府東　黃澤今遼州東

## 陝西

黃巢谷今西安府興平縣西　石隄谷今華州西　下邽涼同寨今華州西北

黃花鎮今漢中府鳳縣　黑水今城固縣

蘆子關今延安府安塞縣北

## 河南

合流鎮今開封府祥符縣　萬勝今中牟縣　胃子谷今汜水縣

碭山今歸德府永城縣

白司馬坂今河南府城北　長水今盧氏縣

## 山東

高唐今兗州府鄆城　楊劉鎮今東阿縣　中都今汶上縣

麻家渡今東昌府濮州

## 南京

望亭今蘇州府北



滄口今常州府無錫縣

紫金今鳳陽府壽州　趙步今壽州

交河今淮安府西

白水塘今揚州府寶應縣西　迎鑾鎮今真州

貴口今池州府銅陵縣

## 浙江

捍梅塘今杭州府城南　千秋嶺今府東南

衢嶺今紹興府東南　石城今... 縣東北

龍丘今衢州府龍游縣

福建

鄣州七寨今福州府古田縣

湖廣

陸溪口今武昌府嘉魚縣

瀏陽口今長沙府瀏陽縣

廣西

秦城今桂林府北

四川

金雁橋今成都府雒縣東　彌牟鎮今新都縣　三學山今金堂縣東



九隴今彭縣

木馬谷今保寧府西北　桔柏津今廣元縣　玄武今潼川州中江縣

宋地理直音

京畿路　治開封府　今府

京東東路　治濟南府　今府

京東西路　治應天　今歸德府

京西南路　治襄陽　今府

京西北路　治河南　今府

河北東路　治大名　今府

河北西路　治真定　今府

河東路　治太原　今府



陝西永興路　治京兆　今西安府

秦鳳路　治鳳翔　今府

兩浙路　治平江　今蘇州府　南渡後分治臨安

淮南西路　治壽春　今壽州　南渡後分治安慶

江南東路　治江寧　今應天府

江南西路　治洪州　今南昌府

荊湖北路　治江陵　今荊州府

荊湖南路　治潭州　今長沙府

福建路　治福州　今府

益州路 治成都 今府

梓州路 治潼川 今州

利州路 治興元 今漢中府

夔州路 治重慶 今府

廣南東路 治肇慶 今府

廣南西路 治桂州 今桂林府



宋

北京 今大名河間保定霸州屬河北東路真定順德廣平屬河北西路

霸州 今順天府霸州　信安軍 今霸州境　保安軍 今縣

益津 今府　高陽河今莫州　岐溝關今涿州界

瀛州 今河間府 亦名瀛海軍　莫州 今任丘縣　乾寧軍 今青縣　景州 今州

滄州 今州　棣州 今霑化縣

保州 今保定府 亦名順天軍　安肅軍 今縣 亦名靜戎軍　廣信軍 今安肅縣西　永定軍 今神堂縣

滹沱河今雄州西南

雄州 今縣 亦名歸信縣　祁州 今州 亦名蒲陰縣　順安軍 今高陽縣



白溝河今新城縣南　瓦橋關今雄縣　遂武郡今易州

真定府 今府　定州 今州 亦名定武軍　冀州 今州 亦名武安軍　趙州 今州 亦名慶源軍

深州 今州 亦名靜安縣　永寧軍 今博野縣西

天威軍今井陘縣

邢州 今順德府 亦名信德軍

洺州 今廣平府　貝州 今清河縣

魏州 今大名府 亦名北京　通利軍 今濬縣 亦名安利軍 亦名平川軍　滑州 今縣 亦名武成軍　澶州 今開州

德清軍今清豐縣　回鶻寨今開州

山西 今省屬河東路治并州領州縣未興界

太原府今府　永利監今太原縣　大通監今交城縣　憲州今靜樂縣
洞渦今徐溝縣　石嶺關今府東北　赤塘今平定州西　白馬嶺今太谷縣東
火山軍今河曲縣　平定軍今州　忻州今州　代州今州
岢嵐軍今州　寧化軍今寧武府西　嵐州今嵐縣　保德軍今州 亦名定羌軍
平晉軍今[illegible]縣
晉州今平陽府　河中府今蒲州　慶成軍今榮河縣　解州今州
垣曲今縣
絳州今州　慈州今吉州　隰州今州
慶祚軍今[illegible]城縣



寧朔府今大同府朔州　飛狐軍今廣昌縣　陳家谷今[illegible]縣西北
汾州今府
中陽今寧鄉縣
澤州今府　遼州今州　威勝軍今沁州　綿上今沁州西北
陝西今西安延安慶陽鳳翔平涼臨洮鞏昌等府及四川漢中府利州路
永興軍今西安府 亦名京兆府　商州今州　同州今州 亦名定國軍　華州今州 亦名鎮潼軍
耀州今州 亦名感義軍　乾州今州　邠州今州
[illegible]今咸陽縣　醴州今乾州
鳳翔府今府　隴州今州

和尚原今寶雞縣西南　大散關今寶雞縣西南　西平寨今寶雞縣東北　方山原今隴州西南
渭州今平涼府　懷德軍今府東南　鎮戎軍今鎮原縣東　原州今固原州
好水川今鎮原縣
涇州今州
儀州今華亭縣　安國鎮今平涼縣西北　德順軍今靜寧州　水洛城今靜寧州西南
威戎城今靜寧州西　羊牧隆城今隆德縣
興元府今漢中府　洋州今洋縣 亦名武康軍　鳳州今縣　金州今興安州 亦名昭信軍
饒風關今西鄉縣東
興州今略陽縣
[illegible]今[illegible]縣　仙人關今鳳縣東　殺金平今略陽縣西



慶州今慶陽府 亦名慶陽軍　定邊軍今府北　環州今縣　寧州今州 亦名興寧軍
鎮安城今府東　第二將城今府東　大順城今府西北　白豹城今環縣西
金湯城今安化縣西南　通遠城今環縣　洪德寨今環縣北　木波鎮今環縣南
定邊城今安化縣北　肅遠城今環縣北
延安府今府　保安軍今縣　鄜州今州 亦名康定軍　坊州今中部縣
青澗今縣　義合今綏德州東　[illegible]今綏德州西　塞門今安塞縣
丹州今宜川縣　麟州今神木縣　府州今府谷縣
[illegible]城今綏德州北　[illegible]城今綏德州西　永樂城今米脂縣西
[illegible]今米脂縣北　建寧[illegible]今神木縣
豐州今府谷縣　[illegible]今葭州
鞏州今鞏昌府 亦名通遠軍　會州今會寧縣　成州今縣　秦州今州

階州今州　文州今縣

福津今成縣　安化今文縣　臨江寨今清水縣　永寧今伏羌縣

大潭今西和縣東南　長道今岷州　天水軍天水縣並今秦州　鎮城今秦安縣

熙州今臨洮府亦名鎮洮軍　德順軍今靜寧州　蘭州今州

狄道縣今臨洮府　龕谷今蘭州　今龕谷寨今金縣

河州今衛　積石軍今河州衛北

[illegible]今河州衛

洮州今衛　岷州今衛

祐川縣西和州並今岷州衛

鄯州今西寧衛　湟州今西寧衛西

敷文縣今莊浪衛　安鄉城今州城今莊浪衛境



京西　今開封府爲京畿路　京東西路河南汝寧爲京西北路　彰德衛輝懷慶爲河北西路

開封府今府亦名東京　陳州今州亦名淮寧府　許州今州亦名潁昌　鄭州今州亦名奉寧軍

陳留今府　雍丘今杞縣　汜水今縣　東明今蘭陽縣　朱仙鎮今通許縣西

應天府今歸德府亦名南京　拱州今睢州

河南府今府　陝州今州亦名保平軍　虢州今盧氏縣

長水今永寧縣　伊陽今嵩縣

蔡州今汝寧府亦名淮康軍　信陽軍今州亦名義陽軍　汝州今州亦名陸海軍

期思今光山縣

唐州今南陽府唐縣　鄧州今州　均州今州

[illegible]今內黃縣

相州今彰德府　磁州今州

新鄉今衛輝府縣

懷州今懷慶府

孟州今縣　武德縣今武陟縣北

山東　今濟南青州登州萊州爲京東東路兗州東平爲京東西路

齊州今濟南府　德州今州　濱州今州

章丘今章丘縣　奉符今泰安州　陽信今陽信縣　渤海今蒲臺縣

青州今府亦名鎮海軍



安丘今昌樂縣　安化軍今諸城縣

登州今府

萊州今府　濰州今縣亦名北海軍　密州今高密縣

臨淄今[illegible]州

兗州府今府亦名泰寧軍亦名襲慶府　單州今縣　曹州今州亦名興仁府　廣濟軍今定陶縣

濟州今濟寧州　鄆州今鄆城縣　沂州今州

仙源今曲阜縣　龔丘今寧陽縣　滕州今縣

博州今東昌府東北　濮州今州

[illegible]今縣

黃[illegible]今三[illegible]衛

南京 今應天府 宋州泗州和州池州太平州江南東路蘇州常州鎮江路江陰 兩浙路揚州泗安滁州壽州淮南東路廬州和州安慶府淮南西路

江寧府 今應天府 亦名建康軍

平江府 今蘇州府 亦名平江軍

福山今常熟縣江邊

常州 今府　江陰軍 今縣

鎮江府 今府　[illegible]　金山在今圖山黃府西北江中

廬州 今府　無爲軍 今州

鎮巢軍今巢縣　柘皋河今巢縣西北



濠州 今鳳陽府　壽州 今州 亦名壽春府 亦名安豐軍　泗州 今州　宿州 今州 亦名保靜軍

盱眙今縣　符離今宿州

潁州 今州　亳州 今州

楚州 今淮安府　漣水軍 今安東縣　海州 今州　淮陽軍 今邳州

橫澗鎮今縣 藕塘今太和縣　安淮軍今五河縣　招信今府盱眙縣西　天長軍今縣

揚州 今府　真州 今儀真縣 亦名建安軍　高郵軍 今州 亦名承州　泰州 今州

大儀鎮今府北　真天揚今六合縣北

通州 今州 亦名崇州

皇甫林今江都縣北　柴墟今泰州　延令今泰興縣北

徽州 今府

寧國府 今府

池州 今府

太平州 今府 亦名平南軍

采石今府北

舒州 今安慶府 亦名德慶軍

皖今府西

徐州 今州　滁州 今州　和州 今州　廣德軍 今州

昭關今和州境



浙江 今浙江 兩浙路

臨安府 今杭州府

[illegible]今臨安縣　臨平今府東北

嚴州 今府 亦名遂安軍 亦名建德府

湖州 今府 亦名昭慶軍

[illegible]今武康西

嘉興府 今府 亦名秀州

紹興府 今府

慶元府 今寧波府

昌國今定海縣東北

台州今府

婺州今金華府 亦名保寧軍

衢州今府

盈川今龍游縣　禮賢今江山縣　信安今常山縣

温州今府 亦名應道軍

處州今府

江西今名屬江南西路

隆興府今南昌府 亦名洪州



瑞州今府 亦名高安郡

米救今屬上

信州今廣信府

寶豐今弋陽縣境

撫州今撫州府

吉州今吉安府

袁州今府

江州今九江府 亦名定江軍

南康軍今府

至德縣今建德縣

饒州今府

贛州今府 亦名昭信軍

建昌軍今府

臨江軍今府

南安軍今府

福建今名福建路

福州今府 亦名威武軍

永貞今羅源縣



泉州今府

建寧府今府

嘉禾今建陽縣　關隸今政和縣　魚梁驛今浦城縣

漳州今府

木綿驛今府城南

汀州今府

蓮城今連城縣

南劍州今延平府

邵武軍今府

興化軍今府 亦名平海軍太平軍尋安州

湖廣今襄陽承天德安府西路荊州府南路□□□□州武
昌漢陽黃州荊湖北路衡州寶慶長沙永州郴州湖南路

鄂州今府　興國軍今州 亦名永興軍

蒲圻今武昌縣　陽新又今府北對江

漢陽軍今府

漢川今漢川縣

黃州今府

郢州今鍾祥縣　復州今沔陽縣北　歸州今州

德安府今府 亦名安遠軍　隨州今州 亦名崇義軍崇信軍



江陵府今荊州府 亦名荊南府　峽州今夷陵州

公安今縣　江陵今監利縣境　下沱市今枝江縣

岳州今府 亦名巴陵又名純州　澧州今州

王朝今臨湘縣　白抵今慈利縣境

襄陽府今府　棗陽軍今縣

武寧今均州　樊城今府北對江　虎頭山今府南　白河口今府東北

唐陽今府東南　清泥河今府西北

房州今鄖陽府房縣 亦名保康軍　光化軍今縣

均州今鄖陽府 亦名武當軍

長陽今長陽縣

辰州今府　沅州今府

□谿今麻陽縣

衡州今府　桂陽軍今州

永州今府　道州今州

潭州今長沙府 亦名武安軍

喬口今長沙縣　茶陵軍今縣

邵州今寶慶府　武岡軍今州

臨岡今武岡州境

荊門軍今州　郴州今州　資興今郴州興寧縣



靖州今州 亦名渠陽軍　三江今會同縣　羅蒙今通道縣

徽州今綏寧縣境　誠州今州境　武竹今綏寧縣

貴州今布政司 亦名大萬谷落都督府

思州今府

廣東今布政司舊廣南東路

廣州今府 亦名清海軍　連州今州

岡州今新會縣　厓山今新會縣南

韶州今府　英州今英德縣 亦名英德府

含洸今英德縣西　兆陽今翁源縣境　連江今府城南

南雄州今府

[illegible]今新興縣

肇慶府今府亦名永興軍　新州今新興縣　南恩州今陽江縣

德慶府今州　封州今封川縣

[illegible]州今府東

高州今府　化州今州

[illegible]今吳川縣南　[illegible]州今府南

惠州今府　循州今龍川縣亦名龍江縣

潮州今府　梅州今程鄉縣

甲子門今惠來縣南



雷州今府

廉州今府亦名太平軍　欽州今州亦名安遠縣

瓊州今府亦名瓊州靖海軍　儋州今州亦名昌化軍南寧軍　萬安軍今州亦名萬安縣　吉陽軍今崖州

延德今感恩縣境

廣西今省廣南西路

靜江府今桂林府　全州今州

昭州今平樂府

梧州今府　容州今縣　鬱林州今州　白州今博白縣

南儀州今岑溪縣

邕州今南寧府亦名永寧軍　橫州今州

崑崙關今府城東　[illegible]化州今府境　[illegible]今武緣縣境

潯州今府

武林今平南縣境　[illegible]陵今平南縣境

柳州今府　象州今州　融州今縣亦名清遠軍　賓州今州

[illegible]州今懷遠縣

宜州今慶遠府亦名慶遠軍

[illegible]州今河池縣　[illegible]波州今縣　[illegible]州今那地州境　[illegible]州今南丹州

四川今成都府[illegible]



成都府今府　懷安軍今金堂縣　石泉軍今縣　陵州今仁壽縣亦名陵井監仙井監

永安軍今灌縣亦名永康軍　資州今資縣　彭州今縣

簡州今州　蜀州今崇慶州　漢州今州　綿州今州

茂州今州　威州今州

[illegible]　崇慶府今州　江原今崇慶州東　[illegible]今汶川縣

[illegible]今府　[illegible]今府東

閬州今保寧府亦名安德軍　利州今廣元縣　巴州今州　壁州今通江縣

集州今南江縣　劍州今州亦名普安軍普安府

[illegible]今府八縣　[illegible]今廣元縣　[illegible]今廣安州　[illegible]今江油縣

[illegible]今[illegible]縣東

果州今順慶府　遂州今縣　渠州今縣　廣安軍今州

潼川府今州亦名梓州 遂寧府今府 普州今安岳縣 渝州今重慶府亦名恭州

南平軍今南川縣 合州今州 忠州今州亦名咸淳府 涪州今州

黔州今彭水縣

領縣今思州東南 紹慶府今彭水縣 巴渠今黔江縣境 洪杜今酉州境 都濡今武隆縣

夔州今府 雲安軍今雲陽縣 萬州今州 開州今州

寧江今府

大寧監今縣 達州今州 梁山軍今縣

清化今南江縣東 永睦今達州西 三岡今新寧縣境

敘州今府 富順監今縣亦名富義監



宣化今宜賓縣境 滋州 純州 祥州並入長寧縣西 武寧 安寧軍今長寧縣

淯井監 長寧軍今長寧縣

龍州今龍安府亦名政州

嘉州今嘉定州 榮州今縣亦名紹熙府

眉州今州 邛州今州 瀘州今州亦名瀘川軍 雅州今州

黎州今黎州

播州今遵義府 珍州今綏陽縣 遵義府今正安州長官司

# 元地理直音

中書省今北京直隸山東西河北

嶺北行中書省今蒙古以外沙漠之地

遼陽行中書省今遼東

河南行中書省今河南省江北

陝西行中書省今陝西省

四川行中書省今四川省

甘肅行中書省今甘肅鎮

雲南行中書省今雲南省



江浙行中書省今南直隸浙江省

江西行中書省今江西省

湖廣行中書省今湖廣省

征東行中書省今朝鮮境

元

北京今直隸省治

大都路大興府今順天府

涿州今州　覇州今州　薊州今州　漷州今縣

檀州今密雲縣　東安州今縣　固安州今縣　隆慶州今延慶州

順州今順義縣

永平路今府

灤州今州

德寧路



淨州路

泰寧路

集寧路

應昌路

全寧路

寧昌路以上十路皆塞外境界外徑

真定路今府　中山府今定州

趙州今州　冀州今州　深州今州　晉州今州

保定路今府

易州今州　祁州今州　雄州今縣　蠡州今縣

安州今州　遂州今安肅縣境　安肅州今縣　完州今縣

順德路今府

廣平路今府

恩州今清河縣

大名路今府

開州今州　滑州今縣　濬州今縣

河間路今府

滄州今州　景州今州　清州今青縣　獻州今縣



莫州今任丘縣　棣州今[illegible]山縣　陵州今[illegible]縣

山西今山西中部

冀寧路今太原府

崞州今縣　管州今靜樂縣　代州今州　臺州今五臺縣

平定州今州　興州今縣　堅州今繁峙縣　嵐州今縣

盂州今縣　忻州今州　憲州今靜樂縣　保德州今州

東勝州今衛

晉寧路今平陽府　河中府今蒲州

絳州今州　解州今州　霍州今州　隰州今州

吉州今州

汾州今汾州府　石州今永寧州　臨州今縣

潞州今潞安府

大同路今府

渾源州今州　應州今州　朔州今州　武州今朔州西

豐州今[illegible]　雲內州今[illegible]　蔚州今州

上都路今開平衛　順寧府今宣府衛

保安州今州　興安州今在口北　松州今在[illegible]東北　雲州今衛 開平西

興和路今衛 宣府北



寶昌州

沁州今州　澤州今州　遼州今州

陝西今州部隸陝西行中書省及甘肅行中書省

奉元路今西安府 亦名安西路

同州今州　華州今州　耀州今州　乾州

商州今州　邠州今州

鳳翔府今府

隴州今州

平涼府今府

開成州今固原州　廣安州今[illegible]　莊浪州今縣　鎮原州今縣

涇州今州　靜寧州今州

鞏昌府今府

會州今會寧縣　徽州今州　階州今州　成州今縣

秦州今州

興元路今漢中府

鳳州今縣　金州今興安州　沔州今縣　洋州今縣

慶陽府今府

寧州今州　環州今縣



臨洮府今府

蘭州今州　定西州今金縣西

延安路今府

鄜州今州　綏德州今州　葭州今州

西和州今岷州衛

河州路今府

甘州路今衛

永昌路今涼州衛

肅州路今衛

沙州路今肅州衛西

瓜州今肅州西

亦集乃路今甘州北一千五百里

寧夏府路今寧夏衛

靈州今寧夏衛南　鳴沙州今寧夏衛東南　應理州今寧夏衛東北

山丹州今衛　西寧州今衛

河南今河南及湖廣之河南南陽荊襄諸府河南行中書省轄路總管府州中書省

汴梁路

鄭州今州　許州今州　陳州今州　鈞州今州



歸德府今府

睢州今州

河南府路今府

陝州今州　嵩州今縣

南陽府今府

鄧州今州　唐州今縣　裕州今州

汝寧府今府

息州今縣　光州今州　信陽州今州

汝州今州

彰德路今府

林州今縣　磁州今州

衛輝路今府

輝州今縣　淇州今縣

懷慶路今府

孟州今縣

山東今分為北直山東省

濟南路今府

濱州今州　泰安州今州　德州今州　陵州今縣



般陽府路今淄川縣

淄州今淄川縣

益都路今青州府

莒州今州　博興州今縣

登州今府

寧海州今州

萊州今府

膠州今州　濰州今縣　密州今高密縣

兗州今府

濟寧路今府
濟州今任城縣　沂州今州　滕州今縣　嶧州今縣
單州今縣　曹州今州
東平路今州
東昌路今府
濮州今州　高唐州今州　冠州今縣
遼陽路今遼東都指揮司
蓋州今衛　懿州今衛
廣寧府路今衛



肇州[illegible]
大寧路今府
義州今州　興中州　瑞州今府　高州
錦州今衛　利州　惠州　川州
建州今衛　以上皆[illegible]屯田地
東寧路今朝鮮平壤城
瀋陽路今衛
開元路今衛
南京[illegible]

集慶路今應天府
平江路今蘇州府
崑山州今縣　常熟州今縣　吳江州今縣　嘉定州今縣
崇明州今縣
松江府今府
常州路今府
宜興州今縣　無錫州今縣　江陰州今縣
鎮江路今府
廬州路今府



無爲州今州　六安州今州
濠州今鳳陽府
安豐路今壽州　宿州今州　亳州今州　潁州今州
泗州今州
淮安路今府
海寧州今海州　邳州今州
揚州路今府
眞州今縣　泰州今州　通州今州
高郵府今州

饒州路 今府
浮梁州 今縣
信州路 今府
池州路 今府
太平路 今府
寧國路 今府
徽州 今府　[illegible] 今府　[illegible] 今州
廣德路 今州
浙江 元屬江浙行中書省



杭州路 今府
海寧州 今縣
建德路 今嚴州府
嘉興路 今府
海鹽州 今縣　崇德州 今縣
湖州路 今府
長興州 今縣
紹興路 今府
餘姚州 今縣　諸暨州 今縣



慶元路 今寧波府
奉化州 今縣　昌國州 今定海縣
台州路 今府
黃巖州 今縣
婺州路 今金華府
蘭溪州 今縣
衢州路 今府
溫州路 今府
瑞安州 今縣



處州路 今府
福建 元屬江浙行中書省
福州路 今府
福清州 今縣　福寧州 今州
興化路 今府
邵武路 今府
延平路 今府
建寧路 今府
汀州路 今府

潮州路今府
江西今皆爲江西行中書省
龍興路今南昌府
富州今豐城縣　寧州今州
瑞州路今府
新昌州今縣
信州路今廣信府
鉛山州今縣
撫州路今府

吉安路今府
吉水州今縣　安福州今縣　太和州今縣　永新州今縣
袁州路今府
萍鄉州今縣
江州路今九江府
南康路今府
建昌州今縣
饒州路今府
餘干州今縣　浮梁州今縣　樂平州今縣

贛州路今府
寧都州今縣　會昌州今縣
建昌路今府
南豐州今縣
臨江路今府
新淦州今縣　新喻州今縣
南安路今府
湖廣今爲湖廣行中書省
武昌路今府

興國路今州
漢陽府今府
黃州路今府
蘄州路今州
安陸府今承天府
沔陽府今州　荊門州今州
德安府今府
峽州今州
中興路今荊州府

歸州今州
峽州路今夷陵州
岳州路今府
平江州今縣
澧州路今州
襄陽路
均州今州
房州今鄖陽府房縣
常德路今府

桃源州今縣　龍陽州今縣
辰州路今府
沅州路今州
衡州路今府
耒陽州今縣　常寧州今縣　桂陽州今州
永州路今府
道州路今州
天臨路今長沙府
茶陵州今縣　醴陵州今縣　瀏陽州今縣　攸州今縣

湘鄉州今縣　湘潭州今縣　益陽州今縣　湘陰州今縣
寶慶路今府
武岡路今州
施州今衛
貴州今布政司
雲南今雲南等處行中書省
中慶路今雲南府
嵩明州今州　晉寧州今州　昆陽州今州　安寧州今州
曲靖路今曲靖府

陸涼州今州　越州今衛　羅雄州今州　馬龍州今州
霑益州今州
臨安路今府
建水州今州　寧州今州　石平州今石屏州
澂江路今府
新興州今州　路南州今州
廣西路今府
師宗州今州　彌勒州今州
元江路今元江府

威楚開南路 今楚雄府

鎮南州 今州　南安州 今州

開南州 今景東府

威遠州 今威遠州

武定路 今軍民府

和曲州 今州　祿勸州 今州

大理路 今府

鄧川州 今州　趙州 今州　姚州 今姚州境　雲南州 今縣

永昌府 今府



蒙化州 今府

鶴慶路 今軍民府

麗江路 今軍民府

順州 今州

北勝府 今州　通安州 今州　蘭州 今州　寶山州 今州

巨津州 今州

蒗蕖州 今州

廣東 舊屬湖廣行中書省

廣州路 今府

連州 今州

韶州路 今府

英德州 今縣

南雄路 今府

肇慶路 今府

德慶路 今州　南恩州 今陽江縣　封州 今封川縣　新州 今新興縣

高州路 今府

羅州 今化州

南合州 今雷州府



惠州路 今府

循州 今龍川縣

潮州路 今府

梅州 今程鄉縣

廉州路

欽州路 今州

乾寧軍民安撫司 今瓊州府

萬安軍 今州　吉陽軍 今崖州　南寧軍 今儋州

廣西 舊屬湖廣行中書省

靜江路今桂林府
全州今州
平樂府今府
賀州今縣
梧州路今府
鬱林州今府　容州今縣　藤州今縣
南寧路今府
橫州今州
潯州路今府

柳州路今府
賓州今州　象州今州　融州今州
慶遠南丹溪洞等處軍民安撫司今慶遠府
四川今分隸四川行中書省
成都路今府
彭州今縣　漢州今州　安州今石泉縣　灌州今縣
崇慶州今州　威州今州　簡州今州　綿州今州
保寧府今府
劍州今州　龍州今江油縣　巴州今州

慶元路今縣
順慶路今府
廣安府今州　蓬州今縣　渠州今縣
潼川府今州
遂寧州今縣
永寧路未詳
重慶路今府
忠州今州　合州今州　涪州今州
紹慶府今彭水縣

夔州路今府
達州今州　梁山州今縣　萬州今縣　雲陽州今縣
大寧州今縣　開州今縣
敘州路今府
富順州今縣　高州今縣　長寧軍今縣　戎州今屏山縣
筠連州今州
馬湖路今府
懷德府未詳
嘉定府路今州　眉州今州　邛州今州

雅州 全蜀　　黎州 全安撫司
建昌路 全行都司
永寧州 全[illegible]
禮州　　里州 黃[illegible]行部[illegible]　　潤州 全[illegible]府
邛部州　　隆州 黃[illegible]
德昌路 全所
威龍州　　普濟州　　姜州 黃[illegible]
會川路 全[illegible]
武安州　　永昌州　　會理州　　麻龍州 黃[illegible]



[illegible]興府 全[illegible]
烏蒙烏撒宣慰司 全[illegible]

閏史約書卷[illegible] 閏譜官制目録

西涼及王譜系
晉諸王譜系
晉五　十六國廢興譜系
劉宋諸王譜系
蕭齊諸王譜系
蕭梁諸王譜系
南北朝傳授譜系
唐末藩鎮譜系



五代十國世家 錢氏弘佐弘俶名字諸本稍異今從表忠觀碑
朱太祖太宗繼統譜系
公孤政府沿革
政府偏官
諸部尚書沿革
列卿沿革
學士沿革
中書沿革
史官沿革

給事中沿革
御史沿革
諫議沿革
監司沿革
閫帥沿革
守牧沿革
藩司守牧官屬
官僚沿革
武臣沿革
勳胄沿革
中官沿革
品秩沿革
散官
勳官
簡校官
未實授官
員外官
流內


流外
古有今無之官
古無今有之官
古卑今貴之官
古貴今卑之官
古今名職同異分合之官

閩史約書目次終

淮南王光魯漢恭編次
甥熊維熊偉男毅



## 西漢反王譜系

- 高祖
  - 惠帝盈
  - 文帝恒
  - 淮南厲王長　謀反廢誅
    - 衡山王賜　謀反自殺
    - 安　謀反自殺
  - 趙幽王友　以幽死
    - 遂　與吳楚反敗自殺
  - 齊悼惠王肥
    - 襄
      - 則
    - 齊王將閭　通吳楚反謀死
    - 朱虛侯章　改封城陽王
    - 濟北王興居　謀反自殺
    - 菑川王賢　與吳楚反誅
    - 膠東王雄渠　與吳楚反誅
    - 膠西王卬　與吳楚反誅
    - 濟南王辟光　與吳楚反誅
- 代王高祖兄仲
  - 吳王濞　謀反敗死
- 楚元王交
  - 郢客
    - 戊　與吳濞反敗自殺

## 晉諸王譜系

亂應次第

汝南王亮殺于楚王瑋殺于賈后殺于趙王倫殺于齊王冏殺于長沙王乂殺于…

淮南王允殺于趙王倫

長沙王乂殺于河間王顒張方殺于東海王越…

成都王穎殺于范陽王虓

河間王顒殺于南陽王模

新野王歆　長沙王乂　齊王冏殺于　成都王穎　河間王顒

宣帝懿

- 文帝昭
  - 武帝炎
    - 惠帝衷
    - 懷帝熾
    - 楚王瑋
    - 長沙王乂
    - 成都王穎
    - 淮南王允
    - 清河王遐
      - 詮 殺之
      - 覃
    - 吳王晏
      - 愍帝業
  - 齊王攸
    - 冏
    - 東萊王蕤 謀殺冏坐死
    - 西陽王羕 降蘇峻賜死
    - 南頓王宗 東晉謀反死
- 景帝師
- 汝南王亮
- 趙王倫
- 扶風王駿
  - 新野王歆 與討倫後為張昌所害
- 琅邪王伷
  - 覲
    - 睿
- 安平王孚
  - 太原王瓌
    - 河間王顒
- 高密王泰
  - 東海王越
  - 南陽王模
  - 新蔡王騰 初封東瀛公鎮鄴為盜李豐所殺
- 范陽王綏
  - 虓 成都既敗虓卒而殺之

三

## 晉十六國僭僞興廢譜系

- 北漢：劉淵　劉和　劉聰　劉曜滅於後趙　改稱前趙，共二十五年
- 後趙：石勒　石虎　石世　石遵　石鑒　冉閔滅於前燕　共三十三年
- 前燕：慕容廆　慕容皝　慕容儁　慕容暐滅於秦　共六十三年
- 秦：苻洪　苻健　苻生　苻堅地滅于西燕身死于後秦　苻丕　苻登亦死後秦　共四十五年
- 後秦：姚弋仲　姚襄　姚萇　姚興　姚泓滅于宋主裕　共五十四年
- 西燕：慕容沖　慕容忠　慕容永滅於後燕　共十年
- 後燕：慕容垂　慕容寶地滅于魏　慕容盛　慕容熙弒於北燕　共二十四年
- 南燕：慕容德　慕容超滅于宋主裕共十三年
- 北燕：高雲　馮跋　弘　滅于魏主珪共二十八年
- 前涼：張軌　張寔　張茂　張駿　張重華　張曜靈　張祚　張玄靚　張天錫滅於秦　共七十年
- 西涼：李暠　李歆　李恂滅於北涼
- 北涼：段業　沮渠蒙遜　牧犍　無諱　滅於魏主燾共四十三年
- 南涼：禿髮烏孤　利鹿孤　傉檀　保周滅於西秦　共十八年
- 後涼：呂光　呂紹　呂纂　呂隆滅於後秦　共十九年
- 西秦：乞伏國仁　乾歸　熾盤　暮末滅於夏　共十七年
- 夏：赫連勃勃　赫連昌　赫連定滅於魏主燾共三十五年
- 附蜀漢：李雄　李班　李期　李壽　李勢滅于晉桓溫　共四十七年

四

## 劉宋諸王世系

- 武帝裕
  - 南郡王義宣（孝武時舉兵反誅）
  - 江夏王義恭（殺十子並）
  - 彭城王義康（文帝朝廢謀反伏誅）
  - 廬陵王義真（徐羨之等所殺之）
  - 文帝義隆
    - 明帝彧
      - 順帝準（禪齊遇害）
      - 後廢帝昱（無道遇弒廢爲蒼梧王）
    - 武帝駿
      - 廢帝子業（無道遇弒）
      - 晉安王子勛（起兵稱帝明帝遣將討之）
      - 尋陽王子房（同子勛舉兵敗見殺）
      - 臨海王子頊（同子勛舉兵敗見殺）
      - 始平王子鸞
      - 南海王子師（以上三王殺于子業）
      - 永嘉王子仁
      - 始安王子真
      - 邵陵王子元
      - 淮南王子孟
      - 東平王子嗣（以上五王殺於明帝）
    - 元凶劭（爲太子弒帝誅）
    - 始興王濬（與劭弒逆誅）
    - 竟陵王誕
    - 建平王宏
    - 晉王昶
    - 建安王休仁
    - 山陽王休祐
    - 海陵王休茂
    - 桂陽王休範
    - 巴陵王休若
  - 少帝義符（在位二年徐羨之等廢弒）

五

## 蕭齊諸王世系

- 高帝道成
  - 武帝賾
    - 太子長懋
      - 廢帝昭業
      - 海陵王昭文
      - 巴陵王昭秀
      - 桂陽王昭粲
    - 竟陵王子良
      - 昭胄
    - 安陸王子敬
    - 晉安王子懋
    - 隨郡王子隆
    - 建安王子真
    - 西陽王子明
    - 南海王子罕
    - 巴陵王子倫
    - 邵陵王子貞
    - 臨賀王子岳
    - 西陽王子文
    - 衡陽王子峻
    - 南康王子琳
    - 湘東王子建
    - 南郡王子夏
  - 鄱陽王鏘
  - 桂陽王鑠
  - 江夏王鋒
  - 南平王銳
  - 宜都王鏗
  - 晉熙王銶
  - 江東王鉉

以上七王皆殺于明帝

- 始安王道生
  - 明帝鸞
    - 東昏侯寶卷（遇弒）
    - 和帝寶融（禪梁遇害）
  - 鳳
    - 遙光（舉兵誅）

六

武帝衍
- 太子統
  - 豫章王歡 — 棟（侯景廢簡文立棟，後為景所廢）
  - 河東王譽（侯景反入討元帝，為人所殺之）
  - 岳陽王詧（為元帝所攻附于西魏，後元帝既死，稱帝于江陵）
- 簡文帝綱（弒于侯景）
  - 太子大器
  - 尋陽王大心
  - 臨川王大款
  - 南海王大臨
  - 南郡王大連
  - 安陸王大春
  - 桂陽王大成
  - 汝南王大封
  - 瀏陽公大雅
  - 新興王大莊
  - 西陽王大鈞
  - 武寧王大威
  - 建平王大球
  - 義安王大昕
  - 綏建王大摯（太子大器以下十四王皆殺于侯景）
- 豫章王綜（奔魏）
- 邵陵王綸（為大都督討侯景，景平，奔郢，為西魏所殺）
- 武陵王紀（侯景亂，僭位於蜀，伐元帝，為西魏所敗，兵敗死）
- 元帝繹（初為湘東王，即位，為西魏所滅）
  - 敬帝方智（禪陳遇害）

長沙王懿 — 貞陽侯淵明（伐東魏被虜，後齊納之，立為帝，廢之）

臨川王宏 — 臨賀王正德（與侯景反，景殺之）





**南宋**
武帝劉裕 — 少帝義符
文帝義隆 — 武帝駿
廢帝子業 — 明帝彧
蒼梧王昱 — 順帝準滅於齊

**齊**
高帝蕭道成 — 武帝賾
廢帝昭業 — 海陵王昭文
明帝鸞 — 東昏侯寶卷
和帝寶融滅於梁

宋共六十年　齊共二十二年

**梁**
武帝蕭衍 — 簡文帝綱
元帝繹 — 敬帝方智滅於陳

**陳**
武帝陳霸先 — 文帝蒨
廢帝伯宗 — 宣帝頊
後主叔寶併於隋

梁共五十六年　陳共三十三年

**北魏**
昭帝拓跋祿官　穆帝猗盧　平文帝鬱律
惠帝賀傉　煬帝紇那　烈帝翳槐　高祖什翼犍
太祖珪（道武帝）　太宗嗣（明元帝）　世祖燾（太武帝）　高宗濬（文成帝）
顯祖弘（獻文帝）　高祖宏（孝文帝）　世宗恪（宣武帝）　肅宗詡（孝明帝）　敬宗子攸（孝莊帝）
東海王曄　節閔帝恭　安定王元朗
東魏　孝靜帝善見滅於北齊
西魏　文帝寶炬　廢帝欽　恭帝廓滅於北周
魏共[illegible]年

**齊**（北齊）
神武帝高歡 — 文襄帝高澄
文宣帝高洋 — 廢帝高殷
孝昭帝高演
武成帝高湛 — 後主高緯滅於周

**周**
文王宇文泰 — 閔帝宇文覺
世宗明帝宇文毓 — 高祖武帝宇文邕
宣帝宇文贇 — 靜帝宇文闡滅於隋

齊共二十八年　周共二十六年

唐末藩鎮譜系

魏博 天雄軍傳五世至田弘正入朝十年復亂有州七 貝博魏相衛磁洺

田承嗣—悅(殺子)—緒—季安—懷諫—弘正(遇害)—布(自殺) 史憲誠

何進滔—弘敬—全皥(殺)—韓君雄—簡—樂彥禎(殺)—趙文玠(殺)

羅弘信子紹威再傳滅

鎮冀 成德軍更二姓傳五世至王承元入朝明年庭湊反有州六 恒定易趙深冀

李寶臣—惟岳(殺)—王武俊—士眞—承宗—承元—庭湊—元逵—紹鼎—紹懿—景崇—鎔(之滅)

幽州 盧龍軍更三姓傳五世至劉總入朝六月而朱克融反有州九 幽薊營平涿莫檀媯瀛

李懷仙(殺)—朱希彩(殺)—泚—滔—劉怦—濟—總 張弘靖 朱克融 李載義 楊志誠

史元忠 張仲武 直方 張允伸 簡會 張公素 李茂勳 可舉 劉仁恭 李全忠 匡威 匡儔 劉仁恭之一傳滅

平盧 淄青 更二姓傳五世而滅有州十二 侯希逸 李正己 納 師古 師道

滄景 横海軍傳三世至程權入朝十六年而李全略有之一傳滅有州四 滄景德棣

程日華—懷直 懷信 權 鄭權 烏重胤 杜叔良 李全略—同捷 拒命敗誅

蔡州 彰義軍更三姓傳五世而滅有州三 申光蔡

李忠臣 希烈 陳仙奇 吳少誠—少陽—元濟

澤潞 昭義軍更七姓至劉從諫拒命一傳滅有州五 澤潞邢洺磁

薛嵩—崿 以下皆朝命 李承昭 李抱眞 王延貴 李長榮 盧從史 李元 劉悟 從諫 稹

宣武軍傳二姓四世而滅有州四 汴宋亳潁

劉玄佐—士寧—李萬榮—迺 董晉 韓弘 李愿 韓充 以下皆朝命

九

五代十國世家

吳 楊行密—渥—隆演—溥禪於李昪 淮南傳四世共四十六年

南唐 李昪—璟—煜滅於宋 江南傳三世共三十九年

蜀 王建—衍滅於後唐 蜀傳二世共三十五年

後蜀 孟知祥—昶滅於宋 後蜀傳二世共四十一年

北漢 劉崇—承鈞—繼恩—繼元滅於宋 太原傳四世共二十八年

南漢 劉隱—龑—玢—晟—鋹滅於宋 嶺南傳五世共六十七年

楚 馬殷—希聲—希範—希廣—希萼—希崇滅於南唐

劉言 王進逵 周行逢 保權滅於宋 湖南傳五世共五十七年 周氏再世十年

吳越 錢鏐—元瓘—佐—俶至宋入朝 兩浙傳四世共八十四年

閩 王潮—審知—延翰—璘—昶—曦—延政滅於南唐 閩傳六世共五十五年

南平 高季興—從誨—保融—保勗—繼沖至宋入朝 荊南傳五世共五十七年

附唐末夏州節度使思敬賜姓李傳思諫 彝昌 仁福 彝超 彝興

克睿 繼筠 繼捧 繼遷 德明 元昊 諒祚 秉常 乾順

天祈滅於元

夏元昊傳九世 乾順以後國史不詳

共一百九十五年

十

太祖—燕王德昭—惟正等四人—從讜等十人—世程等八人—令○（世字行以下兼封爵譜系不詳）

太祖—秦王德芳—英國公惟憲—安定郡王從式（襲封者世清等千餘人）

英國公惟憲—新興侯從郁—華陰侯世將—東頭供奉令繪

太宗—真宗—仁宗

太宗—陝王元份—濮安懿王允讓—英宗—神宗—哲宗

神宗—徽宗—欽宗

神宗—徽宗—高宗

令○—子○—伯○—師○—希瓐—理宗

東頭供奉令繪—秀安僖王子偁—孝宗—光宗—寧宗

希瓐—榮王與芮—度宗—恭帝、端宗、帝昺

魏惠獻王愷

沂靖惠王柄（理宗初為沂靖王嗣）

十一



| | | |
|---|---|---|
| 秦 | 丞相 | 御史大夫 |
| 漢初兩府 | 丞相（御史大夫為副） | 太尉（後改大司馬大將軍皆一官） |
| 武帝後（六卿列為兩府） | 大將軍典尚書事（武帝以霍光為之位丞相上自是專重尚書） | 丞相（哀帝改司徒通稱大司空為三公） 御史大夫（成帝改司空罷御史大夫平帝增設太師太保來入東漢廢） |
| 東漢三公兩府 | 太傅（於三公之上 光武初置至 後章帝初立 以太傅錄尚書事其人沒即省之） 太尉（以下為三公 初名大司馬太常 衛尉光祿勳屬之） | 大司徒（太僕鴻臚宗正屬之） 大司空（宗正少府司農屬之 歷代後三公俱如上制） |
| 獻帝 | 復設相國以董卓曹操為之 | 罷三公官 |
| 魏 | 太尉 大司馬 大將軍（不在兩漢於魏始為三官 魏始置都督中外軍 進號公三司） | |
| 復三公官 | 司徒（罷相國） 司空（罷御史大夫 文帝未年增設太傅） | |
| 從公 | 特進 光祿大夫 諸將軍開府者謂之從公（此後皆然） | |
| | 始以秘書監典尚書奏事（自魏分兩府權 復置中書 掌機密 監令主之 尚書令事） | |
| 晉八公 | 太傅（上公） 太宰（即太師 避景帝諱） 太保 太尉 大司馬 大將軍 司徒（與丞相迭置） 司空 | |
| | 中書省 秘書省 門下省（亦以侍中省 散騎省併入門下省） 尚書臺 御史臺 謁者臺 | |

十二

宋　五省（晉梁陳同）
八公同晉
尚書省　中書省　門下省　秘書省　集書省

齊
三公惟有太傅
以丞相為贈官

梁陳
丞相八公同晉
[illegible]

北魏（三省）
侍中省　尚書省　中秘書省

北齊（三省）
尚書省　中書省　門下省　秘書省　集書省

三司二大
太師　太傅　太保
大司馬　大將軍

三公
太尉　司徒　司空

北周（四輔）
前疑　後丞　左輔　右弼

兩省（罷尚書不置）
中書省（改內史）
門下省（改御伯，改納言，因之）

隋
三師不事事無官屬

五省
尚書省
門下省（隋重門下政本多歸納言）
內史省
秘書省
內侍省（煬帝改長秋監）
殿內省（皆屬門下省煬帝更立）



唐
三師
三公
（如歷代制有位無實為親王藩鎮加官特重太尉位太傅上）

六省
尚書省（綜眾務）　高宗改中臺　武后改文昌臺
門下省（主封駁）　高宗改東臺長為左相　武后改鸞臺　玄宗改黃門省
中書省（獻納制冊）　高宗改西臺長為右相　武后改鳳閣　玄宗改紫微省
以上三省為政府
殿中省（供奉服御）　高宗改中御府
秘書省（監錄圖書）　高宗改蘭臺　武后改麟臺
內侍省

唐制以三省長官為宰相地位既崇乃以他官掛名其後以吏部尚書杜淹參議朝政秘書監魏徵參預朝政李靖以疾辭詔三日一至中書門下平章事貞觀以太子詹事李勣同中書門下三品之名謂同侍中中書令二官皆三品也自是二名皆入銜遂為故事中書門下吏部更迭時有軍旅則兼節度尚文章則兼大學士總財賦則兼度支鹽鐵轉運史官直其事崇階多寄虛銜而宰相之名益雜矣

宋　兩府
三師三公如唐
中書政事堂（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參知政事　宰相禁中不在三省之例）
樞密院（正使　副使　亦稱知樞密同知樞密）
中書　尚書　門下（三省制在外朝以總其典領）

神宗
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行侍中事為首相）
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行中書令事為次相，復設兩省侍郎尚書左右丞為參知政事）

哲宗
太宰（即左僕射）
少宰（即右僕射）

徽宗
太師　太傅　太保（為首相）
少師　少傅　少保（為次相）

南宋
參用太祖神宗之制改左右丞相

元
中書省（左右丞相　平章　左右丞　參政）
樞密院（正使　副使）

公孤丞相大將軍官屬 歷代損益不同

長史　掾史　記室令史 記室祭酒記室督同　御屬 以上漢

咨議參軍　錄事功曹　東西閤祭酒　諸曹參軍

主簿　舍人 以上魏晉宋齊

丞相有司直長史 漢有司直長史　徵事　東西曹掾 漢

五房簡正　提點 唐宋

餘屬略同前

太尉有黃閤主簿 漢

餘屬略同前



掌兵開府者

有從事中郎　正參軍　行參軍　騎司馬

帳下司馬　兵曹鎧曹士曹參軍　刺奸長

下都督　外都督　督護

以上損益略同標舉其尤多列督如司馬曰司馬督記室曰記室督主簿亦稱綱紀

中書省官屬

中書監令　侍郎　舍人　通事舍人

監修國史 唐宋為宰相

門下省官屬 與中書所職皆政府要官其作制有職序詳見備考

侍中　侍郎　給事中　散騎常侍侍郎

通直員外郎　昭文館　集賢殿大學士 宋為宰相

樞密院官屬

樞密使　副使　樞密學士 即簽書　都副承旨

詳簡文字　編修



尚書省官屬

錄公 漢以大將軍錄尚書事東漢以太傅錄尚書總統百官位在尚書令上晉宋以三公錄尚書者謂之錄公分曹而錄者謂之錄尚書從餘事

尚書令 歷代為尚書長官後以唐太宗曾為此官終唐之世遂不敢置宋亦因之祇爲視王加贈之官惟南北朝尚書令與令僕並屬

左右僕射 無令則僕射為長官唐宋大臣但稱僕射 唐高宗改立政　武后改左右相

左右丞 南北朝僕丞皆主糾彈　唐高宗改肅機

左右司郎中　員外郎 晉隋始設

諸部尚書 統於令僕故稱尚書是諸部亦總日尚書吏部 唐高宗改太常伯　武后改為卿　國朝始分部無所屬

侍郎　郎中　員外郎　主書

主事

## 諸部尚書沿革

**秦**

尚書令為少府屬官　尚書四人　不[illegible]　所統

**漢**

尚書五曹

- 常侍曹　主察公卿
- 二千石曹　主察郡國二千石
- 三公曹　主斷獄
- 民曹　主民事
- 客曹　主四夷

**東漢**

並中都官為六曹　郎官三十六人

- 改吏曹
- 增設尚書一人名中都官曹主[illegible]
- 改主州郡[illegible]
- 改主修繕
- 分南北主客

七

**魏**

尚書五曹　郎官二十五曹

- 吏部　吏部　殿中　三公　二千石　考功　定課
- 五兵　中兵　外兵　別兵　都兵　騎兵　駕部
- 左民　左民　都官　[illegible]　水部
- 客曹　主客　儀曹　祠部
- 度支　虞部　度支　北部　金部　庫部　倉部

如吏部復有吏部郎官左民復有左民郎官[illegible]

**晉**

尚書六曹　郎官三十五曹

- 吏部　[illegible]
- 七兵　[illegible]
- 屯田　[illegible]
- 客曹　南北主客　左右主客
- 度支　運曹　起部
- 駕部

餘郎如魏但無吏部考功定課

**東晉**

尚書五曹　郎官十五曹

- 吏部　吏部　殿中　三公
- 五兵　中兵　外兵　駕部
- 左民　左民　都官
- 祠部　祠部　儀曹
- 度支　度支　北部　金部　庫部　倉部

**宋齊梁陳**

尚書六曹　郎[illegible]

- 吏部　[illegible]
- 左民　[illegible]
- 祠部　[illegible]
- 五兵　[illegible]
- 度支　置不[illegible]
- 都官　[illegible]

**北魏**

初制　[illegible]

中置五尚書

- 殿中
- 樂部
- 駕部
- 南部
- 北部

增置七尚書

- 吏部　[illegible]
- 民曹　[illegible]
- 祠部　[illegible]
- 兵部　[illegible]
- 七兵　不恒
- 度支
- 都官

郎官[illegible]又分[illegible]為三十六曹　中設武[illegible]　勳[illegible]分上[illegible]曹務[illegible]諸郎官

八

**北齊**

尚書六曹　郎官二十八曹　吏部三公各二人　共三十郎

- 吏部　吏部　考功　主爵　三公　二千石
- 殿中　殿中　駕部　北部
- 祠部　起部　儀曹　祠部　主客　膳部
- 五兵　左外兵　右外兵　左中兵　右中兵　都兵
- 度支　度支　金部　倉部　庫部　屯田
- 都官　都官　左民　右民　虞曹　水部

**隋**

尚書六曹　郎官二十四司

- 吏部
- 民部
- 禮部
- 兵部
- 刑部
- 工部

約齊制吏部增司勳併左右民為一併五兵為二增職方司門轉入工[illegible]各增[illegible]司[illegible]殿中[illegible]入起部[illegible]干[illegible]宋大[illegible]之[illegible]所改作

設左右司郎中　都省[illegible]吏民禮三尚書左丞左司統之　兵刑工三尚書右丞右司統之

唐 尚書六曹 隋官二十四司
吏部 吏部 司勳 司封 考功
戶部 顯慶初改戶部為度支 戶部 度支 金部 倉部
禮部 禮部 祠部 膳部 主客
兵部 兵部 職方 駕部 庫部
刑部 刑部 都官 比部 司門
工部 工部 屯田 虞部 水部

高宗 六卿
司列 司元 司禮 司戎 司刑 司平

武后 分二部
天 地 四 時 六 官
右相兼 文部尚 書 左相兼 武部尚 書 尋復舊

玄宗 宋
如唐制

元 無令僕惟中書省
吏部 戶部 初併吏禮為一 兵刑為一 共四部 尋復舊
禮部 兵部 刑部 工部



漢 九卿
太常 初名奉常
光祿勳 典宿衛如後世殿中御史
衛尉 掌宮衛屯田 後漢掌冶鑄
太僕
廷尉
大鴻臚
宗正
大司農 初治粟都尉內史
少府 掌佚帛氏改 將作大匠

魏晉宋齊
如漢制

梁 十二卿
太常 宗正 春卿
司農
太府 少府 夏卿
太僕
衛尉 廷尉 秋卿
大匠
光祿 鴻臚 冬卿
太舟



隋 十一寺
太常 隋代國子監皆屬太常
光祿 按衛尉司兵服御以逸為職
衛尉
宗正
太僕
大理
鴻臚
司農
太府
外國子將作二監亦稱寺

唐
如隋制

宋
如唐制

南宋
太常兼宗正 衛尉太僕併入兵部 太府司農併入戶部 光祿鴻臚併入禮部 紹興初復置宗正太府司農餘併如故

元
大宗正寺
宣徽院 主膳饈光祿爲寺
大司農寺
大禧宗禋院 主祭祀
太常禮儀院
侍正院 如侍中
太僕寺 別有尚乘寺
武備寺 主兵器
太府 掌藏 別有度支監專稱
將作院
通政院 掌驛傳勅令
典瑞院 如今尚寶

漢光祿官屬 漢光祿勳爲九卿重秩官屬獨盛按之後代多不相屬故詳載

光祿勳
光祿大夫
五官中郎將
虎賁中郎將 即秩金吾
羽林中郎將 即期門
奉車都尉
駙馬都尉
中郎將騎都尉 以上二千石

光祿勳丞
光祿大中大夫
郎中車騎戶三將
謁者僕射
左右僕射
虎賁郎將
以上二千石

諫議大夫 八百石
議郎 中郎
中散大夫
賓贊受事謁者 以上六百石
侍郎 四百石
郎中 三百石

列卿官屬

太常 博士 太祝 太卜 協律郎 奉禮郎 太醫

衛尉 武庫令 公車令 守宮署

宗正 諸陵署 太廟令

太僕 諸牧監 車府署

大理 司直 評法 評事

鴻臚 司儀 典客

司農 太倉署 鈎盾署 導官署 上林署 諸冶監 諸倉署 諸屯署 籍田令

太府 平準署 常平署 諸市署

都水 舟楫署 河渠署

將作 左右中校署令 甄官令 東園主章令

少卿 丞 主簿 列卿皆有

# 學士沿革

漢武帝明帝桓帝靈帝

金馬門待詔

張酺侍講於御前

始置秘書監一人掌圖書

大中大夫劉寬侍講於華光殿

北齊

文林館學士

北周

麟趾殿學士

學士侍講之名始雜見上史然無定官不名所統

唐太宗高宗中宗

天策府學士

北門學士

修文館學士

玄宗

弘文館學士

弘文館唐初有之屬門下自此始有學士

集賢殿學士

麗正殿學士

學士始有侍講侍讀之名並屬中書省

翰林院供奉

初置翰林院有文詞經學之士下至醫卜伎術以備游宴賦詩不掌制詔後以中書務頻乃命與集賢殿學士分掌之翰林始有學士之名後於翰林中別置學士院焉自是與中書舍人迭爲輕重

德宗

翰林學士承旨

以學士之長爲之以文學拜相學士始稱大

後梁

金鑾殿大學士

後唐

護鑾書制學士

宋

端明殿學士

位翰林學士上以次拜相

觀文殿大學士

資政殿大學士

並無專官以寵宰臣之去位者

昭文 史館 集賢 總稱崇文院

謂之三館以中書門下五品以上官領之

翰林院學士

以他官典領謂之直院有侍讀侍講多以京朝官之資淺者爲崇政殿說書

龍圖 天章 寶文 顯謨 徽猷 敷文 煥章 華文 寶謨 寶章

諸閣皆藏祖宗御集並有學士待制直閣學士

集英殿 右文殿 秘閣

皆有修撰校理理勘簡討正字

元

翰林院 承旨 編修 修撰 簡閱 崇文監 昭文館 崇章閣 集賢院 皆有學士

## 中書舍人沿革

| 朝代 | 沿革 |
|---|---|
| 秦 | 尚書郎 掌奏中草詔令 |
| 漢 | 內史舍人 |
| 魏 | 中書通事舍人 自此以後兼管機務梁陳尤重唐始尊典文章 |
| 晉宋齊梁陳 | 如魏制 |
| | 中書舍人 [illegible] |
| 北魏北齊隋 | 舍人省 屬中書 |
| | 內史舍人 |
| 唐 | 中書舍人 高宗改西臺舍人武后改鳳閣舍人玄宗改紫薇舍人 |
| 宋 | 如唐制 有舍人院屬中書學士掌內制舍人掌外制神宗後謂之中書後省分判五案文書初名瓊院 |

中舍之設，其始通掌奏事，與謁者對員。六朝侍從審勿，與給事中對員。唐宋知制誥，與翰林學士對員。

## 史官沿革

| 朝代 | 沿革 |
|---|---|
| 漢 | 太史令 位丞相上天下計書先上太史令副上丞相 |
| | 自司馬遷歿宣帝以他官領修撰而太史遂專爲占候之官 |
| | 起居注 宮中女史之職 |
| 魏 | 著作郎 隸中書省 |
| 晉 江左皆同 | 著作省 改屬秘書監此以下皆稱秘書有郎有佐郎 |
| 北魏 | 著作郎同晉 |
| | 起居令史 別有脩起居注以他官典領 |
| 北周 | 著作同上 |
| | 外史 |
| 隋 | 著作同上 |
| | 起居舍人 屬內史省 以吏部散官及較書正字能文者掌起居注屬門下省 |
| 唐 | 以宰相一人領時政記 |
| | 史館修撰 |
| | 起居郎 屬門下稱左史 起居舍人 屬中書稱右史 |
| | 著作同上 |
| 宋 | 宰相領時政如唐 |
| | 史館 修撰 編修 檢討 |
| | 禁中有編脩院屬秘書省又有國史實錄院以大臣領之與史館或分或合 |
| | 起居郎舍人 分屬如唐 著作同上 |

## 給事中沿革

| 朝代 | 沿革 |
|---|---|
| 秦漢 | 給事中 爲加官無定員以名儒國親爲之東方朔以大中大夫給事中劉向以諫議大夫給事中 |
| 魏晉 | 屬門下省位散騎常侍下給事黃門侍郎上 |
| 齊宋梁陳 | 屬集書省 |
| 隋 | 初屬吏部名給事郎後改屬門下省[illegible]主封駁 |
| 唐 | 給事中 |
| | 中給事中 居門下省高宗改東臺舍人武后改鸞臺舍人 |
| 宋 | 初置封駁司隸銀臺神宗改稱門下後改門下後省與中書後省相對 |

# 御史沿革



**秦漢**

御史府
- 御史大夫 爲次相
- 御史中丞 御中執法
- 侍御史
- 持書侍御史
- 監御史 監郡國 後廢

東漢名蘭臺寺 成帝改司空 哀帝改御史長史

侍御五曹
- 令曹
- 印曹
- 供曹
- 尉馬
- 乘曹

**魏**

- 初改中丞爲宮正 尋復舊
- 治書執法
- 治書侍御史

自御史大夫改爲司徒遂專爲政府之官不與臺法歷代乃以中丞爲臺長及隋避忠諱始復設大夫而省中

**晉** 江左皆同

有中丞無大夫 制同魏

侍御史十三曹 西晉
- 史曹 中都督 營軍
- 課第 外都督 法曹
- 直事 符節 算曹
- 印曹 水曹
- 媒曹 中壘

東晉省課第置庫曹尋齊梁併省

**北魏北齊**

改中丞爲中尉 謂之南臺

**北周**

司憲中大夫 爲秋官 丞不列 左臺

# 諫議沿革



**秦漢**

諫議大夫 武帝更置諫大夫 俱屬光祿勳

**晉** 江左同

散騎常侍 魏兼諫職 晉始以散騎常侍之任

**[illegible]**

- 諫議大夫 屬集書省
- 諫議 屬門下省 如上

**唐**

- 諫議大夫 分屬中書門下
- 左右補闕
- 左右拾遺

二官武后始設 俱有左右 左屬門下

**宋**

- 諫院 諫議大夫爲知諫院
- 左右司諫
- 左右正言

分隸兩省如唐 南宋始別立局 不隸宰執專門 登聞簡院二院

**隋**

御史臺
- 御史大夫
- 治書侍御史 御前書交書
- 侍御史 糾察內官
- 殿內侍御史 殿中侍從直省
- 監察御史 糾察州郡官
- 知雜事御史 見今制卷

**唐**

- 御史大夫
- 御史中丞 玄宗始設二
- 臺院侍御史 掾公
- 殿中侍御史
- 察院監察御史
- 知雜事御史
- 御史裏行 在御史稱中行 非御今試御史

**宋**

如唐 雜局官有推直簡法主簿制

**元**

- 御史大夫
- 御史中丞
- 侍御史
- 治書侍御史

## 監司沿革

**秦漢**
- 郡有監御史
- 御史監三輔諸州
- 繡衣直指 皆無定制
- 丞相長史分刺諸州 謂之刺史詔書六條察吏此爲定制

**成帝**
- 改刺史爲州牧 尋復舊

**哀帝**
- 復改州牧

**魏晉南北朝**
- 刺史 刺史任重者皆加將軍加持節次曰假節無者謂之單車刺史亦加都督

漢武以後皆以刺史督察郡國隋開皇間改郡爲州則以刺史行守牧之事職替而權輕故唐宋諸州之上復有監司

**唐**
- 巡簡 安撫 存撫 採訪 黜陟 皆稱大使無定制
- 觀察使 民
- 團練使 兵
- 又有轉運營田兩使支度監鐵等使自藩鎮盛而兩使之權輕或有以觀察團練之任壁爲節度者

**宋**
- 轉運使 初爲漕司後遂周知一道吏民之事
- 常平提舉使 初爲常平倉而設後亦爲監司
- 提刑使
- 觀察團練等使悉爲加官又有茶鹽監提舉茶馬坑冶本路勸農鑄錢提舉皆監司兼之屬官有幹辦勾當公事勾管文字提刑有簡法孔目

**元**
- 中書行省 僚屬如內省
- 御史行臺 秩如中書
- 按察使 改肅政廉訪使猶御史

閱史約書

## 閫帥沿革

**漢**
- 因事立設皆稱將軍

**魏**
- 都督諸州軍事

**晉南北朝**
- 征鎮安平將軍 如東方則曰征東鎮東安東平東西南亦然諸刺史持節監軍者皆加之更有雜號將軍凡後考

**隋唐**
- 大總管
- 大總管
- 都督
- 節度使 初唐重總管都督玄宗以後皆爲節度元帥宣尉宣撫招討經略守捉諸使不恆置

**宋**
- 經略使
- 都統制
- 都督軍馬
- 宣撫處置使
- 制置使
- 安撫使 皆因事立設而宋爲多

**元**
- 諸路總管
- 招討使
- 萬戶

## 守牧沿革

**漢**
- 司隸校尉 督察三輔屬司空比丞相司直
- 京兆尹 初爲右內史武帝改
- 左馮翊 初爲左內史
- 右扶風 初爲主爵
- 以上爲三輔
- 河南尹 東漢設
- 分天下爲十三州州有刺史
- 州各統郡郡有太守
- 監御史 監州郡吏後設刺史以監御史尋罷御史
- 太守
- 都尉 不通置邊郡則設之掌兵典刑獄事權比於太守屬守之令錢如郡僚吏有尉丞都尉之丞也
- 王相內史 郡之諸侯王國亦置相以代太守之任亦有內史隨王左右後省內史以相兼領其任

閱史約書

## 魏晉（江左同）

司隸校尉

京兆太守

諸州刺史（秩掌見上）

郡太守（皆加將軍）

王相內史

揚州刺史（晉渡江後以揚州刺史爲京牧之任治建康省司隸宋齊梁陳因之）

## 北魏北齊

司州牧（以司隸校尉所部之州名司州自是江南北並有司州省司隸）

諸州刺史

郡太守（北魏每州郡守各有三人宗室一異姓二齊分州郡爲上中下九等）

## 北周

京兆尹（名刺史）

諸州刺史

郡太守

## 隋

雍州牧

諸州刺史（太守俱稱刺史郡俱爲州）

## 唐

西都牧

東都牧

北都牧（多以親王領之）

三都　鳳翔

成都　河中

江陵　興元

德興（尹　但）　稱府

諸州刺史（稱持節諸軍事玄宗更爲太守尋復故）

## 宋

開封尹（以親王遷領判令待制以上官權知開封府事以代京尹之任元於諸路皆立府而州守遂稱知府矣）

行京留守（西京南京北京皆有之）

諸州知州（稱權知州軍或稱通判諸州皆以朝臣爲之而刺史別爲加官遷都制郡兼兵馬都監鈐轄南宋兼坐校提舉）

## 元

知府

知州

---

# 潘司守牧屬官

## 秦

太守

郡丞（邊郡爲長史）

## 漢

刺史

別駕

治中

主簿

功曹

書佐

部郡國從事史

太守

郡丞（即司隸功曹武帝更爲長史京尹曰丞）

別駕

治中

功曹

督郵

從事史　孝經師（試經）

五官掾　月令師（掌祭）

## 魏晉（南北朝同）

刺史

中正

司馬

餘屬同上其持節帶軍者則兼開府僚屬

太守

郡丞（晉省宋復置）

別駕

治中

督郵主簿

祭酒

錄事參軍（即功曹史）　典學從事

法曹　倉曹　兵曹　戶曹參軍

## 隋

刺史

長史（煬帝廢長史司馬置通守又改贊治置郡丞）

司馬

州都

東西曹掾

主簿

改參軍諸曹曰司（如功曹爲司功法曹爲司法）

唐

元帥
都統
行軍長史　司馬
判官
書記
參謀
兵馬使
都虞侯

節度使 觀察團練略同
副使
判官
書記
支使
推官
巡官
衙推

刺史
長史 初名別駕
司馬 初名治中
司錄參軍
司功　司倉
司戶　司田
司兵　司法
司士諸參軍　文學 初令教授

宋

知州軍
通判
簽書判官 簡稱簽判亦稱倅
錄事參軍 簡稱知錄
司戶
司法
司理參軍

州僚有節度觀察推官團練判官之銜，皆前代方鎮幕府舊稱。宋以將相大臣出鎮諸州，多兼使相，而郡僚遂兼藩鎮。宋制三省六曹九寺諸路守將，並無專官，互相統攝，有別敕治某事，故有官此官而治彼事者，有兼數官而正治一事者，雖經神宗整正，冗濫仍多，問史但存職事，略其空號。

元　制如國朝

歷代同

縣令 北魏縣置三令，加州守
縣丞 江左不置，隋復置，唐京縣置丞二員，宋初不置，仁宗後漸置
主簿 唐京縣置三員，宋小縣無令以主簿兼令，大縣無簿以知縣兼簿
縣尉 漢京縣分四部置四尉，大縣兩尉，北齊縣置三尉，隋尉有戶曹法曹，唐京縣置六尉，元初設典史

宮僚附官

漢

太傅 不治事，官屬總於少傅詹事
少傅　門大夫　中庶子
中允洗馬
舍人
詹事　家令　率更令
僕
中盾衛率

魏晉 南北朝同

太傅　少傅　詹事　家令
僕　率更令　門大夫　中庶子
學士　舍人　洗馬　舍人
左右衛率　翊軍步兵屯騎三校尉
積弩中郎將　左右積弩將軍
殿中將軍　員外殿中將軍
常從虎賁督

曹魏有崇文學士，西晉北魏置有三師三少，晉初兼詹事，中舍庶子，左右衛帥，後周有諫議大夫

隋

三師　三少
率更　家令
僕
門下坊左庶子　內舍人
錄事　司經局 內直局
典書坊右庶子　通事舍人
左右衛率　參軍
宗衛　左右虞候監門

唐

三師　三少　賓客
詹事府詹事　司直
左右春坊　庶子　中允
諭德贊善　崇文學士
司經局洗馬　文學校書舍人
家令　率更　僕　署令
左右率府　長史參軍
翊府、勳府、親府、中郎、郎將、司禦、清道、監門內率

宋元　制如唐

儲正院 制略同上
內史府
內史
中尉
司馬
咨議
記室
照磨

## 漢

大將軍　驃騎　車騎
衛將軍　中壘校尉
前後左右將軍　輕車　都護
伏波　樓船　橫海　度遼
武師　蒲類　破羌　羅鵠
強弩　戈船　鷹揚
安漢　奮威
建威　積射　橫野　九武
武牙　材官　中軍
軍師　以上名雜號將軍歷代襲用

## 魏晉齊宋 制略同

三大將軍同上　西省
衛將軍　伏波　都護　二衛　四軍　五校
鎮軍　中領軍　龍驤　驍騎　游擊　積射
上軍　輔國　殿中　強弩　殿中員外
黑稍　前後左右將軍　武衛　殿中司馬
牙門將　中郎將　威武　左右虎賁中郎將
凌江　寧朔　橫江　冗從僕射　羽林監
中軍　武騎常侍
領軍　護軍　左右衛　散騎省爲東省
驍騎　游擊　名六軍　以上二省齊制
千牛備身　始於北齊

## 梁 陳同

鎮軍　衛　驃騎　車騎　皆大將軍
八安　四中　四平　四翊
忠勇　軍師　武臣　爪牙
龍騎　雲麾　領兵　翊師
元德將軍　智仁信勇嚴更迭重複爲號敘於百官之外共十品二十四班以班多爲貴

## 隋

左右衛　左右千牛衛
左右屯衛　左右監門衛
左右禦衛
左右候衛
凡十二衛各有大將軍一人將軍二人長史參軍有差

## 唐 加號

驃騎　輔國　鎮軍
冠軍　懷化　歸德
雲麾　以上大將軍
忠武　壯武　宣威
明威　定遠　寧遠
游騎　游擊　以上將軍
振威　致果　翊麾
宣節　禦侮　校尉
副尉　中郎將　郎將
中候　司戈　執戟長

### 環衛

左右衛　左右威衛　左右驍衛　左右武衛　左右領軍　左右監門　左右千牛　左右金吾　凡十六衛有上將軍大將軍將軍

### 親軍

左右羽林　左右龍武　左右神武　各有大將軍將軍

### 唐末親軍

左右神策　觀軍容使　統軍　中尉　以上皆宦官　大將軍　都頭　都指揮　千牛　都虞候

## 宋 環衛

左右金吾　官無定員以宗室爲之或爲武臣贈官
左右衛
左右驍衛　大將軍以下又爲武臣責降散官
左右屯衛
左右領軍
左右監門
左右千牛
各有上將軍大將軍將軍
雜號將軍如唐

### 親軍

殿前司都指揮　有都指揮使等名
侍衛司步馬都指揮
都虞候
捧日天武左右四廂
神龍衛
知閤門事　祗候
東上西上閤門使　宣贊
內客省　四方館使
軍頭引見司

以上皆唐宋大概唐自府兵壞而天寶之亂節鎮者皆元帥節度官爲及太守縣令也五代而下皆節度矣宋初因五代之舊將兵皆藩鎮而侍衛將軍處設及西夏用兵則節制皆文臣而職者總管鈐轄都監巡簡使也南渡以後禦外者有都統制置制宣撫之官勳階崇貴乃加王公保傅將軍之號不只名職則自隋唐而後皆然矣

元

不衛　左衛　中衛　前衛　後衛

都指揮　副都指揮　指揮僉事　鎮撫千户　彈壓千户　弩軍千户　屯田千户　行軍千户

左右翊　虎賁　武衛　鎮龍衛　唐兀衛　貴赤衛　忠翊衛　西域　各路蒙古侍衛　以上皆親軍都指揮司

都元帥府　蒙古軍元帥府　萬户府　河南淮北萬户府　和尚萬户府　回回砲手軍匠上萬户府

武臣　勲封

勲封沿革

秦漢　宗室不載
列侯　關中侯
徹侯　關內侯

魏晉　江左同
郡公　郡侯　郡
縣公　縣侯　縣

北魏齊周
郡王　以上無異姓王
郡公　郡
縣公　縣

隋唐
國王　郡公　縣
郡王　郡公　縣
國公

宋
國王　國公　縣
郡王　郡公　縣

有封[illegible]　倫侯　虛封
縣侯　鄉侯　亭侯
伯　縣子　以上稱開國　關內侯
伯　縣男　關外侯
侯　縣伯　以上無關內關外亭侯鄉侯四爵
侯　縣子
侯　縣子　以上有流爵有襲俱稱開國
伯　縣男
侯　縣子　稱開國不世襲
伯　縣男

武臣　中官

中官沿革

漢
中常侍　初用士人後用宦官
長信詹事　長樂詹事　皆帥皇后所居之官為號
大長秋　少府屬官名皇后卿雜用士人宦官
謁者令　黃門令
尚方令　御府令
永巷令　內者令
宦者令
後改大長秋為將作與衛尉少府太僕各設一員為太后卿

東漢
中常侍
大官令　小黃門
守宮令　內謁者令
掖庭令　給事黃門侍郎
永巷令　中黃門冗從僕射
大長秋
中黃謁者令　中宮尚書
中宮私府令　中宮永巷令
中宮宦者令　中宮冗從僕射
皇　有員
太后卿如上宋齊北魏北齊皆有之

魏　宦官不得過諸署令
左右中尚方署　中黃署　左右藏署　右較署　甄官署　奚官署　黃門署　掖庭署　永巷署　御府署　鈎盾署　中藏府署　內者署

| 北魏北齊 | 大長秋 | 中侍中寺　侍中　中常侍　長秋寺　卿　中尹　散職略同魏 |
|---|---|---|
| 隋 | | 內侍省 煬帝改長秋監　內承奉　掖庭署　奚官署　宮闈署 |
| 唐 | | 內侍省　內侍　內常侍　內給事中　內謁者監　典引　宮教博士　寺伯　寺人　監作　掖庭局　奚官局　內僕局　內府局　內坊局　宮闈局 |
| | 宣徽院 | 觀軍容使 |
| | 樞密院 | 神策中尉 肅代後設 |

| 宋 | 內侍省 | 都知　押班　內東西頭供奉　左右班殿直　黃門　小黃門 |
|---|---|---|
| | | 宣慶使　宣政使　宣聯使　內常侍　內客省使　延福宮使　景福殿使　內諸司院　內班院　入內黃門班院 以上加官 |
| 徽宗後 | | 左右侍禁 即供奉　內侍高品高班 即殿頭　中亮大夫 即宣慶使　中衛大夫 即宣政使　拱衛大夫 即宣聯使　通侍大夫 即客省使　正侍大夫 即延福使　中侍大夫 即景福使 |
| | | 龍圖天章寶文閣勾當官　翰林院勾當官　內東門司勾當官　合同憑繇司　後苑勾當官　國信所勾當官　番馬承受 |

## 品祿沿革

**散官** 開府儀同三司特進金紫銀青光祿大夫至朝奉文林諸郎歷代為文臣進階加銜之官　驃騎輔國諸將軍校尉歷代為武臣進階加銜之官

**勳官** 柱國護軍輕車都尉及功臣推誠守正諸號皆為勳官

**簡較官** 唐宋師保令僕尚書常侍諸官其初皆加簡較猶云打點進官也

**未實授官** 凡攝　試　行　兼　守　判　領皆未實授職其事之稱

**員外官** 晉魏有員外散騎侍郎並正員之外別設一員如今添註官唐設員外置同正員員外支半俸同正員支全俸

**流內官** 自一品至九品謂之流內銓行臺增設者謂之視流內

**流外官** 九品以外謂之流外銓如今未入流二名皆始於隋

| 周官九命 | 秦爵二十 | 漢 |
|---|---|---|
| 九命作伯 | 二十列侯 | 中二千石 月百八十斛 |
| | 十九關內侯 | 二千石 月百二十斛 |
| 八命作牧 | 十八大庶長 | 比二千石 月百斛 |
| | 十七駟車庶長 | 千石 月八十斛 |
| 七命賜國 | 十六大上造 | 比千石 |
| | 十五少上造 | 八百石 |
| | 十四右更 | 比八百石 |
| 六命賜官 諸官屬 | 十三中更 | 六百石 月七十斛 |
| | 十二左更 | |

| 魏晉宋陳 | 一品至九品 |
|---|---|
| 梁 | 十八班　十七班　十六班　十五班　十四班　十三班　十二班　十一班 |
| 北周 | 做周官 |
| 北魏北齊隋唐宋 | 一品至九品 |

五命賜則　地未成國不
四命受器
三命受位
再命受服
一命受職

十一右庶長　十左庶長　九五大夫　八公乘　七公大夫　六官大夫　五大夫　四不更　三簪褭　二上造　一公士

比六百石月五十斛　五百石　四百石月四十五斛　比四百石　三百石月四十斛　比三百石月三十六斛　二百石月三十斛　百石月十六斛　斗石月十六斛

品有正有無從

十班　九班　八班　七班　六班　五班　四班　三班　二班　一班

作九命

品有正有從

## 古有今無之官

太尉　尚書令僕射　樞密使　殿中省
丞相　開府儀同三司　散騎常侍　治書侍御史
待制學士　衛尉卿　司農卿　率更令
西域都護　宮觀使宋　典農中郎將都尉較尉晉魏
勸農提舉宋　監酒稅
王府典籤籤與令簽押之簽同江左隋唐皆有之蕭齊尤重操諸王生殺之柄
宗學漢唐宋皆有　本朝萬曆年間開　周藩請設項見邸報未詳後於　白門曾郡下磐禹公言學有宗正宗副皆同姓爲之賜　勅印稍參　親藩爲東宗儀之制故　親藩忌之不果行磐禹公博覽強記留心時務爲余言之如此

## 古無今有之官

宗人令　行人周官漢以後廢　布政使　兵備道
都給事中　御史以十三省分道戶刑以十三省分司
恤刑審決主事　孔子嗣世爲曲阜知縣　孔顏孟子孫教授
蠻夷長官起於孟獲時猶未授職如中國官

## 古卑今貴之官

尚書令秦及漢初爲司牘小吏而後世爲宰輔
侍中秦丞相史使五人往來殿內東廂奏事漢多至數十人掌服御物下至褻器虎子唾壺之屬晉及唐遂爲門下省長宋更爲宰臣望重之加官終宋世止范質趙普丁謂馮拯韓琦五人
僕射周官太僕射人皆下大夫秦博士郎軍屯騎宰皆號僕射漢爲光祿勳小吏唐宋爲宰輔
侍郎漢持戟入衛者皆稱侍郎楚辭漸多通侍郎官如是而後世爲宰輔兼官

較尉　漢有司隷城門射聲屯騎步兵長水胡騎護羌諸較尉皆二千石與光祿大夫同秩今爲單寸

巡簡大使　唐初命李靖等十三人爲巡簡黜陟大使事權如今撫按今爲吏員

簡較　唐宋爲公孤大臣加官今爲府下僚

大宰　周官爲六卿之長漢以名奉常屬吏爲其食之官

安撫使　在唐宋如今巡撫今爲歸邊武職品同千戶

都水使者　南北朝則有臺列于九卿今爲工部郎官





歷代宗正卿　元魏宗師　準今宗人府翰林纂修玉牒

漢宗伯　平帝更宗正爲宗伯與今禮官不涉

祭酒　漢吳王濞爲劉氏祭酒謂其爲長執酒祭也光武以名侍中常侍之久次者魏晉有軍本記室祭酒晉始設國子監祭酒常之遂爲定制

駙馬都尉　漢爲光祿勳官而尚主者封侯名不相涉魏以駙馬都尉何晏尚主東晉以後乃專以帝婿爲駙馬與他官別

漢黃門侍郎　唐宋門下省　準今通政司六科給事中

歷代司農卿　太府少府卿　唐租庸調使　元總制庸田使

今省入戶部

歷代將作大匠軍器監　晉魏材官將軍　元武備寺

今省入工部

漢主爵都尉　今省入吏部稽勳司

漢治粟內史　今省入戶部

漢乘輿廄馬御史　唐尚輦奉御閑廄使者

今省入太僕苑馬寺卿兵部車駕司

歷代謁者臺　準今通政司

歷代水衡都尉　都水監　今省入工部

歷代上林監屬司農　今不屬

漢石渠天祿蘭臺東觀　魏晉後秘書集書省

準今翰林殿閣



秦漢郎中令光祿勳　衛尉卿　準今錦衣衛

漢典屬國　宋四方館接伴使　準今太常提督四夷館

唐館驛使　準今驛傳道

歷代尚書郎　準今郎中

隋唐尚書承務郎　準今員外郎

唐弘文館詳正校理較書　集賢勘正官　準今正字

宋京城八廂勾管公事　準今五城兵馬

宋太廟齋郎　準今省祭　但宋爲士人入仕之階今用吏

終

閱史約書卷之四目錄古語訓畧


天
地
人物稱謂
官
禮
樂
器
數





賦役
形體
飲食
服
宮室
舟車
草木
鳥獸蟲魚
武
刑
兵
人事雜解
古音轉注


閱史約書卷之四目錄終

# 閩史約書卷之四 古語訓略

淮南王光魯漢恭編次
吳郡沈　載古乘校閱

## 天

投蜺霓之散亂者也。雲撓。雲屈曲也。烈缺。閃電也。遲明。天未明。遲遲其明也。質明。正明也。陽九。奇數也。爲陽數之窮。百六。偶數也。爲陰數之窮。皆刦數也。龍見。角亢爲東方蒼龍之宿。農事始畢。晨見東方也。火見。火。心星。繼角亢者也。農祥。房星也。辰正。正月初也。王燭。四氣和也。孟陬。始夏正月也。陬。隅也。正月建寅。在天東北隅也。陽餘。閏也。蔀首。閏盡歲也。大茀。大彗星也。金欃。欃與搀同。秋也。庬風。暴風也。飛谷。日所入也。采醴。雀錫。似甘露而非。五緯相汁。汁。協也。謂五星聚也。調調。風緩貌。刁刁。草木動貌。日高春。春晚炊也。日尚未寅。早者先春也。下春。日將寅。則下民皆春也。枉矢。流星形若火也。少女風。將雨微風也。少男風。將雨急風也。風角。占風之角。驗休咎也。亭午。日中則亭也。



## 地

輿地。輿取盡載也。莊馗。大道也。橫洿。停水也。句廉。水岸曲而有廉稜也。洸薔。洪水也。薔。古災字。智井。無水井也。偃豬。下濕地也。弁中。狹路也。蓬顆。蓬土也。鈎盾。弄田。宴游之田。天子所弄也。陽盱。禹所禱河也。神鬵。山之凸者也。仙的。峰之尖射者也。畬田。燒田而種也。阡陌。田間車馬大道也。商鞅盡開之爲田。則田多而疆界廢。所謂開阡陌也。不存之地。不可安存也。繞霤。隘險道也。厫。水岸也。又溷所也。山椒。山頂也。窮髮。不毛地也。結恨。三泉。三泉爲小數之終。言深也。極深爲九泉。瀉鹵。鹽地也。斥鹵義同。東方謂之斥。西方謂之鹵。犨倮。避果狹隘也。湝淋。峭遄峻波也。鍾岱。近北胡地。徽墨之燒田而獵者也。庢峦。庢。礙止也。沸釜。湧出貌。渠搜。在金城西。陶塗。在漁陽北。雞鹿。胡地山也。姑射。亦海外山也。宗膾。胥敖。叢枝。堯時國也。吳泉。虞淵也。影國。附庸也。鱗眴。猶嶙峋也。埭。水埒也。坍。灘水衝岸壞也。提封。封。積土表界也。提。舉也。舉四封之內而計之也。

人物稱謂

同產子養昆弟之子爲子也耳孫玄孫之子但耳聞也尊章舅姑也犍新兒也彌甥對父舅而言也食子子奉養者也收子子葬身者也門子卿大夫之嫡子謂代父立門戶也侲子逐疫人漢大儺則選黃門子弟以逐疫也覡猶巫也女曰巫男曰覡蹇修古賢媒也靈氛善卜人也巫咸古神巫也孌童患子皆美童也公主天子女下嫁必使上公主婚曰公主也葭莩之親葭蘆也莩其筩中白皮物之至薄者言薄親也



贅子贅質也質子與人三年不贖遂沒爲奴也顏行在前行者也縣官宅家大家天家歷代稱天子也郎君唐奴稱主人也前輩唐宋通稱猶今先生也倢伃倢接也伃美也娙娥亦美也杜連一曰田連善鼓琴者也便蛸一曰蛸淵一曰蜎蠉辨士也支離善屠人也又傴人也倭傀醜女也闉跂傴人也

官

涓人涓潔也掃除涓潔之人也後世疇爵邑疇等也言不復滅也司李即司理也臯陶爲大理其孫利貞值商季逃難食木子得全故姓李氏也中候軍中候吏也補黑衣之缺黑衣衛士服也河如帶山若礪言微也使山頹河竭而封國如故也秘祝秦官國有大災秘過於下移諱其事也計偕與入計之吏偕行也漢桓使具瑗將左右廐騶廐騶騎士也閥閱積功也閱經歷也復陶晉典衣官也中二千石中滿也與



臺輿衆也佐衆舉事臺給臺下厮役者也中盾即中允也率更爲太子掌更漏也洗先馬馬在前行猶導馬也大田大農也閹人精氣奄閉也尚書機衡機衡北斗二星名於天文爲喉舌也尚書秦爲天子主書者也千牛刀名也象胥譯語人也蒲類將軍蒲類西海名鴻臚鴻大也臚傳也大聲傳道也端公唐稱御史也金吾鳥名性不睡故用以巡警也節推節度使推官也鞮鞻氏夷樂官也當戶匈奴官也

禮

受釐受禧也原廟再作廟也祺求子之神也伏臘伏
者金氣伏藏之日也冬至後祭百神曰臘泰折方澤
之形四曲折也啜食(墜似)接續而祭祭羣神從者也
猶狂狂鬼也族人炊古主炊爨神也膋蕭脂及香草
也鬼趡(催上聲)鬼走也躔(帶)林匈奴會祭所蓋遶林
而祭也馬步害馬神也妖禜(瓞詠)淫祀也裓(摶)俎溫
祭物也祖道祖祭名即軷祭行人祭黃帝子纍祖也
封爲壇以祭天禪爲壇以祭地也禪本作墠緜蕞立



竹束茅引繩界位以習禮也貙膢膢祭名貙以立秋
日祭獸王者亦以其日出臘還祭宗廟也受脤受社
祭肉也盛以脤器脤蜃也宗祏(托)廟中藏主石室也
墮(揮)幣輸幣也享覲(誑)覲獻也朝聘而享獻國所有
也堆坏(不)神也權火權舉也天子不親祠則舉火爲
識以望拜也瘞縣(軌懸)祭山也其物或瘞或懸置之
於山也

樂

立均木長七尺而施弦以考樂音者也方響上圓下
方磬類也淳于形如鐘而口弇懸而振之以和鼓也
玉蠡大螺也宮懸四面懸也軒懸缺南面也判懸東
西懸也特懸獨懸一肆也參差洞簫也據槁梧梧琴
也楚如篪簫而長者也徘徊房露房露古曲名孤子
之鉤以爲隱九寡之珥以爲約隱琴隱長四寸五分
約即琴徽也九寡九子之寡毋取其聲哀也(以下樂
賦)把枘擫擿(怡)簫制之善者也嵬(溺)憂貌遐(术)律馳



貌噏霵(吸戢)衆聲也鏗鉎舒緩貌悼慅即悼慅寂靜
也憚漫衍凱和樂貌阿邴服膢舒遲貌頹唐墮墜貌
恢炱廣大貌殟殁舒緩貌膠(梨)耿斂容也兀婁(婁)狋
嶠(疑)險峻貌嵺窌(窖)巧老空深貌槷刖危貌運褢迴
旋相纏也窊浚(烏按)毕下也硐磨也崇距刧選(誤)擊
綳也佁儗寬容貌窲圍聲下貌寘摵聲緩也筊笏抑
隱手循笛孔也挼(那)挐挍(尊去聲)摵以手上下笛孔
也紋槊汩㴾音相切磨也㮄槊銚幖分别節制貌僬
眇䏿維目開合也樓搥(批)檪拊手撫絃貌凪靡盛貌

傲耀疾皃浪孟失志皃又大聲與孟浪異氾艷放縱
皃霅爗急疾皃瞋齒硍怏央聲齎結不散皃鄞琅磊
落駢田磅唐皆聲四布而多皃和嗺聲相雜皃濂㝠
郎空皃搜㮴即颼飀也以下散樂唐梯弄梯戲也角
觝兩兩相當角伎力也象人假面戲也追人分肢截
首戲也奇蟲魚龍戲也拔河分朋對挽競勝戲也都
盧緣高戲也都盧國名其人體輕而善緣也高絙更
步索戲也𢡟撞緣竿戲也白打宮中鬭戲也潑寒胡
以水潑人效寒胡戲也蹵鞠即蹴蹋也



器

琨蔽玉箸也六博者投之以行棊琨作簙同彈棊兩
人黑白子各六棊局中心凸列棊相當彈中者勝也
格五簺也簺有四采至五即格不行故謂之格意錢
一曰詭億一曰射意即擲錢也方罫棊局間線目也
晉制犀比比集也言晉工作博棊之箸比集犀角以
爲飾也剛卯漢人於正月卯日刻金玉桃木爲佩以
當吉祥逐疫者也赤仄錢以赤銅爲其郭錢紺色也
筴錢如榆筴也紫泥天子六璽皆以五都紫泥封之



牢盆牢價值也盆鬻鹽盆也淳金釦器金飾器口也
犖耳玉爵也槖中裝珠玉之寶物輕而價重可入囊
槖以齎行也寓錢象泉皆紙錢也俠賧同蠻夷贖罪
貨也昭華之玉堯贈舜者也昆吾之鼎太公所鑄鼎
也藻率葦爲之以藉玉也鞞補衛劒飾鞞劒口旁橫
出者也衛劒鼻也羽旄鳥羽蓋也劒履皆軍容軍容
不入國劒履上殿殊禮也履以皮爲之鞶戾綬鞶草
名以草染綬也鞞鞛佩刀上下飾也洪厓旌名虹霓
爲纓纓旗上旛也鮫𩋾馬服革以鮫皮爲之星旄旌

也里(獨)麗小網也罠蹄連網罠麋網蹄兎網也羂罟
也互居家掛肉物也樺(絢)登山屐也以鐵爲之如錐
頭施履下不蹉跌也別作樏(雷)梮義同橇以木爲之
如箕形行泥上也胡床今交椅也皐比虎皮褥也毾
㲪毛席也書棍盛書夾也六麴竹織方扇也便面障
面扇也幐(滕)有帶囊也橐褎橐囊也篧與竹器除糞
土者也赫蹏(踏)薄小紙也軍持淨瓶也甂無底甑也
積竹杖攢竹杖也䈪筩䈪盛錢器卽撲滿以竹爲筩
如䈪狀投窑告之書可入而不可出也人持一半(判)



氷半大片也筳篿筳小破竹也折草卜曰篿編曲就
喪家織薄曲也椺(薦)澱笭箵(星)皆漁具也漢侍中掌
虎子虎子便溺之器也

數
一金金四方一寸也古秤一斤今重四兩陌百也唐
以八十錢爲陌宋以百錢爲陌緡亦百錢也或曰千
錢漢六斗準今一斗七升九合一斗準今二升九合
八勺三抄三撮秤三斤準今十三兩一斤準今四兩
三錢三分三釐若干未定之詞干從一從十言或如
一或如十也一端二丈也一疋兩端也百雉三百丈
也雉飛不過三丈庭實旅百庭中所陳其品數百也
錦繡千純(屯)千束也

賦役

收介特郵單身民也。豎下開收民版也。繭絲謂浚民之膏。如抽繭絲。不盡不止也。保障謂厚民之生。如築障自衛也。發閭左之戍。秦民復除者居閭之左。因戍不足。併復除者發之也。卒更。正卒一月一更也。踐更出錢顧貧者。月與二千也。過更。天下之民。皆應三日戍邊。不能盡行。人出錢三百入官。官爲給戍也。頭會箕斂。從人頭數出穀。以箕斂之也。流庸。流民出外爲傭也。緡錢。二千而一筭。漢武計人貲錢每二千令人



一算。算百二十錢也。馬復。令養馬免徭役也。形民之力。言隨民力任使。如金冶器。隨物制形也。以律占租。出租如法。不於律外取之也。半床。租調。男子有妻者爲一床。無妻者半之也。粟謂之租。力役謂之庸。布帛謂之調。兩稅。夏秋兩納正稅。不零輸也。除陌。於民市易。除其陌頭之錢也。保馬。保官之馬而養之。令無死傷也。方田。限民田而計以方也。手實。令民手書其戶口田畝之實數也。月椿錢。諸州封椿之錢。按月解發。不可蠲損也。版帳錢。起民間苛稅。書之於版也。經總

制錢。經制使所統額外之稅。月椿版帳之類也。

形體
皺 坼裂瘃竹 凍瘡也。䁥眦怒目也。盱衡眉上曰衡
謂舉眉揚目也。欽頤曲頷也。折頞過 折鼻莖也。露紒
卽 露髻也。坐行膝行也。視流視不端也。目留以目留
連也。搏膺搥胸也。噢咻痛念聲也。宵貌肖貌也。心儀
心向也。壯髮當額前髮侵下而生也。涔汗 沭米 言沭
涙汗集垂下也。清盧盧童子也。呂馬童面之面之不
正視也。意烏怒聲。面雍樹馳以面擁之立而馳車中
也。魋結椎髻也。頤指頤動而指使也。跋鰲戾 跋與蹠



同腳掌病戾不可行也。捽胡捽頸也。遏墜失據而墜
也。上僂肩傴也。磬折曲躬如磬也。甚口有口辨也。甕
衛 言過言也。緩頰徐言也。股弁股戰若弁也。嘍南音
也。宛舌屈舌也。咽咽下垂也。敦脄美 血拇背厚而拇
指有血也。盛鬋盛鬢也。曼睩潤澤其視也。介刖一足
也。兀刖足人也。跰躃叟疾也。偏髳茅 髮覆眉也。形要
骨蘭要麗也。蘭奸也。絆攣月事也。齕齒怯也。義甲假
爪甲以彈箏者也。臧三耳臧獲之臧。奴也。奴本兩耳。
更有一主聽者。為三耳也。絕脰斷頸也。絕亢斷喉也。

戟手罵人狀。舉手如戟形也。痁瘧疾也。夔 一足行
也。煩手奏樂不以正也。旋小便也。三折肱言其臂三
次損折。歷病之多。乃為良醫也。恙食心蟲也。古者草
居露宿。多被此苦。故問人疾苦以為恙也。辟且病痱
辟。足病。痱。風病也。肺附肺腑也。熊經身不動而迴顧
導引者學其法也。踤陸足蹴之也。君將㱿學 之㱿。嘔
吐也。重腿墜 下腫病也。癡癒小兒病也。括嫌舐嫌也。
晉侯夢楚子盬其腦。盬以口咬也。謼服卽呼服。薄 關
西人以被杖而呼為呼服。又呼晷。義亦同。墜言失言



也。不誰何不借詞也。無誰啫無可啫也。漂說浮言也。
食言不信前言。如復吞之也。將指足大指也。贔屭被
戲 作力貌。神蕊形茹蕊垂屈。茹臭敗也。闒易行迴轉
貌。卹削刻畫也。言使人美麗如刻畫而成也。沮顏燋
齒梟瞷俱四夷之狀也。龜手凍拆也。前者唱于隨者
唱喁于小聲。喁大聲。哀駘醜貌。句勾 贅項尰椎也。嫪
婠容也。婷和色也。噤吟忍口怒齒也。丹的宮人有月
事者。以丹注額避進御也。鍇箸 頭伏地也。軒渠笑狀
也。

飲食
鶴永雋肥肉也漿酒霍肉藿豆葉也言視酒如漿肉
如霍也張飲供帳也麤糧擔粮也酺相聚飲食也具
器食一盤食也肴未胇廢物乾曰胇言食尚未乾也
脣餘肉壞也翠䳭鴨尾上圓肉也胖鳥脇側肉也乙
魚目旁骨也奧鵖脾胵也醍鸗竅也挏同酒以馬乳
爲酒撞挏而成者也舉白見器空白以驗乾也大白
大爵也釂肌少飲酒以潔口也水曰漱酒曰釂食酒
多飲至酒盡也歡伯酒也酒吏酒糾也上尊稻米一

斗得酒一斗也稷米爲中尊粟米爲下尊偏提酒注
子也婪尾酒巡匝且盡也沫餑孛湯細花也裹蒸以
糖物和米竹籜裹蒸之若今角黍也餹䭔丸餅今之
元宵子也胡餅今燒餅言以胡麻著餅上也麩煑麥
飯也鼓簸播精鼓以手簸揚也簸小箕也精簡米也
雛産春而復春也草具草率之具也飲八斗而醉二
參參三也言十飲有二三次醉也攻苦食啖啖淡也
[illegible]養彊孰謂非時進御之物皆火室蒸[illegible]強使成熟
也熊白熊當心白脂也苦酒今醋也白黑熬稻熬黍

也形鹽爲虎形也蓐食早食於蓐寢也振廩發倉
粟也脈而煑也陪鼎加鼎也酳虛酳酒也鵠酸以鵠
爲酸羹也臇剪鳧臇羹之少汁者以鳧爲臇也露雞
露棲之雞也山膚芳椒之類産於山故曰山膚也雕
胡菰米也安胡同霜蕭霜時菜也寒龜寒蒸肉也古
注作脏宍玄秬黃黍年黍與麥也起溲蒸餅也不托
餺飥今湯麵也畢羅亦湯麵也餦餭餳也醵却合錢
飲酒也廊餐唐制常朝賜百官食也杜舉揚觶潔洗
而後舉也禮始杜蕢故云

廦
髾于大掖衣也。襐象飾盛飾也。側注冠側立而下注
也。阿錫細繒也。跕躧輕躧無根小履也。戴勝麗婦人
玉首飾也。革蹹皮履也。履綦履下飾也。都布苔布。
白疊也。袒裼袒布長襦也。童豎所著。荃細布也。厠牏
近身小衫也。牛衣編亂麻為之。不得要領要腰也。持
衣者先領。持裳者先腰也。麗服雜色服也。袒日服婦
人內衣也。韎韋之跗戎服若袴。而屬於跗也。弁髦童
子垂髦加弁。既冠棄之也。復陶裘也。衣製雨衣也。纂



組亦組絨縧也。弋綈黑色粗帛也。窮袴有前後襠。不
得通也。苴履履中籍也。飛翮纓以鳥尾作纓也。冠褷
纚離織絲為之。卽方目紗也。以輕故步搖。襌衣朝服
中單也。交輸割正幅使一頭狹。將燕尾垂之兩旁。見
於後。㟁裁衣法也。襜褕直裾單衣也。鎧扞臂衣也。大
袑大袴也。戴徙徙卽縰。韜髮之物。褚衣以綿裝也。繡
帢無絮衣。繡為表。綺為裏也。袿圭婦人上服也。襳衫
褂婦人長帶也。麤服微服也。袪袖口也。箅幐騰算袋
也。縻曳鞋帶也。屝屨草屐也。卉繻繻帛也。邊開出入

裂帛頭以為合符也。白越白布也。葛越葛布也。褕曳
衣輕長貌。洴澼洸者漂絮也。澣浣衣也。毲毹兜達夷
服也。練纛羽衣半臂也。露卯展齒達褊上也。毪毲掇
羊皮臂飾也。毾毲榻毛布也。加元服加冠也。承露古
巾名也。罘罳離帷帽蓋面者也。緡紳緡作搢插也。謂
插其笏於紳也。又作薦紳薦進也。進而插之也。袨襬
漁服也。不借草履。言價賤不須借也。被練練袍也。踞
轉鼓琴轉。車上衣裝也。取我衣冠而褚之。褚藏也。侈
者畏法。藏其美衣冠也。踊刖足者履也。鞶鑑鞶帶而



以鏡為飾也。貍製貍裘也。類絢渠織物劣惡也。夾纈
錦也。玉導所以導髮入冠幘中。如今抿也。珵聽便衣
束帶也。岑牟樂工短衣也。揚袘以戍削袘衣袖也。戍
削裁制也。萃蔡衣聲也。

宮室

虎落編竹爲藩拒虎者也。譙樓一爲巢樓言高也。罘罳浮思簷戶間網也。突夏複屋也。仙陀佛寺也。虎門周師氏居。漢祭酒第也。挨堵挨其次第。墻壁不動也。柧稜殿堂最高處也。鐎宮湯所受命宮也。駘蕩漢宮名。言春時景物滿也。䮧報娑亦漢宮名。二字本狀馬行迅疾。言宮之深大。迅行乃遍也。枍意指亦漢宮名。言美木盛也。杜治奉道家淨室也。㔸脫土室。邊人候望伏宿之處也。垂堂謂堂階垂盡處。坐之易墜墜也。



顧成廟身存而爲廟。若周之顧命也。甲第甲於諸第也。嚴籞天子射苑也。漢東宮太后居也。漢後則謂太子切皆銅沓切。門限以銅裹之也。壁帶爲黃金釭工壁帶。壁中橫木露出如帶者也。壁帶中以金環飾之。如車釭也。篹撰食堂篹具也。屠廡居蘇平屋也。庌迓舍野中迓候賓客之處也。屆戍窓上銅鐵扣也。堧軟平聲垣宮外垣也。門牡門鍵也。以鐵爲之。馬弩關禁馬弩二石。平弩十石以上。皆不得出關也。鴻寶秘苑秘書之苑也。栱桭屋中央也。寠數梁上四柱交疊如蟲狀也。窔奧窔東南隅與西南隅也。宧窨屋深響也。游極梁上浮柱也。陽馬角梁也。雙枚重梁也。櫼津櫨曲短梁也。雲楶梁上柱也。禁楄駢短方床也。宋廇芒溜大梁也。櫋梠連簷也。笐簷椽上竹也。藁街待蠻夷之館也。枑梐行馬。今攩衆也。

舟車

舳艫舳船尾安柁處艫船頭刺棹處也濯歌櫂歌也艘（宗）舟著沙不行也五兩候風鳥羽建梔上者也鹿車車小裁容一鹿也轒輼匈奴車也輼輬車猶温凉也方釳（肸）轅旁以五寸鐵貫中以翟尾著之轅兩旁恐馬相突也左纛以旄牛尾罽縣馬頭上以亂馬目不令相見也紫軑（第）車轄也韓魏閒方言屬車車馬相屬連綿不絶也銜檠之變銜馬銜也檠車之鉤心也言或銜斷或檠傾也柴車賤者所乘言臾柴也柴轂同露車載物之車無帷蓋者也金根車天子所乘金蓋交龍於轄上也説轅脱車下縛也輂路路輅同柴車也軘車兵車也楚人惎之脱扃惎教也扃車上兵闌也葦（荖）車連車也巾車車之有帷者也鹵薄車駕儀衛也鹵大楯法駕從物其所陳次第著之於簿故曰鹵簿也熊輔車前横軾爲伏熊狀也



草木

山鞠窮芎藭也江離芎藭苗也初生爲蘼蕪卷施宿莽也昌歜昌蒲葅也新雉香草也跂鴟即蹲鴟芋也荅遝離支荅遝似李離支即荔枝也槐生五日曰兎目十日曰鼠耳窾木空木也澁勒竹之有芒者也一名篙簩（徙勞）樾兩樹交陰也班荆布荆於地藉而坐也萑苻之澤苻蒲也蒲葦之澤也虉（逆）綬小草色似綬也牝荆荆之有子者也軸解木之轉心者言不堅直也君遷棗今丁香柹也如何九百歲一實長五尺而甘羅鹿梨也盧橘金橘也檕（計）梅楊梅也栩橡樹也蕁（單）莐藩知母也文無當歸也將離芍藥也杜若似艮姜而細者也杜衡馬蹄香也狀如葵蒟（矩）醬土華芰也蔓生即今蔓菁夫須莎香附也蓷益母也葹卷耳即今蒼耳也天苴芭蕉也菟葵紫背天葵也鮮支梔子也山礬芸香也燕麥野麥也腐婢赤小豆花也戎菽豌豆也樵蘇樵取薪蘇取草也

鳥獸蟲魚

慈鳩母鷄也。爰居海鳥似鳳者也。鳥斯頡亢循頡頏也。交睛似鳬而脚高。辟火屬。玉辟水旋目皆鳥名也。青鵁雉尾間青毛也。潛鵠似鵠而大。謝豹杜鵑也。題鴂桂亦杜鵑也。鵔鸃儀錦鷄也。鴽即鵪似鶉無斑者也。鷾鴯燕也。鶡鴠寒號蟲也。鵙即伯勞。今苦鳥呼姑惡者也。爽鳩鷹也。祝鳩班鳩也。

泛捧駕之馬覆駕也。騊駼之馬良馬低頭口至膝也。驌驦良馬也。鷄斯戎馬。釋西伯囚者也。燧象以象戰



如火牛法也。踤足蹴之也。角槍題注題額也。以角槍地。以頭注地也。馬虓跳嗷吽千馬蹄與口也。沛艾馬行貌。騰遠射干皆猿類。鳴陽狒也。琢卵生也。乳胎生也。山都形如崑崙。體生毛。獸類鬼也。荼首兩頭鹿也。騋情馬犗介馬也。宮刑曰犗。俗謂扇馬。風馬牛不相及。牝牡相誘曰風。言雖馬牛風軼而奔亦不相及也。鹿死不擇音。音作蔭。休蔭之處也。驂之隨靳。靳車中服馬。當車衡者也。婁豬求牡之豬。艾豭艾老也。豭牡豬也。鱟般虎皮也。般與斑同。牛馬維婁維馬繫也。婁牛繫也。瘈記狗狂狗也。柑馬而秣之柑木銜馬口也。騂旄之盟。旄牛也。言大盟也。昆蹏好馬名。蹄平善登山也。周阹區遮禽獸為陣圍也。獑猢猿類而白腰以上黑。獱似狐青色居水中食魚者也。窋窋詐物在穴中也。踜跜動貌。孑蜺延首也。徼䝤極邀遮禽獸之倦者而取之也。齒至之車言馬齊也。甈兀以鼻搖動也。扣跋奔突狀也。甝倉白虎也。虪叔黑虎也。雙觡共抵言一本生兩角也。猨猵狚篇丹以為雌猵狚。一名獦牂。似猨而狗首。言非類為牝牡也。砉劃然皮骨相離



聲。騞然刀聲也。肯骨間肉也。大窾空處。大郤有際之處。大觚大骨也。杙亦栖戲猿猴者也。誕馬車駕前散馬也。當顱馬面上飾也。王孫猴屬也。果然獸似猴者也。程豹也。

蜻蛚蟋蟀也。蛾與蟻同。范蚕蜂也。炳魚書蠹也。鳴蛉蛙也。朐腮蠢閏蚯蚓也。

沉虎虎頭魚也。潛鹿鹿頭魚也。昭兆寶龜也。魚牛狀如牛。陵居蛇尾有翼者也。靈二一曰木。一曰玄龜也。率然大蛇也。鮤鱭也。鯸鮐河豚也。鰋鮧魚腸也。

武

期門。漢武微行。與左右騎射者。期於殿門。後因以名
軍也。戊巳較尉諸干皆有正位。惟戊巳寄治。言於西
域無定居也。要害於我爲要。於敵爲害也。欵段馬。馬
行遲緩也。離局。遠部曲也。敗北。北方幽隱之處。故軍
敗曰敗北。伍伯。當道驅除之卒也。亦曰五百。烈卒。巡
人也。衷師。伏兵衝擊其中也。虔州。虔殺僇也。橫草之
功。橫臥草中。言勞苦也。武鋒。精兵也。攙搶。貫而刺之
也。當百。軍吏也。戲下。麾下也。偃伯靈臺。偃伯。休師也



投石超距。投石。以石投人。軍中戲習其法也。超距。跳
躍也。老弱未傳者。傳。著也。未著名籍。盡發爲兵也。革
山而望趙軍。草。蔽也。以山爲隱蔽也。辟易。開張而易
其故處也。尺籍。五五相保之符也。都肄。卽大閱習武
備也。蹲甲而射。積甲射之。以比力也。漏師。泄漏軍事
也。交綏。兩軍皆退也。軍退曰綏。射王汏輈。汏。過。輈。車
轅也。謂過車轅也。勦民。勞民也。射麋麗龜。麗。著也。龜
背當心高處也。干掫。夜巡也。注傳矢也。關。引弓也。楯
瓦。楯脊也。鞔鞻。鞔。兜也。離衛。離。陳也。陳兵自衛也。綪

茷。綪。赤色草。可爲染者。茷旆同。赤旆也。呼庚癸。庚。西
方主穀。癸。北方主水。軍中乞糧之隱語也。卞射。試卞
角力也。手搏爲卞。羽檄。重迹押至。言相因而至也。叟
兵。蜀兵也。漢方言謂蜀爲叟。迹挂。連刺也。躤 札 柳。端
午軍中走馬射柳也。雞翹。插雞尾以告急也。技聯。貫
木爲營。相聯不絕也。餘皇。戰船也。金支。羽葢也。李陵
傳張空拳。拳。弩也。空拳。無矢之弩也。擘張。手張弩也。
蹶張。足踏弩也。大黃。肩弩也。負韊籣。盛弩矢者也。一
作韊。排機。正弓弩之器也。㮴弩。發箭處也。黃間。射雉



弩也。剛挂。射雉弩矢也。捱 服 弩車關閒。置皮篚以安
弩者也。谿子。蠻中柘弩也。簫。弓弰也。弣。弓中央把也。
淵。弓弣面也。巨黍。古良弓也。忘歸。箭也。鳴鏑。骲箭也。
夏服。夏后之盛箭器也。檿弧。檿。山桑之有文者。以爲
弓也。箕服。箕。草名。織之以盛箭也。彍 郭 弩。彍。引滿也。
韇丸。箭服也。菆 四 善矢也。大屈。弓名也。米矢。箭菍。又
可以飲也。五兵。矛戟弓劍戈也。劍璏。當作璏。劍鼻玉
也。匈奴徑路刀金留犁。撓酒。徑路。匈奴寶刀也。留犁。
飯匕也。撓。攪也。鞮鍪 提 鍪 兜鍪也。革笥。皮甲也。木薦

太循也渠荅蒺䔧也䑯劒兩刃也菴廬軍行宿室也
爆覔蠡房行軍乾酪也迆以憂斜拄長矛也蘭錡兵
架也賜夷巾名勃盧矛名剃㓗曲刀也棘矜棘戟也
矜戟把也棨戟有衣之戟也歐刀劒也露布文書不
封露而布之也羽書告急之書書上加鳥羽也中黃
五方之旗各以其色居中者黃也吳鉤彎弓也旝大
將之麾執以號令者也丁寧鉦也靈姑鋝丕旗名也



刑

令甲法令首篇也漢宣帝詔令乙第二篇也江充傳
令丙第三篇也漢章帝詔慮囚卽錄囚也推埋椎殺
人而埋之也摶掩摶人而掩取其財也伏質質鑕也
古者斬人加於鑕上而斫之腐刑腐木不生實也蠶
室無風宮刑者不可以風故下蠶室也鉤距鉤致其
情閉距之使不能去也城旦舂男子旦起行治城婦
人則舂也鬼薪取薪給宗廟也白粲擇米使白也暴
室掖庭之室取曝曬衣也薄室義同請室請罪之室



也雉經俯頸閉氣自經而死狀若雉也自繆繆絞也
爰書爰換也以文書換口詞也琅璫長鎖也榜掠一
曰笞掠擊也文無害文詞無咎也苛政苛小草也言
其繁細投繯以繩為繯也董卓縱軍士搜牢謂牢固
貨藏者皆搜取之也無噍類噍讀嚼食也言無復活
而噍食者也踠捕搜捕也叉其足跡而捕之也臂
搬蘆側手毆人也徂擊窺伺擊人也乳藥飲鴆鎮也
擎竅而殺之擎擊殺也縱殺以戟撞殺之也戎索戎
法也唐宣武兵變執城將曹全晸之晸卽剮字也從

刀與劣異耐 耐 刑去頰旁毛也酎 宙 金失侯三重醇
釀爲酎八月嘗酎於宗廟則諸侯出助祭金以金輕
及色劣而削爵也鈷 鈐 鑕椹鑿之類酷刑也連坐相
逮坐罪也胥靡胥相也靡隨也古者輕刑聯綴之使
服役也抵罪抵至也隨傷人及盜之輕重所至以爲
罪也殊死斬刑言身首殊異其處也髡鉗鉗以鐵束
項也雅舂手舂也釱左趾以鐵鉗著左指以代刖也
沉命法沉沒也取蔽匿盜賊者沒其命也瘐 與 死繫
囚以饑寒死也女徒雇山錢女徒當於山伐薪令



月出錢三百以雇人也弛刑弛解也解罪而輸作者
也三木囊頭頓及手足皆有械更以物蒙其頭也面
縛縛手於後惟見其面也轘車裂也殺管叔而蔡蔡
叔蔡放也刑器鑄刑書於鼎也奇 幾 請它比主者於
常文之外別有所請引他律以定罪也頌繫頌容也
寬容之不桎梏也

喪
窀穸 肫 戌 窀厚也穸夜也猶言長夜謂葬也楄柎棺
中靈床也椑小棺也東園秘器東園署名其器如方
漆桶缺其一面安鏡於中以殉葬盎東園署所作也
藁葬藁草也葬禮草率也方中天子陵中也銀鏤黃
腸以銀鏤棺以松木黃心爲槨曰黃腸也襚送死者
衣也塴 崩 去聲 下棺於土也屬辟皆棺也王棺四重
二重爲辟三重爲屬羨 延 墓道也殁 有 身亡也禪傍
棺全一邊者也百金祝賵終者衣被也和棺兩頭也



翰檜翰棺旁飾檜棺上飾也堲周夏棺名也

人事雜解
䣭藉如醞有味如物有藉也扈從跋扈縱恣也見相
如賊與扈從人主二義媒櫱媒酒教也櫱麴也言造
作而成如酒之媒櫱也齊人名麴餅曰媒相驟執意
不同如馬駁色也撟虔矯托上命而固爲邪也感槩
感而立節槩也首鼠兩端如鼠首一前一却也尉薦
安慰而薦達之也陵夷如丘陵之平夷也蟠木得爲
天子器以左右爲之先容容雕飾也先爲雕飾然後
得見天子也侵牟如牟賊之食苗也稽故稽留以事



故也姑息姑且也息安也言苟且安息不深求也休
嘉砰隱砰隱盛也委會即奠雁也警蹕警戒也蹕止
行人也旁午一從一横也又曰分布也蠭午猶雜沓
也鄭重頻煩也與愼重異薄遽迫速也豪強慹 執 服
慹服畏服也翔實詳實也逌卽悠逌爾笑貌也幅利
有節也恭間謂毒亂也呰窳 予 與 偷生短弱也警 徹
詐也鉤鈲 俳 析亂鈲破也集 潔 詬無志分也不譓不
順也選耎怯不前也無俚無聊也離蹝釋躧棄蔬食
釋縕膺也麇至羣至也觖望卽缺望也侘傺失志也

熙灼譊也波譎言變態也麻沸麻亂波沸也綴旒隨
風動搖也蕭朹 求 疎放不勤事也方洋常洋俱倘佯
也骯髒 兒 禿 屈曲也捏非撞挍沓撞而倒也滑稽吸
酒曲器也轉注吐酒終日不已借以擬人之善言也
𪄆 鳥 撓亂之也攖寧逆而後安也鹵莽耕不善也滅
裂芸不善也鈲檄裁木爲器裂帛爲衣也卜得兆大
横龜文正横也操奇贏謂有贏餘之財蓄積奇物也
掌故掌故府之典籍也發蒙振落物有所蒙發而去
之葉將落振而墜之也留落不偶羈留遲落不相偕



偶也有卻有隙也奏厠向厠也闌入闌出妄出入也
回容回護也立表示人曰標揭書示人曰榜標榜猶
表揭也阿堵猶此處也寧馨猶如此也狼藉狼藉草
而臥去則凌亂也模稜門搎也模之可左可右疲𢖍
極 疲倦也旁魄猶旁礴也肹蠁歧類喻羣集而衆多
也地忍之弟忍之也㧙來盍來也不訾不可量也傾
蓋車蓋也塗遇駐車而語則車蓋傾欹也藉甚狼藉
甚盛也貫行謂條陳事相續而行之也仍積仍滿也
伊優屈曲佞媚之狀宴娭娭與嬉同宛擲宛纖細不

滿也㯼宏大不入也稱娖錯整飭也麈城㨫邑㨫手
擬之也庶有豸至乎豸解也嘸然不精明貌馬不適
士關西音以適為補也徤羨徤壯也蹎仆顛仆也頌
言公言頌禁公禁也詆娸邸奚毀醜也縛紲屈也惕
日狎玩也謑髁奚裸不正貌熛起若飛火也齮齕以
乞側嚙為齮吃為齕也折閱所閱貿易之價虧折也
辜榷占市易也窅窱深遠貌喟喟忿氣也技策舉杖
擊節也絫息累懼而喘息也受歎歎與出同言受呵
也畨畫籠色畫也撊然勁忿貌鮮扁輕疾貌鴻絧同



直馳貌綷㹨相參差也章皇周流也聿皇疾貌陖𥓓
跳也蟬嫣聯也婉㥏㥏與嫣同順靜也跆籍蹈籍也
騷殺颾颾貌駊騀壯貌㩆猭嗔纏嵾而相連也弔詭
盐至怪也呲劉缺落也覭鬆叢翳也姑布相術也覼
羅縷委曲也

## 古音轉注

欸乃襖靄　委蛇逶迤　万俟木其　冐頓沒突　可汗克寒
閼氏胭脂　龜茲丘慈　允吾鉛芽　袒免但問　宿留秀溜
嫪毐勞靄　彳亍躑躅　汴防什方　食其異鷄　日磾蜜低
曲逆區遇　牂牁臧哥　咎繇皋遙　荼首蔡茂　方良罔兩
斯沾賜覘　控惚空忽　盧維雷雍　翍翻犀比　隆慮林閭
於戲烏呼　畏佳隈惟　嶧隗摧頹　蠏螺傴僂　梁闇諒闇
辟倪睥睨　魋結椎髻　身毒捐竺　慮虒盧夷　朱提殊時
取慮趨閭　惡池滹沱　谷蠡鹿離　枹罕夫謙　衍氏拳精



格澤郭鐸　瀧水雙水　句讀豆　肅爽霜　月氏支
汨密羅　不其箕　魯般班　先零憐　樊於烏期
赤市芾　姑射亦　令連居　寧甯馨　疆場亦
選懦軟　盟孟津　墳繳勺　方防與　繁皤延壽
枰乎鼓　單蟬于　綸關巾　犧梭樽　率律更
平反翻　牢愁曹　風裁采　朝請去聲　落魄拓
服避匿　濡丸水　休屠儲　莫囂敖　酒鎗鐺
旁魄薄　旃旄儺　天苴巴　褎余斜　玄端冕
妖蠱冶　三紅絳　欝蘊隆　日施移　須搖叟

伊帆祈　旖施旋　柴差池　棌參差　斗獻希
無慮閭　義儀臺　遁逡巡　烰庖人　翩幡翻
餘汗干　烏亘桓　輪邊扁　宛脊拳　團焦標
揣靡摩　華聊騮　中盾允　淫灑預　川欄棟
炫爚曜　倜倀悵　鬱壘律　都龎龍　背崔星
阜比皮　徙斯縣　沙羨夷　費裴禕　虔劉盧
宛句劬　倪來黎　商顏崖　負陪尾　溷漢灘
幷幹韓　關灣弓　羨延門　滗蹉水　茄荷鷺
烏雅秺　諸遮於　不羨郎　僕匽厩　涑溲水
汜祀勝　隋妥星



# 閱史約書卷之五 元史傳志錄

譜系氏族諸臣重名偶名五種


宗支譜系第一
位次傳授譜系第二
氏族第一
氏族第二
太祖諸臣第一
世祖諸臣第二
成宗諸臣第三
武宗諸臣第四
仁宗諸臣第五
英宗諸臣第六
泰定諸臣第七
文宗諸臣第八
順帝諸臣第九
重名第一
重名第二
重名第三

重名第四
重名第五
重名第六
重名第七
重名第八
重名第九
重名第十
重名第十一
重名第十二



重名第十三
重名第十四
重名第十五
重名第十六
重名第十七
重名第十八
重名第十九
重名第二十
重名第二十一

重名第二十二
重名第二十三
重名第二十四
重名第二十五
重名第二十六
重名第二十七



閩史約書卷之五目録終

閏史約書卷之五　元史備忘

淮南王光魯漢恭編次

甥熊維熊偨男較



## 元帝宗支譜系

也速該 部落始大 追上烈祖

太祖鐵木真 也速該子 滅國四十

太宗窩闊台 太祖第三子 滅金

拖雷 太祖第四子 追上睿宗

定宗貴由 太宗長子

憲宗蒙哥 拖雷長子

世祖忽必烈 拖雷第四子

一傳 世祖忽必烈 始混一 滅宋

太子真金 未帝而薨 追上裕宗

答剌麻八剌 真金第二子 追上順宗

晉王甘麻剌 真金長子

二傳 成宗鐵穆耳 真金第三子

四傳 仁宗愛育黎拔力達 答剌麻八剌次子

三傳 武宗海山 答剌麻八剌長子

六傳 泰定帝也孫鐵木兒 甘麻剌長子

武宗海山

七傳 明宗和世㻋 武宗長子

八傳 文宗圖帖睦爾 武宗第二子

十傳 順帝妥懽帖木兒 明宗長子

九傳 寧宗亦璘質班 明宗第二子

仁宗愛育黎拔力達

五傳 英宗碩德八剌 仁宗太子

## 元帝位次傳授譜系

一 世祖忽必烈

二 成宗鐵穆耳 世祖之第三孫

三 武宗海山 世祖之曾孫 成宗之侄

四 仁宗愛育黎拔力達 武宗之母弟

五 英宗碩德八剌 仁宗之子

六 泰定帝也孫鐵木兒 英宗之叔 世祖之嫡曾孫

七 明宗和世㻋 武宗之子 英宗之從兄

八 文宗圖帖睦爾 明宗之母弟

九 寧宗亦璘質班 明宗之幼子 文宗之侄

十 順帝妥懽帖木兒 明宗之長子 寧宗之兄

## 氏族第一

### 蒙古七十二種

阿剌剌　札剌兒歹　忽神忙兀歹

㩫吉剌歹　晃忽攤　永吉列思

兀魯兀　郭兒剌思　別剌歹

怯烈歹　禿別歹　八魯剌忽

曲呂律　也里吉斤　札剌只剌

朊里別歹　搭搭兒　哈荅吉

散兒歹　乞要歹　列术歹



顏不花歹　歹列里養賽　散术兀歹

滅里吉歹　阿大里吉歹　兀羅歹

別帖里歹　蠻歹　也可抹合剌

那顏吉歹　阿塔里吉歹　亦乞列歹

合忒乞歹　木里乞　外兀歹

外抹歹　阿兒剌歹　伯要歹

担吉歹　外剌歹　末里乞歹

許大歹　晃兀攤　別遮歹

顏不草歹　木溫塔歹　忙兀歹

塔塔歹　那顏乞台　阿塔力吉歹
忽神　塔一兒　兀魯歹
撒术歹　滅里吉　阿火里力歹
札馬兒歹　兀羅羅歹　別帖乞乃蠻歹
苔苔兒歹　也可林合剌　甕吉歹
木里歹　忙古歹　外抹歹乃
尜里別歹　入憐　察里吉歹
八魯忽歹　哈苔歹　外剌

## 氏族第二

色目三十一種

哈剌魯　欽察　唐兀
阿速　禿八　康里
苦里魯　剌乞歹　赤乞歹
畏吾兀　回回　乃蠻歹
阿兒渾　合魯歹　火里剌
撒里哥　禿伯歹　雍古歹
畲赤思　夯力　苦魯丁



貴赤　匣剌魯　禿魯花
哈剌吉苔歹　拙兒察歹　禿魯八歹
火里剌　丹木魯　徹兒哥
乞失迷兒

太祖諸臣第一

開創

別里古台 太祖弟、以勇力爲軍鋒冠、

特薛禪 弘吉刺氏、從太祖起兵有功、女世爲后、太祖憲宗世祖成宗武宗仁宗泰定文宗順帝皇后皆弘吉刺氏、

木華黎 太師

博爾朮

博爾忽

赤老溫 開創四將、子孫世爲宰輔、

耶律楚材 中書令、一代制度、多所創寒、



世祖諸臣第二 華人不載、後倣此

開創

安童 右丞相、木華黎四世孫、開國輔政、

伯顏 左相樞密、帥師平江南、鎮北邊、爲一代元功、

合丹 諸王、勸進之臣、王爲首倡、先驅征逆命者、

廉希憲 布魯海牙之子、從太宗定策入繼、平關中亂、出鎮荊南、溪洞歸化、

阿朮 以平章總師、取襄樊、代江南淮南、皆其功、卒於西征、

囊加歹 以總管從伯顏伐宋、受降於臨安、定策立武宗

阿里海牙 伐宋平襄樊、湖南爲行省右丞、守其地、

忽刺出 平章、代宋、董襄陽之陣、

昂吉兒 宣慰使、開兩淮屯田、

阿沙不花 宿衛、從征乃顏、定策立武宗、官右相太尉、

賽典赤瞻思丁 自奉咢代宋、鎮雲南、爲行省平章、

北刺不花 出瀘州代宋、

阿刺罕　奧魯赤 德、以萬戶從伯顏俱宋、出廣

博羅歡　塔出　烏馬兒 從阿朮取兩淮、

忙兀台 從伯顏伐宋、鎮浙西、

唆都 從伯顏伐宋、鎮浙東、征占城、戰死、



和尚 從阿里海牙、代湖南、鎮静不殺、孫百戶至宣撫

唐兀帶　昔都兒　阿八赤 征交趾、

太卜 征緬、

月的迷失 平洞蠻、

忙兀帶 平江南盜、

都實 窮黃河源、

亦黑迷失 征爪哇交趾、使倭絕域、

守成

玉昔帖木兒 博爾术孫、從征乃顏、為御史大夫、佐鎮北邊、定策立成宗、

麥术督丁 平章政事、佐安童當政、以廉潔聞、

不忽木 平章、薦劉因、發桑哥奸、及相成宗、守正不阿、

和禮霍孫 始以學士承旨掌圖書、後為右相輔政、

徹里 本御、直諫發桑哥姦、

八思巴 帝師、創蒙古字、　撒的迷底里 學士承旨、掌蒙古字、

禿忽思 以國字錄毛詩、孟子、論語、　獨胡剌 起居注、

撒里蠻 大司徒、　兀魯帶 學士承旨、供修實錄、



姦臣

阿合馬 在丞相掌財賦、貪奸、為盜都千戶王著所殺、

忽辛　阿散　抹速忽 以上合馬子、

辛奴丁 合馬侄、　別速帶 合馬黨、事敗皆伏誅、

桑哥 右丞相、以姦敗伏誅、

楊璉真加 為江南總攝、伐宋室諸陵至盡、

要束木 中書省參政、鉤考荊南錢穀、

納速剌丁　滅里　忻都 以上皆桑哥黨、

反臣

乃顏 諸王、叛於漠北、帝自將討之、伏誅、

金家奴　塔不歹　失都兒

火魯火孫　哈丹 以上俱乃顏黨、

海都 諸王、太宗長孫、叛於和林、屢入為寇、成宗朝死、子察八兒、武宗朝入降、

明里鐵木兒 諸王　怯伯

乃滿帶　八黑鐵兒　篤哇

欽徹 篤哇子、以上皆海都黨、欽徹最強、受武宗撫、北邊遂平、

阿里不哥 帝母弟、諸王勸進、不哥獨叛、兵敗北遁、後數年入降、



阿藍荅兒　渾都海 皆諸王、從不哥叛、兵敗被殺、

不魯花　忽察禿滿　阿察

脫火思 皆不哥謀臣、伏誅、

## 成宗諸臣第三

### 輔政

阿魯渾薩里 平章、善陰陽曆數、世祖立帝為嗣、有定策功、

完澤 右相、世祖朝輔政、革桑哥弊、及事帝時稱賢相、

### 守邊

闊里吉思 世祖駙馬、封高唐王、鎮北邊死難、

闊闊 梁王、鎮北邊、



### 姦臣

伯顏

八都馬辛 俱丞相、與梁德珪號稱三凶、專執朝政、

阿難荅 安西王、謀篡位、事覺伏誅、

明里帖木兒 諸王　月古不花 左相

迭兒火者 參政　阿忽台 參政

賽典赤 以上俱成宗執政姦臣、帝崩黨於安西、欲阻武宗之入、仁宗先入盡誅之、

## 武宗諸臣第四

### 推戴

哈剌哈孫 太傅、受朝輔政、帝未入、奸臣有異謀、哈孫為定策首功、

康里脫脫 帝藩邸親臣、先入與哈孫定策、調和三宮、帝以左相輔政、

按灰 諸王、以兵衛帝入京、

牀兀兒 北邊將、衛帝入京、為平章、

千奴 中書參議、七持憲節、守正不阿、與定策功、

### 守邊

月赤察兒 太師右相、博爾忽孫、討[illegible]欸徹、仍鎮撫之、北邊以平、



### 姦臣

脫虎脫 太師

三寶奴 平章

樂實 平章

保八 右相

忙哥鐵木兒 左相

闊里吉思 平章、以上執政奸臣、文宗立、皆伏誅、忙哥以下流、

仁宗諸臣第五

推戴

野訥 帝潛邸親臣、定策從帝入京位顯密

忠直

楊朵兒只 中丞　蕭拜住 平章

賀伯顏 上都留守以上皆攻鐵木迭兒之姦、迭兒皆誣殺之、

文翰

忽都魯都兒迷失 學士承旨、纂通鑑衍義諸書、屢割侍講、

護都沓兒 開榜狀元



姦臣

鐵木迭兒 右相、太后佞臣、專政兩朝、爲太后所庇、不得加罪、英宗朝以善終、餘黨釀禍、遂弑英宗、

失烈門 亦太后佞臣　朊匝馬丁 殘臣

黑驢 平章　阿散 左相、以上皆迭兒黨爲英宗所誅、

鎖住　觀音奴 皆迭兒子

野里海牙 迭兒婿、文宗朝、以怨望呪詛伏誅、

烏馬兒 刑部尚書　孛羅 御史大夫

馬兒 上都留守、並以呪詛事、連坐伏誅、

英宗諸臣第六

輔政

拜住 右相、安童孫、創興太廟祀禮、修學庶政、奸臣疾之、帝弑、拜住亦遇害、

自當 監察御史、直諫不阿、屢忤權貴、卒順帝朝、

逆臣

鐵失 鐵木迭兒黨、手弑帝於南坡、迎立泰定帝、泰定誅之、

按梯不花 諸王、同弑逆、泰定帝流、

亦斤鐵木兒 平章、同弑逆、伏誅、



完者　鎖南 以上流、

禿滿　也先鐵木兒 諸王、以上伏誅、

月魯　禿禿哈

速敦 以上伏誅、　月魯鐵木兒

曲呂不花　兀魯思不花 皆諸王、以上流、

斡羅思　探忒 以上皆鐵失黨、同與弑逆

泰定諸臣第七

附載

倒剌沙 初為王府內史、內交鐵失、附帝入京、帝崩立太子於上都、文宗攻之、兵敗被擒、

哈散 倒剌沙子、初事拜住、後逃歸、與弒逆謀、

馬某沙 倒剌沙兒　紐澤

撒的迷失　也先鐵木兒 皆與逆謀、附帝入、

兀伯都剌

朶朶　伯顏朶兒

懽脫 皆帝親臣、文宗誅兀伯流朶朶以下、



王禪 梁王

孛羅帖木兒 諸王

脫脫 遼王、以上三王從泰定太子守上都、以折文宗、被執皆死、

文宗諸臣第八

附載

燕帖木兒 初為京師留守、倡立明宗、復與弒逆專政、

明里董阿 迎立文宗、與弒逆謀、為順帝所誅、

月魯不花

也里牙 與弒逆謀

闊闊台

速速 俱平章從文宗入



文臣

孛術魯翀 國子祭酒、不拜帝師、

阿鄰帖木兒 學士承旨、修經世大典、

[illegible]諸臣第九

輔政

太平 右相、久在政府、以人才爲急、擒反王阿魯[illegible] 爲太子所忌、賊殺之、

朶兒只 與太平同朝、並稱賢相、

朶爾直班 朶兒只之侄、以正直忤脫脫、被讒貶死、

紐的該 太傅右相、博爾术四世孫、時謂有大臣[illegible]

康里巎巎 不忽木之子、屢朝侍從、官學士承旨、事帝啓沃爲多、

忠義

脫脫 馬札兒台之子、伯顏之養子、伯顏專肆、倡義除之、遂輔政、後被讒貶放、哈麻矯詔賜死、



察罕帖木兒 沈丘民、起義兵討賊、河南陝西賴以復存、官陝西平章、爲降賊田豐所殺、

擴廓帖木兒 察罕之養子、代領父軍、 明兵入燕、元主北遁、擴廓不屈、數以兵犯邊、卒從元主於塞外、

福壽 集慶路御史大夫、 明兵入、死難、

左答納失里 浙江平章、拒張士誠兵、死難、

述律杰 潼關參政、拒汝潁兵、死難、

伯顏不花的斤 江東廉訪、援信州、拒陳友諒兵、死難、

卜顏帖木兒 樞密、 明兵入、死難、

帖木兒不花 淮王

慶童 左相、與淮王守京城、明兵入、死難、

月魯不花 山南道廉訪、浮海之官、遇倭不屈、死難、同死者八十餘人、

丑閭 安陸知府、城破、死賊難、

星吉 江西平章、鎮湖拒賊、死難、

孛羅帖木兒 襄陽路總管、汝潁盜起、死難、

王伯顏 福寧知州、城破死難、

野峻台 黃州路總管、死賊難、

朶里不花 江西平章、死主寇金元祐難、子達蘭不花、將阿剌不花、及不花、俱戰死、

朴賽因不花 宣政院使、 明兵入、死難、

迭里彌實 漳州路總管、 明兵入、死難、



栢帖穆爾 福建行省郎中、 明兵入、死難、

姦臣

撒敦 燕帖之弟、從文宗入、復相帝、父子兄弟迭專政、

唐其勢 撒敦之子、忿伯顏分其權、遂謀立諸王晃火帖木兒、事覺、併弟塔剌海伏誅、

塔剌海 其勢之弟、

伯顏 初爲武宗守北邊、以兵從文宗入、順帝誅唐其勢、遂專政、不軌、被黜死、

哈麻 與脫脫互相而間、誣脫脫貶、乃與其弟雪雪同秉政、進番僧於元主、而欲廢元主而立太子、事覺、杖死、

搠思監 右相、元主末年顓政、與朴不花專擅蠹政、以召大亂、孛羅把闕以爲詞、遂執與之彼[illegible]

殁

朴不花 宦者

叛臣

孛羅帖木兒 太尉答失八都魯之子，答失以遷憤死，孛羅代領其軍，以平章守大同，忌察罕，欲併之，交攻數年，以兵犯闕，元主令海伯達兒殺之。

阿魯輝帖木兒 陽翟王，乘亂舉兵犯闕，敗誅。



重名第一

鐵木眞 太祖

鐵木耳 成宗 一見

鐵木耳 世祖平章 二見

帖木兒 世祖朝諫考工匠

帖睦爾 順帝奎章學士

圖帖睦爾 文宗

妥懽帖睦爾 順帝

也先帖木兒 晉王世祖孫 一見



也先帖木兒 成宗朝平章 二見

也先帖木兒 英宗朝親王，鎮北邊，從泰定太子起兵 三見

也先鐵木兒 英宗[illegible]預弑帝伏誅 四見

也先帖木兒 泰定陝西御史大夫，文宗兵入河南，降也先捏 五見

也先帖木兒 脫脫之弟，順帝樞密，討亂軍潰，召還 六見

埜仙帖木兒 順帝宣肯瘠大內河 七見

也孫鐵木兒 泰定帝 一見

也孫帖木兒 仁宗朝晉王 二見

也孫帖木兒 順帝黃梅縣主簿討徐壽輝有功 三見

伯顏帖木兒 高麗國王 一見
卜顏帖木兒 文宗朝雲南叛臣伏誅 二見
卜顏帖木兒 江浙平章討徐壽輝率平軍 三見
卜顏帖木兒 順帝樞密 大明兵至死難 四見
伯顏帖木兒 順帝兵部尚書 五見
月魯帖木兒 諸王拖雷曾孫 一見
月魯帖木兒 仁宗朝河南平章因亂被殺 二見
月魯帖木兒 英宗朝諸王與弒帝逆謀被流 三見
月魯帖木兒 齊王附立文宗 四見



月魯帖木兒 順帝陝西平章討南陽襄陽賊 五見
月祿帖木兒 順帝河南平章
孛顏帖木兒 魏王睿宗曾孫 一見
孛顏帖木兒 諸王世祖孫 二見
孛羅帖木兒 武宗中書右丞 一見
孛羅帖木兒 魏王順宗子 二見
孛羅帖木兒 泰定朝駙馬從立泰定太子 三見
孛羅帖木兒 順帝襄陽路總管 見前 四見
孛羅帖木兒 順帝江浙左丞討方國珍被執 五見

孛羅帖木兒 順帝朝守大同以兵犯闕伏誅 見前 六見
博羅帖木兒 順帝戶部侍郎
禿堅帖木兒 文宗大禧宗禋使 一見
禿堅帖木兒 順帝樞密與孛羅帖木兒同犯闕伏誅 二見
允禿思帖木兒 諸王
禿魯帖木兒 順帝親王子入宿衛 一見
禿魯帖木兒 順帝狎臣御史中丞 二見
禿[illegible]咨帖木兒 樞密迎立明宗
塔失鐵木兒 泰定右相帝崩扣太子阿速吉八起兵于上都討燕帖木兒文宗立被誅 一見



塔失鐵木兒 文宗樞密 二見
荅失鐵木兒 順帝陝西右丞 三見
塔海鐵木兒 世祖朝總管西征不知所終
塔思鐵木兒 高麗國王
塔出脫鐵木兒 文宗朝四川省臣討雲南亂
完者帖木兒 汝寧王太宗四世孫 一見
完者帖木兒 諸王憲宗曾孫 二見
完者帖木兒 岐陽王 三見
完者帖木兒 順帝右丞相 四見

完者帖木兒 順帝湖南宣慰使討徭寇 五見
完者帖木兒 順帝河南廉訪兵亂被殺 六見
忽都帖木兒 諸王太祖四世孫征籍 一見
忽都鐵木兒 英宗指揮使 二見
忽都帖木兒 泰定指揮使從立太子 三見
阿魯輝帖木兒 明宗親臣勸順帝勿親政而委宰相 一見
阿魯輝帖木兒 順帝朝陽翟王謀反伏誅 見前 二見
伯鐵木兒 仁宗平章 一見
伯帖木兒 世祖朝萬戶 二見



伯帖木兒 文宗樞密 三見
伯帖木兒 順帝宦者為司徒 四見
燕帖木兒 世祖右丞為阿合馬所譏得罪死 一見
燕帖木兒 立文宗弒明宗為累代權臣以淫縱死 見前 二見
帖木迭兒 諸王烈祖曾孫立策立憲宗 一見
鐵木迭兒 仁宗右相為太后倖臣 見前 二見
帖里帖木兒 順帝御史大夫續風憲弘綱
明禮帖木兒 世祖學士承旨
明里鐵木兒 世祖時諸王謀反伏誅

滅里鐵木兒 從泰定太子起兵上都為幹都臺所殺
徹里帖木兒 順帝朝平章權臣伯顏之黨請罷科舉太廟祭祀後以罪流
躍里帖木兒 迎明宗於漠北後守雲南
阿失鐵木兒 武宗時為河西來王使者不果行
阿救帖木兒 英宗朝樞密副使
阿剌帖木兒 世祖御史中丞 一見
阿剌帖木兒 從泰定太子為樞密敗死 二見
赤因帖木兒 太祖四世孫諸王
赤因帖木兒 武宗平章



赤斤鐵木兒 英宗平章預弒帝伏誅
脫因帖木兒 順帝朝擴廓之弟
脫烈鐵木兒 楚王睿宗四世孫
脫脫木兒 荊王拖雷曾孫 一見
脫脫木兒 順帝親臣爾廢伯顏 二見
鐵木兒脫 英宗平章 一見
鐵木兒脫 文宗御史大夫 二見
帖木兒赤 文宗朝陽翟王
火沙赛帖木兒 文宗同樞密

晃火帖木兒 順帝朝拜王與患其勢謀反自殺
阿憐鐵木兒 英宗至文宗常爲承旨講官修經世大典
篤憐帖木兒 順帝宣政使
達識帖木邇 順帝江浙平章兵敗於張士誠被執死
鐵木兒塔識 順帝左相
速哥帖木兒 諸王拖雷六世孫
忙哥帖木兒 太祖之孫鎮西北邊 一見
忙哥鐵木兒 武宗左丞以貪奸爲仁宗所誅 二見
渾都帖木兒 文宗朝諸王



雲都思帖木兒 順帝時討雲南亂
唐古帖木兒 世祖親軍副指揮
鐵赤脫鐵木兒 成宗時爲安西王傅
只必帖木兒 世祖朝諸王太宗孫
曲春鐵木兒 仁宗朝諸王
明鐵木兒 文宗時河南右丞爲伯顏所殺
荅蘭帖木兒 順帝江浙左丞附張士誠
普化帖木兒 順帝南臺御史大夫爲張士誠所逼死難
玉昔帖木兒 世祖宰相成宗太傅 見前

玉龍帖木兒 齊王
亦力帖木兒 順帝陝西參政
徹力帖木兒 順帝行省參政
徹徹帖木兒 順帝御史
察罕帖木兒 沈丘民順帝時起義兵討亂爲陝西平章 見前
擴廓帖木兒 察罕之子爲左丞相從順帝北奔
虎都帖木祿 華言劉漢卿世祖名臣
阿里乞失帖木兒 太祖部元帥伐高麗
月仙帖木兒 元初畏兀國王



阿的迷失帖木兒 世祖宿衛臣阿憐帖木之父
岳璘帖木爾 回鶻人附太祖爲斷事官
鐵固思帖木而
篤堅帖木而 皆順帝丞相朶爾直班之子
別帖木兒 汾陽王太宗曾孫
別帖木兒
荅帖木兒 順帝初鎮南王子
別兒帖木兒 諸王
合賓帖木兒 諸王

重名第二

不花 為世祖所殺入番 一見

不花 泰定太尉貪虐為盜所殺 二見

朏不花 嗣鎮南王

別不花 武宗平章 一見

別不花 明宗宦者 二見

別不花 順帝江浙平章 三見

鎖木兒不花 鎮西武靖王世祖孫 一見

帖木兒不花 宣讓王世祖曾孫 二見



帖木兒不花 世祖朝都元帥從伯顏伐宋 三見

鐵木兒補花 高昌王 四見

帖木兒不花 雲南王順宗曾孫 五見

鐵木兒不花 仁宗錄軍國重事 六見

帖木兒不花 泰定時宣徽院使逆臣鐵失黨 七見

鐵木兒補花 文宗御史大夫 八見

帖木兒不花 文宗朝雲南左丞討禿堅亂 九見

鐵木兒不花 文宗時為滇南平章遇亂死 十見

帖木兒不華 順帝左相 十一見

帖木兒補花 順帝都司同余闕死難 十二見

帖木兒不花 淮王順帝時死難 見前 十三見

雷帖木兒不花 順帝朝永平亂民

顏不花 順帝守江西道

不顏不花 順帝樞密同知討廣西猺

伯顏不花的斤 死陳友諒難 見前

趙伯顏不花 順帝宦者

姚伯顏不花 順帝朝反臣孛羅帖木之將

月古不花 成宗右丞相



月魯不花 文宗親臣與弑明宗 見前 一見

月魯不花 順帝山南道廉訪 見前 二見

月魯不花 順帝平章兼經筵 三見

燕者不花 順帝權臣伯顏之黨

燕只不花 順帝福建平章

燕赤不花 順帝御史劾罷左相栁思監

也先不花 世祖朝為太子傅湖廣行省左相 一見

也先不花 仁宗朝諸王 二見

也先不花 [illegible]帝中書右丞不花的斤之子 三見

也速不花 太宗曾孫
塔思不花 武宗左丞相
左塔不花 泰定叅政
答失不花 文宗朝雲南反王
太不花 晉王甘麻剌侍臣 一見
泰不花 順帝湖廣左丞貪横被殺 二見
泰不華 順帝台州路總管與方國珍戰死難 三見
褚不華 順帝朝江東廉訪守淮安城陷死難
忽魯不花 世祖丞相



忽都不花 順帝平章
兀魯思不花 英宗朝諸王與弑帝被流 見前
別兒怯不花 順帝右相
不花台者 文宗陝西蒙古都元帥
撒剌不花 順帝廣東廉訪使
禿堅不花 文宗朝雲南反王
劉哈剌不花 順帝同知樞密
朴不花 順帝宦者
只火兒不花 晉王

福丁失剌不花 文宗朝樞密謀誅燕帖木兒被貶
孛羅不花 文宗朝鎮南王
愛先不花 世祖宿州萬戶
帖木兒不花 世祖廣東宣慰使
阿鮮不花 世祖將修復宿州等處
也速不花 世祖朝諸王戍西番
口溫不花 世祖朝諸王
茶不花 世祖山東統軍
托剌不花 世祖將 見前



按攤不花 世祖皇孫
按梯不花 英宗朝諸王與弑帝誅 見前
也只里不花 成宗朝諸王
也的古不花 諸王世祖曾孫
明里不花 武宗平章
迭里哥兒不花 湘寧王順宗子
阿沙不花 世祖宿衛臣 見前
玉蓮赤不花 仁宗學士
完者不花 仁宗司農卿

寬徹不花 泰定朝威順王

曲呂不花 英宗朝諸王與弑帝誅 見前

闊闊不花 太祖伐金將

哈剌不花 成宗沿海萬戶

晃忽而不花 英宗平章乃蠻台之子

君不花

愛不花

拙里不花 皆駙馬北平王之子



## 重名第三

伯顏 世祖朝平江南功深寄太傅 見前 一見

伯顏 世祖朝自江浙行省入為中書平章政事時樞密伯顏方鎮北邊次年方得代還朝是同時有兩伯顏也 二見

伯顏 世祖朝海都之黨為伯帖木兒所擒 三見

伯顏 成宗朝執政奸臣 見前 四見

伯顏 以兵立文宗後奸橫貶死於順帝朝 見前 五見

伯顏 脫脫為相伯顏參政在順帝九年在伯顏六年已死 六見

伯顏 道學名士順帝朝河北遇盜死難 七見

伯顏 土官楊完者之弟順帝朝為張士誠所害 八見

栢顏 順帝集賢大學士 九見

伯顏察兒 世祖朝參政即平章伯顏之弟與兄同在政府 一見

伯顏察兒 文宗朝雲南反將伯忽之弟 二見

賀伯顏 仁宗朝上都留守為鐵木迭兒所譖死 一見

賀伯顏 仁宗朝奸臣鐵木之黨為英宗所誅 二見

伯顏朵兒 泰定將為仁宗所流

胡伯顏 順帝朝義兵元帥余闕將

伯顏子中 順帝朝吏部侍郎 明興詔聘不就死



王伯顏 泰定內侍 一見

王伯顏 順帝朝福寧知州 見前 二見

伯顏溥化 順帝八番等處宣慰使

章伯顏 順帝朝左丞撫州人以便宜自署守省城有功

鄒伯顏 順帝朝建寧崇安縣尹良吏

重名第四

塔剌海 武宗左相 一見

塔剌海 燕帖木兒子養為皇子 二見

阿塔海 世祖朝以千戶從伐宋

塔剌 武宗平章以奸為文宗所誅

塔海 世祖朝樞密僉書



重名第五

脫脫 太祖孫鎮西北邊 一見

脫脫 太祖時蔑里乞部長 二見

脫脫 世祖千戶從征江南 三見

脫脫 遼王鎮雲南泰定文宗朝 四見

脫脫 武宗朝為右相木華黎裔 五見

脫脫 武宗朝倖臣進沉香欲帝作室 六見

脫脫 英宗朝駙馬 七見

脫脫 泰定朝參議 八見

脫脫 順帝朝右相伯顏養子 見前 九見

脫兀脫 憲宗時劉秉忠薦治邢州

康里脫脫 武宗朝臣

脫脫木兒 武宗平章 一見

脫脫木兒 睿宗曾孫諸王 二見

脫脫木兒 仁宗朝駙馬 三見

方脫脫 順帝朝亂民

脫脫忽 世祖朝擬參政帝謂人奴之奴

脫脫不花 順帝朝高麗瀋王之孫



脫脫蒙哥 太祖孫鎮西北邊

脫脫哈 成宗御史大夫玉昔帖木兒子

重名第六

蒙哥 憲宗 一見

蒙哥 世祖高麗東寧安撫大使 二見

也速蒙哥 太祖孫

蒙哥都 諸王太宗孫

## 重名第七

阿里 世祖朝中書右丞

阿里伯 世祖朝江淮行省平章

阿里不哥 憲宗子叛王

阿里海牙 世祖南征將湖廣行省左丞見前 一見

阿里海牙 文宗入立以兵守汴遏西兵亂行省平章 二見

阿里海牙 順帝朝繇政府出為河南右丞 三見

阿里普海牙 布魯海牙之叔

阿不海牙 文宗河南行省平章



阿卜海牙 仁宗朝平章

忽失海牙 世祖朝阿里海牙子

塔失海牙 順帝樞密

中都海牙 世祖朝禮部尚書

忽都海牙 順帝荊門行省平章

布魯海牙 廉希憲之父世祖朝宣慰

文殊海牙 陳友定將降 大明

鑾子海牙 順帝朝江浙左丞

廉惠山海牙 希憲之從孫順帝學士承旨

脫烈海牙 仁宗吏部尚書終淮東宣慰

鐵牙海牙 仁宗御史大夫

月舉連赤海牙 世祖四川行省參政



## 重名第八

巴而朮阿而忒的斤 高昌王始附太祖

玉古倫赤的斤 巴而朮子

馬木剌的斤 玉古倫子

火赤哈兒的斤 馬木剌子

紐林的斤 火赤子以上同傳

雪雪的斤 附馬都尉高昌王

朵爾的斤 附馬都尉荊南王

也罕的斤 世祖參政

## 重名第九

脱歡 開國將博爾忽子 一見

脱歡 安定王闊列堅五世孫 二見

脱歡 世祖皇子鎮南王 三見

脱歡 世祖千戶從阿朮伐宋 四見

脱歡 世祖朝斷事官守四川 五見

脱歡 仁宗中丞泰定左相 六見

脱歡 泰定江浙行省左相哈剌哈孫子 七見

脱歡 文宗朝湖廣行省平章討雲南亂 八見



脱歡 文宗朝諸王 九見

脱驩 順帝朝樞密也先忽都之部將擒叛王阿魯輝 十見

脱歡察 武宗浙東宣慰同知

脱歡荅剌罕 仁宗御史大夫

劉脱歡 文宗湖廣平章

## 重名第十

闊闊 世祖成宗朝宗王守北邊 一見

闊闊 世祖朝大名宣撫以好學聞 二見

闊闊出 世祖朝諸王守北邊 一見

闊闊出 世祖大寧路總管 二見

闊闊出 仁宗朝上都留守儀同三司 三見

闊闊朮 成宗朝湖南廉訪

闊闊帶 世祖雲南王傅謀毒王伏誅 一見

闊闊帶 世祖朝諸王察合之子以叛被執 二見



闊闊台 文宗平章 見前

## 重名第十一

孛羅 太祖將 一見

孛羅 世祖朝樞密 二見

孛羅 明宗朝蒙古萬戶 三見

孛羅 順帝朝雲南王 四見

孛羅台 英宗朝宦官欲以爲太常不果

重名第十二

失烈門 憲宗將脫爾忽孫 一見

失列門 定宗時諸王出之子以厭禳被誅 二見

失烈門 仁宗太后佞臣 見前 三見

失列門 順帝朝左相 四見



重名第十三

塔察 仁宗陝西平章

塔察兒 太宗伐金元帥 一見

塔察兒 世祖丞相 二見

塔察兒 文宗陝西平章 三見

禿塔察兒 憲宗時諸王

重名第十四

也的迷失 世祖廣東宣慰

撒的迷失 世祖參政

月的迷失 世祖樞密副使

鎖咬兒哈的迷失 英宗直諫御史

都兒迷失 泰定學士承旨

忙兀督迷失 世祖將征八百媳婦國

脫忽思海迷失 仁宗朝諸王

也忒迷失 順帝浙東元帥攻敗方國珍



禿思迷失 順帝淮南行省平章

玉芴迷失

力渾迷失 皆世祖朝塔塔統阿之子

亦黑迷失 世祖朝平章屢使海外諸國 見前 一見

亦黑迷失 世祖福建平章 見前 二見

阿荅里迷失 西寧王

重名第十五

| | | |
|---|---|---|
| 忽都 | 世祖總管從百家奴伐蜀 | 一見 |
| 忽都 | 世祖朝淅宿州鎮將 | 二見 |
| 忽都花別吉 | 太祖時別番部長來降者 | |
| 忽都華 | 木華黎三世孫 | |
| 忽都忽 | 太祖將 | |
| 忽都荅 | 世祖總管忽都之弟襲其職 | |
| 忽都荅兒 | 世祖中書左丞 | |
| 忽都虎 | 世祖萬戶太宗時總領戶口 | |



| | | |
|---|---|---|
| 忽都魯兒 | 仁宗學士承旨 | |
| 忽都魯 | 文宗奎章閣學士錢失黨 | |
| 牙忽都 | 楚王寧宗庶子 | |
| 也里忽都 | 順帝御史 | |
| 也先忽都 | 英宗朝錢失之黨 | 一見 |
| 也先忽都 | 順帝朝樞密爲丞相太平子 | 二見 |

重名第十六

| | | |
|---|---|---|
| 朶兒只 | 諸王世祖長子 | 一見 |
| 朶兒只 | 順帝宰相 見前 | 二見 |
| 朶兒只 | 英宗朝咒師往牙濟班卜承經 | 三見 |
| 八魯朶兒只 | 諸王世祖曾孫 | |
| 楊朶兒只 | 仁宗中丞 見前 | |
| 朶兒只班 | 安定王闊列堅五世孫 | |
| 朶兒直班 | 順帝平章 見前 | |
| 亦憐眞班 | 順帝朝江西平章 | |



| | | |
|---|---|---|
| 亦憐質班 | 寧宗 | |

重名第十七

| | | |
|---|---|---|
| 只兒哈郎 | 英宗平章 | |
| 執禮哈郎 | 順帝朝翰林待制 | |

重名第十八

| | | |
|---|---|---|
| 曲出 | 定宗諸王 | 一見 |
| 曲出 | 仁宗太傅 | 二見 |

重名第十九

阿术 世祖平章 見前

阿术魯 太祖朝諸王

重名第二十

速哥 太祖朝山西達魯花赤 一見

速哥 憲宗都元帥伐蜀 二見

任速哥 見知英宗及泰定崩乃發大計迎明宗以誅國讐



重名第二十一

完澤 世祖成宗宰相 見前 一見

完澤 世祖成宗朝行省右丞征廣西卒於軍 二見

桂完澤 順帝朝鎮撫捍昱嶺戰死難

重名第二十二

忽辛 世祖朝賽典赤之子代父鎮雲南 一見

忽辛 世祖朝阿合馬之子 見前 二見

重名第二十三

元良合台 憲宗將及事世祖伐宋征叛王

悟良哈台 順帝河南平章

重名第二十四

桑哥 世祖朝奸臣 見前 一見

桑哥 順帝朝高昌王月魯帖木兒之子 二見

桑哥班 仁宗朝諸王

桑哥失里 順帝朝平章



桑哥不剌 世祖朝特薛禪之 功臣子

重名第二十五

鐵哥 世祖司農卿 一見

鐵哥 仁宗太傅 二見

鐵哥剌真 世祖平章知典故

鐵哥术 世祖婺州路總管

2074385
ZW 21101000541865
S
2121·5
160

重名第二十六

察罕 太宗諸王將伐金 一見

察罕 仁宗平章 二見

重名第二十七

阿合馬 世祖左相權臣 見前 一見

阿合馬 世祖拱衛直司都指揮 二見



閱史約書五卷 副都御史黃登賢家藏本

明王光魯撰光魯字漢恭淮安人是書專為讀史者考訂之用地圖一卷皆朱書今地名而墨書古地名以著古今沿革之異地理直音二卷圖所不能具者又詳於此歷代事變官制圖譜一卷則世表年表百官表之類古語訓畧一卷元史備忘錄一卷以元代同名人最多易相混淆故紀錄重名以便區別自敘稱商評人物者易語名物制度者難頗自矜其用力之勤然其書秪取便於初學尋檢未為精深又不無舛誤至訓畧一篇用釋名廣雅體以訓釋史文旣不能賅備則徒然支贅而已

史 32—898